隴右金石録十卷附校補一卷

〔民國〕張維撰

民國三十二年甘肅省文獻徵集委員會排印本

隴右金石錄序

秦中爲金石淵藪隴右河西密邇關輔吉金貞石隨地而有顧以僻在邊隅未有專錄古今金石書所載率多簡略集古錄祇載一碑通志金石略四碑輿地碑記目十五碑天下金石志二十五碑明嘉靖陝西通志二十碑金石萃編四碑金石索關中金石記寰宇訪碑錄西陲石刻錄寰宇訪碑錄補少者五六多亦不過十餘惟金石萃編補合金石都四十五事緣督盧日記五十餘事而所錄皆限於元代以前明王應遴著墨華通考省爲一卷陝西一卷九邊一卷載碑刻至明而止而其書隴中未見傳本至宣統甘肅通志始兼錄前明凡總目一百有六視諸書爲最博十數年前續修通志桂林慶進之主編金石乃撮錄至二百七十有奇以視舊籍蓋已皇皇巨編而當時限於程期拘於目例勢不能徐待搜輯考證繁詞更難盡載吾昔與於志務每恨其猶有闕略其後四方朋儕時復有以金石片目相致者因又搜羅故志輯錄遺文而舟車所至聞有殘碑斷碣雖至險遠亦未嘗不陟山厲水披塵積剔苔蘚以尋檢其文字精誠所至時有新獲久之視所得乃數倍於舊於是考較異同訂正舛誤次第其時代先後而旁證之以史事自元以前凡遺文可見者盡錄其全明石較衆則姑分縣撮錄其略而古代造相木石書字西夏女直蒙古梵藏之文皆依時而彙列之經歷十年殺青斯竟非敢曰旁搜之無遺也而三隴金石要已略備於茲顧自吾始爲此書曾所目擊而存錄者暇日再過輒復時有毀夷夫堅貞如金石猶不能以自壽鉤沉發潛烏可以已是故稽諸往例存佚兼錄佚者固不論其存者亦復有待於好古者之及時保存故國文物夫焉得而輕之嗟乎古人往矣茲之所錄皆我先民遺留手澤大之數政經國小之藝術文章繙檢紬繹愛國敬鄉之念油然而生若夫文字紀載可以證圖志而資掌故猶餘事爾古不云乎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邊域金石動涉國故方聞之士必將有取於斯錄凡八卷而其目自爲一卷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臨洮張維自序

隴右金石錄目次

臨洮　張　維　鴻汀　纂次

古代

太昊金（伏羲氏幣今佚）
堯碑（在崆峒今佚）
禹碣（在岣嶁今佚）
商卣（蘭州教育館藏今存）
商彝（胡氏家祠藏今存）
周彝（蘭州教育館藏今存）
周鼎（蘭州教育館藏今存）
周彝龍尊（出於天水今佚）
周鳳虎盉（出於天水今佚）

周四大鐘（出於天水今佚）
秦公敦（出於天水今存）
熊足槃（宋時出於甘谷今佚）
古鐘鼎（唐時出於平涼今佚）
師虎敦蓋（清安定陳氏藏今佚）

秦

秦祀大沈久湫文（宋時出於渭州今佚）
三足古泉（唐時出於靈武今佚）

漢

李廣銅印（清儀徵阮氏藏今佚）
龍淵宮薰爐（元朔二年出於涇川今存）
長生未央瓦當（在蘭州今存）
與倉無極瓦當（在蘭州今存）
關內侯印（出於天水今佚）
金城令印（今佚）
武威長史印（今佚）
故道令印（今佚）
新陽長印（今佚）
宣威長印（今佚）
荊王璽（出於武都湖南黃氏藏今存）
羌王印（出於武都今佚）
歸義羌侯印（出於通渭今存）
青羌邑長印（今佚）
新莽權衡（始建國元年出於定西蘭州教育館藏今存）

汾陰侯銅鼎（始建國元年出於涇川今存）
始建國磚（始建國四年在蘭州今存）
新莽貨布（清時出於正寧今佚）
義溝道宰印（今佚）
王霸私印（出於天水今存）
漢陽太守印（今佚）
廣漢屬國都尉印（今佚）
蘭干左尉印（今佚）
姑臧右尉印（今佚）
張掖屬國左盧水長印（今佚）
漢盧水仟長印（今佚）
屯田丞印（今佚）

大雲寺後摩崖（永平十二年在成縣今佚）
西海安定瓦當（元興元年出於湟源今存）
漢黃羊鐙（出於武威今存）
西狹頌摩崖（建寧四年仇靖書在成縣今存）
五瑞圖摩崖（建寧四年在成縣今存）
耿勳碑摩崖（熹平三年李墅造在成縣今存）
三老趙掾碑（光和三年趙瑱文在樂都今存）
漢虎符（出於天水今佚）
仇池碑（在禮縣今佚）
激華井闌（張芝書清時出於武威今佚）
漢方壺（蘭州教育館藏今存）
父孫壺（出於蘭州今存）

漢瑚璉（蘭州教育館藏今存）
漢縮頭瓿（出於酒泉今存）
漢小瓿（出於酒泉今存）
漢尚方鑑（出於天水今佚）
陽關磚（出於敦煌今存）
太師鼎（藏皋蘭今佚）
漢將王平墓碣（在天水今佚）
蜀漢銅弩（出於武都今佚）

魏

魏率善羌仟長印（出於天水今佚）
分留王印（出於天水今佚）

晉

西平郡長史印（今佚）
壽昌縣印（出於敦煌四川李氏藏今存）
護羌校尉彭祈碑（太康十年在隴西今佚）
卞望之磐石銘（太寧三年卞壼文在會寧今佚）
前涼霸文刀（建武今佚）
大涼酒泉太守兵符（前涼今佚）
前秦樂僔碑（太和元年前秦建元二年在敦煌今佚）
後秦中山刀（太元十三年後秦建初三年今佚）
西秦建義刀（太元十二年西秦建義三年今佚）
後涼麟嘉刀（太元十六年後涼麟嘉三年今佚）
南涼太初刀（隆安三年南涼太初三年今佚）
北涼永安刀（元興二年北涼永安三年今佚）

宋

西涼百勝刀（宋永初元年西涼永建元年今佚）
元徽佛相銘（元徽五年出於天水今存）

北魏

追遠寺造相碑（太和元年在天水今存）
嵩顯寺碑（永平二年在涇川今存）
南石窟寺造相（在涇川今存）
南石窟寺碑（永平三年在涇川今存）
正光彌勒造相（正光六年出於天水今存）
君遲碑（在天水今存）
千佛洞造相（在敦煌今存）
敦煌銅佛造相銘（大統二年在敦煌今存）

慈航宮造相碑（在秦安今存）

石佛鎮造相殘字（在天水今存）

回中山造相（在涇川今存）

阿魏隴山刻石（大統十四年在固原今佚）

宇文貴紀功碑（大統十六年在隴縣今佚）

北周

魯恭姬造相記（天和二年在清水今存）

石蘭靖墓誌（天和三年在隴西今佚）

田弘神道碑（天和四年庾信文在固原今佚）

宇文廣墓誌銘（天和六年庾信文在天水今佚）

趙佺墓誌（天和六年出於天水今存）

麥積崖佛龕銘（天和庾信文在天水今佚）

建崇寺造相記（建德三年在秦安今佚）

賀婁慈神道碑（建德四年庾信文在臨夏今佚）

麥積山摩崖一（在天水今存）

梁

大同造相石幢（大同二年張瓊文在敦煌今存）

鳳凰山摩崖（大同九年在成縣今佚）

隋

李阿昌造相記（開皇元年李阿昌文在涇川今存）

辛威神道碑（開皇元年庾信文在臨夏今佚）

神尼塔記（在天水今佚）

王氏墓銘（開皇二年出於清水今佚）

安定縣造相碑（開皇六年在涇川今佚）

高昌周賢文妻范氏墓表碑書（開皇六年高昌延昌二十六年酒泉鄒氏藏今存）

呂瑞墓誌銘（開皇八年在天水今存）

興國寺碑（開皇十年李德林文在涇川今佚）

楊將軍墓碑（在成縣今佚）

李虎墓誌（大業二年出於清水今存）

伏生墓誌（大業六年出於天水今存）

金剛經石幢（在敦煌今存）

梵文經幢（在敦煌今存）

復安寺造相（在莊浪今存）

麥積山摩崖二（在天水今存）

唐

畫閒堂石刻（太宗御書在慶陽今佚）

涇州龍王湫碑（貞觀在涇川今佚）

唐監（貞觀時遺出於通渭今佚）

姜嵩墓誌（貞觀四年出於清水今佚）

毛祐墓誌（貞觀四年出於武威今存）

嘉福寺鐵塔頂（貞觀九年在蘭州今佚）

尉遲敬德書（在蘭州今佚）

白塔寺碑（貞觀在臨夏今佚）

王方翼德政碑（永徽在酒泉今佚）

康阿達墓誌（出於武威今存）

李汪墓碑（龍朔元年在隴西今佚）

陀羅呢經石幢（乾封元年在天水今存）

狄仁傑德政碑（垂拱二年在寧縣今佚）

周慕容忠墓誌（建德二年出於武威）今存

周西平公主墓誌（建德二年出於武威）今存

周柱國李君修佛龕碑（張大忠書在敦煌）今存

周孔公浮圖銘（在敦煌今佚）

慕容神威墓誌（景龍三年出於武威）今存

大雲寺碑（景雲二年劉秀文在武威今存）

鐵羅漢造相（開元二年在慶陽）今存

華亭鐵羅漢造相（開元在華亭）今存

開元分界碑（開元十二年在渭源今佚）

趙承碑（開元十二年楊景文在成縣今佚）

老鴉峽石刻（開元在樂都）今存

要册湫碑（劉晉文在正寧）今存

石刻仙人碑（在正寧今存）

瓜州修堰碑（開元十五年在敦煌今佚）

牛意仁墓碑（開元二十二年張九齡文在靈臺今佚）

慕容明墓誌（開元二十六年出於武威今存）

索允鐘（在山丹今佚）

同昌郡驛碑（天寶四年在文縣今佚）

皇甫大娘墓誌（天寶清時出於隴西今佚）

洮州鐘銘（在臨潭今存）

石堡戰樓頌（天寶八年在臨潭今存）

哥舒翰紀功碑（天寶八年在臨洮今存）

逍遙泉題石（哥舒翰詩在成縣今佚）

三受降城碑銘（呂溫文在寧夏今佚）

李將軍碑（在臨潭今存）

楊文才碑（在武威今佚）

水泉寺碑（在涇川今佚）

靈武受命宮頌（至德元年楊炎文在靈武今佚）

漢源令廳壁記（至德元年于邵文在成縣今佚）

寶塔寺鐵鑄人（乾元在慶陽今存）

李府君修功德碑（大曆十一年陰庭誡文在敦煌今存）

楊元卿德政碑（元和六年在涇川今佚）

臨涇城碑（元和八年沈亞之文在鎮原今佚）

尊勝陀羅尼經石幢（元和十三年在崇信今存）

陰處士功德記（開成四年陰庭誡文在敦煌今佚）

吳僧統碑（在敦煌今佚）

高公佛堂碣（大中二年鄭弘裕文在涇川今存）

賜僧䛒勅碑（大中五年在敦煌今存）

索公紀德碑（在敦煌今存）

楊公紀德頌（卽索公碑陰在敦煌今存）

省倉渠記（咸通三年秦進謨文在文縣今佚）

石窟寺盂蘭會記（咸通八年烏舜俞文在鎮原今存）

索法律窟銘（咸通八年在敦煌今佚）

翟家碑（在敦煌今佚）

麥積山摩崖三（在天水今存）

康智墓碑（在正寧今佚）

重修水亭記（大順元年劉遂魯文在成縣今佚）

李氏再修功德碑（卽李府君碑陰乾寧元年在敦煌今存）

唐人詩題石（在合水今佚）

藥王洞題石（在合水今佚）

苦峪城斷碑（在安西今存）

修經閣碑（天復七年李彥琛文在成縣今佚）

萬佛峽造相（在安西今存）

同谷殘碑（在成縣今佚）

木塔寺造相（在張掖今存）

隆教寺造相（在民樂今存）

象牙佛造相（在安西今存）

石空寺造相（在中衛今存）

錢本草石刻（張說文樊厚書在華亭今存）

座中銘石刻（卽錢本草石陰皮日休書在華亭今存）

王維竹石碑（在華亭今佚）

郭子儀墓碑（在合水今佚）

五代

梁韓遜生祠碑（開平薛廷珪文在靈武今佚）

梁寧州新衙記（龍德二年李明晉文僧步莊書在寧縣今存）

蜀和太尉墓碑（在文縣今佚）

晉陀羅尼經殘石（天福四年杜護文勾龍瑀書在天水今存）

大雲寺古鐘（在武威今存）

宋

重修善女廟記（建隆三年李鑾文張鐵書在涇川今存）

興教院石卵銘（乾德二年在崇信今存）

沙州如來窟摩崖（乾德八年曹元忠文在敦煌今存）

陀羅尼經石幢（開寶二年在西和今存）

戩國公神道碑（開寶四年在靜寧今佚）

顯聖廟碑（太平興國二年歷鼎文何瀚書在正寧今存）

王仁裕神道碑（雍熙三年李昉文張賓書在西和今存）

定平縣傳燈禪院記（淳化三年徐鉉文在寧縣今佚）

重修王母宮碑（咸平元年陶穀文僧夢英書在涇川今存）

觀音堂摩崖（咸平元年在靈臺今存）

廣教院鐘（咸平三年在慶陽今存）

文宣王廟後碑（咸平麻口文在環縣今存）

麥積山摩崖四（在天水靜藻書今存）

解脫禪院碑（故錄在涇川今存）

承天觀碑（大中祥符二年李維文尹熙古書在正寧今存）

重修王母宮碑（天聖二年陶穀文上官佖書在涇川今存）

天聖鐘（天聖七年在平涼今存）

道德經石幢（二石景祐四年在慶陽今存）

狄梁公祠碑（慶曆范仲淹文在寧縣今存）

大順城碑（慶曆張載文在慶陽今存）

王欽若韓琦劉拱辰題名（在西和今佚）

文同任師張浮休題名（在西和今佚）

成州學記（慶曆五年在成縣今存）

王母宮題名一（皇祐元年洛陽平叔書在涇川今存）

武康王廟石柱題字（在崇信今存）

彈箏峽詩刻（政和三年沈傳詩在固原今存）

石筍銘（嘉祐元年南甲文在文縣今存）

獨石山詩碣一（嘉祐在康縣）（陳□□詩今存）

新開白水路記（嘉祐二年在徽縣）（雷簡夫文今存）

廣嚴院賜額牒（嘉祐七年在武都）（今存）

成州題名記（石洵直文在成縣）（今佚）

麥積山摩崖五（在天水今存）

麥積山摩崖六（熙寧三年在天水）（李師中詩今存）

妙勝院塔石碣（熙寧六年在天水）（僧惠賓文今存）

仁濟院賜額牒（熙寧六年在康縣）（今存）

范純仁書過木（熙寧九年在慶陽）（今存）

聖壽院碑（熙寧在徽縣）（今存）

獅子洞題名一（元豐四年在成縣）（蔣之奇書今存）

王母宮題名二（元豐二年在涇川）（种諤書今存）

靈源侯廟封牒碑（元豐四年在天水）（今存）

王母宮題名三（元豐六年在涇川）（李譓之書今存）

廣仁禪院碑（元豐七年在岷縣）（王欽臣文　周璲書今存）

靈源侯廟碑（元豐八年在天水）（李宜文今存）

平洮州詩碑（元祐二年在岷縣）（晙陟四人詩　董士良書今存）

玉龍泉摩崖（元祐在成縣）（晙陟詩今存）

三聖廟碑（元祐三年在隴洮）（張莘文今佚）

芸叟洞詩刻（元祐在岷縣）（張舜民詩今存）

慶州新修帥府記（元祐三年在慶陽）（晁補之文今佚）

游師雄崆峒題名（元祐在平涼）（今佚）

王母宮題名四（元祐三年在涇川）（王說書今存）

王母宮題名五（元祐四年在涇川）（王巖叟書今存）

獨石山詩碣二（元祐六年在康縣）（賈□□詩今存）

麥積山摩崖七（元祐六年在天水）（游師雄書今存）

涼廳閣記（元祐七年在秦安）（史之才文　張儔書今存）

王母宮題名六（元祐七年在涇川）（李公爵樹今存）

成州重建學記（元祐八年在成縣）（蒲儉文今存）

西狹頌後題名一（元祐八年在成縣）（劉思道文今存）

麥積山摩崖八（元祐十四年在天水）（蔣之奇文今存）

甘泉寺石磬銘（元祐在秦安）（今存）

麥積山摩崖九（紹聖二年在天水）（閻令書今存）

勝相塔石刻（紹聖二年在靖縣）（今存）

王公儀神道碑（紹聖三年在西和）（王襄文　宋僑書今存）

董氏兄弟登科詩碑（紹聖四年在天水）（趙天佐文　董湜書今存）

柳氏家訓序碑（紹聖四年在天水）（任澤文　董湜書今存）

鐵林峽題名（崇寧四年在臨洮）（王存文今存）

工部祠堂記（紹聖在天水）（王知彰文今佚）

范仲淹祠記（紹聖今佚）（程衍文）

張從墓誌銘（元符三年在西和）（吳陟文　王采書今存）

崆峒山經幢（建中靖國元年在平涼）（元年今存）

王母宮詩碑（崇立詩在涇川）（今佚）

合水城隍廟碑（崇寧二年在合水）（強恕文今存）

忠勇廟牒（崇寧四年在靜寧）（王碩立石今存）

威遠樓銅鐘（崇寧五年在隴西）（孫俁文今存）

會寧宋鐘（在會寧今佚）

景雲寺勅碑（崇寧五年在固原）（今佚）

寺坪詩碣（崇寧 在靜寧 今佚）
辟雍詔碑（崇寧 在鎮原 今佚）
崇寧進香記（崇寧 在正寧 今存）
石笋銘二（崇寧九年一何彥齊文一張敏伯文 在文縣 今存）
董獸碑銘（在正寧 今佚）
忠勇廟勅誥（大觀元年 在靜寧 今存）
王母宮題名七（大觀元年傅完書 在涇川 今存）
王母宮題名八（大觀二年張及書 在涇川 今存）
王母宮題名九（大觀四年任獻民書 在涇川 今存）
上之回詩碑（大觀四年 在涇川 今佚）
上清洞題名（大觀 在文縣 今佚）
水泉寺詩碑（涇川 今存）

懷戎堡碑記（政和元年張安泰文 在靖遠 今佚）
政和題名（政和七年 在漳縣 今存）
龕谷摩崖（政和八年 在榆中 今存）
姚貴墓碑（在隆德 今佚）
姚兒墓碑（在隆德 今佚）
張將軍碑（在合水 今佚）
李將軍碑陰題字（宣和二年 在臨潭 今存）
獅子洞題名二（宣和四年晁說之書 在成縣 今存）
王母宮題名十（宣和五年宋京書 在涇川 今存）
成州龍池湫潭廟碑（宣和六年晁說之文并書 在成縣 今存）
清風軒記（宣和六年晁說之文 在成縣 今佚）
秀石亭刻石（宣和宋京詩 在漳縣 今存）

西平祠詩刻（宣和宋京詩 在臨洮 今存）
公劉廟碑（宣和王寀文 在慶陽 今佚）
隴城軍營碣（宣和 在天水 今佚）
再葬佛舍利碣（在天水 今存）
飛龍峽題名一（建炎二年辛達宗書 在成縣 今存）
九池碑記（紹興四年晉居賢文 在成縣 今存）
忠烈吳公祠記（紹興六年胡世將文 在徽縣 今存）
吳玠墓碑（紹興九年胡世將文 在徽縣 今存）
西狹題名二（紹興十二年晁查威書 在成縣 今存）
程俊爺子石刻（紹興十三年 在徽縣 今佚）
雞山生佛閣碑（紹興二十二年丁彥師文 在成縣 今存）
魯公祠堂記（紹興十八年何炳文文 在文縣 今存）

羅漢洞石佛（在徽縣 今存）
同谷禮殿圖碑（乾道三年王勳文并書 在成縣 今存）
西狹題名三（乾道七年王子直書 在成縣 今存）
重修眞武殿記（乾道八年米居純文 在西和 今存）
仙人龕摩崖（乾道九年王康文 在成縣 今存）
廣化寺記（乾道九年儲舜果文 在成縣 今存）
孝宗御書碑（淳熙御書 在武都 今佚）
田公刺虎記（淳熙三年杜定文 唐舜恩篆額 在武都 今存）
刺虎碑陰（淳熙三年唐舜恩文并書 在武都 今存）
西狹題名四（淳熙五年馮羨夫書 在成縣 今存）
先陽山玄帝廟碑（淳熙六年 在武都 今存）
祥淵廟勅碑（大觀勅一 淳熙十年勅一 在武都 今存）

祥淵廟碑（淳熙十年 在武都 今存）
西狹題名五（淳熙十四年 畢戶牧書 在成縣 今存）
西狹題名六（淳熙十五年 王正國書 在成縣 今存）
獅子洞題名三（淳熙十五年 畢牧書 在成縣 今存）
龍津縣廣嚴院記（淳熙十五年 魏鱗文并書 在武都 今存）
天水縣三清閣碑（淳熙十六年 李鐔文 在天水 今存）
祁山神廟碑（郭恩文 在西和 今佚）
將利縣志民坊記（紹熙四年 姚甯叔文 在徽縣 今佚）
飛龍峽草堂詩碑（紹熙四年 宇文子震書 在成縣 今存）
祥淵廟加封碑（慶元四年 在武都 今存）
萬壽山觀音祠記（慶元五年 強甯文 在武都 今存）
階州城隍廟殘石（慶元五年 李師正文 在武都 今存）

靈應泉記（慶元 夏世昌文 在兩當 今存）
眞武觀碑（慶元 在西和 今佚）
世功保蜀忠德碑（嘉泰三年 高文虎文 在成縣 今存）
佛字摩崖（嘉泰四年 在漳縣 今存）
五仙洞碑記（開禧元年 趙希濂文并書 在成縣 今存）
安公祠堂記（嘉定二年 白知微文 在徽縣 今存）
爭淨廟牒（嘉定八年 在成縣 今存）
西和州築城記（嘉定十七年 陶圖午文并書 在西和 今存）
麥積山捐田碑（嘉定十五年 在天水 今存）
西和州靈濟廟碑記（紹定二年 呂光遠文 在西和 今存）
重修慈潤廟記（紹定三年 楊必復文 在文縣 今存）
飛龍峽題名二（紹定三年 郭鑑書 在成縣 今存）

王德神道碑（在隴西 今佚）
雷王廟碑（咸淳四年 在徽縣 今佚）
李廣進兵處摩崖（在漳縣 今存）
獅子洞摩崖篆文（在成縣 今存）
楊將軍戰死碑（在隴西 今存）
米芾書晝錦堂記（在岷縣 今佚）
鎖番二字石刻（在岷縣 今佚）
黃庭堅書雲亭宴集詩（在慶陽 今存）
岳忠武詩刻（在寧遠 今存）
鐵羅漢造相（七[illegible] 在徽縣 今存）
石佛造相（在岷縣 今存）

西夏

承天寺碑（宋皇祐二年 西夏垂聖元年 在寧夏 今佚）
靈芝歌石刻（在寧夏 今佚）
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宋元祐九年 西夏天祐民安五年 在武威 今存）
寶覺寺碑（宋元符二年 西夏永安元年 在張掖 今佚）
元德元寶錢（宋宣和二年 西夏元德元年 清時出於武威 今佚）
天盛元寶錢（宋紹興二十八年 西夏天盛十年 山東圖書館藏 今存）
乾祐元寶錢（宋乾道七年 西夏乾祐元年 山東圖書館藏 今存）
黑河建橋勑碑（宋淳熙三年 西夏乾祐六年 在張掖 今存）
黑河橋碑陰（在張掖 今存）
天慶元寶錢（宋慶元二年 西夏天慶三年 清時出於武威 今佚）
葬舍利碣（宋慶元二年 西夏天慶三年 在寧夏興承天寺碑碣石 今佚）
皇建元寶錢（宋嘉定三年 西夏皇建元年 山東圖書館藏 今存）

光定元寶錢（宋嘉定五年西夏光定二年 山東圖書館藏今存）
西夏梵字錢（山東圖書館藏 今存）
西夏官印（上虞羅氏藏 今存）

金

臨洮尹龐廸政績碑（天眷三年 在臨洮今佚）
唐太宗廟碑（天會十五年嚴堅文 在通渭今佚）
貞元鐘銘（貞元四年 在寧縣今存）
東嶽行祠碑（大定十六年燕謙文 在靜寧今佚）
王母宮題名十一（大定二十五年鋼崗仁書 在涇川今存）
思潛亭碑（大定 在鎮原今佚）
清虛觀碑（大定 在隴中今佚）
勝果寺鐘（明昌六年 在靈臺今存）
唐列代御容碑（明昌李大中撰 在合水今佚）
慈雲寺女直文鐘（泰和元年 在慶陽今存）
普照寺鐘銘（泰和二年 在徽州今存）
水洛縣雲板（泰和六年 在靜寧今存）
王母宮鐘（大安三年 在涇川今存）
崆峒山鐘（大安 在平涼今存）
滑夫祠石刻（正大二年趙秉文文 在鎮原今佚）
慶原路兵馬都監題名記（正大四年 在慶陽今存）
積慶寺鐘（在臨洮 今佚）
雞川古城碑（在通渭 今佚）
甘谷城題石（在通渭 今佚）
石刻絕句四首（在秦安 今存）

元

重修王母宮碑（太宗戊戌陳行文于道明書 在涇川今存）
鞏昌城隍廟令旨（馬兒年 在隴西今佚）
創建朝元觀七眞碑（中統三年志堅文 在天水今存）
寶嚴寺碑（至元十五年商挺文并書 在平涼今存）
朝元宮碑（至元 在平涼今佚）
孟元帥碑（至元 在合水今佚）
汪義武公神道碑（至元楊英文滿珍書 在隴西今存）
汪義武公遺愛碑（至元 在隴西今佚）
汪忠烈公神道碑（至元王鶚文商挺書 在隴西今存）
汪貞肅公神道碑（至元商挺文并書 在隴西今存）
汪文貞公神道碑（至元 在隴西今佚）
梁志通詩碑（至元十三年梁志通文 在天水今存）
汪氏祠堂碑（至元十九年汪利用文 在隴西今佚）
鞏昌路同知總管府事李公神道碑（至元姚燧文 在隴西今佚）
平六盤碑（至元 在清徽今佚）
伏羌文廟碑（至元二十四年文季文 在甘谷今存）
至元勅碑（至元二十四年 在正寧今存）
重修北極宮記（至元鍾攝子文 在成縣今存）
花嚴海印寺碑（元貞元年 在涇川今存）
鎭海寺蒙古文碑（刻海印寺碑陰元貞元年 在涇川今存）
汪忠讓公神道碑（元貞二年姚燧文 在漳縣今佚）
慶陽府廟記（大德三年 在慶陽今存）
玉泉觀碑（大德六年楊仁鳳文 在天水今存）

大德謝書碑（大德　在寧縣　今存）
松樹林石碣（大德　在[illegible]縣　今存）
勅封東華五嶽七真碑（大德六年　在天水　今佚）
官屯嶺東嶽行祠碑（至大元年　在天水　今存　黎彥貞文　劉道淡書）
元封全真嗣宗詔書碑（至大三年　在天水　今存）
靈臺觀碑（至大三年　在靈臺　今存　劉耀之文）
玉泉觀喬真人碑（王心貴文　在寧縣　今存）
宣靈王廟碑（皇慶二年　在徽縣　今存　陳季文）
新禱甘霖記（延祐二年　在正寧　今存）
鐵堂峽摩崖（延祐三年　在天水　今存）
右文聖化碑（延祐　在天水　今存）
西江靈濟廟碑（延祐　在禮縣　今存　張仲舒文）

魯國公家廟碑（延祐三年　在禮縣　今存　程鉅夫文　趙孟頫書）
田濟順墓碑（泰定元年　在臨洮　今佚）
金州文廟碑（泰定二年　在榆中　今存　郭參臣文）
大成聖號碑（泰定二年　在臨洮　今存）
文宣王廟碑（泰定二年　在臨洮　今存　□洪文）
仁壽山關侯廟碑（泰定三年　在隴西　今存　司德文　汪忠臣書）
文殊寺碑（泰定三年　在酒泉　今存　嵬□令真文）
文殊寺蒙古文碑（即文殊寺碑陰　在酒泉　今存　泰定三年）
臨洮府城隍廟碑（泰定四年　在臨洮　今存　郎公哥只文）
合水城隍廟碑贊（即宋碑陰　在合水　今存　汕家天吉文）
鞏昌安鞏王神道碑（曹元用文　在隴西　今佚）
武寧神道碑（姚燧文　在隴西　今佚）

玉陽觀碑（至順二年　在天水　今存　于德昌文）
高昌王世勳碑（至順二年　在武威　今存　虞集文）
高昌王世勳蒙古文碑（即前碑陰　在武威　今存　至順二年）
靈湫記（至順二年　在隆德　今佚　忽都魯沙文）
孫都思氏世勳碑（至順二年　在武威　今佚　虞集文）
五龍廟碑一（至順四年　在洮川　今存　王楷文　郭鬱淵書）
五龍廟碑二（至順四年　在洮川　今存　文□□文　張安仁書）
碧雲洞摩崖（在天水　今存）
眞君廟碑（元統二年　在合水　今存　古事文）
白公堂記（元統　在合水　今存　古事文）
重修英濟王廟碑（元統二年　在固原　今存　梁選文）
縣尹李德源遺愛碑（在安定　今佚）

仙人洞刻石（至正元年　在寧夏　今存　郭□文）
大德加封孔子制碑（至正二年　在蘭州　今存）
至正鐵鐘（至正五年　在靜寧　今存）
莫高窟造相記（至正八年　在敦煌　今存）
重修廨用碑記（至正八年　在中衛　今存　甘州海牙文　歐陽於卷書）
雲寂寺碑（至正九年　在正寧　今存　鄭津文）
東嶽廟碑（至正九年　在環縣　今佚）
玉清觀碑（在隴西　今存）
長生觀碑記（至正十一年　在禮縣　今存　張守中文　和尚書）
皇慶寺記（至正十一年　在敦煌　今存　劉奇文並書）
大華嚴寺碑（至正十三年　在靜寧　今存）
慶陽關廟碑（至正　在慶陽　今存）

秦安重修文廟碑（至正　何鶴文　公合納圖書　在秦　今存）
問道宮碑（至正　在平涼　今）
至正香爐（至正　在平涼　今存）
嘉澤王廟碑（至正十五年　在天水　今存）
曹安德墓碑（至正十五年　李浩文　在天水　今存）
黑河廣濟王廟碑（至正十六年　魯君美文　在漳縣　今存）
隴西南山七眞碑（至正二十二年　在隴西　今存）
重修玄都觀碑（至正二十三年　王渭文　在隴西　今存）
李將軍碑陰紀事（至正二十三年　阿□□速氏文　在臨潭　今存）
西寧王忻都公神道碑（至正二十四年　危素文　段蕭書　在永昌　今存）
石關紀功碑（至正　在禮縣　今存）
紀信廟記（在秦州　耿仲明文　今佚）
酒泉東門篆古文碑（在酒泉　今存）
鳳凰山題石（在通渭　今佚）
發塔寺石爐刻字（在山丹　今存）
石泉洞題詩（在漳縣　今存）
靜寧鐵碑（在靜寧　今存）
石刻香經殘片（出於臨潭　今存）

明

蘭州鎮遠橋四鐵柱（洪武五年鄧愈造二　九年馮勝造二　在蘭州　今存二）
重建蘭縣城隍廟記（洪武十八年　在蘭州　今存）
河橋記（洪武　徐蘭文　在蘭州　今佚）
五泉永樂鐘（永樂十六年　在蘭州　今存）
金天觀記銘（建文二年　肅莊王文　在蘭州　今存）

普照寺青銅鐘（宣德二年　在蘭州　今存）
普照寺銅爐（宣德八年　在蘭州　今存）
天齊廟二鐘（宣德　在蘭州　今存）
普照寺銅鈴（正統二年　在蘭州　今存）
城隍廟碑記（正統　黃諫文　在蘭州　今存）
重建寶塔寺碑（正統九年　羅汝敬文　在蘭州　今存）
石執中墓二碑（正統九年　在蘭州　今存）
大岔口堡記（正統十年　黃諫文　在蘭州　今存）
金城關記（正統十一年　黃諫文　在蘭州　今佚）
前馬營記（正統十二年　黃諫文　在蘭州　今存）
蘭州重修學宮記（景泰元年　吳鼎文　在蘭州　今存）
文廟祭器碑（景泰七年　在蘭州　今存）
文廟鐵爐（景泰七年　在蘭州　今存）
義塚記（天順元年　段堅文　在蘭州　今存）
嘉福寺鐘（天順四年　在蘭州　今存）
鼓樓鐘（天順四年　在蘭州　今存）
千佛閣碑（天順六年　在蘭州　今存）
滕曜墓碑（成化二年　在蘭州　今存）
勅賜大嘉福寺記（成化三年　黃志淇文　在蘭州　今存）
東華觀鐘（成化五年　在蘭州　今存）
重修莊嚴寺碑（成化十六年　劉瓛文　在蘭州　今佚）
城新城記（成化二十年　趙英文　在蘭州　今存）
什川黑門石刻（弘治八年　在蘭州　今存）
普照寺銅鐙（弘治十年　在蘭州　今存）

修西古城記（弘治十一年　彭澤文　在蘭州　今存）
金天觀詩刻（二石　正德九年　肅靖王文　在蘭州　今存）
夜雨巖詩刻（嘉靖壬戌　在蘭州　今佚）
凝道樓詩碑（在洮州　今存）
頌德感恩碑銘（正德十年　彭澤文　在蘭州　今存）
彭氏封贈六碑（正德十一年　在蘭州　今存）
濟惠渠記（正德十五年　彭澤文　在蘭州　今佚）
段容思先生墓道碑（正德十五年　彭澤文　在蘭州　今存）
段容思先生畫像贊（即為墓道碑陰　正德十五年　陳祥文　在蘭州　今存）
彭澤妻吳氏諭祭碑（嘉靖元年　在蘭州　今存）
感應實錄碑（嘉靖四年　在蘭州　今存）
彭公墓碣銘（嘉靖五年　楊一清文　在蘭州　今存）

彭氏復先塋記（嘉靖八年　彭澤文　在蘭州　今存）
智仁信勇嚴說碑（彭澤文　在蘭州　今佚）
彭尚書賜祭碑（嘉靖九年　張儀文　在蘭州　今存）
城隍出處感應記（嘉靖十一年　陳儀文　在蘭州　今佚）
重修千佛閣碑（嘉靖十一年　在蘭州　今存）
東嶽廟二碑（一嘉靖十二年淳化王文　一剝蝕不可辨　在蘭州　今存）
彭尚書諭祭碑（嘉靖十四年　楊[illegible]象文　在蘭州　今存）
重修廣福寺碑（嘉靖十五年　在蘭州　今存）
重修金城關記（嘉靖十六年　張樟文　在蘭州　今佚）
陳錫掩骼記（嘉靖十六年　[illegible]綸文　在蘭州　今佚）
重建玄妙觀三記（弘治十八年　一宋式文　一郡秀才文　一吳道卓文　在蘭州　今存）
玄妙觀三師堂記（嘉靖二十年　黃筆文　在蘭州　今存）

蘭州重修學宮記（嘉靖二十四年　韓君恩文　在蘭州　今存）
重修城隍廟記（嘉靖二十六年　肅世子文　在蘭州　今存）
重修城隍廟記（嘉靖二十六年　淳化王文　在蘭州　今存）
城隍廟詩碑（嘉靖二十八年　[illegible]翰林文　在蘭州　今存）
內典錢順墓表（嘉靖二十七年　肅王文　在蘭州　今存）
神功稽異記（嘉靖二十九年　靖玗道人文　在蘭州　今存）
貢生題名碑（嘉靖二十九年　孫淵文　在蘭州　今存）
乳媪感德碑（嘉靖三十三年　肅世子文　在蘭州　今存）
重修嘉福寺碑（嘉靖三十五年　肅世子文　在蘭州　今存）
重修城隍廟記（嘉靖四十年　肅王文　在蘭州　今存）
武安王廟記（嘉靖　吳謙文　在蘭州　今佚）
肅藩摹刻淳化閣帖（百四十一石　嘉靖四十年　肅王[illegible]刻石　在蘭州　今存）

肅藩摹刻趙松雪書千文（六石　嘉靖四十年刻石　在蘭州　今佚）
兵部尚書彭澤諭祭賜謚碑（凡三碑　隆慶二年　在蘭州　今存）
重修家佛寺碑（萬曆七年　徐[illegible]文　在蘭州　今存）
三眼井堡碑（萬曆二十七年　荊州俊文　在蘭州　今存）
重修學宮記（萬曆二十九年　荊州俊文　在蘭州　今存）
重修先登橋碑（萬曆三十一年　在蘭州　今存）
永泰城碑銘（萬曆三十六年　邢雲路文　在蘭州　今存）
崇慶寺詩碑（萬曆四十五年　周光鎬文　在蘭州　今存）
廣福寺鐘（崇禎三年　在蘭州　今存）
拱星墩石刻（萬曆　在蘭州　今存）
大將軍銅印（明初　在蘭州　今存）
臨洮漢壽亭侯廟碑（洪武三十一年　吳建文　在臨洮　今存）

廣福寺碑（宣德九年在臨洮今存）
圓覺寺碑（宣德十年王登文在臨洮今佚）
會川伯鐵券（正統五年在臨洮今存）
圓覺寺何國師碑（正統胡濙文在臨洮今存）
清修國師塔銘（景泰二年在臨洮今存）
重修文廟碑（天順四年黎淳文在臨洮今存）
安積寺敕碑（成化十三年在臨洮今存）
永寧橋記（成化十六年曾英文在臨洮今佚）
樂閑莊記（成化劉官文在臨洮今佚）
重建廟學記（成化十六年伍福文在臨洮今佚）
奠祭大乘法王三碑（弘治十三年在臨洮今存）
進士題名碑（正德八年在臨洮今存）

寶塔寺報恩碑（正德十二年于子俊文在臨洮今存）
臨洮府治碑（嘉靖彭澤文在臨洮今佚）
知府李紳去思碑（嘉靖胡纘宗文在臨洮今佚）
知府題名碑（嘉靖胡纘宗文在臨洮今佚）
重修永寧橋記（嘉靖胡纘宗文在臨洮今佚）
偕樂園記（嘉靖賀璽文在臨洮今佚）
趙公德澤碑（嘉靖在臨洮今存）
臨洮府學田碑（嘉靖十八年郭相文在臨洮今佚）
重修寶塔寺碑（□□二十七年姚濟文在□臨洮今存）
開煤山記摩崖（嘉靖三十年楊繼盛文在臨洮今存）
超然書院碑（嘉靖張萬紀文在臨洮今存）
太平觀碑（嘉靖崔鐘文在臨洮今佚）

忠諫祠碑（嘉靖王旋文在臨洮今佚）
忠諫坊石刻（嘉靖在臨洮今佚）
蘭州知府張萬紀諭祭碑（嘉靖在臨洮今存）
重修學宮記（萬曆孫光祖文在臨洮今佚）
重修城隍廟碑（萬曆在臨洮今存）
椒山楊公置買學田碑（萬曆十一年居方鎮文在臨洮今佚）
重修臨洮府廟學記（萬曆二十五年邢雲路文在臨洮今存）
臨洮府學泮池記（萬曆二十五年伍奇陽文在臨洮今存）
超然臺詩刻（明詩十七石嘉靖五萬曆二餘無年月在臨洮今存）
九華觀詩刻（明詩在臨洮今佚）
慈陰寺石筍詩刻（明何賢詩在臨洮今佚）
臨夏副使朱家仕墓碑（洪武在臨夏今佚）

解大紳像贊碑（天順解縉文在臨夏今佚）
積石禹廟碑（嘉靖彭澤文在臨夏今佚）
王莊毅公祠堂記（嘉靖紀逢龍文在臨夏今佚）
南門城樓碑（嘉靖胡能文在臨夏今佚）
重修廟學記（嘉靖三十六年劉卓文在臨夏今存）
永靖冰林寺石刻（明□御史文在永靖今存）
靖遠建衛碑（正統三年陳敍文在靖遠今存）
鎮原舊碑（在靖遠今存）
三清宮碑（成化十年楊冕文在靖遠今存）
城隍廟碑（成化十年楊冕文在靖遠今存）
建設學宮碑（成化十年楊冕文在靖遠今存）
建設打喇赤堡碑（成化十年楊冕文在靖遠今存）

建修法泉寺碑（成化十三年　在靖遠　今存　楊冕文）

建設乾鹽池堡碑（成化十八年　在靖遠　今佚　楊晶文）

集慶寺碑（成化二十一年　在靖遠　今存　趙英文）

重修武安王廟碑（成化二十二年　在靖遠　今存　趙英文）

乾鹽池察院碑（成化二十二年　在靖遠　今佚　謝璟文）

重修武廟碑（成化二十三年　在靖遠　今存　趙英文）

重修法泉寺碑（弘治　在靖遠　今存　徐壽文）

崇寧寺碑（弘治三年　在靖遠　今佚　馮鵬文）

重修三清宮碑（正德元年　在靖遠　今存　王龍山文）

廣盈倉碑（正德七年　在靖遠　今存　王龍山文）

石灣寺碑（正德　在靖遠　今存　王龍山文）

迭烈遜廟碑（嘉靖十六年　在靖遠　今存　劉崇文）

守備題名記（嘉靖二十一年　在靖遠　今佚　管律文）

迎恩廳碑（嘉靖二十二年　在靖遠　今存　顏臣文）

重修文廟碑（嘉靖二十三年　在靖遠　今存　劉崇文）

改修祖厲河碑（嘉靖　在靖遠　今存　劉龍文）

劉公加添學糧碑（嘉靖　在靖遠　今存）

重修法泉寺碑（嘉靖三十一年　在靖遠　今存　劉董文）

重修觀音寺碑（嘉靖　在靖遠　今存　張儒宗文）

重修迭烈遜廟碑（嘉靖三十七年　在靖遠　今存　郭守謙文）

重修文廟碑（嘉靖四十六年　在靖遠　今存　馬汝聰文）

建設永安堡碑（隆慶五年　在靖遠　今存　許用中文）

忝將題名記（隆慶五年　在靖遠　今存　王學謨文）

重修廣盈倉碑（隆慶五年　在靖遠　今存　張成數文）

重修元帝廟碑（隆慶五年　在靖遠　今存　謝時亨文）

鐵漢樓詩刻（萬曆　在靖遠　今存　石茂華等四人詩）

重修城隍廟碑（萬曆八年　在靖遠　今存　王大任文）

法泉寺藏經閣碑（萬曆十年　在靖遠　今存　楊寬玉文）

重修三清宮碑（萬曆十六年　在靖遠　今存　王堯文）

重修三清宮碑（萬曆十六年　在靖遠　今存　焦和博文）

呂公開田碑（萬曆　在靖遠　今存　王之望文）

實塞倉記（萬曆　在靖遠　今存　劉兌文）

獨石頭刻石（萬曆　在靖遠　今存　李樂毅文）

建設水泉堡碑（萬曆四十年　在靖遠　今存　呂大用文）

打喇赤東嶽廟碑（萬曆　在靖遠　今存　王大有文）

哈將軍戰勝碑（萬曆　在靖遠　今存）

張將軍塞戰碑（萬曆　在靖遠　今佚）

總兵路瑛墓碑（在靖遠　今存）

呂將軍父子忠孝祠碑（天啓　在靖遠　今存　周慕文）

重建察院碑（天啓六年　在靖遠　今存　王之隆文）

重修東嶽廟碑（天啓七年　在靖遠　今存　劉璽文）

榆中妙樂院鐘（正統十二年　在榆中　今存）

萃靈寺鐘（天順二年　在榆中　今存）

重修妙樂院碑（成化八年　在榆中　今存　馬鑰文）

重修龍泉寺碑（成化十六年　在榆中　今存　萬忠文）

龍泉寺鐵（成化　在榆中　今存）

重修文廟碑（嘉靖二年　在榆中　今存　殷承敍文）

玉皇廟鐘（嘉靖二十九年　在榆中　今存）

慈雲寺碑（嘉靖四十一年　王彫文　在榆中　今存）

重修關廟碑（嘉靖四十三年　曾近思文　在榆中　今存）

重修龍泉寺碑（嘉靖四十五年　在榆中　今存）

新家寺碑（隆慶元年　僧淨鑑文有梵文並額　在榆中　今存）

銜山寺鐘（隆慶四年　在榆中　今存）

興國寺鐘（隆慶四年　在榆中　今存）

重修廟學碑（隆慶六年　張近思文　在榆中　今存）

重修城垣碑（萬曆四年　劉去斜文　在榆中　今存）

祖師殿鐘（萬曆四年　在榆中　今存）

黃石坪鐘銘（萬曆五年　在榆中　今存）

龍山寺鐘（萬曆五年　在榆中　今存）

會眞觀八耳鐘（萬曆八年　在榆中　今存）

成道門額石（萬曆十四年　在榆中　今存）

肅府祿地山場碑（萬曆三十年　在榆中　今存）

重修廟學碑（萬曆三十六年　鄭光吉文　在榆中　今存）

創建貢馬倉碑（萬曆四十一年　張養吾文　在榆中　今存）

什川祖師殿鐘（萬曆四十二年　在榆中　今存）

小龕谷石刻（天啓六年　苗晉文　在榆中　今佚）

新營城隍廟碑（崇禎三年　宋鋼編文　在榆中　今存）

妙樂院八耳鐘（崇禎六年　在榆中　今存）

知縣張星去思碑（崇禎九年　在榆中　今存）

石佛遺相（在榆中　今存）

景泰創建蘆溝堡碑（萬曆二十四年　楊恩文　在景泰　今存）

隴西五嶽眞形圖碑（洪武　在隴西　今存）

稽古閣鐘（正統十二年　在隴西　今存）

重修銅壺滴漏碑（天順八年　崔建文　在隴西　今存）

新建北關碑（成化五年　伍福文　在隴西　今存）

鞏昌府修學記（成化十一年　伍福文　在隴西　今佚）

楊處士墓表（弘治十年　史□文　在隴西　今佚）

重建伏羲廟碑（嘉靖元年　姚鏌文　在隴西　今佚）

重修夷齊廟碑（朱燮元文　在隴西　今佚）

王鉞墓碑（嘉靖四年　在隴西　今存）

隴右分守道題名碑（嘉靖六年　康海文　在隴西　今存）

崇義書院記（嘉靖十四年　姚鏌文　在隴西　今佚）

鞏昌周侯去思碑（嘉靖　胡纘宗文　在隴西　今佚）

郡城鑿井記（在隴西　今佚）

天竺寺詩刻（嘉靖三十一年　陳棐文　在隴西　今存）

南安察院改建碑（嘉靖三十三年　孫昭文　在隴西　今存）

蓮峯山五嶽眞形圖碑（在隴西　今存）

重修古刹寺碑（嘉靖四十五年　在隴西　今存）

重建三靈侯觀碑（萬曆七年　杜甬文　在隴西　今存）

鞏昌府題名碑（萬曆三十二年　周淵文　在隴西　今佚）

武安王廟祈雨碑（萬曆十一年　許光大文　在隴西　今佚）

重修武安王廟碑（萬曆十三年　石□文　在隴西　今佚）

分守隴右道題名碑（萬曆二十一年　楊恩文　在隴西　今佚）

捐置學田二碑（萬曆三十二年　劉湧文　在隴西　今存）

鞏郡新開永濟渠碑（萬曆三十六年　楊恩文　在隴西　今佚）

尊經閣記（萬曆　楊恩文　在隴西　今佚）

洮岷邊備道題名碑（萬曆三十八年張嘉謨文　在隴西今佚）

鞏昌遷學記（萬曆四十年胥人文　在隴西今佚）

新建儒學記（萬曆四十二年鄒元標文　在隴西今佚）

改修鞏郡儒學碑（崇禎元年王鳴玉文　在隴西今存）

周一敬捐置學田碑（崇禎十年楊進文　在隴西今存）

臨潭築城工竣碑（洪武十二年金朝興文　在臨潭今存）

李都督墓碑（正統十年高穀文　在臨潭今存）

李指揮墓碑（成化十五年伍福文　在臨潭今存）

重興寺碑（成化二十三年吳伕文　在臨潭今存）

鳳山書院記（嘉靖十三年趙時春文　在臨潭今佚）

雲山觀碑（隆慶五年孫思孝文　在臨潭今存）

平番詩刻（萬曆吳表覲　在臨潭今存）

岷縣大崇教寺碑（宣德四年御製文　有番文碑陰　在岷縣今存）

守備題名記（在岷縣今佚）

重修二郎神廟碑（成化十五年伍福文　在岷縣今存）

李公祠碑（正德張潤文　在岷縣今佚）

產芝碑（嘉靖　在岷縣今佚）

建修岷州廳事碑（嘉靖袁福徵文　在岷縣今佚）

文徵明詩刻（嘉靖三十四年汾陽翔刻　在岷縣今存）

劉中丞平番碑（嘉靖康海文　在岷縣今佚）

尊經閣碑（萬曆三十年朱之蕃文　在岷縣今存）

會寧重修觀音堂碑（洪武韓昶文　在會寧今存）

萬壽寺鐘（嘉靖六年　在會寧今存）

重修廟學碑（正德五年康海文　在會寧今存）

元帝廟碑（嘉靖二十四年劉冒文　在會寧今佚）

東關城樓記（萬曆二年栗在庭文　在會寧今存）

定西崇慶寺碑（正統十年胡濙文　在定西今佚）

廉吏王敬之墓碑（萬曆二十五年傅應賓文　在定西今佚）

漳縣文烈廟碑（洪武十八年馬肇文　在漳縣今佚）

鳳凰山摩崖（在漳縣今存）

鱸魚關詩刻（在漳縣今存）

天水重修太陽山觀音聖湫碑（宣德四年李[illegible]撰　在天水今存）

湧泉寺碑（成化十六年蔡遂[illegible]撰　在天水今存）

杜甫詩碑（成化十九年傅鼐書　在天水今存）

麥積山鐵鐘（成化二十年　在天水今存）

門尚書祠堂碑（成化李東陽文　在天水今存）

重建夜明寺碑（侯志良文　在天水今存）

重修伏羲廟碑（嘉靖十年康海文　在天水今存）

畫卦台伏羲廟碑（嘉靖十年　在天水今存）

啓聖祠碑（嘉靖康海文　在天水今存）

重修廟學碑（嘉靖王九思文　在天水今存）

麥積山摩崖十、（嘉靖四十三年甘茹書　在天水今存）

堅公墓四碑（嘉靖四十四年一、[illegible]文一、逯貢文一、林魁文一、潘旦文　在天水今存）

麥積山詩刻（嘉靖　在天水今存）

僉事栗公去思碑（嘉靖胡纘宗文　在天水今存）

修橋建城樓碑（萬曆胡忻文　在天水今存）

趙子昂草書石刻跋（劉當文　在天水今佚）

秦州西關巨鐘（萬曆三十八年　在天水今存）

建修萬佛新菴碑（萬曆三十九年胡忻文　在天水今存）
普華寺古鐘（在天水今存）
麥積山開除常住地糧碑（崇禎十五年續運聘文　在天水今存）
秦安盤龍寺鐘（天順　在秦安今存）
興谷寺鐘（弘治元年　在秦安今存）
興谷寺鐵鼎（在秦安今存）
胡南皮墓碑（嘉靖呂楠文　在秦安今存）
張淑人墓碑（嘉靖馬□文　在秦安今存）
侯吏部墓碑（嘉靖雒時泰文　在秦安今存）
胡氏先塋碑（嘉靖[illegible]文　在秦安今存）
考城知縣齊舜墓碑（嘉靖胡纘宗文　在秦安今存）
保寧府推官張惠墓碑（嘉靖胡纘宗文　在秦安今存）

進士舉人題名記（嘉靖胡纘宗文　在秦安今存）
貢士題名記（嘉靖胡纘宗文　存秦安今存）
重修玄武廟碑（嘉靖二十六年胡纘宗文　在秦安今存）
石塔（在秦安今存）
石佛造相（在秦安今存）
石佛寺造相（在秦安今存）
關廟殘碑（在秦安今存）
重修關廟碑（萬曆十四年胡毓少文　在秦安今存）
五台觀鐘序（崇禎元年胡多見文　存秦安今存）
清水縣遷學記（嘉靖十八年胡纘宗文　在清水今存）
泮宮落成碑（嘉靖二十四年胡纘宗文　存清水今存）
溫泉詩碑（崇禎李□文　在清水今存）

禮縣禮部尚書門克新諭祭碑（洪武二十九年　在禮縣今存）
府城里公館記（嘉靖胡纘宗文　在禮縣今存）
建修關廟碑（萬曆三十七年喬呈天文　在禮縣今存）
重修柏林寺碑（崇禎四年沈成麟文　在禮縣今存）
知縣王定國德政碑（崇禎十五年　在禮縣今存）
徽縣眞空寺碑（成化　在徽縣今佚）
眞空寺鐵佛相（弘治　在徽縣今存）
聖善院石佛碑（弘治　在徽縣今存）
徽州重修廟學記（弘治九年劉鏞文　在徽縣今存）
徽州修學記（嘉靖元年虎龍文　在徽縣今存）
啓聖祠碑（嘉靖十年康海文　在徽縣今存）
宣靈王廟碑（嘉靖十五年任倫文　在徽縣今存）

徽山書院記（嘉靖饒守愚文　在徽縣今存）
重修城郭記（嘉靖賈七元文　在徽縣今存）
晉元寺碑（嘉靖　在徽縣今存）
觀禾亭記（王霈文　在徽縣今佚）
李公祠碑（張備文　在徽縣今佚）
重修福興寺碑（萬曆　在徽縣今存）
重修城隍廟碑（萬曆三十年劉子敎文　在徽縣今存）
紫金洞摩崖（李昆文　在徽縣今存）
兩當高縣令生祠碑（正德田瀾文　在兩當今存）
戶部郎中史衛墓表（嘉靖康海文　在兩當今佚）
通渭建城碑（成化十二年伍福文　在通渭今佚）
清涼寺碑（弘治七年張爵叔文　在通渭今存）

修學碑記（萬曆五年張嘉孚文在通渭今存）
三官廟碑（萬曆三十一年白我心文在通渭今佚）
重修廟學碑（萬曆四十四年秦大夔文在通渭今佚）
關廟顯應碑（貢泰乾文在通渭今佚）
通渭學田碑（崇禎十一年王鑰時文在通渭今佚）
甘谷大佛造相（在甘谷今存）
重修文廟碑（弘治元年李東陽文在甘谷金存）
西和千佛岩碑（萬曆在西和今存）
石佛山佛相（在西和今存）
佛孔寺鐘（萬曆二年在西和今存）
添喜寺鐘（崇禎三年在西和今存）
武都花石關摩崖（在武都今存）

卯孝子碑（嘉靖在武都今存）
重修學宮碑（嘉靖二十七年秦陸濟文在武都今存）
三官殿碑（萬曆蹇逢泰文在武都今存）
引水入泮池記（天啓四年鑑時文在武都今存）
補修城隍廟碑（崇禎蹇汝泰文在武都今存）
文縣柴門關摩崖（在文縣今存）
重修儒學記（弘治在文縣今存）
重修文王廟記（正德黃淵文在文縣今存）
創建玄帝觀碑（嘉靖在文縣今存）
玄帝觀造相碑（在文縣今佚）
重修城隍廟記（萬曆王燭文在文縣今佚）
重修玄帝觀記（崇禎簡鼎文在文縣今存）

飛霞閣摩崖（在文縣今存）
成縣杜少陵祠二詩碑（一正德八年李書　一嘉靖九年胡則[illegible]在成縣今存）
成縣敬一箴及四箴碑（嘉靖在成縣今存）
甄敬西狹題名（嘉靖三十八年甄敬文在成縣今存）
蓮池亭碑（萬曆張舜業文在成縣今存）
雞山禱雨碑（萬曆二十五年□皋文在成縣今存）
重修工部祠碑（萬曆管應律文在成縣今佚）
王公生祠碑（萬曆楊必聞文在成縣今佚）
新建上城縣治碑（崇禎十五年謝鑰文在成縣今存）
摹刻吳道子畫觀音相碑（崇禎謝鑰摹對在成縣今存）
夏河西倉題名碑（萬曆在夏河今存）
平涼重修問道宮碑（宣德在平涼今存）

利民渠記（成化二十一年龔謙文在平涼今佚）
城濠注水記（嘉靖十六年趙時春文在平涼今佚）
玉女洞摩崖（在平涼今存）
東塔記（嘉靖十五年趙時春文在平涼今佚）
東塔寺記（嘉靖二十五年趙時春文在平涼今佚）
韓藩香爐（崇禎三年在平涼今存）
華亭縣重修文廟碑（宣德楊鵬文在華亭今存）
劉時中墓碑（嘉靖七年趙時春文在華亭今存）
重修靈岩寺碑（嘉靖十四年趙時春文在華亭今佚）
復古南門碑（嘉靖十四年趙時春文在華亭今佚）
薛貞婦合葬墓表（嘉靖十六年趙時春文在華亭今佚）
創修惠民渠碑（嘉靖三十四年趙時春文在華亭今存）

會寧王母宮詩碑（嘉靖三十四年 在靜寧 今存 趙時春文）
朝那廟碑（嘉靖四十四年 在靜寧 今存 趙時春文）
楊諶墓詩碑（在靜寧 今存）
重修文廟碑（天啓 在靜寧 今存 賈師顏文）
化平趙龍峽鐘（在化平 今存）
靜寧洪武誥敕碑（洪武二年 在靜寧 今存）
增修外城記（成化四年 在靜寧 今佚 伍福文）
太宰馬廷章德政鐘（成化十年 在靜寧 今存）
重修城隍廟記（成化 在靜寧 今佚 陳琨文）
孔廟鐘磬（弘治 在靜寧 今存）
創修東關記（嘉靖十四年 在靜寧 今佚 樊鵬文）
郭賜墓誌（嘉靖十八年 在靜寧 今存）

安中丞去思碑（嘉靖二十一年 在靜寧 今佚 康天爵文）
遷州學記（嘉靖 在靜寧 今存 胡纘宗文）
白雲洞記（嘉靖 在靜寧 今佚 胡纘宗文）
鄉賢祠記（嘉靖 在靜寧 今存 康海文）
名賢祠記（嘉靖十四年 在靜寧 今存 趙時春文）
學宮題名記（嘉靖十八年 在靜寧 今存 李必數文）
涓州知縣毛公墓碑（在靜寧 今存）
紫極觀銅佛相（萬曆九年 在靜寧 今存）
秋月觀碑（萬曆九年 在靜寧 今存 周寰文）
三忠祠磬（萬曆九年 在靜寧 今存）
強從講鑄磬（在靜寧 今存）
學田碑記（萬曆二十九年 在靜寧 今存 馬頫文）

二將軍祠碑（萬曆三十三年 在靜寧 今佚 陳之龍文）
玄帝廟鐘（萬曆三十五年 在靜寧 今存）
重修關廟碑（萬曆 在靜寧 今存 馬三仕文）
白衣菴磬（崇禎三年 在靜寧 今存）
莊浪南門樓碑（嘉靖十三年 在莊浪 今佚 楊廷璽文）
重修文廟碑（嘉靖三十四年 在莊浪 今存 張鵬翼文）
重修儒學廟記（嘉靖三十四年 在莊浪 今存 趙時春文）
知縣衛東魯德政碑（萬曆七年 在莊浪 今佚 王明文文）
學田碑（萬曆四十年 在莊浪 今存 解古文）
州判王大霖德政碑（萬曆四十二年 在莊浪 今佚 李應鵬文）
白衣菴銅佛相（天啓元年 在莊浪 今存）
玄帝廟碑（崇禎元年 在莊浪 今存 張光孝文）

慶陽關廟碑（宣德五年 在慶陽 今存 陳大綱文）
興教寺碑（宣德七年 在慶陽 今存 劉憲文）
普照寺鐘（正統五年 在慶陽 今存）
普照寺石幢（天順八年 在慶陽 今存）
普照寺鐘（成化六年 在慶陽 今存）
重修興教寺碑（成化八年 在慶陽 今存 韓鼎文）
玄武廟碑（成化八年 在慶陽 今存 韓鼎文）
重建韓范祠碑（成化十年 在慶陽 今存 馬文昇文）
慶陽府圖碑（成化十一年 在慶陽 今佚 羅璉文）
鎮朔樓記（正德八年 在慶陽 今存 鄒鑾文）
周祖不窋墓碑（存慶陽 今存）
撫池銘（吳士英文 在慶陽 今存）

詠歸亭記（吳士英文在慶陽今存）
臨川閣詩刻（在慶陽今存）
東山關廟碑（嘉靖孫愔文在慶陽今存）
東嶽祠記（嘉靖楊朝鳳文在慶陽今存）
東山玄武廟碑（嘉靖孫愔文在慶陽今存）
孫眞人祠碑（嘉靖孫愔文在慶陽今存）
西城寺碑（嘉靖三十四年徐登文在慶陽今存）
祐德觀碑（嘉靖三十四年在慶陽今存）
趙邦清讀書處碑（萬曆二十八年在慶陽今存）
延慶宮碑（萬曆三十五年李禎文在慶陽今存）
北關廟鐘（天啓六年在慶陽今存）
中丞楊綸墓碑（在慶陽今佚）
甘肅總兵劉文墓碑（在慶陽今佚）

天德福星碑（在慶陽今存）
寧縣重修關廟碑（宣德七年劉綱文在寧縣今存）
重修文廟碑（天順二年薛瑄文在寧縣今存）
復修城郭碑（嘉靖十五年馬理文在寧縣今存）
呂先生祠堂記（嘉靖二十六年趙時春文在寧縣今佚）
重修文廟碑（嘉靖四十二年呂顒文在寧縣今存）
孫眞人洞碑（嘉靖呂顒文在寧縣今佚）
六君子堂碑（嘉靖康鼎文在寧縣今佚）
王立齋神道碑（嘉靖呂顒文在寧縣今存）
左砥山神道碑（嘉靖彭翼衛文在寧縣今存）
馬公祠碑（嘉靖在寧縣今存）

顧公祠碑（嘉靖在寧縣今存）
忠烈祠碑（崇禎十年劉廣生文在寧縣今存）
正寧重建三官廟碑（王士吉文在正寧今存）
東嶽行祠碑（正德盛鳳文在正寧今存）
甘節廟碑（嘉靖元年王正文在正寧今存）
御製敬一箴碑（嘉靖在正寧今存）
趙邦清讀書處碑（萬曆在正寧今存）
三清字碑（萬曆安和行人陳德懿書在正寧今存）
文廟神柏記（萬曆在正寧今佚）
重修文廟碑（天啓霍鴻文在正寧今存）
泰山廟碑（天啓霍鴻文在正寧今存）
合水縣元帝廟碑（在合水今存）

城隍廟二碑（一李楨文一唐魁文在合水今存）
昭君莊石刻（在合水今佚）
環縣眞武廟碑（正德楊綸文在環縣今佚）
御製敬一箴五碑（嘉靖在環縣今佚）
總兵魏鎭諭祭二碑（嘉靖在環縣今存）
參將魏鎭諭祭二碑（嘉靖在環縣今存）
重修廟學碑（嘉靖十九年耿雄文在環縣今佚）
興隆寺碑（嘉靖四十三年趙鳳文在環縣今存）
武安王廟碑（隆慶六年徐時鱗文在環縣今存）
景福寺鐘銘（萬曆五年胡冠文在環縣今存）
城隍廟碑（萬曆七年楊春震文在環縣今佚）
東嶽廟碑（萬曆九年在環縣今佚）

觀音廟碑（萬曆三十四年郭儀文　在環縣今存）
張鐵鋪行臺碑（萬曆四十三年李應奇文　在環縣今存）
眞人祠修路碑（天啓三年劉擇杰文　在環縣今存）
龍王臺碑（崇禎二年任秉衡文　在環縣今佚）
眞人殿鐘樓碑（崇禎九年劉淵文　在環縣今存）
潘知縣遺愛碑（崇禎張鳳翮文　在環縣今佚）
鎮原縣重修廟學碑（成化李東陽文　在鎮原今存）
鐵佛造相（正德九年　在鎮原今存）
玉皇殿碑（嘉靖三年胡纘文劉福芬書　在鎮原今存）
涇川王母宮詩七碑（成化一正德一嘉靖三隆慶二　在涇川今存）
增修東城記（成化十三年閻正文　在涇川今佚）
水泉寺詩碑（弘治十年宗室明德子詩　在涇川今存）
重修水泉上寺碑（弘治十四年[illegible]鳴鑾文　在涇川今存）
重修學宮記（正德十六年康海文　在涇川今存）
重修王母宮碑（嘉靖元年彭澤文李仕清書　在涇川今存）
重修州城記（嘉靖二十四年趙時春文　在涇川今佚）
重修廟學記（嘉靖二十七年趙時春文　在涇川今佚）
高峯寺詩碑（趙用光詩　在涇川今存）
王文莊公箴言碑（嘉靖郭天敍刻石　在涇川今存）
改建州城碑（隆慶呂時中文　在涇川今存）
仰止書院記（胡松文　在涇川今存）
崇信重修廟學碑（弘治十二年　在崇信今存）
修學碑（嘉靖十一年趙時春文　在崇信今存）
龍泉寺碑（嘉靖二十五年　在崇信今存）

隴右金石錄　目次　四一

重修儒學碑（嘉靖四十一年　在崇信今存）
玉虛觀碑（萬曆　在崇信今存）
重修城隍廟碑（萬曆　在崇信今存）
重修柏林寺二碑（萬曆六年　在崇信今存）
重修儒學碑（萬曆二十一年　在崇信今存）
重修文廟碑（萬曆三十四年　在崇信今存）
重修龍泉寺碑（萬曆三十五年　在崇信今存）
石佛寺造相（在崇信　今存）
丈八寺造相（在崇信　今存）
靈台太清觀碑（成化十六年史睿文　在靈台今存）
丹陽觀碑（嘉靖二十年　在靈台今存）
御史巨敬死節碑（嘉靖趙時春文　在靈台今存）
勝果寺造相（萬曆三十八年　在靈台今存）
城隍廟四鐵碑（萬曆　在靈台今存）
重修城隍廟碑（天啓四年楊司立文　在靈台今存）
創修縣治碑（崇禎十二年敦淑貞文　在靈台今佚）
固原圓光禪林敕碑（正統八年　在固原今佚）
圓光寺藏經敕碑（正統十年　在固原今存）
創修城隍廟碑（景泰元年田賜文　在固原今存）
增修文廟碑（弘治十八年王恕文　在固原今存）
開西海渠記（正德十年呂柟文　在固原今佚）
總制秦公政績碑（嘉靖六年王九思文　在固原今佚）
明威將軍郭公墓碑（嘉靖十五年　在固原今存）
東嶽山嶺道碑（嘉靖十七年曹世忠文　在固原今佚）

隴右金石錄　目次　四二

武略將軍俞公墓碑（嘉靖二十六年在固原今存）
東嶽感應碑（嘉靖二十八年王以旂文在固原今佚）
重修固原州都御史行臺碑（嘉靖胡纘宗文在固原今佚）
重修固原都御史行臺碑（嘉靖趙時春文在固原今佚）
總督題名碑（嘉靖楊守禮文在固原今佚）
兵備道題名碑（嘉靖唐龍文在固原今佚）
大禹廟碑（嘉靖唐龍文在固原今佚）
八陣圖碑（嘉靖張珩文在固原今佚）
三邊形勢圖四碑（嘉靖唐龍文在固原今存）
書院置祠堂記（嘉靖趙時春文在固原今佚）
黃都督墓碑（嘉靖在固原今存）
城隍顯應碑（嘉靖三十八年陳□文在固原今存）

王大司馬靖胡勳績碑（隆慶四年黃賓文在固原今佚）
軍門平羌碑（萬曆五年林士章文在固原今佚）
新修外城碑（萬曆五年馬自強文在固原今存）
雷神感應碑（萬曆十二年在固原今佚）
督府郜公撫賞俺酋碑（萬曆八年王家屏文在固原今佚）
新建太白山神祠碑（萬曆十四年郜光先文在固原今存）
太白山神祠碑（萬曆十五年李汝文在固原今存）
平定寧夏露布碑（萬曆二十年葉夢熊文在固原今佚）
重修州庫記（萬曆吳遜文在固原今佚）
少傅李公崇祀碑（萬曆韓文煥文在固原今佚）
聖母廟碑（萬曆在固原今佚）
李田二公紀績碑（萬曆四十二年黃嘉善文在原原今佚）

創修菩薩院碑（崇禎四年在固原今存）
三義祠碑（崇禎十年解[illegible]文在固原今佚）
令公神道碑（在固原今存）
三關口摩崖（在固原今存）
海原石城碑（成化三年馬文昇文在海原今佚）
大佛寺碑（萬曆六年趙臣文在海原今存）
楚府海喇都界碑（萬曆十五年郎恩文在海原今存）
吳將軍墓碑（萬曆三十七年吳宗堯文在海原今存）
西安州遊戎記碑（萬曆三十一年李廷訓文在海原今存）
武威羅什寺鐘（永樂四年在武威今存）
洞兒寺鐘（永樂四年在武威今存）
金塔寺碑（宣德年在武威今存）

羅什塔銅頂銅鈴（洪熙元年在武威今佚）
重修涼州衛儒學碑（正統四年楊榮文在武威今存）
吳恭順伯碑（正統十三年楊榮文在武威今存）
重修儒學碑（成化六年在武威今存）
重修上應寺碑（正德二年侯文奎文在武威今存）
重修廣善寺碑（正德十三年申倫文在武威今存）
釋迦佛造相（嘉靖四年在武威今存）
忠烈祠碑（嘉靖十一年趙時春文在武威今存）
眞武廟碑（嘉靖二十八年沈鍊文在武威今存）
張忠剛公墓碑（嘉靖二十九年楊博文在武威今存）
藏經閣碑（嘉靖十一年胡汝霖文在武威今存）
忠勇祠碑（嘉靖楊孟春文在武威今佚）

寶圖寺碑（在武威今佚）

水神廟碑（萬曆二年呂昌祚文在武威今佚）

接引佛二造相（萬曆三年在武威今佚）

三官神殿碑（萬曆九年胡忪年文在武威今佚）

關壯繆立馬銅相（萬曆三十五年在武威今存）

慶豐寺二造相（萬曆二十九年在武威今存）

郝光宗永思碑（萬曆四十一年于[illegible]文在武威今存）

增修大雲寺碑（天啓二年趙完璧文在武威今存）

城隍廟鐘（天啓五年在武威今存）

廣善寺石佛造相（在武威今存）

民勤縣元眞觀碑（永樂陳敏文在民勤今存）

寶塔寺碑（正統陶鑄文在民勤今存）

懷遠將軍張玉諭祭碑（正統在民勤今佚）

馬麟墓碑（在民勤今存）

玉皇閣碑（正德八年雷霆文在民勤今存）

重修元眞觀二碑（一嘉靖八年李洪文　一二十年吳進文在民勤今存）

重修蘇子卿祠碑（嘉靖胡纘宗文在民勤今佚）

彭忠勇公祠碑（嘉靖周廷揚文在民勤今佚）

雷祖廟碑（嘉靖二十年吳達文在民勤今存）

聖容寺碑（嘉靖三十年柳子介文在民勤今存）

西郭關廟碑（嘉靖三十六年柳子介文在民勤今存）

修城碑記（萬曆劉進授文在民勤今佚）

三官殿碑（萬曆二十八年楊兆龔文在民勤今存）

重修元眞觀碑（萬曆一十九年李贊中文在民勤今存）

水神廟碑（萬曆二十九年吳昌祚文在民勤今存）

關帝廟碑（天啓元年胡大年文在民勤今存）

重修三官殿碑（天啓三年李昌祚文在民勤今存）

重修聖容寺碑（崇禎二年孟良允文在民勤今存）

魁星殿碑（崇禎三年彭民則文在民勤今存）

古浪勸忠祠碑（正德十三年孟森文在古浪今存）

石訓道孝行頌（嘉靖二十七年胡璘文在古浪今存）

古浪峽摩崖（王國泰文在古浪今存）

甘酒石頌（嘉靖三十年陳棐文在古浪今存）

定松山碑（萬曆二十六年崔鵬文在古浪今佚）

松山平虜碑（萬曆二十六年崔鵬文在古浪今佚）

王孟顏行事碑（崇禎十二年王孟顏文在古浪今佚）

永登重修城隍廟碑（嘉靖三十三年包節文在永登今佚）

重修關廟碑（萬曆六年石檟文在永登今佚）

蕩寇松山碑（萬曆二十六年[illegible]雲祉文在永登今佚）

都督魯鑑諭祭碑（在永登今存）

永昌通天觀碑（正統四年在永昌今存）

重修廟學碑（成化六年江朝宗文在永昌今存）

佑聖觀碑（弘治五年在永昌今存）

重建通天觀碑（萬曆胡大年文在永昌今存）

祁將軍手刃三虜碑（萬曆四十五年在永昌今存）

敬一及四箴碑（嘉靖五年在永昌今存）

城隍廟碑一（嘉靖四十三年在永昌今存）

文廟詩碑（萬曆三年張[illegible]文在永昌今存）

重修通天觀碑（萬曆　胡大年文在永昌　今存）
城隍廟碑二（萬曆十七年在永昌　今存）
關廟碑（萬曆四十一年　蕭鎔文在永昌　今存）
張掖重修萬壽寺碑（永樂在張掖　今佚）
元眞觀碑（洪熙元年　楊榮文在張掖　今存）
勅賜寶覺寺碑（宣德御製文在張掖　今存）
文昌祠碑（正統　李賢文在張掖　今存）
旗纛廟碑（正統十年　劉碩文在張掖　今存）
平番亭碑（景泰四年　吳琛文在張掖　今存）
黑河上龍王廟碑（天順元年　朱倫文在張掖　今存）
清源妙道眞君廟碑（天順二年　朱倫文在張掖　今存）
武烈宮碑（天順三年　田敏文在張掖　今佚）

城隍廟碑（天順七年　吳琛文在張掖　今存）
奕鶴祠碑（天順八年　郭登文在張掖　今存）
忠武王廟碑（天順　郭登文在張掖　今存）
崇慶寺碑（天順　[illegible]文在張掖　今存）
按察分司記（成化　楊守隨文在張掖　今存）
行太僕寺記（弘治八年　王華文在張掖　今存）
文昌祠記（弘治九年　李東陽文在張掖　今存）
武勇祠碑（弘治十二年　張昇文在張掖　今存）
都察院題名碑（正德三年　王鴻儒文在張掖　今存）
忠節祠碑（嘉靖十年　吳鑑文在張掖　今存）
分巡道題名碑（嘉靖十二年　孟昺文在張掖　今存）
褒忠祠碑（嘉靖十七年　馬理文在張掖　今存）

陝西行都司題名碑（嘉靖二十四年　趙錦文在張掖　今存）
下龍王廟祈雪祈雨二碑（一嘉靖二十五年　一二十七年　楊博文在張掖　今佚）
山南關碑（嘉靖二十七年　楊博文在張掖　今佚）
甘肅總兵府碑（嘉靖　趙錦文在張掖　今存）
典祀忠烈祠碑（嘉靖　趙時春文在張掖　今存）
增修山南關碑（嘉靖三十四年　陳謙吉文在張掖　今佚）
甘肅都察院題名記（嘉靖三十七年　趙時春文在張掖　今佚）
甘泉謝雨碑（嘉靖三十七年　陳棐文在張掖　今佚）
八蜡祠碑（嘉靖三十七年　陳棐文在張掖　今存）
防邊碑記（嘉靖三十八年　陳棐文在張掖　今佚）
脩經閣貯書記（嘉靖三十八年　陳棐文在張掖　今存）
元眞觀謝雨文（嘉靖三十八年　陳棐文在張掖　今存）

行都司儒學記（曾銑文在張掖　今存）
許公祠碑（嘉靖　桑溥文在張掖　今存）
關廟碑記（嘉靖四十年　胡汝霖文在張掖　今存）
曹巡撫德政碑（萬曆十六年在張掖　今存）
重修弘仁寺碑（萬曆二十二年　穆來輔文在張掖　今存）
重修關廟碑（天啓五年　胡大年文在張掖　今存）
關壯繆立馬銅相（在張掖今存）
臨澤白塔寺碑（天順六年　番正文在臨澤　今佚）
玉皇閣碑（萬曆十年　侯璟文在臨澤　今存）
東嶽廟碑（萬曆二十四年　張廷輔文在臨澤　今存）
平川守備題名碑（萬曆二十八年　萬邦安文在臨澤　今存）
觀音寺碑（萬曆二十八年　孫繼文文在臨澤　今存）

觀音堂碑（萬曆四十三年　張應麟文　在臨澤　今存）
三元廟碑（天啓二年　王毅全文　在臨澤　今存）
三元廟造相（天啓二年　在臨澤　今存）
山丹城隍廟碑（洪武二十四年　莊翱建文　在山丹　今存）
南郭關廟碑（永樂十二年　呂坳文　在山丹　今佚）
東嶽廟碑（正統十二年　牟倫文　在山丹　今存）
玄帝廟二碑（正統十二年楊獄文　一十三年彭哲文　在山丹　今存）
創修廟學碑（正統十三年　劉廣衡文　董忠書　在山丹　今存）
重修髮塔寺二碑（正統十三年　譚敏文　在山丹　今存）
雷壇廟碑（景泰六年　劉福文　在山丹　今存）
土佛寺造相（在山丹　今存）
重修土佛寺碑（景泰六年　陳敏文　在山丹　今存）

西山寺碑（成化　在山丹　今存）
重建雲臺寺碑（成化七年　徐禮仁文　在山丹　今存）
重修廟學碑（成化八年　胡謙盛文　傅以儒書　在山丹　今存）
廣化寺碑（弘治四年　張嵩文　在山丹　今存）
重修白石崖渠碑（弘治十六年　王欽文　在山丹　今存）
重修玄帝廟碑（嘉靖元年　楊果文　在山丹　今存）
忠節祠碑（嘉靖十二年　張岡仁文　在山丹　今存）
敬一及四箴碑（嘉靖十三年　在山丹　今存）
鐘山寺鐘（嘉靖　在山丹　今存）
重修城隍廟碑（萬曆十六年　魏綱[illegible]文　在山丹　今存）
張將軍戰勝碑（萬曆十八年　在山丹　今存）
重修聖母廟碑（萬曆二十五年　任萌文　鍾圖用書　在山丹　今存）

建馬喝喇寺碑（萬曆十四年　王尙絅文　在山丹　今存）
重修雲峯寺碑（萬曆四十八年　王允中文　在山丹　今存）
王允中諭祭四碑（天啓元年　在山丹　今存）
民樂隆教寺碑（正統六年　[illegible]文　在民樂　今存）
眞武廟碑（天順六年　岳正文　在民樂　今存）
勝泉寺碑（弘治八年　賈靜文　在民樂　今存）
重建景會寺碑（嘉靖三十五年　趙錦文　在民樂　今存）
重修馬蹄寺碑（嘉靖四十四年　任和文　在民樂　今存）
建修觀音閣碑（崇禎五年　李懸麟文　在民樂　今存）
酒泉文殊山銅佛造相（宣德　在酒泉　今存）
玄帝廟碑（正德二年　王鎮文　在酒泉　今存）
芮襄愍祠碑（正德十四年　石瑤文　在酒泉　今佚）

明銅斛（在酒泉　今存）
西峯寺二碑（嘉靖十二年　一趙玉芝文　一陳傑文　在酒泉　今存）
吉祥寺碑（環州道人文　在酒泉　今佚）
火神廟碑（嘉靖十六年　劉勳文　在酒泉　今佚）
土主廟碑（嘉靖二十六年　劉勳文　在酒泉　今佚）
上帝廟碑（嘉靖三十一年　殷好賢文　在酒泉　今存）
文魁祠碑（嘉靖三十五年　李鳴文　在酒泉　今佚）
鎮朔橋碑（嘉靖三十五年　翁懋文　在酒泉　今佚）
增修關廟碑（萬曆二十年　朱正色文　在酒泉　今存）
高臺勝緣寺碑（天順二年　郭智文　在高臺　今存）
金塔關廟鐘（萬曆二十六年　在金塔　今存）
寧夏沙羅模龍王祠碑（永樂二年　卜邁文　在寧夏　今存）

樵樓禁鐘銘（成化元年陳价文在寧夏今存）
重修儒學碑（成化六年彭時文在寧夏今存）
儒學鄉會題名碑（成化六年張鎣文在寧夏今存）
都察院題名碑（嘉靖楊一清文在寧夏今佚）
漢壽亭侯廟碑（嘉靖胡汝礪文在寧夏今存）
赤水隘口記（嘉靖孟霦文在寧夏今佚）
平虜大捷記（嘉靖十三年康海文在寧夏今佚）
巡撫楊公去思碑（嘉靖十八年管律文在寧夏今佚）
城隍廟碑（嘉靖十九年管律文在寧夏今存）
朔方書院碑（嘉靖四十五年王道行文在寧夏今佚）
揆文書院碑（隆慶元年[illegible]武卿文在寧夏今佚）
豫順堂記（周光鎬文在寧夏今佚）
寧河臺記（萬曆元年王家屏文在寧夏今佚）
重修清寧觀碑（萬曆楊時寧文在寧夏今存）
關侯立馬祠碑（萬曆楊時寧文在寧夏今佚）
僉憲汪文輝去思碑（萬曆王繼明文在寧夏今佚）
漢唐二壩（萬曆孫汝匯文在寧夏今佚）
靈武得勝坡紀功碑（成化楊一清文在靈武今佚）
名賢祠碑（正德十四年張嘉謨文在靈武今佚）
重修邊墻記（嘉靖十四年趙時春文在靈武今佚）
東長城關記（嘉靖齊之鸞文在靈武今佚）
牛首寺碑（嘉靖管律文在靈武今佚）
鐵柱泉記（嘉靖十五年管律文在靈武今佚）
楊王二公祠碑（嘉靖三十六年霍冀文在靈武今佚）

忠義祠碑（萬曆在靈武今佚）
河堤碑記（天啓五年張九德文在靈武今佚）
張公堤記（天啓崔爾進文在靈武今佚）
張公去思碑（天啓沈[illegible]湘文在靈武今佚）
三賢祠記（天啓南居仁文在靈武今佚）
平羅北門關記（嘉靖齊之鸞文在平羅今佚）
中衛重修儒學碑（弘治十年王恕文在中衛今存）
香山牧馬碑（[illegible]陳文在中衛今存）
重修文廟碑（嘉靖四年管律文在中衛今存）
鳴沙州城隍廟碑（嘉靖三十六年涵九齡文在中衛今存）
美利渠記（嘉靖四十一年王[illegible]文在中衛今存）
重建安慶寺碑（隆慶元年[illegible]文在中衛今存）
重建安慶寺永壽塔碑（萬曆八年[illegible]王文在中衛今存）
重修中衛學宮碑（萬曆三十五年周于人文在中衛今存）
改修七星渠碑（天啓七年謝性敏文在中衛今佚）
城隍神靈碑（崇禎十六年陳[illegible]修文在中衛今存）
石空寺碑（在中衛今存）
西寧廣福觀碑（宣德曾棨文在西寧今存）
重修西寧衛學校碑（弘治何忠文在西寧今存）
重修西寧衛兵備憲司碑（正德五年胡經文在西寧今佚）
重修西寧衛儒學碑（嘉靖二年康海文在西寧今佚）
重修兵備憲司碑（嘉靖十二年李經文在西寧今佚）
重修西寧衛學碑（嘉靖十三年李經文在西寧今佚）
重修西寧衛碑（嘉靖十九年許宗魯文在西寧今佚）

忠節祠碑（嘉靖馬理文在西寧今佚）
增修巴暖三川堡寨山城記（嘉靖李復初文在西寧今佚）
兵備侯公生祠碑（隆慶五年張問仁文在西寧今佚）
高陽伯李文誥祭碑（在西寧今存）
鴻臚寺卿李奈墓碑（在西寧今存）
重修西寧衛城碑（萬曆四年張問仁文在西寧今佚）
兵備道題名碑（萬曆二十二年劉敏寬文在西寧今佚）
北山鐵廠碑（萬曆二十二年劉敏寬文在西寧今佚）
經略鄭公西征平夷記（萬曆張問仁文在西寧今佚）
湟中破夷碑（萬曆張問仁文在西寧今佚）
湟中三捷記（萬曆二十三年劉敏寬文在西寧今佚）
南川大捷題名碑（萬曆二十三年龍膺文在西寧今佚）

西川大捷題名碑（萬曆二十三年龍膺文在西寧今佚）
樂都縣瞿曇寺遺相碑（洪武御製文在樂都今存）
瞿曇寺玉璽（洪武二十六年在樂都今存）
瞿曇寺三敕碑（永樂洪熙宣德各一在樂都今存）
瞿曇寺金殿器物萬歲牌（宣德三年在樂都今存）
肝子石李氏刻石（宣德在樂都今存）
會寧伯李英墓碑（宣德在樂都今存）
眞武廟碑（嘉靖李晁文在樂都今存）
會景樓記（陳仲儀文在樂都今佚）
創建定西門碑（范鏊文在樂都今佚）
魯班峽刻石（在樂都今存）

隴右金石錄卷一

臨洮　張維鴻汀　纂次

太昊金

伏羲氏幣今佚（通志金石略太昊金見錢譜兵火以來輸州有劉本金石索太昊始鑄九棘之幣形如干盾飾以龍按路史注錢譜與）（市中有作宋斤一金者乃太昊之九棘幣今未見之此紹興洗泰文所寄拓本與錢譜如下幣者合）（清朝文獻通考欽定錢錄十六卷所錄皆內府所藏歷代古錢上自伏羲帝昊錢下至崇禎通寶）

堯碑

在崆峒今佚（通志紀崆峒山中有堯碑禹碣皆籀文焉伏泅迹功德銘曰堯碑禹碣歷古不昧）

禹碣

在崆峒今佚（通志紀崆峒山有堯碑禹碣皆籀文焉）

按堯碑禹碣世或疑爲寓言然岣嶁之篆出於衡嶽至今流播遐近人亦不疑其爲僞也而況崆峒名山蚤著古史黃帝問道之所故蹟存焉堯禹又在其後安得謂爲寓言乎過而去之無寧過而存之也

商卣

蘭州教育館藏今存（新通志稿商卣在蘭州教育館共二器形製略同一高一尺九寸腹徑四尺五寸五分口徑九寸一高一尺七寸五分腹徑四尺六寸）（五分徑九寸兩器皆有蓋款識即鑄於蓋內積鏽剝蝕字不易辨兩器款識皆作方形一較大）

商彝

天水胡氏家祠藏今存（天水金石如臉記此器於百餘年前出土高約今尺尺有二寸口徑一尺腹圍一尺二寸有紋無銘今存胡氏家祠）

周彝

蘭州教育館藏今存（新通志稿周鼎在蘭州教育館高六寸五分口徑八寸底有銘十八九字）

周鼎

蘭州教育館藏今存（新通志稿周鼎在蘭州教育館高八寸有耳高六寸八分口徑九寸八分無款識）

周彝龍尊

出於天水今佚（金石如跋記此器宣統二年出於天水南鄉高約今尺二尺餘口徑尺有八寸腹圍二尺上文字漫滅以三百金購去）

周鳳虎盉

出於天水今佚（金石如跋記此器民國二十四年出於天水西鄉三十甸連提高約今尺一尺有奇花紋工緻與考古圖相同制為王氏所得後不知何往）

周四大鐘

出於天水今佚（金石如跋記此器民國七年出於天水北鄉高今尺八寸口徑五寸微橢內有四大二字陽文考三代器款多為陰刻此獨為陽文不知因何時物賈客以七百金購去詎是周器云）

秦公敦

出於天水今存（觀堂集林秦公敦出甘肅秦州今藏合肥張氏器蓋完具銘辭分刻器蓋語相銜接其辭亦與劉原父所藏秦盄和鐘大半相同蓋一時所作字迹雅近石鼓文金文中與石鼓相似者惟虢季子白盤及此敦耳[illegible]盤出今鳳翔府郿縣[illegible]乃西縣之物[illegible]地理志所謂西縣[illegible]然其銘[illegible]曰十有二公亦同盄和鐘[illegible]年代之說歐趙以下人各不同要必在德公徙雍以後雍與西縣[illegible]相接[illegible]亦不甚遠故其文字皆[illegible][illegible]又各有秦漢間鑿字一行[illegible]器云西一斗七升八奉敦蓋云西一斗七升大半升蓋[illegible]史記秦本紀之西垂及西犬丘秦自非子至文公陵廟皆在西垂此敦之作雖在徙雍以後然實以奉西垂陵廟[illegible]西縣官物乃鑿款於其上[illegible]上有大官十斗一鈞三斤制

款亦秦漢間[illegible]器之證故此敦文字之近石鼓得以其作於徙雍以後解之其出於秦州得以其為西垂陵廟器解之）

按此敦初在蘭州商肆置廚中用盛殘漿有賈客以數百金購之其名乃大著後為合肥張氏所得攜往北平故王靜安得觀而跋之或言今已不存張氏未之詳也

熊足槃

宋時出於甘谷今佚（續考古圖熊足槃崇寧元年秦州甘谷新寨民耕得之獻於[illegible]高[illegible]為熊其形又刻篆於槃中以記歲月[illegible]底下作三熊足之內外皆金塗但已為民間所壞甚可惜也槃面徑尺之一尺八寸五分唇徑十分升足熊高一寸分深一寸分容漢一斗二升以今秤秤之重一十八斤）

古錢鼎

唐時出於平涼今佚（唐會要天寶元年平涼獲古錢鼎獻之）

師虎敦蓋

清安定陳氏藏今佚

惟王三祀四月既生霸辛酉王在周客新宮王徙正師入王呼師朕錫師貝朋虎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休用作文考旅叔尊敦（缺二字）子孫用寶

（武威張澍跋此敦不見於著錄為安定陳秋谷官峽山廣文時所得高一寸六分圍六寸有銘五十六字敦下二字不可辨按商曰祀周曰年然稱祀者不必商也[illegible]王克商[illegible]於箕子商書作惟十有三祀[illegible]周已[illegible]銘曰惟王一祀[illegible]周人[illegible]商稱如此其曰師虎貝朋虎拜稽首云云[illegible]時大[illegible]漢周宣王二年命召虎伏淮夷時宋[illegible]有云[illegible]又云虎拜稽首對揚于休此器當為召穆公虎既平淮夷之明年拜其錫命而作也朱元晦注江漢詩引古器[illegible]敦銘以為[illegible]補缺孰知千百年後又有此器出土以為詩佐證也耶秋谷子[illegible]以示余為志其後如此）

秦祀大沈久湫文（即詛楚文）

宋時出於渭州今佚

有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鼛布愍告於不顯大神巫咸及大

沈久湫以底楚王熊相之多辠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繆力同心兩邦以壹絆以婚姻袗以齋盟曰葉萬子孫毋相爲不利親卽不顯大神巫咸大沈久湫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淫佚甚亂宣奓競從變輸盟制內之則虣虐不辜刑戮孕婦幽刺敍戚拘圉其叔父寘者冥室櫝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乃心不畏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大沈久湫之光烈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求蔑法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大沈久湫之卹祠之以圭玉犧牲述取吾邊城新郢及鄔長敍我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矜意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以偪我邊競將欲復其兇迹惟是秦邦之羸衆敝賦鞈輸棧輿禮使介老將之以自救也亦應受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大沈久湫之幾靈德賜克劑楚師且復略我邊城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著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

（歐陽修集古錄跋　右秦祀巫咸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其言首述秦穆公與楚成王事遂及楚王熊相之罪按司馬遷史記世家自成王以後王名有熊良夫熊商熊槐熊元而無熊相據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之詛盟今以世家考之自成王十八世爲頃襄王而頃襄王名橫不名熊相又以秦本紀與世家考之自楚平王娶婦於秦昭王時吳伐楚而秦救之其後歷楚惠簡聲悼肅五王皆寂不與秦相接而宣王熊良夫時秦始侵楚至懷王熊槐頃襄王熊橫當秦惠文王及昭襄王時秦楚屢相攻伐則其文所載非懷王則頃襄王也而名皆不同又以十八世數之則當是頃襄然則相之名理不宜繆但史記或失之耶疑相傳寫誤橫也又有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其文與此同）

（通志金石略　秦祀巫咸大湫文俗呼詛楚文有渭州州學本與鳳翔本小異）

（王厚之金石題跋　詛楚文有三皆出於近世始得告巫咸文於鳳翔東坡鳳翔八觀詩嘗記其事舊在府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御府又得告大沈久湫文於渭州時蔡挺帥平涼總之以歸在[illegible]京[illegible]氏後又得告亞駝文於洛在洛陽劉忱家其詞[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於御者[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以之[illegible]公與楚成王相盟及熊相倍十八世詛盟之罪以史記世家年表考之秦自穆公十八世爲惠文王時楚亦自[illegible]同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懷王也懷王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約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之諸國皆引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今文曰熊相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是也後五年秦使張儀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賂楚使絕齊懷王信之既與齊絕使一將西受封地於秦儀紿不與文又曰遂取我邊城新郢及鄔長敍我不敢曰可是也懷王怒張儀之詐將兵攻秦文又曰今又悉興其衆以偪我邊境是也是歲秦遣庶長章拒楚文又曰禮使介老將之以自救是也此文之作乃秦惠文王之後十二年楚懷王之十六年也明年秦庶長魏章敗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匄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於是詛之後史楚王無相者誠[illegible]相與商於相近還以漢相爲威王商於秦惠文之立名在楚威王二年然終威王之世秦楚未嘗以兵相加也或以楚自成王至頃襄王爲十八世遂以爲頃襄王猶秦入之文自不應數楚之世況頃襄立乃秦昭王九年楚惠文武王昭王是時楚已敗將并秦所長不老有謂也成霸姓者以熊相爲季好如隸相被熊相新熊相宜儀者李姓列國顓不名其君故特稱其姓然亦未安相疑懷王名世家作槐年表作諜傳寫之誤也巫咸在解州壇祀西南久湫在安定都邑朝那湫也亞駝卽呼沱河顧野王考北地在靈丘竹書紀年穆公十一年取靈丘故亞駝自秦公以來爲秦境也時鄢郢屬楚尋恐懼不止三所今見於世者止此耳若諸石[illegible]成沉或靈石[illegible]可謂圖其久而存也趙德甫金石錄云張芸叟黃魯直皆有得文世必有存者[illegible]未之見侯碑訪以較今昔之異同云）

（泊宅編　右秦巫咸碑在鳳翔府學又一本告亞駝神者在洛陽劉忱家書辭皆同惟偏傍數處小異按史記世家楚子連熊於名者二十有二獨無所謂熊相以事考之楚自成王之後未嘗與秦興兵及懷王熊槐十一年蘇秦爲合從之計六國始連兵攻秦而楚爲之長秦出師敗之六國皆引而歸今碑文熊相率諸侯之兵以加臨我者正爲此擧蓋史記誤以熊相爲槐耳其後五年懷王隸張儀之詐復發兵攻秦故碑文云今又悉興其衆以偪我邊境也是歲秦惠王二十六年也王遣庶長章鄙拒楚師明年秦大勝之丹陽遂取漢中之地六百里碑云克劑楚師復略我邊城是也然則碑之作正在此時[illegible]秦人既勝楚而告於諸侯之文也秦人實與楚國好楚人背盟故秦人接之幸於一勝謂告神明著說金石以彙示後世何其怡之然秦一手於此然余昔固嘗怪秦楚虎狼之國其勢不能並立於天下然以此觀之近十八世之久而未嘗以兵相加者及得此碑然後知二國不相爲害乃在秦盟詛之矣婚姻之好而已戰爭之際忠信道喪口血未乾而兵革已興甚比比皆是而二國獨能守其區區之傷歷三百餘歲而不變不亦甚難而可貴乎然而史記及諸傳記不不及之也碑又云熊相實十八世之詛盟今世家所載自成王至皆相才十七世而又云楚取我邊城新郢及鄔長而史記止言六國退敗而已由是知史記之不足盡信而碑刻之尤可貴也）

（楊慎金石古文　右秦詛楚文凡三曰久湫曰巫咸曰亞駝其石皆出宋世既者鮮初得巫咸文於鳳翔次得久湫文於渭又次得亞駝文於洛其刻則一惟魯於神者號猶面與自石文之出費[illegible]遺張芸變皆有讀釋歐陽公賞齋趙王聊伯有有論辨世必[illegible]有存者偶未之見侯碑訪以較今昔之異同）

（于奕正天下金石志　秦朝那湫碑文在固原）

（春事詳志武並文辨　春秋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霸君子觀周秦之末知世變爲已極也秦惠文王欲伐

（惜碑文許湫以詛之亦盟詛故碑與入隨今而商古攷好事者補久倘通不盟鞠並盟有門告神盛應於七誠沈於水皆宮在其本所訓從文傳者有三告巫咸者當任禮祠而宋人乃得許翔翔新年從下可疑者一告亞駝者當在饗歸祠蔡氏乃得諸洛可知者一名歸祖在河東解州西南地與秦隔不應越河以告可疑者三竹書載秦公十一年取鹽郡縣亦秦境而地濱不倫可疑者四告巫咸文出城云得於鳳翔唐太古文苑備載之載已備載之告亞駝文與得於二文既出之後恐於附會可疑者二惟告大沈久湫文相傳謂得於朝那潤州得諸朝那湫旁考朝那邊近秦梁本秦故國其地其碑其文非說則其事可信然與湫並傳無疑也按大沈者大神久湫者故湫巫咸本句不顯大神巫咸亞駝本曰不顯大神亞駝久湫本曰不顯大神久湫是也有字其面文同者如久湫文曰某盛下事巫咸文曰不姑久湫亞駝文曰克劑親成巫咸文曰親成久湫文曰將之以自救也巫咸亞駝文曰自救殿是也有字異而義同者如久湫亞駝文曰今又悉興其衆巫咸文曰今有悉興其衆久湫亞駝文曰克劑楚師巫咸文曰克劑楚師是也咸者習見詛楚文乃以巫咸爲朝那湫神亞駝亦然一誤舊誤巫咸亦合爲朝那今不知惡文于之先朝郡廟未爲縣安得有合是再誤矣遂據谷志朝那湫亦稱湫神曰巫咸矣特辨之以正其誤云）

（葉奕苞金石錄補　秦人祀巫咸祀大沈久湫祀亞駝其文有二曾名詛楚宋張芸叟黃晉齊各爲音釋集古以楚王之名有熊良夫熊商熊槐熊元而無熊相廣川又云姓書熊相爲芊姓如熊相熊熊相宜僚熊相祈假熊相非一人之名集古又云自秦稱王知則起成日盟好十八世至惠文王與懷王屢相攻伐此文所詛非懷王在襄王也史記懷王名槐槐相字形相近故轉爲之訛耳廣川云其文有勒篆及懷王留商於也張儀以地詐楚王王客與楚合在秦惡文時懷王死頃襄王立復與諸侯盟約上湖盛王亦十八世則所詛者爲襄王而王順伯乃云此文作於惠文王之後十二年楚懷王之十六年未知何據）

（玉搢金石存　右秦詛楚文蓋告於巫咸神者其一祠於久湫一詛於亞駝其文亦無甚大異惟所習之神其號各殊典要法備彷間有移易耳此石初得於鳳翔開元寺土下蘇之太守便置東坡鳳翔八紳詐所錄諸此本也趙久公云數本中惟巫咸之文最精然自宋徽宗取歸御府後今時傳搨人間者未知仍是原石否其字法精工於霸劃數訊外劉具一稍寧息與石鼓文可以抗衡此秦諸碑俱當讓一頭地）

（葉昌熾語石　詛盟莫古於秦詛楚文趙德甫所錄有三本其一祀巫咸御府所藏其一祀大沈久湫藏於南京蔡氏其一祀亞駝藏洛陽劉氏元祐間張芸叟侍郎黃伯思學士[illegible]今文調釋之嘗從古文苑得其文而原刻皆不傳）

按今平涼華亭固原諸志均錄此文而鎭原志以爲大沈久湫即縣西太陽湫證辨尤力考此文既出渭州宋渭州治平涼領有平涼潘原化平崇信華亭五縣明趙時春以爲朝那地界故廣湫則所在有之惟華亭西北五十里湫頭山山最高池淵泓莫測旱澇無所增損北麓爲涇之源南趾爲汭之源祭河必先源而後委則朝那之湫宜在華亭其地蓋在今華亭化平之交似屬近是若鎭原宋爲原州固原宋爲鎭戎軍皆與出於渭州之說不合天下金石志謂朝那湫碑在固原者誤也天下金石志又云秦扶蘇墓碑在寧州圖書集成亦引之今考扶蘇賜死陽周乃舊上郡地即今陝北之安定至元魏時始於今正寧縣境別置陽周屬於趙興郡趙興即今寧州故舊志多誤收而天下金石志仍之亦誤也今不錄入

三足古泉

唐時出於靈武今佚

（舊唐書元和八年靈武奏獲於黃河岸掘地得古錢二千三百其形小方孔三足）

（金石索古異錢類有三足古錢圖）

漢李廣銅印

清儀徵阮氏藏今佚

（阮元揅經室集　余所藏古人名印自漢至唐二十八鈕內銅印鈕之二曰李廣其漢飛將軍耶）

（張澍養素堂詩集有李廣銅印歌陳維舉抗所收藏）

龍淵宮燸爐

出於涇川今存

龍淵宮燸爐重五斤三兩元朔二年工成造

按此器出於涇川周約尺餘高七寸圓型有蓋獨足而下有承盤有篆文在爐外側凡四行十七字爲漢武帝時遺物工成者蓋工匠而名成也龍淵宮不見史傳惟漢書郊祀志湫淵祠朝那注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不增不減不生草木師古曰此水在今涇州界淸澈可愛不容穢濁或有諠汚輒興雲雨士俗亢旱每於此求之相傳

云龍之所居也天下山川隈曲亦往往有之此器所出去朝那湫淵不遠是否即湫淵遺物姑錄俟考

長生未央瓦當

蘭州某氏藏今存

（新通志稿　長生未央瓦當靡舉蘭州某士夫家較他瓦當大拓本已失無從影印惜哉）

與倉無極瓦當

蘭州某氏藏今存

（新通志稿　與倉無極瓦當在蘭州某士夫家見之秦漢當文作與天無極者故多此獨作倉亦少見也）

關內侯印

出於天水今佚

（金石如駁記　漢關內侯印方寸許銅質龜紐初藏天水鄭氏後贈其友今不知存否）

金城令印

今佚

（金石索　金城令印四字見印統漢志金城莽曰金屏屬金城郡）

按漢書百官表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應劭漢官三邊始孝武皇帝所開縣戶數百而或爲令金城爲金城郡屬十三縣之一郡凡有戶三萬八千四百七十金城縣或不及萬戶以其邊縣故得爲令此印其遺物也

武威長史印

今佚

（金石索　武威長史印四字見印統漢志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一年開莽曰張掖）

按漢書百官表郡守秦官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後漢書百官志郡當邊戍者丞爲長史武威邊郡故置長史也

故道令印

今佚

（金石索　故道令印四字見印統漢志故道莽曰善治屬武都郡）

按漢書百官志縣有蠻夷曰道故爲氏之一種故以名縣與狄道綏道之義同

新陽長印

今佚

（金石索　新陽長印四字見書氏藏印）

宣威長印

今佚

（金石索　宣威長印四字見印統漢志宣威屬武威郡）

漢荊王璽

出於武都今存

（新通志稿　隴中古印隨時出土曾爲好古者收去最精者爲金質二印皆大逾寸一爲荊王之璽前肅州牧賀爾瑪得之一爲羌王之印亦肅州某士夫所藏餘爲將軍假侯印姓名印俱私人所有）

漢羌王印

出於武都今存

（新通志稿　印金質大逾寸文曰羌王之印寧出於武都某士夫所藏）

歸義羌侯印

出於通渭今存

按後漢書百官志四夷國王率衆王歸義侯邑君邑長皆有丞比郡縣此印出於通渭鹿轄川民國十五年川民掘土得之金質方寸餘有漢歸義羌侯印六字鬻諸牛氏後又轉入某賈客

青羌邑長印

今佚

（金石索　青羌邑長印五字羌印紐片隴左右有青氐白氐卽其服色而名之氐類但羌非類青氐歟）
按三國志注諸葛亮後出師表有賨叟青羌散騎武騎青羌之見載籍者止此、

新莽權衡銘

出於定西蘭州教育館藏今存

黃帝初祖德帀於虞虞帝始祖德帀於新歲在大梁龍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人據土德受正號卽眞改正建丑長壽隆崇同律度量衡稽當前人龍在己巳歲次實沈初班天下萬國永遵子子孫孫享傳億年

按民國十八年定西縣北稱鉤驛農人掘地得新莽權衡凡十事有衡一直一鉤二權大小六直之下段折爲二有賈客購衡與直之下段及一權一鉤以去餘爲建設廳長楊慕時購贈蘭州教育館其直廣三寸二分長一丈一尺三寸匾脈精鐵爲之有小篆銘文八十一字自萬國下俱折去僅存七十一字四權皆鐵爲之形類巨環一重今秤一百三十四斤二兩銘文同前俱完好後有鈞字一重七十二斤存銘詞四行惟律遵定卅四字可辨一重七斤字泐不可識一重三斤五兩有銖字其斷鉤無字至民國二十一年夏夜雨中爲盜所竊祇賸最大一權於是教育館陳請分電各省各海關詗察逾年得之天津拘其人詢之盡得盜竊經過以權衡等送貯北平古物保存會是時廠肆亦發見前爲賈客購去諸物平會卽以重價購之並爲綴其斷折珠還劍合洵稱奇事平會所購爲衡一長約三四尺銘與直同而其文橫行每行四字惟同律度量衡句爲五字權一有律九斤等字鉤一無字考其用法必當以直當衡而鉤在衡之兩端一端懸權一端爲待權之物其狀與今之天平相近但偉巨耳莽自稱舜後而託始黃帝革漢建新皆與銘文合其云德帀於虞德帀於新者魏書廣平王匡傳帀訛爲布或云應爲市字市者盛也芾沛之字從之亦有疑爲匝字者今考銘文實爲帀字帀字見於周禮俗通作匝惟淮南子原道訓云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鈞旋轂轉周而復帀天文訓云帝張四維運之以斗一歲而匝終而復始是帀匝似爲二字而帀與集叶韻今世俗雜字作褋從集而讀同雜或帀字亦本有集音所謂德帀於虞德帀於新猶言德集於虞德集於新也其最大一權有鈞字者考金石錄補亦載有莽權其銘辭爲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葉奕苞據漢志考之以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爲斤一百二十故謂之權石今此權祇有鈞字其重又逾百二十斤蓋亦權石之屬次則重量遞減其云律九斤者與金石索所載律石莽權款例相同凡律字下皆紀重量各權皆然有銖字者則較小之權也隋書律曆志載有此銘惟新字訛辛又奪戊辰二字當時已不見權衡全物金石索所載莽權銘文亦非目見吾人生於今日乃得於邊陲見之庸非眼福聞此器今存中央古物保存會信可珍也

汾陰侯鋗

出於涇川民衆教育館藏今存

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　汾陰侯

按此器出於涇川其形如鼎高一尺二寸周二尺四寸三足無蓋蓋古和羹之器所謂鋗也右有字三行十二字左字一行汾陰侯三字爲莽初所制汾陰侯不知何人漢書有汾陰侯周昌傳四代至昌玄孫明失爵復家似尚未至莽初文用小篆甚似莽權銘

始建國碑

蘭州某氏藏今存

始建國四年保城都司空

（新疆志稿始建國磚存伊州某家磚質堅緻長五寸四分橫二寸八分厚一寸三分磚身盡紋右方有始建國三年保城都司空十字分書左方微凹作錢形製作殊古篆字猶略有模糊拓本附錄）

新莽貨布

出於正寧今佚

（金石索漢志天鳳元年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泉貨二十五金石記云言泉布僅此一品尺寸最詳今以建初尺度之無不與志所云盡脗足證建初尺制劉歆銅斛尺也）

按清光緒十一年正寧縣于家莊民掘地十餘丈土勢天成初無穿埋痕於下得古泉布甚多上方而下岐其首有孔左右有貨布字其尺度與漢志莽貨布相若蓋卽莽時物也

義溝道宰印

今佚

（金石索義溝道宰印五字見印存漢志北地郡義渠道莽曰義溝公肅敎疑有錯實曰道）

王霸私印

出於天水今存

按此印方約寸許貴陽張舜岑鑑桂得於天水銅質龜紐天水馮國瑞考定爲隗囂將王霸遺物霸字元伯爲隗囂大將而天水卽囂所建國處此印既出天水當爲元伯物無疑也

漢陽太守印

今佚

（金石索漢陽太守印四字見印舉後漢郡國志漢陽郡在雒陽西二千里）

按後漢永平十七年改天水郡爲漢陽治冀今甘谷縣也

廣漢屬國都尉印

今佚

（金石索廣漢屬國都尉印六字見印統後漢郡國志廣漢屬國都尉故蜀郡北部都尉安帝時以爲屬國都尉別領三城）

按漢書百官表屬國都尉武帝初置至後漢而邊郡都尉及屬國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如廣漢屬國都尉張掖屬國都尉皆是

蘭干左尉印

今佚

（金石索蘭干左尉印四字見印統蘭干漢屬涼州漢陽郡在雒陽西二千里）

按應劭漢官大縣左右尉後漢百官志縣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蘭干漢屬天水後漢屬漢陽

姑臧右尉印

今佚

（金石索姑臧右尉印四字見印統姑臧漢屬涼州武威郡在雒陽西三千五百里）

張掖屬國左盧水長印

今佚

（金石索張掖屬國左盧水長印八字見印存後漢志張掖屬國武帝置屬國都尉以主蠻夷降者領五城）

按後漢郡國志張掖屬國所領五城無盧水長盧水爲胡之一種屬國都尉既領蠻夷降者或以降胡人衆故分左右長各領其部落北涼沮渠蒙遜卽張掖臨松盧水胡人也

漢盧水仟長印

今佚

（金石索漢盧水仟長印五字見邊胡族印續漢志張掖屬國有千人官其卽仟長歟）

按千人官別治一城當爲戍卒之長而兼治居人者盧水仟長似又爲盧水左右長之下屬蓋卽降胡千室之長如今土千戶百戶之屬以千人官謂卽仟長非也

屯田丞印

今佚（金石索屯田丞印四字見食氏藏印西羌傳金城長史上官鴻上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

按後漢百官志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屯田丞或即農都尉所屬

大雲寺後摩崖

在成縣鳳凰山今佚（王象之輿地碑記目大雲寺石碑在成州鳳凰山上去州七里唐始興寺殿後崖上有刻字云漢永平十二年）

西海安定瓦當

出於湟源今佚

西海安定元興元年作當

按民國二十二年湟源縣人得此當於縣西北八十餘里三角城廢蹟有漢分書十字如右天水馮國瑞考證三角城即漢西海郡地永元十四年曹鳳爲金城西部都尉至西海屯龍耆十六年改年元興蓋繕治西海在此年也

漢黃羊鏡

出於武威今存

胡虜殄滅天下復風雨時節五穀熟黃羊作竟四夷服多賀國家人民息長保二親得天力傳告後世樂無極

按此鏡在涼州某家重約七八兩銅質作蒼青色四周作迴旋花紋銘詞皆小篆託人訪拓之竟不可得其銘詞與西淸古鑑漢鏡多同僅異黃羊二字考安帝永初羌亂羼騷州郡人民大擾歷數年始漸平息此鏡或爲元初己未所遺蓋己屬黃色而未則爲羊是時羌亂初謐故其銘詞如此也

西狹頌摩崖

在成縣天井山今存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天姿明敏敦詩悅禮膺祿美厚繼世郎吏幼而宿衛弱冠典城有阿鄭之化是以三剖符守致黃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動順經古先之㠯博愛陳之㠯德義示之㠯好惡不肅而成不嚴而治朝中惟靜威儀抑抑督郵部職不出府門政約令行強不暴寡知不詐愚屬縣趍教無對會之事徼外來庭面縛二千餘人年穀屢登倉庾惟億百姓有蓄粟麥五錢郡西狹中道危難阻峻緣崖俾閣兩山壁立隆崇造雲下有不測之谿阨笮促迫財容車騎進不能濟息不得駐數有顛覆霣墜之害過者創楚惴惴其慄君踐其險若涉淵冰嘆曰詩所謂如集于木如臨于谷斯其殆哉困其事則爲設備今不圖之爲患無已勑衡官有秩李瑾掾仇審因常繇道徒鐉燒破析刻臽確嵬減高就埤平夷正曲柙致土石堅固廣大可以夜涉四方无雍行人懽悀民歌德惠穆如淸風乃刊斯石曰赫赫明后柔嘉惟則克長克君牧守三國三國淸平詠歌懿德瑞降豐稔民㠯貨稙威惠並隆遠人賓服鐉山浚瀆路以安直繼禹之迹亦世賴福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造時府丞右扶風陳倉呂國字文寶門下掾下辨李虔字子行故從事議曹掾下辨李旻字仲齊故從事主簿下辨李遂字子華故從事主簿上祿石祥字元祺五官掾上祿張元字惠叔故從事功曹下辨姜納字元嗣故從事尉曹史武都王尼字孔光衡官有秩下辨李瑾字瑋甫從史位下辨仇靖字漢德書文下辨道長廣漢什邡任詩字幼起下辨丞安定朝那皇甫彥字子才

（甘肅元豐題跋漢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字伯都門郡之西狹閣道通梁棧[illegible][illegible]之山臨不測之溪危難）（閭被歎有顛覆霣墜之害乃與功曹史李旻定策勑衡官掾仇審治東[illegible]有秩李瑾治郵坂[illegible][illegible]大石故高列平正曲廣興既成人得與）（逵可以夜涉經相具作鐫期石其紀有二其所鐫一也其一立於鐫事歲年六月十三日壬寅其一石是年六月一十日文也又稱翕書合）（[illegible]德治澠池之道有黃龍白鹿之瑞其後治武都又有嘉禾甘露木連理之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像刻石在側並[illegible][illegible]之圖見仲約圖夫[illegible][illegible]州）

遺東師得都隴頌以遺余稱析畢惟[illegible]關漢武都太守阿陽李翕字伯都之所建以未視沒之患而會字屹隴不可州得觀酒永叔鄉右竝自隴尾以為今會余亦重其然及附事十年乾隆中王為將渾州官於汀西出成州所得此頌以示余始知其為今翕也永叔於學博余其於是正文字之書然一以其畫嘗之遠不能無失則古人所以巢疑其可亂歐近世士大夫喜藏書自晉以來名能書者其筆跡有存於尺牘版紙後實如其風偶任生皆偶而書之而漢書則未有體得之者及得其顯所書能虎永釋人為禾連理之本然情漢書始見於人又皆出於石刻可知其非偶也漢武帝元鼎六年以汧隴西南請於巳蜀為武都郡其後始分而為與州為成州成州則武都之七後魏亂離書於後事五年翕治皆嶽西狹郙閣之造有益於人論史不傳續續之作所以偏史之闕是則傳之亦不可以小廢也

隸釋右西狹在成州今之階成與風書漢武都郡也此碑靈帝建事四年郡敘州碑宜炎年刻有歐得其一越得其二天井一碑是時來出南豐曾子固跋此碑云云今集古之家惟有王實一碑李吳定奠碑中不見天井之屬知有李姜姓名姑知南豐非鄉保鳳閱必是西狹集二碑所載近歲武都橋人斫刈藤蔓始見石上有天井製字倚崖歸架橋拓篆綴寺僧成以驛木殘晦日後碑惡有此忠碑以翁為湖若為寧縣為惟悩爲陽誤為建寧鄉縣字

隸額首狹額十九行行二十字末有一行書年月又有小字題名二行低[illegible]字許又武郡承呂國十二人題名在天井廖低之後其仇靖字漢德書文者[illegible]釋[illegible]道闕[illegible]所[illegible]人也郙閣題名云從史位字漢德爲此額中闕刻缺得此乃知前碑亦仇所作漢志武都郡七城一曰下辨二曰武都道此云下辨道長任時則漢志闕一道字

輿地碑記目　余錄君廣闕略道路作郙崖閣漢隸事　四年造今碑在魚竅峽

何景明雍大記　魚竅峽在成縣西二十里有漢武都太守李翕摩崖碑

兩漢金石記　西狹頌今所傳拓本皆止此二十行行二十字隸額云十九行書董不算年月一行故又云末有一行書年月也又云後又有小字題名二行低四字許按今隸釋劉本年月一行後有小字二行一曰承右扶風陳倉呂國字文實一曰故府掾下闕四字孟字下闕二字又按隸續十一書武都太守李翕天井道碑後有題名十二行今按此題名第一行正與隸釋所載西狹頌後小字題名之第一行相合脫錄釋所缺第二行故府丞三字與此不同豈石本與摹寫後本偶有失誤耶以恐書度之西狹頌年月一行未有時府二字嚴謂鼎時府中之官丞某錄某也則此十二行題名必是接西狹頌後者無疑也錄殺云在天井摩崖後恐洪氏所得其拓本遂於出耳只牛氏闕觀之釜僞也又闕天井摩崖會在己屬訪拓[illegible]目俟之四方无雍无闕疑字與即虛字書四方之人往來無虛摹也亦世翻閣亦[illegible]奕字此實洪所未釋實後十二行題名來行字子才字今錄殿板本作木誤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前有小字二行云君書在[illegible]袖修歸嶸之道鑑論精通致黃龍白鹿之碣故鶴書其像而碑文亦云三韵符守之致黃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蓋洪氏所謂濕拙五瑞碑者本與此碑首尾為一五瑞圖像書在小字二行之前拓碑人不知斷遺之可惜

巳李翕仟武都太民立碑頌德不一而足而儀漢書黨府規傳稱屬冏都尉李翕乇殺降羌倚侍稱貴不遺法度嵬到官蜂寒其歸藍捷來治行嚴誠於物而石劉亦容有溢美之

子鴻春峻峽縣　西狹頌云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郡云云郡漢郡圖志涼州部有武郡都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郡廉曰地理志參水出隴西氏道至武都為漢東江夏[illegible]之是水異史記夏本紀集解文選張平子南都賦李善注漢鄭引地理志者南志文從文冠以為貫此古義也說文水部與志合至武都上自東宇興志相足也志又云武都郡武都縣東漢水受氏道水名沔過江夏嗣之夏水入江與氏道一條正相是與鄭亦合此碑郡西狹中道危隸嶷綾南山豐立下有不測之谿君論其險君沙澗冰勤衡宜有秩李瑞據仇審因蒞鄠道從漢燒破析減高就卑疏郇東漢水所郡奐續志漢陽郡本天水郡明帝永平十七年更名此則今翕之本賈

關中金石記　漢陽郡漢為天水郡永平十七年更名後有黃龍嘉禾白鹿承露人木連理五瑞圖後云君在澠池修崤嶔之道致此瑞因其地異故洪氏分為二碑實非也嶠阪謂之黽嶔者因公羊傳以為嶔巖嶔也說文亦謂之[illegible]崟嶂翕歐陽公乃為何井

授堂金石跋　曾子固跋云其頌有二其所謂一也其有于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其一是年六月二十日立以余今所得本與子固跋棧道為作異子固跋云與功曹史李吳定策勅南官掾仇審治東坂有秩李瑞治西坂今此本但云勤衛官有秩李瑞掾仇審而巳又不言與李吳定策勅知子固所跋為[illegible]十二[illegible]余既見正為六月三十日劉石者也百官公卿表水衡都尉[illegible]有[illegible]官又衡官亦屬少府百官水衡都尉世職省每立秋省刘之日罷訖省水衡都尉漢官[illegible]儀能中二千石盧事水衡都尉又省水衡[illegible]官則衡官彭水衡者自總武以來巳去此制今頌乃云勅衡官或因有事興作亦皆從郡中耶抑即都中所謂工官都官而制文者避執為之建不悟其非制也

金石萃編　西狹頌摩崖作五瑞圖後高八尺八寸廣六尺二十行行二十字額題惠安西表四字篆書年月後題名高二尺七寸五分廣二尺三寸五分共十二行

洪頤煊平津讀碑記　右李翕西狹頌在成縣摩崖書翕漢陽阿陽人阿陽水經漾水注作河陽漢書高帝紀師古曰阿丙今流沔西本成作河陽者非也後漢書隗囂傳李賢注亦云本為河陽者誤也此碑作阿陽與前漢志同碑額有惠安西表四篆字年月後有承右扶風陳倉呂國字文實小字題名二行又有呂國等大字題名十二行即隸續天井道題名

趙紹祖古墨齋金石跋　此碑所謂朝中惟靜即尹宙碑言朝廷之朝[illegible]指郡朝而言也李翕為武都太守治西狹[illegible]圖天井于地之色陰以通行旅可謂有惠政於民矣余按後漢書皇甫規傳有感闕都財李翕多殺降羌為規所奏而免以時考之疑是一人因於心衡於應而後作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則李翕之前忍面後惠未始非皇甫威明所激而成也

（葉奕苞金石錄補右碑武都太守治路紀德摩崖碑也翕治武都檻道勳後三鹿各刻一碑架郙閣則郙閣書崖治路則西狹天井西狹）

（碑刻於建寧四年郙閣天井山碑刻於次年六月趙氏所收三碑有碑陰而非天井洪氏云趙以黽池五瑞碑爲碑陰乃西狹碑之副攷行）

（也曾子固跋西狹碑云翕與功曹史李旻定策勑衡官掾仇審治東坂有秩李瑾治西坂碑鐫大石人得寔遂其文有二所蓋一也按析）

（里橋郙閣頌後則仇審字孔信而氏李旻李瑾知天井爲西坂矣洪氏云天井道碑御有李旻姓名僅曾跋非碑歐趙集碑時天井碑末）

（出武都權人於近歲斬刻蘇婁始見石上有天井字倚崖轉架椎拓其辭而會償反以縣木爲之云云碑文載錄殺中碑後有武都丞呂）

（闕以下題名仇靖字漢德書文卽郙閣頌亦靖之作）

（翁方綱蘇齋題跋漢隸皆無書人姓名惟樂陵朱寶書衡方碑及仇靖書此皆在蔡邕之偁）

（王懿榮漢石存目武都太守西狹頌八分書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甘政成縣魚竅峽摩崖左近有惠安西表篆文頌後扶風呂國等）

（十二人題名）

（葉昌熾語石漢碑多書造字如孔宙碑書延熹七年□月戊□造西狹頌書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申造此其殷矣耿勳碑書西部）

（通楊掾下辨李翌造字上昔官名地名此又一例）

（宣統甘肅通志按漢置武都郡治武都即今階州地僻下州嘉陵上祿等縣後漢之武都郡治下辨界於武都隴右之間下辨上祿俱）

（今成縣城嘉陵鄉今建縣地漢武都太守李君西狹頌即天井山摩崖碑在成縣李君諱翕漢陽阿陽人漢陽郡治冀即今伏羌縣地阿）

（陽縣卽今靜寧州地太守下有丞掾衡曹等官從史位下辨仇靖字漢德書文從史位職也仇靖下辨人其時下辨道也有長有丞此碑）

（一一臚列可爲詳備）

（甘肅新通志稱按此碑在漢碑中剝蝕最少以隴山摩崖甚播不易爲較他碑獨鑑保全官寄內體爲珍秘也南豐鑑蹟此頌有二其）

（一則六月三十日立此則爲十三日壬寅立隸釋遂稱爲壬寅一碑彼三十日立者尚書稱爲已未一碑洪氏又謂曾跋有乃與功曹史）

（李旻定策勑衡官掾仇審治東坂有秩李瑾治西坂此碑無之不知南豐何所據而云然以南豐著述矜愼豈能臆造異同斷爲必見已）

（末一碑拓本所載翁成銘賦至乡吳書勒此碑之李旻也之集古錄跋李翕爲李會蓋以字形相近石刻少有糢糊遂致誤耳）

五瑞圖摩崖

在成縣天井山西狹頌前今存

黃龍（畫像）白鹿（畫像）嘉禾（畫像）木連理（畫二樹上一枝相連像）甘露降承露人（畫承露人捧盤像）

君昔在黽池修崤嶔之道德治精通致黃龍白鹿之瑞故圖畫其像　衡官掾上祿上官正字君選□□□□上祿楊嗣字文明□□□□下辨李京字長都

（隸釋右李翕黽池五瑞碑今審苦在黽池致此瑞物西狹摩崖因刻於前非碑陰也黽池在二役故弘農郡及）

（南漢金石記隸釋隸續皆題曰李翕五瑞碑實則卽西狹頌摩崖書像耳其字亦一手所書也蓋以別記其黽池之事故別爲標題也）

（金石萃編五瑞圖摩崖高六尺八寸五分廣四尺二寸圖上方左一龍石一鹿下方左二樹交枝盤結中一禾九穗右一樹倒下方人）

（手執物上承之像題字六段圖後題字二行闕下題名爲一尺五寸廣一尺三行今在成縣）

（平津讀碑記右李翕黽池五瑞圖在西狹頌之前上層爲白鹿黃龍下有甘露降承露人嘉禾木連理後題字二行又上官掾上祿）

（上官正字君選題名三行後尚有龍字隱隱可辨）

（古墨齋金石跋五瑞者黃龍白鹿嘉禾木連理甘露降旁有承露人皆圖其像以八分書其左右又有題字一行云君在黽池致黃龍）

（白鹿之瑞故圖畫其像蓋皆精妙可觀而五瑞但舉其二何也）

（金石錄補右畫龍鹿禾各一木二榜曰黃龍白鹿木連理嘉禾一人捧盤於畫木之下榜曰甘露降承露人左方題字二行君在題）

（池致瑞圖畫其像此李翕治西狹摩崖頌錄之前所刻也）

（金石索五瑞圖石刻在甘肅階州之成縣與西狹頌毗連爲一石而刻於前像黃龍二字較大昂出於圖畫之上蓋卓刻此圖今）

（書額拓本黃龍下有一小龍而衡官掾數行又在連理木樹根之下題辨源郡於題樣故自來無道及者單歸先生未謝而未見惟）

（奉編收此三行而首行衡官掾撰作上官掾不知上官乃覆姓井官名也況衡官各秩御自西狹頌內其二行三行俱缺上四字今于次）

（行又豐出一左字一丞字三行出一異字四行得一字皆可補前人之缺自底至高尺九尺廣四尺三寸記）

（漢石存目黽池五瑞圖有額字八分書在西狹頌前）

（語石李翕黽池五瑞圖摩崖之畫像也）

按此圖與西狹頌摩崖相接而圖在頌前俗通謂之黃龍碑今考其文義蓋以李翕治西狹道有利行人故僚吏爲之摩崖頌德又以昔在黽池治路致瑞因並圖畫其像金石索以圖刻在前因而先之似亦有遠事實至子固跋此碑有二所覽則一而跋內所云與功曹史李旻定策勑衡官掾仇審治東坂有秩李瑾治西坂皆不見於今拓又云翕嘗令黽池治崤嶔之道有黃龍白鹿之瑞其後治武都又有

嘉禾甘露木連理之祥皆圖畫其像亦與今圖後題詰微異洪氏因以謂南豊所見必是西狹第二碑即所謂六月三十日碑疑若可信顧何以綿歷七八百年從無第二人得見此碑又可疑也若授堂所見正即今拓乃自以爲子固所跋爲六月十三日立而其所見正爲六月三十日刻石則錯誤甚矣又皇甫規以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定叛羌勅治屬國都尉李翕免職事在桓帝延熹五年而西狹圖頌立於靈帝建寧四年相距已八九年趙氏以爲先忍後惠未始非皇甫威明所激而成已近深文潛研堂跋乃謂翕在武都吏民立碑頌德後來治行或減於前則並先後倒置尤所亟當辨正也

耿勳碑摩崖

在成縣天井山今存

漢武都太守右扶風茂陵耿君諱勳字伯瑋其先本自鉅鹿世有令名爲漢建功俾侯三國卿守將帥爵位相承已迄于君君敦詩說禮家仍典軍厭難和戎武慮慷慨以得奉貢上計廷陳惠康安遏之謀上納其謨拜郎上黨府丞事令考績有成符策乃胙熹平二年三月六日到官奉宣詔書哀閔垂恩猛不殘義寬不宥姦喜不縱慝威不戮仁賞恭罰否昇奥口流其於統系寵存贈亡篤之至也歲在癸丑厥運淫雨傷害稼穡率土普議開倉振濟身冒炎赫火星之熱至屬縣巡行窮匱陟降山谷經營拔涉草止露宿扶活口餐千有餘人出奉錢市口口作衣賜給貧乏發荒田耕種賦與寡獨王佳小男楊孝等三百餘戶減省貪吏二百八十人勸課趨時百姓樂業老者得終其壽幼者得以全育甘棠之愛不是過矣又開故道銅官鑄作錢器興利無極外羌且口等怖威悔惡重譯乞降修治狹道分子効力役大小民得衆兆之歡心可謂卬之若明神者已夫美政不紀人無述焉國人僉嘆刊勒斯石表示無窮其辭曰泰華惟岳神曜吐精育茲

令德既喆且明實惟耿君天胙顯榮司牧莅政布化惟成柔嘉惟則穆如風清勤恤民隱拯阨扶傾匡皇啓虜東撫西征赤子遺慈以活以生山靈挺實甸奴乃平愷悌父母民賴以寧熹平三年四月廿日壬戌西部道橋掾下辨李翌造

（輿地碑記目　漢武都太守扶風茂陵耿勳爲守以熹平三年立碑又同谷志云[illegible]備建寧四年武都太守李翕修道記並黃龍白鹿嘉禾甘露木連理石刻建寧五年天井山修道記熹平三年耿勳政績記并題名記並在成州封泉保集寰峽天井山記亦猶[illegible]太守李翕建寧五年又今興碑之叢僅有一碑四年所立後一碑五年所立者少有之又考輿云往年當誤踏石仆地此碑不知所在是可惜也隸續　右武都太守扶風茂陵耿勳碑靈帝熹平三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政碑[illegible][illegible]碑之人[illegible]李翕天井碑中西部道橋掾李[illegible]也王子之夏李翕[illegible]在武都貫年事奉耿君[illegible]事假是[illegible]金者碑云其先本自鉅鹿世有令名爲漢建功俾侯三國卿守將帥爵位相承按後漢書耿弇傳牟平侯耿純有鉅鹿人其三[illegible][illegible]風時封侯好畤侯耿弇者茂陵人傳云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鉅鹿徙中興[illegible]其父況封隃麋侯[illegible][illegible]封牟平侯所謂俾侯三國[illegible]將朗陰鄉父子皆耿氏自中興以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爲[illegible]爵位相承者也好畤鴻[illegible]典遠鄧[illegible]其後有列傳書國人皆抱將帥之略著邊陲之勳碑稱武都敦詩說禮家仍典軍厭難和戎武慮慷慨以惠康安遏之謀天子約而用之可謂能世其家者既貫茂陵則是隃麋之後也續錄字原　耿勳碑字典都闕錄相[illegible]乾道間方出金石錄補　右碑云其先本自鉅鹿則是耿純[illegible]之後又云熹平二年三月到官又云歲在癸丑淫雨傷稼[illegible]倉賑身冒炎赫至屬縣巡行給發千有餘人出奉錢賑衣賜給寡獨王佳小男楊孝等三百餘戶減省貪吏二百八十人百姓樂業云云按靈帝紀熹平二年癸丑[illegible]勳[illegible]任之年[illegible]給[illegible][illegible]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使勳止於[illegible][illegible]而不減省貪吏則民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身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去[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者也[illegible]是碑不[illegible]有闕於末[illegible]已兩漢金石記　予今所得拓本已漶泐缺矣[illegible][illegible]其蓋隱隱可見者詳審之全文尚賴可讀其中洪錄原闕而今無從則識者四字而已七行擾上一字十行作卜二字十四行等上一字洪有而今闕者二十二字一行守鉅二行卿爵三行軍厭廬得六行詔猛七行與八行運器嚴九行彩拔十一行餘貪十三行銘器十六行政十八行胙至於洪闕而今辨出者則五行乃字七行系字十一行與字二十行匪啓廬字二十一行突字此凡七字可補洪氏所未備矣又洪洪而今正者五字是字洪誤釋其十行市字洪誤釋兩作字洪誤釋振十六行會字洪誤釋命二十一行乃字洪誤釋字此凡五字尤足以於考體者也其卽寡字篆隸今[illegible]遷碑八月[illegible]民卽此字[illegible][illegible]乃胙書胙[illegible][illegible]胙之胙古通用也[illegible]辨胙字下引[illegible][illegible]神胙[illegible]字云胙與胙同說文無祚字胙[illegible]也徐鉉曰凡祭必[illegible]胙胙[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釋天夏曰）

（復除得文詐亦作詐是也[illegible]又書洪氏字原云碑字以下引[illegible]碑匯[illegible]寄居與時不[illegible]寄居[illegible]可[illegible]也又洪氏隸[illegible]云碑以[illegible]爲[illegible]）（此碑[illegible]說與[illegible]不[illegible]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右碑中有十數字[illegible]人省闕[illegible]知[illegible]外[illegible]關中金石記中[illegible]之書矣[illegible]存矣乃詐二句洪氏隸釋闕乃字[illegible]矣）（字末闕[illegible]洪[illegible]釋爲其先[illegible]本之[illegible]予案[illegible]本[illegible]未作其也[illegible]爲羨同[illegible]字讀時都守[illegible]虎符及[illegible]書故有符[illegible]之[illegible]釋爲誤）（恐末[illegible]歌[illegible]以業半二年三月[illegible]官其[illegible]任癸孔[illegible]後漢[illegible]書紀[illegible]書五行志俱不書郡闕[illegible]事知史之失[illegible]求多也）（碑[illegible]碑文字跋碑內[illegible]字作[illegible]字[illegible]工[illegible]所[illegible]者[illegible]是郎字異文者非也[illegible]柔嘉[illegible]字碑覺作賊字[illegible]讀人書於清用）（不[illegible]聖此[illegible]筆勢自然絕非[illegible]與闕[illegible]者）（金石萃編武都太守耿勳碑高六尺六寸廣六尺二寸二十二行行二十二字今在成縣[illegible]人[illegible]字[illegible]洪氏所[illegible]）（其老篆者前五行癸酉[illegible]官[illegible]爲六日郎官十二行[illegible]故爲[illegible]十五行口[illegible]敢爲大小民大[illegible]人以[illegible]爲之[illegible]所[illegible]也今於）（金石之字[illegible]石本[illegible]其[illegible]如此文云[illegible]史記詞[illegible]相如傳[illegible]沈[illegible]書作[illegible]沈[illegible]異漢書食貨志[illegible]未足）（以[illegible]其欲也師古注[illegible]古[illegible]字有予物不能[illegible]則必[illegible]尚傳注[illegible]曰隸變[illegible]論亂寒於通[illegible]河以[illegible]之又云哀元元之未[illegible]張納功德）（敍卿[illegible]凍[illegible]亦以[illegible]爲[illegible]本通碑作[illegible][illegible]皆[illegible]用字金石錄補直[illegible]爲[illegible]失其旨矣）

（雍大記[illegible]天井山在成縣西二十堅有白龍[illegible]武及廣耿勳摩崖碑）（平律[illegible]碑記右武都太守耿勳碑在成縣隸[illegible]有此[illegible]後殘[illegible]網故多[illegible]字癸同[illegible]官五[illegible]本作癸日[illegible]勉[illegible]五闕本勉作日口）（如農[illegible]闕本作大小[illegible]此本[illegible]已[illegible]闕[illegible]王州家[illegible]所補之字此[illegible]可辨知可實也[illegible]活下隸[illegible]作口癸[illegible]此碑是[illegible]）（二字內[illegible]注似今[illegible]文監小[illegible]監外羌且下隸續作口[illegible]此碑是居字）（諸石度[illegible]西玉門內則有[illegible]事三年李[illegible]不三年秋勳碑皆在成縣西[illegible]側[illegible]無片刻跡[illegible]彭[illegible]田作今案室功[illegible]周）（隸續二年字文[illegible]象又在武威[illegible]西夏[illegible]通[illegible]碑[illegible]拓一通[illegible]唐隴使哥舒翰紀功碑在今狄道州[illegible]存下[illegible]亦如半段拾遺）（州有[illegible]山王[illegible]院有山谷[illegible]孝[illegible]執詩其[illegible]以內古[illegible]前人[illegible]者也）

按此碑經後人剜開諸家據隸續補之如癸酉誤爲六日到誤爲郎勉誤爲課辭誤爲斯其痕跡均顯然可辨口如農三字誤爲役大小民四字而明辭之明字特長大絕非原書惟隸續所載异奧口流及分子劾力口如農句文義亦不易索解蓋原拓亦有誤誤也且細審拓本劾力之力實爲功字力字居其右側不是全文其云外羌且口等垣譯乞降者漢時羌人有守塞與外羌之別外羌卽塞外羌後書陽嘉三年十一月丙午武都塞上屯羌及外羌攻破屯官驅略人畜卽其證也且口者羌種或羌名也沖質之際且凍羌數爲邊患今拓本似非凍字洪頤煊以爲是居字疑且居爲羌酋名也舊本給餐二字今諦視實爲屠發如洪氏說

三老趙掾碑

在樂都老鴉城今存

三老諱寬字伯然金城浩亹人也其先蓋出自少皓唐炎之隆伯翳作虞胤自夏商造父馭周晏寶霸世夙爲晉謀佐國十嗣趙靈建號因氏焉迄漢文景有仲况者官至少府厥子聖爲諫議大夫孫字翁仲新城長討暴有功拜關內侯弟君口密靖內侍報怨禁中徙隴西上邽育生充國字翁孫該于威謀爲漢名將外定彊夷卽序西戎內建籌策協霍立宣圖形觀

[illegible]封邑營平元子卬爲右曹中郎將與充國並征電震要荒聝滅狂狡讓不受封卬弟傳爵至孫欽尚敬武主無子國除元始二年復封曾孫纂爲侯宗族條分裔布諸華充國弟字子聖爲侍中子君游爲雲中太守子字游都朔農都尉弟次卿高平令次子游護羌使者次游卿幽州刺史卬陪葬杜陵孫豐字叔奇監度遼營謁者子字孟元次子仁子仁爲敦煌太守孟元子名寬字伯然卽充國之孫也自上邽別徙破羌爲護羌校尉假司馬戰鬬第五大軍敗績于時四子季長仲寶叔寶皆并覆沒唯寬存焉冒突鋒刃收葬尸死郡縣殘破吏民流散乃徙家焉　講習典藝既敦詩書悅志禮樂由復研機篇籍博貫史略彫篆六禮稽星　人吟咏成章彈翰爲法雖楊賈班杜弗或過也是以休聲播于遠近永建六年西歸鄉里太守陰嵩有嘉功銘召署督郵辭疾遜退徙占浩亹時長蘭芳以寬宿德謁請端首優號三老師而不臣於是乃轉訟理怨教誨後生百有餘人皆成

後又仕人州府常膺福報克述前緒遭時疑澤不永爵壽年六十五以元嘉二年徂疾二月巳酉卒養子字子恭爲郡行事次字子惠護羌假司馬含器早亡叔子諱璜字文博纘脩乃祖多才多藝能恢家祈業興微繼絕仁信明敏壯勇果毅匡陪州郡流化二城今長陵令深惟皇考懿德未伸蓋以爲垂聲兩楹音流管弦非篇訓金石孰能傳焉乃刊碑勒銘昭示來今其辭曰於余烈考秉夷塞淵遭家不造艱難之運自東徂西再離隘勤竆通不憫淑慎其身旋居放言在約思純研機墳素在國必聞辭榮抗介追迹前勳立德流范作式後昆光和三年十一月丁未造

按此碑高二尺四寸廣一尺八寸都二十三行行三十二字末行則僅著年月額高五寸廣不及四寸有篆文三老趙掾之碑六字極精彼碑文均作正隸端厚雄渾漢石之良也最近出於青海樂都縣之老鴉城急託友拓得之僅有三數字剝蝕餘皆完好可讀其敍趙壯

侯家世譜系尤有裨吾隴掌故考漢書充國本傳子卬坐事自殺充國薨後傳子至孫欽欽尚敬武公主主亡子教欽良人習詐養它人子岑爲子後岑嗣侯坐非欽子免國除碑文皆從約省爲尊者諱禮亦宜然又恩澤侯表營平以定策功侯千二百七十九戶傳弘欽岑是充國薨後弘實嗣爵傳既失載碑亦不言何也本傳元始中修功臣後復封充國曾孫伋爲營平侯碑云復封曾孫纂爲侯與傳微異充國爲後將軍始徙杜陵故卬卽葬杜陵而寬則自上邽別徙破羌寬以元嘉二年殂歿年六十五當生於章和二年上距充國之薨在宣帝甘露二年蓋爲一百三十九年去充國已五世矣寬與羌戰不知何年就其所言郡縣殘破吏民流散推之似卽爲永元之亂所云戰鬪第五者疑第五爲地名晉書地理志張軌分隴西置狄道郡所屬有第五一縣其地或在金城隴西之間未能詳也永建六年寬復

西歸又二十一年而卒卒後二十八年子璜乃立此碑越千七百六十餘年而始發見乃爲考正而錄之

漢虎符

出於天水今佚（金石如雍記漢虎符出於天水三陽川農民耕地得之長約二寸僅有陰面其後歸之劉喜海以去矣）

仇池碑

在禮縣仇池山今佚（方輿勝覽後漢省許㒥過仇池樹下有碑一豎無道杜甫詩話傳仇池訛亂也）

徽華井碣

出於武威今佚（王詠誌道署內有徽華井上題云某年濬井得一小石碣鐫徽華井三字乃伯英手蹟今其石已不存）（張澍養素堂詩集涼州道署有井康熙初井中掘得石碣鐫徽華井三字係張芝鈢書並有銘某觀察遷任載之去）

漢方壺

蘭州教育館藏今存（新通志稿漢方壺二俱無款識一高一尺有奇口徑三寸強一高八寸有奇口徑二寸七分腹部皆大藏蘭州教育館）

父孫壺銘

出於蘭州清水馬氏藏今存

父孫壺　大吉羊

按此器高尺二寸口徑四寸腹七寸腹刻右列六字當爲漢時遺物

漢瑚璉

蘭州教育館藏今存（新通志稿瑚高一寸九分口徑二寸四分璉高三寸五分口徑二寸七分均無款識藏蘭州教育館）

漢縮頭甑

出於酒泉今存

（新通志稿瓿縱二尺橫二尺一無文字民國十五年酒泉縣人於城東南隅掘得同時並得一瓶形圓緣橫各一尺二寸）

漢小瓿

出於酒泉今存

（新通志稿瓿縱一尺五寸橫一尺五寸酒泉縣人於東關掘土得之）

漢尙方鑑

出於天水今佚

（金石如跋記漢尙方鑑出於天水有銘五十六字徑約八寸餘光潔可鑑陝商以五十金購去）

陽關磚

在敦煌古陽關今存

（新通志稿陽關磚出敦煌縣西古陽關道址其質堅強如鐵可以作硯多無款識故不爲藝林所重今蘭州教育館尙存半塊縱四寸有奇橫寸少強）

太師鼎

董卓所鑄今佚

（虞荔鼎錄董卓爲太師鑄鼎其文曰太師鼎古隸書）

漢將王平墓碣

在天水五龍坪今存

（秦州新志道光戊申州東九十里五龍坪土人耕田得古墓有漢將王平墓石碣）

按三國志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初以裨將屬參軍馬謖謖敗於街亭平獨全兵而還由是特見崇顯累官至前監軍鎭北大將軍統漢中在北境甚著名跡延熙十一年卒是時天水蚤屬魏境分置秦州平墓似不應在此詢之秦士則謂實有此碣或漢將有與子均同姓名者而俗多以爲此即子均墓故略辨之

蜀漢銅弩

出於武都今佚

景耀三年造

按此器出於武都俗謂之諸葛弩考武侯以建興十二年卒於渭上至景耀三年相距二十七年不得復爲武侯所造而要爲劉漢遺物殊可珍貴出土未久即不知何往又武都安化鎭人掘土得一銅箭長逾咫尺上有證寇二字或即爲弩弓所發疑亦漢物也

魏率善羌仟長印

出於天水今佚

按此印銅質駝紐大逾寸出於天水北鄉後爲賈客所得

分留王印

出於天水今佚

按此印亦出天水北鄉銅質龜紐其龜揚頭脊足與他紐作臥龜者稍異印方寸二三分有篆文四字初爲天水金石如所得釋其文爲

四留余考三國志注引魏書西戎傳諸氏既降分徙其前後兩端者置扶風美陽今之安夷撫夷二部護軍所典是也其太守善分留天水南安界今之廣平魏郡所守是也雖都統於郡國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虛落間廣魏後改略陽即今天水北境秦安東境平字則應爲衍文此印既出於古廣魏郡之地疑即諸氏中所謂分留王者之遺物以質石如石如以爲正是分字前釋爲四誤也後有陝客以百五十元購之以去亦珍品也

晉西平郡長史印

今佚

（金石索晉西平郡長史印見印統晉志西平郡漢置統縣四）

壽昌縣印

出於敦煌今佚

按淸光緒二十四年敦煌鄉人於縣西故陽關得此印銅質龜紐方一寸六分有篆文四字川人李友庚購得之以爲珍物今不知何往矣陽關卽故壽昌縣址也

護光校尉彭祈碑

在隴西縣今佚

（通志金石略晉護光校尉彭祈碑太康元年立有碑陰未詳）

（金石錄晉護光校尉彭祈碑碑云祈字子凡隴西襄武人太康十年一月卒故吏刊石勒銘按西晉石刻見於今者絕少又在邊徼此碑完好可寶碑陰題名者凡二百十二人）

卞望之磬石銘

在會寧縣今佚

（蔡武城潤見一磬青上錄江都觀字顯者霧紫一案階時居符事畢花氏閩中得石一塊上銳下寬似磬形懸處缺去一半色光潤如碧玉）

（庫四十餘斤鑄有志銘志曰在天長安存地成厚故吊爲石好事者多珍之此石得於皖城田舍桶賦突兀不殆山間相習於識之門）

（傳銘曰可當一片寶雲懸出中華和潤滿太淵三年夏日卞壼識按卞壼之正色立朝戰死蘇峻之難二子眕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

（時見害一門上稽湯闕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正奉所一門今安觀忠賢之手澤可知爲鬼神所呵護也）

按志銘文辭卑弱似非晉賢手筆姑錄之以俟考

前秦樂僔碑

在敦煌千佛洞今佚

（舊煌伯南漏括語者苻秦時於敦煌城南四十里鑿山爲佛多至數千龕宋元以遠圮者數百沙然而失者數百佛以不可登者又數百）

（其碑存者尚不可以數計苻秦時沙門樂僔建元二年所立碑乾隆中一人尚見之後爲沙壓無由復得僅存李君重修莫高窟佛龕碑）

（記其紀年用武氏又睿宗佛洞外有開元時李府君功德碑又如來窟頌有大宋乾德八年記又唐節度使西平王曹元忠建修碑及大字乾）

（德只五歲而云八年者當其時道途偶阻朝命有未通只就舊紀年先生敦煌千佛巖歌紀其事甚悉）

按此碑今已不存苻秦建元二年卽晉廢帝太和元年當爲敦煌千佛巖最古之碑失之蓋甚可惜惟太和元年張天錫正自號太淸四年是時涼尚未亡樂僔何得碑題苻堅年號是可疑也

前涼紉文刀

張寔造今佚

（陶弘景刀劍錄前涼張寔造刀百口繞刀背失文曰紉）

（十六國春秋晉元帝太興元年涼州張寔造刀百口照故畫生文曰紉）

按張寔以晉愍帝建興元年嗣位造刀在元帝太興元年實立已六年矣

大涼酒泉太守兵符

前涼時造今佚

（羅振玉曰新出魏晉右兵符考據編序曰下列酒泉太守符是涼州自涼符弼著大涼誤作大涼不至疏失）

後秦中山刀

姚萇造今佚

（刀劍錄後秦姚萇以建初二年造一刀銘曰中山長三尺七寸隸書）

（十六國春秋後秦建初元年造二刀長七尺一銘曰魋一銘曰將作在造卽鳴又鑄刀銘曰中山長三尺七寸隸書）

按後秦建初三年卽晉太元十三年

西秦建義刀

乞伏國仁造今佚

（刀劍錄西秦乞伏國仁以建義三年造刀銘曰建義隸書）

（十六國春秋西秦建義三年造刀一口銘曰建義隸書）

按西秦建義三年卽晉太元十二年

後涼麟嘉刀

呂光造今佚

（刀劍錄後涼呂光以麟嘉元年造刀銘背曰麟嘉長三尺六寸）

（十六國春秋後涼麟嘉元年造刀一口銘其背曰麟嘉長三尺六寸）

按後涼麟嘉元年卽晉太元十四年

南涼太初刀

禿髮烏孤造今佚

（刀劍錄南涼禿髮烏孤以太初三年造一刀狹小長二尺五寸靑色匠人曰宮作之時夢見一人被朱服云吾是太乙神來看汝作刀云此刀有敵必鳴後爲吐突可汗所有）

（十六國春秋太初三年二月烏孤造此刀）

按南涼太初三年即晉隆安三年

北涼永安刀

沮渠蒙遜造今佚

（刀劍錄北涼沮渠蒙遜以永安三年造刀百口銘曰永安隸書）

（十六國春秋蒙遜於永安五年造刀一百口銘曰永安隸書）

按北涼永安三年即晉元興二年五年則義熙元年也

西涼百勝刀

李暠造今佚

（刀劍錄西涼李暠以永建元年造靜珠刀一口銘曰百勝隸書）

（十六國春秋李暠建初二年造靜珠刀二口銘其背曰百勝隸書）

按西涼永建元年即宋永初元年其年七月西涼爲沮渠蒙遜所滅永建卽涼後主李歆年號非李暠也若爲暠造則不應爲永建元年十六國春秋書於建初二年是也

宋元徽佛相銘

出於天水今存

元徽五年正月朔日造

按此相高七寸許上下有佛相兩層相後有字二行如右元徽爲劉宋廢帝年號是年四月蕭道成立順帝改元昇明此相造於正月故仍題元徽五年也

北魏追遠寺造相碑

在天水新陽川今存

太和元年八月二十五日涇州前長史別駕柱國蔡國公府叅軍權彥弟隴右府叅軍景暉等稽首和南蓋聞法輪停轉因茲鳴頌慧日潛暉由斯像住是以優填世界鑄寶爲容波斯國土彫檀成相若乃生因搆造作相殂遷霜露之悲百身不贖風樹之感万恨無追以朱明謝節白露生晨敬爲亡弟景略造石浮圖一軀工窮世上鏤極金丹彫飾眞容象相炳麗庶以茲善幸願亡弟捨身受身同超有色習口果報俱入無生願七世祖宗沐浴彌陁之水迴向功德之林不爲刼數所遷不爲塵勞所染願口母德合珠璣行爲儀表澄口如口丹堅持如大地又願內外宗親永離三途長辭八難（碑陰上排）弟子權彥供養佛弟子權徽供養佛淸信女王妃供養佛淸

信女王妙供養佛淸信女王俗供養佛弟子權睹供養佛弟子權口供養佛淸信女男曾供養佛淸信女道妙供養佛淸信女陽善供養佛淸信女男容供養佛淸口口口口供養佛（下排）從兄長史顯口從弟景逸弟姪帛棠口口口子超姪慎口口受姪善口口口姪善恭從兄走姪軍遺外生王陽皮姪口口淸信口口口信口口

（新通志稿追遠寺造相在天水縣北鄉之新陽川距城四十里舊立道旁久無知者拓者僅就有字處施氈搥不見全豹爲可歎也銘文處高二尺廣一尺二寸五分凡十二行行二十字碑陰亦十一行分兩排上排每行人名下均有供養佛三字下排餘有漫缺碑額有追遠寺寸許大字三通體大致完好隸法略有剝痕度是北朝作品可寶也權氏爲略陽望族隋唐時冠蓋相繼世有聞人宜其制作之不苟續志秦州石佛相殘字亦有一權字三景字與此石可互證也）

（天水縣志追遠寺遺址在縣城東北六十里之潘家河北營窯山麓民國十四年四月掘獲石碣上有天和元年七月權彥爲亡弟造石浮圖紀文可知爲寺遺址無疑）

按此碑通志作太和縣志作天和拓本殊模糊未知孰是通志生因誤其因住相作住相縣志不誤今依拓本錄入

嵩顯寺碑

在涇川縣南嵩山今存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神口口口口口口口不夜者也口口口垂慈暉口口口口口口之
上久口口口口口化於億載之下口亻大千燭玆昏圡且隱顯弗恆契乎
口口口口口常口口口口口非運賚廣因樹應襄世豈能開扇道風施沾
法雨者哉仰惟皇帝陛下纂統重光紹隆累聖德洽三才道均五緯政極
辰口口口口口乃口口口源遊神法苑懸鼓既振普天聞般若之音頹網
更開率土悟火宅之口口口口口口場斯趣矣自惟啓蹤冀方樹基渤海
口世冠冕著姓神州靈降毓口口口口口口口得戚聯翩旭昵親夕四內
秉望舒之讚外整阿衡之翼入總謀議出口口口口口口冲波坤津潛液
寒族貫春日之榮幽昫沽夏辰之蔚煇顯口口而口口口口口口口渥而

消心罔謝遙仰慕皇𥿻報施之功亦尋聖經緣果之旨言詳累口口口口
口口籠厥巖岑擇茲飄嶺上涌冲天之峯下帶口岫之險重基雲構口級
口口口口口口槃屈蚪龜韡豔現成瓊若資神乃口口貫沉堅翠口外口
閥口口至口之口口口在希世之相千像吐琦万形挺妙若若焉暉赫萃
乎堯日修修焉感發口口口口口口斯誠冀微功鍾於至德顯福應於道
祚述遵休風遂興頌曰修哉渾源實化現成道氣既闡口像垂形紛華競
耀至猷淹經聖覺匪口口口口口恢恢至談若若遐宣道流三界化溢大
千幽衢啓轍靜境口埏隱顯弗恆口口口口聖皇冲感靈液遐融潤均法
海扇協道風悟因訓萃果隨業崇口區口口口口口口靈降聖德二后經
綸內光敉掖外允九臣帶思消暘嘉爵交臻誓被口口口口口口沉溪賚
墍拿山雲星風雲交液吐化含貞玄堂暐豔聖容啓靈樹銘興口口口
口大魏口平二年歲在己丑四月戊申朔八日乙卯使持節都督涇口口

（綠督廬日記涇州嵩顯寺碑書法樸茂雄勁饒有華貴之氣魏碑能品孫淵如云永平二年今拓無之）（新通志稿嵩顯寺碑在涇川縣南三四里今移之文廟金石萃編載之高六尺七寸廣三尺三寸今存三十一行行三十一字正書篆）（鄉俗又名嵩高峯寺碑下截殘闕北末不可辨碑字題名甚夥拓者遺之無從甄錄）

按此碑雖載萃編以拓本校之乃錯譌至三十五六字今悉依拓本改正萃編所有今不可辨者僅二字耳萃編又云每行三十一字今以頌語校證實爲三十二字蓋以下層泐剝故萃編未能詳定而新通志仍沿其誤年月一行今拓尚存其半涇字以下即脫落無存不知何人所立新通志稿以其語意銘詞均似南石窟寺碑疑屬一人手筆考南石窟寺碑爲奚康生所立併後此碑一年而文詞更如出一手顧此碑所稱啓蹤冀方樹基渤海內秉望舒之纘外整阿衡之翼皆不能比附康生當是兩碑搦管或出一人而立碑之人則屬兩事考魏書外戚傳孝文文昭皇后爲渤海高颺之女實生宣武景明

初宣武追思舅氏詔封颺嫡孫猛渤海公颺子肇平原公肇弟顯澄城公三人同日受封假節碑所謂帝思渭陽嘉爵交臻也未幾又以肇爲尚書左僕射冀州大中正尚宣武姑高平長公主遷尚書令領吏部猛尚宣武同母妹長樂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位中書令出爲雍州刺史假節碑所謂戚聯朝旭昵親夕因入總謀議出口口口也至於啓蹤冀方樹基渤海其爲高猛更無可疑惟傳言出刺雍州而此則以涇州刺史立碑或者由涇轉雍史文不無闕漏然必非奚康生所立可以斷言唐大中初所立高公佛堂碣所謂寺額嵩顯有西魏郡守高公餘烈名爵歲時碑亦存也者即指此碑也寺爲高氏感報恩施所建碑額篆文勅賜嵩顯禪寺碑記蓋嵩顯之名即出當時勅賜也

南石窟寺造相

在涇川王家溝今存（按通志稿南石窟寺洞相在涇川縣東二十里之王家溝東西二窟造相數十均北魏時製民國十四年北平國學研究所所員陳萬里偕外人親履其地剝離駁數外皮而影塑之形始見完好造相完存十之七八云）

南石窟寺碑

在涇川王家溝今存

夫玄猷沖回而繁霞塵其暉寶淵澄鏡而綺波式其氵口亻示口口玄亻氵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使三有紛離六塵蕩騎輪迴幽塗迷趣靡返者也是以至覺垂悲拯彼沉溺闇無口口口口口口口火宅秉洪一之維則牒口於渺境口夕暉口口之旦大千矚常樂之口口風既口口口口口口口若不還之訓周壽於昏明萬化茲口之範口播於幽顯通塞歸乎口口亻儀浴口口口口口口口皇帝陛下聖契潛通應期纂曆道氣籠三才之經至德蓋五帝之緯口康口口魏口口口口口口五教還融禮風

遠剖慈導開章貞宗顯誥戒口羇乎有心政口變乎口才彼岸口口口口口口口於茲將濟矣自惟鴻源帝鄉庇隣雲液議蹤翼親論畸慈附榮要山河連基齊晉遂得口口口口金於雲階斑爵五等垂玉於丹墀內備幃幄永委籍口專節戎場闢土之功未申耀威口口口口志靡逮豈謂乾陰雲敷皇澤雨灑沖旨徧加春華交映疑約兩嶽曜軒三蕃列土口口口口口口口崇海岳介爲冈洲遂尋按經教追訪法圖寶福起於顯世鴻款發於消心悟尋訓旨建口口口口厥涇陽簡茲名埠重巒煙蔚景氣之初交川流泱瀁鮮榮之後暢飛峭合霄玄崖吐液口口口口峙冥造之形風水巍散隍韶之勢命匠呈奇競工開剖積節移年營構乃就圖雙林之遺口口口口於玄堂類住聖之鴻京則巍凝於盧室羣像乖霄日之朗衆口表珠光之鮮曄曄焉若口口口口就岌岌焉如踊出之應法機又搆以房館建之堂門藻潔停津陰口口口宇禪區衆口口口口

窮微之僧近跂通冢之傍口靡誠神乎治端豪績瑛乎不朽刊銘口口遂興頌曰修修寘造冢冢太虛動以應有靜以照无宵經乖像口化亦敷口口紛口道隱昏塗造口口口口四色俗流競波愛根爭殖迴住幽衢沉淪口或聖覺匪遙眞圖訁口至哉大覺持暢靈口口口口廓茲聖維大千被化幽境蒙暉潛神吐曜應我皇機聖皇玄感協揚治猷道液乖津冥亓口口口九區懸鏡長幽三乘既駕六口斯流飡沐法齎深心道津鴻源流口是近是親均感退舊口口口口广躬冈款建斯嘉因乖阿疊巘蔚暎陽川遂戶飛窗翠錯玉妍雙林遠矣遺儀更鮮口口口口口永詮大魏永平三年歲在庚寅四月壬寅朔十四日乙卯使持節都督涇州諸軍事平西將軍口口涇口州刺史安武縣開國男奚康生造（碑陰銘排）平西府長史口口司馬敬西男安定皇甫愼（一行）錄事參軍扶風馬璣（二行）功曹參軍寧遠將軍華容男口口字元若昌黎人（三行）倉曹參軍奮威將軍樂陽子梁

端字鄉口天水人（四行）中兵參軍略陽口口广（五行）府主簿大水尹寧字慶安（六行）外兵參軍金城趙祚字興慶（七行）騎兵令軍事督護安定內史遼西段進字豐口（八行）長流參軍昌黎韓洪超（九行）城局參軍新平馮澄字清口（十行）參軍馮翊口口（十一行）口口將軍參軍北海邴才（十二行）別駕從事史（十三行）安遠將軍治史（十四行）征虜將軍安定內史臨（十五行）口口太守朝那（十六行）新平太守參軍（十七行）寧朔將軍趙平太守臨涇縣開國（十八行）隴東太守衡汧陽戈河（十九行）別駕從事史安定胡武伯（二十行）平漢將軍統軍兼別駕主簿安定胡文安（二十一行）主簿平涼員祥（二十二行）主簿口口（二十三行）別駕從事史安定梁僧授（二十四行）西主簿趙平聲（二十五行第二排）鎧曹參軍趙口（一行）田曹參軍董辨默（二行）曹口口逢（三行）史安定口口詢（四行）陽王胤祖（五行）平雷熾（六行）原郭松茂（七行）安定席道源（八行）張廣口（九行）從事口平涼員英（十行）部郡從事史馮翊口雍芝（十一行）門下口北地口神符（十二行）省事安定胡委安（十三行第三排）成口幼口口哲誠（一行）

口口口尸鳩故以別口之（二行）口口施於口口溫飽（三行）往口終後襲封者（四行）常口口口氵（五行）兄弟不得獨自跨擁口（六行）口口口不分孫故川口（七行）安定郡承沛國劉口（八行）濟口侯安定胡剛（九行）新平口口京兆李之口（十行）超口口口上谷趙椿（十一行）隴（十二行）馮法孫（十三行）令陽子武威陰（十四行）臨涇令口口口河（十五行第四排）口口令南陽口口（一行）臨洮太守（二行）令（三行）口得令口都羅宗（四行）口毓令（五行）姚（六行）陰審令扶風馬元咸（七行）進（八行）撫（九行）

（新通志稿南石窟寺碑在涇川縣東王家溝民國五年移置文廟保存碑額隸書陽文南石窟寺之碑額下横列楷書六字曰石窟寺）（主僧縱居石高當八尺以上廣四尺餘有文　十二行行存三十四字以文義書之每行應爲六十八字上半完缺已漫磨泐處幾被俗）（子妄作殊可笑也碑爲奚康生所立與嵩顯寺碑較相距不過一年文中頌聖諸辭詞句亦復略同銘詞中遂興頌曰四字尤爲叶二碑）（殆創成在前一人手筆而書法則此碑較勝碑石頗殘自發現迄今才十餘年而磨泐之字已多今據最初拓本及碑陰可辨之字一併）（採入碑之兩側當時亦有刻字而拓本遺之無從並錄）

（隴右金石跋尾　甘肅涇川新出南石窟寺碑全碑二十三行下有斷缺故每行字數不可計題額在篆隸間字極壯偉額上有石窟寺）（主僧武題名碑文驗既齋清維揚猶存太和時清象風度碑末題字云大魏永平二年歲在庚寅四月壬寅朔十四日乙卯使持節都督）（涇州諸軍事西鎮口涇州刺史安武縣開國男口康口造按魏書奚康生傳康生又以功封安武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後出爲平西將）（軍華州刺史始有悍績轉涇州刺史仍本將軍以甄用官族免爲御史所劾削除官爵尋復之與此碑結銜正合則造名爲奚康生無）（疑矣史又稱康生久爲將及臨州尹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數捨其居宅以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置則此石窟寺又爲康生造寺）（之無疑矣康生之轉涇州刺史及魏書史不明著年月今得此碑知其在涇爲永平三年又按竹郡王元略泉志云永平五年啟涿付）（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蓋即繼康生之後四節其職官再小中在年也碑陰題名三列可見者共五十六人）

按新通志稿所錄係據最初拓本今下層復有磨泐如第一行玄字第二行彼沉溺闕無字第三行風既字第四行彼字第五行基字均不可辨顧原錄亦有誤釋今凡更正十四字又如就字戲字拓本不誤而文義不易貫解通冢原釋通家考冢卽寂字見於莊子碑文省冢爲冢故以窮微通寂相對偶原釋爲家誤或以爲易字寀覡之亦非也魏書奚康生傳康生歷南青州華州涇州刺史故碑云芳約兩獄嘽軒三落其後乂爲相州刺史故其傳末云康生久爲將及臨州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每推居宅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置南石窟寺卽康生所建造相樹碑均爲康生以碑文及本傳證之蓋無可疑也

正光彌勒造相

出於天水今存

正光六年六月十日北林庭村宣景逢夫妻二人敬造彌勒像一區上爲

國家四方安靜一切治生之類普同其願

（馮國瑞跋記　民國二十一年天水大水縣南原迪廟卽黃瓜故縣得正光彌勒佛造相銅質鎏金高九寸許相背有字四十西北林庭）（村宣景逢不知何人）

按自正光以後魏政始衰五年三月沃野鎮人破落汗拔陵聚衆爲亂由是高平胡琛秦州莫折大提南秦州張長命韓香祖涼州于菩提呼延雄先後興畔關隴騷然生民困苦殆無可說此相造於是時其云四方安靜治生普同蓋出於信佛者之弘願實亦當時人民之迫痛呻吟也六年六月癸未改元孝昌史紀卽以孝昌紀年此相爲改元以前所造故仍用正光六年也

君遐碑

在天水中學校今存

君諱遐字樂延河南洛陽人侍中柱國

州諸軍事領西大將軍青梁二州刺史外

皇基緜遠口口口口口十一世祖體弘溫良

徒司明五教照理二義梁州總戎五牧進化雨著

玉潔方年敎學垂既業隆總髮過庭之訓早聞孝悌之風

鳳自卷阿駒維揚舊地盡圖望華窮海美君才陰之重寶

顯星□□移遷司州功曹雖云朝廷之知人抑亦鑫錄之
清遠將可以禾輝設性增潤實業　旨獎糾繆
用禮恭約齊晏謙遜漢疏雲京初構風道方開
杖教刑推畔讓訟頌聲繼路雖文翁之化
滄海望僊畫□□知人之哲聲流淛甸
□□□□□□□文　魏緯開懷以
非仁莫濟帝靜慮三旦明發二夕內
暴故陽于之徒無亂行之犯痾疾之
寘淆風掃奸掠雲除民俗慕德兵士歸仁
□□帝鄉瓊琇無滯芳聲俞闡韶□尤著
□□□備於五聽□過□□三宅進
□□□在三慕義建石途刻頌贊式
既方西翰將衫秦人泣送如嬰兒之失良母
國彥朝賢之□□□鄧林矣昔隨會入朝
□□於茲易云輔相之宜詩言惟翰之美君其
□□□□□□□天水呂雲合州府民豪望
哲□□后軒轅自生靈芝育瑞并寶出荊
伊何克生王國芳香綺年蘭馨岐嶷庭訓
舊威　彼爲籌衆我以風却自古大仇今復寫
耀日□□□□□□□作牧東兗
留牀兗地棄□□□□□□德化尤
仁君德音孔照德蹤周旦魯僖是超敢以寸石
（碑陰第一段）兼治中從事史主簿督護略陽清水二郡事天水姜胡（一行）懷遠（二行）
主簿都護漢陽郡事（三行）雲（四行）兼主簿西曹書佐天水（五行）兼主簿西曹書佐
都護上封顯親二縣事王儉（六行）伏恭（七行）兼西曹書佐祭酒從事史略陽垣
恆（八行）遺（九行）從事史督護漢安中城（十行第二段）安子平涼員獻永（一行）上谷寇德
敬（二行）治中督護清水郡略陽王違遷（三行）襄威將軍（四行）軍兼別駕督護略陽
清水（五行）水二郡京兆韋融元（六行）長史行隴西鎮督護天水隴西二郡河東
侯（七行第三段）部漢陽從事史南安（一行）從事史兼略陽郡督護黃令（二行）從事史
兼清水郡隴西（三行）李遜（四行）道恭（五行）從事史兼典籤南安焦緒（六行）從（七行）從（八行）
從（九行）

（新通志稿　對邈碑民國十四年夏出土於天水關帝廟廣場今存附近小學北魏年月新見況入陳萬里校碑錄　廟）

按此碑有名字而失其姓以文義考之當爲元魏宗室仕至東兗州刺史歿於兗地而秦州故吏爲之建石刊頌考諸魏書宗室諸傳其官閥無與碑相當者知史書所載遺落不少也志稿據陳萬里校碑錄今得拓本爲正其脫誤惜拓本無碑陰未能全爲斠訂耳

千佛洞造相

在敦煌縣南今存

按敦煌千佛洞舊名莫高窟依李君修佛龕碑創始於苻秦建元二年沙門樂僔始建一窟次有法良禪師又於窟側更即營建復有刺史建平公東陽王及合州黎庶造作相仍至唐武后聖曆李君修龕時有窟室一千餘龕蓋其造相多在南北朝時矣今尚存三百餘窟有大佛二一高十八丈一高十六丈俱就山石鐫造奇偉甲於震旦又經唐宋元三朝歷次增修壁畫精秀像設莊嚴所謂神秀幽巖靈奇淨域非虛語也

敦煌銅佛造相銘

在敦煌千佛洞今存

大統二年三月十五日信士王吉敬造佛軀願亡父永生天界

慈航宮造相碑（新通志稿此佛高五寸餘合其造化風上座厚寸餘線畫刻陰文楷書二十四字如右佛藏敦煌石窟像寫實堅李君助得）

在秦安縣西王家峽今存

按民國十五年秦安縣西王家峽民人掘井得石碑一石塔二石鼓六佛像二碑高四尺二寸額高廣各二尺五寸刻有慈航宮碑隸文四字下有佛相二佛相上平列小佛相七左右各二其下有文今全泐矣一塔十層皆有佛相一塔僅存三層皆有佛相或云此俱塔之上截塔基必有文字未出土也佛相今存一爲下半身其一及石鼓俱佚又云當時出土尚有石劍及他石刻今無考矣十層之塔後移蘭州刻鏤殊精細自爲北朝佳作聞安侍御曉峯於發現後有記考證之惜未見也

石佛鎭造相殘字

在天水縣北今存

使持節撫軍將軍大都督權口口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口州刺史秦州大中正口景口州主簿都督子景姪景

（新通志稿石佛造相在天水北鄉石佛鎭文字殘缺可辨者使持節撫軍大將軍權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口州刺史秦州大中正景州主簿都督子景姪景及父母眷屬一十餘字考秦州大中正景當正史者魏周間有李昭玄孝維權景官而景官爲題親人於地爲近此刻有一權字三景字得與佛相卻後周權氏所鐫疑今依秦州新志修通志誤以爲寺今石在縣師石佛鎭石佛有寶鐫字在秦州）

按周書權景宣傳景宣初爲平西將軍秦州大中正西魏大統中以大都督豫州刺史鎭樂口敗東魏將劉貴平進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與石佛文合秦州大中正當是依舊帶職故未再敘石佛文口州應爲豫州此相造於大統時通志以爲後周所鐫微誤

回中山造相

在涇川西門外今存

（新通志稿回中山造像在涇川縣城外里許涇汭二水交流於山麓山上有子母窟其前就形勢鑿石爲窟中有佛相甚巨一尊嵌壁間高四尺餘石龕雕佛跏趺像除滿身纓珞雕鏤並精而六朝精品也惜佛首斷缺新以石相首冠之殊覺不類其他碑石相尤夥左右壁龕之多爲唐以前遺物已毀者）

西魏隴山刻石

在固原縣境今佚

（北史于寶傳大統十四年周文帝與魏太子西巡到石隴山上錄功臣名位以次鐫勒）

宇文貴紀功碑

在岷縣境今佚

（周書宇文貴傳大統十六年梁企定反貴與豆盧寧史寧討破之乃於渠株川置岷州朝廷美其功遂於東坂立碑以紀其績）

北周魯恭姬造相記

在淸水古城原今存

天和二年六月十口日和口口（一行）左員口口郎南陽枹罕二郡太守（二行）郡功曹郡平望淸水句注襲爲亡（三行）妻魯恭姬造釋迦定光并等身像（四行）二軀息刺史蔡國公士曹從事功曹長（五行）暉次息長榮姪仕遵僧允僧進顯昌（六行）孫懐口楊氏妹鳳姜垣氏女永妃（七行）畢氏女如女女保妃（八行）

（新通志稿魯恭姬造相在淸水縣之石坡城淸道光初出土石首殘缺字八行每行字不等求得拓本不識是否正面刻文原文謂遺釋迦定光並等身像二軀或別有一石不可知據聞今存一相則當地耆老所傳必有已失之石也秦州志據稱魯恭姬造相碑在淸水縣北趙充國祠之東爲佛相石高六尺一面刻佛像一面刻字）

按此記後得拓本第一行和字僅存左半禾字志稱人名上誤句字而亡字并字均誤今皆更正

石蘭靖墓誌

明時出於臨夏北原今佚

君諱靖字士安冀州樂陵人也其先周成王之子石文侯之孫漢魏以來

奕敍相傳十一世晉錄尚書荊州刺史累集光輝英風相繼祖延便弓馬從魏道武西征任統軍留鎮枹罕因而家焉父祚夙經行陣任第一軍主公幼懷朗悟明哲若神永熙二年任洪河郡守至大統二年中授都督任河州尋除大都督儀同三司武成元年授開府二年除甘州刺史倉泉縣開國公邑三千五百戶降年不永春秋六十有七薨於位有詔贈河渭二州刺史以大周天和三年歲次戊子十月二十二日葬於枹罕縣廣大原立碑封樹乃爲銘曰猗歟胄胤世出能官惟公繼緒神武桓桓方超逸翮遐掩幽攢庶因貞礎永播芳蘭

（乾隆河州志石闕墓在北原明嘉靖乙酉其倉總兵誌半在韓醫羅氏家舊藏半石合之得全文誌石無恙此墓明年遂墓址不可辨）

按魏書地形志河州領枹罕金城武始洪和臨洮五郡誌作洪河當以音同而誤開府舊作開封府則俗鈔增入魏志南秦州仇池郡有

倉泉縣即靖所封舊訛食泉今原石久佚皆以意更正之

田弘神道碑

在固原縣今佚

公諱弘字廣略原州長城縣人也本姓田氏虞賓在位基於揖讓之鳳鳳凰于飛紹於親賓之國論其繼世之功則狄城有廟序其移家之始則長陵有碑况復高廟上書小車而對漢主聊城祭鳥長岳而歸燕將公以胎教之月歲德在寅載誕之辰星精出昴是以月中生樹童子知言水上浮瓜青衿不戲而受書黃石意在王者之師揮劍白猿心存霸國之用魏永安中任都督翻原州城受隴西王節度于時洛邑亂離當途危逼憑樂征伐不出於天子畢賢誅暴寄在於強臣太祖文皇帝始創霸功初勤王室秣馬蒐乘誓衆太原公仗劍轅門精謀當世隨何遠至賈釋漢帝之憂許攸夜來即定曹王之業永熙中奉迎魏武帝入關封鴻陰縣開國子邑五百戶太祖以自着鐵甲賜公云天下若定還將此甲示寡人白水良劍能朝而斷陳寵青驪善馬週車而賜李忠竝絕輿服足爲連類大統三年轉帥都督進爵爲公十四年授使持節都督原州諸軍事原州刺史仙人重返更入桂陽之城龍種復歸還尋白沙之路公此衣錦鄉里榮之時從太祖戰河橋復弘農解華山圍平沙苑陣每有元勳常蒙別賞太祖在同州文武並集號令云人人如紇干弘盡心天下豈不早定即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前魏元年轉驃騎大將軍開府祁連猶遠即授冠軍之侯沙漠未開先置長平之府梁信州刺史蕭韶寧州刺史譙淹等猶處永安稱兵漢陽公受命中軍迅流下瀨遂得朝發白帝暮宿江陵猿嘯不驚雞鳴即定西平返羌本有漁陽之勇鳳州叛氐又習仇池之氣公摧鋒直上白刃交前萬死一決凶徒多潰身被一百餘創傷肉破骨者九瘡馬被十槊露布申上朝廷壯焉屢糾糾魏有去傷之歌寄露凄裳周受惟新之命乃

晉爵封鴈門郡公食邑通前二千七百戶保定元年授使持節都督岷州諸軍事岷州刺史隴頭流水延望秦關川上峨眉猶通蜀道公不發私書不燃官燭虎則相負渡江蟲則相銜出境四年拜大將軍餘官如故衛青受詔未入玉門之關竇憲當官猶在燕山之下公之此授差無慚德渾王叛渙梗我西疆宕羌首鼠潛籍携貳公受脤于社偏師遠襲揚旌龍涸繫馬甘松二十五王靡旗亂轍七十六栅鵝奔雉竄既蒙用命之賞乃奉旋師之樂天和二年被使南征帶甲百萬舳艫千里江源水起海若乘流虹官之城登巢懸發吳兵習流長驅戰艦風灰箭火倏忽陵城公以白羽麾軍朱絲度水七十餘日始得解衣朝廷以晉剋夏陽先通滅虢之政秦開武遂始問吞韓之謀是以馳傳追公以爲仁壽城主齊將段孝先制律明月出軍定隴以爲宜陽之援公背洛水而面熊山陣中軍而陳行首乘機一戰宜陽衛壁增封五百戶進柱國大將軍司勳之册也建德元年拜大

司空二年遷少保姬朝三列少保爲前炎正五官冬官爲北頻煩寵命是爲賢能三年授使持節都督襄郢昌豐唐蔡六州諸軍事襄州刺史江漢之間不驚雞犬樊襄之下更多冠蓋既而三湘遼遠時遣鵩入五溪卑濕或見鳶飛舊疾增加薨于州鎮天子武凌雲之閣言念舊臣出平樂之宮實思賢傳有詔贈某官禮也即以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歸葬於原州高平之鎮山鼎圖玄甲輕車介士一依霍驃騎之禮衛將軍之葬嗚呼盛哉公入仕四十五年身經一百六戰通中陷又疾甚骨參刮骨傳藥事多關羽而風神果勇儀表沈雄學不專經略觀書籍兵無師古自得縱橫青烏甲乙之占白馬星辰之變九宮推步三門伏起天弧射法太乙營圖並皆成誦在心若指諸掌虜青犢之兵甚有秘計燒烏巢之米本無遺策西谷賊退屈指可知南郡兵迴插標而待常願執金鼓而問吳王橫瑚戈而返齊地有志不就忠貞死焉世子仁恭等孝惟純深居喪過禮對其苫寢則梓樹寒生聞其悲泣則巢禽夜下嗚呼哀哉乃爲銘曰天齊水合日觀山連兵強東楚地遠西燕五卿咸正三王並賢靈龍更起燧象聯燃自天之德乃顯乃父維嶽降神生申及甫北門梁棟西州雲雨勇讓燕城名題漢柱公始青衿風神世載猛獸不窮家禽能對劍學千門書觀六代有竭忠貞無違敬愛乃啟軍實乃握兵謀澆沙成壘聚石成圖風雲順逆營陣孤虛靈雨鉦鳴燧火飛狐淮陰受册車騎登壇公爲上將有此同官下江燒楚上地吞韓推功玉案定策珠盤天有三階公承其命國有六卿公從其政台曜偕輝槐庭重映匡贊七德謨猷八柄腹滿精神心開明鏡伏波受賑樓船推轂東道未從南征不復飲丹有井澆泉有菊功存柳林身在橋木移茵返葬挽柩山行銘靈隴水哀挽長城山如北邙樹似東平松門石起碑字金生泌泌山河熒熒胤子泣血徒步奔波千里荼木先枯悲雲即起世數存沒哀榮終始

按此碑庾信所作其石久失諸志多依文苑英華九百五錄之考周書弘傳與碑文大略相同似傳即據碑而成惟大統三年轉帥都督下傳省進爵爲公句則其後進封雁門郡公爲自鶉陰縣子超階進爵自不如碑文爲有次第碑文建德元年拜大司空二年遷少保傳則爲建德二年拜大司空而省去遷少保事亦不如碑文爲詳碑文弘爲原州長城縣人傳云高平人考魏書地形志原州領高平長城二郡高平郡領高平里亭二縣長城郡領黃石白池二縣後周改高平郡縣俱爲平高長城郡改領長城平涼二縣今碑既省郡而列敘州縣傳又去州縣而僅載郡名就地理沿革言之若爲長城則爲今之平涼若爲高平則爲今之固原碑傳兩異未知孰是至其葬於原州高平之鎮山則在今固原地也依碑文應標爲紇干弘神道碑今從史傳錄其本名

宇文廣墓誌銘

在天水縣境今佚

公諱廣字乾歸邵惠公之元孫幽孝公之長子若木拂日長虵委天龍圖幕河之光神鼎連雲之氣六辯搆字五運徵祥是以維嶽降神自天生德凝脂點漆日角珠庭爲子則名高五都爲臣則光照千里華蓋中天之峯未階其峻虞淵浴日之水不盡其源歲在鳩車年方竹馬月內桂樹切問能訓石上木生懸思即悟年十一孝公薨煢煢在疚餘慕過禮泉驚孝水竹動寒林三行克宜八翼斯舉大周建國宗子維城設篚封人分司典命開國天水郡公食邑二千戶元年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其年四月授都督秦州刺史孝公久牧汧隴遺愛在人今見撫我君之子（已上四行前後俱）豈獨司隸之臺鮑宣累葉丞相之府韋賢重代二年拜大將軍方衞青之張幕册重元勳擬韓信之登壇榮高獨拜武成元年遷都督與

梁等十九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嶓冢導漾乃濟漢之東流蔡蒙旅平實華陽之西極其年九月改封蔡國公食邑萬戶地接韓城關臨楚郢戶封八縣恩深寇恂之功邑啓萬家事極曾參之賞保定元年授少司寇汪戶莒生函關爵動載酒風車幸無冤氣親囚軍府或聽鳴琴二年轉守蒲城都督潼關等六防諸軍事其年閏月遷都督秦渭等十二州諸軍事秦州刺史公亟牧冀城頻落隴坻豪桀斂手貪殘解印加以上谷精兵漁陽噪鼓北臨高柳南望長榆匈奴下馬之山貫相藏酒之谷莫不遠慕威聲遙承風化二年春詔向甘州迎皇后有文書手仲子之歸紀裂繻來卿爲君逆自非名高絕圖威被和鄰豈得稱族而行寮君之命四年授柱國大將軍昭陽以功高見用項梁以名將當官以今方之彼有慚德天和三年授都督陝虞等八州廿防諸軍事陝州刺史屈產垂棘既有滅虢之兵王官鬻馬非無絕秦之路公以正正鼓旗閑閑車軌服叛威邊算無遺策但以中外久勞積斯災疾山川則並走羣望賓客則諸侯在門是以請謁承明言歸湯沐方詢夏郊之祀或辯桑林之祟更除秦州刺史仍襲父爵幽國公分流之嶺未登晚塞之城空望太夫人以公羸瘠悲泣相守胸氣交衝奄捐館舍公頓伏苫寢水漿不入雖王人勸奪瘠鉅愈增母死于子子死于親慈孝之道一朝總集大漸之辰春秋二十有九四關罷市三軍行哭言尋聽訟猶見寒棠蓬顯空營唯餘衰柳謚贈某官禮也六年六月歸葬于秦州之某原玄甲啓路追軫驃騎之功龍旂贈行深悼東平之遠公亮直惟忠溫恭惟孝居之仁義飾以禮樂風神機警聰叡精明有仞于宮牆無形于喜愠金版玉策之記枕籍忘疲蘭葉芝花之圖齋映必舉碣石秋雲昭陽落月思風含臆言泉流吻翩翩書記則阮瑀陳琳往往風流則王濛謝朓語其百發弓絕于猿吟論其百中劒深于雁陣枚乘之望梁苑不憚棄官樂毅之求燕路無辭千里至如應變將略指遠立成帷幄謀猷孫吳

閭合有品藻人倫之志有清平天下之心鵬路忽摧龍津遂墜嗚呼哀哉太宰早茂三荊長辭萬始撫養遺孤連枝同氣馬援之戒兄子義存誨飭王沈之事世叔情深愛敬同德比義此之謂乎乃爲銘曰御乾從紀乘離作聖白環讓德玄珪受命平一地紐增輝天鏡傍陰數國前臨七政地屬先登時逢下武玉璜撥亂金縢光輔邢晉承家邢茅胙土波分建木派流玄漚景命寅序徽猷淵塞忠有令圖孝爲全德山節在政柏年守職瀚海將臨燕山行勒平樂高宴金華說經羲儒璧水觀禮明庭相風待賦承露須銘乘舟向月策馬隨星德畢克明能賢允淑上將授脤元戎推轂趙失東漁胡亡南牧箭下遼城泥封函谷哀衣頻露丹旐亟卷約法情推繁辭理遺盜烏懸察疑蛇立辯人共官園家同野蘭蹊雲推景轉風落仞星裂中台山傾左鎮夏極舍爵殷階啓殯緣幕躑行明旌庭引秦川直望隴水分飛山河滿目容衛靈歸陵圖石馬車書哀衣小山搖落長林變衰悽愴原隰荒涼宅兆樹密人稀山多路小十里松城千年華表夜臺方寂窮泉無曉

按此誌亦庾信所作考周書廣傳廣以武成初位大將軍梁州總管歷秦陝二州刺史薨葬隴右與誌略同惟無周初即爲都督秦州刺史事可補志乘闕文至今見撫我下疑僅脫一吾字其文蓋爲吾君之子嚴輯庾信文以爲四句均有脫誤似非

趙佺墓誌

出於天水三陽川今存

公本姓趙諱佺字元昌天水上邽人也源其濫觴顓頊肇興叔帶階子游天賜二筒而象翟無聊登山得寶符而取代先零點虜既峒銳於允國京兆豪民亦移風於廣漢予卬位高吮擁恩重褒奇秀異隔代聯華十世祖融漢司隸校尉祖賓育秦州別駕卒贈豫州刺史父琨沖廣州長史順陽

郡守君稟淸和之氣資純懿之德年猶紈綺便已嶷然雖孔文舉幼而穎悟江思玄少而博洽公之夙成可爲聯類年十四魏陳郡王臨蕃辟爲主簿昔黃瓊之居江夏賈誼之在洛陽度德均年彼有慙色于時太祖霸業將基地已參分臣皆十亂羣士慕嚮異人並出相府旣開召公參軍事俄署曹頎如謝晦參宋高之府有同賈詡從魏武之軍仍除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都督馬恬宗戚之貴嵇康絕俗之高擬倫二子時難其選大統之中王師東掃太祖親御六軍留公摠留府十八曹事凱入策勳命爲尉遲氏昔張孟從軍婁敬委輅賜姓命氏必有殊功尋除頻陽縣令王翦謝病之鄉秦皇陳過之所地卽三輔民雜五陵俗號難治人多趨捍公揚清折濁濟寬持猛權豪屏風柴庶鼓腹旣裂美錦且泛鳴絃及皇室勃興冢宰作相乃召公爲中外府集曹加前將軍左銀青光祿大夫蕭望之之儒雅劉更生之術學儔今望古未爲多謝太宗踐祚入爲御正上士出入三載

遷司隸大夫時値大將軍邵國公出鎭蒲反妙簡英儁除公大都督蒲州治中摠府司馬河東郡守董戎什切驥足務繁主武望隆股肱寄重自非忠公幹略無以剋膺茲選前後稱職帝心簡在乃授公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同桓沖之戎號兼鄧騭之儀比傳呼甚盛宗黨榮之尋除小司成俄遷祇師中大夫共治之美未易其人乃出爲秦郡守求馬問羊猶遵前榮帶牛佩犢自改舊風教化大行威懷爭著而與善無徵不救所疾以天和六年正月九日春秋卌八卒于位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鳳州諸軍事鳳州刺史謚曰敬以其年十月廿八日窆上邦里之山禮也惟公資孝爲忠稟禮成敬伏膺儒術則負笈從師志隆堂構則彈冠入仕御下以寬與人以信約身以儉處物以公方當贊此隆平參茲多士而降年弗永遽從怛化悲陵谷之遷貿懼遺芳之不傳陳詞無愧乃爲銘曰隋珠和玉趙璧夏璜豈如顯允邦國之光頻參大府爰紐戎章儀均論道任卿惟良寒松比秀秋菊爭芳波瀾不測墻仞誰量厚地高天相去幾千幽幽深夜寂寂窮泉死而可作吾當與旋

按此誌出於天水縣北三陽川民國二十五年築路得之石方一尺二寸有隸書蓋文開府儀同鳳州刺史尉遲墓誌十二字字大寸餘誌文凡二十九行行各二十九字楷書朗逸北朝佳構全石無缺毫損傷尤難得也

麥積崖佛龕銘

在天水麥積山今佚

麥積崖者乃隴坻之名山河西之靈岳高峯尋雲深谷無量方之鷲島迹遁三禪譬彼鶴鳴虛飛六甲鳥道乍窮羊腸或斷雲如鵬翼忽已垂天樹若桂華翻能拂日是以飛錫遙來乘杯遠至疏山鑿洞鬱爲淨土拜燈王於石室乃假馭鳳禮花首於山龕方資控鶴大都督李克信者以籍宿植

深悟法門乃於壁之南崖梯雲鑿道奉爲王父造七佛龕似刻浮檀如攻水玉從容滿月照曜靑蓮影現須彌香聞叨利如斯塵野還開說法之堂猶彼香山更對安居之佛昔者如來追福有報恩之經菩薩去家有思親之供敢緣斯義乃作銘曰鎭地鬱盤基天峻極石關十上銅梁九息百仞崖橫千尋松植陰兔假道陽烏飛翼載輦疏山穿龕架嶺糾紛星源迴旋光景壁累繹文龕重佛影雕輪月殿刻鏡花堂鐫石壁闇鑿山架梁雷乘法鼓樹積天香漱泉珉谷吹塵石牀積靈眞館藏舟册府芝洞秋房檀林春乳水谷銀砂山藪石柱異嶺共雲同峯別雨翼城餘俗河西舊風水聲幽咽山勢崆峒法雲常住慧日無窮方域芥盡不變天宮

（通志金石略麥積山應乾寺重修七佛龕銘庾信文在秦州）

（任其昌遊麥積山記山在秦州東南約百里石崖最高處曰牛耳雲寫西刻又漸卜爲洞龕十餘崩明中木棧爲野火所燒棧絕間斷人不能至乃僧從背入之內多石碑惜不能名其字書漶庾子山佛龕銘眞跡盡佚其內寺中碑銘則使人所惜也）

（宣統甘肅通志　麥積崖佛龕銘在秦州後周庾信撰文相傳舊碑存山谷洞中字亦所書今只亂餘石塔寒人不能辨寺中碑則附此）

（靖甲下贈右道稱納所稱）

（新通志稿　此石如果尚存必於石造相附刻或在下層或任碑陰六朝遺構風行一時雖剝蝕銘文字工穩不等此必當時文人之筆）

（而唱府名著遺傳爲其所作歸觀文筆亦饒中庾珠不但借由志步歸本湖府所書似近武斷）

建崇寺造相記

在秦安鄭家川今存

惟建德三年歲次甲午二月壬辰朔二十八日己未佛弟子本姓呂蒙太祖賜姓宇文建崇夫靈象神容遺形異品吡倫讚道數五抽之陋化顯揚設教斯晴百代聚沙起塔欲崇盧之妙旨崇實因業淺又息別將法和爲國展效募衛戎首從柱國銑國公益州征討因陣身故是以側竭家珍興起福刊造浮圖七級石銘壹師子乙覆輒於冥積採取將來之因身骸分流欲追之懷寓於乙念之善又願帝祀永隆萬國來助普濟一切曠刦師宗六道衆生同登斯福

（碑陰）亡祖秦州都督長呂帛冰女定口口劉騎大將軍南道大行臺秦州刺史顯親縣開國伯亡伯興成伯母帶神龍驤將軍淅州刺史亡父興進亡母元娶亡母男娥亡母貨委亡叔法成叔雙進兄天儒弟道伯亡姊李委姊男委妹伯男輔國將軍中散都督開國子宇文建崇輔國將軍中散大都督宇文嵩弟進周崇息雍周法達孫洪濟崇妻王光容息女含徽子明月息妻王花姪爭和姪子孝子慎子恭保和達和善和伯母王阿松佐男兄妻忤思妙弟妻王寶輝姪女仙輝小輝絲女弟婦權帛妙息口女姊赤女佛弟子權法超佛弟子王堪書佛弟子權仕賓

（宣統甘肅通志　建崇寺碑在秦安城南十里之鄭家川高二尺餘寬二尺餘上截背鑿佛相下截鐫文額題建崇寺碑陰並鐫家世存）

（亡及官爵名字來[illegible][illegible]屬一人字跡均完好光緒戊子三月初六日山側居人獲得之移置村廟今尚存其爲北周物無疑碑載秦州部）

（曾延呂帛蓋氐酋也漢文帝初呂文和自沛徙秦世爲略陽酋豪傳手諸權列翼存襲官宅太尉子光生有異瑞僭位爲後涼二世國滅）

（其族屬任略陽者綿延至後周賜姓爲部落長則呂氏之澤長矣秦安古略陽地故此碑出縣城南川或猶遺跡一年周武帝翦數天下）

（像寺龕紫壁造塔相願建詔首一可疑也有周禁佛道二教在建德三年五月此碑立於二月自千得以邊詔論又翻周無顯毀縣而建）

（崇伯父封顯親伯二可疑也考前代封贈或以郡望或以其居且有不在此數李氏隴西趙氏天水此以郡領也以權德興居於略陽而）

（封成紀伯先事其初言之也建漢伯封顯親亦題是耳又稱文藝書法供形狼簡題賜姓大臣不善如此不知曾崇事世氏曾因其子戰）

（死遺相資禮往宿在像相文字工揣恐非所計也又云所稱銑國公史册厥身不知歷代事業不入史者其軼事往往別見此碑出而建）

（崇之名傳則當日之顯揚家亦爲不侯矣又何疑焉）

（新通志稿　建崇寺造相在秦安縣南鄭家川碑高二尺六寸廣尺五分碑首兩面深刻均作龍蟠之狀碑陰凡四層第一層方二寸）

（許拓本不甚明晰第二層作七龕均有佛相一第三層則中立大像一旁侍二菩薩西方三聖也第四層題名十六行行十一字惟姓）

（呂及七級二字一格碑陰亦作三層第一層則建崇寺三字第二層中壁大相一旁侍二當爲釋迦文佛第三層所鐫皆其家屬親黨亦）

（十六行行十四字舊通志碑末佛弟子三人姓名今已不存又所載文精闕有舛誤今俱爲補闕訂正此石出於光緒十四年尚未及五）

（十餘年剝蝕已多亟加珍護細視小楷書秀勁有法的爲六朝人手筆當時或期偶作成謂呂氏氐酋文義書法俱形猥劣則皆以隋人）

（院隴右人館關文字縣尤衡之失之遠矣）

賀婁慈神道碑

在皋蘭縣境今佚

昔者軒丘命氏初分兄弟之姓若水降居始建諸侯之國自是以官爲族因地爲宗水派枝分其可知矣公諱慈字元達本性張淸河東武城人也仕于周張仲爲孝友謀于晉張老爲賢臣韓有開地則五世強國趙有孟談則三卿不戰祖慶少習邊將恐伏智勇雖復五車竹簡不取博士之名一卷兵書卽以將軍自許角端在手必無齊魯之侵蓮花插腰甚得蛟龍之氣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績城縣開國伯贈河州刺史父琛公子公孫有鎡基于天下良工良冶有世業于家風書則百家可知劍則千人可敵三槐以寵鼎象物知其神奸五等以桓珪班瑞守其宮室君以才望衆而有之終于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武定縣開國公贈河州刺史公秉山岳之靈受星辰之氣年在髫髮甫就勝衣竹馬來迎已知名于郭伋羊車在道卽見賞于王澄豈直童子明經書生說

卦而已至如釋河清論秋水高談故以辨折龜林聲馳鹿野國家官族君爲首姓起家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襲爵爲公邑合一千六百戶弱冠登朝傳呼甚寵漢魏台鼎故無此比中朝方伯罕有其年大冢宰任總機衡是勤王略借君忠壯委以爪牙鎭左廂親信出梁州防主華陽西極漢水東流巴濮既寧沈黎即靜保定四年王師北伐以君驍勇被召將兵師下宜陽身登函谷將燒白馬之城以覆烏巢之壘既而中途甚雨未獲圍原軍師聞喪不成侵宋柱國趙王今上之第九弟也文則河間上書武則任城置陣作鎭岷丘陽掩錦水白虎之俗雖安黃龍之盟不定以君智略入佐中權天和九年授使持節大都督治柱國總府司錄仍轉司馬餘官封如故相如西喻鏤石于靈山武侯南征浮船于瀘水方之今日彼獨何人九品課工爲上之下四年入朝歸事宰旅即受載師大夫將命齊國尋盟出境即用和鄰之儀入國聞喪仍從會葬之禮可使南面此之謂乎時以本官入治軍正至如渭水兵書在心爲志軒丘陣法聚石成圖既得師不疲勞兵無怨讟入陪中禁更領儀同郎客城池門關戶籍咸資巡警兹用司存帝城近臣公宰密戚如逢司隸似畏都官既而孤城鄭塢不相其年巴水浯翁不醫其疾春秋三十有二奄捐官舍呂子明之疾甚歎軫吳王阮元瑜之長逝悲深魏主有詔贈某官禮也以建德四年三月日歸葬于河州苑川郡之禁山公六郡良家西河鼎族地壯金行人雄寒氣兵書七卷河水浮來射法三篇天弧夜下鋒旗不息刁斗恆驚猶得馬上讀書軍中習禮太史子儀善于謀策諸葛公休長于撫馭四代儀同三司七世河州刺史鐘鼎成烈冠蓋連陰所謂生爲貴臣死爲貴神者也但以遊魂久客反葬途遠道阻山長妻孤子幼哀聲滿野愁氣連雲况復松櫝飄颻方臨武威之戍丘陵迴遠直對臨洮之城馬援亡于武溪尸櫬返于槐里梁鴻死于會稽妻子歸于平陵嗚呼哀哉嶇崎遠矣昔者繁昌祠前即有黃

金之碣德陽墓下猶傳青石之碑是謂勒功乃爲銘曰七葉佐漢五世相韓忠臣入仕孝友當官青城仙洞黃石祠壇臺塔走馬書足迴鸞武定鳳飆霸城嚴肅竝馳雙傳俱分兩竹重世刺擧連鑣哀服草腓青丘風馳赤谷世不乏賢挺兹上嗣孝有三德忠無二志劍足身斑書堪面試於鄭既乘高墀且珥龜轉印函蛇盤綬筍左右將軍前後常侍繼踵五侯因循三事塔蒞九坂艫舳雙流還驅木馬更引金牛江波錦落火井星浮蹄酒望帝安歌蜀侯受服河陽偏師洛浦置陣成皐連旗廣武朝兵減竈夜營多鼓節起六纛錄推九虎倏忽人世俄然今古崇發兩星賢驚二豎遊魂通夢言返舊塋紫泥賜册黃腸贈行途登石紐路入金城寒關樹直秋塞雲平劍埋合柱書藏鑿楹武侯爲廟欒公爲社雲蓋低臨霓裳紛下碑枕金龜松橫石馬永矣身世留名華夏

按魏書地形志河州無苑川郡當爲北周所置苑川乞伏氏所都其地蓋錯綜於今皋榆沙臨之間碑爲庾信所作石已久失今依文苑英華及嚴輯庾信文錄入

麥積山摩崖一

在天水麥積山今存（馮國瑞麥積山石窟志　麥積山二字在康關大佛相鈞面與崖石同色久與乃汧書古俊逸爲北碑書體自遒勁之一字大可八九尺）（當出西魏或北周手筆隴內摩崖大字恐無出其右者）

梁大同造相石幢

在敦煌三危山今存（新通志稿　大同造相石塔出於敦煌三危山民國十八年四月十八日鄉人於觀音堂舊址掘得都存數層每層上段作圓形鑿四龕）（龕各刻　坐佛狀貌奇古各不相同塔頂刻作卍字形下段作六面形面刻一立佛相中段作圓形刻金剛經文末刻大同二年信士）（張發敏造此塔祈亡母超昇天界今俱完好）

鳳凰山摩崖

在成縣西今佚

（輿地碑記目大雲寺碑在鳳凰山上去成州七里隋始眞考跋後蹟上有刻字云魏永平十二年又修梁開崖上刻云梁大同九年）

隋李阿昌造相碑

在涇川水泉寺今存

維開皇元年歲口丑四月庚寅朔廿三日壬寅佛弟子李阿昌等廿家去歲之秋合爲仲契每月設齋吉凶相逮今蒙皇家之明德開興二教然諸人等謹請比邱僧欽爲師徒名曰大邑遠哥如來久完之疑擇親爲行本覺施財物營造精舍土木之所存遠採名山之石建兮碑像莊嚴於工口淸奇盡於思巧林果山地靡不有備瞻仰周曲口開迷悞路人觀者無不念矣既成口口口此輿造之功一願鍾報於帝王口口口實素之文口口口口於北祠谷口口口口康隆口口口口口春大口口口口及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有形口口口値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上段佛相右各三行）左像主左寺頭浮圖主□定（一行）都邑主寧遠將軍右員外常侍鶉觚令李顯（二行）邑師比丘僧欽化主董伯奴（三行）邑師比丘道珍都化主楊奴奴（行）都邑主前宜陽郡守李阿昌（二行）都邑正白李香口口口口口（三行下段凡十二行）都維那胡元口典錄員安和（一行）典錄華繼世香火郭序禮（二行）香火郭道集齋主李運祥（三行）齋主杜伏榮（四行）邑生長安縣人車騎將軍左光祿韓定口（五行）邑生周延矩邑生李道口（六行）邑生長安縣人劉小洛邑生李道口（七行）邑生龐猛集邑生李道口（八行）邑生梁孟先邑生孟口口（九行）邑生胡苟奴邑生呂口口（十行）邑生袁元口（十一行）邑生輔國將軍前河東郡守梁令伯（十二行）

按此碑在涇州故城水泉寺高四尺一寸廣一尺四寸厚四寸碑陽三層其上中爲佛相兩傍各題名三行其中即造相記凡十三行行十八字其下題名十二行碑陰作四層皆鑿龕刻佛相碑之兩側亦如之自周武帝禁斷二氏隋初始復解弛故碑云今蒙皇德開興二教碑文雖後段不少剝泐固亦象教再興一史料也而金石書錄均未採入民國二十七年門人石仁甫于役涇川拓以相貽爲之驚喜不置題名中如鶉觚令李顯宜陽郡守李阿昌車騎將軍韓定口河東郡守梁令伯皆鄉邦宿獻可備志乘甄錄

辛威神道碑

在臨洮縣境今佚

公諱威字某河南洛陽人也奮姓辛隴西人其若水之源纂商邱之冑邑於大宅實定其居封於小辛乃成其姓是以三川披髮辛有得見事之機八卦占爻辛廖有知人之鑒佐治以東都上將魏帝解衣武實以西國功臣漢王推轂祖大汗渭州刺史（碑作武川太守）考生河州四面總管大都督鄉右貴臣河西鼎族公侯踵武岳牧連鑣並得聲振長榆名雄高柳公秉靈山岳誕載星辰結髮嶷然韶年成德澄波萬頃建標千仞銳穎既高光芒已遠青衿學劍既爲人主所稱童子論兵即佐中軍之策永熙元年入仕蒙授直盪都督太祖文皇帝雪舊君之恥建西伯之功始裂鴻溝初登函谷公濯衣沐髮仗劍轅門輟洗足而相迎下賓階而顧問自此即居帳內仍爲直寢授寧遠將軍羽林監白土縣開國伯邑五百戶大統元年從迎大駕進爵爲侯增邑三百戶加冠軍將軍散騎常侍轉大都督公善於用兵長於撫御自攻洛陽定弘農戰河橋平沙苑冒刃衝鋒前無横陣況以弦木六鈞函犀七屬門多懸胄射必中猿山積器械谷量牛馬軍吏計功司勳賞策授使節儀同光祿大夫進爵爲公增邑八百戶昔者受律赤符韓信當千里治兵白帝張飛擬萬人皆比於今日公之謂也五年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督於江海建於淮泗樣蔦既敷嵩瑞鄉序十三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遷驃騎大將軍開府仍賜姓普屯郎

爲官族入陪武帳出總戎韜置府於陽關張旆於瀚海故得上書於漢即用同宗爭長於周還無異姓十六年授鄯州諸軍事鄯州刺史公頻領兩牧風政神明虎去西河梟移東郡河湄瑞氣特表廉平鄯祀神光偏明正直及乎魏終天祿周受維新明命已遷彝倫或革周元年改授大將軍枹罕郡開國公增邑一千戶軍中受詔非論北伐之兵大將登壇無待東歸之策置陣太平開陰晉之道連兵廣武納榮陽之城校戰丹山移營白壁莫不勇冠三軍名凌五將保定四年授寧州總管掌其北門既爲鄣國所委捍其西鄙無懼秦亭之逼是以築平綱之城衛人拱手戍榮波之澤梁氏寒心朝廷與公有內外之親令公從戚里之貴乃以魏文帝女爲公夫人遂得長門之左別開公主之園濯龍之傍便有王姬之館五年被徵入京拜少司馬期於司武以公爲魏絳佐於中軍以公爲荀首豈直謂之鶉火稱之縉雲而已哉其年被使領兵出西涼州奉迎突厥皇后紀裂繻來

卿爲君逆稱族而行尊君命也天和元年授柱國拜大司寇楚之柱國方之南火軒之司寇譬以西雲總授於公能官人也建德三年授少傅四年授河州總管都督七州諸軍事即爲河州大中正公之桑梓本於此地再爲連率頻仍衣錦襄城龍種更反池臺桂陽仙人還歸鄉里故老親賓酣歌相慶安車駟馬天下榮之宣政元年授上柱國更加少傅配於上相即陪玄扈之圖居於京師實有圯橋之策改封宿國公食邑並前五千五百戶射鴻舊圃舞鶴餘城既浮酸棗之河聊對淇園之竹來朝建章則天子降席出遊戚里則羣公下階是以行滿天地名聞四海方當光輔五君恭謀七政天厲弗戒薨於所居春秋六十有九柳莊告殯傾社稷之臣鄭僑永亡得諸侯之禮詔贈某官謚某公禮也以今開皇元年七月某日反葬於河州金城郡之苑川鄉山行龍底地入寨源望積石以緣河臨崆峒而下坂玄甲黃腸崎嶇亭障及云負嶽方勞檢沈若夫樹反壤也封夏屋爲

終須潁川之碑乃見華陰之碣世子儀同永達孝性有聞居喪得禮嗟海變而田成懼山飛而地紹勒石墓田仍銘云爾少典之孫元王之子虹貫於月金承於水降及於周公侯復始風俗氣候山川表裏河連積石山帶崆峒秦亭北上漢使西通金行氣壯地勢人雄稜稜高節深深疎風祖考藩屏濁河清渭兩地謨明雙流光賁水無別色雲無異氣爲吏爲民惟懷惟畏公之嗣世賓秉英靈降神中岳迴文列星驚翔鳳舞珠角山庭臣深義本子極大經洛城戰陣河橋旗鼓箭飲石梁劍然銅柱並閱六軍俱抽雙虎玉門開郡陽關置府再爲上臺兩爲少傅模範帝師經綸國步允燮峻德欽明寀謚不吝車茵誰言濕樹大道茫昧年齡倏忽上將星開功臣鼎沒九原陵阜三河甲卒地險龜林營危馬窟西州永別北闕長辭山張廬蓋野祭空帷陵原地迴松路風悲銘於碣石勒以貞龜

（右碑甘肅通志上柱國宿國公河州都督許屯威神道碑在狄道廣倍撰威本狄道人自其祖父寄居於亳史傳無遷葬之文次人物）

（載於隴蹟而採庾開府之碑文以著威之葬所苑川乞伏氏所都屬金城郡北周時歸壤在狄）

按北史辛威傳敘威事視傳爲略惟云初從賀拔岳征伐有功假護國將軍都督則碑所未有辛氏自隴西遷洛故碑云河南洛陽人碑所謂邑於大亳以定其居乃溯辛氏得姓之始舊志乃謂威之祖父寄居於亳殊誤

神尼塔記

在天水麥積山今佚

（康熙一統志秦州瑞應寺在州東南麥積山初名石巖後秦姚興重修改名隋塔記尚存）

（宣統甘肅通志秦州麥積山瑞應寺初名石岩姚秦時修有附神尼塔記）

王氏墓銘

在清水東道溝今佚

大隋開皇二年渭州刺史張崇妻王氏年二十五適崇三年而姬爲盜所

陷持節而逝銘曰車道之北邦山之陽深深葬玉鬱鬱埋興刻斯堅石煥乎遺芳地變陵谷險裂城隍乾德丙年壞者合郎

（十國春秋蜀王承檢乾德時鎮防番城卒卜邦山下得石刻篆字大隋開皇二年渭州刺史張崇妻夫人王氏墓銘宣統甘肅新志隋王氏墓銘在清水縣東三十里車道渭州刺史張崇妻爲蜀所追不屈而死五代時僞蜀王承檢鎮防番城至卜邦山下得一瓦棺棺內無骸骨止有二蠅撲飛去中存一舌肉色紅潤旁如紙石側有小石篆刻墓銘其末曰乾德丙年壞者合郎丙年爲僞蜀乾德丙子年合郎乃承檢小字也因埋於車道之北）

安定縣遺相碑

在涇川縣今佚

（通志金石略安定縣遺相碑開皇六年宋祥）

高昌周賢文妻范氏墓表磚書

酒泉祁氏藏今存

延昌二十六年丙午歲三月朔辛亥二十五日乙亥民部主簿周賢文妻

范氏之墓表

（新通志稿周賢文妻范氏墓表存酒泉縣前安肅道尹鄒運元得之吐魯番者磚高廣各一尺五分作正方形字凡朱書五行前四行各七字末行三字爲高昌延昌二十六年所築當隋開皇六年古墓誌時有刊磚刻者予藏保母是其一例惟此磚僅有年月題銜甚別有謂文者未出土耳）

呂瑞墓誌銘

在天水營盛川今存

公諱瑞字連生秦州天水人也周太師呂望之胄□爲因官食采於秦隴樹德依仁世譔名教祖強卿本郡功曹考龍本州西曹惟公承積善之基履賢能之德夙著風神早茂鋒穎大統十三年任柱國河內公府水曹參軍既美標期方申體國魏後二年轉柱國綏德公府兵曹以申弼諸之奇周元年轉二十四軍判事實伏維良之舉二年從晉國公討雒陽以先登力戰授車騎將軍左金紫光祿都督封襄州鹿門縣開國男邑三百戶便聞井野之恩逐河山之賦天和二年授左八軍府屬方楸寵靈日數旌賞建德二年任信州民復縣令布政以仁字氓惟道開皇元年任隆州襄如縣令惠澤滂通仁聲載洽曾□輔仁行悲□化春秋七十有二奄見覺殞以開皇八年歲次戊申十一月丙寅朔七日壬申遂葬於伯陽縣界蘭渠鄉三陽里遺塵易永泉穴方幽匪寄鐫題熟傳無朽敢陳德行乃爲銘曰

□嶽其昌新啓於姜三齊建國四復賓王得榮得姓度隴爲鄉篤生夫子玉振金相登官受□蒞事含章惟德之美何年不長崑峯委玉桂晼隤芳百年無幾千秋未央

（天水縣志呂瑞墓誌銘在縣東北十里營盛川坪頭鋪山神廟光緒二十二年掘土得之石今存）

按此誌舊志不錄天水新修縣志始搜錄及之誌前題大隋車騎大將軍左金紫光祿都督左八軍屬民復襄如二縣令襄州鹿門縣開國男呂公之墓誌惟未見拓本恐有譌字呂氏爲天水秦望婁樓光

隆承家開國見於金石者君延碑有呂雲建崇寺碑有呂興成興進此誌文字無闕尤可珍也

涇州興國寺碑

在涇川縣今存

（通志金石略涇州興國寺碑開皇十年李德林撰）

楊將軍墓碑

在成縣今佚

（輿地碑記目隋楊將軍墓碑在成州西十里舊圖經載隋大將軍宕州總管襄陵楊氏墓碑□點中州學庫取以刻文會得他石乃罷刻文於將軍墓側）

（新通志稿此碑今已無存成縣西十里拋沙鎮有二冢俗傳爲氐王楊難敵楊盛墓或有一爲此墓歟）

李虎墓誌

出於清水今存

公諱虎字威猛隴西成紀人也昔高陽之苗秦將軍之後奕葉生樹下而因李姓焉從自隴西還稱令族固知長河帶地津澤於是派流高枝拂漢垂陰以之布葉公即魏隴西行臺爵之孫周隴東太守寶之世子也公乃童年挺秀風質異倫弱冠英聲緯有不羣之譽爲生敬讓仁恕表於家邦立行弘慈令聞彰於朝野起家徵授儀同三司兼除秦州清水本郡太守公實涉獵經史未肯淳儒奇略異謀不獨專武既其跨躡行陣按劍盱衡乘機振徽規謨祇奉尋遷授開府並封愼政縣開國公上州諸軍事上州刺史此地參模嶮岨蠻左雜居漢蜀交川民情龐獷公乃德刑竝設風教始行威儀俱申大揚流俗爾乃方應毗贊冀亮王猷豈謂蘭桂早彫瓊枝先折公春秋七十有二以建德六年十月八日奄薨於京第以大業二年歲次丙寅正月　朔十八日癸酉葬於秦州清水縣內莎鄉　里之原昔武侯亡蜀仲達猶懼遺風管氏亡齊小伯請其付國嗚呼哀哉將恐山頹谷徙海變桑田刊此玄銘其辭云爾汪波方頃洪基千刃帝子之苗公侯之胤瓊枝玉葉桂菀蘭蘂家傳芬馥世播芳風乃祖乃父蟬聯奕葉維子維孫軒車相接匡家佐國劍珮連暉褰帷作牧虘鷖于飛五福不徵三靈倏逝俄然風燭奄從人世神魂眇邈有去無歸百年長往千載何追

按此石以民國十五年出於清水文蓋完好楷書精整石方尺有一寸蓋有篆書隋上州刺史李君墓誌九字誌文二十三行行二十三字其題銜爲大隋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愼政公上州刺史李府君之墓誌銘餘二十一行俱爲誌銘中於正月下空二字內莎鄉下空二字蓋留以塡日支及里名者此李虎與唐公李虎同名居於清水世仕隴右名不書於史乘得此足備考輯有人乃疑其爲贋鼎非也

伏生墓誌

出於天水卦臺山今存

伏生字大寶天水人也　銀青光祿大夫齊州刺史王猛之孫惠性肅肅神鼎鏘鏘耿耿有伯起之風凝凝守道安之器始觀通理靈濱變其本情幼逃玄門勤志靡於倘德藏心淨地愛道留時知命遷神林呈異瑞口口口口時年二十一終於白鹿仙崖之側銘曰口帶尚實崇隆褒子皎皎盛德口口力已志氣消散仁風息已馳神白鹿寄骸仙里

（宣統甘肅通志　伏生墓誌銘在秦州卦臺山伏羲廟內碑長尺許咸豐十一年土人掘地得之上有大業六年字）

按此石高一尺廣六寸誌文九行行十三字凡疊字俱合爲一格額高三寸兩傍刻有花紋中有字三行刻大業六年正月廿五日造十字墓誌以年月刻首殊爲特例舊志褒訛褒德訛文已訛起今皆以拓本正之

金剛經石幢

在敦煌鳴沙山今存

按此石今移敦煌教育局石高二尺七寸作圓柱形刻有金剛經文而無年號石色墨黑堅勁如鐵扣之聲琅琅然民國十九年七月得於鳴沙山麓白馬塔中考之碑碣敦煌在隋唐以前佛事最盛今姑列於六朝之末

梵文經幢

在敦煌城州廟今存

按此石今在敦煌西郊僅存其半高約二尺餘分爲三層上刻佛相中爲隸書經文下有梵文相傳清雍正時黨河暴發得之水中同時並得石佛相二石刻天王相一至今俱存不知其爲何時物姑列於此以待考證

復安寺造相

在莊浪復安寺今存（新通志稱復安寺石造相去莊浪城二十里相凡數尊大者高二尺餘寬尺有八寸小者高八寸寬石寸款識鐫人名數十石多殘缺有手足不完者六朝時造品也惜款識未能拓得殊爲可惜）

麥積山摩崖二

在天水麥積山今存（麥積山石窟志太平二字在七佛閣上層散花樓廡蓋之上舊石樓基兩腳左右似舊有字與太平遼文今剝落只餘此二字遺誤校）

（麥積山三字爲顯可鑑而知爲六朝人書也）

隴右金石錄卷一終

隴右金石錄卷二

臨洮　張維鴻汀　纂次

唐畫閒堂石刻

在慶陽城南今佚（慶陽府志唐畫閒堂碑在縣城南太宗御書今廢）

（宣統甘肅通志唐畫閒堂石刻在慶陽府城南高祖爲弘化留守時建有太宗御書石刻）

涇州龍王湫祠碑

在涇川回山今佚（康熙一統志涇州龍王湫祠在州西回山之麓有唐太宗碑）

唐雙

出於通渭湛龍山今佚（通渭縣志縣南一百里湛龍山麓落寺得一雙係唐太宗時物）

姜謩墓誌

出於清水今佚

公諱謩字孝忠秦州上邽人也江水導其源流秦嶽標其峻極開封疆於四履轉征伐於五侯允祚丕承英賢相嗣詳諸舊史可略於言曾祖圖遠識高情松貞桂馥祖正魏南秦州刺史冠軍縣公父景武康汶洮四州刺史廿四門府梁岷二州總管賜姓宇文氏謚忠莊公並車旗文物尊寵於當世風烈徽猷照燭於圖篆公門承世禄家藉餘慶清明在躬珪璋自潤造次必於仁孝顚沛必於忠厚學宗邱墳貫幽賾之弘致行苞文質履中庸之至道閑華綺敷術妙韜鈐遐瀾萬頃崇標百仞起家左侍上士隋文受禪授秦王右府司兵遷長史東閣祭酒除博州清平縣令四民仰化三歎自屏抑揚卓魯斟酌韋弦病免久之除并州晉陽縣長仍屬隋政不綱生靈塗炭羣后有瞻烏之望天下成逐鹿之情太上皇愍民横流大庇交

褒寵照雷息謡足援手公投袂麾下贊揚興運謀若轉規辦同河潟卽授正議大夫大將軍府功曹叅軍事尋授右光祿大夫又進位左光祿大夫仍授委蒲律陁度兵馬京城清定遷光祿大夫轉相國府賓曹叅軍事公以嘉祥紹至鐘石變音請從神宗之典屢上繁昌之奏以功封長道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爲隴右道安撫大使俄奉別旨被返還京授員外散騎常侍河東道招撫大使公綏安初附獎勵邊城窮氏既知所歸隣境於爲日甓誓平妖孽成蕩文軌大同懷佐時之略當惟良之寄拜持節秦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轉隨州刺史公褰帷望境建旟求瘼敦崇學校勸勉農桑追善政於前良革澆風於濊俗突厥來寇授公左七總管尋而犬羊奔北有詔返公入朝惟帝念功方申後命輔仁多昧福善則盧枕疾彌留祈禱罔應藏舟不遠川逝不歸百年之壽未窮千月之期遽盡以貞觀元年八月六日薨於京第春秋七十王人弔祭謚曰安公禮也夫人同郡趙氏封

盧江郡君昆陽公懿之女也爰以盛門作嬪公族禮均秦晉和猶琴瑟母師之德空留於昭範偕老之期俄歸於同穴以四年八月十三日薨於京第粤以六年十月十日合葬於秦州東南岩池谷乃爲銘曰惟公命世含章挺生墮宇高鑒鑑燭融明平臺碣館曳紐飛纓化行兩邑實垂德聲嚴巖極天泱泱表海英靈可嗣慶融攸在文武相襲隨和競彩爰逮莊公欝爲時宰炎精將紐黃神應錄大壑縱鱗高衢騁足分符乘傳懷金鳴玉隙駟不留小年俄促亦有貞淑嬪容週暎志性柔良鳳儀韶令綠皐兼美眞草惟命兩劍終同孤鸞絕鏡言念返葬塋遷舊鄉丹旐委欝哀挽淒鏘泉扃一閟元夜何長悲涼神道松檟成行

（宣統甘肅通志　姜寶公墓誌銘在清水縣秦州新志謂康熙丁酉州人楊暉清得此石歸收藏之手文字完好而墳兆已不可踪跡因爲之卜地於漆河峪葬日誌面起壞樹碣異此文實當時所錄者惜不著其名清水志謂爲虞世南撰則擬議之詞耳）

（清水縣志　姜寶誼姜暨二公皆上邽人唐高祖起晉陽並攀龍附鳳寶誼與裴寂拒宋金剛戰汾州兵合寂棄軍走寶誼死事子協嗣）

（能繼其業而後資德表靈獨上功名於子孫爲金城郡公孫柔遠爲右驍衛大將軍曾孫皎爲殿中少監晦爲吏部侍郎其後無聞新平公主生子導爲帝外孫早貴華爵顯世不絕豈非有天幸耶今其墓誌復於千餘年後忽爾出土若爲後世作傳者備採錄其抑更奇矣）

按舊唐書姜謩傳父景周梁州總管建平郡公祖眞後魏南秦州刺史又省謩晉陽長以前仕蹟而功曹叅軍作司功叅軍左右光祿及光祿大夫亦從省略賓曹作兵曹又省左七總管詔返入朝改爲以老疾去職皆與墓誌略有出入可互證也

毛祐墓誌

出於武威今存

君諱祐字千相安定鶉觚人也纂冑承基則毛公之玄賓祖貴和羔泉鎮主入贊中臺授內直進馬父寶成帥都督周太祖盛開府望廣召英謀馮軾勵機樹爲方策玉門鳴鏑氛沴倚淫朔寒胡塵犬羊猶暴揮戈薄指似

傾之陣先披戎羽裁臨如山之鉀可聚詔加大都督授撫軍司馬宣暢方略事合神規尋遷東涇郡太守君則府公之世子幼承家重早擁漢獻外稟風威資容藉甚武德四年授萬安縣令池臺之際與邦里而沈浮風月之間任天時以消息昔圖不遠仁之云亡貞觀四年九月十四日終于私第春秋八十有二夫人張氏令淑矜莊夙恭禮典露草未加先從物變粤以其年十一月十二日合葬於姑臧縣方亭里勒石記功乃爲銘曰君子挺生懷仁秀出託蹟因道稟氣由質隴留結霧雲浮駒日一別華堂千秋永畢

（新通志稿　毛祐墓誌今存武威孔廟原石方尺有四寸凡十七行行十八字其前題大唐涼州萬安縣令故毛府君墓誌銘）

按此石出土未久字畫多完好東涇郡後魏涼州十郡之一見魏書地形志其地疑在今武威以東

嘉福寺鐵塔頂

在蘭州木塔寺今佚（宣統甘肅通志嘉福寺木塔在蘭州城西北隅貞觀九年高昌王建木塔鐵冠高五尺上鑄貞觀年號共九字考通鑑貞觀四年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蓋歸國過蘭州時所建也同治十三年塔燬於火鐵頂墜地碑今無存）

尉遲敬德書

在蘭州華林寺今佚（秦武域聞見瓣香錄蘭州龍尾山華林寺有一禪院門額曰第一山旁款小字爲尉遲敬德書書法遒鍊近晉人以一山二字配第字筆法亦奇猛將又復能書甚可異也）

白塔寺碑

在臨夏城東今佚（宣統甘肅通志白塔寺在河州城東今名萬壽寺明解縉詩河州城東白塔寺古碑上有貞觀字今廢）

王方翼德政碑

在酒泉縣今佚（新唐書王方翼傳永徽中方翼自安定令遷肅州刺史時州城荒毀又無壕塹數爲寇賊所乘方翼發卒濬築引多樂水環城爲壕又出私財造水碾磑稅其利以養飢餒宅側起舍十餘行以居之屬蝗儉諸州貧人死於道路而肅州全活者甚衆州人爲立碑頌美）

康阿達墓誌銘

出於武威今存

公諱阿達西域康國人也其先蓋出自造化之初藤苗大唐之始公即皇帝之胄胤也盤根万頃王葉千尋宗繼皇基枝連帝業祖拔達梁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甘瓜三州諸軍事涼州薩保當官處任水鏡元以近其懷處逝公途石廟不之方其志詔贈武威太守父莫量同塟安樂里嗚呼哀哉乃爲銘曰哀哉夭壽喪此勳功傷茲英喆往投瓊銀生形易圮夢影難通關城獨立野馬衆屯河埏桂隱月落雲昏一辭冠冕永閉泉門

按此銘新出於武威城外高廣各尺有四寸凡十三行行十七字至十五字第一行低一格文爲大唐上儀同故康莫量息阿達墓誌銘其蓋僅有康君墓銘四字無年月及書撰人名以銘詞考之阿達之祖既曾仕梁其父又爲唐之儀同則阿達必爲唐初時人文中薩保處逝瓊銀等字俱似可疑而拓本如是莫可詳也

李汪騃碑

在隴西縣今佚（趙之謙補寰宇訪碑錄唐李汪騃碑正書在甘肅隴西龍朔九年）

陀羅尼經石幢

在天水南郭寺今存（宣統甘肅通志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石幢在秦州南郭寺幢凡三段末載爲先考妣及亡過眷屬於塋所敬立陀羅尼經幢乾□□年五月一日立其左曰檢校司徒兼衛大將軍河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馬敬□秦州管內都督田糧料使光祿大夫檢校司徒使持節商州□□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馬敬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左監門衛將軍同正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馬敬璿立幢年號乾字下缺二字五代及宋無以乾字爲號者惟唐高宗十四號中有乾封二年其入於正史無傳詳其官爵必唐高宗時所建也）

按唐高宗乾封後以乾字爲年號者有肅宗之乾元僖宗之乾符昭宗之乾寧梁之乾化前蜀及宋之乾德此石獨闕此一字遂不能考定其時代近天水志稿以爲前蜀乾德三年所立諦視拓本亦不似也

狄仁傑德政碑

在寧縣今佚（新唐書狄仁傑傳仁傑爲寧州刺史撫和戎夏人得歡心郡人勒碑頌德）

周西平公主墓誌

出於武威縣南今存

公主隴西成紀人也即大唐太宗文武聖皇帝之女也家聲祖德遺元堂

而運陰陽厥翼握發禮神祇而懸𡆠𠥱大長公主誕靈帝女秀奇實於蓮波託體王姬湛清儀於桂魄公宮秉訓沐胎教之宸猷姒幄承規挺琁門之睿敏以貞觀十七𠡦出降青海圀王勤豆可汗慕容諾賀鉢其人也帝文命之靈苗斟尋氏之洪胤同𡆠碑之入侍獻款歸誠類去病之辭家懷忠舊節我大周以曾沙紐寀練石張元万物於是維新三光以之再朗乃賜同𡆠族改號西平光寵逾於穠婚徽猷高於乙妹豈謂巽風清急馳隙駟之晨光閱水分流從藏舟之夜壑以𨲢曆元𠡦五𠥱二𡆠寢疾薨於靈州東衙之私第春秋七十有六既而延平水竭惜龍劍之孤飛秦氏樓傾隨鳳簫而長往以𨲢曆二𠡦三𠥱十八𡆠葬於涼州南陽暉谷冶城之山崗禮也吾王亦先時啓殯主乃別建陵垣異周公合葬之儀非詩至同穴之詠嗣第五子右鷹揚衛大將軍宣王萬等痛深𦎅棘顧宅兆而斯安情切蓼莪悲陟屺而無逮撫幽埏而掩泗更益允窮奉遺澤而增哀彌深眷

戀以爲德音無沫思簡筆而乖榮蘭桂有芳資紀言而方遠庶乎千秋萬歲無愆節女之陵九原一壤不謝貞姬之墓其銘曰瑤水誕德巫山挺神帝女爰降王姬下姻燕篋含玉門榜題銀珊珩㭓象軒珮莊鱗（其一）與善乖驗竟欺遐壽返魂無徵神香徒有發彩滑驟電光非久驗碎芙蓉笳悽楊柳（其二）牛崗闢壤鳥壟開墳黛柏含霧蒼松起雲立言簡筆紀德垂薰願承榮於不朽庶傳芳於未聞（其三）

（新通志稿西平公主墓誌今在武威孔廟每石高一尺八寸寬一尺七寸五分蓋有篆文大周故西平公主墓誌九字誌銘二十五行行二十四字誌額題曰大周故弘化公主李氏賜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長公主墓誌銘並序成均進士雲騎尉吳與姚諝撰）

按舊唐書太宗紀貞觀十三年十二月己丑吐谷渾河源郡王慕容諾曷鉢來逆女十四年二月庚辰淮陽王道明送弘化公主歸於吐谷渾吐谷渾傳諾曷鉢嗣立太宗封爲河源郡王仍授烏地也拔勒豆可汗貞觀十四年以弘化公主妻之資送甚厚此誌言公主以貞觀十七年出降與紀傳俱不合又勒豆此誌與慕容忠誌俱作勤豆傳又無封諾曷鉢青海國王之事當是史有省文也傳又云高宗嗣位以諾曷鉢尙主拜駙馬都尉其後吐谷渾爲吐蕃所敗諾曷鉢及公主走投涼州高宗詔徙其部衆於靈州之地置安樂州以諾曷鉢爲刺史欲其安而樂也垂拱四年諾曷鉢卒故此誌云王已先時啓殯惟不言及安樂州刺史不知何故聖曆二年正武后當陽之時故此誌題周西平公主而多用武氏新字也誌石出於武威南鄉當即誌文所謂陽暉谷冶城山崗而慕容忠慕容神威慕容明諸誌皆先後發見於此蓋此即慕容氏族葬之所曾聞至其地者言陵阿如故丘墓久夷而吾人獨得獲此四片石以與正史互相參證亦足貴也

周慕容忠墓誌

出於武威縣南今存

王諱忠陰山𤯔也自雲雷降靈開大圀之王基𡆠𠥱成文握中原之帝業兗啓嗣馬率衆西遷坐據伏龍稱孤南面祖特隴度許符別可汗父諾曷鉢青海圀王駙馬都尉烏埊也拔勤豆可汗並軍國爪牙乾坤柱石忠勤克著異姓封王寵渥彌隆和親尙主王丕承顯烈特稟英奇至若蘭臺芸閣之微言丘山泉海豹略龍韜之秘策長短從横莫不披卷而究五車運籌而決千里逸才天假休德𡆠新接物盡君子之心事親備文王之道𠡦十八稱左威衛將軍威承銀牓弱歲求郎寵溢金貂童𠡦入侍後加鎭軍大將軍行左豹韜衛大將軍襲青海圀王烏埊也拔勤豆可汗象賢開圀策固誓河拜將登壇任隆分閫坐金方而作鎭出玉塞而臨軍朝廷無西顧之憂獫狁罷南郊之祭將軍有勇期懾氣於千𠡦壯士云亡帶寒風之一去粤𨲢曆元𠡦五𠥱三𡆠薨於靈州城南渾牙之私第春秋五十有一棟梁折矣遠近悽然以𨲢曆二𠡦三𠥱十八𡆠歸葬於涼州城南之山崗

禮也孤子等痛昊死之莫訴恐高岸之行遷冥披文而頌德刻翠石於黃泉其銘曰壽丘茂緒蒙邑雄藩龍興北盛鳳翩西奔代傳龜紐邸降魚軒積慶隆矣生賢在焉（其一）自家形國資孝爲忠旁辝椒塞入衛蘭宮青海藩業西隅畢通玄郊坐鎭北漠恆空（其二）夷夏以安搢紳之望樹善無式輔仁何曠善龍眞軍日亡上將義深悼往恩隆洽葬（其三）青烏剋兆轜駕言遄壙崇馬鬣地據龍堆雲愁隴樹匝鈞泉臺式刻翠琬永播淸埃（其四）

按此石亦出武威縣南去城六十里之山今移存孔廟石高廣俱尺有六寸蓋書大周故青海王墓誌銘九篆字誌前題周故鎭軍大將軍行豹韜衛大將軍青海圀王烏地也拔勤豆可汗墓誌銘并序凡二十三行行二十四字考忠即諾曷鉢之子以銘文證之蓋即西平公主所生初爲侍子後遂嗣其父職而吐谷渾傳敘忠事極略僅云垂拱四年諾曷鉢卒子忠嗣忠卒子宣超嗣得此誌可補史之闕文蓋忠嗣職自垂拱四年至聖曆二年凡歷十一年矣顧有不可解者西平公主以聖曆元年五月三日薨以二年三月十八日葬而忠之薨葬皆與同日同日而葬事所恆有乃母子同日而死此事之未必有殊可疑也又忠爲諾曷鉢子爲慕容順孫吐谷渾傳順爲西平郡王仍授趉胡呂烏甘豆可汗此誌云祖特勵度許符別可汗以譯音求之亦不近似若公主誌以諾曷鉢爲賀鉢此爲過鉢則一音之轉字異而音不異者也

周柱國李君修佛龕碑

在敦煌千佛洞今存

原夫容萬物者𠀑埊也容𠀑埊者太虛焉○辰𡆠𠥱𠀑之文卉木山河埊之理推之律呂寒暑之

口而三家不定四術猶涉或口臆斷之辞競起異端之論矧乎𠙺覺沖邃

法身常住凝初窅冥湛乘絕有畏口口無言獨尊口口若迺非相示相總權實以運慈悲非身是身苞眞應而開方便不言作有象之宗神儀廣現至若吉祥菩薩寶應眞王劫靈於太古之初啓肆於上皇之始或鍊石而斷鼇足察龜文運五行而建八節復有儒童歎鳳生震旦而鬱玄雲迦葉猶龍下關浮而騰紫氣或因山起號或則詩書而立訓莫不分條共貫異派同源是知法有千門咸歸一性等碧空之含萬象均滄海之納百川使三千圀界悉奉讚而輪琛百億𤯔𠀑並承風而從化拔衆生之毒箭作羣品之良醫恚龍屏氣於盂中狂口灑法雨而隨根無願不從口慈光而逐物豐功厚利誠無得而稱焉我大周之馭宇也轉金輪之千輻運諦於心用皎三口於智藏慈雲共舜雲交映慧𡆠與堯𡆠分暉德被四𠀑不言而自信恩隆十埊不化而自行嫈英生物不召而自至瑞無名而畢臻川嶽精靈列紹鈐而受職風雲秀氣儼槐棘以承榮傑佅兜離韶諸韶濩螢夷戎狄飾口口眞乘載隆正法大雲徧布寶雨滂流闡無內之至言恢無外之宏唱談空有而關寂括宇宙以通同蕩蕩乎巍巍口口口也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秊有沙門樂傳戒行淸虛執心恬靜嘗杖錫林野行至此山忽見金光狀有千佛遂鑿一龕次有法良禪師從東屆此又於傳師龕側更即營建伽藍之起濫觴於二僧復有刺史建平公東陽王等口合州黎庶造作相仍實神秀之幽巖靈奇之淨域也西連九隴坂鳴沙

飛井擅其名東接三危峯泣露翔雲騰
口口口口原麗物色新仙禽瑞獸育其阿班羽毛而百綵珍木嘉卉生其
谷絢花葉而千光爾其鐫崿開基植
口口口口以造兗刻石窮阿育之工彫檀極優闐之妙每至景躔丹陸節
啓朱明四海士至八方緇素雲趨
口口口口山似赴鷲頭之巖降其檻欄恍絕累於至間窺其宮闕似遊神
乎兗上豈異夫龍王散馥化作金
口口口口而煥爛鐘磬八音而鏗鏘香積之飾俱臻口施之供齊至極於
無極共喜芬馨至及非至咸歆茂
口口口口之辰樂僔法良發其宗建平東陽弘其迹推甲子四百他歲計
窟室一千餘龕今見置僧徒即
口口口口也高陽頊之裔太尉口之苗李廣以猿背標奇李陵以龜文表

相長源淼淼既浴②而涵○脩
口口口口口郡司馬使持節張掖郡諸軍事張掖太守兼河右道諸軍事
檢校永興酒泉二郡大中函鹽
口口口口口將軍並多藝多能謀身謀國文由德進武以功陞爲將有猷
遠之方作牧得安邊之術庭
口口口口口口謙光下物不自驕矜流令譽於當年鍾餘慶於身後孝逢
左玉鈐衛劾毅府旅帥上
其內澗口口明珠無以方
其外朗行能雙美文武兼
脩短口定於道口窮通已
賦於冥兆假令手能扌
滌口襟就耳口坦心好之

所禱開覩聽之所
口口口口一龕口口圓口
莊嚴口口口宮

（此石敦煌有杜國李君修龕碑在莫高窟紀元年月書用武后新製字點畫不差累黍又壹貳叁肆等字不始於武后時石刻有其萌）
（窟齋龕碑聖曆元年歲次戊口伍月庚申朔拾肆口口酉敬造其餘不書用大篆）
（西陲石刻錄周李君修佛龕碑高七尺廣三尺一寸兩面刻陽面二十八行行四十八字末八行刻父及子孫題名分三列正書額篆）
（大周李君口佛之碑八字在敦煌鳴沙山）
（新通志稿大周殘碑在敦煌已存者僅中心一段字猶可辨惜拓本太劣僅首行僅存杜國敦煌張大忠書八字金石之書若獨傳此）
（一人之名於不朽書事非事乎碑中存六百字文義大約皆釋家言而宦斯土者剗史蹟不公東陽王復爲莊嚴之飾勒石以紀功德僅）
（得較善拓本則可辨之字必較多由書敬至來計二十六行因原石斷缺當衍自數行也）

按此碑上段折缺下段剝落新通志稿僅錄其中段首行祇存八字末行十二字最多兩行亦不過二十六七字而六百字中泐蝕不辨

之字復有一百六十餘字文義斷續不易究詰偶於書肆得舊拓因市之歸以備參較既而展卷諷誦乃爲百餘年前拓本不惟新通志泐蝕之字一無殘闕而上段二十四行全文完好首行稍缺其文爲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杜國李君修慈悲佛龕碑并序口口首望宿衛柱國敦煌張大忠書尋其文義蓋爲每行五十字此拓最多者有四十五字故碑文前半大略可讀其言莫高窟自苻秦建元二年樂僔創修法良繼之又經刺史建平公東陽王相仍造作至武后時甲子四百他歲窟室一千餘龕隆其檻欄恍絕累於人間窺其宮闕似遊神乎天上蓋爲莫高窟最盛之時而杜國李君復增修慈悲佛龕踵事增華傾心象教大忠之文亦能含文抱質振采揚華遂使石室原委燦然可明洵西陲重要遺文也考秦建元二年即晉廢帝太和元年是時前涼猶存而前涼立國七十餘年祇張祚曾自建年號

其餘均奉江東正朔至張天錫乃自爲紀年建元二年即天錫之四年又越十年張氏始爲苻堅所滅不應於未亡十年之前即用苻氏年號此必前秦人事後追述之詞或者樂傳立碑已在涼亡之後故其紀年如此也法良繼修時不可考而魏滅北涼以後敦煌改鎮不復爲州孝明帝時始罷鎮改立瓜州又改義州孝莊又復瓜州見於元和郡縣志而魏書孝莊紀建義二年八月丁卯封瓜州刺史元太榮爲東陽王周書申徽令狐整傳俱作東陽王榮可知刺史東陽王者即元榮也建平公魏書僅有陸眞而不爲瓜州刺史唐書有周建平公姜景爲梁州總管亦不載曾仕瓜州且又在元榮之後碑所敍則在元榮之前自亦不能附會蓋此人必在正光以後建義以前而其姓名已無可考自苻秦建元至武后神功聖曆之際歷年三百三十有餘碑言四百蓋舉成數樂傳之碑既佚則此碑即爲石室最古

之石刻蔣超伯謂敦煌有李君重修莫高窟佛龕碑記其紀年用武氏當即此碑顧其畢名徵異疑蔣氏亦未目見原石至西陲石刻錄所云此碑二十八行行四十八字末八行祖父及子孫題名分三層正書俱與拓本不合語石所云年月則新舊拓本均已無存矣

周孔公浮圖銘

在敦煌縣南今佚

白龍吼地之鄉必生奇哲黃驪變驥之水天假長才半千之應未期百夫之雄斯及是則拔犍顏而獨立盛椎髻而孤標陳力久於轅門任重經於閫外者其惟右軍衛十將使孔公忠誠者矣公諱周望推高於鄒竟世族聞於敦煌因國任爰居代爲縣人者矣其遠祖聖人之苗裔在宋司馬稱其爵歸爲宣王謚其封返兩像於岳聖德感於麟至于忠基雅胤安國繼世名儒奕葉英文備彰史傳曾祖皇唐朝詡州良社府折衝都尉上柱國

祖諱崇雲丹州長從府折衝都尉上柱國烈考諱含光京兆府王府折衝都尉上柱國並以禦侮則固命折衝成功則昭陽首秩臨人泛愛莅衆淸強機變叶於六韜武略闡於七德公乃抉懸門而示勇早傳將帥之風閑桼字而知深遠慕趨庭之訓紀雙槐而聳幹門陰三千之徒望泗水而洪流桂胤萬年之慶貞心白玉諾重黃金令望一時義全三友亦以十有行藏虎生獨步材稱上選豹變因時干天祿於流沙入月聲於塞上屬以胡馬因風敢掠陽關之草王師電舉分邀磧外之蹤逐北出其前鋒振旅推其後殿呈功勿伐有效先勳拔萃行間遷階列首蒙授得右軍衛十將使兼先鋒將知軍中事猶是負荷既深夜佩衝星之劒承恩既重朝提倒日之戈終成壘翟之功願效廉頗之守暨乎陟岵思寧風慈靜樹昇雲珍獻供絕泉魚冀乖色養之勤宜切倚廬之慕管府春秋凡（原空二字）終於敦煌之私第歲次丁亥正月朔日葬於玉關鄉界澗渠東涼白沙路西側禮也公

乃七而繞墳惧飛雷而露鬢三年泣血感泉下而成悲麻衣勿褻於禮容苴杖終身於慟切不圖万善示期二親俄極一身獨立更失胤枝舉目痛心無知措適想慈顏而罔極義絕白華念愛子而短殤靑襟死絕霜摧蘭而沙奄珠落掌而塵塗命極天然靈歸地穴嗚呼九相烏飛落山西而潛影二魂螢費隨惱鍊而何之非勝福不濟亡靈假增修而超胤子謹選得敦煌郡南三里孟受渠界負郭良疇厥田上上馮原施砌揆日開基樹仙果百株建浮圖一所又濮高窟龕圖畫功德二鋪州西靈圖寺寫眞藏涅槃經一部所以五事分平迴開靈刹三危特秀勢接隆基輝浮孟敏之津影曬神農之水門開慧日窗豁慈雲淸風鳴金鐸之音白鶴沐玉象之儀林花散地茂葉紛空新疑彌勒之宮創似育王之塔信之淸善之家長幼歸於信敬東王垂胤昆季好於崇修厥有從兄厶甲專心產業務本農桑灌園得其浮沈鑿井行歌而自逸財豐數廩積百鎰勸濟後遺用申追

邁即有夫人望植滴河名佳白屋二從義重均一恩深四時竭蘋藻之功六行潔濆汗之敬如荼如薺無辭箕帚之勞爲絡爲絺俱効崇誠之仰伏賚乳哺慈魂常聞七佛之教推梨散魄當生十善之門身浮八水之蓮性啓一音之悟果承築砌因沐聚沙去五濁而證涅槃捨六趣而超仙境慮以璧月移旬珠星運歲人倫終火宅之患桑田竟滄海之翻將檢編年希憑鳥字其詞曰聖徒兮遺蹤架出兮英雄神資兮勇略塞上兮成功陟岵兮昇崗衣錦兮還鄉深思兮父母崇修兮道場無涯兮常住劫限兮浮圖月圖兮金刹珠攢兮火珠釋迦兮像法達摩兮初禪記留兮萬固垂驗兮千年

（沙州文錄　此碑作於丁亥即武后垂拱三年而文中無一新製字亦不書垂拱年號或孔石世爲唐臣故效陳咸之存漢臘歟文中曾祖爲詥州良社府折衝都尉祖爲丹州長從府折衝都尉考爲京兆恆王府折衝都尉詥字當作郃良社當作良杜長從當作長松成字形相近或字音相近致傳寫之誤京兆有府百三十一而百一十邊其名恆王府當在邊名中）

（新通志稿　左軍衞十將使孔公浮圖功德銘原石今已不存敦煌莫高窟有卷子本沙州文錄據以入錄其所考定皆極有裨史學）

慕容神威遷奉墓誌

出於武威縣南今存

若夫勞喜休悲執兇歸天之魄浮形幻影誰鐲窀地之魂眞金玉之可消況英奇之能久降年不永遽逝東流寂寂山丘恾恾壠路祖駙馬都尉青海國王烏地可汗諱諾曷拔武苞七德業冠三冬開穎不羈神謀獨斷流從風燭早遷奉畢祖婆唐姑光化公主隴西李氏孕彩椒房含煇蘭閫入洛川而迴雪邈巫嶺以行雲不爲脩短懸天芳姿掩彩早定安厝又遷奉畢父忠德比貞琨誕倬惟岳落落聳長輿之幹汪汪澄叔度之陂追遠愼終早遷奉畢左領軍大將軍慕容諱宣徹擢秀清流風塵不雜光五侯之封傳萬石之榮夙奉忠貞承芳帝戚朝參鸞駕夕衞丹墀不爲豐起兩楹榮摧淹及以景龍三年四月十一日奉於涼州神鳥縣界吉辰擇兆襲禮具儀嗚呼哀哉式爲銘曰朝露旋晞夜臺何黯九泉幽壤埋茲盛德不朽飛聲昭章望族詎勒燕岑流芳聖牘古之遺愛方斯令則何以銘勳樹茲鐫勒

按此石以民國十八年出於武威縣南之山今移存孔廟石方只有八寸文書完好書有大唐故輔國王慕容誌九篆字誌前題河東陰山郡安樂王慕容神威遷奉墓誌并序正文二十行行二十字末書景龍三年歲次己酉四月丁亥朔十一日丁酉即誌內葬期也宣徹即慕容忠之子唐書吐谷渾傳忠卒子宣超嗣聖曆三年授宣超左豹韜衛員外大將軍仍襲父烏地也拔勒豆可汗宣超卒子曦皓嗣與誌文題銜不同或係後有封移而史文省略其以宣徹爲宣超當爲史誤神威則疑爲宣徹字也弘化公主改作光化蓋爲避章懷太子諱耳

大雲寺碑

在武威縣城今存

夫無爲者靜而長樂應物者感而不有是知冥權弗時彌綸大悲可立方便於三界之中汲引四生弘宣八政非八萬四千無以開其妙門之路三十七品弘其淨土之衢者也大雲寺者晉涼州牧張天錫昇平之年所置也本名宏藏寺後改爲大雲因則天大聖皇妃臨朝之日創諸州各置大雲隨改號爲天錫菴其地接四郡境控三邊衝要俯蒼松而環城珍白蘭而作鎮接日影占星表三時說法已布金沙四柱成臺遠分瓔珞當陽有花樓重閣院有三門迴廊依寶林而秀出千瑤光而直上洵人天之福地爲善信所皈依也時有明牧右武將軍右御史中丞內供奉持節西河諸君節度大使赤水軍大使九姓大使監秦涼州倉庫使檢校涼州都督河內司馬名逸實晉南陽王模十三代系也英瑋明允特達聰亮負經濟之

偉才屬會昌之鴻運學綜羣玉文擅鏘金撫俗安邊式昭神武加以宿植善因深究玄理按部餘暇虔誠淨土重興般若之臺廣塑眞如之像兼水軍副使右衛將軍陳宗北左金吾衛翊府中郎將安忠敬軍長史禹徹軍司馬王休祥神烏縣令胡宗輔並門承詩禮世襲箕裘席工文墨兼悟兵機深達般若樂修檀行乃總憲司馬等僉議裝嚴於北面化十善十惡四面行廊則兵爲亭捨樹檀那之副明曠規之因於堂中面畫淨土變面西化地獄畫高僧變並刊傳贊院山門內各畫神王二東西兩門各畫金剛其後地獄變中觀音菩薩二地藏一齊空放光久而不滅花樓院有七層木浮圖即張氏建寺之日造高一百八十尺層列周圍二十八間面列四戶八窗一一相似屋巍巍以崇立殿赫赫以宏敞擬璠臺之懸居狀層城之始構年代綿遠其下層微有凋落欲加繕補人力未就俄而東西三間忽然摧倒因掘舊基得古錢一甕以助工後司馬公復興軍州共爲營構捴剔四面更敞重樓於南禪院迴廊舊付法藏羅漢聖僧變摩騰法東來變七女變北禪院畫三界圖九相觀音福比丘翻經譯典有造經房一所梓匠呈材河宗獻寶資銑以三品訪丹於九區抵鵲無遺場蛇成錄郢人運成風之巧晉臣灑翰壘之輝雲聯梵殿烟凝珍館目矚寶坊儼爲相對雕甍樓角金鳳棲龍刊石模金分身留影地土非廣樓閣相連變現無方感通隨念至若須彌地主盧宮梵王是名菩薩月光童子如請說經猶言護法內控六賊外伏四魔皈依祖師同申戒律心悟一乘行闢正果道存八方弘施濟度爲現在楷梯乃將來龜鏡寺主雪獻法師俗姓安氏姑臧人驃騎大將軍安公子孫高蓋驅馬平生不屑晏坐經行深心自悟玄該四攝言絕二邊營事伽藍備盡精力所有營構悉稟規模上座證淨法師俗姓毛氏太原人高邁非常晚近無等操尚遠倚利益維那玄證法師崇顯前上座守廉等並志誠明瞻風神疏朗共圖經始大願成就加以崇草

園林列時花果珙樹爭妍璠臺森列價重香山名高玄圃法域之作朝夕來遊行李之徒瞻仰不輟誠西極之慈航而五涼之勝事也况乎義冠人天福被中外萬禩無窮千秋莫朽爰記其事兼讚以偈逆聽人代博求今古至宮不宰法乳無音竿通惠樹直敞稠林何以出音惟開覺地出俗云何證在煩惱修持奚故迷在生老利物非速古今未早無去無來曰法曰道雖在譬喻言說皆空雖在圖像無有是同跡權混實理契感通智周惟理非我求蒙教法兆基伽藍土地梵宇宮殿縟彩樓閣寶鐸垂蘇璇題流鐸光陰弘耀烟霞忽罷三休槩日千尋倒影花散梅梁蓮披藻井鴦鶴不及玄態自遐超士伏膺天人摩頂既安靈館式紹禪關頓漸成學廣施積善道彌有路義總無餘一超色相求教居諸

（金石萃編涼州衛大雲寺碑高七尺三寸廣三尺三寸二分二十六行行五十八字正書篆額前題弘文館學士劉秀撰前缺二字末肆朝行郎涼州神烏縣主簿攝郎夏侯滿篆額而不稱書碑銜名夏侯滿又不云其書亦誤脫也唐書百官志無朝行郎之階此爲誤屬涼州武威郡武德二年置總章元年改曰武威神龍元年復故名夏侯滿官主簿在神烏復故之後七年也百官志下縣主簿從九品上階曰文林郎神烏縣下縣則主簿書碑文林郎不知碑何以作朝行郎文云則天大聖皇后臨朝之日頒諸州各設大雲武后于長安五年正月中宗復位上后號曰則天大聖皇帝碑何以稱皇后也舊唐書武后紀天授元年七月頒大雲經于天下長安志懷遠坊東南隅大雲經寺武太后初此寺沙門宣政進大雲經經中有女主之符因改爲大雲經寺遂令天下每州置一大雲經寺涼州之有大雲始于此也文云大雲寺者晉涼州牧張天錫昇平之年所置也本名宏藏寺晉書張天錫附張軌傳云是大都督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玄靚之叔興寧元年天錫入禁門殺害玄靚國人立大將亦號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按昇平在興寧之前其時天錫尚未爲涼州牧蓋年遠誤記也又云[illegible]三代系也[illegible]宗室傳附[illegible]王機乃[illegible]文款下[illegible]之于略[illegible]校也[illegible]少好學[illegible]元帝及[illegible]陽王[illegible]有[illegible]于宗[illegible]初封平昌公累遷[illegible]大將軍[illegible]許昌進爵南陽王事任永興初年[illegible]元初[illegible]四百[illegible]年宜平司馬[illegible]十一代系也碑係[illegible]刻切諸誤作書[illegible]付作[illegible][illegible]作業[illegible]作[illegible]皆[illegible]字則恐[illegible]行[illegible]不死書人[illegible]皆脫誤也羅振玉敦煌本摩尼教經殘卷跋摩尼教經首尾殘缺僅存中間寺[illegible]五出經[illegible]節六二篇[illegible]已伯希和氏據經中二宗三際之文摩以佛[illegible]說紀定[illegible]摩尼教經吾友蔣君伯斧據[illegible]書及[illegible]尼[illegible]代人中國予[illegible]在[illegible]唐會要稱大曆[illegible]摩尼寺賜名大雲光明寺[illegible]之名[illegible]於隋文大雲之稱[illegible]於武周至大曆賜額乃合二名爲一耳長安志注隋[illegible]延興寺僧[illegible]延）

（因隋文帝賜蠟燭自然發焰奇之故所居爲光明寺曇延請更立寺以廣其教雖未著明曇延爲摩尼之然云其教剏寺因有之佛教可知曇延所緣已置寺而教未顯迨唐其徒衆乃僞造大雲經託女主之符以媚武后始得敷令天下剏寺度僧勢乃被僧而其教卒不昌長安志所紀雖略然蛛絲馬迹隱隱可考是其徵隋文時已入中土非唐代乃入近伯希和蹤之乃據以作摩尼教考然予謂以來傳其最初流入中國之時代爲誠編輯考唐劉秀所撰涼州衛大雲寺碑及老子化胡經始知其數晉已流行涼州衛碑云大雲寺者晉涼州牧張天錫所置本名宏藏寺後改爲大雲因則天大聖皇妃臨朝之日諸州各置大雲寺後改號爲天賜庵老子化胡經云我乘自然光明道氣從眞寂境至蘇鄰國中誕降王室爲太子號末摩尼轉大法輪說經戒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際及二宗門教化天人令知本際上至明界下及海諸所有衆生皆從此度摩尼之後年垂五九金氣將興我法當盛西方聖象衣彩自然來入中洲效此二者考之知涼州舊大雲寺始創於晉其教之流傳乃由西而東教涼州先有之化胡經爲晉王浮僞造其所書與此經一一符合均晉代已有摩尼之說又晉正論釋王浮爲道士化胡經亦有中國道士廣說因緣諸知此教初託道教義王浮僞造化胡經附會入摩尼教旨其入僞道士函摩尼書亦化胡經[illegible]爲道家又羼攀附釋氏以說摩尼教亦有轉大法輪說經戒律定慧等法與佛依傍竺法之說經中又有三教混齊同歸於我歸三教者老也釋也摩尼也同歸於我者老子本旨道教而令尹喜託生爲佛陀而已又則創來摩尼也既云三教同歸故在晉以道士行之隋以後又以比丘行之其所居之寺在晉曰宏藏在隋曰延興因國緣之靈徵而故名光明自以擬其教旨因僞造大雲經託女主之符因改名大雲名天錫以示寵異初禮於老後入於釋闡非欲依附以張其入偉勢然而後羼其宗亦爲乃先後數百年間卒不得還終不能說雖老釋而獨立故從來記述不以爲道士創以爲僧體而不知其別爲一教其來也自西涼而終仍漸[illegible]於沙州與高昌宋以後遂無聞焉中國史家於宗教尤實記載至略釋氏撰著中但沒外道亦語焉不詳今幸於長安志化胡經涼州碑及此殘碑參互考證始得其教之經略不知尚有他書可考否爰記之以俟世之治其教學者又東友桑原博士隲藏謂摩尼教始於漢獻帝建安中波斯人摩尼普初其教假己由濟斯傳入中國其言創教之時代不知其所自出而乃化胡經考之則不甚合化胡經實託子之時世說乙西儀還中國後四百五十年爲末摩尼北後年垂五九金氣將興我法當盛西方聖象來入中洲據所云則摩尼教之創始在周復于後四百五十年乃漢高后之二年乙卯又四百五十年所其教入中國考其時則晉武帝泰始元年乙酉化胡經之作者爲惠帝時已於亦設所記當不誤然則摩尼之創始在西漢之初而其教之東漸則在同時之世矣涼州衛大雲寺碑言寺有尚釋房翻譯經時則彼教所譯經典當不少今僅存此數十行耳其下舉爲此印書亦奇事矣聞德人在吐魯番發見摩尼教古經其老安得好古而通西文者一詳考之）

（張掖大雲寺唐碑詩史劉秀文神鳥主簿夏撰雲五年剛先寺殘書雙集設封律衛監國侯字字將道遲歡柳顏下凡文傳亦十關封）

（實疑似[illegible][illegible]剌原碑定係飾見略李齊開闕深[illegible]元後乃被將[illegible]數發命寶落秀備九疑約千粉飾觀飯歸我古背編大崇經部知大[illegible]）

（藏舍利）

按此碑只額首行涼州衛大雲寺古刹功德碑碑名即可斷其爲明清時重刻以明代以前初無衛名也至其脫誤亦不止萃編所舉如三十七品下脫無以二字境控二邊下多衛要二字右武將軍唐無此官或爲右衛或爲右武衛必有一誤兼水軍副使顯爲赤水軍之誤北面化應爲豐面西化應爲西面畫崇草二字有誤列時應作列蒔法城之倡侶應爲侶至於劉秀職名前須二字蓋爲前領之誤而唐時實無修文閣學士之官惟弘文館於景龍元年改爲昭文次年改修文館見於唐會要張燕公曾爲此官然是館而非閣不知何以錯誤若此萃編又謂唐無朗行郎之階主簿則當是文林郎考唐時九品以上職事皆帶散位謂之本品職事則隨才錄用遷徙出入參差不定職事高者爲守職事卑者爲行仍各帶散位散位正七品爲朝請郎從七品爲朝散郎夏侯淇或係以朝請郎朝散郎行神鳥主簿舊碑殘剝重刻者因而誤刊且新舊唐書地理志及新出慕容神威墓誌縣名俱作神烏碑作神鳥亦以形似致誤大抵碑經重刻舛訛自所時有如此碑之魯魚滿目殊爲少見既非僞作當時何以疏忽至此不可解也

慶陽鐵羅漢造相

在慶陽唐塔上今存

（新通志稿[illegible]羅漢相在慶陽[illegible]塔下[illegible]請官[illegible]九年[illegible]共四時[illegible]舊[illegible]元一年夏吉[illegible]人淨字[illegible]）

（高約一尺）

華亭鐵羅漢造相

在華亭唐塔上今存

（[illegible]縣志[illegible]鐵羅漢相在[illegible]甘肅通志[illegible]四尊今[illegible]）

開元分界碑

在西寧縣西今佚

（宣統甘肅通志開元分界碑在西寧縣赤嶺西開元中許吐谷渾互市信安王褘張守珪定分界於赤嶺之西因建碑爲年已久湮廢）

（碑剝蝕字迹漫漶當時書人俱不可辨）

（新唐書李暠傳開元二十二年九月金城公主請樹碑赤嶺定蕃漢界樹碑之日詔張守珪李行褘與吐蕃使莽布支同往觀焉）

（舊唐書吐蕃傳開元二十二年遣將軍李佺於赤嶺與吐蕃分界立碑二十五年詔分道縱略吐蕃仍令毁其分界之碑）

按此碑立於開元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即令毁之至今蓋已無考舊志謂剝蝕不可辨殊違事實又謂與吐谷渾互市立碑更屬錯訛新通志仍舊錄入誤矣

趙承碑

在成縣今佚

（輿地碑記目唐漢陽太守趙承碑在成州秦州注曾楊景撰開元十二年建）

老鴉峽石刻

在樂都縣東今存

（宣統甘肅通志老鴉峽古石刻在碾伯縣東六十里峽內有大石平面上臨湟水下倚官道石面字甚多爲開元時所鐫但細小模糊多不能辨）

按此刻在道側石壁存字甚多有從郭子儀書九人七字明晰可辨未得拓本無從細證也

要册湫碑

在正寧湫頭鎮今佚

（天下金石志唐要册湫碑房琯撰在真寧）

石刻仙人碑

在正寧西關今佚

（金石萃編補唐石刻仙人碑在正寧西郭內）

瓜州修堰碑

在安西縣今佚

（舊唐書張守珪傳開元十五年以守珪爲瓜州刺史瓜州地多沙磧每年以雪水溉田渠堰盡爲賊所毀地少林木難爲修葺守珪設祭祈禱山水暴至大漂材木直至城下守珪使取充堰水道復舊州人刻石以紀其事）

牛意仁墓碑

在靈臺縣西今佚

公諱意仁字行恭殷後有牛父者宋大夫郜爲護羌校尉崇爲隴西主簿因官安定爰處鶉觚爲郡人公之族祖奇章公隋宗臣天下稱之大父通業志守道交辟不起父會弱齡早代公考槃邱園屢空晏如或勸之仕但笑而不語開元六年隨子西征就養終於伏羌官舍時年七十有六冬十一月歸葬北原夫人同郡士氏先卒有子仙客官銀青光祿大夫太僕卿判涼州持節河西節度使兼隴右羣牧支度營田採訪處置使攝御史大

夫隴西縣開國子以子貴贈公使持節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夫人追封太原郡夫人銘曰隴上多豪山西好武使君貞獨幼不斯取惟道與徒與代立矩善有餘慶風亦變古不學而能不行而至跡有相混名無自異出入百年終始一意福流於後神明其事行正於身用存元體厥子嘉績中朝紆綬印廻壠墜門重旌榮逸人之墓今同郡邸

（太平寰宇記牛仙客祖父墓在縣西一里孫水川西石闕有石碑存祖贈涇州刺史父贈戶部尚書）

（金石錄涇州刺史牛意碑開元二十二年張九齡撰八分書姓名殘闕）

按舊唐書牛仙客傳仙客代蕭嵩爲河西節度使判涼州事歷太僕卿殿中監軍使如故與碑文相合其後仙客入相封豳國公贈其父意爲禮部尚書祖會爲涇州刺史事在開元二十五年故碑書贈官與傳不同惟碑名意仁而傳與金石錄均單名意不知其孰是也

慕容明墓誌

出於武威縣南今存

王諱明字坦昌黎鮮卑人也粵以唐永隆元年歲次庚辰七月廿七日生於盡州之南衙年五歲以本蕃號代樂王至唐祚再興神龍二年四月五日制云沙朔雄姿穹廬貴種遺聲教式被恩榮可左屯衛府左郎將員外置同正員至景雲二年三月卅日勅攝左屯衛將軍借紫金魚袋仍充押渾副使至開元元年十二月廿一日制云鳳柱馳聲獸賁標秩赤墀近侍紫極分暉既罩邦惠宜峻戎章可上柱國至開元十年正月十一日制云夙申誠款久職戎旃勤効既深授茲戎寵可右監門衛中郎將員外置同正員餘如故大唐開元廿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薨於本衙春秋五十有九歸葬於涼州先塋志性敦實淳和孝友能簡能易勿[illegible]勿[illegible]宗族推嘘是稱名行嗚呼哀哉以名銘記

（新通志稿　慕容明墓誌今存武威孔廟石方一尺四寸文十九行行二十一字）

按慕容諸誌皆出武威南山此誌亦文蓋完好蓋有二寸正楷大唐故代樂王上柱國慕容明墓誌之銘十六字誌前二行書押渾副使忠武將軍右監門衛中郎將員外置同正員檢校閤甄府都督攝左威衛將軍借紫金魚袋代樂王上柱國慕容明墓誌銘誌末兩半行書大唐開元廿六年歲次戊寅十二月甲子朔七日庚午功就誌中勅制大唐等字皆跳行書文辭質略不似西平神威諸誌而舊唐書吐谷渾傳宣超卒子曦皓嗣曦皓卒子兆嗣其後則吐蕃陷安樂州吐谷渾部衆又東徙朔方河東之境傳中不敘及慕容明其人當以僅爲庶族未之詳列得此諸誌可以補證唐史者非淺尠也

索允鐘

在山丹縣城今存

（路石　余奉使西征渡河至隴所見古鐘舊沉埋於野田草中爲所未可復識計歸讀其文大約皆紀明制物軒所經拓得[illegible]其一幅）

（古在甘州山丹縣城內鐘樓寺陽文在鐘唇無年月其文云沙州都督索允奉爲法界衆生及七代先亡敬造神鐘一口共二十三字[illegible]勢[illegible]唐初[illegible]一作[illegible]府[illegible]內中[illegible]上周[illegible]數萬[illegible]軍臣千[illegible]安十八大字下[illegible]大宋丙戌[illegible]正月[illegible]陽文[illegible]名[illegible]陽文不[illegible]有六宅使[illegible]事[illegible]州城[illegible]內[illegible]寺[illegible]泰和二年歲次壬戌五月甲辰朔二十三日丙寅[illegible]中有[illegible]武[illegible]都監[illegible]副尉[illegible]同監[illegible]及普濟院會首[illegible]沙門[illegible]等題名後有銘云[illegible]之者[illegible]公[illegible]文[illegible]訪得而未拓者[illegible]府城內[illegible]有宋大[illegible]四面[illegible]天公[illegible]作奇古有[illegible]縣城內[illegible]有宋[illegible]寺皆有金大[illegible]寺曾存[illegible]官道[illegible]古[illegible]者有好事者訪之[illegible]二通[illegible]拓[illegible]新通志稿山丹有巨鐘在[illegible]形者鈕面有耳有環高四尺四寸口徑三尺二寸肉三寸[illegible]州[illegible]索允奉爲法界衆生及七代先亡敬造神鐘一口[illegible]及書人年[illegible]不可識相傳鐘自鳴則歲有[illegible]志又紀其[illegible]必自鳴皆并實）

按舊唐書武德五年改瓜州爲西沙州貞觀七年去西字天寶初改燉煌郡乾元元年復爲沙州而沙州未嘗置有都督惟瓜州肅州皆

曾有都督府肅州督肅瓜沙三州未幾即廢瓜州督西沙肅三州武德初罷而貞觀復置鐘云沙州都督於史無考不知其何時也

同昌郡碑

在文縣西今佚

（輿地碑記目同昌郡碑在文州西四十里唐天寶四年置同昌縣主簿趙齊記）

皇甫大娘墓誌

出於隴西今佚

（吳之珽隴西人物志皇甫大娘墓誌在隴西縣中河決出土天寶時人上柱國李令休之妻）

洮州鐘銘

在臨潭文昌廟今存

久也

揭

徵以昭

於赫

皇明奄

越扶桑南重九譯

將軍□□闓□□上懌利請命從兵

並至存沒式□贈□□道

□（中二行不可辨）

□

天朝通籍金門

明命以將軍戰必勝□□攻必克

屠洪濟亟身不測其中

石堡有若金湯

□（中八行不可辨）

□

天極咸賴

玉成以開壽域連升（洮州廳志文昌廟鐘高七尺五寸上圍一丈下圍一丈二尺厚六寸年代無考清同治前鑄擊之聲聞五十里其文可識者凡二十四行）

按此鐘未紀年月其銘文起止亦有錯誤今依洮志錄之附近有石堡頌李將軍碑皆唐時物鐘文敘述多與李將軍碑相同考唐書吐蕃傳天寶元年吐蕃破洪濟城八年哥舒翰復拔洪濟城同年攻拔石堡城當時李將軍蓋均身與其役故鑄鐘以紀其勳績碑則立於歿後原文有誤字並以碑拓正之如右

石堡戰樓頌

（在臨潭羊巴城山今佚）

□□□□□□□□□□□□□□□□□□□□□□□□□□□□

□□□禱旬勳曰諸侯□□□□□□□□□□□□□□□□□□□

□□□□□□□□□□序伊洮亡章地絡巖陰□□節□□□□□□

□□□□□□□□□□□□□□□□□□守管公奉建隼之榮秉鉞

荒服粤□□□□春□□□□□□□□□□□□□□□□□一安國

豈財阜人爲政罰存未足云巽□□□□□□□□□□□□□□□□

□□□□□川之覺勢智表慮生乃宣言曰嚀兵之來也固已久矣討不

軌□□□□□□□□□成功□□料敵之謀歛其甲兵之利不固郊壘

非樓山豬即何邦域洵美設仕金□□題石堡城□□□具是厠是斤亦

疎亦櫛嵳築巖頂疏柱翠羅危梁橫披高撑邪據施百□疊欒栱結浮梲

□閣頳素晨暉流鑠於丹楹暮色朧濛於縹檐周圜一陣四面千狀環水

函影攢峯借雄屬聯奇崗屹透詭石盧白是態曲折星羅崇臺相嵌吐納

雲雨竊竊灼灼登登懸懸華而不□險亦寧陋無扶不勉三旬而成君子

也向不杜不懸不備不虞豈後韻厥成今擠功利或□□□□□墅狼顧

不出戶羈收虜騎於萬重莫潰孫吳審祲氣於千里井邑掌內封疆較中

□□□□恐淩城邑彼帶甲者百萬我強弩者數十撤其懸門莫敢以入

斯巨制也即有金節□□□□戾止覽是之勞樂斯兼情羽觴肆陳金管

合奏詞客侍坐劇人高歌蒼茫翠微隱起□□□□鳳臺門邊波聲斯亦

指事榮觀總此數者衆美存焉偉哉聯觀丕張鈎錯成矩照七戍之□□

生役夫之勇極北枕數庚積爲京儲前開靈祠聿求多祜夫如是□城尉

施析聲師警晨傳□□門聲啟遙隔□同自鄙此而□□李牧固邊獯遂

佩犢嘉是一　善垂美將來烱明德□□□年豐昭仁也□曜矜虞示儆也

分諸采物式功也□□□□□□□□□□□□□□□□□齊□□□

□□□□□平心□□□□□□□□□□□□□□□□（此條十八行缺無字）

赫赫光鮮香火不絕□□□□□□□□□□□□□□□□□□□□□

□□□之星妙若天之化□□□□□□□□□□□□□□□□□□

□□□□□□□□□□其拙恩予天寶八載秋七月二十一日記

（宣統甘肅新志、八稜碑在洮州廳署洮陽河南羊巴城中出之七碑作八面每面五行每行二十六字惜仆地已久故剝蝕不全云）（新通志稱此碑剝蝕已多幸碑末年號尚存後爲美國教士以價値購送紐約博物院[illegible]其剝蝕不全實則己斷爲二截入關陸）（茲碣得之以無字之半改爲碑陰上半字跡猶存遂爲外人所收最每行二十字之說亦僅就見存及剝蝕之處計之耳）

按唐書天寶初改州爲郡郡置太守而洮州改爲臨洮郡此碑管公之上當爲臨洮太守唐時於洮州城內置莫門軍管兵五千五百人馬二百匹地當邊衝修飭戰備最爲急務石堡戰樓之作蓋所以制衛突備扼守甚惜其殘缺不完不足證明史事然是年六月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攻拔吐蕃石堡城而此戰樓則成於七月預備不虞意

或在此原碑題名堡上一字已泐今依頌文題爲石堡戰樓云

哥舒翰紀功碑

在臨洮南城今存

遠者（下缺十字）皇之德施化作宄璧經綸象雲雷日月所臨之

則懷（下缺八字）也慴□□夏其惟犬戎種落猘狂保聚山谷故聖王

明德（下缺十一字）舊章特申約言載錫姻好

軍士（下缺二十一字）也滑通約而反間

意

未加

身親

敗謀

大服小

一舉而定（下缺十七字）德□□叛

聖策謀從（下缺十字）也武有七德今則過之而頌聲無聞何以

頌曰

（通志金石略哥舒翰紀功碑存熙州）（楊應琚據鞍錄乾隆己未七月三日晝行至臨洮赴北城觀看古石碑碑高二丈闊六尺厚如闊之半崖崖欹默字皆剝蝕詢諸土人曰故老相傳文宮錄書額所顯物跌蹋怪形乃廟西邛王令昌平定羌戎所建然亦無可考也）（金石萃編哥舒翰紀功殘碑碑兩端俱缺高九尺六寸三分僅存廣四尺五分十行行三十三字楷書約存百餘字可讀者曰三德施化作）（天地保翰象貲謂云云先賦語而已不知所紀何功且不見立碑歲月按唐書哥舒翰傳翰之先蓋突騎施首長哥舒部之裔世居安西自讀召入朝拜岧隴鄯爲關右節度副大使築年築神威軍於青海生蕃戰攻破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天寶八載詔翰以朔方河東羣牧兵十萬攻吐蕃石堡城三日而下遂以赤嶺爲西塞開屯田備軍實加翰進階賞賜彌渥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涼國公兼河西節度使攻破吐蕃洪濟大莫門等城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鎮神策宛秀二軍遂封西平郡王賜音樂田園又賜一子五品官碑將士賞賜有差其立碑紀功似當即在此時顧後不久實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翰移兵潼關戰敗降賊不復有功可紀矣更以唐書吐蕃

傳稱之吐蕃自中宗景龍二年和親金城公主下嫁後聘使往來國以赤嶺爲界表以大碑刻約其上路張守珪分諭劍南河西州縣自今和好無相侵暴迨金城公主薨後未久吐蕃乃悉衆入寇攻撥武事石堡城天寶元年戰青海明年破洪濟城又明年帝以哥舒翰節度隴右翰攻拔石堡更號神武軍會其柘几監牧郭又破洪濟大莫門諸城收九曲故地列州縣實天寶十二載于是置神策軍於臨洮西澆河郡於積石西及宛秀軍以實河西後二年蘇毗子悉諾邏來降封懷義王賜姓李氏此亦十四載事然則此碑所紀正是洪濟大莫門之戰收九曲故地之功碑中所謂約言姻好通約反間等語多與此合碑後云武有七德今則過之而頌聲無聞似是過將紀哥舒翰功而因以紀君德杜工部有投哥舒翰詩云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蓋亦此時所作碑或立於天寶十二載十四載諸遲來降府幕之中時亦以見貽未詳碑不可知此碑立碑者絕少在諸官石中多不清宋稿碑冊見氏陝通志制）

（金石略載此碑存熙州）

（方七寸廣二尺六寸[illegible]哥舒[illegible]字爲八分書[illegible]）

（月觀[illegible]）

（[illegible]哥舒翰紀功碑[illegible]）

本

（宣統甘肅通志哥舒翰紀功碑在狄道州北極樓內碑高二丈闊六尺厚如闊之半首刻獸物趺画人形文皆隸書丙戌哥舒四字可辨餘漫滅不可讀碑後僅存九十餘字今其內字又復剝落盡國朝知州田自新建亭護之因名唐碑亭州人吳鎮集刻字爲唐雅章碑字八分甚古容城王樹楷證以內藏帖以爲明皇御筆舊府志云故老相傳此碑乃唐李晟所立先戎然此建碑書乃哥舒翰也但翰破光天寶之時而晟至德宗時功名始顯豈有晟立碑而翰書之理府志錯誤不可不辨）

按此碑高二丈廣六尺今有字者高六尺五寸廣三尺拓本凡十一行而第五行無字最後頌曰一行今亦無字故萃編所載應爲十二行其云十行誤也十二行最多者其地位應爲三十三字而行首二三字下俱有十餘字剝落故今存最多之行亦不過二十字萃編所載上截與下截之字錯列一行萃編補正行列尤多錯誤今以拓本正之今有而萃編所無者凡三字第一行之者第九行之服第十行之一也萃編有而今無者凡二十八字第一行皇之及行末之之三字第二行也愒二字第三行舊章特申及錫姻好七字第四行也潛通約而反間七字第六行末加二字第十行定字及德□□叛三字第十一行從也二字第十二行頌曰二字也又第七行身親萃編誤作乃親第九行小誤作水至萃編補正之字今惟服字尚存餘俱剝落矣此碑既錄於金石略又有哥舒二字自係邊人爲哥舒翰紀功所作觀西鄙人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至今窺牧馬不敢過臨洮之詩蓋邊人之稱翰深矣唐初置臨洮軍於狄道其後始移鄯州節度衙內故此碑立於狄道至碑有丙戌二字者丙戌爲天寶五年是年吐蕃寇邊翰拒之於苦拔海所向摧靡由是知名明年乃擢翰隴西節度副使蓋敍其功業所自而非樹碑之年也舊志以爲李晟所立自屬訛誤或又以爲明皇御筆亦無佐證姑闕疑焉可矣

迸璣泉題石

在成縣今佚

（天下金石志唐迸璣泉題石哥舒翰作在成縣）

三受降城碑銘

在寧夏北境今佚

夏后氏過洪水驅龍蛇能禦大災以活黔首周宣王城朔方逐玁狁能捍大患以安中區若非高岸峻防重門擊柝雖有盛德何觀成功然則持盈殘而弛張萬象昊穹之妙用挹盛勢以擒縱八極王者之宏圖道雖無外權則有備變化消息存乎其人三受降城皇唐之盛勢也昔秦不量力北築長城右控臨洮左馳碣石生人盡去不足乘障兩漢之後頹爲荒邱退居河潘歷代莫進矯亡秦之弊則可矣盡中國之利則未然唐興因循未暇經啓有拂雲祠者在河之北地形雄坦控扼樞會虜伏其下以窺域中禱神觀兵然後入寇甲不及擐突如其來鯨一躍而吞舟虎數步而擇肉寒草落而邊駝懼河冰堅而羽檄走爰自受命至于中興國無寧歲景龍二年默啜強暴賁都搆怨梯境西伐漠南空虛朔方大總管韓國公張仁愿躡機而謀請築三城奪據其地跨大河以北嚮制胡馬之南牧中宗詔許橫議不撓於是留及瓜之戍斬姦命之卒六旬需勳三城岳立以拂雲祠爲中城東西相去各四百里過朝那而北闢斥堠迭望幾二千所損費億計減兵萬人分形以據同力而守東極於海西窮於天納陰山於寸眸拳大漠于一掌驚塵飛而烽火燿孤雁起而刁斗鳴涉河而南門用晏閉韓公猶以爲未也方將建大旆提金鼓馳神策鞠虎旅看旄頭明滅與太白進退小則責琛書受厥角定保塞一隅之安大則倒狼居竭瀚海空西寒萬里之野大略方運元勳不集天其未使我唐無北顧之憂乎厥後賢愚迭任工拙異勢剛者黷武柔者敗律城隳險固寇得凌轢或馳馬飲河而去或控弦劇壘而旋吾知韓公不瞑目於地下矣今天子誕敷文教茂育羣生戢兵和親戎狄右衽然而軍志有受降如敵大易有安不忘危崇

墉言言其可弛柝亦宜鎮以元老授之廟算仲述舊職而㤀遺功外勤撫綏內謀經略使其來不敢仰視去不敢返顧永[illegible]猛氣無生禍心聳威驕恩紆息荒外安國萬代衛何加焉敢勒銘城隅庶復陸而光烈不昧銘曰

韓侯受命志在朔易北方之強制以全策互浚橫塞揭茲雄壁如三關龍躍出大澤並分標帶名閉風雷俯視陰山仰看閶闔一夫登陴萬里洞開日旻秋蒿纖塵不來時維韓侯方運神妙觀釁則動乃誅乃弔廓乎窮荒盡日所照天平未賛不策消㷔我聖耀德能扃北門優而柔之用息元元曷若完守推亡固存于襄于夷永裕後昆

按寧夏府志慶陽府志均錄是文然三受降城當時爲朔方所屬且其地近於寧夏故列於寧夏舊通志亦以爲在慶陽銘詞中闕數百今爲考錄其全文

李將軍碑

在臨潭石碑溝今存

大唐故臨潭侯功德碑

颸言地火之風鼓天下

天子所以授鉞

天同姓錫爲李氏口名　增華

性預立體遠知愛諸

蕃入殊溪大嶺將軍督統兵馬

府折衝九年春

逾萬計防禦隴右

牛馬兵口器械迺將

和戎犯大斗

上衆保塞州刺史

聞　上口利誘令

至存殁式嘉諭父口道

原鄉

遷右武衛大將軍

天朝通籍金門

明命以將軍職必勝

睹洪濤垂身不測

石鑿有若金湯

則　小

書

將軍

塵掃盧車僉惠

君資其掛劍　全

於昭將軍　諒天陰隨生浮之內

東溟出西氾黃裳元吉　翠壁

（宜繳甘肅通志李將軍碑在洮州廳防洮陽南七里今名石碑溝門乃由洮往疊之路道亀碑額書唐故大將軍李公之碑八分書碑高一丈五尺廣四尺碑面通計二十行下半剝蝕惟七節可辨然亦不能句讀碑陰有元至正癸卯刻便宜總兵官總帥宗院事阿口口口逵氏題字將軍碑從作七行大字楷書由剝蝕甚亦多比存下半截新通志編此石今尚存洮州志云此李將軍者李晟也相傳晟石舊拓貽可辨貽然志少於李晟碑額因晟未嘗惟考續書今爲木傳西平故有子男之靈蕭鮮中環牙關府人實千之其人傳末云爲子十五人其間有顯遂題體云郡附邑人之傳於后憲蕭象將軍之封證以儀晉公傳亦同惠勘宗顯跨已驗爲左神武大將軍邵卷寫右威衛大將軍公憶屬鋼林爲軍而無大字今碑額與破大將軍成者違）

（與盤晉近而此傳獻海內僅有助拓善本當據以校訂之）

按此碑正文高八尺廣四尺凡三十行行約七十餘字上段略可辨碑底亦有字二層共二十餘字而文義未能銜接今未錄入依殘字考之李將軍者蓋以擊吐蕃功自府兵折衝累官至諸衛大將軍封臨潭侯並賜國姓其人蓋在開元天寶之際以其時數擊吐蕃故邊將多以功伐顯名授爵錫姓尤多有之原文漏載殊多今以拓本增正乃知李將軍即爲洮州鐘銘所敘之人而此碑則立於歿後大抵仍在天寶中葉至廣德以後涼隴淪陷唐之西境北不過潘原南不逾隴山不惟無邊功可紀即邊將如李將軍之屬亦安能從容歸葬樹碑故里故西平雖祖思恭父欽代居隴右爲將其卒也仍葬高陵況其諸子猶能立石於久爲蕃據之洮州之地乎僅就碑文大將軍三字以爲李晟又以爲李懸皆不考之甚也

楊文才碑

在武威永豐鄉今佚

（乾隆五涼志唐武安校尉楊君碑在武威永豐鄉楊君諱文才字卜茂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裔碑記甚悉）

水泉寺碑

在涇川縣北今佚

（明陝西通志・唐水泉寺碑在涇州北五里唐時建寺有碑記）

靈武受命宮頌

在靈武縣境今佚

臣聞享天隆命惟德也戡難奉時惟聖也必有非常之運是興撥亂之功君以蒼生爲憂不以濡足爲患此[illegible]唐所以捨而不毀舜禹所以受而不疑靈武宮皇帝龍躍之所日者姦臣竊命四海蕩波我聖皇大帝探命曆之數啓龍圖作受命之符付於我皇帝皇帝方遊崆峒以求至道于是慕公卿士負玉旋金璽望氣芒碭之野三遷于閶闔之中曰臣聞在昔蚩尤連禍大盜中國神農氏兵莫能禦天降元女敕軒轅氏大定其災厥後堯有九州之害而命禹禹以四海之功而受舜陛下主鬯大位十有九年元德上達景福有歸六聖觀命曆之期兆人有臨難之請陛下畏災運而不寧棄黎元而不顧以至仁爲薄以大寶爲輕臣等若不克所請與億兆之衆將被髮揩膺號于天而訴于帝矣皇帝唯然改容曰豈人心與丁卯廣平王俶大尉光弼司徒子儀尙書左僕射冕兵部尙書輔國與北軍將士西土耆老萬五千人排闥以訴帝曰今豺狼尙居宮闕陛下兆庶爲餌宗廟爲墟若臣等義靈未通是高祖不歆于太廟且陛下涉渭則洪流洄迴鑾則慶雲見布澤而川池廣動道而嘉禾生靈祇昭彰元貺幽感臣聞符命待靈而作天運否終而會歲維於靈會也睿武英明聖也臣等敢昧死上聞帝乃灑睿宮啓金匱嗚咽拜受詔有司大赦天下改元曰至德元年

爲聖父爲文武大皇帝是日煙雲變作士庶踴躍黃龍見于東野紫氣滿于天門翌日也數百縣衣裳會衆旬也數千里朝貢會踰月也天下兵車會決時也四方重譯會以一旅成百萬之師率六軍平社稷之難禮郊祀戴聖皇與人合誠心以氣滔天厲動罔不吉歆無不報是以白鹿擾于王庭靈芝產于延英化動而功成淵默而頌聲言禪代者隨蒼梧易姓之名語嗣守者美周堯積善之辱述戡定者嘆四紀而復夏美中興者嗤三六而滅新於戲神祇之所歸往品物之所法象鼓飛龍于尺水仗大義而東向矢謨發號實在茲都願纂石宮庭以垂萬古俾過山澤知風雨之奧窮造化識天地之爐臣炎稽首敢獻頌曰赫赫河圖啓天之祜雲從億萬皇居九五惟昔陶唐克傳舜禹讓也武也夫何足數彼妖者孰惟暴惟貪天實即命人弗不堪皇曰內禪于再于三盡武之善去湯之慙兵車百萬洶洶雷震横會九州爲行爲陣恃力者陪從命者順孝以奉天神而撫運主

德唐堯崇功大禹皤皤兆叟垂白而覩沛邑空歌周原已古徘徊頌聲永介茲土

按此頌楊炎之文載於寧夏府志其蹟當在靈州故城自河水浸蝕更築新城遺蹟不可考久矣

漢源令廳壁記

在西和縣今佚

周克殷列爵惟五實分子男之位洎秦漢以降或令或長雖小有差其揆一也皆銅印墨綬秩六百石非理道之君愛人如子則不能爲官擇人矣國家坐進此道至於憂勤爰增六秩以勸能者皇帝觀兵朔方之歲始以上祿改名漢源將復禹舊蹟以從人欲其山川形勢土地風俗近鎬千里華風不閒多乎哉蓋小國以衆大國之義也且夫南牙蜀門東谿雍畤西走連磧北逾大漠四郊憧憧者於是乎終故有獄市之煩夫食之費上資

郡府下用臨恤非貞固不足以幹事非廉慎不足以率人清靜則可乎不侵忠恕則可乎求瘼時謂京兆韋子當公府之選推而有之爰於今人易受賜邑則稱理聞之見之政參乎前從事雖疲於改易用舉自多於脫穎我則無忒不其難乎嗟乎絆驥已久及瓜將代顧此屋壁何其寂寥前芳無聞後進奚覩記者史家之流也亦所以發揮廳事將紬人物又如韋公授受之始其或繼之者從而記之前後相映光采洽人乾元三年孟夏之月記

按隋以上祿改倉泉縣後復爲上祿而唐初因之肅宗時始改漢源舊書地理志失載或以不久即陷吐蕃遂致疏漏得此記可補其闕記爲于邵所作載於階州續志然漢源即晉魏南秦州之地在今西和縣境實非舊階州封域記中人易受賜句光采洽人句俱似文有微誤也

寶塔寺鐵范人

在慶陽彭原鎮今存

（新通志稿慶陽彭原寶塔寺有鐵笵人人俱作長跪式高約二尺今存七節佚其一唐乾元時製有款識云匠人□□□施主□□□姓名俱剝泐不可辨識）

李府君修功德碑

在敦煌千佛洞今存

敦煌之東有山曰三危結積陰之氣坤爲德成凝質之形地爲象峻嶒千峯磅礴萬里呀豁中絕坱圠相嵌鑿爲靈龕上下雲矗構以飛閣南北霞連依然地居杳出人境聖燈時照一川星懸神鐘乍鳴四山雷發靈仙鬼物往往而在屬以賊臣干紀勍寇幸災磔裂地維暴殄天物東自隴坻陌走狐兔之群西盡陽關遺邑聚豺狼之窟□木夜警和門晝扃塔中委塵禪龕生草時有住信士朝散大夫鄭王府諮議隴西李太賓其先指樹

命氏紫氣度流沙之西刺山騰芳□名感懸泉之下時高射虎人望登龍開國西涼稱藩東晉諮議即興聖皇帝十三代孫遠派天分世濟其美鑽根地植代不乏賢六代祖寶隨使持節侍中西陲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開府儀同三司沙州牧敦煌公玉門西封邑三千戶曾祖達皇敦煌司馬其後因家焉祖操皇大黃府車騎將軍考奉國皇昭武校尉甘州和平鎮將早逢昌運得展雄材一命是凌雲之資百齡懷捧日之慶垂條布穎業繼弓裘築室連閭里成冠蓋難兄令弟卓然履道之賢翼子謀孫宛爾保家之主諮議天授淳粹神假正仙交遊仰其信鄉黨稱其仁義泉深沉酌而不竭道氣虛遠感而遂通嘗以爲挹江海者難測其深淺望乾坤者不究其方圓况色空皆空性相無相豈可以名言悟豈可以文字知夫然故方丈小室默然入不二之妙智度大道法爾表無念之眞以其虛谷勝聲洪鍾應物所以鹿宮山坼佛日天開愛水朝清昏衢夜曉一

晉演法四衆隨緣直解髻珠密傳心印凡依有相即是所依若住無爲還成有住由是巡山作禮歷險綣行盤迴未周軒檻屹斷劃削有地締搆無人遂千金貿工百堵興役奮鎚鑿豎構石聯山素涅槃像一鋪如意輪菩薩不空羂索菩薩各一鋪普報恩天請問普賢文殊師利菩薩東方藥師西方淨土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彌勒上生下生如意輪不空羂索等變各一鋪賢劫千佛一千軀初坯土塗旋布錯彩豁開石壁儼現金容本自不生示生於千界今則無滅示滅于雙林考經尋源備物象設梵王帝世佛母下天如意聖輪圓轉三有不空妙索維持四生人其報恩天則請問六牙象寶拖紫珮以標眞五色獸王載青蓮而捧聖十二上願列於淨剎十六觀門開其樂土大悲來儀於鷲嶺慈氏降跡於龍華丕休哉千佛分身聚成沙界八部敷衆重圍鐵山希夷無聲悉窣欲動爾其簷飛雁翅砌盤龍鱗雲霧生於戶牖雷霆走於階陛左豁平陸目極遠山前流長河波映重閣風鳴道樹每韻苦空之聲露滴禪池更澄淸淨之趣時節度觀察處置使開府儀同三司御史大夫蔡國公周公道治生知才膺命世淸明內照英華外敷氣邁風雲心懸日月文物居執憲之重武威當杖鉞之雄括囊九流住持十信爰因蒐練之暇以申禮敬之誠揭竿操矛闟戟以從蓬頭胼脅傍車而趨熊羆啓行鵷鸞陪乘隱隱軫軫蕩谷搖川而至於斯窟也曆軒九空複道一帶前引簫唱上千雲霓雖以身容身投跡無地而舉足口足登天有階目窮二儀心出三界有若僧政沙門釋靈悟法師即譔識之愛弟也戒珠圓明心鏡朗徹學探萬偈辨折千人出火宅於一乘破空遣相指化城於四坐盧往實歸於是引兄大賓弟朝英姪子良子遂子望子羽等拜手於塔下法師及姪僧志融斂袂於堂上曰主君恤人求瘼戡難濟時井稅且均家財自給是得旁開虛洞橫敞危樓將以翼大化將以福先烈休庇一郡光昭六親兄祖孫五枝圖素四剎棠棣免墜詒厥

無愆非石何以表其貞非文何以紀其遠且登高能賦古或無遺遇物斯銘今其還弃紛然遞進來以求蒙蔡公乃指精盧而謂愚曰操斧伐柯取則不遠爾詞比事周可當仁仰恭指歸俯就誠懇敢□□其狂簡髣髴於眞宗大曆十一年龍集景辰日□有十五日辛未建妹夫鄉貢明經攝敦煌州學博士陰庭誡

（諸石[illegible]模在燉[illegible]得唐大曆十一年李大賓造相裝一百刻涼州詞凡碑作樣知出雖也宋而未詳其地也譬校士重肅州見地志始知在嘉峪關外敦煌縣之千佛崖北地古爲莫高窟一稱龕碑又有大中六年敦元[illegible][illegible]窟造相乾煌學窟者石[illegible]通[illegible]一面爲[illegible]等[illegible][illegible]公碑一面爲歸義節度使索公碑[illegible]公名玉裕[illegible]元祀立十人[illegible]爲索靖碑[illegible]致謂書拓之又在[illegible]碑城外得西夏[illegible]水龍[illegible]廟數其後按[illegible]隴東在慶陽府防得宋太平興國道德經幢西[illegible]所山官防得[illegible][illegible]師寺碑在重修佛堂記者[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錄而未詳其地者又從陶穀碑之陰側得宋超名甚夥而有于階州防得成縣學宋碑二又五仙祠記及化寺記龍神祇源廟碑吳公世功保蜀忠德銘皆宋刻吳公名挺玠之子其碑高一丈五尺五六千言御[illegible]宋刻相書法精整可與晉唐碑新王碑並稱矣一鐵注文在階州安化鎭訪得者淵宋碑四通一淳熙十年廟碑一乾道四年重修赤砂新湖廟記黃程文陳論書丹兩隸一[illegible]元四年刻一淳熙十年[illegible]在秦州于泉獻訪得元碑三通一至元封敕西面刻一至大[illegible]書一文昌[illegible]記碑陰刻官員道俗之號在老子廟前皆[illegible]人所未錄嗟後則得自此而已）

（西陲石刻錄唐隴西李府君修功德碑高八尺廣三尺二十五行行五十二字正書額篆[illegible]隴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記十二字在敦煌）

（新疆訪稿李府君修功德碑在敦煌莫高窟原石首二行已泐與石錄中錄零于本有楊[illegible]述名甚撰文人亦碑高五尺廣一尺六寸集碑即李氏再修功德記之一面不[illegible][illegible]煌縣志未著錄所實統通志仍未錄入邊方貞石錄得故二碑所刻於一石者采已數見至先刻書反置碑陰故成因爲修時取舊字人之撰耳此碑湮沒千年而石舊實錄得見近人著沙州文錄遂據卷子本所錄之兩行以補此石之殘闕處合首尾完具毫無缺損一若千年前手錄此卷之人以爲留此形行以成全壁者亦奇矣）

按新舊唐書大中五年張議潮以瓜沙歸朝始置歸義軍節度使以義潮爲之此碑立於大曆十一年中稱節度觀察處置使蔡國公周公爰因蒐練至於是窟考唐自乾元之後吐蕃乘隙日蹙邊城鳳翔之西邠州之北陷沒者數十州廣德二年又陷涼州瓜沙之地久與中原隔絕河西節度周鼎自甘州移敦煌此碑所載節度周公是

也唐史闕書其事而碑文獨存其概略邊方官政足資考證至碑石高廣石刻錄通志稿均與原石不符以今尺度之其高連額書爲六尺二寸廣二尺二寸也

楊元卿德政碑

在涇川縣今佚（舊唐書楊元卿傳元和初元卿爲涇原節度觀察使奏置屯田五千頃每屯築墻高數仞鍵閉牢密卒然寇至盡可保守六年涇人請奏爲立德政碑）

臨涇城碑

在鎭原縣今佚

臨涇之築跡於郝泚貞元年泚爲涇將德於軍軍中皆推其公嘗從壯數百騎出捕野還白於帥曰臨涇地扼洛口（今洛川在原州西北流於臨涇）其川絕饒利息蕃其西大野走戎道曠數百里其土乃流沙無能出水草嘗涉者盡疲卽屯臨涇爲休養便地願以城控之可艱其來泚出其傍一人謂帥曰誠而泚言有是也雖然公自念之公所以蒙殊恩大幸子姪昆弟俱得不業而官者蓋以邊防未有可制上心日夜懸於此故厚公之事無所難今用泚言則邊已固公安倚耶雖戎不得越所趨而補者復何以稱獲使上聞之亦且輕所憂矣遂不從泚計及帥死其校段祐代爲帥歲餘泚又白曰昔天寶時天下有兵爲防者獨西戎矣而邊至王畿尙萬有餘里其烽叫之驚東不過燉煌張掖之間又有嚴關重阻盤錯之固綿屬於其中猶者燕人反（安祿山史思明）其邊兵強壯悉會難咸陽東而西隴復爲所攻盡亡矣地今王畿之傍別爲邊郡飛烽傳候昏曉之際必奏于帝垣況未有可因今每秋戎入塞寇涇驅其井閭父子與馬牛雜畜焚積聚殘廬室邊人耗盡而又以一方使宜委決於將軍何以自塞夫臨涇之築於涇甚便前年泚白於故將軍不聽今日幸願將軍省計遂築城於臨涇以泚部鎭之自是戎無敢犯涇者元和初祐入覲因留宿衞後爲帥者惡泚能強涇以年朽不任兵罷之八年余西道寀歷岐隴而邊人無幼老盡能誦郝泚之功故余悉著所論勒其事於臨涇城

按此碑久已無存其文沈亞之所作見下賢文集十一新唐書有郝玼傳云玼以臨涇地險當虜衝白其帥曰臨涇草木豐茂宜畜牧西蕃入寇每屯其地請完壘益軍以折虜之入寇前帥不從及段佐節制涇原深然其策元和三年佐請築臨涇城朝廷從之仍以爲行原州詔玼爲刺史以戍之自此西蕃入寇不過臨涇段佐傳云貞元末爲涇原節度使練卒保邊爲西蕃畏憚兩傳敍事略與碑文相同惟郝泚作玼段祐作佐皆與碑異證之憲宗紀元和三年正月涇原段祐請修臨涇城在涇州北九十里扼犬戎之衝要詔從之二月以朱士明爲涇原節度使十二月以臨涇縣爲行原州命鎭將郝玼爲刺史自玼鎭臨涇西戎不敢犯寀則泚又作玼段祐名與碑同紀傳碑互有同異未知孰是碑云築城臨涇以泚部守之自是戎無敢犯涇者元和初祐入覲因留宿衞後帥惡泚以年朽不任兵罷之按紀則臨涇城成祐已先去紀又云元和十三年十月平涼鎭遏兵馬使郝玼奏收復原州破吐蕃二萬是時去築城已十年傳云吐蕃畏其威稱紀欲圖之朝廷慮失驍將移授慶州刺史自爲得實非後帥惡而罷之也又碑文所謂前帥考卽劉昌昌自貞元初節度涇原築連雲堡城平涼城彰信分兵援戍保寧邊鄙在邊十五年勛伐燦然其不從郝泚之言以城臨涇自亦所見不同邊帥之與偏裨謀議從違事之恆有碑文其旁一人謂帥遂不從泚計疑非事實在作者表章郝泚故對前後僚寀不妨俱有微辭今以其邊故攸關事宜求是乃爲考其先後而詳辨之

尊勝陀羅呢經石幢

在崇信開元寺今存

（崇信縣志宋開元寺石幢一作鐵幢兩層屑山鏡上刊陀羅呢經天聖七年造已多剝蝕）

按此幢爲八卦形今出土四尺八寸周徑四尺上有石頂高三尺周徑逾丈羅剝蝕頗甚而字體多可辨識首爲佛頂尊勝陀羅呢經制譯經過繼爲經文後爲年月銜名上下俱已殘泐第一行□□□□歲次戊戌正月乙酉朔十五日己亥左神策軍崇信城鎮遏都知兵馬使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子賓客兼殿中□□史上柱國□嘉進建造第二行上泐中刊常希甫三字第三行□□□□歲次壬寅□月戊子朔廿八日乙卯左神策軍崇信城鎮遏都知兵馬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賓客□□□□府□□恭軍兼殿中侍御史□自勵建立第四行□□□□□□□左金吾衛兵曹叅軍朱行本院主

胄漢後沙門元安都勾當修造官散將董惟明桑嵩進考其官職名號當爲唐時所立而崇信設軍始於貞元其後有二戊戌一憲宗元和十三年一僖宗乾符五年二壬寅一穆宗長慶二年一僖宗中和二年未知何時所立今姑列於元和以俟續考至第三行下刻有天聖七年七月字第四行下刻有朝散郎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崇字其下或爲知崇信縣姓名則爲宋人續刻舊志以爲天聖元年所造殊誤且原刻是七年非元年也

陰處士修功德記

在敦煌千佛洞今佚

天成厥壤允姓會居地載流沙陶唐所治河分千溜法序九疇據五服而爲郊開一門而展禮是以良慎三乘化似頂生之處金容丈六夢瑞誕于莫高壁峻毗耶巖深楨特散花臺上曾待踊身合蓋塢中方尊賢劫或以郤識無恆忘本安于迷逕善元有統佛性省于覺花勤績三皈將希一念然乃堅鐫襲古還預舊新綴日照而懸栅揆天門而擬樣者其訓有故敦煌郡處士公姓陰字嘉政其先源南陽新野人也齊經九合論弁法於星藁漢約三章鬚髯明于籤管榮昇紫府貴躡黃門宿承玉斗之更早達金門之詔既乃躍鱗水上一挺龍門下說籌中三冬豹變猶鄭人佐距矛隼旟以先馳若秦併列城逆牛刀而龍俊威陰山之封秩大漢斯平據火候於敦煌陽關得勢亦猶玉廟遠屠楚國預固莊田甘茂將伐宜陽先盟息壤塞門八陣略地中身野戰十年留連已此至今爲敦煌人矣曾皇祖諱嗣瑗唐朝正議大夫檢校豆盧軍事兼長行坊轉運支度等使賜紫金魚袋上柱國開國侯議正朝門倜儻慕三閭之直當官不避歌謠殷五袴之蹤撫勵行間善齊兵衆特奇要藉兼播殊能臨機辦運轉之功處下許方圓之術皇祖諱庭誠唐朝右驍騎守高平府左果毅都尉賜金魚袋前沙

州鄉貢明經師經避席傳授次於曾參師禮恐河好勇承於子路擬鵰冠之爪利致果毅雄避資翮之未調綬飛鄉貢洋洋百卷易簡簿于籝金裹裹五株性靜閒於欹枕皇考君諱伯倫唐朝游擊將軍丹州長松府左果毅都尉賜緋袋上柱國開國男三品榮門九皐聞遠青襟小學業綴當年先成鎮守之功克保敦煌之業屬以五色慶雲分崩帝里一條毒氣扇滿幽燕江邊亂踏於楚詞隴上痛聞於豺叫梟聲未殄路絕河西燕向幕巢人傾海外羈維板籍已負蕃朝歃血盟書義存甥舅熊羆愛子拆襁褓以文身鴛鴦夫妻解鬟鈿而辮髮豈圖恩移舊日長辭萬代之君事遇此年屈膝兩朝之主自　贊普啓關之後左衽遷階及宰輔給印之初垂祛補職蕃朝改受得前沙州道門親表部落大使承基振豫代及全安六親當五乘之饒一家獨十一之稅復舊來之井賦樂已忘亡利新益之園池光流竟歲愛及慈母索氏通海鎮大將軍之孫德備周親實資近戚深慕禮

跡爲後代之孫切示荃繩富將來之嬪鞠恭志士遠仰垂風讓路行人高瞻訓制爲細務則灼然縣絡羞杓祀則絕世女工柔矜擁牀下之搏舉事滿堂中之寶其處士公明心雪叉比其嚴照瞻冰毫像其智承前永業望歲多將約後新鐫豐年鎮積入爲孝悌出整綱宗舊制封官近將軍之列棘先賢世祿與都護之同堂飲渥水之分流聲添驟響吠平河之溉濟置賦馬鳴今則月德扶身歲星應會桑條小屈敏事嚴君棣萼相垂高門慶及時則處士公一朝返側三寸舌乾惴運心機情懷未吐其則有舍弟嘉義遂巡攝袵俯伏前諮敢問處士兄曰如何不決獨立嗟吁義聞急難者兄弟希得者手足出兄之口入弟之耳但豁情懷莫忍情事公曰天命之年娩之在德謀孫之道已教義方短日金秋寒風慟骨長更多夜白髮悲心每以錢埒久盈未施撲滿周親喜戲桃李往來涉苦海之程粮匪持少分遇金山之厚利未獲纖毫方欲去縲紲將尋善友念解脫訪迹投崖念茲在茲是吾術內僶諸俛矣爾則爲之將就莫高山爲當今聖主及七代鑿窟龕一所遠垂不朽用記將來又有弟嘉珍及弟僧沙州釋門三學都法律大德離纏等進思悌恭將順其美是日也嚴駕辰朝執勤旰日白龍徼道覲慕神蹤赤景當時新求聖蹟因得三身相像飛揚寶鏡之輝二鶴翩翩下向金鏤之樹自東未遍自西忽臨指掌推（一作攀）前目視不遠遂期貿良工招鍛匠弟二層中方營窟洞其所鑿窟額號報恩君親也龕內素釋迦牟像并聲聞菩薩神等共七軀帳門兩面畫文殊普賢菩薩并侍從南墻畫西方淨土法花天請問寶恩變各一鋪北墻藥師淨土花嚴彌勒維摩變各一鋪門外護法善神然則金烏東谷隨佛日以施仁玉兔西山引慈雲而布潤龍飛天界綺合四王象海袞眞工移十地化身菩薩聲聲石鉢之殑滿願藥師湛湛琉璃之水八十種好感空落之花圓万遍應身散珠星而煥綵輕紗淺綠對細霧而未開重錦深紅本無風而自動因親

希釋尚貴在於報恩厚德文殊補處詢于詣疾深山縕玉空中聞梵響之螺顛嚩臍前戶外踴降魔之杵基盤白石刹負青雲者哉美矣公復以敬命天資好還人與和光熠熠富日無嬌君子謙謙琢磨禮節故能鴝鴿羽翼猻侮同來四鳥安巢齊聲未去瓜田廣畝盡心修履之人李樹長條促生移冠之客更有山莊四所桑杏万株瓠顆纏頭饋飲道遙之客鳥藉樓木因緣得道之人穴地多騂角之犢叱石畜仙羊跪乳亦乃克會有期怯寸陰而尚短時之易失恐日月而逝諸匪懸火堂早辭風館入中道而可宜向菩提之正路其弟嘉義所管大蕃瓜州節度使行軍先鋒部落上二將告身減旃矣三年學劍案及蒐軍二歲論兵曾經選將入擒生之地遠踏前茅出死休之門能齊後殿乘孤擊寡起陣雲於馬蹄裹甲從軍候迴風於鶡尾肘唯殷血人畏多功指抉懸門先甲拒脅徵修部落副押偏裨職久公徒使宜軍政爲忠則決戰預善則佰循清信也如斯敬事也如此又弟嘉珍大蕃瓜州節度行軍并沙河州三部落倉曹及支計等使九九初生心中密算二王舊體筆下能書收租寄義於馮煖請粟恩周於冉子端然章甫稱爲南面之臣束帶立朝可使諸侯之選承家爲戶重客盈門夕惕日新茵筵隨俺諮詢禮賦泛愛鄉閭尅謹賢敎具瞻八仰又有弟僧法律離纏行行侃侃匹訴眞明德範兢兢三乘鏡淨軌義風骨率性前生好閒眞乘名播後哲大雲殊處尚資普作之宮小劫未平永固伽藍之地知中庸之未悟歡引將先念背屬之可惜聲陪導首其則從弟僧靈寶覺惤小心小節步驟聿脩強力強爲惻勤向願解五銖於紳帶添寄大功減一分之衣糧隨心度迮卽有尼法律智惠等（一作安國寺妹姪）月中桂影已厭鮮花雲外天堂修持有路黙思步步履履含珠鹿苑青青應應如是貞神堅固爲小學之師資德重昇境等碩人之比律愁腸苦積對法又以殲除喜地正看割舉緣而不種男僧知欣懷尊普並少小早亡男僧常君及姪等

芳田白孽孝感一心膝下黃中報成三歲其遠懷志友上達中君見義則爲方知有勇鐵裹應錚錚之響䫉及含霜庸中閬伎伎之聲調弦望月隨七擒之飛將摩壘致師賜二尺之檄書開封獻捷然後聖善宜遷遷成保丰臨生有道道濟先亡依稱閬普級之因世世信合門之既驥輒以口宜心素尚淺文華舉事言功難能及意　歲次己未四月壬子朔十五日

丙寅建

（新通志稿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陰處士公修功德記原石今已不存沙州文錄云此記有二本一有寶夫子撰陰庭誡已見今大資碑署新不闕石氏最後歷官也己未歲爲唐文宗開成四年）

吳僧統碑

在敦煌千佛洞今佚

天之經則懸星應分地之理則岳鎮隨方三苗遠適於金門敦煌因基於火德中有三峗極峻化出長巖㝋谷虛通神生石壁龍天一舍仙應千身

出書記司空之文像迹有維摩之室是以勉勠誦思懇懇增修開七佛藥師之堂建法華无垢之塔者其惟我和尚焉皇考諱緒芝前唐王府司馬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即千夫長使在列城百乘之軍楊旌鎭遠終身報國旣効先鋒窮髮留邊末由訴免因授建康軍使廿餘載屬大漠風煙揚闕路阻元戎率武遠守敦煌警候安危連年匪解隨軍久滯因爲敦煌縣人也復邁人經虎噬地沒於蕃元戎從城下之盟士卒屈死休之勢桑田一變葵藿移心師律否臧屯亶若此猶鍾儀之見縶時望南冠類莊舄之執非人聽越響故知事因日散物極必移方承見在之安且沐當時之教出肱處於仁里旅踐公門樂只而逸情懷周給之足爰及慈母即南陽貴望也令聞高堂念茲在德恩垂訓育慶日賢開分功爲織錦之詞深敬許積驥之探和尚性靈神異氣骨大資隨一地而來蓮亭潔秀備三端而異問木出於林跡步元亭於日新齠齔聰明於月僞善勤先進法鏡爲宗詔解

脫之軌途弃人間之小利童子出家長成僧寶矣自南天心印遠絲域中河西蒼生將於法座且三學未並律或先施則約法化人盛于佛事齊之以禮緇俗人師小學承其旨歸上命舉其賢德遂使知釋門都法律兼攝引教授十數年矣則聖神贊普萬里化均四隣慶附邊虞不誡勞口風清佛日重暉聖雲補集和尚以誘譽聞後學宏開五部之宗引進前修廣說三乘之旨維摩唯識洞達於始終橫宗豎宗精研於本末加以知色空而明頓悟了覺性而住無爲覺絕兩邊象亡不二得使返邪迷賢所望知律迴向衆生眞心授記嘗知應世之牛千必及一時之法會又承詔命遷知釋門都校授以四攝一僧六和三寶祇園會二十淸衆勸道匪解於三時奈成口一万淨人給侍無虧於四事和尚一朝而謂門人曰夫法性幽玄覺花芳而始現眞筌滑隱慧水澄而乃流使迷情久滯於愛河惑者長遺於溺浪若非理事齊運能澄員寂之門福志雙修方乃菩提之理則知泥

龕不實而能作住持之功竹素非眞而有流通之用遂抽一衲之長日五綴之餘豐四弘之心鑿七佛之龕鈷金畫綵不可記之然則淸涼萬聖搖紫氣而浮空賢劫千尊開碧蓮而化現十二大願九橫莫侵百八浮圖三災莫染法華則金三歸一報恩乃酬起二龍文殊助佛宣揚普賢則悲深自化善財童子求法無厭得道天仙散花不倦經書龍藏瓔口流通長燚魚燈希明暗路香泥印印福備無垠慶設頻頻迴資有識橫眞淺緣飾素多紅皆稱丹雘之奇貴盡肇毫之美和尚復特達眞門強緣不勝慈心勸物務繼成功義及周親恩懷四輩即及元昆滔光門傳善則僉難存於兄弟語實親仁信重口于朋友長林獨步實志新田與酒遊春歡心逸豫將期永日何遽早亡次兄季連試太子家令出狀忠於委任聚歛益於君門勤劾四年成功七載恕恩因果早自迴心退謝君恩歸心息念亦有城隍道俗受訓濟人近事女男應向同助又有僧王雲勝辦阿梨勒二千顆同

助功德伏願世主處南面之尊威雄武定臣忠安富國之政信重和時
豐將大慶之年人庶沐淸平□歲九族韶睦將承七佛之慈骨肉連枝永
奉三尊之化戒香弟子罄仰同露佛性蒼生咸增利慶驤□□明王國治
許善不遺敢逮盧財將存化佚

（碑石敦煌千佛洞卽古之莫高窟也洞壁封以一丸泥十餘年偶土壁傾毀嶄然開朗始顯於世中藏碑版經像甚夥余先後得宋乾德六年木刻觀音畫像卷子本梵葉本各二筆畫古樸雜爲唐經生帳與東瀛游館本無異又諸墨拓中有斷碑僅存兩角上角存十二行行自十一字至三字不等下一角存七行行自四字以下不等年月已佚亦無撰書人可考惟上一石兩九行有神靈贊普方畢化均四隸□以□云云贊普係吐蕃君長之號猶匈奴之稱單于突厥之稱可汗冠以神聖二字則彼國人士尊其君之辭猶中國帝王之有徽號也以是定爲吐蕃刻無可疑矣新通志稿吳僧統碑在敦煌今已不存莫高窟藏本有其全文沙州文錄考字此碑立於吐蕃據敦煌之時故稱唐爲前兼存唐書闕沙州陷沒先後苦守十一年至元和十四年乃降後開成四年張義潮歸義中間凡三十年此碑作何時不能詳考矣）

按此碑與陰處士碑俱爲敦煌陷蕃後之作陰碑作於開成四年而

此碑則未有年月今考陰碑末云驤輒以□宣心素尙淺文華畢事
言功難能及意此碑末亦有驤字下佚二字接云明王國治許善不
遺敢逮盧財將存化佚其文例相類疑驤下亦爲輒以二字沙州文
錄別本有竇夫子撰四字當是此人竇姓驤名二碑俱爲其所作也
張義潮以瓜沙歸唐事在大中五年新志稿以爲在開成四年亦誤
自元和十四年至開成四年爲二十一年至大中五年爲三十三年
亦非三十年也

高公佛堂碑

在涇川高峯寺今佚

皇唐十六天子建號大中應乾嗣統□歷二載□□□□□□□□□
（缺）夾輔華夷□□□會昌五年當武宗皇帝省天下佛署□海內僧徒（缺）
前□納言程公與（缺）威□□□擇詔布令像□□□□□□近郊郡東（缺）頹

碑之□矣其額曰爲顯有西執此郡守高公除刻名書歲時碑亦存也圖
經所集者書所什里□昔（缺）公（缺）可輔天惠能□下信乎哉聖宣　皇
歇横（缺）□□□獨（缺）曾□之暇單騎延覽□□□（缺）守釋子之□懷善績
斯衣求□墨堰塌揆□□實克□神功就（缺）扶□碑於（缺）雖是主（缺）衆
散□□□控架棟梁鼓鑄柱石度工料功（缺）時十吉獸後（缺）聖□十
農終應甫及決（缺）鴻恩忽降宸識將年□□□材（缺）爰荐高之旨復創
（缺）飾諸甓綫分線垣（缺）餘垣聳仞牛塵（缺）平□北砌含曉（缺）於徒中不啻
分□事託付（缺）淸（缺）附地高而鸞雀擁依曉日乍迎晴空□揭□□夫
梵宇狀出水之宮　慶祚永隆福階故期福（缺）時（缺）慶偶於（缺）壽□之
節頁惟願塞今後切就式遵大敬□務廣（缺）明（缺）景長邁淸我（缺）朝綱
□之路間　吾道□□之玄化實不民人□所倚□□拂祥□□爲勝概
雲開京觀其雄麗秋（缺）甚何（缺）不一而出（缺）自邊兄山水好倚聖人之深

品題也登臨飛翔□□之思永嘆也弘裕□秋重□□□　納言□導
納言禮賢之楊（缺）珂貂受十之顧□恭詔旨共贊朝章胡□不虞邊□
不烟燧□□□而人（缺）進極自亦智者之所　皇帝（缺）東神□大將軍左
路康□代命旣（缺）率衍同陽精舍謂關憩□立製□亭□不先器識而後
信之上者　君之與親臣之與子莫不先忠孝而後恩義若不形爲靈所
□次湖貪與□□眞與偶代所宗賜　珂貂□上次之道儉奢儉之規□
穫輕□不捨蓄敬但拱臣心於北極獻璽□於南山若貫白日□□　洪
休哲　國事無窮（缺）制垂不朽以□序日月値秋殘□蔚□茂滿霜勤
威文留恥名不掛藉惡□有遺□隨卷屑居俯當□請幸採謠貲碣匙□
而刊辭曰遺物誰宰　匠石斯營　神化自合　玄功遂成　高公積普
珂貂發明（缺）□泰隋平　三光□照　五（缺）翊翟永　中外肅
淸　大邑　聖祚深□皇情　珂貂伊何　警護在涇　馳心（缺）遙峯儼

點（缺）　顥氣混混　非烟亭亭　天凝晴漢　霞口青冥　勒鐫紀德

借稱太寧　四鎮北庭行軍兼涇原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銀靑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使持節涇州諸軍事兼涇州刺史□□大夫上柱國會稽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康四鎮北庭行軍兼涇原等州監軍使銀靑光祿大夫行內侍省□□□令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武威縣開國□食邑七百戶賜紫魚袋（缺）歸京西步驛使正議大夫行內侍省□□□令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賜□□袋紫□弁　判官臨涇騎兵馬朝散郎行內侍省（缺）丞（缺）同正員上柱國楊□□判官監平涼鎮□□朝散郎□內侍省校□□宮教博□員外置同正上柱國呂緒　當道時服使承務郎行內侍省掖庭局宮教博士員外　判官監平涼鎮兵馬承奉郎行內侍省置同正員上柱國陳宗譽小判官潘

（新通志稿　新修高公佛堂碑在涇川縣原在山嵩山高峯寺移置孔顯謨作正書三行行二字曰大唐新修高公佛堂碑邊刻唐草碑）

（文凡二十八行首行云新修高公佛堂碑并序次行云朝儀郎前試太子通事舍人上柱國鄭弘裕撰全文多剝蝕難每行字數見近人著涇川石刻校錄及寄跋）

按舊唐書武宗會昌五年勅併省天下佛寺凡拆寺四千六百餘所招提蘭若四萬餘所至宣宗大中元年又勅靈山勝境天下州府顯會昌五年四月所廢寺宇有宿舊名僧復能修創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高公佛堂蓋即准此敕而再修者是時涇原節度使爲康季榮碑末題名首行當卽季榮也

賜僧洪䛒勅碑

在敦煌千佛洞今存

當家告身依本鐫石庶使萬歲千秋不朽不壞矣（首行）勅釋門河西都僧統攝沙州僧政法律三學教主洪䛒入朝使沙州釋門義學都法師悟眞等至聞其先出自中土頃因及瓜之戍陷爲辮髮之宗爾等誘貫戎壇棲心釋氏能以空王之法革其異類之心獷悍悉除忠貞是激虔恭教旨夙夜修行或傾向天朝已分其覺路或奉使魏闕頓出其迷津心惟可嘉跡頗勞止宜酬節義之効式奬道途之勤假內外臨壇之名錫中華大德之號仍榮紫服以耀戎緇洪䛒可京城內外臨壇供奉大德悟眞可京城臨壇大德仍並賜紫餘各如故大中五年五月廿一日中書令闕中書侍郞兼吏部尙書平章事臣崔龜從宣奉中書舍人臣崔瑀行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大中五年五月　日侍中闕右僕射兼門下侍郞平章事敏中給事中修月日時都事左司郞中禮部尙書闕禮部侍郞尙書左丞琛告京城內外臨壇供奉大德兼釋門河西都僧統攝沙州僧政法律三學教主賜紫洪䛒奉勅如右符到奉行郞中□主事必使令史周全璋令史□大中五年五月日下（十段十七行）詔書本勅洪䛒師所遣弟子僧悟眞並表事具悉師中華良裔西土律儀修行而不失戒珠調襟而深藏慧劍而又遠懷故

國願被皇風專遣僧徒備申懇切今則建鄉閭之的信雪刑叉之沉冤惟孝與忠斯謂兼美宜奉思唐之侶終成歸化之心勉遵令圖以就休烈今授師京城內外臨壇供奉大德仍賜紫衣仍前充河西釋門都僧統知沙州僧政法律三學教主兼賜勅牒僧悟眞亦授京城臨壇大德仍賜紫衣兼給勅牒鑒茲寵渥尉爾忠勤當竭素誠用答殊遇師等所上陳情表請依往日風俗大行佛法者朕精心釋教不捨修持師所陳論深愜余意允依來奏其崇恩等師宜並存問之今賜師及崇恩等五人少衣物具如別錄并師家書還報並賜往至具領之餘不具所賜蕃潮勅書多分想當知悉夏熱師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中段十八行）勅賜衣物錄本賜門外臨壇大德河西都僧統賜紫僧洪䛒物四十匹錦二匹色吳綾二疋色小綾二疋色絹八疋羅□紫□□六玫二□綾僧衣□□衲一綿□大□梳二枚（下段）

（十五行）

（宣統甘肅通志光緒二十九年敦煌千佛洞[illegible]壁[illegible]開[illegible][illegible]出小[illegible]一內[illegible]書[illegible]經文數萬卷小[illegible]佛背[illegible]紗[illegible][illegible]繪千手千[illegible][illegible]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石上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多有石碑刻[illegible]唐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勅賜釋門河西都僧統攝沙州僧政法律三學教主洪）（[illegible]入朝[illegible]書[illegible][illegible]沙州釋門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悟真等字）（[illegible][illegible]石刻[illegible][illegible]沙州僧[illegible][illegible]高六尺廣二尺七寸第一段勅文十行行十八字年月銜名等六行行字不等第二段十八行行十六字）（第三列十五行首行六字餘皆五字行書[illegible]數[illegible]）（新通志稱[illegible]洪辯法師勅石刻在敦煌莫高窟高四尺寬一尺八寸分刻三列[illegible]十九行第一列每行二十一字第二列每行十六字）（第三列每行五六字勅[illegible]於大中五年全碑大致完好書法亦風致灑落惜拓本太劣字多不辨）

按此碑上段爲告身每行二十一字中段爲勅書下段爲賜衣物錄行字俱與石刻錄新志稿同惟新志稿脫誤殊多今以舊拓本補之又考之唐書補訂告身銜名於是此碑乃完具可讀唐自肅代以來河湟淪沒沙州雖固守十餘年亦終於元和十四年爲吐蕃所陷越三十三年而張義潮以瓜沙十一州歸於有司唐實錄大中五年正

月沙州刺史張義潮差使歸順十月遣弟義澤以十一州地圖戶籍來獻此碑勅書頒於五月正在歸順以後獻地以前勅云宜季思唐之侶終成歸化之心又云所賜義潮勅書多分想當知悉蓋當時佛教盛行而洪䛒以中華舊族主教沙州義潮歸順當必與悉謀議故勅獎殷勤嘉許諄諄如此也

索公紀德碑

在敦煌舊學宮今存

（上缺）安邦社□分憂誕賢材而膺用固有提綱軍俗封長策而□□（一行）□□地中興　聖運彼有人焉公玉裕稱諱勳字封侯敦煌人也□□□□（二行）祖靖仕執晉位登一品才術三端出入兩朝功名俱遂曾祖諱□□□（三行）鍾慶於茲來暮之謠既著捐駒之詠益深乃保龍沙永固城□分竹□（四行）□□□琪前任敦煌郡長史贈御史中丞早承高蔭皆顯才能儒雅流□

弓裘不（五行）□宜宗啓運乃隴西順太保東歸□正□□河西克復昔年土字一旦光輝沒（六行）□□□□□節度張太保之子壻也武冠當時文象馥遺得□囊之上策（七行）□明主□□□□皇王之□□□韜鈐而五涼廓靖□鶴列而屯擒六戎（八行）□□□□姑臧寇攘□□□□□□□□□□上復厥功特授昭武校尉持節瓜州諸（九行）□□□□壘辦軍押蕃落□□□□□夫繼□先人之閥閱不愧於荀彧効忠烈於（十行）□□□□□□落□天□□□□□外乏金湯之險自從涖守森以完全築䑰（十一行）□□□□□□□煙布□□□□□□□之西部厥田唯上周迴萬頃海壞肥濃激用（十二行）□河□□□□□□□□□□□□□□□通渠流□絕泊從分竹乃運神機士字宣張（十三行）近堤□□□□□□□□□□則□功俄就布磐石擁雲漢川鬱波瀾益冷（十四行）幅帙□□西□□□□威感□神策蹤□應水流均布人無荷鍤之（十五行）勞鼓腹□

□□□日設法以濟人權圯□毫悉置功□再治□內東北隅□（十六行）古寺龍□□□□□壁猶存損儀尚宛在以風摧雨爛尊象塵濛棟宇疏廊空（十七行）餘基陛□□□□□貿工于時故作四廂翔立八壁重修南建門樓北安寶殿并（十八行）個聳觀□□□□□艤階塼古樹却吐鮮芳玉砌流泉鑄首復點城隅之下別（十九行）翔衙廂□□□□□儼□光輝于時景覇元祀白藏無射之春公特奉□赫（二十行）□綸就加□□□□□□□軍中投石爭踏拔拒之能幕下吏民悉展接枭之（二十一行）勇□性□□□□□基之術材象文武次亞夫以當季辛過　昌時繼（二十二行）□管之輕□□□□□正欽崇朽大漢洋洋政聲翔于　門下（二十二行）功立於□□□□□□□□□□□□□□鎚千古而不朽（二十三行）

（[illegible]右　敦煌學宮有一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面爲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碑一面爲歸義節度使[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公名不可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寺上人所爲[illegible][illegible]碑[illegible]致）（書[illegible]拓之）

（舊通志稱宋公紀德碑作敦煌[illegible]學[illegible]二尺五寸橫一尺九寸最二十四行行約三十字額作楷書十六字大唐河西道[illegible]軍節）（度宋公紀德之碑[illegible]碑年月已蝕不可考皆行字較小有節度制官口口口口口口中[illegible]南陽張[illegible]口撰口節度押衙口）（口等字[illegible]伯[illegible]西[illegible]水道紀曾[illegible]碑[illegible]光[illegible]賓學使胡[illegible]兩敦[illegible]合張文[illegible]拓此碑文[illegible]搜得於民[illegible]非）（觀新疆伯希和復由上[illegible]移作非圖之石又何釋其遺漫已甚也及文寫後得後乃移諸學宮保存云）（西緣有刻文宋勤紀德碑石已斷其存者高五尺三寸廣二尺八寸上截存十二行行存一二三字下截存二十四行行二十字）（書二十九字不等額題大唐河西道歸義軍節度宋公紀德之碑十六字亦正書任敦煌縣事）

按舊通志有晉索靖碑在敦煌縣鄉賢祠斷石二塊刻置年月無考而金石萃編補錄之考之皆索勳碑之誤也諸石云此碑立於景福元紀畫依碑文書之石刻錄舊通志皆書年月無考則以碑文年月久已不存也志稿碑文將兩截錯列今爲審考文義而更正之

楊公紀德頌

在敦煌舊學宮今存

（缺）冥安丞扌口口口支度判官楊口扌口口口口（一行）人也曾祖諱言隨舉孝廉累遷中散大夫除口蒲臺（二行）漢太尉口口口口皇雲麾將軍右武衛大將軍河華之靈貂蟬之族世（三行）爲河州太口口口口口口口適於往古書不絕於靑史圖諜煥發其由可覩公幼而口中而立（四行）誠封之口口口口口口執能坐致靑雲壯室之餘口搢紳口儀者也初大將軍府君擅專綖（五行）訓非四口口口口口口口侯甲科何必爲儒拾其靑紫公以溫淸左右文藝箕裘出將冠關西之雄（六行）擧秀才口口口口口高平郡汜水府果毅絳郡桐鄉京兆崇仁二府折衝雖務仕之初子雲屈口（七行）口授沂口口郎將爪牙之任社稷之心不屑行間廣迴天眷加左司禦率府口（八行）展驥騄口口口口口失羽林之口時以山東餘孽尙軫皇情分命我公宣慰四道徽甲口（九行）式周廬口口口口口口蘇之詠河湟懷挾纊之恩二庭發犹武之師四鎭斂琪玕之貢王室口口（十行）一身獻口口口口口口關豈獨識功靈臺而已哉　詔優公忠武將軍守左威衛將軍河西副總管（十一行）彰義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路人有光下車無何能事日集豈止才用不器所謂知幾其神此州之創也口（十二行）西口口口口口郊有豺馬責彼外府以成軍輿况時之艱路之難不去食存信何猛而濟寬此（十三行）口口口口口口口郊祀修禮儀大張禮容　督彼勤奮有　韶詔公入覲列郡居守獨口（十四行）口口口口口口口日除伊西庭節度等使攝御史中丞霜威夏寒勁節秋深撫我戎律整兹謀猷口（十五行）口口口口口口者飭裝不疑於褒吾道西矣此又公之惠澤若郭傅甲仗營侯田疇長幼夫妻工口（十六行）口西口口長史候勝口嶠衛司馬東海徐止戈大將軍河南宮去盈口公之施惠不在報口（十七行）口口口口漢水徒有沈口之心人去陝郊當銘甘棠之所余實不敏有媿於文頌曰（十八行）　天生公兮出徽入幽覽不知變化所極吾將老聃以爲儔（十九行）口口作而物覩公之心鏡力口口口古（二十行）之

題名葉廉長暨木石擇口口口口口（二十一行　二十二行缺）

（乾隆志[illegible]楊公紀德碑在敦煌學宮[illegible]宋勤碑之一面一石雙[illegible]不知執[illegible]碑作[illegible]書[illegible]文大[illegible]楊公紀德[illegible]一九字此刻末）（[illegible]石[illegible]宣統[illegible]本及敦煌志本之見餘果伯松背[illegible]見[illegible]府[illegible]功[illegible]記王刻[illegible]十[illegible]見北一[illegible]光緒）（癸己[illegible]之合宋碑及李氏[illegible]碑[illegible]之敦煌[illegible]大[illegible]碑及[illegible]宋見及石室）（今見[illegible]內外[illegible]古之七[illegible]往[illegible]敦煌古物乃[illegible]矣）

按此碑上下俱有斷泐今僅就其尙存者錄之吾所得拓本較志稿多二十餘字又志稿誤將兩截錯列今爲尋求文義而更正之至於楊公何人是何年代不可詳考蓋碑文得之甚爲唐代之間也

省倉樂記

在文縣今佚

（[illegible]碑記[illegible]省志[illegible]記在文州廟[illegible]一[illegible]之[illegible]門外）

石窟寺盂蘭會記

在鎮原縣東今佚

愚夫愚婦蓋茅菁綯衣有不蔽其身稟有不充其腹官逋消負潛名匿跡以刑繩之不能遂集至聚財喜捨不戒而樂從者百千有徒不可勝紀何幻妄之理入人也深而沉迷之性不可復返耶因即其事以警所向云（鎮原縣志　原州彭陽縣石窟寺孟閣寺記寺在縣東九十里元魏永平二年涇州刺史奚侯創鑿窟石爲龕全鑿繪窟內可容數百人唐咸通八年彭陽介撫公重修僧入殿以鐵例具錄乎於壁俗也彭陽令爾蘇僉復爲之紀意存微戒文已不完今存其略）

按此與涇川之南石窟寺俱元魏永平二年涇州刺史奚康生所作志作奚侯云康生名也南石窟寺今在涇川此在鎮原縣東九十里或謂之北石窟寺原石久佚未能詳考也

索法律窟銘

在敦煌千佛洞今佚

蓋乾運三光羅太虛以著象坤維八極口口川以爲形著乃至道幽玄理

出輪廻之表性相無相頗乏凡聖而無親然則拯拔煩籠如來以如來出現隨横誘廸降法宇於大千是以能寂之應西旋勝蔭之風東扇故使祁山匿曜佛日舒光人天莫口口歸依率土咸知戒定玉塞敦煌鎮神沙而白淨三危黑秀刺石壁而泉飛一帶長河汎綵波漲而圖遲注小海獻天驥之龍媒瑞草秀七淨之蓮臺彩雲還五色之佳氣人馴儉約風俗儒流性惡工商好生氣煞就修十善篤信三乘惟忠孝而兩全兼文武而雙美多聞龍像蹤迹繁興得道高僧傳燈相次總斯具美者其惟鉅鹿索和尚矣和尚俗號香其先商王帝甲之後封子丹於京索間因而氏焉遠祖前漢太中大夫武撫直諫飛龍既犯逆鱗之勢口同下獄撫恐被誅以元鼎六年自鉅鹿南徙居於流沙子孫因家焉遂爲敦煌人也皇祖左金吾衛會州黃石府折衝都尉諱奉珍屬天寶之末逆胡內侵土蕃承危敢犯邊境旋泊大曆以漸猖狂稽日相持連營不散公誓雄心而禦捍鐵石之志不移全孤壘於三危解重圍於百戰策功茂實賜信綵而光榮好爵自縻上帝聞其雅譽皇考頓悟大乘賢者諱定國英䄍儁產早慕幽貞悟世榮之不堅了浮生而走電耕田鑿井業南畝而投簪鼓腹逍遥力東皋而守分詎謂白駒落西山之隙青龍洗東注之波懸蛇之疾俄侵風燭之悲口及山莊林野無復經行之蹤口水親交永阻平生之會春秋五十有六以元和七年歲次甲辰三月十八日終於釋教坊之第也以其月廿五日葬口洪潤鄉負郭圖渠東口師峯南源之禮也亡兄前任沙州防城使諱淸宇高情直節軌著公名權職蕃時昇榮曩日克勤出烈管轄有方警候烽烟殺更威宿故得邊方晏晏郛郭猒猒玉塞旁連人稱綏帶河圖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蒼草拒谿淪悲異畝嘉禾傷歧碎蕙美角先拆今夜即亡春秋六十有三矣故弟淸貞禮樂名家溫恭素質一城領袖六郡提綱鏘鏘契君子之儀濟濟有江泉之譽共被之慈播美同倉之惠馳芳在原之德

未申鶺鴒之望俄移對其桃李悲手足之長辭念懷橘之年痛連枝而莫返和尚天倫有三和尚即當中子也前沙州釋門都法律應法披緇智不虧于七覺弱冠進具精五百之修持行孤峻而竹風淸寒戒月明而雪山皎淨神閑心寂言簡氣和雲乘百川之陰日照千江之水白珪無玷心印密傳窮七祖之幽宗示三乘之淳粹趨庭半城緇衆近訓乃數百俗徒競寸陰以勞籠蕪三明於闇室設無遮之數供味列八珍惠離捨之資身恐毀三寶寫大集之教藏法施無窮建寶刹於家隅莊成紫磨增修不倦片善無遺更鑿仙巖鐫龕一所召良工而扑琢憑郢匠以崇成竭房資而賞勞罄三衣而務就內素井小龕千周遍於是無勝慈尊擬兜率而下降多聞歡喜對金色以熙怡大士陵虛貞松垂万歲之藤蘿桂樹吐千春之媚色多功既就慶讚未容示疾數旬醫明無術春秋七十有六終於金光明寺門人躃踴一郡暇春宗族悲哀痛丁酷罰其日葬於莫高窟之禮也其

前亡兄子有三次子押牙忠顯勇冠三軍射穿七札助收六郡毗贊司空爲前茅之爪牙作後殿之耳目飄風鳥陣決勝先行虎擲盤蛇死無旋踵督腸羂於綠草而不顧生還許國之稱已彰攻五涼而尅獲駐軍神鳥鎮守涼城積祀累齡長衛白刃俄然拂彩雲而務集神通護世威振懾於邪魔千佛分身蓮花捧促恩報則報四恩之至德法華讚一乘之正眞十六觀行對十二之上願淨天啓問調御者以除無垢坊便現白衣而助揚眞化雲樓鷲追贊口崢嶸磴道聯綿勢侵雲漢朱欄赫奕環拱影櫓紺窗映焜煌之寶扉繡柱鏤盤龍而覆錯溪芳忍草林秀覺花枕疾殂殞武威嗚呼小年不永壽小子有功將士押牙忠信天資秀異神假英靈孝悌于家忠貞於國登鋒利刃猛氣超群鐵壁鑽搶先衝八陣提戈從事每立殊勳葵心向陽兢兢承主奉元戎而歸潮臣子之禮無虧廻鶻朔方被豁孤而日久願投桑梓未遂本情歎四鳥之分飛嗟手足而長旅長子僧常振天資爽悟道經逾明欽念三乘凝修四諦上交下接解營構而多方偶修出群孝敬之懷罔極助叔僧而修建自始及終愴失倚而孤悖早虧恃怙嗣隆古叔之願誓畢殘功尅意崇誠忻然果就求蒙彩筆聽勒碑銘誠罕免固辭粗云而記述其詞曰乾運三綱坤維八荒含隆万象覆載無疆生死擾擾九土茫茫能仁出現拔濟衛劉教兵西域流化東方牽土歸依宙宇禎祥競崇修兮浩浩注法水兮滂滂地善人純厥土敦煌將星文昌越跨五涼碩德高僧接踵連行有鉅鹿兮貴族則口法兮當陽宗枝濟濟花萼昌昌三空在念四攝口張欲度愛河預設浮囊密察心印定慧界香遍修諸善列道多強鐫龕造窟福祐皇王千尊粲粲百福穰穰功成果就侵疾宇牀醫明窮術遷神坐亡門人酷罰宗族悽傷厥有姪僧能柔能剛超隆殘誓孝道名彰繼誠福口慶讚逾揚智求珠繳尅石爲堂既名蹤兮精粕實地久兮天長

（新疆志稿沙州釋門索法律窟銘原石今不存敦煌莫高窟有本沙州文錄考定光和七年甲辰甲乃壬字之誤並謂此銘作於咸通八年只後云）

翟家碑

在敦煌千佛洞今佚

蓋敦煌固封控三危而作鎮龍堆旁礴透弱水而川流渥洼則西望金鞍宕谷則東臨馬秀長巖万仞開聖洞之千龕呀豁澄泉引青　而叶澗陵磳垠像體勢平源分野膏腴維邑坤德奇謀卿將應聖代而生賢龍象高僧繼法王之化迹總斯美者其惟都僧統和尚口口口口口起陶唐之後封子丹仲爲翟城侯因而氏焉其後柯分葉散璧去珠移一　支從官流沙子孫因家遂爲敦煌人也皇祖諱希光金芒授彩月角成姿蘊孫子之韜鈐曉黃公之秘略矢穿七札孤彎六鈞河右振其嘉聲上蔡聞其雅譽目尋太白臨八陣而先衝風雲壯心對三場而勇戰轅門羨德將帥推賢節下求能囊中先穎陳謀佐命定國難於奉天毗輔口口刻勳名於翠石皇考諱涓天然俊義神假精靈丹穴鳳雛生而五色貴馬英嗣莫比碧豹雄辯雖當一郡提綱三端領袖文涉海量志湧波瀾敷五德以伏人存百行而爲本加以情殷慕道歎巢父而拂衣悟世非堅念許由而洗耳尙居纏縛未免遼迴於是捨身出家毀其形口撥囂煩而取靜頓息心機既批網而不拘易相菩提之路弟承慶前沙州敦煌縣尉稟風雲之氣懷海嶽之靈去三惑以居貞畏四知而體道惟忠惟孝行存輗軏之名蒞職廉平顯拔貂蟬之後豈謂風燈運促黃雄之祟妖侵手足長辭鶺鴒之失羽姪男懷光智等志等松筠情同鐵石提戈邊鎮荷戟從軍師戎習七德之謀對敵好六奇之勇輕財重義施惠求能愛撫七尺之刀弊播五涼之俗次姪懷恩韶齔聰惠智有老成交勤師古武濟臨危僉謂卓犖丈夫寶兮鼎孫僧統先任沙州法律僧政四輪實三學樞機定慧將水鏡俱齊戒月以

金烏爭晶慈悲善誘播化隨宜五乘之奧探玄七祖之宗窮妙威稜侃侃凌霜之氣有殊處衆銑銑獨顯卓然之象名馳帝闕聲播秦京勅賜紫衣陛階出衆麟角之美更新風脈咸從傾口背尝之士旗則彌綸法戒說眞俗而並存卷之入一毫端譚空有而雙遣然則存不建遣二利之行方圓遣不建存更建耆闍之窟四弘之誓寒松之操不移克意修營鐵石之懷耿介傾城聳騎躬詣先巖陵朝陽而縈廻巡恒嶂而瞻仰璞琢有地締構無人遂罄捨房資貿工興役於是鋈鎚競奮坱圠磅礴磽确聒山宏開靈洞與功自敦牂之歲（此處原缺數字）大淵之年郢人盡善以鈩錫匠者運斤而邑巧香廚辦供每設芳筵爰召僧珠橫眞積聖內龕剏諸形像等若乃釋迦輪足化緣而已周彌勒垂蹤顯當來之次補十地菩薩妙覺功圓八部聲聞口口口測多聞護世奪赫奕之威光力士呀哆破耶山之魔鬼蓮花藏界觀行澄之十首傍伽親承教之淨名方便級引多門薩埵投崖捨身濟

虎十二上願化盡東方十六歎門應居西土金剛了義讚善現而解空天請報恩降靈而成道焜煌火宅誘駕三車中觀聳巖上乘珠綴飛仙繚繞散空界之天花淨信熙怡獻人間之供養盤龍秀出舞鳳揚翔蹬道遐聯雲樓架迴崢榮翠閣張鷹翅而騰飛欄檻雕楹接重軒而來爛紺窗曉露分星月之明階闕藏春朝交彩雲之色溪藪道樹還金地而森林澗澄荷泛漣泥而流演淸涼聖境僧寶住持望物知津使歸栰喻苦集之因絕蔓菩提種智抽芳弘誓克周咸通隨念乃彰陵成碧海谷變峴山勒刻銘朴略頌記其詞曰我僧統兮德彌天戒月明兮定慧圓導羣生兮示眞詮括芳名兮振大千勅賜紫兮日下傳鑄龕窟兮福無邊五彩莊嚴兮模聖賢聿修德兮光考先刻石銘兮寶刹前刼將壞兮斯跡全

（新通志稿　張家碑原石今不存敦煌莫高窟藏本有其全文近人蔣斧採入沙州文錄）

麥積山摩崖三

在天水麥積山今存

太和庚戌閏月趙沂等口口口前住持僧智龍同造

（麥積山石窟志　七佛閣南角二石柱徑寬五六尺高數丈蓋懸山崖鐫其上刻題名　殆過多不可辨此乘柱之角年代可辨題者僅字大可四寸許按歷代紀元太和凡數見惟唐文宗太和外其他皆無庚戌之年）

康智墓碑

在正寧杜樹原今佚

（慶陽府志　唐康府君墓碑存正寧縣杜樹原康智墓智字元功　任縣令與父敎緘令壽俱以美政聞）

劉公重修水亭記

在戎縣今佚

（輿地碑記目　府刺史劉公重修水亭記自戎州大曆元年節度副使劉[illegible]撰）

李氏再修功德碑

在敦煌千佛洞今存

原夫天垂万像以遣中極之官四輔匡持翼一人於元首固有承乾御宇總玉葉之貞芳贊佐金門必維城之所倚所以帝室千房宗城万里因本根而枝葉遠蕃承皇族而圖籍廣乃有故府君諱明振字九皐　西涼武昭王之系也增祖顯唐口口大口口口口司郎中賜緋魚袋（缺十二字）蹕歸唐贈右散騎常侍英髦驟馭河岳粹靈皆以稽古微言留心儒素武登華第更高拔隊之名文戰都堂每中甲科之的雖云流陷居戎而不墜弓裘暫冠蕃朝猶次將軍之列子既承恩鳳閣父乃擢處貂蟬朱門不媿於五侯樹戟崇隆於貴族至而源分特秀門繼簪裾家承九錫之枝流派祥雲之胤時遭西陲汨沒洎于至德年中十郡土崩殄絕玉關之路凡二甲子運偶大中之初中興啓途是金星曜芒之歲皇化溥洽通乎八宏還占雪山綿邈万里　府君春秋纔方弱冠文藝卓犖進止規常迥然獨秀時則妻父河西隴右一十一州節度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營田支度等使

金紫光祿大夫特進食邑二千戶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南陽張公諱義潮慕公之高宗藉公之文武於是乃爲奏晉遥申伉儷之儀將奉承祇世祚潘陽之美公其時也始變衰虜因依獻捷覲拜彤庭　宣宗臨軒問其所以公具家牒面奏玉階　上亦冲融破顏羣公傳覩乃從別　敕授涼州司馬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錫金銀寶貝詔命陪臣乃歸戎幕二十餘載河右麾戈拔幟扶囊龍轄毡展克復神鳥而一戎衣殄勍寇于河蘭誠懾戎于瀚海加以隴頭霧卷金河泯湍瀨之波蒲海梟鯨流沙施列烽之患復天寶之子孫致唐堯之壽域晏如也百城無拜井之虞十郡豈登吏士賀來蘇之政此乃三槐神異百辟稀功英雄半千名流万古公又累蒙朝獎恩渥日深方佩隼旟用堅磐石勳猷未萃俄已云亡享齡五十有二終於敦煌之私第　亡叔僧妙弁在釋以行高才俊遠邇瞻依名建戎王寶普追召特留在內兼假監壇供奉之號師以擅持

談柄海歸香流恩洽敦煌旺麻家井高僧寶月取以爲儔俗叡餘蹤扇於河隴　亡妣氾氏太夫人龍沙鼎鼐繇族孤標庭訓而保子謀孫軌範而清貲不乏承家建業荐累代而揚名閥閱聯綿長縈　帝王之室今乃逝矣佳聲存焉　故府君贈右散騎常侍生前遇三邊無警四人有暇於東皐命駕傾誠謁先人之實剎廻顧粉壁念疇昔之遺蹤瞻禮玉豪歎紅樓之半側豈使林風透闥埃塵寶座之前屺嶺陽烏曝露茶毗之所崢道之南復有當家三窟今亦重修泥金華石篆籀存焉於是乃募良工訪其杞梓貿材運斧百堵俄成每圖班輸親臨勝境雲霞大豁寶砌崇墉未及星環斯構亦立雕簷化出嶔峨不讓于龍宮懸閣重軒繞万層於日際其功大矣筆何宣哉　亡兄河西節度衙推兼監察御史明達天輿孤貞松筠比節懷文挾武有張賓之策謀破虜擒奸每得玉堂之術曾朝拜闕徵奏金鸞指畫山川盡縱橫于天險　兄明德任沙州錄事叅軍操持吏理六

曹無阿黨之言深避四知切慕乘驄之詠　兄明詮敦煌處士今古滿懷灑落卿雲之彩仁先劾義光騰香露之文五柳閒居慕逍遙於莊老夫人南陽郡君張氏即河西萬戶侯太保張公弟十四之女溫和雅暢淑德令聞深遵陶母之仁至切齊眉之操　先君薨　覲不得同赴於京華外族流連各分飛於南北於是兄亡弟喪社稷傾淪假手託孤幾辛勤於苟免所賴　大保神靈辜恩勦斃重光嗣子再整遺孫雖手創大功而心全弃致見機取勝不以爲懷乃義立姪男秉持節鉞總兵戎於舊府樹勳績于新墀內外肅清秋毫屏迹慶豐山踴呈瑞色于朱軒陳羣勳容歎萬梁壯室四方審義信結勝光運籌不愧於梓橦貞烈豈慚於世婦間生神異成　太保之徽猷雖處閨門實謂丈夫之女然心悟道併弃幾纏巡禮仙巖願圖餘於瑞象于時頓捨青凫市紫金于上國解環珞弃珠珍餙金鈿於廊廡運輸藝於庭際乃得玉毫朗耀光銜有頂之峯寶相發輝直抵

大羅之所口長男使持節沙州諸軍事口沙州刺史兼節度副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御史大夫上柱國弘恩輔唐憂國政立群凰忠孝頗懸于君親禮讓無忘於伯玉六條布化千里隨車人謌來暮之謠永繼龔黃之績次男使持節瓜州刺史墨離軍押蕃落等使兼御史大夫弘定文武全材英雄賈勇智昌要險能布頗牧之威巨野伏荒屏豐匈奴之迹挾纊有口於士卒泯燧不媿於襄陽都河自注神知有道之君積貯萬廂東郡著雕金之好　次男使持節甘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弘諫飛馳拔拒唯慶忌而難儔七札穿楊非由基而莫比洎分符於張掖政恤惸孤布　皇化於專城懸魚發詠　次男朝議郎前守左神武軍長史兼侍御史弘益三端俱備六藝精通工書有類於鍾繇碎札連芳於射戟子雲特達文雅而德重玉普于時豐年大稔星使西臨親抵燉煌須宜　聖旨內常侍口口口口口康玉裕稱克珣副倅師大夫稱齊珙判官陳大夫日恩國借

殿廷英俊樞密杞材選耀　天威呈祥塞表因謦樂石共紀太平佘所不材斐然狂簡（拓本止此）　□□元年歲次甲寅拾月庚申朔伍日甲子□宋國□伊西等州節度使兼司徒張淮深妻弟前沙瓜伊西□河節度使檢校□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張淮□□史□等州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下缺）

（敦煌縣志右[illegible]匡節其文已完後於紀年月致甲寅歲昭宗乾寧元年也後尚稍二行俱剝落殘闕見官號字數漶於前多不可識矣）

（此碑所謂瓜州刺史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者姓李氏唐之宗族名闕不可考其妻父則唐歸義節度使張義潮也義潮降唐在宣宗大中五年舉兵略定河西十郡令其兄義潭奉圖籍以獻宣宗因於沙州置歸義軍以義潮爲節度使鎮之咸通四年克復涼州八年朝京師文中缺李君戰攻繼沙鎮張然大約從張議潮與有勞績者至爲修功德碑其文議書李氏之先曾於千佛龕碑有寺宇李君之父贈散騎常侍者重書豎理後李君之妻議潮女南陽郡君又於巖窟繪畫佛像故云再修因作此記備載李氏一門閥閱故事及修寺梗概剝石蝕洞中今寺已久漶而圖畫極工以不見風日金碧暈粉之色不變與此碑同爲塞外巨觀也）

（宣統甘肅通志唐宗子隴西李氏再修功德碑記在敦煌縣城東南四十里俗號千佛洞洞南北俱深澤草木森茂東傍累水數泓出山嶄旋入沙其水環繞西傍陡崖高二十餘丈大小各洞層疊鱗列計三百四十二洞洞內繪畫佛像悉鏤萬千山口無名碑洞尚以百數其間飛橋天梯足跡罕到惟山半寺內古殿巍峨上有臥佛環像不知建自何年唐號金碧輝煌絢采奪目洞內有大碑碑額篆書十二字曰唐宗子隴西李氏再修功德記碑文首行漫滅自第二行至二十六行雖有剝落猶可讀）

（西陲石刻錄隴西李氏再修功德記碑高八尺一寸廣三尺二十八行行六十三字正書額篆唐宗子隴西李氏再修功德記十二字）

（存敦煌）

（新通志稿此碑據松西域水道記斷爲昭宗乾寧元年所刻與敦煌志合）

按此碑卽李府君修功德記之一面所述李君夫人南陽張氏兄亡弟喪社稷傾淪手創大功義立姪男諸語蓋瓜沙張氏世爲節帥中間發生變亂未幾仍爲張氏所定史冊失載獨賴此碑存其概略唐末諸藩鎮爭奪之禍雖邊陲亦所不免甚可歎也

唐人詩題石

在合水縣西今佚

（慶陽府志合水縣西七十里石崖上有唐人詩墨跡遺石）

藥王洞題石

在合水邵莊驛今佚

（慶陽府志合水縣邵莊驛藥王洞石上有碧落洞天四字相傳爲唐王勃題）

苦峪城斷碑

在安西苦峪城今存

（宣統甘肅通志唐刻斷碑存廢瓜州苦峪城東半里大寺遺基內寺有大塔一基高丈餘塔[illegible]數丈南有小塔五六每高三四丈土中得斷碑字畫勁末甚剝落一面稍並磨入手筆以其餘斷氣體衡之決非唐以後之書家所能仳僅惜首尾殘缺文義不能聯貫僅係存者考之大略爲大中時張義潮歸唐授爵大興屯墾水利疏通有詩師如豈高祖京集碼功德使之語其一面字體流入五代宋初意境文建興爾作路岡似鎮界雙金之語夫張曹二公本治沙州而瓜州亦且兼統此地爲瓜州所屬則立碑於此地宜惜碑文缺蝕無可詳考）

修經閣碑

在成縣鳳凰山今佚

（輿地碑記目唐李彥琛修經閣碑在成州鳳凰山有唐天復七年天雄軍指揮使知成州李彥琛修經閣碑判官韋汶撰天復七年卽天祐四年是年二月唐禪於梁彥琛稱天復七年蓋奉唐之正朔亦可尚也）

（明一統志唐成州修經閣記在成縣東南七里鳳凰山天復中知成州李彥琛刻碑判官韋汶撰文）

按梁受唐禪晉岐與蜀俱仍稱唐年號成州是時爲李茂貞所有彥琛或卽其宗人也名勝志謂鳳凰山有唐公李虎廟此碑卽在廟內

舊通志亦云

萬佛峽造相

在安西縣今存

按萬佛峽舊名榆林窟凡有佛窟四十餘分在峽之東西有石鐫大佛高十六丈敦煌千佛洞以外未有其比考其壁畫多爲唐宋時作題名有張義潮曹議金及其屬僚姻眷多與敦煌相同蓋吐蕃之俗

崇尙佛教故雖淪陷河西毀壞文物而莫高榆林兩窟佛相猶能保全同時如于闐甘州亦皆敬佛題修供養文字尙在張曹之世踵事增華瓜沙二州眞佛教之勝地也安西之東布隆吉堡有東千佛洞有佛相六七窟又東至昌馬亦有千佛洞俱有造相無壁畫文字似皆元時所修敦煌黨河口有西千佛洞今存五洞亦有造相其時期亦無可考

同谷殘碑

在成縣今佚（武階備志唐殘碑今成縣桃五峯掘土所得凡二石其一工人不愼已埋壙下石自二十餘字行半存太康次行王右軍一行帝極精妙四行遂光記之僞五行是也其體宏六行也其豐間所七行子下及魏晉八行實蘿之非九行今官於涌十六行字存門卸字大一寸六分筆力雄勁絕類顏必非宋元以後所爲惜未覩全豹也）

木塔寺造相

在張掖木塔寺今存（新通志稿銅佛造相在張掖木塔寺相傳爲隋唐時物凡三軀皆立相高約九尺許）

隆教寺造相

在民樂南古堡今存

按民樂南古堡爲漢晉臨松郡治寺在堡之西偏有羅漢銅相十七尊相傳寺建於唐相亦其時所造也

象牙佛造相

在安西踏實村今存（新通志稿象牙佛在安西踏實村縱五寸橫三寸無款識外刻文殊騎象內刻小佛相無數雕鏤之精見者莫不驚歎蓋經博古家鑒安縣爲出門前物洵瓌寶也）

石空寺造相

在中衛石空堡今存

（新通志稿石空寺造相在中衛石空堡以寺得名寺創建於唐時依山形作石龕窟內造相皆唐製云）

聖善院造相

在徽縣陳家山今存（徽縣志聖善院在縣東三十里陳家山石佛尙古明弘治時重修記云唐前古剎）

錢本草石刻

在華亭縣城今存

錢味甘大熱有毒偏能駐顏彩澤流潤善療□□困厄之患立驗能利邦國汙賢達畏淸廉貪婪□服之以均平爲良如不均平則冷熱相激令人沸亂其藥采無時采至非理則傷神此卽流行能役神靈通鬼氣如積而不散則有水火盜賊之災生如散而不積則有饑寒困厄之患至一積一散謂之道不以爲珍謂之德取與合宜謂之義使無非分謂之禮博施濟衆謂之仁出不失期謂之信入不妨已謂之智以此七術精鍊方可久而服之令人長壽若能服之非理則弱志傷神切須忌

（古墨齋金石跋唐錢本草張說撰樊厚行書無年月背沈綸薰先生鳳書運令劍先副室翔公兄叔凱季而公相繼也書以所謂事定武階孝及錢本草見附故余得而藏之然先生隸樣於鈎勒而刻手未精筆於小篆覽其錢後鑿宜太史簡書於隨園適於案頭見之節樓羅所錄之原本在墨光如新完足其數百年前物後有任邊谷踏人跋最後有脩廬自跋以爲碑自順治初出土見篤鄰偶筆此係未入土時所搨本也然余訪之故家所藏實未見有錄二本亦未見有出土後新搨本其跋謂云壽齋公傳鐵文樊厚書刻樊厚自非唐人書墨宋元間人書燕公之所作耳錢本草之文不見於他書故附存之宣統甘肅通志錢本草碑在華亭縣石高二尺餘闊尺五寸光緒初固城居人掘得一青石碑一面刻皮日休座右銘正書一面刻燕公張說撰文筆書納構之精緻假畫數所撰搨日多剛行剝搨處新通志稿此碑石質甚佳一石雙面本草作行書座右銘作楷書精光緒初得現行世搨本草乃皆數文字皮爲晚唐時人所刻均無書人姓名其爲唐刻與否正不敢必）

按此文舊志多誤今依拓本正之拓本樊厚書下又有荔非彬□四字疑爲刻字人新志稿以爲無書人姓名蓋未見拓本也趙紹祖跋

據沈鳳說謂石出淸初通志謂光緒初居民始掘得之蓋咸同亂後再入土而再出土也地方多故即一石亦歷經浮沉如此

庵中銘石刻

在華亭縣城今存

恃道輕於人道果不足貴誇藝傲於俗藝果能害己怨寧失乎忘恩寧失乎施謙寧失乎過敵寧失乎避譽高不足樂譽中必有毀名高不足榮名中必有謗不足防乎濫有餘誠之侈無行纖巧機無用奸欺智奪權思己權奪位思己位謗人思己過危人思己墜奮食想饑夫其食即飽矣單衣想凍民其衣即溫矣何以拒佞人無信己之美何以口權門無徇己之意勿爲仁義詐勿作貞廉僞勿口婚俗高勿取要君利一敬思衆侮一愛思百忌勿是人之非勿非人之是在貧者思富富者思口口在賤者思貴貴者思宰豁稍盈念撲滿稍溢思欹器吾道諒如斯何憂復何恥

按此碑舊均題爲皮日休庵右銘今考拓本實爲庵中銘下有皮日休字而皮子文藪不載此文記於唐人集中曾見此文今覆尋乃不可得或爲贗美所書亦未可知錄以待考

王維竹石碑

在華亭縣今佚（大下金石志王維竹石碑在華亭廣輿志陝西華亭縣有王維竹石碑）

郭子儀墓碑

在合水縣東南今佚（宣統甘肅通志郭汾陽墓碑在合水縣東南一百二十里子儀十世孫訥刻石並豎紀勞於墓上明一統志載之）（新通志稱郭汾陽墓碑必爲後世所刻以其無年代可考姑從其例而附入唐刻焉）

梁韓遜生祠碑

在靈武舊城今佚（舊五代史韓遜傳遜爲靈州節度使著於爲[illegible]部民詣立祠堂於其地衆請許之仍命禮部侍郎薛廷珪撰文以賜之其刻至今存焉）

寧州新衙記

在寧縣城內今存

敍曰昔秦皇坐食諸侯夷滅六國乃命將軍蒙恬開拓泥陽北地以縣陽周是爲寧郡理所亦居三十六郡之一也粵以南屬新平北連安化密邇蕃落咫尺塞垣復以襟帶故神州保鄣口口室故以底寧而命州之名焉自歷代莫不愼選英奇文武兼資之才牧守茲郡今也隴西司空公名知業字子英秀稟嶽靈氣涵天表先朝勳舊奕葉承光申勤劬于昧爽之口竭匡輔于紹開之際博文經武冠河內復可見於漢年倘德伐謀羊荊州不獨稱於晉世孝悌性符於天爵忠貞道冠於人臣固已敦詩書閱禮樂親仁樂善好古慕今虛席待賢輕財重士公之先太師威公佐命元勳宣力王室表儀雄傑駕馭忠良靜難扶傾決勝於百餘戰內變家爲國推功於四十年間凡統制劇郡雄鎮精師銳旅積勳累業不可具陳蓋已載於青史烈傳矣我司空公素稟父風早師家範挺耿介不羣之志有匡扶壺痒之勞朝廷紀宣孟之勳裕茲垂後初授司空公房州刺史尋之郡所布六條之政治千乘之賦草上之風自假車後之雨旋隨而是州多有淫祠土風祀以徼福咸貸產殫用亟具酒食婆抃相聚奔走若狂廢彼農功求于鬼道公患之悉命焚之惟列于祠典者安兒如故自爾方易其妖弊之俗其編戶亦頗多譽公之明鑒遠識矣故使其愛之如父母畏之如雷霆方謠來暮之歌遽有去思之戀公以河朔之煙塵未靖征鎮之金鼓方殷乃自表上聞請從軍展効將撰行日欲赴河壖於是耆艾皖鮐率其父子兄弟詣襄陽本府請奏舉留公陳乞往來遮路旁午比離郡之日諸里寓髦倪及官吏僧道耆壽百姓攀臥擁軾僑駕相與殆千百人便擋于前僅

六十里或呼或泣且止且行公敦諭勉之數四將暝方散其士民懷之留惜有如是矣於是徑朝皇闕躬面天顏聖上俯讚至公嘉乎丕績錫之珍玩奇品不可紀載爾喻以水魚之道委諸心膂之師尋授右羽林統軍躬擐甲冑身先士卒莫不名高八校義冠六師去歲以寧州前政江司空爲岐逕乘閒伺隙偽軍內寇烽燧交舉斥候馳奔境鄙虔劉民斯假擾俄而失其守禦旋至淪滑此州既爲攻陷上以疇諮可庸僉諸亮采乃命公帥本軍分惣戎柄西征收復至則戎愁尋據兇悍方熾反爲深壁欲老我師公所統禁衛之精驍皆中堅之良族丹器文騶鶴列魚麗燧象燕鷄跳梔擲鏌久養勇於投石拔拒自迎前於破竹拉枯得莒嫠茅紡之程有堇父斷布之旬於是殷輪親鼓摩壘淩墻換趙幟於瞬息之間復齊壁於譚何之際比及克下而居人蕩空遺堵簌墟蕭然在目公於是自右羽林統軍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授寧州牧守視事之日止水在庭問俗之辰露冕按部布德行慶授方任能去奢即儉自邇柔遠義以懷之忠以告之令以齊之威以董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分條共貫革故鼎新事局黽俛理務振提求瘼而必究短長盡瘁而匪懈夙夜恤嫠單惠貧窶復鋤勵廉隅而不讓還珠殖生聚而相教佩犢循善胥勸姦宄屏迹無賴之士慷慨而欣戴二天在郡之人倚頸而勞門五日附如蟻蝟漸以相匈咸連背而興歌喜息肩以有所此州之公署廨宇郵亭自建州之始迄今載祀遠矣本悉在交墻水之西中阜之上比年已來飛燕縱燎焜燼之末雖加撤拆至是略盡殆無遺者矣公心匠神資宏規闢起潛發奇制見惟獨明於是爰度隟地薙彼荒榛畫斯子墻方必中矩負艮山之八次坎水之一遂乃備板榦具畚鍤定之方中火亦未見與僕子三農之隙賦徒無貳事之謳悅以使之寬以濟之恩惠洽而士乃同心力役均而民無倦色量功命日不愆于素決月之間崇墉俄就巖如斷壑亘若長雲闢棟宇聯牌睆相屬于

棆重杳楯聚森羅百堆既固九拒可摛平崗迆迤因即之而固護金湯斷堮延緣豈假之於依憑邸漢新子州之南降建門臺之觀爲鳴鼙吹角之所嶭然特起以面脩衢丹牘赫奕粉素皎晶是謂山有木工則度之次下馬門次中衙門戟門大廳小廳寢堂中堂腰堂皆棟梁宏麗柱礎丁當廊廡四周階陛重複戶牖磚砌徧畫掩映亦不在乎山粲藻梲刻桷丹楹矧乃勢椇剞密軒檻縈迴窮思于解飛口謀于梓慶鍼規孕妙歆劇呈能曲直從繩表丈必中美哉輪焉美哉奐焉自餘廐庫曹署軍事院州院牙將孔目諸院馬埒鞠場教旗講武馳騁之儔舍兵食之儲廩皆新所翔置焉然後跳彼康莊高其閎閈治列鄽闤貴區貿貨于日中平分井居安堵周環于宇下四民各勸其本百工用肆其業既富既庶矣苟完苟美矣衛文公之始本圖孰可比方皇甫嵩之涖并州正應如此今公之翔修是州也本無廩下之金悉解橐中之素計是用家財之費盈于巨万金矣今不復列其緡鏹之數具在別記耳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顯允君子宜民宜人子曰善人爲邦可以勝殘去殺矣是知名邦大國無其人則曷能序三才崇五教奉六氣制七情移風易俗阜財解慍歟然則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斯郡比以厥俗淳質厥民朴略寡蠶桑枲之藝惟賨枲紡紵以資裳衣若夫允濟九功皆同歌乎厚生利用光全七德邃溥洽乎和衆安民加以雨順風調年豐道泰此即我司空憂人及物之所應矣百姓皆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朋僚奄中鄙夫閒里諸生謬沐獎知迭慙菲薄遠承指命便輒搜研詎能敷盛美之形容適足致揄揚之笑韻務歸蹤實情鄙盧華聊綴刊記用垂永久龍德二年壬午歲二月壬子三日甲寅立

（慶陽府志　梁寧州衙新記在寧州　龍德二年立）

按此碑今尚完好凡二十九行行七十二字首行爲梁寧州刺史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牛公板築新子州墻並

創建諸公署及新衙記次行爲前劍南東川節度推官朝議郎檢校尚書祠部員外兼侍御史柱國賜緋魚袋李明啓撰末行年月下爲京右街內殿講經大德夢莊書上官武鏞字元從軍將輔彥釗勾當餘爲正文述刺史牛知業板築子墻創建衙署之事考知業爲梁將牛存節之子存節事梁祖數從征伐累官至太尉鄆州節度使梁書本傳言其臨歿戒子知業知讓以忠孝言不及他碑云公之先世太師威公蓋爲追贈官謚而傳不載亦不附書知節事得此碑可補史傳闕文也寧州爲邠寧節度所領自唐末涇原秦成俱爲鳳翔李茂貞所有梁時茂貞再遣劉知俊侵略邠州以州將堅守迄未得志故寧州始終屬梁碑言去歲寧州前政江司空爲岐涇所攻州城失守末帝紀龍德元年不載此事是時茂貞以其子節鎮涇原岐涇攻城事所應有城既陷而知業以其本軍西征收復築垣建廨民獲安居於是刻碑紀事用垂永久而史傳無一字及之以此知其省略多矣五代時秦涼之地屬於中國者僅秦鳳涇原慶寧數州存此片石故爲罕品況有關州郡沿革而樹碑之明年朱梁亦滅於後唐是亦邊域僅存之重要史料也

蜀和太尉碑

在文縣大渡壩今佚

（輿地碑記目和太尉廟碑在今文州城西大渡壩爲蜀殿中侍御史文思碑太尉名文爲唐興德軍節度使文州兵馬都虞候大中丞年靜於此）

晉陀羅尼經幢殘石

在天水西城今存

（馮國瑞題記天福經幢外志合新殘石民國二十二年出於天水西關有晉天福四年歲次乙亥十月等字石爲八棱棱四行上下俱闕其存者爲中段泐處數見前刻某君外志銘并序後刻陀羅尼經咒內爲罕見之例經幢收藏以近代葉鞠裳氏爲最富其五百經幢館中之物諸例略備其所錄舉佛之士題幢墓城關之一幢乃刻經咒殊爲罕耳有未見經志合刻者此爲記其梗概如右一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唐永淳中罽賓門僧佛陀波利取其本入中國至廣德中已八譯如來於天人中最爲尊勝此最勝尊勝之詞鳩習見經幢曾齊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咸書經文或偽書咒術此經書如來清頂光誠暴編陀羅尼可侈探翻內典者考證之二種書人衛名究好頂法書參軍將仕郎尚守長道縣主簿兼監察御史杜龍據諱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勾龍璋書樓舞盧依錄勾龍無測本勾氏避高宗諱加龍字面作鼻記中有勾龍宏道廣識勾龍社事姓勾龍與璋書可徵宋尚師有勾龍之姓亂三此志某寶姓名已泐有云李於秦州廣偶坊叔節年七十八本買同州同谷縣清化鄉廓牛社又云口年十一月塑於成紀縣羅峪郡節三州州以年月不利來寬附於先口口口依此關秦州坊巷當古代時有廣信坊之名通志廓牛江在階州東二百四十里即西漢水有廓牛江廟在其旁清化鄉廓牛社之傳聞有據此石今天水城北藉水佛耦羅玉河石載定於成紀縣羅玉鄉納三社石出土於天水西關卽當時鄉社地矣卽五代兵戈相尋蓋七割裂河光開破蜀已兩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五代史秦州屬梁唐晉置雄武軍節度使石云隴者皆鳳州春軍城無不秦秦州雄武軍亂五以銘詞闕次惟之可知於石尺度十五行銘曰二字十七行節有志出塵二口口取事不口口鼻絡突表義解仁以仁三口口陶約五縣鄉五紀帳僚八句歲識恩澤書錦穹吳六播聯驚降八韻遣蔣遠亦鐵口口定於阡陌錦隔光塵九疇此銘詞凡九解解句四十六字長七寸石上闕五字下闕七寸闕原石長二尺一寸也）

按此石新出天水馮君錄記相貽因依入錄天福四年應爲己亥記作乙亥成州同谷縣記作同州當是原石泐磨故稍致誤也

大雲寺古鐘

在武威東城今存

（發秦電詩集自注大雲寺鐘故老相傳張軌居涼日大水漂鐘至境上執紫壽縣之見鐘樣精鐘周遭相圍鑄仙人花草形象活動新通志稿大雲寺古鐘在武威城東北隅高九尺口徑四尺鐘音有鑄無孔鑄雲龍神鬼花紋無款識相傳云周敬王時物從遠濡精案不足信或云唐五代時所製也然亦無可考證鐘口已多剝蝕）

按此鐘時代傳聞各異而其形狀甚古樸所傳聞以五代爲最近因附於此

隴右金石錄卷二終

隴右金石錄卷三

臨洮　張維鴻汀　纂次

宋重修善女廟記

在涇川豐台鎭今存

仲尼聖人也所不語者神居一焉斯蓋防後代近邪妄也是故朝廷有恆式其或捍大患禦大災功及于民事跡彰著者然後登祀典享廟食也安定郡東北陟高原踰一舍有善女湫者澄澈鑒物圍地數百畝耆舊傳說水之中央則未曾窮其淺深也水之東列廟貌春秋則祀之復聞巨唐之際以其密邇甸服甚多徵應詔封鎭國湫卽斯地也驗彼圖誌亦不誣謬加之決洩下注抵于郡城村落田疇灌漑麻麥衣食之利歲獲百倍者也建隆壬戌歲卽今節度淸河帝師再鎭是邦之二年也起乎夏訖乎秋邸吏馳報東西南北之間大則亢陽小則孟陂飢民流亡聞于天子者不嘗

百來郡府主念是封部憂勤靡寧或旬浹弗雨則必率賓佐攜牲牢走拜于湫之神神之念人將如何哉俄其崢嶸未徹於前席則陰靄四起旌旗止及於中路則膏澤橫霔凡此感報乃三四焉及夫一歲云暮千里之地五穀告成万戶告安靜而思之由神之力府主於是減祿食之貲荷精靈之賜易其朽棟腐瓦治其壞階折壁羅紈鮮楚其衣裾丹青炳煥其部伍帟幕車馬有長無闕嗟乎人也神也感也報也何明白之甚也始則驕陽是兆嘉苗是虐奮精誠以禱于神得非人將感於神也及其陰靄不愆玄貺是睹流甘澤以惠于人得非神將感於人也而後易舊之制完葺嚴飾俾壯神之威容此又人能報于神也苟當自今而下中外遠邇恆祇人之疫沴此又神能報於人也夫如是捍患禦災及民之功不爲不著也乃知構棟宇以居之禁樵採以護之豢粢稷以薦之鳴鐘鼓以樂之宜也豈是時也載筆帝師之幕不敢避讓於是乎記乃皇上闡統之三年歲直壬戌

也月居于亥也日次于酉也（涇州志　善女祠碑在州北谷豐里金坡一十里舊碑移於府府志載之而未得其詳此碑原本時節度掌書記大理司直兼監察御史）（李瑩撰文）

按初於舊志見此碑頗訝其文簡促不倫既得拓本乃知其減削過半亟爲錄之用存其眞碑高四尺廣二尺凡二十四行行四十一字正文十八行前題重修善女廟記節度掌書記朝議郎試大理司直兼監察御史李瑩撰隨使右教練史衆都孔目官張鑄書凡三行後題攝觀察推官朝議郎試大理評事前行延州錄事參軍兼監察御史李昉節度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趙貞觀察判官朝請大夫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何翰節度判官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兵部郎中兼殿中侍御史賜紫金魚袋邢保膺節度副使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廣平縣開國子食邑五百

戶折從□□□□□□四鎭北庭行軍彰義軍節度涇原渭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師使持節涇州諸軍事行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淸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二百戶張鐸建亦三行考宋史鐸於周顯德初爲涇原節度使宋初復自河中移鎭故碑言再鎭是邦而記其因旱蘄雨事也

興教院石卯銘

在崇信開化寺今存

小師善道及內外社衆等善能光祥隨咸眞（缺二字）琛今奉爲歿故先師於鳳翔府崇信縣南樹之下北宮之前興教院中謹造石卯一所葬於舍利靈骨並願諸官信心六道四生同沾勝果大宋乾德三年歲次乙丑七月己巳朔十四日壬午建立（崇信縣志　宋興教院石卯銘在城南開化寺卽爲興教院也）

按宋史地理志乾德初置崇信縣屬鳳翔府淳化中割崇信屬儀州熙寧五年廢儀州以崇信屬渭州此石卯作於乾德三年故云鳳翔府崇信縣也

沙州如來窟摩崖

在敦煌千佛洞今存（南灘摭拾　敦煌城南莫高窟如來窟龕有大宋乾德八年歸義軍節度使西平王曹元忠建修崖大字然後只五載而云八年者豈其時道途隔阻朔命有未通歟）

按敦煌佛窟肇始苻秦大盛於西魏初唐而唐末五代至宋張義潮曹義金兩家繼世建節時有興造今所存碑碣題字率爲此時作品惟曾歷考巖洞未見右列摩崖而二層窟外有舊紀兩處俱係書於梁木之下一爲維大宋乾德八年歲次庚午正月癸卯朔二十六日戊辰勅推誠奉國保塞功臣歸義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西平王曹元忠之世剏建此窟舊紀一爲大宋太平興國五年歲次庚辰二月甲辰朔二十二日丁丑勅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管內營田押蕃落等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譙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七百戶曹延祿之世剏建此窟舊紀及別一梁書節度使內親從知紫亭縣令兼衙前都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閻員清等字梧語所稱摩崖或卽元忠舊紀之誤抑或別有摩崖今已湮沒未敢臆斷考宋史沙州傳朱梁時歸義張氏之後絕州人推長史曹義金爲帥舊五代史唐莊宗時沙州留後曹義金遣使附回紇來朝同光二年五月拜義金歸義軍節度使沙州刺史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空明宗天成三年四月復加爵邑長興二年正月加兼中書令晉高祖天福五年二月義金卒贈太師以其子元德襲位七年沙州曹元

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高居誨以是年過瓜州其刺史曹元深郊迎少帝天福八年正月沙州留後曹元深加檢校太傅充沙州歸義軍節度使周世宗顯德二年四月以沙州留後曹元忠爲沙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曹元恭爲瓜州團練使是義金卒後其子元德元深元忠皆歷爲節度宋史沙州傳以爲義金卒子元忠嗣者誤也又宋史太祖建隆二年十一月沙州節度使曹元忠瓜州團練使曹延繼等遣使獻馬三年正月元忠又獻馬是年加元忠兼中書令子延恭爲瓜州防禦使太宗興國五年元忠卒子延祿遣人來貢贈元忠燉煌郡王授延祿本軍節度使弟延晟爲瓜州刺史延瑞爲衙內都虞候眞宗咸平四年封延祿爲譙郡王明年延祿延瑞爲從子宗壽所害宗壽權知留後而以其弟宗允權知瓜州七月遣使入貢表求旌節乃授宗壽歸義軍節度使宗允檢校尚書左僕射知瓜州宗壽子賢順爲牙門都指揮使大中祥符七年宗壽卒三月授賢順本軍節度使弟延惠爲檢校刑部尚書知瓜州仁宗天聖元年九年均遣使來自景祐至皇祐中凡七貢方物然考夏國傳則天聖八年瓜州以千騎降於夏景祐二年元昊取瓜沙肅三州是時夏人置十二監軍瓜州西平卽爲其一是瓜沙於景祐初均入於夏所謂七貢方物或者景祐之初元昊新歿其子諒祚以童孩襲位母后沒藏氏專政故沙州尚貢於宋蓋有惓惓故國之思而不知宋之孱無能爲也蓋曹氏在沙州約百三十餘年而爲夏所滅又陳萬里西行日記別載有舊紀三處一爲曹延祿建窟舊紀文與興國五年相同一爲閻員清題書於前題節度使內親從上多大宋太平興國庚辰年九字一爲維大宋開寶九年歲次丙子正月戊辰勅歸義軍節度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管內營田押蕃落等使特進檢校太傅兼中書令譙

譙郡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實封三百戶曹延祿建此窟簷紀此三紀今俱不存其時代官爵則可與史文相參證以備曹氏掌故窟內又有大朝大寶于闐國大聖大明天子金河孝皇帝皇后□氏大朝大寶于闐國大聖大明天子即是窟主等字考宋史于闐傳晉天福中其王李聖天遣使來貢高祖命供奉官張匡鄴册聖天爲大寶于闐國王建隆二年聖天遣使來貢此題名當亦爲宋初所作別窟有題河西隴右伊西庭樓蘭金滿等州節度使曹義金曹元德者則曹氏所自稱署蓋以西域久沒中朝政令久所不及曹氏既世有瓜沙因自繫治以示羈縻故與歷朝爵封有所不同也

尊勝陀羅尼經石幢

在西和龍門寺今存

（武階備志龍門寺碣在今成縣西府城里龍門寺二門高三尺餘徑一尺二寸正書僅□尊□陀羅尼經字大八分八面皆漫多磨滅

不可識末書大宋開寶二年歲次己巳正月丙寅朔十八日丙申興建）

（新通志稿 八卦碑在西和縣府城里龍門寺高四尺寬一尺有二寸清順治六年出土宋開寶二年刻石文字漶漫不易識辨）

按石幢陀羅尼上當是佛頂尊勝四字武階備志微誤丙寅既爲月朔十八日自非丙申亦有誤字

嚴國公神道碑

在靜寧莊麻林今佚

（靜寧州志宋嚴國公神道碑在莊麻林開寶四年立今毀）

顯聖廟碑

在正寧要册湫今存

聖人之撫運也必有冥符元讖以表乎天命應龍之爲神也必能幽贊陰隲以輔其帝業是以堯之興也洪河有星飛之瑞漢之起也素靈有夜哭之徵千載相望其揆一也今皇帝應眞人之實籙稟上聖之英風操斗極而把鈞陳更張乾象表東溟而界西域大啓人寰日月爲之貞明河洛以之開輿鼓雷霆而騁號令則化無不周法星斗以煥文明則俗皆丕變夷夏蠻貊罔不來庭山川鬼神由茲受職以至風條雨塊盡契於宸心甯畝東皋咸歌於帝力頌聲既作祀事維寅舊章以之皆舉兆其新典者乎無文尙或咸秩況其有謂者乎寧州要册湫者因原隰以立名壓溟涬而宅粹徵諸舊俗罔知疏鑿之因覩厥洪源但驗靈長之德其地蓋水府之別館其神即天帝之右弼故能蓄洩雷雨含吐陰陽德施於人功被於物者也觀夫涯岸周峯雖不逾於百雉漪瀾中邃若盡涵乎四溟從使瞿塘之水崇朝而注浪終不能使一綫之流匯於湫澨豈霖潦之能淺深哉又使鄧林之木因風而振槁亦不能使一葉之微浮於湫面豈蘋藻之能點翳哉其靈驗有如此者是以有唐三百年間或京師憫雨或甸服告災則必命王人乘驛騎持[illegible]繖挈銀瓶挹其靈液歸於內殿天子乃潔誠精禱爲

民請福未嘗不甘澤應時而降旱苗刻日而滋蘇是特建靈祠允膺常祀當僖宗乾符紀曆之三歲始封應聖侯及昭宗光化建號之二載進封普濟王皆所以答神降之福酬雨師之惠也我大宋之有天下也澤被寰區恩延嶽瀆惟馨之奠固無闕於四時不測之靈亦潛扶於一德先是皇上之在朱邸也龍德猶隱虎變未期雖天意之在茲豈人謀之可料而神嘗因茲祀屢有元告非憑祝嘏之語自同金玉之音言肇位之期則無非□的論卜年之數則頗極綿長及聖主遵顧命以天飛順輿情而帝出徵其言而可復稽其事而不誣神以知來斯之謂也得非上帝有命明靈代言錫我休符期於億載不然則何以使靈應之若是也昔者漢武帝之祠雍時接神語於虛空唐高祖之過霍山荷神休於恍惚以今較古寔其然乎故得聖念彌鍾徽章具舉薦正通三之號且旌得一之靈粵以太平興國二年閏七月五日有制改封顯聖王所以報靈貺而昭睿眷也仍命廷臣

重修廟貌既而百工並作庶物咸蕆役必以時成之不日觀其重門洞啓如吞萬里之山川正殿中聳似軋九霄之烟霧緣垣周峙長楊五柞之舊規明祀載嚴太室甘泉之故事其神也被以王者之服則藻火粉米可知其舉陳矣其祭也烝以太官之鼎則肴羞牢醴可知其舉備矣噫帝念如是神誠若何必將稟命於鈞天儲休於昌運當使蒼生受福皇同軒轅之年鴻祚無疆遠過商周之代豈直秦川父老偏承肸蠁之恩幽野田疇但沐霈霑之潤而已哉洎新廟之告成願豐碑之未植合資鴻筆用紀靈符而臣謬直深嚴叨當撰述金門待詔既無摛錦之才翠琰垂文諒愧色絲之作恭承睿旨虔抒斯銘銘曰妙萬物而爲言者曰神與二儀而合德者曰聖惟聖膺期乃集乎大命惟神佑德乃告乎大慶繄聖神兮相會始天人兮合應洪維我后濬明在躬景命將至靈祇克從既出乎震故受之豐萬邦咸乂四隩攸同實天垂祐惟帝成功乃疇元貺乃錫爵封顯聖爲號

炳靈所宗神斯不昧感而遂通荷大君兮有命降純嘏兮無窮貞珉既立新廟增崇俾含靈與庶類知寶運兮延洪

（宣統甘肅通志　宋顯聖廟碑在正寧縣東六十里其碑如漆其光如鑑太平興國二年翰林學士鳳象奉敕撰文朝請大夫何瀚奉敕書碑文文采博茂書法得右軍神致別將老健風雨此獨完整如新）

按古者水旱災祲則封祀山川以爲禳解故要册雖山谷小湫而唐時數有封號興雨福民在當時禮亦宜之獨宋太平興國二年閏七月五日之封乃以太宗昔在潛邸先有吉告故即位不及十月追念神功加爵新廟宋史本紀亦載是年六月辛卯朔白龍見邠州要策池蓋亦州郡大吏奉合時主而妄爲之語於此見太宗之急欲爲天子而他日之必不傳位廷美也觀微知著蓋於顯聖廟之碑而益知之世乃多責趙普夫趙普安能違太宗之意哉

王仁裕神道碑

在禮縣碑樓川今存

皇宋之啓昌運二十有五年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嗣位之九載三行郊祀之次月故贈太子少師太原王公之孫秘書郎永錫齎列祖行狀哀訴於趙郡李昉曰伊我王父世稱哲人仕歷累朝官登二品贊縉紳之重望留臺閣之懿範奄忽明代垂三十年雖馬鬣之墳已封於故里而龜趺之制未表於新阡慮陵谷之變更致聲塵之銷歇奉先之道是所闕焉願資錄其芳猷永垂名於終古昉辱蓬邸之見託感絳帳之舊恩屬文誠異於好詞頌德豈宜於多讓謹稽首抽毫而敘曰王氏之宗其來遠矣秉鐵山之秀異沐淮水之靈長或以儒雅稱或以門閥顯世濟其美代不乏賢挺生我公縱爲人瑞公諱仁裕字德輦其先太原人後世徙家秦隴今爲天水人也當齠幼之年失怙恃之愛兄嫂所鞠至於成人唐季亂離關右斯甚俎豆之事蔑無聞焉既乏師友之規但以畋遊爲事

二十有五略未知書因夢剖腹浣腸復睹西江碎石皆有文字夢中取而吞之及覺心識開悟因慷慨自勵請受經於季父詩書一覽如有宿習凡諸義理洞究玄微下筆成章不加點竄歲餘著賦二十餘首甚得體物之妙繇是鄉里遠近悉推重之秦帥隴西公雅崇聞之以書幣之禮辟爲從事尋屬王氏僭竊奄有兩川隴右封疆遂成淪隔公因茲入蜀連佐大藩歷僞尚書禮部郎中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蜀後主衍好文攻詩偏所親狎宴遊和答殆無虛日後主昏湎日甚政教大壞公屢陳讜言頗盡忠節既割席以離教竟舁櫬而納降蜀亡入朝授雄武軍節度判官桑梓故里榮俎上列歸與之樂適我願兮職罷歸漢陽別墅有終焉之志著歸山集五百首以見其志無何南梁主帥王公思同以嘗知之故逼而起之密奏授興元節度判官不獲已而應命非其志也洎居守鎬京復參贊留務時岐帥潞王據有堅城將圖義舉陰遣間使會兵於王公王公依違之間可否

未決猶豫方甚召公謀之公曰事君盡忠事父盡孝之道奈何棄之王公勃然而起曰吾其効死於王室矣於是殺岐陽之使馳驛上奏忠規正論聞者義之俄而王師倒戈奉潞王爲主王公果死於難雖寮吏悉罹其禍潞王下命軍中曰獲王某者無得殺遂生致於麾下潞王素聞公名喜見公面文翰之職一以委之公自陳曰府主渝盟臣所贊也請就鼎鑊速死爲幸詞直色厲潞王壯之載以後車俾隨玉輅教令詔誥咸出于手安慰京邑先行牓諭倚馬吮筆頃刻而成潞王覽之大稱厥旨及即帝位方將陞玉堂之深嚴備宣室之顧問旋爲近臣排斥出爲魏博支使改汴州觀察判官數月徵拜尚書都官郎中召入翰林充學士旌前勞也晉祚初改以本官歸班稍遷左司郎中歷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左散騎常侍晉室之季也權臣用事朝政多門既荒歉以相仍復干戈之莫戢山河土地遂強據於諸侯禮樂征伐故不出於天子公痛紀綱之墮紊抗章疏以指陳屢叩天關極言時事洪河方潰非捧土之能堙大樹既顛豈一繩之可制以至胡兵孔熾晉鼎尋移懷直道而無所施張覽遺疏而誠堪嗟歎漢高祖順三靈之眷命救四海之倒懸大寶纔登中原亟定有天下之逾月拜公尚書戶部侍郎充學士承旨明年帶內署之職知貢舉制下之日時論翕然咸謂俊造孤平將得路矣舉罷轉戶部尚書承旨如故明年以疾解職授兵部尚書周太祖即位進位太子少保尊名實而寵耆德也以顯德三年七月十九日寢疾終於東京實積坊私第享年七十有七輟朝賻贈悉從優禮詔贈太子少師卜其年八月一日權窆於開封縣持中村以大宋開寶四年三月十八日秘書力護神柩歸葬於秦州長道縣祔於先塋成夙志也洋州錄事參軍諱約公之曾祖也成州軍事判官贈尚書屯田員外郎諱義甫公之皇祖也階州軍事判官贈太子少傅諱實公之皇考也追封河南郡太夫人元氏公之皇妣也弘農楊氏公之前夫人也渤海郡

夫人歐陽氏公之後夫人也並先公而歿秦州觀察推官仁溫秦州倉曹參軍仁魯公之二兄也成州軍事判官傅珪秦州長道縣令傅璞公之二子也適校書郎黨崇俊適殿中丞劉湘適河東薛昇公之三女也綿州西昌令全皓秘書郎永錫公之二孫也公秉天地和氣負文章大名信義著於交朋仁孝被於姻族閨門卒歲無聞詬詈之聲僮僕終身不知鞭撻之苦可以見其爲人也每遇良辰美景必攜生齒命儔侶前管絃而後琴筑左筆硯而右壺觴怡怡然陶陶然曾不以家事爲意曠達高懷世無與比篇章賦詠尤是所長行路深閨無不諷誦妙於音律精於曆象又不可得而論矣昔公之掌貢闈也中進士第者凡二十有三人時則有故宮師相國王公溥今左諫議大夫判度支許公仲宣大司農李公惲俱振美名並升殊級惟宮師王公逈高時望擢處首科五年之中位至宰相小子固陋亦預搜羅玉堂冠於詞臣黃閣陪於元輔逢時偶聖何幸會以踰涯卵化翼飛豈生成之可報其餘陟烏臺登雉省內遊誥署外佐侯府者皆一時之名士也平生所著秦亭篇錦江集入洛記鄜山集南行記東南行紫泥集華夷百題西江集共六百八十五卷又撰周易說卦驗三卷轉輪迴紋金鑑銘二十二樣詩賦圖並行於世著述之多流傳之廣近代以來樂天而已嗚呼位列三孤名聞四海享磻溪之壽考紹闕里之鳳猷高朗令終可謂全福然而生逢叔世莫偶盛時胸襟空貯於經綸生靈不受乎康濟非公之遺憾乃時之不幸也昉門闌發迹邱嶽在身備位巖廊詎敢忘於所自垂文琬琰理不在於他人英魂凜凜以何歸夙草離離而永茂灑涕揮翰謹作銘云猗歟少師生秉靈氣二十有五方遊於藝浣腸得夢夢石表異先聖之書一覽而記唐祚衰歇廣名播越四海亂離九州分裂禮樂崩壞文章斷絕若水無梁若舟無楫惟我少師鴻筆麗藻獨步當時綸言貢籍是掌是司縉紳領袖儒者耆龜一代雄才七朝令譽步驟九流迴翔

三署以文駿位非爲不遇以德藩身動有陰助誠信篇外溫潤積中行己以正事君惟忠謙讓是敦禮教是崇臺閣之內藹然清風嗚呼明時不幸兮哲人云逝驚波不返兮令名誰繼有磻溪之壽兮無磻溪之位德空高於古人兮功不施於當世茫茫長夜兮古壠玄堂離離宿草兮夜月寒霜任桑田之變海兮播休聞之無疆

（新通志稿王仁裕神道碑在禮縣南三十里碑撞川碑高五尺九寸寬二尺八寸五分凡三十六行行七十一字雍熙三年丙戌七月丁卯朔十六日壬午立首書周故通奉大夫守太子少保上柱國太原縣開國公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太子少師王公神道碑銘并序門生推忠協謀助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隴西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實封四百戶李昉撰雄武軍節度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張賀書丹并篆額宋白題名乃明嘉靖時伏羌令王劉元創建碑亭者也）

按此碑末尙有涇州荔非隱鐫字七字志稿失載而舊五代史仁裕本傳已有闕佚新史傳所載行事亦視碑爲略惟傳載晉高祖初定

雅樂宴羣臣於永福殿奏黃鐘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鬭昇龍門外聲聞於內人以爲神碑則僅言通於音律不得而論當以事在前朝因從省減傳言集平生所作詩萬餘首爲百卷號西江集而碑所舉著述近七百餘卷西江集僅爲其一種傳又言唐莊宗時仁裕已兩次爲秦州節度判官而碑言初爲秦帥李繼崇從事自蜀入朝乃授雄武軍判官亦俱微異碑爲李昉所作昉爲仁裕門生凡碑傳相歧自當以碑爲正又輿地碑記目云河池縣北有正女墓朱梁時爲梁將所得義不汚辱梁將不敢犯見王仁裕墓碑今碑墓俱失已無可考

定平縣傳燈禪院記

在寧縣定平鎮今佚

乾維巨屏實曰邠郊其地險固其氣剛勁被宗周信厚之澤詠王業艱難之風是故人知徼福之方俗嚴慈氏之教精廬靜宇隱轔相望定平縣傳燈禪院者帶位署之左方據郭邑之勝勢四面環其趾涇水遶其胸却倚崇岡峩標龍尾之號上寫寒溜仍有天河之稱藻飾鮮原蔚然佳氣昔居唐室之季四海崩離中和四年有禪師從一者挺秀宗門從師臨海避難高鼎擇地遐征萬里而來稅駕於此相其爽塏有志盤桓羣心翕然助成其事買地築室者成集構經跪履者亦臻十年之間百堵斯建守官嘉尚請命于朝景福二年詔賜題署天光所及道譽彌高一公化去弟子佐範克嗣其業範之弟子知信復繼其任守之以恪加之以勤感召益多法事增廣殿堂像設靡不莊嚴儲峙器用無乏供億而經典猶闕講誦罔聞以爲居今識古者存乎書觀象得意者存乎言金匱石室之宏規名山京師之故事此而不務何以爲能乾德四年秋舉啓精誠指期繕寫邑人石遷等聞風而悅叶比其謀日就月將惟力是視卷以緗秩貯之琅函邑人高

玘奉其家山以脩口室米伐之備夫役未充俄而暴雨猥至山溜奔激屹然巨石自至院前取以給用宛若心匠雖盧岳神運之殿石頭後渚之梁感通冥符無以過也既而信公復沒以屬弟子令熙熙也遵行弗敢失墜而民非兆萬俗空猗陶漸以化之聊以俟之二十許年猶未訖事會中使王君名素分權饒之職督關梁之征歸餘於終事纘衆力於是簡牘几閣即日僝工律下帷黎壁者得肆其勤研精索隱者不忽其義眞風無泯介福來臻緊高士四世之勤垂本宗百代之憲宜其篆刻金石永示方來知余有好善之專舊史之學求我是用直書於時歲次壬辰淳化三年春三月記

按此碑久佚今依徐鉉文集錄入原題邠州定平縣傳燈禪院記者定平初隸邠州熙寧五年改隸寧州政和七年仍隸邠州入金後復改屬寧州其後廢縣入州故今爲寧縣南境地也

重修王母宮記

在涇川回山今存

祭法曰法施於人則祀之彝方之爲法制也不亦大哉神有所職足以垂訓者孰可闕焉按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王母事蹟其來久矣名載方册理非語怪西周受命之四世有君曰王滿享國五十載乘八馬宴瑤池捧王母之觴乃歌黃竹西漢受命之四世有君曰帝徹享國亦五十載期七夕會甘泉降王母之駕遂薦仙桃周穆之覩西極也濯馬湩飲鵠血踐巨蒐之國乃升弇山故汲冢有穆天子傳漢武之禱靈境也祀雍畤幸欎郱立飛廉之館以望玄圃故樂章有上之回曲嗚呼湘靈鼓瑟虞舜二妃也黃姑有星天河織女也或楚詞所傳或巫咸所記猶能編祀典配嚴祠簫鼓豆籩𥙊四時之享犧牲玉帛陪百神之祭豈若王母爲九光聖媛統三淸上眞佩分景之玉劍納去瓊之鳳舄八琅仙璈以節樂

九色辯麟而在馭嘯詠則海神鼓舞指顧則嶽靈奔走輔五帝於金闕校三官於絳河位冠上宮福流下土則回中有王母之廟非不經也年禩寖遠棟宇墮壞壇畝杏朽藪荊棘於荒庭井廢食亡噪烏鳶於古堞物不終否崇之在人太師淸河公受脤建牙三臨安定軍功政事紀在旂常是邦也壓涇水之上游控西戎之右地土宜菽麥俗習騎射撫之有道則鳳能假草馭之非理則水亦覆舟中權失政不可一日而處矧三鎭乎歲戊辰春二月公介圭入覲駿奔上都天子設庭燎以延之奏肆夏以寵之臨軒絕席以綏懷大輅繁纓而錫命禮成三接詔還舊鎭公旣旋所理來謁靈廟齊莊有感肸蠁如答申命主者鳩工繕修薙蔓草於庭除封植嘉樹易頹簷於廊廡經構宏材丹青畫飾於天姿黼藻增嚴於羽帳雲生畫棟如嗟西土之溢水閟長川若斯東溟之淺容衛旣肅精誠在茲何須玉女投壺望明星於太華弄姬感夢灑臺雨於陽臺合徵幼婦之詞庶盡上眞之美穀也學非博古才不逮時論恩謬冠於詞臣敍事敢踰於實錄久直金鑾之殿視草無功強竊朱雀之窗偷桃知愧謹爲頌曰崑崙之墟崦嵫之下戴勝蓬髮虎豹爲伍是耶非耶怪哉王母丹臺命駕七夕爲期雲軿鳳輦劍佩光輝佶兮盼兮移若仙姿宅玄都兮如彼降漢宮兮若是奚靈聖之多端駭變化之神異考山經與竹書故兩留於前事山之巔兮水之湄貸玉斝兮薦金徽白雲零落歸何處黃竹摧殘無一枝撫弇山之舊石紀涇水之仙祠

（上石碑陰翰林承旨八座陶公穀撰開寶戊辰歲爲涇帥太師張公鐸遂回山王母宮記當時已刊勒上石至咸平戊戌歲淸帥太傅柴公禹錫於是邦乃削去舊字俾南僧夢英重書）

按此碑夢英所書高四尺寬二尺二寸凡二十五行行四十四字額有篆書涇州回山修王母宮記九字首行爲涇州回山重修王母宮記翰林學士承旨刑部尚書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事陶穀撰次行

爲推誠寧州功臣彰化軍節度涇渭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師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淸河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戶食實封八百戶張鐸建以下十九行卽爲正文文末有字云此記開寶二年故節度使淸河太師建立書人誤口口口口咸平元年請南岳宣義大師夢英重書幷篆額宮主道士元口口荔非口刊字教練使口口口凡二行又末二行題名前行僅存上騎都尉四字後存御史大夫知涇州池陽郡開國公食邑等字蓋卽柴禹錫職名也此碑自上官佖重書後不顯於世然夢英故有書名遺翰至今存者蓋少爰依拓本爲之詳錄焉

觀音堂摩崖

在兩當縣北今存

咸平元年四月廿口有長安僧

按此刻在兩當縣北觀音堂去縣約三十里峽巖臨流深竹叢蔚第一行七字二行四字書法絕峭拔廿字下似尚有字偕下文義未盡當是石有剝削李龍儒拓以相貽急爲錄之

廣教院鐘

在慶陽興教寺今存（慶陽縣新志興教寺銅鐘高五尺五寸周徑一丈八尺上鑄宋咸平三年庚子歲正月中旬奉勅鑄慶州廣教院鐘）

文宣王廟後碑

在環縣文廟今佚（環縣志宋文宣廟後碑初在縣南馬領鎮咸平間郎署張凝權知業州縣口撰文後移環州文廟字多剝蝕難辨）

麥積山摩崖四

在天水麥積山今存（麥積山石窟志麥積奇觀四字在七佛閣中間第四洞之上明顯每字大可二三尺旁題天雄[illegible]書不書何代人也）

按朱梁時始改魏州爲天雄軍宋中葉後改爲大名府此當爲宋初人所書然地理亦有用古名者要必在五代後也

解脫禪院碑記

在涇川王母宮今存

大宋口口口遂欲之（下俱剝蝕）

悲口捨之門泯輕口口口口口果將

非口密口口非

而獨得口口者口以千萬隱

眉山賢望德

附否

山會相好

年建碑歸

兼濟

由口口之致

養

與

口

口

口

口口口不閑

茁口口蚤

尸若處遠方窮巷豈

錢百萬車載襁負親効叢山

擔不虛還于時天樂奏空祥雲

鄙分命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太

吉化緣已畢禱拜辭歸

十三夏臘七十口口僕射

麥室傍帶人感

願力感也口口然難

法體

已而口口口景德口年

觀察推官張孝友節度推官

西上閤門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

（綫保巖日記鈔涇州王母宮有宋景德殘碑）

按此碑下截已經剝泐今存者僅上截尺餘而字多漶漫難辨碑額有篆書解脫禪院碑記六字文作行書凡二十九行

承天觀碑

在正寧西門外今存

臣聞無象之象生乎二曜之先強名之名居乎四大之一杳冥恍惚固不見而不聞陶甄孕育遂成形而成器三才以之資始萬物由其統紛王者得之而垂拱之化光百姓用之而厚生之理遂尋之無際其體也孰揆其高深感而遂通其用也曷窮其神變非夫聖人之至賾一切之極尊其孰能與於此乎及乎醇漓樸散先德後仁戶有孝慈家興禮讓英風蕩而莫返至治缺而莫歎玄珠既遺非象罔而孰得混沌斯鑿諒倏忽之可通然而文籍本結繩而生大輅由椎輪而作無欲之原既窒有爲之迹漸萌於是軒轅師廣成於前夏禹尊子高於後尹喜望氣伯陽演非常之言曹參相齊蓋公著清淨之說述宣教文聿假於言詮啓廸眞宗漸崇於象物若夫稽三晨之秘篆考玄圖之隱書絳闕琳房靈皇之攸館蓬萊方丈列典

之密都蓋陰隲於含生實顯懷於明德故歷代而下繼天之君莫不結念於沖虛宅心於汗漫或陳甲乙之帳望絳節之來或崇文厲之壇俟靈符之應自茲厥後祠宇相望寧州正寧縣承天觀者本唐開元中所建也按輿地之圖究經始之自蓋玄宗嘗於中夕夢彼羣仙儼冰雪之容疑來於姑射馭飈欻之駕若會於武夷惟至誠之所通非有道而不至且指樂土是爲殊庭既寤而命使訪之遂於其地得石像二十七軀乃夢中之所覩也卽命營構眞宇仍以通聖爲名茲縣據羅川之上游實彭原之屬邑氣象葱蔚原隰隱轔人敦忠義之風俗勤稼穡之事軒邱在望乃有熊得道之鄉幽土載稱本公劉積德之地眞靈之所翔集正祺之所保綏洎世遘屯夷年紀寢遠蕭條檜井但渫於寒泉灑迤芝田僅成於茂草諒隨時而升降爰與道而汙隆將復靈基允屬休運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之御大寶也應千年之嘉會嗣二聖之洪基宅純粹之精執神明之度端委巖廓之上游心象繫之表惟神不測用其道而設教惟天爲大體其仁而育物三升泰時爰昭事之誠再駕資車揚不殺之武舉按歷上陵之典以慰時思遵省方展義之文載均慶賜覃下寬大之詔聿開疏闊之網德洋恩溥仁洽道豐遠無不懷邇無不肅動植咸遂神人以和故得協氣旁達以氤氳靈心昭達於肸蠁乾符洊委地寶畢臻巍乎治平諒不可得而名也方且棲心妙鍵玩志玄津守慈儉之格言味希夷之奧旨永惟民極斯實教先眷是靈場獨存遺址修敝起廢深軫於天心卽舊謀新聿崇其雲構卽日降綸綍之命遣軒墀之臣授以成謀俾藏厥事其始也觀乎天象當定星之中察彼民時乃農務之隙既灼龜以揀日復置臬以度地規易之大壯取詩之勿亟子來之民斯集藝成之匠畢臻採隴坻之材是斲是梲發他山之石以斵以礱或施王爾之鉤繩或用傳巖之版築競致功而程工畢獻力而忘勞而其線以周垣樹之義闕秘殿翬飛而中起修廊繩直

而四注雕欒鏤桷粲爛碧綠以交輝疊宇疏櫺蓄雲霞而互映桂柱煥其電娗柏梁互以紅甲藻井揚芳紛敷乎菡萏銀釭絢彩照耀乎列錢銘砌坦其砥平鵠囊螢其沐淨清虛肅穆杳隔於氛昏窈窱重深殆殊其氣候若乃金牀玉几儼若三境之御玄冠翠紱穆然衆神之容既從冂鑪官復位其列宿等威斯辨若朝元之會仗衞載列疑馭氣之游眞玄聖之上都而神靈之絕境也逮茲集事亟用上言由是錫以華題俾輝於棟宇延諸上士式謹其修崇徵三元八會之文探十善四極之旨椒漿蘭醑嚴其奠饋之文空歌洞章間以虛徐之韻宜乎雲軿羽蓋徘徊而下臨紫氣素煙紛郁而相屬既而齯齒鮐背戴白之叟相與歎曰至哉吾君之德候其禕而作爲靈宮煥燿乎百里延集丕祉保祐乎羣黎誕揚玄默之風坐躋仁壽之域何力於我允協堯民之歌惟幾成務更符羲易之象是以求典故乘時龍升中於天追八九之極無爲而治茂三五之規福祿萬年子孫百世

如斯而已矣恭維皇帝之作所以揚鴻輝金石之刻所以傳不朽茲事體大屬乎英才而臣識昧研幾學非足用奉仙曹之詞令莫著發揮述大道之指歸尤慚闕略祇膺詔旨避讓靡遑拜手齋心謹爲銘曰邈矣至道包乎混元惟恍惟惚匪亡匪存尊之無迹用之不煩爲物之母衆妙之門一生乎二權輿天地惟民最靈惟君司契塞兌蔽聰抱樸棄智神而化之事乎無事上德既衰醇元益漓步驟殊致質文異宜遺珠赤水訪道具茨玄言著矣靑牛遠而淸微之天崐皇攸治珠闕重深叢房幽麗財成元化陰隲羣類有感斯通無遠不至後聖緬慕發於淸衷帳開蘭殿蓋設翟龍以徼羣仙以暢玄風遙事增華壇館斯崇惟唐之興仙李鍾慶惟教之設開元尤盛精意潛感殊庥屢應懿哉列典聿彰元聖集靈之地實曰羅川風俗純厚原隰連延靈宇斯啓形彩相鮮年紀寖遠餘基歸然帝宋膺期惟天所授瑞叶赤書功凝紫宙鬼神致恭蒸黎在宥薰然太和洽於仁壽移

移我皇三葉重光席圖握紀御辯當陽凝神妙建精思靈場修敝起廢爰申舊章翹翹使車言董其役民以子來時維農隙定星方中靈臺勿亟林麓效材閭閻獻力彤彤邃宇藹藹朱庭穹崇辟窱黼黻丹青喬雲垂陰瑞日揚明始迓神運終謂天成旌蓋紛披壇場皇殺雲璈發音飇駕來格福彼蒼黔慶流宗祏翠玉垂芳永永無極

（宣統甘肅通志承天觀碑在正寧西門外朝散大夫李維奉勅撰文翰林待詔尹熙古奉勅書碑詞淵博書法遒逸似聖教序關中金石記宋承天觀碑大中祥符二年二月立李維撰文尹熙古行書並篆額按正寧縣唐天寶元年建明皇夢事仙使求之得石象二十七[illegible]諸[illegible]也唐書地理志縣本名羅川以獲玉像天寶改名真寧金石萃編大宋寧州真寧縣承天觀碑銘高五尺七寸廣二尺二寸三十行行七十四字行書額[illegible]在甘肅正寧縣按碑在甘肅慶陽府正寧縣羅水自縣南西南由寧州界入涇水隋曰羅川縣屬北地郡唐屬寧州天寶初獲玉真人像改曰真寧縣見地理志西魏廢帝二年改豳州曰寧州隋大業初復曰豳州改爲北地郡唐武德初復曰寧州天寶初改彭原郡乾元初復曰寧州元豐九域志寧州彭原郡軍事治安定縣真寧縣州東南七十里有子午山羅川水碑所謂羅川上游彭原馬邑是也書史皇宋書錄尹熙古工篆學精究）

（六右[illegible]體法待詔尹熙古得之所書書時之絕）

按此碑首題大宋寧州真寧縣承天觀碑銘并序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李維奉勅撰翰林待詔朝奉郎守秘書丞同正騎都尉賜緋魚袋臣尹熙古奉勅書並篆額銘後爲時大中祥符二年歲次己酉二月十五日建御書院沈慶並侯令欽趙謙刻石右班殿直兵馬監押兼在城巡檢臣元守英朝請大夫尚書虞部郎中知寧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護軍賜紫金魚袋臣淳于廣等題名考承天觀唐名通真觀天寶中寧州羅川縣金華洞獲玉像皆列宿之真唯少氐宿改縣爲真寧唐書藝文志有寧州通真觀二十七宿真形圖讚一卷即記此事也唐末廟廢而宋至真宗改元祥符封祀泰岱其年十二月詔天下宮觀陵廟名在地志功及生民者並加崇飾此碑即次年所立真宗時又以十二月二日爲

承天節觀之改名義當取此李維者李沆之弟少以文章知名景德以後巡幸四方典章名物多維所叅定熙古之書尤爲當時所重故此碑文字俱冠絕一時也唐書通真碑文作通聖未詳孰是

重修王母宮頌

在涇川回山今存

祭法曰法施於人則祀之辯方之爲法制也不亦大哉神有所職足以垂訓者孰可闕焉按爾雅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王母事蹟其來久矣名載方册理非語怪西周受命之四世有君曰王滿享國五十載乘八馬宴瑤池捧王母之觴乃歌黃竹西漢受命之四世有君曰帝徹享國亦五十載期七夕會甘泉降王母之駕遂薦仙桃周穆之觀西極也濯馬湩飲鵠血踐巨蒐之國乃升弇山故汲冢有穆天子傳漢武之禱靈境也祀雍畤幸朝那立飛廉之館以望玄圃故樂章有上之回曲嗚呼湘靈鼓

娥皇舜二妃也黃姑有星天河織女也或楚詞所傳或巫咸所記猶能編祀典配嚴祠簫鼓豆籩豫四時之享犧牲玉帛陪百神之祭豈若王母爲九光聖媛統三清上眞佩分景之玉劍納去瓊之鳳爲八瓊仙馭以節樂九色斑驎而在馭嚨詠則海神鼓舞指顧則岳靈奔走輔五帝於金闕校三官於絳河位冠上宮福流下土則回中有王母之廟非不經也年禩寖遠棟宇墮壞壇敞杳朽蔽荆棘於荒庭非廢禽亡噪烏鳶於古堞物不終否崇之在人太師清河公受脤建牙三臨安定軍功政事紀在旂常是邦也壓涇水之上游控西戎之右地土宜菽麥俗習騎射撫之有道則風能偃草馭之非理則水亦覆舟中權失政不可一日而處矧三鎮乎歲戊辰春二月公介圭入覲駿奔上都天子設庭燎以延之奏肆覲以寵之臨軒絕席以殺儀大輅繁纓而錫命禮成三接詔還舊鎮公既旋所理來謁靈廟齋莊有感肸蠁如答申命主者鳩工繕修薙蔓草於庭除封植嘉樹易

頹簷於廊廡縮構宏材丹青盡飾於天姿黼藻增嚴於羽帳雲生畫棟如睇西土之遙水閱長川若訝東溟之淺容衛既肅精誠在茲何須玉女投壺望明星於太華蕭姬感夢灑暮雨於陽臺合徵幼婦之詞庶盡上眞之美穀也學非博古才不逮時論恩謬冠於詞臣敘事敢踰於實錄久直金鑾之殿覩草無功強竊朱爵之窗偷桃知愧謹爲頌曰崑崙之墟峩峩之下載勝蓬髮虎豹爲伍是耶非耶怪哉王母丹毫命駕七夕爲期雲輧鳳輦劍佩光煒倏兮盼兮移若仙姿宅玄都兮如彼降漢宮兮若是奚靈聖之多端駭變化之神異考山經與竹書故兩留於前事山之巔兮水之湄奠玉斝兮薦金徽白雲零落兮何處黃竹摧殘無一枝撫弇山之舊石紀涇水之仙祠天聖三年太歲乙丑三月十五日尚書度支員外郎知軍州事上柱國上官佖重書（碑陰）翰林承旨八座陶公穀開寶戊辰歲爲涇帥太師張公鐸建回山王母宮頌當時已刊勒上石至咸平戊戌歲澶帥太傅柴公禹錫鎮於是邦乃削去舊字俾南嶽僧夢英重書其文而字多外誤加以筆蹟譌俗佖謂名公之文遠近流布好事者傳誦恐失其眞比再磨礱又以夢英者自負小學時輩推尙遂別琢堅珉躬自篆籀肰斯冰玉箸之體命工刊之立於殿之北楹庶乎陶公之文回山之廟偕斯篆而不朽矣慮來者不詳此意故書於碑陰以明焉（陝甘解畧並載筆　涇州北門外瀕河五里有回中山山麓有西王母祠相傳漢武帝求仙西王母乘五色雲降頂宮中故名古碑作跋州人以寒撫爲泉灋上沉旅清膺移載僅任未翰林學士承旨刑部尙書知制誥陶穀撰頌一碑在王母殿南廊咸平元年[illegible]大師夢英重書非篆額澤行書一碑在北廊天聖元年知軍州上官佖重書係小篆書碑下截爲非絢劉碑陰又有佖額題重書刻珉之意係正傳二碑夢英之書識不遠佖英雖明中鋒籀宜乃如今人所清獨賞正下隨勢直趨不能少留多無含蓄俗氣逼人貽笑高雅佖論不變佖書得秦漢風骨縱橫自如旁若無人其篆額復如鐵花鑄露長松倚雲叙彼自位居錯不薄緣有可信者在碑下已剝落五十字編者蓋少世眼未之識好步裝者或反肆軒輕于殷不剛日者讎也至其原碑不知何名之人對瀏乎紫偶嫂乎柴帥治之勇何意也又州人肖潛化隸石刻舊多趙搨金石作　右宋涇州回山王母宮碑陶穀文上官佖書穀文作

於戊辰歲者太祖開寶元年也閱天聖乙丑凡五十八年於宋始無皆入石畢必先自有碑此再立爾清河公不知爲何許人總於宋無寄名而篆法敎古足與郭恕先僧夢英抗衡王母事跡雖見於關雅列子及穆天子傳山海經諸說書多荒唐難以徵信即據諸書所紀詳其書貌始一裝一君長耳不必不必婦人也後人因王母之名正傳首如漢武外傳所紀直荒誕不經及廟而肥之則裝靚服飾欲與碧瀛斗姥之鼎一足稱碑當足爲考古者之一樂也語石　右碑有一對陶穀書天聖二年涇州回山王母宮頌凡兩本一爲夢英行書一爲上官佖篆書無一字與宋篆不及十碑此其一也王賞舉使度隴五獸之駁征在邠州拓得大佛寺金分在涇州拓得回山宮全分此曾參廟之關名迹也平涼之崆峒山秦州之麥積巖政經之天井關亦皆有宋人題名仙寮寮無徵耳新通志稿　王母宮碑在涇川縣西回中山高六尺五寸廣二尺三寸分二十行行四十六字篆書去西字額曰重修回山王母宮頌碑全文皆篆書陶穀文知軍州事上柱國上官佖重書）

按此碑首行爲重修涇州回山王母宮頌并序與夢英碑重修王母宮記微異其下陶穀銜名亦無判吏部流內銓事句王母宮建於何時今無可考穀文作於宋初即云年禩寖遠棟宇墮壞蓋其來久矣

顯宋前金石竟無一字至今存者洵可惜也

天聖鐘

在平涼關帝廟今存

維大宋天聖七年歲次己巳二月庚申朔二十五日甲申終南山鑄鐘匠人陳訓上清太平宮道士陳宗秀同鑄

都維那頭使員押司官勾遂副維那頭州司押司官柳貴副維那頭虞候馬倫將仕郎平涼縣主簿安拱監鑄

崇儀使司峭州刺史涇原路尉泊兵馬鈐轄知渭州軍州事李餘懿

同勾當僧令遠同勾當僧夢雲同勾當塔主僧智曾都勾當管內僧正譯經沙門德均都勾當崆峒山主賜紫沙門重儀登仕郎行平涼縣尉杜惟慶文林郎宋□司理參軍魏紳登仕郎宋□錄事參軍陳杲朝奉郎司□大理評事推判官陳世昌左觀殿知兵馬監押監買馬王矩

右侍禁涇原路走馬承受公事上官□右侍禁閤門祇候兵馬都監入內內侍省內侍殿知涇原路走馬承受公事董德仁殿賜同判渭州軍州事桑允恭

貢備庫副事涇原路駐泊兵馬都監理李餘懿

崇儀使司峭州刺史駐泊兵馬鈐轄知軍州事管界使李餘懿

聖觀自在菩薩懿旨陀羅尼曩謨囉怛曩怛囉夜野曩莫阿哩野嚩路枳帝濕嚩囉野麼賀迦嚕捉迦野怛你也他唵度比度比迦野度比鉢囉入嚩理穎娑嚩賀　同山荔非洵刊

侍備親軍兵步軍副都指揮使邕州管內觀察使涇原路駐泊馬步軍副都部署兼巡檢安撫使高繼勳

孔目官馬遂都孔目官齊蘊左知客押衙張政右知客押衙王貴副知客押衙高緒右教練使楊仁遂承引官副行名朱文岫承引官在城廂虞候郝政

（語石平涼府城內關帝廟有宋天聖七年鐘四面刻天公象製作奇古二次行部時拓得之）

按此鐘高七尺餘直徑約五尺分三截每截六方上截爲皇帝萬歲及書字五方中截書字二方神象凡四方下截字象各三方都爲字六十一行而間有泐磨不可辨者十餘字其文多爲題名惟知渭州李餘懿前後三見而結銜微有不同

道德經石幢

在慶陽祐德觀今存

（語石釋氏之幢余所藏都有六百餘通而道家惟有道德經一種所藏者祇有四刻一在慶陽宋景祐四年刻）

（歐陽新志道德經幢在祐德觀凡二石八面俱有刻文一刻上卷一刻下卷宋景祐四年二月二十日刻）

狄梁公祠碑

在甯縣城北今存

天地閉孰將闢爲日月蝕孰將廓爲大厦仆孰將起爲神器墜孰將舉爲嚴嚴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與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載矣公爲子極於孝爲臣極於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敢歌於廟中公當赴并州掾過太行山顧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之深吁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由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睚眦不協感公之義歎如平生吁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況君臣之際乎公爲大理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柏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卻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囑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盜長陵一抔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吁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

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爲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淸塵雨師灑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爲江南巡檢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唯夏禹泰伯季子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嗚呼神猶正之而況於人乎公爲寧州刺史能撫諸夏郡人紀之碑及還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人不言則傷陛下好生之意既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惟陛下矜焉有詔貸死流於豐州道過寧州之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耶相攜哭於碑下齋三日而去呼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如公則過爲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卒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棄城而降者萬計

公縱暴兵殺降以爲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上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無憾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吁嗟乎孟氏有言威武不能屈是謂大丈夫其公之謂乎公爲地官侍郎鳳閣鸞臺平章事爲來俊臣誣構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爲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吁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爲況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爲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郛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吾自當之敵聞風而退魏人爲之立碑永錢入相請罷戍疏勒等四鎭以肥中國又請能安東以息江南之饋輸識者韙之北兵再寇趙定間公出爲河北道元帥敵退就命公爲安撫大使前爲敵人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吁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爲豈盧尙淸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

則天欲立武三思爲儲貳一日問羣臣可否衆皆稱賀公退而不答則天曰毋乃有異議乎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間得數百人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閤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日感悟遣中使密詔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召公坐於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侯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豈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爲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侄孰

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褰簾使廬陵王拜公而謂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仆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也已而奏曰還宮無禮孰爲太子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說吁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爲曰可爲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曰此朕之心也公曰荊州長史張柬之正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尙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爲相果能誅張易之輩反正中宗復則天爲皇太后吁嗟乎淸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又嘗引拔桓彥範敬暉姚元崇等至公卿者數十人公之勳德不可殫論有議政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

傳論者謂松柏不夭金石不柔受於天爲公爲大理丞抗太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果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於事業視優游搢紳之中順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仲淹謁公之祠而述焉且系之曰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遡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感通羣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嘉靖陝西通志宋狄梁公祠碑在寧州西一里宋慶曆三年建宋范仲淹撰碑元至元十七年知州涂國重修）

（宣統甘肅通志懷忠碑在寧州城北廟學中狄梁公祠范文正公撰文上係雙史碑尼讀兵寶碑內無志同治中陝甘學政吳大澂愙）

（年久殘闕用八分書恭錄一通重新立石祠中）

大順城碑

在慶陽後橋川今佚

兵久不用文修武縱天驕我宋羌蠢而動恃地之彊謂兵之衆傲侮中原如撫而弄天子曰嘻是不可捨養姦縱殘何以令下講謨於朝講兵於野鉞刑斧誅選付能者皇皇范侯開府於慶北方之師坐立以聽公曰彼羌地武兵勁我士未練宜勿與競當避其強徐以計勝吾視塞口有田其中賊騎未近列横午縱余欲連壁以禦其衝保兵儲糧以俟其窮將吏曹掾軍師走卒交口同辭樂贊公命月良日吉將奮其旅出卒於營出器於府出幣於帑出糧於庾公曰戒哉無敗我畢汝礪汝戈汝鑿汝斧汝干汝誅汝勤汝與既戒既嚴遂及城所索木箕土編繩奮杵敵騎之來百十其伍自朝及晨衆積我倍公曰無譁是亦何害彼姦我乘及我未備勢雖不敵吾有以恃妥募強弩其衆累百依城而陣以堅以格戒曰謹之無歸以力去則勿追能我以役賊之逼城死傷無數莫大我加因潰而驚公曰可矣我功汝全無怠無違城之維堅勢不累日池埤以完深以如泉墉焉如山百萬雄師莫可以前公曰濟矣吾議其旋擇士以守擇民而遷督勞賞才以歆以旌圖列而上薦聞於天天子曰嗟我嘉汝實錫號大順因名其川于金于湯保之萬年

（新通志稿大順城碑在慶陽縣西北當後橋川口范大順城宋張鎬撰）

按宋史范仲淹傳仲淹自知耀州徙慶州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番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皆具旬日而成即大順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碑之所言即此事也

王欽若韓琦劉拱辰題名

在天水皂莢驛今佚

（輿地碑記目王欽若韓琦劉拱辰留題在西和州皂莢驛）

按皂莢驛在今天水縣南當隴蜀衝途宋時蓋屬西和欽若於眞宗初爲西川安撫使仁宗時益利歲饑以韓琦爲體量安撫使此石蓋即其先後所題也

文同任師張浮休題名

在西和興唐寺今佚

（輿地碑記目文同任師張浮休留題在西和州興唐寺）

按興唐寺今無考蓋亦隴蜀通道與可蜀人故有題名於此

成州學記

在成縣舊學宮今存

皇帝二十三年有詔州縣立學館署講員以進鄉彥士不受業無所就弘

奬教育必道成而官優莘莘乎絃誦萬方輿鄒魯俱倉泉劇州背山面池且武圍觀幾稀斯民變風良守是賴於是之時長樂馮宗聖假節來舍拜韶遵頡倡謀吏家曰天子尚文書軌混并豪英蝟居翹望明蔚爲王國光華猶病夫學不純教不明如是玆邦華部羌守岈之餘詩禮蘋蘩藝圃郊儲曉以新書亦緣飾之一術言颺令孚下罔弗飭乃審地勝式規程協辰僝工掄材並興前口鼓篋響臻羅書笈於東序畫賓籍於右庠後筵重廡列爲齋堂闢迂東西爲經師碩生善友博識切約藏修之所南端子亭有壁池芹藻錦鯉祥鱣芳葩峭石亦游息佳處矣饎箸有庖課稟有儲汜掃邏護幹隸繭給畢謀考成緊馮君能蓋其制宏麗而不侈也宗聖名彭陽苑特起海嶠而聞京師瞻辭大策殿前選材謂試邊障而不醜氏慢勤勤施爲首善嚮方資利長世予故於記事宜實執訊重刋丙文示后姑爲据摭構之伐堅琢石杳西州君子上學遜敏發舒翹英思以稱實二千石心

以仰副聖天子壽考作人至意明年慶曆乙酉閏夏乙巳記

（成縣志 成州學記碑在學宮闕名正書 新通志稿 成州學記碑在成縣縣學宮去縣治西一十步）

按碑文縣志頗有闕遺今依武階備志錄之

王母宮題名一

在涇川上官佖碑陰今存

權守郡事王正倫通理郡事馮維師護屯兵楊保順㳘泉砦主傅信監州兵王文質㑹巡孫宗望保定宰張延世守匠簿富鼎掌記劉師顏戎推李樞康惟黃堯俞因祀社回涉涇水仝游王母宮醼于集僊亭榷酤康詢韓樞后至時也萬象澄霽五穀豐衍縱吟肆目淸談雅酌謌詩頌聖薄暮而歸炎宋皇祐元年己丑歲秋八月十八日雒陽平叔題

按此題名左行在上官佖自題碑陰左下凡十四行當時涇州兩使幕職及郡縣吏姓名略具保定宰即保定縣令是時涇州凡領三縣保定則附郭縣也

武康王廟石柱題字

在崇信縣城今存

（崇信縣志 武康王廟石柱題字存縣城毛仁 柱四高八尺徑二尺宋古物也前賢題甚衆）

按此柱高六尺一寸周方三尺四寸四面俱有刻字而泐磨殊甚東南一柱北刻有陝西轉運判官游師雄按部崇信縣恭謁十六字南刻口仲建文叔晦同餞八字西南一柱南刻仲陽丁未歲十月十日九字北刻武康王祠四字西北一柱南刻孫察李郁同謁六字北刻劉文叔同謁祠戊午仲夏十字東北一柱西刻高子厚馬少約黃彝叔九字其餘題字尙多年久漫漶俱不可識矣

彈箏峽詩刻

在固原三關口今存

泉聲與巖綠淸流瀉餘悲水流不到日弦應是絕時調長終古在人聽至今疑莫特潺湲險胡能自覆師至和丙申閏月晦日彈箏峽詩沈唐公述

（新純度隴記 彈箏口名摩崖擘窠大書又附刻一行字詩數行斜 峽巖隙不羅往觀乃至和丙申沈唐公述五言律詩一短多自一時云）

（余佛鐫山門鑒光際西野 吾佞先獨人也定實賦也）

石笋銘

在文縣城今佚

太極之初有物渾融乾坤開闢萬象來鍾巍峨崔嵬有石其鋒先天而璧造化爲工散落人間盤礴蒼穹煙濃露濕時焉未逢日月重明遇我梁公移置左隅朝夕友從忠肝義膽堅剛與同前乎千古莫比其隆後乎萬世孰追其蹤天長地久永克其終

（文縣志 縣有石笋銘宋崇寧 改元太守梁公門下士所甲題）

按文州石笋三銘皆見縣志一即此銘一爲何彥齊銘崇寧九年所

作一爲張敬伯銘無年月自文州舊城宋末殘破石笋已無可考惟明一統志云三山堂在舊文州通判廨內有石笋最佳而武階備志因之疑亦追記之詞也

獨石山詩碣一

在康縣北今存

吏役馳驅石火間偶逢佳景便偷閒無人會我登臨興千萬山中獨石山

嘉祐庚子仲春望八日轉運使尚書郎陳公題將利縣令宋招勒石（新纂康縣志此詩在縣北一百一十里中寨大蟒寺壁碣大蟒寺側在獨石山尚有元祐辛未憲使黃公一詩）

按此石舊無著錄轉運陳公不知何名庚子則嘉祐五年也

斯開白水路記

在徽縣白水峽今存

至和二年冬利州路轉運使主客郎中李虞卿以蜀道青泥嶺舊路高峻請開白水路自鳳州河池驛至長舉驛五十里有半以便公私之行具上本路帥預畫財費以待其可明年春還興州巡轄馬遞鋪殿直喬達領橋閣并郵兵五百餘人因山伐木積於路處遂籍其人用迄是役又請知興安軍事虞部員外劉拱總護督作一切仰給悉令爲具命僉署興安判官太子中舍李良祐權知長舉縣事順政縣令商應祥程度遠近按事險易同举斯衆知鳳州河池縣事殿中丞王令圖首建路議路去縣地且五十餘里部屬陝西即移文令圖通幹其事至秋七月始可其奏然八月其行者已走斯路矣十二月諸功告畢作閣道二千三百九間郵亭營屋綱院三百八十三間減舊路三十三里廢青泥一驛除郵兵驛馬一百五十六人騎歲省驛廩鋪糧五千石畜草一萬圍放執事役夫三十餘人路未成會李還東川路今轉運使工部郎中集賢校理田諒至審其績狀可成故喜猶己出事益不懈於是斯役實肇於李而成於田也嘉祐二年三月田以狀上且曰虞卿以至和二年仲春與是役仲夏移去其經畫建樹之狀本與令圖同臣縣承乏在臣何力願朝廷旌虞卿令圖之勞用勸來者又拱之總役應用良祐應祥之按視修創達之採造監領皆有著效亦乞陞擢至於軍士什長而下並望賜與以慰遠心朝廷議依其請初景德元年嘗通此路未幾而復廢者蓋青泥土豪輩唧唧巧語以疑行路且驛廩厨客邸酒鑪爲棄物矣浮食游手安所仰耶小人居常爭半分之利或睚眦抵死况望要路無有在家邏行人一切之急射一日十倍之資顧肯嘿嘿邪造作百端理當然耳獨使愚者不怖其誕說賢者不惑其風聞則斯路初亦不廢也大抵蜀道之難自昔青泥嶺稱首一旦避險即安寬民弓費斯利害斷然易曉烏用聽其悠悠之談耶後之人見已成之易尤當念始成之難苟念其難則斯路永期不廢矣備夫之文雖磨崖鑱石亦恐不足其請附於尚書職方之籍之圖則將久其傳也嘉祐二年二月六日記

（關中金石記　案白水路因江爲名白水江水經注所謂濁水者是也青泥亦水名太平寰宇記有左擔水入嘉陵江者即是水經注漢水又東南于槃頭郡南與濁水合水出濁城東流與丁令溪水會又東逕武街城南故下辨縣治也又東宏休水注之又東逕白石縣南又東南泥陽水注之又東南與仇鳩水合又東南與濁[illegible]水合又東南兩當水注之即故道水又南注漢水）

（金石萃編　白水路記摩崖高一丈七寸廣七尺二寸二十六行行三十七字正書篆額按白水之名始于漢有白水縣[illegible]廣漢郡屬三國至西魏皆因之隋始改爲景谷縣五代時廢[illegible]存宋時屬利州路此名白水路者或亦因其舊縣而稱之也其屬[illegible]于鳳州河池縣之河池驛北宋時屬陝西與秦州同路故謂路須移文通幹之也開路至五十餘里作閣道亭驛至二千六百餘間其功偉也自陝入蜀棧道之首途雷簡夫此文可與漢之鄐君開通褒斜道[illegible]之[illegible]甚迪闢道題名並垂不朽文紀李虞卿田諒等人之功由李田二人史無傳雷簡夫傳附載其知雅州其於江路之事非其所郡斜亦不書撰人姓名簡夫書[illegible]行書守雅州[illegible]江[illegible]祖峻快竭中珍之然不言其工篆書據此碑則篆及篆額也其闢江[illegible]舉詳見書史會要云近刺雅安書風都閣因開牟羌江路[illegible]其波瀾番寄迅駛擬濫爲下筆逐奔去之狀無物可寄其情遠甚作書則中心之想出筆下矣云云而僞不言其書當此碑可知此碑不傳于世久矣）

（新通志稿　[illegible]白水路記在徽縣西南六十里白水峽岸有地名大石碑摩崖刻之高六尺横六尺以人跡罕至文字完好無缺）

按此碑關中金石記以爲在略陽而徽縣新舊志俱以爲在徽縣今考其地實在兩縣之交山谷僻寂境域不免歧議秋帆著金石記時正官陝西當託略陽採訪故因以爲在略陽也

廣嚴院賜額牒

在武都福津鎮今存

中書門下牒階州福津縣廣嚴院　階州福津縣彌陀院牒奉勅宜賜廣嚴院爲額牒至准敕故牒　嘉祐七年十二月一日牒禮部侍郎參知政事趙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吏部侍郎平章事曾刑部尚書平章事韓（武階備志　金石文跋尾云福津縣廣嚴院牒首行題中書門下牒階州福津縣廣嚴院十三大字次行錄書階州福津縣彌陀院八字蓋本彌陀院至是始賜名廣嚴也牒尾署銜者四人禮部侍郎參知政事趙者趙槩也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者歐陽修也吏部侍郎平章事曾者曾公亮也刑部尚書韓者韓琦也按福津鎮在福津縣東北五里今之柏林寺徽縣誤爲故城非也宋福津縣之故城即今西固中階州城在福津西二百里即將利縣之故城亦東北去福津六十五里未可牽混）

（語石　余度隴　年周歷通省使車所至過金石學進諸生而諭之無能對者詢於隴耆者云唐以前古碑本少宋時金隴淪於元異東北惟徽縣之郊西南惟階成各縣閒有宋碑出土其餘或元碑洮州得然雍涼荒治碑害徒刻卽有其遺不過尺五之碣羌回反側兵燹頻仍又經地震雖有古碣亦多沉埋於頹垣叢莽之中此訪石者所以徘徊興歎也）

成州題名記

在成縣東今佚

（輿大紀　寶井山在成縣東南十里宋石洞直題名記云長慶年始遷於寶井卽今成縣治）（成縣志　成州題名記在縣東十里寶井山唐咸通中徙治州治石洞直題名記云長慶年始遷於寶井卽此記又云城郭之勝背山面地氣土之盛襟帶秦隴）

麥積山摩崖五

在天水麥積山今存

武城李琦河南趙□伯同游（麥積山石窟志　東崖迺斷有石級數十拾級而升卽爲四十八佛長廊此石級右側刻之南崖上鐫刻大字可八寸許凡數十行書加

洗摹搨可讀數丈之條續）

按石窟志以此刻與李師中題字合爲一條以文義考之是二刻也

麥積山摩崖六

在天水麥積山今佚

熙寧三年□□□□□□□□陳留李師中能使與傅□陳君琪□□□□□□□□□□□

（緣督廬日記　秦州麥積巖有宋熙寧三年陳留李師中詩存條且遠不能拓）

按宋史有楚丘李師中熙寧時知秦州詔以班超傳賜之與王韶議不合削職知舒州此作陳留李師中與宋史傳微異陳留爲開封府屬縣宋史又有李中師者開封人曾爲陝西都轉運使未得拓本不能詳辨之也師中別有麥積山詩緣督廬日記誤

妙勝院塔石碣

在天水南郭寺今存

（秦州新志　秦州南山妙勝院宋熙寧六年僧[illegible]院卽南郭寺[illegible]）

仁濟院賜額牒

在康縣北犀牛寺今存

中書門下牒階州將利縣仁濟院　階州將利縣犀牛江羅漢院牒奉敕宜賜仁濟院爲額牒至准敕故牒　嘉祐七年十二月一日牒禮部侍郎參知政事趙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吏部侍郎平章事曾刑部尚書平章事韓（上牒以下）將利縣帖羅漢院據狀稱去乾寧六年□□故右街興聖寺出家後於天復八年隨師到階州犀牛鎮百姓王師德施得空閑土田一段永爲常住奉使帖□起省牒准敕命指揮存留院舍奉使州指揮入省帳申奏管係訖右據狀奉判事須出給文憑帖羅漢院僧善明奉指揮任持叢禱葺修不得有違者顯德三年三月十五日帖權主簿顧權縣令馬

右上件院舍自起置相承住持至大宋癸卯歲嘉祐八年正月二十八日降到敕黃一道特賜仁濟院爲額至癸丑熙寧六年九月八日立石三班奉職監將利縣稅務趙將仕郎權將利縣尉兼主簿事王口州軍事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將利縣事韓（以上下缺）

（階州志宋嘉祐院牒作那牛江側一名軍牛寺周顯德三年隸宋熙寧八年敷縣事六年潮石）

范純仁書過木

在慶陽舊府廨今存

（慶陽府志明弘治時重修府廨得宋范純仁書儀門過木仍置於門楣）

（鼎石金史關中慶陽得范純仁題府廨梁額字）

按此書舊爲府廨儀門過木字大五寸餘其文爲宋熙寧九年二月壬子高平范純仁重建數年前撤毀儀門取此木置學校中名賢手跡聞今尚在也

聖壽院碑

在徽縣栗亭鎮今存

（徽縣志聖壽院碑在徽縣栗亭宋端拱中建院熙寧中改爲寺額有殘碑題曰敕賜褒功崇孝之碑）

獅子洞題名一

在成縣南今存

蔣穎叔至獅子洞辛酉五月二十六日

按此題名二行第一行六字稍大第二行七字稍小穎叔卽蔣之奇字也辛酉爲元豐四年宋史之奇本傳元豐中爲陝西副使經賦入以給用度公私用足題名蓋卽此時也

王母宮題名二

在涇川回山上官能碑陰今存

河南种諤子正魯國季琮子厚武城曾孝序逸原河南安介伯通由龍翔

寺同此登覽元豐已未中秋後一日

按已未元豐二年也

靈源侯廟封牒

在天水大水鎮今存

元豐四年二月六日秦州牒封送到中書門下牒太常禮院奏准中書批送下左諫議大夫允大章閣待制充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經拯奏勘會本路州府自春以來愆少雨澤尋差官遍詣秦州界祠宇多方祈禱終無顯應夏麥無望民情不安臣訪聞秦州天水縣界有太祖山湫水自來降近州縣每遇亢旱於本處迎取湫水多有感應遂齋戒差衙職往彼迎到湫水於四月二日到州設位致祭早晚與僚屬祈禱只於當日晚降雨至四日已後相繼大雨至七日方止約深二尺以上節次具本路州府狀申並是當月初四日已後相繼雨澤沾足夏麥亦救及分數秋禾並已立苗豐稔有望民心安帖臣尋下天水縣詢問父老多稱其太祖山在秦鳳成三州界首其山比衆山最高峯巒秀出其山半大石巖下有湫泉一所水流涓涓不絕及有風穴透徹山頂時有霧氣每遇天旱遠近之人多來迎取其水前後屢有感應一方之人有所尊奉臣再三體訪委是詣實伏望特賜詳酌指揮封一爵號所貴一方之人永久欽奉候勅旨狀前批送院者當院看詳太祖山湫泉廟雖圖經不載入緣祈禱有應合封爵號伏祈朝廷詳酌指揮候勅旨秦州湫泉廟時奉勅古者諸侯得祀其境內山川之神非使之邀福以利乎己也蓋神功德及民則思所以報之瞻晉靈祠奠彼邦域此因旱暵嘉澤應祈有司請禱宜有昭答俾錫號顯揚神庥宜特封靈源侯牒至准勑故牒元豐三年十二月牒大中大夫參知政事章大中大夫參知政事蔡光祿大夫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王元豐六年八月日

（秦州新志宋天水縣新修雲霧保廟碑在秦州南鄉天水鎮）

按此牒下於元豐三年所列參知政事章蔡者章惇蔡確也平章事王者王珪也碑末元豐六年則泐石日也是時惇已出知定州確進爲右僕射珪進爲左僕射矣

王母宮題名三

在涇川回山上官飽碑陰今存

開封李德之潁川丁師直洛陽張象之泥陽李溫甫元豐癸亥三月九日同游

按癸亥元豐六年也

廣仁禪院碑

在岷縣廣福寺今存

王師既開西疆郡縣皆復名山大川悉在封內惟是人物之未阜思所以繁庶之理風俗之未復求所以變革之道詩書禮樂之外蓋有佛氏之道大爲乃敕數州皆建佛寺岷州之寺曰廣仁禪院於是守臣爲之力哲僧爲之幹酋豪爲之助雖經歷累歲而數百區之盛若一旦而就初龍守种侯度爽塏之地於川之西南背山面川規可以容數百區之廣以爲不如是之宏大則不足稱佛宇之尊今守張侯謂經營之既久而恐動者有惰日加戒促以底厥成功初岷州之復也詔以秦州長道大潭二縣隸之長道有僧曰海淵居於漢源之骨谷其道信於一方遠近歸慕者衆州乃迎海淵以主其事其道勤身以率下愛人而及物始至則程其力之所及必使力勝其事事足其日又有藥病呪水之術老幼爭趨或以車致或以馬馱健者則扶持而至人大歸信郡之豪酋曰趙醇忠包順包誠皆施財造像荊榛蕪而宮殿巍然門扉闢而金人煥然次則笵鐘以鼓其時藏經以尊其道徒有齋居客有飲舍儲峙有廩消潔有庖最其凡四百六十區其

衆瞻之於高山大川深林巨郭之際來者趨過者下咸曰壯哉昔土之未嘗有也吾昔之所謂佛居而持其教知爲口矣岷州故和政郡迪吐谷渾青海之塞南直白馬氐之地大山重複以環繞洮水蕩潏於其中山川之勝可以言天下之壯偉前日之頹垣廢壘今雉堞樓櫓以衛之前日之板屋聚落今棟宇衢巷以列之又得佛宮塔廟以壯其城邑凡言阜人物變風俗皆信無以過此也西羌之俗自知佛教每計其部人之多寡推擇其可奉佛者使爲之其誦貝葉傍行之書雖侏儒鴃舌之不可辨其音琅然如千丈之水赴壑而不知止又有秋冬之間聚糧不出安坐於廬室之中曰坐禪是其心豈無精粹識理者但世莫知之耳雖然其人多知佛而不知戒故妻子具而淫殺不止口腹縱而葷酣不厭非中土之教爲之開示隄防而導其本心則其精誠直質且不知自有也傳曰用夏變夷信哉其言乎恭惟聖主之服遠也不以羈縻恍忽之道待其人必全以中國法教馭之故強之并弱大之凌小則有甲兵刑罰以威之擅山澤專障管則或賦或祿以易之鳥獸驚駭則文告期會以束之開田沃壤則置兵募士以耕之書勞告勤則金帛爵命以寵之爭訟不決則置吏案法以平之知佛而不知戒則塔廟尊嚴以示之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必世而後仁蓋在於是矣元豐初予以市國馬數至其郡見海淵首其事其後繼之則見其功之半今年遂自來告其功畢請予記其終始予謂海淵既能信其衆又能必其成復能知其終必以示後皆非苟且者乃爲書之七年八月十四日記

（宣統甘肅通志廣仁禪院碑在岷州城西廣福寺俗名西寺元豐七年八月立王欽臣撰記周環書張若訥立石爲非恭刻字碑高文書體歐褚間有刓缺處大致完好額篆題曰岷州廣仁禪院記九字）

按此碑高六尺廣三尺篆額高廣俱尺有八寸碑文二十六行行五十二字首行爲新修岷州廣仁禪院記次行奉議郎權發遣陝府西

路計度轉運副使公事兼勸農使輕車都尉借紫王欽臣撰三行奉議郎充都大經制熙河蘭會路邊防財用司勾當公事賜緋魚袋周璵書四行奉議郎權通判岷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王彭年篆蓋下爲正文文後爲皇城使持節嘉州諸軍事嘉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知岷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兼管勾洮東沿邊安撫司公事騎都尉淸河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張若訥立石荔非恭刻字舊通志所載碑文多有刪移今依拓本補正如右考宋史熙寧六年王韶始復洮岷九年三月以种諤知岷州逾年改元元豐碑言前守种侯度地建寺至元豐七年始告功畢蓋前後已近十年而後完茲巨構以番俗佞佛故以佛事懷柔之也當時與洮岷同復者尙有熙河疊宕四州既詔數州皆建佛寺豐碑宏篆必所同有今越八百餘歲存者僅聞此碑而宋人御邊政策亦得藉此以窺其一斑是足貴

也

靈源侯廟碑

在天水天水鎭今存

一氣爲萬靈祖所以陰隲下民萬靈爲一氣輔所以棣通庶彙萬靈祖者上帝之謂也一氣輔者羣神之謂也上帝主乎極爲陰陽造化之首以君羣神羣神列乎位斡陰陽造化之運以臣上帝維君也無吻不宰無爲以仰成於臣而優且逸維臣也雲行雨施坱圠布濩奮庸以佐君而勤且勞君道主乎臣臣道職乎民上下信順然後陰陽和造化平鈞播乎五行燭調乎四辰焯焯燁燁垂於無垠易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之謂也亦猶人主張官置吏功加民物以成太平天人之道一也夫惟嶽瀆山川陰陽之戶牖雲雨之邸宅鎭綏分野康濟生成大參天地德厚堯禹其造化之陶冶乎故上帝命神而主之神依人而復靈故人主疏爵以封之錫號以顯之大焉者王公次焉者侯伯俾一境之內澤以生靈彌其水旱札厲之災新其雨露豐穰之慶天水縣南距邑僅百里有山高而且峻若倚天之孤劍者名曰太祖其秀也嶪峨崷崒其勢也將飛欲墜其徑也螺盤危屈其登也繩引梯進一息憩而後躋於絕巔傍大石側崢嶸之崢嵌空之間虎巖牙開龍泉鑑瑩喬材睢映陰森窈冥莫際泚淡湛淨泓渟不可以犀照而蠡測之也雨之而坎不盈暵之而源不涸其下也涓涓細流瓊寫珠迸其上也隱隱風穴透徹危岑常有霧氣氤氳而覆幕之其湍而汲者兢兢戰戰如臨萬仞之壑探驪窟之珠焉一覘之者目駭神悚心悸股慄眞潛聖之靈湫棲神之淵宅者也至若夏冬之乍燠雨雪之亢愆鄉民缸泉舞詠而禱之其靈也捷若影響其應也速如桴鼓興雲致雨不違農時其上帝之勞臣乎此則澤物之元功濟時之景福神事之大者也余故書之其如恍詭譎怪靈異彰灼十目所見十耳所聞者數十事而

皆炫奇誅民取信末俗神事之小者也民既信矯誣假條列記大略小春秋之義余因不書自名山以來數百千年三代而下越漢跨唐陰福斯民勤亦久矣乖於禮命何其闕如其神靈顯晦各有時乎逮夫炎曆百禩六葉承統搜補祀典咸秩無文且偶光華神亦微著意者期在我宋得神而昌延茂璿圖至於無疆者乎不然何昔曖而今燦也元豐三年春夏大旱秦境百祠徧請罔效秦帥天章羅公拯聞太祖之靈命吏瓶其水至郡設位致祭莫不旋踵應誠霆霈凡四日方止環境同時罔不沾足易凶爲豐變災爲祥豈曰小補之哉羅公狀此奏諸朝廷天子俞歎是年十二月特降璽書則賜爵秩所以報其功也封靈源所以旌其德也仍頒廟額許營像貌俾血食此土永千萬年守令營奉睿旨捐辰奠幣告神於邸以曆擧隆東壑於肖構遂改卜吉土經畫嚴祠直縣之隅得地之艮溯其峽流依於溥原足建靈場稱是神府以故邑中之財者力者唱者和者莫不悅隨

而顯效之先是病水之遠圬者勞之邇廟一夕平地泉湧嗚呼一何神也於是材甓雲委民匠子來一之日壹皇山立二之日廟應翼張三之日重門洞開四之日繪事後素秘殿櫳護神容雍穆信圭赤舄鸞冕珠旒兩序條列庭廚對闢璇題甃瓦餘四十楹輪焉奐焉能事畢矣前宰是邦者周冕經始之今宰是邦者牛述源落成之自是合境之民賴侯之賜東作而西成之春祈而秋報之牲醴齊至車馬駿奔再拜而誠通三奠而神格神之來兮鐘鼓坎坎神之去兮風雨瀟瀟使祭神如神在神豈吐之哉宜自洛如熙道出天水適偶廟成奉命爲記宜學孔子者也不敢語怪直書不文夔然寧道時元豐八年歲在巳丑二月二十二日謹記

（秦州新志宋天水縣惠澤侯廟碑在州南天水鎮元豐間鳳翔府扶風縣尉李宜撰）

按羅拯字道濟元豐間知秦州甚有善政此碑及封靈源侯牒所述亦其盡心民事之一事成縣新志載縣南三十里有唐太祖李虎廟

宋元豐時李宜作記考舊通志成縣鳳凰山有李虎廟土人謂之唐公廟廟內有唐李彥琛修經閣碑初不言及李宜作記且宜記爲太祖山非太祖廟成縣志疑以太祖字同因以誤錄非宜別有太祖廟記也

平洮州詩碑

在岷縣廣福寺今存

□事六年冬月河□□□□□□□□□□□□□□□□□□□□事□□勝成兵民以安明年三月西蕃大會鬼章□□□□□□□□□□□□□□□□□□□□□□□宜急□今不圖必有後患侯持重安逸不爲之願但嚴斥候□□□□□□□□□□□□□□□□□□□□□□可掩襲以摧其鋒侯不得已數提兵于境上深溝堅壘佯兵不進既而遣人□□□□□□□□□□□完治城郭□□□積糧具欲爲大舉之計意中國之師□不我敵也八月十□□□□□□□□□□□□□賊必勝以人□之□□賊有輕我之心時可以行矣乃具狀白帥司願得兵萬騎齎十□□□□□□□□□□□而帥司□其議□□□未出兵越四日戊戌壓且于洮州之野侯躬率吏士環壁而攻□□梯衝□□□□□□□□發日景未□城□□□鬼章蒼顏白髮生致麾下斬虜者僅萬計賊衆奔退自相蹂踐漂□不可勝數□□□不流蓋鬼章之患非一時之積適者踏白之役王師被挫□人憚之朝廷訓兵授將經營□□□□不易獲也今种侯之功無取於百姓無費於公家出師八日拔堅城□□□消西戎之後患釋主上之深憂歷觀前史迄于近世用兵神速未有能過者也非天資忠毅勇智兼得而料敵制勝見於未形者孰能與於此乎提刑喻公監丞游公通判承議聞捷音之上也各寄詩詠褒紀勳烈典麗深淳體騷雅之風士良不敏獲覩盛事既欲刻石傳永又爲之

序以道行師之大略云

聞官軍破洮州喜而有詠寄呈洮東安撫莊宅

朝散郎權發遣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喻陟

捷報下戎洮威傳萬里遙渠魁咸面縛氛祲即時銷聖筭自天出神功千古超（[illegible]）從茲荒忽地無復恣□驕點虜方干軌王師薄有征摧枯祇假頃破竹不留行（[illegible]）殺氣收貔虎清風捲旆旌遙瞻紫宸闕稱賀浹歡聲周后持盈滿戎夷負固年廟謨期必勝鬬略制於先不假天山箭行聞杕杜篇凱還俘馘獻圖像有淩煙

壽翁安撫莊宅總兵一出半日之內攻破洮州禽西番大首領鬼章捷音所傳無不慶抃偶成小詩二首寄呈

宣德郎軍器監丞熙河蘭會路勾當公事游師雄

王師□□□□雷頃刻俄聞破敵迴且喜將門還出將檻車生致鬼章來

□□□□敵未知煙雲初散見旌旗忽驚漢將從天下始恨胡酋送死遲

純臣啓乎大寨聞禽鬼章捷書上奏喜而爲詩拜呈

承議郎新差權通判岷州軍州事王純臣

□□匹馬捷書來且喜洮東破虜迴縱使淮西功第一未曾生縛七渠魁

禹卿伏覩通判承議□製詞詠破虜大功依韻拜和

孟州汜水縣主簿監岷州鑄錢監劉禹卿

英主龍飛嗣位來洮東初奏捷師迴若許後聖勳臣序公占凌煙閣上魁

元祐二年九月十五日奉議郎權通判岷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賜緋魚袋蓋士良立石（宣統甘肅續志禪院詩碑在岷州廣仁禪院碑左行書宋元祐二年九月立列喻陟游師雄黃庭堅王純臣劉禹卿諸人詩种夫于）（破虜詩前有記序剝落不可悉辨序中有僞書士良二字蓋作序之人而其姓則不可知矣書者亦石下半泐詞亦不可識）

按此碑高四尺廣三尺三十一行行四十五字額書諸公平洮州詩六字詩凡七首爲喻陟游師雄王純臣劉禹卿所作詩前有序爲蓋士良所作而士良即爲之立石舊通志謂有黃庭堅詩又謂士良姓不可考皆誤也宋史种誼傳元祐初誼知岷州鬼章謀入寇結屬羌爲內應誼刺得其情上疏請除之詔遣游師雄就商利害遂與姚兕合兵出討羌迎戰擊走之追奔至洮州誼亟進攻晨霧被野跬步不可辨誼親鼓之有頃霧霽先登者已得城鬼章就擒游師雄傳吐蕃寇邊其酋鬼章青宜結脅屬羌構亂謀據熙河朝廷擇可使者與邊臣措置詔師雄行聽便宜從事既至請於熙帥劉舜卿分兵爲二姚兕將而左种誼將而右誼破洮州擒鬼章及大首領九人斬首千七百級捷書聞百僚表賀哲宗本紀元祐二年八月丁未岷州行營將种誼復洮州執蕃酋鬼章青宜結吐蕃阿里骨傳亦言八月鬼章就擒檻送京師尋赦之授陪戎校尉處居秦州皆可與詩序互證諸詩所稱誼爲安撫莊宅則本傳所未載也其曰監岷州鑄錢監者即地理志所謂岷州滔山監熙寧九年置鑄鐵錢者也蓋洮州之功發於師雄而成於种誼散夏人之謀固熙河之防捷音播傳廷臣舉賀此固當時邊關一大事宜其賦詩泐珉以詔於無窮也

玉繩泉摩崖

在成縣飛龍峽今存（成縣新志玉繩泉摩崖在縣東南飛龍峽宋俞陟詩云萬丈源邊萬丈山山根一竇落飛泉玉繩自我題崖石留作人間美事傳）

三聖廟碑

在臨洮縣南今佚（嘉靖陝西通志宋三聖廟碑在臨洮縣南三十里元祐二年建有教授張筆撰碑記）

芸叟洞石刻

在岷州遮陽鋪今佚（岷州志芸叟洞石刻在州東北百二十里遮陽鋪西宋張舜民芸叟題額石上鐫詩本將誠慵西溪東鋪與石門及元祐年月字可辨）（山右有弩門洞山西有子又源亦舜民題）

慶州新修帥府記

在慶陽舊府廨今佚

上即位之元年憂勞遠人欲與之休息詔邊臣按兵自守毋生事疆埸有不如詔旨務利者罷斥之先是文正范公與今右丞相父子帥慶皆有恩德在慶人上方招延老成而丞相以給事中召自慶且大用矣朝廷既難其代而謀慶人之所安者於是朝散郎直龍圖閣范公自京東轉運使擢環慶路經略使知慶州詔曰爾尙無忘爾父兄之功公拜稽首就道且公嘗使陝西攝帥事慶人父老聞公來咸賀未至而其心已安之雖其宿將悍士以公家世聲名惠澤與其所施設素信於心皆拱手待令受行而威

不試於時朝廷方寬征役民復田畝歲屢登虜畧牧相望公戒邊吏姑謹備得諜者勞遣之使語其酋曰爾無犯我我不侵爾寇虜不敢動民既不見公有所為而寇入稀愈益安公政成而無事矣先是慶州官府庫廄朝廷聞遣使勞邊冠蓋旁午及歲時燕犒酋將佐皆在坐於堂者肩相摩立於庭者足相重庖廚吏占馬羊之所營檐廡垣比殆不足稱連帥之居自文正公固欲斲大之至丞相增葺殆半而未備獨韓康公嘗建鼓門為閎壯餘或傾側朽腐矣公曰居室苟美謂施諸家也至官府所以臨人聽治布禮而出威者雖一邑必飭況連帥治哉迺度荒閒地徙饎爨欄廄而遠之踰月而公堂成明年春儀門成夏視事之堂成周廊廣除博大而沈深蕃酋將佐若兵民之來執事聽命者知連帥之尊禮行而威申不待聞其號令見其指麾而其精神氣象已足以折衝而禦侮矣又明年春迺以其餘力築東北隅作堂以燕休而屬補之記其營造之意名堂而牓之

補之嘗論公之父子兄弟其謨謀才業固足以相望於前後矣而其一時措置務以便事豈能必同而慶人皆安之何哉竊以謂文正公當康定初元昊叛擾邊中國應敵無寧歲既城大順胡盧而役使其大族明珠滅臧等儲蓄益充士可用故文正公欲遂弱賊更有遠略之意丞相當熙寧元豐中洮岷用師諸邊屢深入斥地矣重慮內事外則力不堪故丞相務鎮靜意不在遠略上既專以德懷四夷為長久慮如前詔書約束願邊備不可徹得帥如龍圖公平居弟勸課撫循卑其廢事和輯其內外吏民若在守不在戰然敵至亦不敢侮樽俎談笑賓醉而樂徹人或不見其有所遣已而成功如此然後可以待機會制倉卒是公父子兄弟所以措置雖各因時有緩急不能無異而慶人享其利則同其皆安之豈不以此哉昔蘇綽嘗有所施設以便一時曰此猶張弓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至子威因罷綽所為而後世善其能成父之志若趙括非不能讀書而至於臨事不知合變則奢雖不能難亦終不能善也至於居處土木之美陋雖非事之所損益而勢有所不得儉前人豈皆以為可忽而不為顧不暇耳由是以觀公之規模固其遠當其閒暇充足獨彊本治內至於府庫倉廩無不飭以威屬城而視遠人蓋有深意豈易量哉匹夫而自為謀養其力以有為一家而自為計愛其財以有用如李牧之為趙守優游閒暇市租以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椎牛釃酒欲戰不許敵至則入收保固為勇不為怯也昔江漢之詩言宣王以文武之命召公者命其孫虎而虎能似之其詩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古之人君能用其功臣之世以有為而其臣能不愧其先人之功報上之意者如此故江漢之詩美焉嘗試以江漢名堂敘公為政本末而刻之元祐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宣德郎秘書省正字鉅野晁補之記

（墨莊漫錄　晁無咎作慶州使宅記黃伶處云大武作什　天下金石志　宋江漢堂記晁補之撰在慶陽府）

（慶陽府志　江漢堂在慶陽府廨本安撫使宅范仲淹建其子純粹知慶州於廨內立是堂晁補之記今逸）

按此記久佚今依晁補之雞肋集錄之宋時范文正公仲淹及其子純仁純粹先後帥慶俱著威惠至安撫使廨則純仁初葺純粹復增修焉補之記之甚詳慶志以為仲淹所建非也

游師雄崆峒題名

在平涼崆峒山今佚

（吳同春游崆峒紀　迎月石上詩碣宋游師雄題名碑）

（崆峒山志　人欽有聖儀峯橋　矗然中立是名鐵燭峯上有游師雄題名碑今佚）

按師雄字景叔武功人宋史有傳初為儀州司戶參軍遷德順軍判官元祐二年奉詔至熙河措置邊事遂遣种誼復洮州累官至陝西轉運使歷知熙州秦州為人慷慨豪邁有志事功議者以用不盡其才為恨崆峒題名疑在其初官儀州德順軍時也

王母宮題名四

在涇川回山上官佖碑陰今存

王說李宗顏趙瑑劉佐趙蕭崔珙楊恪戊辰三月九日同遊

按此題名左行凡四行戊辰者元祐三年也

王母宮題名五

在涇川回山上官佖碑陰今存

王巖夫挈家遊男琮孫良史婿楊瓌賓外孫楊□克丞克忱侍□元祐己巳中夏廿有三日題

按此題名凡六行己巳者元祐四年也

獨石山詩碣二

在康縣北今存

依山臨水好樓臺日照林扉晝不開只少惠施栽麗句窗中飛出碧雲來

元祐辛未四月十五日憲使黃公題將利縣縣尉兼主簿解安將利縣縣令劉晉立石（按鞏縣志此石與嘉祐庚子轉運使陳公詩俱在縣北一百一十里中峯大象寺撤字劉晉錫恐有錯誤劉晉晉字又假借字未知孰是姑存之以俟詳考）

按黃公名不可考辛未則元祐六年也

麥積山摩崖七

在天水麥積山今存

提舉秦鳳等路刑獄公事游師雄提舉茶馬公庫仇伯玉同登麥積山寺

七佛龕閣元祐六年二月三日副將段瑊凱（麥積山石窟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安邊自陝西轉運判官提點秦鳳路刑獄歷知邠州河中府徙知秦州其登麥積山寺在未知秦州以前官從舉秦鳳路刑獄公事正斷黃河[illegible]梁[illegible]府十萬乘不得度過行於鄜州定西通渭秦州時亂所置[illegible][illegible]都監司登有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設陰附坊於北[illegible]雲非[illegible][illegible]耳寺南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南今尚名斯軍寨末代雪駐軍[illegible][illegible]雪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山題名[illegible]偉[illegible][illegible]此[illegible]凡四行在七佛閣西崖小石洞之上壽之奇題名有其剝左行多不能辨矣任[illegible]月遊麥積山記有一載石門人古代上鐫字所遍然當歲何禮儀不入猶之奇游師雄題名了了可辨游者四行大字八小[illegible][illegible]游公轉一行人二寸反假貫山谷何耶秦州新志游師雄麥積勝紀刻在[illegible]上第三龕石門左右凡四行[illegible]在紹聖時）

涼颸閣記

在秦安舊學署今存

四夷之患犯順侵軼其來久矣雖古聖王不能無虞我朝鑑前弊安不忘危命將率遣戍役講肄貔虎豐實儲蓄雖窮陬荒徼亦扼恃險隘控壓喉襟置設堡寨絡繹對恃意欲廣斥候而備不虞也隴城寨距秦一百二十里本黠羌鬼留等穹廬所止之地慶曆中仁廟遣將展拓邊疆自涇原水洛城界披山刊木鉏去猾羌路開坦然直通於秦寨因置寨設官以治之時有倘從善者於寨之東南阜絕頂創葺精宇以備邑僚行香又於院之北隅別建一亭下瞰闤闠其亭迄今年祀浸遠棟摧桷衰將不蔽風雨一日知寨狄公偕僚佐因禱於金僊氏睹是亭不覺歎息曰凡物之興廢由人苟嗣而葺之則其功易成其力易集奈何宰是邑者惟窮日之力止曰憂公不暇或廨宇敝漏弗顧寧能及此耶因諭僧雲起俾求化有緣善漢子來材力雲萃因廣其基增之版築遂搆成一閣軒楹宏敞引簷翬飛周眺雲山景益曠狄公因暇日與賓僚落成曰是閣然材木非珍儉而有制因民力而成且人之或崇一臺或浚一沼尚寓之名此獨無之可乎客有預坐者曰公言是也竊敢議其名以獻諸公曰其閣面於北長風遠來故詩曰北風其涼颸者風之貌宜目之曰涼颸閣公曰善遂揭而題之夫搆是閣者豈特獨樂其樂以助衆人嬉遊之樂然則衆人嬉遊之樂從何而至耶愚竊謂一郡一邑之長在得其人必曰號令明刑賞公不昵愉人不虐無告嗚呼號令明則下皆畏肅矣刑賞公則法無僭濫矣不昵愉

人則耶佞退藏不虐無告則冤枉澄雪其和氣之來也猶桴鼓之應則陰陽調風雨時百穀豐穰羣黎康阜孰不瞻對景物忻歡以從嬉遊之樂耶此眞民之樂而有所至也隴城寨去歲自夏徂秋穀麥告成比秦之他邑實曰登稔豈非秋公善治之所及歟孰曰民之樂無所至耶之才辱公之請辭不獲免因直書其事以誌歲月云元祐七年歲次壬申四月癸丑朔三日乙卯建隴城寨主簿兼管勾床穰堡長孫革右班殿直監秦州隴城寨酒稅張從書東頭供奉官隴城寨兵馬監押兼在城巡檢趙珣文思副使權知秦州隴城寨事輕車都尉開國侯秋誶立石

（秦安縣志涼颸閣宋元祐時建久廢有記亦久佚）

（宣統甘肅通志涼颸閣記碑在秦安縣儒學宣統元年知縣黃鏞琦覓得明倫堂側東壁臥碑拂拭洗土讀之其陰有文字乃宋元祐時知隴城寨秋公建涼颸閣記也八百年之古蹟文字僅工訖月日何門不加護惜乃以此石鋪臥碑使之湮沒耶亟謀錄之以闡幽潛）

按此記石高二尺廣三尺三十三行行二十五字首書涼颸閣記南

幽史之才撰以後則舊志所載是閣也也字爲然字豈稔爲登稔今俱改正考宋史地理志秦州所領有隴城縣床穰砦此記云康定時置隴城寨而隴城主簿兼管勾床穰堡是元祐初隴城猶爲寨床穰猶爲堡也秦州新志云麥積山有宋宣和時斷碣其文爲隴城縣新軍營第七牌蓋隴城改縣當在崇寧大觀時也床穰改砦疑亦同在是時

王母宮題名六

在涇川回山上官佖碑陰今存

郡倅李公謂將領曹伯達王保臣護戒王子儀幕府張公敏新平簿周聖和諱易閔仲孚元祐壬申八月十九日李祜晉仁侍貳車行

按此題名左行凡五行壬申者元祐七年也

成州重建學記

在成縣舊學宮今存

歲在庚午季冬彭城太守劉公臨治開府越明年春正月一日見王於廟禮也在衣冠之士莫不相顧而異即閭巷共目亦以爲鮮觀既而仰視廟貌丹青晦渝堂室摧敝俯首蹙額詢僚吏以宮牆如是之不振又何異鞠爲園蔬者耶慨然思重建之而有司以無餘緡對匠氏以無餘材告公曰出納之吝法有所守也安得有慷慨士張吾道者以濟吾志會憲使游公行部公以部刺史按一道所至以謁王廟爲先次之燕樂學宮訓誘善士存問孤老籍錄孝悌然後糾察簿領廉視廄庫莫不給羨緡以治黌舍割閑田以爲歲贍一路之士率被此賜成乃居其一焉先是彭城公既聞其風又樂其事以爲吾學校之興廢正在此舉矣既而果副所欲得錢十七萬以鳩工庀材田五百畝以歲供饘粥於是公命浚董正其役而復朱播繼日親臨督察酒食訊勞土木之費無毫末侵漁下民而人樂爲之使

故徉悉增舊址移治大門於殿前之西建齋舍於左右序凡十三間高明寬敞大抵可容百餘人公曰吾以是處吾州之豪傑亦庶幾矣面殿建小學兩齋齋之左右列廡舍貯舊積以俟歲用殿前之東有御碑亭高其基四尺餘碑置廟頌王詩也殿立於中重屋複甍展庇丈餘於是可以爲春秋釋菜行禮之地殿後重建講堂堂左右建兩庫堂後置學官位以爲學者常見宴語商角之舍位之西隅庖廚在焉皆告成於九月實元祐辛未歲也自殿之外皆新成者不侈不陋邑吏民見而榮之靡然向風爭欲爲學宮弟子甚乃閭閻闤闠之賤黷爲善之可貴而知不義之可避漸摩默化豈曰小補之哉由是學者告圖二公之丰規於殿西之祠堂千歲之後不愈於朱邑桐鄉耶故諸君一日求浚爲記浚官於學者也實於二三子居然樂此道於其間不假文學其誰爲之故紀其事如前以無失建置之始末焉元祐八年八月十八日

（成縣新志宋成州閻建學記在舊學宮殿壁間後文）

按西狹摩崖元祐八年守同谷者爲劉思道碑所謂彭城劉公也是時游師雄爲提點秦鳳路刑獄碑所謂憲使游公也

西狹頌後摩崖一

在成縣魚竅峽今存

劉思道守同谷遍遊山水之勝以元祐癸酉二月十六日到此命蒲俊從行

按癸酉即元祐八年蒲俊即作成州建學記者俊浚之誤也西峽諸宋人題名今多剝泐故未見拓本

麥積山摩崖八

在天水麥積山今存（秦州新志蔣之奇元祐十四年游麥積崖記凡存十餘字刻在山圓牛耳堂左壁上）

按宋史之奇本傳之奇字穎叔元祐末自戶部侍郎出知熙州夏人論和請畫封境之奇擿其非誠心常若敵至終之奇去夏人不敢犯塞紹聖中召爲中書舍人至元符時又知慶州此記作於元祐十四年當爲往熙州時也

甘泉寺石磬銘

在秦安甘泉寺今存（續修廣巳記秦安甘泉寺有元祐石磬銘）

麥積山摩崖九

在天水麥積山今存

紹聖乙亥閻令薛适同游（麥積山石窟志此刻在七佛閣前西柱上哲宗紹聖二年也餘字與本不符錄）

勝相塔石刻

在禮縣郭家壩今存

尚書省牒岷州長道縣壽聖院勝相塔　禮部狀准都省付下岷州奏據長道縣骨谷鎭壽聖院住持賜紫僧道永陳狀患癩疾遍身膿血院中不准安下每日祇於街市求乞酒肉至晚同一黑犬□城內坐化其身光潔端嚴白晢火化之後於燄中生紫色蝴蝶無數舍利萬□像菩薩於塔內常放毫光及出蝴蝶如蠶子大亦糞舍利不少每遇水旱及□□□重移於法堂基上別造地宮內有磚一□上有字九個太平出金天塔永明王常有毫光及紅紫蝴蝶□□□乞一塔名州司尋牒通判按驗到不虛及熙河蘭岷路第肆將張熙亦到彼□□部勘當欲依本州所乞事理施行伏乞指揮□送到熙河蘭岷路經略安撫（中缺）大中大夫右丞鄭右光祿大夫左丞鄧紹聖元年（第一級石刻在塔上中）送□君直弟之官岷州戍感共孤苦西岷難與行荒村衝曉霧野館聽寒更霜雪饒窮塞風沙足古城黯然空灑涕臨別若爲情又執手相看何忍去紛紛淚落空無數百歲浮生能幾時還是三年阻歧路趙使君直來権本鎭酒稅□□楝有詩餞行觀其詞□道美意愛敬篤誠可尙也余深嘉之亦因君直之□遂摸諸石紹聖二年二月望日梁臺俞賁謹識右侍禁監岷州骨谷鎭酒稅倉草場趙士埒立石（第二級）信佛弟子張惟政伏聞玉像者始以不二相行化於彼人皆罪業閑障莫識其眞及見涅槃方悟聖人自後復現種種蝴蝶相普化一切有情遠近信心歸依甚正惟政遂發虔心特捨淨財修塔之第四級願將布施福德上祝皇帝萬歲臣佐千秋仍願惟政闔家老幼福德增崇次及法界衆生同沾此善時紹聖元年歲次甲戌五月庚午朔六日壬寅信佛弟子張惟政記（第三級）舒孝忠自壽聖院永公重新興修與相塔發願誓修塔第五級未幾施工不幸逝去臨終遺言囑於長子元禮將所願修塔早與了畢元禮依父之旨將淨財捨於茲院今工正修完畢將此功德伏願

亡考四郎及亡妣梁氏乘斯妙果永離惡趣超昇淨土終願闔家老幼咸康紹聖二年歲次乙亥七月十五日誌施主孤子舒元禮（第五級）第六級塔記夫釋教者乃空門澄渙化通幽超之三界之口於六塵所爲佛教之至理也今者漢陽北山有聖賢現化於今一百廿餘載首先顯化爲僧居此人皆厭而惡視之遂擇地遷化衆中亦有好事者敬而焚之蕭然之中有數色蝴蝶及口散口口殖大牛變爲舍利人皆恭禮葬於口山爲一小浮圖及將所坐龕爲一羅漢安置於塔之中市人常以口香而禮待之後忽天旱全無潤澤遍諸靈宇求之無應衆中數發心欲接壇而迎羅漢告雨遂蒙悅之及迎之於壇膏澤溥足人皆轉而敬之自後衆結緣而興建爲寺院宇甚麗後靈感行沙門住持市人與主持僧共欲發心爲大塼浮圖抄掠市民聚賄作塼致滯不成後有斯院游禮僧道永萍踪數郡深知戒法於是院葺茅菴而獨處之持三時六念之法澄性戒行不動六賊靜而持念日夕歛坐而持課市民衆嘗謁之皆言行之德行可爲浮圖之創舉衆請爲之道永遂從而創之不告衆擇地而遷之及開聖骨便有雷震白氣現光百里卜日葬之夜見數蝴蝶僧尼道俗婦女共禮者數千以葬於別地修之浮圖自後有蝴蝶數十衆人皆歸禮捨之財物各占其級數革因以夢見一僧形及四尺餘面光射目在居處後園言之教化汝夫婦入捐入家蒼忙欲恭待之忽然覺次日又蝴蝶飛於佛前妻張氏發心與夫革同議可暖年費占修浮圖第六級今則爲文以石鐫之建立於塔口口於後世銘曰佛化生黎教之敦厚現异極高世中罕有歸往可人施財奔螇朝廷賜額浮圖永久鐫石爲文萬年不朽捨賄姓名列之於后發心修塔人梁革紹聖二年六月十三日建金毫杜徽之撰文又六級寶塔記免解進士尹脩撰粤若觀官勝事爰藉口口口剎良因實賚衆力非大檀越其能成乎故我石像菩薩現靈口口示塵勞運神通以破蘿積聞者見者

皆起信心或智或愚悉依正覺是以宸極賜名寶構俄峙岌岌華址巍巍巨基不有斯人孰興盛蹟此王君所以深奉其教而能成就寶塔者也然圓明實口非相之可觀故清淨法身非形之所論即心返照法譚昭然認境迷聲去之遠矣蓋念修口證之果積習者佛之因慧燈之明萬惡自破法雨纔布羣疑已亡如登高山起於口步跬步不已其高可至如爲植作起於毫毛毫毛不已其大口口菩提之果並復如是積而不倦何所不到邪而謂無修無證無果無因放之自然亦非通論口口既已學吾聖人之道而又能仰遵釋迦之法佛之與儒其名口口口而其道未始有口迹則異而其歸未始不同苟造理以深口口口明仁義者終身之原口身是爲戒行盡性者口口口之要悟口是爲禪定口本不二人皆自迷儻得諸心何有諸方口邪紹聖三年六月十口日誌（第六級）聞玉像大士者福智俱圓空有皆法常於無相之中現莫窮之境界於此有情得度者衆次重興大塔以來於惟晟家內數現蝴蝶之像惟晟與妻男議曰菩薩依幾度接引必度當來同登度誠管修第三級塔集斯勝利上祝皇王萬歲文武祿位常居六親弃有漏之因四類受無生之託紹聖元年五月一日信士張惟晟（第七級）

（禮縣志廣福塔石刻在縣南三十里大潭鎮柏林寺石刻有紹聖年號題岷州大潭長道兩縣酒稅倉場等字）

按此卽廣福塔石刻也塔距大潭甚近故舊志云在大潭題銜亦與舊志稍異蓋石刻微有剝落也拓本所編塔級亦似有誤

王公儀神道碑

在西和白石西原今存

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也天下之達德三智仁勇是也道之達者常由之路也德之達者所以行之之具也智足以知之非仁無以守也仁足以守之非勇不能行也是三者蓋常相須而成則不惑不

憂而至於無慢鑒任之有輕重行之有近遠然各責其道以盡其分故歎於中庸而謂之達德中庸鮮克久矣蓋未之見也今見於王公其責德盡分而近於達德者歟公世爲岷州長道白石人生天聖元年二月十五日己酉曾祖珪祖維嵩皆以令善稱鄉里蓋君子之富也父振尤能傾貲待士以教諸子故諸子相繼而仕於朝纍累封官至司空而列三公之貴人以爲能知義方者矣公卽司空公之第六子也幼而穎秀不爲戲弄長而嚴整望之峭直會未齔能以童子舉被召幼失怙恃傑然自立又中慶曆六年詞科調官之初掌京兆府興平縣之版籍府吏以公少而易之嘗試以隱訟公卽與奪無滯也府郡之民生產之厚薄貧富之次第久不能□□□□公定之遂得大均之法有婦人者死而不明凡欲掩瘞而公視其髮親以手捏而得巨釘人服其神明而死者可無憾蓋始見其明辨不惑勤恤物隱而無勢利之憚也自茲入仕沛發所蘊故所至有能名而薦者亦交於公上矣移河中之河西令居府城下有縑帛之失陷者長吏訊主庫吏則曰府僚上下均有貸數獨河西令不預焉衆雖忌而上官嘉之其清節又始見於河西也不惟心服於人名公亦多叩其所以爲治之術用梅公摯七人薦改著作佐郎知鳳翔府之岐山縣三府之縣皆繁邑也五陵豪俠之風習染猶在由公以柬吏愛民之故不勞而政平訟理民到於今思之其後子舍有過其邑者亦懽喜呼曰王公之子也猶周人之思愛及甘棠古人曰況其子乎其謂是矣其得民如此遷祕書丞就知渝州巴縣蠻族屢爲邊患舊每議事必嚴武備公至則一以常禮會於境上宣諭朝廷恩信夷心感服縣多大姓有杜生者擅置官刑箠撻僕隸至死而郡胥受賄不直其訟川峽風俗大率貴細無赴愬之地公先擒贓吏然後白守而推治之豪右斂迹非不畏強禦不克至是遷太常博士通判耀州賜緋衣銀魚州有白渠歲起利夫以治之且盜水爭競或擲瓦礫以害邑官或至殺傷以起大獄公董役其衆省丁萬計而後無水訟英宗皇帝入繼大統舊勞於外作其卽位庶政勵精選用公爲御史推直官委決留獄多稱明允加屯田都官皆外郎也神廟登極再加職方員外郎遷屯田郎中謀殺從按問自阿雲謀夫始會公首當詳定則曰法無許從之文出知商州州居山百貨叢委往時爲吏者或多牟漁于下且圭田無藝公則一切蠲減之官吏亦縮手不敢取自邑至郡皆興學校轉都官郎中求領南都之御史臺改除知池州轉職方郎中知興元府會瀘南用師愼選守臣適以公知資州兼梓夔兩路兵馬事止造舟之役以息民力供饋不乏而下不知擾去有遺愛咸願建碑以記在民之德先是兵馬事委武臣以公之至迺復帶知遂州遷朝議大夫賜佩服金紫封清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室今上卽位加中散大夫除知涇州用大臣薦改除夔路轉運使施州幸則殺降累勳不就詔公按之得其情復疏以有邊功乞薄其罪朝廷從之繼請便郡得鳳翔府制撥繁劇庭無留訟加左中散大夫上柱國還朝除知邠州未幾又移知涇州方議道帥遽以告老聞命未下而以元祐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甲子終於官舍享年七十一九年三月十三日甲申葬於白石之西原從先司空之兆禮也先娶李氏觀察使士衡之猶子贈金城郡君次娶劉氏工部尚書渙之子贈和義郡君次娶李氏中散大夫舜卿之子今封隴西郡君男子七人嘉禮雄州防禦判官嘉謨通直郎嘉猷宣德郎嘉錫太廟齋郎嘉問嘉言嘉瑞皆假承事郎女子四人長適承議郎司馬元次適進士黃本道次適內殿承制姚宏次適蘄州法曹李敏思孫男八人儔假承務郎禱壽宗壽知常三倘幼孫女十人長適主簿張澹餘皆在室惟王氏世爲王者子孫之後其姓最著散之天下而公家世以貲高於西方惟西方之強稟金氣之義人多尚武而公家伯仲以文顯於朝廷非積行之後曷以善衍盛大至公而顯耀門戶如此其光實公識明

而濟之以學性厚而充之以仁忠於國而孝於家利於人而愛於物其持身也以儉其行己也以恭其勤足以幹事其清足以厲俗見義可爲也則有不奪之志臨事而懼也則有不懈之心然且不競不絿孤直少與雖服賜三易勳業燦然莫非按資循格而恬無獵等之榮故盤桓郡寄一爲路使而已復請庵無力小任重之虞有器博近用之歎此又樂天知命難進易退之高風也所以夙夜在公施設注措者詎可一二爲公道亦見於誌銘者此不復書初公爲商州方朝廷患天下之事承平歲久有偏而不起之處主上慨然思欲振起而鼎新之廼尊用儒術曠然大變首差役之議推散斂之術使者相望交於道路責在郡縣專奉新法公於是時不比不異敎偏補斂歸於中道而已森亦方以屬邑主簿事公而屢委之以斂邑之法故一薦之又薦之實受知於門下者爲最厚暨公捐涇州之館舍其諸孤以書抵余曰先子平生事業君知之爲詳不孝無以答昊天罔假忱詞以垂不朽余既復書以慰且勉之曰古人云孝子之親沒當求仁者之粟以祀之夫祀時思也倘求粟於仁者況顯揚先烈刻之堅石不求諸當時聞人則何以昭示前烈取信後世重爲先府君羞敢以固辭又書見諉且遣其昆弟以來曰當世前古固有名聞之士載於論譔然闡諸禮曰無善而稱之是誣也伊欲昭示先烈取信後世莫若無愧於泉下則當求知者以紀其實故禮又曰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今以雄州防禦推官郭拱狀其行事編次本末不敢以片言隻字厚誣我先子且於格傳之君豈許我乎義不獲避則應之曰諾遂序其本事表於隴而銘之曰有宋建德君子王公諱公儀字子嚴之碑銘曰惟西方之鎭兮其山曰岷惟少皡之氣兮是爲蓐辰惟金神則義兮俗多尙武惟王氏之子孫兮家聲宦文惟司空之敎兮能大其後惟上柱之生兮克材以秀第循良之效兮著見於有勇之仁無纍紱之譽兮有愷悌之在民我政兮如神我澤

兮如春道之遠兮任之宜重器之博兮止於近用爲上以德兮爲下以恩不在其身兮或在子孫岷之山兮峻極於天岷之水兮淵泉如淵豐碑道傍兮聊記歲年天淵可平兮名不愧乎永傳

（金石萃編王公儀碑銘高九尺七寸廣四尺六寸一十八行行七十四字正書篆額按王公儀世爲岷州長道白石人宋史地理志岷州屬熙河路長道縣熙寧七年自秦州來隸而無白石字[illegible][illegible]今[illegible]甘肅鞏昌府長道縣今故爲禮縣屬秦州此碑撰者王森[illegible][illegible]未[illegible]中儀無傳篆額者呂大忠字進伯大防之弟傳稱其紹聖二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此碑結銜充寶文閣待制碑刻於三年故不同也公儀亦無傳碑文稱究疑[illegible][illegible]其辨寃獄有婦人死而不明[illegible]其變得巨釘入喉其神明死者無[illegible]此一事差足採也碑書臣字偶小其字旁注類見十此又叙其生年月日及女子之嫁者詳具然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碑銘亦時考又諱字不書文內時於叙末銘一則爲銘曰有宋建德君子王公諱公儀字子嚴之碑此例亦爲他碑所無）

按此碑在西和西山題銜爲宋故左中散大夫知涇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柱國清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王公神道碑銘并序員外郎提舉利州路常平等事飛騎尉借緋王森撰朝奉大夫都大管勾成都府利州陝西等路茶事兼提舉陝西等路買馬公事權管勾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總管司并秦州公事上輕車都尉借紫宋構書朝奉大夫充寶文閣待制涇原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渭州軍州事及管內勸農使上柱國壽張縣開國男食邑三千戶賜紫金魚袋呂大忠篆蓋碑末爲紹聖三年歲次丙子五月庚寅朔十二日辛丑建天水王厚鐫石碑文作於紹聖故其敍公儀知商州事辭頗委曲而於新法上空一格以尊時制其言不比不異敎偏補弊蓋公儀亦不附和新法者所謂首差役之議即僱役法也推散斂之術即青苗法也二法俱爲善政而當時守舊之士羣然非之至於列敍墓碑以爲懿美宜新法之不能實行行之不能得效也

董氏兄弟登科詩序碑

在天水天水鎭今存

（宣統甘肅通志　董氏兄弟登科詩碑序碑在秦州天水鎭紹聖四年少保趙天佐作序作詩書凡十八人南安軍司戶參軍董澄書鐫）

柳氏家訓序碑

在天水天水鎭今存

（秦州新志　柳氏家訓序碑在天水鎭紹聖四年任澤序董澄立石）

鎖林峽摩崖

在臨洮鎖林峽今存

（狄道州志　鎖林峽在州南八十里峽上有古篆字蓋宋金時所鐫）

（新通志稿　紹聖四年摩崖在臨洮縣南鎖林峽刻於河東絕壁上縱三尺橫二尺楷書完好無缺署名爲王存王安刻）

工部祠堂記

在天水東柯谷今佚

（雍大記　東柯谷在秦州東天水縣有杜甫祠紹聖間栗亭令王知彰作祠堂記云工部棄官寓東柯谷姪佐與之居）

范仲淹祠記

在慶陽縣城今佚

（天下金石志　范仲淹祠記在慶陽府碑久剝落惟穆衍贊存）

（宋史會要　新立廟者韓琦在中山范仲淹在慶州則以政有威惠也）

按宋史穆衍本傳衍初爲華池令後從韓絳宣撫陝西又參种諤軍事自陝西轉運判官進轉運使紹聖時知慶州又知秦州此贊蓋衍在慶州所作

張從墓誌銘

在西和觀山今存

張之爲姓尚矣漢太傅良晉司空華以降勳賢軒冕歷代不乏至五季之亂遷四方世系雖不可考凡同姓者皆其後也公諱從字伯通世爲平涼人因從官遂居于岷之白石曾祖懷德祖顯父文政皆守道不仕公慨然有自立之志隨觀文王公抵熙河以武勇累立戰功得登仕路遷供備庫副飛騎尉致仕今上即位轉西京左藏庫副使初任岷州指使遷邠州管界巡檢皆職事修舉而未嘗曠敗又監岷州白石鎭次管勾熙州北關堡遷通遠軍寧遠軍皆主帥以才奏辟所至爲能吏而皆有成績公之未仕也過於困窮因以事累而遠逃能捨其少妻而肩負其老母竄於嶺表暨歸得居士籍而復求舊宅與之偕老此人之所難也常家山熟戶爲鬼章脅從者諸將皆欲誅之獨公言其非辜所活有三百餘人此公之所積也又授蜀州兵馬都監年未及於懸車告老弗往優游自得樂於田里者數年日飲市肆酣歌往來眞希夷華胥之人也凡營造佛寺修設齋供拯濟貧乏皆先於衆人由是得譽於鄉閭而以爲榮也父累贈左監門衞將軍母宿氏累贈蓬萊縣太君妻王氏封宜祿縣君一子諱先公而卒孫男一人□□□公致仕補充三班差使孫女一人許通名班殿直姚友仲公元

符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疾終白石之私第享年六十有九死之日一鄕之人無老幼皆號於前其得人也如此以當年十二月初四日葬於白石之南原其孫見託追撰銘於墓石陟亦居白石有年矣聆公之事甚熟故作斯文無隱情無愧辭爲銘曰張氏之先隱德不仕惟公之生自奮其志負母逃難復捨妻子有功於時積德於己仕享爵祿老安田里人之所難公服其事白石南原垂芳千祀

按此誌何時出土已無可考今存西和觀山東嶽廟壁間題銜爲宋故西京左藏庫副使飛騎尉致仕張公墓誌銘鄕貢進士吳陟撰岷州大潭縣尉解佚篆蓋前洋州興道縣主簿王采書而其蓋已佚考宋史鞏州初爲通遠軍所屬有寧遠砦崇寧三年改縣誌云寧遠軍必係紗誤

崆峒山經幢

在平涼崆峒山今存（據督盧日記平涼崆峒山有宋建中靖國軒轅一）

王母宮詩碑

在涇川回山今佚（嘉靖陝西通志涇州西五里王母宮內有唐崔立詩碑）

按此碑久佚而宋有河池崔立舉進士能詩工文見徽縣舊志疑陝志說宋爲唐也姑錄於此以俟考證

合水縣城隍廟碑

在合水縣城今存（合水縣志宋城隍廟碑在合水縣城崇寧時勅海晶額修廟邑人強恕撰碑文曰熙寧四年詔以合水鎮爲邑歷二十年城郭中外百廢具興又曰紹聖二年勅海晶額一日勅城隍廟及觀舊記有咸平壬寅歲今九十四年碑高三尺許石質瑩潤題曰慶州合水縣重修城隍廟記崇寧二年十月初三日勅海晶額立廟中范中龍隴西李宗固建強恕撰文剝落不可盡讀）

按宋史慶州合水縣熙寧四年始置與碑文合府志熙寧時強恕撰（慶陽府志合水城隍廟有宋碑熙寧時強恕撰文新志云正寧士紳建於唐高祖戊寅之後而復興於宋神宗辛亥之年即據此也）文爲崇寧之訛也

忠勇廟牒

在靜寧水洛城今佚

禮部狀承都省送下陝西府都轉運司奏德順軍申水洛城故劉將軍名滬有功民社自來累有靈應未經封爵乞敷奏加封爵本司保明委是詣實本部合取朝廷指揮牒奉敕宜賜忠勇廟爲額牒至准敕故牒崇寧四年閏二月二十日牒中大夫守右丞鄧口大夫守左丞何司空左僕射口

皇城使知德順軍水洛城騎都尉王碩謹上石誥

（宋史禮志王韶於熙河李憲於蘭州劉滬於水洛城各以功業建廟）

按此牒依靜寧州志錄入原石於民國初毀佚陝西府當爲陝西路之訛牒末署右丞鄧者鄧洵武也左丞何者何執中也司空左僕射即蔡京其闕文當爲蔡字宋史鄭戩尹洙兩傳天聖中戩以陝西四路都總管駐涇州靜邊寨主劉滬謀築水洛結公二城以通秦渭戩使滬與著作佐郎董士廉督其役會戩罷四路知渭州尹洙以爲前此屢困於賊皆由城多勢分奏請罷役召滬士廉歸不聽乃使裨將狄青械送德順軍獄戩力爭於朝徙洙慶州而城水洛城成而秦渭兵勢益相通接故水洛之民置祠祀滬崇寧時遂錫其廟額爲忠勇也

威遠樓銅鐘

在隴西縣城今存（語石府城內鐘樓上有宋鑄大鐘刻款帝聖萬歲重臣千秋法輪常轉時[illegible]國泰民安八大字下署大宋丙戌崇寧[illegible]）（陽文題名四行陽文不等有六宅使通遠軍事劉成朝散郎通判通遠軍事孫僎又有[illegible]）（新通志稿威遠樓銅鐘高九尺六寸上有崇寧丙戌字丙戌爲徽宗崇寧五年據志崇寧三年八月陞州升通遠軍爲鞏州以通遠[illegible]之鐘爲鞏州以遠人新之服[illegible]）

按宋史鞏州本通遠軍崇寧三年升爲州此鐘鑄於五年而題名仍以發遣通判通遠軍事列銜鐘不應誤而史文數處俱同不可解也

會寧宋鐘

在會寧縣城今佚（語石會寧縣城內有宋鐘一行部時拓得之）

按此鐘早佚惟今萬壽寺有明時巨鐘鐘文有縣始於宋靖康元年前有故城爲甘泉堡彼時學政任口盛等協集官民鑄造古鐘城廢遺堡內重萬斤洪大高厚朝夕擊扣聲馳百里正德六年總制張公口撫固原取載是衛鐘存樓空至嘉靖六年乃鑄新鐘是宋鐘久已不存語石所云拓得者疑即萬壽寺明鐘以有靖康字遂致誤耳

景雲寺賜額敕

在固原須彌山今佚（固原州志宋景雲寺敕碑在須彌山崇寧五年九月敕賜名爲景雲寺見原碑）

寺坪詩碣

在靜寧水洛城今佚（宣統甘肅通志寺坪詩碣在靜寧州咸豐初農民於水洛城南郭寺取土掘得宋崇寧時詩碣末署皇城副使涇原路□□□□知德順軍兼知水洛城事姓名剝落不可識詩曰西接邊千里重過水洛城昔年來舊地今日死生情蕭吏舊能識新街從關名肖年叨使者顧學見遺碑）

辟雍詔碑

在鎮原文廟今佚（道光鎮原志宋辟雍詔碑在文廟戟門東字剝落不可讀中有按語熙寧三舍之令並紹述神考等語其爲崇寧時碑無疑）

按宋史選舉志崇寧元年宰臣請天下州縣並置學又建辟雍於郊以處貢士而三舍考選法乃遍天下於是由州郡貢之辟雍由辟雍升之太學而學校之制益詳碑蓋立於是時惜今已佚

崇寧進香記

在正寧湫頭鎮今存（新通志稿崇寧進香記存正寧湫頭鎮宋徽宗時文）

石笋銘二

在文縣城今佚

堅正挺持久脫砂礦左右惟命所守不易藏鋒斂芒作鎮四極（又）倚天之劍露穎之錐湮沒既久拂拭者誰業鬚將軍左提右攜剪滅妖氛惟石是賚（又）方其操瘠其質厲芒刃倚天碧鳴匣外嗟口抑有此君相拂拭（文縣志石笋銘崇寧九年何彥齊記）

按文縣石笋凡有三銘一爲南甲銘已錄一爲何彥齊銘卽堅正挺持以下五十六字一爲張敬伯銘未載年月卽方其操以下二十四字疑敬伯亦宋人也

董獸碑銘

在正寧石羊坪今佚（正寧縣志宋游擊將軍董獸碑銘在縣北三里石羊坪碑銘尚在）

忠勇廟敕誥

在靜寧水洛城今佚

敕德順軍水洛城忠勇廟聰明正直有功德於民而載在祀典者法當崇異朕用褒嘉惟神作庇一方有禱輒應時其雨暘物以順序肆加廟食進亨侯封永□□□尚克歆□可特封忠烈侯大觀元年八月十六日告忠烈侯奉敕如右符到施行二十一日下

按此敕與賜忠勇廟額牒俱已佚失疑其同刻一石也

王母宮題名七

在涇川回山上官佖碑陰今存

東平傅完若缺餘杭錢熙之和仲同游大觀元年清明日

按此題名左行凡二行

王母宮題名八

在涇川回山上官佖碑陰今存

大觀戊子三月丁丑淄州張及希中同男季良謁金母祠至晚還城

按此題名左行凡三行戊子者大觀二年也

王母宮題名九

在涇川回山上官佖碑陰今存

魏國任獻民德甫謁金母祠庚寅六月五日

按此題名左行凡二行庚寅者大觀四年也

上之回詩碑

在涇川王母宮今佚（葉盛菉竹堂碑目上之回碑在涇州王母宮大觀四年八月）

上清洞題名

在文縣北今佚（涇州志上清洞在文殊閣所城北四十里石壁有人觀鐫題名見明一統志）

水泉寺詩碑

在涇川縣北今存

入門泉自見蕭瑟翠微口口口口口汭城移閱漢唐青蓮心口口口口口

偏長欲去還頭節千口口口口口

按此碑凡三行行一十四字行末五字俱泐土人以爲隋煬帝書考其文有城移閱漢唐句蓋宋碑也姑錄於此

懷戎堡碑記

在靖遠打喇赤堡今佚

崇寧元年壬午歲承朝旨築打繩川熙河帥姚雄駐兵會州應副錢糧運使與安撫統制官熙河郭祖德劉戒涇原喬松秦鳳劉德西築水泉正川二堡通古會三月初皆畢功打繩川賜名懷戎隸會州熙河第八將後年乙酉歲正月割隸涇原改第十五將將官張普統人馬東築通懷堡接涇原定戎關護道壕當年八月却隸熙河復第八將懷戎東南曰屈吳山大神山小神山皆林木森茂峯巒聳秀山澗泉流數派以法泉禪寺爲額給田五十頃歲賜撥衣西南白草原通會州北有寶積山產石炭甘鹽東北去西壽監軍一百五十里西北去馬練城八十里堡之西南百餘步有泉眼湧出泓澄甘冽止而爲湖不徒有玩賞之景民田灌溉實賴其利大觀三年己酉春廉秦主將象領之安泰自是年仲冬到官布耳目備戰守

庚寅春創贍軍圍補烽臺完城堞更築宇爲懷戎堂以延使節道衛教場建利威堂閱武習射秋閏八月與夏人分畫地界辛卯春展將聽便管轄孟夏創寶積堂因山名之仲夏就堂之北葺書屋曰鎮靜齋蓋新制擇將深沉鎮靜果敢有爲者爲將副就而名焉創堡將已十年殊無能記遠其歲久莫知始末安泰昔任運司日嘗董築事今復官此直敘其詳使後來者有所考實政和元年辛卯歲六月壬辰八日己亥巡檢柳世雄馮進監押杜謂唐昱部隊將段過趙普崔恩供備庫副使第八將兼堡事武騎尉張安泰書（靖遠縣志宋懷戎堡碑記在靖遠縣東打喇赤堡明時築堡得之土中）

按宋史地理志會州懷戎堡崇寧二年築屬秦鳳路東至涇原路分界定戎砦地分二十二里半西至本堡管下水泉堡二十里由香谷至會州共六十里南至會川城分界三十五里北至柔狼山界堠四

十里與夏國西壽監軍地對境州屬又有水泉正川二堡蓋即同時所築以通古會者惟碑文築堡在崇寧元年而志在二年碑文堡屬熙河乙酉正月割屬涇原八月却隸熙河而志屬秦鳳與碑文異至通懷堡不見史志或是暫置即廢也靖志涇原定戎訛爲涇定西壽監軍上奪西字今皆依宋志補正之

政和題名

在漳縣新寺鎮今存（漳縣志政和題名在漳縣新寺南谷灘水崖鐫石作碑狀六行有政和二字後有梁清修等于子思無邪于用譫蓋物儀口子錦四人書撰書本作至澗水崖政和丁酉歲中秋日傳務口石典列名於上鐫考又曰政和甲午歲四月口首人黃子劍子厚東寺鐫等字）

按甲午爲政和四年丁酉爲七年首行政和下亦有闕文蓋此石刻凡有先後三題名也

龍谷摩崖

在楡中龕峪峽今存（新通志稿　龕峪峽摩崖在楡中縣龕峪峽高四尺八寸廣二尺楷書高龕洞三大字署名爲知龕峪峽寨向會立石政和戊戌年立戊戌爲宋徽宗政和八年是年十一月卽改元重和此蓋十一月以前所刊者）

按宋史地理志蘭州龕谷砦元豐四年置元祐七年廢紹聖三年復修爲堡今云知龕峪峽寨與宋史異

姚貴墓碑

在隆德縣西北今佚（隆德縣志　宋德勝砦主姚貴碑泉在縣西北三十里）

按宋志德順軍領有得勝砦此作德勝疑誤王堯臣傳山外籠竿四砦弓箭手以將帥失撫怨怒劫得勝砦將姚貴閉城畔堯臣適過境上諭以禍福衆遂出降事在姚兕前而兕傳敘兕父寶弟麟二子雄古不及姚貴不知貴於兕爲何人也

姚兕墓碑

在隆德縣西北今佚（揮麈後錄　御書碑額其始見之宋次道退朝錄姚兕曰世濟忠武　隆德縣志　宋忠州防禦使姚兕碑墓在縣西北三十里）

按宋史姚兕本傳兕終於鄜延總管贈忠州防禦使墓碑所書卽其贈官也兕父寶戰死定川兕復以武功顯故曰世濟忠武也

張將軍碑

在合水縣西今佚（慶陽府志　宋張將軍碑在合水縣西四十里）

李將軍碑陰題字

在臨潭石碑溝今存

廉訪使者□□□□宣和庚子歲嘉平月望日至保順鈐□□□□□宗茂□□□□□□□□□□過古洮州□□□觀李將軍碑□□□□何幸李□□至止□□（洮州廳志　李將軍碑陰下截大字七行楷書可識者凡三十四字）

按此刻高二尺餘當全碑五分一弱字大三寸書法殊俊偉拓本較舊志少何幸下五字保順則洮州軍號也考宋史政和六年七月改諸路走馬承受爲廉訪使者宣和五年詔近者諸路廉訪官循習違越附下罔上凡邊機皆先申後奏且侵監司凌州縣而預軍旅刑獄之事復強買民物不償其值招權怙勢至與監司表裏爲惡自今猶爾必加貶竄靖康初依舊制復爲走馬承受此石刻於庚子則宣和二年也

獅子洞題名二

在成縣南今存

宣和壬寅清明日知軍州晁說之司錄事張有德司刑曹蒲贊同谷令郭造巡檢羅世永尉王世忠

按此題名在成縣獅子洞崖上凡六行行五六字至七八字舊志均未載皋蘭馬紫石知成縣拓同蔣穎叔題名相寄因據錄之

王母宮題名十

在涇川回山上官佖碑陰今存

宋京以使事至州□權守趙令儦來宣和癸卯五月十二日

按此題名左行凡五行癸卯者宣和五年也

成州龍池湫潭廟碑

在成縣西北今存

成州今治同谷距所治北十里許有池廣可度而深不可測也蓋廣袤僅踰尋丈而淵淪窅然莫有冬夏之異其深如何邦人謂神龍是居方其旴

雨粒災而敏速即無知者亦必曰神龍之居也彼董父所擾嗜慾而多欲者安得而有此面澤山之蜿蜒後叢岡之逶迤木老而竹秀雲物常異則旅人過焉敢不神而式之然惜也圖史莫之有載揆觀其遠方嬴秦時池名曰湫禮幣行焉悉投文以詛楚於時大湫之靈實與秦共爲無道也今斯名池而不名湫則醜彼功首之國而不爲之靈也於是乎王翦白起不得稱其武而韓非李斯輩又安在而智哉實吾池之蛭螾也歟或責秦之士賤且拘者當斯時果有士歟今往往有死湫據形勝徒暴其所謂詛楚文者爲人戲侮之孰若吾池今日之榮耶近在唐之中世驅西兵以禦燕寇遂弃鳳翔之西於吐蕃末隸此邦於李茂貞而西則孟知祥有焉又宜吾池之無聞焉崩也說之假守無狀悼無秊以自訟走禱下蒙神之既默與心會伏念爽有以爲神之報則以菲陋之文略志之曰不爲亂邦而出德也知時以翔智也不廣其居儉也能雲以雨仁也顧彼殘守貪令可以

類是乘美而少寬於刑書豈不幸甚若其吏也競前而不知危乾沒而不自勉崇逸福以侈麗務爲欺謾不徒避課而且求寵則亦宜神之視而心知愧矣又亦可懼也哉其廟額錫於崇寧二年新廟之役則政和五年逮宣和六年春說之再薦之文并刻於碑陰繫之銘曰下民失職頻蒙辜有仁上帝龍角趨日民無辜吏可誅其雨澤之不須臾龍恭帝命舞莫吁吏論昭格何其愚種食賤雜仁者儲帝不腹譏而肥詼龍昔在秦蟠不舒蛭起螾斯德何如我式銘之莫能審

（宣統甘肅通志　成州龍池利澤廟碑在階州屬成縣宣和六年立邑人劉毅篆額朝請大夫知成州賜紫金魚袋晁說之撰并書石[illegible]）

（漫漶文[illegible]可[illegible]識）

（成縣新志　宋成州龍池利澤廟碑在成縣西北十五里崖有湫池宋宣和中州守晁說之碑記其事）

按此碑凡二十五行行三十二字額篆龍池利澤廟碑六字前題成州龍池利澤廟碑朝請大夫知成州賜紫金魚袋晁說之撰并書邑子劉毅篆額末行刻同谷杜柔一刻字僅第三四五行末泐一二字餘俱完好晁書師平原法莊嚴重厚可以矜式後學舊志所載碑文微有訛誤今俱依拓本正之碑陰再薦之文則拓時遺漏亦可惜也

清風軒記

在成縣城內今佚

（嘉靖陝西通志　宋清風軒記在成縣舊城州治今存晁說之記云守居之東隅有軒曰清風疊嶂前後爲之屏几清風無時而不來也）

（按郡漢武都郡之所轄也有漢武都太守阿陽李翕伯都遺之碑在魚竅峽其事白民歌德惠及如清風者入本詩民而名斯軒歟）

秀石亭刻石

在漳縣石關今佚

（漳縣志　秀石亭在縣西四十五里有瀑秀石北鐫宋京兆王世房詩碣阿秀存其岡建識水龍魚即故壘下刻誌不可識尙有懷碑一）

（大字清康熙時按察使黃志璋題）

西平祠詩刻

在臨洮西坪山今存

（狄道州志　宋西平祠碑在州西西坪山萬曆三十一年京山李檣臨守狄道謂西平乃其遠祖訪之田家得石刻上有五言律詩一首）

（宋知熙州宋京所作額曰謝西王祠）

公劉廟碑

在慶陽西南今佚

（慶陽府志　公劉廟碑在府城西南八十里宋王庶撰碑今廢）

按王庶慶陽人宋史有傳初舉進士知保定縣歷通判懷德軍陝西通判鄜延經略使兼知延州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既而金人陷延州庶自劾失律罷官其後入朝累官至兵部侍郎遷尙書拜樞密副使以力詆和議七疏乞免官盡宋臣中忠願有志節人也此碑當作於宣和時故增於此

隴城縣軍牌碣

在天水麥積山今存（秦州新志　秦州麥積山有宋寶和時斷碣云隴城縣新軍營治七牌）

麥積山再葬佛舍利碣

在天水麥積山今存（秦州新志　麥積山再葬佛舍利斷碣有崇寧靖康字當是北宋故物）

（任其昌麥積山記　隋一洞外崖間嵌一斷碑文僅十餘行尚可讀大略言昔山北塔爲阿育王八萬四千寶塔之一寺僧祀於其時此塔足佛牙云宋徽宗塔下得舍利數十粒之三十本文印舍利記也君說臣論乃古於此碑下題曰秦州雄武軍隴城縣第六保此地迤西南今有名　斷碑寨而隴城縣圖下龍懷其遇矣麥積山石窟寺碑已毀湖·角今存瑞應寺佛殿中其文有六阿青王始與德號興延寺至孔宋乾德泗年升二千年夾又云昔西隅大統元年再修隋開皇與寺字又至隋文帝仁壽六戶寫修嚴窟勅葬舍利塔此寶塔賜淨念寺藏大中二年有先師遇龍大師聲口聖跡建精靈龍乾德四年一百二十年及賜靈芝一百一本其年二月遇山花卉盛開融皇祐二年一百二十八年又元符元年災大聲啟寺字於邊中清國元年寺主僧智洲等再建寶塔又崇寧口年畫靈芝三十本中闕至靖康元年下闕碑中可讀之文均爲石窟珍貴史料當爲靖康時再葬舍利所立任士言農崖間斷碣詩即指此也）

隴右金石錄卷三終

隴右金石錄卷四

臨洮　張　維　鴻汀　纂次

宋飛龍峽題名一

在成縣南今存

提點刑獄夷門辛彥宗仲文轉運判官河陽李唐孺安國河東葛觀唐彥郡太守丹陽蘇坦公易建炎三年己酉秋七月十有六日同至

（武階志　辛彥宗飛龍峽題名正書摩石刻字大四寸六分在成縣南五里峽中）

（[illegible]石　南渡以後長淮大河以北無復片石幸隴蜀接壤處爲州圖犬牙故階成之間及成州等城尚有宋刻）

按此題名凡八行每行七字今俱完好惟十有六日舊作八日以拓本改之自建炎二年金人陷秦州經略使李復降金人又數犯熙河涇原至三年冬張浚宣撫川陝治兵興元十二月始至秦州是年宋有苗劉之亂金騎恐陵江左高宗倉皇避地幾不復振彥宗等題名

之日正張浚未至西事方艱時也惜諸人事蹟俱於史乘無考耳

仇池碑記

在成縣西北今存

自兩儀肇判混氣既分融而爲川凝結而爲山岡岳別九州奠高山大川積石龍門彭蠡震澤砥柱析城太華衡山之名著故名山大川載於記籍班班可考仇池福地本名圉山開山謂之仇夷上有池古號仇池當戰國時漢白馬氐所居晉係胡羌唐籍成州逮我宋朝隸同谷背蜀面秦以其峭絕險固襟武都帶西康相結茅儲粟以爲形勝鎮戎之地觀其上上下石屹然特起界於蒼洛二谷之間有首有尾其形如龜丹岩四面壁立萬仞天然樓櫓二十四隘路若羊腸三十六盤周圍九千四十步高七里有奇東西二門泉九十九地百頃農夫野老耕耘其間雲舒霧慘常籠山腰朝暉夕陰氣象萬千當其上翠谷環翠流泉交灌集而成池廣陰數畝此

世傳仇池之盛且神魚聞於上古騏麟瑞於近世有長江窮谷以爲襟帶有翠峯翠旋以爲黼藻雖無瓊臺珠閣流水桃花其雄峻之狀壯麗之觀即四明天台青城崆峒亦未過此非輕世傲物餐霞茹芝者似莫能宅之宜少陵詠送老之詩坡仙懷請往之夢由是此山增重小有天一點空明始聞天下名公巨卿冠蓋相望爭訪古人陳迹然一山之中古廟獨存榜曰昔楊將軍惜無碑碣莫可稽考咸以爲闕典紹興五祀曹公居實官於此廟宇圮壞公爲鼎新復起白雲亭重搆招提繪蘇杜二大老像刻詩於琬琰昭示將來遂成好事翹楚者屬予以紀之予嘗探討往牒觀通鑑於漢晉南北諸史參考仇池歷代事跡見公始末乃知公姓楊諱難敵稱氏王諱茂搜者乃公之考右賢王諱堅頭者乃公之弟晉元帝永昌元年趙主劉曜親征仇池公拒之弗勝遂退保仇池會軍痢疫曜亦寢疾懼公躡其後乃遣使說公封公持節侍中假黃鉞都督秦梁二州隴上諸軍武都

王大寧咸和間執田崧擒李稚抗衡前趙控制後蜀鼎峙三國雄霸一隅一時英傑也至咸和九年卒其嗣立厥後移帝永和三年楊初拜仇池公曰國曰安曰世曰盛皆繼爲仇池公南北之際如玄如難當如保熾文德以降家世其地不可縷舉然楊氏之衆唯難敵始大則此廟宇或爲難敵建乎予跧伏於下身歷目擊親見其詳數其實以紀之並取唐宋二公詩以爲仇池光華冀千百年後考信於今者亦猶今之考信於古也歟

（宣統甘肅通志仇池碑記存成縣撰人失名紹興甲寅上巳日宣教郎曾居實立石）

忠烈吳公祠記

在徽縣仙人關今存

仙人關古用武之城北控吐蕃東連岐雍西通蜀沔忠烈吳公玠守此以備敵西土之人得安且樂者咸公所賜也德厚惠深若爲祠以報不亦可乎於是建祠三楹請權宣撫使寶文閣學士胡世將以記世將曰昔東漢張奐破南匈奴而漢室以安未聞郡邑以祠之者既爲武威太守百姓以其平均賦斂訓讀義方以止殺子之俗民乃爲奐立生祠夫安天下之孰與安一郡之功止邊境之殺孰與止一子之殺然而天下忘其功而失其所事一郡思其德而恭其所祠其故何哉大抵存社稷者天子有不能忘故鼎彝之所銘竹帛之所書太常之所記雲臺之所繪者皆其所以旌其功也至於德及生靈而民心之所愛慕者必生立其祠蓋祠所以慰其私爾公之生祠民建於此是亦武威之祠奐也雖然觀公之功在社稷則非奐之比也當日者以一旅之衆攻百倍之師所向克散公之勇冠三軍富平之役議格不行六路盡陷忠烈公收散卒保鳳翔之西和尙原敵乘勝急攻謂可談笑間破也是時軍皆烏合上下內外不相信公爲統領與諸將誓以無忘國家言出於誠人人感泣公知人皆可用遂與弟璘定計而後戰敵大敗不能返全軍幾陷後一年移屯青野原明年敵率瀚海之

師虜燕齊集秦晉之衆奮勢來攻蜀地大震忠烈主於內璘率諸將力戰以却之而蜀遂以安忠烈捐館命璘以都統出兵秦隴恢復中原而敵盛兵守秦璘公親冒矢石率衆攻之一日而破敵復會諸屯陳於剡家灣乘高擊下意氣甚盛公揮軍渡渭背水而陳衆以爲不便公曰非爾所知夜潛師畢登出其不意敵已驚視是時武軍陳列公復令匿其旗幟之物以疑之敵謂大軍在後愈亦自失既戰命發弩弓先破其騎銳然後以短兵乘之鏖戰終日敵不能支殲敵殆盡於是敵屯諸壘者咸狼狽走其民亦日望王師之至公乘勢長驅勢若破竹適與敵講好宣撫司檄諸將班師公遂振旅而還嗚呼自古守蜀或守漢中或守涪城皆棄險處內棄險則易攻處內則衆搖所以中原之兵一涉其境而國以喪未有忠烈守蜀咽喉之地而安之不危也至公則又復以所部出攻大敵而連破之敵始胆落而心驚矣夫蜀處吳之上流猿臂勢也保蜀所以保吳自興兵以來有

功社稷執與公大天子以節鉞之權賜之尊禮加寵於公其於報公至矣然全蜀之民逮生養之樂其何以報其德哉河池與敵接壤德公尤甚乃建立生祠以見其誠雖然奐之功德具於一方有事之初公之功德施於天下多事之際奐雖不可與儷公則無愧於奐也故爲記以勒其碑云

（徽縣志宋忠烈吳公祠記在北樂宋紹興十二年河池人爲宣撫吳玠吳璘建生祠胡世將有記玠墓即在祠後山麓）

（新通志稿宋忠烈吳公祠記在徽縣第四區仙人關宋胡世將撰高七尺橫四尺石又中斷字蹟罕存）

按宋史吳玠本傳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作廟於仙人關號忠烈是忠烈之廟專以祀玠而此碑則兼述璘事自以徽縣志建立玠璘生祠爲近是顧當時玠已捐館又不可云生祠疑初祀玠並兼建璘生祠或玠亦先有生祠後遂改以爲廟舊說既歧不可詳也

吳玠墓碑

在徽縣鐵山今存

紹興九年春三月開府儀同三司吳公以寢疾奏乞謝事天子惻然憂之命四川安撫制置使成都守臣世將訪善醫治疾又馳遣醫往視公以六月己巳薨於軍享年四十有七七月遺表聞上震悼輟朝二日贈公少師凡恤典悉加厚其弟璘與諸孤奉喪歸葬於德順軍水洛城北原先塋之次十一月上念公之已葬詔有司賜錢三十萬擢璘繼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以慰恤其家恩義備矣蓋自天下用兵乘輿省康吳會公以偏師起西鄙奮孤忠抑大難保川陝共百十六州以重上流之勢屏翰王室屹如長城方敵圖深侵叛臣僭竊道路阻絕公未嘗得一見天子獨其精忠上達聖主明見萬里之外謂公可屬大事當方面凡軍事不從中御而賞罰付之不疑以卒成却敵固圉之功者惟天子之明而公之忠也諸孤以行狀請銘謹序而銘之惟吳氏出泰伯之後以國爲姓自季札避位其子孫家於衛之間厥後散處四方雖譜諜遺逸不可盡攷而起守西河芮國長沙漢封廣平皆本德義倚忠勇爲世良將而公天挺英奇崛起數千載之後赫然功名與之相望迹其流風餘烈蓋有自焉公曾祖諱謙贈太子太保妣李氏永寧郡夫人祖諱冂贈太子太保妣齊氏普寧郡夫人考諱扆贈少保妣劉氏嘉國夫人自少保而上世居德順之隴干以公貴追榮三世公諱玠字晉卿少沉毅有志節善騎射知兵法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力戰有功補進義副尉稍擢隊將從討浙西賊方臘破其衆擒酋長一人及擊破河北羣盜累功轉忠訓郎權涇原第十將夏人攻懷德軍公以百餘騎突擊追北斬首級百四十有六轉秉義郎擢本路第二副將自是威名益震建炎二年金人內侵已三載矣渡河出大慶關略秦雍所過城邑輒下自鞏州至鳳翔隴右都護張嚴邀戰失利敵勢愈張謀趨涇州大將曲端拒守麻務鎮命公爲前鋒公進據青谿嶺逆擊大破之敵始有憚公意轉武義郎權涇原路兵馬都監兼知德順軍冬以本道軍復華州師入命將無殺略居民按堵轉武功大夫忠州刺史三年冬劇賊史斌寇興鳳據長安謀爲不軌公執斬之轉右武大夫四年春擢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金人謀取環慶大將婁室以兵數萬衆出麻務鎮公與戰於彭原店士殊死鬭殺傷過半敵引去而曲端劾公違節度坐降武顯大夫罷總管論者不平未幾復故官職改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鳳翔府兼權永興路經略安撫公事進復長安轉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宣撫處置司將合五路兵與金人決戰公謂宜各守要害以待其敝秋九月師次富平都統制會諸將議戰公又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何以戰宜據高阜先爲不可勝者衆曰我師數倍又前葦澤非敵騎所宜不聽既而敵驟至輿土塡淖以薄吾營軍遂大潰而五路悉陷巴蜀大震公獨將衆保散關之東和尚原積粟給兵列柵其上或謂公宜屯漢

中以安巴蜀公曰敵不破我必不敢進堅壁重兵以臨之彼懼吾躡其後保蜀之道也明年改元紹興春三月敵將沒立果率銳兵犯我期必取而後進公擊敗之拜忠州防禦使兼帥涇原夏五月沒立復會烏魯折合衆數萬使大將由階成出散關先至公與之大戰三日大敗而去沒立方攻箭筈關公復遣擊退卒不得與二將合轉明州觀察使丁嘉國憂起復尋兼陝西諸路都統制敵自破契丹以來狃於常勝至每與公戰輒敗不勝其憤冬十月元帥四太子者會諸路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水自寶雞連營三十里又壘石爲城夾澗水與官軍對拒公指授諸將選勁弓弩號駐隊番休迭射矢發如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如是三日度其困且走則爲伏於神岔以待其歸伏發敵衆大亂俘騎將羊哥孛堇及酋領三百餘人甲士五百六十人屍塡谷二十餘里獲鎧仗數萬拜鎭西節度使二年兼宣撫處置使司都統節制興文龍州敵久窺蜀必欲以奇取之三年春

其兵又盡發五路叛卒聲言東去反由商於出漢陰擣梁洋金州失守公亟率麾下倍道疾馳且調兵利閬既至適與敵遇使人以黃柑遺其帥撒离喝謂曰吳公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關凡六日敵皆敗殺傷不可勝計撒离喝怒斬其千戶孛堇數人以死犯關出官軍後公徐結陣趨西縣或曰蜀危矣公曰敵去國遠鬬而死傷大半吾方全師以制蜀何憂耶月餘敵果退加檢校少保充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四年二月敵復大入犯仙人關公豫爲壘榜曰殺金坪嚴兵以待敵據阜戰且攻壘公命將士更射又出銳兵擊其左右戰五日皆捷敵復遁去上聞之嘉歎賜以親札曰朕恨不撫卿背也是役也敵決意入蜀自其元帥以下皆盡室以來又以劉豫腹心爲四川招撫使既不得志度公終不可倖勝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復輕動矣夏四月徙鎭定國徐州陝西宣撫副使秋七月錄仙人關功進檢校少師奉寧保靜軍節度使五年春攻下秦州

六年兼營田大使徙鎭保平靜難軍公與敵對壘十載常患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歲益屯田五十萬斛又調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廣漑民田復業者數萬家朝廷嘉之每降璽書褒諭七年冬敵廢劉豫且益兵衆以爲疑公策其將去九年春和議成上以其功高復賜親札進開府儀同三司遷四川宣撫使遣內侍齎詔賜公以病甚扶掖聽命自以賞過其勞固辭優詔不許時失地既復方依綏附而疾不可爲矣公娶張氏封永寧郡夫人男五拱右武郎扶攜皆承奉郎擴揔尙幼女四人公能樂善每觀史前事可師者必書而識之左右用兵本孫吳而能知其變務遠大不求近效故能保其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視卒之休戚如己而同其甘苦故人樂爲之用既貴而自奉之約不逾平時至推以予士不少吝故家無貲而至無宅而居嗚呼雖古名將何加焉（新通志稿　吳少師所墓碑在徽縣嘉慶十四年知縣張伯魁於鐵樓山得此碑臨崖欲墜命移置建亭覆之惟字多剝落僅數行已）

（不可辨而從通志錄文中錄其全文足補徽事之闕備文敍與靜水谷動嘉與碑皆在徽縣均可與耳）（徽縣志　宋吳開府墓碑在城東鐵樓山初在城外明時拓築入城）

按此碑今多剝泐其尙存者高五尺廣約二尺有文二十一行行五十餘字以碑文考之蓋每行爲七十字其下則磨滅矣舊文亦有誤字俱依拓本改定碑文敍事多與宋史玠傳相合蓋碑與傳俱依行狀而爲之者惟建炎二年兼知德順軍傳作懷德軍遷忠州刺史傳在三年冬四年罷總管下傳有復知懷德軍句則碑前作德順疑爲鈔誤傳省兼權永興安撫公事進復長安事又不載紹興元年三月擊敗沒立兼帥涇原而神岔之役傳稱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不載俘獲事物月餘敵退下傳有玠遣兵邀敵武休關擊其後軍而碑無之仙人關戰後傳作授玠川陝宣撫副使四月復鳳秦隴三州七月拜檢校少師奉寧保定軍節度使弟璘自防禦使升定國軍承宣使

與碑俱異而高宗本紀則俱與傳同惟保定作保寧微有差誤蓋碑言歸葬水洛今墓與碑皆在徽縣者蓋玠卒於紹興九年六月是年三月和議初成金人歸陝西京西之地水洛新返首邱可歸故初議必葬故鄉列之行狀至八月金人以撻懶主和殺之世將與璘數言金人必渝盟宜先爲備明年四月金人已大舉入寇則玠之寄葬河池蓋不得已而靜寧志乃因襲碑文以爲玠墓卽在水洛似未考其時世也

西狹題名二

在成縣天井山今存

昔金人方盜至兩河及秦隴成紀在北同谷在南每爲戰場統制王公來守是邦虜更不敢犯邊蘭皐庫彥威書此備他日之覽焉

按成縣志以此刻連乾道辛卯郡守王子直題名後蘭皐卽蘭皐戍

在武都縣東唐時吐番陷階州州移治蘭皐者是也辛卯爲乾道七年是時宋金議和秦成之郊初無戰事考宋史鄭剛中傳紹興十二三年間有統制官知成州王彥程俊碑亦有兼知成州王彥彥威所指虜不敢犯者當卽其人成縣志以其姓同遂合二題名爲一實則非也今爲分錄而述證之又宋史王淮傳淳熙初番部擾邊吳挺奏庫彥威失利淮謂彥威戰歿罪之無以勸來者蓋彥威亦西邊老將也

程俊劄子石刻

在徽縣郭家埃今佚

紹興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尚書省送到禮部准都督批送下權主管鄜延經略安撫都總管公事兼知成州王彥奏准紹興十年三月十三日勅節文臣寮劄子乞詔諸路州縣長吏精加博訪察舉所部內有孝行殊異實事顯著卓然爲衆公服者各以名聞士人因可採用民庶亦表其門閭厚加賜予以旌表之奉聖旨依奏竊見中亮大夫康州防禦使權發遣熙河蘭鞏路兵馬鈐轄隴右都護右部同統制程俊孝於父母義於兄弟自幼歲父母陷於夏國號泣自致殆不能活其後嘗捐財數萬以贖父母其父母未歸日夕北向號泣祈禱飲食幾廢夏人雖夷狄亦爲感動遂歸其母邵氏既歸程俊日夕侍奉承順顏色實爲至孝又侍族兄恭謹撫諸弟友愛奉養之具必爲溫厚每遇大禮不奏蔭諸子又收養母邵氏黨百餘口服食器用與己一同緣程俊現統制軍馬謀略過人實可錄用今列程俊孝行實跡在前其程俊有別業現在本州伏望將程俊特賜擢用仍祈別賜旌表本部勘會王彥保奏程俊孝行事跡伏候朝廷指揮三月二十日奉聖旨賜旌表門閭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前批三月二十三日付禮部施行仍關合屬去處尋送法案檢准下項須至指揮公文大觀尚書禮部

令諸賜旌表門閭者俱錄勅旨帖付本家其門臺制度准勅下所屬訖於所居之前安綽楔門左右建立土臺高一丈二尺方正下廣上狹飾以白圓以赤仍植以所宜之木旌表建立牌房門閭一家照會

（徽縣志宋勅付程俊劄子碑在縣西郭家埃今存）

（新通志稿程俊劄子石刻在徽縣泥陽鎮之郭家埃清嘉慶間知縣張伯魁修縣志尚錄其全文其後碑石湮沒今光緒二十三年復出土鄉民懼石刻發見匪拓必煩而生事外之需役乃復瘞諸土中）

雞山生佛閣碑

在成縣雞頭山今存

同谷郡在秦隴之一隅地連全蜀寄於山水郡城之西南二十里許一峯屹然獨出父老相傳爲雞頭山巔有雜漢洞極深邃不得其底裏洞之左右有佛像亦不知始於何時其中有泉淵源湛淨活活然流出洞外聲滿巖谷水旱不加損益眞斯境之勝絕處也居民之好事者亦或時往以爲

游觀之所唯從義郎趙清臣篤於好善奉佛尤謹政和壬辰春屬以大旱二麥垂槁饑歉之患近在朝夕君遂同僧日日率衆詣洞禱水至誠所感越三日大雨人人歡喜無量悉心歸依比其迎返也幾數千人然山巔草莽之間尊像埋沒風雨剝蝕歲月滋久君視之惻然念念不已至政和丁酉歲迺發誓願捨財出力建日生佛閣與僧日慈惠謀寶日共爲經營閱數月而工畢閣成之三年忽一日望父母兄嫂身容皆赴峨嵋山於昔賢示現處力爲懺悔且復默禱願於吾州之雞頭山以顯靈異是年七月十四日設大會於洞前俄頃布五色圓光人所共覩雞山佛現自茲始也厥後人益信法而住持者更五六人惟善任義法證法用洪雅之徒前後相繼僅三十年次第而脩治之曰殿曰堂與夫寮舍廚庫之屬亦略具矣然非君倡之於始則安能成此一段事哉噫西方之教行於中華久矣其大率以孝慈忠信爲本濟時拯弱爲心誘人爲善恐其淪於惡道而不自知也若究其所以然而不泥於末習則可謂善學矣趙氏以孝義著名鄉里是得佛之心法者來求記於予遂爲之書其本末云紹興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金臺丁彥師記

（成縣新志　宋光祥寺佛閣碑在縣西二十里雞山寺寺左右兩龕刻佛像紹興中丁彥師碑記其事）

按此碑高四尺餘寬二尺凡二十行行三十四字額篆與碑首行俱題雞頭山下生佛閣記下爲左修職郎前岷州團練判官劉戩篆額右從政郎前階州知錄事參軍丁彥師撰文後題男時升書丹末二行爲勑賜旌表門閭從義郎趙清臣長男成州州學正穎次男武翼郎和次男穆謹□紹興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謹立石匠杜宏刊字舊志以碑在今光祥寺文中敘及禱雨應驗因目爲光祥寺禱雨碑殊與石刻違異考壬辰爲政和二年丁酉爲七年是時金阿骨打初建元立國逾年乃有海上宣和之盟越二十八年則爲彥師作記之歲宋已南渡屆已成和又八年彥師之子時升清臣之子穎和穆等始爲之書丹刻石蓋此荒山片石曾經彥師清臣兩家父子仍世經營而初立時即歷朝代滄桑矣碑文舊志失載新得拓本乃錄而存之清嘉慶時階州吳鵬翺著武階備志據所得殘碑以爲宋之同谷在今武都東之同縣壩引元和志同谷去成州上祿縣一百八十里不可以成縣當之又引宋嘉定時水患以證明州縣不同城於是同谷一縣自隋迄宋遂由犀牛江北移綸其地於江南數十里外吾著隴右方志錄曾辨證之以隋志同谷爲白石所改白石即今成縣證諸水經注確乎不移唐宋時曾否遷治不見紀載乃以吳氏未經目覩之殘碑因其有同谷字據以臆改地理未免武斷今以所得成縣碑拓證之益信吾說之非誣如成州龍池廟碑成州今治同谷及此碑同谷併在一隅城西南二十里有雞頭山即可知同谷之爲成縣

也又如飛龍峽題名有郭諡來城同谷語庫彥威西峽題名有同谷每爲戰場語馬義夫西峽題名有同谷尉爲除道語皆可與此碑參證以此知斷碣殘碑往往有裨考據若僅以臆斷行之則又時致錯訛吳氏之博聞廣識猶有疏誤況於庸庸者乎

魯公祠堂記

在文縣文昌宮今存

太守魯公牧文之三年報政有期邦之軍民樂政先期半年分貲請諸臺投牒借留未決日而朝廷已報除代矣人人咨嗟咏嘆惜其不可挽而駐也於是相率謀爲久其思而不忘者駐屯軍將任寶等就普明精舍立生祠繪公之像以啟事之且□炳文請記其事炳文爲之言曰君子欲有立於斯世惟不苟而已不苟則盡心盡心則盡物而所立卓爾不磨矣詹何之於鈞奕秋之於奕□之於□羿之於矢造父之於馭伯樂之於馬是皆

潛精於中不以萬物□吾之精比其成也實疑於神此技也尚不可以苟得推而上之政事之大亦莫不然者子產之爲國管仲之制軍孫吳之馭兵周孔之立教雖小大詳略之不同而所謂潛精於中凝神於外則未始異也故凡有苟心者平居則碌碌亡奇久之則湮淪無聞是雖欲與一技比而不可得奚暇議其大文亶居萬山中甘僻一隅犬牙西夷其地□□其民朴野魯公至不鄙夷之凡一政一事必講究根柢予其同欲而□其同病□年亢旱生物將就槁公乃約食勤分並慰蒸望甘雨即沛歲大殺饑歲之春民□公請於外臺大發廩以賑之所活以千計就食岷沾丐旁郡兩暘順敘是秋大穰民蓄谷支數年單民父老以爲未嘗有而□歸之□太守之德則其所以致挽留之勤而嚴奉事之不忘者豈勢力之所能敺哉凡以公之所立一出於不苟而民之德公一出於誠感也雖然君子之於名視之爲外物則是繪事之設亦公之所不屑也必矣雖□公之所不屑而亦民之所不能自已則繪事之存正以見父母久久不忘之思耳公諱安仁字榮陞雄州人忠孝□敏嗜義如飲食惡不義如惡臭觀其所欲立決非苟然者先是□騁□命公□步軍都候宣州觀察使伴射兩發皆破的□□□□□□□□□□□□賜金帶彤弓以旌公之鞍馬賞賚良渥然則□□□□□□□□公之持心不苟己見弧矢之妙不特立政爲然自是歸環衛備股肱推而及太尙則有所立者必多實今日爲之基

本云紹興戊寅十月閬州貢生何炳文撰

（文縣志　文州太守魯公祠堂記舊植晉明禪院院圮廢碑沒於水同治間邑庠張信淩河得是石於將台下河濱乃移植文昌宮碑多剝蝕不敢臆爲增補亦史闕疑之義）

（宣統甘肅通志　文州太守魯公祠堂記在階州額篆書宋昔紹興戊寅閬州何炳文撰舊植晉明禪院同治間邑庠張信淩河得之因植之文昌宮字跡有剝蝕書法大致完好所闕不過十分之一人稱爲魯公遺愛碑）

按此碑作碣式高二尺廣三尺許今無碑額通志云額作篆書不知何據自初出水即泐三十餘字至戊寅則紹興二十八年也

羅漢洞石佛造相

在徽縣虞關今存

（徽縣志　羅漢洞在縣南五十里虞關西山石洞幽深內排石佛甚古左右號羅漢凡百餘軀當是宋吳氏所爲又東十里有仙人關）

同谷禮殿圖碑

在成縣舊學宮今存

謹案益州都督府長史張緒修府學記云周公禮殿圖東漢獻帝時建也碑陰曰賀遂亮撰縣令顏有意書實唐高宗永徽之元年也書舊相傳皆太康中益州刺史張收書匠石者凡三翼日謁謝顧謂勳曰子與諸生作成斯宮實狀大宏麗而民力弗煩子之功多矣勳曰此使君與執事生之力勳何與焉皆合詞曰非子莫能先之乾道三年七月既望左修職郎知成州州學教授唐安王勳記並書

（成縣新志　宋同谷郡學新繪成都禮殿圖碑在舊城學宮內）

按碑文似有脫佚未得拓本姑依成志錄入

西狹題名三

在成縣天井山今存

郡守王子直遣男師雄觀碑于此乾道辛卯仲夏丁亥日記

按此題名拓本仲夏下有丁亥二字而成縣志遺之乃與庫彥威書連爲一事殊誤今爲依時分錄吾所得拓本實不連有彥威書辛卯則乾道七年也

重修眞武殿記

在西和鹽官鎮今存

鹽官重修眞武殿功畢太守王公光祖字景先謂下客米居純曰予於乾道乙酉歲捍禦敵人至此而井邑已皆焚蕩惟灰燼中略見眞君容像巍

然而坐所飾丹青不變而鮮所被之髮不壞而具存雖龜蛇之形狀亦無所損予欽仰其靈已有再修之意恨力無及適剖符來此即計度鳩工邦人聞之不約而集虞者木陶者瓦工自獻技匠自獻巧富者以財貧者以力不日而成予可作記居純辭之不獲乃言曰嘗聞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故子產論臺駘之事仲尼詳汪芒之守以祥而稱者五車踐牧野之雪以異而言者二龍流夏庭之漦神之格思理存言像之際而況眞君乃金闕應化之身容像之所在宜其顯靈之若是也前敵人叛盟意欲長驅而下蜀至此而爲官軍所敗寧知非陰護之所致耶敢不敬書乾道八年十一月望日同谷米居純記

（緣存續目記西和縣官莊有重修眞武殿記宋乾道八年十一月望日同谷米居純撰文額七作眞武像）

按此碑凡十七行末有澄州天慶觀授業道七□□一行武功大夫興州駐劄御前右軍統制軍馬知西和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邊都巡使彈壓軍馬王□□一行蓋即光祖職名而乙酉則乾道元年也

仙人龕摩崖

在成縣仙人崖今存

有宋乾道九年歲在壬辰暮春之月甘露降於成州仙崖之下野夫來告邦人聚觀咸曰太守王公蒞歲政成訟無留庭盜不警野治尚寬大神人已和雨暘弗愆年穀屢稔和氣發育嘉祥並臻龜蛇見於坎宮瑞露零於仙境與漢武都守李翕所紀頗同彼以治嶮便民此以至誠格物不可無述昭示方來云前同谷令晉安王康書之公名中正字子直河州枹罕人

（成縣新志仙人崖甘露碑乾道九年同谷令晉安王康所記）

按此摩崖凡十行行十四字字大二寸許隸書成縣志所載有誤字今依拓本正之

廣化寺記

在成縣豐泉鎮今存

西康人勤生而嗇施蓋其地磽腴皆可耕絲身穀服之外蜜紙枲漆竹箭材章旁贍內郡農桑既盡其力而發貯鬻材趨時射利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者子孫皆修業而息之廩藏赤仄至累世不發惟冠昏喪葬許用之地既饒而習俗如是雖欲矯揉磨淬使之急病遜夷施一錢以濟貧賑乏且不可得而況奉佛老者乎雖然民知敦本是亦可嘉也廣化寺在封泉距治城二十里於元豐四年高氏務成剏地捐財以建門闥雄深殿廡耽耽齋庖庫庾鐘鼓魚螺無不畢具而高氏之貲中衰人皆言曰高氏未奉佛也富且彊既奉佛也困且荒佛之因果豈可信耶未幾務成之姪常擢建炎四年進士第仕至奉議郎鄉人始大感悟知貴報於天固不爽也寺始於元豐至隆興初猶未賜額遇中原亂離逕僧宗奭懷賜書避亂來此遂請於太守梅公願以廣化之額補亡自是高氏之孫德愈念前功仍像設諸佛以增廣之巍巍輪輪宏敞煥麗一日德來請曰吾祖於是寺念之深矣而八十七年之後始有名稱若有數焉願託令辭昭示來世顧予非佞佛姑爲本其土風中其可言者寵嘉之使刻示邦人其有激也乾道九年中秋日

（宣統甘肅通志廣化寺記在成縣乾道九年立額篆書左從政郎成州州學教授蕭舜舉記進士張掄書丹）

按此碑凡十七行行二十六字成縣志有誤字增句今依拓本正之

孝宗御書碑

在武都五顯廟今佚

（階州志州城西北五顯廟有玉泉閣閣後有宋孝宗御書碑）

田公翀虎碑

在武都柳林鎮今存

淳熙二年七月詔以臨洮田公守武階三年七月以最聞降（一行）口口口寵公治無害者一日民奮言羣虎暴州東之三十里晝夜圍不口口（二行）口公日民害乃出人事所不及吾政愧矣狡獸不足孚於人亦殺之而已口（三行）口軍馬楊彥雄覘在亡則乳虎踞穴居三子並四山行公卽馳馬從卒十數人（四行）口口口躍口伺間方不知所爲而公從卒兩兩與四虎遻矣男女老幼讙譟（五行）口口助以猗鼓喜氣如蒸翌日披剝口口口皮斑斑滿前與賓客置酒觀之有（六行）公笑不言良久曰孔子行三軍暴虎口口口不與也余母老不武身誓報國（七行）涓流未效巖墻猶避之敢嘗虎耶然亦口口之勇之恃在氣力之恃在智氣口（八行）定用祭奉（九行）天子命守此土與民爲安虎不深遠就口人地食狐豕以口而孕乳虓口口（十行）親之如身仇欲必得不知其爲虎也我直氣勝之以勇奮無懼方無懼口口（十一行）生之且以力與虎一虎雖孟賁不能也今兼四能之乎凡凶暴者皆當以口（十二行）口而以其力斃吾視其宍窃然則柵石錮其門且擊且刺尸三子以怒之口（十三行）谷震動望者風靡吾徐徐強弩一發中其頰愈甚怒前鬭門躍而上其宍口（十四行）卒以槍挑之如口脆弱骨至四五皆寸斷而口已口其心不顧身矣逐口口（十五行）出迎面如冲馬之塵吾靜立持素定以長戈辶其口口喉血下十爪指薄口口（十六行）而不知其心繫已絕矣蓋其死用虎之力十七而用吾力十三也客文武才（十七行）口虎者乎養勇用智曾子孟軻之所以教人而所出計則吳起孫武子所以先勝（十八行）之以聖賢之教而行之以闞張之勇（十九行）天子一日震怒北單于之頭不爲虎皮肉乎請書之以揚武志而公不許口（二十行）朋戢口死亡之憂以安作息悲喜歌語口公意者逾旬不願遵口教百里口（二十一行）口口事父老之智者則又謂自公來凡所以愛我安我者不一而惠我者口口（二十二行）口虎口亦不一願因公以識之故口口其書而刻石置惠覺寺公名世雄口（二十三行）虎以十一月二十有二日其地口口山距寺二里云十二月六日從政郎口（二十四行）口普慈杜定記並書文林郎口口口口事參軍普慈唐舜恩題額（二十五行）

（緣督廬日記柳林有刺虎碑二一行書額分書陽文題階州太守田公刺虎記首行二年上紀年泐後題十二月十六日從政郎階州州學教授普慈口定記仕書舜恩題額均前一碑額之則紀年所闕兩字乃淳熙也）

按此碑今存者高三尺餘其下多有蝕落卽如階州州學教授數字今亦不存蓋每行下缺三四字不等廣約三尺尚無剝泐文首淳熙二字猶可識別其末爲十二月六日非十六日也碑額高廣各尺有五寸

刺虎碑陰

在武都柳林鎭今存

舜恩奔走麾下竊見吾恩公撫摩邊民之餘口勵兵卒騎射食頃不置每志報國氣勃勃欲吞中原今志刺虎事極壯偉舜恩激昂撫掌曰公蓋因虎試兵法爾或曰此卞莊子刺虎之法歟曰非也秦嗣揮魏弋畢獲兩虎口口口使虎不交鬭獨無斃之之術乎今四虎踞穴口口口口口狄口中口口口口公際刺虎如刺夷狄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法爲親而離之怒而口口口以長戈扼其口口口法爲以治待亂以靜待動者今日之小試他日大舉之張本也雖然孫武子談兵治氣治心之說與曾子之守約孟施舍之無懼非兩法也充諸中者厚則發於外者果公涵養妙處非淺之所能測獨推見兵法鑱碑陰以俟効驗焉淳熙三年十二月念八日門生文林郎興元府錄事參軍提舉常平司主管帳司普慈唐舜恩書

（緣督廬日記刺虎碑一分書淳熙三年十二月廿八日普慈唐舜恩撰）

按此碑凡十四行行二十字字大寸餘卽前碑之陰緣督廬日記以爲別是一碑微誤

西狹題名四

在成縣天井山今存

郡守馬義夫倅呂義甫率郡文學掾王德潤客王鼎光費子淵訪古至此倅之子傚侍行同谷尉王信之先一日爲除道淳熙戊戌四月二十日

按此刻凡七行行八字字大三寸許成縣志亦未採錄今依拓本錄之戊戌則淳熙五年也

先陽山玄帝廟碑

在武都柳林鎭今存

（緣督廬日記柳林太乙宮碑無紀年僅額刻作己亥字額楷題八字曰創修先陽山玄帝廟碑題名有侯門教讀石色斑駁稍古當爲宋刻）

按淳熙六年即爲己亥未審是否即此年所立也

祥淵廟勅碑

在武都安化鎭今存

尚書省牒階州福津縣祥淵廟禮部狀陜府西路轉運司口據階州福津縣管下碑口保沙湫龍神自來著有靈應若遇水旱州縣祈禱屢獲響應未有封號廟額口口申候指揮牒奉勅宜賜祥淵廟爲額牒至准勅故牒大觀四年九月二十一日牒通議大夫守右丞鄧中大夫守左丞侯通奉大夫守右僕射特進左僕射（上段凡十三行）勅階州福津縣祥淵廟龍神朕虛乏聰明作民父母水旱之變飢溺之憂未嘗一日不關念慮明則責良吏而幽則賴於神若其有功於民寵之爵命亦不以幽明間也以爾神赫厥靈異鼓舞一方雨暘之祈應之如響宜錫侯封以光廟祀以昭示來世俾斯民祗事永永毋怠可特封惠澤侯奉勅如右牒到奉行淳熙十年九月十九日（中段凡十五行）左丞相右丞相參政師點參知政事洽給事中价中書舍人臨二十三日午時口事李德口受左司員外郎口口付吏部左丞相淮右丞相克家參知政事師點參知政事吏部尚書權禮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口吏部侍郎口告惠澤侯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口事黃口口員外郎揆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淳熙十年九月二十三日下（下段凡十一行）　武經郎權發遣金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兼管內安撫司公事臣田世雄立石（末行）一

（緣督廬日記祥淵廟勅碑一石三勅一大觀四年九月二十一日一淳熙十年九月十六日一淳熙十年九月二十二日武經郎權發遣金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兼管內安撫司公事臣田世雄立石）

按此碑高四尺六寸廣二尺四寸刻大觀淳熙二勅中下二段乃一勅分刻非二勅也額有告勅二字考宋史大觀四年尚書左右丞爲侯蒙鄧洵武守右僕射張商英左僕射則何執中也淳熙十年參政爲施師點黃洽左丞相爲王淮右丞相梁克家俱與碑合惟牒文宰輔或署姓或不署姓而告勅又僅書名蓋當時令式亦時有變易也

祥淵廟碑

在武都安化鎭今存

武階爲州倚山並江舊治北山之上而敝于水歲有遷徙之議五代時移就山口（下缺一行）矣而水患滋焉蓋白江橫其前赤沙翼其左於是作長隄以爲城之護其來久矣（二行）隄自西而東七百有七丈赤沙之限復自北而南二百四十有五丈歲役兩縣之（三行）勇軍士築而固之爲工七萬四千六口口口口口上者稍加意焉益謹其備（四行）而不爲患比年已來在位之士好名而私口口口口口口事不完決壞隄闕（五行）民受斂矣且天下之事不患於不可爲而常患口口口而不爲作之於前者（六行）久而繼之後者率多因循而弗治口口以來口口口口口口繼之者能如作之（七行）因循之病則斯民也烏有不蒙其利者哉況二口口口口口爲尤甚窮其源（八行）湯湯浩浩之勢口口　神龍口口口廟食口口口口口一方不特水（九行）廟故有號曰祥囦淳熙十年口口封　神惠澤侯已寵口之（十行）邦屬夏潦之濫口口口口

惠乃具禱于　神其應如響于（十一行）獨不爲患歲則又熟匪口之能　神相之也按之禮經則神（十二行）亘千萬世固宜赤沙舊有湫極多變異一夕徙口口口而口口所竊其（十三行）而神者矣稱念無以口口口之口來口篆其事（十四行）猗敷龍公　其德而威　神化口功（十五行）爲帝甿民　惠澤旁施　口口口封　口口口口　口口口委（十六行）嗟我階民　眛懷處思夏口昌口　口口口口　口口于隍（十七行）民用輿力　神執其口　剴闡陰陽　敺口口口　口口口口　口口爲急（十八行）歲復有秋　又荅我新揭虔妥靈（十九行）爰琢我詞　以永厥垂（二十行）朝請郎直祕閣權知階州軍州兼管內勸（二十一行）

（緣督廬日記階州安化鎮有宋祥淵廟碑文中有淳熙十今字後一行朝請郎篆秘閣權知階州軍州篆管內勸下泐）

按此碑高六尺廣三尺餘凡二十一行今存者最多一行三十一字最少者十字以下截多磨泐也文中敘淳熙加封事立碑必在其後

碑額祥淵廟碑大篆四字殊奇偉碑隸亦整俊超逸是宋碑佳品也文末有寸隸武階赤砂宣授盤順及都總帥府同知總帥守備兩行則元人所刻而其姓名與原立碑人俱佚

西狹題名五

在成縣天井山今存

漢李翕守西康黃龍白鹿嘉禾木連理同爲一時之瑞磨崖大刻至今稱之後之繼者無聞也河間卑牧自牧滙分符竹因暇日拉前郡侯田世雄元英郡別駕成繪素道策杖跋險涉水來觀昔淳熙丁未立冬紀

按此題名凡八行行十字隸書大二寸許成縣志將拉前二字改爲抵此殊誤丁未爲淳熙十四年祥淵廟勅碑田世雄職名無成州字茲云郡侯疑由金州轉成州也

西狹題名六

在成縣天井山今存

西和前進士王正嗣馮翊郭英正嗣姪芝自峽躡石沿谿觀天井耿君二碑至此因歎今日瑞芝產於郡之天水固不減黃龍嘉禾之應良二千石豈獨專美於漢耶淳熙戊申仲春四日書

按此刻與卑牧題名俱載成縣新志戊申則淳熙十五年也

獅子洞題名三

在成縣南今存

郡守卑牧郡別駕成繪拉鳳州推官晁子飛同客林循祖來游觀景迂晁先生題字拂塵而去淳熙戊申仲夏二十二日

按此題名凡七行行各七字景迂即晁說之字其題字在宣和時子飛或即說之子孫族姓也

福津縣廣嚴院記

在武都龍拽山今存

夏四月別駕呂侯行縣過福津谷至古蘭皋戍歸而語其客魏鯨曰西距郡城六十里並口東行兩山間曰福津谷岡阜聯絡若伏若起約六十里許突爲口峯蜿蜒口口口曠平夷可聚百家衆山環合拱揖先後有僧庵曰廣嚴院直峯之址竹樹蒙密殿屋崇麗傑出樹杪宜其地勢堂皇樓閣廣袤相稱像設嚴備徒侶繁集鐘鼓梵唄之音口口口時如通都口口口浮圖之居因召其主僧問起廢所因曰院故名彌陀舊廬谷（以下缺八字）始之至嘉祐中改賜今名紹興中爲漲潦齧壞無尺椽寸瓦留者普興與師道恩始相今址裒一方施金遷而新之起於紹興三十一年落成於乾道九年凡十二年爲八十口口口二爲堂二爲寮十庖廩口浴無不咸具又以餘力爲鐘鼓而縣之度弟子十有二人皆普興口爲之也其用力之難且必如此事之以難廢以不能堅忍壞者多矣如普興者不亦異歟吾儒皆

事聖人而重於尊信其道力行其說用力之難且未必浮圖氏若也可不爲之歎惜歟明日普興自狀果自狀其始末詣太守郭侯白狀又詣呂侯請焉曰侯幸辱臨於普興之廬若有意爲普興記亦以遷而新之故願卒圖之於呂侯以屬於鯨而普興亦因□□至六七反不倦遂不辭而爲之記俾有考焉

（宣統甘肅通志福津縣廣嚴院記在階州碑末數行文多磨滅不可讀淳熙十五年八月十二日從事郎就差階州州學教授魏鯨記）

（非書隸額）

按此碑在武都縣東六十里龍拽山宋時州治福津故碑云西距郡城有福津谷也

天水縣三清閣碑

在天水天水鎮今存

天水國郡也山環合而集水交流而清風淳俗厚自涼抵秦凡邑無出其

右者秀氣所鍾在西北一山勝狀爲邑之最出邑北右折百餘步據山之趾曰靈仙觀耆老傳云太上老子化胡西返而留於此因以名焉觀殿宇簡古土木不甚宏麗以仙跡所在而邑人齋祓祈禱惟是乎歸常以不加葺爲愧然通道鄰壤更來馬躪踐雖欲經理非特不暇而力且不給仰惟壽皇御極繼志述事遵高宗皇帝之訓講修信好而幸南北之民干戈不試比三十年俗阜人安道德之心亹亹加勸一旦衆而言曰釋與老久矣並立於世自象教與浮屠氏有所營繕談笑頃在處金碧炳耀耳目惟道家者本夫去羨寡慾貴□務畜居處不以爲陋而安焉欲振起若浮屠氏吾閣盍共成之遂與徒會財募工設三清聖像天顏杳邈因末易形容彷彿巍乎煥乎盛矣不可及矣像既備矣館御不嚴肅懼不足以稱乃議建閣焉謀其費費侈計其役役廣費與役仰於衆川委雲至何用弗給若侈且廣非能者宰財齊丁則紛紛無端緒而不繼其事矣衆上其狀於縣縣令廣漢張公孝友慈祥君子也從而弗疑俾邑之人相差等助資役而令呂宜程顯米存躬掌其事退謂曰區處今有序矣當尅期以落之時淳熙十五年十月也木章竹材資自山林笵金合土舍從陶冶斧斤畚鍤之工各盡其技無敢少緩越明年四月張公被帥檄去代其任者孫公□默長於政事知風土所宜胸中涇渭自分凡蒐情飾貌至者清濁立判故政未踰時人人畏愛不敢違公令宜等自公來役事未敢輒動居無何或有以昭會廟廡陋告者公款謁祠下率僚屬仍其舊而加新之知公意所向前此之役此而復作謹如初以圖厥終黃冠之流悉勸贊相公亦常臨視之百須不勞而具告成於其年之九月爲屋上下十有一楹勢㯳布翼棟桴高騫魁傑嶪大萃然孤起於城隅之上往來者去門庭之遠以帝所在焉悚然起敬心登降者雖步武之間謂天實臨之終亦無惰相夫清潔之教由斯而益熾矣既而命綽爲之記綽竊維凡與作費乎上有益於國中不

損於民下不私於己有一於此尚可書況兼有之乎今夫總山川之盛爲眞聖所居費且萬計而秋毫無所利是不私於己也合邑之人力揭琳宮之冠期年畢事而人不告勞是不損於民也笙鏞遞奏鐘鼓迭作嘹喨於煙霞之表官吏歲時薰修於此以仰祝聖天子千萬年無疆之壽是有益於國也三美俱焉不得不書

（秦州新志　天水縣新鎮三清閣碑在州南天水鎮淳熙十六年仲冬秦亭李綽記賜紫冲虛大師荀若谷立石）

（秦州志續編　三清閣址無考此碑係由天水鎮南河灣暴雨冲出）

按南宋初秦州陷於金分置南北二天水縣後南天水復歸於宋嘉泰中改爲天水軍卽今天水鎮地故此石在鎮發見紹興用兵鎮地常爲兵衝孝宗時與金和議干戈漸息碑所謂通道鄰壤戎馬躪踐壽皇講信修好比三十年俗阜人安卽指此也

祁山神廟碑

在西和屏風峽今佚

（西和縣志郭山神廟記在縣北四十里屏風峽宋郭思撰文以屏風爲郭山也）

將利縣志民坊記

在康縣北今佚

（前半缺）姚寅恭以計糴寓邑中目其事耳其言喜公於一日之力役猶不輕用民力既憫其民又獲其應以成其志也因請以志民識之東坡蘇公堂成而得雪以雪名亭成而得雨以喜雨名坊以志民名亦喜雨書也木石磚瓦丁竹之數工匠役夫之力糧食緡錢之費不擾於民又其細也故不書紹熙癸丑三月修職郎就差興州司戶叅軍兼發遣四川總領所將利事措置糴買姚寅恭記

（宣統甘肅通志姚寅恭將利縣民坊記碑在階州嘉慶間張澍壞將利故縣趾得此碑橫長丈餘高二尺許剝半漶漫字完好者寄遺勁）

按此碑舊通志題名脫志字癸丑即紹熙四年也

飛龍峽草堂詩碑

在成縣南今存

燕寢香殘日欲西來尋陳迹路逶迤江濤動蕩一何口石壁崔嵬也自奇雞犬便殊塵世事蛟龍長護老翁詩草堂倏見垂扁榜却憶身游濯錦時

按此刻凡十二行行七字後有跋云右賦龍峽草堂紹熙癸丑口口十七日郡守口都宇文子震題詩跋共泐四字行書秀整舊志從未著錄余既得其拓本亟爲錄入石刻於紹熙四年都上闕文當爲成字也

祥淵廟加封碑

在武都安化鎭今存

勅階州祥淵廟惠澤侯神江流傳徙蓋非人力所能爲也武都當三水之衝歲歲民被漲溢之害迺一夕潛徙它道若有神焉陰相之者父老請歸功于神且謂一勺之水澤及千里肆因爵秩之舊被以褒嘉之恩朕之所以報禮于神者亦厚矣其敬聽朕命俾我民世世奉祀無斁可特封惠澤昭應侯奉勅如右牒到奉行慶元四年四月十二日（上段凡十六行）右丞相銓參知政事深甫參知政事濬兼給事中及之中書舍人口口四月十六日午時口事伍口口受左司員外郎口口付吏部右丞相銓參知政事深甫參知政事濬吏部尚書及之吏部侍郎口告惠澤昭應侯奉勅如右符到奉行刑部郎中口權主事李傑令史冷允脩書令史杜杞主管院慶元四年四月十六日下（中段凡二十行）福津惠澤昭應侯加封碑承直郎判興元府觀察推官權階州錄（下段凡一行）至治之世盛德充塞格于上下山川之靈亦莫不寧故有天下者祭百神（二行）職物無疵癘蓋自三代以還至於今茲禮不廢然雩禜之祭凡有郡邑之境（三行）于天子錫之班爵名在太常廟在典禮然

後得以與祭秩苟惟不然雖能警動（四行）謂之淫祀可也昔成周定宅洛邑咸秩無文之祀東漢歲時增修羣祀以祈豐年所（五行）歲事崇羣望無所不用其至況丘陵川谷能出雲爲雨有功於民者乎階郡境有龍祠（六行）迹顯應其所由來尚矣大觀間（七行）賜廟額曰祥淵淳熙八年太守田公又上神之惠利數事奏祈封爵十年（八行）詔封惠澤侯先是郡守史公欲廣地以新社稷壇壝乃遷行祠于州面山之上口口庳陋（九行）薦禴弗繼吏往住怠忽神弗歆餉時方築隄捍水隄成輒壞居民訛言相驚僚吏以告（十行）是復還舊址載嚴像設既而役夫迄事民聽無譁神人妥定階域于豁山之間民鮮害（十一行）一無大川以通漕運夏秋之交率多霖潦白江自徼外氐羌中來匯于城下北河發源自（十二行）砂水或暴漲西南與白江合流湍悍洶湧郡郛適當其衝紹熙五年夏大水長隄橫（十三行）口守宋公憂之默禱于神夜半甚雨北河有聲如雷黎明登高望之則狂瀾遠迴而東（十四行）槩然自是

水行地中此又有非人力所能至者宋公於是用父老秀民等言以聞諸（十五行）朝且請加錫爵號以昭靈貺慶元二年太守吳公來守是邦禮神治民皆得其敍未幾（十六行）平訟理治績告成乃訪命祀之在其地者崇飭之而祥淵之廟爲先至四年（十七行）詔加封惠澤昭應侯（十八行）命下之日老稚奔迎旗旐飛舞鼓吹讙亮氣色精明歲比大稔果實嘉茂迄（十九行）疫之害郡人咸請刻諸石以示方來公命慶延考始末以紀其事辭之不獲（二十行）銘之舊有龍湫在赤砂谷口歲有禱焉輒至其所一夕疾風遷徙于茂林（二十一行）常人或一見佗日即其處而求之亦莫之見也君子以是知神之異

銘曰（二十二行）維古武都際然邊州內寧庶民外撫邊陲地險而磽高□□□（二十三行）貔虎雲屯魄倆是憂神居其間澤無不周禦災捍患千□□□（二十四行）稽人成功樂於勸穡開闓抑揚緊神之休揮斥往來□□□□（二十五行）仁聖在御歲祀時修無間遠邇罔不懷柔增秩疏封□□□□（二十六行）袞衣繡裳

端委垂旒百靈宗之於數爲優蕙肴蘭□蘋蘩□□（二十七行）桂酒椒漿簋餐服脩物固非薄誠通明幽雲旗下□風馭□□（二十八行）雨暘若時仰紘陰庥民之報祀無替春秋（二十九行）武節大夫權發遣階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沿邊都巡檢（三十行）

（緣督廬日記祥淵廟惠澤昭應侯加封碑行書下有慶元四年勑）

按此碑高五尺廣二尺八寸三十行行三十四字上勑下碑碑下多磨泐碑爲正書勑則行書緣督廬所記微誤額大楷十二字曰祥淵廟惠澤昭應侯加封之碑

萬壽山觀音祠記

在武都城西今存

紹熙三禩春二月□□□□丞郡明年夏六月北谿大雨公登城眎之大石如羣羊犇走前導洪濤隨至山立雷震長隄數十丈一瞬而盡顧謂父老曰谿之患如是烈哉父老再拜曰谿自赤砂來勢甚建瓴至城東以臥龍山障之水繇城中行祥符太守斷臥龍落岡數百步直流而南患少息矣然湍暴如此歲將觸郛而西入一旦捍護稍怠則一城生齒不葬魚腹得乎是患猶在也况隄防雖設旋葺旋決患無有終窮公曰二百年間智殫力盡要非人力所能及國有水旱壽禱於叢祠父老因指城上小峯曰此斷岡餘址所謂萬壽山者也峯巔觀音大士祠古人爲水患設歲久不治將就頹圮得賢有德者新之患或庶幾乎公曰吾任斯事也即捐俸金一新之祠之創始茫不可攷前臨北谿後俯民屋四望空闊爲一城勝絕地公於是躬自董督不閱月落成紺殿突兀危閣虛敞像塑尊嚴丹雘炳蔚榜其殿曰圓通閣曰潮音基勢雖隘不逾數武規橅裕如也邦人聳觀得未曾有越明年春公代去逮夏六月辛亥雨滂注夜半大聲作如雷霆黎明眎之北流徙而東矣自此狂瀾怒濤無復西顧一城數十萬衆遂逃

溼墊叢數百年之患一朝而去邦人懽顧曰此觀音大士之力也而公之賜也莫不贊歎作禮咸爲公壽且屬郡人士張寅識其本末併及其從流之應以致子子孫孫無窮之思也寅復之曰吾嘗涉獵佛書矣觀音大士自聞思修入圓通三昧性真湛然了無人欲故起眎天下無一物不在可閔之地於是利物之念一與上合慈願下合悲仰三十二應解脫成就十四無畏普救苦難塵塵刹刹人人物物自是皆獲濟度矣今王公以大士願力洪深慈悲利濟建是祠爲斯民計其用心仁矣乎繼自今一邦之人瞻仰致敬或能因敬生慕因慕生戒曰定曰慧由是而進圓通三昧有不難至惠我鄉人其利無邊然則是祠也豈特扞水患衞郛郭而已乎鄉父兄其念之公諱翔字子飛去年爲彭州以禱雨致疾不起其愛民之政至以身徇之云慶元五年六月朔旦從事郎前知興元府褒城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張寅記

（金石文跋尾　此碑在階州發寅撰劉叢花書金石家未有著錄今長興令邢君搨以遺余甘肅少宋刻此書法鐵似唐人尤可貴也）

（隸楷額曰記　階州萬壽山修觀音祠記慶元五年六月朔從事郎新知興元府褒城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張寶撰承議郎權發遣判）

（階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緋魚袋劉遷書并篆蓋隸法類似廣伯施在宋碑尚爲佳品可寶也）

按此碑高四尺廣二尺二十五行行三十字惟二月下空五字餘俱完好萬壽山寺今名西禪寺在武都城西門外宋知州李公璹所建

階州志云

階州城隍廟殘石

在武都縣城今存

（緣督廬日記　從階州城隍廟得殘石像一通上截己闕下截披甲佩劍不知爲何像左題借紫眉山史郎上石倩字上泐右題亥戊戌）

（十月癸亥十共存八字上下皆闕又一石題慶元五年六月初一日若管八起擇官李師正上石原爲一石兩石不可考矣）

按此當爲兩石蓋慶元五年爲己未後淳熙五年之戊戌二十一年前嘉熙二年之戊戌三十九年若爲其他戊戌則相去更遠且上石者旣有史郎李師正二人則必爲二石也

靈應泉記

在兩當城南今佚

邑境東南隅邊谷六七里地名礬水有泉曰靈應岡阜東來西向突立一峯峭壁巉巖面列神龕白楊數樹森繞其間大可合抱如七星然下有洞穴水所自出晝夜不舍淸冽可愛神實司之有禱必應俗傳爲旱澇泉其來遠矣聞之元豐間漕使董公文仲修建祠宇歲久厄於兵火今獨留題詩刻在焉厥後神之靈異見於禱雨祈嗣者如影響形聲應之不差如度量衡石使人必信紹興庚午令尹董公喬年敬神貺之明驗閔廟貌之寢廢始復一新加以邑民具列其事於臺府俾聞於朝期之錫封以達神庥後雖不果然神之所以加惠一方者則有隆而無替也乾道己丑勾龍公師說蒞宰是邑念香火不可不嚴一夕感神夢從民之請命羽衣楚大義領祠事大義旣至則傾囊橐增葺其所未備顧規模雖不能盛麗然殿閣齋館無一闕者嗣師陳久道繼之興修之念益勤抑欲大有以建立也紹熙四年秋世昌竊祿來此得聞神之有功於民歷歷可考心雖加敬之而未嘗身履其所以然者歲在甲寅三月偶因官事之暇挈眷屬以詣積之觀乞靈於神且知一念精誠以手掬水神必賜之以奇石苟惟不虔則茫無所得於是瞰香洞前信手一探而得其二三焉嗣後實諸所願因以印諸乎前聞而敬且信矣嗚呼異哉久道來乞文以爲記余未能道其詳也姑以所傳聞神驗本末之梗概與參世昌所以蒙神之庥者信然不誣故記之以照示神之靈顯佑助不可不敬者如此

（兩當縣志　靈應泉在縣南七里泉出山坳石罅中宋知縣夏與昌有碑記其石毛瑩可以擬物）

按甲寅爲紹熙五年世昌此碑蓋作於慶元時今其石久佚矣

眞武觀碑

在西和縣北今佚

（嘉靖陝西通志　宋眞武觀碑在西和縣北八十里慶元中建字剝落）

世功保蜀忠德碑

在成縣石碑寨今存

慶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殿前副都指揮使臣曦奏事殿中泣而言曰臣祖父璘際遇高宗皇帝中興陳力西陲賴國威靈克保全蜀孝宗皇帝親灑奎翰賜之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先臣挺獲事三朝備宣忠力歲在辛巳逆虜渝盟瓦亭德順至於治平東山峯城之勤頻有戰捷虜卒畏遁蜀賴以安而提兵中外世守西邊者三十餘載不幸奄棄明世五年於茲今隧碑未立懼無以宣焯前美敢百拜昧死請上感懷祖烈□□慈訓維時際會之臣思極褒表適顧謂曦曰惟汝父爲國勳臣固當有以旌寵之旣取禁暴定衆布德執義之謚旨曰武穆又親御翰墨以世功保蜀忠

德名其碑而詔臣文虎曰汝以西掖直北門其爲之銘臣拜手奉詔仰維高宗皇帝以明謨起斷大略雄材受命於天中興復古總攬文武信威百夷四方英豪以忠義奮酬功申誓帶礪山河如高祖白馬之盟孝宗皇帝以聖武聰文神謀勇智膺堯之禪付託得人內修外攘志在殄虜元勳宿將駕馭有經激節厲忠天下風動如孝宣麒閣之象太上皇帝以廣淵濬哲睿德英圖嗣纘慶基增光燕翼上策至治居安思危選將訓兵以飭邊備植模垂範砥礪方來如明帝雲臺之登公時於是或以忠勇而建勳或以智謀而廣略或以精慮而禎鑒凡所著宣可傳攸久故其克敵騁謀用繼迺父勳勞事業並耀一時非世功之大歟保境籌邊兵弭民靖惠愛仁和洽於坤維非保蜀之至歟抗誠厲衷報國衛上篤有大節侈於君親非忠德之全歟皇帝當饋以思拊髀以歎光灑奎畫揭之豐碑以一門父子之功被兩朝褒表之異际諸勳門特盛矣臣按太尉定江軍節度使累贈太師衛國公諡武穆吳公挺字仲烈德順隴干人也曾大父遂追封楚國公累贈太師大父扆追封魯國公累贈太師父璘太傅奉國軍節度使新安郡王追封信王贈太師諡武順妣王氏吳國夫人劉氏慶國夫人公信武順王第五子慶國夫人所生也王守武階日生於守舍始生日目光炯然顧瞻如成人長不好嬉弄舉止凝重王奇之曰是兒必能紹吾家勳業者就學通左氏春秋至征伐會盟究極其旨倜儻尚氣節有大志以陰補忠訓郎年十七慨然以功名奮迺從軍爲後部准備將稍遷中部第一將提振軍馬會有詔選發西兵公奉檄部送闕下高宗召對便殿問西邊形勢兵力與夫戰守之宜且及二父勳業公儀度整華言論激烈占對如響高宗驚喜顧左右曰眞名將家兒即日超授右武郎改差浙西路兵馬都監賜金帶明年扈帶禁庭復以金束帶賜之公妙年以材略辯智克世其家起至遠方一見寤合驟膺顯拔由是名聲益彰無不羨吳氏人門之盛

者旋以解帶恩轉右武大夫特差利州路兵馬鈐轄以便定省未幾易利州東路御前前軍同統制繼移西路前軍紹興三十一年虜亮渝盟盛兵濬上信武順王以四川宣撫使總三路兵討之將以公攝興州公固請曰所願自試軍前乘時以建功業王壯之即以爲中軍統制俾出師經略秦中初王師克復秦州虜大酋合喜孛堇與戰我叛將張中彥引兵欲爭據之宣撫司檄公借知文州向起深入探賊至治平寨遇虜與戰破之已而南市城賊來援戰至暮未決公际虜氣惰語向曰是可以奇取也適以裨校領所部牙兵直擣城門衆皆莫喻且懼力不敵公曰汝第往無慮事或不捷吾與若俱死衆感泣皆殊死戰公率背嵬騎盡易黃幟繞出賊後乘高衝之虜譁曰黃旗軍至矣皆錯迕縱亂進兵擊之遂大敗橫屍蔽野俘馘甚衆獲僞宣武將軍安寧斬阿烏孛董蕭千戶二級上功幕府公推功其下士益以此多公宣撫司引嫌亦乞不第賞朝廷知公異勳擢榮州刺史旋拜熙河路經略安撫使三十二年公被檄同都統制姚仲率東西兩路兵攻德順城金人左都監擁師由張義堡駐摧沙會平涼援兵亦至大酋合喜繼遣萬戶背奴孛堇等益精甲來至鳳翔與之合賊怙衆自驕仲營六盤公獨率兵趨瓦亭虜望公陣軍肅整鎧甲戈鋋耀日氣已奪號我軍曰天兵公冒矢石摧鋒陷堅士皆奮死力虜窘不支盡捨騎操短兵鬪公麾別將旁出悉奪其馬虜大奔潰我師追北蹀血三十餘里斬馘萬計軍裝器仗委棄山積及生縛千戶耶律九斤孛董他衣酋二百三十七人當是時虜幾隻輪不返公威名大震秦隴捷書聞上嘉歎再三虜懲前衂將益兵求勝悉趨德順會信武順王單騎自秦州晝夜疾馳來視師預據要爲壁力治夾河戰地處我師於利而致敵於不利也遲一日虜援兵果大至合城中兵皆集未明布滿山谷覊望不絕公先以數百騎嘗虜虜馳之不爲動徐誘虜致所治戰地賊鼓震天公率騎士乘利摧堅莫不一當

十虜折北窮蹙遁走壁翌日將出師而虜不敢動是時天大風雨雪虜幸休止而力已窮矣一夕遁去時降帥有覘者曰吾自從虜百戰未嘗見如此吳公可爲神矣德順既復市不易肆公功尤多鞏州圍久不下公以選行諸將或曰鞏城小而堅恐有備難下盍先其易者公曰人臣趨事赴功寧擇難易況去國遠歸豈問城之堅脆耶今日之事視吾旗所向即日引兵至城下按視所攻皆以西北隅陂陀可攻公曰西北雖低而土堅東南並河多沙礫善圮況以少衆分攻堅城城可得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於是盡徙攻具齊集東南隅公談笑應變創爲攻具發奇中巧自出新意不二日樓櫓俱盡且遣間其酋酋皆懷猜無固志有雷千戶者飛苛蔪降夜半率其徒數十人見公羅拜公與語明示大信示以不疑黎明城破公入城撫定人安堵如故全活不可勝計虜酋王千戶雅不與雷協以女眞千人刼萬戶斬西門而遁公諜知之先期設伏盡殲之城下以功特除正任團練使制有曰陷陣攻城何止一月而三捷酬庸錫爵殆將終歲而九遷皆書實也錄瓦亭功爲郢州防禦使六月孝宗皇帝受內禪信武順王兼陝西河東路招討宣撫使王度虜志在德順至自河池已而虜果大至合完顏悉烈等兵十餘萬列陣拒我三日有酋先引數十騎睥睨東山王遣公領精騎邀擊之虜棄曳走壁下恥不勝復盡銳索戰公麾擊自旦至晡虜大敗退入壁自守不敢輕動悍酋豁豁萬戶領兵自鳳翔來援既且率萬騎猖獗城下意自盜公語諸將曰戰以氣爲主虜遠來銳甚不持其氣而用之無餘彼竭我盈破之必矣乃假旗臥鼓士皆休息諸將請戰不答日既昃虜氣已惰令諸軍忽鳴鼓若將率兵趨其營者虜大駭亟走壁襲擊之虜又敗公將以輕兵挑虜戰以奇兵擣其虛令列陣城下調虜虜益閉守王遣公移軍築堡東山時雨雪大寒烈膚地凍不可施畚臿興燒土而攻之公躬役先士卒連夜堡成而虜兵大合極力爭之殺傷虜兵幾半本不可得遁遁去王遷秦州留公與諸將守虜自失三路形勝趨道梗難雖合喜親提河南陝西兵而屢敗屢北未嘗少得志又東山據其衝北銳實其背三路機時士馬皆我有虜日憤恨盛修攻具規古轒轀車之制作大車下塗上覆氈以四卑輪內蔽卒五十人橫錯大木叢以革中穴天井四維植竿施巨綆爲網羅矢石號憨皮袋塡隍而進自謂無以破之諸將失色公曰是特易與耳掄三大木叢以鋼鐵名曰將軍柱中道而植之車至礙不得前亟發橫石礫之車中虜皆斃虜憤甚力欲害柱摧毀百計不能壞人皆服公智巧公暴露久一日疾頗劇咸謀以公歸公聞矍然起曰吾父子受國重恩日夜思所報況堅敵在前死吾分耳敢爲身謀乎復有言者斬翌日病良愈公振軍深入介西北二虜間惟與士卒同甘苦凡故壞藩民以牛酒饋餉者悉以食下而又勞存之不輟士略無惰志上以公功績顯異拜武昌軍承宣使尋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熙河路經路安撫使依前中軍統制公春秋二十五歲戰多累勳自致高華人不以爲幸朝廷用和議西師解嚴乾道元年信武順王入覲行在所安撫司乞以公權知興州又自奏免熙河路安撫使詔特陞本軍都統制三年王西還以太傅宣威四川遣公奏事闕廷孝宗以公久事兵間多勳勞撫勞特寵又問今日所以待虜之策公敷奏詳悉志概激切至漏下十餘刻大略以爲寅戰於和益修武備無忘滅虜上深然之即日拜侍衞親軍都指揮使節制興州軍馬中道聞信武順王薨銜哀星奔毀頓骨立詔起復充金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知金州兼均房州達州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公抗章力辭優詔不允時方防秋公不敢重上是顧單騎引道即之官次且上章乞終制未幾易利州東路總管興元府駐劄復力伸前請上從之服除召爲左衞上將軍依前侍衞親軍步軍都指揮使武昌軍承宣使初時相建議置神武中軍一軍以五千人爲籍選江上諸軍子弟年十五以

上二十以下者不黥涅不隸三衙壹以屬御前上以公爲都統制統之公力陳其不可且謂不當輕變祖宗軍制上不樂公曰臣不敢愛死與其它日誤國事伏鈇鉞與今日拂聖意死均也上徐曰卿試思之爲朕條奏翌日入對選德殿公條具如前詔寢其事旋拜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公既深達戎政適大剗宿弊□將分以刊冗蠹程伎能以區惰勤嚴檢汰之條申私占之令紀明律修軍中悅服公燕見從容嘗力言兩淮地勢綿袤爲備固不一然備多則兵分兵分則勢弱此言兵者流所深講也宜擇形勢修城池儲糗糧如諸葛亮所立圍守者不過數處皆以重兵據之憑藉險阻撫背扼吭我固有以制敵虜萬一送死攻則不克越我而南又不敢我乘其弊以全力破之鮮不濟矣又密奏軍中事宜不一上皆嘉納八年武昌謀帥上以其地爲今重鎮問公欲輟卿一行可乎公即日奉命（闕八字）鎮弊百出剔垢鋤荒如治步軍司時凡冒請芻秣貿易取贏私置榷酤一切

□□發奸擿伏略無容貸悉以聞於上降詔獎諭有曰卿自膺重任更革宿弊杜絕私託竭忠盡誠又曰其益懋勉毋恤浮言上又軫念西陲謂非公莫可付者一日詔曰卿在荊鄂軍□□廉潔自持朕甚嘉之今除卿興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依前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其分朕西顧之憂又賜公宸翰曰卿廉潔自持臨事不苟屢爲軍帥涖政嚴明已降麻制除卿定江軍節度使所以表著公正率勵四方是歲淳熙改元也公奉詔感涕以爲天子知之可謂明見萬里矣至武興□□瘝弊十倍武昌窮日之力一一釐治之族屬在籍者奏徙別路避親嫌部曲嘗游禮於公者置不復問人服其公而安之西邊地控全秦平原淺阜風埃千里實騎兵用長之利信武順王時以金繒誘致疊宕諸羌使之耕牧並塞之田自是益置互市於宕昌故多得奇駿辛巳之戰西路騎兵甲天下自張松典榷牧始奏絕軍中互市聽其給撥故所得皆下駟羸耗不充公歎曰馬者兵之

用也吾寧罷去不忍一旦誤國重事即條奏利害以謂軍中市馬行之三十餘年有騎兵精強之聲而無歲額侵損之害不宜更變今軍□給□非昨時比祈許歲市匹五百匹其可振時孝宗銳精內治日遠燭微惟恐弗及旨從中出特許市七百匹西陲騎軍於是復盛簽書樞密院事沈復使蜀朝廷以公威略謀慮倚以爲重命參贊軍事公曰吾以都統制居幕府得無嫌乎累辭不獲命視事一日即還軍人以公爲知體復亦尊寵（闕九字）始武興所部五軍合選鋒一軍凡六就餉分屯綫繞以千里壁壘（闕五字）張而勢不能棉屬幕府出奏報輒彌月又伍籍將校衆寡不齊公列其事乞釐爲一軍因其將校卒乘均而析之使無相遠自邊頭至武興列五軍曰踏白曰摧鋒曰選鋒曰策選鋒曰遊奕而武興所駐爲前軍爲中軍自是而西至巴西則爲左右後軍各□□屯上易新號不費一錢不易一兵□彌旌旗先後相望轅門號令朝出而夕達矣上俞其請蓋公精思絕人慮

深畫遠皆以爲無窮計也四年公入覲中道除兼知興州仍趣詣闕既對悉以西邊便宜爲上歷言之如進人材繩貪墨繕原堡除□器□□廣營田治強盜旌死節凡此之類累至百牘上覽奏嘉歎無不行者除利州西路安撫使辭不許陛辭之日所以委注之意尤諄諄也公洊更重寄聲望益重偉然爲時虎臣及是盡領信武順王舊職人以曾武惠武穆王武康武恭方之還武興益思所以報上者皂郊堡爲蜀捍蔽距虜境三里辛巳間虜力攻□□□和好既成疆吏懼虜啓□□□弗及公於暇時密加營度爲□□□□四萬二千有畸時補治之常率戍兵趣成之合水寨爲堡者三聲勢相接又掘地得泉爲井者十有四金湯之固足以瞰秦壞而護蜀門雖李允則暗拓雄州北城不是過也文州夷數擾寨多殺掠人民朝廷時時規畫然利於□市不侚□□夷情□□畔伏不常公曰蕞爾夷不足顧□軍惟□□曲水民兵□器甲弓刀彼習熟其地且健捷便於捕逐

又其鄉邑自知捍護夷且戢矣又乞增階州階白軍二百人更戍徙之公外中威仁旁口明信夷守條歛束毋敢侵境自是邊方肅然靖又累山兩界人素悍忮無所臣口口口力口歲小不登而口口依嘯山谷間民不得寧者東口口忠政（闕六字）備之口皆擁衆立麾幟私建官稱公設方略招捕皆刺爲勝兵否則誅之故環洮岷設公威名無一人敢盜者公撙裁用度大治戎器治鐵取材日以富羨爲之殳矛戈盾弓矢甲冑韔韣麾旗至於鉦鼓氈囊毛弁跗注鈎膺之屬而屋料儲口時久積如丘山迺度地口畝於東西山之口兩口深沉有（闕六字）護典口惟謹觀者悚然歎公之志常在乎虜宿兵以來所創見也十年冬上以公整軍護塞有勞進公檢校少保時公子曦以忠謹侍天子左右至是令齎宸翰褒諭以告及金器香茶口口明口成州西和歲大饑公（闕五字）賑民口檄二州原爲備亟以（闕八字）所能論請諸朝計司發所在軍儲以口公選擇能吏指授方策分道拯救全活

隴右金石錄　宋下　三六

者不貲計十二年春丁慶國夫人憂公委節去護葬同谷詔起復上表請終喪上以近防秋優詔不允不得已還軍每對口寮曰挺不幸口失怙恃今未死口一心報國耳聞者（闕十六字）略既行之未嘗自以爲言世尤稱其忠蓋蜀有宿師諸郡士卒廩賜官糴其三之一際其費之高下給之名曰折估於是有潼川興元府興成階西和閬縣劍及其他州總一十七等之賈是時隨所屯地出入相爲乘除士亦安之歲久移屯而軍口之口不易其舊吏得高（闕十六字）無所訴公久知其弊至是爲之釐正裒多益寡立爲中制上大悅令樞府傳旨有曰茲事衆久病之議者多以爲言而未得其策今閱來奏損多益寡均使酌中上無費財下有定數非憂國卹士口能如此卽降（闕六字）皆得其平公所施（闕五字）到（闕十二字）和議久軍中自一命以上歲益凋落迺詔內外諸軍射射鐵簾許補轉官資公曰爵祿勵世之具今操強中堅較之冒矢石爭一旦之命萬不侔蠹室倖路精求寔能人不可以冒

得太上皇帝龍飛熟公口口如禮口口降御札曰卿世口忠勞任（闕十九字）卒乘[illegible]壁軍政邊防無不修飭凡所倚重如古長城它日功名之會豈惟勳在王室亦增前人之光恨無官酬卿耳旋降制授太尉加井賦眞食遣官賜告又頒御札以公忠勞稔聞克紹家世口口進口口切（闕八字）府（闕二十三字）積不治公曰葺[illegible]壞級斷姻雖督之無益也迺大裒工飭材悉創新之朝廷方命公下諸郡督治卽上奏分給之六州無苛擾之煩而武備以飭詔以璽書褒諭公馭軍雖嚴紀律不可犯獨察其有口馭（闕八字）貧窶（闕五字）惻然爲（闕十九字）降諸軍時其緩急假貸之毋得取贏上從之於是富民不敢以重息要士卒矣軍中賴之興爲郡介嘉陵大江江納東北谷二水紹熙二年秋七月霖雨江大溢湍怒洶湧合二谷水匯爲一夜漏半水注城中民廬（闕八字）分遣吏（闕三字）拯民民（闕十九字）居之水降井邑盡壞公爲置場聚材瓦甓皆以紓民業定而受其價貧不能者裨之未幾而畢復舊觀先是公知

隴右金石錄　宋下　三七

水之終爲民害也作二堤西捍城東捍武庫堤成復虛水勢洄激下順政又泝溯其源委築長堤一百三十丈（闕八字）是口口口怒口而州（闕十九字）乎又民屋廬擁山蟻聚往往葺茅居之易致火公始誘民易以陶瓦又疏其衢巷之隘者亦無火災武興之民家家有公像飲食必祝焉公雖居無事日爲有事之備每念高祖用蜀以成豐功先主用之垂成輒敗（闕四字）輿不口之分也會有口口口備邊急務（闕十二字）爲言詔公同結保明來上結去官朝廷以命錫輔而公條奏其事愈悉朝廷卽日施行令倉廩相望糗糧備足蓋自公發之四年春公感疾上章丐祠甚力至夏疾寖作猶治事不少口疾革無一言及家口以六月口口薨於州口之（闕十二字）市詔聞天子震悼特贈少保賻銀絹各千錢五百萬薨之前一日口授幕客草遺表無非憂國愛君備邊養民殄殲戎虜之策以曦武貴累贈太師衛國公公天資儁異[illegible][illegible]峻整器度智謀淵深嶽峙莫（闕八字）於口口口口而獨（闕二十一字）之其將

校有以文學材術稱者皆屈己以接之小官賤吏與之均禮平居酬應端恪少怠雖席貴顯據重權公事有檄他司者必躬自裁定著名細如芒惟謹先王嘗部曲拜於庭者輒下避之及犯法亦誅治無少貸（闕三十六字）州與利除（闕九字）省絕糾率有古賢牧之行故其紀律精明號令嚴肅士有固志人無怨心足以宣國威靈申守備禦者必言西師至於困守封陲申戢冠警西南萬里雞犬相聞界之（闕十四字）著口口德順口氣己懾朝廷既從和議父子奉詔旋軍功沮垂成議者爲之深太息於斯也孝宗以英謀遠慮圖回斯世未嘗一日忘中原故歲時遣口問恩光（闕三十九字）自以事及王亦以吳氏有子矣孝宗嘗命郭昇問事於王王因奏臣第五子挺忠智可任孝宗亦嘗曰吳挺是朕千百人中親選出者則公之才可見矣屬虜守盟無以究公（闕四十字）詔之曰軍政剸弊備形奏陳每嘆究心宿慮周口又詔之曰總戎滋久罄竭忠勞師律整暇軍聲甚振又曰持已甚廉治軍有法又曰

莅政嚴明臨事不苟至謂自被選口不負拔擢（闕四十一字）間數千里而祇惕勤勞如在軒陛每入覲上所孝宗必俾侍禁中待之如家人及其去國常問賚不絕公亦感勵圖報職思其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之以孝宗尤（闕一十八字）帶者累月及歸葬過青泥坂塗淖陷脛公扶舁上下肩足皆胝路人嚮望欷歔娶李氏右武大夫輝之女令德淑行爲時閫範封永嘉郡夫人追贈衛國夫人先公二十四年歿子五人旴朝奉郎直秘閣（闕十六字）揮（闕六字）緋魚袋口知口州口已降旨爲口今亥晛從義郎閤門祗候晫成忠郎孫男一人孫女一人臣既審其事竊嘗觀諸周詩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美其子之克紹迺父也又嘗觀諸唐雅曰皇曰咨疑口口父（闕十字）山維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惟我有臣美其父之能有是子也嗚呼中興以來元勳宿將威口口風雲而依日月書竹帛而銘旂常者前後相望若迺父子濟美功業一門如周詩唐雅所云

者唯吳氏耳昔嘗以父資侍公入覲孝宗顧謂公曰卿子能鞍馬乎（闕十四字）敢不閑即召對便殿命馳射禁廷上大喜遂易武階拔寘環衛自是久侍邃近備承恩遇今又以材能智略受知天子被列嚴陛光前文人三世四朝提國兵柄是口吳氏光顯亦維我國家（闕八字）宜（下闕多字）銘曰皇矣上帝享宋之仁二百中天其命維新天曆所歸既作之君人謀咸賛又生此臣如虎嘯風如龍滃雲於赫厥宗帝王有眞明謀雄斷炎正載圻總攬文武掃靖妖氛至於功業父子一門再世保蜀三世總軍忠德茂盛人莫能倫亦惟吳氏獨勳而勤曰武順王允武且洵蹛我皇靈聲震隴岷王克有嗣忠勇不羣濟時艱難父子奮身自爲背盟渭上擾紛公獨摧堅六騎迭陳虜目黃嚇懾退縮逡我大破之暴尸如莽虜憤且恥挐兵燥曠再攻德順進兵瓦亭列陳釿釿齧然嚻嚻兩兵交鋒始且及曛我又破之縛酋斬犪夆州之圍以威東信飛符夜降如火自焚一月三捷見於褒綸孝宗受禪以

武濟文昔公勳力有禮有恩蠢蠢狂虜意不克馴來竄東山我括而吞我又破之喋血川谷虜失險要志挫莫振大作戰車如輼如輀我用拼木銅鐵縚犢挈彼軌涂輕軼亂奔虜大驚駭曰公如神我又破之返無隻輪虜卒震讋和議乃申公時振旅內外董屯至太上皇繼御帝宸亦惟禮遇錫向日勳公以忠義父訓所薰勇於爲國報時君親拒兵以律裕士於貧甘苦必同粮給必均惟水之害民墊是瀕公獨障之挈之沈淵惟歲之饑民死相因公獨全之寘之晏忻民之懷愛士樂撫循有備無患不忘宵晨宕昌馬政有路有關宅郊乘槧有城有圖雖其兵械鐵石角筋其太除戎器午彭分萬宗孝宗賜見大昕至太上皇惟訓之遵當其造朝訪問咨詢公奏方略有懷必伸宸翰之光金玉之珍三官所賚寵極縉紳致位左棘褊祿蓁蓁還奪英武孰問旻旻皇上踐祚慨思忠純稱嚀儀型流聲垂芬緊公有子王亦有孫方提禁旅牖於階軒維公垂烈世濟父勳惟公障蜀保

綏厥民曰忠曰德光於前人宣猷焯美被之堅珉奎畫昭回光麗三辰錫以節惠獨璋璽彬公遷旣往英氣懍存子孝而忠武文孔實許茲銘詞備彼西坤荷千萬年宋德沄沄

（宣統甘肅通志世功保蜀忠德碑在成縣城北二十里高一丈五尺隸文六十一行行字前銜三行後銜十行長行一百二十字大八分中多剝闕碑額篆書世功保蜀忠德之碑碑陰額篆書皇帝宸翰字大一尺四寸中書世功保蜀忠德之碑凡二行正書字大尺餘中有數會之寶璽又正書修政殿書四字寶其中嘉泰三年立中大夫守中書舍人兼國子祭酒兼直學士院兼實錄院同修撰高文虎奉敕撰朝奉大夫起居舍人兼實錄院檢討官兼權直學士院賜緋魚袋陳宗召奉敕書文粲賦兼錫詞披吳氏弟兄皆許國玠封涪王璘封信王功烈勳於世嗣子挺繼之帥蜀亦有聲忠時此碑立於嘉泰三年高文虎撰陳宗召書篆額則宸翰也先是僧正帥蜀重吳氏世將擁去之不我至紹熙三年挺更蜀帥正言於邊三將權吳氏世襲兵柄號爲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邱崈往崈建議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有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請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及挺卒邱崈使總領財賦楊輔權安撫使統制官李世廣權總其軍以殺吳氏之權令總遂亦因挺卒以聞趙汝愚曰吳氏世權蜀兵者復承襲曦爲後患汝愚是其言合辭以奏聲以興州都統制張詔代挺嗣武興軍副其殿前副都指揮使賂韓侂胄於嘉泰元年七月復爲興州都統制既至劾副都統王大節罷之更不除副帥於是兵權盡歸於曦侂胄復以曦計兼宣撫副使得節制按劾而財賦之權又總於曦其爲挺所碑即在曦帥蜀之明三年高文虎侂胄黨也曦奉教撰文抑亦不足貴乎也稱越三年而曦以反聞先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於金求封蜀王既又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於金求璽自稱蜀王在職四將王興也斷送誼功而侂胄貪結貽禍開邊不暨於諸曦僭位凡四十一日伏誅旋斷錄其妻子家屬徙嶺南宋曦父挺官爵遂削罪猶子孫出蜀存璘廟祀此碑之不仆且與幸也亦已見有宋寬大之度使觀此碑者知曦忘恩悖義自賊其家雖遂身死家戮殄不足蓋其事也錄入金石非[illegible]之忠勳借作敗壞爲亂臣賊子垂戒云隴右故封有吳公世功保蜀忠德銘宋贈太吳公名挺玠之子其碑爲一丈五尺五六千言尚未剝損者止精亦可爲吾隴韓蘄王碑此稱極製）

按此碑高丈有五尺廣五尺餘兩面刻字碑陽分三段上爲皇帝宸翰四字中爲寧宗御書世功保蜀忠德之碑八字下爲吳曦自記碑陰首行題宋故太尉定江軍節度使武功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七百戶食實封二千四百戶致仕累贈太師衛國公諡武穆吳公神道碑碑文凡七千數百字剝闕者約十之一宋史挺傳卽約此碑以成文也故嘉靖陝西通志題爲宋太師衛國公吳挺墓碑甘肅通志以爲文在碑陽語石以挺爲玠子皆誤吳曦自記前半俱泐後半尙可讀云吳之季札戰國賢人也身後之名孔聖揭之且大書延陵季子之墓適使萬萬世（字闕九）以至小臣可謂遭逢聖明之朝者矣再世碑額大君發揮卽孔聖之所書覩兩朝之心書相去有間臣之家門有此榮寵庶幾季札□天幸歟臣仰維陛下無非勉臣以爲臣爲子之大防實臣以盡忠盡孝之後効先臣報國一念屬纊猶言臣輩凡庸當懋先志是□擊跪頓首勒諸堅珉式彰上恩永光□木實此棠芴詔於營仍□□斯□戴皇宋於無極也嘉泰三年十月十七日太尉昭信軍節度使興州駐箚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諸軍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利州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順政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臣吳曦拜手稽首謹書其云再世碑

額大君發揮者卽碑文所述其祖父璘戮力西陲孝宗皇帝親灑奎翰賜之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也今挺碑幸存而璘碑已不可考矣宋史曦傳曦自紹熙元年挺卒起復濠州團練使慶元元年冬由建康軍馬都統制除知興州兼利州西路安撫使四年遷武寧軍承宣使六年遷太尉遂附韓侂胄賂陳自強得爲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利州西路安撫使光宗寧宗本紀載紹熙四年吳曦落階官起復濠州團練使帶御器械慶元六年二月以殿前副都指揮使吳曦爲昭信軍節度使十二月加吳曦太尉嘉泰元年七月以吳曦爲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紀傳互有詳略而自記職名與本紀合惟傳所云慶元元年除知興州既不見於本紀綜曦事實亦未兩除興州或爲虛授或爲錯誤不可知也吳氏治軍川口世著勳伐而挺持兵柄最久曦起復勅云蜀師十萬聽命爾家西陲晏然於今五紀其辭蓋爲

實錄及挺之殁朝士多主內除西帥收權朝廷而於挺未有嘗讇陳傳良筩子有曰關陝對壘今六十年國家以十萬貔貅付之吳氏父子三世全蜀晏然不煩西顧者吳挺之力也陛下方將召見闕庭行采薇杕杜之禮曾未及講挺復致仕故尤以爲傳聞失實屏申奏而不信豈非託重於挺愛之欲其生乎陛下之意則厚矣而非其事情也以挺之威望敵國之所窺覦則擇代不可以不謹以挺之恩信士卒之所懷感則恤終不可以不至以挺之事權海內偏重則一旦而收之又不可以不深加思慮也方今急務未有過此其持論殊爲詳至使當時擇易賢帥撫和軍民固茲藩籬則川峽諸路常可無虞惜也侂胄無謀而曦又自絕於先德雖亂邊隅紛紜之後川口兵不復爲世所重不六十年蒙兀兒之鐵騎長驅於蒸國江巴之郊曾無一人如玠璘挺之憑險血戰阻其狂鋒如和尚原仙人關蓄順軍之役

者益歎吳氏保蜀之功爲不可沒也

佛字摩崖

在漳縣新寺鎮今存

（漳縣志佛字崖鎮石存新寺南四里石色紺綠續隸書立有佛字大如斗點畫深入石闊其石石紋天然成人形狀馬前後各立一人上乘一人宛若畫圖右書遺佛洞三字下有嘉泰四年二月刊小字一行）

按南渡以後隴右之地宋僅有階成文西和四州及成紀隴西兩縣之南牟今漳縣則爲鹽川寨屬於金之鞏州新寺在鹽川之南西和之北而尙有此宋刻蓋卽宋之北境雖寥寥數字其意義乃至可紀念遺字殊不常見廣韻云與道字同道佛又不可解字書有遺字其訓爲探伺形與遺字相近若爲遺佛似較道字爲可通而亦不甚雅馴旣未目覩姑列此說以待考證

五仙洞碑記

在成縣五仙山今存

同谷以賢名者八五仙洞其一也世傳公孫氏五子嘗於此學輕舉之術往往靈蛇曝日神魚泳淵其事雖不經見然意其林樹扶輿磅礴必有如揚子雲所謂山澤之臞者居之閏八月余被檄慮囚武階因往遊焉愛其雪崖蒼古煙嵐隱翳翠篠寒松流泉飛瀑映帶左右蕭然若離塵濁有道者宗辯揖余而言曰昔吾晦庵禪師崛起關西道價甚高飛錫南遊輒闢禪林之口而奪之氣茶馬趙公太守毋公深相敬重有語錄行於世遊師門者衆矣而宗鑑實爲上首異時五仙洞敞於榛棘蒼莽中鹿豕晝遊狐狸夜嘷蹊術不通人跡罕至獨樵叟縱師斧斤買樹時肆蹂踐自鑑築路甃梯以啓山林爲之室廬安處徒衆里人屈仕顏又畢瓊洞之木章竹箇願助清供氣象蓊鬱於是五仙之勝與雞鳳爭雄繼鑑者曰宗嶽曰宗顯顯又造觀音像爲閣三間以覆之顯旣遊方乃命宗辯主歸洞之役宗辯

不量力營新嘗盡辛苦累年始克剏塔亭建重門丈室僧寮粗若備具且誘化信士從成都置大四部經歸鎮山門絲鑑迄今蓋三十餘年矣每惟開山之勤未有紀述使來者無所考信願以爲請嗣告之曰子之師晦庵余不得而見之於鑑也又無晤言之悄然嘗謂毋趙二公若銘若贊則知晦庵之爲高以其師信其徒則知鑑之爲賢自昔佛家流草衣木食宅幽而阻深蓋欲屏遠囂塵離諸染著以學苦空寂滅之道末世比邱知此者鮮鑑也侍晦庵巾瓶最久乃能於戒律陵遲之際篤志自修結茅巖洞不與物接其胸中所得必有過人者今子又增而大之藝植參差戶牖依約爐香卷經絕去俗累視前人可謂無負吾聞善學於師者不於其迹於其心談空析妄設爲問答窮究除穢化爲殊勝此皆其迹而非其心也子誠不忘鑑之勤與夫子之師所以付囑盍自其心焉者求之精進不已則晦庵一燈之傳雖與此洞相爲無窮可也辯曰唯遂書之以爲記時開禧改

兄南至日也（成縣新志　五仙洞碑記在縣西南三十里五仙山開禧元年宣教郎通判成州軍州事兼[illegible]趙善繼淸父撰并書朝奉大夫知成州軍州事袁定孝翻之明父篆額）

按此碑高二尺六寸廣二尺二寸凡二十二行行三十二字額篆五仙洞記四字書法極挺秀舊志所錄碑文脫誤數字今依拓本正之

安公祠堂記

在徽縣仙人關今存

河池春秋氏羌地也提封百里接梁洋境自漢唐迄我朝熙寧俱仍爲縣或隸武都或隸鳳州沿革靡常紹興初寇侵梁洋朝論以此邑爲蜀門戶始制宣撫大司以塞敵衝頃得僞爲開禧丙寅敵復侵西人大恐適丁卯之歲逆曦不軌焚蕩其邑僭稱僞號謀分精銳出梁洋圖全蜀爲王畿地而河池爲曦父祖世守之地入蜀關道必首遭塗炭之患人情洶洶不堪其慘安公大資宣相倡忠義誘豪者排闥誅戮迅於震霆上以寧宗社磐石之固下以息士庶塗擾之苦而吾人生命賴以保活全蜀仰戴而區區之誠莫之以報也嗚呼敵人猖獗逆曦竊據爲害甚大微安公宣相剸平僭叛則郡邑爲糜爛魚腹而庠序之樂田畝之利不可得也夫有及人之德者不可不崇有被世之勳者不可不報安公勳德格天恩惠及人吾西土之人何忍忘言築祠以報不亦宜乎僉皆忻諾遂卜地於仙人關迺公隨軍轉運駐節之處且地彙羣山羅拱衆水環遶草木森鬱爛若錦綺眞古神仙蹟也乃推鄕英以董其役爲祠三楹周以垣墻門闢之屬靡不具備煥然新一方之觀覽於是爲勝矣工既落成父老童稚爭奉香火拜瞻威儀已而士庶相慶舉酒而歌之曰山如壁兮江秀深秋錦爛兮仙人蹤祈公福壽兮愈熾榮大成四海兮慰蒼生歌舉退而銘諸石以識夫惠利之傳於無窮也公廣安人名丙字子文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四川宣撫

使宋嘉定二年三月淸明日記（徽縣志　宋安公祠堂記在吳王城北仙人關里許碑高六尺寬三尺五寸宋石勾[illegible]碑背作而字多殘缺）

孚澤廟牒

在成縣五仙山今存

尙書省牒（一行）牒奉（二行）勅宜賜孚澤廟爲額牒至準（三行）勅故牒（四行）嘉定捌年貳月日牒（四行下字稍小）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鄭正右丞相正（五行）

按此碑高五尺廣二尺餘字作行書大五寸小者三寸餘其右側有寸楷十四行行二十九字文云禮部狀准口省批下利州路轉運司狀奏照對本司昨於嘉定七年五月拾壹日據成州申據同谷縣申備據本縣鄕官保義郎楊蒞興等狀伏見本縣五仙山龍神廣有靈應事跡乞備申轉運司保奏朝廷頒降廟額州司保明是實申乞施行本司口行勘驗保明是實今開具靈應事跡一覆實得成州同谷縣口嘉靑渠一保境內有五仙山龍洞　所靈光瑞露示現非常實列仙之居神仙之宅也自古以來鄕村祈禱凡遇歲歉旱民必祈求時暘時雨應如影響兼自去冬及今春以來民間祈禱春乾得雨秋澇獲晴稔成豐熟以助美政委有功跡顯著惠利及民無不感應乞賜頒降廟額伏候勅旨後批送部勘當申尙書省本部尋行下太常寺勘當依條保奏取旨加封本寺照得今來本路轉運司已依條差官體究覆實保奏了當應得加封條法今勘當乞從建炎叁年正月陸日已降指揮合行擬封下項數內一成州同谷縣五仙山龍洞神合先擬賜廟額合行降勅伏乞省部備申口口取旨加封賜額施行由部本部今勘當欲從太常寺勘當到事理伏乞朝廷指揮施行伏候指揮碑末有五仙山住僧普敏工匠江楊德十二小字考宋史嘉定八年叅政爲鄭昭先左丞相爲史彌遠其二正字蓋即名押此

碑舊志失錄今尙完好皋蘭馬紫石拓以相寄亟錄存之惟宋史彌遠以嘉定元年爲右丞相二年轉左丞相此牒既嘉定八年所下何以仍署右丞相疑爲刻石之誤右丞相下不著其姓當是令式如此前錄廣嚴仁濟二院牒俱韓魏公爲平章事而俱繫姓銜下與此不同或以是時彌遠獨相多年遂省其姓歟

西和州築城記

在西和鳳凰山今存

（上缺）關表西州襟帶秦隴實全蜀之保障而西和最爲要衝郡初號岷治隴西自口口口口口密邇敵境移治白石鎭改曰西和朝廷以道德爲藩不專恃險也皇帝御天下二十有七年詔工部侍郎南海崔公開制閫于益昌時軍威積壞以威則忿而憾以恩則橫而肆公淸忠直方身爲律口待下以信不嚴而肅朝夕惟閫圉是咨是講睠言此邦開禧丁卯邊釁一開

流徙者屢晉曰城以域民綿二十里形勢散漫工役苟簡民無固心於是按圖度勢縮脂就堅苟利吾蜀毋憚厥費規摹既定以授利州路副都統制賈侯俊且俾郡家叶濟其事賈侯奉教令悅以使人趨役忘勞震午被檄攝守亟成厥終倚山爲墉臨谷爲塹地環十里不隘不羸爲堡三戰臺二口城門十八樓櫓四十二井泉七十八控扼得要進取退守其勢順利是役也緡錢口十餘萬皆出制閫役兵以工計凡八十萬有奇既成卽高壁築堂顏曰威遠爲異時運籌制勝之地且繪公像於其間以聳具瞻北望祁山靉雲吞吐岡巒起伏武侯之遺烈可想也西望熙洮聯亘湟中舊平經理之規猶有存者東望長安慨然感歎卷三秦以定天下漢所由興乎將士父老進而言曰築斯城將以固吾州也固吾州將以固吾蜀也斯城恃險以固耶余應曰然天固蜀以險公固蜀以德親君子遠小人則士心固除橫歛寬苛役則民心固明賞罰戢掊克則軍心固內培元氣外壯

天險五年用蜀蜀安且固其有德於蜀遠矣口口履德之基常德之固公主一爲德常久不已則築斯城也其所履之形見者耶軍民合辭曰（中缺）成績乃鑱蒼珉詔千萬世公名與之字正子嘉定十七年二月既望門生承議郎通判口门府事兼四川制置司主管機宜文字權西和州事尙書午記並書門生從議郎權（中缺）御前諸軍副都統制司職事賈俊立石

（實缺廿出通志白石鎭碑記存西和縣仍在鳳凰山僅移學宮）

按西和州故爲岷州治祐川縣紹興初祐川陷於金移州治長道之白石鎭十二年和議既成避金章宗嫌名改州爲和復以江北已有和州因加西以別之此碑則嘉定末築西和州城記也以舊爲白石鎭故通志題爲白石鎭碑記云吳曦之叛獻關外四州於金開禧二年十一月金人破西和州踰月連陷成階明年二月安丙楊巨源李好義既計誅曦遂謀乘時取關外四州於是好義言於丙曰西和乃

腹心之地西和下則三州可不戰而復願得馬步千人死士二百齎十日糧可以濟事丙從其請好義乃會民兵夾擊金人十戰至山砦高堡七日至西和力戰復其城金人遂去成州而階州亦先復碑所謂開禧丁卯邊釁流徙者此也丙又以沔州都統司舊統十軍事權太重故自吳璘至挺曦皆有尾大不掉之憂乃請分置副都統制各不相隸以前右中左後五軍隸都統司踏白摧鋒選鋒策鋒遊奕五軍隸副司詔皆從之始置沔州副都統制沔州卽興州所改興州舊兼利州西路安撫使碑所云利州路副都統制者蓋卽安丙奏置之沔州副司以分都統制事權而其後遂爲定制也

麥積山捐田碑

在天水麥積山今存

（麥積山石窟右碑在瑞應寺北經行數[illegible]中阪阜陀[illegible]崖石窟之[illegible]懸置乘險角碑鐫[illegible]中爲南宋嘉定時物文究）

（山多故寶氏修像之有云嘉定三十年二月十九日劄子據天水縣寧號山壩廟寺住持僧人明覺大師準[illegible]省劄指揮批給公據付看廟寺僧軍雄勝像寺僧狀寺日上有陳戶段寨等進本屯官將回百錄石又云小軍寨稽山瑞廟寺住持僧人師衆過狀伏觀本寺[illegible]僞名勝因軍山剛機中剛實祀一半給點千碗兒舊萬象千下萬切中有三寶文殊普賢殿從普眞民新賜無不威嚴始自東晉起跡勅賜無妥給田供贍夾六國寶修勅賜名巖寺大隋勅賜名淨念寺大唐勅賜名爲乾寺至仍大嚴元年於爲寶阿育王塔傍地產芝草三十八本壹寨州經路陶龍圖員表道上本勃改[illegible]名爲增應寺揭筆[illegible]敍非任耕掌許本寺開墳專一[illegible]祀延畫藏額揚漆奏功德疏開賜御香度緣又事神宗皇帝賞[illegible]本寺萬僧委嶺陸入內[illegible]座講[illegible]勅賜圖通[illegible]師給賜田七山田五十餘頃昨被開[illegible]費火之後於嘉定元年有忠親首頭字實強[illegible]錢鈎[illegible]擾等廟寺壇之物不[illegible]豎盡使行打勅本寺據鋼稱件計鐵一萬七百斤及本寺布糧二年兒[illegible]各舊朝罪強牧了當使本寺僧行數年無食逃外方施於嘉定二年宣修住持作屯田差諸監司喚僻大司鈞制[illegible]得承實等強取盡發山要田耕牛[illegible]委是分[illegible]合行[illegible]令[illegible]還下天水[illegible]去[illegible]劄本軍遣制[illegible]李實等止賠得[illegible]三千斤業嘉定七年四月十一日再趁安[illegible]司[illegible]訴准大使司釣制照得二寺田[illegible]並係給賜[illegible]不[illegible]作[illegible]田可下發還二寺依[illegible]作[illegible]頃至嘉定八年三月十四日准[illegible]領所[illegible]准[illegible]指揮[illegible]給及[illegible]付本寺收[illegible]又云於嘉定十一年入月二十九日再起隨軍將[illegible]使准合到[illegible]天水[illegible]遣當稱財備準奏[illegible]部[illegible]財[illegible]屯官[illegible]安[illegible]訴兄弟以此過[illegible]來曾交下及金人使[illegible]大安至嘉定十三年正月去年秋科收[illegible]未己

遂將物[illegible]趁[illegible]軍[illegible]還訴[illegible]蒙[illegible]二百五十石又云[illegible]廷己給[illegible]常住[illegible]占充[illegible]田許[illegible]過狀上件田[illegible]嘉定三十二年內[illegible][illegible]大使司[illegible]括[illegible]屯田[illegible]省[illegible]狀符下遂給[illegible]去年宣司[illegible]官[illegible]收昨蒙田[illegible]田[illegible]所[illegible]軍上件田己先[illegible]所授入省符給還去乾今欲[illegible]常平司召[illegible]所己行給還卞寺事[illegible]台判[illegible]使司除己[illegible]判州[illegible]提舉常平司[illegible]台判指揮外食[illegible]定事[illegible]總領所己給還本寺及[illegible]所名會并下天水官[illegible]應施行四川制[illegible]使司給田公據委嘉定三十五年二月按碑故實有[illegible]屯田者進呆靈之之[illegible]州經路陶[illegible]此碑以知其名）

西和州靈濟廟碑記

在西和龍神祠今存

（西和縣志宋西和州靈濟廟碑記碑陽載紹定二年西和州權授通判呂光[illegible]闡[illegible]官賈子坤立碑陰有西和州大潭縣及進士周公撰立石等字）

按此碑在西和縣城龍神祠今多半殘缺僅數十字矣

重修慈霈廟記

在文縣陰平橋今存

文州慈霈廟占龍女山之上高峻岌嶪陟降維艱原廟在陰平橋南二百步新創詣焉舊有正殿殿門寢宮宮樓兩廡前守敍南塵子材又新作鐘南樓於廟門未畢而移守廣漢曲水令廣漢楊應發成之既而必復歸自制幕以倅攝守繼承朝命統轄郡章越數月兩暘應禱歲事以登秋報於祠顧瞻前後謂僚屬曰門之樓壯麗矣而寢宮之樓傾側兩廡尤圮其內外弗稱豈所以崇嚴祀妥神靈乎乃捐己俸糴粟市材會工葺宮樓而正之撤兩廡而新之崇夷埶陰轉施圬墍委貢生劉日新陳迅董其役經始以四月廿六日斷手於十月七日二士來請記之必復因考前記此廟重修於紹興丙子距今七十有五禩矣則修其所以壞建其所未備必復之責也何以記爲二士固以請必復嘗謂寒陰暖日甘雨祥雲萬物生生而不知其爲天之德此天之所以爲天也輔贊天德陰持默佑國安民樂而不知其爲神之功此神之所以爲神也恭惟善濟廣應助順顯佑妃以孝

行感格赫靈前代我皇宋崇寧間賜今廟額靈應昭灼封賜便蕃紀述屢詳大抵神加慈於文文倚神爲命足用飲食仰父俯子神之功天之德也廼寶慶戊子口寇衝岷宕越武階徑至州境前守致禱之翼日寇馬自死於石靴隘下僉若有所睹亟麾衆退一境帖然部使者以朝旨下州覈其事已上之祠部嗣有褒典鎮南之建何足以寓昭報顧神亦豈報之問而施於民者當斯人窮擾之餘所望一稔以消百憂暘方亢禱即雨雨方苦禱即晴神之曲庇終惠響答若此是知神之心主於愛民者也至若興土木事營繕而徵調煩擾者豈神之心哉然扶顛易舊廢於因循歲月浸尋風雨弗蔽又非所以寓神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詩云得其時制百姓悅之民悅而不害則神亦罔怨恫矣故不委之吏而委之士工不節其食材不吝其直平售瓦甓者至而役徒翕然攻之不日而成蓋如私家之興作官勿與焉嗟嗟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惟循其序之當然

今致力於神而不傷民力尚亦體夫神之心也區區之志槩見於此故述之以紀歲月云紹定三年五月重五日承議郎權發遣文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充沿邊都巡檢使彈壓軍馬借紫楊必復記門生奉議郎宣差文州曲水縣主管勸農公事楊應發題額門生承直郎宣差文州州學教授文敏誌

（文縣志宋重修慈霈廟記楊必復撰宋張從民有記今佚）

按此碑今在陰平橋西南民地中高四尺廣二尺其厚五寸裂有斷痕文亦剝落不可讀額有篆文重修慈霈廟記六字今依文縣志錄其全文惟碑言寶慶戊子寇衝岷宕考寶慶無戊子戊子即紹定元年年前十一月即有詔改元且元人實以寶慶三年滅西夏遂破宋關外諸隘事在丁亥戊子冬春之間茲云寶慶戊子未悉以何致誤必復立碑之明年八月元兵破武休入興元小校張鉞以其徒潰入文州殺守臣楊必復將自龍綿閬成都知綿州高定子率檄措置文龍備禦部分諸軍擒鉞淸塘嶺文州得安而元兵盡破蜀口諸郡又五年元兵破文州於是隴右諸州郡盡入於元今存宋刻惟此碑與飛龍峽郭鑑題名爲其最後者矣

飛龍峽題名二

在成縣南今存

章貢郭鑑文量以制峽來城同谷偕郡守常山李冲子和丞貢中楊約仲博閱觀龍峽守關之備因謁杜少陵祠觀萬丈潭紹定三年秋七月乙卯

（武階備志飛龍峽郭鑑等題名正書摩石刻字大四寸六分）

按此題名凡十行行各六字今尚完好舊志訛十字空七字脫遺四字今俱依拓本正之郭鑑訛鎰紹定訛爲紹興所係尤重談金石者多取資於方志而方志乃訛誤如此此拓本之足貴也

王德神道碑

在隴西縣南今佚

（宣統甘肅通志宋隴西郡侯王德神道碑在隴西縣南四十里）

雷王廟碑

在禮縣雷王山今佚

（禮縣志雷王廟碑在縣南五十里雷王山志載雷王係東晉時人仕至內書左僕射辭官修道卒於元興三年宋咸淳四年江陵府表）

（請加封冠號今雷王山廟有碑記其事）

李廣進兵處摩崖

在漳縣孫家崖今存

（漳縣志縣東二十五里孫家崖上鐫漢李廣進兵處六大字下半剝落）

獅子洞摩崖篆文

在成縣鹿玉山今存

（成縣新志獅子洞摩崖在縣東鹿玉山峽洞中歷代摩崖紀游甚衆）

按新得獅子洞篆文三字大逾尺餘而文不可識不知何時摩崖姑附於此

楊將軍戰死碑

在預望青龍山今存

（宣統甘肅通志楊將軍廟碑在平遠縣東北四十里青龍山有斷碣文多剝損正書宋楊將軍業遇奚丹戰死處其子楊延玉陪祀）

（按通鑑宋雍熙三年楊業與奚丹轉戰至陳家谷參死之奚丹復略寰應朔雲城邑其子延玉死焉陳家谷在朔平府朔州南今立廟）

（於此豈當時邊將惑其名因山下舊有陳家谷附會立廟以勵將士歟志以延玉爲延玉殉李進御延致訛也明刻較寬固原州志載）

（宋知鎮戎軍楊文廣文廣爲業孫父延昭同職疑似延玉御延昭而文廣嗣爲名將立廟或即在此時歟）

米芾書晝錦堂記

在岷縣城隍廟今佚

（宣統甘肅通志米芾書晝錦堂記在岷州城隍廟書法既精原刻亦美後爲多納趙土司廷寶家物雍正初土司廢此刻移之城隍廟）

（據圖同治初亂毀今拓本僅有存者）

鎮番二字石刻

在岷縣多納莊今佚

（宣統甘肅通志鎮番二字石刻在多納趙土司府署上相傳亦宋時書字大尺餘）

黃庭堅書雲亭晏集詩

在慶陽縣城今存

（新通志稿　雲亭晏集詩刻在慶陽縣實[illegible]行書眞跡石刻當在近代以其爲山谷書故錄入宋碑）

岳忠武詩刻

在寧夏縣城今存

（新通志稿　岳少保詩刻在寧夏縣城岳廟廢址石高九尺廣二尺八寸行書跋　紫岩張先生北伐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馬蹀閼氏血旗梟可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紹興五年秋日岳飛按北伐下當有缺字此石當亦明清間刻以其爲忠武書亦係入宋碑之末）

（金石萃編　岳飛送張紫巖詩按此詩刻者三處一在湯陰一在鎮[illegible]祠一在河南府署此所揭者湯陰本也然據此碑跋考宋史高宗紀及張浚岳飛傳紹興五年秋皆無張浚北伐之事是時浚方與趙鼎同官左右僕射巨寇楊么據洞庭浚請因盛夏乘其怠討之具奏與岳飛同討楊么[illegible]盡平浚還奏遣岳飛屯荊襄以圖中原非北伐也其署款尤非宋人體製宋人贈詩標題及自署姓名皆系銜于上從未有稱其號而謂之紫巖張先生者又姓名之下亦未有書押字者似出明人僞託然碑已傳久忠武詩蹟又爲人所重故特辨之）

鐵羅漢造相

在徽縣羅漢洞今存

（新通志稿　鐵羅漢像七尊在徽縣南五十里羅漢洞相傳宋時吳氏守蜀時所鑄）

石佛造相

在成縣雞峯山今存

（新通志稿　石佛在成縣西雞峯山高三尺餘相傳趙宋時於石崖內閃出非人力造成也）

西夏承天寺碑

在寧夏承天寺今佚

夏國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瘞佛頂骨舍利銘原夫覺皇應跡月洒衆水之中聖教滂輝星列周天之上蓋口口摩什純道澄圖譬表至化以隨機顯弘慈而濟物縱經塵刼愈自彰形崇寶刹則綿亙古今嚴梵福則靡分遐邇我國家纂隆丕構鋹啓中興雄鎮金方恢拓河右皇太后承天顧命册制臨軒鑒萬物以緝綏儼百官而承式今上皇帝幼登宸極夙秉帝圖分四葉之重光契三靈而眷祐粵以潛龍震位受命册封當紹聖之慶基乃纂天之勝地大崇精舍中立浮圖保聖壽以無疆俾宗祧而延永天祐紀曆歲在攝提季春念五日壬子建塔之晨崇基壘于碔砆峻級增乎瓴甋金棺銀槨瘞其下佛頂舍利閟其中至哉陳有作之因口仰金仙之垂範口無邊之福融口符口口之欽崇日叨奉作之綸音獲揚聖果虔抽鄙思謹爲銘曰（銘辭剝蝕不可辨）

（寧夏府志　承天寺爲夏古刹其浮圖倒影尤稱靈異乾隆戊午地震塔寺皆毀僅存此碑文已多剝落今更莫可辨識矣然僞國制作非關典禮而事歷數百年前遺文故蹟欲更求如此一片石不可多得也其瘞佛頂骨所謂天祐紀曆歲在攝提乃夏英宗諒祚天祐聖元年當宋仁宗之皇祐二年庚寅其瘞舍利則夏桓宗純祐天慶三年當宋寧宗之慶元二年丙辰也）

按宋史夏國傳諒祚以慶曆八年正月嗣位時方期歲其母爲宣穆惠文皇后沒藏氏此碑立於皇祐二年諒祚當四歲矣惟沒藏氏以皇太后稱制臨政史不言及碑云皇太后承天顧命册制臨軒鑒萬物以緝綏儼百官而承式則知元昊死後諒祚稚歲襲立事皆決於沒藏氏足補宋史之闕文也諒祚謚昭英廟號毅宗寧志以爲英宗徵誤

靈芝歌石刻

在寧夏縣城今佚

（道圖學古錄　興州有西夏靈芝歌石刻）

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

在武威東城今存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扌智慧因紏口口口口口口口大抵與五常之教多有相似其實入人深厚令智愚心服歸向口重汪洋廣博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起八萬四千寶塔奉安舍利報佛恩重今武威郡塔即其數也自周至晉千有餘載中間興廢經典莫記張軌稱制涼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宮中數多靈瑞天錫異其事時有人謂天錫自昔阿育王奉佛舍利起塔遍世界中今之宮乃塔之故基之一也天錫遂舍其宮爲就其地建塔適會口口口技數班輸者來治其事心計神妙準繩特異材用質簡斤躍斧跡極其疎略事之容易不可及然歷代工巧營心役思終不能度其規矩茲塔之建迄今八口二十餘年矣大夏開國奄有西土涼爲翰郡亦已百載塔之感應不可殫記然聽聞詳熟質之不謬者云嘗有欹仄每欲葺整至夕皆風雨大作四鄰但聞斧鑿聲質明塔已正矣如是者再先后之朝西羌梗邊寇乎涼土是夕亦大雷電於冥晦中止現瑞燈羌人覩之駭異而退頃爲南北失和乘輿再駕躬行薄伐中命士人稽首潛禱故天兵累捷蓋口口口矣前年冬涼州地大震因又欹仄守臣露章具列厥事詔命營治鳩工未集還復自正今二聖臨御述繼先烈文昭武肅內外大治天地禋祀必莊必敬宗朝祭享以時以思口口口釋教尤所崇奉近自畿甸遠及荒要山林谿谷村落坊聚佛宗遺址隻椽片瓦但髣髴有存者無不必葺況名跡顯敞古今不泯者乎故將是塔旌乎前後靈應遂命增飾於口率職百工劾技朽者繢者是墁是飾丹雘具設金碧相間輝耀日月煥然如新麗矣壯矣莫能名狀況武威當四衢地車轍馬跡輻湊交會日有千數故憧憧之人無不瞻禮隨口口

口信也茲我二聖發菩提心大作佛事興無邊勝利接引聾瞽日有饒益巍巍堂堂眞所謂慈航巨照者矣異哉佛之去世歲月寖遠其教散漫宗尙各異然奉之者無不尊重口嘆雖兕很庸愚亦大敬信況宿習智慧者哉所以七寶莊嚴爲塔爲廟者有矣木石瓴甓爲塔爲廟者有矣鎔塑彩繪泥土砂礫無不爲之故浮圖梵剎遍滿天下然靈應昭然如是神異者未之聞也豈佛之威力獨厚於此耶豈神靈擁祐有所偏耶不然我大夏植福深厚二聖誠德誠感之所致也營飾之事起癸酉歲六月至甲戌歲正月厥功告畢又十五日詔命慶讚於是用鳴法鼓廣集有緣兼啓法筵普利羣品仍飯僧一大會度僧三十八人曲赦殊死罪五十四人乃旌能事特賜黃金一十五兩白金五十兩衣著羅帛口十段羅錦襍幡七十對錢一千緡用爲佛常住又賜錢千緡穀千斛官作四戶充番漢僧常住俾晨昏香火者有所資焉二時齋薦者有所取焉至如殿宇廊廡僧房禪窟支頹口口口口一物之用者無不仰給焉故所須不匱而福亦無量也乃詔辭臣俾述梗槩臣等奉詔辭不獲讓抽毫抒思謹爲之銘其詞曰巍巍寶塔肇基阿育以因緣故興無量福奉安舍利莊嚴具足歷載逾千廢置莫錄西涼稱制王曰張軌營治宮室適當遺址天錫嗣世靈瑞數起應感既彰塔覆宮毀大夏開國奄有涼土塔之祥異不一悉數嘗聞欹仄神助風雨每自止焉得未曾覩先后臨朝羌犯涼口亦有雷電暴作昏暝燈現煌煌炳靈彰聖寇戎駭異收跡潛屏南服不庭乘輿再討前命星使恭有斯禱我武既揚果聞捷報靈資冥福助乎有道況屬前冬壬申歲直武威地震塔又震仄凌雲勢撓欲治工億龍天護持何假人力二聖欽崇再詔營治朽者繪者罔有不備五彩復煥金碧增麗舊物維新所謂勝利我后我皇累葉重光虔奉竺典必恭必莊誠因內積勝果外彰覺星妙蔭萬壽無疆天祐民安五年歲次甲戌正月甲戌朔十五日戊子建審番碑旌訖

典集冷批渾嵬名遇供寫南北章表張政思書并篆額匠人員韋口口崖
住遇子康狗慶寺都大勾當銘賽正瓌挨黨臣梁行狗乜慶寺都大勾當
臥則囉正義項直囉外毋囉正律晶賜緋僧臥屈皆慶寺監修都大勾當
五司正右廂孝祖乩介貝埋馬皆口慶寺監修都大勾當行宮三司正象
聖容寺感通塔兩衆提擧律晶賜緋僧藥乜永詮修寺准備吳箇行五司
正渼銘臣吳沒奚修塔寺小行宮三司正栗鈞口口劉屈栗崖修塔監崇
聖寺僧口緋僧令介成龐護國寺感通塔番漢四衆提擧賜緋僧正酈征
遏修寺諸匠人監感通塔漢衆僧正賜緋酒智清修塔寺塔寺監石碑感
通塔漢衆僧副賜緋僧修塔寺口口口土劉狗兒石匠口口三口口都口
口口孫口都口口口口口口口兄孫口口（下泐）

張澍書天祐民安碑後　此碑在吾武威城內北隅清應寺中有碑亭前後甎砌封閉巳久耆老亦不知爲何碑僧言不可啓啓則必有風雹之災余於嘉慶甲子年自貴州玉屛引疾歸家暇與友遊寺欲拆其封僧不可強之亦不可乃曰若有禍祟我當之與住持無預乃允塗時僧人數輩啓其前壁甓剖而碑見高一丈許塵土積寸餘掃之乍觀字畫可識然讀無一字可識方整與今楷書無異額篆書天祐民安之碑六字余曰碑後必有釋文仍命拆其後拂拭之乃釋文也末有銘詞六十四句文理樸酌末云天祐民安五年歲次甲戌正月甲戌朔十五日戊子建末又列書碑篆額及僧人名數十按史書夏國字其臣野利仁榮所造或云元昊作之未知其書此碑自余發之乃始見於天壤金石家又增一種奇書矣

篤淸館金石記　西夏自李繼遷之孫元昊建號三傳而至乾順乾順立於宋元祐二年丁卯改元天儀治平又三年庚午改元天祐民安此碑建於天祐民安五年甲戌之正月實爲宋之元祐九年即乾順立之八年也其年四月宋始改元紹聖碑除番書不可讀外漢字碑末題名曰書番碑篇口典集冷口渾嵬名遇知卽前碑以存徵闕疑讀也

金石續編　重修感通塔碑正書在甘肅武威縣據篤淸館金石記補入原書目錄標題云大雲寺舍利塔銘卽此碑也

語石　終宋之世與遼金南北分疆此外惟趙氏父子竊據靈武改元建號延祚綿長其行刻惟有感通塔碑天祐民安五年所立在今涼州武威縣土人謂之番字碑以其一面爲西夏文也相傳碑陰卽釋正面番字然西夏書僅有二碑其從辨之賴亦難以傳疑己耳碑後張政思書篆之前一行題曰書番碑旁觀典集冷口渾嵬名遇此亦書番漢文之一例元時國書碑書蒙古文者亦往往署名於碑陰

西陲石刻錄　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高一丈廣三尺四寸四周己損存二十六行行存七十字正書額篆口口重修口口寺感口口碑

（額三行十二字碑陰書完好廣三尺九寸西夏書在甘肅武威）

按乾順以元祐元年嗣立其母昭簡文穆皇后梁氏專政稱曰國母故碑有二聖之目是時正以畫界不定數與宋戰故有南北失和再駕累勝云云此碑碑額爲涼州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銘天祐民安則立碑時年號以爲碑名自無不可而碑額實無此六字蓋書張澍不知以何致誤新通志稿遂謂當時立碑以年號名之殊不可解則又以誤傳誤矣碑之一面爲西夏文字凡二十八行行存六十四字大體完好額有篆書[illegible]八字兩傍俱刻佛像蓋爲西夏篆文夏篆僅見此刻殊可珍覩天祐民安五年則宋之元祐九年也碑云前年冬涼州地大震銘文亦言前冬壬申武威地震其時當元祐七年而宋史五行志不載又云先后臨朝羌犯涼州亦不見於夏國傳皆可補正史之闕又考西夏之先出於黨項卽所謂黨項羌也碑文一再斥書西羌而元昊上仁宗疏自稱故大漢衣冠劃小番文字碑中書西夏文者卽題爲書番碑是羌番必各自爲族類而西夏不自承爲羌也至夏之稱番蓋以唐時吐蕃據有故隴自號大蕃其餘威或猶存於諸部族間故因而仍之以畏諸戎歟書以俟考

西夏文感通塔碑陰

在武威東城今存

[illegible]口口[illegible]口[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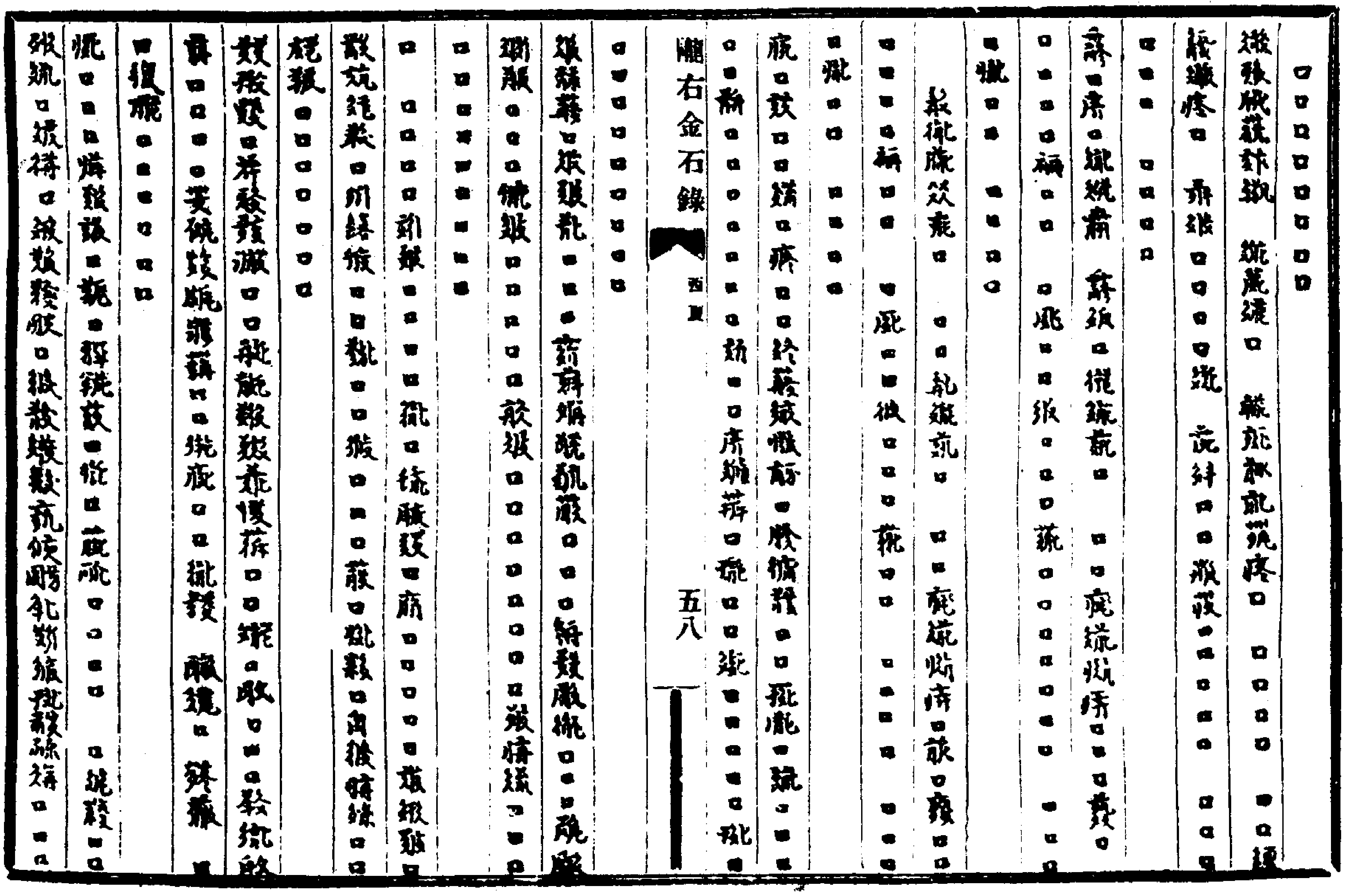
[illegible]口口[illegible]口[illegible]口口口口[illegible]口[illegible]口[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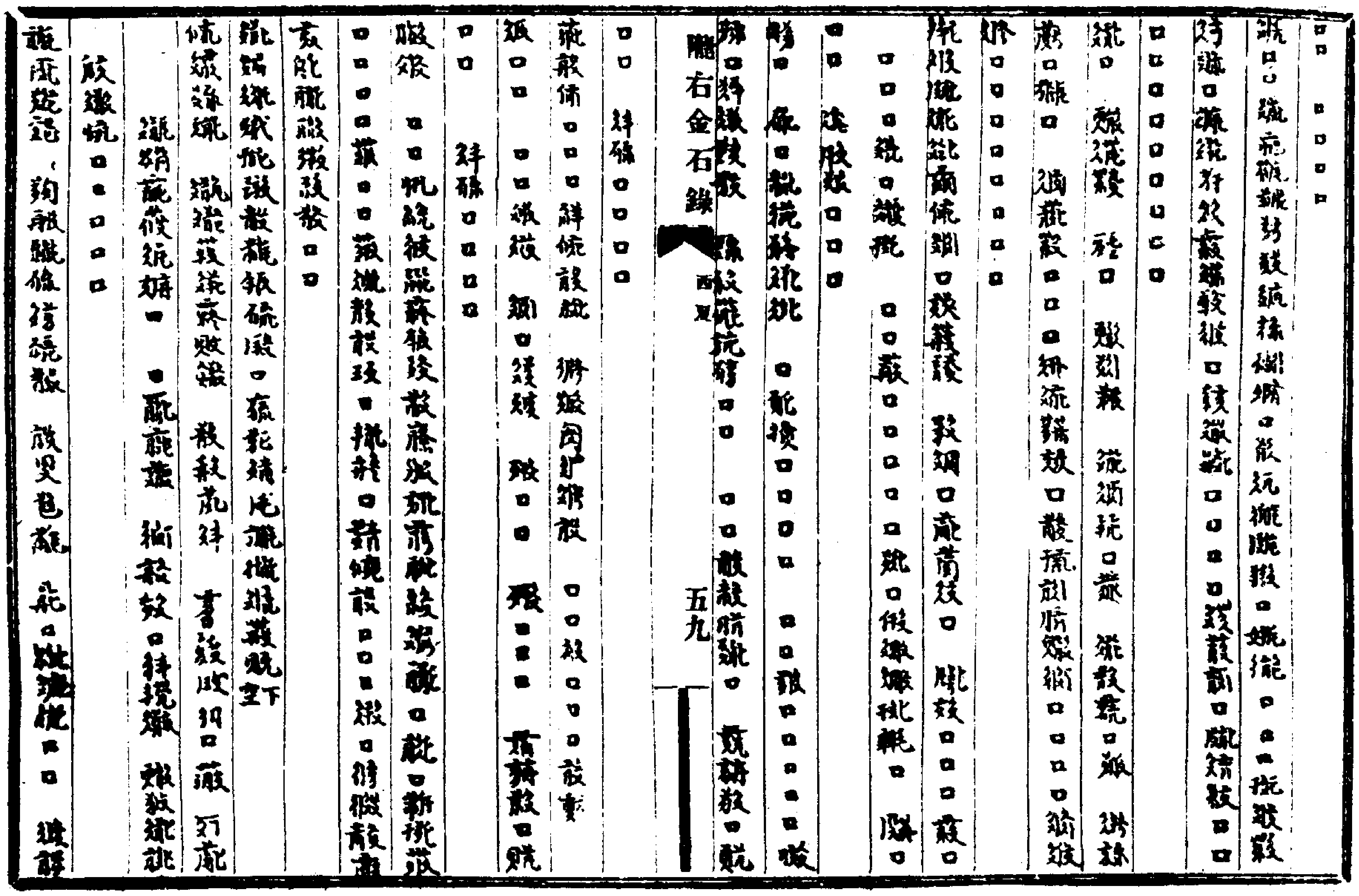
[illegible]口[illegible]口[illegible]口口口[illegible]口口口口[illegible]口口[illegible]口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口口[illegible]口口[illegible]口[illegible]口　[illegible]口口[illegible]口[illegible]

[illegible]口[illegible]口[illegible]口口口[illegible]口口口[illegible]　口口口[illegible]口口口口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按此即前碑之陰世多以爲即前碑番文惟前碑題額爲涼州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銘此額祇有番篆八字前碑今存二十六行行七十字此碑存二十八行行六十四字頗多漶泐今取其完整者錄之宋景祐中元昊據有西夏命其臣野利仁榮叛造國書成十二卷糅雜隸楷方整繁重有篆隸草三體篆字常用於印鉢草字多見於繕寫隸字則猶中土楷書每以作刻印經籍之用自元昊迄西夏之亡通行垂二百年元時河西隴右猶有用之者甘肅西夏文碑僅有二種一爲元泰定時莫高窟六體文字碑有西夏文六字一即此碑蓋爲西夏文僅存之石刻至夏文佛經則世多有之此碑額即夏文篆書文則隸書也

寶覺寺碑

在張掖縣城今佚（嘉靖陝西通志西夏寶覺寺在甘州西南隅永安元年建有右碑）

按永安者夏崇宗乾順第四改元其元年即宋元符元年也

元德元寶錢

淸時出於武威今佚（馬國翰引劉青園說涼州土人掘地得古錢數甕中有元北宋遼錢及西夏元德天盛乾祐天慶光定乾定諸品亦復不少）

按元德爲乾順第七改元其元年當宋宣和二年也

天盛元寶錢

山東圖書館藏今存（西夏書事紹興二十八年夏國始立通濟監鑄錢夏自茶山鐵冶入於中國國中乏錢常以青白鹽易陝西大鐵錢爲用及金人據關右設蘭州等處榷塲若以中國錢貿易價值倍增商人苦之仁孝乃立通濟監命監察御史梁惟忠掌之鑄天盛永寶錢與金正隆元寶）

（設並州金非錢之仁孝再表請乃許通行）

（馬國翰考證天盛元寶錢西夏仁宗仁孝鑄凡三品徑六分弱重一錢文曰天盛元寶眞書宋史西夏列傳仁孝崇宗子紹興十七年改元天盛二十八年始立通濟監鑄錢紹興二十八年天盛之十二年也史言始立通濟監鑄錢蓋前此鑄錢無專官是年始立欲比於中國非謂西夏至此始開鑄也又一品鐵錢徑寸形製文字並同此品並有之較銅錢爲少）

乾祐元寶錢

山東圖書館藏今存

（馬國翰考證乾祐元寶鐵錢西夏仁宗仁孝鑄二品皆徑七分弱一重一錢一分一重一錢文曰乾祐元寶眞書宋史夏國列傳乾道四年西夏改元乾祐乾祐二十四年而仁宗殂張崇懿錢志新編乾祐鐵錢者多輪廓大小不一是爲乾祐五代漢隱帝有乾祐年號其時所鑄乃漢通元寶皆無乾祐錢也）

黑河建橋勅碑

在張掖下龍神廟今存

敕鎭夷郡境內黑水河上下所有隱顯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龍神樹

神土地諸神等咸聽朕命昔賢覺聖光菩薩哀愍此河年年暴張漂蕩人畜故以大慈悲興建此橋普令一切往返有情咸免徒涉之患皆霑安濟之福斯誠利國便民之大端也朕昔已親臨此橋嘉美賢覺興造之功仍罄虔懇躬祭汝諸神等自是之後水患頓息固知諸神冥歆朕意隱加擁祐之所致也今朕載啓精虔幸冀汝等諸多靈神廓慈悲之心恢濟渡之德重加神力密運威靈庶幾水患永息橋道久長令此諸方有情俱蒙利益祐我邦家則豈惟上契十方諸聖之心抑亦可副朕之弘願也諸神鑒之勿替朕命大夏乾祐七年歲次丙申九月二十五日立石主案郭正威司吏駱永安筆手張世恭書寫作使安善惠刊小監王延慶都大句當鎭夷郡正兼郡學教授王德昌

（宣統甘肅通志西夏黑河建橋勅碑在甘州府城勅曰勅鎭夷郡按甘州史爲宣化府附鎭夷郡蓋以府統郡而郡名未注載中朝抑或以屬國而略之也其紀年爲大夏乾祐七年題名數行最後王德昌行特起判書蓋今郡守職也碑陰用其國書與今譯出品書相近而不可識[illegible]意[illegible]勅[illegible]也）

（語石感通塔碑出土未久西夏未見第二刻余按部至甘州閱郡志見有黑河建橋勅在下龍神廟訪得於弱水東岸距城十里一小村中得此碑迎置之地也碑兩面刻其陰亦番字惜無良匠拓本模糊不可辨識正面書完善惜有剝蝕之處以[illegible][illegible]譯釋十餘字碑文其八行行三十字後年月題名五行刻於乾祐六年丙申歲即宋孝宗淳熙三年也題名有口筆手張世恭刻上字闕書是書此碑者從此錄中又增西夏碑一種事使西來的一快事）

（西陲石刻錄西夏告黑水河諸神勅高三尺九寸廣二尺八寸文八行行二十字年月題名五行正書在甘州闕碑陰有西夏文未見）

拓本

（新通志稿西夏石刻今存者此碑與天祐民安碑耳張澍於天祐碑爲創獲不知尚有此碑也備志碑碑陰用其國書皆撰蓋碑陽刻西夏文字碑陰以漢文釋之耳寫作使安善惠安姓爲河西大族不刻名元祐黨碑文石工安民亦河西人張澍曾有文考之）

按乾祐爲夏仁宗仁孝第四改元仁孝令主故其勅命諄諄有仁民利物之意大抵西夏之俗佞佛而右鬼觀上列四碑頌佛者三而建橋濟人亦必以神道出之知其習俗然也得拓本筆手張世恭書與寫作使安善惠刊齊行並列筆上未有闕字語石疑誤

黑河橋碑陰

在張掖下龍神廟今存

（語石西夏黑河橋碑兩面刻其陰亦番字惜無良匠拓本模糊不可辨）

（西陲石刻錄西夏黑水河勅碑陰有西夏文未見拓本）

按此碑舊無拓本今夏至張掖自往拓之已漫漶不可盡辨而其文橫列實唐古忒文也蓋其時河西多爲吐蕃遺族此碑所紀又歸功佛教故以唐古忒文與漢文並列舊傳爲西夏文者非目覩也

天慶元寶錢

淸時出於武威今佚

按馬國翰引劉靑園說涼州民掘土得古錢數甕中有此錢今未之見也

葬舍利碣銘

在寧夏承天寺今佚

臣聞如來降兜率天宮寄迦維衛國託諸母胎生□□靈驗彼王城學多瑞氣甫及半紀顯驗成功行教□□衍之年入涅槃仲春之月舍利圓黃金之色齒牙宣白玉之光依歸者雲屯供養者雨集其來尚矣無德稱焉我聖文英武崇仁至孝皇帝陛下敏辯邁唐堯英雄□漢主欽崇佛道撰述蕃文奈苑蓮宮悉心修飾金乘寶界合掌護持是致東土名流西天達士進舍利一百五十枚并中指骨一節獻佛手一枚及頂骨一方罄以銀棺金棺鐵甲石櫃衣以寶物□以毗沙下通掘地之泉上構連雲之塔香花永馥金石周陳所願者保祐邦家并南山之堅固維持聖嗣同春葛之延長百僚齊奉主之誠萬姓等安家之懇邊塞之干戈偃息倉箱之菽麥豐盈□於萬品之瑞靡息一□之□謹爲之銘曰□者降神兮開覺有情攀發西印兮教化東行□□之後兮舍利光明一切衆生兮供養虔誠□□聖主兮敬其三寶五百尺脩兮號曰塔形□□□衆兮葬於茲壤天長地久兮庶幾不傾□大夏天慶三年八月十日建右僕射衆中書侍郎平章事臣張陟奉制撰右諫議大夫臣羊□□書

（新通志稿案夏府志考承天寺碑立於宋皇祐二年此碑立於慶元二年疑非一時一事且銘詞有二或當時固有二碑或爲一碑變兩碑相距百數十年固無足怪惜未得臨此寺遺址而一搜訪耳）

按此碑爲夏桓宗純佑時所立純佑立於宋紹熙四年癸丑次年改元天慶丙辰爲天慶三年當宋慶元二年寧志以爲元年殊誤碑爲張陟所作羊□□所書宣統通志誤書爲撰夏崇宗乾順諡聖文碑稱聖文英武崇仁至孝皇帝當亦爲乾順徽號西夏設官多與宋同右僕射右諫議等官俱襲宋制也此與承天碑本爲二石寧志連敘似成一刻實則時異事異新志稿之說是也

皇建元寶錢

山東圖書館藏今存

（馬國翰考證　皇建元寶錢西夏襄宗李安全鑄徑六分半重一錢二分文曰皇建元寶眞書宋史夏國列傳鎮夷郡王安全開禧二年廢其主純佑而自立在位六年應天四年皇建二年[illegible]錢志新編襄宗凡五年應天四皇建一年鑄有皇建元寶錢二年數與宋史不合）

光定元寶錢

山東圖書館藏今存

（馬國翰考證　光定元寶錢西夏神宗李遵頊鑄凡二品皆徑六分半重一錢二分　文曰光定元寶眞書宋史夏國列傳遵頊始以宗室策試進士及第爲大都督府主嘉定四年立改元光定光定十三年而[illegible]張崇懿錢志新編曰右帝王以科舉出身者惟吳大帝權曾舉孝廉而夏神宗則以狀元及第更爲稀有今世所傳有光定元寶錢乃其當時所鑄）

西夏梵字錢

山東圖書館藏今存

（馬國翰考證　梵字錢西夏國鑄赤銅爲之徑六分半重一錢二分面背肉好周郭　其文梵書四字不可識洪遵泉志外國品有梵字錢

云余按此錢徑八分重三錢六參銅色純赤文不可辨大抵類屋馱吐蕃錢初氏吉金所見錄載西夏梵字錢銅青圖曰涼州土人掘地得古[illegible]於涼州大雲寺訪得古碑[illegible]天祐民安五年所立乃知此錢爲西夏梵書[illegible]百年後破此疑實亦快事也）

按洪遵宋人當無不識西夏文字之理泉志所舉外國梵字錢必爲別品非西夏梵字錢也馬說非是

西夏官印

上虞羅氏藏今存

（羅振玉[illegible]）

隴右金石錄卷四終

隴右金石錄卷五

臨洮　張維　鴻汀　纂次

金龐迪政績碑

在臨洮縣城今佚

（天下金石志金臨洮尹龐迪政績碑在臨洮府城）

按金史龐迪爲臨洮尹甚得人和民爲立碑頌其政績事在天眷時

碑在舊州廨中清時兵燹遂爲所燬

唐太宗廟碑

在通渭縣北今佚

聖上卽位之三年朝廷清明遠邇人安山川鬼神罔或不寧追下廢齊之詔猶且以古今祠廟勿得損爲戒嗚呼大哉王言恩至渥也蓋欲使幽顯兩得其所而盡其所以欽崇之意歟惟是秦甸實唐舊都醴泉古邑昭然

近爲太宗有廟世世祀爲元帥右監軍完顏頃因按部躬謁顧彼垣宇或傾或頹彼規模若存若亡喟然嘆曰吾聞太宗有唐英主史臣所謂功德兼隆者也廟貌如是豈能稱吾明天子之意耶且吾寅奉詔書則有詞矣亟命新之於是鳩工聚材揆日卜辰趨事赴工罔或怠忽越月告成以圖來按而覩之因卑爲崇廣隘爲寬過乃棄穢煥以丹青殿宇靚深廊廡宏麗門闕巍巍如跂如翬儼然王者之居也不有石以刊始末何以示方來哉召九鼎丐命之典著述爲吾敍之蓋兩漢而下基業綿遠者莫如唐有唐之君功德昭著者莫如太宗當隋季不競王綱紐解太宗皇帝以聖文英武受命上天手提干將佐佑高祖誅鋤運穢蕩滌僭竊以一旅而取關中不半載而有天下自卽大位乃遊觀弗事聲色弗邇獨與一二大臣講求仁義圖略法律哺乳幼稚補養瘡痍安息疲倦數年之間天下丕變盜賊爲君子愁嘆爲謳歌斗米錢三錢死罪歲止二十九貞觀之際翕然號

太平雖漢高文景之主反出乎其次而文武成康亦可齊驅而並駕焉夫如是而編之乎史書之册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慚炳炳烺烺與日月爭光於無窮而歷時未久人已弗克欽崇儻非遇鉅金奄甸南服而吾監軍增飾之則廟貌或委靡而弗振或湮沒而無聞彼有唐遺業不復承祀矣意者太宗之功德實帝王之標準必欲當聖人之世使不世之傑發揮而振揚之俾晦而復彰微而復著與乾坤並配而不朽耶不然何我公世之相後且數百歲地之相去且數千里一旦心契神合而興崇如是之速耶傳曰大德必百世祀其太宗之謂與謹頌之詩曰天地閉塞孰與闢之必有元聖生而救時赫赫太宗龍鳳之姿仗義特起號令六師妖氛埽蕩僭竊芟夷子來億兆順挈綱維法律非任仁義誕施民富而安俗恬而嬉三辰不忒萬物咸熙千祀蒸嘗禮孰敢違迄我鉅金庶邦輯綏奄甸齊服百神具依顯允監軍歷按封圻敬謁祠下棟宇弗支公乃慨然明詔

是推命承其命官辦其貲民不可勞金碧相輝神其居歆來止來宜於萬斯年福我黔黎

（明通渭縣志唐太宗祠俗呼爲白馬廟在縣北四十里金人有碑記廟廢文久廢）

按金史熙宗既立仍天會十三年年號十五年乃廢劉豫此碑蓋卽立於是時惟志云康慶所作而文有召九鼎而命之典著述爲吾敍之語似此文爲九鼎所作而又佚其姓矣原石久失無可考已

貞元鐘銘

在寧縣城今存

（緣督廬日記金貞元四年鐘銘在寧州）

東嶽行祠碑

在靜寧治平堡今存

（靜寧州志金東嶽行祠碑在治平堡大定十六年立汴人焦謙記前臨洮帥男白宗道書）

王母宮題名十一

在涇川回山上官佖碑陰今存

掌記公處仁之從曾祖也處仁每登回山覩茲石刻倍增感慕自愧不肖弗克繼紹箕裘有玷仕塗然亦不敢少忘遺訓以貽我前人羞大定乙巳中夏望日從曾孫處仁謹題（據寰宇訪碑錄口處仁回山碑陰題名正隆大定二十五年在甘肅涇州）

按上官碑陰有皇祐時題名掌記劉師顏處仁蓋其裔孫趙氏闕處仁姓當以未見全拓或竟以涇川官口姓之族訛爲口處仁失之遠矣

思潛亭碑

在鎮原潛夫山今佚（天下金石志金思潛亭碑大定中立在鎮原縣）

按鎮原爲漢臨涇縣地臨涇王符隱居不仕所著潛夫論甚爲古今所重故名其山曰潛夫亭曰思潛也

清虛觀碑

在榆中城東今佚（金縣志清虛觀碑在城外東南半里許先農壇金大定辛酉立字跡剝落而清虛觀步吹壇吹臺等字猶存碑石堅緻高大首螺如新）（文約三千餘字字不盡辨）（宣統甘肅通志大定辛酉碑在金縣城外字多剝落不可識考大定時有乙酉丁酉己酉而無辛酉辛酉則泰和元年紀年不無有誤）（至所存猶等字蓋殆指兄弟二人所共建然不可考矣）

勝果寺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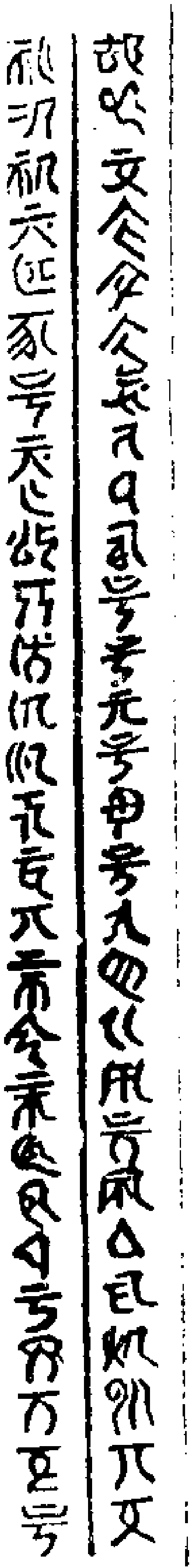
在靈臺縣城今存（新通志稿靈臺縣勝果寺有古鐵鐘高一丈餘圍徑五尺有奇金明昌丙辰年造上有蕃番文字及篆書符籙等文）

唐列代御容碑

在合水縣東今佚（宣統甘肅通志唐列代御容碑在合水縣東一百里金明昌中肆王十一世孫李大中刻唐高祖至昭宣帝凡二十一像久已剝落）（合水縣志新輿紀載列聖碑在合水今徧訪無存或謂毀於明末或謂燬於[illegible]其毀之亂）

慈雲寺女直文鐘銘

在慶陽縣城今存



（慶陽縣志稿慈雲寺大鐵鐘高丈周一丈五尺金泰和元年鑄重數千觔有女直文銘五十六字及皇帝萬歲臣佐千秋八字鑄耳）（有女直文[illegible][illegible]二字）

按書史會要金人初無文字太祖始命完顏希尹撰國書仿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合本國語製女眞字奉旨頒行至熙宗時亦製女直字與希尹所製俱行希尹所撰謂之女直大字熙宗所撰謂之女直小字此鐘所鑄不知爲大字小字然女直字今見於金石者極少得此以備一代文字楷模至可珍也

普照寺鐘銘

在蘭州大佛寺今存

維大金泰和二年歲次壬戌五月甲辰朔二十三日丙寅鑄鐘一頂計重一萬斤待詔郭嵩謹識（鐘銘）青山崇崇白雲溶溶蓋山深處時現金龍龍音唯哀悲願是從悲願者何三界大雄以悲願故音滿太空上搖玄府下撼陰宮仙閫生喜鬼關停兇聲落地獄救苦無窮拯之者誰海量珍公銘之者誰鷄髮崆峒於千萬年永震西峯

（張澍普照寺鐘銘寺在蘭州府城東南隅創自唐貞觀間卽今大佛寺也鐘爲金泰和時所鑄約重萬斤爲之銘曰貞觀右鐫泰和訖）（鑄萬鈞鐘[illegible]下歲[illegible]封[illegible]文作經鳥篆[illegible]胸鼓[illegible][illegible]匠[illegible]氏鐘銘[illegible]光寶[illegible]衢火爐龍[illegible]來太乙作此大鐘何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代[illegible]更[illegible]辰[illegible]）（[illegible]月夜聲閃蒲牢鯨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從路[illegible]夢驚遠野心悟命徒歸[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迷仲夏御鼓梵音[illegible]抄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佛容朝夕諸聽[illegible]咏[illegible]）

（響春人郡省鐘飛聽餘鯨敲響通代刑會通雲迺九乳風壁三奉實泉之驛周鼓之廉鋁翔翼翼[illegible]作迷迷凝林閑寂從日昭嚴聲文是）

（[illegible]聯會、其宗）

（宣統甘肅通志　普照寺鐵鐘在省城東南隅高九尺口寬六尺計重萬斤上鑄泰和年號暨銘辭款識共一百五十字）

（新通志稿　此鐘見存大佛寺鐘樓色油然以數六百年古物如此煌煌巨製洵可寶也篆文計分三排每排皆作十六方中一排八方）

（係皇帝萬歲臣佐千秋八字八方爲佛號第二排爲款識銘辭職官沙門姓名第三排爲布施男女數百人姓名）

按鐘文三排上排有八佛號其文爲彌勒菩薩虛空藏菩薩普賢菩薩金剛手菩薩妙吉祥菩薩除蓋章菩薩西藏菩薩觀自在菩薩中排鐘銘後有題名敦武校尉商酒都監女奚劉都廻進義副尉商酒同監薛廷秀宣武將軍前第三隊將裴滿剌武略將軍臨洮路第三隊將劉琮宣武將軍前行鞏州安西縣主簿兼巡檢史于建信武將軍行鞏州安西縣主簿兼巡檢騎都尉僕散好古信武將軍行鞏州安西令兼第三副將完顏忠勇校尉千戶高顯普濟院會首講經論

沙門海珍本院僧海深講經論海湛海秀懷城及僧衆多人下排爲本城定西通渭定遠秦安布施男女姓名都爲字大小一千五百餘題名三百六十餘人皆陽文銘辭所謂海量珍公當即沙門海珍普濟院或即普照寺金時舊名也

水洛縣雲板

在靜寧水洛城今存

（宣統甘肅通志　靜寧水洛鎮城東街關帝廟雲板係金時舊物有泰和六年水洛縣製字）

王母宮鐘

在涇川回山今存

（新通志稿　涇川城外回山有古鐘高六尺餘周圍四尺餘鑄於金大定年間並鑄布施人姓名於上）

按此鐘鐘文亦爲三排上排爲皇帝萬歲臣佐千秋法輪常轉國泰民安十六大字中排有妙吉祥菩薩等佛號及年月款識下排未見

拓本當爲諸布施人姓名其款識云維大金歲次辛未大安三年辛卯二月壬戌初九日涇州涇川縣吳家凹郭村社鑄鐘大鑒郭鎬弟郭海弟郭顯男郭敎生此與蘭州普照寺鐘款識多同惟普照鐘吳家凹作落川鄉大鑒作行鑒而無郭敎生名其待鑒郭嵩則鑄名於年月之下兩碑之鑄相去十年而俱爲涇川郭氏所鑄其陶鎔配合當爲世業書字雄俊非近今所及古所謂工用高曾之規矩此亦其一端也

崆峒山鐘

在平涼崆峒山今存

（綠野廬日記　崆峒山有金大安鐘一）

（崆峒山志　真乘寺有金大安時銅鐘一銘曰崆峒明覺禪院開山祖師仁智於大府時創建叢林歷代六朝云）

潛夫祠石刻

在鎭原潛夫山今佚

（鎭原縣志　漢潛夫王公祠六字石刻在鎭原潛夫山旁有小字云正大二年十月一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趙秉文書碑今在甯神廟後民國以後因亂遺失）

慶原路兵馬都監題名記

在慶陽縣城今存

（綠野廬日記　慶原路兵馬都總管題名記金正大四年立在慶陽府城）

積慶寺鐘

在臨洮天寧寺今佚

（狄道州志　鐘係元元帥郡王掘得於積慶寺壞中者始懸之天寧寺明成化丁亥知府錢茂韓建鼓樓於府治大門移掛之嘉靖丁酉知府陳鵬又移建鐘樓懸之在今洮陽書院前）

（唐懋德積慶寺鐘銘　按鐘乃元元帥郡王任狄道時掘得之積慶寺基址內者懸之天寧寺鐘樓久矣成化丁亥知府事天台錢公舊建鼓樓於府治外門而移鐘其上之嘉靖丁酉知府事陳[illegible]公[illegible]懸其[illegible]位稍偏而聲不揚乃[illegible]於[illegible]擇便地[illegible]建[illegible]衛門而移）

（居之遂乎至此蓋三歷矣奈何物有興廢歟有變[illegible]居錄既久體殺壁觀余佐郡六載農晉若來之閒鎮耶輩耶豈有所待而興事抑余有往因借手轉輸終後[illegible]完廟用神耶從此輩數四建遷[illegible][illegible]儀神實永賴之衙余何力之有焉是爲銘曰眾維此土在庚之綱雷[illegible]佳得金之鐵民生其間[illegible]有餘[illegible]嚴百逢何[illegible]弗[illegible][illegible]缺發厥背孔寨欲豐弗開冀以振恤惟余不侵侮乘穫民上方元胡弗敢久遷愛起大冶牧九有域一鼓[illegible]氏神光四徽寨昇往來閉昏忠農曾[illegible]實激還達弗聞綠聞倖餘綠曾倖喬明智章爽如審之塘厥始俾羅神功數起[illegible]我蒸民萬世賴已）

鑾川古城碑

在通渭鑾川鎭今佚

（明通渭縣志鑾川古城在縣東南七十里有金人刻碑久廢）

甘谷城題石

在通渭甘谷里今佚

（明通渭縣志甘谷古城在縣南甘谷里有金人題石今城石俱廢）

石刻絕句四首

在秦安縣城今存

（宣統甘肅通志石刻絕句四首在秦安縣相傳爲仙人手蹟字亦倜儻不凡其中一詩云桂魄臺西挂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塞雲莊上三千尺人道高歡避暑宮乃金王庭筠遊青峯山詩也）

（新通志謹按此刻今當尚存以未見拓本不克考定全文惟其似爲金人之詩或爲金時石刻今列於金代之末）

元重修王母宮碑

在涇川回山今存

□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之大□□也而祀與之等而祀且先戎

而皆宜爲聖人之所重而愼之也蓋天地神祇（下闕）

□□□□百靈□饗□□□□□□□□□□臣直士節義之顯著者咸預

爲雖大祀次祀小祀儀禮等衰之不同其（二）

□□□□□□□□□□□□□□□□□□勝之區山河壯麗之境或岡

原嶸秀巖洞幽閟當大麓臨廣淵是皆福地（三行）

□□□□□□□□□□□□□□殿樓觀隆高雄敞廟貌儀衛威嚴殿

正使人望之儼然如神在焉潔齋致祭畏敬（四行）

□□□□□□□□□□□□□□現於外屏氣一志中正和樂誠實之

心存於中然後有以感通於神明而能饗簡（五行）

□□□□□□川之間有山崛起山之脊有宮焉卽漢武帝嘗祠西王母

於此陶穀有碑紀之詳矣此不復云其樓閣（六行）

廊廡整列齋廚靜肅而正殿之旁有客廳焉下瞰州郭接屋連甍居民往

來擾擾如闘蟻然西望崆峒天低雲渺數峯（七行）

涇水東流目迎百里逶迤屈曲如長蛇然山之兩傍草木擁蔽雜花披列

如錦繡然州人士女歲時祈祭奠獻之餘（八行）

地熙熙然春登臺耳迨乎金末兵戈蹂踐二三十年城邑陵夷衢路荒塞

廬落焚毀但丘墟而已獨是宮屋宇幸存（九行）

大朝有天下元帥史公闢關徒被（十行）

命爲涇邠二州都達魯花赤是時西路新定蓁莽榛棘連雲蔽日虎狼狐

兔白晝縱橫千里蕭條而人跡幾絕矣史公（十一行）

議分遣屬縣官招致殘民慰安撫諭自爾稍稍歸集闢荒挽犁漸就耕業

初皆食草實衣故書紙至是始有五穀絕（十二行）

之閒馬牛羊豕日加蕃息公私儲蓄例致豐饒此史公暨州官節用愛人

勤於撫養而致之耳一日史公命宣差重（十三行）

□□□良同知□平節制張瑀暨諸僚佐而謂之曰今國家草創百度廢

而未舉瘡痍之民幸且安集而衣食粗給（十四行）

□□□□□□□□□少得休息矣每見城南回山上有王母宮州人日

所觀望雖折毀不完尚多屋宇吾欲舉修（十五行）

□□□□□□□□□□□州之形勝可乎諸官訢然曰固所願也遂各

出財物仍率居民羨餘之家約量資助以（十六行）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人以主持之乃能就事聞秦隴教門提點洞陽眞人盧公闡教西土德望素著即日（十七行）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勸知宮門事率徒侶以效營造蓋戊戌歲正月也郭公既領師旨食息弗遑翦棘除（十八行）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之未安者以次而崇飾之期口口已一切完整而神之棲止有以依矣人之祠祀有（十九行）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而悅樂之矣人神安樂之矣口口口不阝乎是口既畢徵文於余以記之乃略敍（二十行）

口口口　其名曰回　楹棟崇崇　口口口
隆　口口之宮　金運既衰　物莫不隨（二十一行）
口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口　功斯成兮　口口口
口　口口銘兮　垂千齡兮（二十二行）

按此碑拓本高近七尺其廣半之全碑二十八行行存字最多者四十六字第二行爲京兆路都總管府議事官兼提舉學校事顧行撰靈臺玄同逸士王道明書碑末有道正郭德敬當即碑文所謂郭公蒙古太宗戊戌當宋嘉熙二年去金之亡方四年也

鞏昌府城隍廟令旨碑

在隴西城隍廟今佚

天的氣力裏皇帝福廕裏志璘眞大王便宜總管府官人每根底鞏昌府裏屬的每的城隍廟了有麼道這文書到呵依聖旨體例裏添氣力修理者恁每根底說將去了也令旨馬兒年十一月初一日永昌府有時分寫來

（隴西縣志城隍廟有元鞏昌府城隍廟令旨一道）

按鞏昌以蒙古太宗乙未十月入元在世祖建元中統以前馬兒年有定宗丙午憲宗戊午此令旨不知何年所立原石既失無可考證矣

創建朝元觀七眞碑

在天水茅峪河今存

（秦州志新稱元創建朝元觀七眞碑在茅峪河茅氏兄弟七人在秋時得道於此中統一年道士李志堅立廟碣碑）

寶慶寺碑記

在平涼崆峒山今存

國家寶運隆昌聖謨於赫百度脩正方寓寧謐皇帝躬上聖之姿拱玄默之養清心恭己蘊妙性海誕崇三寶弘轉法輪龍飛之初詔槊思吉亦里揀卜八黑思八大師起寺上都大內之西南車駕時往幸焉俾東宮皇太子以次諸王皆師事之至元九年十二月分封安西王於秦仍以師之叔父槊里吉察思揭兀受戒弟子商從行商旦夕持誦修作佛事小心精進不懈益虔安西王及妃遜多禮世子阿難丹帖古思不花阿東赤公主訥論普演怯力蜜失咸受戒於商師事之惟謹商歸居平涼之崆峒山建設道場凡木石磚甓丹堊工役之費皆王之所施予毫厘不入於己爲殿爲堂輪奐翬飛金碧炫爛無不讚歎十五年秋八月落成王與妃親詣其所設佛供周視規制嘉其精敏特授陝西四川西夏等路釋教統攝仍刻銀比三品印畀之平生行業及住持修建始末命作文以誌諸石謹按佛如來滅度後及今千五百有餘歲矣緇衣祝髮稱沙門弟子者不啻億萬計然其槁木空心埽迹滅景者蓋亦有人未若槊思吉亦里揀卜八黑思八大士由西土入帝廷拱揖雍容爲一代人天師非其學識洞徹沉幾先物其能臻此惟商亦能戒律自飭淡泊爲心出入王家始終如一即其知遇之深寵賚之厚豈非嚴潔精進眞實勤恪累積之效歟二師之道有欲以

佛圖澄鳩摩羅什比之是可無愧矣至元十五年秋八月十有八日記

（嘉靖陝西通志元寶慶寺碑在平涼府西四十里崆峒山頂至元十五年建元安西王相商挺撰碑）

（關中金石記元寶慶寺記至元十五年八月立商挺撰文并正書在平涼府崆峒山碑云至元九年十一月分封皇子安西王案元史）

（世祖本紀至元九年十月丙戌分皇子忙哥剌爲安西王與此碑異商挺傳至元九年忙哥剌爲安西王以挺爲王相）

（秦隴日記平涼崆峒山有元碑二其一巍然巨製商挺撰并書筆勢雄健直追徐季海父子遺躅而上之矣）

（崆峒山志元寶慶寺在東臺元安西王奉勅建有碑記）

按此碑凡十九行都四百九十七字其首行題創修崆峒山寶慶寺記末爲中奉大夫王相商挺奉旨撰并書青石堅緻甚便拓搨元起朔漠崇尙僧釋其於西番以其久信佛教思因其俗而柔其人所以敬禮僧釋者無所不至雖帝后妃主莫不受戒而爲之膜拜至元九年封皇子忙哥剌爲安西王立王相府以挺爲王相挺字孟卿以儒者仕元仕至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卒諡文定元史稱其尤善隸書忙哥剌挺傳作忙阿剌世子阿難丹挺傳作阿難答則同音之訛也

朝元宮碑

在平涼天壇山今佚

（嘉靖陝西通志元朝元宮碑在平涼府北五里有至元時古碑）

孟元帥碑

在合水縣西今佚

（合水縣志元孟元帥碑在合水縣西五十里碑文剝落其可讀者至元四年攻破慶州赴陣人建奇功勅賜金牌十二領寶劍一副等元九年敬奉雲南王令旨征收緬國又受於答兒大王令旨晝夜攻擊攻破緬國大建奇功勅賜金襖一襲寶鈔五十定至元十九年九月內欽受宣命符信武將軍宣慰使副都元帥之職公之弟進受小將軍之職公之孫受某職居慶陽享壽七十而終俗謂之金牌孟元帥墓）

汪義武公神道碑

在隴西城南今存

王名世顯字仲明鞏昌人仕金以戰功擢千夫長累遷鞏昌府便宜總帥金亡踰年始屬國朝職仍舊賜金虎符伐蜀有功癸卯歲卒年四十九公系出南京徽州歙郡之穎川貞祐二年西北飯階功起家爲千夫長入轉領同知平涼事正大四年領隴州防禦使隨征從宜分治陝西西路時西南調度窘迫公發家貲率豪右助邊隣郡效之軍餉以之不絕六年以鞏昌衝要之地陞鞏昌府改兼治中轉同知兼參議帥府機務是時所在殘滅飢疫漸臻公與便宜總帥完顏仲德擁將士吏民出保石門九年仲德勤王東下公拜便宜總帥制旨大約屬以社稷爲念公感泣自奮至於糧械莫不精贍明年京師變郡縣風靡公獨爲之堅守越二年猶安堵如故而外攻不弛謂其衆曰宗祀已失吾何愛一死千萬人之命懸於吾手平居享高爵厚祿死其分也餘者奚罪與其自經於溝瀆姑殉一時之節孰若屈已以紓斯人之禍乎會皇子頓兵城下率僚佐耆老持牛羊酒幣迎

謁焉皇子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也有君在上賣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皇子大悅勅其下絲髮無所犯蓋乙未冬十月四日也但詣隨行帳罷之以章服職仍故云云即日南征鳩士馬截嘉陵隊大安未凱旋疊承獎賚丙申備前鋒進次大安用楊諸蠻結來援公揮輕騎五百撓之衆亂首尾不相精潰走日暮南將曹將軍潛兵作犄角計公單騎突之格殺數十人黎明軍合殪其主將皇子嘉歎之賜兵馬佩刀退語所親曰吾已撤蜀之藩籬行寢其堂奧矣丁酉春夜入武信城燈市帖然出其不意全獲府庫遂踰資普戍戍軍豈萌之南都統青潤劉阻山爲柵公選數百騎奪柵而入多所俘殺得其輜械乘勝赴資州壁壘間識公旗幟駭怖逸略嘉定峨眉以歸己亥秋俾隸塔海公節制道險霖雨阻潦攀木緣磴徹開州開蜀軍列萬南岸公伺夜伏兵上流舟北岸以疑之既而由上流鼓噪而下擊破之追奔直抵夔公返而搏之幾無噍類涉巫山與援軍

逆復剿三千餘級比春分兵掖江引還及涪州修浮梁信宿而辦以南道之師環攻重慶守者開門延敵他將莫能支公提戈首入人服其胆勇斬併力以拔其城會大暑乃罷秋入覲帝數其功賜金虎符公拜謝曰實陛下威德所致臣何預焉上樂其知體首肯者再四辛丑蜀帥陳隆之自稱百萬衆馳嚮素戰堅壁不出公曉以禍福十二日夜田顯縋城劫寨覺之公曰事急矣叱梯城入救軍民從顯而出者七千餘口獲陳隆之斬之五日公領精銳五百搗漢州州兵三千出戰城閉盡陷三日軍畢集又三日克之露布以聞王擊節歎賞仍賜田顯符印癸卯春公以疾忽被召即戒途既見賜虎符擢便宜都總帥手詔撫秦鞏定西金蘭洮會環隴慶陽平涼德順鎮戎原階成岷疊西和二十餘州事無巨細惟公裁決以憂深責重疾再作竟不起公器局宏遠天資仁孝奉養太夫人斯須靡忘南征得旨酒不遠數千里載歸以備滫瀡處嫂不御酒肉劬勞之日必致齋薦祭喜儒術闓介然之善應接無少倦羈人寒士解衣推食生館死殯各得其所還自蜀輦書數千百卷而圖畫半之士卒必同甘苦如父兄之於子弟然臨陣整肅無敢干者憫斯民未輯刑清役寡縱所不克猶乃緩期不至急暴上下相安不聞告訐或有牽連議從寬釋同屬異主者多盡力購贖之每事先意視程而後處之及訟庭驛舍則靜若隆平時休沐對客命觴雅歌投壺而已燕居逸游若不勝衣遇敵先登刈旗斬將勇冠三軍雖古之名將無以加矣

（重編甘肅通志汪氏碑諸碑并今府城南壇左側有五碑今存三碑高二丈餘廣五尺餘厚尺餘額趺俱完好一爲隴西義武王世顯神道碑便宜都總帥秦鞏昌等處總側門下孫珍書後面碑文細多剝落楊文憲公撰）

按鞏昌汪氏以武功顯於金元之際門閥承蔭迄於元終其事狀載在元史即此豐碑聯立亦爲偉然巨觀此碑爲河南路廉訪監權徵收課稅所長官楊奐撰文舊志稱楊文憲公者奐之謚也世顯歿於

蒙古太宗殂後皇后攝政時之癸卯至世祖中統二年始與其子德臣同追封贈謚德臣神道碑立於至元丁卯亦爲潘珍題銜此碑當亦同時所立也舊鈔失載因附考之丁卯者元世祖至元四年也碑文多與元史本傳相合惟傳云世顯在成都梯城入救田顯顯得與從者七十餘人出碑云軍民從顯出者七千餘口此一事相異

汪義武公遺愛碑

在隴西城南今佚

（重編甘肅通志汪義武公遺愛碑亦在今鞏昌府城南衙壇久已頹廢）

按隴西藝文志載有汪副使利用汪氏祠堂碑立於至元十九年其文略謂鞏人建祠以祀義武忠烈二公匄文以表遺愛於是述義武公之遺愛九忠烈公之遺愛九其終言二公之官族德業見於楊廉訪王承旨家廟碑銘茲姑敘其遺愛概略云爾所謂義武遺愛疑即利用之碑惟聞汪氏祠堂故在縣城祠堂之碑自不能樹立郊外此碑則通志明載在城南南壇又似各爲一碑今兩碑俱失姑俱存錄俟考而爲著其疑問於此

汪忠烈公神道碑

在隴西城南今存

自古創業之君誕受天命將將天威庇大罰成天功期於統一四海爲子孫立萬世之基雖列聖相承指授方略而中原豪傑英偉之士雲龍風虎乘時崛起必有勠力悉心相與助爲者耳國朝肇造其人實多山西將種所出天下公論莫不以襄武汪氏爲首稱汪本姬姓宋末金初世掌鹽川之一隅汪骨族因氏爲西土用兵有擢倅臨洮者以義勇聞若子若孫分列旁郡聲震夏蜀未嘗遠徙天興之亂其口世顯知鞏昌以保石門國亡再期而守節不變迨皇太子闊端重兵壓境示以蔡破之驗乃東首號哭

甚哀然後率衆歸降世顯自効久抗王師非軍民罪請釋勿問太子嘉歎慰勞令其下秋毫無犯盡所從活者數十萬衆自爾從征略無虛歲以勳勞得疾竟至不起享壽弗永朝議惜之后追封隴西公謚義武遺奏以仲子德臣嗣字舜輔賜名田哥即忠烈公也太夫人潘氏所生幼嗜學爲師門賞識義武公有子七人見公性倜儻有志節嘗以遠大是期十四遣使太子親之如己子數從田獵矢無虛發由是益奇之歲癸卯義武公薨命襲父爵佩虎符時年二十有二秋領兵入蜀援瀘而還己巳比忠涪將前軍所向克捷丙午攻運山率其步卒直前俄飛石斃所乘馬步拔外城其弟直臣死之戊申對西羌越松盤始旋師公出則前驅入則殿後每有功辛亥夏蜀將余玠寇漢中公合諸郡晝夜星馳玠聞公來設虛寨而遁秋先皇帝即位公直入覲上稔熟公名見之喜甚所陳利病咸見嘉納賜爾易服俾仍舊職壬子春奉旨城沔州沔爲嘉陵上游實取蜀淸源即葺城

堞置官廨刻日就緒冬回抵左綿而雲頂南軍夜斫公營覺之遂殺千餘人生擒百餘人以歸進攻隆慶軍復夜出公與力戰斃蒿聞都元帥火簽兒阻劍門不得前公從萬豁間道奪之殺傷甚衆及馬潰潰遁伏兵邀我歸路復與之戰又殺數百人獲其統制羅廷鶚癸丑詔公城益昌諸所屯戍皆聽公節制時今上皇帝爲皇太弟將有事於西南公入見首言益昌之事斷免徭役捐課稅運糧屯田爲久貯之計所請悉從即命置行部於鞏設漕司於沔造楮幣給鹽引以通商販以貯軍儲冬公奏以兄忠臣攝總府事使已得專事益昌於是度地於寶峯遣弟良臣統稅卒千餘戍江之南以爲外援益昌蜀喉經營之始百廢未完應援亦寡然蜀人素憚公威劍閬諸州環視而不敢出甲寅春旱嘉陵水涸漕運頗艱諸將議棄之公盡殺其所乘馬分饗將士勞之曰國家以方面付我有死而已遂襲嘉州得糧二千餘石繼略陰平彰明而雲頂呂達將五千人截戰兵交擒達

殺千餘人復獲糧五千石尋金牛以陸運虞關以水運皆至營田之麥是歲亦登食用不匱衆恃以安然後招逃亡謹斥堠行旅通使市肆翕集益昌遂爲名城四月獲宋提轄崔忠鄭再生縱令持檄諭苦竹守將南清以城降凡彼之子弟先爲我俘者悉歸之城中復有東南戍卒數百公知其去志給券縱之皆感泣而去其後山寨相繼輸款者懷此義也五月蜀帥余晦遣都統甘潤領兵數萬城紫金山未就公選精騎銜枚夜突巡破其柵斬首萬餘級溺死者不勝計潤僅以身免乙卯春蜀將焦達領兵餉苦竹公戰敗之悉獲所送資糧十月軍二爲復至又敗之獲糧百餘艘凱還人以爲神丙辰再覲賜錦衣名馬金幣以寵其歸虞關抵沔陝水曲折百有八渡人每痛涉公委官督夫匠駕橋棧八千餘間如履坦途行人歌頌之戊午上親征次漢中公朝於行在所初諸路軍立成都猝爲南人所圍都元帥紐鄰求援於公公洮將赴之與諸將約曰先破敵者奏領此城既

爲我軍首潰其圍奏聞詔籍記之江南事定當以付汝冬十月八日駕幸益昌駐蹕於北山周覽城郭問未降山寨去此幾何公奏東有巴州西有大獲長寧南有劍門陰平皆相距不遠上曰使來皆云汝立利州今朕親見在敵中汝身雖小膽若山大問敵兵曾渉汝城否公奏仗陛下洪福未嘗一來上曰彼畏爾威名耳賜以金幣勒功於石駕臨江瀆見嘉陵白水交會勢甚湍急問用船幾何公奏大軍百萬雖於進濟當別議規畫即令鳩工架舟爲梁一夕而辦上至顧謂諸王曰汪總帥言不虛發今濟大江如履平地賜白金三十斤將佐金帛有差仍命刻石江瀆以紀其事先是南清以苦竹降及清北覬其下殺清家屬以叛至是命攻之苦竹巖壁峭險有請建大橋者上以問公對曰先登陷陣臣所不辭橋之成否臣不敢知已而橋果未成公躬率將士魚貫而進上目擊歎曰人稱汪總帥膽勇果非虛譽南軍趙仲武開門納款而守將楊禮拒戰我軍奮擊盡殪之惟

其城公忽微疾上對諸王勞之曰爾疾皆爲我家左持葡萄酒右執御玉帶曰飲我所飲佩我所佩歷厥疾早瘳公泣對曰昨已蒙賜金帶復賜玉帶願以前賜分遺同事忽剌术上曰他人寧肯相讓詔從之公奏遣人檄諭龍州守將王德新遣親信詣公云能活一郡生靈卽當效順公奏受其降十有一月八日進攻長寧拔之議欲分其衆公奏曰負固不服罪在守臣其衆何辜止執王佐父子戮之車駕順流東下詔以公爲御前先鋒凡有新附城寨諸事聽直臣入奏至大獲山宋軍出護水門公奪之是夜守將楊大淵遣子乞活數萬人命公引之御榻爲之請詰旦大淵等率衆以降大淵嘗害所遣使時欲罪之公請曲赦以勸來者制可繼運山張大悅迎降公引見之吏民安堵淸居大梁亦望風來附遂抵釣魚山其將王堅素恃江險公力戰奪戰船數百餘艘殺傷不可計公遣人諭以禍福攻圍凡五閱月不下公指心自誓曰吾家累世受恩常恨不能報今乘輿所至

諸城風靡獨此旅拒捐軀圖報正其時也單騎逼城下名呼堅曰我來欲活汝一城軍民耳語未旣幾爲飛石所中公遂感疾上遣使問勞詔還登昌公辭曰陛下以萬乘之尊猶冒暑寒臣待罪戎行死復何憚又遣丞相兀貞賜湯劑以紹雲山寺高爽命往居之公雖臥病見山多大木猶命工度材造舟爲東下計俄以疾薨實己未六月二十一日也春秋三十有八上聞拊髀歎惋如失左右手遣軍護喪歸葬仍命其子速來我必有以處之鞏昌吏民出迎者莫不哀慟公夫人黄摑氏以淑賢稱子六人長惟正襲便宜都總帥次惟賢惟和惟明惟能惟純女一適拖以其年十月葬於古漳附祔塋也中統壬戌嗣子惟正請於朝追封隴西公謚曰忠烈公天資穎悟見善明用心剛事無巨細裁決適宜握兵十七年未嘗妄殺寬厚和易有長者風孝于親友于兄弟輯睦宗族一無間言輕材樂施愛恤軍民將士僚佐有疾故必親問弔未嘗以富貴驕人至其涖衆馭下小有弗

謹不加以辭色凡出師與士卒同甘苦遇攻戰則率將校先登故人樂爲之用士類入幕中者多所拯拔雖在軍旅數引儒生講說經史每於賓客宴會必使盡歡事有關於君國則夙夜無寐焦心勞思故年未强而鬚髮頒白初南征過劍門呼母弟翰臣悉以前後璽書畀之曰鞏昌路已付良臣府事汝其任之吾家世受國恩死其分也忠孝不兩全儻得死所汝兄弟善事母太夫人無俾貽憂言訖躍馬就道槪公此言可謂奮不顧身志於殉國者矣公之兄忠臣歿於副都總帥弟直臣歿於中翼總領佐臣歿於奥魯都總領良臣軍前便宜都總帥翰臣攝其職淸臣率鞏昌兄弟七人歿於王事者半可謂忠義一門雖王淸之於漢卞壼之於晉宜無少讓歲丁卯嗣帥走書數千里持門下士潘珍所爲行狀乞銘於余曰惟正不孝不幸先人早逝世惟平昔爲國忠節身名俱榮章章在人耳目竊欲刻諸貞石以慰孝思非大手無可託者予於中統二年承乏翰林奉旨爲義

忠武烈作追封謚草雅知二公之忠五年始識今帥於上都帥來拜謝且以碑銘見屬予諾之今玆來請義不容辭乃卽其狀而銘之銘曰西州著姓因官氏汪一門忠義烈日秋霜維忠烈公嗣總戎行奉命徂征所至靡抗欲下苦竹先城益昌長江之險如一葦杭鐵衣百萬虎賁龍驤料敵致勝續用章章帝曰汝嘉待之異常帶以手授酒以手觴虎符赫赫錦衣煌煌榮寵斯絕非公孰當志淸蠻瘴直擣餘杭天胡不憖壞此棟樑輔車所至軍民涕滂顒有賢嗣紹克餘芳請謚封爵存歿有光追述忠烈孝思不亡亭亭豐碑樹之祠堂子繼孫承公維不亡

（右據甘肅通志汪氏神道碑今存一通一爲義武公仲子忠烈德臣碑潘碑潘珍書楊恂碑文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王鶚撰故奉大夫中書省參知政事商挺書並篆額）

（嘉靖陝西通志隴西忠烈公碑在鞏昌府南門外有前翰林學士王磐諸公所撰神道碑四通今存）

按德臣行事元史附世顯傳多與碑同惟提轄鄭再生史作再立蜀

將焦建史作焦遵碑文未見拓本不知孰是也

汪貞肅公神道碑

在隴西城南今存

（文闕）銘曰山西出將將出將門粵稽汪氏合古有晉義武始基忠烈勤垣及公登樞有子有孫秦蜀三叛鯨鯢而奔公以折箠剗薙孤豚皇帝曰忠錫馬斯蕃阜子安西陲以金尊國初納土比肩作藩彼爲寓公我固本根未艾而萎哲人即窆勳藏盟府守典者存鹽川之阡羊虎行肆刻詩麗牲永表忠魂

（宣統甘肅通志汪氏神道碑今存三通一爲忠烈公及子貞肅公攢匠神道碑然實學士大中大夫宋渤書後面碑文政事大夫參知政事宣撫副使商挺撰并書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嘉議大夫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使高嶷篆額）

汪文貞公神道碑

在隴西城南今佚

（宣統甘肅通志汪貞肅公子文貞公碑元未詳書武事王徐遷偕翊公鴻勝路總管隴西總帥廣公撰字不下武事命作之）

按文貞即惟正之子壽昌仕至資德大夫江南行御史臺中丞元史無傳惟見其名於惟正傳末

梁志通詩碑

在天水玉泉觀今存

大道蘧廬樂自遊風光彷彿像瀛洲菴前草木長春景檻外雲山不夜秋鬼泣罡三尺劍神藏天地一壺舟由來拋卻紅塵事勘破浮生只點頭

（天水縣志稱梁道人題碑詩高四尺寬二尺四寸厚一尺嵌玉泉觀神仙洞北號中詩係隱逸所爲其人梁志通於至元丙子年作）

按丙子爲至元十三年志通即叔修玉泉觀之金真道士邱處機再傳弟子也

汪氏祠堂碑

在隴西縣城今佚

東圻西羌渭陽黑水惟鞏昌其形勝外險內固其習俗崇尚義氣故能產出奇夫良士而挺節梗功忘家征虜者比比也隴右汪公諱世顯字仲明者始以武功遷便宜都總帥追封隴西公諡曰義武仲子德臣舜輔其字也生官死爵亦與父同仍以忠烈諡其忠君愛民始終一軌累朝殊遇異於他諸侯襲封茅土今已四世矣流風善政浹人骨髓故家遺老倡率居民建祠於鞏城之坤維示不忘也義武公南祠而北向繪公子於兩旁忠烈公西祠而東向繪公子於左右向其正位臣禮也祠既建矣鞏之士民介總管縣侯暨教官文靜卿走書長安致懇於僕曰義武忠烈公已有家祠而祀之奈吾屬不得與焉欲建別祀而歲時設祭仰報神德與君之文以表遺愛願無讓僕遂按其實而序之其義武公之遺愛也遠鎮西陲克忠故主一也思翦叛臣以安反側二也石門保全不爽去就三也屢立戰功歸美於上四也劬勞之日必致齋勑祭五也平居暇日必下接賢士六也號令嚴明善撫將士七也或斯民未輯也務寬間以紓之八也或同屬異主者出財購求以聚之九也於戲義武公之遺愛也蓋如此其忠烈公事上而獲於上事親而獲於親此忠孝之遺愛也祗遹祖考而克揚其庥友於兄弟而外禦其侮此起家之遺愛也當元皇開拓之初任益昌進屯之實克寬克勇而士卒樂用且耕且戰而饋餉有餘此鎮守之遺愛也寶峯始築敵人不敢加兵苦竹既平山寨始來輸款此威武之遺愛也免徭役蠲課稅以綏民力造楮幣給鹽引以助軍餉此撫下之遺愛也宥逃亡之罪以示其慈釋俘之囚以示其信此仁厚之遺愛也駕棧橋於虞關沔陽之間行李往來以濟不通造舟梁於涪水嘉陵之上大師渡之如履平地此籌畫之遺愛也雖在軍旅崇儒重道不廢講習身處富貴輕財好施未少厭吝此樂善之遺愛也勇於攻敵謹於受降而恆存好生惡殺之心力疾報國屢承寵眷而不忘推賢讓能之義此明恕之遺愛也於戲忠烈

公之遺愛也又如此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施法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功臣則祭於大烝而勳勞之最顯者爲之冠故曰元祀若二公之勳勞亦可謂最顯國朝紀功當祓之元祀矣茲者鞏之士民不忘遺愛建祠立碑歲時申致祭之誠非僭也宜也今二公之祠建矣二公之像立矣若子若孫思祖考而拜其像拜其像而禮其祀禮其祀而知鞏之士民之心知鞏之士民之心則是知吾祖考豐功盛德之所致也凡世守其祀者毋替毋忽尙鑒茲哉果爾雖千百世之遠吾知其爲一日也若夫二公之官族德業見於楊廉訪王承旨家廟碑銘茲姑敍其遺愛之梗概云爾銘曰召伯甘棠愛而勿傷德不可忘羊公之碑過而感思德不可諼義武忠烈遺愛在碣碣石可缺德不滅至元十九年孟冬丁未日懷遠大將軍鞏昌路總管兼諸軍奥魯孫庠等立石

（隴西縣文志汪氏祠堂碑存隴西縣城副使汪和川撰文祠今廢）

鞏昌路同知總管府事李公神道碑

在隴西縣今佚

公諱節字子忠考諱松金寧遠大將軍輕車都尉隴西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由鞏昌府僉事遷其府判官行元帥府經歷妣夫人高氏從封隴西郡君祖圭以開國貴贈隴西伯妣夫人某氏太君曾祖槩氣服其鄉鄉人曲直不愬有司求聽其家高祖澤而上不可世也其李姓隴西人者或曰猶漢將廣之裔肖公生而剛明其尙氣俠得賦自家長知讀書曉習法律違世艱棘以戰勞自致武歷忠勇忠顯三校尉既官矣復慨然曰吾自求樹立如人曰吾澹門功何始即吏部取應試律射皆入等出身奉班祇候監華之渭南稅未上行省開嗣平涼開國爲奏辛經歷鞏帥田瑞欲異圖乃閉壁錮人出入是日公乘夜縋出走平涼上變及官兵至故便宜都總帥隴西義武公汪世顯時爲門將開壁納之縛瑞置法公以先事發膺功轉會州軍事判官超鞏昌元帥鎭撫都彈壓兼鄖廨加忠武校尉便宜都總帥府鎭撫軍民都彈壓天兵已殘陝西完顏仲德行省于鞏招集熙河慶陽二十四城散亡將卒數萬移鞏治依險壁石門山知麾下元帥義武忠壯可倚時命至其家拜事其母無異生已命社將顏假義武以便宜都總帥身將三千人東援道敗之除總三百人達汴金主已播不至家追及于行說令西駐石門因秦勁兵以圖巴蜀不聽走歸德走蔡自經死仲德赴汝水三百人皆從死惟十二人爲謀勢今業然石門日夜望吾東晉計今日即徒死無益必歸爲報十至秦州爲秦所止二人越去語鞏時秦帥鈕祜祿已不受鞏命自爲行省顧檄義武來計事開國謂義武無行請身往嘗從公既至彼以失乏軍與錮之已誅數人開國度不可得脫死呼公前日吾嘗爲賊誤語置枕下即自經其帥欲併除公賴路珠其妻免始從

喪歸葬之郡東原未卒窆聞敵且至衆悉散去公曰吾寧蹈死白刃不忍斂坎不掩暴吾先也竟卒窆去敵旁午馳終不至並義武孝之俾襲開國帥府經歷蓋甲午正月金亡明年十月其府猶稱天興義武衆將佐曰主今亡矣誰與爲忠人以寡敵遇余率軍民與家爲口十萬來降皇子奎騰義其後服曰爲臣能然何忍罪戮仍官以便宜都總帥凡其前所節度二十四城還受節度公亦仍便宜都總帥府經歷始去險就夷還各城居官舍民廬皆翦荆棘斬蓬茅爲之使人父子兄弟得以休養生息至今西土種族殷繁誰之力耶尋升鞏昌府推官訟清賦平再遷其府判官帥從大軍歲入伐蜀賚使織傀雖千里數石不能致一之地不匱功超僉兵馬都總管府事俄權同知兼便宜府經歷方年六十忽不仕而樂礫石山水爲墅其間號蟄窟老人不踐城府絕口官事樹果及他可材之木若干千章奇花珍果埒是惟樹松二十四不多益也疏泉列石幽蹊危榭人之至者

曠眺忘歸如在物表時與老佛之徒硏思丹方奥典如不足日故藩或過必亨羊擊豕劇談縱飲厭醉而罷來者共席不賤耕樵年八十三聰明輕燈不衰壯時登樓上馬不藉扶掖几杖非不御不設也一日疾子孫問屬顧庭筠等言汝兄以喪來其以爲言奴婢數十家吾食其力久其民之以至元甲戌冬十二月三日爲詩而卒計始爲墅實二十四年或曰二十四松菴前計所止年也明年三月甲申祔之襄武郡東原先塋二夫人陳夫人前卒二十年繼夫人王前卒三年三子庭玉今資善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庭筠鞏昌路兵馬副都總管僉鞏昌府事兼便宜都總帥府經歷庭堅便宜都總帥府鞏昌路都總領二女一適鞏昌路都元帥兼權便宜總帥汪翰臣一適魚濰內外孫男女合八十九人曾孫男女四十六人平生篤于人倫妣夫人高卒事繼妣楊夫人不知爲非其出及卒遺二女俾陳夫人子之笄未歸者厚其資賄嫁成州武亨在抱者撫至成長嫁

御掾南汝德又嫁弟忠孤女鞏昌元帥府叅議都總領嚴孝忠弟實府判卒官其子丞鞏昌都總領庭某壻劉氏夫婦皆卒又撫其孤女嫁帥掾張珪後庭玉自蜀軍甲歲一再或一來覲公不善曰古人以戰陳無勇爲非孝豈可以我故輕去而軍且吾所以甘伏田畝樂之終身而不悔者以汝及功名之會有事取之才必張吾門于他日孝孰大是若晨夕侍傍不乏致養則汝弟責勉思吾言無以匹夫親親爲心故庭玉一力邊陲最自賈子至將相凡六十年崎嶇巴蜀甘涼之郊聲名域摧堅陣徠僞臣禽逆王與斬叛將小大之戰四十爲時勞臣又善謀畫以世祖之聖能受盡言而不罪人至入告大計諸侯王猶苦于扞格自餘老成顧問之臣日月至前如承旨毛公一咈其聽雷霆之威幾不可霽而鼓鼙之帥遠闕廷數千里數歲不一至爲從容片語回移聖慮于十年之後而得開可由何道哉豈言適其時不泛不迂而切事情然耶亦衷諒其忠也書之言曰啓乃心沃朕心倘其似之此二官之篇其書者嗚呼有子哉銘曰善爲塗行日昃而息所以再程不箸其力卽小而喩公爲似之謝仕未衰豈年是期無稱平生日託巖穴徒與草木腐泯爲匹思公荷戈逐逐羣雄四顧長嘯橫厲雲風事授義爲不罪于教語臣而忠子職已孝人紀立矣爲榮斯多人爵崇庳我謂斯何爰樹碌山蒼蔚阡陌匪利斧材惟以種德書報其子徒于鼓枹會未卅年將相身都有不話言言而既績惟不授事授靡不力嗟今之人或難其全不難令終而難令傳公兩令之桓銘斯琢于嶸之山式配吳岳

按元史姚燧傳燧爲姚樞兄子反躬實踐爲世名儒爲文閎肆該洽春容盛大有西漢風自延祐以前文章大匠莫能先之當時孝子順孫欲發揮其先德必得燧文始可傳信其不得者每爲愧恥故三十六年間名臣世勳顯行盛德皆燧所書每述行業辭無溢美此文卽

燧所撰其碑久失今隴中且不知有李節父子其人爰取牧菴集錄其全文其父子豪氣逸興如在目前也先民遺行盡因金石銷泐而不傳者衆矣

平六盤碑

在隆德城東今佚（皋蘭殺錄隆德故城在縣十里嘯高厚今城移舊城中東爲附郭城稱東泛旁有元廉希憲命汪惟良平六盤碑）

按元史汪德臣之弟良臣世祖時爲鞏昌帥阿藍台兒渾都海叛於六盤良臣討平之西鄙以寧其兄子惟正亦曾副別速討土魯於六盤擒土魯廉希憲傳渾都海反希憲命汪惟良將秦鞏諸軍進六盤茲云汪惟良平六盤碑當卽指此惟良爲良臣之兄弟子舊云惟良誤也

伏羌縣文廟碑

在甘谷文廟今存

（伏羌志元創修文廟記在縣南儒文廟至元丁亥徽汶文孝撰文）

按丁亥至元二十四年也

至元勅碑

在正寧要册湫今存

（續修縣志元至元二十四年勅在正寧要册湫）

重修北極宮記

在成縣仙人崖今存

口口口同谷對景南山青峰環列東顚鳳凰西接雞峯仰叅雲霄俯瞰龍湫壁立萬仞遠眺如道士之容此其所以得名也轉運游公留題云玉作冠簪石作骸道衣褐瑩就崖裁精神似轉靈丹就氣象如朝玉帝回兩眼遠觀獅子洞一身遥望鳳凰臺自從跨鶴歸仙去直到如今不下來此詩

隴右金石錄　九　一二五

寫盡奇境懸崖置屋有玄帝及朱眞人并和眞人聖像崖下舊有祥雲觀基擬欲重修大宋乾道壬辰甘露降於仙崖龜蛇見於聖境豈非眞游之瑞應耶自兵燹後殿閣隤圮道路荆棘聖象雖存香火之奉闕如也有武信軍蓬溪縣謝先生者因丙申蜀難飄泊隴西臨洮間見時世未寧遂舍俗出家後禮自然子爲師得通玄法時以濟生渡死爲念行符設藥治病救人無不效者見大兵經過處橫屍滿路在在暴骨動怵惕惻隱之心自隴西臨洮諸州遍巡道旁原野自負畚鍤掩骼埋胔十有餘年不知幾千人矣比至西康州王老元帥武侯見其積功修行請住道士崖同陳先生焚獻不幸陳早歸化後得順慶何意眞塾江何正眞協力同心率徒衆櫛風沐雨自伐木石之功補廢支傾修建玉皇殿北極宮兩廚房倉庫一一全備棟宇翬飛樓閣壯麗逼出烟霞之表顯昭仙靈之古蹟眞西康之勝境也邇來有遊山燒香者於崖壁間時聞鐘磬之聲此地與仇池不遠無

乃亦通於小有洞天者乎落成索予爲記予不文爰記其始末以詔來茲云至元辛亥年秋普慈盤溪子記

（成縣志元重修北極宮記在成縣西仙人崖至元辛亥普慈盤溪子記）

按元時前後兩至元俱無辛亥原文必誤惜未見拓本

花嚴海印寺碑

在涇川水泉寺今存

原夫偉哉法界無黨無偏應跡西乾號之曰佛論其體也功口過化口其

十餘方世皆爲轉輪聖王王四天下至釋迦牟尼捐棄口口

功不可曰讚讚之德也昔如來下兜率天生中印土口口

度人化未化者帝釋梵王帝王公侯無不遵之則

無得而稱也賢乎順世榮枯雙林入滅異端並口

降誕之徵白白馬西來玄言東被始興梵刹口口

隴右金石錄　十　一二六

有井號名曰青鳳泉建寺曰眞相院累經劫灰

大元開國積善餘慶恢崇三寶塔寺蘭若爭上

寺重修想不忘靈山之付囑爾故羅云口口口

諱了彬西蜀劍閣陰平邑人髫事爲誥口口口

歲錢錫此山復興故址剗荊榛而作淨土似口

躬往京師得宣誥命名曰花嚴海印水泉禪寺

聖壽之場齊修羅漢大殿粧塐云周復建花口

蟠樓鼎新革故厥後有資柔公裒匠化木彫刻

者行逾雪霜德等松筠戒得於大元　帝口

而月現度門弟子三十有餘皆青出於藍冰寒

俱高時春秋七十有三於至元丁亥臘月有八

現凡僧修證一芥微僧焉知晦跡尒一日有資淳口

設再再卻之再再不允我雖不敏以愚管見姑塞來

乃爲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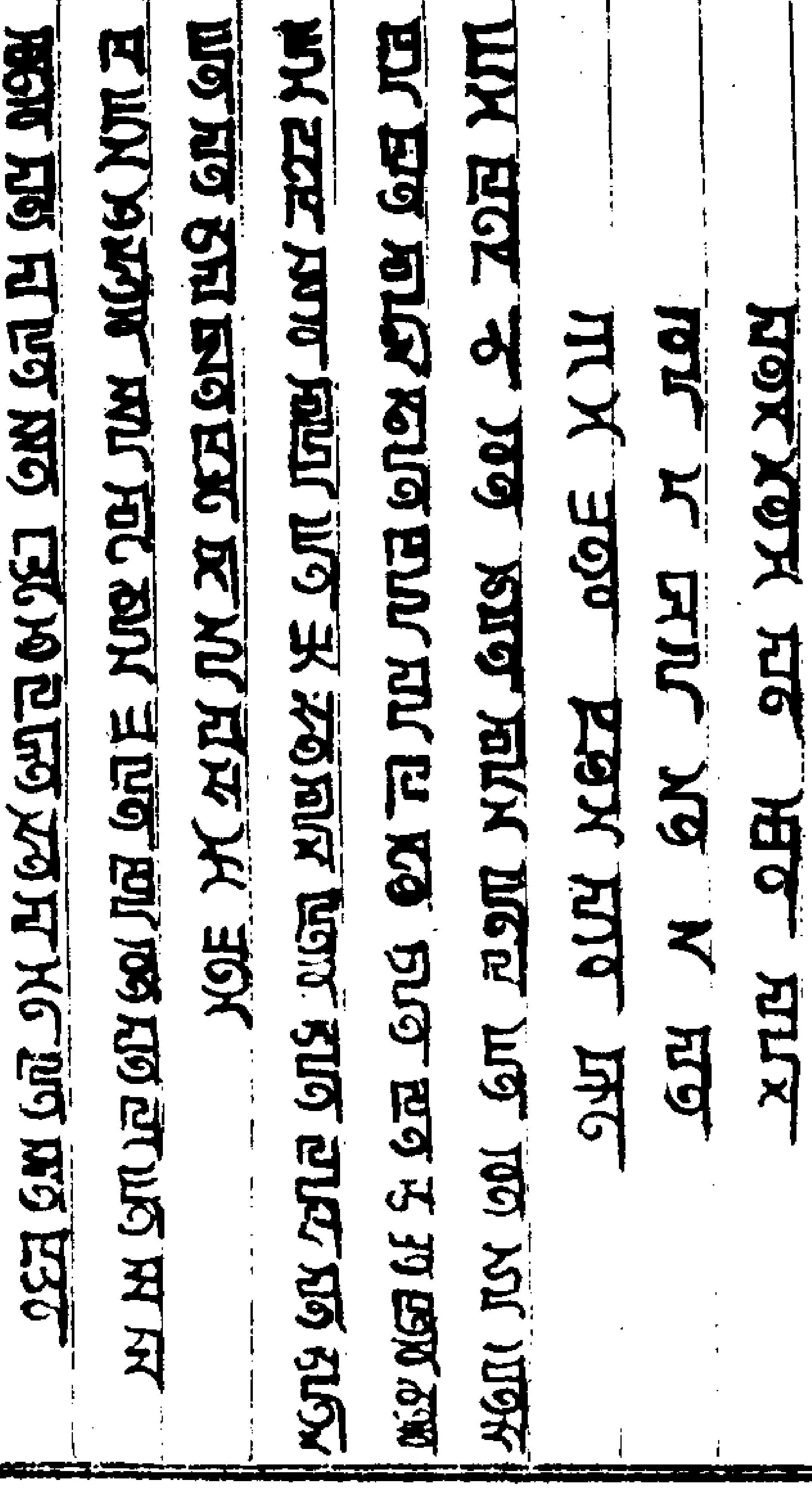
法身無相　應踪西乾　光輝三界
功被飛翾　雙林告滅　一性周圓　二千餘載
不捨良祥　教流東土　永平十年　塵塵梵刹　處處
眞心精專　剗去荊棘　建兩花筵　擊大法鼓　數口
口口病痊　一日歸蛻　四衆流漣　無負法乳　口口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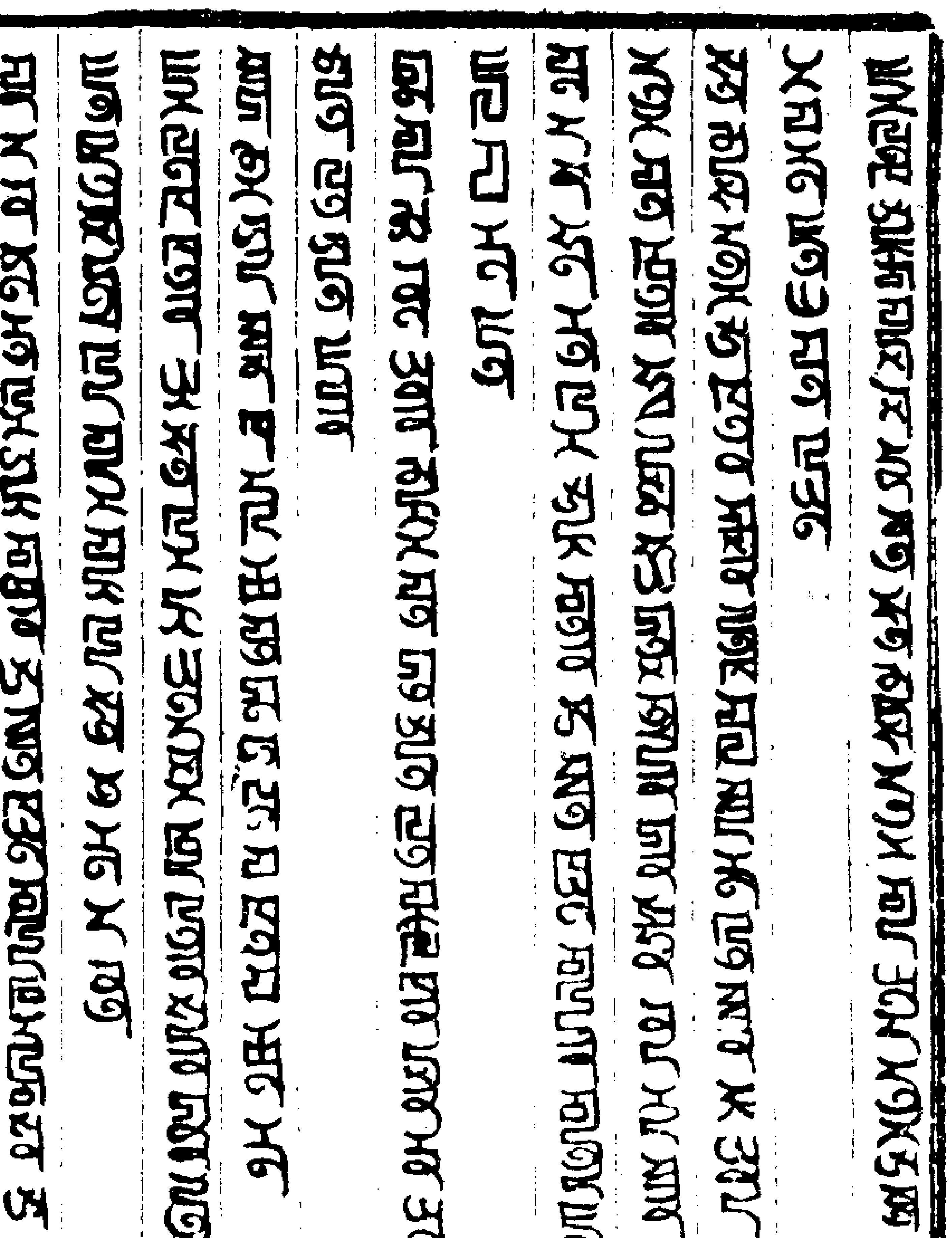
（錄何廉日記涇州有元元貞鎮海寺碑碑陰有蒙古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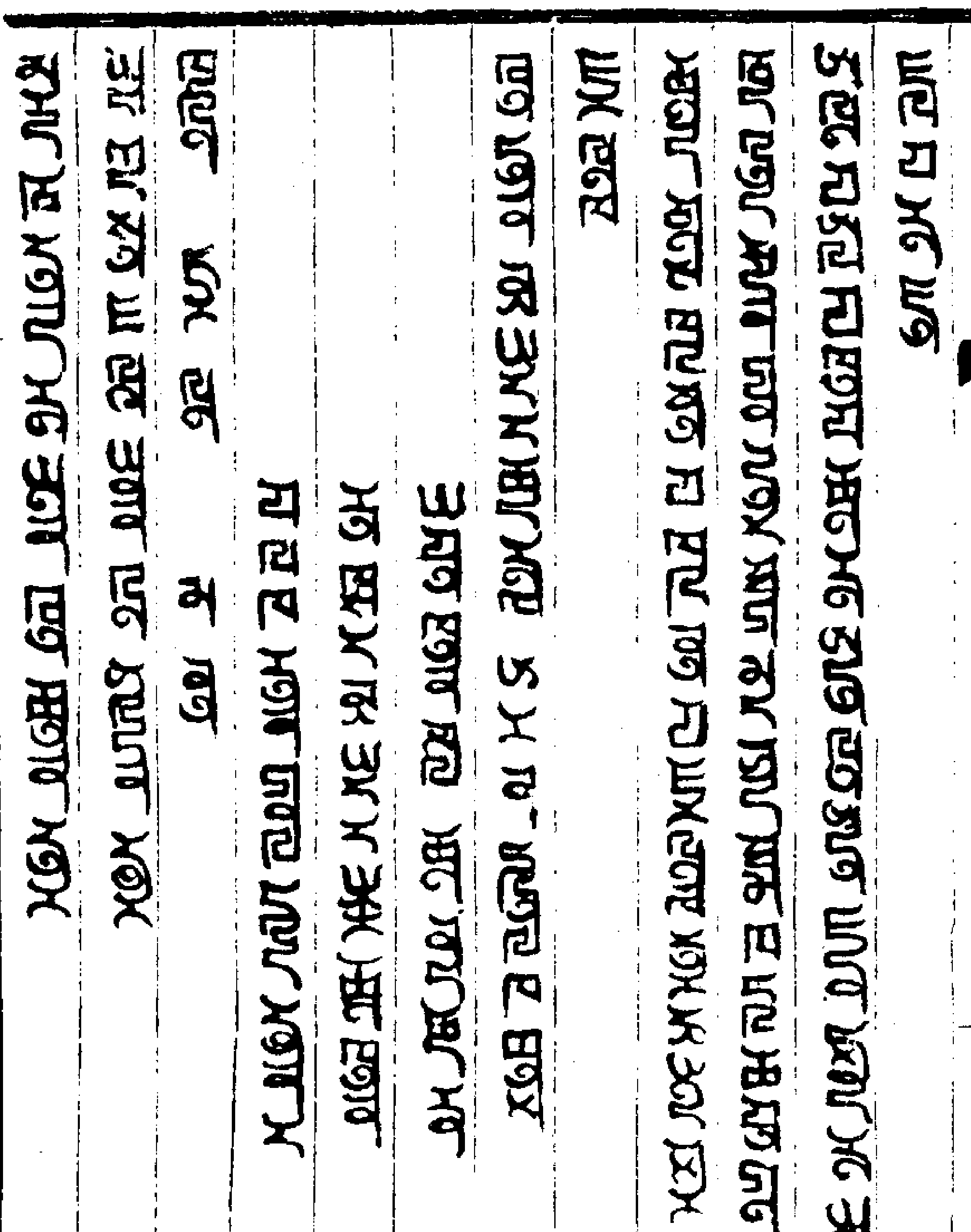
按此碑高四尺廣二尺六寸二十八行上半完好而下半全泐間有字跡亦模胡不可識存字最多者行有二十八字少者五十字首行爲勅賜花嚴海印水泉禪寺記并序末有歲在乙未元貞元年庚辰月乙巳朔己未日本寺住持口立碑額高尺有二寸廣六寸有蒙古文八字而其半已損碑之一面爲蒙古文額有漢文鎮海之碑四大字大約記僧了彬復建寺宇之事而撰書人俱不可考

鎮海寺蒙古文碑

在涇川卽前碑後面今存







按此碑凡三十行行十五字以下其額爲漢文鎭海之碑四字前三行中書實字畫爲畫畫之處下段亦爲漢文題名凡二十一行有涇州僧正及文武職官而姓名全已剝落矣

汪忠讓公神道碑

在漳縣今佚

便宜副都總帥忠讓公諱忠臣字漢輔便宜都總帥隴西義武公之冢嗣便宜都總帥忠烈公德臣中書左丞忠惠公良臣四川行樞密副使淸臣之兄故爵都總帥惟益之考中書左丞忠肅公惟正今平章政事惟賢中書右丞惟孝叅知政事惟勤宣慰使便宜都總帥惟和同知宣慰權總帥惟純屯田萬戶上萬戶惟簡惟允上千戶惟弼知階西和州惟敬惟恭之伯考今懐遠大將軍便宜都總帥安昌爲資永昌王必昌之祖宣慰使元昌副萬戶朝昌便宜都總帥壽昌之伯祖也卒以至元丙寅四月五日受

詔于元貞二年丙申推至義武卒年癸卯實五十四年祖孫一門三世五公又許連姻王室自餘將相使牧爲質猶十八人此吾元有國而來所無者嗚呼不曰世臣之家謂之何哉公王姓由大父彥忠世汪骨族故汪姓金主以甲午正月死蔡義武時即險移鞏治石門山猶行天興正朔明年乙未始下太宗義爲其主後來仍金官官以便宜都總帥俾從皇子奎騰征蜀公留質帝所忠烈質皇子所制後令公從征蜀以管軍總領從破文階州大安軍從攻成都入其郛義武陷伏中急公疾戰殺傷數十人竟衞翼而出壬寅以破土番疊州功賜銀符明年義武卒有子七人皇子擇宜世帥者意在忠烈謂公曰汝宜世吾欲帥汝弟而得無後其心乎公曰上未有言臣欲推授爲之與兄有異耶王高其行以公鞏昌元帥知府事丙午以前孝忠南功換金符故事祖宗賓天所授符節悉取還之故公金符亦歸之官憲宗二年壬子償賜之俾權都總帥事明年癸丑世祖以太弟

總天下兵既移忠烈一軍戍和州會將軍南詔偶牙臨洮公來趨覲俾督漕嘉陵繼利州公造舟棧塗水陸兼行足缺兵籍而恤乏民力始益昌不以饑告戊午憲宗自將討蜀忠烈集諸將問計樓上曰吾州凋傷之餘玉帛無所于得一旦乘輿至左右近貴之臣需求何以爲資公則曰吾曹拔身健兒惟有能將率士衆効死前驅何至爲是媚人定死前驅公惟恤吾妻子其責忠烈泫然灌酒地曰兄與諸將薰心誓是德臣何言所孤兄諸將託者有如此酒大駕至利巡所治樓壁橋隍歎曰使吾非戍此敵先之則四川領喉之地可必能歲月乎哉遂移師西南攻劍關闕之西陰曰苦竹隆慶府治其上西北東三面嶄絕深可千尺猿猱不能緣以上下者也其南一塗一人側足可登不可並行敵盡銳禦者惟此而帝敕諸軍攻未至某地無張汝幟自伐鼓督之公前登帝望幟張倡爲歌呼六軍和之聲動天地險之兵民飛崖如蝶前是獲敵張都統仗爲蜀導反紿帝曰吾能

誘此栅令降遣入行則反爲敵用且泄吾軍何地強弱何倉豐餒教使勿下帝爲書繫箭箭三射入栅令必生致獲之磔以徇賚銀爲兩四百五十潼川府治長寧山攻復先登賚銀如苦竹數加以金幣爲匹二十七復移軍東即嘉陵爲舟行計與儼竿鉅縆以從公奏無所事此此前塗所不乏者不若舟米數千石盡此去多稻而求粟無有宜虞以廩病者時蓬州壁運山閬州壁大獲順慶壁淸居廣安壁大梁平破竹皆下東南抵合壁釣魚山渠江水會其下石邑入雲其帥王堅據不即下礮矢不可及也梯衝不可接也帝欲乘拉槁勢不棄去而必拔之故久駐此時暑我師疫矣忠烈卒于軍公泣集將佐議曰吾季卒軍馬革裹尸與國責塞子惟正雖未弱冠宜世衆曰公言是公言是願奉以代爲帥其秋帝崩中統之元制以公爲副都總帥從所志貳貞肅同戍淸居去順慶平土二十里西北東三面環江北江殊回遠不可爲池南依山而壁平可馬上無大艱崎其南即

合敵出入吾界無時于兵法爲交地公又子身受之開屯田練軍實遙候斥詗強弱入必摧壞其軍不令棄去後詔貞肅還鞏昌公獨保戍三年璽書褒大之又換金符三年秋抄夔府獲其團練使解恭知府張甲及路分二人斬刈千馘獲遺甲仗實幣不可貲計入覲賚以虎符銀章銀幣如長軍之數而加金爲兩五十副以鞍勒弓矢褒其從者且以久勞于邊代以忠惠還之鞏昌俾副都總帥由行省受命還得疾秦亭歸至古漳故第而卒年止四十八其年六月從葬古漳先域爲性安恬出言質直如其心事隴西郡夫人母包以孝聞友諸季終其身竭力竭才羽翼之人無可間總帥府屬郡一十四事至殷也身自爲與從父副弟副猶子三世時得專殺未嘗妄笞殺一吏一人然至臨敵決戰上馬挺槍離陳先衆巧捷若神當者紛披莫有我禦其弓矢奇中可方古人憲廟出畋遇虎命射之一發斷其吭帝喜至解所御金鞍爲賜夫人故金蘭定西會德順五州帥張雲之女惟公繼世副都總帥二年而卒一女適鎮撫帥府張文煥老將之從公者每日公爲人信厚安昌必昌復信厚可曰善世其家者由安昌求銘公碑繼思于公與貞肅所戍之地無不至壽清居之不可恃爲固者前所以言楊氏張氏蕭氏皆行帥府大獲運山大梁平故地與便宜其時目曰四帥府清居南迫合獨受敵鋒爲三帥扞蔽他日專劉帥戍移貞肅南九十里夾嘉陵東西築武勝軍毋德章兩城距合爲里亦然晝則出邏設伏會待進戰夜則盡地分守傳警鼓柝篝火照城達曙以防竊入一話一言敵盡知之况敢抽兵邀利他求爲哉惟是軍當其堅重故三帥反得歲以拔敵柵壘掠敵府庫劉其人民逞志于忠涪夔黔萬施雲安之間上功朝廷用事之臣第知三帥立勞之多而是府獨寥寥也終未有能明其然者又貞肅去清居敵夜大至火民居縛劉帥去鑒夫人之失如此則兩公戍而克完者功不大哉凡此或者貞肅碑所逃故發之此銘曰椒聊遠條求今之世方漢金張纔有汪氏隴西開國義武肇之義武之爲不怍偷彝忠讓忠烈忠惠貞肅遞芟川涼力嘗謀一繼繼其來將相之多不符乖躬必斧手柯歸覲私廟庭笏駢羅公以其序大宗義武于弟以子宜不降俯乃推憤功潛不自張等剏吾家聞命即行安流洋洋如水就防所由不年其盡瘁致子而夭閼歸以何戾彼蒼者穹監下而公惟我皇上心靡不同嗚德未報未隆何功三紀後公一朝哀崇公有令孫人曰公似雖華其年已踐公位古者大宗合族恃之祭求其膰尊祠之思胥是家旁可萬家邑表阡有碑車過者式

按忠臣元史無傳僅見其名於世顯德臣傳中此碑亦姚燧所作載於牧菴集目曰便宜副總帥汪公神道碑其敘汪氏在蜀功伐殊詳非惟有裨鄉邦掌故且可參證元史惟汪氏之先漳隴兩志均謂出於魯成公子黑肱之後唐越國公達之胤楊奐義武神道碑以爲系出徽州即越公之說也王鶚忠烈神道碑以爲汪本姬姓世掌汪骨族因以爲氏即魯後之說也此碑獨云公王姓由大父彥忠世汪古族故汪姓與前二碑又不同既爲汪氏作碑其事狀必先出於汪氏子孫之自述三碑之說各異而俱樹立於汪氏枌榆之邦殊可怪也

慶陽府廳記

在慶陽舊府廨今存

（綠侍廳日記慶陽府廳記碑大德三年立）

玉泉觀碑

在天水天靖山今存

秦州□□□在州西二里北山崗□閒全貞師梁志通所建師即丘神仙徒裔也初圖堵修道於太原東（缺）三十年至元辛未披□□□之長春南歷汴之朝光涉關陝至于秦亭秦古成紀也表帶山河喉襟蜀□如茅

君之拔宅飛昇太上之鍊丹古跡靈都眞境石刻具存志通竊慕口隱乃乞地於師汝舟張衆子得餘五畝坡陀荆棘岑寂（缺）靜或口崇而請禱者符之必應秦人敬而異之道價重聞口口帖木兒大王賜號煙霞無爲太師玄門事（缺）爲建玄子師一旦謂弟子鍾道亮曰且夫田叟市民粗一家之安過一歲之豐登立祠宇設像儀尙知所（缺）流原於口花老子職柱下史閱人代之久遠伏羲神農黃帝大道之書祖軒岐至貞長生之說況羲皇生於本土三聖人者開元立極神功聖化與世無（缺）廟而報之禋祀乎鍾嘆曰此奇事也其鄉豪士族相爲經紀數歲間者莫不竭財助力而爲之以觀基迫（缺）芟夷荆棘至元丙午起太上殿事之以五祖七貞至元己丑建玉皇殿事之以風后牧伯棟宇宏麗位置高敞下瞰井邑曠若在於塵世之表崖壑圍繞幻如蟻穴素隱者（缺）之口山腹出泉冥然澄寂祈飲者可以愈邦人之疾樹繞泉亭簷楹蔽映如口畫圖觀因境勝名曰玉泉

（缺）器用無所不備口口弟子弘眞闡教大師鍾道亮礱石將以紀師營度修習之功不遠千里而來徵文於（缺）口口達之是以勤矣余口之曰求道學仙之侶以清淨爲本以道德爲心以天地爲遽廬以逍遙爲外物（缺）口口口口是難能也若夫紹玄學而述老氏尊三聖而繼七貞以形神自全以堅苦自勵塊然無口口口（缺）口口其無事是難能也二者得兼其惟建玄子乎師姓梁志通其諱也介休人甫年十二辭親悟道口口（缺）師爲神子張志謹張郎丘門之高弟也於是乎書

（秦州新志元敕建玉泉觀碑在州城西北大崗山大德六年唐仁祖記）

按碑文前題敕建玉泉觀記文林郎國史院承旨知制誥中順大夫（缺）唐仁祖撰四川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喬宗亮篆後題大元國大德六年歲次辛丑孟春壬寅朔上旬有五日玉泉觀全貞道人梁志通徒衆立石考元史仁祖傳仁祖畏兀人祖曰唐古直子孫因以唐爲氏仕世祖成宗時以善書成宗特勅書尊皇太后册文終於翰林承旨此碑原石已佚今所存者明嘉靖四年重書立石也

大德詔書碑

在寧縣文廟今存

（錄得廬日記寧州文廟有元大德詔書碑）

按元史祭祀志成宗卽位詔諸路府州縣邑修完宣聖廟宇自是天下郡邑廟學無不完葺釋奠悉如舊儀武宗至大元年七月詔加號先聖曰大成至聖文宣王故郡縣廟學之碑多立於至大以後而至大元年卽大德十二年疑此碑亦加封詔書也至大詔碑今存於隴右者臨洮爲泰定時立蘭州爲至正初立與此碑而三顧未見此碑拓本不知立於何時孔子大聖以德行學術爲萬世師史記作孔子世家荆公論之以爲列於世家孔子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孔子

之道不從而小而司馬遷爲自亂其例乃自唐宋以後封爵贈謚以爲可以尊崇先聖是亦可謂瞶昧之甚者已若夫元之立國以武力經營天下鐵騎所至莫不因其教而柔其民於佛教徒則尊爲帝師於道家流則封以祖眞而漢西四汗國則俱崇奉天方之教其封贈孔子蓋猶是因教柔民之術用意且不如唐宋獨其保存廟貌不使廢墜爲有可稱焉耳明嘉靖時改正祀典尊孔子爲先師不稱爵謚從祀者俱改稱先賢先儒義正辭當元時諸人何能知此哉

松樹林石碣

在禮縣東台山今佚

（禮縣新志東台山老君菴俗呼爲松樹林明嘉靖四十八年八月夜半雷雨大作轟然霹靂曉視得石碣上有元大德年號）

勅封東華五祖七眞碑

在天水天靖山今佚

皇帝若曰大道開明可致無爲之化至眞在宥迄成不宰之功朕以祖功獲承基構若稽昭代雅尚玄風自東華垂教之餘至重陽開化之始眞眞不昧代代相承有感遂通無遠弗屆睠前代累承於襃贈在朕心猶慊於追崇乃命儒臣進加徽號惟東華已稱帝君但增紫府少陽之字其正陽純陽海蟾重陽宜錫眞君之名丹陽以下七眞俱號眞人載在方册傳之萬世噫漢世之張道陵唐朝之葉法善俱錫天師之號永爲道紀之榮當代不聞異辭後來立爲定制朕之所慕或庶幾焉東華教主可贈東華紫府少陽帝君正陽鍾離眞人可贈正陽開悟傳道眞君純陽呂眞人可贈純陽演正警化眞君海蟾劉眞人可贈海蟾明悟弘道眞君重陽王眞人可贈重陽全眞開化眞君丹陽先生馬鈺可贈丹陽抱一無爲眞人長眞先生譚處端可贈長眞雲水蘊德眞人長生先生劉處玄可贈長生輔化明德眞人長春先生丘處機可贈長春演道主教眞人玉陽先生王處一

可贈玉陽體玄廣度眞人廣寧先生郝大通可贈廣寧通玄太古眞人淸淨散人孫不二可贈淸淨淵貞順德眞人宜令掌教光先體道誠明眞人張志敬執行准此至元六年正月　日（第一面）全眞祖宗之圖（橫額）金闕玄元上德皇帝太上老君（二月十五日降四月初八日昇）無上眞人關令尹太極眞人徐甲通玄眞人文子洞靈眞人亢倉子冲虛眞人列子南華眞人莊子（上段）東華紫府少陽帝君王（六月十五日降十月十六日昇）正陽開悟傳道眞君鍾離（四月十五日降五月二十日昇）純陽演正警化眞君呂（四月十四日降五月二十日昇）海蟾明悟弘道眞君劉（十二月二十四日降）（十一月二十七日昇）重陽全眞開化眞君王（十二月廿二日降正月初四日昇中上段）丹陽抱一無爲眞人馬（五月二十日降十二月二十二日昇）長眞雲水蘊德眞人譚（三月初一日降四月初一日昇）長生輔化明德眞人劉（七月十二日降三月初六日昇）長春演道主教眞人丘（正月十九日降七月初九日昇）玉陽體玄廣度眞人王（三月十八日降四月二十五日昇）廣寧通玄太古眞人郝（正月初三日降）（月三十日昇）淸淨淵貞順德眞人孫（正月初五日降十二月二十九日昇中中段）長春演道主教眞

人盧淨先生趙道堅冲虛大師宋道安淸和大師尹志平盧寂大師孫志堅淸貧道人夏志誠淸虛大師宋德方保光大師王志明冲虛大師于志可宗道大師張志素通眞大師鞠志芳通玄大師李志常頤眞大師鄭志修玄眞大師張志遠悟眞大師孟志穩淸眞大師綦志淸保眞大師何志淸通玄大師楊志靜冲和大師潘德冲（中下段）長春演道主教眞人丘淸和演道玄德眞人尹（正月十九日降月初六日昇）眞常至德佑玄眞人李（正月二十日降八月一十日昇）光先體道誠明眞人張（正月十七日降二月二十九日昇）崇眞光教純眞眞人王（十月十八日降）（十一月十七日昇）存神應化洞明眞人祈（十一月十四日降十二月十八日昇）輔元履道玄逸眞人張（十一月十一日降）秦州十方玉泉觀□玄子丁志通立石（下段[illegible]上第二面）玄通弘教披雲眞人全眞□□榮祿大夫大司徒汪惟賢□額無名道人閑居於文宰絕相公子□□而問曰我聞吾子參全眞出世之宗習太上不言之教久矣乎必能深究其宗派首末也其祖何先其宗何始僕雖不敏亦可

得而聞乎對曰何先生之發問造次也吾聞將濟巨川者必階於岸將登太山者必因於麓爾未嘗游涉乎正教之藩籬而輒欲窺其堂奧其可乎哉雖然今日方暇吾不忍廢此高論請爲吾子談其標末而已全眞非道乎哉道固無始全眞非德乎哉德固無先三淸全眞之主也不全其眞曷爲三淸四帝全眞之師也不全其眞曷爲四帝由此言之龍漢以前赤明之上全眞之教固已行矣但聖者不言而天下未之知耳逮我東華帝君王公者分明直指曰此全眞之道也然後天下翕駭傾向而知所歸依矣帝君乃結庵於靑海之濱受訣於白雲之叟種黃芽於岱阜煆絳雪於崑崙陰功並被於生民實行遠沾於後裔然後授其道於正陽子鍾離公者啓剖瓊符濟分玉篆錫以大丹之祕訣付之藥笈之靈章傳周天起火之經教飛龍鍊劍之法鍊形似鶴養氣如龜然後授其道於純陽子呂公者鼎攢乎四季五行藥按乎三元八卦赤鳳吐南方之髓烏龜含北海之精

離坎交加甲庚會合彈指上超於碧落轉頭西過於員城然後授其道於海蟾子劉公者破錢知富貴之空累卵示功名之險頓辭燕相恭禮玄都陶眞於太華之前遁跡在終南之下□吞日月手握乾坤作長生久視之仙結固蔕深根之友然後授其道於重陽子王公者發揚祕語之五篇鍛鍊還丹之九轉譚中捉馬丘上尋劉餐霞於碧嶂之前養氣向青松之下飲廿河之一滴觀滄海之萬蓮普化三州同修五會然後授其道於玉蟾子和公者黑中隱白雌內含雄深窮有物之混成妙達谷神之不死虎左旋而入地龍右遶以飛天五氣朝元三花聚頂然後授其道於靈陽子李公者損之又損爲之無爲三家不□于往還二物有□□會□髮消舊白臉出新紅神駕爛遊於十天雲騎獨飛於八海翺翔五嶽嘯傲三峯然後授其道於丹陽子馬公者慈悲濟物方便度人指五行不到之方說一氣未形之□□開□□引入金門既分十化之梨應徹三清之舉鞭笞紫鳳上下青霄然後授其道於長眞子譚公者冥符大道密契玄機樣神寂寞之鄉煉氣希夷之境丹成九色名掛三天然後授其道於長眞子劉公者手振天關足搖地軸節操比松筠之雅肝膽逾鐵石之堅倒騎金馬上青霄穩駕鐵牛耕碧海北朝紫闕南度朱陵然後授其道於長春子丘公者東辭海縣西入蟠溪六七年不憚于飢寒三萬里甘迎於風雪出有入無漏泄兩儀之造化存神積氣圓成七載之功夫千光遍照于十方三國同宜于一日獨表神仙之領袖大開道德之門庭齋壇日赴于□□□界坐觀於十角然後授其道於體玄大師玉陽子王公者煉成正氣戰退魔軍立鐵查山下之風坐雲光洞中之□道號晤來於傘竹仙班得預於金蓮拜皇家五度之宣翫海外四□□□然後授其道於廣寧子郝太□者□中安□身外觀身會八卦以周天審六爻而定位寧海市中挽回日月趙州橋上坐斷冰霜袖藏海外之蟠桃手種月邊之丹桂然後授其道於清淨散人孫仙姑者頓釋前[illegible]□□□□棄黃金如糞土抵白璧于泥塗賤衣東別於家鄉竹杖西游于雲水六年了道九轉成功然後授其道於默然子劉師叔者諸緣罷舊一念歸眞手拏海底之金烏親得蟾中之玉兔枯木開花於曉露寒灰發焰於春風鼎內鉛乾爐中汞死然後授其道於長清子嚴公者振危拔苦接物利生龍吟離位之中虎嘯坎方之內水火顚倒陰陽混融姓名先掛於丹臺蹤所屢遊於紫府然後授其道於醴泉史風子者外建因緣內明造化金鼎夜調於五氣雪茅春採於三田衣掛六銖鶴乘千歲火棗朱懸於曉日交梨碧燦於秋風然後授其道於回陽子于公者行則措足于坦塗住則凝神於太虛坐則勻鼻端之息臥則□□□之珠行滿飛昇于白日功成歸去於玄都然後授其道於雲中子蘇公者調和四象斬伐三彭瑤臺之秋月常懷閬苑之春風破夢玉罏雪白金鼎霜紅騰身快三島之遊回首赴羣仙之約然後授其道於雲陽子姚公者氣中養氣神內頤神貫通道德之眞詮透脫陰符之妙理眼界不生而青龍自伏鼻門大啓而白虎常停丹臺記不老之名玉簡刻長生之字此全眞列祖之宗派也絕相公子蹙蹙然坐不安席以手掌胷而謝曰吾儕小人也乃不知教門浩汗道海汪洋如此其盛矣乎無名曰上世以來聊復如此自今以去巧曆難窮仙源滾滾以相承法嗣聯聯而不斷跨鶴乘鸞者莫知其數降龍伏虎者繼有其人十九枝玉樹重芳天開秘牒半萬朵金蓮再坼地發靈章疊窮億華之松不足以紀續仙之號紙盡江淮之楮不足以書列聖之名法輪常轉于閻浮道日重光於宇宙姑言其大槩云耳若其具述而詳言之從刼無刼終不可盡絕相公子□呿然而不合舌撟然而不下蒼惶戰慄無地自容曰而今而後洗心沐肝願從門下執洒掃□□施碑首會首前秦州儒學正劉懋德（第二面）

祖師五篇秘語（篆文）

（橫額）純陽眞人授重陽祖師秘語爲臨秦地泛臨長安或貨丹於市邑或樓

跡於山林因循數載覩見滿目蒼生盡是凶頑口口今逢吾弟子何不頓拋俗海猛捨浮囂好餐雲於碧嶂之前堪鍊氣於松峯之下斡旋造化反覆陰陽森列宿於九鼎之中聚萬化於一壺之內千朝初滿名掛仙都三載殷勤永鎮萬刼恐爾來遲身沉泉下莫將罇酒戀塵囂每向鄽中作繫暇龍虎動時拋雪浪水聲登處碧塵消自從有悟道中色逃意躊跎不計聊有朝九轉神丹就同奔蓬島去一遭蛟龍鍊在火烽亭猛虎擒來囚水晶強意與晋胡論道亂說縱橫與事情鉛是汞藥汞是鉛精識鉛識汞性口命停九轉成入口京得知友赴蓬瀛（上段）長春丘神仙門人寧神悟道廣玄眞人張（九月十二日降初五日昇悟眞大師何志淵清貧子王志堅）阪泉尊師善濟普慈眞人馮志濟師叔陳志寂（悟眞子馮志朴明眞大師魏知古）煙霞無爲大師達玄子梁（門徒何道元等十八人）

（中段）秦州帥府都總領口口口秦州漆匠副提領何讓秦州達魯花赤張蒙古鞏昌人匠總管府副使楊永德伏羌稅務提領黃仲祿牙場提領李口

營築提領魏文秀秦州雲錦院大使介如通（尙有多名末錄下段）宣授陝西口口西蜀四川道教提點玄明文靖天樂眞人李道謙登仕佐郎成紀縣主簿韓佑寶通玄保眞大師成紀縣威儀馮道與圓明通玄大師威儀呂仲純

大元國大德六年歲次壬寅仲秋下旬有二日玉泉觀知觀何道元任道芳等并十方道衆同建立石羽末劉道洪書羽士安道和刊石功德主口口口口將軍前中書右丞行四川省事鞏昌平涼等二十四處便宜都總帥口府尹汪惟孝大夫人漆氏性善（附側面從以上碑四面）

（秦州新志元封東華紫府七眞碑在州城西北天靖山玉泉觀至大三年立四面刻石）

按此碑高六尺廣尺有六寸四面刻文具載全眞道教源流可與元史參證元史釋老傳丘處機登州棲霞人自號長春子年十九爲全眞學於寧海之崑崙山與馬鈺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同師重陽王眞人後爲太祖所召與弟子十八人同往自崑崙歷四載始達雪山見太祖告以敬天愛民淸心寡欲太祖深契其言謂之神仙錫之虎符副以璽書後還燕年八十而卒由是道教有全眞之宗與正一眞大兩道教俱盛於元時處機歿後其徒尹志平等世奉璽書襲掌其教至大間加賜金印處機四傳有曰祈志誠者道譽甚著世謂之祈眞人此碑所載馬鈺等七人俱贈眞君故俗稱七眞東華以下俗稱五祖趙道堅以下十八人當卽處機十八弟子淸和演道玄德眞人卽尹志平存神應化洞明眞人卽祈志誠也汪惟賢卽汪忠烈德臣之次子惟孝不見元史當爲德臣兄弟之子碑立於大德六年上距至元封詔之歲三十四年其云宜令掌教光先體道誠明眞人張志敬執行蓋志敬卽至元時全眞掌教至立碑時志敬早亡故碑第二面卽載志敬生卒月日案州新志以爲碑立於至大三年誤也碑石久失偶於書肆得舊拓本蓋百年前物也亟錄存之

官屯嶺東嶽行祠碑

在天水雲霧山今存

（天水縣志稿　建修官屯嶺東岳嶽行祠碑作南宮雲霧山元至大元年歲次戊申　儒永書立石秦州儒學教授梁泉雄撰正成紀縣儒學教諭梁夢與撰文太醫院經歷劉撰片書丹秦州儒學張國用篆額）

元封金眞祖宗詔書碑

在天水玉泉觀今存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三玄教由天所昇茲統攝於尋靈五百年名世者生始恢揚於正紀昔東華帝居太晨宮綿綿而莫知其始終氣混混而莫窮其涯涘離形離兆有自而然爲福爲祥不言而喻傳之太上是曰全眞守其一處其和應不求爲不恃絳格瓊虬之上下龜圖鱗篆之開施法之著兮可存於浩刼後之承者迭出乎高眞惟朕之賓師有今之明素能仁能勇至孝至貞所守彌堅不待歲寒而後見所言必應其於事會則周知

及身之遲已申報本之誠愈切溫綸特降顯號循加於戲神人和而王道平遐不謂矣教化行而治功立永冒保之可贈東華紫府輔元立極大帝君主者施行至大三年二月　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昔聞太上教闡全眞法天地之常經因陰陽之大順始自東華之變現訖於開化之垂緣由漢及唐必曠代而至人出以金鑪宋際熙朝而玄統章恢其衆妙之門傾以無名之樸或得意忘象涵泳於靈樞或騎星馭龍飛游於紫極不可聞不可見雖與造物者爲徒倏然往倏然來亦日隨時而示應玆載傳於後裔猗贊叶於元功盍殊級之循加俾宗風之永紹除始祖東華帝君別議旌崇餘仰主者一例施行正陽開悟傳道鍾離眞君可加贈正陽開悟傳道垂教帝君純陽演正警化呂眞君可加贈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君海蟾明悟弘道劉眞君可加贈海蟾明悟弘道純佑帝君重陽全眞開化王眞君可加贈重陽全眞開化輔極

帝君右付玄門演道大宗師掌教凝和持正明素眞人苗道一收執准此至大三年二月　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天遣草昧惟君子以經綸聖迺隆昌亦至人之扶衛昔皇祖肇基於朔土有眞仙應現於東隅行無畦畛而天下之事靡不知學有源淵而天下之書靡不究所急者拯民於溝阱所先者錫道之樸荊律身之戒惟嚴及物之功則溥遠芝綸之聲降蹕雲爲以來從率英賢凡十八人晉宗社非一二事心冥神契猶軒轅之師廣成辭簡意深若漢文之體河上既成功於諸夏俾主教於長春其以肖以續者得其眞故曰希曰夷而永其壽翊我延洪之祚爲今持正之師再振玄門彼此皆一時也爰啟鴻運後先豈二理誠宜進號以追崇尙傳規於不朽其長春演道主教眞人邱處機可加贈長春全德神化明應眞君主者施行至大三年二月　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佑於一德天惟顯思作者七人道之行也如辰極之運元造如璣衡　契靈儀誰之子象帝先蓋老氏關尹之妙無不爲將自化行東萊西陝之間或遁跡於塵區或棲身於寶坊迨際皇元之興運親承聖祖之眷知嘉猷數陳允矣濟時之具玄機冲寂超乎與天爲徒冀窮師友之源淵咸詣胥晟之閫域闡乃宗規之奧緊予藩邸之賓弘才偉學以相承覆既靈徵之薦格其加顯級以賁眞風除主教邱長春別示旌崇餘仰主者一例施行丹陽抱一無爲眞人馬鈺可加贈丹陽抱一無爲普化眞君長眞雲水護德眞人譚處端可加贈長眞凝神玄靜蘊德眞君長生輔化明德眞人劉處玄可加贈長生輔化宗玄明德眞君玉陽體玄廣度眞人王處一可加贈玉陽體玄廣慈普度眞君廣寧通玄太古眞人郝大通可加贈廣寧通玄妙極太古眞君淸淨淵貞順德眞人孫不二可加贈淸淨淵貞玄虛順化元君右付玄門演道大宗師掌教凝和持正明素

眞人苗道一收執准此至大三年二月　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昔賢有言盡忠於君致孝於親歸誠於天敷德於人有才以濟其用有學以裕於人秩可列於仙階道可弘於當世淸和妙道廣化眞人尹志平襟神洞廓丰格高嚴褐衣爲山澤癯非謂之悴袞服爲廟堂相非謂之通泛然物應以無方捷若循機而有永入長春之室教仍主於長春全鑒極之眞象宛符於靈極示眞規於四遠應禮眷於三朝粤有嗣師獻恢玄闡其頒異數以進嘉稱於戲弱水蓬萊歸渡不煩於舟楫吉雲飈景方羊或駐於旌麾可加贈淸和妙用廣化崇教大眞人主者施行至大三年二月　日

按此碑卽秦州新志所謂勅封五祖七眞碑立於至大三年者也碑高五尺寬二尺五寸額題大元封全眞祖宗詔書記以隴西七眞碑校之右五詔後尙有封贈李志常爲眞常妙應顯文宏博大眞人宋

德芳爲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眞人及贈趙道堅宋道安十五人爲眞人三詔今所得拓本止此蓋後三詔刻在碑陰故未拓入州志以俱爲道教封贈遂與四面刻石誤合爲一不知實二碑也

靈臺觀碑

在靈臺城東今存

天子有靈臺有觀臺皆所以依時登覽以占乾象之休咎考諸傳記經始靈臺當在豐鎬之間今縣之得名歲月遼遠雖可詳究得非文王之流風遺化有在於是乎淸虛子王公志謙字伯剛本縣名族器量博而大丰釆淳而和曳裾侯門聲實騰譽乙未歲辭世秦亭捨儒歸道始求度於洞陽處尊師後受業于洞眞于眞人歲戊戌住持隴州佑德觀重修全眞堂時披雲宋天師化衆鏤道藏經板行緣關右使公爲之羽翼因任以校經提點之職淸和尹宗師西來祖庭謁拜未久言必有契賜號淸虛凡全眞諸

大師德座下無不參禮傳授道要是以數年頤養頗得靜定力方議卜築爲菟裘計遍鄉里親識以會堅請壬寅冬挈徒以歸桑梓擇地于縣之東有古跡邱將軍祠址在其側遂斧荆榛與瓦礫鳩材庀工建玉淸殿雲室齋寮等以爲晦禮遊息之所請額于洞眞師就以縣名名之又得居民王思明孫忭等狀施觀南龍駕曲地以爲贍養之基縣西河曰達溪自金以來前未有水利公請鄧塢道正宋公運智叛磨邑人冀不拘執誣說以爲必不能行而沮之公與縣宰章資力倡其後竟月就緒贍道之資綽有裕焉迄今上下一川養水利者接踵而起皆自此觀爲之張本有以見公才力過人歲己酉鄧塢師王公珪亦具疏請住淸遠菴乃分徒重建通元觀以爲別業往來闡化遠近從風戶外之履常滿公以道學一派自南渡後百年中寂爾無聞思有以倡始而發明之會蜀道通得語錄一編凡一百餘卷將板行于世方西遊以疏謁于好事者時長安諸大老錢章盈軸以

壯其舉志未遂而少微之星殞平生知識無不淹涕僕與公志趣相合雖無陳雷膠漆之俗情雅有箕潁山水之逸想蛻音比來惘惘失措知心方外友王信卿悉僕與伯剛情好款密不察老耄于鄙文以紀其事堅辭靡獲黽勉操觚爲誌頂末若夫觀之名固因縣而得然靈臺二字實道家日用之先務嘗求之人身中乃晝夜呼吸精明之所舍按黃庭內景經曰靈臺盤固永不衰梁邱子曰心者靈臺也有神靈居之靜則守一動則守神神全體安斯不衰竭矣又南華經曰萬惡至者不可內于靈臺若是則學道之士其可須臾不務于此乎是又洞眞師榜觀之遺旨因繫之以辭曰

達溪之川兮坦而平平達溪之水兮淸而淵淵傍出觀宇兮翬飛而戾天觀中之仙人兮安期羨門笑拍洪崖肩蓬萊弱水三萬里焉知此地兮非閬風玄圃與芝田我老此身無着處願借一卷寄華顚晝盤夕憩有餘樂妙理透徹玄之玄

（靈臺縣志元提舉校官劉質之撰靈臺觀碑在縣城東一里）

按文內有壬寅己酉壬寅者大德六年己酉者至大二年碑蓋立於己酉以後也

寧州玉泉觀喬眞人碑

在寧縣城外今存

道之無形也天地得之而分判道之無私也日月乘之以運行及乎萬物因之而長養其於道也則亦無能名焉夫萬物並作而人在其中矣且人之生也戴天履地負陰抱陽道備乎人人靈於物通天下均一道亘古今惟一性或有迷悟之別聖凡之異者何哉蓋爲凡者以其心逐情迷性隨物幻棄身博利捨命爭名雖至人有所不能化所以執迷於道則失之爲凡矣其爲聖者則不然以其修身養命鍊性明心道德兼行忠孝兩盡感會仙眞默存點化所以開悟於道則得之而爲聖矣其於當世豈無賢者

爲不特率是爾迷何由知之昔元陽蘊道幽德喬眞人飛陽堅化自然郭眞人皆雪山鳳林人也大志超羣英姿異衆壯歲友悌二人信誠偶共適於熙河思滌塵於大夏幸契宿緣獲參鍾呂遂詔以修煉之方明以神仙之道推蒙法籌未究其詳期年再會乃排五色之石以象五行之數指示曰此浮沉之龍虎也此顚倒之坎離也此固非身外事也言訖不知所之而又閱歲復游諸土重遇仙祖備述玄旨仍各賜以火棗命令食之方拜謝忽失所在唯見履跡之中題烏兎海蟾之字了然頓悟心室洞開擒玉龍於寶鼎伏金虎於丹臺揮開萬象剖判三才運陰陽於指掌攢造化於胸懷性丹孤圓天光內燭或言人未朕之吉凶或言人未然之禍福現身於石柱引進生徒游神於花園化修觀宇鵓鴿啄地而示井擲山解土而昇空至於隱顯變化莫測神異莫可得而紀也道德備具功行滿成嗟世景之無常念蓬萊之有永蛻出有累昇入無形與道合眞超凡入聖飛陽成道於河洲宮名大隱元陽登眞於襄漢觀號仙源心印授受青峯上德無爲李眞人元陽洞照盧寂辞眞人皆悟道修眞存神葆樸出有入無聚形散氣法藥溥施教風廣被於六合御氣逍遙萬世傳揚於名位是以知執迷者則凡穎悟者果爲聖矣向之所謂迷悟之別爲聖凡之異者夫何疑焉含眞子郭君又入室之高弟也繼志述事克紹鼎鑪大開化度之門恢闢福田之地歷觀此地奇偉若斯昔號蓮池之花又有龍泉之水爾茲山勢排揖來朝睇彼崇岡盤桓而至在左而青龍偷伏居右而白虎潛藏河流曳練花木舒芬斯爲盛域宜建福堂雲朋霞友共力施勞墾除荊棘芟刈叢蕪歡欣鬬糉於鴻基踴躍修成乎寶殿兩廡羽飭中立元壇輔之以方丈精廬擁之以重樓層閣廚房庫室齋館雲堂倉廩鐘磬靡不備畢聖像尊嚴而淸雅金光輝映於丹青及夫藥圃蔬畦碓磨油榨等件悉獲其全勤恪因緣而奠辭其勞接待方來而不以爲倦是觀之興也名之曰

玉泉實仙源之流派非鳳林之枝葉乎俾夫悟玄之子超入於玄門味道之徒優游於道域誠爲玄網之梯級教海之舟航也光前啓後豈曰小補之哉師因一日諭著爲余曰翱斯觀也其來有自請以碑銘昭其實公其爲志幸無固辭心貴俯然拱竦然避席曰弟子不才罔敢造次囑委再三姑陳始末以壽貞珉庶覽之者知鳳林之道宗裔流傳綿遠不息而宏教修眞者實有如此矣其永傳於無窮也固宜

（慶陽府志寧州城外玉泉觀有元子心貞玉泉觀喬眞人碑）

宣靈王廟碑

在徽縣鳳山今存

徽州古河池也舊爲鳳州屬邑大元混一區宇更置郡縣陞爲徽州距州之西層巒之上有古神廟鳥革翬飛規模壯觀前郡守陳侯之所重建也郡人以爲州主歲時祭祀盡禮水旱疾癘必於是禱焉廟有古碑記神威靈蓋金兵寇宋之時宋逆臣有吳曦者駐大軍於河池包藏禍心謀欲叛宋曦黨有夢謁於神者見曦跪奠神前神答曰可行則行後段付之安丙翌日宣言之時安丙以隨軍轉運使隸焉其後吳曦果叛宋附金安丙謀欲誅之議未決因憶前夢乃晤曦之魄口口爲神所奪矣遂決議誅曦功成既口口神之陰相也於此見神之靈有在於斯廟也昭昭矣神之事跡見於圖經黃巢之亂僖宗西幸至白石鎭有叟進醪醴上問其來曰父子谷因賜金帛送至其谷父子谷今在鳳州梁泉東北有廟在焉蓋彼乃本廟此則行祠也宋宣和中初賜侯爵曰中護侯曰中嗣侯自時厥後凡有禱祈應如影響敕賜靈威廟額屢荐加封至於王爵曰昭顯孚佑忠應宣靈王曰順惠協濟衍慶顯利王父子並列祀典夫山谷間不無隱君子如商山之老秦之避世者不忘憂國之心口而進建儲嗣矧僖宗末年唐室危矣豈無隱君子於山谷哉貴口所臨假醪醴一奠其尊君親上之誠天

不沒其實而祀以永存褒封之榮至於王爵吁嚴草野不忘君而效臣子之忠勤其受報有如此者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感慕而興起也舊時每歲春月遠近居民詣廟設祭者皆以醪醴爲獻罹禁酤之時而有司亦爲弛其禁所以示不忘本也宋末兵興廟主李再興負神之封贈誥命一十通避亂入蜀暨四川平再興之子文秀還至斯廟皇慶二年關中口口同知徽州事謁廟祀披覽前件封贈誥命慮其久而忘失廟無碑誌後世無所考據乃命立石書其事實垂示不朽爲銘曰國有大難鑾輿播遷萬里蒙塵跋涉山川百寮竄身偷生苟活誰念君王道路飢渴有隱君子志不忘君躬獻醪醴供致殷勤蒸羹豆粥滹沱麥飯物薄情厚拳拳忠戀厚意必報錫爵旌忠千載之下廟食不窮西山之阿莊嚴廟貌顏曰靈感禱祈必效日雨而雨日暘而暘保佑居民永底安康勒銘刻石垂示罔極俾爾後人知神勳德皇慶二年癸丑六月徽州儒學陳季撰

（徽縣志宜靈王廟在縣西鳳山舊志自宋元敕九通刊石今存元陳季明任儒學碑）

新禱甘霖記

在正寧要冊湫今存

（續修廬日記元新禱甘霖記在正寧要冊湫上延祐二年立）

鐵堂峽摩崖

在天水縣西南今存

（天水縣志鐵堂峽在縣城西南六十五里俗名毛牛峽入峽數十武右巖有石門上品大字又有延祐三年二月初三日小字）

右文聖化碑

在天水玉泉觀今存

（秦州新志右文聖化之碑在州西北天靖山玉泉觀元延祐間立）

西江靈濟廟碑

在禮縣碑樓川今存

古稱天下山河成從乎兩界而皆起於鶉首之次鶉首未分也居天下西南坤方自秦隴西南皆坤之維則禹貢所道之南條也其山川靈異之氣鬱爲神明生爲賢人記稱地載神氣風霆流行詩稱崧嶽降神生甫及申非虛語也天地以正氣自鶉首而南融方結絣峙如勇馬奔放而回旋百里一折千里一曲或起或伏或翩或觸或傾或踴欲去而不能去有勃然怒張浩然不可遏之勢行如方陣止如列營盤如長蛇其精神所發爲萬昭明有不可揜者故云爲神明之隩而五畤壽宮金馬碧雞耿在史冊類皆傑大磊捍大患蒸雲澍雨水旱疾疫得禱焉然特職其幽而顯者非神之所能爲及國家撫休明之運爲祭祀之典而後天地之氣通故厲山若山石紐而降世有其人爲傳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理潛通不可誣也當隴蜀之衝有水名西漢亦原嶓冢而出至天水郡曰西江大神居之其峻極之勢南驚西折英靈磅礴蓄厚不洩環山爲壑大江回濚潛入

於丙穴有神魚四游泳其中時出於江之滸莫敢忤視里不稱魚曰河神祠而食者其人立死民愈神之歌舞歲事惟謹神亦福其民無乾溢夭札之患既以王爵祀其土王祠祀至今不解益嚴有唐之季年翰林王公仁裕實生其間既弱冠夢神剖其腸胃倒西江之水澆之中沙石皆篆文勉取而吞之自是文章煥發任承旨位少保爲世儒宗嘗知貢舉其門生則有若王溥李昉和凝范質其人皆爲將相佐興運焉夫當天地清明之期山川鬼神其與知之則必爲出偉人使之彌綸參贊恢張一時政化之盛以表異於天下後世此理之當然無足怪者今翰林承旨趙公世延秦人也人物傑立與王公相望三百年間嘗以事西江有謁於神也退而夢一異人長裾幅巾授圖來見視其圖前西山間有大蛇飛躍而上者領腹之際紅頳有光燦如也覺而異之占者曰是升騰之象神告之矣既乃由郡牧歷臺省率再六月一遷以王公應夢是證此豈偶然之故耶夫自三代

以上神人之理爲一故其應於夢兆協於正祥如詩書記傳所載可信不誣今公方都顯位用詩書禮樂致明主於三代之隆時昔之夢覺有徵矣而與科舉於百年之廢實自公始公知延祐二年貢舉得人之多將與王公之事輝映國史今官雖與王公略相似而公享奮大一統之朝秉鈞承明黼黻文治蓋王公所不及況於用才學顯庸膺不世知遇爲明時賢臣方當介圭端揆大攄其尊主安民之蓄以文太平則神人之所望於公者當何如哉會聖朝褒秩百祀公以大神爲請加封靈濟惠應文澤王廟曰靈濟廟因爲迎享送神樂章遺之使歲時歌以祀焉詞曰隴山青青兮水泠泠神擁元雲兮水立四溟長劍竦天兮摩撫斗星左操赤蛇兮右鞭羣遙有來肅然兮文風流鈴光如匹練兮下委我庭冕絲擒鏑兮二八窈婷蒸蕙奠桂兮有椒其馨闐齋發焰兮氣磅杳冥神具醉止兮厭於羶腥遺世昇平兮有秉有扃神屬心氣兮品物流行明爲正神兮顯號大廷灼灼

神美兮濯濯漢靈下練金軸兮上綃遺經兩儀德一兮萬彙清寧惠我闕隴兮歲無蝗螟報祀春秋兮何千億齡

（禮縣志元新建西江靈濟廟碑在縣南二十里碑攬川張仲舒撰）

按元史趙世延傳延祐三年世延自中丞陞翰林學士承旨泰定五年復自中書右丞加翰林學士承旨碑云今翰林承旨趙公又云公知延祐二年貢舉秉鈞承明黼黻文治玩其辭意蓋爲延祐中所立

魯國公家廟碑

在禮縣南關今存

先王之制諸侯廟五大夫三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禮也是以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祭器爲次宮室爲後而宗廟之器局可銘者而無不著焉所以慶所以勸也忠孝之道備矣今天子稽古右文一本於禮河洛之恩典禮之見慨然延念先正之臣左右亂四方其股肱心膂之績固已彰於彝常煥乎其足徵乃若國家所以報往而勸來者猶以爲未居於極也爰命公卿舉先猷展故實而隆章之典行焉於是陝西行御史臺以侍御史世延父祖勳伐列上公章有旨集博士禮官議議既上詔贈故征行大元帥按竺邇爲推忠佐運定遠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諡忠宣配白氏秦國夫人故國珤爲漢軍元帥爲推誠佐理宣力功臣太尉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追封梁國公諡忠憲配雲氏梁國夫人明年公孫世延入參大政以成熙天子嘉焉又贈其曾祖黠公彰義保節衍慶功臣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上護軍追封冀郡公諡忠毅配韓氏冀郡夫人繇是參政之先三世六代俱蒙加恩又明年參政拜中丞遺右轄分治雲南天子顧中丞曰非君不可復拜中丞以乃祖乃父勤勞皇家宜最其生平著之祕祀庶幾永啟厥後爰詔臣鉅夫文其家廟麗牲之石臣惟上之於下郅隆者恩也大復古始者禮也感激奉詔謹按忠宣

公雍古氏雲中世族幼孤育於外家曰朮要甲因姓舅姓轉而爲趙忠宣智略深長弓馬絕世衣冠材器已顯攻城略地所向無前扈太祖平河湟從太宗下岐鳳取平涼慶原邠涇如風隕草金人固守關河幾二十年一旦忠宣假道擣虛如天墜地湧良平之智不及施賁育之勇無所用心碎膽裂莫之能支睿宗深所嘉賞金綵之逐墉已而奉律西征隴右遄定進兵蜀道首集階文守漢陽制三邊納番土收後效成都夔門之戰江油引誘之師皆其功之較然者多謀尚義愛下恤民所至拔綑戮贖俘囚耕降附則所惠益廣矣然則開國之功不後諸將而略不滿假退然若無所謂勞謙君子者與忠憲雖出將家自幼學問雍容閒雅言貌甚篤蓋忠宣積苦兵間而敬禮儒生恆戒軍中無毀文籍是宜有佳子弟之報慷慨倜儻能得人之歡心勇於當敵愛恤士卒有古名將之風焉重慶南丹之戰皆居軍鋒或降或戮無不如志火都授首竄之覇精思立奇功以承先志乃

招屬戶口修廢州虎觀西南別授羌戎之寄於是徼外羌巢畏威欵塞列於王會初不自以爲功降羌爵反出其上殷勤遜謝益慊帝心君子有終世繼其美古之名將有莫能及者焉竊嘗究觀成功之臣弗居者百一而矜以致敗者何多也若忠宣忠憲爲而弗有有而弗恃簪組蟬聯式克宜於令聞父子祖孫并授顯服胙之秦梁爵之廟祏遂將爲百世不遷之祖非甚盛德孰能登茲嘗聞雲中踞西北河山之奧原野高博風氣凝厚炳靈異而生其間者不出則已出則必瑰偉絕世之材若雍古氏之達巳數世而方來者彌昌其不謂之間氣之鍾與且家舊於韜鈐而中丞服膺詩書動必以禮高才娉節負天下之重望膺天子之命考先王之禮於報本返始教孝移忠之義蓋惓惓也詩不云乎以似以續續古之人斯可謂能以續者矣授厥源委宜有雄詞發揚昭厲老臣何能然大君有命謹摭其大者而係之銘銘曰皇帝御宇天覆地涵萬有咸嗜施仁錫類幽遐開道恩明在上崇功廣業禮有攸當惟雍古氏方才鬱鬱父子相望揚休繼慶光於邦家以將以相桓圭元袞爾祖其從同宗與享馨香惟德子孝臣忠世世無斁刻此瑱石以昭淵猷以迪永叢

（新通志稿　忠宣公家廟碑在禮縣碑高六尺一寸廣三尺碑額未見銘一行備餘左邊一綫原不廣當不止此碑立於至元丁丑蓋元世祖十四年也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程鉅夫奉勅撰集賢學士資德大夫趙孟頫奉勅書并篆額鐫手稍劣不能得松雪筆意且下半多漫全文共三十二行行約六十餘字上半尚完好碑文大意敘按竺邇世勛及其孫事蹟立廟之意元史按竺邇與傳所紀戰功多在今甘肅境其子徹里國寶附本傳後而國寶之名與碑文相合惟元史按竺邇實諡武宣作忠宣金石文字往往與正史有異同安得清閒書一一訂正之歟）

按元史趙世延傳延祐元年拜世延中書參知政事居中書二十月遷御史中丞爲權臣所忌出爲雲南行省右丞陛辭特命仍爲中丞此碑蓋立於是時即延祐二年舊謂立於至元丁丑者誤也傳言世延祖按竺邇爲蒙古漢軍征行大元帥鎮蜀因家成都父黑梓襲元帥職兼文州吐蕃萬戶達魯花赤而按竺邇本傳則稱按竺邇既略定秦隴以西漢陽當隴蜀之衝宜得良將以鎮之言於宗王宗王曰無以易汝遂分率蒙古千戶五人以往乃命侯和尚南戍石門术魯西戍兩水斥候嚴謹人無敢犯之者其後從征蜀漢憲宗復命還鎮中統四年卒子國寶一名黑梓襲職爲蒙古漢軍元帥兼文州吐蕃萬戶府達魯花赤有善政至元四年卒延祐元年追贈按竺邇推忠佐運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封秦國公諡武宣國寶推誠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封梁國公諡忠定國寶弟國安子世榮俱襲舊職世延即世榮弟也世守西漢陽即今禮縣傳不言家成都事張仲舒西江廟碑亦言今翰林承旨趙公世延秦人也人物傑立與西江王公仁裕相望三百年間魯國爲世延最後爵封其家廟既在禮縣亦與傳居成都相異或世延後居於蜀元史未詳考爾程鉅夫者建昌人世祖平雲南刻石點蒼山紀功德詔鉅夫撰其文皇慶時爲翰林學士承旨趙孟頫始即因鉅夫之薦以起延祐初孟頫爲集賢侍講學士資德大夫俱與碑合惟按竺邇國寶官諡碑傳兩殊或樹碑後復有改贈傳有省文亦未可知

田濟顒墓碑

在臨洮固關原今佚

（乾隆甘肅通志　元田濟顒墓碑在狄道州北固關原[illegible]爲臨洮同知殁葬官長[illegible]之[illegible]碑[illegible]存）

金州文廟碑

在榆中文廟今存

（金縣志　金州文廟碑在縣城文廟元泰定二年金州判官傅瑞臣重修立石）

大成聖號碑

在臨洮文廟今存

上命眘命皇帝聖旨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主者施行至大元年月日

按此碑分上下兩段上段刻至大敕文下段剝蝕額有篆書大成聖號之碑六字泰定二年七月宣授中大夫同知鞏昌等處都總帥府事祁安立石

文宣王廟碑

在臨洮文廟今存

祀與戎皆國大政而祀又其大也故國家崇建祠宇盛其典禮所以神道設教致雍熙之化故郊社之禮教民以敬宗廟之禮教民以孝然則文廟

之禮使民知五教之所以立彝倫之所以敍歟此文廟之修其禮所以盛於社稷而重於百神也中大夫同知鞏昌等處都總帥府事任內以口口皃稱祁公臨洮大家也自祖及父皆以征蜀之功世守此邑公以國家昇平日久文治寖興而府學不修文教廢闕豈牧守之臣所以承流宣化以副朝廷委寄之意哉遒以家資作新祠宇爲孔子及顏子至子夏十哲之像其餘諸子與古名儒皆圖於兩廡之下凡爲屋若干用中統鈔柒萬餘貫又給田廬以養其學校荒徼之外弓馬之民漸染美俗承風而化鼓舞於禮義之途披其俊良教而育之庶其得材以備國家之用其所以爲心可謂至矣非視國如家視民如子其能然乎夫爲政之道風教爲本而刑政次之而俗吏不識治體遂以文教爲餘事公以將帥之家乃能宣明斯文其輕財重義固有君子之風觀其施設蓋知爲政之體要歟宜刻之石以俟後之君子庶有觀焉時大元泰定貳年歲次乙丑柒月戊申朔十有一日戊午謹誌

按此碑凡十六行行三十四字題銜爲大成至聖文宣王廟碑光祿大夫大司徒洪撰洪字上空一格不審其爲姓或名也年月後爲宣授中大夫同知鞏昌等處都總帥府事祁安立又奉訓大夫臨洮府知府兼管本府諸軍奧魯勸農事男祁公哥及祁文勝職名各一行

仁壽山關侯廟碑

在隴西南山寺今存

天地以浩大流行之氣化生萬物而爲人最靈故人之忠魂義魄雄健勇烈首出羣倫者其取天地之氣尤多生而威震當時歿而惠及百世理有固然無足疑者蜀漢前將軍壯繆侯關公距今千數百年世雖有異而人心之歸無改也上焉有國封之爲武安王廟之爲義勇爲顯烈下焉郡邑鄉井繪而爲圖象以時享偶而爲像宇以常尊至僧廬道觀亦皆寓香火

蓋侯之奇功偉烈載諸信史者固不能遽數而精忠大義炳如日星雖以曹操奸雄詭秘挾天子令諸侯之勢甘誘百至卒不能毫髮移其心於事昭烈者艱難險阻竟以戰死此其剛明正大之氣得諸天地者若是其多則遺靈英爽功發人心於無窮豈容與尋常隨起隨滅者一概論哉肹蠁幽漠有感必通此所以祠宇獨徧九區而非他神專食一方之所比也鞏昌府仁壽山有廟在焉相傳金大定間西兵潛寇城幾不守乃五月二十有三日見若武安狀者率兵由此山出賊驚異退走遂即其地而廟事之今他郡皆祀以十三日獨此邦用是日答神貺也皇元國初義武隴右王汪便宜都總帥神交千載慨遺構毀撤首營正殿於後忠烈授兵告伐應接如響貞肅公敬承先志有嚴像設絢飾藻文貞公又繪東西序今中丞監郡日偕都總帥汪延昌同知總帥祁閭哥征西鎮撫王（缺五字）蒲口梁捐貲益加樸斲擇修潔有道之士若周道廣楊應騏李混然楊一清先後

以主廟事然由父故出私財夾建兩廡口垣以拓廟垣遺近爭附益之又伏羌令席瑞大使王國賓道士李混然楊一清別創拜殿又以餘鏹買田俾永給廟費泰定三年（字缺一）門其前口廟之壯觀始備矣中丞以書來言曰晝爲我記之竊維侯之食此土也雖曰有素然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凡今（字缺十）疫盜賊凶害無所於訴者必侯焉依侯其私此土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隴右王世授雄傑出入將相（字缺一）侯義氣相韻頑精誠所達罔足以收亡合散是役也始之終之不懈益虔嚴翼顯敞實稱神棲侯之風馬雲車翱翔上（字缺四）此而福鞏民者孰謂其不是致哉嗟爾鞏民神不驕淫毋諂毋怠鞏石新碑者道士馬正元也泰定三年五月望日

按此碑高一丈廣三尺餘奉議大夫前太子左贊善司怨記昭勇大將軍鞏昌等處都總帥兼鞏昌府尹汪延昌篆額資政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汪壽昌書碑字頗有剝落而隴西藝文志有其全文今依錄之碑文所謂今中丞者卽壽昌也元史文宗天曆元年加封漢將軍關羽爲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遣使祀其廟由是祠祀滿天下碑之所述卽此事也

重修文殊寺碑

在酒泉文殊山今存

唵速吪昔帝悉怛口吉祥者崇信三寶如清涼帝背寶於世界口爲總爲大口勑皇帝眞吉思天賜金輪寶位紹繼於薛禪皇帝金輪天子皇帝皇后皇太子及金枝玉葉皆積集善根廣積良田於法門中作引導者普利衆生悉令開悟金轉輪王皇帝南瞻部洲爲世之主傳位於眞吉思皇帝卽位之年降生下乂合歹義勇絕世相兒端嚴聰明乃義貫人間福德而智惠具足眞金上子萬民可愛眞寔有倚於中花佛國降生拜合里大王洪福高厚宿世作因方國之上眞龍太子阿福覓大王降生世間福氣超倫萬事皆至無業眞心法實同體根本眞性降生下主龍大王上根無比於佛法性如眞甘露法門道中行理相同降生喃忽里大王知慧聰明福祿最高禮義非常博通經律妙解眞空於諸戒中最爲第一天下萬民無不欽仰於大地中降生喃答失太子從上諸王皆坐乂合歹金位後俱昇天矣喃答失太子見登乂合歹金輪寶位欽信佛法深種福田大啓妙善眞心廣作無涯勝福大菩提心以圓備最吉祥身之光明福惠周全口德成就且肅州西南三十里嘉谷山者乃一切賢聖棲神化遠之歸林泉秀美澗壑寂寥神光現於長空石室藏於畔側爰有鄉善進覩玆祥瑞發心修葢文殊殿已經年遠今過喃答失太子常聞聖境之地每慕覩仰之心同衆兄弟等於六月二十三日特進焚香豁然天面兩分現五色之瑞光衆皆咸覩於三寶中得廣大成就大開靑蓮之目所覩文殊聖寺古跡建立已經八百年矣我今坐乂合歹寶位將寺宇殿蓋重修普度沉淪於佛會中同得受生我發大心救護衆生無量無邊總皆成佛喃忽里父完者母誕降生喃答失太子巴都麻答亦亦祿歹二妃子公主孤麻等衆兄弟子孫等衆宰相官員及百姓等悉皆歡悅喜躍無盡金資賄賂隨力所施同接勝緣寺宇周成材棟整毫殿方高牆壁乃彩繪聖容間金而五色粧就寶瓶琉璃結砌周全鐘樓碑樓工成成就周圍垣墻悉成以畢願今大菩提心喃答失太子壽年綿遠盛懷安康永無災虞遊兵寧靜及十方界五谷豐登合國內萬民安樂又廣啓虔心文殊殿內願立長明燈一座所施燈油田地一十頃永爲常住付住持僧耳你長老涉加令眞耳立嵬梨忍普所將種種善根功力伏乞天上地下一切神祇大下神七一切盡享運大威嚴祈祐喃答失太子等常皆擁護無諸魔障法門廣遍十方世界功圓行滿福德周成金枝永茂於千春命等南山之壽算凡修善心總願成就所作黑業皆悉不成此世來生福慧增明善法界虛空界我願廣遍

普及衆生超證佛果直至菩提者矣大元泰定三年歲次丙寅八月丁酉朔十五日丙戌上旬喃答失太子立石

（肅州志）文殊山口在肅州衛山谷中有元太子喃答失泰定二年所修碑文年久而剝（甘肅通志稿　文殊山碑存酒泉縣城三十里之文殊山南古寺中碑高四尺廣二尺餘文稍有剝落）

按此碑凡二十六行行四十二字題名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銘而文中無銘立石下有弘法僧速那令眞撰當即作碑之人又有秦亭辨吉四字當亦僧名也碑之一面爲蒙古國書亦二十六行蓋即碑文番書也元史宗室世系表太祖皇帝六子次二察合台太子一傳爲也速蒙哥王合剌旭烈大王再傳爲阿魯忽大王八剌大王威遠王阿只吉帖木兒不花王三傳爲衮王成達王南答失里王碑云青吉思皇帝即位之年降生乂合歹歷拜合里大王阿德鬼大王下主龍大王喃忽里大王五傳而至喃答失太子亦與史表不合轉譯同訛須待考證

文殊寺蒙古文碑

在酒泉文殊山即前碑陰今存

按此碑拓本模糊不可細辨蓋即前碑譯文也

臨洮府城隍廟碑

在臨洮城隍廟今存

（續修臨日記　在狄道城隍廟內元泰定四年碑陰洮府教授顧元貼書丹篆額）

按此碑爲總帥臨洮府尹郝公哥所立下半今殘闕矣

合水城隍廟碑贊

在合水城隍廟宋碑陰今存

（合水縣志　城隍廟宋碑陰有元人神讚文曰人生在世克己爲先心寬守正道不可偏下欺蒼地上覆蒼天有神明之鑒察有日月之昭然報不偏靈散不畏焉罪曰將仕郎慶陽府知事書察天害實傍有補察天象疑異輔英兩名又有歸士書筆碑）

鞏昌安懿王完澤神道碑

在隴西鴟兒峽今佚

（嘉靖陝西通志　元鞏昌安懿王墓碑在鞏昌府東四十里鴉兒里鞏昌人完澤世居隴右集賢翰林直學士曹元用奉勅撰神道碑今存）（□大記　鴉兒峽在隴西縣東四十里前元鞏昌安懿王完澤[illegible]碑俱存）（宣統甘肅通志　元太師鞏昌安懿王完澤神道碑在隴西縣東四十里）

按完澤元史無傳元史諸王表有衛安王完澤百三十卷有完澤傳俱非此完澤也

武儀神道碑

在臨洮縣境今佚

（天下金石志　武儀神道碑在臨洮府姚樞撰）

玉陽觀碑

在天水傲白山今存

（秦州新志　州治西五十里傲白山東有玉陽觀境極幽勝傳爲玉眞人修道處右碑三其可識者元至順二年武略將軍王應昌爲眞人立石云）

高昌王世勳碑

在武威永昌堡今存

至順二年九月某日某甲子皇帝若曰予有世臣帖睦兒補化自其先舉全國以歸我太祖皇帝寔賛興運勳在盟府名著屬籍世績令德以勳相我國家至帖睦兒補化佐朕理天下爲丞相爲御史大夫文武忠孝厥績懋焉昔其父葬永昌大夫往上冢其伐石樹碑而命國史著文而刻焉臣集頓首受詔退而考諸高昌王世家蓋畏吾而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剌曰薛靈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即而候之樹生癭若人姙身然自是光恒見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癭裂得嬰兒五收養

之其最穉者曰兀單卜古可罕旣壯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爲之君長傳三十餘君是爲玉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乃議和親以息民而罷兵於是唐以金蓮公主妻可罕之子葛勵的斤居和林別力跛力答言婦所居山也又有山曰天哥里于答哈言天靈山也南有石山曰胡力答哈言福山也唐使與相地者至其國曰和林之盛強以有此山盍壞其山以弱之乃告諸可罕曰旣爲婚姻將有求於可罕其與之乎福山之石於上國無所用而唐人願見遂與之石大不能動唐人使烈而焚之沃以醇酢碎石而輦去國中鳥獸爲之悲號後七日玉倫的斤薨自是國多災異民弗安居傳位者數亡乃遷諸交州東別失八里居焉統交州今高昌國也北至阿木河南接酒泉東至兀敦甲石哈西臨西番凡居是者百七十餘載而我太祖皇帝龍飛於朔漢當是時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亦都護在位亦都護者其國王號也知天命之有歸舉國入朝太祖嘉之妻以公

主曰也立安敦待以子道列諸第五與者必那演征罕勉力鎖潭回回等國將部曲萬人以先啓行紀律嚴明所向克捷又從太祖征你沙卜里征河西皆有大功薨次子玉古倫赤的斤嗣爲亦都護玉古倫赤的斤薨子馬木剌的斤嗣爲亦都護將探馬赤軍萬人從憲宗皇帝伐宋合州攻釣魚山有功還軍火州薨至元三年世祖皇帝命其子火赤哈兒的斤嗣爲亦都護海都帖木迭兒之亂畏吾而之民遭難解散於是有旨命亦都護收而撫之其民人在宗王近戚之境者悉遣還其部始克安輯十二年都哇卜思巴等率兵十二萬圍火州揚言曰阿只吉奧魯只諸王以三十萬之衆猶不能抗我而自潰爾敢以孤城嬰吾鋒乎亦都護曰吾聞忠臣不事二主且吾生以此城爲家死以此城爲墓終不能爾從城受圍六月不解都哇系矢以書射城中曰我亦太祖皇帝諸孫何以不歸我且爾祖尙主矣爾能以女歸我我則休兵不能則亟攻爾其民相與言曰城中食且盡力已困都哇攻不止則淪胥而亡亦都護曰吾豈惜一女而不以救民命乎然吾終不能與之相面也以其女也立亦黑迷失別吉厚載以茵引繩墜諸城下而與之都哇解去其後入朝上嘉其功錫以重賞妻以公主曰巴巴哈兒定宗皇帝之女也又賜寶鈔十二萬錠以賑其民還鎭火州屯於南哈密力之地兵力尙寡北方軍猝至大戰力盡遂死之子紐林的斤方幼詣闕請兵北征以復父讎上壯其志賜金幣鉅萬妻以公主曰不魯罕太宗皇帝之孫女也主薨又尙其妹曰八卜叉公主有旨師出河西俟與北征大軍齊發遂留永昌爲會吐番脫思麻作亂詔以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領畨軍□□□本部探馬等軍萬人鎭吐畨威德明信賊用斂迹其民以安武宗皇帝召還嗣爲亦都護賜之金印復署其部押西護司之官仁宗皇帝始稽故實封爲高昌王別以金印賜之設王傅之官其王印行諸內郡亦都護之印則行諸畏吾而之境八卜叉公主薨尙主曰兀剌

眞阿難答安西王之女也領兵火州復立畏吾而城池延祐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薨子二人長曰帖睦兒補化次曰籛吉皆八卜叉公主出也帖睦而補化大德中尙公主曰朵兒只思蠻闊端太子孫女也至大中從父入覲備宿衞又事皇太后於東朝拜中奉大夫大都護陞資善大夫又以資善出爲鞏昌等處都總帥達魯化赤奔父喪於永昌請以王爵讓其叔父欽察台不允嗣爲亦都護高昌王至治中與喃荅失王同領甘肅諸軍且治其部泰定中召還與寬徹不花威順王買奴宣靖王闊不花靖安王分鎭襄陽尋拜開府儀同三司湖廣行省平章政事今上皇帝歸正大統召之至汴以左丞相留鎭湖廣時左轄相媢而害政人所弗堪至是有旨執而傳之乃更爲申救於上曰是誠有罪然不至死再三言之得釋其不念舊惡以德量贊襄類如此天曆元年十月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明年正月以舊官勳封拜中書左丞相三月加太

子脩事十月拜御史大夫大夫之拜左相也讓其弟籛吉嗣爲亦都護高昌王籛吉尙公主曰班迠闊端太子孫女也土堯又尙其妹曰補顏忽禮籛吉堯弟太平奴嗣爲亦都護高昌王臣惟高昌祖之所自出事甚神異其子孫相傳數十代至于今克治其土豈偶然哉火赤哈兒亦都護百戰以從王事捐骨肉以救其民後卒死之其節義卓然如此至其子與孫再世三王盛德之報也大夫世冑貴王淸愼自持戶庭之間動中禮法平易以近民正己以肅物仁義之功沛如也及其臨大政決大議憂深思遠而聲容凝重若太山然用能彌綸大經以[illegible]成雍熙之盛所謂社稷之臣也哉表其碑曰世勳爲宜敢再拜系以詩曰維皇太祖建極定邦知幾先徠偰玆高昌列國率賦賨玉重器稽首受命以表誠至太祖曰嘻天啓爾衷有附匪疏以究爾功艱難介冑十千維旅以從四征斥廣疆宇從我王事靡懈朝夕邦之世臣食其舊邑舊邑高敞介乎強藩爲暴突來虔劉以殘

保障干城我禦我備敵爲弗順有死無貳崇墉言言寇來質繁力殫守堅責我師昏有齊季女出女紓難義有絕妥皇用杏歡寇退民完天子嘅之厥帛載金悴斯溉之城郭室家既還既復庶其寧我皇錫之福于虎狂嚚掎之矢盡衆殲執節死之維時寶嗣泣血入告請揚天威以報無道天子壯之俾軍於西撫爾人民受之鼓聲有嚴西羌弗靖以撓移節往治旋就嗣侵武皇紹武睠爾發服節旄印綬仍護其屬乃稱王封在時仁宗旂纛舒舒刻章以庸迺卽永昌幕府斯臨將星宵隕亦既卽世宰木陰陰閱歷時歲願嗣徘徊邦人之思大夫嗣德克敬以讓三命彌恭世爵用享佩玉瓊琚黼黻共以居躬行孝嚴服御不渝肅肅雍雍有寀有容親親尊尊允德允恭天子還歸大義攸征大夫在行民性以定既安且寧治久告成大夫司憲百度孔明褒寵赤舃進見退思儆於無虞匪泰伊惕大夫申申明哲以孚嘻歎有儀永昌之墟天子有詔大夫省墓勒文載碑世勳是祚

繼王孫子永言思之豈惟子孫百辟其儀之（五涼誌　永昌碑在武威縣北三十里元永昌路有高昌王碑陳繹書）（宣統甘肅通志　亦都護高昌王世勳碑存永昌縣虞集奉勅撰）（新通志稿　高昌王世勳殘碑在永昌縣此碑舊見時尚完好士人取以爲碾爭碎之遂至僅存數百字原文虞集撰巎巎書）

按此碑今存者僅其中段上下俱有折闕凡存三十四行行存三十七字第一行存者巎奉勅書翰林學士承旨銀青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奎章閣大學士涼國公趙世延篆三十五字末行存者十月上旬吉日立石大都留守司石局提舉楊秀奉勅摹刻成造提控謝思敬三十字存石高廣俱四尺八寸今依道園學古錄全文錄而考之每行當爲八十九字其高當爲十有二尺崇以碑額眞巨刻也惟碑刻與虞集道園學古錄所載亦有微異者如可罕之子告諸可罕二可罕字錄俱作的斤有求於可罕錄作有求於爾乃遷諸交州

至高昌國也諸句錄作遷居交州今火州也統別失八里之地義意相反碑以別失八里統交州錄則以交州統別失八里也領番軍口口口本部探馬等軍萬人鎮吐蕃句錄無番軍口口口五字而吐蕃下有宣慰使三字籛吉嗣爲亦都護高昌王下錄卽接臣惟高昌而無籛吉尙公主及其闕文一段火赤哈兒亦都護錄作火赤哈兒的斤蓋錄所載者爲道園初文而刻碑時復有避諱改易舊通志所錄銘文亦有脫誤今皆爲考而正之元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全襲碑文碑錄相異者俱與錄同所據卽道園文也故諸王表雖載高昌王都花的兀駙馬延祐三年封帖睦爾普化至治三年封其弟籛吉天曆二年襲封太平奴至順三年封而傳乃未能詳載都花的兀卽碑傳所謂紐林的斤也此碑在武威永昌壘卽元之永昌府路也舊志以爲在今永昌縣亦誤元史又稱虞集博洽於學究極本原其經

綸猶綸之妙一寓諸文翛然塵靨乾淳風烈康里巎巎善眞行草書識者謂得晉人筆意單紙片牘人爭寶之不翅金玉世延亦儒者名臣此碑乃出此三人手筆故彌實也

高昌王世勳蒙古文碑

在武威卽前碑陰今存

按此碑今僅存中段蒙文繁細已不可拓其文當爲前碑譯文也

靈湫記

在隆德西北今佚

二儀判清濁分陽凝成山陰積成水孜稽泰運推否洪波汎濫堯獨憂之敬命伯禹決江河導泗通淮龍蛇歸所川靈既淆黎庶亦安乃刊祀典辨載羣神各有配享是湫也亦著於春秋威於炎漢享祀唐宋嘉時至於我聖元以其能興雲致雨溥萬物通百和有益於人者祀之故每値歲旱郡官

謹更奉舊章儀用昭明則風雨應候百穀繁殖黎庶時雍此政德休明口祥之兆也冦淫躁穢靡恭禮祀儀不中式篤災必降此政德匪藏妖孽之萌也天口二年改元承事郎同知開城州事脫因以請命涖是邦威隆恩踰冬日至郡盜遁奸革政均令行歲辛未抵夏彌月不雨脫因竊祿之報順民之則沐心浴身露頂跣足跪拜聖湫越三日陰陽仍翕風雨應起滅潤品物稼穡成亨於是功曹僚庶乃相謂曰是湫之靈澤福有功於人是公之誠奏格無言於神盛德盛事可無述焉當勒石以紀鴻勛垂於萬年俟之來者亦將有驗於斯文也至順二年歲次辛未秋九月戊戌十九日辛卯立石（隆德縣志元靈湫記在縣西北三十里湫土武德將軍開城州達魯火赤奧魯勸農事忽都魯沙撰）

孫都思氏世勳碑

在武威永昌堡今佚

至順二年四月丙辰中書省臣言聖上幸念侍御史健都班贈其祖父以官而封之賜之金幣俾得以勒碑先塋其碑之文請以命奎章閣大學士臣阿榮侍書學士臣某等其凡役請以命甘肅行省屬諸郡縣有司而攻石之工請取諸荊王之府上可其奏明日健都班以其僚治書侍御史臣馬祖常所述家世歲月官簿行事之實來告臣等謹奉詔次第而書之維國人之貴者有孫都思氏昔在太祖皇帝龍飛朔方肇基帝業時則有大勳勞之臣實佐興運最貴重者四人時爲四傑其次四則鎖兒罕世剌子赤老溫八都兒也初父子俱事太祖以忠勇見知主以衣物相易以締交相謂曰安荅蓋永以爲好也上嘗與召赤溫戰不利其父子率族黨夜攻之召赤溫遁脫太祖於難自是凡征討之事孫都思氏以功多著上賜之名而世宥之曰荅剌罕國家凡宴饗自天子至親王舉酒將觴則相禮者贊之爲之喝盞非近臣不得執其政故以命之宿衛之士必有其長爲之

怯薛官亦非貴近臣不得居其職則以命之而赤老溫八都兒之子阿剌罕亦以恭謹事上上嘗被創甚阿剌罕百方療之七日而愈事具信史太宗皇帝時命太子闊端鎮河西阿剌罕之子鎖兀都從太子生子曰只必帖木兒王鎖兀都夫人牟忽黎爲保母太子薨只必帖木兒嗣鎮河西以鎖兀都之子唐台爲領怯薛官及所屬軍匠保馬諸民五十餘年內贊府事外著邊職積年七十六而歿葬於西涼州其夫人忽諸解伯要眞氏能修婦職以相其夫年六十而歿其墓在永昌府子男凡幾人健都班其長子也領王府怯連口奴都赤八兒赤昔保赤哈赤軍民諸色人匠至治二年授朝列大夫永昌路總管泰定二年遷中順大夫授本路達魯花赤二年進亞中大夫王傅府尉天子元年皇帝入正大統明年也速也不干刑王入覲薦其從行者五十人備天子宿衛健都班寔居第一人奏對稱旨拜奉議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尋參議詹事院事俄拜監察御史中書省

左司員外郎御史臺經歷治書侍御史陞侍御史於是制贈其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某官封今立碑於西涼州之先塋臣等深仁厚澤其加於臣下者可謂敦篤而不忘者矣重念孫都思氏之先以瑰偉傑特之材佐帝業於方興之日又以健都班之忠愼才美踐歷臺省推恩先世而寵榮之何其盛也然則凡在子思上之德意安有不鞠躬盡力以報稱於萬一者哉乃作銘詩以系之銘曰天啓聖元篤生聖神誰其相之有傑其臣贊其猷謨佐其征討以成大業萬世是保名臣子孫固多賢才聖皇在御乃進乃來乃贊省議乃正臺紀從容入朝侃侃濟濟天子曰嘻維臣子良自其祖考積德以昌水求其源木循其本課忠實孝式彰令聞大河浤浤有阡在焉勒文貞珉何千百年

按此碑久失孫都思氏之後今亦式微無可考碑爲虞集所作茲依道園學古錄錄之

五龍廟碑一

在涇川回山今存

天地之間惟嶽鎭海瀆名山大川爲物最大且久故山之峨峨水之滔滔治亂興喪而不易與天地同始終豈不謂之大且久哉有國家者所當崇祀民人奉爲依歸謂如涇水自上古已有其名禹貢所云涇屬渭汭是也夫涇州者以水爲名郡稱安定亘古以爲重鎭川流至此始大故曰涇是州之南河濱回山之北向有廟曰五方龍君之祠金舊碑云唐貞元元年太宗西征薛舉陣此涇水顯有龍神之助兵大捷貞觀元年三月勅賜龍天盟祖濟惠帝君建置廟宇載在祀典蓋山川之封代代有之唐之太宗親征駐蹕之地加封境內河水龍神之號洵不誣也然稽諸典禮古者王公皆爲貴非敢爲僭者名與分也且四瀆封止於王涇則次之涇之龍君封爲帝君之號疑其位在四瀆之上恐世遠傳之未詳呼之險分而神亦不安矣唐之太宗爲秦王時親征薛舉子仁杲嘗在高祖武德元年前碑所稱貞元元年乃德宗年號在太宗九世之後所載又誣矣況涇水自此始大而各有神以司之古跡龍君之廟乃涇河龍王享於封境之內理至明矣宋金之世俱嘗興修廟宇繪塑神像厥後添塑共爲五尊故曰五方龍君之廟易世相仍累遭刼火殿堂廢毀自歸附聖元以來州重修廟貌凡水旱疾疫螟蝗作孽有求必靈屢獲感應一方之內依歸敬信歲時致祭泰定改元甲子趣春訖夏亢陽不雨禾稼焦枯將失西成之望州倅文禮愷謹發虔誠恭率僚屬士庶齋沐詣祠自以失職爲責祝詞以告俟陰雲四布雨降霧沛遠近沾足秋五谷皆熟民免流徙之患實賴神之庥義士文德用首倡誠心謂衆曰茲廟也歷唐宋金古跡昭然其來尚矣焉新之衆皆說而相助於是揀材命匠增廣前規創正殿三間湫庭一座行廊六間及粧塑神像不數月而告成僉囑予爲文以記之故不辭鄙陋勉

成盛事銘曰陰陽變化不測曰神妙而無方幽顯通貫惟正惟直因時屈伸封部之內雨暘時均庇祐下民感應斯兼威靈昭昭永享嚴禋

（原州志元五龍廟記在涇州西回山之北書改廉訪副使王栢撰）

按此碑高四尺廣二尺四寸凡二十九行行四十二字碑額及碑之首行均題涇州重修帝君廟記正文前有中憲大夫陝西諸路肅政廉訪副使王栢撰鞏昌路玄學提點郭德淵書丹并篆額靈臺卜仲文刊二行文後爲至順四年歲在癸酉五月上巳日及涇州達魯花赤閻罷知州錢雄涇川縣達魯花赤馬哈麻縣尹唐溫等職名共五行碑額高尺有八寸字爲大篆兩傍各刻二龍上刻一龍蓋卽五龍之義考元史至順無四年癸酉卽元統元年茲云四年者以元統改元在五月上巳立碑以後也

五龍廟碑二

在涇川龍山祠碑額陰今存

□□□郭涇□西南五里山原雄峙乘宮盤鬱即□漢武帝□西王母遺跡山之左有神湫焉相傳在昔五龍示現其符瑞靈應舊碑具在至治辛酉予承乏州倅越明年夏旱甚躬率吏民禱于湫結壇於州之南郭瓶湫奉事惟謹翌日嘉澍連沛吏民□說競捧牲幣登山報謝其年大稔僉議一新其祠宇并識其靈異於石會以代去湫亦隨涸議□□之至順辛未夏復旱游客孟直齋八跳足□谷朝夕懇祈湫□湧出既迎致于州之道觀雷雨大作民益敬以信相與鳩材庀工構殿三楹于湫之上像龍君于中重簷接翼危亭儼列周湫之圍□□□功湫脉轉盈自是水旱疾癘必禱焉其答也咸若影響因持狀走長安且申前言求予記之竊謂山水之神能興致雲雨澤被民物凡在封域廟而祀之此有司字民之職所當爲者今州人士□□類於官其好事其勤乃如此誠可尚已敬□送迎詞三章以歸之俾歲時禱祀而歌焉其詞曰神馭飄飄兮仙壇峨峨閟神宇兮山阿驅魃魅兮□札瘥感靈貺兮何多湫泓澄兮涇潏涇之□兮□□曰暘而暘兮曰雨而雨長我禾黍兮穀我士女崇德兮報功牲牢兮潔豐旗獵獵兮□□□我民報□兮期無窮

按此碑刻於前碑碑額之陰上有橫書涇州修五龍君祠記八字文前爲□□郎前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文□□撰後爲醴泉九嵕山晚近張安仁書正文二十二行行十九字所記亦禱雨建祠之事惟碑文刻於前碑額陰殊爲罕覯

碧雲洞摩崖

在天水徽白山今存（宣統甘肅通志秦州西百十里徽白山玉陽觀附近有碧洞深州山夾互石門三重曲折而行謂碧雲洞內山勢立如門洞中有鐫書）（崖石題刻字約十數行皆斷缺模糊漫不可句讀）

眞君廟碑

在合水東華池今存（慶陽府志元眞君廟碑在合水縣東華池元統二年吉華文）

白公堂記

在合水縣城今佚（天下金石志元白公堂記吉華撰在合水縣）

重修英濟王廟碑

在固原開城縣今存

元統甲戌夏四月六盤山都提舉案牘張庸款門告遺曰庸以延祐庚申蒙中政院委充提領所副提領職掌催納糧租歲辦貢税千餘石例投提舉司庫使閻文彬收掌驗數給付歲終考較官憑准歲壬戌朝廷差官陳署丞馳驛纂計本司上下季分楮幣租税詰庸出納數弊庸賫所給收付爲照丞曰殊無印符難爲憑准遂問庫使閻文彬從而隱匿丞曰國朝有何負爾敢如是耶令卒隸囹圄責監丞限通納庸曰寃甚料無伸訴越明日庸禱於英濟王廟跪拜未已鎖械自釋監卒見怖以告署丞大怒命執廳下督責益急飭監卒重鎖固衛言訖俄空中聞發矢聲鎖械復隕於地丞曰若信茲而縱法恐未宜仍飭監鎖次日推鞫官吏咸列左右忽鎖械碎猶砂礫觀者莫不震懼官吏諫丞曰此事不可測莫若並庫使監鎖之丞如所諫又一日庸與文彬約誓於王廟焚誓詞候有神雀翔至集文彬首用爪抓其髮舉翼擊其面鳴聲啾啾然若指訴狀文彬昏瞶如癡良久方甦自責曰我等不合欺心致召此報雀即飛去既從其家搜得日收册照一卷與給庸付數脗合官吏白丞丞乃釋庸而治文彬之誣丞曰至誠可以格天地動鬼神況金石殆信然歟庸追思感召赫赫明明若無毫髮爽者爰罄俸錢葺修祠宇今將竣工矣勒石志異竊顧有識遺聞之悚然

曰孔子云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者爲鬼神之盛德今王之攝文彬也儼然見儼然聞而民親民聽繫之體物之功直有以達於九霄深於九淵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矣此而不志惡乎用吾志伏維王河東解人臣事昭烈挾其精忠浩氣扶漢鼎於灰燼之餘史册昭垂焜燿今古至於威靈顯著覺世牖民誠所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夫豈庸與文彬之一言一事所能贊擬形容於萬一哉神雀乎神雀乎其冥使乎讀王之傳拜王之祠謹薰楮濡毫爲之大書特書以告後世之爲張庸爲閻文彬者

（固原州志此碑在州南關城樓上爲元遺撰文李誠書丹爲元時故碣文類制誥體可細認伊昌耶沙靈異神蹟設教錄之可以資顧稱好並爲劉易數行以歸趙實書所毀英濟干封號以爲匯壯釋此時舊蹟也）

縣尹李德源遺愛碑

在定西縣今佚

（天下金石志安定縣尹李德源遺愛碑在安定縣）

仙人洞刻石

在臨夏積石山今存

（宣統甘肅通志元仙人洞刻石在河州積石山中臨石爲洞內刻至正元年郭氏記等字）

大德加封孔子制碑

在蘭州文廟今存

（宣統甘肅通志元加封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制在省城文廟正書碑高一尺廣二尺共一百四十四字蒙國士書碑上鐫大德九年）

至正鐵鐘

（下鑄至正二年立石後有題詠者殺泐不可辨）

在靜寧西巖山今存

（新通志稱靜寧縣西巖山有元時鐵鐘高二尺五寸直徑約三尺至正五年鑄款識有鐘泉縣令火匠人薛從德等字）

莫高窟造相記

在敦煌千佛洞今存

（西陲石刻錄莫高窟造像記高一尺八寸上截刻佛象象左右及上方以[illegible]書唵嘛呢八彌吽六字象之上端橫書莫高窟三大字左旁書初二字兩旁及下方皆題名正書新通志稱莫高窟碑在敦煌千佛洞碑兩周多磨滅上豎下側見存者高　尺一寸五分廣一尺四寸五分上大書莫高窟三字中尖坐荷花上有焰環背發凡四手其二合掌作安禪狀其二下持花持念珠首有光輪二頂中坐小阿彌陀佛像上平書二層一爲西夏文一爲女真文左右二行一爲回紇土耳其文之取敘利亞文爲近古蒙古文滿洲文之祖一爲八思巴所創之蒙古文本西夏爲之右邊二行一爲漢文一爲唐古忒文古書古忒文罕見於世僅存米爲唐古忒人昔日立國之地爲蒙古成吉思汗所滅而建窟時猶有其遺民在故碑上刻北遺文也六種文字讀形製各殊面皆爲唵嘛呢八彌吽六字佛書上三列行小字旁諸書起功德主速來蠻西寧王妃子曲尤其他漢文小字爲募大抵敍列修者王妃及其親屬及其妹布施姓名碑立於至正八年五月字跡既鮮可識向來絕少搨拓近時好古之士以一行備六體書而拓碑價頗鐵嶽所聞某西人考述甚鮮此碑蒙取其文也）

按居庸延慶州有至正五年石刻佛經蒙古輝和爾女直梵漢五種字此碑合西夏文爲六種五體文俱六字惟最左行之蒙古文似爲四字蓋以合音之故其側爲維大元至正八年歲次戊午五月十五日守朗立最末有奢藍合楠刻五字至志稱所書唐古忒文即西夏文也元時河西諸地仍象行西夏文刻譯經論數見不鮮所云唐古忒人立國沙州故遺民刻其遺文皆外士測度之辭志稱蠻之非也西寧王速來蠻天曆三年封見元史諸王表而文宗紀有至順元年封諸王速來蠻爲西寧王事蓋至順元年即天曆三年一年兩號故致相歧也

重修廨用碑記

在中衛西城今存

伏以公廨狹隘有虧瞻覩之嚴器用不周常遺殘闕之患欽惟聖元一視同仁航海梯山悉歸一統尺地寸天盡皆九有應理州廼賀蘭之故境肅是職者宣揚風化撫育黔黎教四民之業崇五土之利審案獄訟剖理庶

務不爲不重也雖年水旱相仍民不聊生飲過重節正旦所用諸色綵帛不下二三百匹悉取於民復爲風雨歛泡飲氣呑聲無可控訴司民之牧備員益日尸位素餐不職之罪夫何所逃於是達魯花赤品階奉直共集僚屬各捐己俸不擾厥身置備綵帛供奉詔旨香樓萬歲山面創建暖廳東室祠禱器皿供需等物煥然一新所以於民無纖毫之擾於公有幹濟之能實不負聖朝委任守令之美意也於是乎書維大元至正八年歲次戊子六月己未朔十日乙亥建歐陽松雁書丹奉直大夫寧夏府應理州達魯花赤兼管本州諸軍奥魯管內勸農事甘州海牙忠顯校尉應理州同知州事索（闕名）敦武校尉州判亦憐監修制造首領官熊天祥儒學照從善醫學張德翼大使蘇卿合（缺泐一段）白英祇應庫木奇文德巡檢張子賢李仲岳首領趙宜能

（中衛縣志中衛宋元以前一切建設官治無可考惟於城西北關帝祠內得斷碑一通元至正八年立其文爲彼時爲聖節慶祝綵帛索之民間貧歟莫措應期達魯花赤知州率屬分捐不擾累於民因鐫碑紀事此亦右證千百僅存之一也用錄而存之）

靈寂寺碑

在正寧縣東今存

（正寧縣志元靈寂寺碑在縣東南十五里至正九年知縣鄭準撰碑）

東嶽廟碑

在環縣城北今佚

（環縣志東嶽廟碑在城北里鑒武臺下元至正九年立）

玉清觀碑

在隴西城隍廟今存

（隴西藝文志元玉清觀碑在隴西城隍廟廟卽故觀地也文多剝蝕不辨）

長生觀碑記

在禮縣城東今存

竊聞神無方而易無體至理雖晉顯諸用而藏諸仁隨時發現粵自乾坤定位日月著明風霆動散以宣威寒暑往來而成歲若無主宰孰挈綱維是知通陰陽者莫過乎百靈濟國家者豈逾於大道是以軒轅壁觀設祭酒以掌三綦大舜省方明典儀而修五禮昭諸烝民之則殊分玄教之源及老子之舜朝出函關而傳道丹符萬卷道德五千弘揚清淨之風振起仁慈之容自此仙山靈洞霧闕雲宮徧覆宇以遑寰雖遐荒而接境今茲禮店雄鎭西陲有守土之功臣膺平章之重職明聲德教俾庇緇黃番範甘棠贊襄六本是郡也東北接乎秦隴西南跨彼階文漢陽長道之清流夾漾汚染紅軸湫山之茂麓兩助禎祥郡之震方有川曰天嘉四顧則秀入畫圖六儀則合乎地理曾讓梁原之美猶增洪澳之猗大朝甲辰年間偶有高士姚大成本貫西蜀雲遊至此其人業於儒道兼治術醫博覽諸經尤精二宅見景留心罄其所積買到周卜花地土一區化其工費銳意

繕修上蒙功德主平章恩府高爵隆花毀景無加時沛甘膏玄田沃足於是建正殿塑三清立行廊修請位扁其觀曰長生題其殿曰三清觀乃奐然而可躋師則翛然而辭世其徒姚善能乃係姚洞玄繼志述事肯構肯堂卜於殿後再新基址啓剏嶽祠皇帝主其庭十王側其廡七十六司六曹九曜像皆完整告厥成功官員士庶祈祝仲懇者摩肩還願獻香者踵廟聖之彰靈神之顯驗不勝枚數先於元統甲戌年間有本府達魯花赤和尚刻粧行像以備官民迎請年例慶誕設醮籛天誠勸善之先容最鄉閭之美事目今弟羣昌路同知總帥帖本立補花延請乃兄共議立碑光傳不朽乃遣使來索其記僕愧淺學加之昏瞶又不敢違命忘其固陋聊筆實勣云耳銘曰洪惟聃聖出處莫窮眷言謫子變化猶龍指陳衆妙重立玄功萬邦化日千古清風身分五像神具神通光宅天下洞觀域中維州極廣禮店最雄天嘉福地環拱奇峯興修玄苑嚴奉金容羽人鶴氅玉

碧瓊鐘朝參三聖殿祝九重世臣太宰巨室華宗綿綿龍耀代代昌隆老氏家風兮德大道道人行素兮務增崇彼我是非兮一掃空死生夜旦兮任化工

按此碑今尚完好題銜爲禮店東山長生觀碑記三洞講經虛玄妙道知閑眞人牟守中撰大中大夫興元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本路諸軍奧魯勸農事和尙書常州路總管兼管本路諸軍奧魯勸農事野峻台篆朝請大夫同知鞏昌路都總帥府事帖本立補花建後書大元歲在辛卯至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天恩上吉長生觀住持崇德明眞大師姚洞玄重修立石禮縣爲宋長道縣地元至元七年廢長道入西和州而設禮店文州軍民元帥府於縣之南川統司軍民故碑云禮店東山也

皇慶寺碑記

在敦煌千佛洞今存

沙州皇慶寺歷唐宋迄今歲月既久兵火劫灰沙石埋沒矣速來蠻西寧王崇尙釋教施玉帛采色米糧木植命工匠重修之俾僧守朗董其事而守朗又能持疏抄題以助其成佛像壁畫棟宇煥然一新爲今生之福果作後世之津梁其樂施之德可謂至矣嗚呼寺成而王薨守朗合掌涕泣而請曰皇慶寺廢而興致而新皆王之力也豈可使後之人無聞焉願先生記之余曰王之好善優於前古口碑載道奚容予喙辭不獲已遂書其大略以弁其端云時至正十一年歲次辛卯八月上旬劉奇謹誌書寫路梓州白犨寺僧守朗立石奢藍合楠沙州路司吏呂文德張思敏法師孫東巴米蜜津濟承事郎沙州路總管府經歷權分治事周秉彝聚住忠顯校尉傳尉忽都刺長史曲朮都事察罕兒知印伯顏古思朝列大夫守傳乎忽武略將軍王傅譽子程艮任天惠平宰沙西寧王孛羅大王王子速丹沙阿速女功德主速來蠻西寧王妃子曲朮公主必列怯駙馬桑哥答思

（新通志稿 皇慶寺碑在敦煌碑高二尺五寸廣一尺三寸上刻蒙文邊有雲彩 首行題重修皇慶寺記勅授沙州路儒學教授劉奇撰并書丹凡十六行行二十四字碑陰刻皆布施及姓名八行行字多糢糊故不錄）

按此碑與莫高窟造相記其功德主俱爲速來蠻西寧王任工立石者俱爲僧守朗記爲奢藍合楠所刻碑亦有其名當亦爲其所刻也敦煌存石此爲最晚至元末兵亂瓜沙淪沒明代畫嘉峪關爲西境關以外無復中原片石石室閟扃其時蓋卽在元明之間或卽爲守朗奢藍合楠及其徒衆所爲至是而後莫高窟象教之傳微矣

大華嚴寺碑

在靜寧威戎堡今存

（靜寧州志 大華嚴寺在威戎堡元至正十三年歲癸巳立碑載延祐元甲寅陝西四川蒙古軍萬戶府都萬戶鎮國大將軍答海忽都）

（於本鎮南山施觀音院一所並贍寺常住地畝捉本寺常住海印清辨大師碑今存）

慶陽關廟碑

在慶陽西城今存

（慶陽府志 元關帝廟碑作府治西南老山關立）

秦安重修文廟碑

在秦安文廟今存

粵天地以位矣玉燭調而品彙亨水土旣平矣洛書出而彝倫敘夫性情之乖戾由正教以明與正道之昭彰匪其文則野與故天之生聖作師垂訓標準先民儀刑億代凡有國者尊之爲先師令建廟郡邑設校鄉遂時而祀之示不忘本焉蓋敬莫大于致奠教莫善於崇儒致教脩人材輩出風化行禮義俗興焉盜跡弗弭獄訟弗簡者乎矧我天朝敦文治及邇荒求守令從庶職立祀尊教建學育材海寓濶之英華黔黎蘇之於變矣

按秦州部隸三縣秦安處其一焉地僻人疎岐之率枚谷深山密鮮治文化至正丁亥春王公從仕來尹是邑下車之旦首以學校爲務謁諸文廟考茲故鎮本縣自大德年迄今五十餘載雨朽風摧廟堧奉祭隴城亡金大安年堅惟存塑像日星弗蔽公蹙然顧謂同列曰方今承平之世學校爲政之先若夫是廟勿理槩知邑政未脩時教弗舉者耶隴城雖非官守然存舊址坐視殘弊宜乎僉曰唯唯於是輸資募匠羣集梁杙采案鳩聖期爾落成時戊子秋縣迺治其是殿創之兩廡庖與正門暨繼其從像隨亦整復斯宇增起前閣拯之以成墉蓺之以多樹兩又會計置其學田永贍時用幸廟貌復新文府再造柳濃迎春之色松茂傲寒之枝黌闈交輝而煒一覩殿宇峭拔景乎一涯遊校士以暢所依樂新之眈擴所覩然有補於斯文庶幾炳乎化日嗚呼昔之爲教也教其所弗能表立法於萬世後之爲學也學其所有知著芳業於一時顯其所教希以是學孜孜用力

於斯欲俾庠序興而教化明人民治而風俗厚樂泮采芹詎徒炫觀哉王公從仕諱思聰字明夫淯水人氏由儒業吏廉介有爲政治之嘉非獨於此其三皇廟洎公解葺以輪奐咸若郡士王浹王庭栢懇懇求文固辭不允敢爲之銘曰斯文不墜木鐸徇行萬邦垂憲千古道鳴大開景運福被蒼生塵消車軌竹廟列城歷年攸遠隤朽還頹匪材匪德疇復克成韙哉秦邑時際光亨爲政者慮會卜以養弗勞民役棟宇雲興厥功云卒格饗惟誠曰新式廓宣化益明勒之翠琰淬礪羣英至正九年歲次己丑重陽日立石

（宣統甘肅通志　創修文廟碑在秦安縣至正中知縣王思聰撰邑人何鵠撰并書相傳移自隴城石理堅潤書法遒古爲秦安金石之冠）

按此碑高四尺寬二尺餘凡二十六行行四十七字前書重修文廟之碑將仕郎廣元路南部縣主簿進士何鵠撰文脩武校尉秦州成紀縣達魯花赤兼管本縣諸軍奧魯勸農事阿剌忒納失里篆額秦亭後進公合納謨書丹凡四行文末題名五行最末一行從仕郎秦州秦安縣尹兼管本縣諸軍奧魯勸農事王思聰即重修文廟之人也舊志題爲創修而何鵠幷書以拓本斠之皆誤

問道宮碑

在平涼崆峒山今存

（嘉慶一統志平涼崆峒山問道宮元至正中修石碑）

至正香爐

（崆峒山志　問道宮在山巔迤北齊時已有之元至正年勅修有碑記）

在平涼關帝廟今存

（[illegible]日記　平涼府城關帝廟有元至正香爐有題字）

嘉澤王廟碑

在天水慧應山今存

（秦州新志　元嘉澤王廟碑在州南慧應山至正乙未年立）

按乙未者至正十五年也

晉安德墓碑

在天水南山今存

人有立開國之功天必賜享爵之應開國之功施之於□□□服發貊皆遺其化享爵之應萃之於一家子孫宗族俱昭其名是以流風善政雖歿□□有存者也公諱安德字燕其先河潤人天資奇偉秉性殊特人以大器目之至元十二年襲父職佩虎符宣授忠顯校尉砲水手都元帥十五年改授昭信校尉攻□定遠永安諸城歷□教授十七年陞武略將軍二十四年以軍功拜宣武將軍河東陝西等路萬戶府副萬戶佩虎符分鎮順元萬州七店遂安二十□年以疾終於官朝廷推功加贈譙國郡侯惟

公勇以制其敵恩以撫其衆威以鎮其邊忠以守其職凡興師禦寇以死節臨難□苟免也於戲能如公者幾人哉惟我皇元應天啓運神武當興公之始祖諱義通六韜七兵有良將之風乃奮其烈慨然有澄清中原之志遂赴京以砲藝見稱即奉命□取山東定河北破回鶻克寧夏□肅貪戎草伏盧處皆化爲家不威而臣者一十七國厥功茂焉賜答剌罕仍令軍中呼爲曾大父以別其□士卒帥吏皆以爺爺稱之佩虎符金牌各一宣授砲水手都元帥克鳳翔臨洮等一十餘郡乙未衞輔皇子□端復收階會隴鞏昌石門山郡遂附之龍直丙申攻巴蜀至天安山寨用飛砲破之朝天劍南望風披靡抵綿州□□□□□□一夕□□人以爲神成都諸邑翕然歸款師旅寢訝咸服其速皇子賜以幣帛良馬不以數爲惜時公憂勞務衆年老疾篤有功未及具錄而終有子曰和尚襲父職佩三品篆印統新□砲手七百餘戶洎總帥汪公耕利□擴魚關通沔洛疏□閬克

取州屬未錄郡邑至於重慶釣魚山寨皆和尚公之績□公□寬裕喜以聞善軍政備舉折節下士衆咸感戴年七十餘終於□子男有三長曰安仁混都海叛立功宣授砲水手軍匠元帥曾孫曰祥勅授進□校尉砲水手管軍千戶次曰安德即譙國郡侯也次曰安信宣授進義校尉鞏昌等處砲水手軍匠奧魯官有男友善襲父職而蚤卒曰友聞友慶安德公二子也二十九年西域滿子阿籃拒境不庭友慶奉命領軍至□思□□雀□□阿籃力戰建功天子賜以文綺二端□□□□大德二年襲父職拜武德將軍河東陝西等路萬戶府副萬戶佩虎符□年秋七月雲南土夷蛇載等專横弄兵還友慶從西省平章野速答兒參政汪公抵烏撒等處□□□士□□王誅九月忙部□□□□□□永蓬屯兵五千餘衆過青狗□友慶撫平□□□小□多歷艱險常作先鋒僉□□□□舊威□敵巢魁□□殄滅族類從蕩殷落衆□而還□兵官嘉之□勇以幣帛良馬□

□爲季冬至籛箕灣永蓬雪可復擁兵三千□□設□友慶叱曰蕞爾凶醜□敢屢犯天□乃□□獨戰至晡斬首一十五級兵甲有獲參政公諭於衆曰若曹友慶者誠可尚□□常相效之賜賞銀三十兩七年□駐兵父□□土寇阿塔領兵千餘迎敵友慶躍馬揮戈鼓□□進飛砲注矢重甲相貫一戰而賊衆悉摧平章公稱□果敢□人□□是時□襲□□等友慶引兵追至□月兒寨金鼓一鳴殄□□□生擒蛇載置於麾下械送京師遂使八番等處歛手輯寧還及木休黨復迎夷魁雄坐刺永寧路官常章甫蛇殺蒙□千□木□□兵官以友慶引領兵追擒不獲乃彀弓乘甲撫衆曰方春之際軍馬疲弱轉□□乏無如息兵養士聽命討賊未爲晚矣平章公允其請冬十月雄坐出降拜友慶宣武將軍賞賚甚厚至大二年施州美容洞□麥色什侵□寨官剽掠居民川省檄友慶領兵□入賊巢麥色什□險不能挫制友慶出己資金幣十端□二十定傾誘歸款

從容諭以□□□威德麥色什感泣待罪管□□□上憫其悔罪授麥色什黃沙□□□成□□□□□□□□仁者之人乎向無憂□□民之心爲有宏謀遠略之効至於□已之□□威德兵不□□士不□□致使頑囂咸悔伏責非仁人愛人之深孰能預於此哉公之委人□効不可□是□來承平日久爲國咸□惜其□□□□鄉廟功足庇於子孫□里周急□□□□□之譽焉壽至六旬有一終于正寢子男有四長曰晉臣奉虎符領砲翼不墜先人之風性沈靜寡交游不爲流俗所□□□六年赴京承襲請諡命告□□□爲子男有三長曰禎佩虎符宣授武德將軍鞏昌等處砲水手萬戶府萬戶溫恭克己□□賢稱至正乙未自河南征討而還追念祖宗之□之□□恐陵遷谷變湮沒無聞故□□□于南郭廟寺先考之塋抑曾氏自高曾而下簪纓繼世濟白傳家未聞有纖毫□玷者萬戶曾禎而又能紹繼先志增光祖業可謂□□□□□□親者矣敢

系其口口曾氏之先種篤口口口忠輔國天誕英賢出類拔萃神武敷宣運謀制敵其功茂焉公之出世剛正口偏公之殂矣遺風宛然耿耿忠烈執與口日日褒有加命秩口遷山鑴英石是爲是鐫惟子惟孫忠孝兩全秦山岌岌夕水涓涓既彰厥績千載流傳

（天水桂志鎮　大元贈資德大將軍河東陝西等路總萬戶府都帥尉追贈鎮國郡侯曾公墓碑銘在南郭寺旁集賢承德郎鞏昌等處都總帥府經歷李忠篆額劉[illegible]山學教授李浩撰文秦州儒學[illegible]公爲口口書丹碑陰題中書[illegible]侯[illegible]讓仲夏[illegible]滿及武德將軍鞏昌等達嚕水手萬戶府萬戶曾禎等立石字俱存）

接此碑亦至正十五年所立也考元史汪德臣治兵利州其子惟正平渾都海之亂大德八年雲南諸蠻爲寇左丞汪惟能進討賊退據越州讖之不服遣平章也速帶而率兵討之兵至曲靖與惟能合擊平諸蠻觀碑文蓋曾氏父子世從汪氏征伐著有功勳其所謂平章野速答兒卽也速帶兒參政汪公卽惟能也

黑池廣濟王廟碑

在禮縣西岳平今存

粵自亘古聖神迭降王道昭彰禹貢山川以分瀆嶽享國家之祀典惟出類拔萃之聖神者在在有之欽惟我朝滅金取宋混一華夏車書同軌遐區絕域罔不來賓惟此地幸秦國公併入收附叛立帥閫以禮店名焉昔古岷巖縣曰大潭俱爲禮店之治開拓疆土道抵文扶此邦二百里之西區一望森林山峨水勁壁立高崗盤桓而上於絕頂名曰岳平有湫池廣里之餘其深未知幾許旁建祠堂額曰靈潭廟諺云黑池其來尙矣惟神塑像儼然威容赫弈鑒感昭彰衆逢旱澇祈雨而雨祈暘而暘富而富壽而壽凡有所求無不如願合里士民僉宗僉敬除常例外歲時致祭以季春十有三日神之誕辰及郡封西和迎迓祀享不綴否則見怒雷電震響莫不悚惶由是四方之民無論智愚靡不畢從周流合郡自春迄秋暮方歸殿宇祀以爲常惟神出處稽考未能不委泰定改元甲子本鄉重新整理廟宇於雷王山所藏蓋國大帝之官誥族譜及修行得道之本末索負而歸方知斯神乃雷王西江之昆季也今廟之南約三百步有佛刹額曰龍泉寺乃神顯化於斯時也惟神位居廣濟德播衆區掌嶽瀆之重司統乾坤之主宰褒封徽號粵自昔宋迄遼而至元朝封之等差不一其托化姓氏雖與雷王西江之神別生分類原其古昔殊異宗派之脈朗然該載實乃同氣連枝之謂也神之靈既未可枚舉子孫繁夥善惡殊分莫大而化無爲而成名播遐荒功標青史自春及冬謁廟祀香者不憚路途之遙險阻之艱乘乘而來未嘗有替遐邇傾心而奉之感邀五風十雨而民乃樂粒乃登苟非鞭鸞跨鳳服玉煉丹之神其孰乃若是乎殿宇已周誠砥碑記甲人敦武校尉達魯花赤阿都只乃秦國公之後生平好事遜讓尤佳但有知聞無不介意遂竭寸丹率居民提領將世用洎廟祝羅黑召採

其堅珉鑿備臧運高崗托靈神默助如有喬木之易也以達廟堂惟文未撰求假於予自愧學疎才淺誠難措手遂錄神之總聖圖文并歷代加封大帝王侯之號命勒之於石繼贊之以銘曰太極既判兩儀生焉三才悉備聖神變遷各統方位顯威擎拳岳瀆之奠亘古流傳矧茲廣濟妙化難量廟居絕頂湫匯高崗祈雨而雨禱暘而暘名垂青史德播遐荒血食此土護安無疆轟雷掣電孰不悚惶欽承歲時永以萬禩各有攸司豈容怠廢敬托神庥天時地利風雨順時虔恭不替大元至正十六年歲次丙申仲夏庚辰朔宣授進義校尉管領陝西等處行補鷹房諸色人匠提舉蕭君美撰

（碑據新志　黑池龍王廟在縣西百五十里岳平有元人蕭君美碑記）

隴西南山七眞碑

在隴西仁壽山今存

（碑陽加封則眞詔五）皇帝若曰大道開明可致無爲之化至眞在宥迄成不宰之功朕以祖功獲承基緒若稽昭代雅慕宗風自東華垂教之餘正陽開化之始眞眞口昧代代相承有感遂通無遠弗屆雖前代累承于褒贈在朕心猶慊於追崇乃命儒臣進加徽號惟東華已稱帝君但贈紫府少陽之字其正陽純陽海蟾重陽宜錫眞君之名丹陽以下七眞俱號眞人載在方册傳之萬世曦漢世之張道陵唐朝之葉法善俱錫天師之號永爲道紀之榮當代不聞異辭後來立爲定制朕之所慕或庶幾焉東華教主可贈東華紫府少陽帝君正陽鍾離眞人可贈正陽開悟傳道眞君純陽呂眞人可贈純陽演正警化眞君海蟾劉眞人可贈海蟾明悟弘道眞君重陽王眞人可贈重陽全眞開化眞君丹陽先生馬鈺可贈丹陽抱一無爲眞人長眞先生譚處端可贈長眞雲水蘊德眞人長生先生劉處玄可贈長生輔化明德眞人長春先生邱處機可贈長春演道主教眞人玉陽先生

王處一可贈玉陽體玄廣度眞人廣寧先生郝大通可贈廣寧通玄太古眞人淸靜散人孫不二可贈淸靜淵眞順德眞人宜令掌教光先體道誠明眞人張志敬欽行准此至元六年正月　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三玄教由天所畀茲統攝於羣靈五百年名世者生始恢揚於正紀昔東華帝居太晨宮祚綿綿而莫知其始終氣混混而莫窮其涯涘離形離兆有自而然爲禍爲祥不言而喩傳之太上是曰全眞守其一處其和應不求爲不恃絳格珉虬之上下龜圖麟策之周施法之著兮可存於浩刼後之承者迭出乎高眞惟朕之賓師有今之明素能仁能勇至孝至眞所守彌堅不待歲寒而後見所言必應其於事會則周知及身之涯巳申報本之誠愈切溫綸特降顯號循加於戲神人和而王道平還不鬪突教化行而治功立永言保之可贈東華紫府輔元立極大帝君主者施行至大三年二月　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昔聞太上教闡全眞法天地之常經因陰陽之大順始自東華之變現訖於門化之垂緣由漢及唐必曠代而至人出以金籙宋際熙朝而玄統章恢其衆妙之門領以無名之樸或得意忘象涵泳於靈樞或驂星馭龍飛游於紫極不可聞不可見離與造物者爲徒翛然往翛然來亦曰隨時而示應玟載傳於後裔猗贊叶於元功畫殊級之循加俾宗風之永紹除始祖東華帝君別議旌崇餘仰主者一例施行正陽開悟傳道鍾離眞君可加贈正陽開悟傳道垂教帝君純陽演正警化呂眞君可加贈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君海蟾明悟弘道劉眞君可加贈海蟾明悟弘道純佑帝君重陽全眞開化王眞君可加贈重陽全眞開化輔極帝君右付玄門演道大宗師掌教凝和持正明素眞人苗道一收執准此至大三年二月　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天造草昧惟君子以經綸聖運隆昌亦至人之扶衞

昔皇祖肇基於朔土有眞仙應現於東隅行無畦畛而天下之事靡不知學有源淵而天下之書靡不究所急者振民於溝瘠所先者歸道之榛荊律身之戒維嚴及物之功則溥遂芝綸之疊降屢鸞駕以來從率英賢凡十八人言宗社非一二事心冥神契猶軒轅之師廣成辭簡意深若漢文之禮河上旣成功於諸夏俾主教於長春其以旨以續者得其眞故曰希曰夷而永其壽翊我延洪之祚爲今持正之師再振玄門雖此皆一時也爰疏鴻渥後先登二選哉宜進號以追崇尙傳規於不朽其長春演道主教眞人邱處機可加贈長春全德神化明應眞君主者施行至大三年二月　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佑於一德天惟顯思作者七人道之行也如辰極之運元造如璣衡之契靈儀誰之子象帝先盡老氏關尹之妙無不爲將自化行東萊西陝之間或遁跡於塵區或棲身於寰堵追際皇元之興運觀

承靈祖之眷知嘉猷敎陳允矣淸時之具玄機冲寂超乎與天爲徒莫窮師友之源淵咸詣晉長之閫域闡乃宗規之舊繄予藩邸之賓弘才偉學以相承景貺靈蹟之薦格其加顯紱以賁眞風除主教邱長春別示旌崇餘仰主者一例施行丹陽抱一無爲眞人馬鈺可加贈丹陽抱一無爲普化眞君長眞雲水蘊德眞人譚處端可加贈長眞凝神玄靜蘊德眞君長生輔化明德眞人劉處玄可加贈長生輔化宗玄明德眞君玉陽體玄廣度眞人王處一可加贈玉陽體玄廣慈普度眞君廣寧通玄太古眞人郝大通可加贈廣寧通玄妙極太古眞君淸淨淵貞順德眞人孫不二可加贈淸淨淵貞玄虛順化元君右付玄門演道大宗師掌教凝和持正明素眞人苗道一收執准此至大三年二月　日

（碑陰加封眞人詔四）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昔賢有言盡忠於君致孝於親歸誠於天敦德於人有才以濟其用有學以裕於人秩可列於仙階道可弘於當世

淸和妙道廣化眞人尹志平襟神洞廓宇格高嚴褐衣爲山澤癯非謂之悴袞服爲廟堂相非謂之通泛然物應以無方捷若循機而有永入長春之室教仍主於長春全靈極之眞象宛符於靈極示眞規於四遠應禮眷於三朝粤有嗣師載恢玄閫其頒異數以進嘉稱於戲弱水蓬萊歸渡不須於舟楫吉雲楩　景方羊或駐於旌麾可加贈淸和妙用廣化崇教大眞人主者施行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道德正宗屢傳於賢裔儒玄宿學間出於□□況教興長春冠冕登瀛之列而躬膺睿眷綱維寧極之規宜進秩以宗承示輪□於景儔眞常上德宜教眞人李志常淸文映世高行絕人摛述作之華於綸誥之表廓神明之慮於視聽之餘璞不離鏤行不崖異軼以純粹含以虛無繩繩兮其可名哉嗚嗚乎不可尙已號其顯畀秩則特□以爲全眞奕葉之光以慰賢師□章之請於戲科條揚於實笈千仞而繼□長君實繼結於春華再傳而得誠明子可加贈眞常妙應顯文宏濟大眞人主者施行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無爲之宗是謂之道至□□□莫重於名蓋景範淸彝爲人所慕而華軒紱冕匪樂之全跡已著於生平禮盍申於眷澤通玄宏教披雲眞人宋德芳玄機早悟祕學窮探□雪其□不以纖私自浼蒙鴻其化不以小善自矜德全而才不彫量□而物無礙侶仙君而馭眞□咸稱席上之珍乘□□而歷崑崙動應環□之數勉從所請肅會其元於戲歲□□□計而□□餘□□□□□之偉躅神凝而物不厲□機始□□□□□□□□□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眞人主者施行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唐虞郅治有關弈世之□箕潁外臣允契登瀛之選蓋天之生才不虛其□而道之傳敘在得其人粤昔長春遭逢聖祖綸綍遠頒於東土□輪旋屆於西征或後或先在左在右確然其志凌冰霜而

游太淸炳乎爲文挺圭璋而弘正統玄功叶立師業益光崇茲綠字之章紋我朱藩之舊於戲祥麟儀鳳昇平能幾見之絳境叢菁殊渥不一書止鑑游可駐顯號其承除宋披雲尹淸和李眞常別議旌崇外餘仰主者一例施行趙道堅可贈中眞翊教玄應眞人宋道安可贈元明普照崇德眞人夏志誠可贈無爲抱道素德眞人王志明可贈熙神資道葆光眞人孫志堅可贈明誠體妙虛寂眞人于志可可贈誠純復樸冲寂眞人張志素可贈應緣扶教崇道眞人郝志修可贈通微復靜冲懸眞人鞠志圓可贈保眞崇樸靜應眞人孟志穩可贈□玄廣德冲用眞人張志遠可贈□眞凝化妙□眞人綦志遠可贈體元抱德中和眞人何志淸可贈虛明□靜守道眞人□志靜可贈通虛淸一□道眞人潘德冲可贈通虛妙道冲和眞人右付玄門演道大宗師掌教凝和持正明素眞人苗道一收執准此

至大三年二月　日

事管諸路口所知集賢院道教事完顏德明至正二十二年道士楊惟慶
立
（宣統甘肅通志加封眞碑存隴西縣南山武安王廟側俗呼爲七眞碑書法挺拔饒有氣力好古者多摩搨惜碑末不載書人姓名）

按此碑分兩面書刻正面額篆天詔加封祖眞之碑刻至元詔一與天水玉泉觀碑同文至大詔四爲加封東華五祖七眞之文碑陰額篆天詔加封眞人之碑刻至大詔四爲加封尹志平等十八人之文其時全眞掌教爲苗道一故詔有付其收執之語至完顏德明則事管諸路道教之官故署名於詔末

重修玄都觀碑

在隴西天慶觀今存

天開子地闢丑人生寅三才之道立矣致中和參天地贊化育聖人之能事盡矣含天地而不參不贊成神者其惟太上乎殆匪逡巡迺之可樂頃

刻花之可觀者比也玄德升聞承露盤作唐興（闕）起其宮殿之所由張矣肇自三川九谷之地重修玄都萬壽宮於城中巽野絲自宋神宗熙寧歲舉造觀名天慶徽宗世匾改神霄玉清　萬壽宮好事者更發佑德殿馴至皇元歷數悠久未無風雨之壞故宮禾黍離離爾祖師任通玄師任宗誠吳宗祥一朝詣見諸岡弗盡爰擻前矩肯構通明正殿繪塑聖實儼然神杖中建虛皇之壇隱括乾坤六子諸眞燕廠兩廡攸位三門引胥口虎奐貴碧瓦參差狀峭脩鱗樓閣霄靄固帶箕魚來日月而晝夜通明飄颺氳而人天藹麗雲明仙發翹翹無僊儀幽芳佳木之蠱動和風口交梨棗火之焰傳春日渭源渤瀹擁背千尺之綵隴山嵯峨經胸一帶之長水磨嶠庄道具器皿專露碑陰地理南鄰秦蜀而曝甘泉之陽東陰鳳林而連身毒之西恢恢然有餘刃矣誠不老之福鄉而養眞之靈境也異哉紅巾之寇丁戌戌之冬敢行侵擄毀瓦畫墁不寧方來得汪公出師以律而鶴

列其堅蟻結茲壁會知事杜宰卜延喜羅瑒之遷軍旅之盛諸待（闕）無庚癸之呼陰相其有助乎稽是宮不忍摧頹招道士徽之曰三才一太極太極本無極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陽靜而陰一靜一動互爲其根惟於太上絕然窺其妙體靜媚無爲金鑪藥成水火濟逍遙磊落（闕）利祿豈能屢神妙不可逃汝曹肄其業黃冠而鶴衣常善可無弃當竭門徒心永紹祖師之志我願佽金資出糧食聊充嘉靖費勿胥作冗蕪道士任其責歲紀壬寅秋庸工經營之不日而成蹟遠邁宋之遺址近復任君舊制飄飄仙子仍來賣齊神之格思則後之學參贊天地化育者抑緣斯而問禮焉道士謂誰剡善文秦永戀也序持其兩蜡求予爲文且曰同人无悔大有元亨無往不復天地際也終則傾何可長久也知事忠箴獸有契焉感勵總而玄功布矧有位之臣有家之子有兄之弟寧不以伊傅周召爲可期哉先生成都文明士也豈容晦而不彰乎予遂因而潤色之以爲長遠計猶

獻銘曰兩儀儀兮日月星巍太上兮號至尊混坎離兮位乾坤薄靈巽兮妙生生神徽世兮道太亨壺宅宇兮致兼眞任祖師兮恢前因滲紫極兮對金庭萬壽宮兮匾之應時歲寒兮爛妖氛剝近復兮勢幾傾神聖若兮赫厥靈息假塞兮升治平厚杜宰兮德芳馨舒金資兮第經營未終日兮一維新渤堅石兮垂功名億萬年兮見斯文大元至正二十三年歲次癸卯七月十五日

按隴西玄都觀久廢今南城天慶觀即其故址觀內紫徽殿有元人雪菴所書大玄都萬壽宮額旁有碑亭亭有王涓重修玄都觀碑記至正癸卯所立也

李將軍碑陰紀事

在臨潭石碑溝今存

大元至正癸卯歲便宜總兵官銀青榮祿大夫知樞密院事口口行宣政

院倉頭院使阿口口速氏菊壹定口公特命進西諸王駙馬官員之上總兵口都督事掇領章乘節鉞統治諸軍口口治口宣慰司勞賜御酒以勉其行人臣嘗願陛重非前世所及是年多軍次洮州蒐狩講武褒善賞功擢用賢良誅伐兇醜巡省風俗問民疾苦因率兩院官口從事將佐親軍親兵河上過唐李將軍碑時世雖異事功則同壽諸碑陰以記其事云冬十二月吉日

按此刻在李將軍碑陰上段凡十八行行自二字至十八字不等存者一百七十四字癸卯即至正二十三年也

西寧王忻都公神道碑

在永昌石碑溝今存

惟我皇元受天明命太祖皇帝起兵之四年畏兀氏國主巴而朮亦都護舉國來附從征西方有大勳勞於王室列聖御極嘉其效順世爲婚姻寵

費不絕論者以爲其國之君臣明炳幾先以能若此今考諸中書平章政事臣幹欒之先世蓋可知其大略焉至正十八年四月乙亥臣素承詔銘其先塋神道之碑未遑有所論著監察御史上疏言臣幹欒之忠勤請加封其父以王爵於是其父忻都公得封西寧王二十四年六月丙子申命述銘仍勅臣琛書丹臣敬伯篆額臣素嘗聞臣幹欒世爲北庭名族其曾大父諱哈剌仕其國爲哈剌罕里朵朵者之官哈剌罕里者保衛禦患口稱朵朵者者國老之職國初實輔翼其主來歸我朝居官治民克盡乃職興利去害屢獻嘉謀贈中奉大夫嶺北等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范陽郡公今贈資善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仍故封娶夫人塔海渾王於都罕忽思之地受其國封阿納帖臨今追封范陽郡夫人大父諱阿台不花氣剛力勇臨難不變初右丞公疾甚屬之以恆加謹愼勿墮先業凡右丞公欲爲之事皆力爲之厥後親王都瓦不思麻口從亦都護火赤哈兒宣力靖難已而北庭多故我弗獲安乃遷國火州增城浚池壹志堅守都瓦等將兵二十萬逼城下因親冒矢石以建奇功遂授持節儀衛之官仍封答剌罕之號亦都護來朝挈家以從跋履險阻行次永昌相其土地沃饒歲多豐稔以爲樂土因之定居焉既沒之後初贈亞中大夫集賢直學士輕車都尉追封范陽郡侯進正奉大夫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范陽郡公再進資善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依前范陽郡公又進榮祿大夫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秦國公夫人諱會麻初封同其姑今追封秦國太夫人子男三人曰帖娃不華曰阿僯不華曰忻都俱受答剌罕之號忻都則臣幹欒之父也生於至元九年十月嘗訓諸子曰若曹年少不知稼穡之艱難宜務農治田當力行善事毋染惡習思父母生成養育與人交勿接貴勢毋侮卑賤擇勝己者而友之出而仕也必廉愼自持盡忠於君愛民如子不

陷刑辟名垂後世若曹其思之蓋其爲人篤實自將不自表襮故州里咸知敬仰云至順二年正月庚寅卒享年六十葬永昌在城里初封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大興縣男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范陽郡伯再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范封陽郡侯又贈資善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范陽郡公又贈榮祿大夫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至是口升王爵令詞臣爲制詞夫人諱卜顏口口大王之孫瓦哈里之女受封大興縣君范陽郡君郡夫人郡太夫人薊國太夫人而歿今追封西寧王夫人生於至元十九年九月歿於至正十八年六月辛巳享年七十有七子男六人曰孛羅不華曰卜顏曰伯顏汴梁路同知汝州事曰禿魯亦集乃路總管曰達禮麻實僉樞密院事孫男五人曰不華甘州路總管府判官曰明理不華曰拜住甘肅行省左右司郎中曰岳魯不華監修國史府參軍曰札本赤臣幹

欒卽第二子也由直省舍人歷大司農司經歷監察御史吏部員外郎兵部郎中升侍郎湖南湖西江東三道肅政廉訪副使大都路達魯花赤中書左司郎中吏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成都留守雲南行省參知政事同知宣政院事再爲大都路達魯花赤御史臺治書侍御史同知樞密院事中書右丞遂爲平章政事三升其位進階銀靑榮祿大夫尋換金紫被玉印只孫衣金束帶之賜臣素叨陪臣斡欒久在政府觀其聰明典重通達政務敭歷中外令聞孔昭以故位登極品受知上□賜爵受封寵榮褒大誠非一日之積況顯被明詔推求本源刻在金石式勸臣僚臣素不佞嘗職史官弗敢以固陋辭乃拜首稽首爲之銘詩表於神道以侈恩詔示厥後其詞曰畏兀有國久在北庭藎臣孔武可以干城折衝禦侮壯氣馮陵轉徙姑臧胤緒繩繩蔚彼喬木榮根九京瀠溁流泉發源日滒維我西寧葆厥幽貞克篤于善先民是程緊爾嗣人早仕大廷翼翼自持弗暴弗矜

忠孝之訓夙夜執膺錫命便蕃奕世光榮在城之里有巋先塋執政承詔刻詞幽扃積善彌遠暐其雲仍□□□古載揚休聲至正二十三年歲次壬寅十月吉日立石

（右額篆　元追封西寧王忻都公在武威永昌縣中書平章政事斡欒之父忻都以子追封參知政事危素撰碑）

（新通志稿　西寧王忻都公神道碑在永昌縣石碑溝碑高近二丈廣五尺餘首刻篆額下有龜趺製作甚精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提調四方獻書詳定詞中危素奉勅撰文光祿大夫陝國公集賢大學士張瓊奉勅書丹榮祿大夫中書右丞同知經筵事提調國子監大都府學陳敬伯奉勅篆額）

按元史斡欒無傳其事見於順帝本紀宰相年表蓋自至正十四年由樞密同知爲中書右丞十五年兼知經筵事十七年爲中書平章政事至二十二年進左丞相其時危素爲參知政事陳敬伯爲中書右丞二十三年不列於表而紀亦失載此碑立於二十三年之十月是時斡欒當仍在朝見微表紀之疏也碑中二十四年申命述銘疑四字爲二字之誤未得拓本惜無可證元史簡略順帝以後尤甚斡欒敭歷中外在政府十餘年官至丞相正値海內紛紜顯其行事必不至一無可述而元史竟不爲立傳幸得此碑堪補史之闕文也

石麟紀功碑

在禮縣赤山今存

（禮縣新志　石吉禮元順帝時以功遷右省右丞相子孫襲職元帥赤山龍台旋番軍民元帥石麟紀功碑）

紀信祠記

在蘭州城隍廟今佚

（蘭州紀　蘭州城隍廟卽紀信祠元耿仲明有記）

酒泉東門蒙古文碑

在酒泉東城門今存

按酒泉東門有方石門柱高七八尺廣二尺有奇刻有蒙古文多行

左右各一或爲築城紀事之石抑或以他地碣石移作門柱石文漫漶不可摩拓儻使習蒙古文者就石辨讀必可得其究竟也

鳳凰山題石

在通渭縣南今佚

（通渭縣志　縣南四十里鳳凰山有神祠及九人題石今毁）

髮塔寺石爐刻字

在山丹東城今存

（雍正陝西通志　山丹衛髮塔寺在衛城東南隅洪武時取土築城掘得古銅鐵髮又有石爐鐫字曰髮塔寺今因之）

（康熙一統志　山丹髮塔寺在縣治東南隅有佛堂明洪武中築城於塔址下得銀佛五石函一內藏髮有石爐上刻髮塔寺數字因以名焉）

石泉洞題詩

在漳縣城南今存

（漳縣志石泉洞題詩在城南十三里石泉洞旁有元人題詩殘碣致爲石泉幽勝處鳳翔五月秋解事只僅幾下水濂濂雲濤古今悲下繪一綫背尾不知何許人也）

靜寧鐵牌

在靜寧城隍廟今存

（新通志稿靜寧城隍廟有鐵牌元時物也）

石刻番經殘片

出於臨潭南山今存

按此石爲臨潭某君得於縣南百五十里之番地高六寸許長約二尺似爲巖石裂片刻有番字經百餘字時代不可考姑附於此

隴右金石錄卷五終

隴右金石錄卷六

臨洮　張維　鴻汀　纂

明蘭州鎮遠橋鐵柱

在蘭州城北今存

（宣統甘肅通志蘭州鎮遠橋鐵柱凡四洪武五年衛國公鄧愈造其二九年宋國公馮勝造其二四柱均圍徑尺有九寸長一丈八尺立於河兩岸繫鐵纜二長俱百二十丈上鑄洪武年號暨監造人姓名每柱各三十餘字後僅存其三鄧愈所鑄北岸一柱久沉河底光二十二年總督布達泰補鑄立之皋蘭縣志鎮遠橋南北各鐵柱橋南一柱刻大明洪武五年壬子秋宣武將軍金蘭守禦鎮撫立柱刻總兵官衛國公建斯柱於浮橋之南繫纜一百二十丈洪武九年八月蘭州衛指揮王鎮監鑄又北一柱刻閣鋼於纜柄存記考隴鐵府事浮橋南岸鐵柱凡四各長二丈一落河底纜盤餉存今僅尙存三柱在河南岸者有二其上鑄洪武五年歲任壬子不著官爵致之洪武五年平定河西者爲宋國公馮勝此必爲宋公所建也其一上鐫洪武九年歲次丙辰八月吉日總兵官衛國公建斯柱於浮橋之南繫纜一百二十丈勒乃衛國公鄧愈領兵征西番時所建也至北岸所存一柱亦係衛公所建但云建斯柱於浮橋之北其餘年月官爵鐵纜字數與南相間而宋公之一柱已亡矣）

重建蘭縣城隍廟記

在蘭州城隍廟今存

按明史地理志洪武二年降蘭州爲縣成化十三年復爲州此碑洪武十八年所立故稱蘭縣明時最重城隍之祀洪武二年封府州縣城隍爲威靈公靈佑侯顯佑伯秩祀有差明年詔去封爵止稱某府州縣城隍之神定廟制高廣視官署廳堂新官到任先時詣廟齋祀祝曰奉命來官特與神誓神率幽冥陰陽表裏予有政事未備使我政興務舉以安黎民予儻怠政好貪陷害僚屬凌虐小民神其降殃云云禮畢赴署履新蓋其規制如此城隍之廟徧滿國境而崇其體制視如生人儼若與地方長吏劃疆治事者開明制然也

河橋記

在蘭州城北今佚

蘭州城北近河河故有津控扼衝要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奉命西征守禦指揮僉事趙祥去城西七里許造浮橋以濟師師還遂撤弗用又三年衛國公鄧愈帥師定地置西涼西寧莊浪諸衛仍去城西約十里造橋以通往來給饋餉因而弗革名曰鎭遠然河流悍急隄壖弗固咸謂非久遠計又九年蘭衛指揮僉事楊廉相城北河水少緩擬改置橋近且易守詢諸父老以爲古之金城關在焉謀諸同僚僉以爲允仍圖上形勢陝西都指揮使司轉聞制曰可爰於夏六月鳩工明年春二月冰解齎献率僚屬虔祀於神協心齊力某日橋成按漢史趙充國初擊羌戎遣三校銜枚夜渡即營陣以防衝突時橋未造也遠上方略其一以爲治橋道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是橋之利涉自古而然今祇承上命屛翰藩維乃能以古良將自期躬督吏士決意改作造舟二十有八常用二十有五河漲則用其餘以廣之每舟相去一丈五尺上流定以石龜如舟之數舟上加板欄楯兩傍以衛行者橋南北岸各樹鐵柱一木柱六鐵鎖大繩貫橋令相屬隨波升降帖若坦途橋之南去城八十步新築小城延袤數丈中置門以詰行旅城上建樓東偏創公廨凡若干楹門西偏創祠宇以奉河神橋之北因山爲城延袤二百丈東西置門建樓其上又建漢壽亭侯祠制度一一各適其宜嗟夫大河汯汯天險莫逾舟梁橫亘徑接康衢棟宇翬飛照耀丹碧雉堞環繞隱約敵虧譏邊徼之要津千古之偉觀也諸葛武侯有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若斯橋者其可謂上昭聖天子之德下以康濟斯人者乎夫善作必藉夫善繼是橋也歲月滋久風水摧頓葺理斂漏必賴後人繼承之故紀其始末庶嗣事者之有徵焉

（皋蘭縣志　明河橋記在城北黃河橋洪武中徐蘭撰文）

金天觀記銘

在蘭州金天觀今存

大道相傳始由黃帝歷代繼承爰及於茲洪維皇考奉天受命以定海宇肆類上帝宜於冢土禋於六宗望於山川享於宗社遂命羽士奉祀百神欽崇大典可謂聖治弘遠也歲己卯仲夏余自甘州抵蘭邑仰觀俯察城之西南山環三面有仙人舞袖之形河距北流如九曲之勢玉案之紫在前左右交加於劍水龍翔虎伏掩映其墟欲作仙林僉以爲可至庚辰遂得其地春肇其事告成於秋其觀之制東有望仙橋西上乃外之垣周圍三里東有大門左右列戟曰皋蘭福地正南繫一碧沼曰五龍之潭外南門曰金天觀龍虎在焉左有元壇祠右有眞武祠正門曰九天門雷公電母風伯雨師居其下中有檄雷之壇左曰法王堂右曰天師堂正殿曰雷祖寶殿殿南向其雷師皓翁卿使師相十大雷神列班左右後有玄極殿中有三清左右設南北二派五祖七眞周市廊廡後有神御殿在九陽峯上東有道院西有環室其金碧之美丹雘之飾董正其事者鐫之碑陰吁自浮麗演教遊實傳科雷有多門濟微混沌太極先天後天五雷殺伐顯諸仁而藏諸用一念潛通於上下幽明弗違於兩間故神無方而易無體理性立命乃歸於道吾莫知其幾人自昔諸侯王溺教未明流於淪胥深可歎也余長自深宮周遊演武開國建封歷事多艱其知道與用彰混元祖教於戲爲民祈福使雨暘時若而五穀登家給豐而人用足體天地之好生布雷霆之法律庸作銘曰於昭雷宮琳瑯鬱蔥右拱白虎左抱蒼龍朱雀在前玄武後從予昔爰卜允臧百工大闡洪猷用開玄宗曰若羽士適合厥中丕顯厥德乃奉乃崇勿私於己弗念於躬動必由禮勅法嚴恭天有顯律用守厥衷爾無私欺愼始愼終訓於衆士以來會同高高在上覆載無窮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雷霆將吏寅亮天聰稽首金天永保國封

（皋蘭縣志　城西金天觀明肅莊王所建莊王楧自撰金天觀記銘並書石）

按肅莊王模明太祖第十四子洪武二十五年就國甘州越二年復徙封蘭州此碑云庚辰得地春暮其事告成於秋當爲建文二年所立清巡撫許容金天觀碑以爲始建於永樂丙戌與此碑不合

五泉永樂鐘

在蘭州五泉山今存（蘭州鐘聯彙刻五泉山金剛殿西有鐵鐘高七尺周徑丈有六尺有文曰大明永樂十六年三月崇慶寺造）

普照寺青銅鐘

在蘭州大佛寺今存（宣統甘肅通志普照寺青銅鐘八音者鐵鑄高七尺口寬五尺重五千斤上鑄宣德年號暨銘辭款識共三十四字）

按蘭州梵剎普照嘉福莊嚴三寺最著皆建自唐初累代重修明前金器之存者僅泰和一鐘宣德銅爐正統鈴鐸數事抗戰軍興明時物俱爲敵機炸毀惟泰和鐘銘巋然無恙爲蘭州僅存之古物也

普照寺銅爐

在蘭州大佛寺今存（宣統甘肅通志普照寺銅爐高一尺周徑一尺五寸宣德八年造上鑄宣德年號共六字）

天齊廟二鐘

在蘭州東街今存（皋蘭縣志天齊廟鐵鐘一宣德九年造高二尺口寬一尺八寸上鑄宣德年號及銘辭款識共十六字一正統十二年造高二尺三寸口寬二尺銘辭年號共二十字）

普照寺銅鈴

在蘭州大佛寺今存（新通志稿普照寺銅鈴十二事今存十一每鈴內鑄有佛號其一鑄金城普照寺募緣僧神恩十字一鑄大明正統二年歲次丁巳八月吉日十四字）

城隍廟碑記

在蘭州城隍廟今存

凡天下府州縣城隍皆有神以主之蘭故有廟在城北而記者以爲金明昌丙辰脩條葺之元至大戊申復修至洪武乙丑蓋歷歲之久而祠宇將圮時蘭州衛指揮楊廉以是神乃國之常典所祀遂慨然爲增繕去今又六十五年正統己巳守備都指揮李秉忠又以新之式崇敬事屢過其人矣予自幼時知神之靈異每拜謁祠下見神冠皮弁服赭袍竊以爲怪夫是神司一方之土不過視子男爵而已而乃服帝王冠服不亦僭乎非禮神所不享而又以非禮加神可乎是不能無惑焉遂詢諸鄉耆皆曰漢將軍紀信死滎陽得血食於此意若是則予之惑滋甚考之輿地志紀信乃巴郡人今順慶府太平門有忠佑廟蓋其鄉焉然則是地既非其所產又非其所著忠節處烏得而祀諸此乎抑想當日必有國家者以將軍之忠著靈異封之於此或因人心信向而立祠於此不可得而知也夫鬼神固

不可得而知然於氣之淑慝年之豐歉人之壽夭事之吉凶或予或奪有感必通其所以然之妙必有綱維而主張之者不過一誠而已在幽爲鬼神之德在人爲忠孝節義當楚圍滎陽之時紀將軍捐軀全主故其忠魂充滿宇宙是宜廟食萬世顯靈異於一方以其所存者眞實無妄所感通者又何莫非此誠之所爲哉然則紀將軍之忠孝節義本乎心發於至誠暴白於天下後世是又不特所產所著忠節之地而天下之人宜通祀之也自乙丑至今凡六七十年曾無一人任修廢之勞而必待於李公者蓋神以忠事君以德佑民以誠感人而李公之心有默契者焉然則推忠誠靖邊患藉庇庥以保邦家而致太平者豈不重於神於公有望乎是則公之所修復者不止乎是而神之庇佑於邑人者又豈以此禍福於一方而已哉

（皋蘭縣志明蘭州城隍廟碑在城中城隍廟正統中郡上官誠文）

重建寶塔寺碑

在蘭州木塔寺今存

按此碑正統九年立羅汝敬文高八尺寬四尺寶塔寺卽嘉福寺俗所謂木塔寺也縣志誤爲重修嘉福寺碑微誤

石執中墓二碑

在蘭州瓦埠山今存

按皋蘭縣志石執中永樂三年舉人歷官至山東浙江布政使勤慎康介宣宗嘗記其姓名於御屏賜誥褒之此碑在彭尙書澤墓左一爲正統甲子所立一爲墓表正統九年所立甲子卽正統九年也

金城關記

在蘭州城北今佚

黃河經皋蘭城北距城西八十步架浮梁以渡河河之北有關凡甘肅官

員之朝會陝右民庶之轉輸腹裏軍士之輪班操備皆踰於是舊關創自洪武甲子乃指揮僉事楊廉移置至次年乙丑工完計今年乙丑凡六十一年其城垣頹圮戍樓傾壞而邊備亦廢弛弗修去冬朝廷以瓦剌潛蓄窺伺邊徼之心乃命鎮守陝西右都御史陳公鎰巡撫邊衛整飭武備選將練兵以禦之公至蘭州相是地通連外境爲西陲重鎮宜得大臣以守備爲事聞於朝遂以山東僉事司事李公進膺欽差把總守備之任至卽首以是關爲西州要塞其墮圮若此豈所以壯威遠夷而屏藩中國也哉乃恢書經理勸工募力重修葺之拓其城郭甃以甎石而成樓睥睨以次而成其外又廣其地爲甕城城內正北築臺高丈餘上構眞武殿舉工於正統十年八月十一日辛亥至次年三月初三庚午訖工衛之官屬晝公能成是功而不煩民力也乃相率徵文以記其修葺之歲月予惟修城郭完要塞守備者之重事也李公守備是邦委託甚重而能先致議乎此誠知所重輕矣然不迫之以速成而必興事於秋後者恐妨農之耕穫也苟使民力一匱雖外侮不侵於治何補雖然昔先零諸羌背畔趙充國馳至金城分屯要塞而羌人竟不煩兵而下今西虜之在沙漠聞朝廷之選遣將公能體朝廷之心急所先務修城完塞練習軍士休息民力如此則必將怖懼遁逃矣噫一夫怒當關百萬不敢傍謹書於石以冀將士之得助云

（皋蘭縣志明金城關記在城西北二里黃河之濱正統十一年學士黃諫文）

按金城關以漢金城郡縣得名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薛讚曰金者取其堅固也故墨子有金城湯池之言闞駰曰河至金城縣謂之金城河金城郡有金城關是金城關剏置於漢而其地今不可考周武帝置金城津隋開皇中改津爲關隋時金城卽今蘭州則此關爲隋所置宋明以來屢加修葺尤以正統時楊廉所經畫最稱雄

固此記所載者是也淸時關城廢圮僅存外關城樓數年前開拓新路撤樓夷城而其地至今猶名金城關也

大岔口堡記

在蘭州西北今存

陝右之屬衛曰蘭州古爲金城郡國朝治邑隸臨洮以是地北據大河西通沙漠乃建武衛以保障之今上皇帝在位之十年以山東都指揮僉事李公進以把總守備之任使鎮其地既至卽修城浚隍完要塞以爲守邊計黃河西北十里有山蜿蜒相接中有路曰大岔口僅容往來人行二十里出口外平川一望如掌與瓦剌赤金哈密地相接公以是爲慮欲與山口築哨馬堡以妨奸宄十一年冬具圖以聞報可今年春始經理之越月工完以百戶一員率銳卒百餘守之是舉也蘭邑近城地多瘠非得灌漑之利偏治之勤則其穫也鮮河北之地多在山阪每遇時雨方舊邑人競

往播種不時灌溉鮮治而所收者十倍往往以地臨邊恐被侵掠故前此守備者禁弗許今則有所保障不禁其耕種矣每隆冬盛寒冰渠既合必嚴設守衛以備之今則塞其要隘無復虞矣之二者其所利於民生豈於封疆者甚大故書之以告

（皋蘭縣志明河北大岔口堡記在城西北黃河外正統十年學士黃諫文）

按明雖滅元而元之部族遁據漠北自號韃靼其患與明代相終始正統以後邊疆尤爲多事延綏寧夏甘肅號爲三邊築城防虜營堡相望蘭州大岔口堡甯馬營爲同時所築依皋蘭縣志所考蓋即今費家營及十里店堡黃諫即蘭州人正統中以探花歷官至侍講學士

甯馬營記

在蘭州大岔今存

正統十二年四月初六日丁酉都閫李公奉命築甯馬營堡於河北大岔口越十有四日工完二十又二日癸丑大合衞縣之官閫將校熊羆之士及邑人之老稚以落之軍民合會闉郭溢郛既卒事其邑之官僚士庶咸以此爲禦邊之重務不可不紀其歲月乃致書於予請爲之記予邑人也既受命不敢辭其詞曰粵維皋蘭乃古金城郡西拱大河素稱雄鎮大河之北有山嶫業環衞列峙下瞰廣川既平且曠通乎絕塞不毛之地介乎西境大夏之墟迢遞綿邈來逼斯邑寇賊往來必經乎是然其形勢險隘允爲阨塞聖天子在位之十年以是爲重鎮命公守此單車來臨遂相其土地用是規畫迨次年之冬請於朝今年春申命陝西藩臬之司乃往偕公相其地宜集工庀材經之營之人皆樂趨不日而就崇墉接漢高壘連雲邊備以固邑居以寧控扼險要東制咽喉斯爲重事大莫是興天子之武惟公是布天子之文惟公是宣山勢巍巍河流渾渾天子萬年邦國永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銜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皋蘭縣志明甯馬營記在河北大岔正統十二年學士黃諫文）

蘭州重修學宮記

在蘭州文廟今存

山東都指揮李公移鎮蘭之三年武備既修人用輯寧乃曰學校教化之本兵特輔而衞之耳遺其本而事其末非所以爲治也乃撤舊學而新之中爲禮殿翼以邃廡蔽以門殿之北爲堂堂之下東西相向爲兩齋齋宿遊息之位庖庾之所凡所宜有者莫不畢備皆良材堅甓觀舊規蓋穹然埒而高煥然完且美矣是年秋教諭任鐸專書編修黃公廷臣屬予記惟學校教化之本也三代盛時上自王宮國都下及閭巷莫不有學其盛可謂極矣然當時綏服之介乎內外者內以揆文教外以奮武衞亦因其地而異其施也蘭極西邊去京師萬餘里蓋古綏服外要荒之地所宜講者

武衞也而李公之職亦惟事兵事固封守而已而乃於邊備之暇汲汲焉以興學爲事是可謂知化人之先務矣夫以三代文武異施之地而其學校之盛文教之興與內地等雖國家太平日久德教孚洽所致抑吾夫子之化如太和元氣流行而無間也向使無李公其人以作興之則其盛亦豈能至於斯哉且予聞李公之興斯役既卜日前期撤其舊梁之上題曰某年月日建與今所卜日無異或謂若有神相之者夫前者後之占天時者人事之驗蘭之學前以是年月日建其人材俗化之盛如今今以是年月日建規模宏遠非昔之比人材之盛俗化之美亦非昔比矣吾見士之出於學不爲公爲卿民之興於化不漸仁摩義不止萬一邊塵有警必有能仗義秉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者夫然後知教道有益於時而李公斯舉有非偶然也是年實正統戊辰八月望日記

（皋蘭縣志重修學宮記在府文廟碑高七尺寬四尺楷書正統十三年現存六百七十字額篆撰[illegible]文書黃諫篆額）

按蘭州廟學建於元季明初改爲縣學正統十三年復改州學即指揮李進所修此碑末列戊辰爲正統十三年而立碑則在景泰元年

今猶可讀

文廟鐵爐

在蘭州文廟今存

（皋蘭縣志　文廟鐵爐景泰七年造重二千斤又鐘銅鑄二十九又有銅爐銅瓶皆明時物）

文廟祭器碑

在蘭州文廟今存

予自正統甲子承命來蘭於今十餘年矣雖專職兵事未嘗敢忘文教故閱武之暇每詣學宮視殿堂齋廡之卑隘者則崇新之廚庫書舍之傾頹者則修築之益教官之住舍廣庠序之基址修倉廩飭垣墻與夫泮池雕墻廡不效夫古人而增置焉惟於春秋拜奠之儀物器皿有未備耳潛心

累歲始獲成就故今儀物器皿煥然一新學校規模視他爲盛教諭祝鳳訓導盧誠恐歲寖久昧其所由率諸生詣予請勒石以垂不朽予本武臣愧無文翁興學之能然其崇祀先師之道激昂後進之心亦頗彷彿一二焉聊勉爲是命工刻石以昭永久云

（皋蘭縣志　文廟祭器碑在府文廟正書碑高尺寬尺後鐫景泰七年共四百九十二字李淮撰無書人姓名）

義塚記

在蘭州城南今佚

天順元年夏六月蘭縣始立義冢蓋蘭舊無義冢邑當孔道軍民雜處不下萬家凡喪死送終卜地而葬者十之二三投棄水火收拾餘燼寄頓山巖洞壑僧房道院者甚多遺櫬纍纍積以歲月往往暴露而莫知恤愚氓執迷以陰陽家風水禍福之謬論蠱惑或力有不能有終焉而不葬其親者是仁人君子之所惻然也巡按陝西監察御史鄒公永昌乘軺以來詢

采民隱有識於此政事之餘躬率諸執事擇邑城之南鎮山之麓得生地十頃遂封土以爲之於是嚴立條教舉禮經禁謬論刻之以期俾遺骼俱葬有主者分以地無主者併爲叢冢期月之間寄置遺棄者皆得以掩藏矣尙慮斯地民之租稅所出後來或有所更張也乃於城西無額荒閑灘地每七十畝易此百畝蓋彼之灘地肥饒潤澤耕則爲宜葬非所宜此之山地瘠薄高爽耕洲非宜而葬乃所宜故也嗟夫古今人心之天理孰能無之彼有親之喪投棄不葬者其本心非不知親所當厚而不忍也而甘於不葬者非惟力有所不能抑邪說有以蠱之也苟在上者開導之以義禮之正則彼豈終於執迷無所感發興起哉若鄒公義冢之置人皆感激喪死送終率皆以禮由是而觀人心天理終有未泯者焉吁九十年所無之事鄒公舉行之俾無投棄之患其心可謂仁矣能使斯郡之民不失爲孝子不失爲慈親者謂非鄒公之教歟併書以記之

（皋蘭縣志　明義塚記在城南天順元年南陽知府段堅撰文）

嘉福寺鐘

在蘭州木塔寺今存

（皋蘭縣志　嘉福寺鐘天順四年重鑄造高尺口寬四尺銘辭正書十六字梵書七字）

鼓樓鐘

在蘭州鼓樓今存

（皋蘭縣志　鼓樓鐘天順八年所鑄高五尺口寬三尺今毀銘識共九十字）

千佛閣碑

在蘭州五泉山今存

按此碑在五泉山千佛洞下高三尺寬二尺明天順六年立書撰人名俱泐縣志載管璽撰文

[illegible]墓碑

在蘭州城市今存

按歸氏墓碑凡三一爲歸暉墓碑成化二年所立又有其子良欽與其孫連之二碑年月俱泐良欽碑陰有題詩銘贊

勅賜大嘉福寺記

在蘭州木塔寺今存

按此碑黄志洪撰成化三年所立寶塔寺自是始更名爲嘉福也縣志載有[illegible]臨洮西寧軍民敕刊今無可考

東華觀鐘

在蘭州東城今存

（皋蘭縣志東華觀鐘成化五年造高三尺口寬二尺銘款共八字）

重修莊嚴寺碑

在蘭州莊嚴寺今佚

（皋蘭縣志重修莊嚴寺碑正書碑高八尺寬四尺後鐫成化十六年現存一百八十字撰書人姓名無考）

城新城記

在蘭州西新城今存

皇明太平日久邊備漸弛北虜乃深入寇吾蘭時蘭之鎮守太監藍兵備副使邊守備都閫張僉議所以扼賊衛保障吾人者咸曰先王禦夷狄之道守備爲本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是則深溝高壘乃設險之具也議既定請諸太監歐總兵白巡撫賈咸報允蘭之西七十里有積積灘者環山濱河河凍時賊往來之要地也於斯築城屯兵於內則進可以遏賊來退可以截賊去然動大衆興大役非能而幹者不可也須守諸公詢於衆得周侯璜而委任之侯以都閫視蘭州衛篆既得命乃卜日率數千人往築至則度地利均人力具畚器鳩材幹壯者役弱者襲晨而興夜而息凡勤相鼓舞之方設施布置之術皆有程度城之基高凡若干雉厚凡若干尺隍之深減高之半其闊殺厚之一東西長以引計南北闊以繩計則又凡若干尺若干丈焉東西開二門門之上俱有樓垣之上俱有堞創始於七月十五日至九月三十日而落成請予言以紀其事夫城之築貴乎得地役之興在乎得人使城不迫險地不居衝卽有城與無城等耳於守何益然非得人以委之則土木之工亦安能衆不知勞役不踰時哉然則是舉也其得人得地可知矣自今以後吾蘭有備賊必不敢踰河爲寇如蹈無人之境若往年者蘭之人庶乎耕牧蕃息而安土樂業也抑何幸歟

（皋蘭縣志新城一名積積灘堡在縣西七十里明成化二十年築[illegible][illegible]了記案宋史夏國傳秦隴內置金城六城寨[illegible]自鈐轄築其其隴有堡以控西夏乃與紀步西古城作蘭州西四十里又西四十里爲相[illegible][illegible]俱宋置考捨遂[illegible][illegible]往[illegible][illegible]西古城西十里有府[illegible]遺址猶名[illegible]古城[illegible]如宋時所築先儒[illegible]以新城[illegible]名自保對[illegible]城而皆[illegible]記偶未[illegible]及耳又此[illegible][illegible]生其其華故[illegible]名因之趙記及黃志內作[illegible]當興宋史之稱爲壘據紀[illegible]之稱爲據[illegible]書近而誤今并改正）

什川堡門石刻

在蘭州什川堡今存

（皋蘭縣志[illegible]七百一十里什川堡門有新築戍堡四大字明弘治八年刻石）

普照寺銅鐙

在蘭州大佛寺今存

（新通志稿蘭州普照寺有銅鐙高三尺許直徑尺餘有文曰大明弘治十年歲次丁巳五月上旬勅賜大普照寺住持僧能瀛等發心鑄造重六十五斤）

修西古城記

在蘭州西古城今存

蘭州治西五十里許有古城焉郡志以爲漢故允吾周環三里有奇廢爲古蹟久矣弘治戊午秋巡撫都憲許公季升始允守備都閫梁公暄之請令修之用遏虜衝乙未檄蘭州衛指揮使周侯倫董其役凡軍民夫匠計若干名每歲率以農隙一月修之歷庚申至辛酉冬城池之工畢壬戌應

會官署之工畢癸亥樓櫓門禁之工畢暇時有庚訓教有學程督嚴而不苛分布公而不徇用不及公帑科不及兵民皆侯所經畫而規措之者既告成乃請於撫節諸公分兵守禦之以爲常闤闠並起貨物尤積生理且漸裕闔城之耆庶仰而歎曰昔爲豺狼食今爲華屋居昔爲荊榛塲今爲衣冠會讌之功與乃相率屬澤以爲記澤惟國以民爲本而兵以衛乎民使無城池以捍衛之寧能聚師於久耶然土木之工先王所重不得已而後舉之所謂以佚道使民者固矣苟董之者不得其人不亦重困其民哉世有大興工作費公帑而資侵漁者侯能因力生財上下無擾而厥績用底於成其賢於人何啻倍蓰誠蓋侯報國憂民之心出於天性而學問足以輔之故其施爲有如此者特書以爲侯功名遠大期爲後之重修是城者勸固宜況澤於侯有師生之雅而耆庶拳拳思澤有周人忠厚之風於是乎書

（皋蘭縣志　西古城在縣西南四十里明弘治十二年重修彭澤有記彭記據郡志謂此城卽漢允吾城黃志謂其爲此[illegible]所說是矣然以爲非乞伏國仁自金城所遷之苑川又以爲卽宋之蘭泉縣則亦誤考苑川在金縣境宋史地理志蘭州蘭泉縣倚郭皆與此城無涉今以歷代地理韻編宋史地理志續通鑑長編證之此城應卽漢之金城縣治而宋之西關堡也韻編稱漢金城縣在皋蘭縣西南宋志說湟州至西關堡里數共計一百五十五里續長編稱[illegible]川至蘭州二百餘里就二百餘里中除去一百五十五里餘五十里卽西關堡至蘭州里數正與彭記五十里許之說合漢金城至明越千有餘年基址應無從存宋西關堡元時始廢至明弘治時不過百餘年基址自應如舊是西古城之名圮廢已久故依黃志採列）

金天觀詩刻

在蘭州金天觀今存

（宣統甘肅通志　金天觀詩碣草書二石五律詩各一首後鐫正德九年其首除字來署光壽道人題書光壽道人卽肅靖王別號也）

按明史諸王傳肅靖王眞淤恭王貢鍅之子先恭王卒其後眞淤子弼桄襲封追封王諡曰靖故靖王遺文多題爲肅府世子云

夜雨巖詩刻

在蘭州後五泉今佚

（宣統甘肅通志　夜雨巖碑在皋蘭縣行書碑已無存皋蘭續志稱鄉人傳於巖畔處只有夜字完好碑陰鐫肅靖王夜雨巖詩僅秋樹浮烟月作山徑落花十字可辨餘皆剝蝕）

源遠樓詩刻

在蘭州拂雲樓今存

（宣統甘肅通志　拂雲樓下詩碑在皋蘭城內碑二通高俱七尺寬四尺七律詩各一首一存五十二字一存六十一字一題三韻明署[illegible]）

（[illegible]）

（皋蘭縣志　拂雲樓在北城上中列詩碑二碑陰各一大如登臨久不減相傳明肅王府妃所書碑陰[illegible]碑）

按明史諸王傳崇禎十六年冬李自成破蘭州執肅王識鋐宗人皆死皋蘭縣志崇禎十六年流寇陷蘭州肅王妃顏氏趙氏顧氏倉卒登北城將投河賊追急顏卽以首觸肅先王所書碑而死趙氏顧氏亦殉清季總督左宗棠爲表其墓曰貞烈遺阡數年前建亭其上移碑亭中今節園中所謂貽碧亭也

頌德感恩碑

在蘭州城隍廟今存

按此碑正德十年所立高五尺寬三尺彭澤撰文苗鑾書丹縣志所載禱雨告文今存四百六十三字卽此碑也

彭氏封贈碑

在蘭州瓦場山今存

按彭衡書澤明史有傳舉弘治三年進士歷仕中外數平亂有功嘉靖初爲兵部尙書以犯直爲忌者所中奪官爲民卒於家隆慶初復官諡曰襄毅此爲其先墓封贈碑凡六通其四爲正德十一年誥命其二爲嘉靖五年誥命而萬曆丙申所重建

靖惠泉記

在蘭州今佚

蘭州古金城爲隴西名郡然土脈高亢雨澤愆期每値暘至夏半民甚苦焉北濱大河自昔無興灌漑之利於東西川者惟有五泉筲籠溝黃峪諸水然爲利甚少獨城西南爲阿干河發源自大郡山者爲利頗廣環郡城之東西南北爲圃者什九爲田者什一幾百頃之灌漑附郭之居民饔飧飲食咸仰給焉然玆水去城西數里間繞龍尾山之麓爲渠而東者東南北田圃資之依華林峯之麓爲渠者迤西田圃資之東渠多沙礫西渠多塚穴水少湧激遂崩壞而咸洩於河每歲旱至有經年不沾勺水之患者正德己卯秋慈利丁侯瑢知蘭州下車即詢民瘼知此水之利可興也乃節公費措材木爲槽五十餘將布之東西二渠以溥其惠越明年庚辰秋八月適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安肅鄭公陽撫蒞玆土聞之曰是州民少而務繁恐力弗支而工未易就也乃檄隴右道督文武諸官協力處置工料爲槽凡百四十有四肅王世子聞之令奉承亦給材木以助之乃以是年九月日諸公咸集臨視置槽於東西兩渠者九十有二餘五十有二儲以備用時旱久渠洩踰兩月俄水大至如故規以次灌漑衆情大悅成踴躍騰忭額手籲天以謝有焚香酌酒拜跪於渠側者工既訖鄭公復移檄程督之至今水益充溢利益廣遠公家賦稅及一方蔬果所需仰給玆水以爲生者不啻萬口自國初至今百五十餘年矣接水而引出於一二之私家鑿山以通不過尋丈之小惠安能遍及無偏如此渠之速成而久賴也耶若夫導大河之水如寧靈漑東西二川以續此渠於永久尙有待云僉屬余爲記併請名澤曰即謂之溥惠可乎遂爲之記

（案皋蘭縣志溥惠渠記正德十五年彭尙書澤所撰其渠在縣城西南）

段容思先生墓道碑

在蘭州五泉山今佚

按段容思先生堅明史附循吏傳其學出於河東薛瑄黃梨洲著明儒學案列爲私淑十七先生之一此碑亦彭尙書澤所撰正德十五年立原石久佚今碑則淸康熙時補立也

段容思先生畫像贊

在蘭州五泉山即前碑陰今存

按此碑與前碑同時所立陳祥撰彭澤書

蘭州衛重修水利記

在蘭州今佚

天地之利於人者莫大於水然必託諸人而後利始大焉吾蘭古金城郡密邇北塞城郭內外軍民屋廬不下萬餘區北過黃河岸峻東西兩川田畝水不能上下經寧夏始渠引以佃以漁獲大利焉城西南水自馬銜山經阿干來者傍城直瀉黃河東去厥後守土者采衆謀乃於阿干河鑿渠引水十分之三一自龍尾山麓經關王廟下灌東川田圃隨渠勢有力者置水磑焉一自西郭入注東西南三面隍塹以固城垣禦突衝一自高崖子經古峯寺下入灌西川田圃居民始獲利矣成化間巡撫都憲眉陽余公以兩川水利微弗能當歲旱欲倣寧夏漢延唐來等渠於黃河上流引水以漑籌費已具會轉佐部回京未果既而水入西郭者亦湮塞隍塹久涸識者病之今年秋總制督憲河間張公行部過蘭政暇注意舉廢遂允蘭州衛之請循西郭故道而疏通之復開小渠以利城居者餘悉由東郭出亦達於川甫彌月間而隍塹周滿城郭溝渠所經凡官民蔬圃暨藝業者無不沾其利然阿干之利固若此而黃河之利尤大焉矧吾蘭素業耕牧而土地莫善於河北所謂金城沃壤千里者在是顧以數年邊備弛而虜侵擾耒耜不敢越河梁租賦竭產以盈數者非一日倘後來者勢可爲而時可舉請求余公之議以成之吾蘭之利不尤大歟因并記之以俟

（皋蘭縣志阿干水自水磨溝分爲二渠一由龍尾山灌北南東三園田一由古峯山灌西園田明四川按察使陳祥有記）

按蘭州地瀕黃河而田高水庳鮮灌溉之利若由上游礙黃爲渠分灌東西川地其利極溥顧數閱歲計訖未開鑿讀此記乃知明成化時巡撫余公丕已籌畫及茲余公即青神余子俊弘治十二年巡撫陝西修治西安滈河渠公私便益又於涇陽鑿山引水溉田千餘頃蓋所至能以利民爲政至總制督憲河間張公即廟寧張泰正德末爲三邊總督

彭澤妻吳氏諭祭碑

在蘭州瓦埠山今存

按明賜臣下祭葬之制一品官祭九壇父母妻加祭或二壇一壇二品二壇父母妻俱一壇此爲嘉靖元年詔遣陝西布政使周崇義諭祭兵部尚書彭澤妻吳氏之碑於時澤官尚書秩二品也

感應實錄碑

在蘭州城隍廟今存

按此碑立於嘉靖四年書撰人名俱佚

彭公墓碣銘

在蘭州瓦埠山今存

按此爲彭澤父錠之墓錠字世資爲人極方嚴澤初爲徽州知府將嫁女治漆器數十使吏送其家錠大怒趣焚之徒步詣徽澤驚出迓目吏負其裝錠怒曰吾負此數千里汝不能負數步耶入杖澤堂下杖已徑去其家祭葬悉依禮制爲一時名儒此碑立於嘉靖五年楊一清撰陳繼先書

彭氏復先塋記

在蘭州瓦埠山今存

按此碑立於嘉靖八年彭澤自記亦陳繼先所書

智仁信勇嚴說碑

在蘭州東校場今佚

宋岳鄂國武穆王有曰爲將之道智仁信勇嚴缺一不可嗚呼非身有之安能言之親切而有味如此也哉愚以爲五者孫武子首篇論爲將之道亦然猶所謂性之仁義禮智信而尤重於仁信二者也夫仁總所性之善非信不能有於身如五行金木水火土必資乎土以爲生尅之本也然必嚴以律己而不悖理以違法嚴以治心而不縱欲以敗度嚴以齊家而不致子弟僕從之強橫嚴以馭下而不致紀律賞罰之謬乖如此則心正身修而內外一於正矣端本澄源有其地矣臨敵馭衆蓋有不令而行者所謂智仁信勇不一一見之實用也哉若徒嚴刑峻法於發號施令之際而不本之吾心吾身吾家之嚴爾可行於暫而不能行之久可及於邇而不

能致乎遠可制於寡而不能馭乎衆又豈能盡爲將之道也哉然非智則理有未明必不能握機以應變非信則心有未孚必不能令行而禁止非仁則恩未下浹失其親上死長之心非勇則氣不先衆而失身臂手指之使四者又莫先於窮理之智而爲料敵制勝之先也莫要於自律之嚴而爲四者之本也伊尹有莘一農夫耳五就湯五就桀而彼此不疑放太甲復太甲而始終無議一由深得堯舜精一執中之傳非義非道一介不取祿以天下繫馬千駟不顧故能建此掀天事業全不朽之名百年之壽諡君沃丁猶以天子之禮葬之而親臨其喪也武穆少知學尤好左氏春秋文武全才忠孝大節富貴功名一付之儻來而不計其有無者也雖橫罹奸禍而百世企而仰之澤生也晚四十年來夢想神交深切傾慕再逢歸田偶檢昔所編次所謂匯躬錄者歎識及此武穆在天之神不審能一首肯於愚言否也有志名將而欲爲王國之楨爲三軍司命者幸倘不吝進

敕云（乾隆甘肅通志　校場碑在蘭州東郊關東兵士春秋練閱武之地碑高五尺廣三尺所鐫爲智仁信勇嚴說邑人彭澤撰無書人姓名嘉靖時立石）

彭尙書賜祭碑

在蘭州瓦埠山今存

按明制文武大臣碑碣各有定制一二品墓設石人二虎馬羊望柱各二三四品無石人五品無石虎彭尙書墓今倘存有石人虎馬羊各二可見遺制此爲嘉靖九年詔遣蘭靖副總兵張傑諭祭彭澤之碑

城隍出處感應記

在蘭州城隍廟今存

按此碑嘉靖十一年所立陳傑撰文

東嶽廟二碑

在蘭州東城今存（皋蘭縣志　東嶽天齊廟碑正書碑高四尺寬二尺五寸上鐫嘉靖十二年見存二百字皇明宗室凡一道人撰上鐫淳化王印章凡一道人蓋爲淳化王別號）

按東嶽廟二碑一卽淳化王碑一剝落不可辨考明史諸王世表淳化端惠王眞泓弘治十三年封嘉靖三十一年薨此碑蓋爲眞泓所撰

重修千佛閣碑

在蘭州五泉山今存（皋蘭縣志　重修千佛閣碑在五泉山千佛洞高三尺寬二尺明嘉靖十四年立段倘執撰寶瑋書文字已剝落不可辨）

彭尙書諭祭碑

在蘭州瓦埠山今存

按此爲嘉靖十四年詔遣巡按御史楊時泰諭祭彭澤之碑

重修廣福寺碑

在蘭州南關今存（皋蘭縣志　重修廣福寺碑高五尺寬二尺五寸嘉靖十五年立見存一百餘字）

重修金城關記

在蘭州城北今存

金城當兩河重險自漢以來重之蓋譬之人身三韓五郡則匈奴左右臂而遼與金城咽喉也扼咽喉以斷其臂至便計也本朝開基四郡仍漢唐之舊而斥地則自關以北倘數百里會險定火城見隴畔遺迹與由涼莊徑抵寧夏故道猶存正嘉以來守臣不戒浸淫汩沒遂使松山前後莽爲虜穴胡兒往往立黃河飲馬甚謂當闖奪河橋大肆恐喝則此關爲尤重矣歲乙未予備兵於此與參戎閻君登九龍臺之巔周環四顧見洪波西

來層巒北峙居然天塹獨金城關路纔一綫西達四郡而關門頹矮僅數木覆其上宜虜之易覷也遂謀所以設險者參戎則直任其事而石伐之山木取之稅鶩事構基直接河流門上爲注孔防火山城爲礮眼防攻上爲樓三楹樓下石矢可百步人不能近蓋屹然足守不獨雄壯可觀已矣工起於丁酉歲四月初六日竣於九月二十二日凡費金錢若干口糧若干諏日借計部周昆明氏落成之會金米兎等數十夷來求款呼賞其上謂曰若能踰此塹河橋乎各夷咋舌不敢應計部酒酣而謂曰是眞重險矣然楚不以彭蠡恆霸吳不以大江永存蜀道稱雄陳倉幾險泰山永固函谷數夷在人謀也哉予與參戎稽首謝焉因併歲月記之石（皋蘭縣志　明重修金城關記在城西北二里嘉靖十六年張棟撰文）

重修玄妙觀記

在蘭州東華觀今佚

按此記有三俱爲橫刻高二尺寬三尺皆嘉靖十九年所立一爲宋式撰前有鉛山王圖書印章一爲鄒秀才撰後有會寧王印一爲吳道東撰後有延長王圖書印章考之明史諸王世表嘉靖二十年鉛山王爲眞淓會寧王爲眞潤延長王則眞澆也

陳錫掩骼記

在蘭州今佚

（皋蘭縣志明陳錫掩骼記陳錫所撰嘉靖十六年刻石）

玄妙觀三師堂記

在蘭州東華觀今存

按此記嘉靖二十年所立高一尺五寸寬二尺五寸蕭筌撰前有宗室淳化王圖書印章蓋亦淳化王眞泓時作也

重修城隍廟記

在蘭州城隍廟今存

城隍有廟所以祀城隍之神也我聖朝奄有區夏敬天勤民釐定祀典于天下府州縣城隍神盡去元封公侯伯之號是蓋以實定名以義起禮慨神人之心著會通之典放之天下而準施諸後世而不可易者也蘭爲漢金城郡昭帝時建置於西古城隋開皇初移置皋蘭山北少西濱河有城有隍宋重修金再修元之季世復修迨至國朝洪武十年增築內城宣德正統間增築外郭城而廟實與焉廟爲郡之正祀神爲郡之土主香火昭依歲時祈報顧棟宇簷楹久爲風雨摧剝何以妥神靈而昭佑貺哉嘉靖丙午夏四月鄉耆臣吳泰輩矢志重葺施財募衆上至宗室下至士庶各捐鏹粟得以鳩木聚甓撤舊易新增置創建各適其宜而新宇宂宂崇軒巘巘雕甍盤礎鐫楹媡棨洵足壯觀一方居者過者挹光著敬謂神爲漢將軍紀信也則東櫺壁間圖當年捐軀扶漢之蹟所以啓忠臣孝子之淵衷謂神主一方幽明報應也則西楹壁間繪地獄剉燒舂磨之狀所以示神道設教之至意凡此皆勸善懲惡扶世教民彝以淑人心也其宜茲城宜爲隍保障愛護防奸禦侮奠安生命於無窮者蓋亦天下後世之不可易者矣廟工垂成泰輩具啓請余大書城隍廟扁題其坊楔丁未七月工訖復具啓請記厥事余重其請授簡於侍者命勒石以詔後人於是乎記

（宣統甘肅通志明重修城隍廟記高五尺寬二尺嘉靖二十六年肅世子撰）

按明史諸王世表肅昭王紹烱定王弼桄子嘉靖三十六年先定王卒以子紳堵襲王追封王謚曰昭茲所謂肅世子即紹烱也

重修城隍廟記

在蘭州城隍廟今存

按此碑嘉靖二十六年所立淳化王撰亦淳化王眞泓所作

城隍廟詩碑

在蘭州城隍廟今存

按此碑刻四川提學蘇翰林等詩嘉靖二十七年立石

內典饍順墓表

在蘭州五泉山今存

按此碑立於嘉靖二十七年肅王撰題銜爲賜內典饍順墓表考明史肅定王弼桄以嘉靖八年襲封四十一年薨則此碑即定王所立明制王府屬官有長史司典簿典膳所典膳正奉祠所典樂典寶所典寶正典儀所典儀正此云內典不知何職也

神功稽異記

在蘭州上帝廟今存

（皋蘭縣志神功稽異記在城南上帝廟高二尺寬二尺嘉靖二十八年明宗室純粹道人撰）

按明宗室諸藩文字多署別號如肅靖王稱光霽道人淳化王眞泓

稱元一道人涇州水泉寺碑稱宗室明德子趙浚谷文有宗室守一子此云純粹道人不知何王別號也

貢生題名碑

在蘭州文廟今存

孫子以嘉靖丁未分教蘭庠暇觀明倫堂南東西廡壖題蘭士登科名姓無慮百十餘人美哉郁郁乎中原文獻之郡無以過也其我朝文化覃被之所致乎及閱郡志倘有遺勒之進士鄉進士數人因命工補勒諸生進館下而言曰國家養士於學校取士以貢舉諸不在二途者進用莫得與並崇文教重儒術也吾庠科第既題名以傳矣而貢生之名未勒獨非百餘年之闕典與矧吾庠貢生奮庸明時濟濟彬彬不可悉數其在維昔如石經府之孝劉光祿之廉閻少尹之宦績棨司訓之學政少保彭幸菴郡乘中極其表揚近如姚石莊陳文山顏南川孫印菴以下諸賢德誼文章

後先輝映卓然可稱視前賢亦不多讓是皆鄉邦之人物西州之英雋科第之遺材其名與姓固不可不傳也昔東泉夫子曾題之明倫堂壁而未能永久今吾輩願勒諸石期與題名廡壖並傳之無窮唯夫子記之孫子欣然作曰洲固由此途出者也斯舉也顧可不與諸生勉力成之哉於是募工琢碑以刊焉是歲嘉靖庚戌九月九日署學正事訓導洛陽孫洲題

（宣統甘肅通志　貢生題名記在蘭州府學署正書碑高六尺廣二尺嘉靖二十九年孫洲撰乾隆四年劉聯鑾史貽芳重刊）

按碑中所言石經府者眞定府經歷石恆劉光祿者光祿寺署丞劉玉閻少尹者崞縣縣丞閻莊棨司訓者陝州學正棨獻姚石莊即永寧訓導姚雲陳文山即臨縣教諭陳傑顏南川即新鄭知縣顏銳皆用貢生起家惟孫印菴名歷未詳

乳媼感德碑

在蘭州龍尾山今存

按此碑在龍尾山東麓嘉靖三十三年肅世子爲其乳媼楊氏所立肅世子即肅定王子縉炯其後追封謚曰昭王

重修嘉福寺碑

在蘭州木塔寺今存

（宣統甘肅通志　重修嘉福寺碑在省城內碑高九尺廣四尺上鐫嘉靖三十五年肅世子撰此寺木塔屢燬屢修碑稱塔頂中有石碣）

（尺楷刊文曰寶塔建於唐貞觀九年後經兵燹無存僅餘碑記兩已石碣所云碑記當即唐時古碑今已無從可考）

按肅世子即昭王縉炯縉炯卒於嘉靖三十六年此碑則卒前一年所立也

重修城隍廟記

在蘭州城隍廟今存

按此碑嘉靖四十年所立肅王撰記肅王即肅定王弼桄也

重修學宮記

在蘭州文廟今存

蘭州漢金城郡在臨洮府北皋蘭盤紆於其中洪河環注於其外孕靈毓秀夙稱文獻之邦嘗慕其勝而無由至也嘉靖壬戌奉命按秦隴兼理兩河學政冬十有二月涖蘭覽川原之勝隴右之襟喉三秦之屏蔽也又有溢於所慕者矣明日謁孔廟堂齋陰陋牆垣頹壞余因出贖金若干檄彭君肇厥事彭既以所積米麥銀貨各若干助厥需用臬僉憲甘君茹至捷之遂行知府王濂知州武鎮華相度厥宜吏目周京大使蕭輔和趙臣采辦厥料兼董厥役越明年癸亥三月興工迄九月而告竣廟殿七楹左右廡各如之廟東夾道後爲啓聖祠前名宦鄉賢祠各減廟之四廟西爲夾道後爲學正宇前爲訓導宇各視祠之制中前爲戟門三爲櫺星坊一學堂五楹左右齋房各如之堂後爲尊經閣增堂之二閣東爲敬一亭減閣之四閣西爲神庫視亭之制左右隙地各爲號房倍堂之數周圍繚垣亦

皆欵砌堅好廟學規制逮燦然美勝於昔矣夫蘭固用武之地也然文教旣弛而武略亦未見其克備觀感無因而斯民罔知向方也今學修則教化有地教行則觀感有機蘭之士民將不由此感激奮發乎觀學宮之閎肆毋徒曰可以便步趨也所謂升堂之妙入室之趣一猛省焉庶乎聖人可學廣大致而兼斯廣矣昔夾谷之會躡階揮兵力摧強主以威兩國之好軍旅之事夫子若素學者文經武緯聖人非萬世之憲耶諸生苟能有辨乎此蘭學又將借之而耀其光豈獨豪傑接踵科目媲美在泮之獻於魯頌乎奚讓或安其故而不卽乎所宜徒爾燕朋棲友以庇弗類惟前廟學亦贅新也於諸生何裨哉諸生尙其勉之

（皋蘭縣志重修學宮記在府文廟正殿碑高六尺寬一尺正書嘉靖四十二年存一千零六字韓睿思撰）

武安王廟記

在蘭州河北今佚

予奉命督理陝西甘固糧儲初至蘭泉循謁境內祀典神祠次於王廟見其剝落湫隘雜闤闠間則歎曰王自漢末迄今幾二千年無論王畿國都賢士大夫卽窮鄉下邑氓夫豎子靡不因廟而祀其英烈之氣浩然在天地間者亙千古不磨在在皆足捍患禦民故其感人崇祀者類如此顧其廟貌若斯何以妥神明而祈庥庇也侍御麿君按其地肅紀貞度造士作人凡所注厝百廢俱舉而又以明正祀典爲首務飭檄下新王之廟犂然有當於予心而臨鞏兵憲石君飭法宣惠軍民咸仰其所崇祀者與麿君埒也爰與參戎原君力圖所以新之而苦無善地予曰城北濱河之地廣曠數畝河房皆在目中且爲甘肅喉襟吾輩日登河樓則山之自崑崙來者遠岑近巒悠悠磊磊環抱如屏水之自宿海來者瀰湃震動湯湯浩浩奔趨如驛以是爲王之宮眞若有待而然者於是偕詣廟卜於王而果以吉獻焉卽其地撤其壅蔽以就廠豁增其陷塌以就坦易塹其漫漶以就

明潔縱三十五丈橫二十一丈爲正殿五楹後有別殿三楹前後左右廊房四十八楹左右廊之中各三楹一以妥興平一以妥周倉其大門二門各三間露臺甬墀地各有差規制宏壯廼肅王仁孝誠敬實冠諸藩尤重王祀特命工人造琉璃瓦以覆之飛甍綺閣丹艧炫爛儼然爲一方具瞻觀之軍民商賈割牲焚獻者無虛日是役也有所勞而非民力有所費而非公帑各捐俸雇役爲之經始於丙戌春二月至八月仲秋告成予惟王在當時忠肝義膽昭昭若日月之麗天勇略壯氣浩浩如江河之行地而英風颯爽又赫赫奕奕起敬於古今之人心其勛烈載在信史者姑不敍特敍其創建之始末云爾

（皋蘭縣志明武安王廟記在河北佚何瑾錦衣吳謙撰文）

肅藩摹刻淳化帖

在蘭州文廟今存

（宣統甘肅通志肅藩摹刻淳化閣帖[illegible]明肅藩摹淳化帖石共一百四十一塊趙子昂千字文帖石共六塊）

（[illegible]精妙宇內珍寶[illegible]康熙己酉[illegible]得之[illegible]淳化帖釋文[illegible]今石已[illegible]存府儒學[illegible]形迹）

（宛然[illegible]十八塊[illegible]東之[illegible]可觀釋文板六十四塊[illegible]收貯久有[illegible]木刻二十七塊散在民間[illegible]）

（[illegible]澤毛香林[illegible]）

（[illegible]王神[illegible]跋雨粟[illegible]代傳[illegible]惟宋擅尤爲[illegible]珍[illegible]授永保[illegible]大明焉存）

（[illegible]宋王[illegible]跋我太祖高皇帝分封我莊王於甘肅[illegible]之以宋人淳化[illegible]以柔遠[illegible]可以[illegible]）

（[illegible]珍藏內[illegible]弘治[illegible]王[illegible]之[illegible]子孫[illegible]）

（[illegible]）

（不[illegible]）

（[illegible]不具[illegible]末如[illegible]云[illegible]）

（[illegible]淳化[illegible]有之[illegible]大化[illegible]所貯有[illegible]）

（右[illegible]元人[illegible]）

（實自詡而出千金市摹搨石用廣其傳是亦與天下共貯也貯在天下家珍人發執得而竊藉執得而贊諸殆寶天壤可共敝寶書貯識聖隨摹刻刷傳神運與擢伯堅張用之二子附名千朽功哉府御史翻翼遠矣倘堅發名迷子工者且徒張用之工鐫錄閣肅典卜撫臨摹　明太祖十四子肅王楧入藩平識鋐識濬書鐫淳化閣帖上溫如玉張應召鐫勒上石此帖歷宋金元至太刪存少以賜遺藩邸藩下以守祕公之海內寶爲千古幽邪陳奕禧皋蘭跋云　肅府淳化閣本自莊子受封太祖賜之末之章王時洮岷道類川張鶴鳴得字子崇本旨白卜材官本於泉蘭詩畫王賜帖稜權見古法帖數段久缺而復闕全知爲馬房先推以兩物衹姑蘇溫如玉而康張應昌爲之使鈎摹鵝據之黔陽甄干乃鐫石於歸未幾而罹世子識鋐奉業於萬曆辛酉先後七年且初搨用太史紙程君房墨人間難得搨工間有私購者直五十千刷用畫不在一百四十四松二百五十隨將東西閣殿照常時有經論缺順治甲午洮岷道協州師卓網刻復成完璧然神明不備觀初搨徑庭矣乙卯平涼逆焰及蘭靖逆奮威二將軍自河西來犯於能尼縣儒之關攻城不下賊欲破石爲礮僞知州徐某力救得免今移置州學有張內書鶴鳴王內書彝憲王父子四體云蘇齋初跋　陳子文集潤載筆云肅府淳化閣帖初拓用太史紙程君房墨人間難得拓工間有私購出者其直千五十千）

按肅刻淳化閣帖刻摹謹嚴海內謂之肅本舊志稱石存府學不知

何時復移督署節園經歷兵燹今存者帖石一百四十二釋文木板四十民國二十六年於文廟藏經閣下砌甃分嵌摹搨既便亦不虞再有閼損矣釋文舊板早失今存者劉爾炘果齋所重書也

肅藩摹刻趙松雪書千文

在蘭州縣學署今佚

（新通志稿　肅藩翻刻趙松雪書千文舊通志載在縣儒學署與淳化帖同時摹刻文凡六石摹刻精妙今已失傳）

兵部尚書彭澤諭祭賜諡碑

在蘭州瓦埠山今存

按明史澤傳澤既奪官家居鬱鬱以卒總制唐龍請加復卹不從隆慶初復官諡襄毅此碑凡三俱爲隆慶二年詔遣右參議王彥氏諭祭時所立其一額曰諡文二曰諭祭

重修家佛寺碑

在蘭州柴溝今存

（皋蘭縣志　重修家佛寺碑高五尺寬三尺萬曆七年徐豐雲撰田延齡書）

重修學宮記

在蘭州文廟今存

我國家握符闡珍文治休暢海內之地無中外遠邇咸耀於光明蓋學校崇宏明德之道也蘭州雖通邊塞乃關以西號劇郡才藪余祗命理臨鞏兵務弭節於蘭至則謁夫子廟見廟廷學舍浸淫就圮私心惻然夫文教地方首務即兵食不得而先遂謀於郡丞馮恂州牧鄭光祖捐給厥費一時蘭薦紳實宗蘭大夫士庶咸樂爲助於是鳩工庀材卜日興役崇飾敝陋恢復湮沒門堂殿廡庖廩齋署諸列於廟學者靡弗整齊有次規址雖故計若綜緒十已易其七矣至建文昌祠於學側當學城垣樹坊於上東南作魁星樓此又規益缺遺而昭望冀文明也已乃稽厥藏籍則亡缺過半

余爲求精善者購之俾慎守之庶幾哉絕罔殘教鬨弛已訖事竣而王生道成連中兩試蘭人以會科寥落久而一旦得人歸祥新學余曰嘻有是哉蓋覩王生文矣至符匠氏之卜則未之知天下事固有偶相值者與且斯役也經始於己亥三月之望迄辛丑五月之廿告成有司爲國家儲育賢才計亦既殫厥心矣諸士胡以自謀余惟學有貝修夫子之道重乎六籍諸士業已誦法顧挾策工詞博科第躋華膴學矣非所以學惟是競覯率夫子訓處則善身出則亮節即榮辱死生不悖先賢俾澤究於民報歸於主可以列太常右譬宗斯乃朝廷養士之效今日新學之意一或戾此以便己私即三事六列猶爲毀瓦畫墁之士當何顏入此門對夫子是有司修之士固圮之也可弗思乎抑又聞爾鄉先哲道德勳猷文章風節後先相望予不及覩然諸士耳目則猶如旦暮矣矩矱匪遠也廟學圮可易而新士之誠濡振拔事獨異是由鄉哲而上尋聖緒存乎人耳時王生出尹

華陽矣即他日望見亦當以此義貫之當以余言爲鵠

重修先登橋碑

在蘭州五泉山今存（皋蘭縣志明蘭州重修學宮記在文廟高五尺寬三尺萬曆二十九年兵備荊州俊撰文）

按先登橋在五泉山千佛閣西碑爲明萬曆三十一年所立多已剝落縣志云碑高三尺寬二尺書撰姓名無考

崇慶寺詩碑

在蘭州五泉山今存（皋蘭縣志崇慶寺詩碑高八尺寬四尺七律詩二首萬曆四十五年立馬光鎬撰）

拱星墩石刻

在蘭州東十五里今存（皋蘭縣志拱星墩上有石額刻紗凌雲尾州大字款識剝蝕僅萬曆字存）

廣福寺鐘

在蘭州南關今存（皋蘭縣志廣福寺鐘嘉靖三年造高三尺口寬一尺年號銘識共十六字）

大將軍銅印

蘭州教育館藏今存（新通志稿蘭州教育館存有大將軍印銅質白文方約二寸許玩其篆法體製當在明清之間）

臨洮漢壽亭侯廟碑

在臨洮東山今存（嘉靖陝西通志漢壽亭侯廟碑在臨洮府東一里洪武三十一年建教授吳璉撰碑）

廣福寺碑

在臨洮臺子寺今存

按明史洪武初太祖鑒唐世吐蕃之亂思抑制之因其舊俗尙用僧徒化導爲善遣使廣行招諭招徠番僧授爲國師大國師至成祖兼崇其教封授益多迄宣德成化間封授法王西天佛子大國師國師禪師者不可勝紀臨洮爲陝西最西府治密邇西番時有高僧卓錫諸寺而城東北隅圓通廣福寶塔圓覺隆禧五寺最稱弘盛寶塔寺僧竭竹領占後封大敏法王口巴堅參後封大乘法王迄明末其傳不衰遜清同治亂後諸寺俱爲灰燼殘碑寥寥復多剝泐僅於舊熙春臺上略建堂廡俗謂之臺子寺迴億舊跡蓋已不可同日而語此碑則宣德九年所立也

圓覺寺碑

在臨洮東城今佚（嘉靖陝西通志圓覺寺在臨洮府治東北宣德十年勅建有工部尚書王卺撰碑）

會川伯鐵券

在臨洮趙指揮家今存

按此器略如瓦形銅質金字廣一尺六寸高八寸兩面俱有文前面十行每行十三字文曰維正統五年歲次庚申七月辛丑朔越二十二日壬戌皇帝制曰人臣以忠事爲實人主以褒功爲明此古今之通義也爾左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趙安以剛勇果毅之資事我皇曾祖多效勞勤繼事皇考益著邊功朕嗣大位適西鄙未靖命爾整飭邊防率師備禦乃能殫忠奮勇斬馘俘虜厥績茂焉朕用爾嘉特授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封會川伯食祿一千石仍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免爾壹死於乎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其益遜乃志持乃祿朕無忘爾功爾亦無忘朕訓常以暇逸儆其縱驕常以戒懼保其富貴儆哉欽哉惟克永世背面字二行文十五字曰若犯死罪初犯將所食祿米全不支給其上角有一右字蓋

其左則藏於內府也考會川伯趙安爲臨洮衛世襲指揮使以勳勞官至左都督府同知明史有傳而鐵劵之制史載其制如瓦第爲七等公二等侯三等伯二等伯之一高七寸五分廣一尺三寸五分與此劵相近史又載劵分左右左頒功臣右藏內府此器角有右字與史不同以可考見前代鐵劵遺制故備錄焉

圓覺寺何國師碑

在臨洮東城今存

按此碑尙存圓覺寺故址正統中尙書胡濙撰文敘述國師西天佛子何領占朶兒只行事

淸修國師塔銘

在臨洮東城今存

按此碑書撰人名俱泐前題淸修靜覺崇善慈應輔教闡範灌頂圓

妙廣智大國師塔銘後書景泰二年秋七月灌頂圓妙廣智大國師日巴堅參立石淸修國師卽端竹領占俗姓石氏永樂中以寶塔寺僧屢使絕域累封至大國師成化二十二年追封大敏法王寺有永樂敕諭臨洮地面大小官員軍民諸色人等文石刻今亦無存

重修文廟碑

在臨洮文廟今存

按此碑立於天順四年教授黎昕撰文今多殘剝臨洮文廟始建於元時明天順中知縣管見重修此碑所述是也

安積寺敕碑

在臨洮西城今存

按此碑刻正統元年敕成化十三年立碑述寺儲藏經全部敕補損佚以成完帙臨洮有九大寺安積居其一焉

永寧橋記

在臨洮城西今佚

臨洮古西羌之地當雍州之尾洮河去郡西三里許其源出自西傾山經常龍胃石峽泛三岔浮臥龍演淹衆流而北入黃河按圖誌自秦而東爲關陝之通衢自鞏而南爲巴蜀之咽隘自皋蘭而河湟又西涼之衝要豈偏州下邑利害止於一方者可比哉雖有橋梁之設而舟楫未具岸隄未堅每風雨晦冥洪流驟漲則衝潰犇駛蕩然無存人立沙頭對面如千里隔往往濟之以舟楫偶一失御人畜已葬于魚腹中矣利害所關莫此爲甚去年己亥秋九月大雨奔湍滋甚太守張公宗器焦心勞思而推賢薦能若弗逮府判郭君克振府推陳君大用哀憫元元而經營措置若未追縣尹張君彥明職任所關而臚腹獻策若不及僉謂克襄厥事非貳守黃侯則莫可侯名琥字瑩之江西豐城詩禮之鉅族也發身科第游藝賢關

心存愛民志在經濟慨然身任其責而弗辭意謂禦災捍患如拯溺救焚非建永圖徒勞人耳遂殫心思審地形視水勢鳩材工始於岸西豎木爲柵土石堅築以固其址次於岸東穿水爲籠累石貫灰以高其隄舊架梁者小舟四五則益之以十二巨艘舊繫舟者鐵鎖百尺則增之以八十餘丈麻㮊草纜各倍其數板檻鉤接橫亙彌望役大而費省功成而利溥近而耕鑿樵木之出入遠而輪蹄冠蓋之往來以至軍需之轉輸商旅之懋遷隨其所之如履平地雖昔杜預建橋於富平津崔亮建橋於渭水渡不是過也橋既成尙慮夫水潦時集朝觸暮齧久而弗固每舟更置水夫卯人賞其時加葺理冀其奔澌不突窮湍不溢悠久而無虞岸之東豎以坊門書其扁曰永寧橋橋之北立以神祠題其額曰河神廟自昔守令歷數百年未能備者侯兼備於期月之間礼古揆今其有功德博大宏遠於人也可見矣噫古之人有功於一方則一方之人心不能忘有功於天下後

世則天下後世之人心不能忘者侯則有功於洮陽矣而洮陽之人心豈能忘侯哉武守茲土其惠愛之實見於今日者如此他日居大位行大道推此心以濟天下其功用又當何如耶橋之成實成化庚子夏四月望日太守李偉屬行隴上爲之落與之宴飲屬筆於英辭弗獲遂記之俾刻石岸左

（狄道州志永寧橋記在城西洮河上成化十六年試知府琥修郡人御史曾英撰碑）

樂閑莊記

在臨洮縣南今佚

去臨洮郡治九十里許爲南川有林焉蔚以秀有谷焉窈以深蜿蜒磅礴嶐然出乎霄漢者檜栢山也山北行或起或伏又折而南如拱如揖如環如抱中有平行地可數十畝有室秩然有堂翼然可以盤旋者今致政都督趙公樂閑莊也公爲洮陽世家始祖有功於宋賜國姓封謚忠武王代有顯者國初諱琦者以元行省平章歸附任蘭州衛指揮同知者公之伯父也諱安以武功封會川伯頒賜誥劵者公之父也正統中公蔭補臨洮衛指揮尋陞都指揮使成化初以平戎功進右軍都督同知鎭守涼州公嘗與敵戰滑石山口以寡敵衆敵披靡每相戒無犯涼州成化壬寅公慨然曰吾老矣乃乞解兵務詞甚懇上重違其意可之公既得請歸洮遂治莊於南川爲終老之計此樂閑之所由名也莊之南有崇山峻嶺望之如瓊林玉島四時一色者雪山也莊之西北層巒疊嶂丸野茂林而淸流碧湍環帶乎山之下者南川大小河也時乎春而夏野芳呈好嘉木落陰至秋冬之會白雲滿林凝雪在樹公則攜歌童舞女遊焉息焉以徜徉乎山水之間悠然自得初不知樂之在我也或時偕幽人逸士肆望登覽浩然忘歸不自知其樂而人亦樂之噫若公者可謂能迓承恩寵而善於樂閑矣雖然憂與樂相反勞與閑相違不憂於先後將奚樂不勞於始終將奚閑公自結髮從戎西征北伐不遑暇逸馳驅戎馬之間決死生於鋒鏑之頃艱危險阻蓋備嘗之其勞且憂亦至矣茲得以閑樂大年非幸也宜也哲人智士者之所爲也予雅知公樂其莊之閑是爲記

（狄道州志明樂閑莊記在州南官集南川成化時參議劉璟爲都督趙廷傑作）

按明史趙安傳子英爲指揮使立功進都督同知州志英傳成化四年以副總兵仍鎭涼州十七年以疾辭此云成化壬寅乞解兵務壬寅爲成化十八年與州志微異廷傑者英字也

重建廟學記

在臨洮文廟今存

按此碑爲成化十六年本府儒學爲郡守張瑱立副使伍福撰文

奬祭大乘法王三碑

在臨洮東城今存

按此三碑俱在熙春臺附近一額題恩榮二字弘治十三年四月立一額題諭祭大乘法王同年六月所立大乘法王卽淸修國師塔銘立石之□巳堅叅也又有額書大明諭祭一碑亦十三年□夏月立夏上一字已泐當亦六月所立也

進士題名碑

在臨洮文廟今存

按此碑正德八年所立今多殘泐

寶塔寺報恩碑

在臨洮臺子寺今存

按此碑立於正德十二年前書勅賜寶塔寺重修報恩流傳碑記光祿寺卿金臺王子倩撰文指揮僉事郡人趙濟書濟字世望趙英之孫也

臨洮府治碑

在臨洮舊府署今佚

臨洮乃陝極西北郡山高而寒歲止一稼故厥田惟下厥民瘠貧且西抵歸德孤懸天末入崑崙迄青海南隔露骨一山即生番族帳北渡大河出金城即大小松山東北臨靖虜即賀蘭山皆羌戎出沒衛道每歲秋防多狩兵馬錢糧交馳飛輓柔寧時切故郡小而稱劇焉郡守握符百責攸萃僚倅苦於奔走勤經千里嘉靖癸亥余來涖此乙卯冬三入甘肅再歷階文徽成計居郡纔三越月耳守之勞又可知也昔龔遂之於渤海虞詡之於武都王韶之於熙河皆能成功當時名列後世竊謂洮固即宋之熙河而治洮之難亦漢之渤海武都也是故郡吏多賢而明興以來彬彬盛矣良守如仁和陸公之勤慎臨清李公之清謹代州趙公潞州李公之廉潔石州車公之簡直青州楊公之寬大南充張公之厚愛祥符李公之剛直

良倅如掖縣林公以精誠聞豐城黃公以材幹著夏縣郭公洪洞李公襄城盛公以綜理顯夫木植之沃壤則質柔易摧生之幽谷岩石之間其性堅實而良工深取焉諸君子之相與以有成也顧不皆砥礪於洮者哉丙辰予繼守是郡欲登之石未果壬戌冬新守豐寧王公由中臺至首以志請余深愧弗文因敘諸君子之宦於洮者列之琬琰使洮民知治洮之難可以勃然思奮然感矣

（狄道州志臨洮府治碑作州尋山嘉靖時知府彭燧撰碑）

按碑內所舉良守爲洪武時知府仁和陸壎宣德時知府臨清李榮成化時知府代州趙文博弘治時知府潞州李紀石州車璽嘉靖時知府青州楊應奎南充張堂祥符李紳良倅爲永樂時同知林德宗成化時同知黃琥郭瑨李果襄城盛公未知何人惟弘治時有推官盛鵬志失籍貫或即是人也

知府李紳去思碑

在臨洮今佚

爲政之道二曰忠曰數忠則一數則二一則王二則霸而循酷之所由判也漢重二千石二千石治効寵以璽書或增秩賜金至爵以侯公卿闕則以屬登選名曰太守而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出焉蜀以文河南以治行而民感化故所在民懷所去民思風聲廡庶幾揖讓焉今之守異是國家庳視列郡故輕視列守既內臺繩之又外臺抑之而守以循良名者不漢若矣側聞洮郡李侯其昭代之良吏矣乎侯汴人嘉靖庚子以省郎遷守洮不三載洮稱治聲聞溢秦隴郡邊郡也戎羌迫近兵旅屯集且多內附之虜外寄之氓亦要郡也非才行卓越者不易守李侯守洮士業于黌農業于野商業于廛工業于肆無蕩士無惰農無倖商無侈工而綏不肆先不逸故得洮民之心既去而今猶思之曰吾父母其殆是曰古循良其

殆是越七載而猶惓惓焉可以考李侯矣嗟乎諸凡守郡者政修事舉民欣欣然趨附是之謂治吏干上悅豫于下臚廣刑罰明而錢穀理是之謂才吏然無與於循良蓋破觚而爲圜斲琱而爲樸吏治蒸蒸然格心而向化而後可稱循良若李侯兢兢於其政業業於其牧也於循良其庶幾矣乎故洮人之思之也故諸縉紳大夫曰存心於民事若視民如傷其孰如李侯諸武衛曰留心於軍伍知與民同其苦其孰如李侯諸士子曰崇孝悌揚貞節而毀淫詞變異服其孰如李侯諸父老曰理賦畝濬溝洫而憐貧窮之疾苦其孰如李侯諸羌氐曰廉我貿易矜我力作不爽虜視我其孰如李侯然則李侯守洮不可以稱良矣乎侯以憂歸復除登郡守登二載登人懷侯不異洮人侯將奏績登民奔走控留不置猶夫洮也可以考李侯矣夫潁川思黃北海思邑渤海思遵南陽思召高風清節與文吳並傳洮思李侯七載如一於漢諸循吏不庶幾矣乎若郡乘韋則何可以言

守邪洮故多賢守虞城張侯嗣守洮以廉正獲上以嚴明獲下民思李　張侯曰是民之鳳而古之道也其　華甫貢工子承過吾別墅徵予文　厚洮民之直爲作是以復洮士民使　見李侯而李之治蹟固堅也侯名紳嘉靖　丑進士

按此碑立於嘉靖時秦安胡中丞纘宗所撰見鳥鼠山人集

臨洮知府題名碑

在臨洮舊府署今佚

府有知府有同知通判推官制也知府長府以承流宣化以修政教教士民戴之如君仰之如父漢稱太守稱二千石唐稱刺史宋亦稱刺史同知丞也通判倅也推官士也承亦司牧倅司儲或司警士司刑然皆長太守太守分符爲千里師帥有幕有州郡屬然皆主太守亦制也洮隴西要郡南距巴蜀西界河隴而迫戎羌洮守而得循良內牧華外攘夷西控羌北禦戎山峻而河洶隴以西歸化而洮以東民樂業夷畏治郡不倚守以賁兩其士禮矜其人也哉或以次覩洮夫民性實木鄉俗剛勁務農者工角武者力洮治平隴以西亦治平洮不靖隴以西亦不靖洮可以次覩哉或以望覩洮夫戎覘漠北羌窺隴西參將屋屯守備刀斗而華民什七夷民什三華風近實夷俗多馴積石河而皋蘭山盤洮發西傾渭出鳥鼠洮可以望覩哉古今官洮者衆矣漢趙公充國霍君諝馬公援晉蘇君則世稱良焉而丞楊氏仲武士种氏師道亦有令聞而皆澤被當時譽流後世然金城坐屯三奏昭赫八千請降諸羌悅服恩信化導內外敬曰以恩撫之羌特立祠故守覩民如赤子則民覩守如嚴君守覩士如弟子則士覩守如業師而政教立趙霍馬蘇諸君子何得專美也哉太守張侯其必以郡既有職法當有碑以分題守丞倅士於上樹之郡齋以示久遠畫碑立顯名著名著則績顯有勳之義而意寓焉故郡人式碑而識之孰將軍如充國孰太守如諝如援如則孰職如君臣孰親如父母其丞孰如楊孰不如仲武其士孰如种孰不如師道去後之思身後之論何直如之何公如之故賢者莫不知勸而未必賢者亦莫不知勉而名豈徒顯也哉張侯昔宰邑南畿予方總理河道既以循良表之茲於洮郡都御史憲御史憲復以才能薦之覩光顯請援則何忝焉即立是碑昭古鑒今崇德象賢可徵其趨向矣嗟乎文士題名雁塔名與雁塔同高武勳題名磨崖名與磨崖同遠洮郡諸君子題名郡齋不與郡同悠久也哉而碑不徒式矣

按此碑亦嘉靖時胡纘宗所撰

重修永寧橋記

在臨洮城西今佚

是橋創於宋賜名曰永通修於國初更名曰永寧洮自西傾至郡數百里矣其水迅而深其渡回而滑非舟不可以爲梁而柱以維舟纜以引舟梁以逹舟者咸覩舟以爲舉初造之也苟非其人不以爲故事則以爲官程而舟與梁柱與纜未必皆如法每爲秋水春冰橋不能存者屢矣嗟乎豈橋之罪哉開封張侯涖政年餘庶事畢舉百務咸集政通人和賦平訟理每臨洮講見是橋易激而難建也日徘徊其處而審度之曰非厚曷載非重曷乘非堅曷固非深曷力而又謀諸臨洮萬戶聞子濟武萬戶曰公留心是橋洮軍民其不病涉哉而又謀諸狄道令尹桂子紅令尹曰公加意是橋洮士民其不以渡爲虞哉乃於丁未之秋鳩工集材撤而新之侯以橋通河湟周行也郡豈無橋具謂輪人曰舟必固弗固弗造謂冶人曰柱必重弗重弗鑄謂縫人曰纜必緻弗緻弗貫謂梓人曰梁必力弗力弗布而費罔計也諸工受命唯謹謂督工者義官趙梓曰皆橋也吾欲吾橋必如垂虹必如浮鼇諸吏受命唯謹乃造舟十有二柱四纜二十有四梁三十有六越月而橋成侯以川有神也舟行者必告告必利涉盍建洮神祠

以主是川而司是橋惟洮之淘惟神殺之惟渡之險惟神平之惟是橋惟神是賴舟不使仄柱不使蝕纜不使奮梁不使傾而日以爲鑒歲以爲麻則神之惠也越旬而祠成經行者曰往非無橋不能當洮之淘如往往不克渡何橋非不建橋不足恃如往往被溺何而況渡人利其橋之易春壑也欲倚渡爲市而低昂渡之者之値故舟險不以艌柱拔不以培纜促不以加梁敝不以易而於水淘不告之郡暫撤之俟水平復繫之而任其奮激今獲是橋之工之固洮不永有賴哉嗟乎今守令視橋梁爲瑣事多不理頃見渭北有二渡渡有橋其徑民輸財以修其道官取財以修每十月民橋修必先官橋修必後每四月民橋敝必後官橋敝必先聞張侯是橋之堅之美願不抱愧哉侯嘗過旱憂形於色乃懇告風雨山川之神五日雨十日大雨神應公如響斯橋與祠之所以建而民頌之也侯嘗宰邑北畿矣其政惠其教洽予時總理河道廉其治行甲他邑與畿內及齊梁諸

吏並舉之尋擢省郎茲守洮而又以嚴明廉貞爲隴西良二千石其所造詣固不可量而予與有榮矣是橋成洮郡請於都御史謝公公曰修是而如法事事如法矣是良守也乃屬提學按察副使顧君爲製祭文命春秋舉祀如圖典爲夫建是橋創是祠皆所以爲民也盡力於橋至矣託庇於神極矣侯何懃懃懇懇必欲其垂久若是耶惠而知爲政循而知爲守今見張侯矣侯名鵬翼虞城人嘉靖己丑進士也

（狄道州志　明嘉靖時知府張鵬翼正修永寧橋秦安胡纘宗撰記）

偕樂園記

在臨洮城西今佚

洮城西官地內有水磨一輪引洮水激之民近渠者漑田若圖年久淤塞賀守至循行郊陌見之嘆曰此民利也且可以爲遊觀所適同盧理君和南炳窮水源暨橄栖簰時兩濬其渠督隨省祭吉仁築其垣修乃輪補乃屋建門三楹榜曰偕樂構亭一座扁曰六合渡水有橋藝蔬有丁逾月餘逝者洋洋欲堤北流活活民資以漑田圖者若干畝暇日賀守偕任棠喬君和南盧君飲酒於亭見蔬禾極目老稚遍野喜而歌曰渠水之盈兮可以潤吾民渠水之淸兮可以怡吾情百姓聞之亦喜而歌曰吾有田畦太守潤之太守飲酒何以獻之二君曰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擅古人偕樂之風哉醉翁亭不得專美矣賀守曰古之人與民偕樂則吾豈敢第歐陽子蓋慕昔人之風耳朱之士習賢者且若是宜其國之不競也吾亦不敢以種田蒔蔬効功阡陌數漢吏云已矣是爲記

（狄道州志　明偕樂園記在城西嘉靖時知府賀[illegible]防撰）

趙公德澤碑

在臨洮黨卜里今存

按此碑嘉靖時所立趙土司屬民頌其土司德政之碑也

臨洮府學田碑

在臨洮文廟今佚

學之有田始昔君子臨洮府知府祁公安給田廬以贍膏火學費者也田在城東南二十里丁龍谷之間東界大洪溝南界官路西界高山嘴北界三山小溝其地山灣盤曲形勢縈紆高下橫廣非數畝之可言蓋約有百餘頃之多也中有莊院樹木外有畝數條段及佃戶分種之界歲收麥豆穀粟草束以供師生膏火及科貢公費之資刻碑記圖籍加詳焉自元泰定以至我朝世遠年湮師生見小利者取以自肥而佃戶便私售求相與隱瞞甚至毀圖以碎碑使之無所考證而祁公贍學之仁惠廢矣幸而天理循環正德丁酉歲得本學剛正之士張鏊田銳雍大成程應祥曹濬李公仁輩搜碑覓圖而得其詳乃偕闔學師生訟於大巡趙公公慨祁氏之盡湮沒可惜責官拘問遂得首惡責鳳解安孫喜等明正其罪重招軍民

良善者佃種重置簿書各給帖文租稅草束亦如前數不意未二十餘年前弊復作生儒專擅佃人朋比租稅脫漏不可勝言嘉靖己亥余適官茲土復得生員馬文達明證其事余會教授辛公萬選教諭鄔公鴻訓導李公瑞拘追佃戶黃鳳解安等原帖各取舊種新耕莊院條段樹木墳塋及大小四至定其租稅出納之額編爲簿書以爲師生去留交代之規其地租共二十三石內分十石以給科貢所餘以供膏火之用又懼後之不仁亦如前日之奸更勒碑記以悉於後庶不仁者不得以侵漁也（狄道州志臨洮府學田碑在文廟明嘉靖十八年府學訓導郭相撰）

按臨洮府志狄道州志職官表均無訓導郭相名可依此碑補遺

開煤山記摩崖

在臨洮鎖林峽今存

臨洮南八十里鎖林峽有煤山二區爲一在峽之西一在地竺寺前先是

開者數爲番民所阻有司至不能制予以諫開馬市謫官狄道尋欲開之而不敢專也會庠生張子汝言白於府縣允之委省相陳言往董其事乃番民阻之又如昔予遂偕揮使李子節門人李維芳陳恂宋詰親往治之至則先慑之以威次惠之以賞由是煤利以開番民遂服予不喜煤利之開而喜番民之服也遂記之

（甘肅通志稿嘉靖三十年摩崖在臨洮縣南八十里鎖林峽與紹聖摩崖相對宋刻在河東而此在西高七尺廣一丈二尺嘉靖中楊撰）（係謫狄道縣典史到官後創開煤礦以文記之並賦詩紀遂書鐫於石楊繼盛監工書此則其門人張汝書書也）

按明史楊繼盛傳繼盛以兵部員外郎諫開馬市貶狄道縣典史縣有煤山爲番人所據民仰薪二百里外繼盛諭番人讓之咸服曰楊公卽須我曹穹帳亦舍之况煤山耶番民信愛之呼曰楊父蓋據其家傳爲文不免歸敍稍過此云慑之以威惠之以賞煤利以開番民遂服可以考見當時經營曲折

超然書院碑

在臨洮東山今存

郡治東門外有山靈跡茂著岱嶽祠存焉祠南幾丈許有臺居山麓之間邐迤躋攀六七折可上形若鳶若蹲古名鳳臺宋元豐中知熙州官興蔣之奇登臺眺望因易名超然有超然臺上望超然之句寥寥五六百載遺跡蕪矣壘尒騷士想像懷險嘉靖辛亥椒山楊公以駕部郎極諫馬市失計世宗皇帝初偉其言奮然將罷市中沮讒搆遂謫狄道縣幕狄道遠京師贏四千里民性蚩而近古生理瘠而訟稀往困且諂靡告靡嚮至公始假以仁風易以睦昭莫不愛若父母敬若神明曰楊公何來暮也未幾郡邑兩庠生儒翕從遊執贄來學者前後五十餘人橫經問難文藝勃焉以興服之悅之無間濂洛關閩之鴻儒於數百載之後也初假梵宇以居衆至不能容公謂儒序外先正別有書院以聚徒講業異代姑勿論卽如

西安之正學鞏昌之崇義二書院者豈非昌時盛典歟每念斯郡人材彬彬無讓中土茲久缺焉何與暇日選勝躋超然之臺睠焉四顧有會於衷而臺名亦有合於道因以俸金贄幣易其地爲書院一區遂諏吉戒役作其突嶂平其洿坯然後搆材陶埴甃苫圬墍悉具以善前臺架屋三楹曰揖見所屋後地勢少下規以爲池池東有臺臺東有屋五楹顏曰傳習是爲講堂臺左右爲二齋曰四勿曰三省命諸生絃誦其中堂後約丈許臺穹然愈起於上架屋三楹顏曰仰瞻是爲道統祠祠作木龕三中祀五帝三王周公孔子南北兩祀顏曾思孟漢董子隋王子唐韓子宋周程張朱子元許魯齋氏劉靜修氏我明薛文清公重門繚垣悉舀以周門外山徑宛轉之間植一小坊扁曰文壁山坊公手書也經始於辛亥秋八月畢工於壬子夏四月仍取臺名總曰超然書院其氣象高明廣大與正學崇義並美公又慮士弗產弗資取橫渠子欲行井田遂意買傍近田千畝授五

十人耕之又買遺地千畝令佃民出租凡冠婚喪祭饑歲之助皆藉是以給田價則御宜人張氏釵釧及所乘馬糧則取邑賦之詭濫浮於正額者約三十石當之陡地則植榆柳陰息蔽芾擬之甘棠公暇坐丈席爲諸生講授或縱步山林運觴醉雲揮琴詠月殆飄飄乎塧埃之外矣公嘗謂自入仕以來莫如洮樂蓋謂是爾居狄近一載遷去同年侍御孫月岩建坊三楹予於講堂前建坊一楹題曰鬱鬯山斗龍騰鳳翥郡守邢公同郡人雍侍御建一坊於揖見所題曰高步雲衢若夫超然名義最難襲取若罔知顧忌秪藉爲登進之資媒貨誇詡之階甚者椓斁彝倫頓忘模範寧不負公建立之意而爲名教疵歟若公洊復職方副郎感激圖報志清君側之惡以死予倘忍言哉予外補公獄中書一箑以送有若遇超然同志問爲言終不負平生之句後臺察耿公毓王陽明呂涇野於道統祠蘇州王公設主祀公於揖見所置祭田若干畝春秋俾州縣主其事稽諸禮制謂

書院宜奏請專祀使公之道不墜若韓昌黎之於潮陽朱晦翁之於白鹿庶幾永厥思於無窮然必有待也公自家庭以至朝宁自少抵壯自存迄歿曷嘗有緩於人倫拂於仁義者乎居家則孝友敦當官則忠愛至以故悖黨不能怵奸嵩不能籠顚頓擿踣不之顧臨節致命不爲渝非篤於道而自得嚌能若此公在南都時講學得力泰山之詠識見愈益高明是足以觀其深矣

（狄道州志東山有超然書院楊椒山謫官時僑立以講學者有郡人張給諫萬紀時撰碑）

按書院之制創自唐宋蓋爲師儒講學之所元明以來寖及全國隴右邊僻明時書院可考者鞏昌之崇義蘭州之容思涇州之仰止洮州之鳳山及固原寧夏與超然而七而超然之名獨著則以楊椒山繼盛忠諫名賢而同時狄道張給諫萬紀蘭州鄒中丞應龍俱以敢言聞天下聲氣所播遐邇歸仁百世之下亦皆聞風慕義稱頌無窮古之人雖謫遷窮官而自勵以及人如此故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嗚呼此學者之所以必貴身教也

太平觀碑記

在臨洮城東今佚

予夙居九華觀東觀有盧皇閣閣後有老君像負墻庇檐孑然僅存聞長老云古太平觀所遺也既見舊志觀在東山建自魏晉間考晉史魏咸熙中隴西見大人長三丈餘髮白着黃巾黃單衣拄杖呼毛始語曰今當太平宋永嘉道士謝懷英奏老君實錄具載立觀所由與此同明初山麓存一室供像其中室廢像舁觀中意郡人構厝也迨予壯而仕丁艱以制居家時始念奉安擬尋舊山有懷未遂又從官十餘年請告歸則遷像入閣矣壁繪天帝而像屹其前間一瞻拜戚弗寧於衷焉爰圖宿志復逡巡冗私至歲己未春乃獲經始往懷舊山之左原官構書院遂覦右原之隅當

西北陲昔有佛閣圮焉歲久其地半入予半屬鄰居馬氏因購其半並予所有者崇之層屋以明年仲春遷奉遺像已而延僧慧月以主之迄辛酉夏竟焉山形龜首閣居巽間巋然百尺原上遠近望之益一奇觀矣閣下祠立元武文昌法師三大神右側三官堂儀人張子興建左星君堂社士周彝輩爲之門樓馬應楨施竪榜襲舊題本厥初爾改建重閣因邱陵爾惟時府主彭公諱燦暨縣令胡君諱鼎文胥荷津既閣成予居什之三四他實資藉於郡中賢者始事自予而訖功則慧月力贊則田周二耆任多焉追憶私悰積二十年而始就越三載乃得述以記之又閱歲甫克登碣若或不易易然也顧遡晉逮今千餘歲而有像歸如不少隕剝抑亦漫無攸俟也與哉田君亟欲是記而予以討據未即茲特概始末載鎸歲月諸姓名附勒碣陰嘉靖四十一年壬戌秋八月上旬之吉

（狄道州志太平觀在州城東山北麓有明嘉靖四十一年郡人龐侍御焯撰碑）

重修城隍廟碑

在臨洮城隍廟今存

按此碑萬曆時所立文多殘泐

椒山楊公置買學田碑

在臨洮舊學署今佚

萬曆甲申歲余奉命按西秦兼視學校事乃首與諸長吏約期廣學田以充士資而臨洮守夏子鎧者奉檄惟謹綜覈之得郡邑學田若干頃而以請於余曰洮陽兩學額田無幾嘉靖壬子椒山楊公謫狄道幕捐其生平廉具買田九頃四十餘畝三十年來學之霸者併吞之矣請復之余喟然曰韙哉太守舉也矧斯田廣自忠愍公乎忠愍公當代人豪至今猶有生氣買田遺士意豈淺哉而一二弗類顧輒吞肥倘非太守公意泯矣亟令還之勿久假也檄下未幾則太守報輸田者踵相接矣因爲之記以紀歲

月復勒田畝并所收租稅之數於碑陰萬曆十三年乙酉孟夏之吉（狄道州志椒山楊公置買學田碑萬曆十三年巡按屠方叔所撰）

按此碑碑陰文尙存其陽則清時磨泐以刻訓飭士子文此爲舊志所載非其全文也

重修臨洮府廟學記

在臨洮文廟今存

按此碑萬曆三十五年所立副使邢雲路撰文

臨洮府學泮池記

在臨洮文廟今存

按此碑亦萬曆三十五年所立參議岳奇陽撰文中斷殘闕

超然臺詩刻

在臨洮東山今存

按詩刻凡十七石南壁有嘉靖三十二年御史宋賢詩一三十八年守道邵琦詩一三十五年御史楊英益詩一萬曆時副使邢雲路詩一又知府張文明御史許之漸同知陳遇主推官張炳知縣史尙謙教諭郭維寧詩共一胡鼎文薛桂軒祁光宗詩各一北壁有嘉靖三十四年御史詹理詩一四十一年楊衍慶詩一萬曆七年兵備荆州俊詩一畢登奇詩一任愛棠詩二失名詩二南壁又有清人詩二鳳臺路隅詩石一用以支門剝落不可識諸詩刻以萬曆時爲最晚故列於此

重修臨洮府學宮記

在臨洮文廟今佚

山東藍夫子以天啓甲子來守臨洮越二載政成惠覃仰瞻聖廟攷先賢之世次闕者補之紊者序之凡俎豆樂器之屬咸加增飾復於禮殿之臺

泮池之園環以雕闌煥乎其改觀也乃睠念學宮傾圮毅然以鼎新爲已任自丙寅歲仲春始事迄仲夏而厥役告成焉先是明倫堂舊制五楹日久頹敗一旦更新視舊制尤覺巋然至於兩齋以及門墻皆因而式廓之此皆藍夫子捐俸預爲儲材而士庶踴躍趨赴以成偉績也所望者諸士澡心浴德從彝倫中體認至理從經史中做出事業庶不負夫子作新之雅意乎夫子諱近任字仁舉山東文獻世家萬歷已未進士是役也勸其成者郡丞董公之表司理王公朝鱗狄道縣大尹李君一爵署狄道渭源大尹王君淑曾至青衿之樂輸及民間好義者例得題名焉（狄道州志臨洮府重修學宮記在文廟明天啓時郡人潘潤使光凱撰文）

按臨洮文廟有清時知州喻光容所撰碑其陰有明知縣桂紅等刻名桂紅爲嘉靖中狄道知縣未知所記何事文已磨去無可考證此碑則天啓時所立也

盧州府知府張萬紀諭祭碑

在臨洮東峪溝今存

按此碑在臨洮東山北麓萬紀墓上萬紀字舜卿嘉靖丁未進士以行人選吏科給事中時嚴嵩尹耕以知府陞僉事流毒河間怨聲載路萬紀疏劾之遂耕謫戍改禮科右給事中世宗建醮西城諸司相率進香萬紀獨不往詔廷杖四十臀肉糜脫萬紀又具疏諫不報聞嚴嵩將殺楊繼盛具疏將救之未上出萬紀盧州知府甚有惠政民爲建生祠焉嚴黨終卿之假星變考察落職崇禎初九薦不起復職進中憲大夫卒祀鄉賢州人與鄒應龍同祀之所謂雙忠祠也

忠諫祠碑

在臨洮北城今佚

此忠諫張大夫祠也大夫立蕭皇朝慷慨批鱗與鄒中丞皆彈劾分宜而

罹禍者不佞自諸生時卽知其人爲直臣而心竊嚮慕之比不佞入撫秦關則又竊幸公皆關中人當借以奏揚當宁昭其節也無何始入關而鄒公捐館舍不佞爲請葬祭復秩矣隨問張大夫具薦草而大夫又以計聞矣嗟嗟大夫忠節昭映於千古事業未竟於明時君子不能無遺憾焉其時曾以忠諫額其閭而其子承第不遠千里走中州抵不佞曰先大夫自成進士歷行人兩知諫院忠鯁廉隅宦槖蕭然享不稱也雖奉特旨復秩晉階薦疏九上竟未起用位不稱也辱臺下知己勞獎優䘏前後推賜依金誼至厚也承第不敢輕自費剏立祠宇以延香火榮臺下賜追先大夫未竟之享也顧祠有記勞獎者惟公則記祠者亦惟公承第敢以請不佞唯因有問於承第曰子之爲大夫祠也制若何曰堂五楹翼以通廊中構講堂及左右祭所各五楹門以外卽臺下所賜忠諫坊也祠有供乎曰城以東田五十畝城西園一處歲時耕植足供樽俎也吾有訓乎曰擇後嗣之衣冠而賢者董其事子孫不能鬻亦不得私自侵奪也嗟乎有是哉子之爲而大夫祠也善矣夫世之宦而歸者其子孫陂池圖圃竹木裘馬等素封自奉而已安所計於先人哉惟大夫生而忠於國故死而其子承第孝於家仁者有後信然哉且不佞嘗聞大夫之論尹守也適嚴黨橫熾之秋凡矢手染指之輩鮮不望風蠅附以貪緣交歡於其側乃大夫獨力持讜論務剪其羽而奪之魄以先博浪之擊爲百司倡彼其時大夫且不知有官也而何有於後之祠當肅皇帝之醮西城也大夫執不往舉朝紳皆爲大夫危大夫獨挺然至於聖怒杖闕下臀肉糜落可與強項牽裾比彼其時大夫且不知有身也而何有於後之祠幸而聖天子仁明嘉其忠賚以金幣隨又草疏救楊忠愍觸分宜而盧州命下甫入盧越五月辨石抵官銀之價鞫誣罪兵馬之冤衣帶圖書之外蕭然一無所有其操履清潔可與三畏四知者頡頏彼其時大夫且不知有家也而何有於後之祠旣歸

而孝親教子與其門人孫楊馮岳輩相與講性命道德之學著爲講學語錄行於世卽省臺章疏迭奏而安意林泉彼其時且無復大烹之思也而何有於後之祠乃今數十年之後國之人思之祀於鄉賢家之人思之祀於別祠其視世之權奸而泯泯者不遑庭哉後有奸人媚子過其祠而斂衽曰此張忠諫祠也可捫舌汗顏退也後有忠臣義士過其祠而仰止曰此張忠諫祠也儼然有生氣在也則是祠之建也豈惟以光前佐太史之採垂不朽且以作直臣之氣衛我王家多矣不佞於承第之請而有慨於中也爲之記大夫諱萬紀字舜卿兌谿其別號也

（狄道州志忠諫祠在州城北街記給事中張萬紀崇禎時重修王璇撰碑）

按忠諫之祠因亂燬於兵火數年前其裔人共修復之掘地得碑石甚夥皆破碎不成片段又有一巨石云兌谿在盧州時頗悅是石及罷官民爲輦致至家稽首而去其得人心如此

忠諫坊石刻

在臨洮忠諫祠今存

按石坊凡三架其右早毀今存中刻表忠昭德青史垂芳字及左間內刻奏殿黨知府尹耕疏議與祠同時所立

狄道縣修復廟學記

在臨洮舊縣文廟今佚

文教關乎國運故辟雍賁而思服普化泮水臨而集鴞懷音從來興道致治惟崇儒爲先也余於崇禎庚辰奉命來禮藩過洮時大祲偶聞登登馮馮之聲心異之曰茲何時也而興役旣晤年屬太學生張子漢倓詢故曰吾邑侯褚君之興學也曰時若此曰興作以聚失業殆兩利云余始見褚君之舉事善也造士兼愛民之意其心塞淵政和可知已願聞其詳張子曰考狄邑廟學肇建於洪武伍年歷來英賢輩出亦昌文獻後闐衰至

天啓三年癸亥以形家言遷併於府學之內關基分落爲堂爲廡崇禎己卯太守馮搖於浮議又毀邑新遷之堂學博張君病之欲歸舊而力弗克也會睢陽褚君來尹狄邑居逾年悉故嘆曰膠庠古制郡邑各別今併於府而復撤其堂是窮邑士無歸也舊址可復先師像如故盍起而葺之於是上事於督憲皆諭曰可而遂有今日之舉也余唯唯至辛巳冬介幣丐書於余謂狄廟學告成欲勒石以誌不朽余辱褚君胞兄冲夷先生太史後列誼宜有說且嘗觀其事也余思起敝維風在主持者之精力識量當此時事多艱兵革之劇徵科之煩在他人則狼顧而却步者而君獨處之毅然不費民間一錢不遣官匠不役官夫捐俸募力而爲此百年不易舉之工新廟奕奕籩豆秩秩禮肅肅而樂雍雍儼然治平休暇之象非君之精力識量矢雲天而凌霄漢跨流俗而邁等夷曷克有此則周京之化魯邦之音再見於狄郊異日英賢起而文獻張興道致治端在斯已願觀翰

壘而詳之其因舊而整飭者大成殿拔庭廊廡櫺星門明倫堂文行忠信號其齋其鼎建而作新者啓聖祠於正殿之左吏學巷於廟宮之右廟前大成坊一座道貫街東西坊二座廟巽方文昌閣一座開鑿泮池名宦鄉賢二祠學官宅一區其廣而式廓者廟前狹隘買撤民居地一十五丈雲路敝塞遷移北極宮地拾餘丈其壞塹下者明倫堂起高一丈使有階廊拜基下二尺使有墀墁雲路石泮坑深丈餘周闊三十丈許記費擴地材木土物瓦石畚鍤工匠夫役日食總費約叁百餘金其間就工度荒全活者約二百餘人記允請佐資則學院王公章拾金太守石公應岷百金司李郭公明輿二十金記相度則郡丞唐萬齡記督表教護屬工課章程則學博張君所蘊記時則崇禎庚辰秋經始辛巳冬落成則褚君敏政崇儒與張君經綸造士殆濟美而工成也吾爲狄道慶且爲國運慶

按康熙狄道縣志載有此文而失作者姓名考州志縣文廟在州判

署西明洪武五年建崇禎己卯知縣褚泰珍重修己卯爲崇禎十二年碑云庚辰修學辛巳作碑則爲十三四年也

九華觀石刻

在臨洮縣城今佚

（狄道州志　州城東北九華觀相傳明張赤腳脫化處有石刻詩云蕭鳳物襟饒羽靜長眞野精首九華仙跡香猶芝藍又有一石刻云垂篆篆玉學傳字字金江山爲伎助無日不爲吟一夕長㠯韶武對動行成分明五雲出拔宅上玉淸乃槃闕時得之上中書）

慈蔭寺石筍詩刻

在臨洮縣城今佚

（宣統甘肅通志　狄道慈蔭寺石筍上鐫詩云何年古樹根化作瑰玗玉神工解天倪遂致出窮谷園亭作畫長柳娛饒奔木焞嫪立瓊壑日森伏終竹苓聚帶晴嵐秀色挾可掬自有賞心人忘言對曾鐫末書取臻二字石之陰則刻東風亭淸玩五字按康熙續郡東續並明太常何賢淸撰也）

康樂崇興寺鐘

在康樂縣古城今存

按此鐘在康樂南縣古城爲正統六年眞定公主施鈔五千貫所鑄銘有梵文四行及鑄鐘一頂重五百斤捨河州縣古城崇興寺清修淨覺崇善慈應輔教闡範灌頂圓妙廣智大國師端竹領占徒弟崇化禪師窩吒實哩於本寺懸掛云云端竹領占即臨洮寶塔寺僧後封西天佛子大敏法王此寺爲其徒僧住持故公主施捨鑄鐘縣古城明屬河州今屬康樂也

臨夏積石禹廟碑

在臨夏積石關今佚

積石古雍州之域龍文故地有大禹王祠廟歲久傾圮爲甚且僻置關外

嘉靖甲申侍御古朔盧公問之奉命巡按陝西還自甘肅歷西寧將之河州道經祇謁既仰而歎曰豈有聖德神功充宇宙而冠古今之帝王躬履疏鑿之地祠宇荒陋至此哉爰移檄分守參政宜賓王公教邊備副使驍城翟公鵬督屬重建移至關內東向中爲殿六楹設神位肖像龕幕後爲寢殿八楹左右各爲廡前後共十有六繚以周垣廣以丈計八十有五袤一百丈前爲重門各四楹題額如制經始於是年九月落成於次年二月乃走書致幣於蘭屬澤記之嗚呼古今祀典惟崇德報功耳然功必德以基之於始而將之於終也夏禹當帝舜攝位之初拜司空宅百揆以平水土歷胼胝憂勤十有三年地平天成六府孔修而聲教四訖神功之盛莫可紀極終陟元后卒之三苗來格天錫九疇執玉帛會於塗山者萬國至龍馭賓天四海朝覲謳歌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延祚四百天之錫佑何如哉厥後商湯待其裔爲虞不賓之臣周武王封於杞而永其祀況水之害莫大於河禹之神尤於河居多積石河流險阨之地禹所親歷大非江淮漢濟諸水可委之從事者其廟祀固可廢哉茲舉也固當於威茂咸育之地會稽上賓之墟龍門疏導之蹟各載祀典者同誠崇報之盛事已乎自昔至今按甘肅諸公西履嘉峪東抵積石諸關然後由蘭靖諸邊始至秦隴振紀綱興廢墜崇風化嚴而不苛寬而不縱殫心竭力才優綜理而學足以濟之如盧公者亦未必皆然也鎭巡藩臬諸公以及文武守臣協心同德期以上報國恩下奠疆域有由然哉澤迂腐凡才素寡學術仰止徒虔而智莫能窺先聖功德於萬一幸廟名金石歲月之末不勝汗顏借重亦多矣程子曰學孔子必自顏子始澤曾不自揆曰法堯舜必自大禹始敢再拜誦以爲諸公告請可否之其承行督工官屬仍書之碑陰用永其傳焉

（這文甘肅通志重修積石禹王廟記作河州積石關明嘉靖初湖岸彭尚書澤撰文）

按禹貢導河積石說者紛如以漢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者爲大積石今青海南部大雪山是也以通典所指西平郡龍支縣

界者爲小積石今循化臨夏界山是也顧臨夏積石山其名已久唐積石軍宋元積石州當皆因山爲名自此以西舊爲戎荒竊意導河積石及雍州浮於積石必就禹所施功而言非必黃河發源之所通典所謂堯時洪水下民昏墊禹所開決本救人患積石之西砂鹵之地河流小地勢復高不爲人患不惡疏鑿以此施功發跡自積石山而東則今西平郡龍支縣界山是也其言最近事理惟其所指龍支界山今在河北故龔景瀚著循化志遂以爲即水經注之唐述山而臨夏積石山則在河南當在舊臨津縣境與通典所言仍非一地此山延袤數百里自南繞西而東環大夏廣通諸河流域積石關即在山之北尾瀕臨黃流爲通循化貴德孔道祀禹於此亦可稍證考據

碑言舊有禹廟在關外歲久傾圮則關有禹廟久矣

王莊毅公墓四碑

在臨夏城西今存

按河州王莊毅公竑明景泰時以忠直著稱成化初爲兵部尙書嘉在州城之西今多毀壞惟四碑尙存有景泰元年褒贈竑父佐爲戶科給事中一碑三年贈佐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封竑中憲大夫二碑又成化元年晉竑通議大夫一碑誥詞所敘與明史竑傳仕履相合是年八月竑卽晉任本兵此則其以左副都御史督漕巡撫淮揚時勅誥也

王莊毅公祠堂記

在臨夏城內今佚

（節錄）若吾莊毅公剛大得於秉賦之厚允養培於道義之深故事關綱常雖舉世所不敢爲而獨爲之其當言路也手屠元惡於朝以伸大義以洩人之憤而弗以爲功其提禁旅以禦危急也乃從容書策卻強敵數十萬固

京畿以安社稷而弗以爲能其巡撫南甸也遭歲大荒曲爲賑濟全活江淮垂死之民百三十餘萬而弗以爲惠其參贊軍務於平涼也誓以死報國値賊衆入寇及士卒首戮渠魁羣醜遠遁而弗以爲捷修築關墩高深城塹至今屹然爲邊圉大防而弗以爲勤其由僉都薦擢司馬也簡練將士壙實營伍處平叛逆戢靖川廣執持公道不事詭隨而弗以爲明迹其懸孤忠於權奸誤國之秋仗大節於正色立朝之日紆籌策於殷憂多難之際惟知盡吾分所當爲一切死生利害榮辱貶竄舉無能攖其念此朝野所共悉傳記所備載若其所未盡知者歷官三十載家無餘資還政二十年德無少玷英邁之氣垂老不渝君父之報瀕死不置經濟之心無念不切其出處進退耿若秋月浩若游龍無驂絆其間是故見迴洑澳溫思公之耿介見依阿比附思公之忠讜見昏酣華要與時浮沈思公之建樹見乾沒擊勢隨人變化思公之志操所謂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

莫不興起是以其在位也海內想見其丰采縉紳傾仰其勳德而惟恐弗竟其用其去位也士林慕之蒼生望之如麟止郊藪而翹首其復起其逝世也無間遐邇貴賤莫不咨嗟悼歎哀輓悲歌而惜其不再得噫霖雨舟楫艱難洪濟澌盡青萍鬼魅潛伏公雖已矣人之著意於公者豈有既乎

（宣統甘肅通志王莊毅公祠堂在河州城西嘉靖時馬應龍撰碑）

按莊毅公正色立朝其事詳於明史而應龍之文亦極爲當世所重應龍號雪峯亦河州人舊志乃節錄碑文未能得窺全豹殊爲可惜

南門城樓碑

在臨夏縣城今佚

洪惟皇上纘天立極撫有方夏際天所覆極地所載罔不臣服故河州以洪武三年入版圖其地東連隴右西控土番積石諸山屹其上河出崑崙東流導其下實西鄙雄藩也史稱秦始皇築長城起臨洮限塞外漢武

帝逐西域始立亭障後因爲河州亦名枹罕縣在唐亦曰鳳林關又曰鳳林縣宋神宗熙寧二年王韶克河州以隸熙河郡元置吐番宣慰使司迨其季年則山後部落諸酋自相雄長戰鬬無虛日民殲於兵城池室廬鞠爲茂草天兵南下降者宥拒者戮咸畏威懷德款塞內附遂置河州府以治民設河州衛以戍兵洪武十二年詔并爲一改曰河州衛軍民指揮使司以僉事徐公智勇兼備陞本衛指揮徐公撫安黎庶訓練兵戎動皆有法相舊城之卑隘乃謀同列曰河州衛國家藩維地鄰戎境今雖寧謐宜防患於未然城池樓櫓盍因其舊而新之同列是其語遂廣峻其城垣加於舊者三之一命鎭撫李義董其役當門之上建城樓簷閣翬飛棟宇雲集壯矣哉昔李衛公守劍南建籌邊樓左右圖南詔吐番山川險要日與習邊事者指畫商訂由是知羌戎之情僞今公建樓於城時與僚屬登覽或講孫吳或談時務施之政治事無不當故遠近悅服士民咸得其安吾

知其得衛公之心矣知事王思道實相其成請識於壁徐公名昱壽春人時與同列者則安遠將軍僉事楊進秦鼎姜璩章文也（宣統甘肅通志明修河州衛門城樓碑記爲撫寧龍所撰）

按唐龍嘉靖時人舊志誤爲洪武其時尙無巡撫之官而碑文所敘實爲洪武時事姑列於茲以待考證

重修廟學記

在臨夏文廟今存

嘗謂治道何先在明教化教化何先在崇廟學夫廟祀先聖學育人才所以宗承道統而綱維世教之根本也記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此之謂與洪惟我國家稽古右文興道致治凡天下都邑莫不有廟亦莫不有學其所以化成天下而媲美虞周者端有在矣河州廟學在治西南隅方位向明規模宏闊創始於元續增於後正德初元前守一嘗修之迄今五十餘年殿廡堂齋一切頹敝不足奉祀典聯師儒司郡者每欲整飭而竟以歲歉中止也庚申春予來承乏越三日祇謁廟學備觀諸廢作而歎曰此風化地也而壞陋如此何師帥爲節判張君汝茂然而贊之諸士子同聲致囑歲將幾終事頗就緒迺委鳳林丞李芳紹董其事錫口糾工隨時措處材出於官力傭於民土木俱舉脅力合作自櫺星門至大成殿暨東西兩廡傾者修之缺者補之丹碧輝煌黝堊照耀蓋踰月而廟先成矣門之外樹以寨門中繪鳶飛魚躍著道統也門之內鑿以泮池幷構大橋三道準古制也東坊興賢西坊育英咸用修理無非率作之義學則自門至堂因舊爲新甬道以西除立禮成樂二齋一作書器庫餘則號舍也甬道以東除興詩齋餘則廩祿倉餘則號舍也東南則創宰牲所蓋取羞出自東方也西南則建名宦鄉賢祠蓋取祀先賢於西學也東北隙地立敬一亭深邃絕囂以欽翰也大成殿後建啓聖公祠父子異宮以崇敬也

明倫堂後左學正宅右訓導宅蓋取相會合以便升散也學門之內建坊一座匾曰國家元氣而作養之道寓矣學門之外東西各建一坊匾曰禮門義路而警惺之法存矣廟之旁除夾道便往來也學之東祀文昌明氣運也百爾俱備煥然改觀經始於庚申春三月落成於秋八月前後計工僅百餘日匪躬之細雖嘗試之而始終贊成則張同寅及諸君子之力也迨丁祀届期祭畢俱餞士子又進而揖曰工竣禮達匪記奚久竊惟廟學之修非直爲觀美而已化民成俗之意寄於此焉繫自茲以往凡我人士可無求所以稱此修哉修此而師章志貞教者此也修此而士明禮適用者此也由是而駿奔在廟而祀事孔明明倫於堂而彝倫攸敘本修齊治平之理而弘正大光明之業謂不由此也哉況地靈人傑光前啓後先朝得人若莊毅王公竑手擊奸雄倡明國是豐功偉烈傳誦古今其間若朱公紳之名書御屛馬公應龍之文重光戎亦皆傑出於宇內者諸君子爲鄉之後人際時之泰運將必窮理盡性而追其芳躅矣是修也庶幾不負明時右文之意而聖賢繼往開來之道不亦有寄矣乎余忝守者故於其成也更以勸焉諸君子以爲何如（宣統甘肅通志明重修河州廟學記在河州文廟嘉靖三十六年知州劉卓撰記）

解大紳像贊碑

在臨夏定羌驛今佚

（河州志解縉字大紳洪武中以直諫謫河州定羌驛驛丞大觀元卽徵爲刑部侍郎臨行畫像於定羌廟內立碑刻其小影自贊曰身不以長貶赤罰對居仁不能守義不捨其榮也遷大理寺之獄其辭也愛國爲門之行然忠心質作乎朝廷故盧名遂聞於天下）

按明史解縉本傳縉爲御史太祖令歸進學八年而太祖崩縉入臨京師有司劾縉違詔旨且母喪未葬父年九十不當舍以行謫河州衛吏寓書禮部侍郎董倫求還倫乃薦縉召爲翰林待詔成祖永樂十三年以事賜死至景泰天順間縉死久矣河州志所敘縉事俱誤

紹亦未嘗爲大理卿未受廷杖贊語亦必非紹作也

冰林寺石刻

在永靖冰林寺今存

（河州志冰林寺在州北六十里僻臨黃河緣山石鑿佛立高八十餘丈飄者長數丈上中下各八洞石砂五采地畫檀香異藥唐時古）

（隴志明御史某立碑河岸刻云天下第一奇觀）

靖遠建衛碑

在靖遠縣城今存

正統三年秋七月靖遠衛成先是阿台屢以其衆入犯甘寧間復遣輕騎自迭烈遜乘冰渡河潛窺會寧以圖南寇諜報陝西鎮守後軍都督府同知鄭公銘右副都御史陳公鎰發兵追北之而諜報不已爰暨藩方僚佐議設兵於河上以遏寇衝事聞可之且命牧伯之敏於事者往相地宜以董其役於時僉都司事房貴參司使議戴弁僉憲司事傳吉承命以行指揮常敬各率其屬以從至則以河上地塹且隘唯古會州乃炎宋拒李元昊之所披山帶河其勢險塞足固金湯之守以爲國西藩屏乃按圖卜吉而城之未幾而三門成東曰通化西曰治平南曰安遠其北樓曰鎮北既而公署第宇倉廩府庫以及市井營舍次第偕作自經始至竣事凡七閱月而就其城以步計者二千一百六十有奇於是鑰鐍有禁鐘鼓有時士馬精強部伍整肅而殘虜聞風遁逃假息朔漠矣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王公文適按邊儲於河北以是城控扼要害實西土休戚所關宜述建置之由以垂永觀及徵文刻之石夫兵凶器也故聖帝明主不得已而用之是故阪泉之戰有苗之征玁狁之伐無非爲民而已今阿台違天逆命怙惡弗悛虔劉我編氓動搖我疆埸狼貪猬嚙以戕我生靈非有以折衝之其流毒豈不甚於玁狁之輩耶則知是役者非得已而不已也昔南仲城彼朔方詩人咏之范仲淹城青澗史氏書之豈有他哉亦唯攘外寇以安中夏耳諸君子負不世之才受聖天子非常之知遇彊圉攸奇其所以揚天威修武備以迅掃妖氛肅清徼塞俾關陝人士無斥堠之警以享太平之盛者寧不於斯役而卜之詩曰無競維人予於諸君子深有望於今日也姑書石以俟

（康熙靖遠衛志明重設靖遠衛碑記在縣城正統三年工部侍郎羅汝敬撰記）

按明史地理志靖虜衛正統二年以故會州地置而陳鎰傳言英宗立擢右副都御史與都督同知鄭銘鎮守陝西正統二年命巡延綏寧夏邊所至條奏軍民便宜多所廢置碑云三年築城當是定議在二年而築城在三年也

鎮遠營碑

在靖遠沙古堆今存

（靖遠衛志明靖遠衛鎮遠營碑記在縣北一百十里沙古堆營萬曆二十八年防守周世文掘地得之記明初建營始末）

三清宮碑

在靖遠西城今存

（靖遠衛志三清宮在縣治西南有成化三年固原兵備楊冕撰碑）

城隍廟碑

在靖遠城隍廟今存

天下之有城郭既崇墉浚隍以示其險而必有神以主之者以神正直聰明顯善禍淫一出至公足以陰翊王化歆相斯民故自唐宋以迄於今凡有城有土者罔不廟而祀之禮也靖遠乃禹貢雍州之域古西羌地秦屬隴西郡漢屬金城郡東漢屬金城武威二郡後魏置會寧縣西魏以縣置會州後周移州治鳴沙城隋復置會寧縣屬平涼郡唐置西會州貞觀中以足食故改粟州尋改會州後又改會寧郡廣德後沒於吐蕃宋紹聖中收復其地更置敷文縣保川縣尋廢以州僑治會川城號新會州元初遷

置西寧縣卽今鞏昌府會寧縣是也惟天朝正統改元之二年丁巳陝西巡鎭暨藩臬大臣僉以醜虜或踏冰以渡河或乘虛以入寇數從是地亂修築城池上允其請遂置衛所領千戶所四宿重兵以守之於是都指揮僉事房貴參議戴弁僉事傅吉實共董厥事墉垣既峻公宇倉庫戍守既備卽建城隍廟於衛西十餘步衛指揮使常敬同知朱能路貴僉事馮彧葛全裴鑑謂祠事蓋古禮也成化癸巳夏參將趙公永和奉命來鎭是地謂予兵備於此宜有言以記其興建之由焉予按祭法有能禦大災捍大患功及於民者則祀之社稷山川是也自王國以及郡邑通得祀之其次得通祀而無間於陬遐者惟城隍歟故不特祀之於廟亦並於山川社稷而凡歲時之祈禳報賽甲兵紛寢無不於神是祀雖然神依於人人恐於神神不能福善禍淫保障斯土而坐享禋祀是爲神羞人誠能勉於善而懲於惡雖酌行潦之水薦澗溪之蘋皆足以格神若徒豐牲碩俎則是諂

以希福非禮也是益神之羞也予重趙公能安神棲而廣神惠於以輯兵而安民故樂爲之記焉

（靖遠衛志明修城隍廟記成化十年固原兵備楊冕撰記）

按靖遠縣志宣德十年阿台率輕騎自老龍灣跨冰渡河入寇由陡山出境迭烈遜巡檢蘇鐸申報陝西都御史陳鎰都督鄭銘請設兵衛擴實邊隅奏可正統二年命都指揮房貴同布政參司戴弁按察副使傅吉督糧戶部主事蘇震相地得古會州舊址修築城池置靖遠衛領千戶所五百戶五十置九堡爲所轄屬陝西都司碑云領千戶所四與志異至言相地築城不及蘇震蓋僅就董工者言之也

建設學宮碑

在靖遠文廟今存

學校治化本原有天下者不可一日而無也粤自五帝虞夏商周內外莫不有學凡鄉學飲酒春和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皆出於此必擇士大夫才行克茂者爲師儒以養天下之士士所服行者仁義禮智之理所講讀者易書詩禮春秋之文所聞見者修齊治平之道一日出而備諸用所行卽所知功無不垂政無不善此古昔帝王立學之本意如此而治化之盛有非秦漢唐宋而下所能及也洪惟盛朝稽古圖治學校之設無間內外治化之盛邁千古若陝西衛之靖遠古爲西羌地舊爲會州城歷代建置不一元初遷治西寧縣卽今鞏昌府會寧縣是也正統丁巳歲復修廢城始置衛宿兵以守之時都指揮僉事房貴乃闢衛之指揮使常敬同知朱能路貴陳達僉事馮彧葛全裴鑑吳榮張正僉議衛治既設足以奮武衛學校未建將何以育材而化俗哉遂疏於朝得允其請乃相地於衛東南鳩工掄材經營相度首之殿堂門廡次之庖廩齋舍又次則聖賢遺像罔不各臻厥度黝堊丹

飾煥然一新經始於正統戊午春落成於是年冬又明年師弟員既備由是釋菜有時絃歌有地矣先是武弁子弟不知經籍爲何事今則科貢有人矣不識韜略爲何物今則武舉有選矣興學之驗如此成化己丑予來整飭兵備謁廟餘視殿堂齋舍年久頗有廢墜者而文昌祠尙未建焉乃命掌衛事指揮路昭葺補而葺之修而建之成化癸巳參將趙公永和來鎭是地以興學爲急務增選士類幾百每勵師生益勤問學程督所司時加葺理衣冠文物爲之一變將來人材輩出公之功居多懼其久而無以考興建之由乃丐文於予以記之嗟夫學政之修否關乎時運之盛衰得人之何如耳苟得其人値其時以修其教則師道立師道立而善人多善人多則士氣正士氣正則人材盛風化行矣靖遠昔雖爲羌戎之地今則斯學一興人皆陶淑禮樂篤於倫理漓者淳薄者厚文事武備兩爲兼盡故爲臣者知所以死忠爲子者知所以死孝不負我靖邑士民涵濡日久

思無負興學建師之意而趙公鼓舞振作之惠亦傳之無窮矣後之守是地游是學者可不知所勉乎因其請乃次第其事俾刻諸石焉

（靖遠衛志明建置學宮碑記在文廟成化十年楊冕撰記）

建設打喇赤堡碑

在靖遠縣東今存

打剌赤古城按志不載興廢之由或者以爲宋禦夏人之患所築歟是城東距西安州八十里西去靖遠七十里北臨虜寇衝突之地南接居民耕牧之塲先是城之北有堡曰迭烈遜密邇雪山黃河國朝於此分布屯軍置巡檢司衙門每歲發以戍兵藉防河凍虜出之患也自正統成化以來虜酋數經是鑿入寇中原軍民累遭荼毒本堡警懼甚嚴成化八年前鎮守參將周海暨衛之指揮使路昭等以其事計於予曰迭烈遜地僻城孤人寡難守不若打剌赤古城外狹可禦虜衛內則可屯兵戍又且爲地里四達之處若以巡檢司並屯軍俱移於此不亦爲軍民之便乎予遂以其事白於巡撫都憲大夫馬公文升鎮守太監劉公祥總兵白公玘暨藩司諸大臣皆曰然乃疏其實以聞詔允其請命下馬公以厥事屬冕遂往相厥地計其徒庸而以是衛指揮同知朱勇董厥工成化九年春令參將趙公永和來鎮是地遂得戮力一心襄成厥事城則因舊而築廢者補之闕者增之城完趙公遂名其門東曰定遠西曰得勝與凡公第倉廒市井營舍次第偕作自經始至竣事凡九閱月而就其役以工計者二千五百其城以步計者七百八十有奇其屋以間計者百五十有餘仍籍其附城空閑地畝爲屯田於是銷鑄有禁鐘鼓有時士馬精強部伍整肅屯田耕牧可保無虞醜虜聞風莫敢延頸西望而地方以寧矣趙公謂予兵備是圻宜有言以述建置之由爲余嘗稽諸載籍自古禦戎之道固以攻戰爲先尤以守備爲本况醜虜逞彼犬羊之性恣肆我民蹂躪我邊疆其勢儼然若非固城宿兵以守之彼則衝突無時邊將何以遏之乎故昔者南仲城朔方而獫狁之難自除范仲淹守青澗而契丹之暴自沮者良由是也是城一建巡鎮諸公禦侮安民之功殆非小小繼自今來守是地者尤望能心相體悉時葺屢省俾無歲久易湮之失則不負巡鎮諸公愛利之意而趙公之惠亦久而不泯矣是爲記

（靖遠衛志明建修打喇赤堡碑在縣東七十里本碑成化十年楊冕撰記）

按打喇赤今訛爲打拉池在靖遠東七十里其地得宋崇寧元年張安泰碑記知爲宋懷戎堡舊址碑云打喇赤古城按志不載興廢之由即以其時張碑尚未發見也

建修法泉寺碑

在靖遠紅山今存

靖遠衛去城東半舍許有山曰紅山山之隅有寺曰法泉創自前代莫考其詳但據開城景雲寺碑云宋崇寧五年嘗欽賜度牒五百紙至會州大紅山岔法泉禪寺遣僧黨巽巴赴西安隸下景雲而給之則知法泉爲上院而景雲爲下院也我大明開國兵火之餘殿廊頹圮佛像剝落舊址蓁蕪石殿痛室俱爲土人畜牧之鐘惟石佛十餘座洞中風雨所不及而金碧猶有存者正統己未僧桑迦班丹其性慈而純其實沈而靜爲京師大慈法王徒西遊至法泉觀其山幽而林茂石冽而泉清誠修行之善地設道之勝境也乃爲鳩材庀工撤其卑陋廓其故址始創大佛殿次葺天王殿迦藍殿觀音堂以至山門僧舍榱桷棟楹一皆美材而又堅以磚石塗以丹雘可以聳人觀瞻於是守備靖遠都指揮房貴本衛指揮常敬陳善朱能路貴葛全馮彧吳榮婁建連榮張正倡率僚屬及鄉人之好善者亦皆樂爲之助由是壯麗益增遠近稱爲雄剎成化丁酉都督白公玘經其寺因詢倡建之由記載莫稽乃命掌衛事指揮路昭具其寺之始末索予

爲記鐫於石以垂不朽夫西竺之教雖與吾儒異然其導人爲善之心則一也住持桑迦班丹守大慈法王戒恆以與人爲善之心自許是以舉百餘年之廢墜而重新之然後棲止有地瞻拜有像趨善之心油然而生矣繼而元戎白公命予記書以昭將來可謂好善者予因以是復之不知觀者以予言爲是否

（靖遠衛志法泉寺在縣東十五里紅山成化十三年建洮岷兵備副憲撰碑）

按碑言僧桑迦班丹爲京師大慈法王徒大慈法王者烏斯藏僧釋迦也失宣德九年封爲大慈法王英宗初立禮官先奏汰番僧六百九十人正統元年復以爲請命大慈法王如故桑迦班丹以己未建寺紅山己未即正統四年其時大慈法王正居京師也

建設乾鹽池堡碑

在靖遠縣東今佚

定戎砦一名乾鹽池地志不載其詳無從考證乎舊壘中得前人所作定戎砦詩鐫始知其名也其地東通西安州西通打喇赤南通會寧縣北通寧夏豈宋嘗夏置此砦始隸乎夏與元廢不治我國朝取其水草利澤止作司牧之所北夷剽掠經此出沒實緊關要地不可無兵守鎮以揚天威於沙漠也粵成化辛卯歲僉憲楊君冕籌畫此策滑消虜迹移兵屯此掘隍成壘事未卒成越九載乙亥虜復由此入寇歲庚子夏憲副王君繼備呈其狀巡撫阮公勤晉楊君所謀擬移兵鎮之乃曰必須相察以驗可否入冬始歷覽邊鄙豁心舒目行視故城遺址違新城一里許廣平宏敞諸泉互湧信可仍其舊公曰凈費由舊何必改作矧此規模壯麗土壤墳衍前指後贊公志先定詢謀僉同卒更其初議及公歸謀諸鎮守太監歐公賢都督白公玘衆議相符皆忻然大舉共樂爲贊襄遂表陳其所以皇上明鑒萬里切於求治納公嘉謀詔特允之於是公自度量稱才授任分工責成士卒爭先趨赴不怠歲辛丑兵憲翟君廷蕙適至綱維厥務百事維新功克以濟總厥功者指揮使劉瑞分厥任者本所暨諸郡指揮朱勇等增葺故垣五百有奇崇高四尋加厚三尺浚隍高堞氣象雄壯南建重樓以快登覽因名定邊出入二關東曰鎮夷西曰服虜志在柔遠以揚聲教至若神祠官廨倉場營舍咸飭宏敞經始于辛丑年二月落成于是年八月未踰半載告厥成功衆咸謂是不可以無紀翟君遣使求余爲記夫伯鯀作城以居衆古制也今興己廢之跡創未有之業順識見目力用心何如斯固難矣詳此地山圍平原勢若天塹非惟墳壤可築可朽便於修理亦且可耕可鑿可樵可牧裕於屯守人被六氣之用家獲作鹹之利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故民遷也如歸市然則公之是舉也既稱情乎時制又壯觀乎國家利在生民勳昭天壤又烏可泯而不傳乎故詳書以著其建作之始俾來者有考焉

（靖遠衛志明建設乾鹽池堡碑記在縣東一百二十里本堡成化十八年工部尚書楊鼎撰記）

按乾鹽池堡以產鹽得名定戎砦則宋崇寧時所築也

集慶寺碑

在靖遠縣城今存

（靖遠衛志明集慶寺碑在縣城東南隅成化二十年御史趙英撰記）

重修武安王廟碑

在靖遠東城今存

（靖遠衛志明重修武安王廟碑在縣城東關成化二十年御史趙英撰記）

乾鹽池察院碑

在靖遠乾鹽池堡今佚

陝西靖遠衛右所千戶暨察院次第工成察院中有堂後有寢左右有室爲間凡二十闢前門以通除正道以馳崇周垣以障用待臣僚之秉國憲

者按察副使渾原孫君逢吉以練達之才董乃戎政大舉而細不遺以記見徵予按靖遠在靜會安諸縣之北部落有所謂乾鹽池者間於西安州打剌赤城廢自勝國曠爲牧場河冰時虜南入爲寇乘虛伺隙率玆取道西安州打剌赤相去四十餘里應援兩未易及先是按察僉事安岳楊君冕有憂之議近廢城增戍守工築已興不克終久之巡撫都察院上黨阮公勤宅心忠謹修明庶政而其謀邊尤樂取羣策副使今山西按察使大梁王君繼首申楊君之議公即行邊地理人情之肯綮心目間無所遁謂修復廢城衛所右千戶所來徙乃便謀諸鎭守太監延平歐公寶都督同知永平白公玘以爲然疏聞允之副使洛陽翟君廷蕙承檄調度惟謹繼以孫君事克就緒陝右副都御史舒城鄭公巡撫陝右器識宏敏知利必興勸相是役恐後或曰古者爲政重民力節妄費故不時害義之興作春秋無善書竊邊小塹若察院無乃在於得已噫不然有所治則有官吏

有兵馬有耕牧芻粟烽堠不一而足舉息惟其人之存亡故必有待於中外秉憲之臣或撫或循申政教公勸懲官吏欲其守且爲也兵馬欲其精且強也耕牧芻粟烽堠欲其以儲以積而以時也夫然守之則固征之則捷剋近戍可以併力而衛之全師足倚爲重虜且寒心屏迹之不暇而衛與附近郡邑于是乎安矣厥惟二三憲臣丕楊休命宣布聖天子阜民成俗之至意居上臨下以隆體貌以肅視聽以一心志察院又豈可少緩而不爲之興作也哉

（靖遠縣志乾鹽池堡舊察院碑記成化二十年提學副使戴珊撰記）

按明時郡縣各地皆有察院以爲巡按御史駐征涖治之所巡按御史位卑權重與漢時初置刺史分部各州事權相埒明史職官志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縣官諸考察舉劾尤專大事奏裁小事立斷按臨所至必先審錄罪囚弔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辨之存恤孤老巡視倉庫查算錢糧勉勵學校表揚善類翦除豪蠹以正風俗振紀綱蓋風憲之任無所不可問而天下之窮苦無告寃抑不平皆可及時上聞以糾正其錯違讀此碑可與相互參證也

重修武廟碑

在靖遠縣城今存

（靖遠衛志明重修武廟碑在武廟成化二十三年御史趙英撰記）

重修法泉寺碑

在靖遠紅山今存

（靖遠衛志明重修法泉寺碑在紅山弘治初訓導徐壽撰記）

崇寧寺碑

在靖遠打喇赤堡今佚

（靖遠衛志明崇寧寺碑在打喇赤堡西弘治三年太學生張鵬撰記）

重修三清宮碑

在靖遠西城今存

（靖遠衛志重修三清宮碑正德元年孝廉王龍山撰記）

廣盈倉碑

在靖遠縣城今存

（靖遠衛志廣盈倉碑在縣城正德七年王龍山撰記）

石濟寺碑

在靖遠乾鹽池堡今存

（靖遠衛志明石佛寺碑在乾鹽池堡北正德時舉人王萬曲撰記）

迭烈遜廟碑

在靖遠縣北今存

（靖遠衛志明修迭烈遜廟碑在縣北七十里迭烈遜堡嘉靖十六年劉欽撰記）

守備題名記

在靖遠舊守備署今佚

靖遠衛古西羌地也面烏蘭而背黃河實關中險阻之區在禹貢爲雍州之域按地志秦屬隴西郡漢屬金城郡東漢屬武威郡而金城仍之後魏置會寧縣西魏改縣爲州後周移其治於鳴沙城隋復爲會寧縣而屬之平涼郡唐爲西會州貞觀中以其地足食乃改爲粟州尋歸其故後又改州爲會寧郡廣德後沒於吐番矣宋與恢復之置敷文縣金改敷文爲保川元遷其治於西寧縣卽今之會寧是也或華或夷或縣或州卒無定制而屏蔽關中深有賴焉則一也逮我國朝承平日久當正統之二年置靖遠衛領四千戶所修其廢城居之設守備官統重兵而任捍禦之責成化元年改守備爲參將十八年仍爲守備弘治十五年又改爲參將不踰年復爲守備迄嘉靖癸卯歷年四十有二始無更革之變循定禮而安於常矣先後任守備者二十有九人任參將者六人均居將領而其精於韜略長於戰鬬閎象文武之才者有之或鄙柔猥劣具員而竊位者亦有之覘其黜陟可爲勸可爲戒也然歲月彌遠漫無可稽嘉靖二十一年秋寧夏都指揮顏公南泉承命而來始礱石以刻先任者之名氏走書徵紀於芸莊管子律律曰地雖要扼而守之在人匪其人雖險弗險甚則與無險同矧靖遠固稱弓刀鎧冑之鄉素有文獻禮樂之俗人皆慣武藝敢戰鬬爲將於是者故易爲力也惟善於馭衆則忠於所職而居人安矣瞻玩是碑指前人之黜陟爲後人之鑒照則南泉公亦良於用心者乎公名臣字朝卿而其功業顯著於時宜大書之茲不盡書特以題名云爾

（靖遠衛志明守備題名記在縣城舊守備署嘉靖二十一年寧夏管律撰記）

按明制凡鎮戍將校五等曰鎮守曰協守曰分守曰守備曰備禦皆因事增置視地險要設兵屯戍之其各守一城者爲守備獨鎮一路者爲分守無品級無定員靖遠初設衛以與虜接壤設守備以統衛所後改參將則分守之任也

迎恩廳碑

在靖遠城東今存

（靖遠衛志明迎恩廳碑記在縣城東二里嘉靖二十年守備顧臣撰記）

重修文廟碑

在靖遠文廟今存

唯天萬物之祖仲尼萬世之師蓋人本於祖而成於師成我之德與生我之德一也人之師師其人祖祖其人仲尼教思無窮悠久成物文德配天聖天子昭事上帝於國陽而廟祀孔子於天下庠序禮也吾蘭漢金城郡靖遠在蘭東元昊據叛於地置會州浮橋於河以通甘肅國初廢之正統紀元邊臣奏其要衝乃置今衛明年於衛立廟學嘉靖乙未春觀察王公按部於衛謁廟鞠爲茂草乃用心惻謀於分守少參劉公從學分巡僉憲紀公常經衆議僉同爰仍舊貫役惟和順弗煩於齊民資惟按贖材惟河稅弗經於有司擇臨洮王同知卿總其事孫通府紹卿佐之委守備楊都僉信董其役經歷黃魁訓導田英監之指揮朱宸務之乃移寢廟寢廟奕奕乃闢列廡列廡翼翼乃新重門重門有伉乃築官墻百堵其興數仞其崇牲有廚器有庫講授有堂齋藏修游息有號舍計廟十楹廡東西二十有八楹門十有二楹廚庫各六楹齋十有八楹號舍六十楹靖之文武事神於斯射飲於斯征而受成於斯告訊獻馘於斯官庶弟子咸知向學武夫健士亦皆率化僉曰既作泮宮咸被其澤遡厥從來伊誰之功實惟觀察北平王公乃相與歌之曰我有小子監察造之我有悍夫監察教之作人君子壽考勞之觀察名紳字子壽直隸滄州人己丑進士

（靖遠衛志明重修文廟碑在文廟嘉靖二十三年戶部郎中劉[illegible]撰記）

改修祖厲河碑

在靖遠縣城今存

鞏昌之北六百里許爲靖遠衛面山背河地勢險阻所以扼虜之衝使不敢南臨鞏諸郡實藉是以爲藩蔽誠重地也城中居人無慮數萬口其地無井泉皆取給於黃河黃河自西南來去衛僅五里又有祖厲河者來自西南繞衛城而東出黃河水苦惡不可食衛之汲黃河者必涉祖厲而後達一遇雨水泛漲則不可渡相與忍渴而守之其或乘淺既渡而潦水驟至必阻累日而後歸其艱於水也非一日矣蒞衛者類以天造地設非人力可及盡自正統初年置衛迄今八十餘載未有究心焉者寧夏西路參將路君天球初以指揮使綰衛印年甫及冠銳於建立撫恤軍士而凡可節其勞省其費者悉爲之所事有不便去之惟恐不亟至於祖厲尤奮然以爲己任屬父老曰爾曹世居茲土所不便於生者惟此祖厲之患吾欲

去之使爾子孫永享其逸如何衆皆曰吾人之福百世之利也敢不率子孫以從事量功名役截其上流去衛五里許地名紅嘴使北入黃河於是祖厲不經於衛其故道涇爲平地汲者往來徑達無所滯礙遠近稱便焉今指揮僉事路君守備本衛爲之謹烽火練士馬明賞罰軍政益修人樂爲用命虜不敢犯境有雪山其中多險地卒虞於虜不敢耕治鞠爲草萊君請於總制張公世亨令軍士開墾爲業歲得數千石聲譽藉甚遂有寧夏之擢既去衛人思之不忘乃託鞏昌通判郭君純夫請文記其事予嘉君之志行爲其舉措異今所謂武臣者將來陟元戎擁節鉞爲國家萬里長城功勒彝鼎與古名將同垂不朽必自此始君名奭本衛世襲指揮使純夫爲予言君先世在邑曾有仕元至平章者今猶爲邑著姓因樂爲之記俾歸而勒之石且以告後之蒞衛者

（靖遠縣志改修祖厲河碑記在縣城嘉靖時劉龍撰記）

按縣志後魏於縣置烏水縣卽祖厲縣西魏置會州祖厲河在縣西五里俗名苦水河考水經注河水東北流經安定祖厲縣故城西北又東北祖厲川水注之水出祖厲南山北流經祖厲縣而西北流注於河河水又東北逕麥田城西是經過祖厲縣者爲祖厲水而河水受祖厲水後不言經祖厲縣城卽已東北逕麥田城西今縣城既在麥田之南則當時祖厲縣治不得謂爲卽今縣城若謂西魏時置事在酈注以後則較可信不宜列諸後魏也

添設學糧碑

在靖遠文廟今存

靖遠有學肇自正統初年賓貢雖拔其優而廩餼弗備此沿邊凡例也百餘年來膏薪館穀之費視造士者賢否而迭增於諸處茲缺典未舉守備劉公圖之久未就緒雙峯姚公兵備固原而控制靖遠戎務之飭聿先文

教百務頓興於紀綱昭布之餘而事可義起者漸次修舉嘉靖甲子師儒就試便謁巡撫陳公於駐邸雙翁廼進諸生於撫軍曰事有相須勢無偏廢者文武也操縱鼓振揚之機而教養之序確不可易方今邊圉孔棘若不暇於投戈講藝輸挽告勞又儲胥每稱絀乏專制閫外不無隱憂矣然敵愾之氣必作於親上死長之分明不待文王而興恐豪傑不多見於邊鄙也靖遠諸生卓犖英銳彬彬向上遠不減中州而作養之資近與河西異似非轉移風化一視同仁之政撫軍韙之允所請而下其議於衛指揮使李公寵樂以將事檢打剌乾鹽二堡新增地爲學田若干畝以歲徵租額不足者補以羨餘優等生二十人視邑學廩數每生月有所給終歲共計六十金事上得報可教授李璇訓導丁德明學生楊振南應吉輩礱石垂遠過予而問記嗚呼謀道不謀食諸生平日自期待何如諒不以區區廩餼爲重然二老責望之徽權寓於此守府衛長各知所重諸生宜服勿

失策名樹績求無愧於古人貽司教者之光始可若自鶩於世絆而假爲溫飽計復爲富貴利達是求此適足爲囮耳所負於上下者豈淺鮮哉爾以舉倅監帥其地亦樂觀厥成者重爲諸生求因次第其說於右以示警

（靖遠衛志明復設學碑記在文廟嘉靖時監收同知李爵撰記）

按甲子爲嘉靖四十三年守備劉公當爲鎮番劉世忠雙峯姚公即姚九功其時兵備固原而甘肅通志嘉靖時固原兵備道僅有五人不惟漏列九功其他佚略恐亦不少

重修法泉寺碑

在靖遠紅山今存

（靖遠衛志明重修法泉寺碑在紅山嘉靖三十一年劉璽撰記）

重修觀音寺碑

在靖遠西城今存

（靖遠衛志明重修觀音寺碑在衛城西南嘉靖時衛學生張繼宗撰記）

重修迭烈遜廟碑

在靖遠迭烈遜堡今存

（靖遠衛志明重修迭烈遜廟碑在縣北本堡嘉靖二十七年總督宣大郭守駿撰記）

重修文廟碑

在靖遠文廟今存

孔子之道與天地同一不朽與王化同一無疆凡鍾天地之秀而被王化之深者孰不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哉靖遠古爲西羌舊隸會州正統丁巳守備都指揮僉事房貴復修廢城設衛兵以防虜衞制既立固足以威武而學校未建尤難以昭化遂疏於朝允請建學創始於正統戊午春落成於是年丁丑月風教漸開人文始著迨成化己丑參將趙公永和來守是地以興學爲己任一時衣冠文物尤極其盛迨嘉靖己未觀察王公紳按部至衛謁學見殿宇雖以棲神堂號弗堪育秀爰命臨洮府同知王公鄉督其事指揮來及務之訓導田英監之煥然就新不數十年而圮頹猶故嘉靖三十六年冬鎮守都督僉事楡陽曾公世忠駐兵靖遠謁學中泮池未備命官鳩工於戟門前鑿池其下行將引流於中揚洙泗之餘波作橋於上行將率衆於茲環橋門之觀聽至於先師之祠文廟之扁殿廡堂齋號舍庖廚以及徐綽有樓興賢有坊黝堊丹飾備極壯觀嗚呼創建學宮本自戊午今之修葺鑿池適當其歲夫天道六十年而一週則默相之功天實有以啓之矣然要非我曾公崇重斯文之美不至此書曰惟周公克慎厥始惟畢公克成厥終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公實有焉公之善政匪直學校爾也若三清殿關王城隍廟譙樓坊牌無不整飭行兵要害如平灘堡一條城路極崎嶇開拓悉爲大道與皋蘭互相爲援其功尤可紀也予忝司學政躬逢其盛故樂爲之誌其始末俾勒諸石以俟後之君子

云爾

（靖遠衛志明重修文廟碑記嘉靖四十六年鞏昌府通判馬汝驥撰記）

建設永安堡碑

在靖遠縣東北今存

永安堡蓋爲戴節度氏晉菴翁新命名云國初僅設一堡於河上禦寇曰迭烈遜嗣因虜犯不能守正統間復請堡之南叛建靖遠衛堡之東重修打刺赤以禦之晉撫關中者每每講求相度始得永安險隘之地築堡屯守夫永安東之要害凡七曰大廟曰哼囉溝曰馬尾曰劉家寺兒曰大礦子曰八泉曰急三灘西之要害凡九曰小紅溝曰硝水曰紅蟒牛曰七里口曰紅柳樹曰李智墳曰李哈剌曰一碗泉曰迭烈遜即其堡前所廢者乃裴家川跨諸要害中距河四十里許雪山枕其南劉家寺兒溝口接其北東與捍坪川白崖子亂古堆鎮黃川岢嵐相聯絡不斷川原訏膴草木

蕃蔚古渠埧隍嚙衛在寨人以下河套剌剌稱之鄣搆犁大小松山蘆塘湖諸慣虜魁脫寨人目之爲套虜云今建以長城計三十里許名曰永安堡以金計三千有奇以穀穗計三千有餘以夫計萬餘人天險固而地利興均出節度王公西石戴公晉菴之石畫云至贊其成則有中丞楊公南泉左兵侍張公元洲兵憲王君桃溪總帥呂公西槐云自六月念一日鳩工起至十一月初三日止通計凡二十有五甲子而工告竣實隆慶五年改元也戴節度奏之天子嘉乃丕績賜金幣有差節度命余紀其事余謹按龍韜文王翼編曰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又按周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而尹吉甫作詩送之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然則諸公之功與山甫先後一轍豈曰古今人之不相及哉王公名之誥石首人戴公名才滄州人楊公名思忠平定州人張公名翰仁和人呂公名經寧夏人王君名宮用成安人

（靖遠衛志明建設永安堡碑記在縣東北百二十里本堡隆慶五年左參將許用中撰記）

按靖遠縣志隆慶元年番部賓兔率輕騎自老龍灣踏冰渡河內掠白草原郭城驛鎮守郭震擁兵不敢出監生高冠楊震在京上書兵部尚書翟思齊思齊移書總督軍門王見川遂奏聞詔允命建堡裴家川名曰永安始設守備仍隸本衛參將見川即之誥別號也

參將題名記

在靖遠舊參將署今存

靖遠古爲西羌即今會寧之故墟也北抵黃河僅二里許設居要害臨邊重地倚以爲屏蔽自禹貢及今歷代更名不一按地志備記正統二年復修廢城設立守備以便防禦成化元年改爲參將十八年仍置守備弘治十五年又改參將未踰年復更守備邇其故蓋因邊報之緩急營伍之虛實而爲是更革不常也邇來彝勢猖獗歲時大舉靖遠卒伍空虛原無戰

備一遇警急實難捍禦雖有調遣緩不及事當道識時務者疏達宸衷仍改參將所轄地方共六堡十四屯寨所統官軍凡三千員名然猶以爲事不難於守而難於創又議得北河劉公起自行陳諳練事體素稱驍將檄公以副總兵原職管理參將事務公自下車以來即以興利除害爲心以安內攘外爲急甫三月營伍充實士馬精強城垣濠塹卒堪保障戎伍甲兵極利戰守又慮裴家川一帶爲全部出沒要地與元戎呂公共議於督撫王戴二公因請於上乃允其奏新建城堡增置官軍沿河有墻沿墻有墩哨瞭防守無所不至且於黃河夾灘因勢利導修築隄防以通水利居民賴以安全者公之力也居無何厥工告成於是以所屬官僚及衛之軍民謂公創闢是地樹立偉績乃徵記於河汀王子學謨學謨曰地雖險扼守之在人晉護晁錯疏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卒予敵也以公之才力鎮守是地可謂君善於擇將將善於知兵使靖遠重鎮時享太平之利乎國家金湯鞏固安不忘危屏蔽一方永紓西顧之憂者此其基也公姓劉諱濟別號北河河西永昌人幼以雄豪名當世其服官蒞政美難盡書姑以靖遠創設之由布置之績並其名勒諸石焉諸所從事僚官具載碑陰

（靖遠衛志參將題名記在縣城內參將署明隆慶五年寧夏兵備王學謨撰記）

按碑文所敘皆爲稱揚參將劉濟政績而以參將題名爲碑名微爲不類姑仍舊志錄之

重修廣盈倉碑記

在靖遠縣城今存

是衛肇自正統丁巳垂今百有三十餘年是爲隆慶戊辰余實來官於此父老告予曰自有衛以來虜實未嘗一日抵城下者雖然猶有慮地固無城且無井也時予奔自雲中衣塵且僕僕下乃即爲申理修城鑿井不三

月告成復思曰若芻若糧病瘵在我視城役果孰先後哉於是倉厰視倉厰不蔽風雨理芻事無寒暑露坐焉且民居與場甚逼無歲屋不火予曰是奚可坐視也乃爲請帑金議厰於倉議廳於場議井於場門之傍予董若役而經歷胡輝倉吏張宗堯者實多其勞役成喜自今而後卽經風雨歷寒暑値歲火不爲憂矣於是又議於指揮李君師寵增戍邏人焉無晝夜咎之俾無患辛未歲予以謝官東歸宗堯頓首請曰嗟茲役是荒徼大政邊儀要切胡不書以式後予惟茲役卽人人能爲之所可慮者役成不守卽守不愼耳不見若衛之人乎興一築則增一怨增一邏則多一訕乃余不以怨阻以訕廢且懲忽警怠日夜邏省是以歷官二載得逭他咎不然斯城斯隍斯芻斯糧寧保無恙哉余今歸也如釋重負蓋談笑登車矣後我者爾其述予言以告之曰昔張氏云云若此苟後我者但有志於邊議夫誰不如我哉

（靖遠衛志　明重修廣盈倉碑記在縣城隆慶五年張成教撰記）

按明制直省府州縣藩府邊隘堡站衛所屯戍皆有倉少者一二多者至二三十各行省倉官吏俸取給焉邊境倉收屯田所入以給軍州縣則設預備倉以備凶荒靖遠置衛後設有監收通判一員其職爲督理糧餉抽分河稅提調學校兼理詞訟張成教郜鄆舉人於隆慶二年任此官也

重修玄帝廟碑

在靖遠南山今存

（靖遠衛志　明重修玄帝廟碑記在縣城南山隆慶五年道時亨撰記）

徼邊樓詩刻

在靖遠北城上今存

（靖遠衛志　徼邊樓在縣北城上明萬曆時總督石茂華苑馬寺少卿馬三樂副使田汝穎參議李楷正俱有題詠勒石）

重修城隍廟碑

在靖遠城隍廟今存

（靖遠衛志　明重修城隍廟碑記萬曆八年王大有撰記）

法泉寺藏經閣碑

在靖遠紅山今存

（靖遠衛志　明法泉寺藏經閣碑在紅山萬曆十年僧寬玉撰記）

重修三濟宮二碑

在靖遠西城今存

（靖遠衛志　明重修三濟宮二碑俱萬曆十六年立一學博熊相撰一兵備王亮撰）

呂公開田碑

在靖遠縣城今存

夫天下事天下之人爲之苟得其人卽振舉千百年已廢之制創造千百

年未有之業在庸人視之方駭愕不已而彼且不狃衆議不憚艱辛一舉而足貽萬世之利垂永賴之庥勞苦功高若呂公者寔匪當世之元臣也哉靖衛古西羌地也唐貞觀中以其地能產粟故名粟州厥後俗多尚武人鮮耕稼遂稱弓刀鎧冑之鄉一罹歲祲則田不能籽市無所販而百姓嗷嗷輒爲臨蒞者憂公以壬子奉命監督靖餉每憐地瘠民貧卽日切艱食之虞因而周覽四境徧歷川原見河北三角城一帶平曠堪墾且引水有渠灌田有畦說者謂卽漢屯田故蹟公喟然曰此沃壤也向爲松酋占據祗供牧樵今幸而恢復歸我版圖是天之所以哀我窮黎而貽茲永利也而乃棄之若擲坐令一片膏腴鞠爲榛莽亦大足惜矣夫安邊之道不外兵食兩者而足兵在亟於足食使塞下之田不闢則粟貴粟貴則芻輸難食之不足而漫欲士馬歡騰執俘獻馘必不得之數也況帑藏日絀邊儲告匱司籌者輒扼腕苦乏苟足以佐盈濟縮以收尺寸之益亦何憚而

不爲遂上其議於兵憲盛公轉詳各部院俱報可公卽沿坻履畝相度經營凡淪疏蓄畬之道濬洫堤堰之宜公胥躬親指授首三角城次蛇灣次寺兒灣又次古城兒等處延袤八九十里盡歸籽耨至旱地之可耕可墾者亦無不荒度而疆理之以甲寅爲始不二載而辦水田二百六十五頃旱田二千四百一十三頃共計糧四千一百三石零扣充年例以濟軍餉夫當茲錢穀稱乏之日士卒亦多[illegible]矣公一舉而紅陳白粲足充廩庾一軍之中皆飽德奮義內可以生養士旅外可以制馭羌彝卽古營平金城大略何多讓焉且內辰丁巳災荒頻仍安會以飢死者枕藉相望獨靖之力穡者猶多康食公又出其粟以助不給而靖人胥賴以全活公之造靖也蓋千百年一僅見也古之賢大臣者曰盡力溝洫曰克勤於邦公心大臣之心事大臣之事官私禔福萬世永賴公之功詎淺鮮哉陞等皆分田治地之人食公之惠而不能報公之德安得不立祠奉祀而在在尸祝也至公之性凜冰霜仁宏覆載遠駕夫召父杜母口碑林林卽更僕未易數者懋官懋賞當自有聖天子之優詔特恩在茲何能贅公諱恆由舉人山東人

（靖遠衛志明督餉呂公開田碑記在縣城萬曆時王之隆撰文）

實寨倉記

在靖遠縣城今存

予奉璽書飭邊備於靖遠畫黃河於一綫以爲限水門北望松山之寇在盼睞間乃慨然嘆曰此不可取而有乎正統間迷罕禿蘆塘湖石門剪金縣馬黃羊一帶盡屬內地景泰間莊浪守備魏榮棄此地如敝屣岳武穆曰中原之地尺寸不可棄魏榮何人百十年來當事者曾無一人詶可否何也迄今甘涼運道弗通而莊浪蘭靖犯無寧日有丈夫氣者寧無故土之思乎顧兵以禦寇食以壯兵靖遠兵寡食遲河之東南地土苦窳極目灌莽間有一二而耕者不若於人力興俾於外壤夫寨下田不闢則粟貴粟貴則轉輸難且費曾以數千烏合之衆頓禍於門巷之間沿河架梁借兵他戍靖遠京民二運日不暇給而欲清松大拓故疆非軍容以資犄角豈能於正額之外而加賦乎或別有所請乎蓋無米而炊人之愚也捐廩而戰策之左也予爲朝夕圖維惟足食便爲去歲以開荒六事上直指使者復捐俸金易車牛農器籽種遣軍士且耕且守而又搜剔乾沒之蠹節縮供億之餘考計贖鍰之入未踰年而積糧料數近三千不因篋實不事公帑倉廒成而白粲紅陳一軍之中皆有飽德奮鋭之氣隱任守備趙相督陳命爵指揮李彥洪李雲桂皆董工事者請命其名幷紀其事因名曰實寨倉取趙營平屯田實寨之義也蓋三代而下得禦尉之宜營威蕃戎不耗內而善外防者君莫如漢文若賓禦尉之策募民實塞盡地利而得人和者臣莫若晁錯錯之後唯趙營平得其法襲以制諸羌而萬世欣羨不置口是舉也雖不能上比古人然積蓄富而士氣鼓可以掃松大而復故疆以通五鎮之脉絡以成三秦之掀揭孰謂今人不古人若哉奈何不佞會以大剿松酋議上各部院咸是之願以有倡和之說者進撓其事嗚呼松酋以和愚我我以和自愚致使劉越石聞雞而起舞撫劍而長悲也後之有丈夫氣者知不以予言爲河漢也已

（靖遠衛志明靖遠實寨倉記在縣城萬曆時楊遇執兌撰）

按明時各鎮兵餉有屯糧有民運有鹽引有京運有主客兵年例屯糧者明初各鎮皆有屯田衛所官吏俸糧卽取給屯田之所入民運者屯糧不足加以民糧麥米豆草布鈔花絨運給戍卒故謂之民運後多議折銀鹽引者召商入粟開中商屯出糧與軍屯相表裏其後納銀運司名存而實亡京運始自正統中後屯糧鹽糧多廢而京運日益主兵有常數客兵無常數客兵愈多年例自亦日增碑內所言

靖遠京民二運日不暇給卽指京運民運也大抵邊地用兵首須足食千里饋餉士有飢色故必墾田積穀以爲根本大計漢趙充國屯田湟中明楊博大興河西水利者成謀國最爲得要明時靖遠諸有司呂恆創開三灘水利至今賴之劉兌鼓厲軍屯其所言尤極切至而縣志不載劉兌宦績豈其言有不逮其行者在耶然碑文跌蕩有奇氣其非凡吏要可斷言也

獨石頭刻石

在靖遠城北黃河中今存

（靖遠衛志城北五里黃河中有大石屹立方正如創明萬曆時參將李崇駿爲刻中流砥柱四字於上）

劉公加添學糧碑

在靖遠文廟今存

（靖遠衛志明劉公加添學糧碑記在文廟萬曆時立）

按碑言舊制郡縣有廩而衛學則無嘉靖丁卯固原兵憲雙峯姚公始定每優生月給廩糧一石折銀二錢萬曆庚辰嵩河董公命增一倍至是劉公又增一倍故立碑紀之劉公卽劉兌也

建設水泉堡碑

在靖遠縣北今存

先是萬曆初以水泉近永安當黃沙紅溝鎖黃等衝用築甫馬營伏軍五十亦古昔守戍意迄庚子歲賴我皇上天威掃空松大於是北通甘涼西達洮靖東接固原尋爲三鎮通衢冠蓋駐節旗盾卽次兵鑣之飛遞星轉邊商之蟻擁蜂熙咸於此假道託宿迎送奔馳者苦無寧日本道遂徙迭烈陡城二軍以實之夫以扼要之地而彈丸若是何以捍禦士卒收攝兵饒向者參戎趙公維翰目擊其事因白知同知呂公恆遂議所居之軍士不足以當往來之冗繁且露居野處者大爲不便共矢訏謨會道臬院乃可其議卽下檄命中軍吳登秦用動大衆督其事操守趙奉性日夜經營備粟米犒軍夫擴其舊址崇其基勢外則崇墉峻堞內則堂皇室庖以及神樓環閈譙舍樓櫓雀如翼如於公家儲峙金錢之費無幾凡前之節次轉熙者可恃以有待也是役也鳩工於壬子之秋落成於癸丑之夏道憲岳公創其基周公竟其緒若二公者其亦可以抒我聖天子西顧之憂矣

（靖遠衛志明水泉堡碑在衛北九十里本堡萬曆四十年教授呂大用撰記）

按靖遠縣志水泉堡城周一里二百二十步萬曆四十年因舊基展拓四十年卽爲癸丑道憲岳公爲朝城岳萬階周公則山東周弘闓也

創建蘆溝堡碑

在靖遠縣東今存

昔南仲城朔方而中原底寧鐵平屯金城而西羌遠遁今古讓美宇宙垂

光非天下第一流人物曷辨此哉靖遠介朔方金城間逼近虜巢外則蘆塘爲其芻牧之場內則蘆溝爲其出沒熟道腹地屢遭荼毒當軸竊懷殷憂萬曆癸巳大司馬魏公具疏上請於蘆溝扼險設堡砦屯戍卒爲折衝禦侮計方命下之日値西夏變故之秋越數年無有敢肩之者及少參鍾所劉公至甫月餘檄往隙見蘆溝建堡有議卽親往閱其形勝度其工程穀然身任曰以靖遠之兵食足靖遠之供億正遊二營軍馬歸回固原靈州二倉錢糧抵補何工不成何兵不足何食不饒糾糧調停乃圖說於軍門李公撫臺呂公咸可其事於是鳩工泉材器使才能區畫周悉以提調則靖遠參將麻君濟邦以督工則原任參將鄧君鳳以分理庶務則千總倖君棟以牧支錢餉則衛經歷張君澤始於萬歷丙申二月落成於是年八月因事呈能各奏敷功城垣高厚環堵有數樓臺壕塹資闢有數重門闤闠有數公署祠宇有數倉廒營房卒伍馬步有數井然有條炳然可述

以百戶戴君鵬爲守備行都指揮事餘皆序功陞賞委千戶蔣君崇古爲坐堡百戶吳君登福爲中軍分管堡務適覩厥成是堡之建也財不甚費民不甚勞工不日成兵不外徙食不外增一區畫間屹然爲腹地保障居民晏然嚾噂然則我公亦今之南仲魯平也已今夏四月李君時節以守備來守茲土恐歲月之易邁致成功之無紀將取氏名爵秩工程財貨鐫堅珉與是堡相永久命中軍党君師尉坐堡王君牲善俱來請記爲之具道如此公諱兌字澤夫直隸新安人鏞所其別號云

（靖遠衛志　蘆溝堡在衛東一百八十里萬曆二十四年兵憲道鄧兌建戶部主事蔣文鐫撰記）

按縣志蘆溝堡與寧夏中衛比鄰外寇出沒無常時時飲馬蘆溝水頭深入打喇赤乾鹽池爲害萬曆乙未秋套寇從長灘水溝時常入犯丙申始修築堡城丙申卽萬曆二十四年也

打喇池東嶽廟碑

在靖遠縣東今存

（靖遠衛志　明打喇赤東嶽廟碑在衛東萬曆時衛人王大有撰記）

哈將軍戰勝碑

在靖遠縣東今存

（靖遠衛志　明哈將軍戰勝碑在衛東打喇赤堡明將中爲參將哈欽立）

張將軍鏖戰碑

在靖遠縣北今佚

（靖遠衛志　明張將軍鏖戰碑在衛北蘆塘堡爲守備張劍戰死所立）

總兵路瑛墓碑

在靖遠城東今存

（靖遠衛志　明總兵路瑛墓碑在衛東十里有碑三今尚存）

呂將軍父子忠孝祠碑

在靖遠大廟堡今存

今上四年辛未春予奉命承乏永安凡堡寨邊垣墩塘戎馬徧歷稽核邊職分也西北事竣東抵大廟途經邊外布署沿河險隘及臨沙金坪隨行官軍僉額而相告曰此陣亡呂將軍父子殉國處也今詳始末方知天啓六年正月二十日黠虜千餘犯搶大廟前任守戎提兵堵截馳至本地對壘鏖戰自午至戌斬馘頗衆中軍千戶呂夢與奮勇當先裹革殞命伊子應襲和陽覘父被鎗斃暨眦裂挺身入陣衝鋒救援矢刃交加肌膚盡毁而烈烈英魂隨父俱逝矣一時同難則有楊連柳伯倉張賢高應科岳天強王維科六人共爲是役也虜遁烽息士保民安誠丹心與日月並光而名節同山河不朽矣荏苒五載湮沒無聞依依忠魂徒愴原野之荒草煢煢孤嫠空泣幽閨之夜月言之傷心聞之酸鼻予遂拈土瞻拜非效兎死之悲請詳建祠欲鼓厲揚之氣耳乃具文當事期表揚雙節以慰地下忠

魂敘呂氏喬梓死難情形甚悉及同事六人殞身時日蒙允其請有父死爲國子死爲親誠足風世之批既而奉天子溫旨依原官加級幷許其子孫陞蔭建祠塑像額曰忠孝祠幷死難六人均得俎豆廟中配享千秋予瞻拜廟貌對越之餘輒興感慨之懷夫公一代偉人也生能捐軀報國死必仗節殺虜公之舍生取義自能移孝爲忠在天之靈料亦有捍衛邊圉而培無疆之休者在也爰勒之於石鼓慷慨激烈之氣成赫奕掀揭之名呂氏父子已嘖嘖人口而輝煌竹帛矣其視往事而與思鑒芳蹤而立志是望後人之勉旃

（靖遠衛志　明呂將軍父子忠孝祠碑在衛北一百五十里大廟堡天啓時周基撰記）

按靖遠在明地居邊要而蘆溝水頭老龍灣常爲北虜入寇衝途防禦死綏幾無虛日顧其事往往不見史乘卽如呂夢與事僅著此碑而靖志事列彝情一目亦竟不爲載入以此知其疏略多矣邊境之

民負楯而農秋高冠至則奮鋤耰以與強敵相搏距急公上之憂勤國家之難其義至高乃不幸捐軀喪元沒世而名不稱甚或有謂邊僻願最無關於國家民族之存亡者天下可痛之事孰過於此讀此碑竟不能不爲之掩卷而長歎也

重建察院碑

在靖遠縣城今存（靖遠衛志明重建察院碑在衛城天啓六年教諭王之勝撰記）

重修東嶽廟碑

在靖遠城東今存（靖遠衛志明重修東嶽廟碑在衛城東天啓七年教授劉匯撰記）

榆中妙樂院鐘

在榆中寺隆溝今存（新通志稿金縣寺隆溝妙樂院有明鐘一高三尺五寸圍徑一尺正統十二年鑄）

萃靈寺鐘

在榆中黃家莊今存（新通志稿金縣黃家莊萃靈寺鐘高一尺二寸爲一尺五寸明天順二年鑄）

重修妙樂院碑

在榆中寺隆溝今存（新通志稿重修妙樂院碑在榆中寺隆溝碑高五尺五寸寬二尺一寸明成化八年臨府教授馬龍撰文金縣知縣李士傑立石）

重修龍泉寺碑

在榆中水岔溝今存（新通志稿榆中水岔溝龍泉寺創建不知何時明代凡兩修之其一碑爲成化十六年肅府內典服馬忠所立）

龍泉寺鐘

在榆中水岔溝今存

（新通志稿龍泉寺有明鐘一成化年鑄）

重修文廟碑

在榆中文廟今存（新通志稿重修文廟碑在榆中縣城碑高四尺六寸廣一尺七寸嘉靖年縣儒學士設永錢占畸有撰銘）

玉皇廟鐘

在榆中過店子今存（新通志稿金縣過店子玉皇廟明鐘高三尺周徑尺兩寸嘉靖二十九年鑄）

慈雲寺碑

在榆中一條城今存（新通志稿榆中慈雲寺碑在一條城碑高四尺一寸廣二尺三寸明嘉靖四十年武鄉縣知縣洮陽王彤撰）

重修關廟碑

在榆中廟坡山今存（新通志稿重修關廟碑在榆中縣廟坡山碑高五尺六寸廣尺三寸明嘉靖四十二年縣進士[illegible]撰）

重修龍泉寺碑

在榆中水岔溝今存（新通志稿龍泉寺明代凡兩修其一碑嘉靖四十五年立也）

祁家寺碑

在榆中新營鎮今存（新通志稿祁家寺碑在榆中縣新營鎮南祁家灣碑高七尺五寸寬三尺二寸額雕合龍文字明隆慶元年季僧釋師製兵資撿已多缺銘不可辨識）

衡山寺鐘

在榆中清水鎮今存（新通志稿金縣清水鎮衡山寺鐘高四尺圍徑三尺二寸鑄於隆慶四年庚午有信官胖承錫賢人使胡勝等字）

興國寺鐘

在榆中縣城今存（新通志稿　金縣城興國寺有明鐘一高四尺闊廣三尺明隆慶四年鑄有金縣知縣白勇李鑄姓等字）

重修廟學碑

在榆中文廟今存（新通志稿　榆中縣文廟有重修廟學碑二其一高四尺五寸廣一尺八寸明隆慶五年己酉科鄉進士張廷恩書）

重修城垣碑

在榆中北門今存（道光金縣志　北門碑記在縣城北門明萬曆四年知縣劉大師曾修城垣立石文多剝落正面題名猶存）

祖師殿鍾

在榆中清水鎮今存（新通志稿　金縣清水鎮祖師殿鐘高五尺周圍三尺三寸鑄於萬曆四年丙子余有獲丞劉寶大使趙勝之名並與龍山寺鐘出一人

之手相距僅六年也）

黃石坪鍾銘

在榆中臨化里今存（新通志稿　金縣臨化里黃石坪廟有明鐘高三尺口徑二尺萬曆五年鑄有銘詞款識）

龍山寺鍾

在榆中小石峽今存（新通志稿　金縣小山峽龍山寺明鐘高三尺二寸口徑二尺四寸萬曆六年鑄有中護衛百戶楊雲鶴造等字）

會眞觀八耳鐘

在榆中新營鎮今存（新通志稿　金縣新營鎮會眞觀明鐘高一尺八寸周圍五尺形製獨異作八耳萬曆八年鑄有金縣清水司巡許等字）

咸遠門額石

在榆中一條城今存（新通志稿　咸遠門額碑在榆中縣一條城石高一尺八寸廣三尺五寸明萬曆十四年立款識不可辨）

肅府祿地山場碑

在榆中縣南今存、（新通志稿　肅府祿地山場碑在榆中縣明萬曆二十年立有委官鎮泉縣丞等字舊縣志金石缺之）

重修廟學碑

在榆中文廟今存（新通志稿　榆中文廟有重修碑二其一高四尺五寸廣一尺七寸明萬曆三十六年知縣事謝門師兆昌立）

創建貢馬營碑

在榆中新營鎮今存（金縣志　新營城說有關淳潤建貢馬營碑萬曆四十一年由府中貢撥營署址）

什川祖師殿鐘

在榆中什川堡今存（新通志稿　金縣什川堡祖師殿鐘[illegible]高二尺口徑一尺萬曆四十二年鑄）

小龕谷石刻

在榆中龍清寺今佚（金縣志　石殿碑在小龕谷西南龍清寺對面石崖上鐫出萬古四字明天啓六年六月僧書今）

新營城隍廟碑

在榆中新營鎮今存（新通志稿　榆中新營城隍廟碑明崇禎三年立翰林院庶吉士宋朝楠撰）

妙樂院八耳鐘

在榆中寺隆溝今存（新通志稿　金縣妙樂院有明時今鐘高二尺周圍四尺八寸鐘作八耳形明崇禎六年鑄）

知縣張星去思碑

在榆中城北今存（金縣志　城北書院有知縣張星去思碑康熙九年立）

石佛遺相

在榆中興隆山今存

（新通志稿榆中興隆山有石佛相高四尺九寸廣三尺餘作斜坐形相傳宋明以前舊物嘉靖十六年貢廷制一明重修遺像鈔相亦無缺殘）

景泰三眼井堡碑

在景泰三眼井今存

三眼井堡在州北五百里與紅水蘆塘等堡棊布星列皆新復地也爰自我太祖驅逐殘元再造寰區此地已入版圖殆後正統己巳之變淪入於異域百五十年宋罕定火諸城遺址尙存而大小松山莽爲虜藪矣虜恃地利東寇延綏寧夏南犯固靖蘭州西侵武威張掖往往飲馬黃河邊民竦息沿邊將吏莫敢誰何未聞有窺穹廬一矢相加者今天子聖武天授御極之初虜即款貢二十餘年乃復寒盟天子震怒爰飭武備專任督撫

大臣鼓勵各邊將士直擣巢穴一時斬馘招降以數萬計松山氈幕爲之一空時大司馬田公撫治甘涼慨然興恢復之計區畫已定圖上方略天子可其奏於是畫界築邊工役大起予方承乏臬憲備兵金城同靖虜兵憲李公偕蕭孫二總戎督率隴上郡吏材官運儲捍禦各盡乃職鳩工於二十七年三月至六月事竣凡築邊自烏闌哈思吉至大靖泗水堡延袤四百里建堡十有二而三眼井其一也分屬蘭州衛移軍守之愼擇材官得百戶雷守榮領其事榮故將家子體貌強健智勇兼資當築工時任總提調一時鮮儷既受任乃能遵予指授披棘斬茅採松山之木僦爲公署倉場營房俾軍有所依城建樓櫓門設月城挑壕二層足可禦侮建元帝關王馬神山神諸廟足可徼福居三年虜無入寇之警而有招降獲馬之績榮固不負斯任哉今且命工礱石丐予文以記歲月夫夷狄之爲中國患自古有之而方叔振旅薄收太原之功漢祖開基邊遭白登之圍至如充國屯田金城豔羨然史之所稱不過先零罕开之坐困而已若乃掃其穴犁其庭開拓其疆土者一見於國初再見於今日豐功偉績超軼千古俾後人有所憑藉爲國家萬世不拔之業端有賴聖天子之威靈羣工之効力豈忍泯泯無傳乃勉爲文述其顛末庶後之讀斯文者知堡之所由建云

（新通志稿明修三眼井堡碑記在城北三百九十里萬曆二十七年巡撫荊州俊撰文）

按明史韃靼傳俺答二子曰賓兔居松山直蘭州之北曰丙兔居西海直河州之西多桀驁時爲邊患萬曆二十六年冬總督李汶等分道出擊火落赤等於松山走之復其地皋蘭縣志載李汶松山善後事宜疏松山東西一帶四百餘里堪修長邊一道河東蘆塘川紅水河蘆塘各築堡一座河西扒沙營阿壩嶺裴家營土門兒各築堡一座與三眼井堡共爲八堡此碑云建堡十有二蓋有疏中所未及又

碑云堡在蘭州北五百里志爲三百九十里今考實爲三百九十里現屬景泰碑中里數或古今驛路當有曲折變遷也

永泰城碑銘

在景泰永泰堡今存

王者體國經野闢土服遠章明四訖之化規恢萬載之業夐哉邈乎弗可尙已我皇上御極以來勳放天壤澤被寰海山川四向各止其所乃有越在西徼地曰松覊卻彼匈奴弱我金城者爰爲皇祖龍飛興復一統之圖後爲胡虜盜食分裂羣醜之據蓋自成弘迄於隆萬殆百年間棄而不守至今上戊戌我皇赫怒張皇六師爰命大司馬李公汶田公樂等主其籌元戎達君雲鸞君如薰等治其旅率七郡鷹揚虎賁佽飛之士合先大司馬鄒公洛首事所收歸命羌氏驍騎合得十萬餘人誓衆同日分道出師雲擁風從壁壘電埽從天下地直抵穹廬遂破巢卵腦梟鏡折馘千計俘

獲萬餘餘孽犇北窮搜陵谷掃清大漠賀蘭以西千餘里亡王庭由是化胡爲華光復舊物當斯時也雖則科地分屯起臨列鄣稍稍爲桑土計然以草創之際日不暇給嗣是大司馬顧公其志鎭撫是方乃復咨文臣方岳荆君州俊等武臣元戎孫君仁等度扼吭之要害籌基定之熟計議築連城諸堡爲犄角率然之勢疏上報可間余適以承乏備兵來涖茲土越歲余乃奉率公檄偕文武諸將吏協志戮力胼胝奏功經始於三十五年丁未春三月迄三十六年戊申夏六月落成城凡三大曰永泰次鎭虜曾保定墩院若臺燧凡百二十餘廣袤千八百里東軼蘆塘西跨莊涼北界沙磧前瀕臨峯若翠山而四圍之也其間崇岡隱天鄧林蔽日華實之毛衣食自出厥有塘隍聯乃廬落兵衛器械亦皆具備乃以是年秋移皐蘭參軍駐兵永泰而諸偏裨都護所隸卒多寡以次戍實諸堡砦焉越歲乙酉春厥居既定邊鄙不警然後差穀旅祭告厥成功神人胥暢山川以寧上以續恢拓之鴻業下以貽永世藩籬之固圉其斯以爲盛乎大司馬顧公乃進余曰我心有營惟子度之我疆式廓惟子奠之我工告成惟子銘之余遜謝不得於是封山勒銘用彰威德銘曰睹彼松巖矗矗崇岡星分北落嶽鎭西方襟帶山河爲金爲湯何物狼貪狡焉鼠竊帝命虎臣犁庭掃穴欃槍夜落孤城朝滅蕩彼猾夷歸我版圖乃睠疆域扶輿奧區華裔界限既雄且都元老壯猷規模宏遠議築三城韓公之烟蕭軌曾蹤惟余蹇蹇重險岬阜陟陟嶙峋隨山刊木先以勞民既決天關復開天埌連城百雉設築梯空龍盤虎踞增擬閬風緒葺各別聯校疏通體勢互縣走集巨固參旗錯列壁壘盤互圻堠星明甲兵雲布林簏之饒何物不有夷言米哈田獵飛走千軍肉食武夫赳赳周眺原隰溝塍灑連鄉白分渠營平屯田遐阡邇陌臨海在焉邑里相望闤闠爲市廛殖貨列商賈萃止從軍皆樂吉甫燕喜內寧外謐巍乎成功何以臻此車書大同皇威遐暢格于八紘我銘斯紀著之金石昺鐘流芳燕然軼蹟垂億萬年永保無數（五泉縣志明永泰城碑銘在城北三百三十里萬曆三十六年兵備邢雲路撰文）

按皐蘭縣志萬曆三十三年八月巡撫顧其志奏城永泰疏言松疆草創紅水諸堡孤懸宜於舊老虎城建堡設將池南築二小堡接傳烽燧首尾犄角可恃無恐老虎城名不雅馴改擬永泰一新耳目三十五年兵備副使邢雲路監修新邊紅水南一百四十里築永泰城又南一百里築鎭虜堡又南一百八十里築保定堡又七十里至蘭州三十六年永泰城工竣移蘭州參將駐之自後聲氣聯絡虜數爲寇終不得逞故松山之復實爲西北邊事重大轉捩其後東西諸部先後歸款蘭靖莊涼之患得以少息皆恢復松山諸文武臣力也生人之情大抵急近而忽遠狃逸樂而忘患難徒見近世以來瀚漠無警以爲頹垣殘壘無當於國事邊防庸詎知此尺寸河山零落壁墉率皆我無數先民英雄志士竭盡心力而始得之者乎前事之不忘可以增民族之信心鼓忠義之正氣吾所以詳考邊疆碑碣而不敢稍存忽略者此也

隴右金石錄卷六終

隴右金石錄卷七

臨洮　張維鴻汀　纂次

明隴西五嶽眞形

在隴西縣城

東嶽太靈蒼光司命眞君　南嶽慶華紫光註生眞君

中嶽黃元大光合眞眞君　西嶽素元耀魄大明眞君

北嶽鬱微洞淵無極眞君（五嶽俱有篆形如符篆未能細錄）

東嶽太山乃天帝之孫羣靈之府也在兗州奉符縣是成興公眞人得道之處長白梁父二山爲副嶽神姓歲諱崇封號天齊仁聖帝東嶽者主世界人民官職及定生死之期兼註貴賤之分長短之事也

南嶽衡山在衡州衡山縣是太虛眞人得道之處潛山霍山爲副嶽神姓崇諱壁封號司天昭聖帝南嶽者主世界星象分野兼水族魚龍之事也

中嶽嵩山在西京河南登封縣是寇謙眞人得道之處女几少室二山爲副嶽神姓惲諱崇封號中天崇聖帝中嶽者主世界土地山川谷帲兼牛羊食稻之種管此事也

西嶽華山在華州華陰縣是黃盧子眞人得道之處終南太白二山爲副嶽神姓姜諱寔封號金天順聖帝西嶽者主世界金銀銅鐵兼羽翼飛禽之事也

北嶽恆山在定州曲陽縣是長孫公眞人得道之處天涯峙峒爲副嶽神姓晨諱諤封號安天元聖帝北嶽者主世界江河淮濟兼四足負荷之類管此事也

抱樸子云凡脩道之士棲隱山谷須得五岳眞形圖佩之其山中鬼魅精靈蟲虎怪妖一切毒物莫能近矣漢武帝元封二年七月七日夜西王母親降見王母巾器中有書卷紫錦囊盛之即是斯圖太初中李克稱馮翊人三百歲猶果事留負五嶽圖帝封負圖先生此圖如人出入作客過江渡海或入山谷或夜行又恐宿於凶房者此圖隨身一切邪魔魑魅魍魎水怪等毒皆隱跡遁逃矣所居之處香花供養虔心奉持必降禎祥之佑以感靈力扶持（宣統甘肅通志　五嶽眞形圖石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府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中其[illegible]不可考[illegible]云當[illegible]地出其旁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守）（士官印信血品字狀能鎮宅驅邪身行[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五月午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行　衡山岣嶁碑昔人[illegible][illegible]五嶽眞[illegible][illegible]此符篆之最古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五嶽眞形圖石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明洪武中）（所刊其下方有跋已後[illegible]云漢武帝得之西王母佩[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其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圖下有嶽神名號及神之所執掌之事所[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往往[illegible]以[illegible]驗）（新通志稿　五嶽眞形圖碑在隴西城內[illegible][illegible]樓下石高五尺廣三尺刻[illegible]嶽形[illegible]寸[illegible]書不知所本相傳由來已久[illegible][illegible]之石乃明時）（[illegible][illegible]刊也）

稽古閣鐘

在隴西縣城今存

（新通志稿　稽古閣鐘存隴西城內稽古閣高六尺徑四尺周刻[illegible]皇圖[illegible][illegible]道遐昌法輪常轉佛日增輝十六大字下刻正統十二年）（丁卯二月造[illegible]陽文[illegible]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軍陝西都指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府知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心[illegible]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士李[illegible][illegible]匠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二十字）

重修銅壺滴漏碑

在隴西譙樓今存

按鞏昌郡志舊有銅壺滴漏於譙樓自至正間損於永樂中今守鞏昌崔侯諱達字兼善（下缺四字）記予考其刻漏之制度摹於軒轅宜於夏商成周挈壺氏以百刻分晝夜冬至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春分秋分晝夜各五十刻至漢哀帝改爲百廿刻梁武改爲一百八十刻唐（缺二十字）日天池平壺分壺有水海浮箭日匱注水始白從天池入於日天池次日天池入於平壺次入水海（缺一十字）蓮花漏制其法右蓮

心右壺退水孔退水盆盛水器雙渴烏上下匱箭上刻分蓮心中有十干十二支八（缺十一字）八列工十分每刻六十八分計水貳斤八兩箭四十（缺一字）二箭當一氣歲統二百一十六萬（缺一字）悉刻於前銅烏引（缺十一字）十四氣每氣差二分半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各有盈縮又有金龍注玉虬吐者有銅烏引（缺十三字）度或損或益以見更漏之爲器天地之氣候關爲陰陽之升降係焉晝夜之永短覩焉豈易（缺十三字）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霜露風雨改其形而曰漏者乃小槽酒滴珍珠紅之漏歟（缺十一字）漏巵之漏歟夫萬物有興廢人事有代謝興於前者不能不廢於後廢於後者則又有待於人之興於繼（缺九字）政藩臬司隸縣軍民交章而薦荷上厚恩榮升是郡守政之暇慨然曰鞏郡有三州十二縣之官民覩焉有衛萬萬軍（缺十四字）二郡守羅侯璐通府汪侯琰溫侯和推府倪侯塤既諾贊助之粟郭二公之在司所者咸成厥事（缺十一字）璐劉公琥等深有望於侯侯捐己俸命工修補以

至正創壺失一耳而新增勅郡大夫郎之名於上以仙人手（缺十二字）一漏聲當三九二十七三漏聲更鼓點一五更各依漏而增其點與前銅壺制度其授一也有陰陽生司之是更漏也（缺十二字）稱之曰是總帥汪世顯之所制也壞於永樂初逮今五十餘年太守重脩補之後人又將指其名而稱之曰崔侯郡守（缺十一字）刻正矣將見以人事而合天時以天時而生和氣四時序五穀登人民有必於斯而感召焉（有字缺是有字）夫鐘鳴漏盡而民不失其時（缺十二字）之侯侯之功有益於此豈淺也哉將自今日垂於後世覩斯漏與記則如親其人也是器也首事於天順八年（缺十三字）之用心如此有司其謹識之仍刻其目於左方云

（隴西縣文徵明隴西重修銅壺漏碑在鼓樓上鑄於元至正間損於明永樂中天順八年知府崔迪重修碑記其事）

新建北關碑

在隴西縣城今存

鞏爲陜之名郡也地逾千里控制三邊東界鳳翔南接蜀境西連洮岷北扼黃河軍民之所屯聚商旅之所游寄實關隴之西陲一方之勝槩也郡城北舊爲關廂壤地廣衍其居民繁庶不下三五萬煙戶無藩垣之蔽無扞禦之防一遇警報則囂然驚疑而老稚貨畜多爲強暴傷掠往往民不安枕昔會度量營建功浩難就逮成化丙戌秋河北有總官民皇皇莫之寧諸致仕參政楊公仕敏暨義官何永鞏偕鄉耆王懋信等詣府尊請立城以爲保障於是郡守李侯鉞同知羅侯璐通判溫侯和賈侯瑱推官（缺一字）侯茂與指揮使王（缺一字）閔岳重（缺字）言相與請曰國以民爲本民賴居以安苟無城郭保衛雖樂歲終年何以寧處此城垣之作不可少緩也其詞（缺七字）商之僉憲胡公德盛獲允所新即率府衛官衆及鄉閭父老於彼相土地高下之宜度登築廣狹之勢（缺四字）東（缺四字）西隅總計二萬四千二百餘步遂檄同知羅璐專督其事千戶張英縣丞（缺二字）本郡致仕主簿王

銘兵（缺七字）其工早作暮息而勤勤不怠庶民子來而樂於趨事經始於是年八月二十日（缺二字）甫四旬而城成設五門（缺六字）啓以及車騎各（缺四字）二千餘戶（缺二字）防守置界牌管鑰嚴其啓閉編定（缺二字）無事則巡譏夜禁有警則（缺二字）守（缺一字）形（缺七字）多艱於汲乃疏引西渭二水導入濠渠支分大小街巷以爲人便城之（缺十二字）而新城之內街衢巷陌井井（缺八字）乘客無擾人之塗居民有安堵之便樂其樂而利其利則新城之建也所關不誠大乎而羅侯督理之效亦甚（缺二字）至大矣於是鞏之縉紳士夫各捐己貲立石請志以傳諸後（缺三字）其始（缺四字）終作於先者（缺字）持久故其庶叢之始末勒之於石而特樹之於此者非徒夸美張大也無非（缺四字）之思議保斯城於既設課斯民於悠久以遂其相生相養之天而庶又民物於無（缺一字）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易曰君子思患而預防之良有以也其詞曰維是南安鄰當西鄙有冀其山有（缺一字）其水維此之邦舊無

邪壘暴客旁午曷爲捍禦蒸蒸之民曷爲安土（缺四字）克（缺一字）其（缺一字）乃相地勢乃卜興脩不日而成維垣之（缺一字）一垣之既（缺五字）危者以安驚者獲息爰居爰處我耕我蠶民物阜康維侯之澤（缺五字）續孔實勒之貞珉（缺二字）萬年

（隴西縣文藝　隴右新增北關碑成化五年僉事伍福撰文）

按碑文關城建於成化丙戌丙戌爲成化二年明史韃靼傳是年夏毛里孩等犯平涼入靈州固原長驅寇靜寧隆德諸處文云河北有警或係指此甘肅通志鞏昌郡城正德初增築東西北三郭隆慶二年隴右道李維楨又增築北郭關東西北三門建樓其上於此碑所晉亦漏未載

鞏昌府修學記

在隴西文廟今佚

（乾隆隴西志　鞏昌府修學記在文廟成化十一年提學副使伍福撰文）

楊處士墓表

在隴西縣東今存

（隴西縣文集　明處士楊文偕公墓碑在隴西弘治十年七月府史口撰文）

按此碑在城東二十里腰兒里高六尺寬三尺通志職官表鞏昌知府無史姓者或碑誤或志有遺漏莫能詳也

重建伏羲廟碑

在隴西東關今佚

大矣哉伏羲氏之道乎日月麗乎天草木麗乎土天地之文炳如也郁郁如也秩如也惟人在中經綸以成章彌綸以參化無亦彬彬然而有文與上古之世始分太初典彝未備民物戢戢俗居居吁吁厥文猶隱焉自帝太昊伏羲氏出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中觀萬物於一身始作八卦因而

重之以爲六十四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作書契以代結繩之政以儷皮爲禮而正婚姻之始龍馬負圖而紀百官之名斲桐爲琴繩絲爲絃絚桑爲瑟而樂音自是興焉夫卦象設則神明通書契作則文字著婚姻正則人倫敘百官紀則班位修樂音陳則度數明神設其教皇建其極物章其釆民躋其行而人文於是乎著矣故曰帝人文之始也是以孔子贊易敘聖人神化之功特始乎帝犂然爲神農黃帝堯舜之冠及對康子問五帝又推其德佐成上帝以合於天凡以此也今之秦州即古之成紀也帝實生於斯而遺廟莽莽其來遠矣顧規制儉陋風雨震陵芻牧往來而牛羊之跡交大弗稱祀典先是巡按御史馬溥然馮時雍許翔鳳先後建議蓄聚財用荒度基址期撤而新之未即事而代矣嘉靖紀元之明年巡茶御史陳講事畢厥功登登而作巡按御史盧問之既至申飭攸司而分攜之布程督之令嚴省試之法是用績於考成而落焉提學副使唐龍曰祀以德舉治以化治是故豐后稷之祠者咸曰重本存秦伯之廟者亦稱辨治而況繼天地開闢之功啟帝王化成之理而爲人文之始者哉惟是廟貌重新而國之大事宣焉謁虔妥靈有宇也修祀秩禮有典也昭庸厚化有章也諸君子於事勤矣乃於是乎特書之分守參政王教分巡僉事周鎬姚文清成廣綜理之文州進士徐元融亦預其事者也法皆得書

（宣統甘肅通志　明重建隴西伏羲廟碑記在隴西東郭嘉靖元年邑役姚鎬撰文）

按通志此碑在隴西隴西爲鞏昌府治伏羲生於成紀成紀則秦州也明時秦州隸屬鞏昌祀於郡城於禮無悖惟明史禮志正德十一年立伏羲氏廟於秦州秦州古成紀地從巡按御史馮時雍奏也康海秦州伏羲廟記則言秦有廟在西郭巡按御史馬溥然馮時雍許翔鳳先後謀新方舉忽代嘉靖紀元御史陳講盧問之相功盆財厥績用熙前提學副使唐龍實紀其事秦志所載唐龍文即爲此碑蓋

秦州隴西俱有伏羲廟故通志誤而收之或姚鏌別有一碑失傳而誤以龍碑當之今姑列隴西兼爲考辨於此

王釿墓碑

在隴西城外今存

（隴西縣文錄明成化中王銳撰碑記隴西記王氏世系功績嘉靖四年重立）

隴右分守道題名碑

在隴西舊道署今存

國家以天下分爲十三布政司設左右布政使以掌其政令而又恐其未足以徧也乃設分司以參政洎參議分守爲關中地廣民庶分司凡六其直西爲隴右道道分司於鞏昌其臨鞏兩府凡民人錢穀與夫政教號令悉稟命於道而後行故政之不良教之未洽人民之未安錢穀之虧溢布政使不與焉曰此責在分守者故分守得人則一方被其福非人則一方値其咎此猶以常地言也而是地當西北諸邊之要害北虜西戎回紇犬牙相向加以地寒而收薄稍被旱乾則終歲不毛僅以登而止而轉輸之苦租庸之索與夫婚喪俯仰之資皆擬乎是大家世族尙求足於芻牧田獵之外其窮民索毛織罽役於富人男女終歲勤苦無所休息猶身無完衣腹無粥食非上之人有以矜恤於其間則舉天下之民未有苦於是者矣山西成公賓夫前以御史按治斯地抗忤權貴被責者數年値今上嗣統用當道論薦擢陝左參政分守於此察訪民隱綜核吏治凜然昔時風采不二載吏就典列百姓以安貧者舒困者起和氣所萃天亦屢登於是以暇日考其故所分守諸公姓名憪然興感曰夫前者後之軌也後者前之觀也前有善後則因而率之有不善後則鑒而易之今不載述於堅石何以勸戒於後來故以書徵記於余然成公之意正國家建置之意余不敢贊爲他辭但取民之疾苦爲告辭之俾刻爲分司題名記後之君子觀其人之賢否訪其政之得失則所以自勵於心而中行其志必有勃然而不可遏者矣是非成公之勸之哉凡國家之委任百姓之仰望又孰有出於是者君子欲無曲於所學故學亦求諸其是而已

（隴西縣文錄明隴右分守道題名碑在府署嘉靖六年武功康海撰文）

按明史職官志分守隴右道駐鞏昌通志職官表巡按御史及分守隴右道均有成文山西文水人此碑成公賓夫必卽文也藝文集作山陰成公徵誤今爲改正

崇義書院記

在隴西舊書院今佚

侍御滄州王子書紳氏當嘉靖乙未巡按西土未逾年成鞏昌崇義書院予適至關中聞其事歎曰美哉曠世之典也可以訓矣先是鞏昌僻在隴右烏鼠嶓冢渭河經緯其地宏敞雄壯風氣平而人多秀人才間出數十年來全郡往往乏科第侍御每登高博望曰是非山川之故而惟人之責閔其士曰惜也未有作之者履其學宮曰隘謂宜有白鹿洞嵩陽岳麓之規乃獲地於東園環以南山淸流引之淵然可宮郡西舊有橋壞於山水不可復取其餘材數千章幷資贖金役隊民經始於是年之六月訖工於十月越五月而事集前侍御乃遴選臨鞏甘肅凡河西之才而秀者百數十人羣聚其中禮聘名儒師之復資以廩餼之費工已成相謂伏羲實生其地題曰崇義書院予謂敎化之於人深矣古者鄉有庠黨有序閭里有術稚子咸能歌詠教至備也教化行而風俗美賢才濟濟其在外郡者猶其在王國也夫臨鞏古雍州疆域非不可以比勝於豐鎬然而人才之寥落如此何也教化弛而有司因循之過也且其地孰與於蜀昔蜀偏安不文乃後文翁爲之教相如爲之師遂爲名地況此爲伏羲孕靈毓秀之所人顧視之若偏陬下邑然豈天之降才爾殊乎夫世之習五經者必首於易

言易必首於伏羲伏羲者萬世文字之祖道統淵源之所自出也諸士生斯地尊其人重其道默而得之將不有勃然而興起如陳圖南邵康節之獨究先天之學者乎不然則潛心於羣聖人之經出而取科第爲明時用樹勳績於當時流英聲於宇內將不有爲山川吐色改前日之陋鄙之於豐鎬之盛者乎是則侍御拳拳作興之意將以收他日聚徒養士之效者也侍御按河西風采凜然方日以澄清所部爲事而其眷留意人才又如此其有關風化其大顧安其故不卽乎新以有所鼓舞於上則不可而諸士不能相感以淬礪奮發於下則將如之何諸生起而謝曰此則二三子之咎也請用以爲規

（宣統甘肅通志明張璽書院記在隴西縣城嘉靖十四年蓬萊錢鑌撰文）

按通志職官表巡按御史王紳北直滄州人此云書紳蓋爲其字乙未者嘉靖十四年也

鞏昌周侯去思碑

在隴西縣城今佚

古之政一今之政二古之政思今之政數古之民實今之民華古之士質今之士文故古多循吏今循吏非不多而以遺孚以德化者無幾焉鞏隴西要郡其地曠不及三輔而險過之其民勤不及三輔而朴過之其物腴不及三輔而需相若其政劇不及三輔而要相若國朝典是郡者多臺史或省郎以邊戎羌也亦未嘗不愼其選以任嘉靖癸卯廣漢周侯以雲南守復除時幕胥舞文吏隸撓法政蠧而事蠱甚矣侯至郡首以敦教化釐風俗爲務曰某自少師法南軒西士學者皆宗橫渠橫渠政必復三代教必祖三王守鞏而法南軒盍師橫渠故父老至郡必告以孝弟力田子弟入校必申以禮樂器識曰教化不如豐鎬非政也風俗不如鄒魯非教也乃後一政出閭閻籍籍殆類前孫侯韓侯一教行膠庠侁侁殆類秦侯一訟決兩造明允殆類朱侯李侯一賦平四民安妥殆類後朱侯不旬月譽聞洋溢隴以西無問賢不肖無不頌周侯者鄉大夫曰漢良二千石也士曰其蜀文翁乎農曰朱北海曷過是商曰我郡何得借寇公軍旅曰似是漢前將軍典郡而撫按二臺交薦焉不二載廉貞之績著循良之聲振州縣皆賢明四野皆舒腴庠序皆英俊城市皆善良出郡者樂道侯之善入郡者喜聞侯之賢而撫按二臺復交薦焉去歲秋侯遷按察副使兵備廣西將去鞏父老涕泣子弟號呼咸以侯曷舍我以去邪我何舍侯以居邪且信且疑以喜以恐鄉大夫曰今復見寵仲建使遷去其孰誅暴而恤孤士曰微侯孰知子厚之禮敬夫之義曷遽遷去農曰我耕胝畎畝始不聞縣官府吏誰使之遷去商曰古聞趙清獻公一琴一鶴今似見之軍旅曰桃李成蹊孰忘前將軍曷圖其遽去嗟乎未來望霖既去臥轍今豈異於古乎去日未遠思日已深今果不及古乎重孝節而孝節興禮讓之風勃

然古今之民不同乎教士子皆近裏而士子皆知深造古道不復於今乎侯遷去逾歲郡中薦紳父老爲侯樹碑以識不忘謂纘宗以文學交侯知侯悉盍爲侯記乃不揣摭侯之績次第其略以慰郡人而告郡大夫士俾勿諼侯名滿前進士初爲度支大夫

（烏鼠山人集鞏昌府知府周侯去思碑嘉靖二十五年秦安胡纘宗撰文）

按周滿內江人碑文所言前孫侯韓侯秦侯者永樂時知府江陰孫亶正德時知府山東韓福秦紘也朱侯李侯者成化時知府太原朱賓正德時知府祥符李鉞也後朱侯者嘉靖時知府沙河朱襄也治鞏皆有名績故纘宗稱之

郡城鑿井記

在隴西縣城今佚

隴西土厚水深郡城地傾民不克井吾不知其幾千年矣自創郡即引渭

水荆水入城而注之池民朝夕取給焉吾不知其幾百年矣然源不遠故流不大而旱必涸澇必溢寒必冰則無水地且邊戎民且貧羌氐深入豺虎竊發河不可引池不及溜即無水民日病之而不能圖也往歲侍御霍邱胡君欲引水入城不陞而入池不竭也嘗築隄以障消以約荆然猶夫故流也今歲之春侍御張君鵬按隴以西於民利病孳孳焉於民疾苦兢兢焉既至郡乃詢及井郡中士民以其故告公公喟然曰民何取於河耶民何取於池耶民舍河與池曷以生耶乃咨之分守劉君少參從學分巡紀君僉憲常謀之父老曰是地也嘗鑿井及水矣嘗鑿井不及水遂輟不鑿矣無怪其不能井也夫水行地中猶氣行天地中無時無之無處無之然亦有脈絡焉故水行之也有巨細有淺深未有鑿不得水者未有鑿此不得而鑿彼復不得者盍求善鑿者察地之脈鑿之當得水矣乃命指揮使閻濟氏廉其工然不以煩有司不以煩民即取罪人之法當贖力能贖

者令人鑿一井而人効力焉濟乃先於其司儀門前之右選工鑿之才數仞果得水甘而洌汲之冷冷然取之淵淵然昔難而今易昔嗇而今豐此非其數哉此非其時哉明日濟復於公公曰我固知必得水也由是盡城中將分鑿之計得井十有五將次第皆得水也初鑿井而得水郡中無大小賢不肖無不欣欣然以得井爲賀者曰而今而後吾郡得矣飲也既汲井而得飲郡內外無遠近賢不肖無不欣欣然以得井爲樂者曰而今而後吾乃得安食也蓋不復以涸以溢以冰爲病矣是可賀不復以羌氐以豺虎爲警矣是可樂既訖工閻乃謀諸大夫士謀諸父老曰引水以飲其利小鑿井以飲其利大引水以滫其力勤鑿井以汲其力暇引水以生其澤近鑿井以生其澤遠夫何可無記以示永久纘宗聞而樂道之而爲之記然民之感之也吾不知其幾千百年也夫何俟吾記

（宣統甘肅通志　明隴西縣城鑿井記在隴西嘉靖時胡纘宗撰文）

天竺寺詩刻

在隴西北關今存

按石刻七律一首草書嘉靖三十一年甘肅巡撫鄢陵陳棐所作

南安察院改建碑

在隴西天慶觀今存

癸丑涂月予入關繼月岩孫子按秦隴明年春歷南安館於斯構則巳流景注燧儲胥聯密喟然嘆曰壯哉居乎夫人生逆旅附披草趨王款款勞職傳舍爾而壯厥居乎未已易上棟下宇取諸大壯聖人繫之曰君子非禮勿履是不可占乎哉是故集河洮西寧諸將部示以威信勿屯其膏循金牌之制俾朱圉積石與圖輿相犂固焉則中國之皇靈壯驗牝侈富厥駕允良自甘泉綏德以東悉賴以供宣耀厥武則三邊之軍威壯吾執樞以御秉貞以發慮衷廣受屈羣諏繹之不澄必汰厥實如秋則振達於外

而王猷壯時乃稱厥攸居無負於白湖胡子古泉孫子白崖劉子雙南蔡子興創至意雖然富有曰業日新曰德以王猷則政肅以軍威則兵肅以皇靈則體肅末也不息履其純直方習其利合德要其極夫是之謂大壯故曰大者正也正大而天之情可見矣予雅不能修居斯館惕乎前諸君子令徽曷其敢承爰遡禮辭作改建原

接此碑題名爲南安察院改建原高八尺寬三尺隸書大徑寸嘉靖三十三年巡撫孫昭撰知府吳夢麟書淸康熙時重修閣宇乃反立此碑而刻其文故此文今反在碑陰也

蓮峯山五嶽眞形圖碑

在隴西蓮峯山今存

按此碑在蓮峯山第一臺去隴西城九十里當是摹刻威遠樓碑也

重修古刹寺碑

在隴西縣東今存

（隴西縣文徵重修古刹寺碑在隴西東一十里俗名雙泉寺嘉靖四十五年立）

按此碑高五尺廣二尺五寸邑人任鐘所撰立於嘉靖四十年九月藝文集徵誤

重建三靈侯觀碑

在隴西北關今存

（隴西縣文集重修三靈侯觀碑在隴西北關萬曆七年廩生杜重撰文）

按隴西三靈侯觀建於元時明正統萬曆間兩次重修碑云三靈侯乃有周三人周厲王諫官也因王不道累諫弗聽南游於吳在吳有降楚之勳不受爵祿厲王崩復相宣王致中興歿爲三靈宋眞宗時因有上中下元之封事不見於史傳錄之以廣異聞

武安王廟新兩碑

在隴西城南今佚

（隴西縣文集明武安王廟新兩碑在隴西城南武安王廟萬曆十[illegible]年知府許光大撰）

重修武安王廟碑

在隴西城南今佚

（隴西縣文集明重修武安王廟碑萬曆十三年十月副使石□撰）

分守隴右道題名碑

在隴西舊道署今佚

（隴西縣文集明分守隴右道題名碑萬曆二十一年戶部主事楊恩撰）

鞏昌府題名碑　一

在隴西舊府署今佚

鞏昌故漢陽郡東望隴坂西接熙河南屏漢岷北聯平固其山則馬鹿玉狼錦鏡石鼓其水則漳渭洮沮碧雲泥陽乃產毓其中則庖犧女媧成紀以下未易更僕蓋靈氣之所鍾而靈神之奧區也官其地者覽勝遡鑑建奇樹偉蹟無一二實豪表山河而稱人傑者兄與實循柔賢師帥之司存實籍程兵則清戎之績在催科徵餉則督課之勞宣至於平嘉肺稽著蔚則司理存爲諸所追於斯土者良亦不淺而竟乏片石揭名姓以示將來得毋遺訖山林而含羞河伯僚友三吾喬公聯塘謝公扼腕久矣於是選石於郡南得瑱珉爲隨稽往歷諸公多逸失不可考僅得其太守若而人分佐者而人官列其坐年次其序因勒之石於戲繪閣圖麟銘鐘勒鼎丈夫之偉烈也誌乘史侈紀載垂懿樂于春秋哲士之芳軌也古秦漢來良吏種茲土者如登如立如授諸公炳然汗靑千載如昨盖亦有所托垂不朽耳今以姓名托之石雖不及追蹤袁陳跨躡秦漢然大書深刻名氏列而治行彰庶幾哉有人傑地靈相爲頡頏者在不至沉芬沒影汶汶泯泯者爲喬謝二公之舉豈不誠善哉雖然有其舉之恐或廢爲今日之勒石善矣倘後之罔繼漸漸漸沒無如今之悼昔者乎則振頹續斷不無深望於來禩也不佞持是說以質之爲謝二公僉曰可遂以爲紀

（乾隆隴西縣志明鞏昌府題名碑在隴西府廨萬曆二十二年知府周滿撰文）

按此碑今倘存舊府廨土地廟其文爲萬曆戊戌推官李本緯撰戊戌爲萬曆二十二年舊志以爲三十二年周滿撰文殊誤碑題知府二十四人同知八人通判十二人推官八人知府刻至崇禎十二年同知至萬曆二十四年通判至三十四年推官至天啓五年皆續刻也

捐置學田二碑

在隴西文廟今存

（隴西縣文集文廟有捐置學田二碑一記參議荊州俊捐置學田事一記通判周學禮捐置學田事俱萬曆三十二年知府劉濟撰文）

按碑敍荊州俊事甚悉云慨發所積贖金令郡邑置學田除洮州無

田可置出五十金糴糧三百石外隴西捐金百兩置地一十三頃三十一畝有奇歲計夏秋租一百七十六石秦州捐金百兩安定會寧各六十兩岷州洮水伏羌寧遠靖虜各五十兩隨地價値租數多寡不齊令民佃種官司出入以贍諸生周學遷碑云奉命巡按河西兼督學政與鞏士相臨日久捐金五十兩置地七百畝文繁未載爲撮其要於此

鞏郡新開永濟渠碑

在隴西縣城今佚

隴西在秦地西南崑崙元簏圖稱土厚水深鞏當上游土厚則鮮泉水深故難井自有郡以來惟引西南河水由坤乾兩隅入城匯爲數池郡民取給顧二河纖水耳源近流微雨輒泛波嚙郛旱卽涸日乾沙杯池鹵鹵民輒苦之從古然矣其大者地隣羌氐竊發不時有如一旦有意外之警水

不及引池不及蓄可立而槁異時海氛南牧烽火達於近郊民若釜魚奔沸以憂守者守道洛陽楊公歸儒計無所出至於割北郭餌敵幸其飽去民滋用譁幾成激變獨以無水故耳時過事去卽若幕燕然豈獨其計畫不優其所爲民慮者未至也天不棄西人畀我副憲岳公分守隴右始至郡卽諮求民瘼之急者咸以慳水首對公駭之或云城西二十里南山谷中荊水出焉俗名科羊河北流入渭源遠流長水旱如一引而入城其利長遠先是亦嘗議及之顧以勞費中輟今其故跡猶有可尋者是在上耳公慨然曰茲係於民生利害何如者吾儕可以勞費爲解卽偕郡伯劉公隴西令張君星駕往覘相原度隰往返數四喜曰吾得之矣是誠可引第絕流而隄與水爭利不能分山而渠與民隸力不可前畢不終無惑也今惟循南麓而導隄捍其外勢便工省爲費亦廉滯則大勢入渭渠不與閘歛銅全河可引水不患乏城中益廣陂池常往今滿繚垣樹門以備緩急

復何不給之患又費二十里灌漑之利是烏可不亟舉指畫既定自出俸餘二十金付令君庀材鳩工任其事郡公雅與公同志時時省督勸課經始於乙巳六月越三月而渠成導水入城洋洋安流源源常繼民皆手額呼祝歡聲載道矣是役也流井而行既恆既盈渟渟泓泓民用樂生利一餘流注隍四周泱泱消疫陸梁壯我金湯利二利用播植時萬時億以溝以澮偕我黍稷利三其小者無論也今公以自古艱虞一旦永賴德之及民者匪細不可無言以紀其事過余徵文余郡人也目擊其益鼓舞慶幸尤倍羣情故採輿人之誦書之若此後有仁人覩碑而紹烈焉雖萬世可也因以告夫來者公諱萬階朝城人癸未進士

（乾隆隴西縣志鞏昌新開永濟渠碑立於萬曆三十三年楊恩撰文）

按此渠開於萬曆乙巳乙巳卽萬曆三十三年守道岳萬階通志職官表作邱萬階不知孰誤

尊經閣記

在隴西縣城今佚

（乾隆隴西縣志尊經閣記存文萬曆時縣人楊恩撰文）

洮岷邊備道題名碑

在隴西縣城今佚

（乾隆隴西縣志明洮岷邊備道題名碑萬曆三十八年張益謙撰文）

按明史職官志洮岷整飭兵備道駐岷州劉侃洮岷道題名記道之置始成化四年弘治十八年罷正德六年復置易兵備曰邊備隆慶戊辰建節於岷則邊備治在岷州此碑舊志載於隴西未知何故張益謙河南洛陽人萬曆時任邊備道通志職官表作以謙

鞏昌遷學記

在隴西縣城今佚

（乾隆隴西縣志　鞏昌遷學記明萬曆四十一年巡按吉人撰文）

新修儒學記

在隴西縣城今佚

（乾隆隴西縣志　新修鞏昌府隴西縣儒學記萬曆四十二年鄒元標撰文）

首陽辨碑

在隴西蓬峯山今存

按此碑高五尺寬三尺明萬曆時楊恩所作凡一千一百八十四字大抵以首陽爲在隴西而博引諸書以辨之明朱燮元清左宗棠夷齊廟碑俱依其說也

重修夷齊廟碑

在隴西首陽山今佚

隴西之有首陽縣也其名最古而縣實以山得名漢唐以後日尋於干戈割裂分併迄無寧宇於是縣廢而山靈亦遂以湮沒余過熙邊見所謂首陽城者雉堞具在詢之父老共曰進此五十里則有二賢祠兩所一爲舊址一爲後叛因覽其形勝嵯峨峭聳羣峯並峙俗以爲西五臺稱淸涼世界蓋自崑崙積石蜿蜒東入至此實分兩界而祖四瀆其稱首陽的有由也二賢擇地而蹈眞無踰此郡人楊司農閎覽博物君子也著首陽辨灑灑數百言足破千古之謬會鞏郡宋二守力請修復余遂量捐廩羨行令鳩工而朱郡守并兩別駕魏司理方縣令咸不吝捐貲相與協贊靖遠道方伯秦公臨鞏道大參周公洮岷道大參畢公分巡道僉憲宋公一聞義舉復共捐助會直指牟公來按兩河遂上其事崇報可於是經費充然工遂落成凡爲正殿三楹中肖二像二門并前門亦三楹傍列耳房外爲綽楔舊有香火田二分日久爲豪右所據今悉淸出召常本炫邵本源守之仍蠲其賦歲時則入祀典是役也即不及蒲坂之輝煌然亦足存眞迹發

幽光矣工成當有一言記其事

（宣統甘肅通志　明重修夷齊廟碑記在縣北首陽山朱燮元撰）

按史記伯夷列傳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於首陽山史傳及諸書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惟曹大家注幽通賦云首陽山在隴西張守節史記正義云莊子夷齊避周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又夷齊歌辭登彼西山今渭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夷齊餓死處也是以首陽爲在隴西自漢唐時已然而今傳石刻以燮元此碑爲最古明史燮元本傳萬曆末爲陝西按察使而通志職官載其曾爲分守隴右道碑當立於是時其云靖遠道方伯秦公即臨洮秦大夔臨鞏道周公洮岷道畢公即安福周懋相淄川畢自嚴分守道宋公何人通志漏載

改修鞏郡儒學碑

在隴西舊學署今存

郡邑之間有大利害昭然耳目而人不知知而不肯言言而不見信信而不果行者非必聾瞶瞶也曰利害遠未必及我目前勞怨不得不避耳夫人自處利害外其於世何關係若置身利害中而有所畏忌陰受其實陽遠其名此所稱嚎囁嚛嚷冥昧相持亦事之賊也余出守隴較士之暇望澤宮左右逼處山麓水殺又板屋數椽對峙門屏若目有翳而胸有壘顧語諸生曰吾非形家者流恐風水不能不爲汝曹分過遂決意補救而諸生猶躊躇不報蓋亦爲利害內外兩種人所持乎然心無一人非余言工僅一簣適武林徐君至曰此何盍不如徙而南向問之父老故學基也前此人文蔚起喜事者輕變易轉徙轉不吉則更張之爲害甚矣哉徐君翔行諦視國中南向罔不吉盛衰在目一日而履幾穿旦起門如市衆議

僉同形於夢卜乃謀復舊宇期三月告成事土木之費出之捐助泥水之役出之召募不敢以片瓦株茅妨於農收抑予胥親是役矣敝邑人文甲三楚泮宮枕山帶湖左右有橋衆議宜塞沮於細人之口竟成築舍辛酉之春二三同袍躬親畚鍤咄嗟築爲高墉壬戌劉公必達魁南宮丁卯譚公元春首解額而不佞鳴玉鹿鹿碩碌曾側名於銅龍金馬之間可謂風水人文渙然如隔膏之痛瘳耶徼山川與先聖之靈使今日之鞏昌爲昔日之竟陵自此隴人士身受之余不敢貪天工若夫與人之謗澤門之謳則願與諸君子分任焉

（隴西縣文集　改修鞏郡儒學碑在府學署崇禎元年給事中王鳴玉撰文）

周一畝捐置學田碑

在隴西文廟今存

（隴西縣文集　文廟一碑記逆按周一畝捐置學田事叅政偶進撰文附推官王繼勳學田記事崇禎十一年立）

臨潭築城工竣碑

在臨潭城隍廟今存

洪武己未春二月大將軍削平叛逆賊首何汪輪朶只藏黨只亂阿卜商並七站各部落心懷疑二酋長夏五月庚午建城垣於洮河之北東籠山之南川屯兵鎭守以靖邊域城週凡九里餘不旬日而工竣僉大都督府奉國將軍金朝興奉總兵官征虜副將軍曹國公鈞旨督工成造洪武己未夏五月戊申吉辰立

（洮州廳志　築洮城工竣碑在城隍廟後閘洪武十二年僉大都督府奉國將軍金朝興立）

按明史太祖本紀洪武十二年正月洮州十八番族叛命征西將軍西平侯沐英討之二月曹國公李文忠督理河岷臨鞏軍事李文忠傳洪武十二年洮州十八番族叛與西平侯沐英合兵討平之築城東籠山南川置洮州衛沐英傳十一年拜征西將軍討西番敗之土

門峽經洮州獲其長阿昌失納築城東籠山擊禽酋長三副使[illegible]隱子等平朵甘納兒七站拓地數千里金朝興傳十一年從沐英西征收納鄰七站地封宣德侯洮城築於己未爲洪武十二年英及朝興傳均列於十一年則以英出征在十一年故蒙上文而連言之洮志以城爲沐英所建所舉殊有未盡

李都督墓碑

在臨潭城西今存

（洮州廳志　城西門外有[illegible]會李達墓碑明正統十一年工部右侍郎高穀撰文禮部左侍郎王英書丹禮部尚書胡濙篆額）

按李達自永樂元年鎭守洮州至正統十年卒在洮凡四十三年碑云歷四十年間威震邊西蓋舉成數碑又云達三女封仁宗貴妃明史諸王傳仁宗十子李賢妃生鄭王瞻埈蘄王瞻垠淮王瞻墺而達及子瓛碑均不言及當非此人也

李指揮墓碑

在臨潭城西今存

（洮州廳志　李指揮墓碑亦在城西門外李達之子也明成化十五年侍學按察使伍福撰文洮岷兵備副使書丹大理寺評事王存禮篆額）

重興寺碑

在臨潭城西今存

洮古邊地也出州之域西二十步許有寺焉曰竹當哈蓋番名也寺創於唐自唐而宋千有餘年其名不替循故事也迨至國朝洪武十六年寺重修改名重興勅賜也時主是寺者尙未得人宣德庚戌都督李達來鎭是州事聞於上可之始立番漢僧綱司以主其事凡朝夕焚修祝釐者得有所依歸也夫自始創迄今番漢雜處歷年滋久寺日傾頽瓦礫殆盡未有復故鼎新者良可慨焉成化壬寅雷公洪濟由鞏昌衛指揮破石城授都

指揮僉事守備茲土奉勑也公至首先庶政有見於此毅然欲重修之未幾邊務方殷告變日急不得已而已也越丙午政通人和邊鄙無虞適可爲之時方謀修葺而計費甚鉅公喟歎曰興廢補敝吾分內事也寺之重修正其時焉既而衛指揮武君載續聞之躍然喜曰事必待人而後行此義舉也敢不悉力惟命圖之勿後于是共捐俸貲諏日鳩工撤而新之寺之基深四十丈餘廣亦十之九繚以圍墻高者數仞低者六之七屹然峙於前者山門也巍然居乎中者正殿也其在後金碧而輝煌者觀音天王殿也其在旁丹堊而整飭者護法伽藍祠也東西兩樓峙然而對立置鐘鼓也左右兩廊翼然而廻繞嚴佛像也至於方丈齋堂寢廬庖湢咸備且固因其舊也不浮於度不費於公不勞於民以底成功經始於正月庚寅落成於六月丁未董其事者揮使張君大器也助其事者監生吳禎輩也

公具寺之重修顚末來請予記嗚呼昔柳宗元嗜浮圖言與浮圖遊韓文公背病而嘗之予何言哉雖然君子不患其事之不能爲也惟患不能用心耳能用其心則何事不能成耶寺之重修特一事也不半年間而煥然一新固知公之能爲也抑可見諸君能用其心耳由是觀之天下之事在用其心而已矣遂書爲記以復其請是歲秋九月戊戌也

（洮州廳志廣興寺碑記作城西隅成化二十三年吳忱撰文）

按碑雷洪濟以成化壬寅守備茲土丙午建寺丙午卽成化二十二年舊志以爲二十三年微誤

鳳山書院記

在臨潭北城今佚

昔者孔子蓋欲居九夷則其所以行道化人之心無間於遠邇可知也洮州距京師幾五千里介居河源之表控諸雜番羌部落特置茶馬博易以爲羈縻之計此其於教化之意微矣而於事勢利害宜無大相遠者然自創制之始已招置儒學生徒而近歲專命監察御史以糾按其治夫以憲臣領利權而興文教於高尙武力之所此其於教化之意寧可謂微而防萌杜漸之術抑豈可少哉宣聖教於遐夷播皇風於無外實於御史焉攸賴嘉靖十四年余同年進士淸西劉子良卿適奉綸命來典厥事憲則既張羣吏効職華夷交驩罔或踰矩念遠方之士未諳文學聲教失宜實僑委墜乃檄整飭邊備陝西按察使副使鈞陽馬子紀報下有司卜置書院於州之鳳凰山地叢貲賦材飭工備限以重門繚以周垣東西爲翼室以居諸生對峙爲會講亭以冒其前而其中南面五楹爲講堂巍然下臨之堂之後爲樓以時觀遊曰遊藝樓紫陽子云所以玩物而適情也樓之後爲閣以儲典籍曰尊經閣而子史百家不啻張伯玉云尊經也閣之後爲射圃亭記云觀德也合之曰鳳山書院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今茲山勢高而形傑士其有興起而鳳鳴者乎且從其山名也士之遊於茲者必

將由其門而入焉斯弗迷焉耳歷其階而進焉斯弗外焉耳周覽而徧觀焉斯弗狃焉耳歸而升諸講堂以折其中遊諸樓以見其高且美乃以質諸聖人之經而求入其室以蒸太和於生民昭文明於盛世斯足稱之曰鳳鳴之士焉耳孔子嘗謂子路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說者謂其偏於剛不足於中和故不能入於聖人之室而欲其鳳鳴焉不以難乎況洮居西隅萃金剛之氣使其有賢儁之士宜莫踰子路等求其入室而鳳鳴焉顧不尤難矣哉然吾聞之剛之爲害易柔而柔之爲勢難強也上世巴蜀江南皆夷域最號懦怯不可振然自習假文翁任延之徒各以其所學鼓舞之而後其賢士大夫遂顯名於天下今明御史奉天子成命顯示聖人之道以興多士默消其剛悍雖使之氣遊之於禮樂教化之中以致中和之風者固多士之能事也孰謂入室之難而聖人之道果不可行於遐夷也哉

按此碑嘉靖十三年立平涼趙中丞時春撰文見浚谷集

雲山觀碑

在臨潭鳳凰山今存

以石紀功起自無懷氏樹碑繫牲起自宗廟刻石製同用異秦漢以下之事所謂可以義起者歟天下郡邑處有是祠孰不以祠神之依而神之庇宏敞其殿宇序次其階級與夫門垣繚繞務爲奇觀思妥神靈用馨祀事之祠要皆匪諳敬遠義意而休咎趨避蠱於常談殆非朝廷崇重美意也要其捍患禦災豐功懋烈天下仰承者正不得不然耳雲山觀建於成化初廼欽命守備徐公昇創也前三淸殿後文昌宮而門垣週備像設塑繪後正德初年本郡指揮使張公綸東建三官廟前創玉皇閣高其規模飾以繪事丕彰厥祀嚮祠廟則敬敬則善心生以吾心之神而臨之以神明之鑒俾播妥念滌雪宿垢默佑潛奪神而化之使之震竦亦神道設教助

宣聖化之一端也神以保民廟以妥神歲久舊宇滲漏牆垣凋敝今隆慶五年萬戶侯張公演見祠廟荒落遂命道士張大亨募緣修葺致爲宏麗過者斂容虔心悚目瞻氣輪奐之盛爲一邑偉觀僉謂當有文以登麗牲之石以彰神佑以紀興作以延作者之美勒於不朽是役也雖出道流然而無心造事不私入一錢不空役一人出於羣情而成於獨斷覩彼奸人假地天之通以爲漁獵計者其功之偉志之定心之無私神明知之矣鑒其誠而艾之福盲風劇雨之不作民不疵癘穀果完實以陰茲土自有不可誣者故因其請而爲之記

（洮州續志雲山觀碑記在城北鳳山側隆慶五年許思孝撰文）

平番詩刻

在臨潭舊參將署今存

（洮州續志賀李南園平番詩刻石在府治署刻萬曆時洮州進士朱友詩十二首）

岷縣創建城隍廟記

在岷縣城隍廟今佚

國家重邊陲衛禦之寄於凡形勝要害必多置熊羆武勇之士爲衛衛必統之以勳臣宿將蓋一以綏輯番夷一以鎭安疆埸爲久安長治之圖岷州古和政郡唐總三邑後宋開拓河湟六郡仍總郡邑繼遭世變無復規措今天子開創命將削平四海洪武二年元將以洮岷降十一年秋八月奉制設衛築城垣浚壕塹備禦鎭誅草萊闢荒穢爲之郭郛閈閎其於公宇蓋未暇議也既而馬公德輝以淮東六合郡人敕掌衛事公乃嚴號令明賞罰修營屯繕甲兵謹烽堠均征賦興墜舉廢凡倉廩廨庫郵驛棘獄屋廬坊牌衛廠樓櫓橋梁關塹皆煥然改觀桀猾者則威之以誅良善者則懷之以德貧弱者則綏之以安不爲利疚不爲威惕咸依於法使戎民安服莫有二心時和歲豐並享太平之樂至十有三年夏馬公以其餘力

命工斲木陶瓦創風雲雷雨山川社稷城隍之祠其諸神雖不入祀典緣久血食於一方皆同時創造未幾而廟貌落成莫不高敞雄傑殆山城衛府之所罕見也嗟夫天下事爲之固有其序成之亦有其時使創建之初刻日欲就完美誠所未易至於興修日久或者因循怠惰苟安側陋則亦奚以壯武衛重金湯張皇猷妥神棲而懾服戎夷之心也哉於以見公之設施措置有大過人者而一時寅屬人皆悉心協力克相其成非識度弘遠灼知大體者不能也然余謂守將與戰將異守成與開創殊今天下無虞海宇寧謐居是地者誠於練習師徒震揚威武之外日以弘宣德化廣示恩信當使羌戎軍民知公之心親上愛下安輯和同則敬神之道殷殷乎且與衣冠禮樂之習同一致矣此又安邊守禦之要余故於篇中及之若夫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是則聖經遺訓又有不俟贅者於是乎書

（岷州志城隍廟在衛治西明洪武十二年建有碑失名）按明史地理志洪武四年置岷州千戶所十一年七月升爲衛碑云十一年八月奉勅設衛與史微異至元之岷州爲舊祐川縣地在今縣城之東南數十里外碑云元將以洮岷降者即祐川之岷州也

大崇教寺碑

在岷縣城東今存

朕惟如來具大覺性大慈力大誓願以覺羣生功化之縣永福利之弘博一切有情戴之如慈父而歷代有國家天下之任者皆崇奬其教而隆其祀事亦其有以助夫淸淨之化者矣夫自京師及四方郡邑緇流之衆紺宇之盛在在而然况岷州其地距佛之境甚邇其人習佛之教甚稔顧寺宇弗稱久矣朕君主天下一本仁義道德以興治化至於內典亦有契於心故致禮覺王未始或怠特命有司於岷州因其故剎撤而新之拓而廣

之殿堂崇邃廊廡周回金相端嚴天龍儼恪供養有資焚爇有處足以祇奉覺聖足以導迎景貺特名曰大崇教寺蓋如來有陰翊皇度之功有普濟爲有之德一念之懇有所祈焉無遠而弗届無幽而弗達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矣朕之所祈上以爲宗社下以爲生民心之所存堅若金石如來至仁明同日月感應之機捷於影響將國家承慶永安於泰山民物蒙庥常臻於康阜固如來之助也寺成因紀其績于碑而係以銘曰明明世尊大智慧以大法力覺羣類如懸日照甘雨施與于九天洽九地覆載顯幽普霑被自西徂東施逾大信受歸嚮如川至健陀俱胝力爭致勞茲支提國西裔密邇佛域爲隣族弘作雄剎徇民志巍巍妙相森擁衛流恩布澤浩無際華夷八達均益利皇圖鞏固萬萬世大明宣德四年二月初九日（宣統甘肅新通志大崇教寺碑在岷州明宣宗敕建制因沈粲書兼篆與明統秀仍具載顯象）

按此碑立於宣德四年宣宗御製文右春坊庶子沈粲書中書舍人卜愷篆額有番文碑陰今俱完好

憲副張公遺愛碑

在岷縣文廟今存

夫人之愛鍾於情繫於感出於秉彝之同然者也惟感之者深且久故遺之於將來者不以其去住而隆替焉傳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殆謂是歟洮岷河州諸寨鼎列爲西域極邊番戎環處卑服異言所謂好則人怒則獸者唐陷吐蕃至宋收復要皆得人以鎮定之若李晟种諤王韶諸名將率重其地而愼茲選也肆我高皇龍飛華夷一統廼深惟邊備鎮之以重臣寵之以名將暨我憲廟復有兵備之設越今三四十年遂爲定制弘治丙辰春張公世亨以名御史晉拜憲副來涖岷臺入政之初祇遵勅諭凡城寨金鼓類繕治而備禦之諸番聞風遠遁暇日巡行城郭睹彼洮疊二水往來病涉者衆乃於洮即船於疊則橋載觀夫子廟舊創於城西謂

非聖祀妥侑之所宜慨然欲改乃卜中城嚮明維吉因鼎建焉財不傷費人不告勞僅月餘而功就緒堂所稱是遠近臚歡有識者皆嗟異之以爲逆數昔之備邊茲土上有裨於當宁下有神於窮荒孰有如吾張公者其志與才豈一官之所能羈哉未幾果擢陝西按察司岷人皇皇如赤子之失母甫行扶老攜幼涕泣而從餞者載於道留者奪其衣間有強脫其靴履者既去有肖其眞容者有紀其政蹟者咸願勒石以昭永久嗚呼公何以得岷人之愛之深如此耶蓋鍾於下之情繫於上之感上下交而德業成於是乎益有徵於秉彝之好矣公今漸服顯位而三邊八郡之政與治岷之政無以異則愛之遺也豈獨在吾岷哉殆匹於古之韓范而歌謠且遍於西土也余不敏叨公之庇久矣謹書此以記之（岷州志憲副張公遺愛碑明弘治時指揮守備閻綱撰）

按丙辰爲弘治九年張公世亨即前寧張泰其後累官三邊總制此

碑當卽其爲總制時所立今存岷縣文廟並鐫其遺像於碑惜已毀損

重建學宮碑

在岷縣文廟今存

觀於四夷而後知中原聖人之化之深也聖人之道父慈而子孝君仁而臣敬兄友而弟恭夫婦有別朋友有信有冠婚喪祭之文爲有禮義廉恥之風爲有鄉里鄉黨周恤保愛之意爲當其盛時化入於人如水之在地浸漬充滿無處不到如春之著物溫和之氣薰蒸透徹無一不足聖人既往猶不至泯滅或有奇邪乖戾之民則衆執而獻於有司有司者據理考法以論其罪聖人之化至於如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岷故羌種羌居爲西夷也國朝洪武中曹國公取其地降其人號爲屬番其在前元降者爲土民總爲里十有六又徙內地民一里以實之不圮爲州乃設軍民指揮

使司成以甲卒屯而建學爲民之從者卒之戍者居既久士民舉止言語與內民無大相遠秀且文者亦時有之學在郭外荒陋不稱按察副使張君世亨守岷二載闢域修飭諸戎和輯乃相地之善鳩材之美徵工之良重修於城內殿廡堂齋既雄且麗世亨遷余代至復作崇閣以藏賜書張君叔通代余謂不可無言以告岷人夫孔子之道大矣岷夷方也余爲岷人告不能誦其全體姑舉其一節焉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此二端者雖因子張樊遲之問而發大抵忠信篤敬凡有血氣者之所同具而頃刻不可離焉者也岷人勉於是而後讀聖賢之書則余所云聖人之道書皆在焉以忠信篤敬之資求進於道之全體雖中原之學者將未能或之先矣余觀岷人多質而少文然習怠崇慢故告以忠信篤敬以先砭其病非但爲道之一節而已也

（岷州志明重修學宮記在文廟弘治時立撰人失名）

按碑云副使張君世亨遷余代至張君叔通代余州志職官表洮岷道張泰弘治九年任王雲鳳弘治十四年任張大衢弘治十七年任世亨泰字叔通大衢字則此碑爲雲鳳所撰雲鳳山西和順人後官至大同巡撫

重修二郎神廟碑

在岷縣城南今存

岷州城東南隅有二郎神祠宋守將种諤馬雲先後創修歷有元至元至正間官民復屢繕治神之著靈人之敬祀其來久矣我聖朝龍飛撫運及洪武十有一年戊午命指揮使淮東馬燁開設衛治次年率兵討平烏斯藏窩納鄰洮源諸番寇邊境寧乂謂神有陰佑功遂大新祠宇自時厥後水旱兵災有禱輒應成化甲子秋西番族類屢爲邊患陝西按察使副使

吳玘奉敕鎭臨其地具以其事聞上命巡撫陝西左都御史馬文升都知監太監劉祥右府都督白玘提重兵以討之護軍則按察使僉事左鈺督餉則布政司參議張琳至則皆修敬祠下以祈靈貺既而兵威所加不旬日番酋授首遠近順化巡撫諸公以神威靈昭著庇及是方既非一日而祠宇漸入敝壞實不足以妥神乃屬憲副吳公玘督守備指揮劉琥重葺之吳公經畫有方琥亦盡心所事財不傷費人不知勞僅月餘而功告訖廣殿巍峨門廡深邃神像嚴肅金碧輝煥視昔有加僉謂稿宜文以昭將來按神趙姓昱名景陽其字隋開皇初從道士李旺隱蜀青城山煬帝知其賢起爲嘉州刺史適蜀江老蛟肆暴民甚苦之昱與七八者持刀入水斬蛟首奮波而出時年二十有六隋末兵亂棄官隱去莫知所終後郡中大水見昱乘白馬導從數人鷹犬挾彈游於波面水患以息人乃追感其德立祠灌口江上稱號二郎唐太宗玄宗有事於蜀并錫封謚宋咸平中

岔州倡亂番逆張詠往治求佑於神事平立廟賜號清源妙道眞君自是靈蹟益顯遂爲四方通祠嗚呼神道渺茫儒者罕言入水斬蛟惝恍不可致詰然以許遜周處之事觀之世亦有徵抑神年少賦秉非常英靈正氣與造化同遊冥冥之表蓋有超然不可測度者存是以禦災捍患福善禍淫雖山川遼邈翕欻之閒厥應如響皆神之能有事茲土者廟而祀之陰陽表裏可謂知所重矣知所重是率斯民以誠也故曰有其誠則有其神復爲享神之辭俾岷人歲時歌以奉其祭其辭曰坎坎擊鼓岷山之下神之格思青旗白馬翕欻靈蠁不遠伊阻湑酹在觴肥腯在俎是薦是享載歌載舞肅肅孔容丹楹朱戶神樂洋洋降福茲土驅我疵癘去我蟊鼠宜晴以晴宜雨以雨豐我田疇寧我室宇甲兵偃息孰敢予侮神安我依永祀終古

（宣統甘肅通志　明新修岷州二郎神廟碑記在州城南金童山成化時伍福撰文）

行臺異菌碑

在岷縣舊道署今佚

嘉靖歲乙卯余祇命役陝右服冬按節於岷其行臺軒中覆地以板隙合處見所產異爲縱長四尺許磅礴蜿蜒肩腹闊尺有四咫尾足狹僅盈尺周圍緣以雲邊結以連珠白色中間層轉如雲乍起乍伏突爲處亦結連珠如邊狀肌膚瑩膩深黃楊赤色比於蓮蕊菊蕚鮮明可愛固已訝其目未經見世不恆有非出造物醇和何以有此駐節蒞政僅九日馳簡戒行將與岷辭是夜初昏烟霧大作從者竊覘軒中所產流燄閃爍從根起周沿走迅急以爲火灼也競撲之取玩則近邊者少燼一二如微炭餘如故也啓板出根計二莖圓大如肘剖視之見火如桃李形者二枚焉斯則蓄火之原也詢之守者產自五月距今幾改晦朔始生九莖各出漸長漸盛遂合於一其附墻又三本先脫墻一本問之有司則曰疑菌芝也考古茲仁之代則生尊賢養老則生臺端巡隴河既逾載法行則恤恩覃則溥萬里粹和物有所鍾不然何未貿而儲若有所待既駕而撤如有所收是勤勞之久天發之祥也應其臺端乎余曰否不然和積自民祥應自天余見茲歲西鳳各大歉民庶流移無寧居者是何景象也獨岷關山如隴右歲比儀登黎庶康樂東方之饑民若水歸而求庇焉是福在斯民天兆祥以昭先耳火乃積久之餘地光之發且本生在木菌亦木類木中有火即其盛極而自煥者實可云異異即爲祥矣若云政化所及則監司搢紳察之美守令酬民社之化無忝異祥也余何掠美乎哉但異產躬臨難終完美不可無言以識歲月僭爲之記

（岷州志　明產芝碑在城內舊道署嘉靖時立）

按此記巡按御史遂安詹理所撰乙卯則嘉靖三十四年也

建修岷州廳事碑

在岷縣舊州署今佚

故同和郡岷州置自西魏大統中隋爲臨洮郡唐隸和政郡宋隸熙河路尋隸秦鳳路紹興失之金宣撫吳玠尋撫之安撫李永琪守焉逮於金人請和宋從之洮岷始曰西和以郡名和政故而淮西亦有和州故別言西和隸利州路時止長道大潭祐川三縣尋因關師古降劉豫僞封齊帝秦地界金殆盡特存岷州尋復據於金至元復於祐川境置州屬吐番等宣慰隸脫思麻路洪武初李思齊降附制命曹國公李景隆開設岷衞曰軍民使司而城故隋臨洮城也自昔爲專城之寄者隋開皇辛公義以刺史名宋元祐种諤以守名嘗有文吏典司里正之務迄乎我朝定衞以指揮掌之尋而增州守則自嘉靖乙巳更貳府則自嘉靖甲子余至自兩府貳之後嘉其風氣未盡西塞之嚴省其方產未若洮土之鮮考其官獻未及鄰封之殘缺循城週顧四山環擁即有番離虜警持定堅守以需援軍可

以無虞其俗則少暑多寒番漢雜處民鮮粒食衣皮毳飲酥酪性狡悍而難制其境則西亘青海之塞南隣白馬之氐東連西鞏北並洮疊秦隴頭以南截蜀漢輟以西隴實稱西陲要區而前賢之創造經營亦已久矣溯自六合馬公儀輝於洪武十一年秋奉勅來岷修城垣練士卒立樓置門伐木通道自學宮神祠以至橋梁烽堠營堡郵舖倉庫之屬以次迭舉十四年乃建廳事十九年以馬公陞陝西都指揮繼而至者皆因其已成之績而修舉焉迨三十二年夏合肥劉侯由指揮同知來撫是邦公事之暇乃從容周旋於堂廡之間語僚屬曰馬公之建斯治也蓋盡心乎觀其廳堂廊廡庖舍等制左右翼如可謂壯矣顧今僅歷二十年棟宇已疎漏損缺若不修葺得無廢乎僉曰唯於是命工師計陶冶擇日鳩工百需是備壞者葺之腐者易之頹者築之塵者飾之不旬月間煥然復新又於門內造二亭左以覆井虛其右俟立石焉夫設藩衛者所以建威武控邊隅號

令所從出官吏所蒞涖非宏敞無以示方面之威非壯麗無以肅軍民之望前人始而創之後人繼而修之不亦宜乎方今聖明臨御海宇清寧車書會同無遠不至涖斯治者惟在罄其忠誠敷揚德教彰顯皇猷綏來禦侮講庠序申孝悌用夏變夷俾境內無虞軍民安輯共享治平之樂是則臣子職所當爲其所以報朝廷者實在乎此夫豈徒矜宏麗之居而已哉然稽之古人凡修建成功必記之示不忘也今岷治修建之功不爲小矣固宜敍本末而載之然後來守茲土者觀斯堂不敢怠於政事以墮前人之功不其善歟於是乎記

（岷州志　明重設岷州廳事記嘉靖中撫民同知徐福敏撰文）

按碑云洪武初李思齊降附制命曹國公李景隆開設岷衞曰軍民使司考明史洪武四年置岷州千戶所十一年升爲衞十五年升軍民指揮使司嘉靖二十四年置州四十年州廢仍置軍民指揮使司是洪武初僅置所至十一年改衞乃曹國公李文忠事非景隆也乙巳即嘉靖二十四年與史相合州志載三十八年裁去州官與史又異州志又載四十二年改設撫民同知碑云甲子則爲四十三年亦爲微異

文徵明詩刻

在岷縣文廟今存

（宣統甘肅通志　文徵明詩碑在岷州名宦祠十行書大字兩面刻七律詩四首其贈蒙得文清乙卯吉州還岷撫令入楨則於道署）

（清光緒初移置名宦祠）

劉中丞平番碑

在岷縣今佚

西戎諸番在國初秉忠効力惟中國之命是承成化弘治之間又不營編氓矣承平日久駕馭或失其道戎滋有弗悅焉及興師問罪則應之曰先

朝視戎如子災與之恤患與之禦今不敢望其恤與禦也且乘隙殺戎以爲功部落遭外侮方驤首望中國之救已也乃復若此戎將奚從浸淫日久至戊子已北洮有板兒若籠納郎打魚岷有喇卽栗中古藏之變大肆猖獗巡按御史兩河胡公明善具疏以聞庚寅總制尚書晉溪王公瓊以巡撫都御史松石劉公天和鎭守都督賈鑑劉公文視邊至岷練兵儲糧師旅大奮西戎震慴望風納降撫誠悔過者凡若干族松石公推誠布信戎乃大悅矢不敢忘中國大義其一二強族有負固者諸降戎自攻剿之薙滅其種戎方悉平已亥歲一泉楊子臨以按察司副使兵備洮岷詢諸故老考諸文卷嘉表公之休績謀諸副使濂滇李子文忠北野韓子廷偉西畢杞子常渭西王子世爵參議北崗范子箕僉事西畢江子南白泉白子鉦徵余爲記以示不朽余思祖宗以信義待戎狄其用命秉忠矣如戎也後乃不相干擾矣戎忍負中國耶得松石公戎復用命秉忠記曰文武

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詎不信歟因援其事以復一梟子之請後之繼守者愼思祖宗之法可也

（宣統甘肅通志明劉中丞平番碑記作岷州嘉靖時武功康海撰文）

按明史西番傳嘉靖八年洮岷諸番數犯臨洮鞏昌內地騷動總制王瓊先遣總兵官劉文游擊彭槭分布士馬明年二月自固原進至洮岷遣人開示禍福洮州東路木舍等三十一族西路答祿失等十三族岷州西寧溝等十五族皆聽撫惟岷州東路若籠族西路板爾等十五族及岷州剌即等五族恃險不服乃分兵先攻若籠板爾二族覆其巢剌即諸族震懾乞降凡撫定七十餘族洮岷獲寧王瓊傳瓊督三邊會番大掠臨洮瓊集兵討若籠板爾諸族焚其巢撫降七十餘族劉天和傳天和撫陝西洮岷番四十二族蠢動天和誅不順命者諸傳詳略互見可與此記參證平番之役天和實以巡撫涖岷

督師而王瓊西番兩傳都不敍及微此記世將不知功在天和也天和傳洮岷番四十二族蠢動以西番傳計之則爲七十九族後文亦云撫定七十餘族語殊相歧至岷志所載洮岷番族甚多僅西寧溝剌即兩族與西番傳名同餘族俱不可考此記則嘉靖十八年作也

洮岷道題名記

在岷縣備道署今存

洮岷當隴蜀羌漢之交而雍州之西徼也雍州有事隴右爲先備而洮岷爲隴藩籬控河湟引松疊最稱要害是故有營衛樓櫓亭障壁壘垗堠之置蹻羌匕著鉗居狼貪豕突闚則底貢受羈縻市馬貿茶邀金繒之賞強梗則不靖爲吾邊張憂是故有材官武士戈鋋甲胄馬步攻守之戍蘇洮歷岷險武都放於文山縣千里而遙衛戍星布罔所統一武弁昧幾宜輒叢動廉庚屯牧多狗鼠其中非節使莫以察是故有憲臣分道飭戎奉璽審從事之制若是者其前歟往蹟宜有金石以紀方來而顧久缺如也豈以代遠名沉考信之務微歟將事於秩事之間自弗遑於斯也歟隆慶丁卯京山劉侃承乏茲路越明年戊辰春建節於岷進諸父老事故以詢無論先世即近哲莫能以指數比尋故所經略之迹覩耤手焉而茫乎無識者矣又明年己巳稍暇乃徧加蒐羅亦自李公玘而下得三十有七人雖芳蹟鮮存而風流猶有韻曰碑者考道之置自成化四年羌之叛始弘治十有八年罷之正德六年羌叛復置而璽書則易兵備曰邊備迄今如之故河州岷衛實歸德所並隸茲路嘉靖三十有五年以懸遠改隸臨鞏道此建設大較也若是則茲路之不可一日無也明甚矧聖代籌邊之略諸賢攬轡之猷亦稱偉矣而豈容沉晦若是哉侃乃礱石鐫其姓氏因以爲淑艾之助云夫往者來之鑑名者議之林後之議今猶今之議昔也相鑑乖有已乎知所以鑑人知所以鑑於人而後名可與茲石無愧竊願與後之

君子共鑑而圖之

（岷州志隆慶二年劉公儼以洮岷道三十七人姓氏文鐫之於石平爲將相像公以繼又各一十八人此將前文漏故一二碑從宜立紙）

（碑今道署所拓者亦佚）

守備題名記

在岷縣舊衛署今佚

（岷州志明守備題名記萬曆十四年立在岷州舊衛治守備曹思聰撰文）

尊經閣碑

在岷縣文廟今存

岷邇番夷去省會千五百里而遙軍民雜處風教聽疏科目如晨星所從來久矣衿佩之士往往意氣消沮皆藩臬諸公至者率急備兵而緩文治蓋亦勢不暇給云萬曆二十九年辛丑秋季曲周袁公以才名宿望膺天子簡命來臬洮岷下車之始詢於參守備衛得邊隅近狀無如制番急公

毅然整旅如六忍力勦梗化者不崇朝即伏其辜再收降番二千餘以實邊徼爲內護逖者人民安堵夜戶不閉公之賜也顧武備特公之緒餘耳每視學省諸生課藝歎曰岷士猶然勤業何擢第大遜內郡豈堪輿弗利耶周覽學宮見啓聖祠逼處文廟後蹙然不安且尊經閣缺爲咨歎久之曰學廢如此安問科名乃毅然命撫民馬君改建祠於文廟左擴祠之右址建閣仍循舊城築土山三象三台焉是舉也調度指揮畫出公之特見而鳩工董役頒餼諸務悉顧馬君始事於辛丑夏不越兩月落成祠宇尊嚴閣勢巍煥升以三梯土峯三出其後若抱若擁環拱峙焉而觀者咸以爲二百年來未有之奇構蓋不獨多士快心已也事竣馬君具幣問記於余以垂不朽余曰天下事惟果確者成之戡亂與治盡然惟當事者牽於義而憚於爲優游循習坐致頹廢莫振耳公以弘毅之養歷中外不少沮屈每引天下事爲己分內事故所至無不興廢舉墜茲臬洮岷番不馴

則立勳學不振則立興非決於毅然之一念哉武宣而神氣壯文興而元氣培偉哉公烈乎然公之綢繹淵塞經緯周詳卽多詞不能爲公贊第公之創造以爲多士而多士亦知體公之意乎夫改建聖祠崇聖本也士不可不窮聖學之淵源創建經閣重六籍也士不可不體斯文之未墜三峯並聳表奇增秀也士不可不思眞才之輩出蓋公之經營不專以堪輿故而多士因象識心滌修邁往以公毅然之志爲志則異日人文鵲起科甲蟬聯方隅豈能限風氣豈能囿乎余故用公之意以爲多士勖公諱宏德號存菴曲周人甲辰進士馬君諱邦珍號聘吾安邑人庚午科鄉進士於時領給軍役僱貿匠作則有若守備賀繼楨岷州衛掌印指揮陳鑾管屯指揮李國柱千總指揮趙天祐籌度計議則有若訓導馬文舉督理工程則有若致仕百戶毛孝左所吏目現管岷州倉事張朴見百戶劉奇楨徐爵運木百戶劉繼爵朱秉節楊天寵張克孝掌所印千戶徐守訓唐子忠

理得備書

（宣統甘肅通志明承修獻州將聖師作釋關碑記在文廟爲萬曆三十年朱之蕃撰文）

會寧重修觀音堂碑

在會寧北城今存

（會寧縣志萬壽寺在縣治北宋元古刹也洪武癸亥設立官治師修鞏昌府知府韓雍撰文）

按明史地理志洪武十年降會州爲縣屬鞏昌府而縣志云洪武二年省會州置會寧縣自西寧移今治此碑則云癸亥設立官治癸亥爲洪武十八年三說不同錄以俟考

萬壽寺鐘

在會寧北城今存

按此鐘高丈餘周徑九尺因文有宋靖康六年字語石稱爲宋鐘實則嘉靖六年所鑄其重萬斤寺內又有一巨磬亦同年所鑄俱僧圓

聰發心涇陽金火匠陳佩所造

城中鑿井記

在會寧縣城今存

會寧城中自古無井居民日夕汲於南河遇冬河凍水則不流更取八九里之外未易致一罹烽驚民心皇皇莫知攸措咸以爲憂成化庚子靈石李侯威來宰是邑始下車卽詢民間先務鄉耆以此爲言侯慨然偕僚屬禱於城隍祠下遂命工於祠前穿井甫及八丈而泉水遂溢出且甘洌從此闔城居民效而鑿之得井百餘民皆懽欣感頌永懷惠澤因請文以識其實

（會寧縣志李威靈石人成化時知縣井[illegible]作有記）

按此碑志失撰人姓名而庚子爲成化十六年文與康海重修廟學記相接或亦是海作也

重修廟學碑

在會寧文廟今存

會寧故有廟學年久敝矣今冢宰前提學楊公改爲間適巴蜀傅君知會寧縣遂修宣聖殿兩廡戟門大門明倫堂兩齋學二門及倉與庫拓落致政而歸繼而平陽侯君來知是邑因謀分守參議尉君春又修東西學舍三十間二載工用告竣尉君書來請記以示久遠尉君憂去且二載矣會寧吏咸請刻堅石余重尉君之誼與爲有司克務厥先於是告諸會寧士夫子弟曰國家建學立師之意豈徒以文其觀覩耶將以興起其人民廣厚其教化遜布樹以來且百五十載師以是教其子弟子弟以是學其師羣萃焉以修之優游泮渙焉以持之故人才之生沛然盛也前傅君今侯君既以是興拓矣二君之責詎云盡乎夫自三代而降至於漢聖人之教雖未盡然然天下猶能服膺其餘緒莫失也今雖三尺之童莫不恆言性命或考其事迹乃不能少逮其所存此其故在言語別白甚詳要之弗及其躬行故由宋以迄今言聖人之道加詳而去聖人之道愈遠吾聞隴西上郡古多英俊豪邁之士能由吾言以進於道朝廷得之可以宏厚政理斯學者之盛事也如是而弗學學而弗責諸躬行徒區區差別文字章冒有司之式以誤天下則於國家立學之意遠矣況有司興拓之細乎工建於弘治十五年七月十一日成於正德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故記

（會寧縣志明正德修廟學碑記存文廟正德五年狀元武功康海撰文）

元帝廟碑

在會寧郭城驛今佚

郭城驛創自正統初爲備虜而設也西北隅有故城乃郭元帥所據之地因以名焉百有餘年居人安堵道不拾遺太平之區也邇來北虜內侵漸爲敵境四野蕭然居民流落殆將棄斯城耳會當道諸公集羣議立爲驛市以招流移去之者果復業而居漸定矣第郭城歲久湮沒匪堪保障驛丞李深請總制應城松石劉公天和議處公乃請上命可其奏遂委臨鞏兵備道韓公廷偉視其便宜而改厥址乃於故城南一里許而城焉督工者乃靖虜衛指揮先鞏印今岷州守備陳侯謨張侯世勛會寧訓導董侯驚也不期年而厥功告成覩昔爲甚固而民獲保障之幸誠萬世之利松石公之遺澤也繼後四方之民趨市營利者川湧商人李聰輩目覩其盛咸集議曰城必有神主一方血食之祀下衛民生上延國脈非細事也果可廢乎且事神安民國家盛典況先年北虜大舉失利而歸虜中逃回者曰賊見我兵俱披髮仗劍雄不可當毋乃元帝乎宜立廟宇以祀之何如曰衆志也夫何疑遂各捐資且募衆善以助卜地於城市之南築臺建廟以祀元帝殿宇輝煌金碧交映塗堊丹飾燦然奪目經始於嘉靖壬寅春落成於嘉靖乙巳秋聰等恐世遠人亡失斯廟肇基之由遂具巔末託庠友柳春芳子鳳吟丐余記其事著之堅珉以垂不朽嘉靖二十四年八月吉日記

（會寧縣志明建元帝廟碑記在縣北郭城驛嘉靖二十四年教授劉璽撰文）

按郭城驛以郭蝦蟆得名金史忠義傳郭蝦蟆會州人仕金爲鳳翔兵馬都總管元帥左都監兼行蘭會洮河元帥府事金亡獨守會州不下元兵併力攻之蝦蟆已出兵與血戰既不能支積薪自焚死城中無一人肯降者土人爲立祠祀之碑所謂西北隅有故城乃郭元帥所據者即蝦蟆遺蹟也

創建東關城樓記

在會寧縣城今存

會寧爲古會州地隸熙河與胡虜相比鄰每歲竊馬蹚鏦走塞下輒剽掠居畜屠燔村落乃自古記之矣明興驅逐胡北卜開城西金城東控據隘

塞爲建會寧城以拒胡顧城三面有郭獨東缺其衛且東面地勢平衍近原隰胡可駐牧議攻戰難與守比嘉靖甲子歲虜直薄城下擐臂鼓刀嚾呼城中震怯忽忽不敢出息長吏雖督編夫丁壯登陴類不敢延頸俯視至分隸東城者噤口跰足曾不得操戟弧與須臾虞維時觀變思患悉謂東城可郭也已而胡去隨事玩愒郭之不復議建者又垂四十年間一議建長吏以城固近原隰儻虜勢遏虎踞則矢石可星雨下也而竟奪於害且小民侵頊無知識則以城幾東築即市可西徹嵒嚻擾訟吏不虞公家而爭牟其利率是利害之念上下相持而憚於處始爲此故爾頃邑大夫戴公以名進士被天子簡命牧茲邊邑不越歲政最民息數列厲剟諸所議指百習百當蓋屹然稱干城矣時値胡虜悔過稱藩獻琛連歲大熟民力告裕公每桑土興思召集父老詣公車議所謂建東關事者嚮或復理前語不與應公徐徐引詡利害衆悉俛服或難其工費公獨從容默計不

爲紬也竟議上當途者咸是之會司馬戴公才洎王公遴檄諸路亟圖有險地可城及城可增築者公爲毅然興築愈益奮乃萬曆元年春始事越明年秋繕完計築郭城約一里許高厚各三丈有咫女陴六尺敵台九壕塹二東大城樓一郭南北城樓二材不供民石不礎山諸凡就徒不仰公費用關城地割畝分畦拓致邑民市居焉計得値千四百金地租則議派諸里社所入直爲充諸役庫稍及鬻諸材品殊恢如也操其贏增置東山墩臺一北關敵臺四改建乾溝驛城一併治公署舖舍悉繩繩就理而郭城及樓飾櫓櫃具備石布渠搭尤極工緻一時燦然改觀卽傳記所稱金湯之固何以加焉嗟乎事之興廢時也政之舉息人也矧此邊境城邑所關甚鉅公爲決斷羣疑創是鴻績所謂時與人有待非耶顧時不爭利人不爭謀利倍謀勝庶幾哉奕世號萬全矣而增卑倍薄日益月異防奸杜釁聲振殊俗公其有意乎昔若石隱於冥山之陰有虎恆蹲以窺其藩若石帥其人晝夜警日出殷鉦日入燎輝宵則振鐸以望植棘樹墉坎山谷以守卒歲虎不能有獲一日而虎遁若石喜以爲虎遁無可惕己者於是弛機徹備垣壞不修藩決不理居頃之有貙逐狸來止其宇之隈聞其牛羊之聲而入食焉而若石又恐問者郭城增築藩則飭矣胡虜讋服虎則遁矣倘一夕闤闠之貙起而當吾前焉顧可墮此成備而徒填彼餓喙哉僕儕從載筆之後敢以是爲公輿誦公者望云戴公諱光啓號中齋隆慶辛未進士山西祁縣人先是與謀者有邑侯宰公下賓庠師祝君朝聘楊君時華邑幕吳炤父文而董是役者則鞏昌衛經歷龔君倣也宰公吳君俱南昌人祝楊二君俱陝西人龔君無錫人萬曆甲戌仲秋日記

（會寧縣志　明創建東關城樓記萬曆二年參議栗作道撰文）

按明史韃靼傳嘉靖三十八年春老把都辛愛謀大舉入犯尉會州四十三年冬敵犯陝西大掠板橋響閘兒諸處碑云嘉靖甲子虜直薄會寧城下甲子卽四十三年而史傳漏載此事

定西崇福寺碑

在定西南關今佚

（明安定縣志　崇福寺碑在縣城南關正統二十年尚書胡濙撰文）

廉吏王敬之墓碑

在定西城外今佚

（明安定縣志　廉吏王敬之墓碑在縣城外萬曆二十五年知縣傅[illegible]書石刻碑）

漳縣文烈廟碑

在漳縣三岔峪今佚

（嘉靖陝西通志　文烈廟在漳縣西三十里新豐鄉三岔峪洪武十八年岷州衛指揮馬燁建有碑文存焉）

鳳凰山摩崖

在漳縣西南今存

（伏羌縣志　翠巖縣西南四十五里鳳凰山有摩崖字二一爲曲江水洄四字一爲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年代俱未詳）

鱸魚關石刻

在漳縣石關今存

（新通志稿　漳縣鱸魚關有明方新孫題督甘肅林心畔所書碑三方鐫刻工巧）

天水重修太陽山觀音聖湫碑

在天水太陽山今存

（天水縣志稿　重修太陽山新洞寺觀音聖湫碑上有御文碑在南鄉太陽山宣德四年立石郡學生李毅書）

湧泉寺碑

在天水南鄉今存

（天水縣稿　湧泉寺碑在南鄉湧泉寺成化十六年十一月立石蔡道賢書）

杜甫詩碑

在天水舊學宮今存

（天水縣志稿　寶刻杜甫秦州雜詩碑在明倫堂之東碑高七尺橫二尺有五厚一尺許碑面刻杜工部秦州雜詩二十首碑陰刻秦州八景及名勝諸詠明成化十九年知秦州事傅鼐重刻）

麥積山鐵鐘

在天水麥積山今存

（麥積山石窟志　鐵鐘在山頂塔旁徑四尺高五尺餘明成化二年四月造鐘石刻載宋嘉定時鑄鐘二件計鐵一萬七百斤）

重修廳事記

在天水縣城今佚

聖朝統馭寰宇百有餘年天下郡邑廳事未免滋壞脫遇良有司重葺易腐爲良易隘爲堅亦有損漏不可居而搘梧以托息者矣夫其聽治之位尙不能理而況庶政庶事乎秦州左汧隴右洮岷與羌戎接壤亦用武之地由國初至今其廳事亦累見葺然皆苟簡僅蔽風雨未有如今日州守傅侯鼐之重修者也始侯至見其凋敝每雨過則漏如注而六房案牘有浥爛者侯乃鳩哲匠市良材撤其舊而一新之爲楹者六高四仞廣八尋輪二丈四尺左爲吏目廳右爲廣豐庫其後爲退省堂其前左右爲六房案牘之所并回廊遞進於門者凡四十有九間外爲重門內環造官廨吏舍經始於成化十二年秋七月而落成於冬十有二月搆者堅覆者密墍者平杇者麗較諸他郡所建皆莫之及抑豈廳事爲然凡學校殿廡社稷風雲雷雨山川厲祭之壇以及陰陽醫學郵傳里塾城池杠梁靡不以次而葺抑不特營繕爲然其治民也嚴以禁令導以禮義除淫祀以正人心戒遊食以重農務盜賊必袪孤寡必恤寃抑必伸侯可謂豈弟君子而有猷有爲有守者矣是州同知予鄉友張君玹備書其政以寓之予而屬爲廳記侯宜陽人舉進士爲御史謫宰同官而進今秩予既爲識其工役大略并次其政績梗槩使筆之石以告後之相繼者

（乾隆秦州志　明重修秦州廳事記成化十二年文安周洪謨文）

重修分司署記

在天水縣城今佚

聖朝稽古建官內而京都置都察院持國家風紀曰內臺外而方藩置按察司綱紀四方之治曰外臺是皆寄之以繩糾激揚之任然按察使總其政令副使僉事則分道巡行故諸郡邑又建分司以爲駐節之所而巡撫都憲巡按侍御循行亦於是乎寓則又曰行臺於以臨蒞庶官齊肅庶事蓋必有深嚴崇大之規闢堂廉而辨等威豈徒爲觀美設耶秦州古成紀自周封非子於斯歷代號稱雄鎭今隸隴右道舊建分司東城外洪武歷今百有餘年日就頹圮成化初陝西按察副使王君朝遠分憲於茲嘆其戾止匪宜廉得城州曠地於州治西厥位面陽爽塏衛精惟稱遂白中丞馬公俾改作之王君遂以秦州衛指揮吳鏞鞏昌府推官梅茂分董其役經始於是年秋孟至冬訖工中爲澄清堂三楹楹崇三尺深稱之廣崇之

二堂後爲燕寢五鉅楹崇深堂二尺有咫重門俯於通衢堂前翼以兩榮寢左右復構抱湢公牘之室各三皆碩材良甓周以塗塈煥以粉堊堦墀甃而整潔垣埒以穹嚴輪奐一新甲於諸郡皆君經營之素民不知勞財不知費竊將致嚴於職守照布於憲綱覦前之僻陋不倖矣嗚呼行臺之制既備君子居之容可苟安乎故夫斯民有蠹焉吾袪之斯民有奸焉吾斥之民罹非災吾拯之民蹈非罪吾恤之人材未興何以成之兵備未修何以精之寇戎侵暴何以弭之囂訟繁滋何以息之厚典庸以厲澆俗舉墜典以振頹風事有當行雖險不避必使陽春不間於風霜之地炎暑有藉乎冰玉之府則身正憲端居之無愧苟濟私凌物其來也人輕之其去也人議之高而身危烏在其能繩糾激揚哉余按節於斯覩其式制軒豁如吾王君之爲人重以父老之請故樂記其事俾刻石以壽將來

（乾隆秦州志明重修分司署記副使伍福撰）

按伍福以成化十五六年爲按察副使記當作於是時也

門尚書祠堂碑

在天水南城今存

鞏昌之秦州有門克新者洪武初爲禮部尚書卒於官返葬於秦成化己丑今右僉都御史秦公紘來知秦州乃建祠於學宮之前修祀事越數年前監察御史鄢溪傅君鼒實守茲郡崇飭垣宇暨凡所以供祀事者刑部主事張君銳國子生馬瑞皆秦人也請余記之謹按大明一統志公起儒士爲州學訓導遷左春坊左贊善擢禮部尚書又聞張刑部言公在太祖高皇帝時嘗奉命爲長江萬里圖記殊見褒賞其卒也上親御翰墨遣中官諭祭其家惟高皇帝之聖神睿哲攬天下豪傑材智之士甄擇而用之雖寸長片善不得以遺於世而其進退黜陟尤有非庸人所測識者公則起儒學登台輔得千載一時之遇非其材器足任於用惡可以倖致哉屬也後生寡識不能考見故老之德然於諭祭之詞亦可以伏覩聖意於萬一矣門公雖以仕顯而功業未著以歿鄉里之祀誠有不可得而缺也秦公之貽謀傅公之舉墜其鄉士大夫爲之左右相助以成其美皆可書也故記之

（秦州新志明李東陽門尚書祠堂記在州[illegible]秦州成化時）

按門克新事明史附見蕭岐傳洪武二十六年以秦州教諭秩滿來朝召問政治得失直言無隱授贊善不數年擢禮部尚書尋卒命有司護喪歸葬克新鞏縣人也

重建夜明寺碑

在天水遠門鎮今存

（秦州志稿編明重建夜明寺碑在遠門南儒學侯志良撰文）

伏羲廟碑

在天水伏羲城今存

按明史禮志正德十一年立伏羲廟於秦州州志載此碑爲提學副使唐龍所作立於嘉靖元年而通志載隴西伏羲廟姚鏌碑文與相同今未重錄

重修秦州衛城樓記

在天水縣城今存

秦國也漢唐爲郡宋爲軍國朝稽古建制爲秦州爲秦州衛有城隸於衛衛者衛也州曰牧內也衛曰禦外也城有門與樓焉創於元逮於國初今若干年矣嘉靖丁亥掌衛都指揮尹君謨欲重修之不果己丑尹君復掌衛庚寅復欲修之春正侍御史兩河胡君臨州既視城乃進謨語之曰秦名郡也城與樓所以衛也城不峻奚以武樓不崇奚以威修樓爾分也爾之武不在是也然亦在是也爾勉之於是尹君欣然乃取材於中蘢假車

於上農不閟月取者逢邅者集乃咨於州太守王君卿與協心焉乃鳩工於一月初訖工於三月之季不踰時樓告完矣於是郡之人僉曰美哉奐哉覩昔麗哉衛之人僉曰美哉輪哉覩今壯哉工不煩於郡財不藉於帑不既難哉乃復於胡君胡曰其然爾其武哉乃報於都御史劉公乃報於右叅政范君按察副使許君僉事高君皆許可於是郡大夫以告紹宗屬之記記曰惟茲樓也奚止麗哉其惟仰高哉奚止壯哉其惟覩遠哉內不有編氓哉外不有兵旅哉夫秦雍之西鄙也其東南中原也其西戎狄也苟登城與樓而望焉京國巍巍然河山慨慨然孰不深美瞻之忱哉俯若戎殆蟲茸耳我城巖峻彼以我爲金湯矣俯若狄殆蟻蠓耳我樓既崇彼以我爲龐譙矣孰不有山立之威虎視之勢哉然秦之守稱吳璘璘非宋干城乎秦之才稱李廣廣非漢長城乎能師廣而法璘安編氓綏兵旅其衛之也又奚翅百雉與九仞哉故諸氏懷諸葛武侯以德不以力諸番服

郭令公以信不以兵則夫我之所以禦外捍內者果專在是哉請以質於胡君

（[illegible]明重修秦州衛城樓記秦安胡中丞纘宗撰）

按此文亦載鳥鼠山人集志有誤字以集正之庚寅嘉靖九年也

重修伏羲廟碑

在天水伏羲城今存

秦故有伏羲廟在州西郭門外歲久傾圮巡按御史馬溥然馮時雍許翔鳳先後涖此欲圖厥新顧方舉忽代承委之吏罔孚德心是以成勛終鮮無裨後觀嘉靖紀元御史陳講毅然舉行功欲告成按期滿矣得御史盧問之來代其事相功益財厥績用熙前提學副使今兵部尙書提督三邊軍務蘭谿唐龍實記其事刻之堅珉然時值荒歉而主守數易丹雘未施垣墉半欵加以守護弗嚴仍頻圮壞嘉靖十年御史鳳陽陳世輔任邸郭析按至慨焉興懷曰前人之作惟後者弗修故往者咸墜陳盧距今幾日而乃至是檄知州李楷鳩工修補各極堅好矣又益以龍幃文以釆繪周繚崇垣外建紳樓表識既旋瞻望有嚴於是獄狀走吏屬海爲記夫羲皇氏羣聖之元始也德開邃古迹寓西維章縫之士非有事茲方雖速遐仰顧諸按君相繼興行至於如此今又不掩前善永昌後哲海雖冗鈍良用欽服遂次第其事俾劖諸廟石以廣德心後之君子將益繼續其志至於無已則未必不自於今日是役也起於正月十八日終於四月二十九日

（秦州新志伏羲廟在州西伏羲城有嘉靖十年重修廟記武功康海所撰）

畫卦臺伏羲廟碑

在天水卦臺山今存

秦州故有伏羲廟而畫卦臺在廟西三十里巋然中峙於岡巒之間予昔有事過秦嘗北望而奇之輿者曰此伏羲畫卦臺也人文之秘肇啓於茲

今日不知幾萬千載而叢秀環衛若修堌愛護焉殆非偶然者也巡按御史方君行部至秦登臺瞻望慨然興懷於是進郡吏與士大夫耆舊謀曰古聖之蹟散在天下具有表章而此又人文之始顧徒寄閭於樵夫牧豎之口寧無遺搢紳之恨於將來稽古之士哉宜建祠於此以祀伏羲匪直追報其肇啓人文之德而且因以表章聖蹟惬千萬世之後觀矣遂鳩工掄材擇以今歲二月二十日始事閏六月二十八日工用告成財出公帑民不知費郡吏與士大夫耆舊懽忻鼓舞咸思悠長於是介其貢士劉如式以狀請予爲記紀其歲月劖之貞石爰符於志永惟世嘉然予又以歎世之卑見之士愼小費而乏大猷原其心則實非以省民也顧畏爲謗議爾學校之頹壞天下十九而是行道用儒而士大夫視爲秦越曾不書及予深以爲將來之憂乃休休然爲奇論怪說以阻杜欲爲者之志無已至於澌盡彼即欲挽而救之又烏可得也嗚呼有曰食欲廢棄耒耜邦欲飲

貴處士自宋以來儒者以迂僻不經之論媚惑後世俗儒誦而不繹其以爲是是則所以貽萬世無窮之害者未必非其人啓之也聖天子右文崇化漸將變其迂繆以復古人忘言之舊矣後世有黜耳目之細敦根荄之大者未有不自方君今日之事以感悟者也庸書以俟方君名遠宜字伯時歙人而主承茲事者鞏昌府同知滑臺李遇臨洮府同知中山王卿云

嘉靖辛卯六月吉日

（天水縣志稿秦州畫卦台重建伏羲廟碑在北鄉卦台山明嘉靖十年歲次辛卯立石）

按畫卦臺在天水縣北三十里三陽川蓋邱阜之小者層巒起伏望之如臺胡纘宗有卦臺記鋪敘殊詳此碑則康海作也

啓聖祠碑

在天水文廟今存

聖天子以孝道理天下凡典禮因循大義疑似者輒釐正之舊先師廟堂嘗以顏曾配享矣顧其父皆列廡下數百年來居而弗思以爲當然邇以廷議有感聖心於是詔以啓聖公建祠廟廷之後而以顏路曾皙配夫啓聖公篤生聖人删述六經師表萬世其有功於彝倫莫重也凡名位勳伐之臣莫不推恩以及其先人况聖人之父乎顏曾子居父上其心固不自安矣祼獻禮隆何以孝爲聖天子推是心以釐正是典所以敦厚彝倫崇禮先師之意眞可度越百王三代明辟但可彷彿而已於戲休哉河間周君三代作守克遵皇訓迺遂落成以爲絕世之典當啓後觀適使徵文刻之貞石海竊感焉夫周君關西良吏也政修教舉吏畏民懷近所罕覩况事關名義我何以辭於是繫之以辭曰維皇建極克邁鴻猷淵衷睿思匪訓弗求大禮之定百王啓叢厥虞比德况彼商周漢宋罔稽世乃效尤言既不順名則何由是匡是即皇衷永迪益求大備疑似綿襲遂及彝典維正是亟啓聖之建名義乃勸既欣神理亦示民極祠宮隆隆良守所葺位序既嚴享祀何忒皇訓在心如彼朝日永言念之萬世何斁

（秦州新志康海啓聖祠記在州城文廟嘉靖時立）

重修廟學碑

在天水文廟今存

秦州古天水郡在鞏昌府東山林深阻原阜重複山有嶓冢隴首金門之秀水有漢漾渭藉之美含靈孕粹即物產之盛亦異他郡至於人物所鍾尤爲迥絕有若羲皇軒帝之聖李廣趙充國劉錡之武李陵趙壹權德輿之文閻溫張邦憲之烈楊公則權皋之節至於明興益彬彬焉科甲之英肩相摩踵相接也然學校之教蓋有不容誣者嘉靖辛卯鞏昌同知李侯遇來攝州事是時州學歲久傾圮州守王卿雖嘗營焉未竟而去侯於是請諸中丞直指及藩臬分憲悉與報可乃卜日興事工良吏能民願展力材木諸費帑金不足咸由區畫工始於是歲夏四月中旬越七月終而工完於是先師聖廟門廡輪奐一新觀者改容又學宮諸弟子講堂齋舍亦皆葺治神棲攸寧弦歌載聞士民胥慶侯心允若已而歎曰古之君子有興作於其墜者必有紀述以係歲月若黃州之竹樓滁州之醉翁亭然皆一人之私也今茲之役國家治化之所關監牧政令之所出一材一力盡出於正而纖私罔及焉此則天下之公也邇乃走使鄠杜告諸九思曰願文以勒諸碑用告來者余聞而歎曰世之爲郡縣者卽其所治若政事堂廨廢壞老木朝夕壓覆及瀕命矣避勞習惰往往不以爲意况廟學不急者乎又况非其所治而撫焉者乎李侯於是過人遠矣侯在隴州多善政予嘗具述焉今其碑巍然在也故於此不讓而爲之辭侯名遇字德進大名滑人由鄉進士知曲沃擢守隴州薦轉今職云銘曰維茲古郡羲臺攸存啓秘闡蘊大道之原山川鍾靈俊傑篤生廟古廡今烈烈轟轟爰建廟學尊聖統秀歷歲孔長既頹且陋來守者誰廉或肯構峨峨李侯王戢之

來播政於斯憂心罔寧罔宗奈何迺新孔廟迺新門廡迺興學校學校載興山川增耀髦士斯奮有德有造克忠克孝維先哲是效君子曰噫伊誰之功不有李侯道何以崇是用勒銘以譽永終

（秦州新志文廟有明嘉靖時重修廟學記郭則王太學撰文）

按此碑立於嘉靖辛卯辛卯者嘉靖十年也

增修伏羲廟碑

在天水伏羲城今存

太昊伏羲氏之廟初荒落不治祀事亦鹵莽弗稱前巡按御史馬君溥然馮君時雍許君翔鳳三人者先後懇於朝以請大工以崇大典蓋皇皇乎此舉也未幾適遂寧陳君講朔州盧君問之古歙方君遠宜各以按至規畫攸同功至是而始成矣已而又繼以鳳陽陳君世輔任邱郭君圻偕來適惟一德一心圖惟厥終蓋定經制錄廟祀者力焉功至是而大成矣粵

明年是爲嘉靖癸巳時御史劉君行部矣登顧之頃慨焉興懷且歎曰美哉至乎前人功也予何爲者邪遂命爲龕卦臺之上衞其像也製蓋於殿宇之間蔽其塵也繪河圖於蓋之中外象其則也建綽楔於門之東西表其功也其諸葺缺而補敝增美以飾觀者類多有之功至是而大備矣事既竣乃屬余爲記余惟太昊伏羲氏古元聖也其道之在天下萬世如日月之在天江河之在地不可一日而無焉者世之人暴容光而不知其本厭甘泉而不知其源終始吾聖人道化中而不知其故無怪乎彼之落落也不有君子夫誰與歸是故豐帝王之祠者存敦本之思廣聖賢之祀者立報功之義天理民彝自有不可泯沒者諸君子於斯蓋之矣余不敏夫何言哉謹書此以識有功云劉君名希龍字汝言衞輝人邊備副使賈明分守參議劉從學皆有力於一時者知州黃仕隆同知余光字實督其役於是乎併書嘉靖癸巳十月庚午

伏羲廟樂記

（乾隆直州志明甲記伏羲廟記嘉靖十一年文白世貞撰）

在天水伏羲城今存

夫何祀乎天地覆載之所必報何祀乎社稷生養之所必報何祀乎聖帝明王作之君作之師者之所必報禮也然古昔聖帝明王未有太昊若者惟太昊繼天以開物以畫卦以造書契而立極也故有伏羲而後有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而後有周公孔子有卦而後有易而後有詩書禮樂春秋有書契而後有典章圖籍古昔聖帝明王執有若太昊者萬世斯文祀以報之視天地社稷何遜哉攷之誕聖之郡畫卦之臺前代無不舉祀者而國朝闕焉是故正德間侍御成都馬溥然氏瀛海馮時雍氏平陽許翔鳳氏先後建議爲遂寧陳講氏雲中盧問之氏次第創廟爲嘉靖初侍御新安方遠宜氏廣廟於臺爲鎭離陳世輔氏任邱郭圻氏飭廟於郡爲

殺香載度式尊式崇而所以報之者歷百年而始具今歲春侍御銅梁張鵬氏按行至郡既謁廟遂及祀事州守黃仕隆具以對乃作而嘆曰夫建廟建祀也今觀是廟巍然大煥然文其理秩然可以祀矣然有樂焉夫祭禮也有禮斯有樂矣未有有儀文而無聲容者蓋非理不足以言序非樂不足以言和故有儀文而後可以周旋有聲容而後可以宣暢上以通神明下以致馨香舍樂奚以哉乃檄仕隆召工製器按八音以爲樂舞八佾以爲舞籥琴瑟笙鏞之屬之必調翁翟冠袍之屬之必飭制罔不合度罔不中而敬可持矣乃又自撰迎神曲一送神曲一蓋始條理之有源終條理之有委律斯協呂斯諧而誠可竭矣既告成事仕隆以復侍御侍御告之廟付執事者掌之以供祀既度既恪乃和乃平而所以報之者越兩朝而始備天子之大禮以成有司之大事以竣於戲休哉夫廟以妥禮以敬也而樂以樂夫祭期其樂也禮行而樂作自洋洋於俎豆山倡而樂和自

離離於管絃樂豈非祀所當急者與夫天地大矣匪祀曷欽社稷大矣匪祀曷明伏羲氏大矣匪祀曷仰匪樂曷承侍御因禮以修樂其有心於飲儀歟舞也與仕匯介節判鏗鏘屬纘宗記纘宗有感於神之聽之也敢爲之記

（乾隆秦州志明伏羲廟樂記嘉靖時秦安胡中丞纘宗撰）

按此文載秦州舊志微有奪誤今依鳥鼠山人集正之張鵬山西沁州人所作伏羲廟迎送神曲載在甘肅通志而纘宗亦作有伏羲廟樂章見其文集

重修秦州城碑

在天水縣城今佚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城與池亦險也關隴西北迫近羌戎城與池所當設者秦邑有城自金及元矣國朝成化癸巳虜深入巡撫都御史馬公

文升飭令修之未厚也弘治乙丑邊警總制尙書楊公一淸飭令葺之未高深也君子曰豫也嘉靖壬寅虜犯塞總督尙書劉公天和禦之虜敗去乃奏列城欲高深之既得請特勅按察副使晉之乃飭令諸郡邑高深之咸如奏君子曰蘇豫之道也暨辛丑邑令陳侯檄典膳麟時秀調述元甫宗仁分工築之役之陳侍去四工起邑丁若干人高深之咸如飭於是東南元甫西南麟東北宗仁西北時秀鷄鳴趨工鷄栖罷工壯者杵少者筦揭者錯運者登高官監之甲盜之登登之聲相和勃勃之色相先而卿大夫士有攜酒肴慰勞者未逾歲城裒然厚池黃然坼矣比見各丁於城將半日、忽皆然曾無告勞者於工將訖日懸懸焉曾無告疲者而一典膳以裕瑩二調述以終攜道路籍籍也繼著邑經歷希顏至卯出酉入督東北城尤力葺東加三之二南加五之半西加五之二北加四之三城高三丈有五尺厚二丈有三尺池深三丈有三尺鞏庸郡邑皆築皆浚也率多補

葺之爾吾邑加厚與高與深若另修一城然者故見者曰是城何堅邪丁曰士厚爾曰是城何嚴邪丁曰力專爾蓋訓述典膳曰僕僕督之咸如檄鄉大夫士所目覩也是城也起工於辛丑春末訖工於壬寅秋初工將成次及二月城將起而四城樓未創也按察君亟欲報完而不知吾邑工加於他城池數倍乃禮獎曾未到工之幕史以文幣遂報完而希顏元甫宗仁麟時秀曾無尺帛之勞聞者訝之殆諸君先後捧勅於關肆節於蘭而諸城之力弗力堅弗堅高弗高深弗深皆未目擊心惟若曰憑几以待報焉爾然遂遷於戲此豈獨修城然哉既邑令楊侯希（嘉靖九年）且督且甄甃四門以石如磐壘以磚如蓋而門屹然矣肆著邑判官信至乃助乃促嶠四樓以脊若衡端以獸若蟠而城翼然矣元甫督北門及樓曰凭隴曰斗拱宗仁督南門及樓曰瀁渭曰龍翔翬飛麟次倚翩翩雄於隣邑城次第將

完也若句欄之星列角樓之峯峙堞鋪之櫜布城扉之銀鋪檻垣之聯粲橋紐之虹垂其惟邑侯古城君落成焉然亦既籌畫矣嗟夫莫不曰禦武在城愚則曰在人蓋城之堅孰若人之堅莫不曰在人愚則曰在人之心蓋人之固孰若人心之固城高矣而人不力如守何人衆矣而心不一如戰何敢告之西北設險以守郡邑者

（乾隆秦州志明重修秦州城碑嘉靖二十一年立胡纘宗撰文）

按明史韃靼傳成化九年秋滿魯都等與孛羅忽並寇韋州王越道將襲破之弘治十八年春敵三萬騎圍靈州復散掠內地指揮仇鉞總兵李祥擊走之即此碑所謂成化癸巳虜深入弘治乙丑邊警也惟嘉靖壬寅虜犯塞韃靼傳劉天和傳均未載史言天和破虜事皆在十九二十兩年壬寅則二十一年也

修秦州西郭城碑

在天水縣城今佚

隴以西昔近西戎今戎與狄雖皆遠然狄深入勢亦可突至故諸郡縣無有無城與池者而諸城池無有不高與深者其或城夷池湮亦民安於承平而吏習於因循耳庚子之秋北狄勢熾秦隴之間邊檄遞馳虜若卽日至者秦父老曰吾秦昔警於戎今警於狄非城與池曷倚然州人不下萬衛人亦不下萬勢不皆居是城也而州人居西郭者倍於城矗築西郭城是冬總督司馬劉公逐狄北去恐復入也以隴西郡縣城當培池當浚也特奏允之下有司凡邊徼城池咸加高深焉乃先後勅憲副韓君朱君督其事故隴西郡縣城池咸加培浚焉辛丑之春虜忽寇蘭州西郭被掠秦隴之間戒嚴勅使朱君曰蘭西郭故城也然蘭之人不下萬藩衛之人錯居者倍於州曷築西郭城乃並秦西郭白之當路曰凡縣之郭之城不可無築也凡州之郭之城不可無築也諸當路咸以爲宜城乃檄下吾郡郡大夫李侯曰是吾之責也尤吾今日所宜急也乃下令西郭之居民量其

力而築之西郭之民久不見兵革也曰郭何必城久不聞夷虜也曰郭何爲城始則譁繼猶疑已將從終乃定夫修若墉衛若氓何爲譁外虜吾當備內寇吾當禦何爲疑因民之力而力乎民何弗從雖爲國實爲民也何弗定乃興工於壬寅之夏訖工於今歲之春初告之神而落之衆也曰是郭也北負山宜屏南俯水宜障東瀕溪流斷崖宜隄西距河洮路宜限於是郭人晨起孳孳暮歸粟粟倡者諄諄和者坎坎老者勞勞少者傑傑經始競競垂成屬屬而侯日監臨焉逾月西城成遠眺之與天水淵若相拒然不三月北城成仰視之與天靖山若相抗然又不三月南城成又不逾月東城成近閱之與藉水與魯谷水若相據然下闢四門上創四樓皆壯麗也而西郭城與州衛城並稱矣於是勅使朱君環城而視之曰秦民不有倚哉顧侯曰子之力也侯謝不敏分守少參高君分巡憲僉孟君環城而視之曰秦民今得棲息矣顧侯曰子之力也侯謝不敏郡中諸大夫士

與諸父老環城而視之曰吾今而後不虞外侮矣虜警雖急吾得帖然安矣詣侯曰凡噬皆舉莫非功也是功爲大凡贊皆濟莫非惠也是惠爲遠州人敢忘侯耶侯謝不敏於是郡齋其顛末乃復直指伊君伊君曰秦郡故翊隴西郭今翊秦矣乃復於中丞路公路公曰秦有西郭隴有西壘矣乃復於總制楊公楊公曰秦與蘭今有西郭矣諸大夫士及諸父老過予而屬之記曰西郭之築子嘗謂不可緩也今築且完矣子盍記之予乃述其槪爲侯記之而屬之郭人勒之石以垂之後侯之政績不與南郭同不朽耶是不可不記也

（乾隆秦州志明修秦州西郭城記嘉靖時秦安胡中丞纘宗撰文）

按碑言庚子北狄勢熾卽嘉靖十九年總兵周尙文大破敵於黑水苑事也辛丑敵犯蘭州不見史志而壬寅秦州蘭州同築西郭通志蘭志均失載得此足補闕文

僉事栗公去思碑

在天水縣城今佚

竊周召之政思管晏之政數周召之德遠管晏之德近而王伯分蓋周召克終管晏克始周召實勝管晏名勝而民之感之也有深淺焉國朝放虞分岳置行省以布政置行臺以提刑放周分陝置分巡亦以提刑置分守亦以布政故左右丞經濟於內諸參知旬宣於外按察長廉訪於內諸憲僉貞籲於外而政平而刑清上黨公以省元以進士出身仕而守泗轉而丞吳已乃遷按察僉事而巡隴西隴西諸父老曰其守維何曰廉而平其丞維何曰簡而肅曰吾隴其蘇也按隴備秦愈二載聲聞籍甚士悅于黌民懷于野出泗與上都御史行臺御史行臺表之已乃遷行省參知分守河西諸父老始欣其陟繼惜其行曰我公紆金紫矣自此升矣曰我公奪星軺矣舍我征矣籍籍皇皇有餘思焉臨歧遠近號呼公私奔走扶老攜

幼臥轍攀轅歌謠星槃車馬雲臻士民不忍別公亦不忍去予樂聞之而賢之諸父老諸父老唯唯天水舊曰塞府礪清苞苴罔敢入我公至取予惟公雖一硯不持曰君子喻于義其公哉秦亭老曰秦衝郡也供億雜遝里人每繫產以應我公蠲革之乃不復擾懷保小民其公哉籍川叟曰隴邊戎羌使者傍午至則呼喝公庭官儀而吏恐我公命繫馬于木囤廡于凡隴使者引馬懷廡以去曰親民不恌其公哉嶓冢山人曰臺端嚴邃日疏歲薪貨納惟飯我公扃鑰如錮乃內外不相易而市不知買曰其公哉渭北子曰秦隴訟獄繼續然多豪　我公片言聽折咸得其情退而帖服曰訟元吉其公哉曰允哉參伯去秦未一載諸父老思公曰昌樂劉公雍惠愛在人嗣劉公者公也文安紀公常嚴明在臺軼紀公者公也乃伐石樹碑屬予紀以頌公於戲下之不敢忘上之賜今猶古也有立碑峴山民望之輒墮淚者有在任無赫赫聲及去民思之不忘者甚

矣戲歟雖悅而易感也乃若是故慕周公之舄望召公之棠猶垂垂百世也而管晏不足道矣參伯上黨人姓栗氏名永祿家世科第名聞乎三晉

按明史職官志分巡隴右道駐秦州此碑見於胡纘宗鳥鼠山人集文中巡道劉雍及栗永祿通志職官表均未載

麥積山摩崖十

在天水麥積山今存

（麥積山石窟寺七佛閣西崖洞口上有小石洞天四字摩崖瀾人廿飭書也）

麥積山詩刻

在天水麥積山今存

（任乃強麥積山記爲瑞應寺轉虎崩下山半藏佛菩薩像長數丈顏色鮮豔雕飾精麗有川北所及今顯赫煥然北向入石門壁斷）

（多爲人詩碣詩書工繁雜山石將碑韵最著）

（麥積山石窟寺詩碣存東崖三層東角又東爲瞭佛大石窟碣書縣中讀玉石書數石縣中今存有嘉靖三十九年秦州知州駱惟納四十三年□□廿五日□胡安陳康熙元年李桂八碣又瑞應寺有乾隆十八年巡道馮燦詩碑）

博平令堅公墓碑

在天水城外今存

士君子生身宇宙間秉天常戴人極讀聖賢書學聖賢之道一旦委質明時膺任官守幸而履坦蹈順則慎守官常以恪位著而爲碩輔爲循良以求無忝於所職不幸而遭逃時艱則冒險赴難捐軀殉國而爲孤介爲忠貞以此抗節而盡分其遺澤餘烈耿耿峨峨厭飫人心翊扶世教是以明並日月光照策書使天下後世頌隆德而歌茂勛者不曰奇男子則曰烈丈夫然後無忝所學與所生惟我秦州堅公以雄才大略入服官政而中尹於博其凜凜之風赫赫之烈在他邦者固多而在吾鄉者尤著吾聞其施張其布置其條格更化其導利宜民雖不可得而盡闚而其恤窮憫匱保善除殘者此其大概也故至今稱善政者咸謂公有成法焉以至巨寇

猖獗守宰辟易連城累壁望風降竄而公慨慷登城誓以死守運智決機發無不中卒之大難以定民生以安及太平之日守陴之老卒猶有能識其事者往往指其雉堞曰此公手射搏賊處也指其神祠曰此公禱神反風處也指其義井曰此夫人與女所守處也指其敵樓曰此公晏太平賞功處也其巷陌之遺老閑暇里社而談往事莫不指其子孫而相示曰非公安有此輩也耶每每有感歎而激切而垂泣者是以博人慕其德重其義鄉其恩澤而無以報也乃爲之立祠肖像而春秋享祭焉夫公之宦於斯世也居易則無忝所職有事則抗節盡分此非奇男子烈丈夫事耶其功則勒於刻石其文則垂於縣誌而名光焜燿萬代不磨所謂奇男子烈丈夫者非耶振立綱常維持世教使人心感動涕泗嗚咽信非奇男子烈丈夫所不能致也廟祀於私血食於公而祝公之祀有曰功在人心澤及後世其於所學所生誠爲無愧矣奇男子烈丈夫立身行事尚有加於此

耶嗚呼余雖不獲逮公之生而嘗拜公之像不獲見公之烈而嘗讀公之碑既身被公之餘澤而又耳熟父老之傳頌此余之情每欲爲公一宣布焉而未能也余來此秦邦即祭公墓乃刻石其上而系以詩蓋以博人之慕公者而告諸秦人云詩曰公結壘綬佩銀章五十年前尹我邦公之淸修何以方芙蓉爲衣芰荷裳公之義氣何以當金石心肝鐵爲腸扶持世教振綱常慷慨殉城保圍驅妻女守井勢徬徨臨陣手射賊已僵反風婦賊神降祥正氣彌漫宇宙長遺澤洪濛何可量野老鄉思淚涕滂春秋於今享廟堂儀容儼雅神發揚吾今來官於公鄉感公志節凜冰霜鐫石表墓顯忠良千秋萬歲不可忘百代奸臣過此旁觀此刻文當惶惶

（乾隆秦州志　明博平令堅公墓碑嘉靖四十四年立杜廷棟文）

堅公墓三碑

在天水城外今存

正德己巳秦州堅侯晟來尹博平當是時河北寇起者逾年矣師東征民困於役魯齊之墟鞠爲荒草侯下車親拊循之悉去故政之不便者博人德焉謀立祠以祀侯侯曰民之安令之職也無庸寇熾侯爲之治城垣深塹皇壘樹柵於郭守戰之器畢備有寇至率其民死拒焉寇退博人謀立祠以祀侯侯曰城之守令之分也無庸詔以侯爲訓奉大夫遷知薊州事於是博之人聚而言曰侯之惠於吾民也所謂生死而肉骨者也今且去矣而吾民自思焉弗祀之何以永侯之惠相與立祠侯不能止乃於是憮然曰鄉吾之於斯邑也將以與斯人相忘也今若是是吾之爲斯邑也固猶曰驩虞焉而已矣豈吾心哉豈吾心哉野史氏聞而賢之將筆之以昭後會其邑之學士大夫以狀來請祠堂之碑而戶部王公者又野史氏之師也不敢辭遂爲志之而系之以詩民饑與寒維令之干維時兵興民死與生維令之恩文教武備無忝爾位維令之貴維令之尤顯尤堅侯我民之休歲在庚午有盜楊虎三千之徒橫戟弧將邑是屠盜與我鬭侯矢親於三發三中盜懼而旋爲城之堅如侯姓然天子有勅我侯則陟有土維式我桑我麻我室我家誰之錫邪各有遺子發韓野史紀厥終始代而民謳歌以祀侯於千萬秋

（秦州志遺碣　明堅公生祠碑正德七年邊貢撰文嘉靖時刻石立時[illegible]）

按堅晟字伯明博平知縣以流寇攻城守禦得全博平人爲立生祠刻石頌德其後入復立石於墓前二碑外尚有郎中林魁一碑郎中潘旦詩序祭文一碑凡爲詩者十有二人廷棟碑陰並刻公舉鄉賢呈批俱爲嘉靖四十四五年所立又有墓表一碑已經斷裂

修橋建城樓碑

在天水縣城今存

秦古成紀郡大城之西舊有中城接蹋西關間以羅玉河深溝險不可渡

有橋以通之至萬曆癸巳歲暴雨驟至河水湧猛橋斯圮焉越歲餘莅是任者覩考罔聞奚翅徒涉輿行之病諸臺史至皆由曲徑奔走殘體殊甚甲午歲滇南王公至甫下車即慨然嗟嘆曰斯橋也誠天水之通衢曷可弗舉於是請命兵巡曾公允而下之隨走安定做折橋體模修之鳩材木庀金石課勤能不數旬橋卒業焉嗣是水不能爲患民咸利涉之迨乙未歲中城父老僉謀投告城垣卑損年遠坍塌不惟房變難防且盜賊驅擾深爲地方大害前此居民往往告呈各上司俾興工之艱屢寢其謀無能慮始者公撫掌稱歎是議在我遂申呈曾公移檄制府中丞直指諸臺各報如議命州佐黃公濬理之編丁夫議工食給日糧分爲四工工各十甲甲各若干名咸於省掾李若松等董修之公偕黃公朝夕親詣城犒賞與作廠日弗然越三月中城周圍告竣焉南北相距若干丈東西相距若干丈高若干尺厚若干尺堅以女牆峻其防也塗以粉壞煥其觀也設以門

扁額其守也然有城無樓胡以資瞭望公又申請曾公各捐贖鍰共若干金命工鳩材雕樓刻桷丹漆黝堊則樓之成也巍然成一雄鎭矣時適新巡李公至題扁曰鳴玉樓爲中城保障非所以慶厥成乎觀者以爲中城之修儼然有金湯之固也斯舉也小之以弭賊盜大之以禦夷虜近之以堅河防遠之以垂永額不特中城父老赤子永永無患實一州文風士氣每每增奇也君子陟斯樓也思公道濟之仁與樓俱永矣閱斯城也思公保障之恩與城俱崇矣登斯樓也思公藩屏之德與樓俱高矣誠盛績也豈可泯滅乎公將行矣州人思之不忘故徵余爲文用勒之石以垂不朽云公諱吉人號范菴雲南己卯省試第一大理衛官籍江都人今遷山東登州府同知黃公諱金殿號對陽山西遷貢五林衛人殫心分數協力襄事故併書之時萬曆歲次戊戌（秦州志稿　明秦州修築城樓碑記鄉賢胡忻撰文萬曆戊戌立）

按兵巡曾公即江西曾如春戊戌者萬曆二十六年也

趙子昂草書石刻跋

在天水李杜祠今佚（秦州志稿　明巡按御史劉譽鐫趙子昂草書石刻跋書有刻石存李杜祠今毀）

秦州西關巨鐘

在天水西關今存（宣統甘肅通志　秦州巨鐘在州西關城樓以北柄高五寸鐘身高五尺餘下闊　丈闊尺上書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二十八日造分）（巡道陝西左布政使司副使督糧道參政今升陝西都御史崔應麟陝西按察司人議慶寺來遣士秦州知州胡世臣同知謝志伊判）（官子[illegible]閔鳳吳會參[illegible]朋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士巨）

建修萬佛新菴碑

在天水瑞蓮寺今存（天水縣志載　建修萬佛新菴碑原在縣城王氏佛菴移竪瑞蓮寺萬曆三十九年立石太常少卿前禮部都給事中天水胡忻撰記）

普華寺古鐘

在天水雲光山今存（新通志稿　舊通志載雲光山普華寺鐘存秦州南未著所在廢鐘上記云唐　太宗建寺賚僧兵處不似當時款識疑後世所爲）（秦州志稿　明秦州普華寺鐘州志載云所太宗賚僧兵處面鐘記崇禎六年明是寺創於唐初鐘成於明太而又有洪武何也鐘案）（之明以前寺必敗廢至洪武年復興崇禎年始鑄鐘以記其事文義大略如此）

麥積山開除常住地糧碑

在天水麥積山今存（麥積山石窟志　碑作爲甘肅李四碣之一闕壽爲露玉石文中有云古寺歷代勅建碑碣可考自姚秦至今一千三百餘年香火不絕崇）（禎十五年九月擧人魏運隆撰晚明因佛石刻損毀惜無著錄耳）

秦安盤龍寺鐘

在秦安郭嘉鎭今存（續修應日記　秦安郭嘉鎭盤龍寺有天順鐘一）

興谷寺鐘記

在秦安北門今存（宣統甘肅通志　興谷寺鐘記在秦安縣北門內鐘高七尺徑四尺明弘治十二年縣人丁職文作記寺創建於元時胡價宗延其額曰）

興谷寺鐵鼎

在秦安北門今存（興國按後漢初平中略陽氏築興國城秦安古略陽地擴宗以興國名寺坐以縣治即興國故地缺抑寺今爲爾七八說乃興谷缺）（新通志稿　秦安縣興谷寺有鐵鼎四脚陶有款識模糊不可辨或時寺內鐵鎗尤早）

胡南皮墓碑

在秦安今存（宣統甘肅通志　胡南皮墓表在秦安縣京兆中進士高陵呂柟撰武功康海書）

按秦安縣志胡璉貴秦中由國子生知直隸南皮縣有異政此碑爲呂柟撰康海書里人甚重之以呂康皆爲狀元也

張淑人墓碑

在秦安今存（宣統甘肅通志張淑人墓碑在秦安縣嘉靖中建一[illegible]馮理八分書大字）

侯吏部墓碑

在秦安今存（宣統甘肅通志侯吏部墓碑在秦安縣嘉靖中建平涼趙時春撰南海張紹書）

按趙浚谷文集有侯郎中行狀祭侯郎中文而無墓碑其狀略云侯一元字應乾正德甲戌進士歷工部禮部主事兵部郎中轉吏部驗封司郎中爲都水時守濟寧河能裁抑往來官者以法有錦衣官稱被旨有所捕勢張甚欲以恐君君選少年吏捽曳至階下數其罪趣吏具奏將誅之其人哀鳴祈免乃已其不畏強禦皆此類也狀作於嘉靖八年碑亦當立於是時

胡氏先塋碑

在秦安邢家村今存

按此碑翰林院修撰康海撰文檢討王九思篆蓋太常寺少卿修撰呂枏書石俱爲關隴名人文云今纘宗爲安慶知府雖年月剝落可知其立於嘉靖時也

考城知縣齊卿墓碑

在秦安今存（宣統甘肅通志河南考城縣知縣齊卿墓碑在秦安縣嘉靖中建邑人胡纘宗書徑寸大字）

保寧府推官張惠墓碑

在秦安今存（宣統甘肅通志四川保寧府推官張惠墓碑在秦安縣嘉靖時建胡纘宗撰書）

進士舉人題名記

在秦安舊學宮今存

古鄉舉里選今鄉亦選舉古選舉以德行今選舉以文或以地古以德行故多賢良方正今以文雖多向慕古博學閎辭然德義行微舉世尙文甚至文日勝辭日靡而才不古若矣夫養士於校而舉之進之出於科大都爲君也爲民也孰不知事君而立朝者不皆皐夔稷契孰不知治民而蒞政者不皆龔黃卓魯然舉之進之以文用之以德苟不以天親君子親民而徒華以文學文以政事欲其立朝德如文翁才如歆與不可得也舉之進之何爲哉秦選舉宋以前俱列之州及秦左右鉅邑矣邑中所考知者惟唐貞孝權公祖孫爲爾權雖略陽然其家去秦三十里貞孝公以卓行表帥一代謂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而大奎中書復世其家此其不足以垂勸百世哉若李太守伯都武都之頌銘石不磨權尙書平章之勳鳴世莫及閭望至今赫赫出科第上亦非易得者是故吾邑科第士其惟貞孝公是師才德士其惟文公是法斯不足光前裕後也歟苟以一第自矜不復問學以一官自顯不復治行視國家舉之進之之意亦或少違則非纘宗之所知也纘宗與應乾登進士若千年矣邑中學子亦多英儁近與府州媲美矣諸士子勉哉茲疏其名而揭之黌宮之壁蓋原其所由始而要其所克終耳誠於權先生父子世濟美爲於鄉閭不增重邪令尹楊侯曰是所以垂勸也秦科第今方盛諸才士豈不知奮起也哉（秦安縣志明進士舉人題名記胡纘宗撰）

按碑所謂貞孝權公即唐權皐權尙書即皐孫德輿唐書皐傳皐天水略陽人略陽爲今秦安地故纘宗云然應乾侯一元字與纘宗均舉正德時進士令尹楊侯者臨洮楊綸也

貢士題名記

在秦安舊學宮今存

國家於科第外復命郡縣於所養士以次歲貢之禮部禮部統進之天子天子廷試之乃入大學蓋恐所舉不盡夫所養所業不盡夫所學乃令卒業以要其成而措諸用爾夫學校養之郡縣貢之國子成之待之者厚矣士將何以報稱之哉考之天順成化間天下所貢士尙多彊仕之年而吾邑半多州守縣令亦或有治績正德以來輸邊之例頻開廩餼之途肆出而所貢士多垂白者矣當路見其年若是也不畀郡幕即授縣佐間拜縣尹不復銓州守矣所貢士亦往往乞學職邊秩以卒歲而貢至不吏胥若也是豈國家養士之初意哉然計偕而入仕也苟不以年自棄不以不出科第自畫於郡爲佐於縣爲正盡吾所學酬吾所養準古而範今未必不可稱良而今不多見焉時邪人邪抑何可盡歸之輸邊廩餼也邪夫於仕稱良則於舊稱善於貢稱美鄉不爲無人而國不爲無士矣否則僨若所事不足以言仕而負若所學奚足以言士哉若吾邑先進諸君子良於仕

者固多其人芳聲偉績後學所當觀法不良於仕者未必無其人名勝才勝後學亦得指而擬之也傳不云鄒魯多君子燕趙多感慨士邑侯楊子曰微之國初秦不多才士邪

（秦安縣志明肖七碑名記在學宮內胡纘宗撰）

重修玄武廟碑

在秦安鳳凰山今存

按此碑立於嘉靖二十六年胡纘宗撰胡初篆書知縣楊綸立石

石塔

在秦安邢家村今存

（新通志稿石塔共七級每級高尺餘無文字石已殘缺年代無可考清光緒二十七年出土現存秦安縣邢家村）

石佛造相

在秦安邢家村今存

（新通志稿秦安縣城南邢家村有石佛相一高一尺餘廣尺餘清光緒二十七年與村前石塔同出土）

石佛寺造相

在秦安城北今存

（新通志稿秦安城北石佛寺有石佛像一高五尺橫二尺餘有殘缺與前石佛造相均無款識莫確定其年代然爲明代以前物固無疑）

關廟殘碑

在秦安縣城今存

（宣統甘肅通志關壯繆廟殘碑在秦安縣碑高丈餘形制孔古石質堅滑惜字跡大半剝蝕年月均無可考）

重修關廟碑

在秦安縣城今存

按此碑立於萬曆十四年四月鄉進士胡鐵少撰有關廟建自國初語可證前碑亦明立也

五台觀鐘序

在秦安鳳凰山今存

按此鐘在鳳凰山玄武廟崇禎元年所鑄邑人胡多見撰文

淸水縣遷學記

在淸水文廟今存

記曰莫重于學校也故諸郡縣凡舊建必先庠序焉莫切于人材也故諸守令凡振作必首賢良焉天水之淸邑其學當縣北隅惟喙倚山而負水故學前昂而後下每雨水輒內流不屬則揭諸當路每謁孔廟臨學咸以爲宜遷故議遷屢矣以弗獲地弗果鄧尹鏜尹淸邑三祀矣每謁孔廟臨學必以遷議以弗得地亦弗果邑故有寺當縣南隅歲庚子有言以學地易費寺地易學者衆歸之蓋學近市寺近麓爾鄧尹遂以其故謀師弟子請于巡按侍御恆齋顧君顧君曰善乃偕分守少參范君分巡僉憲江君

躬至所議地度之立其上高而明行其中廣而大曰是善矣夫舍卑下進高明出狹隘居廣大是所謂去其不善而就其善也況屏邪而歸正是宜遷明年工且興乃因秦郡劉侯前侍御倘義復請于巡按侍御沃州呂君呂君曰善故地陋新地臧是宜遷乃二月之吉鄧尹募工貨材鳩丁闢地托之耆民倫移釋畫于郭暨學地于市撤而新之會關西參議潘君經縣因謁祠爲工既半復請于巡按侍御節菴陳君陳君曰善乃偕分巡僉憲孟君咸督其成曰不及見故學今學佳矣不必問故地今地良矣是宜遷適李學諭遷仕以來鄧尹以政成遷同州守以去咸促其成曰非欲華欲完而美非欲速欲不墮故自辛丑之春徂夏孔廟之殿與廡與門及庖與庫成自秋徂冬學之堂與齋與序與門及庚戌今歲之春徂夏亭與祠與閣及屏與綽楔成而師弟子週週其間曰何高且明也蓋巍然麗豁然朗矣何廣且大也蓋瑰然壯廓然宏矣既姜尹潮來嗣任循學而覩之曰是

地也昔蔽于禪林今闢于泮水遷且遲矣乃落成之乃以改置告之節菴子謂予曰淸邑新學美哉奐哉隴西文獻攸繫也子盍記之姜尹乃屬李文學暨諸生過予塾屬之記予惟學校之修廢是在有司而人材之隆替則在諸士子嗣是而不令廢其惟縣尹嗣是而必期其隆其惟諸士子諸士子勉哉聞之顧君曰懷寧遷學而懷盛鄱陽改書院而鄱興諸士子勉哉故肆其中而極高明爲中庸斯道也致廣大爲精微斯齋也諸士子固不習于陋矣將不鼎新以尊吾性邪已不安于蔽矣將不襲美以道吾學邪故及其至也動必體乎乾斯高明矣靜必體乎坤斯廣大矣乃復于巡按侍御山泉伊君曰宇既竣地復華有司之學新矣行師周文師孔爾諸士子之學新矣爾諸士子其勿忽于斯學而略于斯記（呂子曰光衍衞具人陳子曰與齊仮人伊子曰敏生吳人范子曰年金縣人江子曰向夫人孟子曰尚澤人黃劉子曰湯州汾人曹進士鵬君曰聰鄉山人貫鄧君燕人姜尹漢人曾都御十李子曰徵馬洪郡人貢士）

（淸水縣志　明淸水縣遷學記　嘉靖十九年秦安胡纘宗撰文）

泮宮落成碑

在淸水文廟今存

事有終則立功無墮則建故爲山九仞終虧一簣將往乎抑止乎淸水孔廟偉然矣而有不盡輪然者其學煥然矣而有不盡秩然者前鄧尹改作之今朱尹落成之苟計先后分爾女而不以爲急則少有曷完富有曷美鄧尹之美曷襲朱尹之善曷彰乎蓋學不遷其不善曷知去學不完其善曷知肅鄧尹惓惓於其始朱尹兢兢於其終有司之分盡斯文之實塞其知所重也夫其知所重也夫乃自嘉靖乙巳之春而至丙午之夏其諸廟垣學舍綽楔重階丹漆金碧罔不完美而淸邑之泮宮一簣不爽九仞克臻煥然爲隴西冠不風動傍邑也哉夫天下庠序輪奐者固多然傾圮者亦不少蓋有憚改者有杜嫌者夫學且不治況敷教乎況宣政乎若鄧朱

二令尹庶幾知所務矣故淸邑之士愛之感之也繼自今淸邑諸士子登其廟不徒見臺殿之雄麗苟於宰家之好百官之富而能竊焉則所見庶幾乎子貢而性與天道或可得而聞也否則望望而立愈近而愈遠牆高數仞肩且不及況入門邪入其學不徒見堂階之壯偉苟於文行忠信之教詩書六藝之學而能受焉則所得庶幾乎子游子夏而文章乃可得而見也否則訑訑然而居愈親而愈疎其廉遠地堂且不升況入室乎是在淸邑諸士子自強焉耳夫豈徒觀美已邪泮宮成淸邑諸士子暨鳩工義民長春請勒之石以詔后學重以朱尹之殷求任文學與之申悃乃不揣敢爲述之而係之以銘銘曰學初負郭豈沿豸廓移就城隅乃歸渠義厥基面陽重闉阿閣趙姜執經蘇湖鳴鐸衞豈不明衞強餞弱代亦有才發微儲蒨令尹吝求杜史規度爰得祇園仰瞻冥莫崇正斥邪亦孔之炤湯峪遠環天橋少却陰箕面辰後巖前壑小隴逶迤上邽磅礴洞覩高明大

觀冲漠屹屹四維冥冥六幕望道鄒嶧游神濂洛聖域高堅心齋博約詩書咏歌門墻振作芹池有嚴鐘堂假樂潢潦無汙鳳麟有托出谷春鶯淩空秋鶚三千允哉千秋奕若

按此碑嘉靖二十四年所立胡纘宗撰文秦州新志題爲清水縣修學記銘語少洞觀高明下六句茲依鳥鼠山人集錄之

溫泉詩碑

在清水溫泉寺今存（新通志溫泉詩碑在清水縣溫泉寺明張力孝某所作行書今缺一字）

按清水溫泉在縣東二十五里泉出深谷中三面皆山其水甚溫而清潔香冽可以烹茶可以瘵疾清時知縣熊燁朱超鑿池構亭超爲作記此詩則爲明人所作而佚其年代也

禮縣禮部尚書門克新墓祭碑

在禮縣碑樓川今存（禮縣志明禮部尚書碑在縣南三十里碑樓川洪武二十九年立）

府城里公館記

在禮縣紙坊鎮今存

惟柱下御史巡按於諸郡縣諸郡縣乃建御史行臺參政或參議分守憲僉分巡於諸郡縣諸郡縣乃建布政按察分司蓋行臺分司皆備以駐節聞有郡縣程不能一日至者於其中道必建行館亦備以弭節然駐節則侍御觀風參知敷政憲僉提刑弭節則侍御采訪參知憲僉諮詢而臺與司不徒建也隴西屬邑禮成和之間程非一日每於禮邑府城鎮暫止之乃或館郵舍或就民舍郵舍陋民舍褻上何以莅下何以承弗便有年矣嘉靖甲辰參知高君白之侍御朱君乃下禮邑度其處云禮之紙坊可乃屬禮邑尹君光於其坊建侍御行臺一乙巳之初高尹發所請贖金若干鳩工及丁伐木及石于坊中隙地分建之中建行臺其堂偉如其退省堂祠如其內外左右序翼如其重門深如左建布政分司其堂其退省堂其內外左右序其門咸如行臺而麗次之右建按察分司其堂其退省堂其內外左右序其門嚴翼咸相若起工於若年首夏訖工於今歲暮春不數月諸行館成而參知君因屬李節推惠酌諸使節自成臨若坊者供仍屬成自西和臨若坊者供仍屬禮自平落臨若坊者供仍屬若驛焉坊東七十里爲成西百有一十里爲西和南百有十里爲平落乃著爲規高尹落成之乃具以復於參知高君憲僉賈君咸曰可弭節哉轉以復於侍御張君亦曰可埋輪哉蓋自是諸侍御君止於其臺若少暇也豈不思所以持綱執憲者務求光明正大而監察之下吏不歸於正民不歸於厚哉豈徒觀美已哉諸參知君止於其處抑豈不思所以屏翰者而旬宣之非公莫秉也諸憲僉君止於其處抑豈不思所以貞黻者而廉訪之非明莫察

也吏不服其貞民不服其平哉豈獨止息已哉高子謙尹禮以禮教以德化循良之政不一而建是臺之完美其一也以予於嘉州有一日之雅屬予嘉其作之之省建之之速原其始末記之俾勒之石以告夫嗣是宰禮者俾勿隳

（禮縣志明府城里公館記在紙坊鎮嘉靖中胡纘宗撰文）

按碑內侍御朱君張君即巡按御史南陽朱徵東光張坪參知高君即分守隴右道武城高錦憲僉賈君即巡道商河賈樞甲辰爲嘉靖二十三年碑名秦州志則題爲紙坊建行臺記云

建修關廟碑

在禮縣北關今存（禮縣志明建修關廟碑記在縣城北萬曆三十七年知縣黃景玉撰文）

重修栖林寺碑

在禮縣城西今存（禮縣志明重修栢林寺碑記作縣西二十里崇禎四年沈中龍撰文）

知縣王定國德政碑

在禮縣城內今存（禮縣志明知縣王定國德政碑在縣城王公祠崇禎十五年所立）

按秦州志王定國眞定人崇禎末知禮縣流賊薄城身運矢石倡守禦民感之爲勒石建祠即此碑也

徽縣眞空寺碑

在徽縣江川口今存（徽縣新志眞空寺在徽縣東北八十里江川口明成化中重修碑記猶存）

眞空寺鐵佛相

在徽縣江川口今存（徽縣志江川口眞空寺北洞中有鐵佛二十一軀壁皆有佛相明弘治中修）

聖善院石佛碑

在徽縣陳家山今存（徽縣新志聖善院在縣東南三十里陳家山石佛甚古明弘治時重修記云唐前古刹）

徽州重修廟學碑

在徽縣文廟今存

朝廷法古爲治學校之設徧於海宇然而教化之行人材之出不能以皆盛此蓋繫之司作興之責者何如耳作興得其人雖僻陋之域可使爲文明之邦昔之人若文翁者守蜀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遣其民就學京師又建學官於成都招其子弟爲學官子弟親飭勵之由是蜀地大化比齊魯此可見已徽去長安西踰千里即漢河池縣地屢爲羌戎所居其士風文化比之長安近地且有不逮況四方之郡邑之盛者乎故學宮宣聖廟雖建自國初而迫狹蕪陋不稱規矩士大夫咸病之郟縣劉君濟來知州事謁廟之頃即有作興之意學宮後有山曰鐘樓去明倫堂稍遠於是先即山巔建御書閣山之前明倫堂後建講堂堂之前爲諸生舍十有二楹以聯屬山派既又取材於山取瓦甓於陶取羨餘之財於官於士民之願助者遂即明倫堂舊基稍西建堂堂之前建大成殿殿之前建東西二廡戟與櫺星二門以至學齋舍廚庫倉庾門垣之屬悉易舊以新煥然宏麗經始於成化丁未冬落成於弘治改元秋一舉事而使神明之奠享有所師生之躋依得所此固能急有司之先務矣而劉君起家河南鄉薦優等平居事親以孝稱親終廬於墓三年有紫芝之應朝廷旌表其門閭可謂學行兼備矣以此作興倡導諸生則於急先務之中又爲得其本焉夫學所以明道也道之講明雖有待於聖賢之遺言遺訓而其根源則具於人之一心天之付畀人人均齊道固無往而不在焉况我皇明之制凡學

校無間偏州下邑皆有通儒之除授經籍之頒賜其所以講明道就之者又非漢初比今劉君於徽之諸生作興倡導以言以身誠無怠於初心吾知徽之士風文化自是將丕振大行而人材之出彬彬甚盛矣豈但如文翁之於蜀而已哉劉君於余爲鄉人天子新即位入賀京師過余道其事求爲記余重其人且政能知先務故樂爲之書然是役也其一時僚屬有協相之力者若判官劉俊吏目陳大倫亦不可泯泯無聞乃併書於後以告徽之人及繼此而仕者使有考焉（徽縣志明徽州重修廟學記作城東鐵樓山碗文廟弘治元年大學士劉健撰文）

分巡李君祠碑

在徽縣舊學宮今佚

正德戊辰巴蜀寇起滋蔓橫肆至屢制帥徂征轉戰無寧日辛未之秋入關南犯隴右恭掠徽成而去明年燕山李公以按察僉事巡隴右下車之

日先務撫輯閭寇且再至憮然曰是惟文教弗率武備罔修皆嬰齊伐莒莒潰春秋實其忘本輕動前日之所以叢禍者夫猶是也卽馳至徽州輯民人明伍堠嚴保障甫修於內寇已掠江油至昭化烽火接境公施正運奇定犄鹿之勢分兵五營列戍白水江首尾聯絡復自度兵寡多設疑要津之地度三常山下險百里廣寇將據之令指揮尹謨築壘於上寇果至愕然失色相戒無易隴右乃退掠略陽公復提兵金竹嘴以邀之寇遂奔巴蜀蓋自是奪氣次第就擒巴蜀之成功實有以始之寇初入徽城甚慘及聞復至徽之人尤以爲急公從容經畫不血一刃不失一鏃以安秦隴遂至滅寇以定巴蜀以綏海宇偉矣哉徽人思前日之急恃公無恐至於今是賴將祠以祀公公以爲戒進諸吏而諭之曰是惟吾職惟吏民宜力吾無功其何以祠之謂父老曰吾所以奉聖天子明命以臨汝者凡以爲汝也奚德於茲而願欲祠之毋乃不可乎揖士大夫曰平生所學慄慄恐負尙有規箴以實不逮若以保民烏可勤民敎辭謝於是徽人不得以申其志而制帥御史大夫彭公張公巡撫中丞藍公巡按御史成公馬公相繼薦公於朝言可膺天下大事故典監司巡期得代獨留公以撫輯再逾期爲甲戌遷拜副使整飭洮岷兵備幾五載望日益隆徽人計公當入拜乃建祠於學宮之次肖像於堂以春秋仲月祀公公不能禁與者御史羅公按徽州父老遮馬呈狀言公之功及所以祀公者羅公稱歎曰士當如此矣父老馳請記其事於予使壽之石嗟夫公雅度輕裘坐嘯於兵革之地指顧之間奪水火之民措諸袵席之上度其功業在西秦在天下在萬世當大書以昭來裔奚以祠祀一州爲重哉然徽人之心不如是則深以爲歉然也且徽人之有生安爾室廬長爾子孫誠公之所賜是公之恩洽於其身達於其妻孥衍於其後裔之人矣其心之所感者宜何如耶是故其所欲爲者出於自然固非形勢之所可奪者也祀典曰能捍大患則祀之茲役也先王報功之制也人之所不得忘者也

（宣統甘肅通志明分巡李公祠碑記舊在岷州學宮今圮正德時張濬撰文）

按巴盜寇徽事在正德七年巡道燕山李璋力擊賊走之碑立於甲戌後五載蓋在正德十二三年間其時璋正兵備洮岷故岷志亦載此文而通志因遂誤爲碑在岷州也

徽州修學記

在徽縣文廟今存

嘉靖紀元春王正月龍受天子命視學於關西夏四月涖徽州其學圮矣憮然興嗟亟令所司撤而新之時乏長吏莫之能舉也明年御史鄭維新監督茶稅至州發官帑銀叁百有奇爰飭知州白松以經始焉又明年御史陳講嗣至發米百斛有奇用備餼廩二君子之意去矣松沓沓然莫究厥圖尋亦見斥知州朱純代之勤綜理之責嚴省試之程四年春二月乃用訖於成輪奐孔飭規制用新宮墻嚴嚴齋廡翼翼二三子心懌神怡挾策鼓篋洋洋而興焉機至者易導也德奮者易振也龍於二三子有厚望矣二三子遊聖人之宮亦欲聞聖人之道乎夫聖人之道文質之謂也文無體以質爲體質無用以文爲用無體不立無用不行二者備而聖人之道得矣雖然性以習成者也化以俗著者也氣以居移者也是故遐壤僻邑顓顓聵聵厥質儉矣而或苦於陋通都麗鎭交交濟濟厥文靡矣而或傷於侈陋則廢禮侈則離實君子胥病焉夫州西阻秦隴東阸漢蜀岡阜層複林麓蔚蓄是故朴略全而有質焉至於白水經流通於巴江接於湘湖風氣既宣聲教益暢是故聞見著而有文焉二三子推曲以致全由似以索眞即近以企遠於是乎敎彝倫之本厚性命之源崇道德之實必曰聖人之質也章名物之數修詩書之訓陳禮樂之極必曰聖人之文也名實以相成本末以相承體用以相形則於聖人之道庶幾乎聖人曰文質

彬彬然後君子二三子無憚爲君子斯可矣抑聞禮者不忘其初者也是故大圭不琢太羹不和雕甍之文不如汙尊之制朱紘之飾不如土鼓之音其所由來遠矣然則與其文而濡如孰若質而誠若乎林放之問奢如泰山子成之說近於君子皆此意也二三子盡慎而求之嘉靖四年秋七月望日（徽縣志　明徽州修學記在文廟嘉靖四年提學唐龍撰文）

啓聖祠記

在徽縣文廟今存

（徽縣志　明啓聖祠記在文廟嘉靖十年武功秦瀚撰文）

宣靈王廟碑

在徽縣鳳山今存

（徽縣志　明宣靈王廟碑在城西鳳山嘉靖十五年寧州推官州人任倫撰文）

徽山書院記

在徽縣北城今存

書院之建何昉乎考古之教有塾庠序學之異蓋提封廣者生齒繁運祚隆者規制弘匡直輔翼變樸陋之風朋友講習收麗澤之效絃歌相聞非侈觀也版築相望非厲民也故佻達城闕而刺興不毀鄉校而頌作推廣聞見靡不由斯洪維興朝樂育之化遠紹四代里社有學古家塾也郡邑有學古州序也兩京有監古國學也惟是黨庠之制若未遑然宜其孤陋猶失於漸摩跅弛或逾於繩檢大雅君子有惻於衷爰建書院用勗多士居肆成事取實歛材化原可敦何必令甲以義起之其諸古之庠乎徽之良維有山曰鍾樓岡巒深秀望之蔚如也其下有地一區延袤爽塏即之豁如也嘉靖丙申侍御新野劉公來董茶馬之政以學舍湫隘召諸生指示之曰此可以居子矣乃發茶課若干緡屬之知州莫汝高度地掄材

建堂封號傍曰徽山書院越明年正月侍御寧陵胡公巡按至徽弭節山椒凝睇院境猶病弗宏爰議增拓維時邊備憲副馬君直卿分巡僉憲白君應衡議以克合乃發公帑銀以兩計者五千汝高奉以周旋使吏目劉錫監護厥工於是居民之審遷者悉受值願他徙乃建前庭五楹外門三楹儀門三楹齋矩範也門左右各有坊雕飾寫名昭期待也山之巔建尊經閣資多識也閣東偏樹樓懸鐘警昏惰也繚以周垣翼以庖湢松篁蔽翳庭除蠲潔諸士鼓篋而來遊齋會而相觀莫不心曠神怡爭自淬礪公曰古書院有山長今鄉貢士史衛州之良也乃招延之俾與學正徐行共秉教鐸衛等承命祇虔章程修貫鑱鏤就緒蜚英鼓勇士有奮心馬君謂守愚承乏之學事以記見屬竊維徽國文公在南康也時方多故而白鹿之役若或督之所謂悉心綱紀竭蹶奔趨者固不誣也而又爲之賦以諷之爲之規以齊之徵記於東萊以張之延講於象山以迪之何其勤也乃今侍御搜剔奇勝申飭綱維敦賁儒術勵翼化理所以作人善俗者不遺餘力豈非曠世相感者哉諸士幾希會適心遠地偏亦知從事文公之學乎文公之學其言平淡而無奇其功積累而不捷故好奇趨捷者恆嘗焉然今談白鹿者若周辟雍談新安者若魯闕里乃知天下未嘗無鍾期也諸士尚慎於所擇哉是故觀於深秀而仰高焉觀於爽塏而致遠焉矩範必端德斯久矣期待必崇業斯大矣陟於閣則思康濟之具毋以玩愒廢教也陟於樓則思叩鳴之益毋以堅谷敗名也邇探近取精思力踐庸詎知河池之徽不若新安之徽乎乃若羣聚終日燕朋逆師怡淫而即安怙侈而滅義是則困而不學待而不興雖州序亦贅設矣况黨庠乎守愚樂觀厥成且恐無以副盛心也故即爲侍御公頌又爲二三子規（徽縣志　徽山書院記在縣城北街明嘉靖中學官費守愚撰文）

重修徽州城郭記

在徽縣城今存

居有城郭古也博物志曰禹作城强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孟軻氏曰七里之郭章句以爲外城雖然有司之重務也亦有司之樞機也何以故自昔外戶不閉道不拾遺比閭樂業五尺之童莫欺城郭亦無需資也然稽世論常治日少而亂日多善人少而不善人多防微扞暴察小禦入則城郭豈容於不設耶雖然職司保障志存惠安若守勿失則舉制公而操御一民弗勞而事舉舉執善是爲否則因緣爲奸黎元罹毒矣謂非有司之樞機可乎寧陽許公釗以世廕擢京朝官尋守徽州視篆之餘察痒舉弊見其城垣卑且圮喟然曰此固有司之責也子雲箴雍州而治不諱亂鄧艾入蜀而寄徑自茲是故不可以尋常論也迺訏謀協慮儲材蓄食既備迺事且次第其事不肆不悚而城咸備公於職位可謂敬共矣乎儒庠生趙宗舜掌鄉民何世祿請言以紀其原予曰嗟乎安而思危治平之軌鑑也

動而莫擾遠康之標幟也是故地重邛陂之險邦需屏翰之力澤減浪靡之什野息萑葦之剽較之勤督捕而肆條約者非不知職位脩而法網密也然汜流標枝君子弗與也矧率履之發懔僧之感紱繡之風仁讓之興謂不自茲託始而引伸乎哉公之來守是邦也其性直其政平其事簡直則無奸回以欺民平則無刻苛以殘民簡則無紛張以擾民不欺則民信不殘則民懷不擾則民安由是而之焉可以宣化治循矣獨且汲汲於城郭關禁是務惟恐滔天起於涓涓之泉燎原由於星星之熛一昭乎倉皇來手之轍公於職位可謂敬共矣乎使後之繼公者歲久弗餙復傾且圮樓櫓爲丐者之復垣擁篋室家之好事不有負於公乎公之爲茲役也州有舊城僅二丈餘繕完葺增高增三分之一城有板屋一千三百二十七間創建者過半上設邏卒外建月城又引長峪峽口二水以環衛焉城外關之郭主客人止旅逌衝各建郭門規制視城爲三之二堅緻牢固相稱遂扁其額東曰寶重鞏輔西曰威鎮羌戎南曰雲聯蜀漢北曰山衛秦鳳抱關擊柝啓閉出入之禁視制稍嚴密焉是爲記嘉靖二十四年孟春日

（徽縣志明重修城郭記在縣城嘉靖時知州許釗重修城郭貢士元撰記）

晉元寺碑

在徽縣小河廠今存

（徽縣志晉元寺在縣南六十里小河廠明嘉靖時建崖穴斷碑猶存）

觀禾亭記

在徽縣舊署今佚

凡官之公署必延袤深邃然後可以遠塵氛示崇重也徽守舊宅在州治內東北隅隘陋偪側與居民相比鄰不惟難以防奸弊且民之在外者雖笑語亦不敢肆焉上下不便莫甚於此迤西正中有空地一區高明爽塏通直正堂自設州來百有餘年未有建宅於此者近有貪壘之人見其閒

曠無用也將東北二至貨於居民得私値以充囊橐予視篆之初見而嘆曰官之更代不常地之多寡有數使官於斯者人人皆若是焉再歷數年後來者無容身之地矣豈理也哉乃量民所得地若干增其値以爲木植磚瓦之費遂於正堂後建公餘門一座門內建正己堂五間左構小房九間匾曰仕學右構八間匾曰工肆正己堂後建燕居堂五間東西廂房各五間以爲庖廚奉先之所又後尙有隙地南北計十二丈東西計二十二丈時種嘉禾蔬菜以補膳饔之不及中鑿井以資灌溉嘗聞柳子曰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遊觀之處使之清寧平夷然後理達而事成又於井傍構小亭一區名曰觀禾夫其德及即信孚信孚則人和人和則政多暇暇則散步於亭以滌亂慮以通滯志或曰禾農事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勞心者奚必爲此予以爲禾在四郊不能時出而歷省之於此而觀其發榮滋長也則知雨暘時若秋成可望而民斯樂矣

見其委靡柔脆也則知雨暘愆期禾或不登而民斯憂矣民樂吾從而樂之民憂吾從而憂之一遊觀之間而憂樂關心如此則凡可以安利於民者行之堅勇不倦終日是豈以玩督政以冀去過者與此則名亭之意也此則牧民者雖一息而不敢忘乎民之心也或者曰然則宜詳之因作觀禾亭記刻於石（徽縣志觀禾亭明知州　撰記）

重修福興寺碑

在徽縣泥陽川今存（徽縣志　福興寺在縣北七十里泥陽川卽廢福院明永樂初勅賜萬曆間重修有記）

重修城隍廟碑

在徽縣城隍廟今存（徽縣志　明萬曆二十年知州孫子靜重修城隍廟撰記樹碑）

紫金洞摩崖

在徽縣雲煙峽今存（徽縣舊志　紫金洞在縣北三十里雲煙峽石壁鐫龍洞竹崖仙壁霞月八字明僉事李見書）

兩當高縣令生祠碑

在兩當舊學署今存（兩當縣志　明高縣令生祠碑記存舊儒學左祀知縣沈鴻正德時長安田綱撰記）

戶部郎中史衛墓表

在兩當縣今佚（兩當縣志　史衛墓表嘉靖時袁清所撰衛字崇峯以舉人歷官知州通判擢戶部郎中）

通渭建城碑

在通渭縣城今佚

夫膠柱而鼓瑟刻舟以求劍可以語爲政與是不可也君子之臨民也必有其方事有當行卽行謂之敏時有可舉不舉謂之拙君子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在適乎當而已矣通渭鞏昌之支邑界乎隴會先秦之間岡巒環亙無高山深谿之險昔漢唐吐番雜處宋始爲縣金元因之我朝統一寰宇蕩元朝之陋習申先王禮義之化於今百有餘年人民休養於光天化日之下藹然三代之遺風蕞爾之區遂爲名邑乃成化十年冬寇侵西鄙境土騷然巡撫諸巨公提重兵以禦之是時邑中師帥乏實政務懈弛巡撫公廉得宜川縣丞董敬者通敏可任舉爲縣正迄今三載民事有寧謂廢可興墜可舉也乃經畫節縮工用羨餘量工命日首築城垣周五里有奇址廣三丈堞高二丈餘尺壕深丈許東西南衛通三門壘甎石拱合爲圜空門裹以鐵片置守者晨啓夕閉仍樓於三門之上以資乘覽其堅緻雄壯前此未有既而徵材陶甓重建按察布政二司以爲藩臬按節之所皆高明敞邃足洗前陋復廬廨寇衝斥四鄉皆增燧臺以謹堠望各置堡

洞以避剽掠是役也捍寇難衛人民奉公務皆官事之所當急行者也矧茲承平日久民安物阜時有可舉者也抑聞之善爲政者當爲其所不可爲而不敢擅爲其所不得爲與輕爲其所不必爲敬得之矣彼膠柱刻舟者安足以語此工既訖邑諸父老以是不可無記也相率屬太學生蔣文貴馳千餘里更旬月冒隆寒詣予行臺以記爲懇予謂朝廷命吏盡心於民分內事也奚以書哉文貴隨後歷數郡而請益虔嗚呼春秋遵王法之書也工築小事不一而書以識時不時著譏美垂鑒戒也以今觀之敬之奉公爲民慮之也善動之也時不傷財不害民可謂敏而不拙春秋之法固當與而書之矣然臨民之道殆不止此當益自懋愼求之於不言之表以遠且大者自期可也用是以復文貴俾銘諸石以俟來者

（通渭縣志　明通渭建城碑成化十二年立提學伍福撰記）

淸涼寺碑

在通渭發雲山今存

（通渭縣志明[illegible]寺記作縣西發雲山弘治七年知縣張鐸叔撰記）

修學碑記

在通渭文廟今佚

今海內文治彬彬軼於隆古孔子之道明而行士生其間者幼而習焉長而思見諸行事蓋自食息起居冠昏喪祭之節周旋升降進退揖讓之儀去就取予之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未有一日而離孔子之道者也士不能一日離孔子之道而其設學校以教之者則有飭有不飭是豈非有師帥之寄者之責哉世顧迂教化以為後圖而籌書期會刑名比較之是急棄資積茂屆指歲月覬覦陞遷至學之興壞漠不關心是殆未明於先後而實不中其聲者也鞏郡之屬有通渭蓋隴以西僻邑也邑固有學正德中嘗一修之抵今茲六十餘禩卒未有奮然易其圮而新是圖者萬曆丙子春潼川張侯實求治之飭蠱振維百廢俱興越明年政通民和進諸生而問業焉顧瞻廟學則咨嗟曰是不可使恢麗哉乃請於諸當道者咸報可於是庀工鳩材諏日戒事地惟其舊制更其新中為立殿則易卑隘以高明葺傾欹而嚴正棟宇榱桷丹雘之文巍峨炳絢稱宗廟之美廟之墀數級上且下布磚石如砥左右各建屋一楹侐侐枚枚若翼拓兩廡俾廡可以陳俎豆而展布武移戟門近內所以示廉遠也仍為廈於旁之隙各三楹櫺星門與屏相廻又近市湫囂矣改令幽悠闢廠其中池而橋之備泮水之制左為明倫堂則增錯采輝煌改觀儀門為樓肖奎宿於上期大魁者學之門東偏則移而出於南之中尚文明也啓聖名宦之祠胥葺胥飭又祠文昌於啓聖之後敬一之亭翼然與堂相値可以章聖謨於久遠諸若肄講之室庖湢委積之所皆以餘材飭之頓能改舊觀而昭崇樸是役之始作也公帑之所發者百有

餘金耳侯捐廉節費不有其藏之一錢勸督勞休覘時為盈縮工取諸漸不速其欲力因其便不擾於民是以能成茲鉅麗蓋以歲庚辰之冬落成計其經始則丁丑春也諸生韓恩李沂輩述其事走予為之記予忻侯之功德於渭也宏遠矣渭之士其何以報侯哉夫事各有所先也侯之治邑今且六年嘗彫敝之兩極而撫摩稽頓愈久而愈不倦諸所注措若修城繕堡丈地清屯且並舉於一時亦大艱辛矣乃銳意以修學為急侯之所先有如此者夫士也獨無所先者哉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又好古敏以求之故士先於求諸己而已矣古安從始哉六經皆古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紀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紀山川谿谷物理人情故長於風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諸士執古之經誦古之言習觀古之行事而不以古人自待其身如孔子之教何士誠夙夜砥礪皇皇如有所失食息起居冠婚喪祭惟其節升降進退揖讓惟其儀去就取予求協於其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求全於其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求盡於其倫則進足以經世退足以淑身庶幾古人為徒而斯道益明益行眞儒與善治相成唐虞三代之盛起學校中矣斯所以報侯者不以侈乎不然學宮雖飭學術則疎負侯之修諸外者得矣而諸士之修諸內者何以稱焉倘相與勉旃無負賢侯修學之意侯名二南蜀之辛酉鄉薦治通渭多善政不具論論其先於修學者

（通渭縣志通渭修學碑作文廟萬曆五年御史安定張寬學撰記）

三官廟碑

在通渭城外今佚

（通渭縣志明修三官廟碑作縣城外萬曆十一年縣人白良心撰記）

按碑言三官為周厲王三諫臣緊同隴西三叢侯觀碑又云事載搜

神記興前碑所未引及也廟爲知縣永和李君所建以渭水出城西過縣南則泮水衝突垣屋大爲民患乃築隄建廟其上禦患害冀金湯而我心爲之記云

重修通渭廟學碑

在通渭文廟今佚

今歲丙辰中夏之朔通渭劉令以廟學落成問記於余余曰大哉孔子之道範圍古今與天地相終始蓋教化之功若斯之宏遠也夫天地有治化有教化治化功在一時教化功在萬世自羲農御宇堯舜垂裳法制寖備而教化猶未大洽至契爲司徒敷以五教然後政教並興煥乎有文厥後成湯遂有天下而孔子以素王衍其盛二千年間祖孫相繼開天垂世惟是斯道之闡明其究教化之功之宏且遠也盍方今聖明在宥以稽古而右文有如日月經天雖崦嵫之微亦得覩其夕照豈通渭蕞爾可使文

明之化闇而不彰哉通渭之文廟儒學建自國初規制原宏人文亦燦無論甲第蟬聯卽明經亦有列階八座馳譽四夷如司空趙公之在正統間者邇來時久宮弛日就頹廢間稱補葺率以贋應坐令殿廡傾圮主器散亡堂齋坍塌神無所依官且寄居祠舍觀者欷歔人文亦漸落寞聖朝右文之謂何而令若是廢弛乎迨至乙卯邑令劉公世綸請於直指洛陽董公及制府河東劉公中丞晉陽李公乃幷頒示檄分藩豫章周公首爲倡勸而劉公遂率縣丞芮時祀協力鳩度不期月厥工告竣豈教化之行待其人且待其時耶抑先聖有靈默佑仁賢懿舉而渭士文運自此中興耶廟成正殿五楹左右增川廊二一通儒學一儲祭器東西廡各七楹戟門三楹左右名宦鄉賢祠各三楹幷煥丹堊隆墉棟潔主座堅龕几俎俎枚枚足改觀也戟門外增泮池三曲甬道三通欄砌俱備池西舊狹且障易民地二丈前爲櫺星門三楹金題朱飾光彩異昔左右拓地數丈增兩垣對面罘罳三楹東西周匝繞以朱欄高厚寬敞差稱廟貌儲學明倫堂三楹後建官舍爲廳五楹東西宅各三楹廚厩供備足稱安居東西隙地作廚三楹供諸生會饌東西二齋各三楹增號舍各六楹備諸生肄業學舍舊無儀門議魁星樓一架今遷於南城對學宮朗然高聳增建儀門三楹端直軒豁大門三楹因舊爲新外修與垣對面罘罳一如廟前制啟聖祠舊在堂東因建董尹祠遷廟後圮陋甚今歸原所而於廟後垣地左別立董祠一以妥神叢一以重名賢也殿後原地深陷舊有文昌祠殊卑狹今遷城東門上甃砌壯麗重樓有加無已與西城武安帝廟對峙儼然以舊祠所爲敬一亭三楹右餘地創射圃以習射觀德是役也夫不出頭會食不出箕歛泉不出丁口率令尤慄慄承上意惟謹既竟將勒石紀績故以記請夫繪天遊聖何假雕蟲大壯斯千聊記歲月若先聖教化宏遠功在萬世非區區一頌渭所能闡揚而直指公興學造士之宏施制府公崇文

作人之雅化亦非尋石所能載也餘列碑陰茲不贅云

（通渭縣志　明重修文廟學碑記任文燦萬曆四十四年瑞遠道泰大纛文）

按乙卯爲萬曆四十三年文內直指洛陽董公卽巡按御史董定策制府河東劉公卽總督劉寬敏司空趙公者明天順時工部尚書趙榮縣志載其爲縣北悠江鋪人正統初以明經授中書舍人英宗北狩以大理寺少卿兩使虜廷迎復乘輿遷太常寺正卿未幾擢工部侍郎預奪門功晉工部尚書五年討定曹吉祥之亂上稱其忠方委朝政而遽卒遣使諭祭縣城中建有趙榮司空坊明史七卿年表工部尚書趙榮天順元年正月任五年八月兼大理卿六年七月致仕而榮事附見楊善傳云趙榮其先西域人元時入中國家閩縣以能書授中書舍人正統十四年也先擁上皇犯京師邀大臣出迎榮慨然請行卽擢大理右少卿出城朝見改太常少卿景泰元年擢工部

右侍郎奉迎上皇歸進左侍郎天順元年進尙書平曹欽亂英宗稱其忠命兼大理寺卿七年以疾罷成化十一年卒賜䘏如制與縣志多有出入而史不言爲通渭人然通渭舊志作於明時且坊表列於縣城豈宜有誤此碑明人所作亦稱述及榮則其爲通渭人無疑不知史傳何以致誤榮卒於成化十一年上距英宗之歿歲逾十稔而縣志云天順五年討定曹吉祥亂未用而榮遽卒尤違事實

報恩寺碑

在通渭西城今佚、（明通渭縣志報恩寺在城西街有修寺碑記前有山陽靈佑詩詠萬曆四十二年知縣劉世綸文）

劉世綸生祠碑

在通渭縣城今佚（明通渭縣志劉世綸仁壽人萬曆時知縣德樹實多有生祠碑記）

關廟顯應碑

在通渭東城今佚（通渭縣志明通渭關廟顯應碑在縣治東崇禎十年立晉陵黃家乾文）

通渭縣學田碑

在通渭城西今佚（通渭縣志縣城西十里有明時學田碑崇禎十一年知縣于鯤時立）

甘谷重修文廟碑

在甘谷文廟今存（伏羌縣志明重修文廟記在文廟弘治元年大學士李東陽撰文）

西和千佛岩碑

在西和縣南今存（西和縣志千佛岩在縣南五十里有明時碑萬曆時所文）

石佛山佛相

在西和縣北今存（西和縣志石佛山在縣北十五里有壁鑿有佛相）

佛孔寺鐘

在西和佛孔寺今存（新通志稿西和縣佛孔寺有鐘高一丈八尺一寸圍徑五尺四寸明萬曆二年鑄有文字多剝蝕不詳名）

添喜寺鐘

在西和添喜寺今存（新通志稿西和縣添喜寺鐘高七尺六寸闊四有尺世崇禎二年鑄有大明國陝西鞏昌府西和縣等字）

武都花石關摩崖

在武都兩河口今存（階州志花石峽在州東兩河口花石峽雙崖對峙絕壁上大書永靖四大字多有小字迄不可識）

卯孝子碑

在武都城北今存（階州志卯孝子碑在州城北明嘉靖中爲孝子卯順辰立）

三官殿碑

在武都鳳凰山今存（階州志明階州創修三官殿功成碑記在鳳凰山嘉靖中郡守蹇逢泰文）

按碑云三官殿在州北臥龍岡上前郡守參戎盧蔡陸李四公倡修壬子後楚陂余公固原王公同來守階甫三載完工勒石盧蔡余三人卽知州盧熙蔡思和余新民陸李二人卽參將陸寶李逢時王則守備王肜予也碑無年月以壬子推之當立於萬曆四十四年

引水入泮池碑

在武都文廟今存

盈天地間之物現色呈象傳聲效動孰非文乎水之爲文尤炳然也蓋文以蓄入以氣出者也今夫水淵然澄泓然停者其蓄也及其觸石而行龍飛虹矯倏忽幻怪無所不有者則氣爲之故夫紆迴曲折爲文之透迤支流派衍爲文之錯綜汪洋澎湃奔騰而不可遏者爲豪宕之文滎洄渟滀淵深而不可測者爲沉渾之文映霞潆彩是謂文錦迎風興波是謂文漪余故曰水之爲文尤炳然也且注盂而青蓮生投杖而蒼龍躍以二氏靈通悉資發化豈其與吾儒無裨故尼父取其有本孟氏愛其盈科而操觚染翰之家往往於水有會心焉吾邑庠襟帶大河洪濤送聲是天地自然之文日與人文相映發也獨不得涓滴入泮是爲缺陷萬曆丁酉邑侯范公採衆議北接洮布東疏澗泉引水黌宮以助文波不數日而混混道上盈盈池中即殿廡者爲生色而多士眉宇亦覺增韻矣是科登賢書者三人僉曰水能效靈而善變化也信然嗣後每科一修復之自不乏人今歲

甲子復當大比而邑侯楊公東魯人豪也鍾河濟之精溯洙泗之源學深窺海詞傾倒峽沖虛則江河善下操履則寒潭澈底已可爲多士盂而方圓隨所注矣且躬爲課督耳提口授不新衣鉢當是時也何難破浪飛騰一瀉千里而必區區乞籤於涔蹏爲哉乃以故事不可廢砤相率以引水源而公慨然相度曰古有能開水利者循良之名昭於青史然不過滋禾稼計飽煖而孰如此之有裨文教乎是在不佞任之然崇文好士人有同心倘有尚義樂輸者無妨細流之助成滄海之深予何敢獨擅焉余聞而歎曰此明公善與人同之心也因述其意而佈告之聞風而響應者諒有其人矣多士幸哉行看月照清流襲天香於水面風吹細浪挹藻景於波心精神意氣爽然一新乘秋風而變化者豈以一二計耶則明公作人造士之功不將於流水俱永乎余將汲西江之水磨太行之石勒峴山之碑以紀其盛

（宣統甘肅通志　階州文廟有引水入泮池記明天啓四年董錫文）

補修城隍廟碑

在武都城隍廟今存（階州志　補修城隍廟碑明崇禎時郡人蹇達秦文）

按此碑文未全錄中云崇禎九年臘月廿六日夜未半流寇陷城三百年翕聚之氣片時灰燼明年閏四月參將柳應時至州賊黨四散殘部以次剿除始補葺城隍廟考之史志階州自崇禎元年周大旺等賊起州城數陷數復至十三年羣賊始東去生民塗炭於茲爲極讀此碑所敘亂後情狀使人惻然

文縣柴門關摩崖

在文縣哈南寨今存（文縣志　柴門關在縣西南一百里哈南寨與四川界旁極險隘峭壁上鐫秦蜀咽喉四大字）

重修文縣儒學記

在文縣文廟今存

按此碑弘治十八年所立文載縣志而碑刻漫漶撰人失考

重修文王廟碑

在文縣羑里山今佚（文縣志　重修文王廟記在上城羑里山明正德時知縣黃瀾撰文）

重修城隍廟碑

在文縣城東今佚（文縣志　明重修城隍廟記在城東修城隍廟　萬曆時郡人王耀撰文）

創建玄帝觀碑

在文縣玉虛山今存

按此碑嘉靖時所立撰人失考

玄帝觀造相碑

在文縣玉虛山今存

按此碑萬曆時所立而玄帝相有四其大者高五尺餘極見精巧文縣又有關侯及靈官銅相皆明時鑄鐵鐘亦有明嘉靖時鑄者

重修玄帝觀碑

在文縣玉虛山今存

夫神麗天者也非可以象求也神無不有也隨人心參之而在也夫不可以象求而可以心參則何藉此下土之居即居矣又何必重建改修以侈觀蓋人不可以一律齊也上則有禮制以繩之次則有法度以整之下凡之人禮不能諭法不能禁惟神可以聳動之是神所以扶禮制之窮補法度之不逮也邑城北有山迤邐而來實立羣山之間上有玄帝廟其來遠矣頗著靈驗能奔走一邑之人歲時香火不絕顧廟僅臨岩氣象不恢且年久傾圮不堪妥神廟後有隙地宏敞衆議改建苦無任事天啓丁卯黃冠董子慨以身肩之誓堅願力遍叩諸檀那庀材鳩工幾無虛日凡五閱歲而告成迺卜於崇禎辛未夏四月二十七日敬遷金像於新閣自邑侯而下余與諸紳士暨城中善男子約百餘人咸與焉先是余有詩以堅董子曰五雲宮闕自輝煌刧土空餘棟宇荒原是布金香火地可教蝕玉莽榛塲闕山應有龍遷址儲精仍來虎瞰倉告落青詞焚拜罷擬看白日現圓光是日晨晦至午拜遷之時天色開霽日光生煇祥雲冉冉如纛如蓋僉謂神之顯應即余所謂白日現圓光者不虛矣嘗考眞武記云神農在位天年甲午三月三日午時元帝生洞神部蓋此時有五穀以養民有百草以療民故誕神以陰隲乎民是神天實爲天下萬世繼神農而生者也迄今享飽煖脫疾病者頌神農之功不衰至調陰陽無旱澇之災驅疫癘得免夭札之患者則神功浩大也今日之於邑更當有大慈悲大護呵大

顯化以聳動羣迷使解脫衆苦而得安樂矣然余猶有說焉士大夫邑之望也語曰修之吉悖之凶聖人之言固自憬然然聖人之吉凶顯而易見神之禍福微而難明總之報應一理人自不察耳是畢檀那半出士大夫是士大夫亦敬畏神矣誠於心術隱微之際默默自勘可以對聖賢斯可以質神明悖聖教者未必邀神庥也冥冥之中質鑒臨之神果尊爲下凡靈哉願與諸士大夫共勉之以爲鄉人倡則此廟之建有裨於世教者大矣故爲記之（文縣志重修玄帝觀記在縣北玉虛山明嘉靖時舉人趙鐫文）

飛仙閣摩崖

在文縣城西今佚（文縣志飛仙閣在縣城西十三里山刻飛仙閣三字一統志云其有閣今名）

按此刻今不可考惟文縣西十餘里東灘水西岸崖間鐫有高客嶺分界五字餘刻尚多而俱已剝落

成縣杜少陵祠二詩碑

在成縣飛龍峽今存

按此詩刻石一嵌壁間題爲正德癸酉六月與東渠訪少陵祠址有述下署副使高密李昆承裕書癸酉者正德八年也一爲長碑題曰春日謁杜少陵祠下署嘉靖庚寅兩河胡明善書庚寅者嘉靖九年也

敬一箴及四箴碑

在成縣舊學署今存（成縣新志敬一箴及視聽言動四箴碑俱在學宮左係明嘉靖中所立）

甄敬西狹題名

在成縣天井山今存

蓮池亭碑

（成縣新志西狹有明時摩崖其文云嘉靖己未年菊月既望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晉陽龍莊傅敏同按察司分巡隴右道僉事北海馮惟訥來遊）

在成縣西城今存

夫蓮亭者唐成州刺史裴守眞所剏建也裴公治成時觀州勝槩遂鑿池引水建亭其上環亭種蓮以供賞玩每夏月薰風葉舒圓蓋花綻長簪斯時也聽四起之芰歌歡荷香之十里壯濂溪之偉觀映六郎之粉面公登亭歡笑水天一色羣鷗鷺而侶魚蝦熙熙然殆不覺隴頭間又有一小西湖也乃歲久景移池涸亭敝裴公之蓮殆為禾黍之區矣歎心哉歎心哉予萬曆己丑來典是縣詢其遺址慨然思興乃與一二父老引西郊之水甃南山之石採木為棟砌瓦為亭中三楹而前後列複道種荷其中外雜花卉觀者翕然咸以為不減裴公之舊厥工成而屬予為記予惟蓮花之君子者也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者也有樂只君子而後可玩花中之君子何者心相孚也景相契也不然中不虛無蓮之竅本不潔無蓮之白節不苦無蓮之味民不被澤何如蓮之葉野有菜色何如蓮之藕子遐不結何如蓮之房芰歌四起反為怨讟之載道荷香十里徒為穢德之彰聞即植太華之根培玉井之種酒酌碧荷觴實雪藕其愧於蓮也亦多矣又何取於蓮之亭昔人云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信矣哉予高裴公之雅姑舉遺[illegible]　貽謬之尤不敢以樂只君子自待輒僭為之記

（成縣新志明蓮池亭碑記在縣城西南隅蓮池萬曆時知縣黃舜樂文）

雞山禱雨碑

在成縣城南今存

按此碑在雞山光祿寺萬曆二十五年教諭□載撰文黃渚關巡檢司巡檢李相立石

重修杜工部祠碑

在成縣城東今佚

少陵公祠其來遠矣仰窺俯瞰山光水色映帶恢恢大觀也哉歷代名公賦歌以紀其勝者雖多奇蹟嗣是棟宇傾圮風景依然謁祠者每愀然發孤嘯焉我趙侯奉命尹是邑春日修嘗祀登堂拜像賞鑑殊絕乃捐俸命工以經營之不日落成祠煥然一新事竣臨律等請題紀勝侯義不容歎倚馬揮一律灑灑傳神盛唐之風韻不過是也起少陵於九原其首肯矣敢勒石以誌不朽若夫政通人和百廢俱舉邑人士耳而目之別有紀焉

萬曆戊午仲春日記

（成縣新志明重修杜工部祠記在縣東萬曆四十六年教諭[illegible]撰文）

邑令王公生祠碑

在成縣城內今佚

（成縣新志明王公生祠碑在縣城萬曆時訓導[illegible]多聞撰文）

按縣志王三錫山西人由舉人任成縣知縣甚有德政用考績上上

遷知乾州故縣人為立祠樹碑焉

新建上城縣治碑

在成縣上城今存

崇禎九年秋七月鏞奉命起補於成爾時仇池兩經寇禍民殘地荒城空事廢官衙焚毀民舍邱墟孑遺逃匿山谷郊圻蕃為荊棘僅存者上城一塊土寥寥百餘家而已鏞受事之日殺傷殘棄擁馬首泣曰成之不騰不可支矣賊騎尚未出境其來叵測君侯毋以身嘗試請居上城避其鋒鏞曰不然朝廷設官以為民也封疆責重與民守之效死勿去令之職也若愛其身不顧其民是誤君命於草莽毋乃不可乎遂率兒輩家僕數十人各佩弓刀居於下城頹垣公廨時值深秋悲風怒號木葉黃落寒蛩滿砌

愁雲慘澹惟見陰房鬼火鏞此時殫精拮据枕戈城頭者數月招撫流移食不下咽七年之間兵寇頻仍力保危疆九里彫殘始有起色奈人丁半死鋒鏑山田多係拋荒催科日急敲朴難完嗟乎料理殘邑勢同騎虎如坐湯池鏞之譾劣叨有今日者實賴社稷之靈鏞今創建縣衙一所於上城未嘗擾民間一文一粒蓋踵宋吳將軍之舊址倣唐杜工部之草堂雖不能種河陽之花亦可以彈宓子之琴作者雖勞於一時而居者實逸於後日今鏞叔移東兗且暮且行當事者慮成爲孤懸之危地檄催兩當徐令君來署縣事令君與鏞同譜兄弟交稱肝膽其才品雄邁愈鏞十倍成得一賢侯可當數萬甲兵於是與君爲平原十日飲眞千秋快事也時方季夏溽暑熱甚與君登城樓凭欄乘風具壺觴促膝談心不覺耳熱把臂少頃星光在天涼月照地酒酣茶話吾兩人相視莫逆不知身在俗吏中也鏞言殊不文聊筆之於石時崇禎十五年甤賓月也

（成縣新志明新建上城縣治碑記在縣治崇禎十五年知縣謝鏞撰文）

摹刻吳道子畫觀音相碑

在成縣廣化寺今存

（成縣新志唐觀音像碑在縣西十五里廣化寺卽漢馬駐鋒帳囊址中有唐吳道子畫觀音像碑宋元豐間建碑陰兩截中隔以手自明時像存上截清初又從勒石得下截今存）

（語石吳道子畫觀音像甘肅成縣有一本光緒癸卯按試甘肅訪得後有弟子謝鏞跋等字無年）

按此碑爲謝鏞摹刻鏞爲崇禎末年成縣知縣其刻於崇禎時無疑舊志謂建於元豐似爲失考

邑令謝公去思碑

在成縣城今存

（成縣新志邑侯謝公去思德政碑崇禎十五年文學李敎廉撰文）

按謝公卽謝鏞任成縣知縣九年正當明末寇亂禦侮字民深得人和其云建修官衙工匠皆出手捐版築民役陶瓦陶甓悉有工價未嘗苦累一役科斂一錢與前碑敍述相合蓋爲叔世良吏鏞去二年明社卽屋然至今成縣言循良者猶稱謝公也

夏河西倉題名碑

在夏河西倉番地今存

按此碑在夏河縣南一百八十餘里矗立草莽中附近俱無居人碑面無字字在南北兩側南面字七行其文爲大明萬曆二十三年十一月二日臨鞏兵備道□人張頒守總兵官雲中陳茜河州副總兵楡陽周□標下守備陳國策領兵官□□經歷牛應春領兵指揮金城夏光裕徐黨陳鄭張標領兵官范重光北面字六行其文爲河州參領兵中軍指揮宋希堯千總指揮妙籌隨征指揮杜鎭曹守約宗邦把總李朝臣考萬曆二十三年正爲經略鄭洛西寧勝夷之年蓋

諸人以追擊至此故題名於碑以志武功也

隴右金石錄卷七終

隴右金石錄卷八

隴洮　張維　鴻汀　纂次

明平涼重修問道宮碑

在平涼崆峒山今存（崆峒山志問道宮在山後潭北唐時已有之元至正年修葺明宣德成化間韓王兩修俱有碑記遊人題刻甚多）

按明史諸王世表太祖洪武二十四年封庶二十二子楧爲安王永樂六年就藩平涼府十五年薨無子國除又洪武二十四年封庶二十子松爲韓王未就藩永樂五年薨子冲𤊟八年襲封二十二年改封平涼府傳十三王崇禎十六年賊陷平涼國亡冲𤊟薨於正統五年故宣德時韓王卽恭王冲𤊟也冲𤊟七世孫端王朗錡隆慶三年襲封萬曆三十四年薨曾孫末王亶塉襲崇禎末城陷被執萬曆時韓王重修不知其爲朗錡或亶塉錄以俟考

利民渠記

在平涼縣城今佚

陝之平涼郡治東抵涇州有平衍壤地廣袤數百里而涇河之水實經流其間引以浸灌則土田膏液年穀可擬豐登倘何熯旱之足恤乎特圖志所載故無渠埭而居人習以成俗舉目前涓滴之水則信其奔流置爲棄物凡有播種歲率仰給於天天雨及時則坐事有年一遇魃虐流行則計無所施不但距河入深之地不露其利雖夾河兩岸之間亦不蒙餘波之潤凋瘵告災之外惟束手待斃而已歷千百載間竟無興念於此而倡之者成化甲辰歲夏秋不雨關中大饑侍御史中丞南舒鄭公時實受簡命重託鎮撫關中嘗符移六道周諏民隱興堰減以佐耕至冬會卬蕤有警告變日急上命版曹亞卿嬀川李公符畀以節鉞之寄越今年乙巳春推轂入境內卽檄衛守臣疏決河渠以勸農事其弭災興利之心蓋與中丞

公不謀而自同也僉憲隴城李君經分道關西首以所部平涼之地論列請命二公曰急圖之勿後也憲使延平羅君明時與聞之亦力贊興事維時李君績食平涼教孫官屬荒度土功適郡之豪右強梁亂轄百出君則不暇顧恤毅然調役屬工始自府治城北淪睽泉以灌蔬圃而官民賴之繼分引涇水五里鋪至東二十里鋪爲一渠楊家磨抵四十里鋪爲四渠袁家莊至七十里鋪爲二渠迤東至九十里鋪北引涇水一渠南引金龍池白水驛河二渠合流花家莊東行二十里逾平涼境迤亙開一大渠又流四十里抵涇州城西會汭入涇官路之南渠不可通乃疏百泉王村等溝析爲七渠涇河之北河岸漸高又疏金池瓦窯等溝析爲六渠州城西引汭水傍城北析東山下引注附郭田園獨令成渠汭迤西至崇信縣界散引河子楮家等溝別爲一十一渠州城之東地高河下難於築堰隸南山者引木家溝至范家溝作一十五渠隸北山者引路家溝至白水溝析爲一十一渠合而計之以渠則六十有一以道里幾二百里許以溉田則三千頃有奇也渠之制深十五六尺淺者亦居其五之四廣六七尺窄者亦居其三之二長短大率不齊惟視水力所至故不限於丈尺也渠當路衝則就渠身砌土甃通爲梁以便行旅又斵石刊木架水槽以接不逮壘堰壩以固河防始事於是歲三月之朔民歡趨之百日而告成部吏工匠皆無所預惟拱手以受李公成算而已未幾亞卿公按節平涼因命之曰利民渠於是渠水浸淫土脈漸漬來年獲收成之望秋田遂長養之天其功甚大而費則省使非亞卿中丞發端開始於前憲使羅君慫恿於成則李君規撫綜理之密亦將遇佚而弗章矣又況穹壤間利民盛事秘久不發必有神物以呵護之者失此機會抑不知當幾何時以建萬年無窮之澤也有司礱石請記其事予惟此渠之功州郡利戶與凡往來目擊之人固已頌而歌之宜不待記而顯且二公當此兵燹之日分閫鎮靜決策如

流非獨烽堠煙消邊徼安堵而八郡垂亡所賴以全活者動以萬衆水利之興又特其一事也姑以志其本末以告後之長民者使知成之不易如此相與維持而增葺之是固二公之心抑亦羅君李君之志也遂書爲記

（宣統甘肅通志平涼利民渠記明成化二十一年知縣婁謙撰文）

城濠注水記

在平涼縣城今佚

平涼府城面南山之麓而北據涇東臨小峪而西阻乾溝之涇上有泉穴城而湧以周乎城之北其西號曰暖泉以爲韓之沼其東號曰長樂園以爲襄陵之囿獨南濠廢不治或稍蓄旨蓄以規吞幷嘉靖壬寅夏六月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趙公揚威寨上振旅東歸於是分守參政韓君分巡僉事康君率其屬知府王君行都指揮事黃君奉公以登城歷覽四隅時乾溝流潦方漲可以注城之西南而小峪之水即時春所謂浚

谷者固常甃而溝之可以入城之東南乾溝之水伏見不常而東濠下流爲郭城居民萃焉往丁亥歲水大墊民以千計溺公迺命崇其墉基以遏奔潰而西溝之伏乾者疏治其上流期可必得是冬公以戶部左侍郎移督山西軍儲奉公命者務底有績罔敢墜隳屬府人趙時春志之石樹于墉址以告成事實嘉靖癸卯仲春朔日

按此碑嘉靖十六年趙中丞時春所撰見浚谷集

玉女洞摩崖

在平涼崆峒山今存

（崆峒山志玉女洞在上天梯路左上鐫蕭帶閣道也五大字爲人[illegible]摹書也右鐫[illegible]兩[illegible]奇[illegible]蒲坂郭之蹤跡）

東塔記

在平涼城東今佚

塔七級鎮浮屠宮後琢石以爲基礎之覩其殿楯欄櫳榭施磚埴之工以億計周線鈴宗用五金之材以千計創手於嘉靖乙未初夏丙午春初告成凡厥川意勤至上爲明聖祝釐下爲士庶祈休蓋推廣先昭王與今嗣王之令德而欲播諸人人者也睹斯塔者當儼然研其精義入於正覺彼以殺爲戒則凡省苛法以壽民節宴遊以裕物者不可不知也彼以貪爲戒則凡薄賦歛以惠下謹禮教以睦族斥遠言利之臣式昭恭儉之德者不可不知也彼以嗔爲戒則凡讒佞構間之來過差嫌隙之端待之以定性馭之以至公者不可不知也浮屠氏讓國以修行故入貴其身如山岳是以塔而藏焉昭王蹤年奄棄千乘之尊太妃晚節施散萬金之資胞合浮屠氏之奧旨矣則凡被夫教育者必能恪守寶訓淡泊無爲靜以養心簡以御事怡神於虛明清淑之域以享大雅樂善之休茲塔將與有光時春將陰受其惠焉故不敢以不習浮屠氏辭謹奉宣嘉問以爲之記

按此記嘉靖二十五年趙時春撰見浚谷集

東塔寺記

在平涼城東今佚

寺以塔名重在塔也浮屠氏起西南夷患夷俗多欲幻妄欲以寂滅化之唯恐其弗勝其後延入中國凡王公貴人反以其富貴施諸浮屠氏敬而禮之常恐弗能勝其志故韓國溫太妃爰懷先昭王應世隨化散財酬德始卜東郊擧面枕岡考勝爲琉璃宮七以奉浮屠前爲天王又前爲金剛以呵護山門宮之左右各翼以廊以貌古之禮敬浮屠而得其三昧者左右廊之前各之以樓以載鼓鐘爲香火諷唄之節其外環以精舍僧廚崇垣複門種種具足然大要歸重於塔故爲亭以居碑者又二一以志夫寺一以志夫塔

按此記亦嘉靖二十五年趙時春撰見浚谷集

韓藩香爐

在平涼崆峒山今存

按崆峒山黃帝城有明時銅爐高二尺一寸直徑一尺五寸雙耳三足有字十二行五十九字其文云皆大明崇禎三年歲次庚午季春韓藩太妃闞母董氏韓王亶塉妃慕容氏虔造後有內職及金火匠題名

華亭重修文廟碑

在華亭文廟今存（華亭縣志明吳鑑文廟碑宣德時工部侍郎楊鼐撰文在文廟小）

劉師中墓碑

在華亭雙鳳山今存（華亭縣志明劉師中墓在雙鳳山北有趙時春所書墓誌銘）

復古南門碑

在華亭縣城今佚

古之貴於今者何耶苟其非有宜於今則其存焉者寡矣軒轅氏之弓啓之劍夏后氏之鼎有殷氏之輅周之鍘彝罍斝更秦火砥礪世代之兵革彼其社稷已丘墟宗廟已不血食而其器物陳諸肆然獨傳至今異哉世之人何其薄於今而珍於古歟將其古之可薄者固無以至於今而其珍於今者將古之所同歟使其善政流俗不幸不與器物而俱存而猶幸不熄於衆情之所不能已者則謂之復古也尤宜華亭縣之有南門與縣始門之內設橫逵與門始方縣之盛爲儀州由州而爲縣故縣之邑井宜繁而逵衢宜衆遭兵凶乃廢盛時遺老睹之靡不疚心而歔嘆蓋否嗟於人頤者凡數十有餘年嘉靖辛卯春內鄉人齊君宏自蓬萊令尹茲邑愍其荒蕪則下令曰願復故逵者聽地之沒官者輸其直逵之宜通者通之門之宜循者復之其墉以培之闕以甓之重垣以翼之令當償其估唯力適役之民工未盈而齊君罷去後尹廣人莫君如德崇信令泗水薛君麒邑文學襄陵王君廷弼共竣厥役於是邑之耆耄咸欽諸君之善復古也且良其宜於今之人也又將冀見盛時邑井之繁而古人之善政流俗可興也咸請余記而勒之石且曰以示後人

按此碑嘉靖十四年趙中丞時春所撰見浚谷集

重修靈岩寺碑

在華亭南山今佚

華亭縣既復南門其門之前邊堞而環碧者爲南河河之南蒼蔚而呈翠者爲南山雙峯雙峯之上連甍結閣爲東西王母宮東宮之陰有叢林焉其遺址爲靈岩寺相傳以居尼婆而不受縣之婺婦施氏張氏募謀興復之不越歲而成背宮而面門依山而臨水噫孰使荊榛荒蕪之中而起幽邃清淑之觀乎始縣之南門塞而宮亦廢則寺輪爲豐草今門復而宮亦

舉寺因爲之更新是孰使之而孰爲之者夫物理之興類必有數存乎其間而不可知不可必也因王生邦彥之請記爲之拊掌而三嘆

按此碑亦嘉靖十四年趙時春撰見浚谷集

薛貞婦合葬墓表

在華亭東山今佚

按此墓表嘉靖十六年趙時春撰見浚谷集

創修惠民渠碑

在華亭縣城今存

關隴北支道華亭縣之西故縣人曰西山其谷東向而水注縣之前川者北曰綿柳灘至于劉家嵩中曰觀音滯至于丹泉觀南曰節竹岔東南匯鹹池咸會于仙姑山之東麓曰汭水行十里度縣南門而東越崇信以會于涇故縣人曰南河迺涇之南源也地峻而流駛故民稍治以爲輪磨山

寨而多雨餘水棄不售承平幾二百載林麓斬澤竭渠廢嘉靖乙卯自夏徂秋不爲霖禾且槁縣尹臨晉王君官既憂既禱廼籌水利詢僉謀偕余暨學師庠士之城西求水道命吏胥率徒七十萃東麓諸石遏汭半流使東而北遵谿徑過上亭廟前入官路沾路之半爲渠過辛氏張氏趙氏之莊凡五里流濟平其川田皆可溉也趙氏始放諸溝窪丈餘行三里至廢儀州西城外曰劉氏溝緣溝西岸而北而東勿入于溝過入于州故城越蚄廟塔寺至于縣西門之北數仞流峻馳會得地中古石槽四尋者即以牖城而內水由城隍廟關王廟之陳入于縣治東放之學宮以爲泮水注東郊絕河其園田皆可溉也役不浹旬而成屬平涼太守太康姚君汝籽以行部至厥畝允諸且曰涇汭槩平涼之境皆可利田按察使少巖傅公觀風至郡亦云更申聞水利僉事某公胥報可事勤而工省上不費而惠下究縣人廼以告成事請余志諸石以垂永久遂銘之曰隴陰從從其土以崇其雨以齊其殖以豐禁厲既解民用滋洪上侈下共澤涸山童風雨靡辰貨賄不充君子式瘁爰罄其衷曰有餘灌行由地中嘉言行適其諸猶龍浩浩潑潑十里咸通放諸四海可濟民恫余曰惠也未究厥隆我有哲后恩與天通百祿不承共爲臣工心惟水澄德唯淵同無欲如源無私如空靡殖遂汙靡纖昏曠靡蕩以嬉靡激以攻光臨兆億唯正之供曰雨而雨曰風而風六府允修庶土攸同奚及草木比之昆蟲無遠弗近無始不終凡百含睹均被耕犢奚茲勻水濡茲蕭蘧以示爲政罔有不公以示爲臣罔有不忠以示俊良罔有不逢銘茲貞珉永永無窮

（華亭縣志閒惠民渠碑在縣署二門外嘉靖中趙時泰所撰）

按浚谷集創修惠民渠記作於嘉靖三十四年當時並刻圖於碑以志永久今渠廢而碑尚存也

會燕王母宮詩碑

在華亭縣城今存

（華亭縣志明趙時春作有詩王母宮詩碑今在隴西館）

按浚谷集此詩亦作於嘉靖三十四年

朝那廟碑

在華亭縣北今存

朝那秦之縣惠文王使張儀陰謀伐楚獻文於湫神曰敢昭告於巫咸大神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是時楚方強三閭多賢能謀熊相昏不用自陷囚執兵敗國削非神褫其魄者殆不至是也但湫之爲巫咸豈商之賢相與或列子之所述與抑自爲一人莫可徵矣而神之名爲巫咸則可據也相傳爲朝那縣令令者邑萬戶秩千石之官秦以朝那北距義渠西制戎而萬戶之民半多戎狄以一令柔遠能邇卒兼義渠寨河南史雖失其名而其令之才且賢亦可想見豈非足以嗣周公之功爲聖人之徒者與但朝那地界故廣而湫則所在有之惟華亭縣西北五十里湫頭山山最高池淵深莫測旱澇無所增損且北麓爲涇之原南趾爲汭之源神靈所棲莫宜於斯而境內千百泉湫咸朝宗涇汭在湫頭實涇汭之源禮祭河必先源而後委則朝那之廟食於華亭又其宜也但湫去縣至遠香牢乏薦舊傳於縣西北十里湫頭之支之下原去縣近而山平曠有泉錯出下爲兩亭溝民咸仰惠澤故遂立祠屢圮必修稱曰蓋國大王則無所據而名不正時春生於朝那數千載之後每誦經史窮治亂覽山川美禹績思古聖賢之風烈以爲拯否定傾必代有哲人而文獻莫徵於修郡志著喟然三歎焉自童子鄉舉躬覯胡馬飲涇憤莫或續神與禹周之緒也顧四十餘年力已衰而志未渝事親既終喪乃以甲子冬至定居兩亭溝之東二里許與祠相望乙丑春旱至五月弗雨民恐且饑偏走羣望余告以神之靈適兵部郎中周君鑑鄉進士曾子繼參趙子佩在余所遂以月之十日

同祈於神而縣之耆舊犇至共浚湫以還乃北風化爲谷風陰沴羣然突起至夜大雨翼日乃晴併具祭文勒諸碑陰以後思雨即雨雨足即晴八月朔余祇題朝那神祠加爲方大澍即著縣官遵化謝君濟縉紳劉子瑞等咸共伐石誌之以傳諸後且爲迎送神歌俾民歲以五月望八月朔祀焉歌曰神之來兮幽之西金天燠兮霜霰盧雲之旆兮飈之騎奔迅霆兮騰滑蜿陽穆穆兮陰爲電露瀼瀼兮雨徐徐阜我兮百穀嘉蔬育我兮孫子祁祁衆角奔兮拜舞鼓革兮稱觴羞餚兮少牢之雞酬清醑兮田之黍春秋代兮僕神居千百祀兮息寇輿房神之享兮瞻顏赫倏雲揚兮騁天馬佐少昊兮於穆光陸離兮霞鳥兒之楹兮遨遊西海澄兮廣野前文鳳兮後軒龍彼妖氛兮何爲者

（華亭縣志朝那廟碑記明嘉靖四四年趙時春撰在縣北十五里朝那寺）

按漢書祠祀志湫淵祀朝那碑謂朝那地故廣而湫則所在有之故固原西海子鎭原太陽湫皆有朝那之名世傳久湫詛楚文宋時蔡挺得於汧州而渭州所統爲平涼潘原化平崇信華亭五縣當必在五縣以內則碑以華亭當之自爲近是若固原宋爲鎭戎軍鎭原宋爲原州俱不在渭州封域也王厚之金石題跋詛楚文有三初得告巫咸文於鳳翔次得告大沈久湫文於渭州最後得告亞駝文於洛陽其詞則一惟質於神者隨號而異則巫咸大神詛文均有此稱浚谷以巫咸爲朝那令名誤也

趙氏祠堂鐘款

在華亭縣城今佚

維嘉靖丁亥歲制詔有司大報尊祖鴻典告成覃恩多方夏五月弦後季日召臣時春爲翰林院編修兼司經局校書下弦後臣時春始免先教諭府君之喪冬十月朔朝于京師越戊子春正月吏部以先臣贈典上請勅日迺者升煙泰時禋祀總章燕及皇天以配皇考嘉與中外同其福祿爾予侍從之良可後追崇之典爾原任山東濟南府濱州霑化縣儒學教諭趙玉乃翰林院編修兼司經局校書時春之父沉毅寡慾本于天成直諒多聞允於問學性每嘶於阿世志克勵於砥名兩任儒師一介不苟觀其抑餽還金鮮所屈降其平生氣節可知也高倘杜門明經教子南宮首薦爲世聞彥爾之慶澤其未艾哉茲特贈爲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兼司經局校書於赫寵蘶泉臺永賁母許氏封太孺人妻劉氏封孺人臣時春亦賜勅嘉勵是冬既以請朝事免官放歸謁拜手稽首告于先翰林臣之祠建禰廟以修春秋祠事唯謹庚戌秋九月下弦召爲兵部職方主事尋改大將軍持弗可移正職方辛亥正月既陟下大夫山東按察司兵備僉事領兵入衞壬子秋九月擢副使階中大夫癸丑春仲月弦未盈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雁門等關巡撫山西地方冬既賜歸聽調丙辰臣時春謹再拜稽首紀黑金陸鈞臧業于祠門之右以昭示後裔用闡我有明休命曰敬叡爲壽于無疆以對敭仁聖之渥澤子子孫孫其永常

按浚谷集載有此文爲嘉靖三十五年所作明史趙時春傳時春字景仁平涼人嘉靖初自庶吉士歷戶部兵部主事坐直言黜爲民久之選東宮官屬起翰林編修兼司經局校書帝有疾時春與羅洪先唐順之疏請東宮御殿受百官正旦朝賀帝大怒復黜爲民文所謂請朝放歸者也其後仕歷鎭傳俱同浚谷文章豪肆與唐順之王愼中齊名而遺集今傳者甚稀殊可惜也

陶神廟碑

在華亭硯峽鎭今存

制火用以利民者燧人也陶器以便民者帝舜也平水土以居民者神禹也益實佐禹其後爲秦虞閼父爲周陶正乃續舜緒余峽故周秦之鄙而

禹稷疏鑿之跡咸存陶器古朴咸有虞氏之法而用必資土水火敢忘古聖賢之烈乎廟祀以春秋享祀之大報本明忠孝也民但利之而不知利之本君子之所憂也瞻廟祀而知報本則知所以生知所以養教斯立矣利之而因以立教斯利物和義之道也廟地嘉靖初元尙爲林藪十二年市之山民漸芟柞耕陶十八年始易廬爲室作廟不容尊俎三十九年始易堂及門各三楹仰聖明至治之休澤茲亦一徵也與

（華亭縣志明陶神廟記在縣東十五里硯峽嘉靖三十九年趙時春撰）

楊祺墓詩碑

在華亭仙姑山今存

（華亭縣志明楊祺墓詩碑在仙姑山楊家溝）

重修文廟碑

在華亭文廟今存

（華亭縣志重修文廟碑有二一爲大曆時太原府推官賈師讓文）

化平趙龍峽鐘

在化平下寺莊今存

（宣統甘肅通志趙龍峽古鐘在化平廳北四十里下寺莊鐘上鐫字曰大明隆慶西安府華亭縣化平里西河子小鋪川趙龍峽古跡年月鑄礙字皆斜滅僅存）

（新通志稿按據舊志既曰古跡或鐘爲古代所遺明時補字歟然無從考證矣）

靜寧洪武誥勑碑

在靜寧水洛城今存

（通志稿明誥勑碑在靜寧水洛城城隍廟石高三尺廣一尺五寸洪武二年立）

增修靜寧外城記

在靜寧縣城今佚

靜寧古朝那地漢晉屬安定郡唐宋爲渭州西北境歷代用武之區宋景德中知渭州曹瑋以隴山外有衙地號隴干川因相地形築城砦以兵守戍時拒西夏設也慶曆中經略使韓琦始表奏隴干城爲山外四砦之首請建爲軍賜名德順金皇統二年改軍爲州元併西夏始改爲靜寧卽今州城也我聖朝統一寰宇州仍元舊草昧之初人民凋耗減外城爲內城僅周五里許自洪武迄今百有餘年疆土乂寧武備寖弛州民蕃庶日繁城隘且圮而外郭舊城遺址悉泯平涼衛卒耕據歷歲滋久牧守因循曾莫能復成化三年秋東莞靳善宗元以賢科發迹來知州事翼日登城周覽既歎其傾壞謂宜繕修而父老咸以屯卒所侵外郭爲言善因計天下承平日久休養生息累洽重熙疑無外虞然安不忘危古人確論矧茲用武之區內城既修而外城亦當復舊不然一旦設有烽燧之警何以捍寇難衛人民乎具白其事於撫軍項公卽俾按察僉事應瀚督平涼府諸官往覈之如善所云盡歸侵地於州善於是先繕內城量功命日具餱糧平

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近循舊基重築外城鳩工於四年春仲不三閱月崇墉深池自址至堞二丈八尺有咫址廣僅三丈環袤餘七里東西達內城爲二門設關鑰時啓閉復樓其內城東西二門之上各五鉅楹層樓翬飛以資眺覽是役也雖爲流言中阻而善益毅然無撓故敏於就事慮不愆素庀爲關右堅城工甫畢適土達滿四搆逆遠近驚擾衆皆避患伏城如詘既又比歲醜虜內侵總制鉅公分遣大將宿重兵於茲以遏奔衝信足以衛人民捍寇雖設險於武備保障於一方非厲民而妄作然則善之爲政心乎斯民見於先幾而知所重者歟爲政而知所重是宜與也抑考春秋諸國於城之議有譏其非時傷財厲民者矣有與其能攘夷狄能保民者矣今以觀善之政可謂有益於民不負聖天子命吏之意書法固在所與然善庶齊一民心宣沛德澤揚富庶之風敦禮樂之化等襲績黃勛而上皆分內事不獨城也善其勉諸重以父老請故樂爲記俾鐫諸石

以詔來者

（靜寧州志增修外城記明成化四年提學伍福撰）

太宰馬廷章德政碑

在靜寧城東今存

（新通志稿太宰馬廷章德政碑在靜寧城東高六尺口徑二尺七寸明成化十年靖虜衛指揮同知趙錦書馬遠撰其頌德之文）

（楷書二十行字幾自定錄）

重修城隍廟碑

在靜寧縣城今存

（靜寧州志重修城隍廟記作縣城明成化時學正滕珪撰文）

孔廟鐘磬

在靜寧文廟今存

（新通志稿靜寧文廟有鐘一磬一鐘高一尺口徑五寸俱爲明弘治中知州楊德周易製）

思正堂記

在靜寧縣署今佚

隴干劉守治郡之明年六事既舉百廢乃興庠有貞士田無治農當路嘉其賢良也禮勸之而閭閻之下老者歌少者謠遠者傳近者頌關西籍籍稱良司牧焉郡原有後堂歲久傾圮劉守每退食若不寧處者使治郡而退無所處其何以過寮宷修燕事校書契而飭身心乃白諸當路日措而月積不徵於民不給於官爲作堂三楹軒三楹鞋三楹經始於弘治十八年七月之初落成於十月之終規之宏麗就之爽朗居之嚴邃非惟復舊抑亦鼎新郡大夫士樂其成也往賀之煥然美觀豁然欣覩守亦怡然間一止焉客請其名以思正對客曰何也曰語有之政也者正也上以是感下以是應捷於影響是故官師異治賓客異儀財賦異供兵傳異令工作異習訟獄異情守慕入而思之孰得其正孰不得其正孰爲正孰爲非正規賞既宜籌度復允糾出而蓋之而政有不公平正大者哉守曰幾矣猶未也客曰何也曰郡之人衆矣無問貧賤賢不肖咸覩守以爲準譬之射焉守的也守正固不正是故自公退食吾省吾心有弗正乎吾端吾所操吾省吾身有弗正乎吾貞吾所履燕於斯思不慢於斯息於斯思不懈於斯處於斯思不愧於斯郡之人指的而趨望的而正振振秩秩然罔不歸於正矣守曰其然非曰能之郡少尹党大秩述以告續宗續宗曰美哉守也其命名也惟思則堂不徒設矣惟正則思不徒興矣夫劉守巴蜀之英也先君子存翁惠政守所目擊者故有聲漢南有績湖東茲刺是郡復有聞望非所謂世德作求者歟然明天子方重司牧劉守周旋是邦委蛇是堂治必如黃霸化必如文翁愛必如朱邑以膏沃其土孺矜其人固守之分也亦守之志也右之人以治績而加罰空以治行而拜司農皆守今日所有事也思其徒哉況堂成而勸書適至一又再而五焉可以考守矣守聞

而笑曰有是耶因記之以告夫嗣守而收是郡者守名琥四川嘉定人庚午鄉進士也

（靜寧州志明思正堂記碑嘉靖十四年正月立參議胡纘宗撰文）

鄉賢祠記

在靜寧文廟今存

嘉定劉公琥知靜寧之三年民安吏畏禮教聿興乃集其士大夫耆舊謀之曰靜寧雖僻處北陲然代有賢哲佐時畫績名於當時傳於後世蓋諸君子所親也今明興百六十有八載矣若郭公登之守涿文公明之教河津馬公襄之孫親成德惠在民成孝道惇已雖觀吳魏公挺郭涇原許郭恭毅洪等勳業死節大小有差要之皆自好者也其他節概後先建明一時者迄今追懿風烈宜同祀於左右序若劉武穆錡吳涪王玠新安王璘當宋室板蕩之餘皆能篤忠履義恢復殘祚續一綫於將絕宗社邦國咸

賴再造垂二百年其卓邁古今貽忠百世宜祀正堂以昭來茲士大夫党君禮等歡心承贊力企厥成於是請於總制尚書唐公都御史黄公巡撫御史周公分守參政張公兵備分巡僉事樊公張公皆可其事祠工既訖州守劉君遣使徵予爲記刻之貞珉用垂不朽以告後裔凡居是鄉者相與砥礪無倦共期有成無負劉君建祠意也予家武功知君之才之美久矣聞此舉益深嘉歎因採其論於士大夫者書以歸之則其所以爲教者大矣不徒翊日龍擢光顯而已也是爲記

（靜寧州志名賢祠記在文廟明嘉靖正修撰武功康海撰文）

名賢祠記

在靜寧文廟今存

靜寧州自宋置軍以來爲邊鄙要地其人沈摯勇決號爲能兵故倚以內捍秦雍外禦羌胡然則卓犖奇產拔風土之良統制方牧樹甘棠之澤代

有其人法宜從祀今天子建元十有餘年海內向風爰修逸禮制守令於諸學宮建名宦鄉賢祠以春秋舉祀焉所以勸賢昭烈啓佑後人德音甚備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御史蘭谿唐公上承下教敷政惟勅奉訓大夫知靜寧州事嘉定劉君琉祇承明命董作建室列妥英靈允協羣望祠既舉奠爰徵余文以記之夫靜寧之爲邊郡固矣迺今則得爲中土之鄉者緊諸名賢實有武功以爲干城實有文德以爲衣被卒囿於皇王禮樂之中以脫乎被髮左衽之厄此聖主所以垂式元老所以嬰懷良牧所以建祠者也書曰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吾於茲舉見之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後之君子勖諸

（靜寧州志名宦祠記在文廟明嘉靖十四年都御史趙時春撰文）

按此碑州志作名宦祠記浚谷集作名賢今依浚谷集錄之以存眞而俟得拓本當再考校更正也

創修靜寧東關碑

在靜寧縣城今佚

嘉靖乙未冬靜寧州知州劉琉移文報成關城奉總制唐公撫軍黄公命也余謂事艱大今且易何也至其地登城而觀之曰嗟乎壯哉重城邊地利也先是洪武四年州建城隆成化初守靳善請諸撫軍項公成重城九里東南北關烟火日繁成化十一年守祝祥復請撫軍阮公成外東關廣五里當是時艸創亟成年久城壞劉君憂之曰陴也何能防然吾固死守吏弗可宴然坐觀乃集諸父老計丈尺議高低始事於嘉靖十四年三月十三日畢務於八月二十五日城長二千七百三十尺高一丈六尺截然與州城相表裏又推其餘力新文廟齋居創名宦鄉賢祠余聞之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城郭溝池險之大端君子不廢也今夫鳥雀高巢虎豹遠穴蛟龍深淵所以守也而況夫人民乎且靜寧東接六盤西通金城北近

長城南雜羌戎是古今裔彝必爭之地戎馬馳驅戰場處也即城守堅嚴猶有意外之虞如嘉靖甲午虜擁十萬撤青沙拉安會堡寨多破安會城困獲免賊竟敗去由此觀之地利可弗謂之先務乎哉或曰今聖王御世天下太平邊鄙無事宜無勞紛紛者曰周之成康何時也周公告成王必曰克詰戎兵洪範八政不遺於師何者安不忘危古今保天下至意不可與尋常道也郡人党禮李玫馬應麟姚壽王進鄭葛蔓請記以永其傳余爲之記劉君名琉四川嘉定人治成今陞襄陽府同治旹嘉靖十五年丙申孟秋之吉

（靜寧州志明創修東關記嘉靖十五年兵備樊鵬撰文）

郭賜墓誌

在靜寧郭家堡今存

（新通志稿、郭公墓誌在靜寧水洛城南郭家墓有高四尺廣二尺刻嘉靖十八年立郭賞郭賜公墓也）

知州題名記

在靜寧縣署今佚

曷爲名曰名以別姓所以彰美惡也曷爲題曰題以紀名所以示勸戒也靜寧之郡雖鄰邊險而分符建官國朝制也可無題名乎哉數自嘉靖丙申歲涖政以來迄今餘三載矣恆病官之姓名誌不悉錄竊自嘆曰何官名之落落也以人爲鑑奚取焉余有題名之志即承公委未遂同寅郝子曰莫題於前則前乎此者之名既多無稽莫題於今則後乎此者之名亦遂湮沒可乎廷佐將攻石於思正堂願先生題之余曰題名史氏之遺意也名豈易題哉名有善有不善善者實浮於名不善者名浮於實嘗考周官以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六事皆以廉爲本吾儕官茲土者能率乎此杜請謁絕苞苴悃愊無華才識有濟後人指其名而稱之曰某也廉吏名之善也抑或出乎此焉肆貪墨縱殘虐尸素無爲廢法僨事後人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不廉名之不善也名豈易題哉郝子曰信斯言也故名不可不題也予固愧乎名者而亦疾乎無名遂援諸誌之紀錄暨今之姓名可題者託諸石以垂不朽庶繼此仕者據石以得其名因名以覈其實廉而善者將法之匪廉而不善者將戒之一法一戒相觀而善是以德崇而化業炳而章茲名之題固生平之福也亦茲石之幸也豈曰沽名乎哉是爲記（靜寧州志明學宮題名記作文附嘉靖十八年知州李必敷撰文）

安中丞去思碑

在靜寧縣境今佚

無似出巡靜寧時久旱逢雪竊喜之曰大凡植物之在地者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茲幸雪澤沾濡土膏凍合陽固於內潛滋者久及回陽融合則堪與榮紛甲者坼萌者達麥之暢茂極爲有力且寸白則遺蝗入地三尺三

白則九尺豈年之兆瑞在乎是第見環州諸山隆然若隴頭戴白石門峽隴干川平漫四合不辨咫尺因借州志考所謂隴干川者以解隆德諸生齊加會寧之疑焉頒檄數紙見吾鄉大中丞藏庵翁守平涼時諭州民修築堡洞以避西虜若温家川王家堡高山楊家堡共一百一十七處弘治十四年春越秋七月西賊果大舉入寇鄰境州縣俱被肆毒惟是州無一人一畜被虜者秦鳳一路因以安堵百姓迄今猶耿耿焉吁亦偉矣哉余童子時曾逮拜光霽今已叨知政事矣翁其中退然若不勝衣食飲不盈一掬米兩目炯炯時發長笑則盧堂皆響貫珠纍帶兩出於便識者知其爲貴人云嘗語人曰吾少失怙恃每時薦必泫然長慟幾不能成禮止有一弟常以愼一親者愛敬之行當終吾身矣後果如其言治家右嚴家人輩侍立終日未嘗敢桀然露齒凡冠婚喪祭統依朱公家禮至今祠堂神主三和十灰榍皆其遺式弱冠登進士郎拜大行人自公多暇窮日夜誦古人書無則借書以自廣甚者旦旦坐書肆披閱竟日至忘飢渴久則聞見該洽同僚目之爲玄晏先生後身字不緣古詩須畧與意會方纔拈筆嘗曰斷髮流淚刻燭擊鉢者果何爲耶吾師東崖張公諱克溫晉山劉公諱穆者累舉進士未第翁觀其文與人曰他日繼吾西磐張公者必此二人也果皆相繼登第一拜地官大夫一選翰林院吉士時人以冰鑑目之任浙江方伯時事無巨細必於一人中決之動中肯綮百姓號爲安不解擔尋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卒之日行李蕭然篋笥中惟古書千卷足以占我翁中心之所悅也無似追而思之曰王陽明湛甘泉二先生每以良知及二乘合一者以訓士東南距翁在任時未溥其傳自今考公之心之行若同研席者豈德性用事果無豐儉於南北異同於今昔耶翁勳業在朝廷聞望在邊疆今幸有良太史在茲不贅翁姓安氏諱惟學字行之藏庵其別號也西磐公名翺字汝霖壬戌進士以都給事中陞

順天府丞尋任都察院副都御史亦巡撫寧夏今任工部尚書云嘉靖壬寅春正月吉日立石

（靜寧州志明安中丞去思碑嘉靖二十一年御史胡天爵撰文）

遷州學記

在靜寧文廟今存

關西靜寧古爲軍今爲州其宣聖廟與學創於洪武初而修於天順末垂百年矣廟墜什四學墜什六傾者圮者坳者陷者相錯弗良於修祀而敷教師弟子病焉乃具狀以白於州大夫李守（剛）李守重以爲然乃具狀以上於巡撫都御史趙公趙公曰嗟乎廟當崇學當肅不獨隴干也陋弗閎隘弗敞亦不獨隴干也乃下分守行省議若費既擬以贖金若干鎰已得請趙公偶臨州師弟子復以改遷請曰修既可遷亦可復下分守行省益若費而州大夫李守（今）乃廉得民侵地若干丈擬易金若干鎰請復再閱歲未及達李守惕然曰有司之務不一也而祀爲重教爲先廟弗新學弗葺守之責也崇斯廟肅斯學守之責也事何可緩工何可懈乃卜日經始之工且半提學憲副王君（鳳泉）曰嗟乎廟弗治何以奉先師學弗理何以作諸士子事易延工易緩乃具狀以覆於趙公復得請李守暢然乃咨諸鄉大夫士曰宮宜廣今隘若是宜拓學宜邃今逼若是宜闢乃鳩工之寓於斯者役市廛之餘與邑之隙者乃埤若陷培若坳乃貿梁棟於隴西采榱桷於主山伐石於底川復度諸師弟子曰廟偉而前學遜而後紓矣寧明通乎地匪明通曷觀殿與堂俱三楹朴矣寧博大乎室匪博大曷暇其遷也固宜乃奉廟而東增至七楹凡廡之屬隨之移堂而前增至五楹凡齋之屬隨之所增殆不止是守朝往而觀之晝工成如約夕往而觀之晝工成如約興工去歲之夏至秋而廟成繼工今歲之春入夏而學成自是東爲廟西爲學殿與戟門金碧輝煌廟門與廡與啓聖祠朱紫炟訓而泮

池與階墀與名宦鄉賢祠咸鼎新焉而廟巍如也啟一亭與致齋所丹漆赫奕明倫堂與二齋與門輪奐雄麗而廡與庖與廻垣咸改作焉而學煥如也蓋廟之麗有若宮闕學之嚴有若臺省故望者改觀見者加賞況費不涉於民役不奪於農工且速作且工而守之責塞矣乃具狀以復於巡撫都御史路公路公曰舊廟敝今廟崇舊學陋今學華可以祀可以教矣予惟廟以報德報功也匪崇曷事學以達道達材也匪華曷育崇矣於斯而致祀有不翼翼肅肅矣乎華矣於斯而敷教有不彬彬郁郁矣乎故知報先師矣盡知所以師乎師之道無他忠恕而已矣一貫而已矣知修學矣盡思所以學乎學之道無他聖而已矣王而已矣廟學成學正應元諸生應規東果過予別墅請爲記予爲記之而併申之以祀以學屬之守守將勒之石以告夫嗣是而承祀而典教者庶勿墮前守曰必敷兩充人今守曰時中太原人鄉進士也家世科第相望少有志於甲第觀是興作可考其守矣（趙公廷瑞開人路公迪汶上人官俱至大司馬）

（靜寧州志明遷廟學記嘉靖時都御史胡纘宗撰）

按州志嘉靖十六年知州李時中重修廟學碑當立於是時鳥鼠山人集載此文題爲靜寧州遷學記今並原注錄之

白雲洞記

在靜寧縣東今佚

隴西多名山崆峒崔嵬西傾磅礴鳥鼠崒嵂嶓冢蜿蜒勝矣而隴干之主山天水之麥積崖仙人巖襄武之馬鞍山靡不佳麗以路不當衝鮮登眺者主山僧來道其山之勝衆山環拱一峯突出高並崆峒厚比西傾奇擬仙巖廣類鳥鼠秀攢奇峯層巒疊嶂丹崖翠壁傑閣危樓赤闌朱檻蒼松古栢山藏乎寺寺衷乎山絕頂亭高半嵓寺密寺覆巖下兩不能及下瞰洛水前俯龍山龍山揖讓洛水追隨遙望之梵宮如闕崖路如梯縣巖如

厓絕壁如堵蓋迴寺皆山是山其主也名曰中臺傍有石徑如梯爲寺東門東爲觀音山其山如獅之蹲山石巃嵸如柱傍列筆華山如附名曰東臺南挺最高峯其峯秀拔如星之麗石磴如綮其壁如削（俗稱書案）名曰南臺西峙雄漢崖其崖盤踞如起如伏而崖瑰瑋名曰西臺傍有石洞爲寺西門如拱北聳雲崖山其山三疊高出雲表如鵬之延其上石亭突兀其中石閣崢嶸其下石殿輝煌亦附巖下爲雲崖寺兩亦不及下若香臺前綠石徑左引樓橋如限名曰北臺夫山攤峻極則四臺爲輔山作阼階則四臺爲賓而洛水沂流隴水出谿山色金鋪水聲玉韻山不中立亦爲之主哉臺西有竹枝峯其峯如架如門峯下有寺有滿水潭其潭如淵斯則主山之羣從也嗟乎山勝矣郡中濟夫創論玄晏撰記諸皇甫有偉績兩吳有奇勳是非其叢秀所鍾歟而山不虛峙矣崖寺左壁有洞爲山僧法印所闢者也其洞朝夕多雲而雲多白洞中雲出洞上雲盤洞前雲駐洞下

雲擊歷四時爲主山多勝槩白雲洞其一也是洞倚屏巖而臨削壁蓋負山而腹水固北臺之碧室主山之丹穴也山僧闢洞其間不取其山水廻合歟夫西傾有洞而洮出焉鳥鼠有洞而渭出焉嶓冢有洞而漾出焉崆峒有洞而玄鶴生焉主山有洞惟多白雲洞非是山之石竇歟夫山有洞僧多主之不知是僧能主是洞以習是定否歟吾聞主山奇甚是僧不能靜所繪圖不能眞然是山距吾秦邑不一二日程吾不能一登以悉其勝吾不及山僧矣姑記其略以畀山僧

靜寧州志（白雲洞記在州東主山明嘉靖時胡纘宗撰文）

按州志主山在州東南一百五十里原屬務本里阜民坊永樂間封張三丰於此清初改隸華亭故華亭縣志云主山頌有胡纘宗碑也鳥鼠山人集載有此文隴干之主山句作安定之主山文中引有郡中王符皇甫規皇甫嵩皇甫謐吳玠吳璘諸名賢蓋就全郡寫敘而取漢安定郡爲義隴干二字當是編州志者所易也

渭川知縣毛公墓碑

在靜寧東關今存

（新通志稿碑在靜寧縣東關道左高三尺五寸廣二尺碑道光癸卯年出土字多磨滅審爲明時渭川知縣毛公墓碑）

紫極觀銅佛相

在靜寧縣城今存

（新通志稿靜寧縣城紫極觀有銅佛相高四尺五寸廣三尺有明萬曆九年奉直大夫知靜寧州事劉棟那伽龍篆等字和款有殘闕）

（又有同年所鑄鐵鑪高三尺餘口徑三尺餘俱存）

秋月觀碑

在靜寧朱家店今存

（新通志稿秋月觀碑在靜寧朱家店石門山碑高四尺五寸廣二尺明萬曆九年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鑑撰文）

三忠祠磬

在靜寧縣城今存

（新通志稿靜寧縣三忠祠鐵磬高一尺二寸直徑二尺明萬曆十三年製款識云韓府縣主儀賓仇樵宜獻）

張從謙鑄磬

在靜寧火神廟今存

（新通志稿靜寧火神廟鐵磬形製大小與三忠祠磬同款識云隆泉堡渭平里口口村金火匠人張從謙鑄）

學田碑記

在靜寧縣城今存

（靜寧州志明學田碑記萬曆二十九年州人馬相撰文）

三將軍祠碑

在靜寧城東今佚

靜寧州爲古隴干城劉武穆錡與涪王玠信王璘相與死守拒金人處而涪王又與祖父兄弟同葬於此以故靜寧舊有三將軍祠在城東之里許

歲久崩圮春秋父老過之潸然今年侍御史公按靜寧遂移檄刺史曰此非宋順昌之捷史稱神奇制勝金人死不敢道姓名越茲土者耶以兀朮之數憤數入張俊秦檜之搆和罷兵微三將軍此地屬入芻牧久矣聖天子眷然西顧拊髀萬里長城思所以威示王庭也者茲固其不朽也而風雨之是廬而樵鹿之是餌夫寧是先部使者有司者爲之肯構也而今若是無乃以代傳之遐邈有司之不繼而援之以自解也其若勵在不佞之與子大夫何人臣効死懋著忠勤後來者亦惟是能自得師我王國則無忝厥修封疆之臣矣待有事日哉風忠臣以勵死士隱然培長城於萬里俾聖天子春秋高枕以自愉快敢不捐糜爲猥云有司之不繼代傳之遐邈而以茲典禮侯諸後人觀風者亦何辭之與有先是刺史苗君蓋旦夕營度自計金錢有差其別駕邵君州幕孫君悉力佐規畫有日矣檄至各捐俸仔肩不謀而舉自二月至四月而祠成先部使先有司所肯構至是

而大非其舊矣門榜燦如墉垣峻如堂室翼如廡被庖湢枚如渠如風雨之所動搖精英之所呵護儼然三將軍之羽旂發弧過其華表而來也士大夫懸古弔之庶幾慷慨激烈思過事以當拊髀之寄乎是役也不過糜有司一錢不少滯農工片時而雲屯電給不日竣事人以三將軍實式憑之而四君之竣事以詒後來固曠百世而相感也所云不朽盛事實身有之哉蓋史君所按部勞來苗君保障興廢皆無窮入人思而邵君積學稱幹理云邵君與予割席而縮黃綬越五千里乞言於予予固知之稔矣史君晉人名學遷苗君北平人名永春邵君桐江人名士翼孫君周南人名儒林

（靜寧州志宋三將軍廟碑記在東門外明萬曆二十二年陳之龍撰文）

玄帝廟鐘

在靜寧城南今存

（新通志稿玄帝廟鐘作靜寧縣鐘尙高三尺圍徑一尺四寸計萬曆三十五年山西霍縣知縣邑人李尙滋鑄楷書二行六十餘字）

重修關廟碑

在靜寧西城今存

（宣統甘肅通志明重修關帝廟碑記在靜寧州治西萬曆時馬一任文）

白衣菴磬

在靜寧南城今存

（新通志稿靜寧縣南街白衣菴有明時磬高九寸圍徑一尺四寸明崇禎二年平涼府莊浪縣處造十子般磬一口餘字楷書）

莊浪南門樓碑

在莊浪縣城今佚

夫莊浪昉於古秦爲北地郡漢爲安定郡迄宋元爲路我聖祖高皇帝龍飛淮甸奄有天下置爲邑而隸諸平涼焉草創之初規模粗定城門樓堞狹隘矮疎無足觀者惟時邑宰後先相繼慮不及此見頹垣敗壁不勝狼

狽以故奎夷長驅絕無備禦之防劇賊猖獗時有刦掠之患士庶咸憂且病焉嘉靖己丑張公瑜錦衣巨族也以公大方家而宰是土顧邑雖小而政則煩民雖寡而訟獄征歛則不簡於他邑公規畫惟勤歷載餘百度俱興論諸士大夫曰門傾如此脫有外患吾司牧民弗克辭責矣以是遂諸總制少保唐公乃可其事由是慨然自任凡夫磚瓦木石累至鉅萬悉設法措置而民財弗與焉鳩工於嘉靖甲午之十三年春三月落成於是年仲秋高四丈五尺闊三丈二尺氣象弘遠制度森嚴非惟可以壯國威抑亦可以杜外侮覬覦之心矣故士庶相慶商賈相歌農夫相誦憂而病者喜且愁爲公之事此若畢矣猶未也仁以存心慎以涖事修學校以作士類寬力役以節民情闢倉舍以廣儲畜空囹圄以伸冤抑嚴胥吏以防壅蔽時徵期以便輸將置烽燧以禦邊警通有無以疏民財至勤巡按諸公獎勵優敘而聲譽不求而至矣而公赫然之功顯不度越於後先也耶是

門之事也教諭侯君濤典史杜君梅羽翼贊襄實與力焉工成鄉士夫命愚以記愚不敏無能悉公之績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邑人之道也於是乎記嘉靖十三年

（莊浪志略明嘉靖十一年知縣張瑜創修南門樓總廷譽作創修南門樓碑記）

重修莊浪文廟碑

在莊浪文廟今存

莊浪縣儒學初在縣治西北正德辛巳知縣劉瀚移於城之東南隅事但草創僅三十餘年即頹敝嘉靖癸丑秋予叨知是邑至則諸生首以修學爲言賓曰勞民傷財古人所愼既而分守大叅呂公行部諸生以言於賓者言於公公移檄苦懇郡太守姚公因而亦命改作焉賓皤然曰有司者能使民無他勞而勞於學非勞也能使財無他傷而傷於學非傷也大叅公勇於任事賓顧可以細見自諉乎於是請諸二公爰度其陰北徙百餘步以就閒曠鬻其舊址之無用者以爲費材必欲其稱工必欲其愼示可久也廟學成復於門之前易民居闢爲廣衢東達縣治樹坊一曰興賢育俊與縣之承流宣化坊相峙示政教均重也廟門外樹坊二曰德配天地道貫古今示尊崇也計其費鬻地之金當十之二三餘皆鞭朴之贖二公信賓賓故敢以自信經始於甲寅春三月落成於乙卯秋八月於是集諸生而語之曰茲役也大叅太守公殫其心賓殫其力爲二三子新爲學之地矣然國家設庠序以造士用世者皆此之選也是故窮而進德修業達而爲國爲民斯不負建學之意焉已矣反是而口耳是尙毋彝是縱譬之樹梧檟而得樲棘養材者不亦可慨哉二三子其善辨諸大叅公名時中淸豐人太守公名汝耔襄城人

（莊浪志略明重修文廟碑在文廟嘉靖三十四年知縣張關賓文）

重修莊浪儒學廟記

在莊浪文廟今存

洪武二年始以陝西鳳翔府之莊浪州爲縣隸平涼學廟之備可知也經百八十有餘載中間圮庀不知其幾迨嘉靖丁未楊生灝等初請于巡撫都御史晚溪謝公蘭移牒寧州庫帑白金八鎰委縣治之罔有應者至甲寅歲左叅政大名呂公時中相土于縣之艮方經吉乃命尹嗣川張君圖賓改爲之至乙卯落成聖師有殿先獻有廡啓聖縣賢良吏有祠儒業有堂齋祭享絃誦之所維脩重門表楔垣陳維鞏學官郭君體仁等爰述其故徵余志諸紼牲之碑云夫聖人之道大矣皇明宣文之治偉矣故以莊浪之嚴塞小邑囿或陋且遺焉至乞貸旁郡以振治之底于維新其儆惕于治教不旣丁寧矣乎若爲師與士者毋狃于安厥居毋荒于甘厥養以時新厥心俾所學日熙以大新我聖道俾易甞不在西郊之成紀曰自我邑筮焉鳳鳴不在東鄰之岐山曰自我岡儀焉巍巍乎堂堂乎几舄被袞禹背湯肩之儀刑若接于夢寐焉斯謂之善新其學也庶幾新于庶姓疲者蘇澆者厖尹得以新厥政焉斯非所謂大學新民之術哉苟不求新于其身而徒新于厥居土木是災而德業是尤余于是乎有深懼焉張尹齊矜諸生知向方矣必大有以新之而來者爲可繼不唯新于學官而已也余將以樂觀厥成焉

（莊浪志略載邑諸學廟記嘉靖三十四年平涼趙時春文）

知縣衞東魯德政碑

在莊浪縣城今佚

（莊浪志略知縣衞公東魯德政碑萬曆七年教諭王明文）

學田碑

在莊浪文廟今存

（莊浪志略明學田碑萬曆四十年知縣夏之則立學博解古文）

州判王大綵德政碑

在莊浪縣城今佚

（莊浪志略明州判王公大綵德政碑萬曆四十二年河西僉事李廷訓文）

白衣菴銅佛相

在莊浪南城今存

（新通志稿莊浪縣南街白衣菴有銅佛相一作趺坐形高二尺廣一尺二寸座後鐫款緣上鐫正書約五六百字款爲天啓元年八月莊浪知縣關守禮造像住持比邱僧人安本）

玄帝廟碑

在莊浪城南今佚

（莊浪志略明玄帝廟碑在城南明隆慶元年兩任知縣張光孝文）

慶陽關廟碑

在慶陽城西今存

（慶陽府志明修關帝廟碑在慶陽城西宣德五年副總陳大綱撰文）

興教寺碑

在慶陽北關今存

（慶陽府志明興教寺在府治北關有二碑一爲宣德七年劉康撰文）

普照寺碑

在慶陽縣城今存

（慶陽府志明普照寺碑在府治城東北正統五年立）

普照寺石幢

在慶陽縣城今存

（緣督廬日記慶陽普照寺有明石幢二天順八年刻）

普照寺鐘

在慶陽縣城今存

（新通志稿慶陽普照寺鐘明成化六年鑄有皇圖永固佛日增輝等字）

重修興教寺碑

在慶陽北關今存

（慶陽府志興教寺有明碑二其一爲成化八年侍郎合水韓鼎撰文）

玄武廟碑

在慶陽北關今存

（慶陽府志明玄武廟碑在府治北關成化八年侍郎合水韓鼎撰文）

重建韓范祠碑

在慶陽南城今存

生而爲名將相歿而載在信史使人仰慕於無窮或血食於千百年之後而不已者必其有大功德於生民社稷夫豈偶然哉古之人有能之者其惟宋之范文正韓忠獻二公乎康定初夏賊趙元昊拒命有侵犯中原意

而延慶被害尤甚時范雍在延州賊圍之孔急環慶副將劉平石元孫赴援陷沒事聞中外震驚文正公請自行遂命知延州公至即選練兵士修葺砦堡又主和以招徠之賊有毋以延州爲事之言而奸謀爲少沮焉既而公與忠獻公俱爲招討使節制鄜延環慶諸路兵或主戰或主守戰守皆得其宜與夫險要之處悉築城堡舉諸名士以守之勢相連屬綜理周密夏賊知不可敵遂斂兵不敢近邊終不得以逞其奸謀關中獲安而宋室無西顧之憂者皆公與忠獻公之力也後二公俱爲宰輔其精忠大節豐功偉績載在史册昭然可考惜乎文正公未罄先憂後樂之志而卒當時民仰公之德故於鄜延環慶皆建祠以祀之宣和中經略使宇文虛中奏公有大功今慶州有公祠合古者有功於民以死勤事之法乞賜祠額詔賜爲忠烈歷金元至今其祠不知毀於何時成化庚寅邊方告警予奉命統兵守環慶尋二公之故蹟而修復之賊頗知懼不復入其境而民賴

以安戎在當時者乎壬辰春天官亞卿姑蘇葉公奉命巡邊以文正公乃鄉貫建所至必訪公之祠而謁之以慶之祠毀爲意予以公之祠得賜額始於慶陽今祠毀而不修乃予之責也遂令藩司參政胡欽孫知府王貫同知薛祿卜地於府學南鳩工聚材民樂爲之中建三楹爲正堂東西兩廡及前門各三楹後五楹爲退堂左右廂房如前正堂中塑文正公幷增忠獻公像余以義起之也經始於成化癸巳秋九月落成於甲午春三月規模宏敞輪奐一新二公之英靈必妥於此矣僉謂不可無文以紀其歲月請余爲記余聞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蓋言仲有攘夷狄之功使無仲則當時之民盡爲夷狄之俗昔二公之在關中當元昊士馬精強虎視中原之日乃能同心戮力以禦之使民無蹂躪之苦而免左衽之俗其有功於社稷民生也大矣其功豈不高於仲哉又豈小有功於一方者之可比哉宜乎延慶

之民建祠以祀而後人景仰於無窮也或謂文正公與忠獻公共事關中功業相等今民建范之祠而不及韓者豈韓不及范耶予曰是大不然范與韓俱駐節涇州韓秉秦鳳范秉環慶范在慶之日久而民之愛之者深又歿於韓公之先非以范之功德有大過於韓也不然天下後世稱宋相關中功業之盛者必曰韓范今合而祀之夫豈不宜縫掖之士登斯堂拜二公之像者忠君愛國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耶予素慕古人者於二公慕之爲尤切故不辭而爲之記

（慶陽府志明重建韓范祠記存慶陽府學南成化十年二月建祠馮文升撰文）

慶陽府圖碑

在慶陽南城今佚

按此碑立於成化十一年知府寵瑄等作圖其上有馬文升詩及參政孫仁跋語碑久佚而拓木猶有存者

鎮朔樓記

在慶陽北城今存

慶陽之地山川險固爲關輔保障其城自昔倚山爲之北門之上有樓焉相傳宋文正范公爲經略安撫時所建歷世既遠樓日頹壞今太宰邃菴楊公前總制三邊時按臨慶陽覩斯樓之頽圮慨然有重修之志後以邊務方殷未果既而右都御史河關張公昔巡撫其地欲爲重建以還朝而止茲者公復總制三邊遂決意爲之間以屬兵備副使張君蘭與知府張侯大相合計其費委同知崔嵩慶陽衛指揮吳琛專董其事樓爲七楹其崇五十尺深四十尺皆視昔有加功興於正德癸酉二月七日至八月三十日而告完先是西城之下有溝焉亘二百尺爲城中泄水之處塞者久矣總制公仍命疏之甃以陶甓限以鐵檽其興工之日同乎樓而成之速先之由是樓之屛翰翬飛巍然煥然眞足聳觀覩控邊陲而溝水復通無

有壅滯城中之人得免水患斯二者皆爲政之要務總制公之功當與之同爲永久而張君之贊襄與二三執事亦與有力焉穆今以奉使過慶陽而樓適成張君與穆以酒落成之翌日復來請記將刻之石穆聞之天下之事其成敗者有數而實繫乎人力斯樓之將傾人莫之顧蓋有年矣幸而遇總制公既去復來竟畢初志殆天留以俟公使之繼夫范公也哉昔范公有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所以出入將相重當時名後世斯樓固舊所理也公其心范公之心者乎穆學識荒陋言不足爲斯樓重若浚溝之事則幷及之故不辭而僭爲書俾後人得有所考焉

（慶陽府志明鎮朔樓記在府治北城門正德八年禮部郎中鄒穆撰文）

周祖不窋陵碑

在慶陽城東今佚

（慶陽府志括地志不窋城在弘化縣南三里元和志作州治東南三里卽今府治夏政衰不窋失官自竄於斯所居成聚故建城居焉）

（嘉靖陝西通志周祖不窋氏陵碑在慶陽府東三里文多剝落上有片石大書周祖不窋氏陵）

按史記周本紀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間又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遵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弈世載德不忝前人括地志云不窋故城在慶州弘化縣南三里即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城也慶陽府志城北有地名公劉莊陜田數畝人莫敢耕號天子掌是不窋世居慶陽相傳已久其墓則始見於明陝西通志陝志爲嘉靖時修即云碑多剝落不知爲何時所立姑錄於此

鵝池銘

在慶陽南城今存

（慶陽府志鵝池在府南二百三十八步宋經略安撫使施昌言鑿修明指揮孟儼僉武復浚通判吳士奐有銘）

詠歸亭記

在慶陽舊學署今存

（慶陽府志明詠歸亭記在慶陽儒學通判吳士奐文今廢）

臨川閣詩刻

在慶陽鵝池今存

（慶陽府志明臨川閣詩刻在慶陽鵝池上宋時建歷代多有題詠石刻尚存）

東山關廟碑

在慶陽東山今存

（慶陽府志明關帝廟碑在慶陽東山嘉靖間舉人孫信撰文）

東嶽廟記

在慶陽南關今存

（慶陽府志明東嶽廟記在慶陽南關外嘉靖時參議楊翱鳳撰文）

東山玄武廟碑

在慶陽東山今存

（慶陽府志明玄武廟碑在東山嘉靖時舉人孫信撰文）

孫眞人廟碑

在慶陽城外今存

（慶陽府志明孫眞人廟碑在府城西南嘉靖時舉人孫信撰文）

西城寺碑

在慶陽西城今存

（慶陽府志明西城寺碑在府治西嘉靖一十四年舉人徐登撰文）

新德觀碑

在慶陽西城今存

（慶陽府志明新德觀碑在府城西北嘉靖三十四年立）

趙邦清讀書處碑

在慶陽興教寺今存

（新通志稿趙邦清讀書處碑在慶陽北關興教寺明萬曆二十八年立）

延慶宮碑

在慶陽延慶鎮今存

（新通志稿延慶宮碑在慶陽縣延慶鎮明萬曆三十五年李楨撰文文中謂延慶宮周祖不窋誕生處云）

北關廟鐘

在慶陽北關廟今存

（新通志稿慶陽北關廟鐘明天啓六年鑄有銘曰忠貫金石義薄雲霄萬古千秋姓名不朽）

中丞楊綸墓碑

在慶陽城北今佚

（宣統甘肅通志明作丞遙總墓碑在安化縣北二里子大綱從葬）

甘肅總兵劉文墓碑

在慶陽城南今佚（宣統甘肅通志明甘肅總兵劉文墓在安化縣南十里有墓祭碑）

天德福星碑

出於慶陽帽樁山今存（新通志稿右碑在慶陽帽樁山作長方形民國九年出土碑文分陰陽兩面陽文爲天德福星月德照臨陰文爲月德福星天德照臨）

寧縣重修關廟碑

（碑額等字以篆字請何按之或非盡古也）

在寧縣城西今存

重修寧州文廟碑

（慶陽府志明重修儒學廟碑在寧州城宣德七年知州劉綱撰文）

在寧縣文廟今存

聖朝建內外廟學所以崇聖道養賢才以臻治道之隆天下之政未有重而先於此者是以列聖相承莫不申重其事寧州爲陝右之名郡郡之廟學舊建既多歷年所漸至敝漏還有屋宇當建而缺於始者前有司類多務因循而莫之知重學政因而弗飭今知州事山東冀縣劉謙發身鄉舉歷官來涖是州視大成至聖文宣王殿宇及兩廡學舍等屋俱甓瓦廢壞風雨穿漏無以竭虔事神考業育才大懼不能仰副列聖申重廟學之意乃先作大成殿次易兩廡大成櫺星門瓦木而完新之規制悉有加於前神庫神廚宰牲房亦皆事神之不可緩者悉加新理爲明倫堂後堂東西齋生徒退修之室或仍或增俱作於殿廡既完之後其所需瓦木丹漆百物及工匠役夫皆處之有法既儲積有素又取之在官不歛一物於民而妨其所業始工於天順元年三月畢工於次年四月由是廟堂屋宇廡不

周備二守王衡協謀乃具其興工竣事之本末遣專人走千餘里來求文於河東薛瑄將鑱諸石以垂諸後夫國家建廟學有關於治道重且急故如劉守乃能知所重而篤修建之功如此固可書已然而爲師爲生徒者亦豈可不因是感發而各知其所當務哉故知隆治道必本於養賢才養賢才必本於崇聖道則爲師者必當以道率人爲生徒者必當以道治己教以道立才以道成推之於用斯道之澤無往不備庶幾有補於治道而上不負國家建立廟學之意亦于劉守興學之政爲有辭云

（慶陽府志明寧州重修文廟記在寧州文廟天順二年河東薛瑄撰文）

復修寧州城郭碑

在寧縣城今存

寧州南臨九龍西北臨寧江馬蓮三河舊有南關城後梁時牧守司空牛知業所築後無考成化初參政朱公英葺之歲久就頹嘉靖甲午夜大雨

百川驟溢山河水懷山襄陵而下遂冒頹城入捲關廂人家幾盡閒有漂至臨潼渭南而出者有駕出三門砥柱山瀕至汴而出者亦有居傍大城阜地波淺得避而生者然十有二三維時九川呂中丞謂巡撫南阜王中丞當以修城爲急於是坐委濱南盧濱李公文中以左轄少參分守北地弔民至斯不勝悲歎召集撫綏之餘爰議築甃之舉乃白於上官訂謀僉同乃詢於下民僉志丕應遂鳩工集材卜日行事令州守趙侯秉礼董之同知陳侯溝副之指揮唐侯江參焉下地築高二丈闊一丈五尺女牆高三尺長二百七十丈有奇高城築一丈五尺下闊五尺長一百八十四丈有奇女牆如前東西南各門門各三樓三間下闊各四丈高各三丈下包鉅石上疊磚甎膠用石泥和用糯漿經始於丙申七月十有五日落成於十月二十有九日固矣美矣災患免矣寇盜遠矣於是州人致仕二守楊子純具狀舉人呂生頤寓書僉曰是役也少參公援我於溺又從而衛之

費在官而下無歛役非久而民不勞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公其有焉願吾子記之理聞之而歎曰少參公明而執廣而貞廉而不隅易而不險有弗爲爲斯底績理承乏貳且知公非徒今也是故美斯役而樂爲之書云（慶陽府志明寧州復修城郭記在州城內嘉靖十五年三原馬理撰文）

呂先生祠堂記

在寧縣城外今佚

嘉靖甲辰冬前巡撫遼東都御史九川呂先生卒于其鄉寧州之正寢其子河南通判顒奔號憤竣廼事丁未既免喪復作祠堂於郭而祀先生以慰其邦人學者之心後學平涼趙時春爲之記曰夫濟猛之政易爲德而振惰之弊難成功縱暴之惡易見而狡獪之姦難測也方權璫武豎干紀耗政縉紳明明神人共憤先生抗史魚之節雖折不撓其智可及也洎乎息巽成風長姦縱惡先生當將明之任躬履霜之時欲爲蘧伯玉得乎昔者先王以八柄馭羣臣八統馭萬民故刑無不蔑賞無不愉邇無不致遠無不懷誠善持其政雖有衰德之倪自非桀紂猶足維持累世罔敢攜貳況神明熙洽之運乎夫以李絳之賢能佐憲宗致中興於強藩叛亂之後而不能制一楊叔元於清平無事之時然則先生之遭遇無足疑者溫節使叢聲亂侍御史牛獲首惡是以似之蓋孫谷賁祖論說賢聖揚鉅人宗工之休風以垂諸後之君子故絳與先生之賢亦不以是爲輕重也然先生之猶子乘進士爲方伯山西通判亦以進士佐司寇以小法左遷皆能致遠以廣先生之緒盛德之祀其尤未艾哉不幾優於絳乎先生恭政山東時春侍先翰林於屬邑獲摳衣焉而與方伯俱爲刑部郎與通判同舉於鄉故稔先生事獨恨以廢斥自縶束不獲與執紼猶幸得與聞於先生之祠也謹東向拜手而爲之記

按浚谷集九川呂先生祠堂記嘉靖二十六年所作慶陽府志呂經寧州人正德三年進士自禮科給事中晉都給事中疏陳弭災異植國本諸事權奸惡之調蒲州同知太監黃玉求索弗遂誣奏繫獄嘉靖初起復吏科歷山東參政雲南布政使以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釐剔弊習爲太監王純誣奏戍茂州恩詔釋歸兄子顥嘉靖二年進士仕至雲南左布政使子顒嘉靖十七年進士仕至襄陽知府記所謂方伯者卽顥而通判則顒也

重修寧州文廟碑

在寧縣文廟今存（慶陽府志明嘉靖四十二年重修寧州文廟州人呂顒作記）

孫眞人洞碑

在寧縣南山今佚（慶陽府志明孫眞人洞記存寧州南山嘉靖時州人呂顒撰文）

六君子堂碑

在寧縣城西今佚（慶陽府志六君子堂碑記在寧州城西明知州林壽以隋元諧唐李勣狄仁傑宋孔道輔李允則六人皆有德於寧州建祠祀焉庶循戴棐作記）

王立齋神道碑

在寧縣北坡今存（宣統甘肅通志王公碑在寧州河西北坡底係[illegible]明藩府長史進大中大夫王公立齋神道碑陰文賜進士第南京應天府尹呂夢瀛撰賜進士登州府知府呂芹谷書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左磁山篆額書撰篆俱佳一時無兩）

按通志及慶陽府志呂夢瀛顥呂芹谷顒兩傳均甚簡略如此碑所題夢瀛曾爲應天府尹芹谷曾爲登州知府及趙浚谷九川祠堂記稱芹谷爲通判佐司寇以小法左遷傳皆無之左磁山卽左桂由舉

人任胙城令擢御史此云雲南道御史亦志傳所未詳

左砥山神道碑

在寧縣城北今存（宣統甘肅通志御史碑在寧州城北十里瞻爲雲南道監察御史左砥山神道碑嘉靖間立石知州彭寬撰御史閩縣後寄時人稱）

馬公祠碑

（馬三彰習撰尚書按本人政績也）

在寧縣北關今存（慶陽府志明馮公祠碑在寧州北關祀知州馮達卿今廢碑存）

顧公祠碑

在寧縣西門今存（慶陽府志明顧公祠碑在寧州西門祀明知州顧[illegible]祠今迴碑存）

忠烈祠碑

在寧縣南城今存（慶陽府志明忠烈祠在寧州治南崇禎十年建祀忠臣王信尚書劉廣生撰碑）

按寧州王信崇禎初以貢生任眞陽知縣八年二月爲流賊所執罵不絕口賊欲脅賺羅山眞陽二城信不從爲賊斷首剖腹而死贈光祿寺少卿建祠崇祀此即其祠碑也

正寧重建三官廟碑

在正寧城東今存（慶陽府志明重建三官廟碑在正寧城東三里王士吉撰文）

東嶽行祠碑

在正寧城南今存（慶陽府志明東嶽行祠碑在正寧縣南二里正德間長史強晟撰文）

甘節廟碑

在正寧縣城今存（慶陽府志明甘節廟碑在正寧縣治西嘉靖元年建祀鄉人御史景清邑人王正作記）

按明史景清傳清本耿姓訛景洪武中進士歷官至御史大夫建文末燕師入京諸臣死者甚衆清素預密謀且約方孝孺等同死至是獨詣闕自歸成祖命仍其官一日早朝清衣緋懷刃入先是日者奏異星赤色犯帝座甚急成祖故疑清及朝清獨著緋搜之得刃詰之清奮起曰欲爲故主報讎耳成祖怒磔死族之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正寧縣志清由榜眼及第永樂初以忠節死方事敗清大詈語極不遜文皇震怒剝皮實草以鐵鎖繫之殿門他日乘輿過殿門屍忽斷鎖直前有犯駕狀遂夷九族所記互有詳略而忠義大節實足照耀千古清爲眞寧辛莊里人隣近縣志亦多有載其傳者非也

敬一箴碑

在正寧文廟今存（正寧縣志明御製敬一箴碑在文廟明倫堂嘉靖時立）

趙邦清讀書處碑

在正寧武廟今存（正寧縣志明趙邦清讀書處碑在武廟碑高丈餘鐫趙邦清讀書處六字）

三清字碑

在正寧趙公祠今存（正寧縣志明三清字碑在縣城趙公祠萬曆時安南國正使馮克寬附吏部趙邦清行人陳德懿書）

按正寧志邦清由進士任滕縣知縣善政甚多舉清廉第一行取吏部主事陞員外郎清正執法爲奸黨彈論罷歸行李蕭然天啓初起爲遵義道監軍參議疾卒於軍此碑作三大清字字各尺餘說者謂

惟邦淸不愧此文也

文廟神栢記

在正寧文廟今佚

（正寧縣志明文廟神栢記在學宮明倫堂萬曆時參議趙邦淸撰）

按碑述眞寧儒學堂前有古栢四皆漢時物西一栢尤亭亭參天萬曆三十年四月十一日樹梢出煙直上屬天際十三日方止士民共覩而邦淸適以是日爲奸臣誣論罷官故神而記之

重修正寧文廟碑

在正寧文廟今存

詩記奕奕寢廟君子作之難其創始也至於破壞不止斁闕工程不但補砌而物力又値匱乏此日之修葺更艱於經始如邑之文廟者粤稽廟貌位取諸離光受之晉祝黨之典惟此不隤况至聖先賢爲天下萬禩搆堂

奥而開戶牖凡有血氣咸受其庇而不獲庇其位次朽株敗堵未有不動人類泚而睨覩者前此傾圮有年沿習日久每遇祀事委籩豆於土苴殿奔走於荒址何以消怨恫而祛厭斁哉自我侯涖任以來百度維新諸廢俱興門無私謁案無留牘簡傲孳鬻訟息虞芮徵猷殊績難以枚舉姑在廟言廟於玆仲春之丁祭升降於頹垣敗壁之間慨然曰尼父數仞之牆日月之階入門者欣睹其美富今乃飄搖於風雨昔有藏曲阜之履等於拳烏號之弓者豈厭攸居其可弗飭乃捐俸以倡義輸而學博李君以升堂入室之傑忻附於匹綵車輪之表贊襄竭心輸助覩力爰諏穀旦選士民之秀良者董其事而我侯日省月試不遑啓處竹頭木屑必經總理舉之朽敝者補其虧缺遂爾完善舉之傾圮者築其壁墻遂爾伉爽聖賢之精氣有所託以棲止春秋之駿奠有所藉以妥佑曠典聿新神人胥說焆丞四民之長聚衆而謀曰新廟之事乃奔世之績非一時父老之口碑所能謦其揄揚已也今雖賛通國之觀聽邑之後人聞見之所不及欲低徊追詠之庸知其休烈於何始乎請資不刊之石誌我勿諠之忱象使鄰封覩斯記者各洗學宮之陋則我侯之風勵者廣後之涖斯邑者克繼緒修之緒則我侯之啓佑者遠庠之士子日新其德器如殿宇之昔因仍而今閎麗日崇其學業如廡墉之昔平地而今九仞又我侯俾營造之功而大有造於黌序者謹記

（正寧縣志明重修文廟記在文廟天啓時貢生棠璘文）

泰山廟碑

在正寧縣城今存

（正寧縣志明泰山廟碑在縣治南天啓時貢生棠璘文）

合水玄帝廟碑

在合水後山今存

（合水縣志明玄帝廟碑在合水縣後山碑陷土中惟碑首變龍蛇然隋時修廟記也）

城隍廟二碑

在合水縣城今存

（合水縣志明城隍廟碑有二一爲侍郎李楨撰一爲推官壽魁撰）

昭君莊石刻

在合水鳳川今佚

（慶陽府志合水縣鳳川有三石巖石上三字曰昭君莊不明考）

環縣眞武廟碑

在環縣城今佚

（環縣志明眞武廟碑在縣治西北正德時邵八鴻撰文鍾林紀世榮書）

御製敬一箴五碑

在環縣文廟今佚

（隴固府志環縣文廟有敬一亭御製碑七座）

（環縣志明四勿箴碑凡五通在文廟嘉靖時立）

總兵魏鎮諭祭三碑

在環縣城北今存

（環縣志明總兵魏鎮碑在縣北十五里有三一敕文一敕諭一諭祭嘉靖時立）

按環縣志魏鎮正德時鎮守寧夏出塞擊賊中飛矢墜指屬其弟鋹以忠孝言訖而死鋹引弦射射兄者中其目而倒賊竄潰師還卹典久不及嘉靖十年始賜鎮諭祭碑當立於是時鋹後至分守花馬池參將鎮子時後爲固原總兵官皆稱名將云

參將魏鋹諭祭二碑

在環縣城北今存

（環縣志明左參將魏鋹墓碑在縣北十五里有二皆敕諭嘉靖時立）

重修環縣廟學碑

在環縣文廟今存

（環縣志環縣重修廟學碑在文廟嘉靖十九年三月教諭廉晨立訓導耿雄文）

興隆寺碑

在環縣甜水堡今存

（環縣志明興隆寺碑在縣北甜水堡嘉靖四十二年諸生趙鳳文）

武安王廟碑

在環縣城今存

（環縣志明武安王廟碑在縣城隆慶六年知縣徐鮮麟撰記）

景福寺鐘銘

在環縣城今存

（環縣志景福寺鐘銘在縣城西南明萬曆五年知縣胡廷撰）

城隍廟碑

在環縣城今佚

（環縣志明城隍廟碑在縣城萬曆七年推官潘賢撰文）

東嶽廟碑

在環縣城北今佚

（環縣志明東嶽廟碑在城北靈武臺下萬曆九年會）

觀音廟碑

在環縣馬嶺鎮今存

（環縣志明觀音廟碑在縣南馬嶺鎮萬曆三十四年庠生郭儀撰文）

張鐵鋪行臺碑

在環縣張鐵鋪今存

（環縣志明張鐵鋪行臺碑在縣東張鐵鋪萬曆四十三年河西道李廓奎撰文）

眞人祠修路碑

在環縣曲子鎮今存

（環縣志眞人祠修路碑在曲子鎮天啓三年縣人劉澤深撰文）

龍王臺碑

在環縣舊城今佚

（環縣志龍王臺碑在縣治西崇禎二年鄉官任秉衡文）

眞人殿鐘樓碑

在環縣曲子鎮今存

（環縣志眞人殿鐘樓碑在曲子鎮崇禎九年鄉官劉燾撰文）

鎮原重修廟學碑

在鎮原文廟今存

鎮原縣在國初隸慶陽府後改隸平涼縣舊有學不知所由建歷元而廢

洪武二十年縣丞鄭旺於舊址重建正統以來知縣李寧蔣泰張仲芳主簿陳爽馬良教諭段清訓導馬貞相繼修葺久復就圮成化甲辰武昌徐侯鏞以御史謫知縣事慨然有意於此會歲大祲民不聊生方急賑貸未暇也按察副使婁君謙書以謂侯侯謝曰鏞何敢一日忘是役越三年丙午修豫備倉掘地得藏錢甚富侯盡籍於公以代民稅供官用因謂其師生曰此天所以相吾志也乃請於巡撫都御史鄭公時給價製物修廟及學拓地增制木石甎瓦以爲材型冶髹繪以爲具繩度構結彫斲裝飾以爲工指畫既定規制亦舉有成事矣侯改知臨漳郭侯釗來代乃督縣丞王端等白諸巡按御史武君清繼成之縣人眞定府知府張侯璵及致仕訓導范忠等若干人國子監生張泰等若干人縣學生張塘等若干人僉謂吾邑僻在邊徼有此盛舉不可無述乃以書抵予請爲記竊惟綱常之道人心所同其有備不備者氣稟習俗之異爾氣稟出乎天習俗則繫乎所處之地與所接之人故聖人立教必有典則制度以爲準又爲之條格器具以抑其過誘其不及導其嚮方使不惑於他歧示其瞻仰使有所慕而不怠羣其居處使得專其業而不遷夫然後不爲氣習所移易而性可復也孔子不得位道不行於時而著書立訓所以爲典則器具者皆備於是故有利器之喻居肆之說志道游藝之序學文修行之法雖萬世之久四域之遠億兆人姓之不同然從則善違則惡一也則凡佩服其教者惡可不致力於廟貌祭祀之間以爲瞻依嚮往之地哉學與廟之不可偏廢蓋如此鎭邑之地服弓矢業耕牧累歷世代以入於熙皥之治登甲科而名仕版者不乏也又有實有司陳方宣化亟起而作之非其民與士之慶哉夫居良肆操利器得工師以爲之依歸而業終不就則工之責也矧秉彝好德出乎其性其所業有大於彼者又將奚諉乎哉請以是爲諸士子勸是役也廟有大成殿從於舊址西北五丈爲間五左右有廡爲間各十聖賢有象惟廡象皆新設其數百有九前有戟門又前有櫺星門有廚有庫庫有籩簋罍爵凡及祭器百八十有五學徒於殿後有明倫堂爲間七有日新時習二齋前有學門後有饌堂間各三有號房間二十凡費以緡計者千二百有奇皆給諸藏錢而官與民不與焉徐侯字用和起己丑進士其謫也以言事故今天子即阼用大臣薦擢知淮安府優仕學愼操履蓋所謂良有司云

（鎭原縣志重修鎭原縣廟學記在縣東文廟明成化二十二年大學士長沙李東陽撰文）

鐵佛造相

在鎭原中原鎭今存

（鎭原縣志鐵佛相在鎭原中原鎭廣家寺明正德九年造）

重修玉皇殿碑

在鎭原縣城今存

按此碑凡十二行行三十二字隆慶三年三月知縣胡懋撰文諸生劉濟芬書石

涇川王母宮詩七碑

在涇川回山今存

按回山詩碑今存者有七成化十一年薛綱詩正德七年林廷玉詩嘉靖三十一年沈文玉詩嘉靖三十三年楊美益詩王鶴詩隆慶時王之誥詩呂時中詩

增修涇州東城記

在涇川縣城今佚

西陝痛二邊之患簡命重臣巡撫鎭守有利於保民禦虜之務從便宜行修理城池尤拳拳加意良以爲保民至急務矣涇要衝西北屏當周原舊城剏元至正十九年規模狹隘民居不能成化丁酉秋七月曾光文章來

牧是州耆老史盤率衆以告光卽請撫鎭藩臬咸可且嘉兵備固原憲副嚴公親涖爲且檄光總事悉心殫力督民築壍要接舊城衷展東南涇之老稚偕踴躍相告曰此所以保吾民而禦虜也趨事赴工者若歸市工始於成化丁酉冬十月越明年三月告成圍三里高二丈五尺有奇隍闊深丈餘建門三曰東盛曰承熙曰永寧以至門關敵樓便舍之屬罔不備具於是聚廬妥處者實無虛地

（涇州志　明涇州增修東城記成化十三年州人閻鉦撰文）

按涇州故城在涇河之陽明初以水患遷治河陰卽古安定驛也成化十三年知州曹光增修東城而閻鉦爲之記通志涇志所載均非全文

水泉寺詩碑

在涇川縣北今存

按水泉寺卽華嚴海印寺詩爲弘治十年宗室明德子所撰刻明時藩封多以別號施之金石文字不知其爲何人也

重修水泉上寺碑

在涇川縣北今存

古城之西近　陵生水茀薄傳稱崇荆山山之麓止水瑩澈名曰青鳳泉宋元統中立寺於其上因題寺曰水泉實古之共池地也山之額雖壓戳之地平坦廣闊山之腰沒水運柴險不能上至於車轍馬跡皆中道而止成化間適有天齊上人俗姓溫氏號翠栢峯者持竺乾教領度回涇見下寺緇流充滿蘭若無置錐可居廼率厥徒智辯等四五人勞筋苦骨日事歸畚開羊腸路上及於坂剪荆棘平墝埆爲宂居廚舍以儲鉄杖掄材鳩工中建一寺　前門次第修葺院栽翠栢若干以庇佛牆下植薔薇兩架以壯遊觀功將就緒一日天齊與客引手而上於　見斷磴荒砌畦步可尋天齊因與客曰此必古之聖境也不可無報後復議請協寬殫力四面圍之以牆中　宮正中遺址前爲甬道以直其南後爲通渠以洩行潦之水于濠防有墊壞右緣丹崖砌爲石磴以通往來登之于其上至於棟宇崇麗位顯像嚴金碧輝煌有加中寺上下落成蓋始於成化之九年終於弘治之十四年也天齊遣書召遊登高自卑以歷覽形勝予惟喜夫上寺峙峒西望晚霞流紅筆峯南立秋松外赤下有共池瑞蓮飄香南有回山蟠桃爭媚一登臨焉則帶汭襟涇縈紆渺瀰一目千里而東北諸山空濛晻靄又皆隱見出沒於雲峰山水之外於戲茲非衆曇所謂無上極樂世界者耶於此揚梵唄禮金容率清規晨吼蒲牢暮擊鼉華則一方[illegible]　不啻此而啓矣天齊曰言則美矣善矣不可以無傳爲願率徵文以識之璧不得辭也遂悉記其梗槩且書其趣如此俾刻焉既以嘉天齊之勤以及其徒又以告後之爲師弟子而卓錫於此者使知所自云爾

（涇州志　重修水泉上寺碑記卽華嚴海印寺明弘治十四年温應璧撰文）

按涇州志水泉寺卽古共池詩云密人不恭侵阮徂共史記周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皆卽此地碑言宋元統中立寺其上考元統爲元惠宗年號宋無元統或統爲誤字或卽元時所立寺有華嚴海印寺碑爲元元貞時物似以元時所立爲近是也

重修涇州學宮碑

在涇川文廟今存

予弘治甲子春謁師邃菴先生於平涼道涇州値祀丁登拜見廟學頹敝幾盡今十有八載矣涇學正張通訓導李軻遣庠生李驚來請曰昔者子嶽吾學之敝今且無敝矣曷記之使涇子弟得誦說無斁夫郡學之始建也蓋自洪武緣元舊跡而新之百五十年餘故敝不可支焉廼今宋侯來守鳩工掄材經紀分次可者新之否者改之工不踰年煥然成備夫飾館

輩傳劉民以買譽諂上者志慮宜不及此即上吏督責或藉以啗已孰若宋侯殫心竭慮務至無窮若此非夫人之所難宋侯之所易乎予不敢隱宋侯之高義爲序其事以告涇之子弟曰有明正德十六年涇守太原宋灝孟淸修復廟學材不費帑工不老衆建明倫堂制度軒豁可以經久左右爲三齋爲藏書館其前爲門曰禮門義路後堂曰議道堂而改爲號舍凡三連一區置射圃觀德亭規模弘遠地舊爲居民侵蝕者悉歸諸學崇墉巨限後有奸者無能爲也豈徒爲觀美無患於涇之子弟哉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向者學敝士無以成學今不徒爲無敝而有壯麗可居矣乃或無所用心於學豈非宋侯之罪人哉夫豐林浚川鳥獸之所聚而蛟龍虎豹出焉何也其所聚也士大夫得學校之教養所期以爲聖賢而有益於天下後世則奚豐林浚川之不如哉亦各求其聚而已矣予請與涇之士大夫子弟共勉之

（涇州志明重修學宮記任文順正德十六年修撰宋海撰文）

重修涇川王母宮碑

在涇川回山今存

宮在涇原西五里回中山巓祠所謂王母宮蓋古跡也世傳周穆王漢武帝皆嘗西游與王母會故有是宮又謂之王母宮宋陶學士秀實記之詳矣路當孔道古今名士登覽祇謁題詠甚富巋然爲郡之勝跡然自勝國初重修迨今踰二百載漸以頹毀郡之耆舊屢欲修之未能也屬郡太學生閻君沂念父兄嘗績學卒業於斯資其幽僻閑邃以游以息經明行修登高第而騰膺仕者後先相望乃慨然謂諸耆舊曰仙家之荒唐無足言周穆漢武之游覽無足取第茲宮爲吾郡千餘年之勝跡自我國朝奄有萬方陜爲西北巨藩自關西以達西南諸夷不啻萬里延寧甘肅諸鎭文武重臣以及奉命總制經略撫按冊封出使外夷大儒元老名公碩士百五十年來經此者不知其幾而吾涇縉紳士民得以親炙而交游之皆以斯宮之在茲而吾涇自國初抵今藏修於茲以登仕途者又不特寒族父兄子姪也必欲重修吾當爲之倡其視傾貲破產於佛老虛無寂滅之教以資冥福者當有間矣於是出私帑若干緡以先之諸耆舊士庶慨然合謀鳩材僝工一時宗藩韓王亦樂施助期終其事經營於正德甲子五月上旬落成於嘉靖壬午五月中旬爲王母殿玉皇閣各五楹周穆王漢武帝行祠各六楹其餘雷壇及玄帝等廟有差而皆循耆之意欲爲旱澇疫癘之禱而設也規制整嚴輪奐麗美大非昔比工既訖乃走書於蘭屬澤爲之記夫聖人不師仙盤游者聖帝明王之深戒吾儒之教也第閻生沂之論蓋不溺於其說而自有說之可取故不辭蕪陋敘述之以紀歲月後之游覽於此者觀此其亦有取於閻生也生由此而克充之敦天倫重禮教足法於家而遺範於黨里則斯舉爲可稱矣不然則昧先師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訓是亦佛老之流耳奚足爲世輕重哉是爲記

（涇州志明重修王母宮碑記在縣西宮山嘉靖元年兵部尚書蘭州彭澤撰文李化衍書）

重修涇州城碑

在涇川縣城今佚

涇距塞僅千里輕騎七日而至城高不及三仞隍僅仞廣不及附庸之雉税鹽輸之郭遭世承平踢而不講甚無以副聖明苞桑磐石之至計嘉靖丙午春三月海濱張亀士朝燕守涇越年能紀綱其民度時與力可以築治凡三之一其工方尺令曰不以監病工不以工厲民民樂治役如凡而止得歸業先而舉者慶後而窳者罰高廣深浚視古加三之一而羸稅鹽屬之城毋爲寇掠民知利病所暨爭歡鳩役畢四旬而竣居者有保行旅有歸州人以爲張守庸來徵余文勒石以示永久余自庚寅秋免夏官士至丁亥秋而赴史召與民居者十年再爲史職歲三月而免在民間者七

年其較民利病悉矣而最深且鉅者莫如城公使之督修城者旁午於道幸不省城可否但具印文取利賂而去城不可完賂不可止上之嘉猷不下施民之膏肉富私室君子爲之太息爲民何幸而得張君哉守素列城數百官吏文武依城而竊食公私者滿萬城如之何而可成民如之何而不死且盜虜如之何而不狂且驁以逆尊上也徭稅里田凡官之役如之何而又肯廉於監城者以自瘠也安得盡如張君者舉而屬之以療吾民之危苦乎使予如之何而得已於言不以哀鳴以號於世之大人仁者庶其憐而救之也嗟夫予以無事而哀有事世目爲狂遂再廢不振今又指擿小民之困呼噪以取罪予之狂遂以至此哉楚有狂夫自投湘江髮已被矣漁者挽髮以救之尙呼曰勿救吾哀秦師虜楚也吾赴清流死矣卒溺焉儒有跣而行冬雪中者或憫其凍呼之使就煖生不肯曰吾雪能阜吾民田吾喜而賦詩死不苦也已而僵乎尙握厥詩予之文得無類此將無爲哂乎君爲海濱之甿化人先翰林君教諭弟子以甲午山東鄉貢守是州熟余之狂者自童稚迄今二十有七載矣必哀吾之狂以仁吾民乎

按碑爲趙時春所撰浚谷集重修涇州城記作於嘉靖二十四年州志則名爲增修西城記當是一碑異名文中亦有數字不同今從浚谷集

重修涇州廟學碑

在涇川文廟今存

昇平百八十載唯養唯教豐積而蠹邊郡爲烈剔蠹致亨聚存諸人粵若甿化張君令夫之守涇轉叶其民已五春秋度宜義役廟宣聖之禮殿滋劾圯弗治學宮榱桷俎豆弗戒思唯大振守職訓養是責爰飭五材鳩羣工奔走奏技上絢下塈肅肅明明冠冕巍峨胄衿翼趨謂時春嘗遊鄉郡且承舊學宜衍繹師說上妥哲靈下告多士曰自秦始迄今幾億代人有恒道罔不唯聖是師維周衰文僞士習放利爲虛薄率私己而厲民厥究民病而已亦殃天哀我民乃降宣聖世我師演經數萬曰仁則一一以貫之大哉仁乎俾爾學子端其好惡謹節情性以一氣通天地之間而無忒故能以一身建諸天地之間而無愧小試則審固筋力以役長上而老者以安大行則訏劼嘉猷以靖家邦而少者以懷故仰風烈者尊曰師長資矩範者擬爲典訓故享兆庶之奉而不以爲泰坐役羣動而民忘其勞誠造仁之極而握道之要也是誠學孔氏以之居孔氏之學夫奚不宜雖然廸今則有大憂矣以學聖爲名而行同賈豎中不悅學而媢嗜學之良利己先之而愛人後之擴君不遺于府庫而剝下或竭乎脂膏被服顏孟而肝肺儀秦蠹蹈周衰之文僞以戕宣聖之彝典是術之極敝而不仁爲甚焉學子寧有一於是乎夫去其不仁者以歸于仁是固孔氏之所以發憤於東周者也矧邁窮聖御宇賢良宣化理孔氏之學維新矣敢揭其舊旨新諸綈牲之石（涇州志作重修廟學記在文廟嘉靖二十七年趙時春撰文）

按此碑州志所載與浚谷集多有出入未得拓本不知孰爲刻石之作茲從浚谷集錄之

重修王母宮碑

在涇川回山今存

按此碑字爲草書五行二十餘字嘉靖壬子六月謝少南撰書未見拓本恐亦爲詩碑壬子者嘉靖三十一年也

高峯寺詩碑

在涇川縣南今存

按詩爲趙用光所作無年月

王文莊公箴言碑

在涇川王母宮今存

按此碑爲嘉靖時平涼知府祁天敍刻石有天敍跋語

守道改建涇州碑

在涇川縣城今存

道故建諸平涼後之隴前撫臺黄公應春謂其悖焉移檄復之平涼府涇州云以鳳翔亦有按察分司也平涼地廣而民獷捍賦稅訟移屬之分守又韓藩宗室蕃衍中多驕橫恣睢負逋奸民或投匿壞法禁郡守而下被凌踐無論凡庶故明彰軌度揚厲風聲宣示朝廷威德咸分守道事初分守參政李君冕經營之以遷秩不果理予承之遂計費飭材地卜諸州治東北今撫臺唐公時英慮無以表復發金作門坊東西肆稱完備君子曰制欲其宜於民也不必便已居欲其辨體以定衆也不必崇麗夫宣上澤以答二公慮民之心俟有志而未能也

（涇州志　明守道改建涇州城記嘉靖時右參政呂時中撰文）

按明史職官志分守關西道駐鳳翔分巡關西道駐平涼此碑舊題分守關西道改建涇州與史志異通志分巡關西道呂時中直隸濟寧人是時中曾爲巡道然文中又有屬之分守分守參政語或者明季分司復有遷移乎錄以待考

仰止書院碑

在涇川城南今佚

涇漢安定郡始城在涇北水滸數被水害故徙今治遷於南高峯麓城半在麓而麓又甚高俯覷城下覩寺居民歷歷在足下前分守遲公築堂三楹據六盤以便諸生講習額曰麓城書院然堂建而未堊無周堵道蓬蒿不治予[illegible]公來蒞斯登臺仰顧高峯俯瞰涇汭回中映帶左右而又鮮喧[illegible]之[illegible]擇子[illegible]之所也予爲覓道築黌[illegible]飾[illegible]浸[illegible]以[illegible]檻暇日登臨稱勝概焉取詩語高山仰止易今名稱將使學者俯而學仰而思焉夫山以高爲尊行以景爲大古之所謂景行云者蓋不可勝數矣學者之所習聞少小之所誦法旦夕出入於其宮牆門屏者不有先師孔子七十二子之徒耶然衆稱七十子泛而寡要徑師孔子大而難入無已則學顏之學乎顏之學在於不貳過不遷怒視聽言動之無非禮耳善乎董生之言事在勉強爲之而已矣是以百川學海而至海百山學山而不至山故在學者反思而自得焉詩曰其誰知之蓋亦勿思故當思其本矣夫惟君子思焉而察見本原之地以先立乎其大者養而勿失用爲撰物宰事之權弗使昏昧放逸由勉而貫以企幾仲尼之堂是予與遲公所爲厚望於涇人也與

（涇州志　明仰止書院記在城南山麓分守關西道胡松撰文）

按碑言分守遲公始築堂麓遲公卽臨朐遲鳳翔也舊志未載立碑年月以時考之蓋在萬曆之初云

崇信重修廟學碑

在崇信文廟今存

（崇信縣志　明重修崇信廟學碑在文廟弘治十二年立）

修學碑

在崇信文廟今存

河東楊侯梅尹崇信之三年能不蘄譽於民以卽敎寧是敷是敎顧學宮勑圮弗治士無攸塈孔氏宮墻鞠爲茂蔚瞻依覬焉聲敎否戾亟閎弗宜爰致吉蠲爰構五材于梓于陶于冶于圬授工于穀葺陳于新易腐于礎奠神于棲登士于學秉虡鼓鏞籩俎稽式絃誦之聲洋洋溢溢迺徵余文以昭物則布于衆曰維聖人之敎不以世輕世重而爲興替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昔文武沒而周道衰秦力政而漢伯強唐宋雖役於夷孔氏

之義不昆如荊楚蜀閩越皆蠻夷而陳良文翁朱子之徒獨能誦說其義學士大夫稱爲彼真豪傑之士也況諸子故周產去聖人之居若此其近親佩聖人之澤若此其甚也更遭陽龍二五之會靡明章徹高朗四被戶唐虞而人皆爲其親菁莪棫樸之士固均矣或將先之或將後之殆非道然孤立者也開乎來者紹乎往言於古者驗於今著乾二之文以見九五翼顯世之猷以寧王國此固孔氏之教豪傑之志也若徒委爲廩好爵而私龍斷甘勢利而忘君親較尤於凡民而已豈直學孔氏者之羞亦將貽任天下者之憂

按浚谷集崇信縣修學記嘉靖十一年趙時春撰

龍泉寺碑

在崇信城北今存（崇信縣志明重修龍泉寺碑在縣北一里一爲嘉靖二十五年、所立）

重修崇信儒學碑

在崇信文廟今存（崇信縣志重修儒學碑嘉靖四十一年所立）

玉虛觀碑

在崇信城北今存（崇信縣志玉虛觀在北城外有明萬曆年碑）

重修崇信城隍廟碑

在崇信縣城今存（崇信縣志明重修城隍廟碑萬曆時立）

重修栖林寺二碑

在崇信北塬今存（崇信縣志栖林寺在下北塬栖林寨有重修寺碑二一萬曆六年三月一六月所立）

重修崇信儒學碑

在崇信文廟今存（崇信縣志重修儒學碑在文廟萬曆二十一年立）

重修崇信文廟碑

在崇信文廟今存（崇信縣志明重修文廟碑在文廟萬曆三十四年立）

重修龍泉寺碑

在崇信城北今存（崇信縣志明重修龍泉寺碑一爲萬曆三十五年所立）

石佛寺造相

在崇信城西今存（崇信縣志石佛寺在西城外寺燬惟石佛相十三巍然屹立惜已殘缺）

丈八寺造相

在崇信銅城堡今存（崇信縣志丈八寺在縣城西三十里銅城堡寺燬惟石佛高一丈八尺猶存）

靈臺太清觀碑

在靈臺虎山今存（靈臺縣志明太清觀碑記在城西虎山之巔成化十六年縣人進士史書撰文）

丹陽觀碑

在靈臺縣西今存（靈臺縣志明丹陽觀碑記在縣西三十里嘉靖二十年立）

御史巨敬死節碑

在靈臺縣城今佚

洪武三十有五實建文三年壬午夏六月十三日帝遜於位前監察御史

巨敬死之及其族倘加其田租巨蓋靈臺人以加租故俗傳稱巨御史地今江南諸野史作戶部主事豈御史九年考績陞主事遂及於難而鄉人仍稱故官也御史爲平涼人抑以縣名未彰故稱郡耳獨其大義皎灼人口其行莫得而詳豈非鄉人之咎哉欽惟成祖聖訓有曰練子寧若在亦當用之練與先生同及難者會卒之禍降臣都御史陳瑛實爲之瑛亦尋誅嗚呼噫嘻君臣之義大矣與天地並虎狼禽獸昏豚無父子夫婦之倫盜賊以利烏合然咸有上下以相聽順而况於中國之君子乎其心惻然有所不忍故生有所不安毅然有所深恥故白刃有所不避下之人咸懷是心以事其上故上得以長安而永保尊榮也故龍逢三仁夷齊萇弘弘演孔嘉屈平之徒以是教三代之衰田橫之爲客龔勝曹竟楊震黨錮之屬忍死捐生以延漢五代先後篡奪相尋幾於無君臣矣而死難以從其主者世不乏人唐宋享國近於兩漢以死殉國者相望史冊焉我太祖高

皇帝祠福壽余闕而斥薄危素雄兵四討千萬餘戰士有殊死而無降使臣血肉而不辱王命三十餘年義氣所激震天炳日孰謂先生之節非皇祖之典訓乎久久治安永永無極孰謂先生之死無功於世哉方練同難之臣鄉人或匿其嗣且皆祠享傳其文詞獨先生與正寧景先生淸缺如焉豈非鄉人之責與嘉靖己未滁陽栢泉胡公以參政守關西風教是先忠倚允符始舉祠典以余夙有是懷爰紀其事于石且用禮著貞惠漢謚太邱宋謚程邵故事易先生之名曰節愍公爲之歌以侑享曰高山朝陽涇野茫茫君臣大義宇宙天常吁嗟先生日月偕光

（靈臺縣志明御史巨敬死節碑嘉靖時平涼趙時春撰文）

按巨敬事明史附見陳廸傳云有巨敬者平涼人爲御史改戶部主事充史官以清慎稱成祖入京師以不屈死夷其族而靈臺志稱敬由貢舉官至北平道御史戶部主事考明時十三道監察御史無北平道縣志誤也節愍乃鄉人私諡縣志云諡節愍若係賜諡者亦誤

勝果寺造相

在靈臺縣城今存

（新通志稿靈臺縣城勝果寺有銅佛造相三位佛高二尺五寸二坐相高二尺二寸以一鑄明萬曆二十八年造等字）

城隍廟四鐵碑

在靈臺縣城今存

（新通志稿靈臺城隍廟有鐵碑四俱明萬曆時立內鑄信施男女姓名甚多）

重修靈臺城隍廟碑

在靈臺縣城今存

（靈臺縣志明重修城隍廟碑在縣治西天啓四年縣人教授松可立撰文）

（新通志稿靈臺城隍廟碑高約一丈廣尺餘明天啓甲子年立）

創修靈臺縣城碑

在靈臺縣城今佚

靈臺額設二十里續裁爲十九里亦非小邑不幸不大崇禎六七年連値奇荒流殍載道又七年酉子兩月寇尅二次屠殺數千焚掠一空凡厥士庶悉避隣封竄荒山縣治民房鞠爲茂草余八年孟夏抵鳳府賊正蜂擁靈邑余捐貲斧置鉛黃火器稍稍就緒越數日單騎微服自賊叢中貪夜赴任縣外之南堡以荊棘爲枕蓆以破甕爲縣宮於時縣內闃若無人而城頭悉綠林嘯聚慘莫甚焉余潸然泣下然業奉朝命可收茲土敢不竭力期亢先大人遺芳用委身殉之招離散募鄉兵造火器置火炮請設守備姚遇隆再設千總五名紅旗十名恭謀二名旗牌一名昭示兵勢人情乃漸帖遂延紳士會商恢復之策念大城東南隅崩塌太甚料難猝理爰就城內官山一座創築爲城分四口以服力晝夜圖之修砌垛口五百開東西兩總門建敵樓八座窩房八十餘間分列五營各防信地而大賊七

曾已圍城矣合郡領軍力奮却之幸保新城斯時也且爲擒擊且爲鑿井且爲集流滿度地而營之區予亦即次之所且爲編牌甲清回測分把垛口以嚴提防且爲聚鄉勇牌兵計日操練以遏奪賊魄余於此殆靡臘備嘗拮据恐後不遺餘力矣舊剏縣治並學舍在大城預備倉養濟院社學三所在官山余念賊氛時熾大城非立縣之區申文上臺以三所地新建縣治令宅樓三間廂房六間茶亭三間書房二間大堂五間報廳三間房科十間門亭四重庫房皷樓馬房俱備右列捕廳公署又右議建儒學公署列倉廒於後因舊基而鼎新爲前列監倉另以三所餘地新建養濟院居房十間官亭一間背孤貧二十名安置其中其社學則議建於大城之西文昌宮前餘地食寮院寸木片瓦蔑有遺者則就故址另建宅堂三間川堂一間西吏房東廚房大堂三間報廈一間左右列皂隸房門亭三重其於文廟則葺補圮壞新建門屏又東文昌宮舊在東山之嶺崎嶇岑寂

人跡罕到殿多圮則改建文廟之巽地妥供文祖像於其中加昇繪爲總計之自八年四月以迄於今歷四載餘城垣創築離散雲合武員初設縣治更新廟貌改觀公署悉煥經大賊圍城者三次城內未傷一人未失斗粟皆領軍力之佐助詎淺尠哉但七年倉庫先焚無絲粒之用八九年錢糧奉旨行文蠲緩無收入之額更未敢向上臺請銀助工余百方設處且多自捐備獨以一片血忱鼓勵羣心闢開草昧漸復文明連年雖開徵而兵荒疊罹蝗蝻薦臻重之以包占者多投獻者衆刁疲故習徵催萬難即俸薪十不得三身爲靈民應馬站而站價十不得四終日甘蔬素忍艱苦忘身家第求上報國恩下恢殘邑無隕越我先芳耳諸所條款余心力殫於斯不忍遺也尤不敢以色言晦實跡即書梗概勒之石以表恢復之大略爲字字皆眞耳目具證是爲記

（靈臺縣志　明刻修縣治碑作隸書崇禎十一年九月知縣敖浤貞撰文）

按靈臺縣志崇禎七年流賊破縣城焚殺無餘嗣由知縣敖浤貞北移土堡築城其上迄清順治二年賀賊攻圍三日夜賴以固守讀此碑所述明末寇亂之慘惻然知見浤貞竭其心力艱難持拄蓋慷慨有烈士之風靈臺人久思不忘洵有以也

知縣潘雲昇去思碑

在靈臺南關今存

（靈臺縣志潘雲昇順天人崇禎十五年署縣事是時人民多流離孤城無守雲昇茹荼飲冰孤城獨守靈人得不盡死今去思碑存南關字跡多漶）

固原圓光禪林勅碑

在固原須彌山今存

（固原州志　明敕賜圓光禪林碑在州西北須彌山正統八年禮部勅書）

圓光寺藏經勅碑

在固原須彌山今存

（固原州志　明圓光寺藏經碑在須彌山寺正統十年禮部奉敕建略云朕體天地保民之心刊印大藏經典頒賜天下用廣流傳茲以安置陝西平涼府開城縣圓光寺永充供養上與國家延釐下與生民祈福）

創修固原城隍廟碑

在固原縣城今存

景泰紀元庚午之歲西戎犯邊塵涌雲擾朝廷憂之召葺斯城司馬韓公督勇興作勇力弗給更調協軍洮岷靖鞏均襄厥事同知榮福指揮張正經營土木殫慮竭精城闊九里屹然保障三邊雄封金湯乃固自春徂秋工用告成榮張二公謀之司馬料量磚石均稱羨餘以築祠宇無虞缺乏司馬曰咨當先城隍城隍之祀實輔社稷神道設教陰陽攸理崇祀維誠廟貌是壯榮張唯唯周諮士民士民稱便諏吉力築州城中央廟址以定坐坎面離爽塏明敞正殿五楹金身丈六棟樑桷榱中繩直影獻殿巍峨

櫺扉洞達兩廈三間羅剎森森刀林劍池尊鏡如照閻羅莊嚴彷彿對簿後拱寢宮前列坊楔鐵獅銅猊斑斕奇致美奐美輪栽歆載格時閱一稔役勤慫人既核工費白金萬鎰司馬好施不累民力迺榮迺張更助俸錢凡在官者捐廉佽之深恤闔民厥功甚偉俎豆告虔神人以和邀天之庥衆懷其惠惟大司馬蕭關砥柱城堞千尋爲萬民衞廟食千古爲萬民福歸造艱辛鴻功駿績榮張運籌克明禋饗俾神式憑俾民安止迺囑田賜走筆爲文鏤諸貞珉以示不朽賜也不才誦芬詠烈紀事以言侑神以歌歌曰神靈之來兮以風以雨恍兮惚兮不知自何許城垣鞏固兮實神所主福善禍淫兮血食茲土得司馬之愛民兮民受多祜新廟巍然兮超越今古備時物兮潔尊俎鏗鐃其鏞兮坎坎其鼓神之格兮錫純嘏驅厲疫兮豐穰黍吾民以寧萬物皆春兮鬯皇風於寰宇

（固原州志明劉修固原城隍廟記在州城內景泰元年平涼知府田賜撰文）

按明史地理志固原州本固原守禦千戶所景泰三年以故原州城置固原州志固原州城北周始築之明景泰時重修碑云景泰元年召蕣斯城與史微異

增修固原文廟碑

在固原文廟今存

皇明奄有天下統理萬邦內而京都外而郡邑與軍衞連司咸設學校師儒教育英才而資與之郅治之隆媲三代盛時而無愧焉固原在平涼府西北路當通衢原有城隍設千戶所守禦其地屬開城縣成化間改爲衞縣治舊在州南四十里以虜寇肆侮侵犯蹂躪爰徙治城於此弘治初總制秦公因以駐節公乃曲力殫禦大展所蘊凡百安內攘外之策靡不具舉奏陞開城縣爲固原州并令軍民願求外城地爲居室商市者聽輸銀入官授地有差等民皆樂從遂以廟學草創狹陋弗稱不可視爲傳舍乃命生員張正學總理其事易城中之地爲廟學之基東至指揮王爵宅西至守備衙門南至官街北亦抵街廣二十五丈袤五十七丈造大成殿八楹崇五尋戟門櫺星門各三間崇二尋兩廡各二十五間崇二尋殿後起明倫堂五間東西齋各六間堂後作師舍四所齋後作生徒舍四十間戟門左作神廚三間右作神庫三間生徒舍左作饌堂五間生徒舍右作廩庾三間工已抵於九仞而奉命潁行乃以未完之工託兵憲副石州高公公諾之督令張正學逐一而完之殿宇覆以琉璃施以丹漆飾以金碧戶牖階陛悉有款制廉隅可啓可閉可升可降而不違則爲像設儼然足以使人之敬堂閫森然足以起人之恭於鑠哉盛已是役也始於弘治十六年七月告成於十八年九月高公遣生員彭玹段錦來謁屬爲文以記恕素媿謭恐不勝事二生堅請勉爲之言曰大哉吾夫子之道乃二帝三王繼天立極明人倫治萬世之大道也凡有國家者莫不建學立師儲養人材以待任用是故師之所以爲教弟子之所以爲學者是道也身之所以修家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亦曷敢越於是道乎立學有廟釋奠有禮正所以昌明文教鼓舞士氣將見俎豆莘莘邊備肅飭蔚然煥然有以固萬年有道之長也豈徒曰崇祀事云乎哉總制秦公名紘單縣人兵備副使高公名崇熙石州人例得備書

（固原州志明增修文廟記在文廟弘治十八年尚書三原王恕撰文）

開西海渠記

在固原縣城今佚

正德乙亥鎮守陝西等處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平涼趙公文祗奉制敕駐劄於固原州州井苦鹹不可啖飲汲河而爨水價浮薪朝那湫雙出於都盧山左流州境曰東海右流州境曰西海西海大於東海湛澄且甘公及兵備副使景佐議導入州乃使都指揮陶文指揮施範帥卒作渠期月

而成襟衖帶巷出達南河過入州學匯入泮池池以石甃面起三梁於是農作於野卒振於伍商賈奔走於肆士誦於庠學正李佐暨生員史聰諸人走狀來謁記因記之以詔後世

（固原州志明泮宮脩記正德十二年修撰涇陽呂柟撰）

按州志清水河即蔚茹水又名葫蘆河有二源一出州西南四十里之西海子即西朝那湫朝那漢縣其地當在六盤以南志以西海當朝那湫似疏考證碑爲舊志所載亦非全文

總制秦公政績碑

在固原縣城今佚

戶部尚書山東秦公紘弘治中嘗總制陝西三邊公去二十餘年而嘉靖乙酉冬邊人思公不置欲立祠固原祀公於是監生馬文輝以其邊人之意呈於總制今帝師邃庵楊公一清公以命於兵備副使桑君溥桑君卜地得州城之南二畝許坐坎面離蓋經營踰年而祠堂告成堂凡三楹重門周垣而堂之正位則秦公之像設焉乃遣使告九思曰子其記之是豈徒邊人之慰也實九思者之大願遂矣蓋公之在邊者二年以備邊之籌惟戰與守於是推演古法造兵車造火器已乃修豫望城修石峽口修雙峰臺三城又於金佛峽海子口七堡甃石爲垣裹鐵爲門凡城與堡皆以絕虜道衛居民焉而公於是年夏復受勅總制三邊云乃命三邊與其腹裏修城堡關隘以處計萬四千一百九剷山崖以里計三千七百餘拓其外城奏移批驗所鹽物於此自是商賈雲集物貨流行人有貿易之利官得糴買之資公曰富矣修孔廟廣學舍詩書之化人才彬彬爲相繼出矣

（固原州志明總制秦公政績碑嘉靖六年檢討鄠縣王九思撰文）

按明史秦紘傳紘成化初知秦州擢鞏昌知府改西安遷陝西右參政歷巡撫山西總督兩廣弘治十四年自南京戶部尚書起總制三邊軍務至固原拓治城郭招徠商賈建改爲州而身留節制之議於花馬池迤西至小鹽池二百里每二十里築一堡堡周四十八丈役軍五百人固原迤北諸處亦各築屯堡募人屯種每頃歲賦米五石可得五十萬石詔行紘策修築諸邊城堡一萬四千餘所垣塹六千四百餘里固原屹爲重鎮又以意作戰車名爲全勝車詔頒其式於諸邊在事三年四鎮晏然前後經略西陲者莫及其敘事可與此碑參證惟原文亦有節刪當取九思集全文而詳稽之也

兵備道題名碑

在固原縣城今佚

嘉靖初成君文（闕下）來攝其官（闕下）布德揚武（闕下）乃裒各姓氏勒於石而昭之

（固原州志明兵備道題名嘉靖時提學唐龍撰文）

按明史職官志兵道之設仿自洪熙間以武臣疏於文墨遣參政副使等往各總兵處整理文書商榷機密未嘗身領軍務也至弘治中本兵馬文升慮武職不修議增副僉一員勅之自是兵備之員盈天下固原兵備始於成化四年平滿俊後設置唐龍爲陝西提學在嘉靖初年其爲三邊總制則在十一年也

大禹廟碑

在固原城東今佚

（固原州志明大禹廟碑在東郊里許嘉靖時總制唐龍立）

三邊形勝圖碑

在固原縣城今存

（固原州志明三邊形勝圖碑在總制設權尚嘉靖中總制唐龍所立亭巍然中立四大碑高三丈許橫廣二尺中鐫爲圖上下俱均）

（據書情石碑今已模糊難辨）

書院置祠堂記

在固原縣城今佚

固原州城之南有宋翼然距關闠之下左右廊廡相比後先厲鶩立問其守者則對曰往爲兵備副使山東桑君溥所建欲龕之而祠民之所尸可以匹社者會桑君代去而法宜待報故久未紼牲於是兵備僉事信陽樊子曰是鵬職也不可以但已然紀大僚之勳德而輒祠焉非鵬之所得爲也若以爲書院而置祠堂焉乃有司之所以勵後學而崇先獻其可夫乃斥閑田三百畝以業生徒儲用俎豆先稱其式命學官率其弟子之髦弁者序而升不約而稱曰昔都御史平湖項公鈞陽馬公遏亂石城而捍大患則宜祠總制侍郎某郡才公志清沙漠奮不顧身以勤死事則宜祠總制尙書單秦公肇創軍府世號福將荊山王公斬獲名酋晉溪王公保固邊圉以勞定國法施於民則皆宜祀少師邃菴楊公之法備於秦尙書漁石唐公之功光於荊山而又吾師也則又皆宜祀樊子以爲然爰請於總

制尙書浙東姚公設其生者荊山王公漁石唐公位如衙制而諸公壇焉神之也儀既舉士固興躍樊子蒞於講堂而誨之曰夫先猷鉅公本皆儒士耳而蜚聲宣烈烜耀今昔謂非諸生之所當爲乎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曰吉甫燕喜飮御諸友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吾意諸公之所準無踰吉甫而諸生之所當爲者亦不殊乎是其務修爾孝睦爾友允文允武噫斯無玷於古之人

（固原州志　明固原書院名祠堂記嘉靖時平涼趙時春撰文）

按趙浚谷集此記作於嘉靖十四年其云平湖項公者嘉興項忠也鈞陽馬公者鈞州馬文升也某郡才公者遷安才寬也單秦公者單縣秦紘也荊山王公者東平王憲也晉溪王公者太原王瓊也邃菴楊公者安寧楊一淸也漁石唐公者蘭谿唐龍也皆先後總制三邊著有勳名浙東姚公當即餘姚姚鏌明史鏌傳嘉靖十三年大學士費宏薦鏌命以兵部尙書總制三邊軍務未赴宏卒鏌辭帝不悅仍落職閒住若鏌未至固原者然惟固原州志載鏌至鎭月餘罷去以此記證之州志爲得其詳史文太簡未盡事實也

明威將軍郭公墓碑

在固原城南今存

（固原州志　明明威將軍郭公墓碑在南郊嘉靖十五年立石）

東嶽山嶺道碑

在固原東山今佚

（固原州志　明東嶽山嶺道碑作州東東山嘉靖十七年都督曹田忠立）

重修固原都御史行臺碑

在固原縣城今佚

自建原州而秦中巡撫中丞每於秋初駐原抵冬乃還自特命總制司馬

駐原而中丞則閤一臨原然每就御史行臺而止焉自復命督府駐花馬池撫臺仍駐原亦秋往而冬還而原之都御史行臺未闢也於戲原豈非全秦要地而巡撫行臺豈非有司所不可緩者哉外控三邊內輔八郡左繫環慶右貸河洮原實與延寧二鎭相唇齒固今日制夷之藩屏也而秦西北吏民之撫御郡邑之保障兵食之籌畫將士之訓練甲胄之淬礪皆中丞乎是仰視全秦尤急則是州都臺之修不切於他郡也哉惟察院居原之坤隅弗廣弗邃而寢室且聯屬驛舍喧囂雜遝易徹於軒楹惟都察院持綱執憲觀兵起旅專席獨坐弗廣弗容弗邃弗嚴而猶未闢是不可改作哉憲副李君以爲請易移驛於城南外城而闢之則都臺廣邃而驛亦便於迅速矣巡撫少司馬洪洋趙公允若請乃屬兵備君改作焉既取給於州之贖金顧値于衙之丁餘乃鳩工集材高厥垣峻厥基廣厥址宏厥堂敞厥序而崇厥神楔於乎不既煥然哉乃引城西經衢之水入自西

乎館堂之北而放之[illegible]匾而爲池廠池而覆之亭命曰止水循堂之南而歸之衢出自東垣[illegible]爵爵也池湛湛也亭潑潑也於乎不既煥然哉都臺成中丞公坐于堂藩臬侍郡縣越士民仰番落款嶷如也及委蛇後堂總制杏爲總戎啓爲廓如也政暇而燕于亭興至尋詩客至命酒暢如也前總制大司馬劉公今總督大司馬楊公巡按侍御浦君咸以爲不可緩曰近日靖虜之功撫臺爲多天子且進洪洋爲少司馬矣而可於行臺不治哉然李既去以虜故今歲始圖之而繼經營之者憲副紀君贊襄者少參魏君僉憲康君其諸執事則州衛之良也乃興工於二月訖工於九月堂五楹後堂穿堂咸如其數東西序堂之前十楹後堂之傍亦如其數門三楹儀門亦如其數而巡撫都御史行臺壯麗矣洪洋公屬纘宗記之纘宗樂其成也乃爲之記

按此碑見鳥鼠山人集胡纘宗撰其題名爲重修大原都御史行臺

記明時諸儒多以原州爲大原謂詩北伐玁狁至於大原即固原也嘉靖十一年楊經固原州志即有此說纘宗記或本此其後顧亭林亦主此說世多宗之而不知實爲舊詮也僉副紀君蓋爲固原兵備山東紀繡少參魏君僉憲康君其名無考明史三邊總督開府固原防秋駐花馬池陝西巡撫駐西安防秋駐固原碑云自復命督府駐花馬池撫臺仍駐原秋往冬還較史爲詳

總督題名碑

在固原縣城今佚

弘治年來火篩之變始設總督大臣一員駐節固原經略四鎮先時名爲總制嘉靖聖明親定爲總督任是職者可謂榮且重矣歷考先哲有晉而爲冢宰者爲南北司徒司馬司寇者爲掌院左右都御史者入內閣爲大學士者匪人豈能勝此也耶諸先哲歟歷中外功在邊陲自有太史氏直筆在予景仰先哲黽勉繼述不敢以爲盡厥職不敢以自債厥事又不能不望於後之君子少恕焉南潤子僭筆以爲記云

（固原州志明總制題名記嘉靖時三邊總督尙書楊守禮撰文）

按明史職官志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一員弘治十年火篩入寇議遣重臣總督陝西甘肅延綏寧夏軍務乃起左都御史王越任之十五年以後或設或罷至嘉靖四年始定設初稱提督軍務七年改爲總制十九年避制字改爲總督開府固原防秋駐花馬池王越傳成化十年春廷議設總制府於固原舉定西侯蔣琬爲總兵官越以右都御史提督軍務控制延綏寧夏甘肅三邊總兵巡撫而下並聽節制詔罷琬即以越任之三邊設總制自此始明年還朝與左都御史李賓同掌院事是越以右都御史提督三邊事在成化十年職官志以爲弘治十年左都御史皆誤馬文升傳成化十一年春代越總制三

邊軍務尋入爲兵部右侍郎王越傳又云弘治十年廷議復設總制官起越總制甘涼邊務明年敗虜賀蘭山而孝宗紀云十一年七月總制三邊都御史王越襲小王子於賀蘭山敗之是文升後總制罷設至弘治十年再設而越復爲之也秦紘傳弘治十四年起紘戶部尙書總制三邊軍務十七年召還視部事楊一淸傳武宗初命一淸總制三邊軍務進右都御史旋引疾歸韃靼傳一淸去文貴才寬相繼受事武宗紀正德四年十一月小王子犯花馬池總制尙書才寬戰死五年安化王寘鐇反起都御史楊一淸總制寧夏延綏甘涼軍務後召還拜戶部尙書固原志載一淸後有總制張泰鄧璋史皆無傳而璋名見彭澤傳內至於成化四年滿俊反時項忠總督軍務正德九年經理哈密彭澤總督甘肅軍務嘉靖三年吐魯番入寇兵部尙書金獻民總制軍務皆爲臨時命帥舊志以項忠彭澤均列入三

邊總制非也李鉞傳世宗卽位以兵部侍郎出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嘉靖二年召還進右都御史楊一淸傳又云嘉靖三年十二月詔一淸以少傅太子太傅改兵部尙書左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故相行邊自一淸始溫詔褒美比之郭子儀一淸至是三爲總制召爲吏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王憲傳嘉靖四年廷推鄧廷瓚及憲爲三邊總制帝用憲張璁桂萼欲用王瓊爲總制乃改憲兵部尙書王瓊傳嘉靖七年以兵部尙書兼右都御史代王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十年冬召爲吏部尙書唐龍傳嘉靖十一年詔進龍兵部尙書總制三邊軍務召爲刑部尙書姚鏌傳嘉靖十三年三邊闕總制命鏌以兵部尙書總制三邊軍務未幾落職劉天和傳嘉靖十五年改天和兵部左侍郎總制三邊軍務遷南京戶部尙書楊守禮傳總督劉天和召還進守禮右都御史總督軍務代之錄功進兵部尙書以諸人

傳考之稱提督軍務者僅王越一人餘皆爲總制劉天和始改稱總督而守禮繼之此碑蓋立於嘉靖二十年前後舊志所載總制總督頗有錯誤遺落因就守禮以前諸人略考次之如右

八陣圖碑

在固原大校場今佚

（固原州志　明八陣圖碑在大校場嘉靖中總制張珩立路云乃蛇龍虎鳥內奇天地風雲爲陣正師武侯扶龍洞京嚮府甫地持此錄上爲蘇鐵佩總兵王繼諸圖於校場之壁因勒石）

重修固原公署碑

在固原縣城今佚

固原肆鎭以來甲子蓋一周有贏而公署之鮮者斂衆者垝適按察副使襄垣雙崖姚公九功莅政之初乃大剔戎蠹脩復憲典興其廢完其缺飭官吏之失常懲士女之無良者必稽式費既無妄公役適充歲凶以和春澤布畜以其餘力繕治公署堂宇亭館譙樓布令之所譙覽金鼓戎節數教之具咸不戒而備平涼別駕上黨楊君某欣承嘉命祗樂成功爰告余紀其事於石以昭示後人紀曰奉公者弗私治官者忘家古之道也乃間者大異於是奴類之徒剝公成私萬物咸否兵政寖爲公承明聖作新之初殫慮矢謀數十年之敗一朝完美豈志所謂志有不爲才足有爲者也右都御史兼司馬任丘一泉郭公存素絲之操休休之度籲正是任讒間莫入有司各舉其職厥有由焉豈志所謂大臣法小臣廉者也夫以數十年壞之一朝起之羣小咻之二三君子承之爲力固不易而術亦多端矣提其大要則志所謂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信立而兵食可足若昔之虛文無實以誤國是者後之君子其戒之哉其戒之哉戒夫彼而法諸此此告成之所以不可無紀也夫

（宣統甘肅通志　明重修固原都御史行臺碑嘉靖時平涼趙時春撰）

按此碑通志題爲重修固原都御史行臺碑浚谷集題爲固原州重修公署記一泉郭公當爲總督郭乾乾卽北直任邱人也

武略將軍俞公墓碑

在固原封家堡今存

（固原州志　明武略將軍俞公墓碑在封家堡嘉靖二十六年立石上有賜同進士出身整飭延綏巡撫號僉備事字倚其名不傳）

東嶽感應碑

在固原東山今佚

（固原州志　明東嶽感應碑在東山嘉靖二十八年總制王以旂知州侯雲鵬立）

黃都督墓碑

在固原城北今存

（固原州志　明黃都督墓碑在北郊嘉靖中立石）

城隍顯應碑

在固原城隍廟今存

（固原州志　明城隍廟碑在城隍廟嘉靖三十八年貢生陳瑀立）

王大司馬靖胡勳績碑

在固原縣城今佚

隆慶元年公自都御史晉兵部侍郎督四鎭軍事其冬虜衆糾犯河防預堵拒斬首六級虜潰遁去越明年戊辰二月延綏將卒出設伏擊虜於黃沙梁捷斬首七十級甘肅將卒出偷營擊虜於長湖兒捷繼至斬首三十級寧夏將卒出搗巢擊虜於討兎兒捷又至斬首四十六級遵成算也是歲秋虜騎伺犯飭伏擊斬其酋首撒兒大恰奪獲銀印坐纛斬首九級仍移邊邀擊之斬三十五級招降卒一百五十餘人抵多防埂事又輙虜三十九級銳氣英風震於殊域癸己巳春中督延寧邊工期底績虜密謀窺工勒四鎭兵分三路剿之月三獻捷上首爵二百六十級秋七月虜潛

入把都河懷遠高家堡孤山神木西浮河窺靖虜莊浪涼州凡十入俱與大兵値斬首虜五十一級酋長爲大舉白城子奮擊之斬首一百七十六級嗚呼奇哉

（宣統甘肅通志　明大司馬鑑翁王老先生靖胡勳績碑紀隆慶四年苑馬寺少卿黃寶撰文）

按明史王崇古傳隆慶元年冬進崇古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延寧甘肅軍務崇古奏給四鎭旗牌撫臣得用軍法督戰又指畫地圖分授諸大將趙岢雷龍等數有功糧餉傳隆慶元年俺答數犯山西薊鎭諸將頗失利時王崇古鎭西邊李成梁守遼東數以兵邀擊於塞外敵知有備入寇稍稀此碑所記卽崇古遣諸將擊虜事較史傳爲詳又明史職官志永樂元年置平涼苑馬寺寺有卿少卿各一人弘治十七年都御史楊一淸奏請行太僕苑馬二寺員闕簡選才望參政副使補寺卿參議僉事補寺少卿以振馬政黃寶壽卽平涼苑馬寺少卿也

軍門平羌碑

在固原縣城今佚

西戎氐羌時竊作難自石公初至羌無歲無月日不出九重震臨委公以太阿柄公謀同先中丞文川郜公繼幼溪陳公今嵩河董公協心從事小子燮以固原兵備往代署偕謡肇張君楚城奉指授行階洮之間凡犂庭蕩穴尺寸皆標下力其也都護孫君國臣兗爲之使自原州遣師行周道千三百里橫行吐谷渾期月之間凡三舉事大宣厥威繫酋領古阿提卑番官番兵楊咎家如弄丸掌上獲首功以千數百計焚死之相枕藉者無算室廬畜產一空鑫嘻頓淸邊氓起舞有繪爲圖永爲歌以紀其事者公名茂華北海人郜公名光先長治人陳公名胄長樂人董公名世彥禹州人

（宣統甘肅通志　軍門平羌碑萬曆九年大學士林士章撰文）

按通志職官表石茂華於萬曆時再任總督固原志云三任明史無傳未能詳考明史宰輔表萬曆五年大學士中無林士章通志固原兵備道亦漏載林燮姓名至茂華平羌事明史西番傳頗詳云萬曆初洮州番人變起茂華令蘭州參將徐勳岷州守備朱憲舊洮守備史經引兵壓其境憲經以深入敗死帝震怒責茂華等茂華乃集諸軍分道進討斬獲甚衆諸番震恐來降者七十一族稽首謝罪誓不再犯師乃還碑所述卽此役也

新修外城碑

在固原縣城今存

陝西西北部有鎭曰固原弘治中從守臣請增築內外城宿重兵守之軍民士著城以內不能容乃漸徙外城外城又單薄敗土爲垣歲久多廢萬

曆二年總督毅菴石公至有增甃意巡撫文川郜公以防秋至見與毅菴公合疏會議改築兵備副使晉君應槐遂請以身任之晉君以憂去代者爲劉君伯燮督視二年以遷去亡何郜公召還朝而代者爲嵩河董公代劉君者爲郭君崇嗣董公復從中相繼調督察之至五年秋八月城成城高三丈六尺表二千一百一十七丈崇墉疊雉鱗次上下環以水馬二道各若干而翔角樓敵臺舖房牌坊各若干座表之越歲郜公復受命總督固原併得理其未備於是固原內外城屹然如金湯焉

（固原州志　明固原鎮新城外城碑萬曆五年馬自強撰文）

督府郜公撫賞俺酋碑

在固原縣城今佚

俺酋戴上天覆之恩慢悔彌切則請徙幕而西游祁連青海間求休屠王金人禮之迎其弟子以歸會套虜卜失兔諸部新仇於瓦剌欲藉東虜釋憾因數使使風俺酋盛兵自從俺酋乃發其部三十萬衆以行時萬曆丁

丑秋九月也事聞天子乃咨廷臣求可制陝以西諸邊者咸謂無逾郜公於是公以大中丞受鉞往虜既至張掖以馬市請公遣人諭之曰此非市所也虜又請茶市公曰番之茶市猶若馬市也虜大慚沮已又請西出嘉峪關以要哈密公曰茲關天子所封人臣安得擅啓虜頓謝居歲餘俺酋東歸意始決則已卯秋八月也酋行抵寧夏赤木口口直鎮西門從此徑鎮之北鄂諸橫城入套可近四五百里公策虜必闖之道乃預檄鎮決漢唐兩壩水注郊原虜至果欲內走公使使遮問虜若爲從何方來乃今繆縱不遵太師約獨不畏朝廷禁乎且前水澤深者沒牛馬若能乘橇而濟惟若所之耳虜竟引去西垂用寧公名光先上黨人

（固原州志　明督府郜公撫賞俺答碑萬曆八年徐禩于東嶠撰文）

按明史韃靼傳俺答既聽封市西部吉能及其姪切盡等亦請市詔

予市紅山墩暨清水營西番得切盡台吉者河套酋吉能從子俺答從孫也屢掠番人不得志邀俺答往助俺答欲侵瓦剌乃假迎活佛名擁衆西行爲瓦剌所敗而還乞假道赴烏斯藏守臣不能拒遂越甘肅而南會諸酋於海上八年春始以活佛言東還而切盡弟火落赤及俺答庶兄子永邵卜遂留居青海不去此碑所述即俺答往來甘寧海上事當時俺答證以封市初定未肯寒盟非眞我之兵力足以相制乃竟以爲撫禦黠酋西垂用寧浮誇之詞未足盡信也

雷神感應碑

在固原楊家河今佚

（固原州志　明雷神感應碑在固原楊家河萬曆十二年立）

新建太白山神祠碑

在固原城東今存

（固原州志　明新建太白山神祠碑在州城東太白山萬曆十四年總督郜光先撰文）

按光先以萬曆十二年再任總督以禱雨有應故立此碑

太白山神祠碑

在固原城東今存

（固原州志　明新建太白山神祠碑在太白山萬曆十五年巡撫李汶撰）

平定寧夏露布碑

在固原縣城今佚

惟茲寧夏建玉節以控臨實祖宗制馭之成憲衍天潢以彈壓願世代封守之宏猷近歷熙朝稱爲樂土詎意哱拜哮承恩生長胡地狼性難防劉東暘許朝土文秀結約陰謀匈兇悉肆殺憲臣以起難奪勑印以憑陵刼庫放囚何所顧忌招夷納叛共結誓盟擅置職官頒布衛所要地播傳諭檄傾搖關隴蠱民殘辱縉紳拘囚世子惟仗聖明剛斷賜劍以震天威廟

劃淵微妙策以收全勝總督尚書魏學曾竭智殫忠復回衛所四十餘處困賊退虜安全堡寨幾萬餘家寧夏巡撫朱正色親冒矢石而展臂生鳳監軍御史梅國禎身任戎行而揮戈起日提督總兵李如松與虜對敵斬首一百二十級虜謀絕而大勢成始末皆其首功寧夏總兵蕭如薰固守平虜相持者數月賊氣沮而根本定牽制尤多勝算副總兵麻貴城下石溝之戰先後出奇總副參游牛秉忠劉承嗣李昫王通何崇德王國柱楊文馬孔英李如樟李寧等轉戰防守之功拮据極苦藩臬監司楊時寧馬鳴鑾蔡可賢顧其志張季思相與分畫之助經理爲勞兵部主事趙夢麟倡始籌劃之方先收奇策遼晉宣大之驍將浙湖川貴之健卒咸至於十六日黎晝互殺刼氣遂終懸東暘許士之首於城隅嗣哱拜承恩於窟內救焚絕燼芟草求根承恩生擒哱拜就戮舉家百口付之烈炬眞夷千衆伏於銅方勢如雷霆功收漏刻萬曆壬辰九月總督葉夢熊奏

（固原州志明平定寧夏碑萬曆二十年總督葉夢熊撰文）

按明史神宗紀萬曆二十年三月寧夏致仕副總兵哱拜殺巡撫黨馨副使石繼芳據城反總督魏學曾討之四月總兵官李如松提督陝西討賊軍務甘肅巡撫葉夢熊帥師會魏學曾討賊六月諸軍進攻寧夏七月罷魏學曾以葉夢熊代之尋逮學曾下獄九月寧夏賊平十一月御午門受寧夏俘十二月以寧夏賊平告天下魏學曾傳萬曆二十年二月哱拜與軍鋒劉東暘許朝作亂殺巡撫黨馨副使石繼芳遏總兵官張維忠縊死分陷河西諸戍學曾遣將擊討並建招降灌城之策決大壩水灌城城外水深八九尺東西城崩百餘丈於時諸軍畢集而帝疑學曾玩寇逮至京未踰月城壞大軍遂平賊拜自焚死磔其子承恩於京師敘功學曾以原官致仕寧夏府志敍此事尤詳而以拜之作亂爲在二月十八日與學曾傳相合知本紀列於三月者稍誤夢熊代學曾平賊籌布仍歸功學曾可見公道在人而其不掩人善尤有古大臣之風度爲是足敬也

重修州庫記

在固原縣城今佚

庫之爲言固也謂其所藏者固而不得假借於其間也州庫歲納鹽茶馬穀各帑既繁且鉅而悉由陝征運計口授食爲軍需備顧敢玩視乎哉曩以攢掾出入弗謹流弊滋多司事者致干極典太守徐公有鑒於此乃剔奸猗蠹亟起而釐正之置篋鍵愼巡守嚴定其額則較量其錙銖下令曰繼自今非關白不得啓秘鑰非公符尤不得輕關白勾稽無稍滲記簿無稍訛由是庫儲平允而資隙悉錮更出俸錢若干貫汰甃磚石大興土木內砌以重垣外施以鎖柵復置檔敞庫貯冊籍是地址雖仍其舊而闉闠則煥然改觀矣譬之治水築堤堰疏溝澮引導在我而水無不治也譬之

治兵堅壁壘嚴刁斗調度在我而兵無不治也太守之爲斯舉者上以重國帑下以裕軍食經營布置盡善盡美始以萬曆二十二年秋興工於二十四年冬告成至其料量之周匝監修之勞瘁雖寒至裂膚暑至肢汗而不稍懈蓋臣謀國殆有非可以尋常擬議者即此亦僅見太守勤求吏治之一斑云爾太守名昌會字際卿粵之臨桂人時同官者同知張赤心吏目王言庫既成僉以記文屬吳遂而書丹則委之學正張問行

（固原州志明重修固原州庫記萬曆時調選吳鑑撰文）

按明史食貨志諸布政司都司直省府州縣衛所皆有庫以貯金銀錢鈔絲帛贓罰諸物巡按御史三歲一盤查職官志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所至巡視倉庫查算錢糧故明時經政倉庫並重各地建倉碑碣頗多而修庫則僅見此記云

少傅李公崇祀碑

在固原縣城今佚

固原大第總戎事者胥一時名卿碩輔其在鎭久而事功最彪炳無如今少傅李公汶來督四鎭於時松海諸虜正猖跳梁遂檄四鎭剿平恢復故十計先後所斬捕首虜共七萬有奇尋令各鎭亟圖繕葺植穎築濬邊垣延袤五百餘里而要害城堡所在與翼時栽他數不經者啖軍而又多出贖鍰廣行犒賞他如訓材官斥奸宄廣積貯代逋稅諸可以穰攘膺懲之具靡不備蓋公在鎭凡十餘歲而居者如堵行者如市保全生命物產直以億萬計是公之大有造於陝也而在鎭軍民德公無已共爲祠伏臘奔走恐後庶幾古甘棠之遺哉（固原州志明少傅李公勳紀碑萬曆時翰林韓文煥撰文）

按李汶隴中諸志皆作汶而明史作旼韃靼傳萬曆二十三年冬海部永邵卜犯西寧總督三邊李旼檄參將達雲遊擊白澤等擊敗之二十四年春總督李旼以勁兵分三道出塞襲卜失兔多斬獲火落赤部衆窺伺洮州旼遣參將周國柱等擊敗之秋著力兔阿赤兔火落赤等合謀犯西邊守將嚴兵却之二十五年秋海部寇甘鎭官軍擊走之冬旼等分道出襲火落赤等於松山走之復其地二十七年築松山碑所言恢復故土繕築邊垣皆指松山事也

聖母廟碑

在固原瓦亭鎭今佚

（固原州志明聖母廟碑在州南瓦亭鎭萬曆時立）

李田二公紀績碑

在固原縣城今佚

嘉隆間賓永青火等會徙牧松山青海千合沙踏處營爲三窟所爲忠鼓大者惟銀万諸虜踞居松山咽喉爲梗一綫幾絕所賴前田公以萬曆壬

辰渡河一意廓淸李公亦以乙未來相與密計機略兵威震疊松酋日夜皇皇率窮且疑謀糾衆趨青海併力大逞會兩公熟計密畫調集將兵攻虜大敗統計斬虜首及死傷者無算捷僅奏馘七百有奇俘獲踰巨萬而又設法招降番僧柴隆黃金榜什虜首著什吉等萬餘人虜僅僅餘殘孽遂屏息竄闐山後而松鼠空突又躬率諸道將辟食扒沙七晝夜經營邊垣西起涼之泗水東抵靖之黃河虛袤一千餘里移兵將戍守只今莊紅無梗咽之虞蘭靖無剝膚之患朔方無疥癬之疾安會關隴無震鄰之恐（固原州志明少傅都御李公少保太中丞田公松山紀績碑萬曆四十二年兵部尚書黃嘉善撰文）

按李公即總督李汶田公即甘肅巡撫田樂也松山之復樂實主其議西寧古浪永登諸碑紀載殊詳壬辰者萬曆二十年乙未者二十三年復松山則在二十五年云

創修菩薩院碑

在固原東山今存

（固原州志明創修菩薩院碑在東山崇禎四年立）

三義祠碑

在固原縣城今佚

（固原州志明三義祠碑崇禎十年解陳繼撰劉含輝書）

令公神道碑

在固原大營川今存

（固原州志明令公神道碑在大營川城西年月姓氏無考僅存令公神道四字土人云明末古碑也）

三關口摩崖

在固原縣南今存

（寶純度隴記固涼一峽四面名金佛峽佛龕之右有摩崖鐫鐵四字篆跋正書再西則有皆江明嶠之鎸饒壽流觀光氏之山谷才館及南懷清流分派一夾院任皆字皆摩崖摩篆摩書）

（固原州志三關口[illegible][illegible]分按附字下有丙子季秋晉江六字）

（新通志稿[illegible][illegible]峽寺龍任中涼縣西九李[illegible]店之灣山下水流[illegible]急其姓清越有名[illegible][illegible]峽[illegible]名公三關口石山崖間有鶴山水閒書）

（[illegible][illegible]貢[illegible]每字書凡唐龍三內急作若姓名年代為宋[illegible]）

海原石城碑

在海原石峯堡今佚

殘元部落把丹者仕平涼爲萬戶太祖兵至歸附授平涼衛正千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正統丁亥把丹孫滿四等倡謀從北虜叛入石城乃命右副都御史彭與項忠爲總督鎮守陝西太監劉祥爲監督涼州副總兵劉玉爲總兵統京營兵甘涼兵五萬往討其時文升以南京大理卿服闋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協剿我軍奮勇賊遂大敗斬首七千六百有奇俘獲二千六百生擒滿四至軍前城中復立平涼衛達官火敬爲主楊虎貍家口分認給還其生擒賊千餘斬八百餘擇留其滿四馬驥南斗火鎮撫等二名非滿四妻孥解京俱伏誅其未殄土達令其本分耕牧石城北添所固原千戶所改衛復添兵備僉事一員

（海城縣志明石城碑在縣南石峯堡成化時督平滿四後巡撫馬文升撰文立）

（固原州志石城紀略明總督馬文升撰）

按明史項忠傳成化四年滿俊反據石城石城即唐吐蕃石堡城稱險固非數萬人不能克者也俊自稱招賢王有衆二萬關中震動乃命忠總督軍務與監督軍務太監劉祥總兵官都督劉玉討之忠遂與巡撫馬文升分軍七道抵石城下擒其將楊虎貍使誘俊出殺擒之急擊下石城毀其城鑿石紀功增一衛於固原西北西安廢城留兵戍之而還而藝文志有馬文升西征石城紀一卷此云石城紀略當即鑿石紀功之作惟俊反在成化四年戊子非正統丁亥正統時亦無丁亥之年文必有誤又憲宗紀四年八月朱永代劉玉爲總兵官文中亦不及永何也至吐蕃石堡城在今西寧縣西南二百八十里石城山去固原石城甚遠同名附會亦宜辨正

大佛寺碑

在海原城西今存

（海城縣志明大佛寺碑在縣城西門外萬曆六年書承奉事趙囗立字跡模糊）

楚府海喇都界碑

在海原縣城今存

（海城縣志楚府海喇都界碑在縣城東門明萬曆十五年丁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承奉事左知立）

按海城志明洪武二年大兵擊走元豫王於西安州以其地賜楚沐韓肅諸藩爲牧場沐家營等處沐藩得之韓家灣等處韓藩得之羣牧所等處肅藩得之西安州武延川及海喇都楚藩得之且城焉又名海城設指揮使承奉司主兵政司出納冬操夏牧約束護衛此碑即楚藩遺蹟也

吳將軍墓碑

在海原紅古堡今存

（海城縣志明吳將軍墓碑在縣東紅古堡萬曆二十七年參將吳宗堯爲其祖父立）

西安州游戎記碑

在海原西安堡今存

（海城縣志明西安州游戎記碑在縣西西安州堡萬曆三十一年癸卯戶部主事李廷觀撰）

按西安州在海原西四十里宋時設州元豫王居之明初爲楚藩牧地成化五年滿俊亂平巡撫馬文升奏設西安所隸固原衛嘉靖中復設游擊明史兵志陝西都司屬有西安千戶所即此地也

隴右金石錄卷八終

隴右金石錄卷九

臨洮　張維鴻汀　纂次

明武威羅什寺鐘

在武威縣城今存

（新通志稿羅什寺鐘在武威羅什寺高三尺口徑三尺餘明永樂四年鑄）

洞兒寺鐘

在武威縣城今存

（新通志稿洞兒寺鐘在武威洞兒寺形製身短而口侈與羅什寺鐘同亦永樂四年鑄）

羅什塔銅頂銅鈴

在武威縣城今佚

（五涼志北衛羅什寺有塔姚興時鳩摩羅什建相傳羅什舍利子在塔內）

（新通志稿羅什寺鎏金銅塔頂高九尺餘明洪熙元年重鑄其制作之時不可考矣民國十六年四月地震塔圮頂墜地裂爲數片又）

（有銅塔鈴亦同年所鑄惜地後鮮有完好者多爲人盜去）

金塔寺碑

在武威金塔寺今存

（武威縣志稿明勅賜金塔寺碑記在金塔寺宣德二年立）

重修涼州衞儒學碑

在武威文廟今存

聖朝統一寰宇自國都達於郡邑皆建學立師教育俊秀仁義禮樂之化旁洽海隅徼塞人才之衆風俗之美度越漢唐而比隆虞周猗歟盛哉涼在西陲即古雍州之域在漢爲武威郡地利物產視河西諸郡爲美國朝洪武中設衞置戍者多南士謫至子弟相承讀書習禮時訓導張子受命教育之儒風爲之勃然歲滿還京而未有繼者今皇帝嗣位特命行在兵部右侍郎徐君晞鎭其地觀將校子弟多明秀好學而未設學舍以爲講肄之所遂以請於朝得命乃於農隙令軍士取材陶甓而經營之既舉工走書京師告予曰涼州河西勝地初嘗有學然廢已久矣晞至相地鳩工中爲明倫堂左右爲存誠進德二齋外建重門後爲教官之居續創大成殿於堂之東殿以崇計二丈有九尺深幾倍於崇廣則幾倍於深東西爲兩廡前爲靈星門中爲泮池池之東爲文昌祠祠之東池之西俱爲門外又爲崇教門俾往來出入皆由焉其捐資命工塑先聖以下及文昌神像并繪兩廡則鎭守甘肅太監王公貴少監李公貴總兵寧遠伯任公禮定西伯蔣公貴會川伯趙公安暨都察院僉都御史曹君翼巡按監察御史馬君昂陝西參政郭君堅按察副使于君魁都指揮使任君啓與凡士庶共成之其置聖賢以下牌位者則兵部侍郎柴君車始終督視繕作且有所營助者僉都御史羅君亨信勸勞羣工俾樂於趨事者則監軍行在兵部尚書王公驥自丁巳夏經始至落成幾二載壯偉閎耀爲隴右學宮之

冠衆咸謂宜記於石庶後之人有所考見敬以請夫學校政化之本賢才之所自出也學校立則禮義興風俗美孟軻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非政化之本歟今徐君乃與諸君子同心協誠建學宮於邊陲之地嚴嚴翼翼巍然煥然使涼之學者升降俯仰於其中誦聖賢之訓冑而仰其道德之光涵養薰陶底於成材居而孝於親仕而忠於君則是宮之作其功豈淺鮮哉若徒由此以徼利達而於臣子之行無所砥礪則不惟負國家教學之意而亦爲君子之所共羞嗚呼學於斯者可不知所務哉用是以復徐君之請俾勒諸石庶以爲學者勸云

（新通志稿重修涼州衞儒學碑在武威文廟石高九尺廣三尺餘明正統四年大學士楊榮撰文陝西布政使左參政郭堅書）

吳恭順伯碑

在武威金塔寺今存

皇明之興受天景運太祖高皇帝開創弘圖統一華夷太宗文皇帝嗣承

大業德宏教敷四海敉寧萬方臣服於斯之時遐方絶域之士能識天命致身歸附依託風雲樹立勳績著□□□□俾聲光著乎當時慶澤延乎後嗣□□□□□若恭順伯吳公允誠其人也公本河西大族居亦集乃仕元受深封其族位侯伯者累累有之初名把都帖木耳永樂□□□辛□率部來歸太宗嘉其款誠賞賚優厚遂賜名擢右軍都督僉事錫以誥命俾居於涼州公性剛直誓欲殫心報國歲次己丑虜有出沒爲寇者公乃率百騎深入卜哈思地生獲寇首哈剌乞台等捷奏升都督同知賜勅獎諭有智謀深遠材識高邁之語是冬召至京明年春從駕北征至宜冥河追本雅失里繼攻靜虜廣漢戍之地敗阿魯台之黨論功升右都督辛卯轉左都督屢受□金□□□□既而涼州轉管都指揮闆台赤叛表□□□□公勅封恭順伯歲食祿千二百石復賜誥命未幾同豈成侯征石灰禿擒闆台赤還尋追叛賊奥利花剌乞八等斬獲之□居多歲甲午

又扈從出塞敗胡寇于紅崖歸受賞賚還居於涼丁酉四月二十七日得疾卒年六十有一訃聞太宗深爲悼歎親撰文祭之賻予優厚仍命所司治葬事是歲秋九月十九日葬於涼之金塔寺山之原子克忠繼襲前爵□□歲奉勅移家於京配夫人楊氏淑善有謀智克相夫涼州韃官嘗以公從征於外遣衆謀叛劫其母子以行夫人伺知□□次子官者以計擒其人戮之衆皆帖息□□□太宗嘉之賜白金綵幣稱爲賢德夫人仍賜獎諭嗣妻能忠以報國智以脫患夫人而秉丈夫之節雖古罕有焉後公五年卒朝廷遣祭治喪具葬北京順天府房山縣之北□□鎮南皆卜留居武威守墳板達授指揮同知□□□都督□□□敦賜名守義授都督僉事子男四人長答□□□仁宗皇帝嗣位封廣義伯歲食祿二千石次克忠端謹信實多效勞勤加封恭順侯賜誥券□□甲子歲征□有□□□太子太保歲食祿二千一百石次也兒克台賜□□□□女三人長適右軍都督柴別里華次適指揮楊完者禿其三女爲太宗皇帝妃□□□信滿哥文實阿顏台彬信滿哥俱係指揮使文實從征淪爲營卜少□授□千戶阿顏枝都督僉事男七瑾璘玭瓚琮琪璘指揮使玘襲封廣義伯□□□□宣宗皇帝妃公既葬三十有二年碑未立克忠以狀固請乃敘述如右繫以詩曰□□皇明天眷惟隆太祖創業□成大功繼□太宗嗣承大統萬方率臣如星拱北顯顯吳公朔漠偉人奮軀來歸誓竭忠勤過數甲胄殫奮弓矢如鷹斯揚所至風靡蹂于塞□殲厥豺豕懋績殊勳太常是紀天寵荐隆伯爵是封克昭其誠曰恭曰順恭則有禮順則克從帝命之褒天下之公始終恩榮藐焉寡□執其承之詵詵後嗣紹厥有光咸有名爵伐石刻銘昭公勳德卽懷國恩永錫勿替維忠維孝公祀百世

（武威縣志稱恭順伯吳公神道碑在金塔寺吳公墓側明正統十一十月大學士楊榮撰文書篆人名俱泐）

按明史吳允誠傳允誠蒙古人居甘肅塞外塔溝以部落來歸領所部居涼州耕牧用軍功封恭順伯卒諡忠壯子克忠克勤土木之變俱歿於陣孫瑾討曹欽戰死贈涼國公又四傳至汝蔭崇禎末北都城陷汝蔭弟汝徵偕妻女俱死蓋世代以忠節顯此卽允誠墓碑而克忠所立也

重修涼州儒學碑

在武威文廟今存

學校政治之本風化之原而人才之淵藪也有國家者所宜興之涼州古爲匈奴右地漢唐以來或郡其名或府其名或州其名未聞有建學焉是以人皆夷虜習俗禮義惜然迨我聖明育賢圖治吾道優崇洪武中始衛所厥地恒多腹裏之人遷戍相接共處浹滋日久而習俗頗醇既命訓導張子選其明俊以訓之正統初復因衍在兵部右侍郎徐公晞之請面學校所由設也時大成殿東西廡門前泮池習射圃文昌祠暨教官廨明倫

堂左右齋之類咸備置焉然而創始者狃於定制或多草草剏迄今三十餘年興廢常理故土木爲之傾頹繪塑爲之剝落凋弊之極陵夷之甚求其有能體朝廷建學育賢之心而作興之者曾幾何人茲幸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義陽徐公廷章欽承上命巡撫河西公廉正持己才能度人六七載間夷服兵寢尤且不遑寧處歷舉百墜一旦按節涼城視斯學之廢遂慨然倡會分鎮涼州監丞陳公善副總兵都督趙公英協同副總兵都指揮使劉公晟乃於務農講武之暇命工鳩匠而重葺之於殿宇必丹楹梠以殊戶牖焉飾牆壁以藻棁桷焉於聖賢必緣金采色以塑之置龕垂幕以蔽之新東西廡繪畫肖像門則戟與靈星齋則進德存誠舉凡明倫堂文昌祠神廚神庫莫不以舊增新席磚布石向之土覆者今皆以瓦向之木小者今皆以大靈星內曰泮池泮池有橋橋南有坊扁焉惟射圃舊泥草場之中遂爲草場所有乃命所司移草場於南置射圃於北築垣堵爲

界構觀德之亭門對靈星與學爲一事學東有道衆之有年卽令遷之以便往來公之用心至矣竭矣又以爲聖殿既新久必爲風雨所毀遂編籧篨幷木懸之檐前名曰遮陽每來祀謁則披覩廟貌峥嵘神光焯燿巍然煥然誠足以聳人之瞻仰也向因邊蓄不給二丁惟釋菜耳而公廣詢博訪得腴畸如干頃畝歛子粒如干碩置學倉斂貯以資祭用綽綽餘裕又患祭器不備邊人不陶喻忠雕木以代之施之膠漆加之硃采至罇與爵則以銅爲之學也既廢而聿興祭也昔無而今有況皆精緻如式偉麗莫比匪徒可以冠諸生之學校而實所以爲千載之盛美也其實勤怠使之忻然而効勞者卽任之於都指揮孫君暨楊君臧董工併役俾之樂然而趨事者則責之於指揮孫講千戶蔡淵爰凡所用悉都憲公多方措置未嘗有一毫動在官而取在下焉始戊子至庚寅成分鎮三巨公率衆囑予曰都憲公之興學如此深有裨益於風教宜記諸石以垂悠久辭請弗

獲於乎三代之隆自王公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學校立則教化興風俗美矣將見涼人革偷薄而敦忠厚戶禮義而家詩書夷虜之汙習而爲鄒魯之風窮荒之境變而爲文獻之邦及光明俊秀願爲弟子員者濟濟然雍雍然優游涵泳漸染薰陶而各黽勉務學以涉獵乎經史飭躬修行以飽酣乎道德居則孝親而敬長仕則匡君而澤民予以何地不生材何材不資世而誠繫乎作興之何如耳非治化之本源人材之所自出也歟若徒藉此謀利祿徼利達以違幼學壯行之志不惟負國家教養之盛德而亦爲士君子之所恥不惟士君子之所恥而抑且有負於列君子作興之意也學者懋之姑直述用復所請且以爲勸

（新通志稿　重修涼州儒學記碑在武威文廟高九尺廣一尺餘明成化八年立參議崔忠撰文指揮同知民珍書丹）

重修上應寺碑

在威武蓮花山今存

（武威縣志稿　明重建上應寺碑在蓮花山正德　年命管陽錢文泰撰文）

重修廣善寺碑

在武威張義堡今存

（武威縣志稿　明重建涼州廣善寺碑銘在張義堡大佛寺正德十三年立御史牟倫撰文壽江楊廣書丹）

釋迦佛造相

在武威大河驛今存

（新通志稿　釋迦佛銅像在武威縣東三十里大河驛像高七尺明嘉靖四年鑄無款識）

忠烈祠碑

在武威縣城今存

昔夏后氏之王天下也窮河源濬弱水以敍西戎聲教被於流沙故全涼之境遂屬雍州後王德薄威不及遠獯鬻猾夏侵敗王略淪於異域漢武皇帝始揚威靈出振西庭風行塞外翼右實之區落數三道之衣光表河

曲而列四郡芟榛蘼以逐百蠻雖文德未稱而雄略廟算巍哉遐乎謹按漢初置涼部刺史郡太守令長丞官以治民都尉護軍護羌諸校尉屬國官以扞邊後復有河西都尉行大將軍權宜諸職異代因革雖名稱異宜負僞消亂大抵祖述漢故要在強兵富民而已地既僻遠衆雜羌胡犬牙相錯怙力負強競銳爭先人懷賁育之志喬峯四阻線以大河黃沙白草迷漫連天風騎生列獸屯鳥散形擬金湯之險捍禦秦雍聯絡西域襟帶萬里控制強胡勢居必爭之最德隆後服道汙先叛周被驪戎之難漢列河津之營唐設涇原之戍宋罷洮河之師小者稱公侯大者僭帝王強弱相噬互爲雄長積骸崇邱流血丹川代有秦項之慨聖明受命宇內華夷各奠方位奉琛効順惟臣惟妾紘誦之聲洋溢四表然猶建關設戍虓虎之將熊羆之師棊布角張法罔或渝時用刀斧勦誅鯨鯢威讓文告羽檄四馳故有儀勳王府勒名石室祚流子孫聞望無窮其效端可睹矣然則昇平之世良臣布德以宣化搶攘之時勇夫陳力以除凶大節既臨烈士隕身而效義潤澤流於生民勳勞在於社稷五祀之典禮莫先焉而今血食廩餼報答未稱僉以爲歉嘉靖十一年皇帝釐定典禮百神禋祀或興或革具如經義於是巡撫甘肅都御史趙君載祗承德意考據圖籍質諸見聞自漢迄於近代綽然可表者具以爵里姓氏檄下有司建忠節祠以報功崇德既而涼州始興營田都御史牛君天麟初設行院亦共惇厥典遂下按察副使崔君允鳩工程作祠以落成並表其尤著者自孔奮而下九十八人北堂南嚮中分左右以差其次則吳克忠窮弘義東序西嚮李晟丁剛西序東嚮兩廡則指揮包巽等八人主書爵里姓氏具如式春秋祀事如典制無或不虔牲將醴崔君以其碑之文托諸平涼趙時春時春惟古之忠臣賢士沒而廟食於其土者非惟人心有所不忘且將使後之人見之者杏所勸而興起今諸君修祀前人之忠賢以示後人安知後之人不有高諸君之風復將以繼前人而示後人也法當爲銘銘曰崑崙西極實生大河千里一曲秦涼是過惟河萃靈蛟龍龕躍其光燭天寶藏興焉駿馳名馬沄沄如泉國之所重以制百蠻恭自漢皇邈乎神禹右臂既握九山實族茫茫涼野遂通諸華張官置吏戎夏一家紛紜五王陵籍魏晉凶德參爭居仁則潤叔唐衰宋九州振動天人濟時百則成正雲雷解屯旱極而雨喁喁黎庶云胡不喜亦有儒家能捍大患芟柞獍梟救災止亂或勤王家奉以義勇有嘉折首不難不悚是曰忠賢實惟文武名垂竹帛震耀今古帝畀重臣來撫來巡佐以憲使保釐邊民既繩徽蹟爰修祀典佑啓後人永矢弗諼爲臣思忠爲政思賢佐我昇平于億萬年

（新通志稿　忠烈祠碑在武威縣城文昌宮在高七尺廣二尺有寸明嘉靖十一年平涼趙時春撰書）

眞武廟碑

在武威縣城今存

（新通志稿　眞武廟碑在武威縣城南街石高五尺廣二尺五寸明嘉靖二十八年貢生沈鏈撰文）

張忠剛公墓碑

在武威東五里墩今存

嘉靖庚戌夏六月虜衆入寇大同時雪山張公佩征西前將軍印總兵事聞報即貫甲馳馬而去與虜戰於塞上手刃數十人虜氣以奪久之援兵不至遂遇害事聞天子深加嗟悼既特進左都督賜諡忠剛復勅所司祭葬如禮大同涼州各建祠廟祀之恩遇稠疊可爲人臣之極榮矣公初起自行伍以功積官涼州衛指揮使已而守備洪水改守鎭番庚子遷延綏遊擊將軍嘗引兵東援山西遇虜於嵐縣公與仲子世雄奮身血戰世雄竟力竭而死由是公名益重晉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鎭守山西壬寅會虜大掠山西乃繫公於獄公曰與其死於此恨不早死邊陲爾余時爲職方司郎中言於司馬吉水毛公上疏申救大意謂公與李蓁俱稱宿將不可

以一眚永棄于後臺諫諸君又交相論薦公始得釋乙巳虜犯宣大勢甚猖獗公率其子世俊世傑追至鐵裹門力戰數十餘合殺傷無算虜衆大挫而舊總督侍郎揭陽翁公言於上曰臣達感朝廷再生之恩父子戮力以死報稱微達則山後之民悉魚肉矣達當受上賞於是復都督僉事丙午歲充總兵官協守宣府七月鎮守陝西未幾即平徽州之亂戊申歲改鎮延綏己酉歲改鎮守大同總兵官明年死綏之役余巡撫甘涼時嘗往來公家環堵蕭然不蔽風雨薄田數頃僅給饘粥事伯兄連友愛篤至一錢寸帛未嘗輕入私室公被逮時連任河南郟縣丞棄官徑歸爲公陳訴人或留之連曰吾弟在水火之中吾死且不顧況此升斗之祿耶嗟乎亦可觀公孝廉之略矣公諱達字克明號雪山同州白水縣名賢東之之後也國初有名充口者以事戍涼今遂家涼州大父溫父原以公貴俱贈左都督母司氏配王氏俱褒封一品夫人再娶朱氏子四人世英由邑庠襲

授指揮使世雄陣亡嵐縣世俊世傑俱廕指揮僉事孫男崑崙嵐公之生在弘治庚戌其卒在嘉靖庚戌其葬在嘉靖壬子世英扶公之櫬歸葬涼州道經蒲坂下執余友國學生涑渠席越所狀世行屬爲銘余謂公之精忠大節國史自當大書何俟余之贅言哉然余素知公義不可不銘銘曰

烈烈張公能安而止歲在庚子子爲爾死歲在庚戌爾爲國死人孰無死忠臣孝子死有餘光我銘載石萬古攸瞻

（武威縣志稿張忠剛公達墓碑在東門外五里墩稿明嘉靖庚戌立甘肅巡撫兵部尚書楊博撰文）

按五涼志張達由軍伍仕至大同總兵官嘉靖二十八年秋也先帖木兒入寇戰死諡忠剛祠祀之明史韃靼傳嘉靖二十四年秋俺答犯大同總兵張達拒却之二十九年春俺答移駐威寧海子夏犯大同總兵張達林椿死之世宗紀亦在二十九年六月與此碑同庚戌即二十九年也

藏經閣碑

在武威文廟今存

（武威縣志稿明藏經閣碑記在藏經閣明嘉靖壬戌年立右僉都御史胡汝霖撰文右參政王允祖書丹）

鎮國寺碑

在武威永昌堡今佚

（五涼志鎮國寺碑在武威永昌堡舊城外）

水神廟碑

在武威城南今佚

（宣統甘肅通志明建水神廟碑記在武威南郭萬曆二年吳昌祚撰文）

接引佛二造相

在武威縣城今佚

（新通志稿接引銅佛相二尊一在武威縣什寺高三尺一在武威城東北淨土樓高五尺鐵鑄萬曆二年造）

三官神祠碑

在武威楊府街今佚

（武威縣志稿明楊佑三官神祠碑在楊府街三官祠萬曆九年立通判胡松年撰文馬玄牝書丹）

關壯繆立馬銅相

在武威縣城今存

（新通志稿關壯繆銅像在武威縣西街像高八尺乘馬橫刀重三千觔明萬曆三十五年鑄）

慶豐寺二造相

在武威縣城今存

（新通志稿觀音銅像在武威慈悲菴高四尺三寸背鐫款識七行其後毀移東巷慶豐寺寺內原有地藏銅相高三尺俱明萬曆二十九年造）

祁光宗永思碑

在武威城北今存

增修大雲寺碑（武威縣志稿　明西寧道副使公光宗永恩碑在北門外雷壇記永恩任涼鎮時萬曆四十一年立翰林院掌院學士王圖撰文）

在武威東城今佚

涼州大雲古刹紀其顛末有唐宋二碑彷彿可考元末兵燹以後重爲鼎新爰復古蹟自皇明洪武十六年始其募主則日本沙門志滿也未有紀者舊有浮圖五級未及合尖至萬曆壬辰歲本城副將魯光祖施甎甃砌補完前功隆嵸百八十尺與淸應寺塔雙峯插天稱五涼一奇觀云是後時和歲稔民庶兵彊遂恢復松疆數千里而虜運日衰兵威日振雖氣數使然不可謂非法力所助佑也時本鎮達總兵雲即前恢疆者酬答神功廼於塔臺前面剏建玄帝廟壹座金碧瑩煥蘄奐此塔於盤石僧官洪鎧以公修廟餘材構小祠於廟左肖公像而香火之匪祗爲建廟舉緣公秉鉞開疆而爲地方圖永報也亦義舉哉但臺下正殿孤懸左右廠閣無制

非增建廊廡無以肅內外而壯觀瞻談者指畫如式卒無有肩其任者以功程繁灝所需良不貲也署印比丘信還倡議修舉於正殿東西建廊房二十四楹補移對面羅漢殿三楹伽藍殿三楹金裝丹堊黼然煥然山門角門增設如制又以釋迦之祖修磨鍊及赫靈顯異之跡歷歷圖繪於廊壁間粲雲霞而耀日星俾觀者見像會心恍如親炙垂教不顯且切哉材木甎石工匠之費十方所不給者捐資接濟七越歲而工始成本城參戎達奇策前總兵公冢嗣而此時之檀越也請完璧爲記璧念佛氏之現光於周顯夢於漢業已膾炙人口無庸置喙而地獄輪迴之說儒者每譏爲不經殊不思古先聖喆其以寓言設詞昭垂於六經子史內者豈少也歟總爲慾頑愓俗期無軼衆生性焉耳至於番夷狼戾之性誅討難馴憫不畏死一證以中國之佛法頂經約誓咸于斧鉞傳曰逷矣西胡天之外區不奉華禮莫有典屬若非神道何懾何拘所以邊境禪剎獨勝於直省內地且皆御勅修建若西寧之瞿曇張掖之寶覺與吾涼大雲等寺窮極土木之妍崇閎壯麗務聳觀望而啓敬信焉蓋亦因性牖民籠攝異族而固其志其崇設誠有爲也況城中浮圖有三俱建於東北卑陷處補闕障空關一郡之風脈不淺坐令浸尋傾圮而不時加修葺可乎於戲塔建而涼郡賴之以興廊院建而塔將賴之以不朽信還之功不在日本志滿下

（武威縣志稿　明增修大雲寺碑在東城大雲寺萬曆二年立趙完璧撰文歲應修書丹）

城隍廟鐘

在武威縣城今存

（新通志稿　武威城隍廟鐘高三尺五寸口徑二尺明天啓五年副總兵宋偉鑄）

廣善寺石佛造相

在武威縣南今存

（五涼志　大佛寺在武威南一百里有石佛坐高九丈覆樓七層一名廣善寺）

民勤元眞觀碑

在民勤東城今存

（鎮番縣志　元眞觀碑在縣城東街明永樂時陳敏立碑）

寶塔寺碑

在民勤城西今存

（鎮番縣志　寶塔寺碑在縣城西關外明正統中邑人陶德有記）

懷遠將軍張玉諭祭碑

在民勤城外今佚

（五涼志　明懷遠將軍張玉墓在鎮番西北一里有正統諭祭碑文遺址無考）

按鎮番縣志張玉灤州人爲衛指揮宣德十年與阿台戰陣亡賜祭葬時有千戶王雄安定人與玉同死亦賜祭贈

馬麟墓碑

在民勤城北今存（五涼考治明馬麟墓碑存縣城北二里有墓碑）

按鎭番縣志鎭番初開城守守備馬麟修城拓疆後遷肅州參將子孫遂居鎭番至今爲縣中巨族

玉皇閣碑

在民勤元眞觀今存（鎭番縣志玉皇閣碑在元眞觀後明正德九年富護撰文）

重修元眞觀二碑

在民勤東城今存（鎭番縣志元眞觀有嘉靖時重修碑二一八年李洪碑記一二十年吳滋碑記）

重修蘇子卿祠碑

在民勤蘇武山今佚

雍之西鎭番之東漢蘇子卿祠在焉蓋於國初若干年于茲矣陰且陋弗稱于蘇公監察御史胡君明善按其地再拜祠下嘆曰漢之使節曷如蘇公忠曷如蘇公誠曷如蘇公使臣以蘇公而重中國以蘇公而尊今其祠弗廣陋弗治曷稱乎蘇公乃屬有司拓而廣之撤而新之工既訖有司以告分巡按察僉事高君夔曰祀不舉蘇公曷以歆祠不廣蘇公曷以妥胡君持節觀風首務其在茲高君以告纘宗纘宗曰立朝莫大於竭忠竭忠莫大於盡節是舉也小以風乎爲使者大以風乎爲臣者於乎休哉子卿功德于漢遠矣一旦忘身使千百年知武之節立風雪于海上也廿年苦心使千百世知武之節臥風雪於窖中也時律辱矣賴武之忠而漢尊陵亦辱矣仗武之節而漢重故其言曰嘗欲肝腦塗地雖蒙湯鑊誠甘樂之日屈節辱命何面以歸漢國日請畢今日之歡効死于目前夷夏見其眞誠莫不嘖然嘆物然驚於時或引佩刀或舉劍而不能下子卿也或罵律

或叱陵而不能侮子卿也或嚙雪咽毛而不能動子卿也或掘地食鼠而不能困子卿也孤忠大節顯顯赫赫直與天地爭高日月爭明於乎休哉偘偘王臣莫重于斯矣堂堂中國莫尊于斯矣故其時辱以牧羝牧矣乳不乳不問也脅以持旌持矣旄不旄不䘏也而其後官武爲典屬國而人不以爲寵圖武于麒麟閣而人不以爲榮重武也惟武不辱君命一代之臣也不求生以害仁百代之臣也是不可以風天下後世也哉胡君有感于斯新其祠明其祀內以覩乎諸夏外以覩乎四夷其諸異乎人之風也歟子卿杜陵人也曷祀于鎭番鎭番夷夏之交也祀不舉其曷以昭其地衛祠不新其曷以厲故子卿之風不繫于祀與祠非祀與祠其曷以仰是舉惟節式崇有裨于臣道惟忠式旌有補于治道是不可無祀與祠也乃因高君之請而記之亦以告夫嗣是而重蘇公者

按民勤有蘇武山明時立祠山上後又移城北隅縣志以爲山即武

牧羝處也此碑嘉靖中胡纘宗所作見鳥鼠山人集漢書武傳匈奴使武牧羝北海上說者謂即貝加爾湖固乏確證若民勤近於中國其地又在匈奴庭之西南殊不能指爲北海武以昭帝始元六年還自匈奴上溯在匈奴十九年爲武帝天漢二年前此二十一年爲元狩三年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來降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今之民勤蓋爲漢武威郡所屬武威休屠二縣地匈奴安得使武牧羝於此纘宗以鎭番當夷夏之交祀武以昭忠節說較縣志爲審

彰忠勇公祠碑

在民勤城南今佚

公諱汝爲字舜舉別號東材河南湯陰縣主簿廣之子鎭守三關總兵官麾之侄也少補郡庠尋棄弓矢隨補總旗副戎王公徵公征剿扒沙虜衆立斬強虜陞百戶英名漸著凡遇敵公所向無前歷陞指揮僉事嘉靖甲

貢巡按御史宋公龍薦陞礪伯操守行都司指揮事公外謹斥堠內練卒伍禁交通之弊嚴克敵之方番衆聞有剿掠者公除率兵窮追外仍接法鈐治假貸不行部落憚公威名不敢侵犯丁巳歲六月惡番忌公設守過嚴謀以計誘從西番溝突出公追逐直抵碧家寺我師漸北公初無難色番衆蟻集脅之屈公厲聲曰吾受朝廷明命豈縱爾醜虜爲盜耶今日之事勢不俱生奮力砍射諸番忿怒攻刺當傷二十七處肢解而隕時礪邑監生王永春具呈分巡道副使李以公志節堅貞形骸異處相應建祠祭報分守參政王公卜地於衛南門寶塔寺之西癸亥歲三月經始甲子歲六月落成創建神祠一所四圍以垣面峙一坊居中有殿殿後有宮塑列生像東西內外有廡繪歷戰於壁祠成公嗣子九成屬希爲記希以古之建祠所以崇德報功也公獨見理眞守義正上不負君父之託而宣忠効力下不愧子臣之分而殺身成仁至誠貫日月正氣塞兩間雖死猶生

將與子卿定遠誼同其芳躅豈止血食而已是役也奔走服勞雖巽子之孝思而命匠玉成刻期將緒者則分守鎭番大參劉公深預其力也希不敏不工於文謹按公行狀備錄公勳庸始末以垂久遠云

（五涼志　鄒公祠在鎭番南門外明嘉靖時楊孟希文）

雷祖廟碑

在民勤城西今存

（鎭番縣志　雷祖廟碑在城西郭外嘉靖二十年吳滋介記）

聖容寺碑

在民勤西城今存

（鎭番縣志　聖容寺碑在城西南隅明嘉靖二十年邑人柳子介碑記）

西郭關廟碑

在民勤西關今存

（鎭番縣志　西郭關帝廟碑明嘉靖二十六年邑人柳子介全）

修鎭番城碑記

在民勤縣城今佚

今寓內談形勝必首秦秦四鎭皆扼塞處而甘肅爲最鎭番地最平漫延逶無崇嶺深谷之險上御極二年遴台碩以乂五郡逋東海披公侯夫子於闕下手持中丞節授之公拜命西轅宣於衆曰余屈首受書誓以此身殉國家今待罪行間奉揚明威茲非時乎乃夙夜殫厥精力以計長策按部問夷險至吾邑覩其城僅二三仞實以鳥鹵土四顧川原求待虜亭障百不能得十一公爲之憮然曰用兵守國古王公所不廢此何以哉即上疏條便宜事鎭番爲蔽涼永地當亟脫堞垣之綢繆不可須臾懈虜今且備屬國我得以餘日繕治報曰可乃勅封人慮計量功命日石取於山木取於林力取於久逸之健兒猶慮時或得代以去自請留事觀成聊朝爲

吾秩大司馬七年不移鎭易吾城以陶高三丈有奇又爲防虜城三百里起中沙連綿永昌相與協相良謀者先後潘伯爲平原趙公焞新蔡張公九一任邱李公汶張李二公居鎭各計二年往來躬親勞勛實倍其櫛沐風雨躬擐版築者副帥汪公廷臣之專力也同知鐘山趙公行可萊州張公栢通判眞定晏公飫武定胡公松年督役轉餉績均先後經始於萬曆三年告竣於六年今年秋虜三帥控弦十萬由海西歸過我城垣下仡仡咋舌轉相告語此胡以翼如鼸如竟退三十舍而去邑人都督何君淮李君震謂劉生道揆曰公蒞吾土其明見秋毫而惠溥春雨七年猶如一日今爲吾興城垣不止先登之伐汗馬之勤坐令胡遠徙使吾免於被髮左衽者吾與爾享賜於未艾也何以誦茂德哉道揆曰我聞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小人樂利沒世不忘請勒石銘之以告後人諸君曰善因不辭蕪陋敍其事而系之銘

（五涼誌　明修城碑在鎮番縣城萬曆時劉道撰文）

三官殿碑

在民勤元眞觀今存

（鎮番縣志　三官殿碑在元眞觀東北明萬曆二十八年楊繼濬碑記）

重修元眞觀碑

在民勤東城今存

（鎮番縣志　重修元眞觀碑萬曆二十九年李養中撰記）

水神廟碑

在民勤南關今存

（鎮番縣志　水神廟在縣城南郭內明萬曆二十九年吳昌祚有記）

關帝廟碑

在民勤南城今存

（鎮番縣志　關帝廟碑在縣城東南隅明天啓元年憲司胡大年文）

重修三官殿碑

在民勤元眞觀今存

（鎮番縣志　重修三官殿碑天啓一年李昌祚作記）

重修聖谷寺碑

在民勤西城今存

（鎮番縣志　重修聖容寺碑崇禎二年邑人孟良允作記）

魁星殿碑

在民勤元眞觀今存

（鎮番縣志　魁星殿碑在元眞觀西廊崇禎三年彭民則作記）

古浪勤忠祠碑

在古浪雙塔堡今存

勤忠祠胡爲而建撫軍李公爲陣亡千戶嚴公建也公諱璽字朝玉其先世屯人祖眞勝從文皇帝北征陞涼州衛中千戶所百戶父進襲職調著雙塔所事因家焉公以功擢前職奮時輒有大志既冠倜儻魁梧智勇過人善騎射習孫吳兵法當道器重之署古浪所事克盡厥職愛恤軍士教練武勇人樂於戰鬬屹然爲一方保障古浪密邇番族先時恒出入爲患田多荒蕪公私匱乏公曰足食然後足兵食不足何以作士氣也始墾荒田以給軍餉鑿河渠以通水利三年之後人皆足食更遣偵探嚴坼堠斬溪隧掘陷穽俾番人不得近我境公屢立戰功番族畏服且周貧恤孤婚姻相助凡有益於地方者靡不爲之正德庚午北虜入寇侵近本所住牧搶掠公晝夜不解甲往來提督防禦賊覘知有備不敢薄城公募敢死士夜入賊營乘怠掩擊斬馘級奪回馬牛遂以遁去一方保全由是智勇著聞當道交章薦舉以爲堪任將領之重其詞曰謀勇兼優號令明肅撫下

有恩而軍士服却敵有勇而番人懾位卑而名顯兵寡而功多遂拔爲甘州奇兵營千總行都指揮事公既爲當道所知益展布心力修整戎務後因虜番爲患安遠一帶道路梗澁當道會議非公不足以保禦遂改爲古浪操守兼管所事公稔知地方險夷伏兵要害之處以邀擊番族自茲不敢肆毒商旅得通耕牧有賴丙子秋因防送行客追勦賊番力戰而死當道咸痛惜之命所司致祭營葬厚恤其家後會東岡李公巡撫河西職崇激揚闡公忠義命度地於本堡南門外建祠捐金助之顏其額曰勤忠祠時余謫官陝藩分守河西命援筆作記是舉也考之祀典既無不宜而激勸之下有關風教豈小補哉

（五涼誌　古浪雙塔堡有勤忠祠明正德十三年建祀陣亡千戶嚴璽布政使孟奇撰碑）

石訓導孝行頌

在古浪縣城今存

（五涼誌石訓導舉行碑在古浪城內嘉靖二十七年胡璉撰文）

按石訓導名韞璧事母至孝以貢生授山丹訓導卒於官巡撫楊博素重其人助金歸其喪並命胡璉作文以記之

古浪峽摩崖

在古浪南峽今存

（五涼誌明浪晉王調鼎以善書名古浪縣南十五里古浪峽有調鼎書山川紀險四字刻石）

甘酒石頌

在古浪南峽今存

古浪城南入峽十五里道左有石與兩山脈趾弗連屹立突起如崇臺巨屋居人釀酸者劖片熾入酒中即變佳醞因名酸酒石余曰酸酒石者酸在酒也因石而得甘是甘者石之功也乃更名甘酒石古浪窮徼自來寒苦之地而得生養和厚之氣以嘘煦之斯變寒苦而躋仁壽之域詎止一石之甘耶余即書三大字列於石上且爲之頌曰維石巖巖厥德則甘甘性溫厚甘體滋涵其堅如珉其白似玉玉鎖天開標茲奇躅甘施於物五味斯調甘施於化萬類能陶氣協沴消人安物順軍食自充軍威自振天降甘露地普甘霖五郡沾渥千部謳吟是豈酒甘所甘維政品物呈祥休徵兆慶

（宣統甘肅通志甘酒石頌在古浪縣嘉靖壬子刑部郎中倫刑陝西鄢陵陳棐書序及甘酒石三大字於石上略謂古浪城南入峽十五里道左有石突起如崇臺巨屋居人釀酸者劖片熾入酒中即變佳醞因名酸酒石余爲更名甘酒又爲之頌云）

定松山碑

在古浪大靖堡今佚

松山延亘兩河爲阿赤兔等所竊據者百十年矣明萬曆二十六年秋九月巡撫甘肅兵部尚書田公謀諸帝幄師隧天弧屬鵬與西寧兵備右布政使劉敏寬莊浪兵備按察使梁雲龍甘州兵糧分巡副使李景元涼州

糧儲分守右參議張蒲分施五道又署甘肅總兵都督同知達雲甘肅副總兵馬應龍涼州副總兵王鐵塊鎮番參將萬顯洪水鎮夷涼莊遊擊保定徐龍朱啓來張守信等帶甲萬人剿除兔虜恢復松山宣廟略於河西靖邊烽於漢北奏龍沙之捷屯虎城之田萊與方召爭流名與天壤俱永遂相與勒之琬琰以記歲月云整飭肅州兵備陝西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司使崔鵬謹書樹石於大靖察院

（五涼誌明定松山碑在古浪大靖堡萬曆二十六年布政使崔鵬撰書）

按自俺答二子賓兔居松山丙兔居西海數以其部落出沒塞下涼蘭靖久不得安枕萬曆二十六年總督李汶巡撫田樂分命諸文武道鎮擊虜松山復其地明年遂築新邊當時軍事運籌大率出於田樂明史僅著李汶而不及田樂之名殊爲失實讀古浪莊浪靖遠固原諸碑可考見用兵曲折而田樂之功愈不可沒大靖亦爲其時新築之堡舊所謂把里扒沙者也

松山平虜碑

在古浪大靖堡今佚

明萬曆二十六年春三月兔虜既平松山底定涼州右參議張蒲爲之碑肅州兵備右布政司崔鵬爲之序曰翊廟堂者必脩文德任疆場者必奮武功武以濟文乃盛世不得已而用之者也鵜酋阿赤兔倚松山爲三窟糾合宰僧冦五涼自擅宜討之罪久矣今熒惑愈甚早識逆虜之衰戊戌正統年又犯秦關之險時總制太子太傅李公汶運籌玉幄巡撫兵部尚書田公樂借箸金符西寧兵備右布政使劉敏寬揮戈青海之南又屬莊浪兵備按察使梁雲龍控弦烏嶺之北屬甘州副使李景元率兩河壯士由黃羊川又屬甘肅總兵都督同知提五郡官將於黑馬圈屬西寧同知龍應聖振軍旅在前又屬涼州通判使王倫輓芻粟在後於是田公秉鉞

孫龍自留今公之驍騎等鳴弓環甲重列冠軍之營督七校以順天機統六師而掩縛輶此咤則風雲是陣張我虎貅之威戰鬭則草木皆兵奪彼犬戎之魄殊怦酋赤哈等八百級投降番彝黃金等九千人渾邪懸頭不曾懸居延之漢先零落胆豈徒留塗野之屯三軍奏凱而還二公露布以達朝廷嘉丕績錫圭封龍驤之侯邊塞勒奇勳載筆倣燕然之掾祇詔軍威遠暢敢云臣力迴宣此文征武戰之功二百年來不數見者也鵬敢賦詩數首用以傳信入紘巳爾（詩未錄）

（五涼誌松山平虜碑在古浪大靖堡萬曆二十六年參議張澍立碑布政使崔鵬撰文）

王孟顔行事碑

在古浪大靖堡今佚

（五涼誌參將王孟顔行事碑在大靖堡崇禎十三年孟顔自立）

按孟顔以崇禎九年任大靖參將至是自勒其行事十二事於碑而

於整軍撫民諄諄言之蓋其人誠篤君子也

永登重修城隍廟碑

在永登縣城今佚

嘗恭讀我高皇帝勅命監察司民城隍之制詞有曰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超於高城深池之表者嗚呼大哉王言達幽明之故而窮於禮樂鬼神之化者矣神豈獨主一城池已哉蓋司察生民之善惡而死生禍福之以助有司政教之敷宣有司所不及者神或與能焉邱文莊公謂周禮有司民之祭詔祠或取於此又制令有司履任之初俾與神誓則糾吏治而正官邪廣帝聰而柔民隱皆神之責也豈獨主一城池已哉况茲莊浪界居冠徼斗絕河湟蘭州屬鎮之外皆爲戎胡軍民商賈行旅出入者無日不傳貽烽燧挂互从纔幸萬有一無恙稍不虞爍裂糜爛齊塗草野所恃以祿養擁護者實賴於官兵夫列署分衙皆三軍之司命也[illegible]漁獵分銖四盡之風於今日熾椎剝既甚澆手尤恐民何以堪受其茶毒者不過走訴於一二法庭幸而白固善其不幸受成於下吏蒙貸於深情即死且無告矣迺不得已含冤負痛相與匍匐壇殿之下而號籲鑒司命之神庶幾殲惡殄亡以震撼乎無端倪之地者能一信之爲幸而神果發憫惻式殄兇頑獸佑之功顧不偉歟夫神任大責重而妥靈無地其何以異於有司蒞攻臨民而無公署也可乎衛舊有廟漸傾頹總鎮魯公經之仲子錦衣東指貲鳩工經始甲寅二月迄孟秋落成殿宇載飭廟貌載新其他神祠附諸廟者悉爲修葺模制繪飾暉映山川嗚呼是役也貿危地而惠邊氓不可謂無助云爾錦衣爲河西世胄家有藏書固能敬守高皇帝之制而日誦文莊之遺言者也不然其何能致是哉邊人嘉其事請言於予迺紀而銘之其辭曰維神稜威鑒於高皇首頒詔冊日麗星芒邊奐荒域率由弗忘締搆既久圮壁頹廊妥靈無地曷以崇禳迺新棟宇飛翼

煌煌像貌崇嚴奐發幽光入廟而趨肅我冠裳奉牲以告祝史有常以靖虜壓以遏貪狼赫赫明神惠於無疆邊人攸賴仲氏之良

（五涼誌明重修城隍廟碑記在平番城隍廟嘉靖三十二年參政包節撰文）

按明史包節以御史出按湖廣爲中官廖斌誣搆謫戍莊涼衛莊浪極邊敗屋頹垣節處之甚安竟死謫所此碑即節所撰名賢之文自足千古不第有裨掌故也

重修關廟碑

在永登縣城今佚

（五涼誌以重修關帝廟碑記在平番城內萬曆六年兵備石檟撰文）

蕩空松山碑

在永登縣城今佚

大明萬曆二十六年秋九月大司馬田公再討於制府李公犁掃松窟既

空矣公會諸文武經畫邊垣辱食扒沙七晝夜從容問及松山所以致虜與今日所以蕩空雲龍爲對狀頗悉命志之夫松山之虜豈其國初然哉慶曆間始也蓋松爲漢武所斷以斷匈奴右臂唐因而稍恢封守宋失而淪入於夷迨我二祖逐虜關隴始克復時雖地廣人稀未暇垣籬然而胡虜既逐之於三受降城外則河套賀蘭皆無王庭松山固耕牧沃區也成化初火篩虜套雖或不無西訌然或間歲一至或秋高一至松山亦非賊脫也惟隆慶之末五單于解辮自上古雲中以至榆朔皆爲開市稱藩謂河西同一邊鎮安可無市於是招致賓酋攜弟著力兔宰僧子阿赤兔顏勒革麻記西移松山而作之窠穴開大小市於寧衍莊浪又成一西河套此松虜之所由起也夫松虜既款市而護儲胥則款之可矣而又奚必於空之也蓋松山左擁蘭靖右護涼古前逼莊浪兩河則腹心甘鎮則喉咽安能容得一虜山以西扒沙爲涼古屯地山以東盧塘爲靖虜脊地山以

南隆答石炭以至紅井皆莊浪屯牧墳地安可棄以與虜即使羣酋歸順胡越一家猶將疑其異類況陽順陰逆東市西劃毋論跨有蘆沙即近境屯墓三屑墩臺被其侵軼一切棄之而縮築邊牆僅通一綫且別闢之市夷外我內大防固未決裂今則糾爾東虜到我內地建刹聚糧與青永火眞連爲三窟而莊浪昌都之南北悉爲市場掠漢搶番爲其耕種北耳目其爪牙陵夷至於犯洮河陷朔方孰非松山貽之厲又安可以市自愚也夫松虜信當逐而向來譚款決戰見謂難於登天何以空之若承蜩也蓋松虜所羽翼青永所憑依山險所肆雄番族誰不畏其爲負隅之虎乃公則自壬辰夏持節渡河周覽西寨視之眞釜魚穴鼠第芟刈驅除自有次第以故蒐乘簡卒不二年得勝兵一萬公曰可橫行匈奴中矣一試於昌瀾而青酋破再試於湟海而永酋破屢試於南北猺去而零酋破折首無慮二十萬馘且聚族寇鈔公與李公計曰青永既挫若醜易與耳只用河

西兵由泗水由黃羊由莊浪亦足翦覆但恐其西遁東奔必須會合河東由蘭由靖由中衞分路協剿御嗅風聲始克一鼓而殲於是我方約日會兵彼乃悉銳先犯抗莊兵於黨答孤頭直欲逆顏行也者叙被公出一奇兵從泗水間道搗扒沙又出一奇兵從黃羊間道搗魚溝攻其腹背遂潰敗奔遁馘斬千餘俘獲萬餘則三月廿日也虜既奔敗晝夜鼠竄匪直番僧柴隆等歸之若流即虜酋著什吉等亦投之如赴旋即以此歸附番夷還擾之番不寧而且乘雨挖邊欲由鎮羌入海又被公密檄大帥伏殲其領兵五酋首則七月三日也彼始知西海不能飛渡東山不能久居著宰駝喙山後賓男屏息流沙矣公猶曰戎心叵測能無潛匿蟄聲復於九月廿之四日躬率諸道將遍歷扒沙魚溝窮其巢窟選道驍騎追擊之逾大漠馘俘爲爾晚卜等八百有奇而松山始信無一虜誰不服公之神武也夫松山既空既復漢唐之舊而又欲築寨聚兵沙漠中脫守禦一不利將

無貽後以艱乎噫嘻此非多事也虜既戀棧又復深憤逐之去而不及爲隄備則旋逐旋回螫毒必甚惟是蘆塘扒沙設將屯兵而又修垣列障將豐泉沃地一概括之於內而邊以外悉是鹵磧沙灘虜即數十騎不能來來不能牧牧不能久何去棄多且西起泗水東抵靖河橫亙不過三百四五十里其邊易築自今冬以至明夏虜馬方弱其下易與邊即修而延袤不長其險易守蕩空松山必如是而局斯結矣漢猾嫖姚戰取燕脂祁連而匈奴歌曰奪我燕脂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奪我祁連山使我畜牧不蕃息者安知今不復歌也唐張仁愿乘虜隙跨河外築三受降城而匈奴一望見即哭者安知今不復哭也是役也於莊浪無梗咽之虞於涼古蘭靖無剝膚之患於寧夏無疥癬之疾於安會關隴無震鄰之恐於我軍民大收屯牧之利於彼海套無復糾合之衅而首議定策者田公樂運籌制勝者李公汶協力矢猷者陜西撫院賈公待問飭度勅憲者甘陜按院許公

閫遣唐公一鵬震耀威武圖維大定以善後而克成厥終即新任甘肅撫院徐公三畏矣是皆天生元老以爲社稷而田公與李徐二公又皆北直任兵剛奇之奇矣雲龍因率官若民勒之石而銘曰赫赫我祖迅埽虜庭來賓通道受降築城踏破賀蘭扶護神京蠢茲松虜冥頑不靈來市西徙蜂嶽實多掠番自雄虎視誰何交結海虜日尋矛戈抄及五郡毒遍兩河上干帝怒薄行天討三月會師六將協謀用正用奇盧批吭擣草薙禽獮勢如振槁號聲震谷殺氣橫霄成鷹地坼誰說大驕胡爲瞷眩倘爾咆哮七月乘雨欲渡海噍忽被伏擊始遁沙漠戎心叵測戀棧復還乃乘秋杪大出搜山犂空歷窟修築邊垣西起泗水東徂河岸四百餘里爲陵爲漢漢唐故羅屹然天塹且屯且守匈奴膽斷以若奇勳問誰定計田公運謀李公持議賈公矢宣徐公保乂許唐二公持斧飭厲後先露布懽動九重諸臣曰嘻天子之功天子曰俞諸臣之功君臣不有歸之太空功在山河

何以稱空松故無虜原是眞空迄蠢松虜適返元空安攘掀揭浮雲過空斂卻寂若是謂大空（五涼志明鎮虜松山碑在平番縣城萬曆二十六年尹倫集雲龍撰文）

都督魯鑑祭碑

在永登縣西今存（宣統甘肅通志明都督魯鑑墓碑在平番縣西二十里今存）

按明史魯鑑傳鑑由世襲都指揮僉事用軍功累官至延綏總兵官所部十軍以勁勇著稱而鑑遇敵尤敢戰躬冒矢石數被傷不爲沮故能積功至大將弘治十五年卒贈右都督賜邺如例鑑子麟孫經爲將皆有名此即當時賜祭碑文而魯氏世爲莊浪土官至淸末未替

永昌通天觀碑

在永昌縣城今佚（永昌縣志通天觀在永昌城內明正統四年都指揮復建立石）

重修永昌廟學碑

在永昌文廟今存

孔子之道蟠乎覆載而不見其際貫乎古今而莫知其極著有經傳俾天下萬世得明夫仁義禮智之理以共篤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迄無窮也我朝定鼎即建學於京師詔凡郡邑皆立學校而是邑創修在宣德初略具規模而已歷今三紀多所傾隊雖春秋禮行釋奠神之格思未敢信也至於師生講習更無從賦斂寧爲都御史中州徐公廷璋巡撫來甘抵永昌進謁先聖退覽學舍大懼無以稱朝廷興學育才之意祇率都指揮僉事李君尅日鳩庀而董督之以佚道悅使以明命申嚴伐木於林取石於山梓人効藝畢力皆作築卑以爲高闢隘以爲廣廟自大成殿

及兩廡聖賢像位塑繪如制烹調有廚器皿有庫次之講經有堂絃誦有齋坐息有居造饌儲粟皆有其所復墾田若干畝招人耕之以所獲易牲帛佐二丁之不逮名雖出於維新功實倍於肇建始事在成化四年之夏明年春二月告成矜公洵大有造於是邑哉夫澤宮爲明倫善俗之區彝陋偶形經營務亟皆見士大夫拖紫紆青假塗於詩書而歸詬於釋竺祇林精舍金碧雕鏤而至聖之居則坐視其鞠爲茂草亦何不損彼之有餘益此之不足乎後來者毋忘徐公今日之舉可也按察憲副鄭公親視其成來京請余言因爲書之凡預茲舉而獻贊從事者具載諸碑（永昌縣志明重修永昌廟學碑記在文廟成化六年七月江劉宗文）

佑聖觀碑

在永昌東城今存

按此碑立於弘治五年撰書人名俱剝蝕不可識地震以後廟圮而

碑獨存岌岌欲墜宜速謀所以保存之也

敕一箴及四箴碑

在永昌文廟今存

按敕一箴碑立於嘉靖五年四箴碑立於八年今四箴僅存其一亦多剝蝕

城隍廟碑一

在永昌西城今存

按此碑僅嘉靖四十三年字可辨餘多剝泐

文廟詩碑

在永昌東城今存

按此碑在文廟東廂有亭覆之刻張檀松山戰勝紀功詩立於萬曆己亥己亥者萬曆二十七年也

重修通天觀碑

在永昌縣城今佚

（永昌縣志明重修通天觀碑記武騎中尉大有立）

城隍廟碑二

在永昌西城今存

按此碑亦俱剝落惟萬曆十七年字可識

關廟碑

在永昌縣城今存

按此碑在永昌武廟廢址萬曆四十一年叅軍李秉口創修監生葉錦文李文選書

郝將軍手刃三虜碑

在永昌城東今存

（五涼誌明郝將軍手刃三虜碑記在永昌縣東二里大殿口明萬曆時立）

按此碑文爲湟中郝將軍手刃三虜孤軍戰勝處十四字將軍名秉忠以土司爲永昌參將其擊虜事在萬曆四十五年也

張掖重修萬壽寺碑

在張掖西城今佚

（甘州府志明萬壽寺碑在府城西南隅寺有木塔九層漢五百僧名木塔寺相傳自隋唐明永樂時重修有碑記）

元眞觀碑

在張掖北城今存

蓋聞大而化之之爲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神也者通變化妙萬物其德爲至盛其功爲至著而其用則極於靈應感通之妙有不可名言者若北極玄天上帝眞武之神是已宣德辛亥春甘州元眞觀落成姻族劉仲眞肇其郡玄教事馳書求予文刻之碑曰張掖古雍州之域密邇戎裔未

有祝釐祈禬之所洪武辛未歲暮春三月震方初動郡人聞西北邊鼓聲震者三俄而飄風旋至沙石俱起玄雲晝晦又聞空中樂聲渢渢然日亭午風止雲散大宇清朗忽見西北出臺址一所中若有物然急趨視之得一木主題曰北極眞武玄天上帝其背則書至正五年九月九日脫罕丞相背捨不知自何而至蓋鬼神所移者衆咸異之以爲神欲妥靈於此以延吾民宜構宮祀焉於是仲眞偕耆老錢谷英倡其事白於總兵都督宋晟劉眞與謀既協卽其所建殿宇三楹肖神像於中而嚴其祀事自是而後雨暘順序年穀豐稔邊塵無警民以獲安凡有所祈禱不響應民益神之庇久矣爰求所以丕答神庥者僉謂神本學道成眞道家之最尊者無逾三清遂建大殿三楹設三清像事爲其倡緣則都指揮陳敬其時則永樂己丑暮春也洪熙改元夏不雨耕者告病人方以爲憂鎮守太監王安總兵劉廣都督李文同詣祠下命仲眞禱之甘澍大作諸公感神之靈貺

賁復建玉皇閣於正殿之北舊觀至今甫克完美乃名之曰元眞觀然不得太史文勒諸豐碑則無以垂示永久敢請予始聞其事心竊異之然思嘗侍太宗文皇帝御製神顯跡武當事皆彰徵在人耳目於是朝廷大建殿宇茂昭丕盡土木崇麗祀事孔嚴益重玄化之能翊景運而福生民也繇是而觀神之妙著靈亦盛矣張掖之顯豈不誠然乎哉姑因其請而爲之銘曰龍漢之年虛危降世篤生神君元氣攸萃修眞太和洞究玄秘積行三千乘龍飛舉受籙握化樞殺答魑魅招搖燿芒列宿揮幟騰蛇蛻龜玄武嚴肅金人執劍左右奉侍沐髮成池遊神天地朝元紫虛受命於帝揺乃陰功下翊世治捍厥災患弭厥妖沴雨暘寒暑俾無違戾闔陰闢陽斂祥錫惠既役百神還帝之制敢有違者劉而弗貰嵩山巍巍均房之次金宮玉館星羅棋比茲焉妥靈聲徵四裔歷代之君靡不崇祀茲遇聖明大見發異經攆之隆振古罕儷神功愈彰神威愈熾鴻藎洋洋無遠弗至青

海之隅泐居西際神澤旁施亦見沾被歲有豐登邊無烽燧物類咸熙荷聖之賜神以來居神宇乃營次第增修式克大備三境高眞尊其瞻視內殿外閣咸正攸位香花鐘鼓有嚴祀事風馬雲車朝夕來遊福此下民俾生俾遂後百千年有隆弗替（甘肅志明元眞觀記在甘州城北隅俗名大廟洪熙元年大學士楊溥文）

按玄武之祀自永樂時而始盛碑所謂嘗侍太宗皇帝聞神顯跡武當大建殿宇是其事也至弘治元年禮科張九功言北極佑聖眞君者乃玄武七宿後人以爲眞君作龜蛇於其下宋眞宗避諱改爲眞武靖康初加號佑聖助順靈應眞君圖志云眞君爲淨樂王太子修煉武當山功成飛昇奉上帝命鎭北方被髮跣足建皂纛玄旗此道家附會之說國朝御製碑謂太祖平定天下陰佑爲多嘗建廟南京崇祀及太宗靖難以神有顯相功又於京城艮隅並武當山重建廟宇兩京歲時朔望各遣官致祭而武當山又專官督祀事憲宗嘗範金爲像今請止遵洪武間例每年三月三日九月九日遣官致祭餘皆停免議上命眞武祭祀仍舊故明時所建眞武廟至今猶所在而是云

勅賜寶覺寺碑

在張掖西城今存

夫覺師之道充周而不窮神妙而莫測轄之而不見感之而隨應古今所傳彰彰盛矣其法纂自乾竺以逮震旦所歷之地人之歸向化之感乎顯著尤多甘州故甘泉之地居中國西鄙佛法從入中國者也李乾順之時有沙門族姓嵬咩法名思龍早從燕丹國師妙領眞乘深造奧閫境之內貴賤者壯敬信無間號之爲國師一日斂神靜居遂感異瑞慧光奕煜梵唄清和誦聽久之嗜嗜非遠起而求之四顧無覩循至崇邱之側其聲

彌近若在潛闕之下者發地尺餘有翠瓦覆焉復下三尺有金甓覆焉得古涅槃佛像時四境之內倍行善信傳聞忻躍奔走聚觀咸咨嗟曰吾儕於此覩覺明聆音韻匪一朝夕顧以闇昧莫加尋究非師善力曷致感通與仰惟上善與佛有緣在我下愚雖近弗遇於時嵬師欣使靈遇心在感激欲建宏剎用崇祇奉羣厥勞勤經營締構不踰期歲廓然煥然惟肖像未就旋感神功効其妙技不疾而速中月以成竣事之晨大衆咸集瞻仰欣悅合掌歸誠膜拜祝贊諸天龍像來共鑒觀花雨繽紛祥雲繚繞其功德甚盛無量吉祥者也時燕丹國師來道天竺至敬提之境睹一石碑載如來背記云甘泉有迦葉遺跡當於來世釋迦法中過八地菩薩顯伽葉之眞儀益恢弘於慈業自茲以往如復有善信能以一花一香致勝禱之誠者必獲佛果復生天界燕丹覽已銘之心中即日東還將圖究理既聞嵬師獲斯感應乃知靈跡者迦葉之所化嵬師者八地之顯化將昔於衆

而歸崇益廣矣寬師既已歸寂剎宇久而益隆四遠瞻式巍巍乎有若兜率者焉其寺故名臥佛運移代革洊歷兵燹雖棟宇淪謝而金像堅固巍焉常存天眷皇明隆興寶運朕承祖宗之鴻業克勤治理以靖萬邦今海宇寧謐民物康阜四夷萬國咸共歸心此天與祖宗之垂佑實亦佛之慈陰所被及也故感荷之誠晨昏靡間崇奬祇奉弗懈益虔凡所在禪剎舉廢修歉咸致其勤況於西來所歷之地佛祖遺化之所而可後者乎乃一新其殿宇而特賜名寶覺用以妥聖靈用以迎景福安國家於泰山保太平於永久因具述其所由來勒之於碑垂示無窮云

（甘州府志　明敕賜寶覺寺碑記在甘州城西南隅今名弘仁寺宣德御製碑額行書坊匾子改榮華敎書楷行稱佳）

按甘志弘仁寺建於西夏永安元年爲夏主乾順第三改元卽宋哲宗元符二年俗名大寺一名睡佛寺明永樂九年賜額寶覺清時改弘仁寺中有臥佛長七丈餘橫滿鉅殿九楹各地臥佛甚多如此修

偉殊爲希見

行都司儒學記

在張掖省學署今存

甘州在古雍州之域逖臨西陲秦漢宋唐之世或處屬國或置列郡或立官以上蠻夷學校之設未之聞也明洪武初既建陝西行都司總兵衞隸以歲之乙亥乃建學廟安明靈育俊秀以崇文德而邊郡務殷規制狹隘堂所司屢加修葺率仍其舊且歲久寖敝適副都御史馬公昂奉命參贊戎機來蒞其地市材鳩工撤舊易新乃不遠數千里寓書請記其成幷發教學之義以勵夫學者夫聖人之教人猶天道之育物天道陽舒陰慘而品彙遂其生聖人文經武緯而人才所由成三代而上聖人之教合文武爲一途訓士必先於射御選將必本於仁義所以養其忠義之氣並建其尊親之心及見於用爲將爲相爲忠臣義士胥此焉出此人才治道之盛

非可及也後世不明先王之教文武之業分而爲二訓士則拘于文藝選將則專于騎射章縫之士不識干戈介冑之徒罔聞禮樂乃多求文武之才當將相之任胡可得哉聖祖設教武衞尤廑邊陲列聖相承咸加崇重其爲經世遠慮非但欲將士之子弟習聞詩書禮樂之教將俾遠夷逖聽亦皆知所向慕相率而歸于文明之化眞隆古帝王圖治之盛心矣士之遊于此者尙思刻志問學砥礪名節他日出膺時用隨其所至攄誠畢力勉圖補報窮達夷險此志不移庶不負朝廷教養之恩諸公激勵之力亦以見士君子之學果有益於世而文武之才豈古今人之有間歟

（甘州府志　明行都司儒學記在甘州城東南隅大學士曹鼐撰文）

按明史職官志洪武中始設行都司儒學衞儒學以教武臣子弟俱設教授一人訓導二人甘肅行都司儒學設於洪武二十八年乙亥至是馬昂重修之昂以正統初年蒞甘碑卽其時所立曹鼐寧晉人

宣德八年進士第一正統初以侍講入値文淵閣死於土木之難景帝立贈文淵閣大學士

文昌祠碑

在張掖東城今存

（甘州府志　明文昌祠碑記在甘州城東北隅正統時大學士李賢文）

旗纛廟碑

在張掖南城今存

人神交相感應之理著矣哉神依人而享血食人敬神而有估特其惟忠孝爲心感通神明者能然乎陝西行都司開設於洪武二十六年癸酉之四月十一日治甘州統衞所有十三河西之大鎭也正統丙辰特命錦衣衞指揮使任公啓字彥明任陝西行都司都指揮使涖任之初更張庶務煥然一新久之人事克協上下相安乃整飭壇廟嚴恭事神之禮以爲軍

牙六纛之神主宰兵政指麾號令之所由出也準禮制擇地基於節鎭之左位尊面陽建立廟宇五楹前門三楹左右廂五楹經始於元年之秋八月落成於二年丁巳之夏四月記其建立歲月勒之堅珉繼以銘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兵政安邊永鎭提封鉦鼓旌麾兵之耳目三軍仰望坐作起伏行陣齊整巍巍堂堂戰勝攻取武功載揚六纛大神都爲之主廟祀血食由今泝古河西大鎭控制戎羌兵威遠及萬里遐荒廟庭爰建神居既妥輪奐翬飛節鎭之左玄宥初降肅設令行潔牲醴齊祀事孔明神歆禮奠錫我百福千萬斯年封疆永肅

（甘州府志明旗纛廟碑記在甘州城東南隅正統十年代府教授劉碩文）

按旗纛之祭唐宋及元皆有之旗謂牙旗纛謂旗頭也明制天下衞所於公署後立廟祀旗纛故碑云準禮制擇地設廟也

黑河上龍王廟碑

在張掖縣西今存

（甘州府志明黑河上龍王廟碑記作甘州西南八里天順元年御史朱倫文金陵李實書碑石有寶白紋瀰漫洋鐫俱佳）

按廟在黑河上游舊名河瀆廟碑言印綬監太監桂陽蒙公鎭守甘肅與總兵官平羌將軍西寧侯宋公奉御韋公左右叅將都督僉事劉公李公掌都司事都督僉事任公及前總兵官都督僉事雷公叅贊軍務左副都御史宋公捐金增修蒙公卽蒙泰宋公卽宋誠韋公卽韋敎左右叅將卽劉震李榮任公卽任啓雷公卽雷通都御史宋公卽宋傑也

淸源妙道眞君廟碑

在張掖南城今存

（甘州府志明淸源妙道眞君廟碑記在甘州城東南隅大觀令御史朱倫文）

按廟亦蒙泰所修碑後題名有總兵衞穎餘人盡同前碑

武烈宮碑

在張掖淸源廟今佚

（甘州府志明武烈宮記在淸源殿西祀附大司徒陳仁果天順一年生員田敏撰記）

城隍廟碑

在張掖西城今存

（甘州府志明城隍廟記在甘州城西南隅天順七年巡撫吳琛撰文僉事趙章篆額參議于琮書丹）

平番亭碑

在張掖南城今存

（甘州府志[illegible]城西南隅府[illegible]公議府[illegible]平番亭都御史[illegible]碑記略[illegible]番右[illegible]世爲西南[illegible]初歸附分爲一十三族[illegible]西納中族[illegible]安分[illegible]小沙族[illegible]曰[illegible]思多沙巴哇[illegible]小族曰阿爾[illegible]倉曰[illegible]天順改元年今[illegible]）

（[illegible]分道進兵由[illegible]巢平之西上始爲[illegible]順之[illegible]都指揮趙英[illegible]）

素鶴祠碑

在張掖縣城今存

（甘州府志明素鶴祠碑在甘州西星壇祀道士康道寧天順八年定襄伯郭登撰文）

按明史郭登傳登鎭大同以功封定襄伯英宗復辟坐罪降都督僉事立功甘肅憲宗立詔復伯爵充甘肅總兵官英宗歿於天順八年正月此碑立於四月蓋初復爵充總兵時也

忠武王廟碑

在張掖西城今存

（甘州府志明忠武王廟碑記在甘州城西隅俗名七王廟天順時定襄伯郭登撰文）

按碑言城西南隅古祠祀神曰護國忠武王神以羊首飾冠朱衣端笏仙姝吏兵持戟列侍卽古丁未之神府志辨之以爲神稱西夏土

主忠武王卽西夏主遵頊之父齊國忠武王李彥宗而廟像亦去羊首等飾各地累祀不可解者甚多兼錄二說以待考證

崇慶寺碑

在張掖城西今存

（甘州府志明崇慶寺碑在甘州西南二里天順中教授戴瀾撰文）

按寺爲西夏永安元年所建宣德時重修正統己未賜額天順六年五月總兵官衛穎重建七年四月落成

按察分司記

在張掖東城今存

自古守邊置兵惟食爲先是以餽餉急于攻守積倉重於武庫司會計出納之政者可不慎與國初甫建陝西行都司于甘州統十二衛三所而所謂會計出納者則布按兩司各遣官分理其甘州山丹永昌肅州鎭夷高臺諸倉則屬按察司而涼州鎭番莊浪西寧古浪諸倉則屬布政司事權不一有無不相通融議者病之成化辛丑乃專設布政司參議一人以總理之銅臺劉公實適承茲命雖總理當居甘州而未有其署乃假西寧道居之每按察司官至則離乎其居於是謀欲建署請于巡撫僉都御史侯公瓚卜前都指揮馬璘故居之地售以公帑白金若干然其地縱寬而衡隘復得指揮呂洪郭聰等之閒地合爲一區卽備建堂宇繚垣規模特爲壯麗乃因吾執友行太僕寺卿錢公璡詒書請予爲記魯語有之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備署不建命何以虔劉公其可謂虔矣公始庚辰進士拜行人司行人歷陞工部郎中遷陟今官余嘗餞以序固稱許之矣邊儲事殷自昔分理者尙或病焉而公當總理之任乃綽有餘力能建置虔命則其才計出納蓋莫不詳且愼矣匪實才其曷能哉署始事于辛丑八月之八日落成于多十二月之二十七日甲辰十月十日仲持書謁余遂爲之

記

（甘州府志明按察分司記在甘州城東隅成化二十年大學士楊守陳撰文）

按甘州所駐督糧參議道明史職官志不載甘州府志稍設於成化十七年未幾裁革以其署爲憲僉分司蓋以暫設卽廢故史志未經採錄此碑立於成化二十年正爲參議設治之時當題爲布政分司記舊志皆題按察則以後改僉司因地致誤明史宰輔表大學士無楊守楨名惟楊守陳傳成化中爲侍講學士碑或爲守陳所作也

行太僕寺記

在張掖西城今存

甘肅古河西諸郡地交戎虜之區距京師數千里至明洪武二十四年始置行都司於此以隸甘肅諸衛所三十年復建行太僕寺設官以綜理馬政而諸衛所亦隸焉然官之名位視京秩雖同而力勢反出運師郡守下故士之勇於功名者率不樂居是職至或以老疾棄去由是視廨宇如逆旅之視邸舍不特人無固志政亦因之以弛人與政而交病其來非一日矣孰肯以補敝興廢爲己任哉弘治八年皇上明見萬里知馬政之弛由於官之不舉其職特詔所司愼選材賢以居而廷章田美遂以治兵陽乾州有聲獲與簡擢適都憲周公按節於茲宣上德以柔遠人嚴憲度以貞百辟修戎政靖夷虜以安固疆圉撫治之暇詢視寺署見其棟宇摧壓垣墉頹圮心甚病之遂慨然以修建爲己任迺會計公私羨利貿鬻材石衆工易朽敝以堅良治殘毀爲完固其中爲前堂五間後亦如之其左爲主簿廳三間右亦如之爲廊房翼於東西者各五間爲重門敞於其前者各三間并修葺廨舍之可依棲者總計其成共五十餘間內外周帀公私輯寧由是官有常宇吏有定居不特數十年之廢墜丞共肅與而昔之弛政亦因之舉舉人與政而交理固都憲公經營謀度之功而董功役按度程

以迄於成田美則尤有勞焉公昔旬宣於浙於汴汴浙人至於今思之不置顧予亦浙人而廷齊昔爲御史與予比郡相知復稔義不容峻辱其請遂爲之記（甘州府志明行太僕寺記在甘州城西南隅弘治八年右諭德王華撰文）

按明史職官志行太僕寺卿一人少卿一人掌各邊衛所之馬政以聽命於兵部凡騎操馬匹印烙俵散課掌孳牧以時督察之歲春秋閱視其增耗齒色三歲一稽比有瘠損則聽兵部參罰洪武三十年置甘肅行太僕寺設少卿丞各一人嘉靖三年增少卿一人分管寧夏顧其後馬政廢弛行寺淪爲閒散讀此碑知弘治以前行寺已不能舉其職雖嘗數加釐整終無大效洪武開國之弘規泯然無復能及之者至可慨已都憲周公者巡撫江西周季麟也

文昌祠記

在張掖北城今存（甘州府志明文昌祠碑記在甘州城西北隅弘治時少保李東陽文）

按此碑未著立石年月考明史李東陽弘治八年入閣十一年加太子少保十六年進太子太保碑題銜爲少保則必在十一年至十六年之間也

武勇祠碑

在張掖西城今存

西陲有良將伏羌侯毛公者奇勳殊多深得軍士心死而祠之君子以爲合禮公諱忠字允信武威人自少有膂力騎射絕衆年僅弱冠擊賀蘭山寇遲擒其酋也先土干王及其部曲識者已預占其以勳勞顯也既而襲父職爲百戶于永昌衛自是而後屢從征戰輒收績效奮身矢石勳未嘗北累功陞至伏羌伯西人皆奇之曰果不負識者所期矣成化戊子秋屬固原叛寇茶譚逸賊勢焰殊熾公獨破其要害架砲山上擒賊甚衆偶傷流矢以沒寇勢爲之浸弱而就殄人亦歸功于公訃聞憲朝震悼賜祭葬贈伏羌侯諡武勇自公沒後餘三十年西人哀思之深如一日每潸然曰奈何毛公竟舍我而不永輯寧我耶一遇有警即曰安得作長城如我公何寇之敢侮耶或遭寇毒則曰安得起公于九原嗚劍抵掌而剪彼醜大雪我輩之讎恥耶故每食飲必祭動息必祝有徼發必祈之默佑人心孚仰之深不能釋如此非公勇烈之優綏爱之厚其能強之耶相率以建祠請守臣以聞詔曰可賜額曰武勇仍諡號乃祠于甘州東郭肇工於弘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畢工于八月吉巡撫都憲寧縣周公崇走書見屬以記嗚呼禮緣人情而設公生長西陲奮勇以殄寇侮于斯懋賞而隆勳業于斯保障以固我圉于斯敷惠澤以利人生于斯吾知公精神命脈不能舍此也人心思之不以久暫而間故祀之斯士禮也況有功于民以死

勤事允合祀典敉功屬後爲西陲之景仰豈非禮哉（甘州府志明武勇祠碑記在甘州城西隅祀伏羌侯毛忠弘治十二年侍講學士張昇撰文）

按明史毛忠傳忠初名哈喇西陲人用軍功賜姓名累官左都督充左副總兵官鎮守甘肅封伏羌伯成化四年討滿俊中流矢卒忠爲將嚴紀律善撫士其卒也西陲人弔哭者相望於道贈諡武勇弘治中從有司言建忠義坊於蘭州以表其里又從巡撫許進言建祠甘州春秋致祭忠世官永昌其後居蘭州故今武威永昌皋蘭諸志皆載忠事

都察院題名碑

在張掖北城今存

甘肅在中原之西數千里當玉門陽關之內漢史稱爲故匈奴渾邪王休屠王地予考之於書殆不其然昔唐虞都冀即今平陽蒲都四距各五千

里所謂弼成五服至於五千是也夏書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敦煌在甘肅爲極遠地而後漢志註乃謂敦煌去洛陽五千里則其去平陽又不充此數矣且黑水又在其地昔商道既衰棄稷不務不窋處豳邠之壤而猶曰自竄於戎狄之間周末小雅盡廢四夷交侵畿甸之中尚有戎落況甘肅之遠乎由是觀之甘肅在三代之前固中國諸侯封畛也其疆域如此初漢武徙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悖逆亡道後皆爲衣冠大族名臣良將計畫之士藝能之人累出其地石虎遷其兇逆氣吞四海及敗於謝艾也乃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其人材如此酒禮之會上下相通政事寬厚吏民相親風雨時節穀糴常賤盜賊稀少和氣之應實於內郡其風俗如此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其畜爲天下饒不但如張天錫革鞾之對陳伯玉採玉之篇而已其土產如此王莽末關東兵起竇融獨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而可爲遺種之處其險固如此詩列十三風苟有所關繫微如曹鄶猶錄於經不然雖如吳楚之強大亦在所棄也後世之樂雖非古樂比亦各有取焉古今樂府兼收幷包九州萬國所採無幾而郭茂倩所錄乃有敦煌樂西涼伎其聲樂如此即是數者而觀之夫豈可以荒漠其地而鄙夷其人哉明太祖高皇帝既定中原之五年命宋國公馮勝拓地西陲而甘肅始入職方氏自是而後率以宿將鎮守其地後復益以文臣保釐其所以南輯羌戎北禦胡虜西控西域城郭諸國者無復遺算自是關中無事而海內晏然矣正德戊辰內鄉胡公由山西左布政使進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被以璽書出殿茲土公至鎮與元戎勅使協規一心蒐軍實繕甲冑積芻粟完亭障謹斥堠校旗幟士號令精明而賞罰信必內足以固圉外足以遏敵矣暇日因稽按故牘考求皆巡撫於茲者礱石題名置於公署用存政績遠道使幣而命予記之

竊聞自宋司馬溫公著諫院題名記而有忠詐直回可權之說天下之論莫能易之予嘗以爲中人之資可導而上下者以是權之可也自利仁之士其爲善也非誘之以賞其不爲不善也非畏之以刑而況又有小乎利仁之士之上者乎題名之意疑不出此昔趙文子枚數晉之名卿而獨取士會謝混歷評族之子弟而深與弘微君子尚友千古之士而論其世必有所從違以爲處身應事之則而況居邊州之雄鎮當國家之廑委前人之政或寬或猛或緊或簡通變適宜各有攸當耳目之所睹記掌故之所藏錄倘可徵也勒其名於石公務有暇召老校退卒指其名問其事而訂其取舍之宜事會之來責以應卒不亦善乎此與徒懼之以忠詐直回之跡而不示之以主善得師之方者亦若有間矣公之意或兼出於此乎予昔與公同遊於容思段先生之門每見公屬綴流速固已服公之敏及公之仕也鳴玉禁庭均勞外服者二十餘年益明習天下事今茲持憲臨戎統制千里其機神算略雖非愚淺所能測知然緣此而求之亦可以得其阡陌矣傳曰作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之作法矣公行還朝此則當附涼州故事以爲百世之觀云

（甘州府志明都察院題名碑記在甘州城東北隅正德三年戶部尚書于鳩儒撰文）

按明史職官志巡撫甘肅等處贊理軍務一員宣德十年命侍郎鎮守正統元年甘涼用兵命侍郎參贊軍務景泰元年定設巡撫都御史隆慶六年改贊理軍務而內鄉胡瑞以正德初任巡撫考之府志甘肅巡撫自正統時馬昂而下至瑞凡二十四人王鴻儒南陽人少爲府書佐知府蘭州段堅愛其書留署中親教之後以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尚書容思卽段堅字也

忠節祠碑

在張掖舊學署今存

（甘州府志明忠節祠碑記在甘州府儒學嘉靖十年副使吳鈞撰之）

分巡道題名碑

在張掖東城今存

（甘州府志明分巡道題名碑在甘州城東隅嘉靖十二年僉事張問仁勒題副使孟易撰記）

按府志成化十七年設參議督糧道於甘州後改爲分巡道考之西寧志即分巡西寧道而明史漏載其治所此碑可備考證

憫忠祠碑

在張掖南城今存

予聞甘州左衛王將軍憫忠祠事見世勳之昭焉見死事之烈焉見嗣子之孝焉見皇猷之大焉將軍者諱綱山後聞陽縣中途村人也伯曾大父諱買買洪武三年從戎通州二十三年弟敬代役敬者將軍曾大父也二十五年壬申兌換燕山護衛己卯隨駕南征壬午平定京師陞淮南衛右所副千戶永樂八年北征累敗本牙失里阿魯台醜陞正千戶洪熙元年調陝西行都司今衛宣德七年敬老男智襲天順二年智老男洪襲八年洪把沙禦虜獲元三成化二年陞世襲指揮僉事弘治十一年黑山禦虜獲元四十多俘陞世襲指揮同知正德元年洪老男襲是爲將軍五年虜酋亦卜剌阿爾禿斯犯莊浪回回堡將軍禦之獲元六遁去其年虜犯鎮夷硝池墩將軍禦之獲元九遁去六年五月論莊浪功陞指揮使六月論鎮夷功加陞世襲夫由從戎至斯今代奮忠勇樹績公家貴屋著籍玉堂銀臺多士司淸非世勳之昭而何書曰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於太常此之謂也乃若將軍鎮夷之奏功也是年十一月虜犯甘峻堡將軍禦之追至把雞兒境戰勝深入虜忽雲集薄我數市矢刃交攻將軍鏖戰自巳至酉矢盡兵窮乃空拳冒敵遂死於鋒鏑之下賊虜怒深恨剜心取膽抽腸折骸而去嗚呼將軍持節之堅殞身之酷報國之

忠一至此哉求之於古蓋涅背碎齒解身斷舌不共賊生之流非死事之烈而何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將軍有焉將軍之死忠也嗣將軍輔哲竭忠復仇以殲虜爲志績於嘉靖十五年四月涼州深山報賊出沒襲至抓沙孤山獲虜元五十有七大纛二多俘我軍全勝以歸五月莊浪報賊出沒襲至散岔獲虜元七十有二復多俘我軍全勝以歸如所志焉乃疏辭爵賞乞賜先臣祠額荷蒙俞允外先後魚溝柴堆寬溝白崖沙嘴卯藏河黃羊川石溝復獲元七十有奇嗣將軍竭忠復仇戰陣之勇如此其上不負君下不負親一舉而立身顯揚之道俱得焉非孝而何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昭哉嗣服受天之祜此之謂也將軍之死忠也撫按憲臣交以事聞聖天子憫悼致惜准令建祠致祭示殊恩矣及嗣將軍有請皇上又特俯就曲從賜以憫忠祠額敕下禮部下達施行嗚呼褒其忠而臣勸褒其孝而子勸褒一人而千萬人勸非皇猷之大而何祭法曰以死勤事則祀之將軍有焉詩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皇猷之謂也君子曰人臣服義以事上宜至死不渝人君推誠以恤下宜生死無間易困之象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此人臣之義也夬之象曰雲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此聖君之仁也是故義需血而不遷仁怙冒而無外義道盡則精貫日星氣塞天地而靈神永不沒矣仁道盡則神罔怨恫人心胥悅而禍亂永不作矣此將軍憫忠之祠所以立而享祀所以延也嗚呼詩曰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王氏子孫其念之哉念之哉

（甘州府志明憫忠祠記在甘州城西南隅祀甘州左衛指揮同知王綱嘉靖十七年光祿卿馬璟撰文）

陝西行都司題名碑

在張掖南城今存

仰惟我高皇帝混一區宇稽古建官分邇四海內而諸藩外而諸邊各設

都指揮使司以統領衛所禦侮防奸之任雖均而繼戎固圉之責尤重也惟兹甘肅古雍州河西之域據三秦之上流控全陝之阨塞因以陝西行都指揮使司建焉嘉靖甲辰春平陽李子忠奉命來視司篆於凡政之弊者釐之利者興之期月之間煥然振舉暇與同僚寧夏黄子綺西安夏子繼武言及名宦因喟然曰先達仕兹者多矣善不善皆吾輩師也何姓氏之不載而漫無所稽耶於是礱石以題名記請予惟西北之邊有九全陝實當其三而甘肅又爲關隴重地東有金城之固西有玉關之險南有祁連之屏翰北有合黎之拱護轄甘涼山永肅鎭西寧莊浪十五衛所之官軍撫赤斤蒙古罕東哈密安定曲先苦峪諸部落之番族近而藩垣四鎭遠而綱領九邊通玉帛於天方列氈廬於疆埸黄河黑水青海流沙崑崙崆峒際天極地巍然一大鎭也國初以都督重臣臨之畀以干城之責付以分閫之隆政令惟其弛張甲兵歸其掌握又降以璽書給以關防凡機密重情許其徑達至於各衛經歷蔡秉彝張納等亦蒙頒勅賜以禦寒裘服特示優異聖祖明見萬里之外肇建永世宏基淵乎微矣是以上之晉錫耕蕃下之忠義感奮西夷職貢北虜潛形屬番歸心軍民樂業過化存神之功效眞足以比隆唐虞三代猗歟盛哉爰自成化年來土魯番酋敢肆悖逆仇襲哈密虜忠順以西遷侵逼瓜沙逐羌戎而內徙聲教雖及乎昧谷藩籬實撤乎敦煌且西海爲海寇竊據南山皆番虜環居套賊出沒於河湟瓦剌睥睨乎嘉峪千古之金湯始多事矣嗚呼璽書責任之專閫防奏疏之密不亦廢閣也哉雖然文武之道待人後行要亦在乎轉移閒爾誠能憂時憤虜殫力畢心撫黔黎練士卒足兵食之計修安攘之規以大義結番夷以至誠安反側酌古而宜於今撥亂而反之正則大禹之西戎卽敘成周之底貢旅獒將復見於今日矣我聖天子中興之盛豈不與商高周宣同光萬世也哉若夫虛文塞責徒事紛紜尸位素餐罔知展布

祗見日流於敝公議安能逭耶予承乏撫循用是深懼所賴同志二三子以匡厥不逮因述其張本以告夫將來之勸名於兹者抑愚又有說焉昔予行役各邊形勢險隘頗得其詳嘗謂京師猶人之腹心也宣大項背也晉薊東遼肘腋也延寧肢體也甘肅踵足也邇者西北諸邊率爲賊藪若殘元遺孽住牧於宣府之窩穴俺答賊酋屯集於大同之青山吉囊黠醜盤據於延寧之河套深根固蒂黨惡肆兇近又假以收捕海寇迫脅諸番外交內攻奸謀叵測正吾人臥薪嘗膽之日也苟或少有怠忽則榮衛滯虛腠理疏弱元氣漸耗矣能免腹心之無恙乎是知甘肅一鎭寓乎全陝之動靜繫夫雲晉之安危雲晉安危關乎天下之治亂廟堂之上必有能建萬世治安之長策者而區區遠臣寧忍已於言哉因併以爲記

（甘州府志陝西行都司題名碑記在甘州城南嘉靖二十四年巡撫趙錦撰文）

按明史太祖既定天下定衛所之制度要害地係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大率五千六百人爲衛千一百二十人爲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爲百戶所所設總旗二小旗十大小聯比以成軍其軍皆世籍洪武七年申定兵衛之政征調則統於諸將事平則散歸各衛設都指揮使司十三行都指揮使司二而陝西行都指揮使司設於甘州統河西各衛十二所三以隸於右軍都督府而聽於兵部歲撫按察其賢否五歲考選軍政而廢置之都司設都指揮使一人都指揮同知二人都指揮僉事四人及經歷司斷事司司獄司倉場草場各屬官都指揮使及同知僉事常以一人統司事曰掌印一人練兵一人屯田曰簽書與布按二司謂之三司其後多設總兵督撫而都司之權日替甘州都司洪武二十六年都督總兵官兼任掌印始建公署嘉靖二十四年巡撫趙錦撰此記平陽李子忠卽都司掌印李忠也

下龍王廟祈雪祈雨二碑

在張掖縣西今存（甘州府志（一）巡撫楊博新修文碑嘉靖二十五年立又新附文碑嘉靖二十七年立俱在甘州西十里王[illegible]）

按明時甘肅巡撫惟楊博建樹最多明史博傳云嘉靖二十五年超拜博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大興屯利請募民墾田永不征租又築肅州榆樹泉甘州平川境外大蘆泉墩臺墾龍首諸渠築金塔白城七堡以安罕東屬番皆建置之大者二碑文辭懇至亦可考見古人愛民重食之意

山南關碑

在張掖縣北今佚

甘州城北四十里有人祖山內通瓦窯太平草湖諸砦外連硯瓦孤山木架諸墩兩峯夾峙殆若紫荊居庸然驕虜每襲甘州率多由此蓄虜衝也先是鎭守太監陳浩於硯瓦溝南嘗伐石作疊水一丈四尺疊水之南又

鑿石井深三丈許丙申十月虜三萬騎突至疊水上不能踰遲回良久始由城兒溝入烽燧所到耕以收保甘之人至今誦陳浩之功不衰博撫政少暇得與副總兵吉象遍閱諸隘東自東樂大口子灰溝煙墩大小盤道觀音山抵逃軍溝西自紅橋青山小口子抵炭兒溝上下山坂靡不究極幽顯稍有缺漏不舉之處尋卽繕治如法已而至人祖山博謂象曰丙申之虜初不知有疊水以故倉皇無以爲計今若來人持束草可以飛渡此險不足恃也必須大建關城屯兵戍守庶幾萬夫莫敵之義象曰山形北仰南俯時値陰雨水瀰漫一二丈前人不設關者惟恐其衝決故爾都司柳棟熟知地利可令棟相度之棟承檄周爰咨諏三宿始還曰石井迤南牛山有原如掌天造地設可以作關近關更作疊水一道不惟可免壅淤之患自是重險疊障矣時總兵王公繼祖甫至議亦合僚屬吏之精敏者得指揮曾鳳千戶張勛董其事鳳與勛議曰是關一成實爲扼吭先制之計但役夫千人晨夕炊爨苦於無水相與弁禱於神一日偶於巖石間掘地盈尺泉流沛發役夫賴焉棟曰維漢壽亭侯關公自我明啓運以來歲歲有功河右此泉靈異或漢壽亭侯錫也請作廟以答神貺博曰善爰卽關城之中構屋一楹敬塑公像飾以丹靑蔽以幃幕左鐘右鼓百爾咸備輸兵三十人戍之官一人領之兼以司神之香火云是役也肇工於嘉靖二十七年四月十有二日訖工於是年六月十有九日關城高一丈七尺四面凡二十丈有奇城墩三面凡三十丈有奇城有懸樓如矢如翬頗爲壯觀增舊疊水九尺通高二丈三尺新疊水高一丈三尺尾長八丈斬城兒溝崖二丈廟之左右小屋各二楹爲戍兵棲止之所關之北山絕頂又作一墩防虜乘高擊射且大書題諸關門曰山南關其它工之徵者不復具載後之守斯土者幸時加修濬俾勿壞焉（甘州府志（一）山南關記在甘州城北四十里嘉靖二十七年巡撫楊博撰文）

甘肅總兵府碑

在張掖西城今存

甘肅古雍州西北徼書曰黑水西河惟雍州卽今黑河也周衰淪沒戎夷漢武降逐渾邪休屠諸夷通西域列亭障至玉門遂復故地置燉煌酒泉張掖武威湟中五郡斷匈奴右臂今鎭城則張掖郡也取張舒國掖之義爲歷考前代莫不屯重兵置宿將以嚴守備明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將兵至河西元守臣平章委的棄城遁遂平其地革元舊制設甘州涼州永昌山丹莊浪古浪等衛所立陝西行都司指揮使司以統制之附近胡羌復設沙州赤斤安定罕東曲先阿端等衛申藏等一十三族以羈縻之二十五年以都司官權輕未易鎭服添設西寧侯宋晟勅賜平羌將軍印總兵鎭守永樂年又以重地不可無心膂之託設中貴一人同鎭守焉又以庶務不可無綜理糾察之任設都御史一員以撫巡焉文經武緯杜漸防

危提綱振目其制度規畫視前代周且備矣都督西河姜公在鎮閱十五年夷虜知名而畏威軍民感德而懷惠戎政湑暇延稽諸往籍詢故老自宋展下得鎮是地者二十九人錄其姓氏持以請予記予應之曰公其立心深遠用意忠厚矣乎夫自是者驕驕則輕人自狹者忌忌則嫉善自棄者慵慵則不立斯人也雖傴前人名實提耳日告亦付之不聞不知公翘諸人于百五十年之上求其姓氏稽其行實驗其聞望殆亦自考焉而已耳無怪乎公爲將地方獲福也又從而刻之石爲無事以自考者貽後人自考耶夫甘肅南控羌番西通回紇東北阻韃靼四面受敵晉失之而四涼僭起唐失之而中葉幾微宋失之而西夏僭據中國往往不寧蓋其爲關隴襟喉河洛藩屏用武要地比之延寧諸鎮專制胡騎獨備一面者事勢迥異總戎任視諸鎮特難邇年北虜通寇集據青海土番犯順乍叛乍服以今視昔又益艱也然九曲叛蕐馮哥舒翰而後降先零不共得趙充

國而始定涼州陷沒用馬隆而方復安危之機在得人焉而公當其難十載青海勢微土番款塞視前二十九人勳業蓋與二三名世者爭衡餘斯下風後之鎮斯地者當知所適從矣指顧之間某仁也智也某信也勇也塞也某反是也某功業在當時何如也某聞望在後世何如也某以功可錄某以某事取敗也賢者法焉否者戒之上副朝廷付託之重下慰軍民倚仗之誠其勳業祿位讃美古人邊地獲永寧哉斯西河公之用意與愚所記言俱有徵矣（甘州府志　明甘肅總兵府記在甘州城西南隅嘉靖時巡撫趙載撰文）

按明制總兵官鎮守一方以公侯伯都督充之其總兵掛印者稱將軍甘肅總兵官曰平羌將軍駐甘州所統有協守副總兵一人駐甘州分守副總兵一人駐涼州分守參將四人分駐莊浪肅州西寧鎮番遊擊將軍四人坐營中軍官一人守備十一人領班備禦都司四

人嘉靖四年榆林姜奭以都督同知充總兵官在鎮最久此碑卽其所立考甘志姜奭以前有總兵三十四人碑云二十人與志徵歧

增修山南關碑

在張掖縣北今佚

（甘州府志　明增修山南關記在甘州北四十里嘉靖三十四年巡撫陳棐撰文）

甘肅都察院題名記

在張掖北城今佚

左黃河而右青海北絕沙漠南臨番戎重山大澤華夷錯處地饒耕牧驍騎棋布甘肅稱鉅鎮焉國制命都御史一人以撫之間用尚書侍郎者亦象賢職重風紀也至正德戊辰內鄉胡公瑞始次輯其名位于石而南陽王公鴻儒爲之序其言詳矣石既盈嘉靖戊午河南文岡陳公棐復鑱石以繼之以時春舊僚復命序之時春不敏於先正無能爲役然昔常負乘

是官縲咎而自責斯亦不容無言矣夫糾紀之鉅與百司之任僉爲政者有弗平焉都御史舉而平之其專可謹三五而其人可繩一二也故昔之爲都御史者如是而已矣弗枚更而名誅之也迺今有異焉吏偷而民疲將校悉罷而戎馬匱斷百職耗斁而典章敝耄重以夷寇之儆咸責于都御史之一身爲其幾不過俄頃而居位率不踰一二歲故曰今之視昔爲難而邊鎮之視內地爲尤難豈直司馬公之畏名王公之觀善而已乃更僕未可名數而月旦不足是非也君子抑何以待之哉嘗聞諸葛武侯云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竭忠慮於國勤攻吾之闕成敗利鈍則關於天矣以其關於天者而強以智術也則闕爲忠慮之當竭者而有所顧護也則闕爲所職奪於所畏而自強敝於自溺也則闕爲從違瞽乎衆咻而好惡隱於天衷則闕爲無是數者則心正而身正而左右正而百吏諸軍咸正矣如是而猶有弗率者焉然後正之以法庶其濟乎咸正而無

缺都御史跋也余于是乎有厚望於諸君子竊以自淑焉遡若先正之道謨後賢之楷挈史氏志也茲弗暇詳焉

按浚谷集甘肅都察院題名記嘉靖三十七年趙時春撰

甘泉謝雨碑

在張掖南門今佚（甘州府志明甘泉祠謝雨文在甘州城南門內嘉靖時巡撫陳棐撰文）

八蜡祠碑

在張掖東關今存

祀八蜡者古典也伊耆氏堯始爲蜡而三代行之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秦漢謂之臘蜡祭八神一先嗇神農二司嗇后稷三百種爲諸穀四農爲田畯五郵表畷爲設亭舍以標田畔相連之處六禽獸爲貓虎七坊爲隄障八水庸爲溝道八者有功於農事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蜡也者索之義也而行於歲終所以報本返始息老勞農也有司皮弁素服牲醴鼉鼙六樂六變而吹豳頌擊土鼓舞兵舞帗舞其神雖合聚萬物而所重者八以尤有功於田故也我朝祭典大備惟缺蜡禮矧極邊絕域豈知咸秩之文先吾鄉王公棠溪撫斯鎭之再朞議剏斯宇巳命官鳩材估費未及鼛工而公擢去後三載爲歲之丁巳鄢陵陳棐繼撫是方即外城東南之隅城門內通衢之南就官地一區建之有堂有廂楹桷棟梁厥材既良輪役既臧前起峙亭載勒成工浹二旬而祠成繪形設主擇日告祭爰定每歲季冬上戊日舉祀用休老勞農之意孟春上辛先行祈穀之典俾成規憲爲後式循陳子乃號於助祭者若鎭守徐公仁寀卿克勳王憲副繼洛曰蜡者報本之祭也而所以重農者務本之舉也自古兵出於農而軍所以衛屯也今邊鎭或知保全軍伍而於隼砦屯餘有芟掠之患則罔惜或知練實兵營而於田畝禾稼有妨奪之苦則罔惜殊不知無

農則無兵無屯則無軍是本之所以當重也知重本之義則知報本之禮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治本於農德澤本於上體膺本於親木本於根水本於源無本則非化忘本則非禮傷本則非性故曰蜡之祭報本返始又曰仁之至義之盡也斯舉蜡祭當知所祭八神以有功於人耳虎能食田豕貓能食田鼠以除民害雖禽獸亦祭報之而王玄冕盡虔與祀大同典能推是義而致報焉爲臣而竭忠以報君爲子而盡孝以報親爲民而供職以報上有才者服其政有智者運其謀有勇者效其力有資者輸其財而居家者盡其倫一或不幸而履危臨難尤當捐軀殫職誓死以圖報國家是則內順治外威嚴四海永清殊閫底寧故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報之時義大矣哉矧天道福善禍淫天之所以報乎人君道賞善罰惡賞功罰罪君之所以報乎臣而酬獎旌別飭戒褫奪上之所以報下者亦不爽人不可自靖而爲受報之地哉若天與君上固有施報之或舛則又天之未定者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子孫祇宜責報於後耳豈以是而沮其報上之心明報之義而益知蜡之當修矣（甘州府志明八蜡祠碑記在甘州城東關內嘉靖時巡撫陳棐撰文）

按蜡祭起於邃古禮郊特牲云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八者先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禽獸也坊也水庸也碑文所舉即禮文也而禮鄭氏注云蜡有八者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較碑文無百種而有昆蟲蔡邕獨斷亦同鄭說但云神之別名大同小異爲位相對祝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豐年若土歲取千百與禮記祝辭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微有不同或獨斷所載爲漢時祝辭也唐宋以後大子蜡祀百神貞觀時神主百八十七座開元至宋爲百九十

二座非復八蜡之舊而民間靈祀仍爲八蜡農功既畢祀以祈報蓋古代民風之猶存於今者也

防邊碑記

在張掖縣城今佚

關中出崤函之西去今京師二千七百里皋蘭大河所經與禹導水積石相接去關中一千二百里而張掖去皋蘭復一千二百里酒泉尤遠六百里撐突河外孤懸絕塞關一路以通西夷之貢所謂斷匈奴之臂義則次矣乃我境開拓於戎狄之區而迤邐祁連北阻龍荒南遮青海西引陽關之外瓜沙之區皆自古氈毳息喙之所千里戾途三面鄰虜今之勝算不在於能遂之在能禦之耳禦之方城守爲上而河西城堡土沙雜而制低薄全無甎石券洞皆板門瀾無鐵包之即頹燒之即燬乃知金墉玉關徒爲稱美今無事實也予歲丁巳夏以陝臬廉訪奉命撫茲土大以兆郡爲慮渡河即行四道各將令於大小城堡俱築垣陴浚池隍券更甃石門表鐵葉竊虞近歲虜俺黠酋導以周邱攻城輒以鉤竿梯繩紮架乞增墳壕洞隍鑿門燒櫓諸巧鬪力壞以甲騎層射陴人陴人不敢倚堞而瞰彼即毀堞登陴壘垣塹稍修仍不足恃乃鎮城先築敵臺屹倚城外專團夾牆牆開放火器孔洞向外者遠擊出壕隍向兩傍者順城雉而擊孔洞留三層下層用石鑿孔徑五七寸可放將軍礮擊賊近城下者中層用木刳通中孔徑三四寸可放盞口諸礮擊賊附城上者上層孔可放快槍強弩擊賊已攀近睥睨者每臺周圍洞孔開向八方而城每面六臺則火器往來交擊繞一城矣鎮城先築東南面十二臺乃照式行各衛所城堡各設四隅門座雖小堡亦各二座河西新設敵臺一時僅千座以聯接不可無大墩因敵臺之式推廣之先製木墩爲式令各築大墩中建實臺臺用懸洞天橋而上墩外築城垣四面牆砌鐵門放將軍大礮多安放火槍孔券名

曰鐵城迅擊臺復廣前墩之式於墩之四城外二隅建火洞礮眼敵臺二座臺制如城堡者而差小中層火器向外點放二臺護城四面名曰轟雷卻胡臺復廣前墩之式中建一臺臺安火礮鐵門券洞於臺之下通出四面以大將軍礮諸火器向外擊賊臺上有房多儲器械臺中之底鑿井防久攻困名曰玉空飛雲臺復廣前墩之式中建墩臺四隅築二實臺二座臺虛臺中設火洞礮眼懸空安門置梯從此以上下名曰風雷太極臺造轉軸翻拍鹿角陷馬品字坑木鑽地網總名曰阨邊六險以城堡敵臺雖增而守之不可無械乃造諸械一曰夜叉懸木擂併架一曰懸石併架一曰流星滾飛礮併架一曰鉤頭銃一曰鐵巨斧一曰四股飛叉總名曰守城六將鎮城造一千二百座件衛所次之雖城堡小者亦造六十座件計河西各城堡總造爲餘又鑄鐵飛礮萬餘以諸械雖可守而行可爲陣止可爲衛尤莫便於火車乃竭智殫思先造飛輪遊刃八面應敵萬全霹靂火車一百輛召選家丁勇士千二百立一營考火車陣圖爲譜付主者習演修整舊旋風礮火車百輛令洪水黑城等五堡共造百輛修整衛槍飛火獨腳車四百輛諸種車通行各道各衛照樣製各千餘輛安道兵火器各萬餘名爲破虜三車以勝敵莫利於火器而大礮尤可以擊厚敵破堅陣乃奏討京製大將軍二將軍礮各十位三將軍十五位討京製鳥嘴銃二十杆隨用火藥什物及皮袋藥挽藥管等皆備再行分巡道行局用京降式造鳥嘴銃造金剛腿諸大礮連珠雙頭諸槍及鑄生鐵石榴礮二千餘行分守兵備三道各造礮數稱是再發價山西造快槍等近千件以火器尤資於硝黃馬子行關鎮地方各熬硝各俾人赴局學製未幾各處俱能熬硝製火藥藥逾數萬且令局鑄石榴礮一千餘鑄生鐵馬子三萬各處俱令鑄鐵及磨石者而尤慮鉛則難繼泥則易碎有獻計謂磁窰造磁子可多辦試之大小八等堅圓光滑可用乃令頒城燒百萬箇每萬箇量

一石今已造五十餘石行各道俱如式造先是委官向京領年例硫黃逾年未返予遣騎督責遞領硫黃三千斤來而往晉省造火器者亦齎硫黃二千斤至贓火器已夥煮硝更繁硫足配合鐵磁子盈屋堆積賸供習敎於是河西火器雄甲諸鎮矣此皆分巡王憲副繼洛協謀効力分守張大參玭兵備陳憲副其學大僕寺䕫卿堯勳咸贊畫理諸務稍次第而總戎徐雙峯公仁遍至將城垣敵臺未完者相與督責築完郎議併堡浚壕凡閻嶺之堡城隘人尠者歸大堡而堡垣之趾俱浚壕深闊以三丈爲準足堪障禦予惟在昔哲臣學問功業致極中和寅亮天地而今膺籌邊之寄者祇從事於制度修爲之間雖悉心綜理未免馳情機械宜乎來曲智之評而非輔世之略也客乃謂予曰古人因時制物隨用治具咸運謀涉巧構思入神顧皆經濟之方關用兵之要乃應世之不容已行所無事之智也如伶倫之律管灰室羲和之璇璣玉衡禹之治水鑄鼎周公刻漏土圭

及與越裳之指南車斯數聖臣合德成務制器尙象而其精微玄奧之處得造化之蘊洩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秘觀數類物通變宜民實神智之運而不可以偏習目之者也自後如漢之諸葛孔明宋之范文正稱百代殊絕人物而諸葛之治兵流馬木牛以供運餉制作精妙後世莫傳而營成八陣開合奇正予親見復江邊之壘見者稱爲天下奇才文正之治邊通斥堠城十二砦細微纖悉予親其峽山之屯取水秘井偵卒間道舊迹固在也二公當中夏稍弱虜敵方張故於此求殫心盡職隨事補裨固關誠布公之運用先憂後樂之敎施豈可以煩細而議二臣哉不此從事而淸談廢事沉湎玩時以惜陰爲俗吏以名敎爲贅物卒至荒嬉墜落靡可收拾此晉魏之所宜戒而近世亦或崇尙浮虛論議空寂鉤奇延譽至目經略爲曲智後自謂棄智之學不自覺其爲不智之甚矣以若人而任之鎭鑰其能克副哉後來者以此爲鑒庶修此防邊之緒而不使墜焉矣

（甘州府志作防邊記嘉靖時巡撫陳棐撰文）

按明時三邊所屬東起黃甫川西訖嘉峪關凡邊墻三千餘里墻內外有城有堡有墩有烽堠設險道兵備戰籌防累朝名公卿將相竭其心思經營規劃其遺跡至今可考見者甚多而陳棐此碑敘述甚詳爲一代邊防重要紀載末段指謫崇尙虛浮鉤奇延譽尤中明人敝習

尊經閣貯書記

在張掖舊學署今存

甘州鎭城爲陝西行都司城內東南隅儒學建焉學之東北隅巍然端爽者尊經閣也閣上舊無書因亦無貯書之具予撫治之明年戊午爲天下鄉試之歲拔學之諸生及山丹高臺優者羣于閣傍廂號課讀會文令司佐府貳之科目出身者三人遞往考校無何時卽彬然蔚然可觀祗諸弟

子執經之際殘編斷簡而子史集文之書有未及一見者予檄分巡王憲副繼洛動本臺紙贖銀若干兩遣人齎赴陝省購買諸書及摹印各府諸板凡各家詩文操集天文醫占法律之書亦略具共若干帙令造大廚櫃四座之書首末用印記本臺既立卷案命道司各存移劄儒學刻木扁于明倫堂復勒石記書名立于閣之下庶乎有所稽查而免散失竊匿之患自是河西有積書矣或曰河西用武之地錢穀可多積者甲兵可多積者多積書何爲也予曰孔子以足食足兵民信三事爲政而復曰去兵去食民無信不立經書以明信義尤甲兵錢穀之本也或曰古者五服甸侯千里之外爲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甘肅在禹貢爲荒服之地文教奚俟焉予曰不觀之西被于流沙聲教訖于四海耶古註謂流沙在瓜州西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又曰在張掖合黎山之西大都今甘肅邊西之地乃帝王聲教漸被之所也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文不在茲乎

是文教乃降衷秉彝之性五常之典尤武衛之本也夫孔子之所謂信實理之貫乎四德者也孔子之所謂文至道之寓于五典者也其實一也人非是則失厥性違其生奚可乎哉而文可去乎哉閣以尊經名謂以貯六經之書也貯書先六經謂以載道也文所以載道讀其文而不究其道則輪桷徒飾奚閣所以貯經建其閣而不積以書則棟宇徒具奚閣既立不可爲虛器而實以書書既積不可爲虛文而究其理文具乎道道具乎心文在其心暢于四肢蘊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究之爲經緯文之至也亦文之實也斯文亦有不幸而遭時之變尤當竭伏節盡命之烈知親上死長之節忠信甲冑禮義干櫓以事君則輸忠以守土則盡瘁是亦明經讀書之效也考之自古人傑關乎地靈尤係乎世運河西人物自兩漢六朝張奐蓋勳及索靖陰鏗霍浚峙軼類盛矣嗣是寥闊其山川蘊淑含秀固積久而發也丙辰西寧登進士一人張子問仁今科永昌登進士一人胡

子執禮適予崇閣積書之時而碑且適立二子奇出瑰瑋將來經世華國爲經明德爲時名臣光裕後先是人文之會而協氣之積也河西諸士其尤知所觀善興起也哉書具昇在者勒其目于上枋亦尊經之意後有增入宜續于左

（甘州府志載尊經閣藏書記在甘州儒學宮東北嘉靖二十八年巡撫陳棐撰文）

文西寧張問仁由嘉靖丙辰進士仕至昌平兵備道碑作問人誤

永昌胡執禮仕至戶部侍郎今其家祠猶存遺像鄉人所稱爲胡閣老者也

元眞觀謝雨碑

在張掖北城今存

（甘州府志載元眞觀謝雨文碑嘉靖二十八年巡撫陳棐撰文）

許公祠碑

在張掖西城今存

許公祠者祀故都御史許公也公諱銘字德新吳人僑居京師正德辛巳持節甘肅時閹師李隆貪忍不法道路以目公素嫉之下車即以法繩其左右隆不悛公將劾之奏既草而洩於隆隆懼謀害公其黨有楊淮者力贊之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爲其害身也今若非手足之戚不亟圖將受其禍隆意決以是冬十二月二日假亂兵戕公於會議廳隆因放兵掠府庫居民積累鉅萬悉賂權貴爲掩覆計復妄疏公以深刻致變飛語流言偏於朝野誣其下爲立生祠以誑惑遠邇適今上入繼大統勵精更始明照萬里爰命撫臣廉其實廷尉治其獄臺察藩臬諸有司更相讞之咸得情於是尸隆淮於市逮其黨與悉戮之許公之冤李隆之惡咸白於世矣嘉靖甲申侍御大同盧君問之按節河西至則謂公以死勤事議當崇祀用昭勸戒而巡撫御史大夫陳公九疇實建其議速君成之君乃

檄僉憲周君汝勤董其事鳩工相地卜日而舉於是甘人翕然謂隆不宜有祠請改以祠公時鎭守太監董公文忠總戎都督姜公奭暨監軍副帥省寺諸司僉以爲然各捐俸出徒撤故祠而新之中肖公像東西兩序門屏齋庖之所百用備具財不費而民不勞也方落成溥適以公事至周君以溥公之門人也授簡俾紀其歲月溥聞之天下莫大於理古今所同者心君子之行苟有關于民彝世教雖百世之遠四海之衆無不同然者況人臣徇國之懿與日月爭光豈能抑之而使晦微之而使泯也方公之沒隆肆乃詐負乃勢而饒於貨財思於是塗天下之耳目故百狀誣公而天下不以爲然百計求解而國家卒置諸法是非自然之公隆欲以私害之惑滋甚矣聞公之涖此鎭也政教有條賞罰有章財用有節軍旅有法昭德塞違舉直錯枉令在必行無所假借僅五十日而變作或有勸公避之者公曰吾國之大臣授命撫軍軍亂而死固其分逃義苟免何顏於世端

坐叱亂兵曰汝曹負恩干紀國有常典毋自貽戚兵不敢逼遂夜降審遺其腹心入左右辟易公遂遇害夫體國奉公者事君之忠也守道嫉邪者正身之義也臨難而不敢苟免者人臣之節也公何愧于古人耶耿光大烈死猶生日所以感人心淑世教天下萬世而不可泯者矣不然甘之人何惡于隆而毀其像何私于公而祠之哉是固侍御君翼正黜邪之政有以表章者亦天理民彝在人心之不容已者歟因爲之作享神之辭俾歌以祀公其辭曰閶闔闢兮玄雲揚回風飄兮鸞鳳翔琳琅鳴兮降我堂羞蕙肴兮奠桂漿考鏞按鼓兮歌洋洋飛翠羽兮翳雲旗駕青虬兮驂白螭望崑崙兮朝發夕弭節兮洞庭覽玄圃兮餐玉英驅鯨鯢兮鞭蛟龍焱變化兮揚靈神回馭兮藹旱薦江離兮精椒公不少留兮我心勞公在邊兮長城公在天兮列星臨封冢兮崇臯奠公勞悲兮彼羌殞宗祁連兮蒼蒼居延兮茫茫山海兮帶礪我民事公兮永無斁公福我民兮萬斯世

（甘州府志明許公祠碑記在府城西南隅祀巡撫許銘嘉靖三年僉事桑溥撰文）

按明史世宗紀嘉靖元年正月甘州兵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甘州府志銘宛平人己未進士時總兵李隆陰險貪縱而銘約己省費持憲貞肅隆每被裁抑既怨且畏之乃與其黨嗾兵爲亂戕銘脅屬吏爲奏誣銘以掩己罪於是擢陝西按察使陳九疇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與大理寺卿鄭岳按誅隆建祠祀銘明史陳九疇傳世宗初九疇爲陝西按察使居數月甘肅總兵官李隆嗾部卒毆殺巡撫許銘焚其屍乃擢九疇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按驗銘事誅隆及亂卒首事者今考此碑銘被害在正德十六年十二月二日史紀列於嘉靖元年正月蓋據奏報至京而言祠建於嘉靖甲申則嘉靖三年也

關廟碑記

在張掖南城今存

（甘州府志明關帝廟碑記在甘州城東南隅嘉靖丙[illegible]巡撫[illegible]文森撰文）

曾巡撫德政碑

在張掖東關今存

（甘州府志東門[illegible]有三官廟旁碑[illegible]大中丞[illegible]附十六年致仕彭澤教諭何[illegible]鳴撰內云曾公[illegible]大乙酉撫甘大振士馬[illegible]西寧[illegible]民[illegible]河[illegible]羽鐵[illegible]行戶新學田亦文教興[illegible]絕[illegible]武[illegible]振擢撫保定鎮民已[illegible]曾因[illegible]立石云云陝西公名子登[illegible]志三河[illegible]汝洲人碑立於是年冬[illegible]降[illegible]保定巡撫而明史紀九月兵變[illegible]官身[illegible]未得[illegible]考）

重修弘仁寺碑

在張掖西城今存

甘泉西南隅有古刹曰弘仁震山兌向巋然具瞻正統間重修近二百年傾頹殆甚都督同知張公曾子承允起而修焉蓋以數年來虜患殷憂兵戚之未振旱荒孔棘福澤之未施外壯國威內祈神佑於以洗兵青海粒食烝民是則公之心也公豈煦煦崇佛子哉萬曆庚寅詔授公平羌印推轂河西公入境則鰓鰓焉爲滅虜計於是悉驅炒虜於涼永地方大創吉酋於水泉境上馘俘百二邊寨始寧時余叨列兵垣聞捷報及披閱公八難五要計安西鎮疏擊節嘆賞久之癸巳過水泉諳詢軍民皆喁喁誦不釋口至有環車泣下者以爲當炒把等牧內境時商旅不通耕樵俱廢吉虜若搆兵海上將莫知所終余因停驂四顧戰場猶然殺氣欲臙自公逆牧虜過內訌諸酋東歸兩川亦以歸足公真有再造功矣公乃不居以爲朝廷之福神聖之力也公雅抱忠義胸多智謀厥郎亦卓有父風壬辰隨公由山丹川寨約五百餘里先聲奪氣虜皆飛渡河東去歲春初流虜據兀魯乃爲患由邊外毛目馘級三十有四至多殘虜於羊臺暗擒硝役意在內關由平川追至千鴿沙馘級二十有六百餘年所未聞者先是隆慶建元公入衛鎮北以部兵六百人破土蠻十餘萬余閱邊過棒槌崖遺跡猶存口碑未泯及總薊鎮長驅諸夷初以叛革實聞公威望以爲公且至

矣尙可梗化耶乞貢如故事公狀聞之迄今皆奉約束俺酋西皈假道貿蘭以覘我虛實時公鎭夏決兩堧水橫流道邊阻其馬足使縱之往安知不爲厲階即今之兩河哉一日貢士吳生遂從余浮圖廊廡千佛閣大乘殿及輪藏金剛天王諸殿皆聿新焉指爲公之功也且曰吾儕仗公之威力按堵亦幸矣既修弘仁寺又脩萬壽白塔寺及忠武二郎城隍廟爲軍民祈福公之德澤何遠且大也僧慧聰顒剌麻謂臥佛出現多異兆公興修日月後先不爽載在鉄塔及佛頂銅牌殊未曉公之有斯舉也惟上以祝聖壽下以奠邊疆耳如若言是尙著相也歷河沙刼終不得菩提爲著相爰筆以記俾公之功與佛乘並傳公諱臣號東山楡林衛都指揮使子名承允應襲善承公志永結佛緣則住持領眞札失等衆也（甘州府志明建修弘仁寺碑記在甘州城西南隅一名寶覺寺萬曆二十二年通政使楊春芳撰文）

重修關廟碑

在張掖南城今存（甘州府志明重修關廟碑記在甘州東南隅天啓七年川東道胡大年撰文）

關壯繆立馬銅相

在張掖縣城今存（新通志稿張掖縣關廟有壯繆立馬銅相物馬橫刀威凜有生氣無款識莫能定其年代聞初得之黑河底云爲明代關官身抱鑄者雖鑄證之）

臨澤白塔寺碑

在臨澤城北今佚（甘州志明白塔寺碑在臨澤城北二里天順六年學士番正作記）

仙姑廟碑

在臨澤縣北今存（甘州府志仙姑廟孝女陽道明氣將丁丑巡撫侯東萊修廟碑記可廟鐵者曰甘肅北盤名曰板橋坡有廟曰仙姑究所從來自漢人漢軍靈大病和戎之際白姓始將拼漲見一女軒昂不凡設板濟人將黑河上民不病沙之人頌其功時遂水發歸斷面女亦沒於水民爲寺祀而祥立廟祠之一新廟將有廟宇中有碑蓄之替一日風雨大作折木揚沙廟前現一廟將其上書字天仙姑此姑之名自此起廟貌漢毀仙姑像其八即龍將燬於火禁之其九人同死火中自是香牌邁廟十不動正神但舉首加額敬畏不敢而已）

按仙姑廟舊在臨澤東北三十里邊城外後移城內相傳其骸在焉士人敬信傳其靈蹟至夥每值祭賽輿衆雲屯車騎雜遝數里外盡閩海天后之宮路足彷彿舊志謂西夏黑河碑普賢菩薩即指此人而碑不及之稱說紛紜莫能考其原始也

玉皇閣碑

在臨澤平川堡今存（新通志稿玉皇閣碑存臨澤縣平川堡明萬曆十年甘鎭生員侯琛書撰）

東嶽廟碑

在臨澤平川堡今存（新通志稿東嶽廟碑存臨澤縣平川堡明萬曆二十四年防守平川堡地方指揮僉事張廷輔書）

平川守備題名碑

在臨澤平川堡今存（新通志稿守備題名碑在臨澤縣平川堡敘歷官先後歷任守備姓氏職名萬曆二十八年守備都指揮同知萬邦安立）

觀音寺碑

在臨澤威狄堡今存（新通志稿觀音寺碑在臨澤縣威狄堡明萬曆二十九年鄒校司教孫繼文撰）

觀音堂碑

在臨澤平川堡今存（新通志稿觀音堂碑在臨澤縣平川堡明萬曆四十三年欽派守備平川等處地方都指揮涼州張憲宸書）

三元廟碑

在臨澤縣城今存

三元廟遺碣（新通志稿　三元廟碑在撫彝城東北隅明天啓二年平度州同知王毅全撰）

在臨澤縣城今存

（新通志稿　撫彝三元廟有三官銅像三尊冀式[illegible]相一尊玉皇閣、有天尊銅相　一尊像高五尺鑄於大明二十四年吉日鑄造字樣于毅全碑載邑人牛[illegible]天捐銅千五百觔範三官相又以銅千觔範玉皇相鑄村供奉於萬曆中始事迄天啓乃竣工也）

按甘州府志有撫彝玉皇閣碑天啓二年平度州同知王嘉祺記當即王毅全碑毅全即嘉字玉皇閣即三元廟也

山丹城隍廟碑

在山丹縣城今存（山丹縣志　山丹城隍廟碑在城東南隅明洪武二十四年指揮莊得建　重修有碑記）

南郭關廟碑

在山丹南關今佚

（甘州府志　[illegible]山丹關帝廟碑在城南郭永樂十二年呂均重修立碑）

東嶽廟碑

在山丹南關今存（甘州府志　山丹東嶽廟碑在城南關明正統十二年御史年富撰文）

玄帝廟二碑

在山丹北城今存（山丹縣志　玄帝廟在縣城正統十二年指揮楊斌建嘉年指揮鄒智重修俱有碑記剝落）

創修廟學碑

在山丹文廟今存

洪惟聖朝混一區宇武功既戢文德誕敷自京師以及天下郡縣莫不有學誠以學廼風化之源爲政之本自古帝王有天下未有舍此以爲治者故曰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然學必有廟以祀先聖學以集師生非廟無以報本非學無以施教二者兼舉乃克有成世固有儒言儒服施諸政事惟勾稽簿書是急者不可勝悼武人衛士曾知所先務哉陝西行都司屬衛山丹居大河之西東連武威西接張掖山川莊麗城郭鞏固居民鮮少而習武者不下萬家固嘗遵聖制禮師儒以與教事而廟庭學舍舉未修葺師生朝夕寓教空舍因循苟且名存實廢維時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公奉命來鎮參總兵政一切庶事得以便宜處置按歷是境慨嘆廟學未立何以宣化遂聞於上命守備山丹都指揮僉事廬江彭君智成之彭君既武而文率僚屬集衆役取材於山陶甓於野百工不命而獻功士庶不靳而薦貨建廟樹學於衛之南向經始於正統戊辰之二月落成於是年之六月凡先聖四配十哲兩廡從祀諸賢繪塑儀像儼然若存而神廚器庫講堂齋舍罔不咸備輪焉奐焉金碧輝耀於是享祀有儀講息有所朝誦暮絃文風大振將見觀感興化遷善敏德家詩書人禮樂風俗丕變

賢才輩出其要固繫於此而古之所謂受成獻馘者亦皆有所在也夫廟學之完且美不記於石無以示後僉俾余記其事予謂魯侯僖公作泮蜀守文翁興學詩頌其事史載其美至今千數百年耿而不磨山丹廟學之成誠荷上之德化暨陶非都憲公之提撕振作亦未見其大有爲若是也後詩人之詠史氏之書將不一而足者矣馬公河南人名昂字景高發身科目歷監察御史秋官侍郎德茂才著擢任今職文事武備時鮮與倫古之韓范不是過也謹記

（山丹縣志　山丹創修廟學碑記在文廟明正統十三年按察司副使劉廣衡撰文[illegible]學訓導[illegible]忠書）

重修髮塔寺二碑

在山丹南城今存

山丹設衛隸河西師圖古刹塔寺衛治東南考之藏經廣明集云甘州東百二十里有山丹南古堆昔阿育王往天上人間龍宮海藏造八萬四千

塔一夜完成東震旦國一十九所一所在此名曰育王塔寺永樂間適有鎮守甘肅太監王公安嘗閱經集所在尋訪古塔蓋已有年宣德間東巡山丹訪諸指揮楊公斌審詢項文貴輩中華衣冠族也建塔歲月既久無文可考近聞郡人建此基伐土得一石匾書觀之有發加新復建於此因名寺曰發塔山丹密邇佛化之鄉昔有道者建寺無疑僉謀於衆皆願捐力施財時都指揮僉事呂公均董督山丹備兵營修築功未遂呂公回司厥後楊公斌升都指揮僉事倡率官僚耆庶各捐己資陶甓取材工師造之庶民攻之不再期落成發塔高聳於晴霄殿宇巍峙於福地廓廡山門伽藍僧舍煥然聿新塑像畫壁未就楊公於正統乙丑春朝命都指揮僉事彭公智鎮守山丹實襄成之復延緇流桑爾伽藏卜住持勤於焚修是寺作鎮於邊壯觀西土上祝皇圖高明悠久妥勒貞珉以爲法門作善之勸云

（山丹縣志　山丹發塔寺在城東南隅明洪武年築十衛城得佛十九石函一內　藏髮又有石碑鐫字曰髮塔居人因募建爲寺正統十三年僧釋影智增修甘州劉瑀大業撰敕撰碑銘時又立一碑亦陳敏所撰）

雷壇廟碑

在山丹東城今存

（山丹縣志　山丹雷壇廟碑記在城東南隅明景泰六年江右劉嘉撰文監指揮張熊立石）

按明時陝西行都司統十五衛所此碑云行都司統十四衛所不知以何致誤劉嘉當作劉喜按之刻石實嘉字也

土佛寺造相

在山丹縣西今存

（甘肅通志　山丹大佛寺在縣城西十里石佛高十二丈殿以七級之樓相傳爲明代閹宦監修）

重修土佛寺碑

在山丹縣城今存

粵自漢永平間金天之教流傳中土歷魏晉齊梁隋唐宋元闡寰海之內邦甸郡邑莫不有寺以闡善教逮於明朝撫有萬邦開拓邊西立都闢分設衛所以統之東去都闢百二十里曰山丹衛古州名也面焉山之嵯峨枕龍山之崢嶸清流激湍縈環繞滿度地之勝槩甲於他郡居人多中華衣冠之族密邇金仙習俗崇善衛治西十里古刹因邱陵立佛像正統庚申鎮守甘肅太監王公貴選拔沙門緇流精修其道者智瑩號秀峯住持是寺秀峯名族後裔生質敦朴知識穎拔投本空師授戒律傳禪定焚修無間於寒暑功行圓覺都綱沙加擒念重其德給經符牒慨感寺宇朴陋乃請於守備山丹都指揮楊公斌倡導檀越儲材陶甓經營修建肇自正統辛酉春訖工於壬戌歲暮殿宇山門法堂了廡廚亭齋成都司指揮張公熊裝嚴繪塑金碧流光煥然聿新先是鎮守甘肅太監劉公永誠巡省於邊瞻禮嘆羨請於朝賜額土佛金書其門朗照星月彼都人士嚮化

闡揚上祝皇圖鞏磐石之安下祈閭里登仁壽之域慈航穩步永享昇平銘曰金天開化自彼西方教傳中土歷代顯揚甘肅設鎮鞏固金湯山丹立衛俗普循良巨人表蹟震疊戎羌鐫銘勒石永晰佛光

（山丹縣志　重修土佛寺碑記在城西十里鄰山崖佛像高十三丈覆以重樓　明景泰六年肅州訓導陳敏撰執綸會僧智鑑勒石）

西山寺碑

在山丹劉英寨今存

（山丹縣志　西山寺碑記在城南四十里劉英寨亦名觀音寺明成化時建有碑剝蝕）

重建雲臺寺碑

在山丹暖泉堡今存

（山丹縣志　重建雲臺寺二碑在城南五十里暖泉堡明成化七年生員徐學仁文監生陳志選書）

按寺建於宣德四年碑云有偕正宗過此忽覩石記觀之乃前漢摩勒所造雲臺寺也佛教以東漢明帝時入中國安有前漢建寺之事

傳說附會不足據也

重修山丹廟學碑

在山丹文廟今存

按此碑成化八年所立陝西按察使副使德興胡德感撰文松陽葉文定篆額江右傅以德書丹

廣化寺碑

在山丹花寨堡今存

（山丹縣志廣化寺碑記在城南八十里花寨堡明弘治四年貢生張嵩撰文洛陽驛丞宋昊書丹錦衣衛指揮使劉乾篆額）

按寺在縣南大黃山卽古胭脂山漢時匈奴歌所謂奪我胭脂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者是也明時僧道昺發願立寺涼州副總兵劉晟太監張奢捐俸助之經始於成化庚寅夏四月落成於丙午秋七月至弘治辛亥而道昺等始立此碑

重修白石崖渠碑

在山丹文廟今存

山丹古仙堤郡也東南二百里許有水波舊口名曰白石崖渠其水之源發自大同河一枝分流而來開地數千頃何致歲稔戍屯沾利者不下千家後告壅塞挑濬彼土廢之弘治十三年秋有欽差巡撫甘肅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公璋初過時守備都指揮事武振遂上其事李公克嗣督理厥事乃選振任其責素稱謹審有才肆集夫丁千二百餘星准日給口糧獎勸鼓舞但率之以故人心和叶樂於赴工垂成僉事李公丁憂去適僉事官公鑑實至奉命專管水利循守前工銳意嚴工爲之仍令振勒限興工務兩月工完既而果然俾一渠之水疏道通行澆田不止數千頃屯戍用之不盡迄今時爲廢者挑修不輟竟成經久之計雖旱亦不爲災矣古人論水利者代天地長養斯民者也信哉越十六年關衛者庶

覽仰劉公功德來乞予言鐫石記之予竊謂漢之文翁穿搜口以灌田宋之文正築海堤以招墾歷千載以來其有功德於民前後相望至今照耀人之耳目茲劉公據是舊渠濬治使水利再興如此蒙其惠享其利者更屬無窮矣然則功德之於民視前正豈不追配乎公河南衞輝守禦千戶所人發身進士由縣令荐登侍御憲使既爾大拜今都憲重位公平生德與才越同輩而中外人望歸之重河西以來如選將調兵制虜撫番處常應變者亦不能盡書也此特一事之末節焉耳用備書而盡誌之因又爲之銘銘曰白石崖兮矻乎百丈擁沙漠兮百載以曠誰重治兮仰今大匠渠水再興兮新堤新障湯湯滾兮是仰是望匀之挽兮百思莫狀三軍賚兮千庾充向

按山丹峻泉五壩之水皆發源於大馬營而大馬營水實自白石崖口分支蓋與大通河相接白石崖渠口不知始於何時此碑立於弘治十六年九月有壅塞挑濬語則知其來久矣碑無撰書人姓名其末云處士王欽鐵筆

重修玄帝廟碑

在山丹北城今存

（山丹縣志玄帝廟有嘉靖元年指揮楊泉重修碑今亦剝落）

忠節祠碑

在山丹文廟今存

（山丹縣志忠節祠碑記在文廟西明嘉靖十二年僉事傅鯛仁撰文）

敬一及四箴碑

在山丹文廟今存

按此碑立於嘉靖十三年四箴僅存其二皆剝落不可讀

鐘山寺鐘

在山丹大黃山今存（山丹縣志鐵山寺碑在城南八十里大黃山寺中明邑撫田樂侯東寧衛傳同知張成書篆刻銜鎮鐫）

重修山丹城隍廟碑

在山丹縣城今存（山丹縣志重修城隍廟碑明萬曆十六年守備陳國仁重修立碑）

張將軍戰勝碑

在山丹水泉堡今存（甘州府志張將軍戰勝碑在山丹城東水泉堡三道溝坪明萬曆十八年平羌將軍甘肅總兵官張臣擊套虜處年久剝仆佛傳有道）（舊以附銘文之後隸書鐫子碑側篆）

按明史張臣傳萬曆十八年臣自固原移鎮甘肅火落赤犯洮河卜失兔將往助之其母泣阻不從遂攜妻女行由永昌宋家莊穴墻入臣逆戰水泉三道溝手格殺數人奪其坐纛卜失兔及其黨炒胡兒

泚中流矢走臣亦被創將士斬級以百數生獲其愛女卜失兔仰天大慟曰傷哉我女悔不用母言以至此也自是不敢歸巢寓宰僧匿西海已屬宰僧謝罪其母及順義王亦代爲言乃還其女而使歸套臣以功進都督同知此即其用兵處也

重修聖母廟碑

在山丹城南今存

按此碑萬曆二十五年所立優庠任重撰文鍾國用書石

建馬喝喇寺碑

在山丹寺溝口今存

山丹南六十里有舊古剎天順初年始自信沙迦會發心創建至弘正間俱就傾圮復過智瑩秀峯再造鴻工敬修佛殿後有惠誠僧行最上纘承前模援例題請奉敕賜馬喝喇寺也環山帶水龍嘯虎吟登高望遠對景怡情衝道西極道接鐵山修前後正殿供奉祖師迦藍方丈廚房悉具塑像儼然遂開常住地五十畝以資香火詎意隆慶之元虜酋假迎佛以求款貢盤住縱牧踐踏汙穢僅留地基萬曆辛巳之明年狡冦背盟東歸居人張文張世龍目擊荒涼不忍坐視共發善願與住持張演玉募化十方官士鄉耆人等捐貲鼎新恢廓舊基煥然改觀仍添設兩廊羅漢天王鐘鼓樓廚房十三間周圍垣牆築砌高厚培植樹株森森暢茂弟子張應科來謁求文以垂永久予思釋氏之興淵源遠矣生於周昭始於漢明及晉宋齊梁陳代代相承洪惟我宣宗章皇帝二載之初賜以勑諭加次護持二百禩來荷豐登之慶享樂利之庥豈止一方而已哉茲於烽火之餘重覩奐輪之美鳩工於萬曆十九年落成於二十八年完葺於三十四年廟貌莊嚴佛力浩大近者悅而遠者來庶足與國家億萬年無疆之運耳爰爲銘以紀其歲月云

（山丹縣志建馬喝喇寺碑記在城南六里寺溝口明萬曆三十四年監生王尚絅撰文）

按明史西番傳自俺答子丙兔據青海有切盡台吉者俺答從孫也屢掠番人不得志邀俺答往助俺答雅欲侵瓦剌乃假迎活佛名擁衆西行既爲瓦剌所敗而還乃移書甘肅守臣乞假道赴烏斯藏守臣不能拒遂越甘肅大會諸酋於海上八年春始以活佛言東還當時甘州猶近多被蹂躪碑所言隆慶之元至萬曆辛巳寇亂正指此事辛巳即萬曆八年也

重修雲臺寺碑

在山丹暖泉堡今存（山丹縣志重修雲臺寺碑記萬曆四十八年不光精藍于允中重修僧了札叶朱桑布勒石）

王允中禱祭四碑

在山丹縣南今存

按此碑在山丹西十五里弱水之北石質堅翠叩之瑱瑱作金鐵聲土人傳爲玉碑俱爲天啓元年諭祭平羌將軍甘肅總兵官王允中刻文允中卽山丹人也

民樂隆教寺碑

在民樂六壩堡今存

（東樂縣志隆教寺碑在東樂六壩堡明正統六年符勝叟撰文剝落不可識）

按寺舊在雪山馬蹄寺前明正統間甘肅鎮守諸官以舊蹟頹廢移建南古城南古城者相傳爲晉時臨松郡地也寺有銅佛相三羅漢像十八隆教之名亦係當時勑賜云

眞武廟碑

在民樂六壩堡今存

北極眞武之神唐宋以來屢加贈謚迨於我朝神貺益顯而神祀益崇文

宗在御之日神能以眞威靈翊衛寶祚庥庇生人詔於京師作廟泰和建宮牲帛祕號比秩帝者載在祀典蒞以有司是以天下化之所在立祠若甘州處祀眞武者蓋亦權輿於是哉天順改元歲在丁丑宣城伯衛公源正以平羌節制甘涼軍馬出鎭河西越二年己卯人心雖和而邊防是慮凡城隍之不利居守者皆以次作之六壩者距甘城東南百里據張掖河上流屯者引河渠槪置爲閘壩以時瀦洩此於次爲六故云蓋其地於田宜稼於畜宜牧於要害宜守者然三農承平擇便棊處猝有突寇勢分莫救識者病之公曰無事散耕有警聚保以有巨障斯出萬全明年庚辰東作未啓畚鍤斯具乃以其情謀諸同寅諸公是之於是命指揮楊冕王謙楊雄分衆將士各千餘衆往城其地土圭法定陰陽位宜會不閱月太功告成城之外深池重壁金湯堅固城之內公廨私舍鱗次櫛比形勢既阻威力加壯若一都會然於是因人情嚴廟祀直據坎位作眞武祠配以衛房河伯聖母城隍地靈之神安神有殿殿有正位翼殿有廊廊有繪像以次鐘鼓有樓牲殺有庖巋然崇重壯與城埒可謂巨麗者矣嗟呼萃誠心一衆慮使人有所仰瞻而起敬者莫祠廟若也先王以此設教我文宗體之以化天下不直報本報德報功力而已也在易亦曰王公設險而孟子以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戒論驕兵之君公之所以體國經野徇俗立教皆本原如此亦實矣哉廟飾有備將有事焉僉謂不可無記姑爲書此以誌歲月刻之貞珉用告來者使知公志之有在如此

（東樂縣志新建眞武廟碑記在六壩堡明天順六年翰林學士倍正撰文）

勝泉寺碑

在民樂東樂堡今存

敕賜勝泉寺永樂十五年百戶王敬跟隨欽差太監魯公前往薩麻兒罕地和番取討佛骨夜夢金身顯現回還就於東樂驛門外蓋寺一所將骨

塑在釋迦牟尼身內又塑觀世音菩薩彩畫五十三參上以延祝聖壽下以化導愚庸戶侯王剛同善友王覺乘等於景泰七年重建至天順四年十月內戶侯王玘同施主王覺乘等僧人覺忠造鑄洪鐘一口法鼓一面重修伽藍祖師殿二所鐘鼓樓二座天王殿一所歲月湮流不知所自故書此以記建修云

（東樂縣志勝泉寺碑在東樂堡城東明弘治八年生員賢都撰文）

按舊志或作馮勝泉寺蓋以宋國公馮勝爲名然勝定河西事在明初而此寺建於永樂且其名爲敕賜必無以馮勝爲名之理今不取

重建景會寺碑

在民樂景會堡今存

（東樂縣志重建景會寺碑記在東樂縣西景會堡明嘉靖三十五年甘肅巡撫趙錦撰文）

按寺爲天順元年僧沙迦捨念所建四年竣工敕賜額曰景會嘉靖

三年爲賊匪焚毀二十年僧將谷領眞發心復修三十四年落成故云重建民樂初治東樂堡寺在縣南今移治洪水堡寺在縣治西也

重修馬蹄寺碑

在民樂雪山今存

甘鎭城南百里許有祁連山又名雪山山麓建寺曰馬蹄是寺傳自周之魯班覽勝探幽啓其崆峒邃其巖穴繪像於中樹門於外其形勢盤據崇旋嵬峨嚴正誠五部奇觀華夷欽仰也嘉靖三年値回紇之變台堦傾圮塑飾剝落軍民罕至羌夷肆侮其於鎭化畏服之意不幾於替乎我侯大中丞戴公撫御河西悉心邊備凡鎭之南北險隘無不躬歷按閱以易馬廠報完公復親覩乃道經馬蹄寺因訊其由見其荒蕪不堪爰命清淨喇嘛領眞督同鄉耆丁淨和等重修公給之以匠作衛之以軍士由是募施義助聚財興工向之台堦塑飾傾圮剝落者煥然而新爲事竣命和爲記

和曰河西習俗多崇佛敎西番尤爲敬茲建廠易馬輸納在番苟不動其樂與之心杜其易犯之患而徒以法繩之吾恐法愈施而行愈礙也將何以招中而貽安耶公是舉也蓋欲使彼得於具瞻以默奪驕悍難馭之氣如或不然則於此調集頭目令其頂經持咒責以賠補送還地方不期安而永安馬匹不招中而自中矣重修馬蹄寺實爲羈縻控制之計豈世之佞福徼利於神者可例論哉矧公履任善政嘉猷素孚冥緣是近年以來邊境晏然番賊讐服豐稔迭見樂利咸休不足以徵運籌撫綏之化感格降禳之祥乎功始於嘉靖癸亥之秋成於嘉靖乙丑之夏故記其實同司都閫傅君奎張君仁蔡君崑勒石以備考云

（民樂縣志重修馬蹄寺碑記在東南一百里雪山明嘉靖四十四年知縣任和撰文）

按甘州府志薤谷石室在城南百餘里臨松山下今爲馬蹄寺晉敦煌郭瑀隱居處魏書劉昞西歸至涼州西四百里薤谷窟遇疾而卒魏晉以來凡鑿山供佛者多謂之窟如莫高窟榆林窟唐述窟南北石窟皆佛居也佛書北涼沮渠蒙遜鑿窟涼州南山而郭瑀隱居稍在蒙遜前或者原有窟室至北涼而更擴修之乎寺有石門二十石洞七石階三十三級謂之三十三天祠宇深邃松柏蔭蔚爲西北一大叢林有消人任倫碑言藏典載寺爲古時國王宮闕王后美姿容有孽龍祟之食國王諸臣及百姓入値者殆盡維時觀音菩薩轉生中原爲王太子其師大喇嘛授劍一口入宮倚劍而坐見王后鼻出小蛇忽成數丈龍劍亦飛騰出匣斷龍爲三十三段將出瘞之王后如夢初覺沐浴拜謝讓以國土菩薩不受因留供養改宮闕爲寺其言殊似不經而寺僧皆傳信之碑中中丞戴公者甘肅巡撫戴才也

建修觀音閣碑

在民樂雪山今存

按此碑在馬蹄寺三十三天右偏崇禎五年李呈蔚撰

酒泉文殊山銅佛造相

在酒泉文殊山今存

（新通志稿酒泉文殊山大佛寺有銅佛相高尺有五寸廣八寸作趺坐形惟胸微缺）

玄帝廟碑

在酒泉嘉峪關今存

按此碑爲正德二年嘉峪山關校尉王鎭所立文凡十五行一百九十餘字明代以嘉峪爲國西境自是以西蓋無明人片石矣

芮襄敏祠碑

在酒泉縣城今佚

正德丙子七魯番速壇滿速兒入寇肅州游擊芮公怒厲左右曰我志在滅賊誓不與賊俱生豈容魯我近郊戮我生靈坐視苟生以取辱哉其麾

下頭目許釗等踴躍曰公在上豈敢有畏死者耶遂與公統兵破陣孤軍相持自朝至暮矢射皆盡拾賊矢射亦盡公中流矢家僕欽等十人亦死之乃十一月十六日也前一日半夜地震有聲或告公曰今災異夜見將不利於戰公怫然曰微蕃當死五日傷寒耳甚茲逆虜負我國多矣我受命殺賊一戰克捷恨不爭啖其肉何惜其軀耶竟不聽公既死節半月餘總兵史鏞等方舉兵西來復讎人皆必其有爲至則壘無戰志衆始歎曰珷玞之於美玉寧無別乎不識芮公何如人也撫鎮具疏上聞既而夫人車氏每念公之忠義不能表於世亦以是請於朝命下贈都指揮同知世襲指揮使賜祭葬立褒忠祠勅內閣撰文以彰聖朝旌忠之義以顯芮公盡忠之名以爲邊防守臣効忠之勸國學生車璽乃夫人之弟也執狀請予以記嗚呼禮緣人情而設公生長西陲奮勇以殄侮於斯懋賞而隆功業於斯保障以固我圉於斯敷惠澤以利人生於斯吾知精神命脈不能

舍此也故祀之斯土禮也副使楊穀吳鎧亦有記且爲之銘其詞曰矯矯虎臣惟國之楨在地河嶽在天星辰惟彼犬羊乃敢偃起犯我金湯爲國之恥天子曰吁咨爾有位爰整六師除彼兇爲蠢茲小醜世濟其兇欽予時命靖此不恭分符推轂以我方叔三戰三捷已成破竹天胡不弔流矢如雨隕我大將爰喪其贇是用震悼惟冒其賢載敦卹典澤及重泉既曰忠臣惟臣之良百世之後有賁其光

（實載甘肅通志明董戰功紀在肅州正十四年建碑記爲禮部尚書大學士石瑤撰）

按明史武宗紀正德十一年九月土魯番復入據哈密侵肅州殺遊擊芮寧事哈密傳正德八年土魯番據哈密命都御史彭澤往經略澤賜以重賞令還城印而自請歸朝十一年土魯番復奪據哈密分兵脅據沙州擁衆入寇至兎兒壩游擊芮寧與參將蔣存禮都指揮黃榮王輔各率兵往禦寧先至沙子壩遇賊賊悉衆圍寧而分兵綴諸將寧所部七百人皆戰沒賊薄肅州副使陳九疇固守賊慮援兵至大掠而去碑言褒忠死事在十一月紀在九月蓋土魯番以九月據哈密而褒忠實以十一月戰死兎兒壩沙子壩皆在肅州城西

明銅斛

在酒泉軍庫今存

（新通志稿　酒泉縣城軍庫有銅斛高尺有八寸廣二尺相傳明時舊物清乾隆二十三年復由官廳較準識字於上）

西峯寺二碑

在酒泉城西今存

（肅州新志稿　西峯寺在城西三里一名西古寺正德時燬嘉靖十一年僧惟智又葺之太僕寺卿趙玉芝學官陳傑皆有碑記趙碑似）

（玉井玉照見人影故號曰照鑒碑云）

吉祥寺碑

在酒泉縣城今存

（肅州新志稿　吉祥寺俗名大寺在鼓樓西內有瓜州道人碑書法精妙款乘七年重修）

火神廟碑

在酒泉縣城今佚

（肅州新志　肅州火神廟在南門內明嘉靖二十六年參將劉勳改建於儒學東有碑記）

土主廟碑

在酒泉縣城今佚

（肅州新志稿　土主廟俗名羊頭廟其神羊首人身嘉靖中參將劉勳監修其廟改爲人首改名土主廟有碑記）

上帝廟碑

在酒泉縣城今存

（肅州新志稿　上帝廟在鼓樓東嘉靖三十一年[illegible]重建[illegible]撰碑）

文魁閣碑

在酒泉文廟今佚

（肅州新志稿　文魁閣在文廟東嘉靖三十五年鄉紳郎鄭序判官李鵬爲記今毀）

鎮朔橋碑

在酒泉北門今佚

（肅州新志稿　鎮朔橋在肅州北門外嘉靖三十五年晉肅衛指揮修又立碑以河北寺碑記後亡其碑僅存木橋）

增修關廟碑

在酒泉鼓樓東今存

（肅州新志稿　關廟在鼓樓東萬曆二十年兵備朱子色增修有碑記）

高臺勝緣寺碑

在高臺北城今存

（嘉靖陝西通志　勝緣寺在高臺城北隅天順二年建定襄伯郭登撰碑）

普濟寺碑

在高臺鎮夷堡今存

佛氏之教與王化相遠邇惟鎮夷爲古西戎之域春秋戰國歷秦及晉魏隋唐五代至宋皆爲沙磧未有建置洪武初都閫馬公溥始築城茲區名爲西北甬馬營永樂改元都督宋公奏於朝開設守禦千戶所統十百戶隸陝西行都司即今之舊城寓居焉有千兵張公選發心造剏梵宮宣揚佛教人歡趨之歛於集事凡前後殿宇迴廊類皆翼然畢具榜其門曰觀音寺是故王者之化無遠弗屆而佛教亦然正統四年揮使鄒公和葛公復俱領上命來守地方既下車肆儀於寺視規模狹隘意在改爲遂慨輸己財召彼工匠貲其功役不勞民力不傷民財可修者因而補之可建者從而創之又況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仍禮僧之戒行端謹爲住持曰鑑清者居之隨移文於巡撫都御史徐公廷璋具奏賜名曰普濟成化間河水爲害議卜地築城民徙於此寺廢於彼時揮使鄒公俊陰補來此亦克繼其先志乃營之於新城量得寺基南北深三十六丈東西廣二十二丈線以周垣首建山門三洞次天王殿三間肖像於中前殿三間轉五歇山重簷重栱塑毗盧佛文殊普賢於中屏後繪自在觀音堂繪千佛於兩壁後殿三間轉五歇山塑三世佛阿難迦舍梵王帝釋兩壁繪十二圓覺菩薩殿東西殿廊三十八間鐘鼓樓二座方丈佛堂五間禪堂五間僧房八間厥位面陽厥材孔良黝堊丹漆舉以法致經始於是年春越明年秋而落成焉復增附郭田五畝籍其歲之所入以周晨夕香火以凝祝聖壽既而清公圓寂以寺事付諸徒若澄敏澄清寅清宣清信輩戒行可觀人咸稱道厥後弘治改元揮使烏公琬見寺之梁棟簷桷爲風雨剝蝕慨然捐俸飾以丹碧輪奐復新又一時之勝狀信乎佛教感人與王化同耳延今住持海續亦有戒行承其志修其業如清公之存也因而觀其舊碑辭義弗顯恐久而漫滅以墜諸公之行遂採石鳩工徵予爲記故述其始末如是因遺其銘曰惟佛闡教普濟人天流傳九有布滿三千輝光宇宙道德淵

泉慈悲廣大利益無邊建茲寶刹曷敢不虔巍然煥然永永萬年時正德十二年歲次丁丑九月立

（高臺縣志　普濟寺在鎮夷堡北街明正德時修有碑記副將白虹撰）

玄帝觀碑

在高臺鎮夷堡今存

謹按志鎮夷之設自我朝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統兵下河西平其地舊有馬營基址因築爲城而設官守禦焉正統五年總兵官定西伯蔣公貴閱視城垣狹小居民稠密復爲之展築遂建武廟祠一壇中肖玄帝神像列十二天將於旁禮聘甘泉佑善觀高道牛公繇玄者主之以祝釐奉祀曩因河水衝突地脈濕鹵民以爲患天順八年掌印指揮使鄒公俊移文上司會議奏准徙城於後山之元觀其形勝黑山峙於東北黑水帶於西南山環水遶誠爲屯守之處若天城然遂名之以爲郡衆咸歸之玄帝靈

祠廟焉獨存於舊城成化元年欽差巡撫甘肅都御史徐公廷璋檄命營繕於新城之坎當是時倡其首者若牛公熹總其事者乃指揮使鄒公俊暨千兵馬公琬石公諒張公鑑李公暕及千百戶侯掌舉無間晉於是各捐己貲鳩工選材其所部之衆奚啻千萬而乃齊心協定趨事赴工者不約而同不期年之閒竟成厥美首建正殿數楹山節藻梲復廟重簷奉遷舊祠神像於內前成水火殿三間山門一座後樓三層宮左慈尊右雷祖及東西廊廡四司聖賢土主聖母眞官土地之殿俱塑繪如像巍然煥然其道院門堂道庵之所靡不完具加以丹漆繚以週垣規模宏偉美哉輪奐覩舊尤佳矧繼熹玄者嚴公濟智也其措度曠達隻出風塵之表任爲住持且能加拼掃旌飾嚴潔以祀之古云有其誠則有其神其斯之謂歟是故神其寧止躋之洋洋凡天時水潦乾旱人事疾病疫癘有求必禱禱於神明神固自若也殆見福善禍淫捷於影響如鑑之照物隨物異形而鑑

之明未嘗異也卽楚篇有云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惟神明之者爲然由是邊境以寧狼煙以息五穀豐登衆生樂業又非神聖靈應昭彰所致乎洪範所謂肅乂哲聖謀而雨暘燠寒風之時若應之董子所謂陰陽和風雨時諸福之物畢至之祥可致皆是也協守鎮夷地方指揮僉事馬公琬弘治間陞授千兵以來歷掌印管屯尋陞以至今職緯有父風爲人好實樂善謙於事神每遇朔望躬謁神祠爲民祈福覩廟之規有所宜而未備者公乃畢心極力以完之如樓廈於前置鐘鼓於內凡一應供棹之類取金石而成悉概輸於己弗苟取於民向非敬之深信之至烏能然乎是歲公以年邁致政恐久而泯沒其迹復欲勒事於石乞文以識其始末用圖傳之於後以永我邊人起敬起畏之誠義官李文厚等見勒碑既成遂鳩貲構亭置碑於中以衞風雨鄉耆王慶李俊輩悉夙夜恭勤殫力助緣閒敘觀事咸有可紀實是皆不得不書也餘宜附名於石陰時大明正德

十三年歲次戊寅春三月立（高臺縣志玄帝觀在鎮夷城西北明成化元年指揮鄒俊建有碑記[illegible]虹撰）

趙將軍祠碑

在高臺南門今佚（高臺縣志鎮夷城北一百八十里有墓和元[illegible][illegible]中有[illegible][illegible]中書省左右都司事都成宣撫碑略云亦嘗乃路居民卿少有遺碑在人）（舊志新收見古墳水在其火來知年代姓氏及名正慶寶一月碑降甘泉自也記曰本族郡人秦趙高之後漢廣漢之子名爲官常本端）（四年拜官武將領典將縣同攻飼奴累有實功留孫[illegible][illegible]眞及[illegible]會兵之手精熟者數云云高清中襟守都指揮社勳建碑於卜[illegible]南門）（內亦有碑記翰林番正都御史徐廷璋成時記之）

按碑文所述頗涉神怪而元亦集乃路卽今額濟納蒙古旗漢時爲居延縣實爲當時用兵衝道將校死邊留葬自不可盡謂爲虛誣史不載趙高籍貫而廣漢卽涿郡蠡吾人廣漢是否有子史亦未載姑錄舊文以備傳疑

新建鎮夷儒學記

在高臺鎮彝堡今存

明興至德天覆文軌通乎八埏聲教洽乎奕世崇祀育才僻遠之域不以用武綏爲鎮夷千戶所介甘肅西北隅經營斯地者所治竣卽建先師廟附有學舍敬嚮遠矣顧規制未宏官師未設明經之士分隸高臺肅州二庠往返經黑河跋涉不便民間俊秀因以異業遷材官幕吏耆老黔夫寂無所觀式蓋時之未逢抑人之有待也萬歷乙酉歲憲僉南和朱公奉命飭兵方略瑰異語見練兵新法中已克拓肅州學宮文昌祠射圃樓觀坊表俱偉於舊己幷飭所祠因以建學議請中丞三河曹公柱史新都楊公楊公督學政遂因疏聞下議允同建名曰鎮夷所儒學訓導則改用肅州學張鶴牛徒則肅州學陸策等高臺學范乾等各還其業又檄李通判思問繕祭儀治宇舍給廩餼縷析條分請兩臺報可次第告成釋奠之日鳳

雲助簠俎豆笙簧衣冠秩如橋門濟濟曠世之盛觀也已馳書問記於予予惟孔子之道猶帝降之衷生生而形形流著萬代不以廟學始顯揚也惟是中人之性觸而後興聯而後一故持憲者必廟必學往往官爲凡以興化而一志耳漢李進刺交州貢士請依中土由是交州人士後登有聞鎮夷固僻遠酒泉敦煌裔境也詎止交州然賢良則張然明孝廉則蓋漢陽博學則劉延明節概則宋幼安巨秀父子事功則趙學才令狐延保燿逸則祁孔賓宋元虛彬彬史册仲尼之徒其則不遠宜明通從焉夫新浴者振衣新沐者彈冠士當創始之會煥然新矣水之眞惟泉玉之眞惟璞童而習者其眞未汨斯則故習不入也百鍊易爲也相切相劘引於無替所以紹前修而副憲司之望者意在斯乎是爲記

（高臺縣志載高臺城學署在鎮城東北隅明嘉靖十四年巡按御史從有仁題准設學有劉雄建南溪學記碑胡侍郎執禮所撰）

按高臺縣志明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平定河西設高臺站隸秦七

年改設守禦千戶所洪武三十年都指揮馬溥於黑河北築哨馬營三十年就設鎮夷守禦所至清初仍兩所並建雍正三年裁改河西衛所爲郡縣乃置高臺縣而以鎮夷所併入諸碑所敘鎮夷沿革與志微有出入而志爲得實普濟寺佛背壁繪海潮觀音像精妙絕倫爲明人佳構而地當偏僻知者殊鮮撰碑人胡執禮即永昌胡雅齋先生萬曆時以進士累官至戶部侍郎

金塔關廟鐘

在金塔縣城今存

（新通志稿金塔縣關帝廟有鐘高一尺圍徑二尺二寸明萬曆二十六年張守勳造）

按金塔寺在酒泉東北邊外百二十里明時因寺名堡其後堡著而寺廢今改設縣治此鐘則明金塔寺堡遺物也

隴右金石錄卷九終

隴右金石錄卷十

臨洮　張維鴻汀　纂次

明寧夏莎羅模龍王廟碑

在寧夏靈武口今佚

永樂二年冬十月二十八日內使李修召臣遜至樂善堂傳王命曰在昔嘗夢莎羅模龍神廟今已新其棟宇舉所當祭而祀牲之碑未有刻文故茲命汝臣遜既退伏讀王之夢記曰予以蒐山車次峽口遇天大雪苦寒心爲人憂夜夢山林禱於神祠不知何神問之守者對曰此爲莎羅模龍王祠也殿閣門廡金碧燦然典禮者導予登自東階見所霞帔若后妃者南面而坐旁侍二女前列一几上置牛首拜茵縱成山川五彩狀予欲拜際見衣玄衣執圭若王者令人答予拜及去予始就拜茵有一青衣答拜皆褭拜乃止予欲退際則霞帔者起坐仉酒飲予以辭尋自飲已復仉酒

投予知辭不獲竟飲而辭實改元春正月二十五夜也明日問之地著對曰去此西不三舍信有所謂莎羅模山焉下有三泉湧出地中雷鳴電迅瑩綠澄清其深叵測而爲莎羅模衍答刺模失哈刺模三龍王之蟄窟於禱旱潦雨暘輒應一方賴之昔有其祠燬於元季今存瓦礫而已與予夢符乃歎異曰人神道殊幽明理一舉祭在予不可緩也因遣官致祭于往雪寒如昨既竣事則陰霾四開太陽宣精春意盎然軍人懽謡予則易憂而爲喜矣披之夢記是非山林川澤之神感乎王之憂人亦欲効職封內以禦災捍患之功食祭無窮故見於夢者若此乎謹按春官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今夢記則繫地示其祭有三以貍沈祭山林川澤爲血祭疈辜之一蓋血祭用之以祭社稷五祀五嶽疈辜用之以祭四方百物皆所以祭地示也今夫賀蘭在封內爲名山延亘數百里以限夷夏若莎羅模山者則爲賀蘭之首峭拔極天岩谷庠豁林木蔽空以逆

河流九曲到海之勢緊祭山林川澤以貍沈者於是乎在西望崑崙乃王母所理陰氣之都會若王之夢靈蚑者豈其閟靈與不然矣以牛首置几哉以牛在十二支爲丑土象也矧崑崙又名地首其爲王母閟靈足徵矣若玄衣者卽地著所謂龍王也其神玄衣水象也龍爲辰變化惟能以十甲戊加子至辰爲壬乃水化也以壬加子至辰爲丙乃火化也雨屬水暘屬火於禱旱潦而雨暘輒應者非由龍爲辰變化惟能哉若登自東階者東階以登主西階以登客禮也惟君臨臣則不然辰統於君故登自東階示主人神可知也若拜茵繡成山川狀者亦示山林川澤之祭封內所當舉是故其神之欲食祭際王欲拜閟靈而先令人答王拜也於際欲退則閟靈者飲以仇酒嘉栗馨香而王竟飲者以明國祚之與地首同其悠久又足徵矣嗟夫爲君之主人神大矣哉是宜山林川澤之神感孚王之愛人亦欲効職封內以禦災捍患之功食祭無窮故見於夢者若此也記不

云乎人神道殊幽明理一王言及此社稷之福眞經言也今已新其棟宇舉所當祭臣遜不敏敢措辭哉然職在文學不可以辭竊取左氏傳經之義用釋夢記經言於麗牲之碑且俾後之觀者知所起敬焉辭曰爲夢有三致餚咸陟精神所感得今占吉致出思慮而至有因晝之俯仰爲餚繇人無心感物無所拘滯乃咸陟爲各有其意揆今夢記可謂兼之軍次峽口俯仰在茲雪寒人憂思慮則是神之感孚有因而至亦欲効職感物無心拘滯何有所夢山林睠茲賀蘭奠安西夏若莎羅模則其爲亞陰陽二氣金母木公兩暘生物共理西東知是名山脈來地首國祚足徵與同悠久以人神主實在爲君事見於夢肸蠁絪緼惟仁存心克念王制山川神示舉所當祭道殊理一經言可尊傳義竊取用釋經言人夢乃仁祭舉乃義請觀刻碑可知世世（寧夏府志明[illegible]王[illegible]神祠作寧夏縣志[illegible]山靈武以永樂二[illegible]尙書王遜文）

按明史諸王表慶靖王㮵太祖庶十六子洪武二十四年封二十六年就藩韋州建文三年遷寧夏正統三年薨此碑立於永樂二年所謂王者卽靖王㮵也碑文所紀事殊近恢詭撰文者尙書王遜文稱臣遜當爲王府官屬而明制王府無尙書之名惟建文時增置親王賓輔二人伴讀伴講伴書各一人進見侍坐稱名而不稱臣禮如賓師稱爲三伴此或爲伴書之誤未可知也

樵樓禁鐘銘

在寧夏縣城今存

（舊鐘懸樓　寧夏縣城小樹巷小會館有碣高八尺口徑兩尺許日西井鐘鈕[illegible]夏城縣大物移[illegible]以[illegible]作[illegible]花[illegible]於千載年不[illegible]鐫銘款識爲事夏樵[illegible]乃傳於世樓高層寺中今鐘銘不佳亦燃[illegible]不可解）

按樵字古與譙通漢書趙充國傳爲塹壘木樵謂爲高樓以望敵也樵亦城上守禦望樓此鐘蓋爲城守號令之具禁鐘者禁誡之意也

重修儒學碑

在寧夏文廟今存

寧夏古雍州之北境漢朔方郡地其地背山面河四塞險固中國有之足以禦外夷外夷竊之足以抗中國其形勢之重如此自元得之爲寧夏路我朝平定天下改寧夏府尋以其地密邇戎疆盡徙其民內地置兵衛以守之而又益以親藩總以內外文武重臣於是城郭之固人物之殷兵馬之雄壯屹爲關中巨防矣其學校設自永樂初年蓋以地雖用武而人不可不知禮樂也列聖相承教養作興歲久益備士之由科目爲世用者彬彬有人惟是廟學因陋就簡弗稱觀瞻識者病焉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公奉命巡撫寧夏志欲興修與鎭守總戎議克合乃盡撤其舊而新之故所有者悉弘其制其無者今備其規至於聖賢像貌亦皆繪塑儼然始事於成化六年越秋九月而告成自殿堂門廡以[illegible]齋舍庫[illegible]幾

百餘畱材出於山工出於庸資用出於經畫之餘官不費而人不勞何其成功之敏且速也使來徵記予惟學校王政之大端所以成人才厚風化實本于此是以天下郡縣無處無學而爲守令者亦未嘗不以興學爲首務當張公舉事之初或疑邊方非郡縣比受任守邊宜以練兵講武攘外安內爲急而學校文事也差可少緩殊不知文武一道學校之所教者非特詩書禮樂雖干戈羽籥亦在焉凡有事出征受成于學執有罪反釋奠則以訊馘告何獨一于文而已借曰今學校之教與古不同然寧夏衛學徒皆軍衛子弟之秀其進而受教于學誦聖賢之書究天地之微明人倫之大會之于心有本原見之于踐履有次第性分固有靡不實得而允蹈焉則退而家庭告其父兄咸知尊君親上之義安民和衆之道志有定而氣不懾則守固攻克其效大矣孰謂邊方之學而可緩耶用是張公深體國家建學養士之意急於興修以感動人心其眞知成實厚化之要者哉

予故特書爲多士勸若事詩書科第以徼功名利達者有不待勸而能也此可略公名鎣松江人登正統戊辰進士歷監察御史憲使布政使至今官廉正有爲所在著聲績宜併書于此庶來者有考云

（寧夏府志　明重修寧夏衛儒學碑記在文廟成化六年大學士彭時文）

儒學鄉會題名碑

在寧夏文廟今存

聖朝法古致治尊賢育能凡邇陬僻壤莫不建學以甄陶士類望當時之用太平之具也若寧夏地鄰狄境古設爲郡縣而人雜戎夷逮我列聖敷布威德丕冒邊隅防於洪武設軍衛屯兵以扞虜復慮戎伍之中不可不使知禮義故繼設學校以崇文事凡閭閻俊秀咸遣入學俾知周公孔子之教仁義禮智之道處也足以修身以立本出也期能治人以適用由是風俗休美賢雋彙集登科入仕者能與中州齒可謂極盛而無以加矣成化六年庚寅秋余撤學之舊殿宇堂齋而一新之學舍既完遂以前人之出自科目者皆列名于堂壁慨非永久之計乃經畫堅石命訓導趙衡考錄其名氏次第刻之于石以垂永久在學師生咸謂此亦激勵後學盛事也不可無言以紀其實予惟人才之生鍾靈孕秀其姿稟固自異于羣輩然又游于學校培之之久教之之詳德性純而學問博方抱其能售于有司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各適其用不負所培之久所教之詳人才若是可見學校之興矣然人徒知才士濟濟爲學校之興殊不知由在上之人鼓舞之有道而上之所自重爲昔常袞之在閩以勸學爲己任一時閩人翕然從化而文風丕振此其驗也若寧夏先之巡撫大臣並臬司憲制悉以興學爲首務故士子克自勵志奮身科目登其仕版者雖所居之位有崇卑所遇之時有先後皆推所學以修政立事皆知自重以修德檢身表表然于學校有光焉烏可不勒名于石乎然名之所傳乃人之賢否所繫不可不慎且前輩逝矣今而未登仕籍未領薦書之士覩先進之名當思所以自重而自立必曰如某也賢而有能足以儀範于後進如某也不能無可否之議宜以爲鑒取其醇而去其疵焉因嘆今日刻名之石非石也乃是非美惡之明鑑也後之視今正猶今之視昔吾輩後學由茲進身而繼勒于石設或一有齟齬于其間亦難免他日後輩之嘗議必期立心之同務道之同而爲大賢君子之歸可也若鹵莽滅裂圖一時倖登科第刻名于石藉以爲榮而不思所以自重而自立豈君子爲己之學哉願以篤勵士類各知自重而有成也盡相與懋諸

（寧夏府志　明儒學鄉會題名記在寧夏文廟成化六年巡撫張鎣文）

漢壽亭侯廟碑

在寧夏縣城今存

（寧夏府志　明漢壽亭侯廟碑記在寧夏縣城成化時兵部尚書胡汝礪文）

按胡汝礪寧夏人成化時自進士累官兵部尚書碑爲成化二十三年所立捐金新廟者巡撫崔讓太監韋敬總兵周玉副總兵劉文也

都察院題名碑

在寧夏舊撫署今佚

新淦孫公被命撫寧夏大前人經理之功進諸父老而博詢之蓋自正統至景泰得爲參贊軍務者右僉都御史郭公智而下凡五人自天順至今得爲巡撫者右副都御史陳公翌而下凡九人又曰元張文謙郭守敬勞效懋著至我朝工部侍郎吉水羅公汝敬來督屯田始廣儲蓄之利而邊倉足郭公既至申嚴法令戢暴禁姦兵民倚以爲重于是有參贊巡撫之官自時厥後專以督御史爲巡撫著爲令至于今莫之有改矣

（寧夏府志明都院題名記作事夏府巡撫署碑者巡撫楊一清文）

按明史職官志巡撫寧夏地方贊理軍務一員正統元年以右僉都御史郭智鎭撫寧夏參贊軍務天順元年罷二年復設去參贊隆慶六年改贊理甘肅通志及寧夏府志職官表寧夏巡撫自正統時郭智景泰時金濂盧睿羅琦至天順初陳价凡五人依碑皆參贊軍務右僉都御史也又自天順時陳翌成化時陳价張鎣徐廷璋張鵬賈俊崔讓弘治時張瑋韓文凡九人皆巡撫右副都御史也楊一淸以弘治十六年爲陝西巡撫碑當作於是時其云新淦孫公者寧夏巡撫新淦孫仁也寧志作新塗誤

赤木隘口記

在寧夏縣西今佚

賀蘭山廻斜四百餘里崗岑巑岏爲鎭之壁其蹊徑可馳入者五十餘處而赤木口尤易入歲久圖敝虜得肆寇總督劉公天和著安夏錄二年漸次修復惟赤木圖不能固蓋山勢至此散緩漢口可容百馬其南低岸仄徑通虜窟者不可勝塞纔有古墻可越而損也以其地多礫少泉故難爲工劉公乃奏請發金四萬己亥巡撫楊公守禮至則循蹤抵口令人徧剖諸崖谷得壤土故處且山多圖石可作砌省斧斲又去口二十里金塔墩有四泉作水車百輛運之令都指揮呂仲良董其役比他關爲最固謀及百年成于一旦覩修葺之愼其無望於來者乎

（寧夏府志明赤木隘口記嘉靖時僉事齊宗道文）

平虜大捷記

在寧夏縣城今佚

嘉靖十三年甲午虜酋吉囊盤據河套數年秣馬勵兵將圖大舉入寇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唐公龍與總兵官都督同知劉文講畫戰守之法緩急還近部署咸定七月初寧夏報吉囊結營於花馬池唐公遂下令曰賊寇延綏須西將軍張鳳主之寇寧夏征西將軍王效主之寇固原都督劉文主之其當衝截突副總兵都督僉事梁震主之十四日己卯虜由定邊乾溝剷崖入鉄柱泉劉文堵截不得犯固原二十三日戊子乃從靑沙峴入寇安會金三縣文率所部參將翟鵬崔高彭濬守備吳英崔天爵馳兵往赴明日己丑戰於會寧柳家岔及葛家山斬其衆者數十人虜懼思遁文曰賊歸必自靑沙峴遊擊將軍李勳守備陶希臯可趨靑沙峴伏道以俟紅古城半箇城零賊之所必犯指揮王縉可按兵截殺二城無事海剌都乾鹽池鳴沙州石溝可安堵矣八月四日戊戌虜果合衆出靑沙峴文督戰當衝伏兵盡起復大敗虜衆而王縉於半箇城與指揮田國亦破零賊前後斬首一百二十又七所獲達馬一百三十又二甲冑器械衣物一千九百三十又七梁震與參將吳吉遊擊徐淮守備戴經遇虜於乾溝大戰破之斬首一百八十又五所獲達馬二百又四器物四千七百四十又七王效與副總兵苗纂遊擊鄭時蔣存禮又遇虜於興武營大戰

破之參將史經劉勳分布韋州踰年又從苗營擾邊遇劉文驅虜結營北奔各鼓奮勇而前復斬首一百三十所獲達馬二百又二器物二千一百六十又六虜幸得及老營晝夜亟遁故海剌都乾鹽池鳴沙石溝諸牛羊富有之地盡縱行不敢正目覷昔駐掠由隴而諸將閉門觀天不能得一遺鏃何如哉十萬之虜經年在套秣馬勵兵欲圖大舉二旬之內連復三捷蓋惟皇上神武聖文知人善任故唐公得以悉心壯猷諸將得以攄忠自奮爾語曰上下相須千古爲難豈不信哉唐公受命以來寒暑僅四閱也斬獲虜首殆及千餘威寧綱溝之功北征已後謂爲再見今日之捷視威寧綱溝不知相去幾許廟堂與本兵大臣必有以休休之心明賞皇度矣方諸簡册周宣漢武不足言也邊方父老以予撰碑敘述其事周告將來辭曰惟明九葉篤生聖皇允文允武帝德用昌因心弘化寵綏萬邦內治既洽思被邊疆惠德有賚拂義必匡元臣若德迪惠厥常塞茲胥虜潛

嶂幽荒教既未達聲赤屢猖盤據河套未遂驅攘屢犯屢挫曾不戒戢公壯其猷九伐斯張青沙之役易若驅羊興武既馘乾溝亦襄大舉反覦鼠竄惟襄恭惟神武所嚮必殺況此元老惟德之行弗崇應襲克屏讒枉稽勳考勣而無否臧元戎丕奮參佐孔良節制四載其武湯湯皇心勿二公德愈光甲午之捷萬古所望後賢秉鉞尚慎勿忘

（靈州志明平虜大捷紀碑在寧夏嘉靖十三年武功康海文）

按明史唐龍傳龍爲總制時吉囊居套中俺答亦自豐州入套爲患龍用總兵官王效梁震數敗敵藉粗傳嘉靖十三年秋吉囊等復由花馬池入犯梁震及總兵劉文拒却之碑所紀即是役也

巡撫楊公去思碑

在寧夏縣城今佚

古之士仕多爲人今之士仕多爲已是故言治者不能無古今之殊也然以今人之身而存古人之心是爲五華山人乎山人都人也姓楊名志學字遜夫登弘治六年癸丑進士別號五華山人云嘉靖十年辛卯詔起山人於家仍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人咸以五華公稱之公在任三年惟務循循之政不求赫赫之聲有同饑而食同寒而衣之意無違道干譽揚素從己之私由是吏不忍犯人不忍欺虜患雖頻邊氓實安當是時內鎮守岐山劉公崇潤外鎮守蘭溪王公大忠得以協恭忠于所事蓋有感之於公然也十三年甲午天子賢公不欲久勞塞上乃陟右侍郎佐政秋曹去今又三年矣夏之人有位無位或老或稚言及公者輒涕弗已固知寇之不可復借于斯也乃集力礱石白公之遺澤俾無後述于是推其要者刻之昔侍郎羅公汝敬賦我夏田畝稅一斗二升豌豆六小麥四寔夏稅云粟米二寔秋稅云司徒夏忠靖公原吉慮難後繼啟其疏罷復上曰黃河自崑崙入中國延袤數萬里潤害于汴梁獨利于寧夏每畝起科一斗二

升獨從輕則遂著爲定額矣歷年既久地力殆盡又無一二易之餘壤以致穫刈觀昔十減六七而其二稅固如常也峻征病農百役重困人遁地荒戍屛將不能支公獨患之因忘時諱臚疏數千言兼民之疾苦毫分縷析上動聽聞于是得易豌豆二升小麥二升並以茶青豆抵之斥鹵者石徵銀一錢民困大舒公私兩濟康民之功孰是甚之又矣威遠靖虜平胡三堡連峙于是良田渠外儼然爲虎豹之勢以扼虜人入寇之路攘外之功孰是甚之此故特書豈惟思之于邇思猶在于其子孫不能洩之者而其細政之善意度之清無不可紀法不屑于瑣碎者前乎公如東鹿賈公肆後黃縣王公道夫平陽張公汝霖晉州張公仲齊皆以都御史巡撫是方尚有餘韻在人耳目者而茲不載厥事碑爲五華公建也法不得波及之韓官曰治本于農汚吏慢焉此吳越時賦歛無藝兩浙之民深以爲害非一日矣及宋除吳越三衢江萬臣爲鎮海軍節度判官上十三州圖籍

于有司乃曰一仍其舊是厲于民無已也遂沉其籍于河坐是擯棄終身後命王方贊更定其賦畝稅一斗民始聊生使非漢臣沉籍之功豈至是乎而其陰騭之報子孫榮顯逮我皇明猶未之艾非天道耶諒公匹休之矣

（寧夏府志明楊公去思碑在寧夏嘉靖十八年爲巡撫楊志學立給事中管律文）

按碑爲楊志學作因類敘及寧夏巡撫數人而賞俊以外都舉其字其云王公道夫者王時中也張公汝霖者張潤也張公仲齊者張濬也管律亦寧夏人由進士仕至刑科給事中

城隍廟碑

在寧夏縣城今存

（寧夏府志明城隍廟記在寧夏城隍廟嘉靖十九年給事中管律文）

王現洴記

在寧夏縣城今存

嘉靖乙丑之夏撫臺鑑川王公修王現洴成合鎮軍民感戴惟忻頌聲載道慶王聞之令右長史張廉台進而議之曰是勒以石可乎台曰功者拯乎溺者也德者澤乎民者也然功莫大于貽安德莫極于粒食宜其碑台按說文謂碑所以表人之功德因留之不忍去者也昔禹當堯之時洪水方割包山襄陵承命平治九載奏績乃登祝融之峯蝌書偏刻碑斯立焉何也蓋地平天成萬世永賴功德無倘者也春秋以降如西門豹治鄴召公治上蔡而史氏書之豐碑記之亦以因水茂功利澤及物者也今茲寧夏實古朔方重地去京邑五千餘里孤懸河外地瀕沙埸醜虜四隣是以居食城守爲難自漢唐鑿渠引河灌田屯種軍民藉此以食邊圉藉此以保矣若王現洴則輔乎漢渠者也河水泛溢故道浸移使洴一敗其害不可勝言矣然惟茲役者未嘗不知之或又以遷轉爲念觀此不加之意耳

爰及撫臺鑑川王公儒宗上命保綏西夏鴻才神敏貞度識徹節鎮之初惠謐然任國事如己事興利革弊嚴示撫夏之約憂民恤患痛陳水災之故凡可以爲民慮爲邊計者無不單厥心以籌畫之矣至于王現洴之將頹則屯田所係不可緩者慨然而嘆曰渠者通水之道也洴者益渠之輔也河洗洴薄渠將恐矣適今不治將無渠無田無民無城茲鎮豈能一日而存故專意于修乃下議於百司百司咸以費浩勤衆下令橫流弗克有濟爲憚王公曰計小者廢大疑謀者寡成益堅初議時委屯田都司魏繼武總理以興是役計日程能秉賞飭力獎勤警惰工倘稱事四閱月厥功乃成或者以爲有神助焉夫培洴以輔渠灌田以獲稔軍民之事可足矣以屯種而養軍士以軍士而居城守醜虜之患有備矣所謂粒食以澤民拯溺以貽安者不在茲乎使嗣之者能師其意而不失世世軍民尚亦有利哉即王公之傑跡功符天作可以論古對能矣詩曰纘禹之緒王公有焉以其功德書之也宜其碑慶王曰都台請鐫諸玄石以寫衆思以垂永久云時奉行之者有僉憲濟川張公法得附書

（寧夏府志明王現洴記嘉靖四十三年慶府長史張廉台文）

按鑑川王公即巡撫王崇古濟川張公即河西道張檟慶王即慶惠王鼒枋考明史諸王傳慶惠王嘉靖三十一年襲封萬曆二年薨此碑立於四十三年故知其爲惠王也

朔方書院碑

在寧夏縣城今佚

寧夏衛古之朔方也其後衛在花馬池一隸之外即爲殊域邊民習乎兵矢不知有學建學自嘉靖二十九年始則巡撫王公鳳泉之奏也夫戰鬭之俗非漸以禮義殺急固未易使若王公者識度宏遠矣諸生粗習章句無鄒魯家法不得以文學辭章所以敎之者甚爲闊疏歲癸亥廣平蔡君

圖熙奉命督餉至視事之暇進諸生迪以聖賢之業咸惕然有省願請卒業君視學宮制未備又罹數往則相城中隙地爲書院中作堂三楹曰體仁堂兩翼爲號房十二楹前爲儀門又前爲大門堂之後爲廳三楹左右廂各三楹後爲饗堂一楹以祠夫子而有宋橫渠先生配焉曰是其鄉先生也又最後起土爲臺高若干尺登臺遠眺則內夏外夷若指諸掌諸生以君之別號請名之曰春臺志不忘也蓋仁者與物同體熙熙然如登春臺其樂可知已是亦有微訓焉臺之右爲射圃若干武命諸生暇講則習射其中以示不忘禦侮之意既成而坊於大門之外曰朔方書院云余雅與蔡君善他日以公事至偕參帥吳君嵩落成於體仁之堂視其所揭以教諸生者其東壁則白鹿洞教規與君子小人義利之說其西壁則張子之西銘陽明先生之立志說也夫西銘言仁之體備矣求仁者莫先於辨志志辨則義精學敏則志立然後仁可體也旨哉教乎酒數行歌鹿鳴南山之詩少長咸秩雍容有儀既而召諸父老爲鄉約揭聖諭而講讀之莫不感發興起於善若川赴而谷應也其詠歌揖遜若相從於洙泗之間偕羣賢而上下之也於是相率而登於春臺之上徘徊四望見諸戍卒乘城擊刁斗轉呼不息敝絮短褐以禦風雨羹沙爲飯歲時伏臘不遑一恤其私心怵然內悲焉蔡君則爲余言往歲邊吏多割剝其下輸寫而入厺其所賄遺今聖天子簡任忠貞恢宏化理一時方叔吉甫之佐訏謨遠猷相與勗勤於外譬如草木大寒之後照以陽春雖枝葉外凋而生理潛復行且畢達余曰二三子聽之此陰陽消長之機也夫家國氣運之盛衰君子小人之進退學術之汙隆而人心之淑慝也微乎微矣故仁則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不仁則生於其心害於其政文德修而苗格小雅廢而夷侵其言若迂捷於桴鼓矣諸生皆木訥少文又生長邊鄙無繁華可欣豔一切勦說浮詞侮聖言而壞士習之害久無有售其地者所謂混沌未鑿也力

行以求仁於爲仁也何有吾聞之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愚不肖之知能察乎天地灑掃應對之事卽上達天德諸生愼勿以爲高遠而杳茫視之也不愧屋漏而已矣愼此以往他日出爲世用庶幾干城腹心之選假使陋巷終身亦可推其說於宗族鄉黨使爲將帥卒徒者爲國家樹節効忠於無窮豈不休哉諸生皆躍然色喜因前而請曰蔡先生有大造於西鄙之士恐一旦召旋得無廢此乎余曰不廢也今書院遍天下獨白鹿之學最傳則朱陸二先生之功也蔡君學既日進諸生又能篤信之果相與以有成則茲地將爲朔方之白鹿也誰得而廢之蔡君曰善所不與二三子自力者非夫也是役也吳君發戍卒以佐版築之事爲斯文左袒而衛幕李廷談千戶李勳百戶毛羽與有勞焉厥費以贖鍰五閱月而成若不知有與作者蔡君登己未進士以戶部郎中奉使至諸所猷爲建白甚著軍實大饒兩鎭利賴之茲不具論云

（寧夏府志明朔方書院記在後衛城嘉靖四十五年參政王邁行文）

豫順堂記

在寧夏縣城今佚

（寧夏府志明豫順堂記在寧夏巡撫署周光鎬文）

揆文書院碑

在寧夏縣城今佚

寧夏國初建衛學嘉靖戊戌都御史石湖吳公卽學東巷構民居建養正書院集諸生分館居業一時賢俊登庸彝文獻焉學宮東故有監鎗中官署後罷中官入衛遊擊居焉四十三載甲子大中丞鑑川王公撫臨夏土每視學輒喟然曰戎馬旌旗日往來學宮側諸生敬業之地皆戎馬旌旗藪矣其何以大居業而遠囂纍也適地震後書院傾圮遊擊署亦敝漏不可居數請葺治公毅然曰是可更治文武攸便乃檄兵憲張君濟川銜指

揮江龍知事王朝鳳亟改故書院爲遊擊衙即遣署鼎新書院建儀門前後堂各三楹左右列號舍各六區備寢廚牀几有差堂後鑿泮池引渠水左注右泄環匯學宮後築臺十尺爲文昌祠游焉涣焉與學宮增崇矣始役於嘉靖丙寅七月至隆慶建元六月晦越期年始落成濟川君以余濫竽文學乃走書屬余爲記殷武卿曰嗟乎加志於學宮者格世之郛廓也宏美於風教者隆化之軌轍也且夫折獄明刑平徭定賦者非不咸令明而德澤究然君子曰沱流標枝非本始之術乃鹽川王公之撫是鎮也其政簡易故人式和其法嚴明故治威克其事精審其用裁約故奸不乘隙而民困以紓至其詰振戎兵威服夷虜又赫赫然可銘金石乃猶日以修學重文範俗作人爲務此豈斤斤於一事一令之間者哉余蓋嘗讀禹貢見所謂三百里揆文教矣至二百里奮武衛者非以略文亦舉其所重爲耳我國家固以武功定區宇然既環郡縣列以膠庠又緣諸鎮設以衛學此其崇文之意章章著矣寧夏雖遠在大河之外而人士之傑秀非少於中土愛親敬長親上尊君之義又皆人知能之良也顧習尚隘於見聞學術荒於游惰其居使人然哉或亦無以倡之耳國朝寧夏之建本以折衝外侮而衛學之設寓修文於武衛之中蓋上以人倫爲教則下以惇倫爲事風習漸涵恩義維繫由是戰則勝守則固文教武衛要皆不可歧而二之也王公既嚴武備尤特易置書院汲汲於養士者其所爲倡勵道化之意何以加焉諸生日藏習其中誦說先王稱法古昔即是見聞可以宏暢學術可以精研異日者胥斯人更化之久固將以忠信禮義爲甲胄干櫓不有鴻術之異操而全材之應用者小耶是當於中原文獻等又奚衛學云乎哉是王公垂遠之澤有志者不可重負之也於乎魯僖以泮宮致頌文翁以興學遺休武卿亦謂王公開寧矣濟川復予言於公公曰揆文奮武先王經世之偉烈文事武備尼父用世之懿範夏古荒服用武地也武非文無以知方文非武無以禦侮文以明道武以攘夷正人心而固干城保輿圖而宏聖教茲地不爲虛矣工待竣張公以禮去繼東海方君代至式贊厥成乃改題院額曰揆文扁堂前曰明道後曰會講分左右號爲六行六藝卜吉釋菜文昌後進闔鎮四學諸生應試者三試之俾居業精藝篤行焉凡甯夏十勸哉求無負公之期待茲院也將與弘文共傳永世云王公名崇古辛丑進士蒲州人先兵備鄜延時修鄜延郡縣學與諸名公祠嘗所至收聲華持體要殷情翊天子道化者張君名橋己未進士滇南人方君名岳丙辰進士萊州人先後勷名炳炳是役也各勤贊畫故得並書云（寧夏府志　明揆文書院記在寧夏隆慶元年巡學僉事殷武卿文）

寧河臺記

在寧夏黃河渡今佚

河從崑崙積石歷河州注於峽口流經寧夏東南直北穿障下其於寧夏猶襟帶之固也顧自東勝既棄虜入據套中時時猖獗侵我瀕河諸堡疆事滋棘矣會大中丞羅公以文武儒望被上簡命鎮撫寧夏至之日率諸將暨憲大夫按行寨西望賀蘭北眡高闕東瞰洪流南游目於環慶之野還至渡口見津人操舟渡焉渡者蟻集河壖而無亭以守之則顧謂諸將曰嗟乎天設之險以扞蔽區夏而棄與虜共之又弛要害不爲備奈何欲卻虜使毋數侵也吾茲揣虜所衝一旦有變不踰河而西繞賀蘭之北以臨廣武則有乘長城遡流而南下以窺橫城之津耳然踰河之虜有河山以闌之有列屯以間之我知而爲備猶距之外戶也虜即南下地無河山之闌列屯之間飈馳而狎至賊反居內我顧居外急在堂奧間矣計宜亟築長城寨用遮虜使不南下而建亭堠於河之東涯以護橫城之津此要害之守也諸將敬諾乃約日發卒築長城寨橫亘凡五百餘里則徵卒築

臺河上臺高五丈五尺周圍四倍之上構亭三楹廂房四墁前施邁橫數級上構嘯翼翼如也外列雉爲城城周圍九十餘丈高二丈四尺繚以重門設津吏及堠卒守焉是役也卒皆見兵材皆夙具不五旬而告成事集且以爲烽堠且以爲津亭登眺其上而山巖隴坂委蛇曲折歷歷在目偉哉誠朔方一壯觀矣憲大夫解君馳狀徵記王子王子曰昔南仲城朔方而玁狁襄重在守也趙阻漳滏之固用能抗秦漢據白馬之津終以蹙項則守要之謂矣今瀕河亭堠牙錯棋布守非不堅固徒知守隘而不知守要要地不固即列堠數萬事烽蔽天安所用之寧夏雖邊鎮而京朝之使藩臬之長列郡之吏下逮行商游士工技徒隸之人往來境上者絡相屬也有如津吏不戒猝直道路之警曾不得聚廬而託處安能問諸水濱豈惟客使是虞橫城之津厄則靈州之道梗靈州之道梗則內郡之輪輓不得方軌而北上而寧夏危矣此公所計爲要害者也人見是臺之成居者

倚以爲望行者特以爲歸乃指以爲津堠以爲烽亭嗚呼公之意豈直爲烽堠津亭計哉公甓坐鎮城石甃闕墻築控夷堡修勝金關建庚興學釐理之功不可殫述逮其防河者如此後之登斯臺者尙其有味乎余言（寧夏府志明寧河臺記在寧夏黃河渡西萬曆元年翰林王家屛文）

重修清寧觀碑（寧夏府志明重修清寧觀記在寧夏城北隅萬曆二十九年巡撫楊時寧文）

在寧夏北城今存

關侯立馬祠碑（寧夏府志明關侯立馬祠碑在寧夏南郊萬曆三十二年巡撫楊時寧文）

在寧夏城南今佚

僉憲汪文輝去思碑

在寧夏縣城今佚

汪公都山受命分臬夏鎮之明年繼祖時以請告歸里中接公言議常耿耿於衷無何公晉卿貳去任鎮人謳思不置欲即公之德政鐫諸碑以比甘棠其言曰寧夏苦屯田之害久矣賦重而督嚴丁耗而役劇往臬非不惻惻顧常課不可損獨付之無可奈何公至乃虛心咨訪不遑寢席者一稔斟酌損益探本成畫請於督撫聞於廟堂凡無影河崩諸田盡以豁免報至日鎮人歡聲載道於是逃者復疲者蘇邊民始有更生之樂矣公巡省所部也以關口歲費不貲欲驅石爲之雖土人亦以爲難然朗見獨識自必可成瀕行猶悉心指畫以屬後人逮今功將告竣且渠流疏遞親昔有加屹然不拔信可垂諸永久人始服其神智公嘗曰屯田顏料用民財買共該三千餘兩關支費歲以三分之二而大木百金之値千夫半月之勞猶在其外自今觀之石閘若百年無毀省民財力當不知其幾萬倍矣厥利不亦溥哉夫豁田創閘皆公政之大者他若監市而虜人輸誠決

獄而宿冤平反鑄兵費農疏商課士皆深謀閎議務建經國長規邊人歷歷能言之茲在所不載繼祖曰天下無不可革之弊無不可興之利患在官不任事耳繼祖生長鎮城中地方利弊聞其槩矣公至乃革之興之利民而無妨于國恤公而不害於私誠古之遺愛世之偉才也去之日邊人引領嗁呼如失父母已而欲肖公之象祠之父老謀於縉紳縉紳謀於撫臺乃聽民豎碑而俾繼祖書其事於此見公之惠鎮人者爲獨至鎮人之德公者爲最深要之下非有所冀而上非有所徇也公諱文輝別號都山徽之婺源人登乙丑進士（寧夏府志明僉憲汪文輝去思碑在寧夏萬曆時兵部郎中王繼祖文）

按明史汪文輝傳隆慶五年文輝爲御史疏陳四事專責言官阿附大學士高拱惡其刺已出爲寧夏僉事修屯政罷浮糧建水牐流亡漸歸神宗嗣位拱罷政召爲尙寶卿䇿直臣而兼循吏之行宜民之

思之弗替也

漢唐二壩記

在寧夏縣城今佚

黃河由崑崙積石入峽口邊寧夏東西直流而北東作渠引流曰漢渠漢之西曰唐來自董文用郭守敬開導授民其利遠矣迄今渠久淺淤歲發千夫濬之木植勞費不啻萬計昔謂黃河獨利於夏茲困也孰甚隆慶壬申憲大夫汪公惘念民隱登覽渠流憮然嘆曰是閘也木也洪濤衝溢非木可支盍易石爲砥柱乎乃議於中丞抑菴張公總督苦菴戴公奏請改築報曰可公沾沾喜謂可以殫厥謀也爰籌方略審勢繪圖每壩設閘六閘用石若幾授工人試之無何公擢尙寶督撫公各遷去工將興而未就衆議紛然事幾寢萬曆癸酉中丞念山羅公撫夏先憂首詢厥役亟聞之督府毅菴石公矣會甲戌憲大夫解公至檄總其事解公曰汪之加志於

民若此前功弗舉其責在我乃以協同劉君濟沈君吉都司楊思守備朱三省統理通判王欽倚侃司計會經歷李燿千戶劉楫司公務役出千軍夫石取諸金積山鑿砌惟堅二閘屹然經始公論役者是用爲式可次第舉之諸執事任勞益淬民亦欣欣相慰孰不爭先而趨赴也丙子秋唐壩落成迨丁丑四月漢壩亦相繼告竣壩之傍置減閘凡十中塼底塘及東西廂南北廂各覆以石上跨以橋橋之上穿廊軒宇豁然聳峙臨流而遡源誠塞北奇觀矣夏人興禹功河洛之思謀勒碣以紀數公之永永劉君等以請於越東孫子孫子曰事每相待而有成爲民事者始終相乘乃克有濟故蕭曹丙魏自古稱之以其畫一而同乃心也是役也汪公創之其施未竟天將啓其機以有待乎使後相飭飾於其間一道傍之室耳今共懷永圖一殫力而萬姓捐勞百千年攸賴豈云厥功甚鉅蓋君子苟有利於生民不必謀自己始功自己出彼數公者心同而量宏度越古今爲萬

矣其天爲夏民俾相待而共濟之若是耶休風協美用詔將來若籌略壯猷數公更僕未易舉茲特述其水利云

（寧夏府志明萬曆二壩記在寧夏武廟時長史孫汝濟文）

按寧夏漢延唐來渠壩舊皆以木爲之歲時修治勞費無已隆慶六年按僉汪文輝請代以石未成而遷去萬曆二年巡撫羅鳳翔始命按僉解學禮終其事碑云君子苟有利於生民不必謀自己始功自己出其言最可味蓋人之行事莫不善於任己而輕人任己則必欲功自我出輕人則雖有嘉謨嘉猷將訑訑拒之而不受輾轉相因必將使曠日愒時而事少成功故人能無任己之心而天下之力皆吾力也無輕人之心而天下之謀皆吾謀也以天下之力行天下之謀而事功焉有不成者乎書此爲之喟然

靈武得勝坡紀功碑

在靈武縣東今佚

（明史楊一淸傳成化時一淸爲三邊總督擊寇於得勝坡破之立碑以紀功焉）

名賢祠碑

在靈武縣城今佚

名賢者古今賢人之有名者也德行功業與夫利澤及人者雖所建不同顯因賢制名則一而已名亦非要而得之者也蓋實在此而名自若爲大而九賓四海小而一鄉一邑無地無賢而賢之名亦未嘗不流播後世不賢者欲致一人一日之名尙不可得況後世而爲之祠乎靈爲關陝襟喉國初以土漢之人雜居之今歷百餘年益見繁庶弘治中都憲曹南王公珣始議奏設靈州及州學拔州之俊秀爲生徒草創頃王公適去忌者從中以策已之正德己卯都憲東黃王公時中撫邊之暇慨曰聖朝文教溥海內外無不漸敷而吾夫子之道不以邊隅而或間州治未暇論是學可

已乎乃復疏具興廢之由及夷夏之人之願上之皇上詢於禮曹再覆議曰可遂復學焉未幾學師龔相繼至公集舊學生復分掌夏餘生往實之夫子廟及學舍悉修整倍昔故無名賢闕州人曰惟地有賢惟賢有祠天下之通義也靈雖邊遐或生於其地或仕於其方先後未嘗無賢不祠可乎乃各出羨餘市材木煆甎瓦聚土石鳩工役卜大成殿後爲祠三楹案豆祭貲悉有所取工始於正德庚辰三月是歲八月事竣靈之守臣吳山諸璧士夫李泰馬璘師生龐經元元經及喜讀咸援古傳公瑩在漢嘗仕議郎多直諫不避權貴康公日知在唐爲觀察使封會稽郡王忠拒叛逆於靈爲文行先達可祀之擬前王公珣今王公時中於靈爲功德及人可祀之倡聞於公公不說曰他所擬者皆宜惟愚不可且興廢繼墜政之常耳僉復進曰古者禦大災捍大患以勞定國皆祀之公之功非特一舉也若中路大沙井至萌城每五里築墩爲臺延相望往來行旅遂不爲黠虜

所掩添設中路參將一統兵馬三千今可以併遏虜寇濟屯田之沙壓崩塌使老少殘疾之人得輕賦稅今得蘇息者不可勝數濬河渠而水利周修險隘而邊塞鞏深無一介之汚勞無一日之停其功德及靈茲又大矣若爲元祀尚宜曷不可乎公再力辭曰禮樂必俟君子愚智賢不肖必百年而後定其勿強爲復懇復答如初嗚呼如公者可謂不伐善不施勞而始終不變其執者靈之後人不能無賢且名者他日祀是祠興起其高山景行之念者又未始不自茲始也是爲記

（靈州志　明靈州名賢祠碑在州城正德十四年僉事張嘉謨文）

東長城關記

在靈武縣東今佚

河東弃不毛千里皆古朔方地成化間即其處築長城三百餘里顧虜日抄掠而城復卑薄安足爲障乎嘉靖己丑虜入寇總制王公瓊破走之乃悉城極目荅壞嘆曰城去營遠賊至不即知夷城入信營飛車設險守圖重門禦暴不如是也吾欲沿營壘塹聯外內輔車犄角之勢乃疏論之以之薦與僉事張大用領其事庚寅秋就緒及冬虜入果不能越因復疏請自紅山堡之黑水溝至定邊之南山口皆大爲深溝高壘峻華夷出入之防塹深廣皆二丈堤壘高一丈廣二丈沙土易圮處則爲牆高者長二丈餘有差而塹制視以深淺焉關南四清水與武安邊以營堡名在花馬池營東者爲總要則題曰長城關高臺層樓雕革虎視凭欄遠眺朔方形勢舉呈于下毛卜剌堡設閭門一又視夷險三五里置周廬敵臺若干所皆設戍二十人乘城擊刺射蔽之器咸具

（寧夏府志　明東長城關記嘉靖九年副使齊之鸞文）

按明史楊一清傳一清爲三邊總制疏言花馬池至靈州地寬延城堡復疏寇數墻入則固原慶陽平涼鞏昌悉受患成化初寧夏巡撫

徐廷璋築邊墻綿亘二百餘里二十餘年墻塹日夷寇連歲侵略都御史史琳請於花馬池韋州設營衛總制秦紘僅修四五小堡及靖虜至環慶治塹七百里不一二年寇復深入是紘所修不足捍敵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勞於先逸於後誠宜復守東勝因河爲固如或不能及今增築防邊敵來有以待之猶愈無策因條具延綏安邊營石澇池至橫城三百里宜設墩臺九百座暖譙九百間守軍四千五百人石澇池至定邊營百六十三里平衍宜墻者百三十一里險崖峻阜可剷削者三十二里宜爲墩臺連接寧夏東路花馬池無險敵至仰客兵宜置衛興武營守禦所橫城以北黃河南岸有墩三十六宜修復帝可其議大發帑金數十萬築墻而一清緣罷僅成四十里王憲代爲總制嘉靖七年憲去王瓊代之瓊傳云是時北寇常爲邊患初犯寧夏又犯靈州瓊遣將梁震等敗之又集諸道精卒三萬拔

行塞下寇徙帳遠遁諸軍分道出縱野燒耀兵而還己丑爲嘉靖八年瓊所議築城濬塹與一淸疏合而寧夏河東道副使齊之鸞實經紀其事次年工竣故立此碑史稱瓊在三邊人以比楊一淸亦以其功業建白相似故也之鸞桐城人以直言自給事中謫崇德丞歷邊寧夏僉事時方大修邊墻之鸞董役巡撫胡東皋稱其能舉以自代歷河南山東副使至河南按察使

牛首寺碑

在靈武靑銅峽今佚

去靈州西南境不百里羣峯巑岏慈雲掩映黃河西來奔流浴足秀麗如芙蓉出水是爲牛首山云世傳爲小西天釋迦牟尼嘗會諸佛衆生說法于茲證有大乘經存焉當山之幽絕前爲羅漢殿殿北爲祖師殿南爲迦藍殿中則接引殿後則如來殿卽所謂說法處初僅四楹今拓之爲六楹少北則佛母洞再北則觀音殿殿之後爲迦葉塔界乎洞塔之間則十方佛寶殿迦葉塔之北則眼光菩薩殿殿之北爲金牛池國初慶靖王嘗見金牛現池中乃塑其狀置之而去今韋人鎔鐵爲之界乎池殿之前則釋迦殿又北則文殊殿又東北則彌陀殿界彌陀文殊之後則池涌塔彌陀之東則普賢殿是皆隨形勢之勝而布置其位各具美將其齋廚僧舍固不備具跨河之北則一百八塔塔之西有二洞一曰佛母一曰觀音去牛首又東二十里則金寶塔寺皆爲牛首之附是故稱牛首爲大寺云然陝徑崎嶇盤旋百折如蹇其巔四方善士不憚逖矣而來致祭于寺者歲時接踵是可以徵其靈應矣奈世遠莫詳剏始其旣葺而廢旣廢而葺又不知其幾更番也今自嘉靖乙未春迄丙申冬歷二期拓隘補頹直傾起墜增飾觀音閣檻輪奐翼翬勢若凌霄所供釋迦觀音皆爲土塑而已今皆鑄之以銅抹之以金登山縱目則層臺峻宇複道飛甍輝煌燦爛遠邇相

射越千百年始大發于今日已乎乃礱石欲圖永示于是徵記于芸莊管子管子備究顚末之由是故知設心倡端崇愼其教則僧綱正副張藏卜巴趙藏卜領占也摩頂放踵而以身任勞鳩工積材而以勤落績則住持常扎失爲耳你丁端竹也好善喜施而不吝重貨資裕用饒而不致中困則丁宣吕舒王綱李繼榮周玉陶賓也先是宗藩肇昌王芸齋鑄佛傳濟善不可滿者法不得道番僧周羅漢馬扎失堅錯以不輟事擯弃者衆法不得備當記姓氏于碑之陰

（碑立廣[illegible]明[illegible]牛自[illegible]在靑銅峽[illegible]五年給事中管律文）

按牛首山當靑銅峽口東峯巒蒼聳有文華武英二峯其上梵宮十餘山巔有池號曰金牛河西有一百八塔不知所始或云厭勝爲之峽中又有新月白電美女彈箏諸峯峭壁森陰奔流湍駛世傳爲禹所闢鑿有禹廟存焉碑言宗藩肇昌王芸齋者乃慶莊王子寘鐇封號寘鐇以嘉靖十二年因罪革爵發高墻國除故其辭有若不盡也

鐵柱泉記

在靈武縣東今佚

去花馬池之西南興武營之東南小鹽池之東北均九十里交會之處水湧甘洌是爲鐵柱泉日飲數萬騎弗之涸幅員數百里又皆沃壤可耕之地北虜入寇往返必飲于茲是故散掠靈夏長驅平鞏實藉之以其要是患也並沃壤規爲棄土百七十年矣嘉靖十五年丙申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松石劉公奉聖天子命制三邊軍務乃躬涉諸邊意在悉關隘之夷險城寨之虛實兵馬之強弱道路之遠近而後畫禦戎之策以授諸將是故霜行露食弗避厥勞至鐵柱泉駐蹕移時喟然歎諸將曰禦戎上策其在茲矣可城之使寇絕飲固不戰自憊何前哲弗于是是圖哉維時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宇川張公謀與公協乃力襄之卽年秋七月

丙申按察僉事譚大夫聞度垣墉量高厚計丈尺鎮守總兵官都督劾帥師徒具楨幹從畚鍤人樂趨事競劾乃力越八月丁酉城成環四里許高四尋有奇而厚如之城以衛泉隍以衛城工鞏永堅百七十年要害必爭之地一旦成巨防矣置兵千五兼募士人守之設官操馭皆檢其才且能者慮風雨不蔽之患則給屋以居之因地之利而利則給田以耕之草萊闢禾黍脩又可以作牧而庶孳畜棄于百七十年者一旦大有資矣其廨宇倉場匯一不備宏綱細節匯一不舉炫觀奪目疑非草創之者先時虜常內覘河東諸堡爲備甚勤而必先之以食雖翔價博易猶虞弗濟泉既城虜憚南牧則戍減費省糴之價自不能騰實又纍來者無窮之益是皆出于公之卓識特見而能乎人所未能今年丁酉去茲泉南又百里許亘東西爲牆塹於所謂梁家泉者亦城之重關疊險禦暴之計益密矣借虜騎驕忌入之騎不得飲進則爲新邊所扼退則爲大邊所邀天受之矣

用是以息中原之擾以休番戍之兵以寬饋餉之役豈第徵公出將入相之才之德而已功在社稷與黃河賀蘭實相悠久謂有紀極哉是故不可以不記也松石名天和湖南麻城人字川名文魁中州蘭陽人俱正德戊辰進士譚聞西蜀蓬溪人正德辛未進士王劾陝西榆林人正德丁丑武舉法得備書

（靈州志　明譚杜泉記在靈州東百二十里嘉靖十五年事夏信律文）

楊王二公祠碑

在靈武縣城今佚

靈州一路乃寧鎮樞會之區北望不百里遠即爲虜巢其地遭漫夷衍虜悍騎迅長驅莫之能制毒痡蔓延秦雍四民之苦于侵暴者久矣國朝成化間始自州北築長城三百餘里爲扼險守固之計顧歲久圮剝虜易窺軼正德丁卯大學士少傅總制三邊邃菴楊公一清建議請發內帑修復舊邊上報可發銀若干萬兩公畫地經費自橫城與工僅築四十餘里尋爲逆瑾媢嫉詔中止時謂患無寧歲也嘉靖己丑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總制三邊晉溪王公瓊復疏于朝請終其緒公得報身提重師經略塞上工自紅山堡起至定邊止延袤四百餘里恢拓遺功克底成績而綜理贊畫之者則前爲憲僉李君端澄後爲齊君之鸞迄今數十餘年方內耕者牧者行旅者戍守者咸有恃而無恐非諸公大造之功德耶嘉靖丁巳靈州鄉官王堂周鏞庠生呂滿張陵劉熙驥許宗魯等感今追昔爰謀立祠中路參將徐仁和迺後先相繼備需鳩工委指揮雍詩等于城北構堂五楹翼以兩序重門周垣罔不修飭祀楊王二公于其中而以二憲僉附享焉王堂等偕教官趙應奎屬余爲序余惟先王之制有功德于人者則祀之聞茲長城之築楊王二公力任其事羣議不撓而憲僉李君端澄齊君之鸞相繼督工險艱不避卒使崇墉岳立大患捍除即古之城朔方築降城

者未之過也是皆功德顯著之甚大者合而祀之非禮也與語曰德厚者其感深功大者其思永今楊王諸公沒世垂數十年而士民之感思者無間于遠近今昔忻忻然建祠舉祀蓋無所爲而爲之者又豈非天理民彝之不容已者耶噫楊王二公之德及一方功施一時者蓋之士民固知之矣至于施之宗社被之天下者亦嘗知之乎楊公爲相前後幾十年王公爲尚書歷吏戶兵三部皆當正德之末嘉靖之初時值多故二公立朝議大政決大事苟利國家知無不爲險難百折無所疑憚故能光輔盛業宏濟時艱在朝廷則朝廷重在邊鄙則邊鄙重蔚然爲當代名臣余每思見其人敬奉奔走而不可得也近以承乏出撫夏州二年來亦得竊藉寵靈幸無他虞則所以崇報之者豈獨士民宜爾耶余既議新祀事復書之記俾刻石祠下以永邊人之思且使後來者有所感而興焉

（靈州志　明楊王二公祠記在州城嘉靖二十六年建[illegible]楊一清王瓊巡撫[illegible]文）

忠義祠碑

在靈武文廟今佚（靈州志明忠義祠碑在州城文廟萬曆時門生因獻策等防禦陣拜能捐衆志勒碑以勸後人[illegible]考）

河堤碑記

在靈武縣城今佚

靈州阻河而城其西南當河流之衝復趨而北可十里每夏秋湍激受害不啻剝膚雖秦漢二渠溉田至數千頃而利與害錯其侵城實甚粵稽洪武甲子迄今城凡三徙皆以河故而河亦益徙而東自不佞來受事不一載去城僅數十武矣先是禦河歲役夫三千束薪十萬問歲數百千金率委諸壑人情洶洶議徙民徙城以爲長策不佞則謂禦河猶禦虜也虜闌入不備之去更延之入乎且勢若建瓴而僅僅積薪委土與陽侯爭此助之決耳計非巨石砥柱之不可獨慮費且不貲計無出不佞即捐月俸二

百金爲役者先而謀之薦紳邑介藏君任及諸生輩議隄以石無所事薪改徵河西年例柴價五百金軍民願輸地基銀八十兩暨諸捐助驗庫藏之羨合之得千四百有奇貲用集矣則議民間量地畝出夫量田里出車調兩河營卒更番受役工力備矣乃造船百艘運峽口石往來不絕材具庀矣遂請於先撫寧夏今制臺少司馬介石李公前制臺今大司徒晰予李公俱報可則以守備張大經董隄務指揮孟養洪司出納經歷李盛春程工作大興石隄之役而議者紛若謂濱河皆流沙不任受石恐卒無成功適旋築旋潰衆口愈囂予堅持之曰此根底易傾耳水豈能負石而趨耶益令聚石投之一日盡八百艘三日基始定於是從南隅實地始累石爲隄首四十餘丈用遏水衝繼以次迤西而北其累石亦如之計隄長六千餘丈功甫成而河西徙復由故道覩先所受齧地淤爲灘可耕可藝去城已十數里矣是役也經始於天啓癸亥之正月告成於天啓乙丑之四

月凡費金九百一十兩有奇費米麥六十石而貯尚有餘羨念往歲議隄請帑金萬二千業奉旨下部覆不果今議約三千金猶慮不足至臺少司馬公捐俸金百兩而同守盧君自立參戎高君師孟等亦醵助有差然卒以有餘羨故關還是皆百執事殫心經費靡有虛靡之成效也儻不佞初抵盡行河籌之再三始而秦渠隄隤水暴洩不能灌溉爲築長隄瀦之歲比稔而漢伯渠又苦無尾閭腴田皆成巨浸因以治隄之餘爲閉盧洞長十三丈五尺高廣各三丈五尺自秦渠北岸抵蓬橋疏渠道三十里瀉水入河復故田數百頃增稅額數千石凡費金五十六兩有奇而椿鐵諸費不與焉古有言河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故周禮慎水政以防止水以瀦蓄水以溝蕩水其法甚備自隄石而城無受齧庶幾於河之害遠矣而二渠之役亦借以收其利不佞三年於此未事則憂物力方事則憂成務已事則憂久遠今幸三憂且釋得藉手告終事矣抑天下事

惟實者能虛始其次莫若因是三役者因法於古因石於山因力於民因能於衆因主裁於上獲逭喜事之辜是皆今日所以成功之本也例不可以無記遂次其終始以系之銘銘曰渾渾經渭亘以金隄順流而西潛於靈府禔福下土聿肇靈武爰固我圉用昌我稷黍匪處白璧而崇紺益是維川后之仁俾無逢其菑害亦越千禩曰寧以泰（靈州志明靈州河堤記天啓五年巡撫張九德文）

張公堤記

在靈武縣城今佚

靈在寧夏鎮河以東劉綜所謂西陲巨屏居人三時農作寄命於河有渠曰漢延曰唐來俱西爲鎮城所有其在東者秦家一渠古稱光祿等三渠百家等八渠今湮沒意當時兼東西渠名之或曰即秦家支渠皆不可考渠故有堤土薪間築旋築旋圮久之益廢不復治歲屢不登觀察張公既

下車亮采惠疇大猷允廸數問民所恫苦得此役然謂非石礎無以集事于是相度鳩工躬爲激督綜覈不半載告竣延袤四百餘丈高厚堅緻亘如長虹水無齧瀡泛濫頓成有年咨歸之費出公帑俸及搜括贖鍰不以勞民民大悅僉恭戎馬君載道併鄉紳縣尹戴君任等卽以張公名堤如姑蘇之白公堤武林之蘇公堤而介郡二守沈君道隆求余爲記余按河出崑崙墟歷注蒲昌山積石入燉煌諸境以至朔方此卽其地也河從高越下最善潰至是爲青銅峽約束漸就平衍稍瀰漫以資稼穡世謂天下多苦河害惟朔方收河之利良然而關西諸鎭九原張掖左右遏虜此居其中形雖鼎峙實衿喉焉自昔置材官飛輓數萬甲仗糗芻之需仰給帑金不及四萬緡其餘民運而外一切取足屯田又何約也持籌而責者毋亦曰濱河爲利徵羨於天實甚奢俾卒食其力以舒縣官急而天何可常則亦利不利之灼然者矣公淸修介節偉略直心盤錯所至剖決若神曰加意元元綢繆其制作永逸規模成以指顧陞位相接可導可耶無壅無涸無淤天若不自以旱乾水溢爲政而稼穡惟斥鹵之場芃芃桑麻無論家給賦足陳積我庚而市價不驟騰湧荷戈輩宿餉以養直前之氣縱天驕百萬敢南向發一矢耶卽不然狡焉以逞阡陌蜿蜒險阻縱錯我以投石拔距之餘過飄風驟雨之衆拖吭制捽挈孤死命礪蕭斧伐朝菌耳然則是役也自金積而南周索自我入保出遮虜絕亂脫之跡盡神臯奧區之域惟公之所保釐而乂安之而余竊謂此井畫之遺也趙營平行之金城而效矣今大司徒所仰屋而嘆必曰邊餉加派南畝三倍原額監司二千石而下且以此定殿最新餉日急舊餉日逋急者終付尾閭逋者殺各塞有庚癸之呼何如推公此法於薊門通津間芟夷蓁蕪嚴畫其圩垛埒坊且耕且戰不愈于水陸飛輓數千鍾致一鍾乎公堤築既成則有見于河漸內徙懷襄之勢審及城阯復切猶溺之覩條畫石礎便宜上之當使者興作伊始民之室宇廬所不奠居以無弃昏墊徹塞始有金湯至夫蒲憲章貞百度嚴刁斗明烽燧飭將吏課博士弟子董正號法醫服授兵芳施閻浮奕世利賴則境以內蕃籍有口碑在聖主睠膺公且畀遣有加行且授以大中丞節若圻父專九法籌餉命旅余與靈人又拭目廓淸決膺藏鏹不區區北地闡熙間矣公諱九徵號疇海浙江慈谿人萬曆辛丑進士

（靈州志明靈州張公隄記萬曆時太僕少卿崔爾進文）

二賢祠碑

在靈武縣城今佚

成天下事者豈不存乎其人哉今之人見古人之豐功駿烈可傳後世者或翹睇廟貌未嘗不敬而慕之以爲吾亦可以爲此也及乎臨事則又畏縮遜謝謂此殆有天授抑或遭時會之便以成厥功而非吾所能及嗟乎豈古今人若是遼絕哉昔武廟初楊公邃庵以都御史臨邊奏築延寧二鎭長城爲復東勝計會逆瑾阻之功雖未竟而先聲馳塞外戎馬褢足及寘鐇謀叛就家徵起公鎭人聞公至鬭氣自倍至則鐇已就擒遂留制三邊踰二十年而王公晉溪位大司馬督三邊軍事循楊公之緒拓城四百餘里夏人念二公功不忘合祠靈州城北所由來久矣又百年而張公疇海以藩臬長兵備河東適陽侯鼓怒吞噬城闉民將棄厥居而巢窟是棲先是河屢決而東城亦屢避而東且逼北洪武以來三徙城矣張公曰若此是無靈州也城可徙而東水獨不可徙而西乎乃尋河故道躬理畚鍤築石隄長六千丈初河流甚駛少投石則旋傾張公曰此力弱不能勝耳石能砥水水豈能浮石乎遂排衆議爲艘者百從峽口運石積而頓投之一日罄八百艘石隄克奪河乃西徙城賴以全由前言之夏人之不捐於鋒鏑楊王二公之所留也由後言之夏人之不沮爲魚鼈張公之所生也

於是廟張公與王楊并祀焉曰三賢嗟亦盛矣予因思兵猶水也治水與治兵孰難意者隄猶水之城與水決而移民以避之猶兵交而割地以求和也雖欲永保其不壞詎可得哉且疆場之事吉凶存亡我與敵共者也或望城而避焉若夫驚濤迅湍一嚙而爲罷壘之竇豈有倖乎况兵但避其害而水更收其利張公又築長堤於秦渠開蘆洞於漢渠使涸者有所蓄而潦者有所洩今兩渠間翼翼或綠野如雲伊誰賜與至於挺而走險者感片語以投戈是劉弘一紙書勝十部從事也發爲啓疆者懾天威而稽顙是趙充國以威信服罕幵也寨寨乎無形之長城也哉楊王振卓軌於前張公接芳踵於後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楊公諱一凊丹徒人王公諱瓊太原人張公諱九德慈谿人頌曰屹屹金墉區分昂畢燧寢烽銷天險是設文襄創世司馬紹述倬彼三公俎豆有秩張公繼起循禹之跡昔也洪流今藝黍稷貫犢棄劍計安反側鼎鼎三賢貞珉永勒

（事夏肖志　靈州三賢祠即二公祠碑記兵備僉九德天啓七年楊林而居仁撰碑）

張公去思碑

在靈武縣城今佚

靈州自秦漢以來或稱州或稱郡或稱軍與鎮城僅隔一河而東西兩道並建蓋其重也神廟之季天下紛然用兵矣廷議遴選才德宿望之臣分涖九邊而寧海張公以按察副使飭河東兵備當是時適左川黃並軍興多調邊兵爲援肆騷無寧日本鎮援卒方遣行而悍丁金白張威等路殺領兵官僞署左右將軍焚掠而前遠近震駭公至固原聞變星馳進大書前導曰戍士遠役誠可念即有所需何不以情請而輕蹈國憲且父母妻子各在城而自貽族滅何也軍門發兵擒剿汝輩退何以自全幸本道未受事可貰汝一面如悔罪者速投戈隨本道蒞鎮以明無叛志也衆環跪而哭聲震山谷間叩頭請死有流血者公隨路慰遣原營安插而密擒渠魁寘之法軍鎮以安其定變有如此者鎮定賓歹擁衆牧邊聲言搶花馬池公曰彼素利我市賞且中國無釁不敢叛可不勞師而服也因計誘通事僧人宣諭朝廷恩威通事曰無他也意求增歲賞耳公怒曰國家定制誰敢議增必欲增者當決一戰後雖稽顙求貢豈可得哉乃勒兵令偏觀舊伍而縱之歸二部各誅帳下一人以謝過焉其制勝有如此者熊經略廷弼威震九邊得便宜調發有僞尤經略使者勒取馬價傳鼓而入甚倨公曰鎮故市馬然不取馬而價者何也其人曰道遠恐疲折價至近關買易爲便耳公疑之閱故牒印文小異遂伏罪其發奸有如此者鎮臨極邊武備盛而文事寡公播學政月有課歲有較剏泮宮講業論道辛酉獲雋舉雙邊方侈爲盛事其育材有如此者復創設商學以便商賈子弟肄業於是畢商輻輳歲課羨溢其柔遠有如此者靈州瀕河而城歲費薪夫數千金以禦河壬戌河大決居民屢夜驚議他徙公相度水勢從十里外建石隄爲一勞永逸策歲省薪價工役無算而向所衝淤轉成腴壤其保障有如此者秦家渠常苦涸漢伯渠常苦漲三農失業蝗來而嗟公築長湃以護秦別開蘆洞以洩漢計疏渠道三十里復蕪田數百頃而歲額驟增數千石時號張公隄又創制水庫利民灌溉號張公車其裕農有如此者公爲政大抵先事綢繆臨機制變聲色不動而指揮若神目光如電坐堂上人從轅門外窺閃閃如雙燈故雖色笑親人而人不敢干以私若夫內靖寇氛外銷邊釁談笑折衝豈不賢於甲兵百萬哉公庚申以按察副使受事壬戌長按察使甲子加右布政使履任六年而攝河西者再至乙丑凡兩考卓異推擢巡撫都御史去先是城北有二賢祠祀楊公一凊王公瓊以報修邊之功也及公去任二年而鎮人思公之功不下楊王於是設公像而三之更其額曰三賢今年春寧夏舉人張先春沙折貢士沈君諫等以計偕至京師謁予請爲文以留公愛夫龍向奉命閱邊已疏公

治行第一入告則所謂聞且見之而非無徵不信者矣尉二十年公守雲間全活饑民數百萬獎育士類龍亦厠門下知公非一日也又烏敢以不文辭哉今上卽位公以少司馬陳新政大要上嘉納召對行見秉中樞如王公事綸扉如楊公事業彪炳眞堪鼎足而立矣公諱九德字咸仲號暘海浙江慈谿人登萬曆辛丑進士

（靈州志明[illegible]公去思碑在靈州崇禎元年御史沈猶龍文）

鹽池重修花馬池邊墻記

在鹽池縣城今佚

國家威制四夷嚴徂封守而陝西屯四鎭強兵以控遏北虜花馬池尤爲襟喉減其北而益之墻樓櫓臺燎舖墩守禦之具星列棊布式罔不備成化以來其制漸渝黠酋乘利稍益破壞以便侵盜而大將率綺紈綬弁子葸或耆傑朝議益少之始務邊臬將以功首級差相統制而巡撫都御史居中畫其計督監司主饋餉更請置總制陝西三邊軍務以上卿居之士衆知爵賞可力致則颺起而諸將奏功相繼虜頗慴伏北引矣嘉靖十年總制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王公瓊始興復之虜尚屯結恫喝未克卽敍時用唐公龍來代博采羣獻惟良是是凡厥邊保悉恢故制寧夏夾河東西邐亘數百里頹垣墊洫于崇于濬嘉靖十四年秋工乃告竣請給官貲僅二萬兩役不踰數千人無敢勞怨行者如居掠敓用息是役也相其謀者則巡撫寧夏都御史楊公志學張公文魁繩其任者則巡按御史毛君鳳韶周君鈇督其事者則按察司僉事劉君恩譚君閑至于捍衛士衆遏絕軼突則總兵官都督王効咸協共王役費襄洪猷是用勒銘以永後範銘曰負高墉兮繚坤維踞𡼏收兮環虓嶰鎭貊貉兮伏獯獫揚威稜兮世永熙

（靈州志明重修邊墻記嘉靖十四年平涼趙時春文）

按明史地理志寧夏後衛本花馬池守禦千戶所正德元年改衛其城正統九年所築職官志總督三邊軍務一人開府固原防秋駐花馬池白楊一淸始議築邊王瓊唐龍繼有修治此碑舊題重修邊墻記今依淡谷集題名錄之

平羅北門關記

在平羅縣北今佚

自河東黃沙之長城百里烽臺十八廢不能守于是河西三關遂棄而虜得取徑賀蘭以侵軼莊浪西海朔下其議于總督王公瓊瓊謂副使牛天麟與之鸞河東西之障烽遺墟故在也何名爲復第未有必守之策耳如可復也亦可失也因上議踏於唐朔方軍故址北數里爲深溝高壘連屬河山徙堡之無屯種者近之以助守望則虜自不能入可漸恢復有詔頒巡官舉行時之鸞實董其役由沙湖西至袁溝兒凡三十五里皆內牆外塹爲關門二東曰平虜中曰鎭北爲二堡圍里百二十步涉故威鎭鎭北軍實之又徙內堡軍之無屯稱者于西限爲臨山堡爲敵臺四燧臺八沙湖東至河五里滛則澤竭則壖虜可竊出皆爲牆以旁窒其間道于是河山如故而險塞一新矣

（寧夏府志明平虜北門關記嘉靖時副使齊之鸞文）

按明史地理志平虜千戶所嘉靖三十年以平虜城置東北有老虎山濱大河北有鎭遠關碑所謂北門關卽鎭遠關也

中衛重修儒學碑

在中衛文廟今存

中衛在大河之西乃前元應理州地也左連寧夏右通莊浪實邊陲之要路元命旣革州廢久矣衛則創建於國朝洪武三十二年武備孔修足以攘外安內學校未設人鮮知禮實爲缺典正統四年英宗皇帝在位從本

衛所鎮撫陳禹建議始設學校其學建於本衛城內東北隅自是以來詩書禮樂之道與絃誦之聲作諸生學有成效出其門而爲國用者已彬彬矣武夫悍卒接於見聞亦知禮義廉恥之可尙而風俗爲之一變矣其後巡撫都憲徐公廷璋以爲學校乃育賢之地教化之源宜居中正文明之地不宜設於偏僻之所失其具瞻乃命本衛改建於通衢大街之中左廟右學如制但地步窄狹其學上建明倫堂四楹兩齋各六楹而庖廩號房無地可建以其右爲保安寺所限而未恢弘也弘治己未本學訓導李春賈茂章申白都御史王公珣僉事李君端澄委本衛指揮馮泰撤其寺宇去其垣墉以其地幷於學然後豁然廣闊可以展堂齋而建庖廩斯時也參將左君方分守其地乃曰學校亦吾當爲事也於是悉心經營一應工料皆其措置委本衛鎮撫吳昭董其事晨夕展力遂移明倫堂兩齋於其中增建神廚神庫各四楹號房三十六間門二座庖廩器備亦無不具功

已九仞所虧者一級而已左君去任其功遂寢正德丙寅參將馮君禎來代莅任之初謁廟視學環視左右前後曰此未完之功吾當整理乃區畫工料委千戶曹紀監修完其所未完增其所未有又樹欞牌二座於學之左右從茲廟學殿堂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兩廡兩齋廚庫號房庖廩器備莫不整飭完美煥然一新軍民改觀師生忻忭而感激奮勵矣訓導李淡述其建置修造顛末具禮幣遣軍生梁材黃璁不遠千餘里而來請予以記是請嗟乎禮義由賢者興事功由能而有力者建觀議設學之人與夫遷徙增修諸君子非賢且能而有力者能若是乎是皆可書以告夫來者使知有所觀感嗣而葺之不至於廢墜可也抑又論之曰諸君子作興學校如此者無非欲爾一方之人知禮義盡人道爲子者孝爲臣者忠爲師者勤教爲子弟者勤學各底於成爲材官者撫恤士卒凡遇戰陣以身先之荷干戈者勇爲戰鬬毋自畏縮俾醜虜知懼不敢侵侮則幅幀之內凡爲工商賈者各安業守分不相陵犯則身家可保是惟皇家設衛建學之意否則未免憂虞而厥咎至矣可不勉哉

（中衛縣志　[illegible]學碑記在文　[illegible]治十三年[illegible]原王恕撰文）

香山牧馬碑

在中衛鳴沙堡今存

（中衛縣志　明香山牧馬碑在鳴沙州安慶寺前　都主事[illegible]撰文河東兵備僉憲[illegible]書丹[illegible]）

按香山在中衛海原之交周迴數百里明時爲騰驤牧場嘗遣校尉主其事此碑卽記慶府牧馬事也

重修中衛文廟碑

在中衛文廟今存

夫子之道在天下也用之則昌背之則亡嗚呼曷若是其獨神乎蓋其傳卽堯舜禹湯之所授受原於天同乎人也維夫子藏往知來通元信古删

詩書繫易辭作春秋定禮樂然後二帝三王之爲聖也愈尊人之去夷狄禽獸也愈遠雖歷秦漢晉宋齊梁陳隋之世遭奇險怪妄之徒叢生浪起妖詞幻術瀰滿四方卒不能亂其經民到於今賴之是故獨覺其神矣所以崇德報功自古有天下者未嘗不加之意仰惟我皇明以文教淑海內故秩祀益嚴廟貌益廣遐方僻邑靡有或遺茲中衛其一也衛設於洪武三十一年其治隸寧夏道鎭城三百六十里正統四年詔從所鎭撫陳瑶請許建廟立學創於城東北隅成化十一年巡撫都御史羅山徐公廷璋慨規模簡陋檄參將張公翊擇爽塏改建於茲南爲欞星門中爲戟門北峻層廡巍然爲大成殿翼東西爲兩廡凡百餘楹始備法制學舍居右焉嘉靖二年秋參將周公來領戎政進謁禮成見摧毀日甚興嘆移時越明年甲申軍資武備笳鼓不競乃捐己資爲窯棟瓦甓丹鉛髹漆之費鳩工掄材躬省厥事於是直欹葺撓補缺罅隘維固永堅雕木琢石絢綵繪文

繪圖妍細垂旒移移聖姿如存列侍雍雍請益儼若廟與親覩昔皆加盛而鮮倫矣觀者改目是役也起於二月丁卯訖於五月庚午公素稱儒將穆動搢紳觀此信足有徵也已教授宋君訓導劉君寓書遣生員沈子灝來請記意在昭遠以告來也論者或曰尊夫子之道顧廟貌之崇卑規模之廣狹疑不與焉維耳聽目視手持足行心存思出絕不干禮之非者則人人夫子矣其尊之也不亦切乎雖然外蹈弗具敬何以生內主弗敬禮何以復且夫子之靈與日月等無物而不照臨與天地同無物而不覆載廟貌之誠無遠而不可忽也況中衛居邊陲要害之路東瞰大河西連龍沙自元魏以還竊據於僞夏元雖置應理州猶爲夷服今雖復華實臨虜孤立乃嚴險用武之地苟不先之以俎豆之事則強而無義勇而無禮何以責親上而永孚於休是廟之修也烏可緩哉彼爲師生父老者嘗砥礪周公重道崇儒之美其必先踴躍以倡衆務復禮而以切於尊夫子者爲志務主敬而以誠祀夫子者爲心使荷戈執戟之士咸諳夾谷之情則風俗醇治化洽堯舜禹湯文武雍熙之盛不難臻矣孰敢以金革之鄉視之是不可以不記叅戎公諱倘文長安人教授君諱廉臨潁人訓導君諱雲漢汾州人嘉靖四年己酉仲冬立

（中衛縣志　重修中衛文廟碑記明嘉靖四年御史中丞夏言撰文）

鳴沙城隍廟碑

在中衛鳴沙堡今存

（中衛縣志　鳴沙州城隍廟碑記嘉靖三十六年布政使蔡州潘九齡撰文）

美利渠記

在中衛縣城今存

寧夏鎮之西南二百里建置中衛黃河自蘭靖來過中衛直流而北昔夏人鑿渠引河水灌田世享其利人言黃河獨利於夏職此之由也中衛有

蜘蛛渠即今美利渠長百餘里繇始開鑿志遺莫考按鎮之唐來漢延等渠志載拓跋氏據夏已有之矣元始亂至元元年藁城人董文用爲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始復開渠邢臺人郭守敬爲河渠提舉更立閘堰今兩壩皆其遺製作甚精則蜘蛛等渠之開或皆董郭爲之也中衛屯田幾二千頃歲徵公稅二萬有奇實藉水利以足公私邇來河流背北趨南渠口高淤水莫能上衛人蹙額相泣曰有渠而不得灌溉之利與無渠同也屢嘗請告開濬前撫臺數公咸詢民廳集議區畫俱以工役重大惜費中止但令因仍挑濬無繫緩急衛人蹙額又相泣曰徒濬而不爲改易之舉與不濬同也嘉靖壬戌夏中丞毛公奉簡命撫夏籌決通明應變如響法重大體政先急務衛人以前事告請公愕然曰民賴稼穡以生水利者稼穡之源也水利不通民何以生夫因勢而導治水之法也所欲與衆體民之情也是誠在我即行兵糧道臬僉謝公移檄改濬與委參將傅良材防衛綜理屯田都指揮張麟圖提調寧夏前衛指揮王寵聽管工本衛指揮何天衢馮世勳職贊裒命丁三千人以赴工飭令筮吉尅期會集省試有方勸懲有法趨事者有歡聲無怨色也甫月餘而渠成渠口作於渠舊口之西六里許肇工於壬戌歲九月七日竣事於十月十有六日渠闊六丈深二丈延袤七里復入故渠口設閉水閘一道五空報完毛公欣然喜曰吾民其永賴以生矣遂易名曰美利蓋取乾始美利之義新渠一通不獨可以足食而沮虜之勢亦有加藉焉力少功多暫勞永逸基雖因舊制實增新改濬之功加於創建是役也上不妨政下不病農財無糜費民無苦勞凡毛公之所規定而謝公能恪承之者也衛之父老士庶懽欣舞蹈具書不敢忘欲紀厥事爲不朽計介生員芮景陽來屬記於致仕知縣王業業不敢辭拜首颺言曰大臣有功德於民爲民所歌頌勒之貞石爲後世法程固宜也書有之民罔常懷懷於有德夫爲民興利謂其爲仁人非耶紀

其事而弗忘謂其爲常懷非耶小民雖保若此者非偶然也惟我毛公撫夏未期年百廢具舉夏人歌頌不忘豈惟水利一節已哉邊事安寧且入贊皇猷斟酌元氣殆將以美利利天下矣紀之太常載之國史可跂而待而謝公亦必接踵濟美俾天下後世並揚休聞是又業小子所深望也毛公名鵬號雙渠直隸棗強人丁未進士謝公名蕭號南川山西代州人庚戌進士敢併記之

（中衛縣志明樂利渠記嘉靖四十一年寧人丁業撰文）

重建安慶寺碑

在中衛鳴沙堡今存

先儒謂教化衰微凡所以修身正心養生送死舉無其柄天下之民人若饑渴之於飲食苟得而已當東漢季運釋氏以其道鼓行之爲徒而不利無思無爲之義晦而心法勝積善積惡之誠泯而因緣作空假中則道器之云戒定慧則誠明之似至於虞祔練祥春秋之儀不競則七日周年追薦刼化之說亦隨而進流晉宋而益崇涉齊梁而大盛率天下以從其教擬王者以闢其居故至今未嘗廢也夫王者懸賞以勸天下之善立罰以禁天下之惡天下尚有不信從歸依之者釋氏以空言倡化凡無王公無士民無高卑貴賤莫不信從歸依似有善不待賞而勸惡不待罰而禁豈不謂王化之裨益乎若鳴沙州之有安慶寺古也臨河面山幽幽秩秩寔爲城市之中雖不得與牛首鷄足爭盛而宏深寂閴可謂邊徼之一佛場也弘治以迨正德間太監來公先慶定王似續以修葺復大其規益增其盛概矣至於嘉靖四十年坤道非寧震動千里山移谷變寺宇傾頹慶國主饗世殿下聞之曰佛教實王化之裨益胡可廢耶今安慶寺之圮壞於此不修則鳴沙一方之佛教將蕩墜矣吾可恝然乎哉乃發誠捐祿特降睿旨遣承奉王勳往董其事勳亦竭盡心力仰答國主盛意夙夜勤厲掄材防工先建山門佛殿俾將將嶷嶷瞻禮焚修有所立鐘鼓二樓而昏晨司叩朝發飛鯨嘯號令衆緇焉至於禪堂僧舍靡不備舉使晦明興息夙兩罔迷將許儀支範可以飲宜於茲復繚以崇垣樹以林木而幽邃牢密豈不視昔愈加壯麗哉茲寺重修庶鳴沙州一方之佛教不廢慶國主裨益王化之心可以少慰矣是役也肇於嘉靖丙寅越一歲隆慶丁卯勳乃報成慶國主令應台操觚以紀其始末云

（中衛縣志明中衛安慶寺碑記在鳴沙州隆慶元年慶府長史張應台撰文）

按中衛元爲應理州明初廢州置衛東南有鳴沙州即唐安樂州地後改鳴沙明廢爲堡額設慶府祿田爲軍校恒產所資此碑即慶惠王鼒枋命其長史張應台所作也

重建安慶寺永壽塔碑

在中衛鳴沙堡今存

（中衛縣志明重建安慶寺永壽塔碑記在鳴沙安慶寺萬曆八年慶王撰文）

按明史諸王表慶惠王萬曆二年薨子端王倪熿襲碑云靖祖開國西夏鳴沙額設祿田創有安慶寺嘉靖四十年震刼傾圮父王發心捐修令有司撰文立碣寶塔乏匠年久未建予自隆慶三年屢施營繕萬曆八年三月告完改名永壽計層一十四級蓋即端王所撰文也

重修中衛學宮碑

在中衛文廟今存

衛居乾維地頗荒僻廟學之設數十年所而文未之丕振聖教遠被於覆載之所及如日中天如水行地無地不照無處不流而吾人皆得藉其光以自暴挹其情以自潤也豈以人遠地僻阻彼篤廟貌弗嚴法制未備無以娛觀瞻之目而興企慕之懷官斯地者職事謂行豈忍視歲月遷易夙

兩濠拓棟宇頹垢弗莊垣墉卑側弗峻耶恭戎于公來鎮守是衛始至謁先師廟退覽學社覩其狀甚懼無以稱朝廷建學育才之意卽捐俸四十兩以爲倡易買木植匾處磚石不病公帑不擾百姓若殿則易其梁棟加以彩色若戟門櫺星門則改建高爽若泮池則廣闊之圍以石欄若名倫堂齋廡增飾舊規輝煌新制斯時適錢公下車之日亦遂欣然資助而鄉官貢士闔學師生各捐資供共成厥美今煥然改觀蓋前此未之有也工始於萬曆丁未夏四月訖於冬十月師弟子請予爲記曰兩公之修廟學所以養士也士亦知自養乎使讀聖賢書不知行聖賢事不有負於作養之厚意乎如吾鄉呂仲木馬伯循文章政事表表海內爲一代名臣亦其自養者厚也諸弟子肯以聖賢自待畏敬存心入泮宮如步杏壇洙泗瞻廟貌如見至聖大賢仰師孔子果如其時中乎尙友羣賢果如顏之仁乎曾之孝乎賜之達由之果乎如此則學聖賢之學心聖賢之心人卽聖賢

之人今之廟學卽古之鄒魯古云地靈人傑吾云人傑地靈行將有得於天地正氣秩高科登顯仕者濟濟輩出俾國家享其利生民蒙其澤近之功著一時遠之名垂千古斯無愧於爲士矣其勗諸錢公諱通元城人于公諱翔儀天城人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記

（中衛縣志　重修中衛學宮碑記在文廟萬曆三十五年衛人[illegible]于人撰文）

改修七星渠碑

在中衛縣城今佚

寧鎮迤西三百六十餘里爲中衛西路東控銀干北制邊夷西南鄰松山青海諸虜支蔓根連此款彼犯實通處我牆下遞起爲難非若他路專意一面比也頃因遼左告棘大司農全鑲專注於山海軍士守此者既難望關中輸轉而商人實粟塞上又以鎭城分給百分之一率下戶不贍則惟賴有黃河南威鎮諸堡屯田租耳自非屯政修舉則憂不在虜且在軍矣威鎮舊有七星渠荒淤歲久睦溝圮塞加以山水自固原奔馳而下洶湧澎湃歲爲渠患膏沃之壤化爲蓁蕪徙丁補賦頓減屯籍之半大中丞焦公天啓丁卯秉鉞茲土慨然曰有能勝此者吾且顯著其績以酬厥勞檄下道府遴委將弁議經費籌工役度地形乃據西路同知韓洪貞屯田守備王光先所條上諸款衷議以聞以百戶李國柱劉宰分督之而專任韓郡丞綜其事謂舊渠口上石剛且頑奈何強之以水於是移鑿近三里許河益尊善下岸益謙善受闊凡四丈五尺深八尺河行於鑿口三里許地勢復高鑿三空閘旁濟陂地十五里深闊如前入寧安故道中散者聚迅者折亢者夷瀦者洩中閘爲宜民閘五空閘銅錢堺鼎池湖凡四道站馬橋貼渠橫河堺凡二道委曲輸瀉自口至威武一百里至鳴沙又七十里浩浩蕩蕩以次下於田支分脈析注玉濺珠浮勝貫疇其出水爲患者遡渠上五十里古有北水口淤塞故徙而東注北口近河石梁爲梗故逆而

上鑿則鑿中石梁四十七丈深九尺闊一丈六尺下石梁五十三丈深二丈闊倍之水引入黃河東壩壑口疊築崇隄底闊十丈頂闊三丈五尺高十一丈縱橫百步障濤砥瀾不使患渠是役也自三月上浣迄五月凡三月而竣用軍民工役凡三千二百五十人若匠若漆取諸官若柴若木供諸堡軍夫適今上登極賞至軍咸悅使民夫則出於本堡者民自供給借於外堡者計日給廩凡用官帑二百餘金較始議省夫役三千餘省金錢一千餘闢荒硬萬餘頃咸得耕穫西路父老懽呼稽額曰今乃得免於死徙以食土之毛也吾儕小人爲山河所虐不享渠之利者十數年矣囂囂嗸嗸咸以工非二三年莫成費不數千金莫成工役非萬餘莫成今事半而工倍且速若此雖有暴浪驚濤堯年之水不能越峻隄而衝渠腹雖有火雲旱魃湯年之暵吾且沐浴膏澤沾餘潤焉昔史公決漳灌鄴斥鹵生稻粱人頌德稱聖與西門並傳中丞治渠溝洫繡錯豈止利民足國且以

禦虜南牧功奚啻倍蓰也焦公行矣願及公在賜言以勒不朽不佞性教承乏司餉疏鑿之役愧無能効胼胝爲父老先幸藉告成事以道于臯戻甘棠之陰與夏人同庇焉我輩懷德矢報尙勤其築脩歲歲無怠庶焦公之汪濊與黃流俱永乎公諱馨號衡芷山東章邱人辛丑進士撫夏甫及一載所與釐皆百年大計如止邊戍賞戰功疏水利繕防邊程材官功德難更僕數此特其惠西路之一事云

（中衛縣志明改修七星渠碑記天啓時副使譚性教文）

城隍神靈碑

在中衛縣城今存

（中衛縣志明城隍神靈碑在縣城內廟側嘉靖十六年山東諸生陳逵修立）

石空寺碑

在中衛石空堡今存

（中衛縣志石空寺碑在縣東石空寺堡西十里碑云相傳自晉山鳴三日突現洞天現三丈六身土石相凝結宛肖佛相居人因鑿創成之不記何代矣）

西寧廣福觀碑

在西寧縣城今存

（西寧府志明廣福觀碑在西寧縣城東北隅宣德元年立侍讀學士曾棨撰文）

按碑言永樂二十年成祖北征還次榆林召會寧伯李英咨問風土英請建眞武廟歲時祝禱詔許之英既還鎭數月而廟成宣德元年十月賜觀額曰廣福又言英在永樂屢行親征累賜寶刀名馬明史英傳不載洪熙時剿除安定邊寇與英傳略同英卽西寧人也

重修西寧衛學校碑

在西寧文廟今存

凡事始於創治中於嗣緝而終於有成乃通古今之攸論也乃者西寧衛學校一創時則必營殿廡以崇廟貌建齋堂以貯師訓植射圃以較德藝備禮器以神春秋祀享葺墳典以立教學章程固其始也尋至歲湮物故始之創制者不無傾圮替敝無復昔之完美可觀逮者成化終葉建白者以此方實當邊隅僻壤雖有百司分職監播者巡督罕臨率多忽逃曠功請建臬司統察上乃可其請握鈐衡者謬擢予膺是秩命下之日陛辭親捧璽書而來總理甲兵錢穀疏雪積案冤獄之暇日及學政督弛乃知當急不敢息安而事修謗興之嫌在所不計爰始掄材鳩工聿新堂齋號宇射圃欞星諸門既而勸募富室量出己貲增修籩簋購求編秩俾向之頹弊缺失者俱紹復如前始於弘治庚戌歲夏首卒辛亥秋季惟度殿廡貲用頗繁姑俟搏蓄財力卜時再舉是則嗣緝於其中也士類服此第恐歲久易湮靡從考證僉謂宜勒金石以俟後之君子時緝而屢省之或修舉廢墜或恢拓隘陋或增益其所未備庶乎其人常存其政易舉而終於有

成之可待乎

（西寧府志明重修西寧衛學校碑在西寧衛學署弘治中兵備道何忠撰文）

重修西寧衛兵備憲司碑

在西寧舊道署今佚

陝西三鎭羅其外八府處其內延袤三千餘里視他省爲最大三鎭之中惟甘肅四圍番夷西通西域橫亙三千餘里視他鎭爲最大甘肅一鎭計十五衛所惟西寧衛六所惟祖宗之意蓋以西寧控制近番申中等十三族遠番罕東等四衞故多設一所以震懾之視他衞不同也永樂以來朝廷以西寧係西夷重地特設都指揮一員守備其地弘治改元孝宗念西寧番漢雜處承平日久梗逆漸生特命設憲臣一員整飭兵備弘治戊午間中丞公建議請復以涼鎭莊古屬西寧兵備所轄亦各衞所邊備漸弛非得憲臣時修舉之不可也弘治辛酉西寧兵備副使宋公自南察院始

移居此署展拓增修廳爲寬敞正德丙寅予乃承乏丁卯逆瑾變亂舊章天下兵備憲臣俱裁革惟固原獨留余乃自西寧革去復調固原未幾即爲逆瑾廢黜於時此署空閒公吏生來於焉盤上二三載間楹宇傾頹門牆拆圮視傳舍不如矣正德庚午上因察知瑾逆狀服上刑罪實廢黜於野者盡起在位予乃復爲西寧兵備副使辛未三月抵西寧境見軍民凋敝番夷生拗大不如前時及入署又見其頹敝不堪乃歎曰相離未久何以變至此耶乃先蘇敝政之太甚者徐解其亂繩而分理之舊規新政次第修舉時兵食倥偬政務旁午應接不暇五月夷賊萬餘騎入寇予先期遣兵於老鴉城甜水溝據險以待賊至果不得進徒手歸六月巡行莊浪督軍饟事竣而旋始至廨宇中傾者扶之頹者正之損壞者易置之既建大門三間復立抄案房六間審供廈房四間前堂後室左廂右廡旂幟牙纛軍裝戎器煥然一新壬申四月夷騎三千從西寧後山番境入寇又被

我軍敗去擒斬數多民物安堵予以自外供水執事者出入不便乃相地西南隅鑿井果得甘泉又以時校閱軍士未可數下教場乃於憲司之東買段氏地一區南北計一百步東西計二丈五尺以爲射圃中建射廳三楹公暇即調一隊教演率以爲常規制漸備廨宇苟完凡稟命受令者皆改觀易聽而憲度亦用章矣夫兵備之職內統各衞外撫諸番軍務夷情厥責甚重後之君子廉明寬嚴之中自有柔綏之道茲予叨山西廉訪之命且行深念此署修建之由良工心獨苦矣如不勒之堅珉後將無所考乃紀其始末如此仍空其後以爲將來者題名云

（西寧府志重修西寧兵備憲司碑記在西寧兵道署正德五年兵備副使楊經撰文）

按明史職官志兵道之設仿自洪熙間至弘治中本兵馬文升慮武職不修議增副僉一員敕之自是兵備之員盈天下而西寧兵備不見史志惟西寧志云明西寧衞初轄治守巡道弘治間始設兵備駐西寧與碑文相合

重修西寧衞儒學碑

在西寧文廟今佚

夫子之道在天下猶饑者之食寒者之衣不可一日無者明興百六十年文教大明于世薄海內外莫不各有學校之設以淑人心以崇教化以教育賢俊綱維治理其意厚其效長成周之後未之有也而天下猶有不能盡如往昔之盛者此則其有位者之責焉耳然亦必有良監司以提挈于上而舊者新廢者舉故士熙熙然以自盡于學而天下之才有不可勝用者其法制之善繫于廟堂與行之美由于其位非一日也西寧古湟中之地河右重鎭國初執事者已請建學立師垂若干年爲之上者稍不加意則頹壞相仍學者因循嘉靖二年四月巡撫甘肅等處都御史陳公禹學按歷是地兵備副使陳君文相以白於公心切憫焉遂發公帑命指揮祁

麟董之職督之明年七月巡按御史盧君用審至復有所發以益其工比各落成西寧軍民小大咸喜士思學俗思厚彬彬郁郁老稚誦于衢巷農謠於野商歌于塗乃走生員孫銘程璋來武功求紀厥實用傳來裔海不佞敢以二三君子之意告諸西寧之士大夫小子國家建學立師以教育士大夫小子德意甚厚然九重高遠士大夫小子學與不學上弗能知也顧惟二三君子以執事蒞降茲土而興行之稍有弊壞則加葺焉恐士大夫小子無以居業求志也乃士大夫小子不自砥礪以求詣厥成夫豈九重二三君子之意哉學敝則思葺業荒則不思所以爲治是惟士大夫小子之自棄焉耳於戲勉哉天下之才不相遠其偉奇超拔者乃獨多於遼寂僻之地其自奮有由然也學故有廟甚壯今但加彩飾而堂齋號舍視舊益增規模益宏遠矣

（西寧府志明重修西寧衞儒學記在西寧衞學嘉靖二年修撰康海撰文）

按碑文巡撫陳公禹學者曹州陳九疇也副使陳君文相者登州陳鼎也通志職官表西寧兵備亦漏載鼎名

重修兵備憲司碑

在西寧舊道署今佚

天有陰陽聖王則之而仁義之道用焉我國家既以文治太平以武戡禍亂頃虞武無度故增設憲臬以飭戎務弘治改元廟堂集議以河西爲用兵之地而肅州西寧兩衛番夷雜居故復設兵備二員用憲臣充之分管十五衛所一蒞肅州一蒞西寧以撫治之先是西寧草創且其俗野屋悉土覆故雖公府亦從簡以隨俗焉惟茲憲司肇自弘治辛酉副憲順天宋公禴自城南東隅卜遷至正德辛未副憲濟南胡公經營修葺允廣迄今歲歷踰二紀有餘矣日就圮嘉靖癸巳經奉命整戎于茲甫臨蒞深切疚懷顧民未信未可遽勞也久之詢得境內多產材木遂麾諸卒採之小者負巨者輿而致流而浮之並命匠氏陶甓于野伐石於崖既具遂量工命日以稱畚築以程土物以議遠邇以稽程式焉堂之舊材擇堅者移于他署茲復用新木良者爲堂五楹兩傍舍十楹重門六楹後堂三楹至於吏胥輿隸居有舍文卷簿册貯有處鐘鼓旗仗儲有所等威已辨防範已密瞻觀已式美哉斯役不徒勞也夫西寧爲河西巨鎭昔以備番今以禦敵憲司廳事非特衛務旁午叢脞而隆奔等十三族番夷以公私事集於聽號令賞罰月無虛日休上治下宣德流化瞻觀所係亦不爲不重也彼衣冠瞻觀君子常愛之況居室之大寧可苟焉而已耶夫堂委於廉則卑亢愆度上下雜糅民之無瞻也風雨寒暑之來弗蔽公綠以蟣庶事之隳也隳則民慢民慢則政疲政疲則網紀罔有攸賴惡乎宜乎況憲司爲貞度激揚之地可姑從苟簡以啓觀者之玩矣乎是役蓋不容於少緩矣矧匠氏選之於軍餘財買取之于土產力用于在公服役之人五旬而畢之其

諸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意亦庶幾焉是故君子于茲亦可以從政矣是役也凡棟梁榱桷之屬二千五百有奇瓴甓鴟吻之屬五萬有奇釘金之屬五千有奇甃甋之屬九千有奇徒役一百有奇人各役三旬工匠之屬七千有奇梓匠五旬圬者二旬繪事役旬有六鍛者役十五日礪者役二十日

重修西寧衛學碑

（西寧府志明正德修西寧兵備道司碑記在舊道署嘉靖十一年副使李經撰文）

在西寧文廟今存

天下國家之事皆有關於士也故古之明王自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其所學者亦自有道是以風俗大同禮樂具舉人材彬彬以出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我國家奄有四海教先於政文明之化磅礴寰宇惟此西寧衛學之建多歷年所日阽於危風雨罔蔽神栖靡寧士艱肄習師艱妥居行惻截挙靡所于告嘉靖癸巳歲經奉命飭戎于茲亟命衛長吏撤而新之第公私匱竭莫能舉也越明年五月侍御史新野劉公良卿巡督茶政至入謁殿廡退即講堂廳視既久怛然疚懷遂出公積申飭衛吏以經始秋八月侍御滄州王公紳以觀風至後發粟量程亟命衛吏以圖終于是陶瓦伐石選材鳩工先師殿瓦更以琉璃兩廡堂齋亦以瓦覆之即戟門前爲櫺星門前復建坊以示偉麗以敬一亭移於明倫堂後增廣加飾緣齋之掖爲號舍五十餘楹爲學官舍二十楹牲舍三楹右爲射圃廳五楹繚以墻垣甃以丹碧工興於七月訖於十月之終輪奐孔飾規度聿新宮牆巖巖廊廡翼翼而邊陲耳目炳然改觀衛吏以落成報直指檄經爲記勒石以永夫興學宣教監司責也崇志廣業諸生職也今西寧爲古月支湟中之地羣山嵯峨衆水縈紆圜邊有峽塞之固地則要矣爾諸生長于斯居焉長縫寬衣入則士矣至於崇志廣業登壹於學者夫豈皆然耶

邊陲率習戰鬭所自期者止於發身已耳抑豈知學貴大成不貴小用有文事必有武備耶况二公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尊崇孔氏作人神化意亦弘矣爾諸生際此千載一時咸率履寬度其於監司興學之心國家儲養之意何如夫廉者安於凡近者也卑者隨時以趨者也學焉而不知其道者口耳之末也假借篆踣而姑以取叢育者世俗之見也剽竊糟粕而炫焉以表著者不爲己也有一於此皆非也爾諸生戒之哉勖存息養所以崇德也篤志力行所以廣業也崇則日就於高明廣則日躋于富有斯可以爲士矣即大者實至者盡升堂入室及之無難又何憚而不爲哉斯固上之人興學之意也爾諸生勖之哉

（西寧府志　重修西寧衛學碑在西寧府學署嘉靖十三年兵備副使李經撰文）

按明史食貨志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則因以病故唐宋以來行以茶易馬法而明制尤密設茶馬司於秦洮河雅諸州後改秦州於西寧

成化初命御史巡茶陝西歲一更嘉靖十五年御史劉良卿數言茶法正額外多開中百萬斤戶部定以爲例碑所稱侍御史劉公良卿監督茶政即其人也職官志有陝西巡視茶馬御史一人

重修西寧衛碑

在西寧縣城今佚

西寧古湟中地也華夷雜處自古羈縻之至國朝始歸附於是開設軍民指揮使司鎮撫其地國初長興侯耿公秉文建衛治閎偉壯麗屹然鉅鎮蓋非徒事炫飾正以懾伏遐人爾歲久就敝至於覆壓不可以居嗟夫作者勤心繼者怠事有識者慨焉嘉靖戊戌憲使澶西王公分巡其地下車覩政廨衙之敝也歎曰茲土懸邈中域濱處羌戎凡以發政施令用華變夷修武威遠皆於衙乎在乃茲頹廢若是是將何爲者耶於是下令於官計工程費庀材鳩匠治因其舊而悉新之始於己亥八月迄庚子十一月而畢工於是堂寢祭序門廡司屬煥然改觀有華於初矣工成而命記於許子許子曰凡事之頹廢者因循致之也夫事始無不善久無不敝當其未敝思作者之艱以節之則事乃仍善惟夫因循者當之玩日愒月目其初敝則曰小小罅漏不治可也及其漸敝則曰更張動作爲力艱矣以是自存故有坐視其大敝而不爲之所者嗚呼遺始之人固如是耶凡事之敝豈獨於屋綱紀法度罔不皆然得人以舉匪人以敝古今無二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其斯之謂乎澶西公之巡西寧不遠其地不夷其人不因循其政居之三年憲度聿貞於是西寧之人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乃其衙治之修則亦政之一端也茲役也董事者爲掌印指揮使嚴威掌理者爲指揮同知韋勳督工者左所正千戶王堂云

（西寧府志　明重修西寧衛碑在府衛署嘉靖十九年都御史許宗魯撰文）

按明史地理志西寧衛元西寧州洪武初廢州六年置衛宣德七年升軍民指揮使司太祖紀洪武二十年城西寧而西寧府志云五年置衛十九年命長興侯耿秉文城西寧均先一年耿秉文傳不載城西寧事府志或據此碑而書之也

忠節祠碑

在西寧文廟今佚

嘉靖間中丞趙公節鎮河西下教諸道俾修舉祀事教至西寧兵備憲副李侯乃經營隙地一區爲垣門二堂廡碑亭惟備乃擬應祠實報公曰某祠於張掖某地某法不應祀也所擬漢後將軍壯侯諱充國趙公疆弩將軍樂成侯諱延壽許公伏波將軍忠成侯諱援馬公平壽敬侯諱訓鄧公隋衛尉諱權劉公唐平章事幽州都督諱師德婁公宋秦鳳經略使諱韶王公河州團練使諱永年高公隴右節度使諱厚王公皇明長興侯諱秉

文耿公世襲土官指揮諱南哥李公會寧伯諱英李公合序列正祠指揮陳治千戶李純百戶毛泰佛元葛䄂丁顯葛鎮合序列兩廡祠依文廟式爲木主春秋致祭憲副得報遂以時禋祀如公言光祿寺卿理闇而善之曰湟中自漢武使去病開疆至壯侯討畔用王師屯田其間先後降羌至三萬一千二百餘人卒全勝以還及老朝廷有四夷大議常與咨謀比卒思其功德不置圖形未央至成帝時尤感事追美召黃門揚雄卽圖頌焉伏波建議不棄湟中以除羌害討畔至矢貫其脛桓桓自若卒恩威遠孚諸羌咸服又爲置長吏開導水田勸以耕牧敬侯用恩信結胡得其死力破殲迷唐使諸羌內附威信大行比侯卒羌臨者日數千人至於捐生以殉家立侯祠恒禱祀焉是皆功德著於華夷垂於後世與社稷礎楹大臣規模何可當也樂成下獨妻公長者無忝先烈足爲後矩其次長與諸賢亦開疆展十仗節死義宜報祀者祗遺棄弗祀久矣不有君子何以勸忠

於戲此舉中丞公之教也憲副之力也有裨風教多矣中丞公名載字文穀山西垣曲人正德辛未進士憲副名經字文極河南襄陽人正德甲戌進士其祠垣南北東西袤廣尺丈堂廡門亭楹數悉記於碑末云

（西寧府志明忠節祠碑祠在西寧東關後移學宮嘉靖時光祿卿[illegible][illegible]撰文）

按碑列漢朝諸人爵謚頗有脫訛蓋之不易明瞭趙充國宜稱後將軍營平壯侯許延壽宜稱彊弩將軍樂成敬侯馬援宜稱伏波將軍新息忠成侯鄧訓宜稱護羌校尉平壽敬侯各郡縣所謂鄉賢名宦類此者甚多不可不考而正之也

兵備侯公生祠碑

在西寧縣城今佚

（西寧新志兵備侯東萊生祠碑在西寧隆慶五年郡人張問仁撰文）

高陽伯李文諭祭碑

在西寧縣北今存

（西寧府志明高陽伯李文諭祭碑在西寧縣北十里李家寨）

按明史李英傳英從子文宣德間爲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天順中以右都督出鎮大同弘治初卒正德初贈高陽伯此當卽其贈爵諭祭碑也

鴻臚寺卿李奈墓碑

在西寧縣北今存

（西寧府志明鴻臚寺卿李奈墓碑在西寧縣北西十里長寧川）

按府志李奈西寧人耆自國學歷官至鴻臚寺卿嘉靖十年致仕歸卒葬於長寧川

重修西寧衛城碑

在西寧縣城今佚

萬曆四年秋九月戊戌西寧衛城修理事竣西寧古湟中地卽漢充國屯田以困先零者城始建於高皇帝十有八年規畫既鉅雉堞斯崇開闢經略之始蓋有深意二百年來土垣漸圮夷亦不時竊擾馴至可憂嘉靖庚戌以後勢益岌岌矣今上以既夷內附十餘無事詔令諸鎮督撫及時相度邊垣修飭以寓桑土之計先是大中丞固始盧公兵備副使新城平公始相料理役方興而盧公有南遷之命平公亦以疾請萬曆二年十一月上命中丞東海侯公來代公徧歷五郡晝度思惟既乃下檄曰湟中右控青海左引甘涼內屏河蘭外限羌虜輔車之勢所繫匪輕而城單敝至此工不亟舉其何以禦不虞乎於是復下檄圖形勢議工力料物用分職擇約程限申法令會同制府益都石公以請以發而兵備河東董公監督別駕獻陵潘公分守左參將延安蕭公遊擊將軍莊浪吳公及事衞篆祁萬戶德等各以職事趨事而侯公董公則拊循鼓勸指畫調停躬先勞倖因

有晝夜是以民樂輸力波湧雲從不驟而趨不促而愈功之成若有神焉城以圍計則一千七百一十三丈有奇以高計則四丈六尺有奇底之闊五丈頂之闊三丈有奇而闉廂之役其數仍不與存薄者厚之卑者高之傾頹不可經久者必易築之甃瓴甚石深闊乎其池備益乎其壯樓櫓舖舍桿具無一不精炳如翼如且固且麗甓甎之費計一千二百四十萬五千灰之費計二萬六百餘石石條合底之圍丈其材木薪蒸之屬則伐山浮河便而取足數不可得而計也告成左司馬保定吳公閱視適至登而覽曰壯哉萬年之固可以紓聖天子西顧之憂封疆之臣勞苦矣就上其績於是董公設宴於西城之鎮海樓率其僚佐官屬高會落之釃酒而言曰昔人謂笑談樽俎折衝千里乃今豈不信哉金湯一壯雷霆萬里不障而戰勝不言而化孚攻心之善伐謀之機一舉而並收之孰謂禦戎無上策哉夫無虞之儆惟聖天子惟能明見萬里其祇奉宸慮克成威嚴則督撫二公之忠趨事効職惟諸執事者之勞其發縱指示使勤無遺誤則督撫二公之勤也春秋凡城聖經必書踰年營始之善左氏備而錄之非常之功苟非有述後其何考予勒石以記焉

（西寧府志明重修西寧衛城碑萬曆四年參議郡人張問仁撰文）

按西寧築城明史太祖紀在洪武二十年西寧府志在洪武十九年碑云城建於高皇帝十有八年三說不同未詳孰是中丞固始康公即康逢節隆慶末巡撫甘肅東海侯公即掖縣侯東萊兵備新城平公即平康裕河東董公即萬泉董汝漢制府益都石公則總督石茂華也

兵備道題名碑

在西寧舊道署今佚

西寧故羌戎地其性獷獷鷙驁在我則驅而來馳而往惟所命之否則爲狙獷爲奔突不可以馴要以保乂輯和利用撫折衝禦侮利用威古趙翁孫鄧平叔及慕容三藏諸君子之行事可考也粤惟我明夷服內擕弁椎結髻侏儒因即故州置軍衛焉迨聽治於守巡分部樂教千里勢多壅格久之彔隸于允吾屬諸羌豪數背約束侵擾邊吏盜掠畜產廑廟堂西顧於是特設兵備使者稱撫治云繼爲逆瓚議罷逾年復之無何夷牧海上寇窺尋嘯羌羌悉役屬夷且導夷內嚮與邊者姑以隸屬夷夷益驁然挾羌豪種而漁肉我邊氓威重於使日安所用惠文彈治也邊氓之事夷戕於事使我兵力甚弱使亦莫如夷何而其俗又雜夷負力估氣易隸以桀鰲懷以柔湟事危矣天子不鄙夷其地復專敕飭兵令主爵兗樞之臣遴夙以威略著者往其任睠睠昔益重先事諸君子規事建議權時施宜不偷恃一時之安而率務爲永逸計諸備具舉亦既犁然夷黨漸攜羌種日附至余承乏始得藉備而大創夷夷創巨幸遯逃竄伏然忿鷙無道未嘗一息忘西寧今日之任睠睠昔又不啻什伯重已爰稽名實奚所稱撫乂奚所稱備哉崇文教惇禮讓課屯田嚴保甲省繇役警官邪問疾苦保乂輯和之具也撫之謂也修障隧謹偵諜豈餱餉厲長戟勁弩之械崇陴濬池據要扼險按籍實伍講戰陣習技藝折衝禦侮之具也備之謂也詩不云乎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剛不吐柔不茹不侮鰥寡不畏強圉其庶幾乎藉令務姑息以市人心災且剝膚猶然却顧幸須臾無及于其身蠱極而庚則貽來者抑或功利是急好爲豪舉勤遠略而忘內修甚且虐使其民甘荼如薺惡在其爲撫若備哉余不佞幸列名諸君子之後治內攘外惟日孳孳務求無爲前事者辱乃若廣布天子威德澄瀚海之波蕩蔥嶺之壘犁蒲昌之壁艾渠搜之旂拓卑禾之塞俾戎騎不窺羽檄不入邊城晏閉牛馬布野父兄襁帶稚子咽哺餔而戈矛累爲咐具有備無患而得一意于撫則不佞竊有志焉并以俟後之君子因歷考姓氏勒諸貞珉而爲

之記（西寧府志明兵備道題名碑在署內萬曆二十二年西寧兵備道劉敏寬撰之）

北山鐵廠碑

在西寧北山今佚

往者主和議邊備久弛塞上數苦兵輸率斂於道田公鎮撫五郡時儲簡鋭主客騎步各程其材爲筴屯田靡廢不舉介冑鋒鏑礮石神器戰守之具也而悉資坑冶故事陝西行省歲供甘州軍需熟鐵十萬九百餘斤鳳翔歲供西寧熟鐵七千五百餘斤乏則復齎行李鬻之關以東稽程則數千里而遙稽時則以月以歲徒糜費罷徵發轉輸已耳且無能濟緩急公乃策諸監司徧搜山澤復徵冶氏於秦晉得冶氏來襄其事余不佞備兵湟中始得礦下馬圈北山之麓既得之大山峽冶氏謂北山礦廣而堅視大峽良便其山幽僻澗中石鄰鄰積無算踰數里山木蒼殖薪槱者報曰可以冶鐵余躬詣相度乃即北山下置官廳六楹鐵鑪二座營舍五十間跨山爲墩上建墩棚四楹周圍牆塹足備不測令簡西寧各營步卒四百供版築之役擇指揮盧忠爰督厥成仍選士習其藝復令如周官所載物其地圖而授之鍛者採者各擇其人爲長久計是役也有五利焉河西四面乃用武之國朝冶而夕效取之源源一利也無輸運數千里之勞民獲休息二利也隨取隨給無歲月之淹三利也工役即取諸坐食之步卒炭石即採諸無禁之山林下不擾閭閻上不煩公帑四利也以五郡之材資五郡之用旁郡額供止輸折價以備除器之需五利也況邇者彼數內擾數爲我兵所衄爲之咋舌稱鐵壁云今復聞在在坑冶寧復有不還志堅甲利刃烈火迅機行且淩崑崙沸青海建萬世無窮之利公可謂忠於國矣昔管子以策試齊遂表東海管子策士耳且富強之說不足述也顧齊以管子霸乃今用事豈少管子哉即局促因循而以綱紀經畫爲迂且擾

奈國事何誠能度不貲之利輿不怨之勞事半而功倍於古人務久遠以裕國計當保世世無疆場憂余惟前事者後事師也因伐北山之石而紀之若此公名樂氏戊辰進士任邱人（西寧府志明北山鐵廠碑記在西寧北山萬曆時兵備劉敏寬撰文）

湟中破夷碑

在西寧縣城今佚

萬曆歲在乙未九月大中丞田公大破海夷永酋於西寧之南川十月再破於西川之鎮海蓋二百年無前之奇捷也先是永酋盤據青海陽款陰兇誘殺西寧之副將李魁戕衆二千餘遂誘順義王扯力克犯順合黨與數闖入內地攻破河蘭兵放騎大掠彌月未已殺夷人民萬餘皇上震怒命少保鄭公經略討之鄭公至皋蘭諸酋復返據青海秣馬將大戰鄭公遣兵渡河先截破套賊吉囊於涼州力克歸路既絕竄遁歸命皇上念將士久征頒元元之擾赦順義令歸穴各酋解散詔鄭公班師還朝而永酋率殘夷劫掠番人與其黨仍潛居海上大兵既還則又以所掠李副將敵甲數十牛羊百餘頭爲詞請罰竊我虛實計圖復還直指以聞皇上乃命田公自涼永兵備巡撫甘肅假便宜以制禦之酋矜兇恃狡誘遠番以張勢挾近羌以力和志在必還以要封賞田公多方密計懸重賞鼓番潛偵動靜以間選將治戎圖必誠而諸酋亦未之覺也田公會諸將議方略擬先定青酋後治永酋青酋者青把都猛而狡諸將皆難之田公曰青酋近窺甘泉永酋逼穴湟中我西則青酋東擊我東則永酋西發首尾牽制內顧不遑酋蓋以此爲長計以絆我兵使我疲於奔命耳青酋恃強無備今出不意勢可必克青酋既克則得專力青海而永酋可擒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乃潛師擣青酋覆其衆青酋單騎走詳在破青語中於是肅儉甘永涼壯騎卒爲三伏以待永酋密與西寧兵備劉公會計乃以方略諭參

將達君分布既定諸番密報永會已聚衆捉馬矣相與計曰田公適勝於東必不暇虞我我可得勝大可要順義之爵永不失報青部之讎且西寧之番可以盡收五部可圖也又曰九月九日漢兒重陽必不知設備乃率衆突出伏其千餘騎於後先以千餘騎佯呼曰與我款乎蓋猶欺我兵弱恐不敢應故先以其半誘我欲其既合而夾乘之而不知已在伏中也達君率精甲短兵直搗鎮海游擊合諸番截其後番兵剌卜爾毀其左離卜申中擊其右賊前後受敵不相救應死戰數十合遂披靡不支官軍前後斬首七百有奇其爲番兵殺傷者不在其數焉殘兵逃竄臨壓心翼巢海餘落皆夜徙海西羊牛家帳多爲諸番所獲諸番之被夷劫掠者亦多相率而歸此其初捷即九月重陽之日也田公屈指曰夷多方誤我而爲我所算今永會雖大創而火酋獨完真相納剌等全部猶盛當屠之虜計所不免衆憤既同衆力必齊此非諸將之所能辦也乃帥中堅所過檢其精健晨夜赴西寧而諸番諜報已紛至矣各酋果棄永會空穴而出納剌沙剌卜襄在前真相火酋後繼精甲數千號二萬連絡數十里先圖剌卜爾森田公曰賊以忿來本欲致死於我而先圖孤番者誘我也乃募番語剌卜曰若力能守者堅守十日我必破賊力不能相機從速勉圖後禦圖剌卜急剌卜佯合於賊諸將譁焉田公曰剌卜非心背我者也我已密約必左給賊且天寒草枯賊馬力已竭驅剌卜返走此爲上計而氣驕輕我將必直前我攻其外剌卜毆於內破之必矣乃合諸酋令達君統之諸將咸受節度營於康纏溝下令曰明日破賊時也賊又圍康纏溝壘以誘我見我軍乃大譁曰今日必無漢兒矣揮衆四面齊攻矢下如雨達君鼓衆分其鎗破弓弩更番疊伐以壓之從辰至申百餘合夷人馬死傷者衆我壘塹而猶未肯已也忿甚復驍悍重鎧奮長槍銅桿單犯西寧兵西寧兵厚集以待後故終不能得入賊於是氣竭智窮矣又見田公戰鼓大懼乃

收營奔回田公曰夷創甚無力再戰且懼我追夜必走矣乃令鎮海游擊間道先伏於前令通判龍君帥諸將方陣於後以追之田公與劉公自按中道又諜密呼剌卜爾剌卜爾收精壯斬夷奔出鎮海兵失期不至故賊竟得逸去田公發前鋒追奔數十里斬首數十餘級然賊死亡傷重於陣已不下千餘其沿途所棄僵首缺支者不可數也其再捷於西川蓋十月廿二日也兵將出田公令曰猾虜致死官軍不得離營壘爭首功夷遁不得追蹤但取夷不能勝我爲奇敢違者以軍法議斬以故軍陣整肅敵如泰山竟不能動兵既交田公披甲帥牙下與劉公龍君去大軍五里而陣與諸將曰我在此與諸君禍福同矣用命不用命我親見之又以牛酒犒士勉以義勇是以衆皆踴躍歡呼無不一當十者諸酋東西齊壞永酋已零散不能成勢真相火酋驍壯又多爲我所殲其號王子者三人謀主五六人而兩陣所獲甲胄往往夷百金之士足以大快云即今西陲晏然士歌馬騰疆場之事機變不一即未能犂庭埽穴以就永清然前後三捷殺傷數千亦足以振國家之威寒既褻之膽起諸邊之積弱雪三軍之屢恥矣夷從是不敢復輕肆而邊垂延賴亦百世之一時矣北夷爲患歷代迄今訖無上策以制我高皇帝迅埽腥羶之後夷又以二百年生聚逐至控弦數十萬合其騎衆不減冒頓之強穆宗皇帝權宜許款羈縻欲實內以徐圖而將吏奉行失旨以致春四朝三黠夷反操之以恐我至覆軍殺將寇門庭而無忌此我皇上所以拒羣議而授廟略以西事專屬田公惟田公忠誠義烈奇才天授夫是以受重任而不辭克成大勳於俄頃也昔充國小陳韓范專三秦之衆以禦乃數爲夷挫僅能以支當時軍中猶侈有西賊破膽之謠讀者偉焉李牧日擊牛饗士堅壁數歲不敢與匈奴遇選車千三百乘選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餘人臨敵猶先以數千人委之而後得以大勝焉以今觀之其聲實難易輕重爲何如者是以萬衆

歎呼頌勒銘以紀問仁才非班馬豈足揄揚國家豐功偉烈輒以陋辭記其大都以俟職國史者他日有所考徵焉耳是役也兼總文武分發定難則大中丞田公樂鼓兵布衆慷慨決機則西寧兵備副憲劉公敏寬忠慎勇略使三軍樂於用命則西寧參將達君雲挺身共濟贊畫多方則監督兵餉郡司馬龍君膺分總固殊忠謀無異故能量敵審勝而計得必成功得必就也賈勇揮戈搴旗斬將則柴國柱王汝賢劉衍祚監兵則莫負時督陣則田夢松趙用賢星夜赴敵虎馳熊賁則莊浪參將張君應學標下游擊余君德榮碾伯鄭君恕古鄯守備鄧君榮祖莊浪協守魯君光國督柝巡垣撫衆安內則監理屯兵郡司馬高君第指揮袁桂周時相史守寧李愈茂李希梅祁秉忠治爲鑑效謀周旋不辭勞劇則經歷張榮教授楊登科乃若居中制外綱維遠邇則督府李公汶身操松函悉兵西趨冒艱險以濟同舟則莊浪兵備大參朱公朝聘威嚴彈壓營壘安輯俾田公得

專意西征則鎮守甘肅總戎王公賦秉深機遠計伐謀招番卒以得力收功則前經略少保鄭公洛贊畫兵部主事今陝西總憲梁公雲龍陝西僉憲今山西總憲萬公世德毛於築垣寨險足練兵士急固內以壯根本密先圖以俟時機則先西寧兵備總憲石公楨兵備總憲今中丞劉公光國副憲調浙江余公良樞是以離任雖久而謳歌不忘有不可得而泯者故併壽焉其詞曰於惟我明列聖相承薄海內外罔不來庭惟茲大孽敗亡餘燼乾坤泰大卵育生息二百餘載醜類實繁跳浪叫噪擾我邊關惟我穆皇厭其頑狡曰茲蠢爾何足與校誓彼蛇豕恩以生存訾彼鴟梟懷以好音撫之靡之食之貨之厥恩浩蕩冥然罔思飼而飽肉嘷而決藩噬得其衣多又號寒適貨於東旋掠其西糾兇聚醜左順右逆其欲既得厥詐逾甚大肆厥毒邊垣孔殷皇帝曰吁是豈可容將軍虎士束手何庸乃下明詔乃治邊臣克詰戎兵三令五申皇帝曰吁來汝卿樂授汝斧鉞往治

其唐公拜稽首天子明聖敢不對揚帝之休命聚米屈指夷在目中乃上方略以達宸聰皇帝曰吁惟爾從事假爾便宜我不中制田公稽首先擒青酋覆其巢穴兵行不留是歲之秋永瓦乃猖密合醜衆欲掩不防闖人我腹內戰皆奔我武惟揚鼓譟雷喧長戟短刀截背穿胸殲厥渠魁遂及脅從熱調夷強摧枯拉朽棄甲洩兵狐駭兔走孰謂我怯如熊如貔投石揮戈山搖海沸捷書備具既達九重皇帝曰吁卿樂之功功懋懋賞加乃不績峻秩崇階寵以三錫公拜固辭天子聖神公卿碩輔廟算惟靈職揚文武奮策殄醜臣適宜命何力之有皇帝曰吁汝惟不矜能謀而斷大勳斯成昔我高皇及我文祖掃彼腥羶奠厥中土羈縻之術暫不可常惟聖知幾堅冰履霜從今而往毋爲膠柱驕可豚畜獰即犬捕邊氓舞蹈獲心樂意皇帝聰明天錫勇智邊氓舞蹈青衿黃耇皇帝聰明皇帝萬壽劈山磨崖頌勒洪勳閒任小臣爰述斯文

（西寧有志明湟中捷與碑記紀略都浩遂謹明僧撫遠海場事張問仁撰文）

按湟中三捷西寧志皆稱其功此碑敘敘尤詳而皆歸重巡撫田樂惟明史韃靼志云萬曆二十三年秋海部永邵卜犯西寧總督李汶檄參將達雲遊擊白澤智馬其撒卜爾加諸幽番設伏邀擊大敗之捷聞論功並以屬番效命追敘前總制鄭洛功賞賚及洛西番傳亦云萬曆二十三年永邵卜諸部犯西寧南川參將達雲大破之已連火眞二酋犯西川雲又擊破之達雲傳雲爲西寧參將萬曆二十三年九月九日永邵部擁勁騎入南川嗣番偵告雲設兵要害令番人繞出孕兒峽口外潛扼其背而已提精卒二千與戰方合伏忽起寇首尾不相顧番人夾擊大敗之其走峽外者又爲番人所殲爲西陲戰功第一踰月寇又連眞相火落赤諸部先圖番剌卜爾寨以誘官軍番不能支合於寇寇遂逼西川雲督諸軍奮康纏溝寇悉衆圍之

矢石如雨雲左右衝擊自辰自申戰數十合寇死傷無算乃以長鎗鉤杆專犯西寧軍西寧軍堅不可破寇始遁追奔數十里而還捷聞遣官告廟宣捷柴國柱傳國柱以西寧守備從參將達雲擊寇南川勇冠軍是此役達雲功最多而田樂以巡撫躬率師徒與敵寇自相周旋論功進秩亦見碑銘顧史傳均不晉樂殊不可解舊志又載有張問仁鄭公西征平夷記言鄭洛擊番事劉敏寬湟中三捷記所敍戰役始末略同此碑其文俱似爲記事之作未嘗登諸金石故今不錄

南川大捷題名碑

在西寧縣城今佚

時萬曆乙未九月西寧以戊子中夷蹶上將覆重師四寨震驚九重隆怒申令罷款詰戎夷驁無道猾蓄禍心聚謀內訌大中丞田公授祕算於監

司劉公以暨達將案嚴備之虞尋擁勁騎千餘闌入南川捏爾朵峽偵至達將率西寧營兵二千往檄北川鎮海諸村官各率其伍分伏要害而令番兵密布峽外繞出夷背比夷入達將挺身壯語譙讓夷魁報詞甚桀我師伏突橫截夷衷前後罔顧我兵殊死戰達將手刃其魁即異時隕上將者合圍擊殺靡有孑遺計馘六百八十有奇峽外殘夷復爲番兵所殲抑奪馬畜無算夫戊子之後夷有輕中國心以強挾市而我奉之夷欲無厭我供不給是所謂割肉以啖飢狼狼愈貪而我立斃豈帷湟中徧夷日內吳河以西無寧日矣今茲奮起積衰墮其孕重一刷宿恥大振國威對揚王命彼即報也効於曩昔已耳我當益肆張皇誓不與夷兩立則夷亦人耳猶前日之永瓦耳將奈我何既不惜以其身寨大難之衝奪彼膽寒之氣且永肩厥任屹爲秦隴捍關非幸一勝而掉臂也中丞公烈哉是役也督府李公直指喬公畢罩策出萬全而監司劉公握其算達將肩其勞厥功偉矣諸將吏與有勛伐者悉登名碑陰（西寧府志　明南川大捷題名碑記在西寧萬曆二十三年監督同知龍膺撰文）

西川大捷題名碑

在西寧縣城今佚

時萬曆乙未十月南川大捷大中丞田公策夷必大舉復來親提幕府一軍併檄莊浪諸路兵馬畢集嚴堠增陴特糧飭械不憚祁寒晝夜焦勞夷果婁結別部名王空穴以出十月入犯西川大康纏溝顧征南川之伏躡踊境外不輕內躒但重圍剌卜番堡日誘之降時番勢既單陽爲順夷以待我軍公命三百屏卒致師夷利我寡擁衆突入鐵騎萬餘我已列營鋪墩四面火器具舉夷衆大熸西寧援鋒更爲內薄公志期盡夷臨以身先夷退公棄宿膺食手持糒醪餉諸將復勞苦諸士卒昧爽挾膺提兵追剿諸將力戰而番部潰其中堅兩軍相爲表裏夷不能支梟勊酋健號呼震

天焚旃蔽野夷窮奔我軍傅險而反夫將受成於公暨監司劉公主堅壁不主先登主摧鋒不主斬級夷以鐵騎拼山而破卵我如虎三摶氣益必衰我踩援之旗靡轍亂彼脫厥生我無幸矣我受齊勇若一屹如崇墉牢不可撼虜爲躍鐵我爲洪鑪執堅執瑕執勞執逸不尚首功之名而收全勝之實提衡而論何減曩勳且也公親臨戎諸將戰益力夷酋再敗塗地創巨痛深駛喙海陬敢邊取當而我師方且夕摩厲以須其出中丞公烈哉是役也督府李公直指喬公布昭師武震疊皇靈而監司劉公捭闔兵機達將縱橫將略厥功偉矣諸將吏與有勛伐者悉登名碑陰（西寧府志　明西川大捷題名碑記在西寧萬曆二十三年監督同知龍膺撰文）

樂都瞿曇寺造相碑

在樂都馬圈溝今存

如來千百億化身慈悲萬有憫濟三塗作大方便善哉善哉總攝羣生咸

登覺道爲苦海之舟梁幽冥之日月有能作福之功德普利一切即三界人天皆所敬仰香雲彌布法雨充周大地山河皆爲佛國含靈蠢動普得濟度朕主宰天下慇念蒼生洪轉慈悲發勸隨喜鑄金爲佛像利益羣品初命工作範久而不成一日工匠退食闃然無人模忽自成莫不驚異贊歎以爲希有謂諸佛菩薩顯應示現神通遂一鑄而成乃有異香馥郁久而不散非人間所有瑞光圓滿毫相端嚴具諸種好是最妙吉祥持以布施灌頂淨覺洪濟大國師板丹藏卜歸於西土濟利羣生作無量勝果增長無量福德俾時歲豐稔家給人足老小康寧災殃殄滅吉祥如意永蒙佛恩於乎佛體如如眞常寂靜故無感不應昔優曇王作旃檀佛像妙感切利天匠殊勝特異利益一切靡有窮極朕今用金鑄而感應復若此所以利益者亦復如是用紀其瑞勒之於石永隆佛教久遠益盛乃爲贊曰

道德巍巍兩足尊超出三界甚希有廣與衆生作方便能以一普攝一切有緣遇者卽超悟不動瞬息證圓融我今作此勝妙像毫相端嚴無比好普利三途與六道蠢蠕胎溼悉蒙恩永離世間諸有情不纏煩惱感快樂五濁惡世悉清淨卽求如來寶覺中大慈大悲現法身金剛堅固無有壞不可思議大規海一切歸命法中王

（宣統甘肅通志　明太祖瞿曇寺金佛像碑在碾伯縣南三十里俗謂之馬圈溝文爲太祖御製）

按明史洪武初太祖懲唐世吐蕃之亂思制御之惟因其俗尙用僧徒化導爲善遣使廣行招諭由是番僧至者甚衆西寧番僧三剌爲書招降罕東諸部又建佛剎於碾伯南川以居其衆後來朝京師貢馬請敕護持賜寺額太祖從其請賜額曰瞿曇寺立西寧僧綱司以三剌爲都綱司西寧府志瞿曇寺在碾伯城南四十里明永樂初建授國師二禪師三金銀印各一兩各一尺二寸御製碑文洪熙宣德時復賜御製二碑瓶爐香案皆宣德佳製今考此寺實爲太祖所建見於明史及仁宗宣宗二碑府志以爲永樂者誤馬圈溝在碾伯西三十二里絕壁有三洞皆瞿曇寺僧所鑿謂之瞿曇三洞云

瞿曇寺玉臺

在樂都馬圈溝今存

（新通志稿　玉石蓮臺形如曲尺圍徑丘丈高四寸六分明洪武二十六年製今存碾伯瞿曇寺）

瞿曇寺碑

在樂都馬圈溝今存

朕惟佛氏之道廣大崇深圓融明淨至神至妙不可測知所謂先天地不見其始後天地不見其終德被尙有利兼顯幽以善感者無弗應以誠求者無弗遂故自其法入中國以來歷代崇仰無間貴賤大小皆持之爲濟涉之慈航啓迷之慧炬而其功之大者密運化機陰翊皇度有不可名言者也所以有道之主咸秉信向之誠我國家自太祖高皇帝躬膺天命撫有萬邦功高百代道濟天下無有遠邇咸囿於春風化育之中矣而聖人之心不自滿足又崇奬佛教設置官府於中外專理教事而官其徒之良者又頒布教條俾率其衆於善蓋欲廣佛之道利於民生者也又念遠邇郡縣靡不建置寺宇以嚴崇奉而西寧接壤天竺乃佛所從入中國者也而獨寥寥稀闊焉豈稱崇奬之意於是命官相土審位面勢簡材飭工肇作蘭若高宏壯麗賜名瞿曇自是中國之人往使西域及西域之人入朝中國者自此而欲攄誠邀福有歸依之地焉我太宗文皇帝以大德嗣大位推天地覆載之心統育萬類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其有生之衆靡不欣欣焉涵濡於德化之內而聖人達孝繼志述事尙日孜孜惟恐不及於佛氏益勤崇奬之意瑤編寶册頒布於海內外者不可紀極亦惟欲廣佛之利惠於民生者也乃於瞿曇寺重作奉佛之殿崇高附麗於日星玉毫輝灼於霞彩淵深閎偉超出塵外香雲繚布如現鷲峯四達往來瞻仰欽

悅起信起敬佛德其可涯涘哉朕祇承大統君臨億兆惟祖宗之至仁佩服無斁惟祖宗之成憲率履不忘重惟慈寺太祖皇帝肇之於前太宗皇帝紹之於後二聖功德與佛不二表而章之其在於朕嗟夫山可磨也而法界不壞海可竭也而真境常存神龍法象共護四維亘萬萬年永奠西陲

（西寧府志碑目瞿曇寺有明洪熙時仁宗御製碑文一）

瞿曇寺後殿碑

在樂都馬圈溝今存

昔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天下四方萬國悉順悉臣德化流行無間遠邇暨海宇之大民物之衆皆已納諸太和雍熙之域矣惟佛氏之教清淨爲宗慈悲爲用可以陰翊皇度弘利衆生其功德至大無以加也而西方乃其教之所自宜加崇事宣宣導宗風於是即西寧之境肇建梵宇賜名曰瞿曇寺以居其徒俾敷揚教法徼福下民大矣哉高皇帝聖人之心也皇祖太宗文皇帝聖神文武功德崇高茂闡皇猷仁育天下又即寺名重作佛殿其閎規制閎麗用極崇奉嚴敬信而廣利濟焉皇祖聖心即太祖皇帝之聖心也皇考仁宗昭皇帝道德光華恩澤孚洽覆載之內熙然同春而惓惓愛民之志益重能仁之教皇考聖心即祖宗之聖心也朕恭承天序嗣守天位惟三聖之大經大法欽奉而行之以制禮興教若保合太和陰祐民物運鑒化於洇移蓋有資於西方聖神者矣茲於瞿曇寺總作後殿用修先志增益閎規民悅工勤不勞而成既成之日遠邇緇赴瞻望拜跪萬衆一心如仰兜率感應之妙種種吉祥天花法樂溢於見聞金相玉毫彷彿來止最勝希有罔既名言猶歎盛哉若朕志所存惟祖考在天之靈用資福祐於無窮惟國家寶祚之重用隆本支於壽域惟海宇生民之重用保太平於悠久此朕之志亦惟體皇考之聖志也嗟夫如

天地之大如日月之明惟佛暨我國家永永同壽用勒貞石於千萬年

（西寧府志碑目瞿曇寺有明宣德時宣宗御製碑文一）

瞿曇寺金屬器物萬歲牌

在樂都馬圈溝今存

（新通志稿碑目縣瞿曇寺金屬器五事爲[illegible]金[illegible]高二尺三寸一爲[illegible]金[illegible]版高二尺三寸口徑一尺[illegible]爲[illegible]金鐘[illegible]三尺二寸山徑）

（國尺台作瓦形[illegible]金圖[illegible]一丈二尺三寸[illegible]六寸俱有大明寶[illegible]一爲[illegible]澆[illegible]高一丈尺底二尺有大[illegible]宣德二年二月）

（[illegible]九[illegible]字）

肝子石李氏刻石

在樂都老鴉峽今存

（新通志稿肝子石三角形高一丈五尺陰廣[illegible]餘字多磨滅不可辨錄備存公之曾祖李梅勒右公之祖李會吉[illegible]公之父李南哥官）

（[illegible]德二年[illegible]二十[illegible]李[illegible]明李英伯[illegible]峽）

按明史李英傳李英西番人父南哥洪武中率衆歸附授西寧州同知英嗣官數有邊功擢右府左都督宣德、年封會寧伯并封南哥如子爵正統中卒西寧府志李南哥西寧人本沙陀李氏元西寧州同知洪武四年以州歸附授西寧衞指揮子英以功封會寧伯今西寧二縣世襲土官兩李氏皆其子孫所記與史傳微有出入此石蓋即稱述李英勛伐之作宣德二年正英封會寧伯時也

會寧伯李英墓碑

在樂都海石灣今存

（西寧府志碑目會寧伯李英墓碑在碾伯縣東南海石灣正統時立）

會景樓記

在樂都南城今佚

碾伯四城皆有樓是樓當城之南舊制窗牖皆北向制亦隘陋朗谿子以讞刑至斯地兵憲及公相拉始登樓四顧皆山而湟流亦瓌抱可愛獨異

創是樓者胡乃北其牖而負此山川之秀乎于是及公改而南向陞者啓之陋者文之一舉目可以挹四望二谿之概矣因題曰會景樓朗谿子曰天地四時景象攸異春雨夏雲秋花冬雪皆景也凡登是樓隨其時而可觴可咏無異意焉謂之會景樓宜也夫唐虞夏商周爲時之會山川人物爲地之會伊傅周召爲人之會是樓爲碾伯景物之會豈虛語也哉矧是樓之作初無期于今日之遊而景物之會適有觸于一時之興以今之勝而思古人王元之構一竹樓其地賴以不朽崔子題黃鶴樓詩范文正作岳陽樓記亦一時登眺所寓至今閱者欣羨不已自古山川未嘗不因人以爲勝又安知是樓他日不以今日之會爲美談乎於是朗谿子走筆書此爲會景樓記

（西寧府志潮余按樓記在碾伯衛城隅進士陳仲儀撰文）

按此記未著刻石年月今考交河及宣以嘉靖十五六年爲西寧兵

備副使記晉兵憲及公卽及宣也

增修巴暖三川堡寨山城記

在樂都縣南今佚

戢兵禦戎備亦多矣我皇明旣定河朔恢拓諸鎭列戍屯兵戰守並用得上策矣聖天子軫念三邊重地簡命都御史松石劉公以左司馬督軍務公練兵蓄士除器繕城兵威大震夷衆賓遁烽火儼然三邊旣靖乃念西寧素號內地而巴暖三川延袤二百餘里又內附河[illegible]西距大小山北阻大通河每歲雪消冰斷山澗河流任意耕牧散處荒野雖有堡寨十八所山城六所率寡淺頹壞往年夷賊得深入肆掠無備故也遂檄兵備副使及公往修築焉乃公悉心經理備歷險要相形實野因水以山以分水嶺之北厥水皆趨大通河中旂經兒都溝米刺溝巴州溝凝州溝嶺之東南厥水從趨黃河經美都溝三川及支隴小澗計可聚落創居者僅二十餘地復擇其平原曠野者則築堡爲臨壑附巖者則築寨爲山巔坦平四壁可削則短其垣爲之山城焉其舊寨之頹壞者則修補之舊塹之壅塡者則挑濬之高深緣繞皆可守可居焉工費之計則巡撫都御史東梧牛公實也工事之役則土居番漢諸民力也創築者凡十七所修葺者十八所始於丁酉春二月終秋七月也會余按部湟中省方問俗乃見川陵襟帶形勝據矣垣塹高峻保障崇矣星布絡繹守望便矣當時立覽三歎已復許之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故李牧修邊日饗士習射匈奴入道則急令收保一戰大破之十餘歲不敢近趙邊顧劉公之謀牛公之力及公之實務與得策於一時有功於百世不可泯也余又聞松石公曰邊民勇於守業一可當百更欲給之甲冑則所向無前戍守之利顧次第允蹈之邊民實則藩籬固藩籬固則盜賊遠而中原高枕無虞矣松石公諱天和楚麻城人東梧公諱天麟齊聊城人兵備公諱宣燕交河人僉謂

役事孔艱匪述罔鑒後之君子其永保無斁也哉

（西寧府志增修巴暖三川堡寨山城記在西寧嘉靖時御史李復初撰文）

按巴州川在樂都縣南一百四十里幾川在巴州南三川在東南二百三十里壤地相接延袤二百餘里明初設宗水監四苑曰永州曰黑城曰淸水曰美都後漸爲番人侵據故增築堡寨以事經營記作於丁酉卽嘉靖十六年也

創建定西門碑

在樂都老鴉峽今佚

定西門者舊冰溝之谷口西寧之要害云西寧衛設所有六而右所別設在碾伯冰溝乃右所屬地去老鴉城三十里兩山壁立中通鳥道泉水自山隙流出春夏不枯皆凝爲冰因號曰冰溝其北曰改板坡其南曰碾線溝林木蓊鬱山巖巉峻番入時潛伏之以爲寇賊故冰溝延袤百三十里

雖舊號通衢而人蹤斷絕者五年矣關有由之者非喪其軀則亡其資斧岌岌乎其殆也即冰溝驛遞之土人大半逃去存者無幾庚戌歲守備唐勇率其卒二千人合戰于坡夷中流矢而退千總指揮陳龍趙威死之士卒亡者百餘人番夷肆毒人咸遠避其鋒背有徑路名曰小冰溝南通大山可入古鄯地賊亦由之以掠巴州巴州之人患之無計乃收人畜日困城中因而自斃者又過半焉辛亥歲予至關之召父老而進曰我有不可犯之威嚴邊防是也能嚴邊防則天下之險在我可不戰而戢人之兵矣父老咸踴泣曰善因相與步塹攀巖歷險覽勝至谷口見諸路之總會爲兩山如門長河如帶宛如天設焉而嘆曰偉乎奇哉此西寧之險也可以扼塞矣遂呈諸兩臺曰可迺以九月興工踰歲告竣工始于大通之河壩止於碾線溝之西嶺百四十里爲墩臺者四爲關門者三爲夫役二千六百有奇而定西門又視諸門峻且厚焉牆五十三尺闊三十尺繚以女牆

砌以白石中分爲二門門即疏水道也門之上爲戍樓樓之南爲墩稍卑視門不稱欲崇之而未果增兵守之兵取之於莊浪者三十人西寧者三十人誠所謂一人守隘萬夫莫向者矣前史氏范瑟登而嘆曰壯哉麗乎萬世之固也可以爲寶矣因題曰定西門言西寧從此無羌戎之患也嗚呼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固尙矣然而天子守在四夷山川邱陵之險可少乎哉是役也議者指揮爲治黨氏王棠氏星鎭氏督工者操守爲任堂氏羅福氏提兵者千總爲趙芳氏盧經氏張承恩氏談大錫氏輪夫者指揮爲白昂氏分工者千百戶爲俞寵氏周寶氏錢仁氏趙羌氏霍世爵氏王廷相氏張威氏取農于暇日不敢以病正業分班以更役不敢以重民勞就食於近地而人無饑色伐木于隣邊而用自饒裕歡聲徧野和樂興工蓋不但得地利矣喁喁然固上古之民也美哉其風歟

（西寧府志　明洮邊碾伯城定西門碑在老鴉城東三十里兵備副使范瑟撰文）

按定西門在樂都縣東九十里老鴉城冰溝谷口今謂之定西關兩山壁立鳥道中通明時設關於此碑則嘉靖三十年立也

眞武廟碑

在樂都城東今存

余嘗讀易之大傳有曰潤萬物者莫潤於水水以言乎坎也燥萬物者莫燥於火火以言乎離也滋息之原爐錘之用敦化川流胥此焉出大哉坎離其乾坤闢闔之樞萬物出入之門乎其所以圍範橐籥納之大中至正之區而不使有過不及之愆其果屬之誰乎及觀文王後天卦圖而有以知其說矣其曰帝相見乎離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勞乎坎坎者北方之卦也夫聖人將言坎離功用之大必先挈帝之一言以冠諸其首者何也蓋帝之爲言提也攝也生之化之其權無所不統其職靡所不該太極之動乾戶又於焉闢矣誠之通而仁焉以顯萬物之出機也太極之靜坤

戶又於焉闔矣誠之後而用焉以藏萬物之入機也知萬物出入之機而不知其爲帝王出入之機是有見於形而下者而無見於形而上者君子謂其有遺論矣是故帝者神也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有綱維之道焉有主宰之義焉所謂物其物而不物於物者是也盈虛消息伸縮變化非有神焉以斡旋之樞紐之吾恐去者往而不返來者物而不化大化亦於是乎息矣蓋當夫萬類之未形而五行之具也水火之致用莫先焉故不求之物也而物自不能外不乘之化也而化自不能違北焉而宅乎坎也而始克有形南焉而煥乎離也而互爲其用啓一元之會開萬物之先其色黝然玄也其性油然潤也有生之類未有不藉此以爲之根柢焉者夫是之謂玄也玄者坎也陰也水之正色也逮夫序屬三冬玄冥柄政氣至此而肅也酷烈焉而爲霜雪之摧剝者以之化至此而歛也鷙搏焉而彰天地之殺伐者以之殺之也而實生之華者於是乎實虛之也而實仁

之脂者於是堅矣眞帝之玄亦未有不托此以爲之朕兆焉者夫是之謂武也武者威也刑也天地之義氣也握玄化之樞也而鎮極北幽陰水火之精也而功諸既濟成天地之能也而妙合無間若是者謂非玄武之藍睨玄武之景耀玄武之懋烈焉可乎嗟乎夫功之大也其爲神也必尊神之尊也其爲權也必赫權之赫也其爲靈也必顯今自其威福之炳煥刑賞之顯赫者言之關中國也厄夷狄也福君子也禍小人也忠也孝也義也順也凡爲君子之徒者未有不蒙其惠而爲善類之勸者邪也佞也奸也黨也凡爲小人之儔者未有不罰其罹而爲匪人之懲者善者必在所賞賞非私恩也惡者必在所罰罰非私怒也無心之化大道之公也歷觀往牒厥驗益彰當我成祖文皇帝之靖難而南也神實相之元功冥烈赫然九土是以所向無前大業賴以底定海內晏然神之賜也暨鼎遷燕神器有歸淵默廟算思貽萬世之安親御六飛翦殄胡元而北也神復相之

卒之殘胡鼠竄漠北爲之一空二百年來無復左袵之患至於今中國乂安垂裕無窮謂非神之庇佑焉不可今我皇上撫盈成之運偕三五之稱九垓八埏悉歸版圖神之祠宇亦遍寰區而無地無之瓊宮金闕凌耀霄壤不獨太岳太和之修建也是知人之所御神無不臨神之所鑒人無不欽要之聖明之所統者此人也此土也神人福德幽明各足無二道也猗歟休哉絟矣碾伯東關舊有眞武廟規制亦既宏敞其正殿爲楹者三中塑眞武神君像兩壁繪耆諸神率皆猙獰變幻類非吾人素所目接者雖然其工制亦皆精到昔人虔禱假神惠以冀福民者其用心之密亦可想見於今日矣嘉靖甲寅潤東羅侯以材官操守茲土相率鄉耆趙尙林暨復作綏閣龕亭即其內細檢諸神之遺缺未備者命工措貲一一彩繪完足金碧輝煌文彩炫爛崢嶸壯麗視昔有加戎務克修邊土載寧秉政暇豫而後有事於事神之舉俾祀享有歸祈報無斁若羅侯可謂才長軍旅而誠格神祇矣春秋傳曰惟祀與戎國之大事也以羅侯之練達而克知乎此焉爲政先務余固知其無弗舉者益焉工役告成乃介楊大舉者徵余言以勒諸石余惟玄武北方列宿本天一之精也今不曰玄武而曰眞武者避宋之諱而云然爾考之道書當軒轅之世化爲淨樂國太子授元秘於太虛元君入太和山修眞凡四十二年仙上天豈其然歟余謂道莫大於造化也造化之功固即玄武之功也水火二物天地萬類能外此而成象成形成質者吾見亦罕矣神有大造於人而人之謝之者竭盡心之精誠而務期感格求福佑於冥漠而陟降如眞肅其心焉足矣何則彼固造化也吾以事造化者事之其所以禮之者猶不尊且大歟若然則對越之際壇而不屋者也心香之瓣沼沚溪毛可也峻宇雕牆繪形肖像無謂甚矣久矣夫愚蒙之見也神無心也無爲也奚取於是哉鄭康成據緯書而名之爲帝璧焉已矣劉歆七略之彙集與元始之開刦固無與也唐

人之有閻立本丹青之至妙者耳二十八宿之繪圖奇形怪狀果何爲哉甚矣世人之好奇喜怪也天地之化振古如斯玄武固天地也其德侔其道同高明博厚悠久有不容以歧而二之者今也屋而居之像而祀之不可謂之非敬也屋可以立可以仆也像可以成可以毀也孰若不屋不像之爲愈乎嗚呼海水桑田亦可屢變屋也像也其新者之還然而成舊立之示幾而廢毀適至也斯意也惟可與知道者論若彼沈酣糟粕而憒憒終身者固莫之與覺也

（宣統甘肅通志明眞武廟碑記在碾伯城東嘉靖時李覺撰文）

按自明成祖崇祀眞武其後祠祀徧於宇內此碑立於甲寅爲嘉靖三十三年而西寧府志未載府志寺觀亦不言有此廟故備錄之潤東羅侯者碾伯操守都指揮羅福也

魯班峽刻石

在樂都縣東今存（西寧府志　普救峽石在碾伯縣東六十里峽中有方石高兩丈深入河底周圍八丈有餘」如石屏鐫來顯拜香四字）

隴右金石錄卷十終

隴右金石錄校補

臨洮　張　維　鴻汀　纂次

始吾寫定隴右金石錄原欲徐事稽訂就正有道値抗戰軍興敵機所至播虐隴右雖故稱邊陲前後侵擾亦達數十次蘭州東城寸霊草堂者曩所假讀書地也彈火壓及夷爲灰燼叢册拓文時時慮有毀失於是乃以初本付梓而目次一卷率先印行既而諦校正錄其名稱次第間有小入明碑以初本省錄全文補輯考正移易尤夥刪匯易未能改印亦以次序後先不盡有關宏旨也更有目所未及而增錄之碑三十五一蘭州重修水利記二重修學宮記三臨洮重修狄道縣學記四康樂重興寺鐘五靖遠加派學糧碑六隴西首陽辨碑七岷縣建修城隍廟碑八憲副張公遺愛碑九重建岷州學宮記十洮岷道題名碑十一會寧城中鑿井記十二天水重修廟事記十三重修分司署記十四伏羲廟碑十五重修秦州衛城樓記十六增修伏羲廟碑十七伏羲廟樂記十八重修州城碑十九修秦州西郭城碑二十博平令堅公墓碑二十一通渭報恩寺碑二十二劉世綸生祠碑二十三成縣邑令謝公去思碑二十四華亭趙氏祠堂鐘款二十五陶神廟碑二十六靜寧思正堂記二十七靈臺知縣潘雲昇去思碑二十八張掖行都司儒學記二十九臨澤仙姑廟碑三十高臺普濟寺碑三十一玄帝觀碑三十二趙將軍祠碑三十三新建鎮夷儒學記三十四寧夏壬現洴記三十五樂都瞿曇寺後殿碑也目已收入而刪錄之碑二一西寧鄭公平夷記二漫中三捷記也清碑誤明而刪去之碑三一臨洮重修寶塔寺碑二武都重修學宮碑三環縣滑知縣遺愛碑也重列刪去之碑二一武威忠勇祠碑二張掖典祀忠烈碑也宋人造相誤入明目者一甘谷大像山寺造相也唐人造相目遺補錄者一徽縣聖壽院造相也外此續得

碑碣文字可以證誤補遺者別爲校補附之錄後他日重災棗梨庶可增校無訛學問之道原無止境雖茲微末鈔錄之作亦復有然而況典章國制代有因革考證舛疏知所不少世多通人其幸有以教我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張維又記

漢龍淵宮燻爐

出於涇川今存

按漢書武帝紀元光三年起龍淵宮服虔曰宮在長安西作銅飛龍故以冠名也如淳曰三輔黃圖云有龍淵宮今長安城西有其處是龍淵宮爲西漢宮名前錄以爲不見史傳誤

漢新陽長印

今佚

按三國時漢陽郡所屬有新陽縣晉志同宜改列魏器水經注渭水東出岑峽入新陽川逕新陽下城即此邑也

漢荊王璽

出於武都今存

按蔡邕獨斷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古者尊卑用之月令曰固封璽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公卿大夫印稱璽者也自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羣臣莫敢用也此印當先於漢時而荊王則無可考

漢日利磚

出於張掖今存

按張掖城西十里黑河西有地曰崖子荒塚累累廣可十餘里地多古甓有文字者殊少間有花紋形致古樸偶得隸書日利字磚似爲漢時物敦煌亦時有古甓作日利文

北涼石幢

出於酒泉今存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來成能十力自知爲先着在大衆中能師子旋轉於先上梵輪爲度衆生照有此色此色習此色盡此色之要觀此痛觀口口口口識（下缺數行）痛識痛發則受盡受盡則有盡有盡則生盡生盡則死盡死識則愁憂苦惱盡是名得消承玄二年歲在戊辰二月廿八日丙寅田弘爲父母君王報恩立此塔

按此幢存酒泉教育館高三尺直徑八寸分爲三段上段存佛相三下段存佛相五中段有經文如右承玄爲北涼沮渠蒙遜第三改元者之紀年諸書戊辰爲宋文帝元嘉五年蒙遜承玄元年茲石云承玄二年歲在戊辰則知紀元諸書皆誤先一年也

緣禾石幢

出於酒泉今存

（前闕）心不冷願（下闕七字）口口積進之行信意不忘修口口法是爲不易緣開居之處口戒田修眞捨頭陀之行加令如來現存菩薩修行比丘苦身觀察時徹妙護法空壬儀式放逸行便成果眞全百善口盡之處若嘗受他供養衣被飲食牀蓐臥病瘦醫藥不直其口亦使必各得其報承事諸佛凡敬供養是故比丘不任修學歸諸世口間佛所說報口奉口涼故大沮渠緣禾三年歲次甲戌七月上旬口口信士白雙咠自惟薄福生値末法波流苦泣多聖衆臨並自惟慨竊竊永嘆即於山巖步負斯石起造一塔一百三十一窟形容端嚴頌此福報使國主天弟善心純熟與祚立基現在佛僧證善想果七世父母先代宗親捨身受身値遇彌勒心門口口獲其果願

按此幢亦存酒泉教育館高一尺七寸直徑八寸上二段各有七佛

下段爲八稜形刻文如右其云大沮渠緣禾三年十六國春秋晉書及紀元諸書皆無此號而甲戌則爲宋文帝元嘉十一年沮渠牧犍永和二年依前碑承玄二年誤前一年推之蓋即爲永和同音惟年號音訛殊無先例可舉姑存疑焉可矣

承陽石幢

出於酒泉今存

（前段經文與北涼石幢同）令狐颯書承陽二年歲在丙寅次于鶉火十月口日食口口百心於酒泉西城立爲父母新亡（下闕）

按此幢高一尺一寸直徑七寸上段存三佛相下段存五佛相中段經文完全細審其文自聞如是至是爲得道與北涼石幢同爲一經惜拓本漫漶未能全錄承陽年號於史無徵而沮渠蒙遜元始十五年歲在丙寅不知是否爲北涼所刻今存酒泉教育館經文書字殊

峻整有法館中又存有石相一幢無文字蓋亦爲北朝時物

涼州大雲寺古鐘

在武威東城今存

（范振緒書鐘　永鴉書定大雲銅鐘紋與山海經繪者頗有可資探討者鐘之花紋六面面分上中下三格其一面中格均坐一被甲人著靴膝下左蹤伏一人乘傍各持二人背赤足肉袒被甲人一持弓引滿一執拍文一兵擊一旗圓形物此三面上下二格中騎均有六爪花紋爪尖銳持有花紋中伸出四斜線直達四角又二面上格飛龍下格實龍姿勢活潑可觀中格角前三面上下格兩又一面上格天伏下格二武士執戈兩旁跪立左右臂環有帶如蛇自下上纏其尾交結於腦後中格花紋與前二面同每面每格下均有小格有獸其二左獨角張口存在臂虎爪蛇尾右頂有長髮豎門兕爪蛇尾就披甲與執戈者論仍當日表見武功者然考其高信林二寫書天王像亦有尖而扶甲書飛他剽姿高考石室頂上赤多有之是又近於宗教家者執此推測六爪花紋疑即指譯家六廓四斜線疑即皆及國大部洲之職作各小格中之二獸及執足括立齊點近山海經所敘故鄰二獸中與角者似較似疊雕而尾背不同頂有長髮者似狸鵲而且不同似鼓似乘黃而尾不同執足著似巫咸操人似夫夫于兒之神但經其操蛇此明蛇龍纏於兩臂或即珥蛇者近是此書在下格漫漶不清無法細審及也披甲之彎弓者是西界射十日或城民國忏弓射蛇故事都見所及山海經本多有後人畫入此鐘當為佛教入中土以後所作晉宋以前郭璞注爾雅山海經張華博物志之文字蓋淮南子以及左思三都賦平子兩京賦多辭異物或入畫作者好奇嗜異亦當時風氣所使然歟）

按大雲寺鐘其時代傳說各異或云前涼張天錫時所鑄而最晚者謂鑄於五代故前附於五代之末嗣讀鐘銘神相珥蛇射日似近山海經故事其時靖遠范禹勤先生振緒客居武威因請其詳視審復此即禹勤來書寫敘鐘銘形狀甚悉志怪象物或在魏晉備錄之以待確討

肅州救生寺鐘

在酒泉西城今佚

（舊州新志[illegible]沙州新志[illegible]建武元年[illegible]上半月[illegible]下半月[illegible]錄者亦云）

按志語殊近詭異以建武爲號者有漢光武帝晉惠帝東晉元帝後

趙石虎齊明帝東晉趙齊河西非其所統此或爲漢晉所鑄原物燬於兵燹莫能證也

梁大同造相石幢

在敦煌三危山今存

按此造相近已遺失未見拓文曩以大同爲梁武帝年號因繫之梁既思當時南北睽裂各擅年號金石題字無不名從主人梁武大同與西魏文帝大統同時是時東西魏河洛戰爭歲無寧晷吳沙萬里安得遠取吳年題勒魏境揆之情勢當無是事考敦煌唐李君修佛龕碑莫高窟伽藍濫觴於樂傳法良二僧復有刺史建平公東陽王相繼造作東陽王即元榮其爲瓜州刺史正在大統時故敦煌多西魏遺蹟前錄有王吉造相文云大統二年三月十五日信士王吉敬造佛軀願亡父永生天界此造相云大同二年信士張瑗敬造此塔

新亡母超昇天界辭意極相似千佛洞中有大統四年五年題銘疑此遺相亦爲大統時物而採者誤書補記待考

周柱國李君修佛龕碑陰

在敦煌千佛洞今存

自帝顓頊高陽之
紂其子理貞遷隴西
狄道名高四海佐命
太尉公歷幽豫二州刺史
持節武張酒瓜等四州
大中畨輔國大將軍
燉煌郡司馬使持節張掖郡
諸軍事撿校永興酒

都督車騎將軍
穀府 同上護軍

按西陲石刻錄張大忠書碑兩面刻文末八行祖父及子孫題名而碑陰未見拓文近河南陳冰谷拓寄張碑及右列殘字云爲李懷讓碑按之張碑無可連附且其文別爲起端存者爲碑之右角刻文凡十一行第九行已漫漶疑西陲錄所指八行卽爲此刻張碑有高陽頊之裔太尉口之苗及口口郡司馬持節張掖郡諸軍事張掖太守兼河右消諸軍事撿校永興酒泉二郡大中畨蕩寇將軍可與此刻相參證文有武氏新字當與張碑同時所立其云武張酒瓜四州考史武威張掖酒泉皆爲郡名無武張酒州之稱永興郡地在今安西縣東南西魏所置至隋廢入燉煌而此刻與張碑職名俱有永興或者皆時置廢故不見於史志也後又得此碑殘文七十餘字分作六七小方文義不易連綴今未錄入

唐吳僧統碑

在敦煌千佛洞今佚

按此碑有聖神贊普語故語石定爲吐蕃刻數從敦煌求之竟不可得以爲殘石久佚矣近得敦煌拓寄石文六爲索勳殘碑凡三段其一段書字朗整與索碑不類審之卽此碑殘文拓凡十行高六寸廣八九寸一行存金魚袋三字二行路阻元戎率武遂七字三行一變葵藿移心師七字四行時之教曲肱處於仁五行之詞潔敷許蘋蘩之六行先進法鏡爲宗蹈解七行約法化人盛于佛事八行普萬里化均四隣慶各八字九行洞達於始終橫六字十行知應世三字以此文比計碑當爲每行五十一字語石所見正卽此石然聖神贊普

句今僅存普字則親淸末又經摧壞矣

唐索公紀德碑

在敦煌舊學宮今存

按此碑殘文已爲考錄近得拓石碑第一行有節度推官權掌書記口口口口口口口丞賜緋魚袋南陽張景亻撰及節度押衙口口口口等字蓋爲書人姓名均前錄本所無

宋大像山寺造相

在甘谷城西今存（伏羌縣志大像山在縣西五里絕頂有石大佛一尊宋嘉祐四年鑿）

宋董氏兄弟登科詩序碑

在天水天水鎭今存

按秦州志董渥天水人好讀書以敎子爲樂在京師以錢萬緡買監

書歸後其子經與登能書科綬緯同擢第而約鑑之碑所序即經兄弟登科事而董氏至今猶爲天水右姓

宋武安君祠堂記

在淸水弓門鎭今佚

秦以力併天下地得百二雖資累世之勤蓋亦爪牙有功焉方是時得白起忠節使之爲將授以兵柄而不疑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遂兵定大業及以拒命見忌而卒不容於世秦之父老莫不悲憐其志往往立廟以祀弓門鎭有遺祠居山谷距城五六里年紀浸遠無碑刻可尋風雨弗葺鞠爲茂草過者興歎郡人因請於邑欲徙就城郭前爲邑者雖已許之而弗克舉事鉅鹿魏公既下車政事已修因及祠廟荒廢而弗完者士民爭白之公即日鳩工選徒計木石之費而補其闕擇爽塏之地而棲其像越七月五日而廟成士女駢會而大落之遂乞文於果果既辱佐公治而親目

其事故具始末俾刻諸石云宋紹聖四年七月五日主簿劉果記

（秦州新志武安君祠堂記在弓門鎭宋淸水主簿劉果撰文其略云鉅鹿魏公者淸水兵馬都監魏誠也）

按史記白起王翦列傳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秦州爲嬴氏舊壤碑言遺祠居山谷年紀浸遠或爲秦民祠祭之跡未可知也至弓門砦築於宋時世或因祠推論以爲砦亦白起所築殊誤

宋靖共堂生祠記

在西和縣城今佚

西和僑治白石鎭蓋古綿諸道也北接土蕃東連岐雍昔忠烈吳公玠用武之地故廟食於此而忠烈公之弟今都統制利州西路安撫使璘之像繪於鄭廡之下年遠壓昏雨剝殆不堪觀一日百姓王珤杜壽周實豎額相告欲鳩工別建一堂繪公之像以祀之請郡學學正米居一以記居一

曰東漢張奐破南匈奴制東虜襲烏桓降鮮卑使天下之民不淪於左衽而漢室以安未聞郡邑以祀之者既爲武威太守百姓以其平均賦歛訓諭義方以止殺子之俗民乃爲奐生立其祠夫安天下之功孰與於安一州之功止四夷之殺孰與於止一子之殺然而天下忘其功而失其所事一州思其德而恭其所祠其故何哉大抵存社稷者天子有不能忘故鼎彝之所勒竹帛之所書太常之所記雲臺之所繪皆所以旌其功也至於德及生靈而民心之所愛慕者必生立其祠蓋祠所以慰其私耳公之生祠民建於斯是亦武威之祠奐也雖然觀公之功存社稷則非奐之比也命人犯陝時公之兄忠烈公以一旅之衆攻百倍之師所向克敵公之勇冠三軍富平之役忠烈公議格不行六路盡陷忠烈公收散卒保鳳翔之西和尙原敵乘勝急攻謂可談笑間破也是時軍烏合上下內外不相信公爲統領與諸將誓以無忘國家言出於誠人人感泣公知人皆可用遂

與忠烈公定計而後戰敵大敗不能返全軍幾陷獲楊哥孛堇後一年移屯淸野原明年敵率瀚海契丹之師虜燕齊秦晉之衆奮勢直攻蜀地大震忠烈公主於內公率諸將力戰以却之而蜀遂安暨忠烈公之捐館命公以都統出秦隴恢復中原而敵盛兵守秦公親冒矢石率衆攻之一日而破敵復會諸屯陳於劉家灣乘高擊下意氣甚盛公揮軍渡渭背水而陣衆以爲不便公曰非爾所知夜濟師畢登出其不意敵已驚覩是時五軍成列公復令匿其旗幟之物以疑之敵謂大軍在後愈亦自失既戰命發弓弩先破其驍銳然後以短兵乘之鏖戰終日敵不能支殲夷殆盡於是虜屯諸壘者咸狼狽東走其民亦日望王師之至公乘勝長驅勢若破竹適朝廷與虜講好宣撫司檄班師公聞和議愀然不樂遂整旅而還嗚呼自古守蜀或守漢中或守涪城皆棄險處內夫棄險則易攻處內則衆搖所以中原之兵一涉其境而國已喪未有如忠烈公守蜀於咽喉之地

而安之不危也至公則又復以所部出攻大敵而連破之敵始膽落而心懾矣夫蜀處吳之上流猿背勢也保蜀所以保吳自興兵以來有功於社稷孰與公大天子以節鉞之權賜之尊禮加寵於公其於報功至矣然全蜀之民離俘虜之憂而遂生養之樂其何以報其德哉西和與敵壤接德公尤甚乃建立生祠以見其誠雖然奐之功德見於一方有事之初公之功德施於天下多事之際奐雖不可與公儷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居一於公弟兄之堂登加信矣是爲記

（秦州新志宋靖共堂生祠記在西和縣城學正米居一撰文）

按徽縣仙人關有忠烈吳公祠紹興十二年胡世將作記此碑當立於其後因紹興十二年始改岷州爲西和州也記文惟西和係治白石鎮至居一曰一段及文末詩云下數句與世將文異餘俱大致相同祠立兩地作文者又屬二人何以如此雷同殊不可解

元伏羌縣文廟碑

在甘谷文廟今存

伏羌蓋秦漢之冀縣唐武德初更今名聖朝仍其舊焉其地則三秦上游民風淳樸用武之地公宇驛傳則具而文廟則無有也至元丁亥進義尉魯克得禮以西域人奉天子命來監是邑慨然以縣學爲己任於是營像屬卜地於邑城之南隅以身倡率之窮日監督不廢寒暑踰歲而就而人不知役塑像井亭各有位序庭植松檜榮茂蓊鬱所費六千貫有奇制度截然矣經始於戊子之春落成於己丑之冬今令尹從任高珪登聯立石命僕爲記僕承乏學掾義不得辭故爲誌其興造之本末仍以學校之本告之夫風化者國家之元氣王政之大綱故廟學之所在風化之所行也天生蒸民仁義禮智孝悌忠信雖出於固有而其氣質之不齊者必賴上之人有以誘化之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人自孩童至於弱冠受教有漸故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歌咏以養其性情舞蹈以養其血脉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則君臣義而父子親長幼和而夫婦別至於朋友輔仁之道無一不本於教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所以世隆俗美後世莫及也三代後漢唐之世井田雖廢學校則有賢良明經茂異等科取士之學成者縣升之州州貢與於國學國學聚而教之歲列其賢者能者於朝達爲公卿大夫上佐天子下澤黎庶不達者亦不失於令名是以人人競務君子業以爲小人之向降及五代學校雖設終非古先聖王之教勝朝伊洛大儒輩出倡聖學以示人息邪距詖敦本抑末然後聖人之教煥然復明大元應運肇修人紀遵行古制臣扶舊典士之明經者有復身之賜孝廉者有鄉貢之舉大而王宮國都小而郡邑閭里莫不有學尊賢育才屏去浮僞以通經實踐爲楷則士生斯

時宜將何以上副朝廷之化下不負進義公建學之意乎夫務時敏者脩業精祁向正者道將歸故一理未明則必曰時惟予蒙孜孜汲汲如歧途之務求一是而不爲浚轢炫耀之資一事未能則必曰時惟予咎屹屹皇皇如飲食之自求果腹而不作釣譽希名之具涵而濡之饜而飫之體用周而因應宜以是爲學洵不媿矣若夫工雕蟲以弋取功名金玉其語而敗絮其中夫豈國家教學意乎今太學定有積分之法月考歲計每積七分以上開送天曹而官之蓋文藝美者爲半分行誼修者爲一分然則本末輕重之數大略可知是在二三子之自勉而已矣

按己丑爲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縣尹高珪作廟教授文爭撰文其云魯克得禮以西域人奉命來監是邑者蓋即縣達魯花赤之官元時各省府州縣達魯花赤皆以蒙古或色目人充之舊志以魯克得禮列於縣令非也碑目已錄今補錄其文

元三皇廟記

在天水玉泉觀今佚

渾沌裂磐古死穹隆磅礴如鷄未子外卵而天内黄而地華然而日燒然而月森然而星油然而氣蒸然而風殷然而雷斬然而山潤然而水其聲於空則爲雨爲霧爲雹爲野馬爲游塵其跍於土則爲林爲叢爲穀爲卉其錮於石則爲金爲玉爲砂其產於澤則爲鹵爲稻爲萑葦萬物戢戢以相形齒精氣曰人神遊曰鬼有翼曰禽有距曰豸鱗泳曰魚腹行曰黽肖翹之蟲蠕動之類紛紛籍籍不可殫紀邃古之后巢居之始未相呼號刱無名字鳥獸夷狄寵無以異鴻茫荒忽邈哉邈乎尙已無聞焉耳迄今三十萬歲之上有大聖人曰宓羲氏龍顏而介肌洩靈神樞八索既畫五正既夷陰陽奇偶夫得其妃以坤腹坎以乾父離兩逢於干困敦爲支鼠豕乘時象數賁滋折草而推蓍於實龜握管而竊密於璿璣六氣不迷是爲

天師又有大聖人曰神農氏匽犀桃臍耽耳豊頤蒨度土宜九邱既藝百昌既藩錢鎛耒耜是興是治稻粱黍稷爲晨爲坻宍山淵海蒐精索奇老石腐土可以使物草本木實可以起尸寒溫甘苦如命其兒實人醫王民物無疵又有大聖人曰軒轅氏反首而冠兕形而衣人倫既彝五兵既犀萬馬既戩魑魅魍魎匿跡滅影虎兕熊羆彝肉薦皮宮車俎豆軒蓋旆旂蒼頡篆書而鬼哭洞庭張樂而鳳儀摩玉策於風力繹金匱於雷鼓神禖蟲於異物文中原於四夷此其所以道貫百王澤流千世金天顓頊高辛唐虞夏商周之君子皆其昆孫耳是三聖人者可以參天兩地爲衆父之父人孰不知借使萬古之下八荒之際章亥之所步滄海以爲蟬梅鄒衍之所談赤縣以爲宮室昆邱爲陵而扶桑爲柘考豊隆之鼓撞飛廉之鐘壘九淵而鑿五嶽骨任公之鰲毛莊生之鵬牲尼父之麟牢劉累之龍磨天柱之石以爲碑邱明志其德豬湘陵之竹以爲策蘇均歌其功恐未能彷彿其萬一況以淺澀之才散駁之語尙能形容乎（秦州新志元三皇廟記爲宗彥撰廟廟久與碑俱毀於玉泉之阿今附其文）

按元成宗時詔立三皇廟於諸府州縣以歲三月三日九月九日通祀以爲醫祖明太祖洪武四年以郡邑通祀三皇爲瀆禮詔曰三皇繼天立極開萬世教化之原汨於藥師可乎命天下郡縣毋得褻祀此碑爲元代遺刻而其廟廢則當在明初也

元伏羲畫卦臺記

在天水三陽川今存

畫卦臺者卽古庖犧氏畫卦臺也在秦州成紀縣北三十里其川三陽其地突兀若覆簣而龍罔焉諺謂蝸牛堡高不倍尋廣袤四隅渭水迴旋朝暉夕陰變態靡時隴右爲甲昔羲皇成紀人也河出圖以是則之仰觀俯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定奇偶而畫爲文以代結繩之政爲萬古之標準

洎都陳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開平治其高至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造化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微顯之無間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厥後聖賢繼作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我哉其傳此何與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誠知天推而宰萬物傳道而誨斯民者也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鬼神同體悠久無疆變化莫測易曰知幾其神乎神之在天若水之在地譬若掘井無往而非水也況聖在天之靈克享萬世無窮之祀者也聖朝奄有天下制詔曰聖帝明王忠臣烈士載在祀典者有司以時致祭廟宇損壞官爲修理作興之餘釋老之祀者已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蕪見者莫不太息於是民人履其遺址鳩工掄材廟堂榱桷黝堊丹雘次第一新勒之琬琰不有好古闡賢之舊孰能若是乎縣尉韓彧睹古人之跡頌其休烈雖存閭閻之祭獨闕有國之禮遂申

明都部符文於郡縣春秋常例廟祀外故跡臺所每歲三九月給錢分官致祭至正甲申秦州同知周贇承直下車既剔蠹出姦民俗安靜一日謁廟周覽方隅之盛墾田迴闢黍稷芃芃詢民之耆舊者咸曰乃古之贍廟地也步其田得一頃四十五畝每畝收租粦麥一斗以供二祭覩舊益新都總帥汪公命可歷紀其實刻石於廟前庶不至於湮沒本縣尹何大用承直親董其事其開廸涵育之大德斯無負矣至於考方誌記聖德亦守土者所當謹都帥求記既不容辭攬筆直述以敘其方今之盛焉爾至正丁亥五月甲子

（秦州舊志、元伏羲廟其碑記至正丁亥普奕撰文）

按丁亥爲元順帝至正七年元時秦州有知州同知及成紀縣知縣諸官而碑內同知周贇縣尹何大用縣尉韓彧志皆失載志言碑爲普奕所作而文云都總帥汪公命可歷紀其事則可歷爲作者之名

云普奕者誤也

元秦安知縣王思聰德政碑

在秦安文廟今存

（秦安縣志王思聰清水人至正中知秦安縣撫字有方澤民祠化思邑爲起興今殘剝諸生今亂府中有德政碑記其事）

明安積寺護寺勅碑

在臨洮西城今存

皇帝勅諭臨洮地面大小官員軍民各色人等朕惟佛教之興其來已遠西土之人久事崇信其教以空寂爲宗以普度爲心化導善類覺悟羣迷功德之著無間幽顯有能尊崇其教以導引夫一方之人去其昏迷嚮慕善道強不至凌弱大不至暴小息爭鬬之風無侵奪之患上下各安其分長幼各遂其生同歸於仁壽之中同安於太和之世上以陰翊皇度下以勸善化俗功德所及豈不遠哉茲者臨洮城內安積寺特頒護寺勅諭就令僧人領占巴住持所在官員軍民人等各起信心尊崇其教聽從本寺剌麻僧人自在修行不許侮慢欺凌妄事侵擾敢有不遵朕命者論之以法故諭正統元年六月二十二日

按此碑凡二十行行十六字其陰有欽差鎮守涼州副總兵都督同知趙英與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輔國光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翁巴堅參欽差靜修弘善大國師鎖南堅參多人題名蓋明自太祖懷柔西番倚崇佛教歷世因之不改故邊域寺宇多有護寺勅諭其文皆大同小異而此碑今尚完好可以考見一代令式臨洮北城廣福寺亦有宣德三年所頒護勅今已殘泐

明褒祭大敏法王三碑

在臨洮東城今存

按此三碑俱在縣春臺附近一額書誥封大敏法王諭祭爲成化十二年皇帝遣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周洪謨諭祭大敏法王西天佛子端竹領占文一額書大明諭祭爲弘治十年遣禮部尚書徐瓊諭祭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翁巴堅參文一額書大明恩褒爲弘治十三年大敏法王西天弘濟靜明佛鎖南堅參銘皆弘治十三年六月所立原錄褒祭大乘法王三碑以拓本校之微誤

明寶塔寺報恩傳流碑

在臨洮東城今存

寺在陝西臨洮府治北側原係僧綱司公署之所去京師四千餘程其名寶塔寔前元帝師發思吧幸蹟金飾吉祥塔說法臺遺像在焉九迴大節慶會之辰闔郡官長僚屬人員于寺習儀拜賀以爲依止先祖圓妙大敏法王端上師立爲焚修香火之處洪武庚午朝覲太祖高皇帝詔居南京

鷄鳴寺屢奉命差往天下各處公幹宣傳聖道撫化番夷來歸多効勤勞累進封至法王品位恩被其厚子孫承襲永樂乙未太宗文皇帝頒賜額名護持宣諭臨洮地面所在官司大小官員軍民諸色人等務要尊崇其教不許侮慢欺凌等因次補弘妙大悟法王大智惠佛承嗣照管推舉本寺僧行奏請充任本府僧綱司都綱職兼同住持領衆焚脩祝延聖壽與民祈福化導一方以圖補報成化丙申憲宗純皇帝賜勑諭命覺道大敏法王鎭南堅恭熬設廣茶仍宣諭官員軍民僧俗人等凡寺內殿宇經相供器儀仗地土山場常住一應錢粮等項不許諸人擾攪聽其本寺用度今上皇帝玉音特封那卜堅參爲清脩大慈法王賜奉天誥命金印寶冠袈裟錦衆棕乘儀從月供廪食之類悉備自禪師陞灌頂大國師歷進今職其誥授封號制詞曰佛氏教演西方譯流中土謂其道至大包兩儀而無外歷萬刼以長存普濟羣生陰翊皇度是以累世尊崇久而彌盛其有

特出以續其宗傳闡其道要者國家必禮遇褒嘉之爾那卜堅參功行已足法性能融演善世之上乘宣如來之旨眷茲善德宜有褒崇今特封爲萬行通悟守靜弘仁衍梵戒定崇禧善覺庇國廣智淸脩大慈法王西天極樂莊嚴普慧大喜施佛於戲振爾宗範益弘淸靜之風贊我鴻圖茂衍昇平之福尤其祇服用光訓詞歷事列聖眷待益隆頒大藏經於大能仁寺方丈僧員百餘看誦供養啓建壇命各佛壇場好事護國祐民蒙差近臣賚賞功金牌寶花紵絲慶賀太平無疆之福世錫恩祿不勝感戴念先祖先師攝授訓導之重宗考宗親積善陰德之厚雖位踰王秩不以尊榮而累於心故惓惓愛物之慎尤恐莫及也性行純實戒德專篤然每愧於心思無補益切惟本寺年深傾圮弗稱瞻仰是以遂將歲月誦經逐時修齋節蒙恩賚所集衣資十方願供之緣罄給所需竭誠以奉其工作物費一出於己勿擾於公冀蒙大功德掌司禮監事太監蕭公敬及鳥思藏進貢來朝誥封大德法王綽吉我些兒大莊嚴佛嵩聞修寺願相樂助金帛銀兩共成善果是亦欽承上命灌頂大國師領占綽節兒等國師禪師覺義都綱剌麻前來市材鳩工重新蓋造佛殿鐘鼓廊垣等所周圍壯觀煥然一新先年間叔大敏法王大悟法王大敬法王西天佛子那卜領占俱蒙勑工部于香山景融同此二寺建塔賻葬其功德成就之因際遇恩之勝可無傳乎是以謹具前因敬勒珉石勸示當來永久之誌次敘陳大略付之銘曰鴻基垂統先祖來京宣傳聖化屢建奇功積有効勞稽品加封法王佛胤繼續慧燈恭事累朝恩遇甚嘉寶冠金印王誥袈裟

精勤彌篤禮義慎終謙和養素寺古重修功德最勝教相興隆人天仰敬祝贊　　年永慶　　四方寧靖檀信安康生民富壽際遇

明良風淳俗厚德輝振耀道業增光寶塔長存千載遺芳

按此碑立於正德十二年光祿寺卿金臺王子儁撰文指揮僉事郡

人趙濟書濟即趙英之孫碑述寶塔寺僧四流殊詳其云大敏法王者明封淸修靜覺崇善慈應輔教闡範灌頂圓妙廣智大國師追封西天佛子大敏法王端竹領占也大悟法王者明封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輔國光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箚巴堅參也大敬法王者明封萬行圓明普慈廣惠淸修光範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覺道大敬法王西天弘濟靜明口口口口日佛鎖南堅參也西天佛子那卜領占當與大慈法王那卜堅參同由寺僧皆封其後則金石無徵不可詳考其流衍明時臨洮隸屬陝西爲陝省最西府城藏番僧佛出入封覲道所必經而寶塔寺諸上人又各能以其戒行宣力中外故朝廷因而封之謚明代崇佛綏番之政如此

明太僕卿宋琮諭祭文刻石

在隴西縣城今存

按隴西縣志宋琮成化時進士歷吏科都給事中以敢言聞遷太僕寺卿卒官此石蓋以諭祭勅文泐石凡二十行行十六字弘治十三年所立

明南安察院詩碑

在隴西縣城今存

按此碑刻詩十首萬曆四十六年巡按陝西川湖監察御史江南傅振商撰書草書極佳

明臨潭築城工竣碑

在臨潭城隍廟今存

按前錄以洮州廳志載城爲沐英所建而此碑謂奉曹國公鈞旨成造以爲洮志所舉未盡今考明史西番傳洪武十二年洮州十八族

番酋三副使等叛據納隣七站之地命征西將軍沐英等討之又命李文忠往籌軍事英等至洮州舊城寇遁去追斬其魁數人盡獲畜產遂於東籠山南川度地築城置戍遣使來奏帝報曰洮州西番門戶築城守戍扼其咽喉遂置洮州衛以指揮聶緯陳暉等六人守之已文忠等言官軍守洮州餉艱民勞帝降敕諭之曰洮州西控番戎東蔽湟隴漢唐以來備邊要地今棄之不守數年後將復爲患慮小費而忘大虞豈良策哉所獲牛羊分給將士亦足充兩年軍食其如敕行之文忠等乃不敢違是洮城之築乃出於太祖之睿斷而洮志不載何也

明平涼演玄觀碑

在平涼縣城今存

按此碑今存平涼縣府原爲明演玄觀故碑弘治四年韓王子褒陵王撰書王弟勳塔有跋在碑陰下列韓府宗室姓衆可補史闕舊在縣城西二里清時移至平涼府署今改縣府也

明靖邊頌

在平涼崆峒山今佚

宇內六鎮秦當其三鎮勅御史中丞一人以控北虜成化間廷議增命尙書一人駐大原以制甘涼寧夏延綏而三鎮之戎務盡一邊徼又安邇者行邊大學士建議每歲秋尙書駐花馬池行省中丞駐大原以禦外而衞內而大司馬劉公總督大原凡兵馬甲械無不一當百者五年矣虜酋吉囊者各握強虜伏衆河澨經年乃八月之秋倏爾猖獗秦隴騷動松石公遣將發兵與行省中丞趙公寧夏中丞楊公規度于上而方岳尹君參伯張君諸路經略於下乃命總戎魏公提兵禦之而屬總戎寧夏任公延綏周公分兵擭之戰於硝河我兵大捷擊囊之次子幷其二酋皆死斬首四

百級有奇奪馬與械以千計虜既北遁增大哭以去我軍奏凱督府疏上上若曰獻捷屢矣無如茲捷盛者虜敗屢矣無如茲敗亟者朕心嘉悅因大賚之然遷轉有差而松石公之勳望巍巍然動海陬公卿大夫曰三秦之士無不知松石公文究天人者今其武何桓桓邪人無不擎節三秦之民無不知松石公按我貞撫我惠者今其武何赫赫邪人無不加額分巡江君從事於公目擊公偉績高並太華不能殫述屬續宗頌大巡呂君曰何不磨石崆峒而樹之續以紀其盛邪頌曰聖王制夷守在四陲我貞我師疆理用綏河山百二戎不我肆天險靡恃虎賁千騶矯矯三邊中丞番宣統制無前聖主得賢咨彼醜虜忽焉跋扈烽傳制府赫然奮武乃命府兵還將干城列鎮紫征雲鳥分會硝河朝捷枉泉夕劫龍驤頭蹀一力不殆乘醜經年制勝爲全遺鏃垂鞭我軍浩然羣兕遁北斬奪愈力野掠無得虜乃失食遂擊渠魁三酋並殲殺伐轟雷我氣恢恢牙璋移移干旌肅

[illegible][illegible]醜遁鯤出境鬼哭奏凱明堂武威用張大賚顯揚于周有光崆峒鑿石峯勳奕奕並壑方册永昭無斁

按明史世宗紀嘉靖十七年八月吉囊犯河西總督都御史劉天和擊却之十九年九月吉囊犯固原周尚文敗之黑水苑延綏總兵任傑追擊於鐵柱泉又敗之韃靼傳嘉靖十九年秋天和以總兵周尚文大破敵於黑水苑斬吉囊子小十王劉天和傳吉囊剽掠固原諸將多畏縮天和斬指揮二人召故總兵周尚文令立功會陝西總兵官魏時角冠至黑水苑尚文盡銳夾擊殺吉囊子小十王寇退寧夏巡撫楊守禮總兵官任傑等復邀擊敗之鐵柱泉論功加天和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千戶前後賚銀幣十數周尚文傳尚文以總兵鎮延綏坐事革任吉囊大入抵固原總督劉天和檄尚文奮擊之黑水苑殺其子小十王頌所謂硝河者即黑水苑地也此文見胡纘宗鳥

鼠山人集當作於嘉靖十九年分巡江君者隴西道巴縣江玠大巡呂君者巡按御史新昌呂光洵而松石則天和號也

明寧夏玉皇閣鐘

在寧夏縣城今存

按此鐘高六尺周廣一丈二尺重約萬觔上有玉皇寶號太上彌羅無上天妙有玄眞境渺渺紫金闕太微玉淸宮無極無上聖廓落發光明寂寂浩無宗玄範總十萬湛寂眞常道恢漢大神通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及大明天順二年歲次戊寅蕤賓前一日慶府鑄造寧夏城東南隅三淸觀永受香火上祝皇圖鞏固帝道遐昌藩國與隆子孫榮盛等字後有李珍等二十一人題名府志此鐘後移城外今在中城鼓樓上明時諸藩多崇信二氏以明史表考之當爲慶康王秩煃時所造

明樓櫓禁鐘銘

在寧夏縣城今存

寧夏樓櫓禁鐘遷得於前信嚴寺中書因警兵燹未鑄全器大明成化改元歲次乙酉正月之吉鎮守太監王淸總兵官征西將軍都督同知張泰巡撫右副都御史陳价副總兵都督僉事張榮始謀擴鑄增三之一而改作焉价爲之銘曰西北巨鎭粵惟夏城鑒大物移用齊以警妥作斯器範銅而成於千萬年不廢鏗鈜

按此鐘今在寧夏公園銘詞已錄今補錄全文如右文前題寧夏改鑄禁鐘銘并序後有監鑄官陝西都司都指揮僉事羅口口等字

明承天寺毗盧閣碑

在寧夏城西今佚（朔方新志承天寺西夏所建一塔獨存從旋慶王智造毗盧閣有碑銅鐘懷王即康王長子邃塀初封平原王襲封慶王）

按明史諸王表慶懷王邃塀康王庶子封平原王成化七年襲封十五年薨志作平涼王殊誤

明重修寧夏儒學碑

在寧夏文廟今佚（朔方新志重修儒學碑記僉事張嘉謨撰）

按此碑立於弘治癸亥癸亥者弘治十六年也

明帥府題名記

在寧夏縣城今佚（朔方新志帥府題名記僉事張嘉謨撰）

按帥府即寧夏巡撫治署淸時爲總兵署此碑當爲正德時所立

明按察司題名記

在寧夏縣城今佚

（朔方新志按察司題名記僉事俞嘉謨撰）

按明史職官志分巡河西道駐寧夏此碑似亦正德時所立

明鄉會題名碑陰

在寧夏文廟今佚

（朔方新志鄉會題名錄碑陰有正德己卯巡撫王時中撰碑）

按己卯正德十四年也

明遺愛祠祝文碑

在寧夏縣城今佚

（朔方新志遺愛祠有嘉靖丙戌張橋所撰祝文碑）

按寧夏府志遺愛祠在永通橋明時建祀撫夏之有德政者此碑爲嘉靖五年所立

明寧夏名實祠記

在寧夏縣城今佚

（朔方新志寧夏名實祠記修撰康海撰）

明演武場記

在寧夏縣城今佚

（朔方新志演武場記給事中管律撰）

明巡撫霍公去思碑

在寧夏縣城今佚

（朔方新志巡撫霍公去思碑記有歐陽九齡撰）

按寧夏府志霍冀字堯封孝義人嘉靖二十三年巡撫寧夏事功表著有去思碑碑立於戊午即嘉靖三十七年也

明中丞王公去思碑

在寧夏縣城今佚

（朔方新志中丞王公崇古去思碑副使宗臣撰）

按明史王崇古傳崇古字學甫蒲州人嘉靖四十三年巡撫寧夏隆慶初遷總督在陝七年甚有威惠此碑當立於隆慶時也

明王公祠堂記

在寧夏縣城今佚

（朔方新志王公崇古祠堂記河東道張九德撰）

明重修寧夏儒學碑記

在寧夏文廟今佚

（朔方新志重修寧夏儒學碑記陳皇寺僉事王三達撰）

明都察院題名記

在寧夏縣城今佚

（朔方新志都察院題名記萬曆時巡撫楊時寧撰）

明重修儒學碑記

在寧夏縣城今佚

（朔方新志重修儒學碑記萬曆癸丙參政張大忠撰）

明巡撫黃公重修儒學記

在寧夏縣城今佚

（朔方新志巡撫黃公重修儒學記參政李檟楨撰）

按府志黃嘉善即墨人萬曆三十八年巡撫寧夏新廟舍建尊經閣闢雲路置學田夏人立祠曰十年遺愛碑當即記其事也

明寧夏銅壺刻漏碑

在寧夏譙樓今佚

（朔方新志新譙樓在鎮中央上有古銅壺刻漏僉事許[illegible]中撰通海朱寶承修碑記略曰鐘樓所以節宣鐘鼓漏提日月出入之樞機[illegible]既鑑胡典始鄉者累閉鐘朽兀鋒堅鐘陀險一鐘之巨觀矣于子吳鎮樓煥發彩銅壺氣[illegible]彩[illegible]標[illegible]陀東）

明河東公署題名記

在靈武縣城今佚（朔方新志河東公署題名記弘治時副使郭沈撰）

按明史職官志寧夏河東兵糧道駐花馬池而府志河西兵糧道一員初屬關西道分巡管糧弘治十七年銓僉事一員給寧夏督糧道關防嘉靖中又兼管鹽法兵備靈州地又河東兵備道一員明隆慶初奏設後改太僕寺少卿兼制河東道駐靈州尋又專設河東道移駐花馬池萬曆壬辰仍改駐靈州所載視史志爲詳此碑立於弘治時當是兵糧道題名也

明興復靈州廟學碑

在靈武縣城今佚（朔方新志興復靈州廟學碑嘉靖時河東道舒表撰）

明鐵柱泉頌序碑

在靈武縣東今佚（朔方新志鐵柱泉頌序碑嘉靖十五年胡侍撰）

按朔方新志明萬曆四十二年寧夏楊壽所著所載碑文頗多爲府志所遺今先考錄其目寧夏屢經震刦殘石斷碣時有發見前列諸碑或尚猶有存者愧未能詳稽也

隴右金石錄校補終